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11/103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三二冊目次

## 經部·易類

周易辯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浦龍淵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一

身易實義五卷

〔清〕沈廷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沈氏洗心樓刻本

..... 三八一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 五九八

易宗十二卷首一卷

〔清〕孫宗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 六一〇

周易辯二十四卷首二卷

〔清〕浦龍淵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辯二

十四卷》提要

周易辯序

上海圖書館藏

自余束髮受書專習戴禮及釋  
褐後讀書中祕乃兼肄詩書三  
禮及春秋五傳雖說多異同而  
文義易曉其是與否未爲難辯  
獨周易一經辭特簡奧而說易

李序一

之家言人人殊雖欲辯其是否  
而頭緒紛如靡所折衷難以置  
辯余方欲博求名宿與共討論  
會婁東浦子鷗盟從余遊出其  
族父潛夫先生所著周易通見  
示余受而讀之辭義朗暢豁人



心目方稱快不置鷗盟曰此其  
初集耳又有續著周易辯若干  
卷今以就正宗工余又受而讀  
之章分句析采諸儒之說折衷  
於孔子故其是非較然可辯若  
堂上人辯堂下之曲直鮮有不

李序二

心折而詞伏者種種妙義似乎  
創闢爲前人所未發而其實一  
遵十翼之明文推闡卦爻之本  
意未嘗自撰一說私出一見舉  
千百年晦蒙之易義忽若朗日  
中天幽隱畢照自非溪造逢源

默契四聖之心會通五經之理

眼中無障筆下有神豈能發揮  
論斷若斯之明白了當乎蘇長  
公譏揚子雲太玄以艱澁之詞  
文淺陋之說故後世終以不行  
今先生之書炳烺如是是所謂

李序三

旨遠而辭文者宜乎讀之者始  
而悅繼而信而終乃大行也昔  
洪文襄公經畧五省以先生爲  
參軍奏聞

世祖章皇帝疏稱經術通明操持  
端謹前署學校起敝維衰文風

克振從征雲貴涉歷險阻敏練  
有爲臣察其行能足堪司牧遂  
奉

俞旨拜湖南令是則先生經明行  
脩才優經濟早已見知於

君相雖邊城小試而能惠義兼盡

李序四

以廉能稱可謂不負所學惜不  
久丁內艱以歸遂扃戶著書竟  
不復仕然其爲書明體達用坐  
而言起而可行且事事歸本五  
位洵

黼座之良箴治平之寶鑑也今

天子明聖尊經稽古日有孜孜行

將進是書於廣廈細旃之上備

儒臣之講供乙夜之觀兼以廣

厲學官具訓蒙士其所嘉惠寧

有量乎身雖隱而道彌彰此余

所以爲先生喜尤爲天下後世

李序五

慶也故謹識之附不朽焉時

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內閣學士

禮部侍郎合肥李天馥容齋氏

頓首題



勸梓易辯小引

原夫聖人以易名書。合日月二字而成文。正欲使人易曉。耳後儒不得其意而強爲之解。往往支離影響。轉令入難曉。疑義相沿。數千百年。莫或析之。吳郡浦潛夫先生積學久。閱世深。從困衡拂亂之餘。默契聖真。通達事理。著有易通易辯二書。獨宗孔子之言。闡明三聖之旨。揭千古之日月。掃百家之雲霧。洗發六十四卦之精義。能一一道其所以然。而各析其條理。各究其指歸。無不了然於心。與手者。蘇文忠公有云。眼中無障。故能洞見。小引。不傳之祕。筆端有口。足以形容難言之妙。此二書蓋兼之矣。且其文則出經入史。無鑿空杜撰之詞。其理則布帛菽粟。無詭誕不經之說。歷觀漢唐宋元以來解易之家。未有若此之明暢者。世運文明。實兆於斯。非偶然也。豈特有資於舉業而已哉。宜速付梓人。公諸天下。令人得洗清塵眼。洞見聖真。不亦快乎。易通一書已經。嚴顯亭喬梓及吳明府伯成刊行矣。而易辯一書支分節解。兼及繫辭諸傳。比之易通。更爲詳細。共三十餘萬言。約計刻資不過二百金。余自恨久居林下。四

壁蕭然。力難全任。惟願

當道偉人。畱心世道者。或一人獨肩。或兩三家協濟。不過省一二事。無名之費。便可垂千萬年有用之書。真高世之舉。不朽之業也。夫與人爲善。善莫大焉。何必言自。已出名。自已成乎。凡我同志。自有不謀而合者。當不待余言之畢也。

康熙丙辰八月望日。柏鄉魏介貞菴氏頓首謹書。





魏環溪先生手書

生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四子一經矻矻終身於易則未之學也况易理精微學者難之如生遲鈍更難十倍年來請教於崔太史玉堦先生冀得梗槩少開愚蒙終以心粗事繁不獲領略爲憾昨讀大著易通生竊窺大意頓豁心胸深得古聖人扶陽抑

書一

陰之旨大禪士君子趨吉避凶之功每篇之中橫說豎說一如飲食日用之常事無論本經客經都可展卷了然不待鉤深索隱此書關於人心世道者不淺他可無言矣嗣得易辯一書卷帙頗繁僅於署務勞劇中涉獵數卦登山望海茫無畔岸自愧平日於程朱傳註未嘗窺其淺深而辯程

朱者之得失亦何能遽定然先生大指一以孔子之言爲定案以進退百家之說是獨得易教之正宗雖有異已者又孰得而議之先生生平之考究既深三年之編摩更苦正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此而不傳又孰可傳重辱下問莫贊一詞惟佩服今日學易之有人耳象樞頓首

書二

致方伯丁泰巖公祖請刻易辨公啓

徐乾學 顧 沂 顧 藻

繆 彤 徐元文 繆錦宣

徐秉義 馬鳴鑾 李 杓

謹啓

丁老先生祖臺閣下竊以聖人之道六經盡之而六經莫大於易自有易以來爲之義疏者不可勝記其得傳者僅而已師家傳授門別戶分私智小辯各自炫逞四聖心傳往往而絕先儒解易之書莫善於程朱二家然程氏浩博而畧於象占朱氏簡潔而專主卜筮後之學者

猶不能無遺議其他言象者斥理言理者斥象紛紜之論殆難折衷甚至謂四聖各自爲易又或謂易爲之幽聖人機權所寓殊不知易以天道明人事聖德王功無不具備而於人心世道治亂消長之故反覆見於辭象占變之間四聖之意引伸而出罔不同符開物成務切於時用非有冥冥茫茫新奇秘怪之事以惑耳目而夸後世但其用至廣其義至精夫子聖人編猶三絕自非篤志苦心研學味道之士烏從挾其賅奧而亦非名賢鉅公嗜古振奇孰爲表章而發聞之乎伏見吳江浦潛夫先生大文久蘊耆德可師曾宰百里拂衣高謝究心

卦象樂玩彌精著有易辨一書考論波詳發揮明當使四聖人合一心傳暢然表著而於作君作師正邦維俗之道所以前民用而成人能者反覆申言曲盡蘊義自程朱二家後誠未見有此書也恭惟

閣下以文學侍從之臣當屏藩岳牧之寄明達閎偉卓然有聲部內儒流承風慕仰禮賢士表遺經非

閣下之望而誰望耶其人不遠其書具存試進其人而與之言退而讀其書當必恨得之晚而表章之恐後矣治形輩於

閣下爲後進在

講筵詞館親見

當宁齋學之殷擬以尚書畢講次及周易而易辨一書於君相治天下之道爲尤切誠付之剞劂非獨爲學者窮經之助他日上之

經輟實啓沃所必資浦氏三十年之心力既可藉以不泯而

當代開太平萬世倡絕學皆於是乎在惟

閣下圖之賜啓祈切願望之至

周易辯自序

每見舉子家治易泥于程傳本義之說卽其中有未是處會經後儒辯正者亦寧曲徇其說而不肯折衷以求其是問其所以則曰遵

功令也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盍亦思今之

功令始于何時乎蓋自漢武帝用董生之議

自序一

表章六經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絕其術勿使並進遂著爲令以及于唐經師相傳代有訓詁自是十三經註疏之名始著至明興成祖文皇帝詔令儒臣纂輯五經四書大全等書與十三經註疏並頒學官課習士子此今之

功令所由來也夫註疏爲漢唐諸儒所著而大全乃宋元各家之說也無論宋元與漢

唐說多異同卽程子朱子均爲宋世儒宗魯鄉嫡派然程子之說而朱子議其非是者多矣朱子之說而諸儒議其非是卽朱子晚年定論亦自有所追悔欲改正而未及者又多矣假使

功令專宗傳義則止頒行大全可矣何以註疏並頒卽大全之中止錄程朱二家之言可矣何以宋元各家並錄良由成祖聰明

自序二

蓋世公聽並觀正慮學者株守一家之言未足發明經旨故自漢至元諸解並列欲使士子上下千古折衷考訂歸于至是無非然後聖教昭明學術純而人心正乃成天下大同之治耳天啓之末淵甫成童入吳江學學師薛其可先生諱邦獻者上元孝廉也一見相得卽令二子受業焉每登尊經閣繙閱監板十三經註疏五經四書



大全等書以吳江一學觀之則知天下郡縣學宮在在頒行且書係監板則知當時奉旨刊布原板藏于國學之中蓋先代所以造就人才廣厲學官者道若是其備也今

大清御宇百度維新而成均如故天下學校如故則十三經註疏五經大全等書並建立于學亦如故雖兵燹之後散失者多然

自序三

功令未嘗偏廢監板未始不存學者苟能參考羣言以正傳義之得失求合聖經之本旨豈惟不得罪于

功令亦適得

國家右文崇化之至意也乃近世士子一語及此輒惴惴相戒一似觸禁扞綱者卽明知其非是亦曲意以徇之彼蓋局于所見但知舉業之遵程朱而不知註疏大全爲

學校之所並傳

功令之所兼重也愚故曰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其士子中稍能博覽者亦旣見及此矣又以爲吾守一家之說苟可以取科名博青紫足矣何必紛紛考訂作此迂闊之事且傳註之是非亦何預吾事而欲費吾心思煩吾口舌以辯之哉愚以爲士人立心如此此世道所以愈趨愈下如在瀾之不可

自序四

迴也何則不知其非而安之者是謂失學知其非而不肯明辨以求其是者是謂昧心卽讀經一事而昧心若此則以此立身能不同流合污闢然媚世以此立朝能不阿意順旨長君逢君又何以匡正人心主張國是哉夫子曰剝窮上反下嚴冬沍寒萬卉剝落而一綫微陽復自下起寒谷春回嶺梅傳信然則續前聖未盡之燈以

俟後聖開天之餒者端必有在淵不揣固陋已述管見草就易通十卷又自漢迄今凡註易之家有合經旨者卽爲採錄用彰前哲羽翼之功其所未是處卽徑據孔子之明文以發明義文周之與義務使經義曉暢則諸儒之是非較然可辯若黑白之不可混矣故名其書曰周易辯約三十餘萬言分爲二十八卷庶幾經正民興俾紹

自序五

明聖學之君子卽有以裨補聖治是乃所以遵

功令也

康熙十七年二月吉日吳郡浦龍淵自序



周易辯約錄

參訂姓氏總列于前

卷首

易考十篇

易論八篇 另爲一帙

卷一

上經

乾

卷二

坤

卷三

屯

蒙

需

訟

周易辯

目錄

一

卷四

師

比

小畜

履

卷五

泰

否

同人

大有

卷六

謙

豫

隨

蠱

卷七

臨

觀

噬嗑

賁

卷八

剝

復

无妄

大畜

卷九	頤	大過	坎	一離
卷十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卷十一				
晉	明夷	家人	睽	
卷十二				
蹇	解	損	益	
卷十三				
周易辨	目錄		二	
夬	姤	萃	升	
卷十四				
困	井	革	鼎	
卷十五				
震	艮	漸	歸妹	
卷十六				
豐	旅	巽	兌	
卷十七				
渙	節	中孚	小過	
卷十八				

既濟	未濟
卷十九	
繫辭上傳	一章至六章
卷二十	
七章至十二章	
卷二十一	
繫辭下傳	一章至六章
卷二十二	
周易辨	目錄
七章至十二章	
卷二十三	
說卦傳	十一章
序卦傳	卷二十四
上下二篇	
雜卦傳	十九節
周易辨目錄終	
	三



凡例 九條

上編 卷四

一周易一書微辭與旨鮮能窺測其來久矣所以然者只爲看得脉理不清說得事情不透耳然欲脉理清事情透要自有本領工夫不從紙上勦襲所謂本領者須是卓然有立志聖人之志廓然無物心聖人之心惻然與民同忠情聖人之情加以稽古達務更練既多自然胸有全易所遇卦爻皆油然而會心迎刃而解矣若無此本領縱使學問淵博終是眼中有障難以下手

一解易一以孔子之言爲主孔子於大象解伏羲之卦象於彖傳解文王之彖辭於小象解周公之爻辭此以聖

周易辨

凡例

傳解聖經千古經師未有善於孔子者若看得傳文明亮則經義自是了然朱文公嘗言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此文公見得極是處若不宗孔子別立意見者不落小數卽墮野狐非正經也不可不慎

一彖辭總全卦而舉其大綱爻辭分六位而觀其施用六位之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等級分明體統相維聖人所以綱紀人倫轉旋世道者其用在此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其義極嚴蓋萬世不易之典禮存焉昔人謂易有變易不易二義變易謂諸卦之時用惟變所適不

可爲典要者是也不易謂六爻之定位各有典常者是也世儒說易于六位之典禮多所混淆殊失經旨今一辨晰方知周公立言自有分曉關係甚大別有考論詳在卷首

一大象專解伏羲之卦象然合於全象六爻原無兩意其間亦有文辭若不相蒙而事實相融貫者乃知四聖人之易先後同揆如出一口豈可云各自有易以割裂聖統

一繫辭諸傳總論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大要以易知簡能爲入道之門以崇德廣業開物成務爲體道之功

周易辨

凡例

二

用辭變象占條分縷析本自明白易曉然諸家之說頭緒茫然原其受病益有兩端一則看得易道太幽遠不能親切理會是以言之無味閱之可厭一則每章要牽入卜筮及附會邵子先後天圖位等說是以攪亂文義尤爲費解不知言近旨遠方爲善言守約施博方爲善道若近裡着己從人情物理易知簡能處專討入路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豈在索之幽遠至于卜筮之說已干天一地二章明言之矣其餘何必每章牽入以滋葛藤况先後天圖位本於隱士陳搏自是邵子一家之學四聖之時並無此圖見于經傳且其說實與傳文

不相符合。今若撇開此等，徑看傳文何等，直提明爽，真所謂撥雲霧而見日月也。

一諸家解易，明者甚少，明而首尾融貫者尤少。即使編求千百種，亦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今只可節取，不可多錄。若多錄，則不勝辯論，徒來聚訟之譏。惟節取其近是者，再加暢發，以表先儒翼經之功。又節取其可疑者，稍加翻駁，以發先儒未發之蘊。然愚所論次，原只就經傳依文衍義，並非自由意見。第識淺學疎，恐有繆戾，望明眼君子，不靳是正，以攻吾過。

一易之爲書，出自帝王師相之手。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

周易辨

凡例

三

師相之事。凡爲天下國家者，皆所當熟講。而周知靜觀而動察者也。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彰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然所以求福免禍，趨吉避凶之道，其說莫詳于易。故明主所以治世，良臣所以致君，其要莫先于講易。易理既明，然後六經四子，歷代史書，一以貫之，無所不通矣。予以治天下，致太平，亦何有哉。

一自宋至今，皆以經義取士，欲其明經以致用也。但近世舉業家除擬題之外，上下文義不復記憶。經學之荒，至

今日而極矣。士子不知有經術，國家安得有人才。董子曰：未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願仁人君子，常塗柄用者，於養士之法，少加意焉。

一從來學易之家，有圖書象數卦變等說，最爲疑義，不可不爲之覈破，使學者葛藤盡斬，心眼一清。已詳論于卷首，茲不再贅。

康熙十七年戊午重午日蒲龍淵謹識

周易辨

凡例

四

周易辯卷首之一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男 方至 校

易考六篇

伏羲重卦考

易爲五經之首習之者幾千百年而其作書之旨學者或未觀及列聖異同之說未有所折衷又何以盡發全經之義蘊乎愚著易辯先著伏羲重卦考文王卦辭考周公爻辭考孔子贊易

周易辯

卷首一

考易字義考六位考共六篇列爲卷首皆以孔子之言爲定案而旁引他經史傳以證之則一經之大指列聖之宗傳已可槩見使學者開卷了然而後諸卦之中微言大義可以次第而求也

夫子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

按羲皇畫卦竭神聖之思慮開萬世之文明其用固已宏矣而後之學者未達厥旨往往流爲曲學小數今由孔子之言觀之則知當日所以矧爲此書者本爲王天下而設也既爲王天下而設則帝王治世大經大法具在卦中第以王天下者所值之時變不同則所施之時用不可以一二端盡也故已作八卦卽重之爲六十四卦列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而後治天下之事理畢備不止治一世之天下卽以治萬世之天下而道無不具用無不周無所施而不裕矣此羲皇作易之本旨也自秦火之後聖王不作易教失傳不但帝王治世大經大法學者不能盡通其義卽卦畫原流亦鮮有能明其所自者自司馬遷作史記以爲文王囚羑里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其後湯雄班固皆依此說謂重卦始於文王然考之虞書舜謂禹曰龜筮協從周書箕子敘九疇其筮法曰占用二曰貞曰悔孔氏穎達註曰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夫必有內卦有外卦合六畫爲一卦而後可以筮筮既行於

周易辯

卷首二

舜禹之世則重卦不始于文王明矣。又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伏羲歸藏黃帝，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皇甫氏謚云：夏因炎帝曰連山以艮爲首，商因黃帝曰歸藏以坤爲首。由此言之，連山始于伏羲，而炎帝因之，夏亦因之。歸藏始於黃帝，而商因之，與周易之首乾者並稱三易，皆六十四卦，則重卦不始于文王，又明矣。孔氏穎達曰：伏羲初畫八卦，但有三畫變通之理，猶有未盡，故重之爲六畫，備萬物之形象，窮天地之施事爲

周易辨

卷首一

三

六十四卦，穎達之說正與夫子始作八卦因而重之之言相合。大抵司馬遷在漢初未見先聖之全書，故妄意六十四卦爲文王所益，而楊雄班固遂信以爲然也。又考廣輿記：陝西鞏昌府秦州有伏羲陵，卽伏羲所生之地，有畫卦臺，雪後猶見卦痕。又河南開封府陳州有伏羲廟，伏羲陵有八卦臺，伏羲自蔡水得龜，因畫八卦於此。又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有八卦臺，臺之四周皆有著草，近臺一水曰蔡溝，舊有元龜，竊身素甲，浮游其中。按此言羲皇因龜畫卦，與他書言

因龍馬負圖而畫卦者不同。而夫子則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知河圖洛書同時並出，羲皇畫卦皆取則焉。至大禹時治水，功成洛書又見，則又因之以敘時，爾畫卦臺一在秦，一在陳，一在上蔡，神蹟不磨，與天地並。蓋秦州爲羲皇發祥之地，而陳州上蔡乃王天下出治之所，因當時未有文字，故隨處以卦畫示人，蓋卽以卦畫當文字云。

文王卦辭考

周易辨

卷首一

四

夫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按廣輿記：河南彰德府湯陰縣有羑里城，一名羑城，卽文王演易處。有文王廟，商紂都朝歌，卽今河南衛輝府，距羑里不遠，紂以崇侯虎之讖囚文王於此，明夷象傳所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卽其時也。當此之時，紂惡既稔，商祚必亡，王天下之道汨亂已極，文王乃于蒙難之處，卽羲畫以發明之，爰改前代

首○良○首○坤○之○舊○例○而○用○乾○爲○首○以○自○強○不○息○之○學○爲○  
憲○天○出○治○之○本○繫○辭○於○諸○卦○之○下○各○因○其○時○變○以○示○  
吉○凶○而○千○古○治○世○之○文○章○乃○初○見○于○極○亂○之○世○夫○子○  
謂○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蓋○非○末○世○則○憂○  
患○不○若○是○之○深○非○盛○德○則○至○理○不○如○此○之○著○程○子○伊○  
川○以○爲○自○周○易○既○作○有○憂○患○者○可○以○處○可○以○忘○無○憂○  
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學○者○受○文○王○罔○極○之○恩○矣○然○其○  
時○但○有○卦○辭○未○有○爻○辭○六○爻○之○義○猶○有○未○盡○學○者○或○  
不○能○無○憾○焉○豈○文○王○于○諸○子○之○中○已○知○有○多○材○多○藝○

周易辨

卷首

五

周公爻辭考

夫○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賡○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按○雙○湖○胡○氏○曰○周○公○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而○繫○  
之○以○辭○以○成○文○考○之○志○又○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

義○原○易○之○興○明○指○文○王○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  
以○及○周○公○之○爻○惜○哉○胡○氏○此○言○蓋○因○世○儒○有○云○爻○辭○  
亦○出○於○文○王○者○又○以○夫○子○論○爻○象○但○言○聖○人○不○明○言○  
周○公○故○云○然○爾○然○考○之○史○傳○晉○大○夫○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古○者○  
列○國○諸○侯○各○珍○藏○其○先○世○圖○書○手○澤○以○示○能○守○能○傳○  
魯○周○公○之○後○周○公○著○易○爻○辭○書○于○方○策○傳○之○子○孫○故○  
韓○宣○子○見○而○稱○之○然○宣○子○晉○人○也○故○稱○魯○之○先○聖○必○  
明○言○周○公○若○夫○子○魯○人○也○魯○人○而○稱○魯○之○先○聖○則○但○  
言○聖○人○已○知○爲○周○公○矣○何○待○於○明○言○哉○以○此○見○爻○辭○  
之○出○於○周○公○無○疑○也○又○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  
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卽○周○公○所○  
制○周○禮○儀○禮○是○也○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  
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文○王○本○意○而○辭○則○成○於○周○公○爾○  
周○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師○以○傳○道○而○道○因○辭○顯○前○人○  
之○辭○有○未○盡○之○意○則○後○人○之○辭○不○得○不○詳○不○詳○不○足○  
以○發○前○人○之○意○也○故○必○有○周○公○之○爻○辭○以○發○揮○一○卦○  
之○理○而○後○義○之○所○盡○文○之○所○繫○旁○通○曲○暢○始○無○遺○蘊○

周易辨

卷首

六

他如書之無逸立政等篇詩之幽雅諸什多周公所作而於時事無所不該治法無所不備則朱有若父辭之詳盡者豈非曠代之弘文千王之寶鑑哉春秋列國卿大夫去周公未遠讀書能明大義如韓宣子一見易象卽知此爲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全體大用言下了然以視後儒談易拘牽於象數者占之未紛紛聚訟終無了義者學識高下蓋霄壤矣

### 孔子贊易考

孔氏安國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先君孔子

### 周易辯

#### 卷首一

七

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贊易道以黜八索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註曰上下經及十翼也孔氏穎達曰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按孔子之裔孫仕於漢武帝時者曰安國仕於唐太宗時者曰穎達安國推明贊易之本旨穎達分疏十翼之篇名皆得之家傳其言可信但後儒謂夫子初作十翼自爲一書不附經文卦爻之下自費直鄭玄

王弼等解經始以象象文言分附於經謂之今文易非古易之舊矣然愚以爲象象文言分附經文未爲不可何也文王周公之辭經也孔子之象象文言傳也以傳附經使學者便於省覽正不必拘泥古易離而二之且象象文言闡發聖經義甚精當非後儒所及故夫子傳述六經詩書曰刪禮樂曰定春秋曰修皆仍其舊文而已不加一辭獨於周易一書贊之翼之其辭不一而足贊如贊相之贊謂傳先聖之旨如傳賓主之命也翼如羽翼之翼謂申明先聖大義不

### 周易辯

#### 卷首一

八

使異端曲說從而混亂之也此以聖傳解聖經豈非至當不易之師說萬世學易之指南乎至於後儒解易爲近代舉子所習者莫若程朱二氏之說爲最著然程傳所詮朱子多以爲不然朱註所釋後儒又多以爲非是徒以束于功令不得不遵然而心非之者不少矣試偶舉一二端與孔子之言稍加較論雖有善護程朱者不能曲爲之辭也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可謂至聖矣後之學易者不知折衷于至聖而固守世儒支離之說豈不

惑哉

易字義考

夫子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按臨川吳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名之曰易合日月二文而爲易字愚以爲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陽而月陰正與易中陰陽之義恰相配合故取日月二字合成一字以名其

周易辨

卷首一

九

書是易之爲字專取日月代明之義而交易變易已屬第二義矣何也天下惟明者乃能通變不明未有能通變者也今觀繫辭傳言日月者不一而足專取其明不取其變而後儒解易止言交易變易而不言其明亦未察先皇命名之意矣今使有天地四時而無日月則萬物芸芸皆在黑暗世界中猶人之一身有四肢百骸而無耳目雖欲瞭行其可得乎聖人作易正以人心迷昧大道不明欲趨吉而不知何以爲吉欲避凶而不知何以爲凶是以設爲六十四卦三

周易辨

卷首一

十

百八十四爻一卦治以一法一爻示以一義明教天下以趨吉避凶禍過遷善之道使人知時適變隨所處而不迷一如日月麗天無隱不照者然故卽以日月二字合爲一字而名其書以詔天下後世也豈徒曰交易變易云爾哉夫子之贊乾元也首揭大明終始爲入德之門又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言欲成務必先開物開物者開其明也又文言贊九五之大人曰與日月合其明言大人尊居五位先能自明其德使日月在躬然後能使天下蒙昧不明之人皆被其文明之化此又見日在月上月受日光之義蓋月有魄而無光必受日之光以爲光猶臣民在下天子在上必使道明於上而後教成於下也是以帝德克明則光被四表皇極既建則黎庶近光易之爲字日在月上正取此義乃知開天聖人立言垂教命名不苟取日月代明之義使人知適道之有門取日在月上之義使人知倡道之有主聖人立象以盡意此非其象之最著意之最顯者乎若止云交易變易而已烏足以蔽易字

之義

六位考

乾象傳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文言九三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艮象君子思不出其位。繫辭傳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列貴賤者存乎位。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聖人之大寶曰位。

按聖人以卦之六爻名爲六位何也。一卦有一卦之時事而事必居其位以行位。習行事之地也。六位之

周易辨

卷首

士

中君當其一臣當其五君主乎一卦之事而此五等之臣各舉其職以交贊其成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與古班爵之制大畧相準故名曰六位也。凡一卦之事卦辭既總陳其大綱而爻辭則就六位之中各推其行事之善否以定其吉凶故所繫之辭必各就其位以示其義不得假借游移上下相混何也。位定故也。此與國家考課之典必因其職事以程其行能而定其賢否大畧亦相準豈有不問其職之閒劇官之大小才守之優劣而泛然評之使人人可冒者哉。世

儒解易於六位二字分疏不明故於爻辭之義多所

朦混蓋有茫然不知所指者皆坐不辯六位之等級

不辯六位之體統故爾今歷考文言繫辭傳其言上

下貴賤位分截然以及諸卦象象發明各位之當否

者不可枚舉乃知聖人學易未有不先審定其位而

泛觀其辭者也。要之六十四卦之時事雖百變而不

可知而六十四卦之六位則一定而不可易舉天下

之人若貴若賤高高下下名分不齊未有不出于六

位之範圍者雖古今官制沿革不一而其大體卒不

周易辨

卷首

士

可變故其大畧有可得而言者。六位中惟五爲尊位。此人人知之矣而不知五之所以爲尊位者以其應皇極五數有惟皇作極之義故以當天子之位焉。凡易中稱大君稱后稱王稱天位稱帝位皆指五也。天地間有此一位則道統治統定於一尊而旋乾轉坤之大業總屬五位之能事所以名爲聖人之大寶二。在初之上與下民相親此爲天子分理天下撫綏萬民者於天子爲臣於其國爲君。夫子贊乾九二兩稱君德是也。第君之名嫌與五同故特稱五爲大君以



別之○二五○相應○其位○皆正○中以正○中爲君位○皆言○必  
建○中○表○正○以爲民極○乃可以君萬邦○君一國也○天下  
臣民之準○則在此二五○君臣相得之符○券亦在此故  
二五之正中○爲易所最貴○而公卿將相之大任○二亦  
嘗兼領之○三居二之上○統率一方○諸侯此方伯連帥  
之位也○任大責重○權勢所歸○而以處位不中○行事不  
能無過○愆尤之所易集○故爲多凶之地○卽龍德之君  
子○猶必以乾惕○增其進脩○豈庸材而能堪此乎○四居  
五之下○職在承弼○厥辟此卿相大臣之位也○各率其  
屬○以倡九牧○登明選公○以開賢路○四皆有責焉○古者  
內外兼重○故內之卿相○或出爲牧伯○外之牧伯○或入  
爲卿相○故夫子於乾之九四○有上下无常進退无恒  
之說○因其切近至尊○爲天子所倚畀○既恐不勝其任  
又慮侵君之權○而亦以處位不中○愆尤易集○故爲多  
懼之地○卽龍德之君子○亦必以能疑而免咎也○上居  
五之上○爲人主所瞻仰○尊敬學焉○而後臣之者○此師  
傅大臣之位也○雖與四分列五之左右○同居輔弼之  
職○而體貌特爲隆重○必共人之道○高德厚者○足以當

之故○周官曰○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官不必備○惟其  
人○誠重之也○蓋以天下之治亂○係於主德之昏明○而  
主德之昏明○係於師傅大臣之賢否○天子於師傅大  
臣○以其德義可尊○則有嚴憚之心○以其旦夕承弼○則  
有親近薰炙之益○有嚴憚之心○則逸欲非僻之私○潛  
戰而不敢肆○有親近薰炙之益○則聰明聖智之德○日  
進而不自知○所謂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天下定者○  
常恃居此一位者○爲之轉旋如蒙履○大有否蠱觀賁  
大畜頤離家人損鼎艮漸等卦之上九○師謙隨臨蹇  
解井革等卦之上六○皆能領袖諸爻○輔成主德○轉旋  
時事○功莫多焉○以三代言之○伊尹之于太甲○傳說之  
于高宗○太公之于文武○周召之于成康○皆居此位而  
得行其道○無忝于厥職者也○惟是人臣進位至此○尊  
貴無以復加○故君德已成○治功已定○宜力持寵利之  
戒○以明農自居○卽使求去不得○亦當寅畏小心○進脩  
匪懈○勿以晚節末路○漸生驕泰○斯所謂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亢而无悔者也○初居二之下○受治于二  
其位至卑○此庶人也○農之秀者○升而爲士○耕漁釣築

之中未嘗無天子宰相焉然當其潛隱之日止稱為市井草莽之臣即天子諸侯之子弟未嘗命者止稱為子而與民間之俊秀齒讓于學官皆屬初之一位者也故于義未可施用第易之時用各有所宜如屯初之建侯泰初之彙征隨初之出門損初之遄往益初之大作升初之允升渙初之用拯皆教其用未嘗戒其勿用也蓋其中亦有庶人在官者與夫委吏乘田抱關擊柝之流皆有常職以食于上雖其位不超乎初而國家未嘗不賴其用且間有奇才絕智之人

周易辨

卷首一

五

出乎其中亦未嘗不越次以升此初之所以有用有不用不可以執一格也况龍德之君子雖處潛隱之時亦有御天之用如季行於家而家人為之感格行善于鄉而鄉人不敢為非與夫隱居教授傳道後學刪定贊脩木鐸萬世此非乘潛龍以御天者耶位雖至卑而道無可限勿用之中有大用焉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也以此推論卦中六位之等級與天下貴賤之等級不相踰越者一也是以彼此有各盡之官守卦中六位之體統與天下高卑之體統交相維繫

者一也是以上下有交致之事功然則聖人繫辭豈有不因位示義而可以游移假借上下相混者哉即如乾九二為見龍固即以二為其位矣而說者以為未得位上九為亢龍固即以上為其位矣而說者泥于文言貴而无位之說遂謂諸卦之上爻皆處无位之地此其說皆非也夫二與五皆君位為當權用事之地而乾之九二當聖作物觀之時有雲龍風虎之遇大人之得志于時者莫九二若矣如以二為未得本位耶則業已在本位矣如以為未得九五之尊位

周易辨

卷首一

未

耶則自有居尊位者在非人臣所敢覬覦何以云未得位也至謂卦之上爻處无位之地是以師傅公孤貴極人臣之位等諸山人逸士罷黜閒散之流尤為不倫之甚不知文言所謂貴而无位者言人臣至此位居極貴无位可進故曰貴而无位豈得與山人逸士罷黜閒散之流同類而並觀乎乃說者紛紛不一有因其位在五上而以為太上皇者有因其位在卦終而以為人主倦勤如堯舜禪位之日者此與稱九四行革命之事及以九四為皇太子者同一揣摩皆

因認位不真。是以其說愈混。夫所謂位者。乃當權用事。設施展布之地也。如太上皇優游尊養。不預朝政。皇太子毓德青宮。原未當國。聖人豈肯以此二者列于六位之內。與師相大臣混作一位。至以上九亢龍爲人主倦勤之日。尤爲可笑。夫人主既當五位矣。自少至老。總是人主。則總不越五位。而以倦勤之日。移置臣位。有是理乎。至謂九四行革命之事于飛龍大人之世。其言不經。抑又不足置辯矣。此就乾卦中偶舉一二端。以見世儒說經混妄如是。其餘諸卦諸爻。

周易辯

卷首一

七

蓋有不可勝辯者。大抵皆爲六位分疏不明之故。愚故竊爲考論。其畧于卷首以立一經之綱紀云。

周易辯卷之首終

周易辯卷首之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男 方至 校

易考四篇

圖書考

世儒談易有四大障焉。曰圖書也。曰象數也。曰卜筮也。曰卦變也。此皆昔之儒者以爲必當究心。然其爲說往往支離膠固。不可通曉。雖有聰明雄辨之士。銳然願學。而一涉此四大障。鮮有

周易辯

卷首二

一

不智窮力竭。廢然而返者。余竊悼焉。嘗於此悉心推究。頗見分曉。以爲今之學者誠能撥去此四大障。使心眼一清。則四聖之明文當有渙然冰釋者。然後知易之未始不易曉也。難之者曰。易果易曉。則孔子何用假年。余應之曰。孔子所以難者。體其道也。學人所以易者。解其文也。道非聖人不能盡。而文則人人可共曉。惟此四者之說。有以障之。故見爲難耳。障去而文自明。此必然之理也。且君子之欲體其道者。必自明其

文始文止不明又何以體其道乎故去障爲尤  
急余謹爲之考論於左與同志者共質焉

按先儒之說以爲河圖洛書理極微渺義盡禹疇皆從此出學者不可不盡心焉後儒有於几案前終日畫太極圖子者以此故也余初信以爲然竊欲窮揆其妙自恨智不足以知此既而審思其故兼以歐陽程朱諸大儒之論參之而後知其不必然也蓋易傳所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言聖人作易之始嘗卽此二物以相參驗如所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云爾至於卦

周易辯

卷首二

二

畫已成易書已備則於此二物者不啻筌蹄置之矣其所爲垂教萬世統貫六經者乃在全象六爻燦然明備之經文豈在區區河馬之旋毛與洛龜之點子哉自古聖人創制立法其始必有所因伏羲之畫卦也因龜馬之文倉頡之制字也因鳥跡其事正相類耳使學易者捨象爻經文而復索之龜馬不猶學字者捨六書篆隸諸法而復求之鳥跡乎此亦足以明其說之迂僻矣孔子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所謂象辭變占者正指

象爻經文而言也觀者觀此也玩者玩此也至於觀之詳玩之熟反之於身心推之於事變皆明乎憂患與故一動

一言皆有以避凶而趨吉遠害而全利是以能合天之心而獲天之祐也聖人教人學易之法彰彰如是豈管故人觀河圖玩洛書以祈天祐耶乃漢劉歆宋邵康節等則以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遞相推衍專就九十之數外合錯綜以明變化無窮之妙而邵子又有橫圖圓圖先後天圖演爲皇極經世書以推元會運世盛衰消長之數宋史推其所自謂出於隱士

周易辨

卷首二

三

陳搏然搏之前則不知其何所本也是則圖之淵源既無可考矣及其說按之象爻經文求其大義微言之所在曾不足以發明萬一徒使學者眩於其說以爲易道在是從而牽合附會焉而不知其實不相蒙也宜乎歐陽子以爲僞說亂經而斥之也卽易傳所謂天數地數合之爲五十有五以及著策之數極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從河圖而衍之者然此數學別傳與龜卜並用專爲稽疑而設寧於太卜之官又如左傳所載有所謂繇辭者與後世焦氏易林相類原不入象爻經

文之內與六經並傳以此知劉邵之說以之衍數則可以之解易則不可而或者欲援其說以附於易雖謂之偽說亂經豈爲過乎今考伏羲畫卦其取則於圖書者蓋有二端其一以奇偶之象證天地陰陽之義其一以五數居中之象證王者建中立極之理所云聖人則之者則此二象焉耳然此陰陽之義建中之理雖舉其大端而不足以周天下之變盡時用之宜故又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通其變而致其用凡內之所以立心制行外之所以經世度務皆於此究極其精蘊盡通

術數輕之此性理大全所載皆可考鏡近世名家如歸震川先生亦謂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也然則偽說亂經之辨豈獨歐陽子一人之見哉

象數考

說者多言伏羲之易專主象數孔子之易專言義理世儒習聞已久而不知其言之大謬不然也夫自有天地以來象數既陳則義理畢具未有離象數而自爲義理者也亦未有外義理而自爲象數者也卽以乾坤言之天與地其象也奇與偶其數也而健與順卽其義理也由此推之盈天地之間盡人物之類無往而非象數之所陳卽無往而非義理之所寓義皇之作易也本義理而形諸象數孔子之贊易也卽象數以明其義理今觀十翼之文反覆詳盡無所不至乃由澈見先聖之心洞觀全易之旨凡象數中有必當闡發之義理無有不旁通而曲暢之矣是孔子義理之學卽孔子象數之學也而謂與義皇之易有二乎無二乎甚矣世儒之悞於易學也開口侈談象數而終不識象數之所以然故所言多荒唐所見多茫昧惟其不察於孔子之言故也孔

子之言象者曰象也者像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由此言之易之有象猶  
詩之有比也。要以喻意焉。爾作詩者有意於此而恐人  
之未喻也。設爲比以明之作易者有意於此而恐人之  
未喻也。假諸象以示之。與凡經書之中引喻設譬其例  
皆然。易中大象小象形容不一。總以示其意之所在耳。  
如意在於自強不息則假天行之象以示之意在於厚  
德載物則假地勢之象以示之意欲明夫乾道之能變  
周易辨 卷首二 六  
化也。則假六龍之象以示之意欲明夫坤道之能順承  
也。則假牝馬之象以示之。類是也。學易者其始也要  
在卽象而求意其既也妙在得意而忘象。至於得意而  
忘象斯可謂之精於象學矣。孔子之贊易也。剛其意而  
不滯於象。蓋深明夫易象之所以然也。若世儒之言象  
者。不明其意而妄擬之。不失之纖則失之鑿。是烏足與  
言象學哉。孔子之言數者其大端有二。一以人事推之  
一以神道決之也。其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此以人事推之。所謂極數知來之謂占。是

也。所感有情。爲淑惡之分。則所應有妖祥休咎之異。由  
其理之不爽。斷其數之必然。至誠前知。其道如此。明此  
數者。貴乎明善。誠身。恐懼。脩省。而不可怠忽。以冀非望  
之福。矯誣以重欺天之罪也。其曰撰廣索隱。鉤深致遠。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此以  
神道決之。所謂與神物以前民用是也。有洗心齋戒之  
精誠。卽有受命如響之靈驗。古帝王禪讓征誅。建都卜  
世諸大事。皆取決於此。明此數者。足以斷疑定業。開物  
成務。而不至冥行以罹於咎。違卜以犯不祥也。要之人  
周易辨 卷首二 七  
事已定。神道因之。故聖人之教。必以脩身立命。操挽回  
氣數之權。不徒聽命於五行生剋陰陽消長之定數。如  
後世術士所推而已。孔子假年以學易。期於無大過者。  
爲盡人事。以俟天命也。蓋深明夫易數之所以然也。然  
則千古象數之學。未有精於孔子者。而謂孔子之易專  
言義理。畧於象數。豈非俗士無稽之言。慘於易學之甚  
者哉。

卜筮考

聖人經世大法。莫備於易。卜筮其一端耳。朱子則謂某

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是以一端之用蔽全經之  
有也世儒宗朱者尊信其說牢不可破不思朱子以前  
精於學易者莫如孔子詳於贊易者莫如十翼使易專  
爲卜筮之書則孔子亦當專以卜筮贊之矣今讀彖傳  
大小象以及繫辭上下傳等篇或言君子或言聖人或  
言先王或言后或言大人始終發明帝王經世大法而  
約之於中正歸之於易簡進之以極淺研幾崇德廣業  
之事種種至論夫豈徒爲卜筮設乎至於敘大衍之數  
稱神物之用以著與龜並論者乃因贊易而併及之且  
周易辨 卷首二  
其間亦有借卜筮以明易道者非專言卜筮也六經之  
書其文不同其理互見如尚書洪範九疇始終言經世  
大法而卜筮止列爲一疇耳聖人敘疇若此則其作易  
贊易義例亦然彼身爲帝王師相明立經世大法以詔  
天下垂萬世豈肯專教人端策拂龜如京房郭璞輩沾  
沾以術數見奇哉夫自有易書以來人謀鬼謀百姓與  
能易未始不爲卜筮用然必先以人謀爲主而後以鬼  
謀參之故洪範之於稽疑也必先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且必有大疑則及之無大疑

則不及也今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是猶稽疑者  
謂乃心卿士庶人皆不必與謀而獨與鬼謀也然則天  
下非卜筮人又安用學易爲哉孔子曰夫易何爲者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夫  
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迥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凡此皆統言易道之大無所不備而卜筮止居  
周易辨 卷首二  
其一端其言明白曉暢炳如日月朱子乃欲以一端之  
用蔽全經之旨與孔子之言不合儒者背孔而宗朱則  
惑矣  
卦變考  
卦變之例程子論之明矣至朱子本義有云以卦變釋  
卦辭者凡一十九卦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  
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是也其言卦變皆謂此卦自某  
卦來與程子之說不合學者推求其故多不可解何也  
卦之有變就筮法言也凡筮得交重者自本卦變出他



卦○故○謂○之○卦○變○若○文○王○所○繫○之○卦○辭○則○就○伏○義○所○畫○之○  
成○卦○而○繫○之○辭○耳○非○文○王○筮○得○交○重○變○出○他○卦○而○後○繫○  
之○也○何○以○見○此○卦○自○某○卦○來○也○又○何○以○見○六○十○四○卦○中○  
獨○此○一○十○九○卦○自○某○卦○變○來○也○有○爲○之○說○者○曰○孔○子○於○  
十○九○卦○彖○傳○中○有○剛○來○下○柔○柔○進○上○行○柔○來○文○剛○剛○上○  
文○柔○等○語○故○云○此○卦○自○某○卦○來○也○不○知○彖○傳○所○云○上○下○  
蓋○卽○卦○中○定○位○而○言○未○嘗○逆○推○所○從○來○者○爲○何○卦○也○若○  
必○以○爲○自○某○卦○來○則○鑿○矣○非○彖○傳○之○本○意○也○朱○子○嘗○言○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十○筮○之○書○故○其○論○卦○變○卽○以○筮○法○  
用○易○辨○  
朱○子○言○二  
言○之○耳○此○筮○者○所○宜○用○若○學○者○解○經○則○安○用○此○哉○夫○易○  
之○爲○書○本○言○聖○人○經○世○大○法○其○義○正○大○而○精○微○其○詞○簡○  
潔○而○明○晰○如○屯○之○亨○屯○蒙○之○發○蒙○訟○之○止○訟○師○之○行○師○  
皆○只○就○本○卦○中○依○文○解○義○而○經○意○已○明○推○之○一○十○九○卦○  
其○義○亦○然○苟○混○入○十○筮○之○例○以○卦○變○釋○之○則○必○有○支○離○  
膠○固○牽○強○不○通○之○病○而○正○大○精○微○之○義○反○晦○塞○而○不○見○  
簡○潔○明○晰○之○文○反○糾○纏○而○莫○解○豈○非○聖○經○之○一○大○障○乎○  
程○子○之○說○則○異○於○是○以○爲○凡○卦○之○變○皆○自○乾○坤○來○如○訟○  
之○九○二○本○坤○體○也○乾○來○居○中○而○成○坎○故○彖○傳○曰○剛○來○而○

得○中○隨○之○初○九○亦○坤○體○也○乾○來○居○下○而○成○震○故○彖○傳○曰○  
剛○來○而○下○柔○噬○嗑○之○六○五○本○乾○體○也○坤○進○居○中○而○成○離○  
故○彖○傳○曰○柔○得○中○而○上○行○賁○之○六○二○亦○乾○體○也○坤○來○文○  
之○而○成○離○故○彖○傳○曰○柔○來○而○文○剛○其○上○九○亦○坤○體○也○乾○  
往○文○之○而○成○艮○故○彖○傳○曰○分○剛○上○而○文○柔○推○之○餘○卦○例○  
亦○如○是○是○程○子○解○易○未○嘗○不○論○卦○變○也○顧○其○所○謂○變○者○  
乃○變○通○趨○時○之○變○非○朱○子○所○引○十○筮○之○例○也○然○則○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所○趨○之○時○卽○莫○不○有○所○適○  
之○變○何○止○一○十○九○卦○乎○且○程○子○謂○凡○卦○之○變○皆○自○乾○坤○  
周○易○辨○  
朱○子○言○二  
來○此○言○尤○得○易○之○綱○領○蓋○自○八○卦○而○言○六○子○之○生○固○皆○  
乾○父○坤○母○之○所○變○化○而○自○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亦○皆○乾○剛○坤○柔○之○所○變○易○故○孔○子○曰○乾○坤○其○易○  
之○門○又○曰○乾○坤○其○易○之○緼○是○則○夫○子○贊○易○始○由○乾○坤○立○  
體○以○觀○其○變○化○又○推○變○化○所○自○而○歸○本○乾○坤○要○以○見○乾○  
坤○之○德○易○知○簡○能○可○久○可○大○具○足○乎○人○心○統○貫○乎○天○地○  
雖○變○化○萬○端○總○不○出○我○一○心○之○卷○舒○此○三○聖○之○微○言○一○  
經○之○大○指○也○程○子○之○說○正○與○夫○子○贊○易○之○意○脗○合○此○其○  
所○以○度○越○乎○羣○儒○者○余○故○表○而○出○之○使○學○者○皆○知○卦○變○



之義宗旨如是毋徒混於卜筮之例以致支離膠固爲不可解之疑團也斯可謂善學易矣

周易辨

卷首二

士

周易辨卷之一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上經

按文王演易以乾坤爲首蓋以至健至順易知簡能之道綱領全經孔子作傳節節發明此義故曰乾坤其易之門又曰乾坤其易之祖知此可與學易矣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孔疏乾健也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其條列在文言程傳健而無息之謂乾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張橫渠曰

周易辨

卷之一

一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惟元爲萬物父母劉濬伯曰漢魏以下取乾之四德列爲二物曰大通而利于正是亨與貞爲實德而元與利爲虛字矣非易之本意王龍溪曰乾天德也天地靈氣結而爲心無欲者心之本體所謂乾也天德之運晝夜周天終古不息以其健也聖德之運晝夜終身不息同乎天也聖人以下不能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人以天定君子之強以法天也周安期曰乾取象于天而非即天也乃天之所以爲天也淵謹按乾之爲至健也以德行言不徒以性言也元

亨利貞之繫于乾者。實有四德。非大亨而利于正之。謂也。孔子著之彖傳。文言及繫辭上下傳。疏解甚明。所謂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此也。其後孔疏程傳及諸名家之說。大畧皆與孔子同。惟朱子本義之說不同耳。今若從孔子。則與朱子所見不合。從朱子。則於孔子之訓有乖。理無兩可。必有一是而世之學者。漫不加察。淵嘗諦觀全易。參考群書。積思三十餘年。始恍然有會於夫子贊易之旨。又知朱子所以不同之故。於是斷然去其兩岐之見。而從畫一之說焉。今即以孔子之明文。與朱子本義。平論而折衷之。

周易辨 卷之一 二

○本義云。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孔子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又曰。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知聖人之作易也。要使人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日有可見之德行爾。故于乾之至健。亦必以其德行言之。不徒言其性也。如以性。則天下智愚賢不肖。孰不有性。然苟非積德累行。有以全盡乎其性。豈得輒以至健之名歸之也哉。性者。德行之原也。德行者。得于心而見于行事之實也。古之修德敏行者。未有不期于見性。然惟日有可見之德行。則性亦發越而不可掩矣。苟無可見之德行。則性亦滅沒而不可見矣。朱子言性。但言乾健之本體耳。孔子言德行。則併乾健之工夫作用而兼舉之矣。夫必有工夫有作用。乃能全盡其本體。有德有行。乃能全盡其性。不然。雖自以爲見性矣。而德不日進行。不加修。非自強不息之學也。烏在其爲至健乎。此不可不辯者一也。

○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世人沿習此說。遂以爲乾象之本意如是。惟劉濟伯謂此漢魏以來之說。非易之本意。然朱子本義之說。則又有所自來也。何也。屯隨臨無妄。革五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而孔子釋之。有云。大亨貞者。有云。大亨以正者。此皆大亨而利于正之說。朱子所據以釋乾之彖辭者也。然孔子釋乾之彖辭。則與屯隨等五卦迥然不同。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此分而言之。明指元亨利貞爲四德也。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此合而言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三

之明指一元爲統亨利貞三德也分列四德以析其  
條理專稱乾元以約其指歸孔子之明文鑒乎可據  
豈非文王本意如是故從而釋之又申言之者乎是  
可見文王繫乾之四德原與屯隨臨无妄準五卦辭  
同而意異朱子乃以乾之四德與屯隨諸卦一例解  
之既不令孔子之明文又豈得爲文王之本意且元  
訓爲大細按文義皆有所難通何也孔子於乾卦中  
凡稱乾元者五言元必冠之以乾言乾必實之以元  
正以元者父母萬物之大德乾者運行不息之真心  
也有此運行不息之真心乃能全此父母萬物之大  
德是元之爲德正乾之所有事也若訓元爲大是元  
爲虛名無實事可見則所謂天下之至健者果何所  
繫以存心何所施以及物乎且元之爲德統亨利貞  
三德者也若元訓爲大則元字既虛而三德無所統  
矣又何亨與貞之有哉此義之難通者也孔子以乾  
元之德能資始能統天凡所以使人正性命保太和  
以至萬國咸寧者皆乾元爲之也故贊之曰大哉乾  
元若元訓爲大則是太哉乾大也然乎不然乎又元  
者仁也仁以爲體則自親親以及仁民皆於此乎取  
足焉故曰體仁足以長人若元訓爲大則是體大足

以長人也然乎不然乎此文之難通者也故依朱子  
之說則文義兩乖依孔子之言則文義兼順依朱子  
之說則文王孔子截然分爲兩意因謂文王有文王  
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致滋千古不決之疑義則易  
若徑依孔子之言一如文言彖傳之解使人知先聖  
後聖道本一揆爲直捷了當乎且孔子之於文王以  
治統則爲本朝之聖祖以道統則係義聖之正傳而  
以憲章之學闡在茲之文凡所誦述未有不從其本  
意而發明之者假使乾之元亨利貞文王果以爲大  
亨而利於正則孔子何不直依此意而贊之而必別  
爲一說如文言彖傳所云乎此不可不辯者二也又  
本義以易爲卜筮之書故凡卦皆主占者而言愚則  
以爲卜筮乃鬼謀之一法易教之一端不可以蔽全  
經之義已別有論斷言之詳矣昔夫子論擇善之功  
於博學審問慎思之後必繼之以明辯且曰辯之弗  
明弗措也由是言之凡學術之不可不辯類如此矣  
况易爲五經之首乾彖爲開卷第一義千聖宗傳在  
此一辭而後儒之說異同不一苟於此不辯則頭緒  
紛如靡所適從而經旨晦矣經學亂矣將何以接先  
聖之遺緒而定後學之指歸乎愚是以一遵孔子之

明文而辯晰之如此。

初九潛龍勿用。

程傳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又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

按孔子釋潛龍一曰陽在下也。二曰陽氣潛藏而猶以陽之一字未足以發龍字之義故又曰龍德。龍德者明其剛健無欲以立體靈變不測以致用也。人第知靈變不測爲龍德之妙而不知勝私克己以馴致於剛健無欲者其用力爲至勤其操心爲至密也。夫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六

欲心一萌則乾體全失外物皆得以制之又烏覩所謂靈變不測之妙乎。然欲之累人雖英雄豪傑之士每不能脫然於其心。卽有天姿高曠戒懼自持者能脫然于聲色貨利之中矣。而名心未盡猶欲以道德事功高自標榜以求聞達于世。則豈能避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乎。若此者皆欲也。皆不足於乾德而外物得以制之者也。以此處潛既不能避世不見是而無悶則以此處飛處躍豈能有天下而不與如舜禹之巍巍者乎。以此處亢又豈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如伊周之善全于末路者乎。蓋自易學不明龍

德罕見側陋之士負才躁進自取顛踣者固不足道。卽有乘時奮庸得行其志至於功蓋天下名高千古而不保其身者雖其所遭不幸亦每以欲自累焉。故體備龍德者其要莫妙於洗心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程傳田地上也。出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程子曰在田時便是見本義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七

按九二位初之上出潛離隱有雲龍風虎之遇正得位行道之時德已著見故爲見龍而程傳乃以爲舜之田漁時是仍與潛龍無異矣。本義以爲未得位則又不可解也將以二爲未得本位耶則二業已在本位矣。若以二爲未得九五之尊位耶則自有居尊位者在二豈得而妄觀之也。乃孔子於文言兩稱九二爲君德則明以九二居君位而其德足以當之故云然爾古者建國立君天子君天下爲大君諸侯各君其國於天子爲臣於其國亦爲君後世廢封建爲郡縣則守令亦一郡一邑之君也。天子代天理物作民父母所使承流宣化撫養萬民者皆國君之事九二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八

周公之筆既無異文自無異義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如是雖處危地而无咎按彖傳文言皆稱乾之六爻爲六龍是九三亦龍也然爻辭不曰龍而曰君子何也互文也明諸爻所謂龍者其實即君子而此所謂君子即其體備夫龍德者也終日乾乾者健而又健不敢自暇自逸也惕憂也夕惕若者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之意厲危也言位高則危也無咎者能補過也夫日乾夕惕此君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九

子自強不息之學固無時而不然者也而獨於九三言之何也以其重剛不中而處乎危地行事不能無過此繫辭傳所謂多凶者故特加勉焉以期補過也然三之所以爲危地者何也文言曰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又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上不在天者在上之下也下不在田者在下之上也古者衆建諸侯爲天子分理萬國則其上必有統率諸侯者爲天子綱紀四方此一定不易之位也九二既爲邦君之位矣三在二之上非即虞書十有二牧周制方伯連帥之位乎既有此一位則必有此一位所專職之事權觀帝舜命十二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桑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王制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此其事權可見矣夫曰食哉惟時則猶是養民之功在田之義也然曰桑曰能則有安勸庶邦之事焉惇德者惇厚有德也允元者信用仁人也難拒絕也壬人包藏兇惡之人也此則有親賢遠奸激揚勸戒之事焉至于蠻夷率服則威望之所彈壓者遠矣且人臣而有專征專殺之權則雖不在天子之位而威命則擬於天子雖同在諸侯之列而權勢則足以控制諸侯故非剛不能勝也而九

三以過剛處之則所行自不能無過或以威福自由而鄰於僭則在上者爲之不堪或以操切太過而鄰於刻則在下者爲之不服此其所以可危而爲衆咎之也今以龍德之君子進居此地而圖所以補過亦豈有他術哉惟有日乾夕惕加勉於憂勤而已矣夫勤則有功憂則思遠以遺大投艱之時爲動心忍性之助時時兄過則時時知所以寡過事事思危則事事審所以持危故凡德所當進業所當修有人所不及知而我則灼然先見者有人所不及爲而我則毅然力行者即使變故猝發萬難補救而以乾惕之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十

心力維持其間必能使之萬全無患而後已故大禹寸陰是惜則九載之遺害已除文王日中不遑食則伐崇伐密之庸功已奏周公勤施勞作夜以繼日則四方之蠢動已平反側之頑民已化此固從乾惕得之然此三聖人者功蓋天下而上無震主之嫌群才畢効而下無束濕之苦有剛果任事萬夫莫當之勇而渾渾穆穆若無能者詩書所稱不矜不伐敬恭懿恭公遜碩膚德音不假者自非乾惕之至亦無以臻此宜其處危地而無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胡雪峯曰躍以或言審於進也廣雅云躍上也

按九四一爻說者或以爲革命之事而以舜禹南河陽城之避及武王觀兵孟津之舉解或字之義其說不經甚矣假使舜禹不遇朱均湯武不遇桀紂則雖或讓以天下亦終守臣節而不肯受况乾之九四上有飛龍之大人而可無故輒行革命之事乎文言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不在人謂不在九三之位也繫辭傳曰四多懼近也近謂近君也不在三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十

歸既欲與人主任天下之重又嫌於侵人主之權所以多懼今以龍德之君子乘時奮庸豈不足以勝任然四以剛而不中處之所行亦不能無過故未敢居之不疑也必先內度其身外度其時果其德業兼優足以解是而有餘也則可以進此位而無咎故取象於或躍然躍矣而仍在淵何也淵水靜深而有本龍之所以藏身者此淵也其所以雲行雨施澤被萬物者此淵也惟其躍而不脫於淵故能上佐在天之雲雨而無屯膏之患下普在田之德施而無竭澤之憂然而功高不居寂若無有淵可見而龍不可見高致

妙用鮮有及者而咎何自生哉夫近君之位人臣之所與幸而不可必得者及其得之也鮮不爲咎之所叢黃霸循良之選也及其居是位也功名損於治郡時是其才不足以任天下之重也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及其居是位也禍萌於驕乘是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免於倭若之權也欲求无咎豈易言哉子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然則人臣于近君之位且疑而未敢遽進而謂敢輕言革命耶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三

朱子曰文言分明言聖人作而萬物觀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觀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按繫辭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謂五位也又曰五多功言五爲至尊之位代天理物無所不統乘勢秉權事皆專制爲所欲爲無不可以得志於天下此其所以多功而爲天下之大寶也况乾之九五以天下之至健乘天下之至貴是以天德配天位故取象于飛龍言他物之飛者身雖處乎至高而德不足以及下惟龍之飛者雲雨隨之不終朝而膏澤已沛功化已

成以象夫有天德而居天位者其功施及物德洽萬邦有以大異乎尋常之居五位者也其曰在天何也蓋以所乘者天德所乘者天位則所行者皆天事典禮命討一一應天而行不參以己之私意則凡與天下臣民相感應者無不相遇于其人之天是以德教所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天下焉有不利見此大人者乎夫天下利見九二之大人者爲其德能養民也利見九五之大人者爲其德能代天也惟九二德能養民則九五代天之事始盡惟九五德能代天則九二養民之功可成故此二大人者相須殷而相遇切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三

必有先天下而神交者夫子所以有辟應氣求之說極言其利見之情發于誠然而不容已也使此二大人者而不獲相見又何以使天下之人各得遂其利見之情也哉是故聖人在上必務養賢以及萬民而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

上九亢龍有悔

本義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朱子曰上本是貴重

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按凡卦五爲君則初二三四與上皆臣也而上居人臣之極地爲師傳大臣之位蓋古之天子必有所師

以○成○其○德○故○雖○處○天○下○之○至○尊○而○必○求○其○臣○之○道○高  
德○厚○者○進○之○以○公○孤○之○職○而○尊○禮○之○所○謂○學○焉○而○後  
臣○者○也○卽○至○告○老○退○閒○之○日○猶○有○憲○老○乞○言○之○典○載  
在○禮○經○行○於○漢○代○良○以○成○就○君○德○表○率○百○僚○自○不○可  
無○此○一○位○故○以○卦○之○上○爻○當○之○考○之○三○代○如○商○有○保  
衡○周○有○三○太○三○少○卽○其○位○也○然○人○臣○進○位○至○此○已○岌  
乎○有○盈○不○可○久○之○勢○矣○彼○鄙○夫○患○失○而○固○龍○功○臣○恃  
功○而○驕○恣○以○亢○致○悔○理○固○宜○然○若○夫○龍○德○君○子○澹○然  
無○欲○知○幾○若○神○當○其○在○三○能○惕○在○四○能○疑○則○進○退○存  
亡○之○理○見○之○已○審○宜○其○在○上○可○以○無○悔○然○亢○龍○有○悔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占

之○戒○特○深○致○其○丁○寧○者○何○也○蓋○深○見○夫○崇○高○富○貴○之  
易○溺○而○晚○節○末○路○之○難○持○故○示○之○以○亢○者○使○早○知○所  
以○處○亢○之○道○無○或○對○境○而○爲○權○勢○所○移○示○之○有○悔○者  
使○早○知○所○以○弭○悔○之○方○無○或○事○後○而○恨○省○愆○之○晚○寅  
畏○小○心○始○終○匪○懈○斯○可○以○爲○天○下○之○至○健○而○見○龍○德  
之○純○全○爾○且○夫○貴○而○能○謙○滿○而○不○溢○自○天○子○以○下○莫  
不○當○然○若○使○師○傳○大○臣○旣○以○亢○致○悔○則○何○以○勸○帝○王  
之○尊○禮○師○傳○者○獨○能○忘○勢○而○善○下○哉○乃○知○古○大○臣○以  
寵○利○之○戒○明○農○之○志○明○告○其○君○者○不○惟○自○表○其○臣○心  
之○無○欲○臣○節○之○罔○愆○亦○所○以○使○其○君○無○所○疑○忌○於○大

臣○而○益○堅○其○尊○師○重○道○之○意○也○與○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  
祭○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卽○此  
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姚○承○菴○曰○乾  
坤○二○用○說○者○謂○變○剛○爲○柔○變○柔○爲○剛○然○乾○天○下○之○至○健  
坤○天○下○之○至○順○如○何○可○變○周○公○總○教○人○善○用○九○六○潛○見  
惕○躍○飛○亢○隨○時○變○化○無○端○倪○可○指○是○謂○九○首○牝○馬○之○貞  
是○坤○之○貞○承○順○到○底○更○無○改○易○是○謂○永○貞○非○變○剛○變○柔  
之○說○也○蘇○紫○溪○曰○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  
自○強○不○息○不○過○如○此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五

按○用○九○用○六○二○條○周○公○總○教○人○以○用○易○之○方○不○主○筮  
法○而○言○也○易○中○凡○陽○皆○稱○九○凡○陰○皆○稱○六○而○陰○陽○之  
純○健○順○之○至○易○知○簡○能○可○久○可○大○者○則○莫○妙○於○乾○坤  
之○德○也○九○本○不○外○乎○乾○而○人○之○所○以○用○九○者○或○不○能  
如○乾○之○至○健○則○剛○爲○欲○屈○而○天○德○有○虧○卽○不○能○有○吉  
而○無○凶○故○教○之○以○見○群○龍○无○首○无○首○者○全○體○天○德○純  
亦○不○已○之○謂○也○如○此○則○吉○明○不○如○此○則○凶○也○六○本○不  
外○乎○坤○而○人○之○所○以○用○六○者○或○不○能○如○坤○之○至○順○則



陰不從陽而先迷失道。即不能有利而無害。故教之以永貞。永貞者。承天時行。順而有常之謂也。如此則利明。不如此則不利也。聖人於諸卦中。凡遇九六。皆示此義。而總括其指于乾坤六爻之後。特揭此用九。用六之二條。使人知全易之用。莫不外乎乾之至健。坤之至順。其道約而易操。隨所用之。吉无不利。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也。○釋龍无首。特取象云。爾天下豈真有无首之龍哉。張橫渠所云。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正此義也。凡物有斷續。乃有起首。若乾之群龍。各能全體天德。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六

之曰乾元。用九。讀乾元。用九之文。則愈知用九。用六。不主筮法而言矣。如必待筮而後用。假使人而不筮。與筮而不遇。乾坤遇。乾坤而非六爻皆變。則終無用。九用六之日。而無首永貞之道。終于不可得見矣。豈通論哉。姚蘇二公之說。足破千古之疑。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蔡節齋曰。象者。斷也。即文王所繫之卦辭。象曰以下。孔丁釋文王之辭。謂之象傳。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七 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孔子將言聖人體乾之功。而推本言之也。文王之辭。本言乾有四德。孔子贊之。獨言乾元。何也。元為衆善之長。萬物皆資始焉。言元則亨與利與貞已統攝其中。不待悉數而可見矣。曰統天者。言四德皆天德。而惟乾元足以統之。明其所以為大也。雲行雨施。喻乾元之運行也。乾元運行。主宰造化。資始以後。品物分流。各成形質。既成形質。則性命之理。太和之氣。已具足其中。亦不待詳言而可見矣。此言乾元之本然也。大明終始以下。言聖人體乾之功用也。乾元之

道○資○始○流○形○物○各○具○足○然○苟○非○大○明○乎○此○則○何○以○體○  
之○於○身○而○措○之○於○天○下○蓋○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明○  
之○不○全○則○行○之○亦○不○盡○雖○造○極○亦○爲○偏○至○耳○大○明○終○  
始○者○知○其○所○以○資○始○即○知○其○所○以○成○終○全○體○大○用○無○  
少○偏○蔽○始○焉○明○之○於○心○者○無○一○理○之○不○照○徹○既○焉○明○  
之○於○身○者○無○一○事○之○不○顯○融○然○後○可○以○爲○大○明○然○後○  
隨○其○時○位○所○值○無○不○可○以○顯○其○御○天○之○功○用○故○曰○六○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者○六○爻○之○位○有○君○臣○  
上○下○之○等○焉○六○龍○者○龍○德○之○君○子○乘○此○六○位○以○行○其○  
道○有○潛○見○惕○躍○飛○亢○之○殊○焉○時○成○者○時○當○下○而○下○時○  
當○上○而○上○其○位○有○定○故○曰○成○時○乘○者○時○當○潛○而○潛○時○  
當○飛○而○飛○時○不○可○失○故○曰○乘○而○凡○時○位○所○當○行○之○事○  
無○一○而○非○天○事○御○猶○治○也○御○天○者○治○天○事○也○在○偏○見○  
小○智○之○人○見○理○不○徹○應○機○不○圓○遇○其○位○不○能○盡○其○道○  
當○其○時○不○能○合○其○宜○而○天○事○之○關○焉○不○修○者○多○矣○惟○  
大○明○終○始○之○後○乃○能○隨○位○以○稱○職○因○時○而○致○用○而○於○  
所○當○治○之○天○事○處○之○無○不○各○當○焉○所○謂○時○乘○六○龍○以○  
御○天○也○天○道○即○乾○道○也○乾○道○大○明○于○身○自○能○變○化○乎○  
物○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成○已○成○物○必○然○之○明○  
效○也○乾○道○行○乎○一○家○即○能○變○化○一○家○之○人○行○乎○一○國○

即○能○變○化○一○國○之○人○行○乎○天○下○即○能○變○化○天○下○之○人○  
而○使○之○各○正○性○命○以○復○其○降○衷○之○理○保○合○太○和○以○成○  
其○親○遇○之○俗○自○此○物○情○乃○得○暢○遂○而○無○所○不○利○物○理○  
乃○得○完○固○而○無○所○不○貞○矣○故○曰○乃○利○貞○也○夫○利○貞○者○  
乾○元○之○性○情○也○一○始○即○亨○亨○則○利○與○貞○原○已○具○足○不○  
待○變○化○之○後○而○始○見○也○然○人○自○有○生○以○來○氣○拘○物○蔽○  
種○種○戕○害○雖○欲○求○一○念○之○亨○且○不○可○得○而○何○有○於○利○  
與○貞○哉○惟○有○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聖○人○體○行○乾○道○  
變○而○化○之○至○於○各○正○保○合○然○後○利○貞○之○實○效○乃○可○得○  
而○致○也○舜○以○乾○道○變○化○乎○家○而○父○母○與○弟○蒸○蒸○又○不○  
格○姦○下○是○家○之○利○貞○乃○見○文○王○以○乾○道○變○化○乎○國○而○  
江○漢○之○間○有○以○革○其○淫○亂○之○俗○于○是○國○之○利○貞○乃○見○  
堯○以○乾○道○變○化○天○下○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於○是○天○  
下○之○利○貞○乃○見○是○故○資○治○流○形○物○物○各○有○性○命○有○太○  
和○者○天○道○之○本○然○也○乾○道○變○化○各○正○保○合○者○人○事○之○  
所○以○復○還○其○天○道○也○在○潛○見○惕○躍○諸○君○子○隨○其○時○位○  
所○值○無○不○可○以○顯○其○御○天○之○能○事○然○不○有○飛○龍○在○天○  
之○大○人○爲○聲○應○氣○求○之○主○則○其○下○雖○有○聖○智○之○臣○無○  
以○克○其○用○而○普○其○施○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咸○寧○  
者○盡○萬○國○之○人○而○使○之○正○性○命○保○太○和○不○止○一○方○一○

偶之被其化也。而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足以致此。此天下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而凡群龍之輔翼于其時者。莫不藉是以弘御天之業。竟統天之量也。要之六十四卦。無一不歸重五位。孔子特於乾象首揭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天乾卦之象也。天行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周易辨

卷之一

辛

按孔子所著十翼，象居其一，即大小象是也。大象謂卦之上下兩象，如乾象天，坤象地，震象雷，巽象風，象木，坎象水，艮象山，離象火，兌象澤，震象雷，巽象風，象木，坎象水，艮象山，離象火，兌象澤。是也。此贊伏羲重卦之象，而言君子法之之事也。大指與彖傳互相發明。小象謂附于六爻辭之下者，如以陽在下，釋潛龍之象，以陰始，疑釋履霜之象之類是也。此贊周公六爻之象，以發明爻辭之意也。亦與彖傳互相發明。故雖各自爲文，而脉理本只一線，其有互相矛盾者，則諸儒解易之誤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胡雙湖曰：小象于乾初曰陽在下，於坤初曰陰始凝，陰陽之稱始此。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按乾之爲言健也，以其成德而言曰健，以其本質而言曰陽。陽以生育長養爲事，元氣之所以周流而不息者，陽爲之運行也。然一陽在下，其氣未克，其力未足，當收攝保固，以養成其健德。若健德未成而遽用之，則耗散而無以自存，何以進而在上爲大用之本哉。周公曰：潛龍，此言其既成健德者也。孔子曰：陽在下，此言其未成健德者也。蓋雖成德之君子，其功必

周易辨

卷之一

辛

始，于未成，方其未成也，必有所以求成之道。古之教人者，自離經辨志，論學取友，以至博習親師，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皆從其未成而深造之以抵于大成也。成人之有德，豈不由小子之有造乎。夫子贊乾之初九，不曰龍在下，而曰陽在下，正以龍成德也。陽本質也，從其本質而加功焉，然後可以成其至健之龍德，而爲大用之本也。且方其在下之日，即龍德已成，猶當養晦以俟時，若未成而輒用，鮮有不害人以自害者也。故復之初九，專以修身爲元吉，壯夫之初九，皆以壯趾爲必凶，大有之初九，幸其無交害，大畜之

初九喜其不犯災。皆爲微陽在下。不可徒恃其本質。以有爲。併不可恃其小成。以輕試。至於深造自得。學已大成。龍德在我。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固已足乎。已無待於外矣。樂行憂遠。惟我卷舒。亦何往而不自得哉。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乾之九二。出潛離隱。一居臨民之位。卽以養民之功。屬之在田云者。言其職任在此。爾顧養民之政。何代無之。而民之被其澤者。或寡何也。德不足故也。惟乾之九二。其德本乾元。而位在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三

正中。故其施之也不窮。而行之也盡。善功化所及。上下與天地同流。非小補而已。故曰德施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劉念臺曰。龍德以造一世之命。猶造物然。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按天德卽乾元之德也。健而無息。如環無端。豈得有首。

有首。則德有間斷。而剛不勝欲。吉反爲凶矣。故曰不可爲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文言或云。元。飾象傳之言。或云。文王之言也。元。亨。利。貞。本文王所繫。故曰。文王是。

本義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三

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本義以仁爲體。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無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無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第一節申家傳之意

真西山曰。世之昧於理者。言天與人。二今以文言觀之。人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之道。昭合如此。易嘗有二。然天無私而人有欲。天惟其無私也。故元而亨。亨而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雷

乎與天不相似矣。惟君子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無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寶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有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化所由以出也。貞所以爲智者。惟知之明。故守之固也。人之與天。果二乎哉。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

心既溥物正固不移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

者無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君子自強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聞之。故能終始萬物。與天同運也。丘建安曰。卦辭曰元亨利貞者。乾也。屯隨无妄。革也。屯隨之象曰大亨利貞。臨无妄。革之象曰大亨以正。皆是大亨而利于正。獨乾謂之四德。非夫子所自取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其辭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知四德之說。蓋古有是言。而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雷

子贊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盡之。故削其辭而移于乾。楊用晦曰。元者善之長。四句全要得。孔子申言文王元亨利貞之義。玩者字及故曰字自明。

按文言與象傳互相發明。皆主四德之義。並不作大亨利貞而利于正之說。第五文言分列四德。以析其條理。象傳專提乾元以約其指歸。蓋分之則有四德。而合之則統于一元。而此一元之統。衆善者。惟自強不息。去私屏欲之君子爲能體之。此文王所以獨歸其德于乾也。乾雖天道。然聖人立教。則專主人道。其言天道。

者蓋推本言之。欲學者盡人以合天耳。世儒解易。泛言造化者。殊失本旨。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程傳。龍德之潛隱。乃聖賢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退。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伊繼山曰。樂者。道與時遇。而心有可樂也。行。謂行道。憂者。道與時違。而心有可憂也。違之。去之也。姚承菴曰。初九具有龍德。便是人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五

中之龍。可上下天。爲雲爲雨。以存澤天下矣。而時方在下。未可施用。姑隱以待之。此龍德而隱。與未忘世。故而隱。及甘心枯槁而隱者不同。朱子曰。確乎其不可拔。非專爲退遯。不改其操也。變樂行違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之意。

按乾之初九。夫子謂之龍德者。言其剛健無欲以立。體靈變不測。以致用也。而當其潛時。上未爲君相所知。下未爲時俗所信。在他人處。此必有阿世立名。以爲干進之階者矣。而惟龍德之君子。爲能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不易。卽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

死不變是也。君子出而用世。將以其道變易天下。使天下同心而向道。豈因世未見用。而遂肯遷就。以趨時乎。自古未有曲學阿世之流。能起而移風易俗。舉一世而維新之者也。然彼曲學阿世之流。志本好名。而名亦易成。何也。投時之所好故也。君子惟其不易乎世。則亦不成乎名矣。不成乎名。則安於遯世矣。且非特不成乎名也。又有不見是而非之。從而排斥之。以爲異學者矣。古有大德而必得其名。天下莫不見是者。惟其得位行道。功業已著。教化已行故也。若猶是布衣窮處。無所施用。縱使朋儕相遇。講道論藝。未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七

必無一二人知之。信以爲是者。然欲以成大名。顯當世。不見排于異已者。蓋絕少矣。而君子處之。不以爲悶。何也。見之明而守之篤。不以毀譽爲欣戚也。夫君子體備乾元之德。必以父母萬物爲心。果其乘六龍而寧萬國。此其所甚樂也。苟獨善其身。不見用于世。使天下之人。不得正性命而保太和。此其所甚憂也。憂樂之情。未嘗不切于已。而行違之勢。不能不聽于時。時當行。則行。萬無閉戶養高。置君民於膜外之理。時當違。則違。亦萬無希世苟合。枉正道以詭遇之心。若枉正道以詭遇。則其上焉者。不過爲管晏之流。致

時君以惟霸之烈而貽千古以器小之譏其下焉者必且爲後秦桀斯之續福不盈背禍溢于世矣尚可

以爲龍德哉君子之處潛也安于不成名安于不見是確乎其不可拔乃所以成其龍德也成其龍德是以能見能惕能躍能飛能充无咎无悔而爲天下所利見也潛之爲用大矣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未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李西溪曰易以二五爲中故九二曰龍德而正中三四曰重剛不中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天下之至善無過于中蘇紫溪曰正中以德言不以時言姚承菴曰二既解龍易以庸言庸行爲也聖人言行關天下庸常也用也常而可用天下莫加焉凡人視爲庸而忽之聖人信而謹之所稱龍德而正中者如此所稱君德如此

中庸曰善世猶言善俗即所謂天下文明也善世而不伐所謂德被天下而守之以謙也化則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至誠功業之盛也

按夫子贊易每卦必表明正中之義何也以人之德

行不正則邪不中則偏邪與偏者凶咎悔吝之所集也必於二五言之何也重君德也五居上卦之中有統理萬邦之任二居下卦之中亦有師率吏民之責皆必以表正建中爲化民善世之本若自處得正自處得中不惟自免於凶咎而天下臣民亦因以寡過所謂建極于上錫福于下者是也苟稍有不正不中則主極一乖百度皆失殃及于下亦必反中於上所

周易辨

卷之一

无

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是也是以古帝王授受之際必以正中爲心法千古相傳無以易此唐虞以來記言之史既載其說于書至文王周公繫易亦示其義于卦爻之內而孔子又從而一一表明之至于思作中庸即以中字名其書所以推闡前聖之正傳放黜百家之邪說者其用意極嚴至戰國時邪說愈滋中道愈晦有子莫者襲取執中之說以其似是而非者自鳴於世而孟子又從而辯斥之然惟正中之道不明於上是以在下之聖賢如孔子孟子者雖皆身體其道講明其說而卒不能大行于時有所教正於民俗由此言之表正建中必以君德爲先而後天下臣民有所視以爲標準易教之所以歸重于二五者職是故也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夫子兩稱之曰君



德者謂九二以正中立君德之極也。言九二則九五不言而自明矣。○龍德以剛建無欲靈變不測而名之也。然亦有龍德而未極于正中。如九三九四上九是也。九二龍德而正中則德乃盡善。故能曲盡養民之遺。乃可稱為大人。而為天下之所利見也。大人之所表見不外言行兩端。要惟本正中以為言。則其言為萬世不易之庸言。此夫婦之所與知。雖大人不能外也。舍此則為奇邪之言。而不可為訓矣。本正中以為行。則其行為萬世不易之庸行。此夫婦之所與能。雖大人不能違也。舍此則為詭僻之行。而不可為法。

周易辨

卷之一

幸

矣。凡人以為庸而忽之。於是有言浮于行而不信者。有行違其言而不謹者。大人不言則已。言則必與行相符。而無有偽而不信者也。不行則已。行則必以正中為準。而無有肆而不謹者也。一有不謹。則邪得乘之。而誠有不存矣。夫邪有自外人者。有自內出者。惟大人為能審其隙而閉之。故不遁聲色。不殖貨利。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所以開其外也。不顯亦晦。無戰亦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所以開其內也。內外相閉。則顯微無間。而邪端盡絕。誠乃獨存。此真可以善世而幾於化矣。願善之出于我者。無窮期而善之加于世。

者亦無限量。惟大人所以自善者。有日新不已之功。故其所以善世者。亦有鼓舞盡神之用。彼務功伐。能得少為足者。乃小器易盈之儔耳。大人則雖善蓋一世而淵然若虛。何伐之有哉。夫是以德日博而民自化。化者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之謂也。惟其正中之德。有以建極於此。故民皆歸極於彼。此可謂曲盡養民之道。全乎君民之德者矣。故曰君德也。九二之大。人如此。則九五之大人亦然。所謂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者。何從而合之哉。固即此龍德而正中者。有以立之極。而授之準耳。

周易辨

卷之一

至

此所以皆稱為大人。而為天下所利見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按此釋九三所以處危地而无咎也。九三之位。在下之上。故為上位。在上之下。故又為下位。在下之上。則下之事專制在我。故其心易驕。驕則其所以率下者。每不以理。而以勢。故其責人也常苛。而自責也常恕。此下之所以多不服也。在上之下。則上之事責成在我。故其心易。



憂○憂○則○其○所○以○應○上○者○每○不○以○實○而○以○文○故○採○春○望○或  
見○有○餘○而○考○事○功○恒○見○不○足○此○上○之○所○以○多○不○信○也○下  
不○服○而○上○不○信○則○咎○將○日○深○而○危○之○者○至○矣○周○公○教○之  
以○終○日○乾○乾○夕○惕○若○者○果○何○事○哉○亦○教○之○以○進○德○修○業  
而○已○矣○本○諸○身○者○為○德○措○諸○天○下○者○為○業○進○德○謂○德○已  
成○而○加○進○之○也○修○業○謂○業○已○立○而○增○修○之○也○德○與○業○雖  
有○體○用○之○分○而○進○與○修○實○合○內○外○為○一○德○不○進○則○業○為  
無○本○而○徒○以○氣○魄○為○恢○張○以○智○術○為○補○湊○必○有○奇○於○始  
而○怠○於○終○功○成○於○外○而○孽○生○於○內○者○矣○業○不○修○則○德○為  
徒○善○文○教○失○宜○固○無○以○達○文○明○之○化○武○功○不○振○亦○無○以

矣○故○忠○信○以○進○德○立○誠○以○居○業○要○在○不○欺○其○所○知○耳○蓋  
德○之○所○當○至○業○之○所○當○終○在○凡○人○或○有○所○不○知○君○子○未  
有○不○知○者○也○知○吾○德○之○所○當○至○則○必○至○之○內○盡○其○忠○而  
外○彰○其○信○如○水○之○必○濡○火○之○必○熱○是○故○可○與○幾○也○良○以  
君○子○進○德○不○於○其○著○於○其○微○幾○者○動○之○微○也○君○子○有○知  
幾○之○智○即○有○決○幾○之○勇○此○幾○之○所○以○無○時○而○不○動○即○德  
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也○知○吾○業○之○所○當○終○則○必○終○之○以  
辭○發○其○端○即○以○誠○竟○其○緒○行○不○廢○於○半○塗○功○不○虧○於○一  
貨○是○故○可○與○存○義○也○良○以○君○子○修○業○以○義○起○必○以○義○成  
義○者○事○之○質○也○君○子○有○見○義○之○明○隨○有○赴○義○之○誠○此○義  
之○所○以○常○存○而○不○亡○即○業○之○所○以○日○修○而○可○居○也○以此○居  
上○位○則○凡○所○以○率○下○者○皆○其○躬○所○自○盡○者○也○初○非○倚○勢  
以○陵○下○而○何○驕○之○有○以○此○在○下○位○則○凡○所○以○應○上○者○皆  
其○實○能○代○終○者○也○初○非○空○文○以○塞○責○而○何○憂○之○有○所○謂  
終○日○乾○乾○夕○惕○若○者○其○事○如○此○雖○危○无○咎○豈○幸○也○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按○此○釋○九○四○之○所○以○進○无○咎○也○言○九○四○以○龍○德○之○君○子  
進○居○近○君○之○位○非○有○食○祿○寵○利○踞○踞○高○位○之○私○意○也○乃  
欲○及○時○行○道○以○免○失○時○之○咎○耳○然○曰○上○下○无○常○進○退○无

恒何也。蓋古者天子擇任卿相大臣，多取于有功德之牧伯，取其文武幹略，敬歷已試，民生疾苦，見聞已悉，人才高下，試用已多，然後入相天子，可以左右宜方，明目達聰，盡收其股肱耳目之實用，斷未有如後世近臣優游養望，純襲虛聲，徒持文墨，不諳吏治，而得以坐進此位者也。今以詩書次之，周公太公召公既封於魯，於齊於燕，仍入爲師傅，衛武公穆公仲山甫亦以侯伯入相王朝，及四方有大事，則天子之公卿亦出而兼牧伯之任。禹益既治水，又征苗，周公召穆公仲山甫皆四出征討，畢公以翦亮四世之元老亦出而保釐東郊，一人之身而或爲相，或爲將，或在內，或在外，是上下无常，進退无恒，蓋古者任相之通例也。但後世之人相者，有貪慕寵利，擅作威福，而敢于爲邪者矣；有游視外吏，希賂近地，而急于離羣者矣；若龍德之君子，不貪名，不伐善，愛勤惕厲，與時偕行，所從來者素矣，故雖登庸之日，猶且推賢讓能，難進易退，豈猶有爲邪離羣之私心，而苟以爰立爲尊榮者哉？然而時之所至不可失也。人第知大臣躁進者有咎，而不知失時者亦有咎。躁進之咎，患止於一身失時之咎，患貽于天下。乾之時，聖作物覩之，君首出庶物，以咸寧萬國，爲已任，而閑邪存誠之九二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重

知至知終之九三，亦各時乘御天以推致其德業爲已。職九四處近君之位，在上下之交，所爲奮庸熙載，上佐在天之雲雨，下普在田之德施，使下情畢達，上澤不壅者，四之職也。所爲勞格，俊乂列于庶位，共爲帝臣，使潛德升聞，野無遺賢，皆四之職也。使當此時而不能日進其德，增修其業，則何以光輔五位之大人，倡九牧而阜兆民乎？此其咎之所不容辭者。龍德之君子，當潛隱之日，早以得行其道爲樂，以不得行道爲憂，而幸也位躋牧伯之上，身致卿相之尊，則納溝澹市之恥，未有不日夕在懷，而明光上下勤施，四方之德業，未有不夙夜匪懈者。豈復以爲邪離羣爲嫌，而苟避形迹，過爲退讓，以幸此盛時，違我素願乎哉？此九四之所以進无咎也。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按此釋九五利見大人之義也。蓋大人尊居五位，其勢分雖殊絕於人，而其性情未始有異，從其未始有異者而推致之，使各得其所，同然而無所扞格于其間，此天下所由利見也。卽以物情言之，凡同聲者必相應，同氣者必相求，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雲之從龍，風之從虎

周易辨

卷之一

重

舉此數者以推其餘。應求之理。無物不然。而况大人與人同類者乎。夫以德之溥博。無所不被。而言謂之大人。以心之神明。無所不通。而言謂之聖人。惟聖人之心。無所不通。是以否隔不生。而壅蔽盡去。故能與天下相應。相求。得其所同。而無所扞格于其間也。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自古。若天下者。豈無天姿英妙。足智多聞之。主然或喜。怒愛憎一念之私。未化或左右親近一言之聽。有偏則雖家庭之內。父子兄弟之親。且有不能自白其情者矣。况其疎者乎。朝廷之上。公卿侍從之近。且有不能自明其志者矣。况其遠者乎。至於聖人則無此患。

周易辨

卷之一

美

矣。聖人所以自求其心之通。以除天下之蔽者。其始必由學。聚問辯以極于大明。終始其繼必由信。謹閑存以極于純粹。以精則身心之間。表裏洞達。可以獨見而無愧。自可以其見而無疑。由是援引同德之人。置諸左右。使爲股肱耳目之司。而其爲股肱耳目者。又援引同德之人。布之邦國。使任統衆牧民之職。則上下內外之交。相通爲一。遠方之賤吏。視堂陛如狂席。而一介之小民。視君長如父兄。然而聖治愈弘。聖心彌遠。華聲色貨利。覩逸遊田之類。人情之所易溺者。絕不以累我清明之躬。而於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徒。人情所易惑者。終不

得以售其夤緣之術。如此則一人之光明。偏照天下之視聽。豁然一似披重雲而視朗日者。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惟其親之。是以親之。凡物之生。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各從其類。則各得所親。聖人之見親于人。亦以類相從也。自非聖人。則否隔之患。生而堂與陛。遙若胡粵矣。乘蔽之弊。積而朝與野。判若天淵矣。物生其時。如毒霧障天。滿目昏塞。欲一覩聖化。且不可得。而欲其親之如父母。又可冀乎。由是思之。飛龍在天之大人。所以使天下利見者。無他術也。明於同然之理。而又得其推致之方。使無所扞格于其間而已矣。不然天下亦何

周易辨

卷之一

老

所利而見之哉。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按此釋亢龍之所以致悔也。貴而无位三句。向來解者不曉。所謂止以不知上位爲何位耳。今以師傅大臣當之。則其義甚明。夫人臣以道高德厚。爲天子之師傅。可謂至貴矣。至高矣。然六卿以下皆有位。師傅无位也。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既不備。官是无位也。亦有以卿兼師傅者矣。然卿是其位。師傅仍无位也。又人臣至此尊貴已極。自此以上无位可

耳

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按此直以下字釋潛字言位卑不得大行其道故當養晦以需時

見龍在田時舍也

馮厚齋曰舍與出舍於郊之舍同項平菴曰舍讀去聲所止之處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按本義言九二未為時用則舍字當作上聲與井初六之時舍同義矣夫井之初六井泥不食禽鳥亦莫

之願固當為時所棄若乾之九二上文言其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則既為時用矣豈得與井之初六同日而論哉馮項二家作出舍於郊之舍最有斟酌蓋天之立君本以養民而養民莫急於田事故古者天子諸侯省耕省斂以行補助莫不親歷田間問民疾苦如召伯巡行阡陌衛文公稅於桑田齊景公出舍於郊之類皆時舍之實事也古之人君既能親歷田間以勤民事故其民亦得躋公堂而稱兕觥君民上下情誼相親歡如父子此又體仁長人實事之可驗者九二有親民之責時當舍止於此故云時舍其義甚明末世君臣不識乾元之理不以體仁為事簡忽民務荒棄田功惟以談宮大廷為養尊處優之地而窮舊部屋祁寒暑雨胼手胝足之情狀會未有接於目而動於心者豈復知在田為何義時舍為何事哉世儒學易探玄索渺好高而不適實絕不講求及此此則學術既疎無怪乎治功之不舉矣可慨也夫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按虞書言用人之法明試以功至於任用大臣亦必先

試而後用堯之於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此由歷試而後知之也。然曰：歷試則廢。故出自朝廷。此曰：自試則欺。懔存乎內，省不待考績之日，已有以自知而自信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按：上治者，上先自治也。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上治。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周易辨

卷之一

卑

按：陽氣潛藏，說者以爲氣運之氣，非也。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君子之修德也，即所以養氣也。德由微而至於著，氣亦由微而至於壯。初陽在下，潛藏勿用，養其根以俟其壯，則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皆以勿用而養成之也。不然，何以當陽躍飛亢之大任而處之祿如無少疑懼乎？如以氣運言，則氣運衰亂時，固當隱而勿用矣。假使氣運方盛，如唐虞成周時，而吾德未成，吾氣未壯，可遂輕出而爲世用乎？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按：上言九二德博而化，則已見天下文明之象矣。惟龍

曲盡養民之道，故衣食足而禮義興，教化行而風俗美。天下之文明，孰有過於此者？豈區區稽古禮文潤色太平者比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按：革命之說，因此革字而附會之也。不知所謂乾道乃革者，言九四進居一人之下，與九三位在牧伯之間者，其事任不同，則所以行其乾道者亦異。九三所任者，係一方之利病，九四所任者，係天下之安危。九三職在統御，其道利用剛；九四職司調變，其道利用柔。九三下臨

周易辨

卷之一

卑

史民德業，不妨於顯著，而九四上承天子功名，總不敢自居。故九三之任事也，若勇；而九四之任事也，若怯。其未進此位也，非審之又審，不敢進也；及其已進此位也，非斂之又斂，不敢安也。是四與三之乾道一也，而所以行其乾道者，至四而變矣。故曰：乾道乃革也。若遂以爲革命之革，不特理悖，併文義亦不通矣。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按：在天字，正所謂天敎天秩天命天討之天也。然惟秉天德者，方能代天之工。若或喜怒愛憎，徇私妄行，是不能位乎天德，而上無以自治矣。烏能治天事？夫子此

言釋在天之義甚明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李隆山曰時行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按此再申象傳之意也乾之四德文言已析言之然君子之行此四德者非一一而求全之也亦惟專致力於

周易辨

卷之一

聖

乾元而已元爲萬善之長而惟乾之至健者乃能去私以全其德故夫子屢稱爲乾元乾既全乎元之德則萬善於此乎始即於此乎通而利貞亦兼備乎其中矣何也利貞者即乾元之性情也聖賢有此性情凡愚亦有此性情第患無健行不息之真心以克全其元善耳誠能健行不息以克全其元善則吾之性情既正而美利之及于天下者不言所利而隨在各足此乾元之所以爲大也要之亨利貞統于元而一元之德全乎乾則捨元而獨言乾而乾之大愈可見矣乾之爲德也剛健無欲以立體中正不偏以致用而其所爲中正者純一不

雜粹美無疵以極其精備此衆善乃成爲乾此乾之所

以爲大也是則養皇名卦爲乾蓋已隱括文王四德之

蘊而盡天下之美利於不言之中矣乃周公又就六爻

而發揮之何也一卦之情得六爻而旁通之也蓋自乾

元而統言之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固已見其性

情之至正而就乾元之施用于六位者而分言之則所

謂潛見惕躍飛亢者處之各盡其道又足以見性情之

各正故有得於乾道者乘時致用天下未有不平者也

時乘六龍者體乾之君子乘六位而施朋也御天者治

天事也雲行雨施者乾元之運行也天下平者各正保

周易辨

卷之一

乾

聖

合萬國咸寧也夫天下大矣御之不得其道雖竭天下之智名勇功以經營于其間欲求一日之治平而不可得而惟乾道之剛健中正純粹精者爲能端拱以致之如唐虞以廣運而成雍熙之化成周以無逸而臻刑措之風皆實效之可驗者由此觀之一善全而萬善咸備一心正而萬方以寧操術簡而收效博道無大於乾元者君子所以專致力於此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勿用也

朱子曰行而未成只是事業未就如伊尹居莘時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按寬居仁行此九二所以爲君德也上文閑邪存誠已見仁行意善世不伐已見寬居意而此又申言之耳然必由學問而入亦由學問而成學問者格物致知徹首徹尾之事也使學不足以聚之問不足以辯之便不能大明終始而於德之全體大用未能徹見縱使天姿寬厚賦性仁慈不能助合天則歸於正中則寬而失于縱仁而失于柔其爲君德之累大矣此學問二者所以爲

周易辨

卷之十

乾

聖

成就君德之急務也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勤於學問者高宗之賢也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成王之賢也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堯之聖也而稽于衆舍己從人舜之聖也而好問好察湯之聖也而仲虺教以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武之聖也訪于箕子而知洪範訪于師尚父而知丹書乃能聚古今之精英而不遺辨事理之是非而不惑此所以寬居而不失之于縱仁行而不失之于柔代天養民以成其君德而奏咸寧之盛治也至于後世英主亦有投戈講藝乙夜觀書者然已不若聖賢學問之廣大精微矣而其下者不過涉獵書史好工文華

此與俗儒記誦詞章之陋習無異耳學問雖勤曾何裨於君德之毫末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

周易辨

卷之一

聖

格於形體而不能相迫大人無私與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按此中言大人之德之盛也其所以成此德者在於學問閑存九二已言之詳矣故九五不復言而第言其德之盛非有加于二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

此第六節復中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一終

周易辨

卷之二

吳

周易辨卷之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按乾坤雖分兩卦。而道不相離。但乾主唱。坤主和。乾主生。坤主成。先後之序。不可紊耳。觀象爻辭甚明。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

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

周易辨

卷之二

十

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蘇紫溪曰。坤卦辭。元亨二句。就地道說。君子以下。就人

道說。觀象傳可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始生而通也。利

牝馬之貞者。順以受天之氣。而健以代天之終也。攸往

以下。當以先迷為一句。後得主為一句。利為一句。象傳

云。後順得常。文言云。後得主而有常。可見通卦之旨。只

是以陰從陽。蓋地道也。陽先陰後。故地以承天為得主。

臣以從君為得主。得主即利也。坤位西南。故往西南。則

得乎陰之位。是以陰從陰也。往東北。則失乎陰之位。是

以陰從陽也。以陰從陰。謂之得朋。不過與同類為朋耳。



惟喪其朋黨而一心於從陽則得主之慶可以有終  
程傳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  
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含包  
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  
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取化焉為象者以其柔順而  
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非健何以配乾其動  
也剛不害其為柔也先唱則進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  
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  
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  
蘇傳兩陰不能相用故必絕類離朋而求主於東北

周易辨

卷之二

二

熊仁叔曰陽明陰暗先乾而行則進而失道後乎乾則  
得乾為主而利也西南坤本鄉與兌離巽三女同居是  
為得朋出而從乾與震坎艮三男同居是為喪朋金  
汝白曰陽陰之主也陽先陰後乃理之常陰先則反常  
而失道後則得其主而有常此陰之所以利也項平  
菴曰地之交乎天臣之事乎君婦之從乎夫皆喪朋之  
慶也丘建安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  
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無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  
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按本義云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孔子則曰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又曰德合无疆又曰厚德  
載物又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是坤之至順孔子亦  
必以德行言之不徒言其性也如以性則凡為陰者  
其性皆順然有明於天道之所當然而順得其正者  
如大舜得親順親之順是乃可謂天下之至順也有  
不明於天道之所當然而順非其正者如侯臣何意  
順旨之順是乃徇私縱欲陷於不義雖名為順而有  
大不順者存焉尚可以為至順乎況陰性之柔暗不  
若陽性之剛明故聖人繫辭至坤惟恐其昧於天道  
之正而入於人欲之邪也必明示以利害之關得失

周易辨

卷之二

三

之辨如先迷後得主之戒文王固已見之卦辭及周  
公繫六爻以其半示陰順之利六二六三六五是也  
以其半示陰順之害初六六四上六是也二聖立言  
大義昭然皆教人於德行之間擇其所謂至順者而  
行之然後有以全其性而與乾相配也讀坤卦者空  
致思焉○坤之為言順也易順乎順乎乾而已矣象  
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言坤非離乾而自  
為坤也坤之元亦非離乾元而自為元也乃順承乎  
天焉耳坤惟順承乎天故乾之所至坤亦至之坤能  
至乾之所至故博厚之載物與高明之覆物者同功

而至順亦待乎至健矣。所謂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者。苟非順承乎天。則曷能有此乎。所以坤之利貞。特著牝馬之象。蓋言牝則明其有牡者在。牝馬不能離牡馬。以資生。則凡為坤者。豈能離乾而自為生乎。惟不能離乾而自為生。此所以不能不順乎乾也。文王猶恐人不明於牝馬之義也。又申言以明之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言坤德。君子欲有所行。必當求其所主。乾者坤之主也。主之所在。宜處其後。勿爭其先。蓋陽明陰暗。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得主為

豈有是哉。夫坤與乾分言之。若相對待。而夫子贊之一則曰。乃順承天。再則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是坤之所以為至順者。一以從乾為義。明乎此義。則卦辭之牝馬也。後得主也。喪朋也。總此一義相承。蓋反覆以示乾之不可不順耳。

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李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或曰。坤者。臣道也。在人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初六履霜。堅冰至。策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六陰爻之各。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則順習也。

按坤與陰本一物也。然坤以德言，所謂天下之至順也。故無不善焉。陰以質言，質有純駁之不一，故其所以爲順者，有善有不善焉。其順之善者，爲循理無違之順；此明於承天之義，而順與健合者也。其順之不善者，爲阿意順旨之順；此不明於承天之義，而徇私縱欲，陷於不義者也。易之爲教，極廣而研幾，故周公於坤初之辭，未言其順之利，而先著其順之害曰：履霜，堅冰至。蓋一陰始生，乃微陰也。陰則順而易，狎微則隱而難辨。此人情之所忽而不及防者。不善之端，禍機之伏，常在於此。自非剛明無欲謹幾識微之君子，往往始於易狎而終於難制。始於莫辨而終於戰爭，是其所爲順者，乃有大不順者存焉。既失防於始，而欲挽救於終，已無及矣。故履霜言其始，凝見消弭之方，當及早也。堅冰言其馴致，見首惡之名有所歸也。陰固當從陽陽不當思，所以制陰乎哉。

周易辨

卷之二

六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按坤之六二，進於初之上矣。若以陰類言之，此陰方浸長之時也。惟其以柔居柔，得中得正，爲得坤道之純者，是能明於承天之義，安於化馬之貞者也。故周公繫坤

二之辭，不復言其順之害，而極言其順之利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得坤道之純，爲天下之至順，故其制心也，動念皆天而不雜以私曲；其制事也，舉足爲法而不入於偏邪。蓋當其靜也，既洞察於善不善之途，而無所混；故其動也，遂克全乎有善無不善之理，而無所疑。見道愈明，操脩愈密，一念正直，則念念正直，一事有方，則事事有方。此德之所以大而不孤也。其始或由習而後安，其既乃安焉而若性，此行之所以不習，无不利也。豈非辨之甚明，是以行之不疑也哉？夫子贊之曰：地道光也。光與述相反，陰之善不善分途在此，故君子貴乎

周易辨

卷之二

七

辨之早也。玩不習，无不利之辭，則坤以簡能之意可見。○胡雙湖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藏於中者，畢達於外，而無所回隱，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地之無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地道之光，自然然而然，人之德能如地道，則豈待學習而後利乎？○又按繫辭傳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又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動謂動作也。凡卦之事，必於六位觀其設施，就其設施

之得失而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故聖人於六爻未有不  
言其動者。凡吉凶悔吝靜時未可見。必於動處見之。自  
一念之動以至形於設施措置一切經營事業皆動也。  
若寂然不動安得有吉凶悔吝之可斷哉。故於六爻言  
其動所以教人慎動也。研幾之學正在於此。如乾之上  
九曰動而有悔。坤之六二曰六二之動。蓋舉此二爻之  
動以例其餘耳。非謂此爻動而餘爻皆靜也。舉一隅不  
以三隅反。尚可與學易乎。又按爻辭所謂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者。本以人事言之。胡雙湖以地之生物成物  
爲言者。蓋卽地道以明人事耳。若專就地道言則泥矣。

周易辨

卷之二

八

世儒說易每坐此病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  
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按坤之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可謂不善之甚矣。而  
周公繫三之辭則又甚善何也。陰以從陽爲利。喪朋爲  
貞。故卽六三之以陰居陽者示順承乎天之義焉。三陽  
位也以陰居之陰陽合而成章文明昭著難以掩抑。然  
人臣之義以輔膺爲正。故教以含章可貞可貞者以含  
晦章美爲臣道之正。可固守而弗失也。或從王事者六  
五以在中之美發爲事業則三自有王事可從此時經

管四方告成于王。章美豈無發露之處。而三終不敢自  
居成績。不過代王以終其事。是始終含藏不自是露。乃  
益見純臣之說耳。然人臣之明此義而固守之者鮮矣。  
彼庸碌者職應代終而不能代終。苟且塞責以致王事  
隳廢。其才傑者力能代終而輒居其成。驕盈僭益以致  
臣道隕越。縱未至於凶國害家爲世大患。然識者必識  
其器小。識其無術。其爲不尤亦已甚矣。含章之君子當  
其任事之初固不敢露才揚己。至於告成之日終不敢  
矜功伐能。自非貞邪之介灼然不迷。有我之私銷鎔淨  
盡。何以能此。夫子贊之曰知光大也。則與六二之地道

周易辨

卷之二

九

光者同歸於至善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通實之名。謹密如  
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  
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避也。  
按六四處近君之地。爲股肱耳目之臣。乃王事所由  
以發擢賢人所由以登進者。而以重陰不中之小人  
居之。既無六二直方之德。又無六三含章之美。其不  
能佐理王事。明揚俊民也明矣。而其重陰固結以類  
相從。則始於履霜終於龍戰之禍。亦六四有以明矣。

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之也。文言所謂天地閉賢人隱。正以重陰不中之小人。一居近君之地。則上下不交。天地不通。賢人處此。惟有淡藏以避。各養晦以俟時而已。豈宜標榜才名。以犯小人之忌哉。以文言觀之。是括囊之戒。為賢人之當此時者設也。夫坤之時。上有通理之君。下有敬義代終之臣。宜乎賢人君子得以有為之日也。徒以輔相非人。遂成否塞不通之象。則甚矣。置相之不可不慎也。易之垂戒淡矣。程敬承曰。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舉而殺其軀。譽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李隆山曰。譽者咎之招。

則所謂王事者不屬之五。而誰屬耶。是五之不得為臣道。又明矣。且文言於六五。明曰。正位是五之正君位。而為天子為帝王。抑又無疑也。惟是易之為教。凡陰居尊位者。其質柔。其性暗。柔則不足於剛。暗則不足於照。臨故必教之下。賢求益。取資於剛明者。以發其明而助其斷。此非其心之善下者。何以能求賢若渴。非其德之至謙者。何以能受益於人。此周公於坤之六五。特取黃裳之象。以繫之。欲其以天位之尊。而法地道之卑也。坤之六五。既取此象。以示義。則凡他卦之陰居尊者。其義皆然。雖時變種種不同。而此義未嘗有異。誠以自古及今。居尊位者。未必皆剛健明敏之姿。則所以益其明而助其斷者。總不出下賢求益之一法。蓋不下賢。則必流於比匪。不求益。則必長其驕盈。此雖有剛健明敏之君。亦以此而至於敗德亂邦。況於柔暗者乎。此黃裳之象。所以特著於坤五。為萬世陰居尊位者之法也。而說者或以坤五非君道。豈不謬哉。○黃裳之象。蓋有數義。黃土色也。土之積也不厚。則負萬物也無力。坤之為土。自初而積之以至於五。此地勢之至高。土德之至厚者。有厚德載物之義。焉。土陰不能生物。得陽乃生。土暗不能照物。得陽乃光。五以陰居陽位。陰能從陽。得其生氣有。

萬物資生之義焉。藉其陽光有照臨萬國之義焉。黃之爲色配五土而居中有建中立極之義焉。黃中之色非由外襲乃積厚而流光者有根心生色暢四肢發事業之義焉。黃之爲黃兼此數義可謂備天下之至美矣。然不取象於上衣而取象於下裳者。正欲使陰居尊位者。顧名思義審所自處也。自處於柔暗則不得不求進於剛明。欲求進於剛明則不得不自挾其尊貴。故雖以位之至尊而恆持下下之心。雖以德之至盛而愈漢求益之意。然後能集天下之衆美以成其德。收天下之羣才以廣其業。此主德之所以不孤王事之所以有終也。所以

周易辨

卷之二

主

消履霜之漸開天地之閉息龍戰之禍者。實賴五以轉旋焉。洵可謂承天時行德合無疆者矣。如此而許之元吉非幸也。空也。郭氏雍曰。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色之至美者。裳下服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胡雲峰曰。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

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初曰堅氷至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上曰龍戰于野者著堅氷之戒於其終也。龍念潛曰。龍戰于野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能於始凝而早防之豈有今日之禍哉。上六已窮之道卽初六馴致之道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君子貴防其漸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解在用九條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周易辨

卷之二

主

周用齋曰。坤至柔未嘗自主其事。然乾唱卽和而勢不可禦。故曰動也剛至靜無所造作。然物各付物而不可易。故曰德方。

按坤之象離象傳贊之詳矣。文言又總括其大意而約言之。彖傳四字爲句。文言爲長短句。有行雲流水走筆成文之趣。總以明坤道之順承乎天耳。

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順也。

按初六一陰始生其端甚微人有悅其順而不慮其爲不善者矣此初六之順所以最可畏也凡非幾之始萌也必有其適意而可喜者以潛移其好德之良而後遂縱情於邪惡小人之始進也必有其善柔而可愛者以陰售其逢迎之術而後乃肆意於姦兇是則順之中有大不順者存焉自非剛明無欲謹幾識微之君子鮮有不迷惑於此者故履霜之象夫子直究其事於弑父弑君而推其漸所由來乃始於初六之順所謂辨之當早辨者正於其順處辨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是知言有逆

周易辨

卷之二

直

于○心○而○合○於○道○雖○逆○不○害○其○爲○順○言○有○順○于○志○而○不○合○于○道○雖○順○適○所○以○爲○道○也○明○于○此○義○者○然○後○知○坤○之○所○爲○至○順○矣○蘇○傳○始○於○微○而○終○於○著○陰○陽○均○也○而○獨○於○此○言○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災○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姚承菴曰直其正也二句非訓解乃直指之辭若曰此直非他乃此心本體之正也此方非他乃此心裁制之宜也此心具有此正義惟不敬始失其正且失其義君

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既立內外兼脩自然德不孤矣而大何待言哉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朱子曰坤六二末乃言不疑所行不疑方可入乾知處陳潛室曰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處

周易辨

卷之二

直

按坤之爲德要在安貞安貞必兼心與事而言敬以直內則所以存心者無不貞矣義以方外則所以制事者無不貞矣而其操存省察之要必以敬爲先敬必以明爲先不疑其所行者明之至也夫子推正義之功莫先於主敬又推主敬之功必始於不疑蓋擇之精乃可以守之一聖人示人入德之門如此後之君子爲法坤之學者舍此何從入哉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衆然而陳者皆陰麗于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

按繫辭傳曰三多凶五多功坤之三與五以居陽爲美一也然三空于含五空于發則臣主之分不同而多凶多功之義可見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來矣鮮曰坤本陰卦六四重陰又不中則陰居陽正天地閉塞有陰無陽之時賢人當謹守不出者以此。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徐進齋曰黃中中德在內通理文無不通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為黃中涵養熟矣操守固矣天

周易辨

卷之二

七

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是蘊于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無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為通理也。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蓋重內方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

按易之垂教凡陰居尊位者必以善下為其體良以柔暗之姿非取資於剛明委心於學問則無以發其聰明而助其剛斷也然能安於善下之體者必歸於通理之君自非通理之君則其心知有勢而不知有理既不通於理則亦不識天下有通理之人豈能虛心以受善舍己以從人合天下之眾美以成其至美

乎黃中者中德內明即所謂文在中者是也文在中故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故深知義理之可悅而忘其勢位之可矜所以雖在尊位而能欣然自下居衆體而不嫌于自屈也凡人之自恃高貴者外雖勉為謙受而中實拒之故內之蓄美無多則外之發皇亦有限惟通理之君安於居體者其心無所不受於是天下之眾美歸焉所蓄者厚則所發者廣是以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無一而非內美之洋溢也由此言之人主不慮美之不至而慮理之不通理之通者豈在他求亦求之文焉而已所以自古

周易辨

卷之二

七

無不學問之天子雖稟質剛明如乾健之主且必出學聚問辨以成君德而況於質之柔暗者乎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立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本義疑謂鈞敵而無小大之差也。

按自古亂臣賊子其始失於制防其終至於篡逆陰陽已成陽雖不服而與之戰其勢不能勝矣然陰終不能獨全者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春秋書法晉文召天王而書曰王狩鄆伯射王中肩而書曰王伐與坤之上六陰實制陽而書曰龍戰者同義皆所



以存陽體也。既有陽體。何以與陰類並稱曰血。以陽不能辨之於早。而卒成其禍。則陽衰而與陰同類矣。故稱血以見陽之失道也。所謂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百惡之名也。陰陽相傷。幾於莫辨。故曰天地之機也。然天玄而地黃。仍著其辨。蓋咎其不早。新也。夫陰剝陽而至於戰。陰之罪固不勝誅矣。然陽不能早辨咎將誰任哉。

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二終

周易辨

卷之二

太

周易辨卷之三

吳郡 浦龍淵 滑夫 著

上海圖書館藏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剛柔始交而難生。此夫子釋屯之所以為屯也。諸家解此。但云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然推之人事。不知所指。愚則以為天下之難。不生于剛柔定分之後。而生于剛柔始交之時。何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其亂極。

周易辨

卷之三

必復思治。此時柔者欲倚剛者以自安。剛者亦欲撫柔者。以有立。此剛柔之始交也。始交之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不特剛智角材者爭相雄長。比天下于逐鹿。即擇臣擇君者。彼此觀望。亦急欲資人。傑以建功。此難之所由生也。夫時方難生。何以曰元亨利貞乎。以其動乎險中故也。蓋九五方在險中。為亨屯之主。初九震動于下。為出險之才。亨屯之主。必資出險之才。而後動。是為動乎險中。動則能出險。是以大亨動。不以正則將益甚其險。是以利貞。然則亨屯之主。不宜輕有所往也。利在建侯而已。何以利建侯乎。以其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故也。方其始交難生之時。人皆好動。人皆造險。好動故雷雨之動滿盈。造險故天造草昧。天造猶言天運。草昧亂昧晦冥也。草昧之際。人事紛紛。不知所歸。人情皇皇。不知所向。而惟初能行正。則經綸之所出也。惟初能得民。則人望之所歸也。故必建以爲侯。而後可以徐理天下之紛亂。漸收天下之心。于是天下之難可平。故曰宜建侯而不寧。夫惟不寧。乃所以求寧耳。可曰建侯而天下已無事乎。雷雨之動滿盈。猶言雷動雲合。風馳電掣也。屯難之時。豪傑並起。世事紛擾之象。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周易辨

卷之三

二

按經綸治絲之事。理其緒而分之爲經。比其類而合之爲綸。屯之時。天造草昧。是以須君子之經綸。而經綸之用。未可枚舉。即以六爻之事言之。如六二從五而不從初。以立純臣之節。六四求初以輔于五。以成建侯之勢。分與合各得其正。此即經綸之大端也。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按磐。大石也。桓。大柱也。以此取象。便見初九爲天下柱石。屯時之所倚重。不止喻其不輕進也。貞爲亨。屯之本必自居於貞。乃可以出。而正天下。若徒尚權謀術數。自

謂有濟時之具。而利天下之多難。以爲功者。此造險之徒也。縱有小得。安能大亨。故惟磐桓居貞如初九者。乃利建以爲侯也。夫子推侯之所以宜建。而贊之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知初能行正。且能得民。則九五亨屯之主。急宜建侯。以行正。建侯以得民。資能動之才。以成出險之功矣。初位最下。未居用事之地。五應在二。未能越次用初。然以震動之才。得民於下。五欲亨屯。非得其人不可。故夫子特推明之。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周易辨

卷之三

三

按六二與五爲正應。此君臣之定分也。往而從之宜矣。然初剛在下。而得民。二與初切近。有迫而相從之勢。故二不能遽進而從五。有屯如遭如之象。遭。回也。二居初上。有乘馬之象。乘馬可以致遠。然二不願從初也。故有班如之象。程傳。班。分布之義。下馬爲班。與馬異也。然初非爲寇也。乃求婚媾耳。蓋二居下卦之中。亦係君侯之位。初當屯時。志在行正。近交於二。以圖共濟。此同舟之誼。急切相求者也。而二守女子之貞。不肯近從于初。必欲遠歸於五。故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本義。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十年乃字者。言一之乘

志不渝也。二當草昧之時，堅守臣節如此，是雖無濟屯之才而有居貞之守，不失乎經常之道，亦可以愧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者矣。豈以其才不如初而少之乎？然自九五言之，則此女子之貞乃小者之貞也，也在二守之則可在五泥之則不可。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蘇傳：勢可以得民，從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建之，使攸其民者，九五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非徒不得而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于陽，無其德。

周易辨

卷之三

四

而有求民之心，譬猶無虞而以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勞，故曰：君子幾不如舍。

按亨屯者，必以建侯為先。猶即鹿者，必以虞人為導也。六三才弱而好動，貪於所求，而上無陽剛之應，如即鹿而无虞，惟陷入于林莽中而已。夫已實無才，自當從人。若無其人，自當舍去。此幾之易見者，但草昧之世人皆好動，不能自己，求其見幾明決，知難而退者鮮矣。故教之以君子幾不如舍，苟或貪功倖勝，往而不返，及至事窮勢蹙，羞見江東父老而後去之，不已晚乎？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六二比初，初為其馬，乘馬班如，是不願從初而班也。

六四應初，初亦為其馬，乘馬班如，是不早識初而班也。

第六四上輔九五，處險難之中，而無山險之才，幸與初

九正應，此四之婚媾也。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此常情也。

而在屯之六四為尤急，果能求初以往，則吉无不利，初

以得民之侯，展行正之志，此初之利也。四倚柱石之材，

荷棟梁之重，此四之利也。五收策力之効，免屯膏之凶，

此五之利也。故曰：吉无不利。蕭相國之識，拔淮陰，張子

房之封王，信越其事，類此。此真可謂明于天下之大計

周易辨

卷之三

五

者，故曰：求而往，明也。往，謂往而有為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按九五為亨屯之主，身在險中，利在建侯以行正，行正

以出險，初九在下而大得民，正宜大破常格，越次以建

之，則屯難可濟，而膏澤之所施者廣矣。若專於所應，止

用二而不用初，是屯其膏而澤不下究矣。故曰：施未光

也。夫專於所應，如六二者，女子之貞也。女子從一而終，

義不二適，人臣事君之常道也。若人主濟天下之大難，

必須用天下之大才，以君用臣，何所不可？公卿牧伯之

中，苟無其人，即耕漁版築之儔，不難立舉而加之上位。

吾求以濟天下之大難。成天下之大業焉耳。有何常格之可拘哉。使一拘常格。而謂側陋之才。未可越次選用。是棄天下之英雄。以資敵國。委天下之生靈。以墜塗炭。大勢已去。不可復為。彼在位庸流。及一二苦節自守之士。誰則能支此敗局乎。故女子之貞。小者貞之則吉。大者貞之則凶。小謂六二。大謂九五。聖人明列吉凶二道。以告九五。正以多難之世。五所關于天下者大。故其辭特危。而說者遂以五為失勢之君。則以辭害意。失經旨矣。蘇傳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于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一。故專于應。為二則吉。為

周易辨

卷之三

本

五則凶斯得之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按上六居高乘五。切近亨屯之主。自可倚以有為。使亦能如六四之虛已以求初。則居高而招。其勢尤易。吉无不利。豈遂不若六四哉。不然。或能如六二之專意以從五。則於五不為無助。而上亦永有依歸。猶不失為識時之俊也。今觀其乘馬班如。是其志不堅於從五矣。而其所以應者。乃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六三耳。處屯難之中。上失所依。下無所應。途窮而慟。豈非自貽伊戚乎。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程傳。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按此釋蒙之所以亨也。蒙之性本可亨。而教者能行時中之道。以亨之。此蒙之所以得亨也。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時所當然。無過不及之謂中。如卦辭之或告或不

周易辨

卷之三

七

告。又辭之或包。或納。或擊。各當其可。皆所謂時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本義。我二也。童蒙。切釋而蒙昧。謂五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順。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按童蒙專指六五而言。以又辭六五童蒙吉觀之。其義甚明。序卦傳曰。物生必蒙。是凡為蒙者。無論貴賤。

皆所當亨也。而卦爻之辭獨以六五爲童蒙使求亨于九二。何也。蓋以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兼爲師者也。故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如其未能爲師。則必先虛己。以從師。蒙之六五。以少男而居五位。其位則天子也。其質則童蒙也。童蒙而不求師。則蒙不得亨。無以亨天下之羣蒙矣。何以稱君師之任耶。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九二也。當蒙之時。道在九二。二雖臣位。有師道焉。學記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五欲親師。以發其蒙。必學焉。而後臣之。其義當求我也。若五不求二。則二雖求五。而五志未應。雖欲亨之。其

周易辨

卷之三

人

可得乎。五既欲求二。則必當誠心以求之。誠心以求之。則二未有不能告者。以其剛中之才。善應不窮。故也。初筮言其誠也。再三瀆言其志有所分。不能誠且專也。若求之者不能誠且專。是五原無必欲求亨之志。二雖告以可亨之道。亦終無所啓發于五。反似二之多言以瀆五矣。故曰瀆則不告。瀆蒙也。夫童蒙之心。當其未亨。則爲蒙。及其已亨。卽爲聖。故作聖之功。全在養蒙而養蒙之道。全在得正。若求亨之志。誠一不二。則專歸于正。不入于邪。而聖功成矣。若志有二。三。則與邪相狎。必與正爲讐。蒙心一失。聖功永弊。不

可以爲人師。又可以爲人君乎哉。亨蒙雖不論貴賤。皆所當亨。然養文身爲帝王。故專言帝王求師之道。以爲先。開此一人之蒙。而後有以開天下之羣蒙也。諸家之說。皆泛言訓蒙。蓋止就尼山以後之師儒。以布衣而司木鐸之權者言耳。不知尼山當日。轅環歷聘。只爲窮居在下。不得與賓師之列。求亨此一人之蒙。而不可得。故僅以布衣司鐸。教授生徒。以延一線之道。脉而已。師儒之教行于下。而不得行于上。豈天下之幸。人主之福哉。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周易辨

卷之三

九

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竭。君子觀山下出泉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有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皆此意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按蒙初之刑與師初之以律同義。出師失律則凶。發蒙廢刑則吝。謂無以約束身心。防閑邪僻也。書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桎梏取防。閑不得。放縱之象。良以童蒙之時。聖功方始。邪與正不容並立。欲一之于正。則必絕之于邪。若防閑少疎。邪僻得入。則童心一散。而下可復收。永無入聖之路矣。故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言。發蒙而不加防閑。猶刑人之脫去桎梏。必至放逸而不返。雖欲教之以正。而不入矣。故吝也。虞書敷教在寬。謂有教無類。盡人而納之鈞陶。如九二所謂包蒙者是也。至於朴作教刑。夏楚二物。以收其威。以及左右

周易辨

卷之三

十

郊遂之。終身不齒。其教法未嘗不嚴。防閑未嘗不密。非謂以寬縱為在寬也。至于周官立法。以鄉八刑糾萬民。而又立師氏保氏司諫司敎等官。自王與國子莫不教以德行道藝。而糾其邪惡。過失如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戒成王。與凡羣僕侍衛。罔非正人。工誦詩。不離左右。其防閑之嚴密。殆與刑人之加桎梏者無異。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收其放心。故也。然古人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初不以為束縛而畏苦之也。及其養正既久。深造自得。則即禮法繩檢之中。自有泮與優游之趣。所謂立於禮而成於樂者。其正法之明效。固

然也。初言利用刑人。上言利用禦寇。發蒙擊蒙。兩言利用。總之養正之道。先在閑邪。而閑邪之法。嚴于禦寇。所以一童蒙之志。收作聖之功。其要在此。故周公於初爻首發之。豈痛懲而暫舍之之謂與。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胡雲峯曰。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性陰有蒙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楊誠齋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周易辨

卷之三

十

程傳。子之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徐進齋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雖有善教。無從入也。

按九二曰。包蒙。則羣陰皆在所包。曰。納婦。專主六五而言。明致君為覺世之本也。以九二為師。則五當遜志以求有婦。從夫之象。以六五為父。則二當竭誠以事。有子克家之象。自古君臣之交。未有不如是而能相與以有成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程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瞞，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李隆山曰：屯之六二，近初九之陽，而正應在五，然震之性動而趨上，令初而歸五，故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六三，近九二之陽，而正應在上，然坎之性陷而趨下，舍上而從二，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

周易辨

卷之三

主

按卦曰：利貞，初九正法，總欲為童蒙防其邪僻也。故即六三以發其義。二納婦，納其順也。三勿取，絕其不順也。絕其不順者，乃能同抵于順。此包蒙所以吉也。不然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而盡包之可乎。○金夫，指九二，同一九二也。五應之則吉，三比之則不利，何也。五應二正也，以道義相從也。三比二不正也，為勢利起見也。此羣蒙之敗類者，蒙心喪矣。與女之見金夫者，何異。故絕之，使童蒙無比匪之傷，為戒深矣。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本義：既遠于陽，又無正應，為困于蒙之象，可羞吝也。能

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張中溪曰：天下之蒙皆可教也。苟能隆師親友，則困而知者，與生知學知一也。若終於困則吝矣。楊龜山曰：陰資陽以為明者，六四之困，遠陽故也。陽資陰虛實，謂陽也。

按六四近君，君之蒙方賴以亨，而四重陰不中，其蒙特甚，又不能親就二陽以求發，是已之蒙先不得亨。又何以亨。君之蒙乎。夫處密勿論思之地，而無朝夕啓沃之功，過虛中納誨之君，而無陳善閉邪之益，則將焉用彼相矣。故可羞也。夫子言其獨遠實者，責四之困而不知自強，明師在前而不知求也。四苟能求

周易辨

卷之三

主

師則在我上者我師之，在我下者我亦師之，何患二陽之不我近。重陰之不可發乎。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其象為童蒙。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楊龜山曰：五居尊位而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答。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程傳：舍已從人，順也。降志下求，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

按六五居至尊之位。是君而兼師者也。然必先自發其蒙而後有以亨天下之羣蒙。故其求師也不得不柔順以聽命。其學道也不得不遜志以求入。惟柔順以聽命。則好善忘勢。而後為之師者。乃能樂告以善道。惟異志以求入。則深造自得。而後其所學者。乃能左右逢其源。此蒙之所由亨。聖功之所由成也。故曰童蒙吉。夫曰童蒙。則其心純一。不為邪僻所誘。故其向道專專。其順已可見矣。然使順而未異。則雖外有隆師重道之名。而內乏沉潛體會之實。未有能優入聖域者也。且所謂蒙者。非盡顛愚無知之謂也。凡學

周易辨

卷之三

古

未至于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則猶之乎蒙也。故愈異則愈入。愈入則愈通。無所不通。斯之謂聖。而後乃能照臨天下。導一世之羣蒙。使各回心而向道也。異之一字。真有味哉。居五位者。玩易至此。烏可以自足其智而不復求進。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張舜元曰。諸父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居上。擊蒙以懲其惡。

按六五童蒙之主。引之以正。則為聖。誘之以不正。則為狂。克家之子。引之以正者也。見金夫之女。誘之以

不正者也。不正之害。正其禍甚于為寇。上九之擊蒙。所以禦寇也。使為寇者不利。則禦寇者利矣。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擊去一不順者。則上下皆順。上之不致蠱惑。君心下之不致傷敗。民俗此一擊又曷可少哉。上九之擊。與九二之包。似乎相反。而實相成。此養正之善術也。而謂上九遇剛。反為蒙害。然乎否乎。

三三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周易辨

卷之三

圭

按需須也。為急切相須之義。九五位乎天位。身當天下之大險。非三陽無以共濟。此九五之必須三陽也。三陽在下。雖有濟險之才。非九五之篤信真知。則不敢冒險。輕進。此三陽之必須九五也。需之為須。大義如此。故曰需須也。所以相須者。為險在前也。險在前。不得其人。則無以濟。如三陽剛健之才。足以入險而出險。此所謂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者。惟能自處于不困窮之地。是故有以濟險而為九五之所必需也。九五既需三陽以濟險。必其孚足以相信。光足以相照。而後上下之情可通。故曰有孚。光亨。又必其所以相信相照者。一出于正。



而後上下之交可以相得而相安故曰貞吉然九五何以能如是乎爲其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惟位乎天位則勢尊而權重力足以提挈三陽而三陽乾行至健各秉天德非權勢之所可邀寵利之所可誘惟九五得正得中道同志合是以不戒而孚不約而固此三陽所以能出身而任天下之事成濟險之功也假使位非天位固不足以拔擢羣才使德非正中亦不足以契合天德即君臣之間猶恐不能有終又安能涉川而有功哉嗚呼有天下者無時而無險無地而無險也遠而邊境近而官府禍機所伏往往起于不測而成于不制雖聖明之

世亦所不免第患人主不知其爲險即不知需才以濟有才矣又不能篤信真知行正道以成功卒之淪胥而莫救者豈少哉是何可不熟講于需卦之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按天之施澤于下也必需雲氣之上蒸君子之有功于時也必需羣才之輯濟羣才戮力臣主一心天下事不足憂矣故可以飲食宴樂也不然食且不能下咽而何宴樂之有哉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於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按乾之三陽既得九五之孚光則九五之險三陽直以身當之矣然所當之任有大小所處之地有遠近如九三位高任重力能禦敵義當犯難而行故徑與險薄而九二次之初九又次之初居潛隱之地而時方多難不得不出而圖吾君其需於郊也亦足以明致身之義矣惟距寇尚遠自不必犯難以爭先而止宜以持重爲常度則在三已見後勁之有人而在初不以輕敵而取咎此固初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于初者義當如是也

楊龜山曰乾道上行爲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于其所未爲失常也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於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在友邦之列而誼切同仇不得不亟起而赴難其需於沙也距險地已不遠矣寇未有不議所以沮之者故小有言然吾之居心也寬不以敵人有言而忿疾以激之處事也中不以敵人有言而自撓其定計如此則三雖外迫于寇而二常留餘地以助三使三無還顧根本之慮此固二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於二者義當如是也 吳臨川曰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敎

憤不敗也。

三有專征之責而身臨敵境不得不仗義以率先其體於泥也。固將犯難而前矣。寇未有不逆命而相抗者。然五方身當大險。三亦何敢辭難。故周公不以致寇繫凶客之辭。而夫子亦以敬慎明不敗之故。與解六三之致寇辭同。而旨異。此又九三之所以剛健而不陷也。五之所需於三者。義當如是也。說者多以自我致寇。謂九三過剛不中。自取禍敗。此迂儒之見。不達古今事變。亦不察九三為何等力量。故有此論。夫五方在險。三義當犯難。使三不致寇。是以賊遺君父而五自受其災矣。豈

周易辨

卷之三

太

能宴樂自如。且寇為君患。但論臣子之義。當救則救。豈能必寇之不與我抗。禹之征苗也。苗民逆命。未聞有以致寇咎。禹者。啓之征。扈也。大戰于甘。未聞有以致寇咎。啓者。使周公不致寇。何以破斧缺斨。使宣王不致寇。何以執訊獲醜。而獨以致寇為三咎。何哉。三上援九五之險。其義甚正。下有二陽同德相助。其勢甚壯。乾性至健。恒易以知險。其料敵甚明。常危險之衝。以乾惕為心。其臨事甚慎。自我致寇。蓋度其可致而致之。非如武夫書生姑試漫嘗挑釁。速禍者比也。夫子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原其所以不敗。由於敬慎。非戒辭也。

六四需於血。山自穴。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

按六四險地。本為寇者也。而此以君子處險者而言。則是身當殺傷之地矣。故為需於血之象。然陰柔無濟險之才。急需三陽以救難。惟有順以聽之而已。其始也。據穴以自固。而其繼也。遂得出穴以自寬。以此知三陽剛健而不陷。故能出人于穴中。而四有容人之度。無忌才之心。卒能自免于難。故夫子贊之曰。順以聽也。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按說者以酒食為宴樂之具。然爻辭無宴樂之文。則直以需於酒食。示急切相須之義耳。蓋人主身當天下之

周易辨

卷之三

九

大險。其需才以濟不啻飢渴之需飲食也。九五之需三陽。義正如此。故曰需於酒食。然苟非得中得正。則與乾德之君子道不同。志不合。雖有急而求外。示相須之情。而其中必有扞格而不相入者。欲其有乎光亨以成涉川之功。難矣。所以伊尹告太甲。必教之以威有一德。周公告成王。必教之以迪知忱悔。此惟人主身備中正之德。乃能信任一德之臣。有以得其心而盡其才耳。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按上六處人臣之極地與君同難其需才以濟亦何以異於飢之食渴之飲乎乃陰柔才弱惟欲依險以自固而不思用才以出險則終于入穴而已然依險不足恃惟得人爲有功幸九五以中正之德見孚于三陽能使同類並進出身而犯難此原爲九五而來非上六之所能致者故曰不速之客三人來誠使上六以一國之忠厚嘉賓之貺因其來而敬之則亦足以得三陽之心而收弘濟之效故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上六無才而罪高位一失也處難而不預求賢二失也僞險以圖苟安三失也惟是適當三人之來僅以一敬發其結納廉使

周易辨

卷之三

辛

萃○雄○不○致○解○體○時○事○不○致○淪○胥○猶○爲○未○大○失○耳○未○大○失○云○者○恕○辭○也○亦○危○辭○也○

三三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按夫子釋訟之名義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剛健美德也剛不以之制私而以之剛狠健不以之進德而以之角勝則剛健反爲惡德矣血氣心知之險夫人而有之

周易辨

卷之三

壬

也○所○貴○乎○上○之○人○化○導○而○馴○伏○之○則○其○機○可○息○故○上○好○仁○則○下○與○仁○上○好○讓○則○下○與○讓○此○獄○訟○之○所○以○衰○息○風○俗○之○所○以○還○醇○也○若○圖○狼○角○勝○之○端○一○倡○于○上○則○機○械○變○詐○之○習○遂○成○於○下○上○恃○其○權○力○以○制○下○則○下○用○其○機○變○以○制○上○故○上○剛○則○下○險○感○應○捷○于○桴○鼓○也○而○用○剛○者○每○不○若○用○險○者○之○得○志○用○險○而○得○志○則○求○勝○之○心○愈○熾○故○險○而○健○其○勢○有○必○然○也○上○下○之○間○剛○與○險○相○角○而○險○與○健○相○濟○訟○之○情○狀○大○畧○盡○此○矣○相○尋○而○不○已○因○小○忿○而○成○大○讎○爭○小○故○以○陷○大○獄○者○比○比○而○然○蓋○不○勝○者○不○甘○于○自○屈○常○懷○報○復○之○心○而○得○勝○者○叢○怨○以○買○禍○亦○鮮○善○終○之○理○此○訟○之○所○以○無○不○凶○也○雖○然○訟○與○獄○不○同○獄○者○惡○極○罪○大○麗○于○刑○辟○此○其○事○有○不○可○解○者○訟○始○于○飲○食○小○者○不○過○財○產○之○紛○爭○大○者○不○過○名○位○之○相○軋○耳○非○有○難○解○之○紛○不○共○之○讐○也○苟○以○恬○淡○寡○欲○與○物○無○競○之○人○處○之○雖○有○千○兩○萬○鍾○之○得○失○曾○不○足○以○芥○蒂○其○胸○而○况○于○小○者○乎○此○泰○伯○伯○夷○之○至○德○季○札○子○臧○之○高○致○所○以○卓○絕○千○古○也○若○于○此○不○讓○務○在○必○爭○則○必○至○於○惡○極○罪○大○麗○于○刑○辟○而○後○已○此○叔○武○元○咥○君○臣○相○獄○刑○賈○衛○輒○父○子○操○戈○所○以○爲○萬○世○罪○人○也○是○故○文○王○於○此○絕○不○教○人○以○處○分○訟○事○之○方○而○直○教○人○以○無○訟○之○道○曰○有○孚○

室也。惕中也。能室能惕。則無訟而吉矣。否則終訟而凶矣。見大人則得其所以無訟者而利矣。涉大川則務求所以終訟者而不利矣。夫子一一釋之曰。有孚室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蓋以訟之所生。不過生於愆。而成于忿。室者。室愆也。惕者。惕忿也。有孚室惕中者。出于中心之誠。然而非徒一時一事之隱忍也。所以然者。二居坎體。本至險也。而幸以剛來得中。則剛能制愆。坎為加憂。是以深知愆之累人。忿之害事。從履危思難之後。一返于無忿無愆之原則。中道既得。而險道自消。訟本絕矣。何不吉之有焉。苟為不然。雖訟事不行。而訟心常動。時

周易辨

卷之三

室

有去吉趨凶之勢。何從而非險機之伏乎。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不可成者。止之于未成之先。不待其已成而禁之也。所以利見大人者何也。尚中正也。大人知人倫天性之不可傷。而不知有爵祿富貴之可重。知恭敬辭讓之不可失。而不知有雄心譎計之可逞。其示天下以中正之道如此。故登其庭者。莫不崇推讓之風。而遊其宇者。不覺消鄙詐之心。則愆有不待室而自止。忿有不待懲而自釋者。故足尚也。若夫涉大川者。則不然。以爵祿富貴為重。則不復知有人倫天性。以雄心譎計為能。則不復知有恭敬辭讓。故凡可以行其險者。無所不至。

也。凡可以逞其健者。無所不為也。彼方以涉大川為利。故涉之而不疑。然使一遇中正之大人。則歸訟之子。雖至親在所必廢。微服之臣。雖貴近在所必誅。即使不遇中正之大人。而其險健若此。必為物情所忌。天道所虧。未有終于不敗者也。故訟者。不涉大川則已。一涉大川。則入淵之禍。勢所必至。難以倖免也。烏可以不室不惕。不見大人乎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按作事謀始。與大學知本章同義。大人明明德于天下。有以大畏民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此謂謀始。此謂知

周易辨

卷之三

室

本程傳以慎交結。明券契為謀始。似矣。然觀春秋之世。兄弟甥舅。盟牲飲血。交結非不慎也。然不旋踵而興戎者。有之。分土分民。各有封守。券契非不明也。然越人國而爭地。爭城者。有之。則知不見大人。不除忿愆。則訟端萌動。見事風生。安在其為謀始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按周公分六位以明無訟之義。其辭特嚴于上九。而恕于初六。何也。上剛則下險。故歸責于大臣。則小臣易治也。夫貪冒嗜利。受爵不讓之風。熾于上。而後浸淫于下。

然○而○不○知○謀○始○之○道○者○往○往○畧○於○治○上○而○苛○于○懲○下○此○  
下○之○所○以○有○言○莫○辯○不○得○不○用○險○以○求○伸○而○訟○日○長○矣○  
惟○有○中○正○之○大○人○視○黜○特○行○于○貴○近○則○小○臣○爲○之○心○折○  
矣○是○以○不○永○所○事○其○辯○易○明○雖○小○有○言○而○終○吉○也○本○義○  
以○初○六○陰○柔○居○下○不○能○終○訟○似○非○探○本○之○論○初○雖○柔○而○  
實○險○使○上○無○以○服○其○心○而○肯○但○已○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按禮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左傳晉文公囚衛侯以衛臣元咺訟之其辭直也

周易辨

卷之三

雷

周天子曰不可元咺雖直臣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不  
可以訓乃釋衛侯夫以晉文之爲盟主也而猶昧于大  
義如此況其他險譎好勝之徒苟欲自明其直則以下  
訟上不顧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者豈少哉九二以剛爲  
險之主剛不可屈險不可測位在國君勢足抗上夫豈  
不能爲元咺者然惟明于上下之分惕于訟上之患是  
以歸賁小邑不敢自安此所謂剛來而得中能窒能惕  
者也其所見優于晉文遠矣然卦許其吉而又但言无  
眚何也卦言其所處之安又言其見理之正也目病曰  
眚與无妄之有眚同義亦有訓眚爲災者然亦因所見

有誤而犯災故虞書曰眚災肆赦言誤犯非故犯也○  
邑人三百戶本義以自處卑約解之而不解三百之取  
象謂何今推其意蓋言去坎險而歸坤順耳下卦之訟  
由險而成而二爲險主上與五敵今明于上下之分義  
不克訟遂以險爲無用而去之去險則爲坤矣坤象國  
邑三百戶象坤之三畫去坎險而歸坤順此最得坤道  
之正又二本國君今去國而逋竄小邑示不食且伏罪  
也嗟惕如此又何眚之有此自然之象至理寓焉非鑿  
也

周易辨

卷之三

雷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元成象曰食舊德從上  
吉也  
按三亦險體也本與上九爲訟自九二去坎險而歸坤  
順則三亦無險可恃而自得其坤順之體矣食舊德者  
自食其德之所致非妄觀于人而以訟得之者可謂貞  
矣以其居剛猶恐不順故厲乃終吉或從王事元成蓋  
勞而不伐讓善於君不敢自居其成功此人臣之正理  
也視上九之以訟受服者大異矣本義解无成爲必无  
成功然書曰臣弔以寵利居成功言人臣有功當歸成  
于上而不敢自居是謂无成若曰必无成功則何吉之  
有本義又解從上吉爲隨人則吉然又曰從王象曰從

上王也上也似不得泛以人字當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按九四健體本與初六為訟者以切近中正之大人且上九有三禪之辱故亦不克訟而反其健訟之心安處于天命之正夫曰復即命則健訟為不知命矣曰渝安貞則健訟為非正理矣此無論曲直是非但與人爭功逐利總非知命總非正理大臣位在一人之下若恃其剛健以爭逐為天下先則群下化之其失大矣乾之為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也四不克訟而復命安貞庶幾上輔中正之大人有以正天下之性命保天下之太和吉何如之夫子僅贊之曰不失也謂四能如此不過適得其乾道之正耳不然與三禪者何異焉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按九五為中正之大人六三之所謂王也王者以中正自治正已而物正是以廉爭之化百辟其刑最險如九二已歸逋矣最健如上九已三禪矣其餘復即命者食舊德者不承所事者皆已忘險忘健无訟可聽此訟者所以利見大人也吉孰有大焉者乎若止以聽不偏斷合理為中正一明察之吏能之夫子所謂聽訟吾猶人

周易辨

卷之三

五

也鳥得為元吉哉且訟小而獄大文王為方伯罔攸兼于庶獄豈以天子而聽訟乎天下大矣居五位者曰有萬幾若每人而聽之日亦不足矣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禪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按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成王命大臣亦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訟與讓相反凡大臣恃強爭先乘機鬬捷逞已之能誇已之功凌人而奪其位者皆所謂以訟受服者也訟以上剛下險而成卦下險莫如九二以其得中故明于上下之分不克訟而歸逋上剛莫如上

周易辨

卷之三

五

九以其健極故恃其居高之勢遂以訟而受服此中正大人之所深惡而痛抑之者蓋以朝廷四方之觀望大臣士庶之師表而此風一長則上行下效熾然成俗由是廉耻道喪而攫攘公行骨肉交爭而棄倫罔顧獄訟繁興而盜賊充斥皆自此始也是以大人使民無訟必先杜有位之鬬爭而欲杜有位之鬬爭又當先自無訟大臣始然後可以化民成俗馴致太和此周公于訟之上九特嚴終朝三禪之戒而夫子又以不足敬鄙之彼以訟受服者自以為足敬而夫子謂其不足敬者以其無異于小人之攘竊者也則曷若歸逋食舊即命安貞

者之足敬且終不來三穢之辱乎

男 方至 澤增 健

周易辨卷之三終

周易辨

卷之三

天

周易辨卷之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傳師以正爲本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動雖正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

周易辨

卷之四

一

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任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 胡雙湖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也 胡雲峯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

按彖傳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夫子贊師貞之義

就人君命將出師者言也。故以王天下之大業歸之。本義謂一陽在下之中。五陰皆爲所以是專就九二言矣。九二將也。非將將者也。惟六五當大君之位。爲命將出師之主。若謂五陰皆爲九二。所以是六五大君亦受一將之提挈也。于大義未順。夫一陽統五陰。五陰爲衆。一陽爲將。卦中原有此象。然泛言卦象則可。而以之釋能以衆正句。則不可。大全載胡雙湖之說曰。衆正可王。贊六五。剛中而應。贊九二。此言得之。然云剛中而應。贊九二。似亦稍混。蓋剛中贊九二。而應仍贊六五也。自古未有大將在軍。君不能應。而可以吉而无咎者。是九二雖具剛中之全德。而必歸重于六五之能應。故上文曰。能以衆正。謂六五以之也。下文曰。以此毒天下。亦謂六五以之也。二以字對針。總見擇任將帥。全在人主。故九二之象曰。在師中。吉。不徒曰九二之吉。必曰承天寵也。六五之象曰。弟子與尸。不徒曰弟子之凶。必曰使不當也。至於上六開國承家。亦必冠之以大君有命。是聖人于師卦象象之辭。始終歸重于六五。未有專就九二而言者。此千古行師之體要。亦象爻自然之文理。不可不辯。○說者皆以剛中爲威而不暴。似未盡剛中之義。剛必如

岳武穆所謂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方是剛之骨。力古者軍帥皆命卿。是一身而文武兼資者也。必平日有不愛錢之清操。則臨敵乃有不怕死之義勇。如此則廉生威。威而威不待言矣。中必如孫子所云。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方是中之妙用。有此剛中之丈人。又得大君之寵任。假以便宜。不從中制。則機由自決。令不旁撓。操縱分合。指揮如意。雖行險道。用奇謀。人以爲險。而丈人行之自順。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師之所以吉而无咎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本義。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李氏曰。容民則無流民。畜衆則無叛衆。左傳武有七德。安民和衆。亦此意也。劉習靜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爲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爲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卽此民也。按三代以上。寓兵于農。命卿爲帥。兵農文武未始分。而爲二也。後世兵農既分。文武異路。似乎古制不可復行。然近代儒臣有得其遺意而神明之者。王文成公是也。公撫軍虔南。總制百粵。計平數省。盤踞之劇。



寇擒威驕橫不制之強藩竟以文臣錫封侯伯與國同休功至奇也然考其所川戰兵不過每邑抽選民兵數名練成勁卒而裁其老弱無用之餉以益之耳未嘗請調禁旅邊兵也所用將領不過選取郡邑正佐及罷閒雜職授以方畧堅明約束耳未嘗請該提督總兵也此非即寓兵于農命鄉爲帥之遺意乎然他人不能行而公獨能何也公潛心理學明體達用忠義奮發挺身犯難不愛錢不怕死剛也受事關外必懸榜于門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芻蕘之言必採絲粟之材必錄謀定而動洞中事機變化不窮不泥

周易辨

卷之四

四

古法剛而得中也公在武宗朝上雖未必知公而王  
大司馬瓊力主廟謨有呼必應不從中制一聽便宜  
是即公之有應于上也帥師臨敵往往身自督戰深  
入險阻預知其地利形便如入無人之境用兵如神  
所向克捷役不踰期師不久淹是即公之行險而順  
也閱粵楚豫之間屢次用兵而計臣不聞措脩之艱  
商農不知兵革之擾宗社莫安封疆鞏固公之功烈  
載在集中炳然可觀當時無比近今罕見誠可謂真  
儒有用之學而其時廟堂之上知人善任能竟其用  
而不掣其肘庶幾乎得將將之法正與師卦之旨大

畧相符故附述其事于此使後世用兵者有所考鏡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按師出以律說者以爲紀律嚴明耳然此未盡其義也

周禮太師之職大師太師樂官之長大帥諸大起師旅也執同律以聽軍

聲而詔吉凶詔云大起師旅則太師執六同律六呂六

律陽吹之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商則戰勝軍

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官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

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詔之使知戒備也史

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軍械尤所重故云望敵

周易辨

卷之四

五

知古內開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  
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  
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由此觀之所謂師出以律者不  
止紀律嚴明如步伐止齊之法已也尤必以人和爲主  
焉書曰律和聲凡作樂者必以六律正五音使五音和  
諧乃可爲樂而五音之中惟宮屬中央爲土土主生長  
故吹律合宮則知其軍和士卒同心也孟子曰天時不  
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凡用  
師之道必平時能容民畜衆使有親上死長之心臨事  
能專任老成使無輿尸掣肘之患則和氣在人而律亦

應之氣類相感有必然者不然君與將不和將與卒不和未有不敗者也故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師之出也必以律合之合之而和則臧也臧則吉而无咎合之而不和則否臧也否臧則凶矣所謂以律者其義如此如徒以紀律嚴明爲律則如孫武之試以婦人穰苴之立斬莊賈嚴則嚴矣以合于三代用師之意豈得云臧又如宋史載金人言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是紀律之嚴莫嚴于岳武穆之師矣然姦臣用事君將不和凶敗立見此非否臧之明驗歟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

周易辨

卷之四

六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和不和之分即臧不臧之別也假使上無同德之臣下無一心之士雖有步伐止齊之法將安所施史記述武王吹律而得宮聲則是武王以和召和其理有固然者周公繫師之六爻而首言以律正與周禮太師之條相合故知爻辭一準諸典禮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于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蘇傳夫師出不先得王于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于五是以吉而無復

有咎卜子夏曰三錫命非私也懷萬邦而已

按寵不曰君而曰天以明師之行也天討有罪非私怒也剛中之臣簡在帝心非私喜也至推所以錫命之故在懷萬邦是隆禮于一人乃所以安天下也王者之用心若此則選任命卿以儲大將之用者安得不早加之意乎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程傳三居下之上居位當任者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

周易辨

卷之四

七

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楊龜山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輿則輿尸之凶可知楊誠齋曰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鄭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穀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焉往而不敗

按本義以輿尸爲師徒撓敗輿尸而歸然輿爲衆尸爲主自古訓之矣左傳曰聽輿人之誦詩曰誰其尸之是也易之爲教貴在研幾如用兵而信任不專衆主其事可以決其將來之必凶此所謂知來之道研

幾之學也。如以爲兵敗與尸。則業已凶矣。何必又繫

一凶字于其下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程傳。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知不能進而退。故无咎。左次。退舍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

吳臨川曰。兵家尚右。右爲前。左爲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楊誠齋曰。善戰者。

不必進而退亦進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度鴨綠。咎于何有。胡雲峯曰。恐

周易辨

卷之四

人

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已。不得已而用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若使君子任事。又使小人參之。則雖貞而亦不免于凶也。程傳。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田。侵害稼穡。于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爲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

大矣。執言。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

索禽獸。非田有禽也。蘇氏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

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

執之有辭。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輿尸。主之

此多疑之故也。胡雲峯曰。長子。卽所謂丈人也。自衆

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皆長老之稱。象言用老

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鑒昭然矣。丘建安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

周易辨

卷之四

九

吉凶天壤。可不戒哉。

按。象之九二。師之九二。皆稱爲子。象言人臣致君子。聖猶人子。喻親于道也。師言將帥爲君討賊。猶人子爲親捍患也。象用剛中之子。自不應用陰柔。不中正之弟子。以分大將之權。且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以言乎君臣一體之誼。宜若是乎其關切也。以言乎大君知人之明。宜若是乎其不爽也。聖人所以教萬世之求師任將者。何其深切著明也哉。又按。彖傳言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長子老謀深算。



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剛中二字諸家尚未發明。夫人主以一人當天下之順從。必自審有元永貞之德。乃得无咎固也。但此元永貞之德如何便能全備。如何便能自審。必剛而無欲。中而不偏者。能之剛者。不逼聲色。不殖貨利。不耽逸樂。不聽讒邪。則心志清明。中有所主。而不亂。剛而得中者。勤學好問。研窮義理之精微。克已復禮。捐除一偏之意見。則權度在心。行事曲當于機宜。誠能如此。則以言乎元。庶幾體仁足以長人矣。苟非剛中。其能體仁乎。以言乎永。庶幾慎終如始。無怠無荒矣。苟非剛中。其能免于怠中。則雖好剛而多誤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丘建安曰。水與地相親比。有合無間者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深居九重。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之上萬國如此。其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君親上。而比于一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趙氏曰。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應否。專以比五爲義。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必孚誠。乃无咎。誠信充實。若物之盈滿于缶中。則終來有他吉也。缶。質素之器。外不加文飾。比之道在乎始。始能有孚。則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信。終焉得吉。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按大象言王者比天下之道。非能人人而比之也。惟在親諸侯而已。自六爻言之。九五爲王。則其餘皆諸侯也。初在下位。不與五爲正應。則是附于諸侯。不達于天子者也。然王者顯比之道。原不論位之崇卑。情之疎戚。惟視其忠誠素著者。則自一介而登諸卿士。自卿士而列爲侯伯。自侯伯而升爲輔相。惟其所用。不以位之在下而限其所至也。第患初比不以信耳。初若以信爲比。則誠身之效。微爲順親。順親之效。微爲信友。信友之效。微爲獲上。輾轉相信。以達于天子。

若○出○於○意○外○非○常○之○幸○而○要○之○止○此○一○念○之○朴○真○充○  
積○使○然○耳○其○始○之○有○孚○也○只○求○免○咎○而○已○如○舜○之○克○  
諧○以○幸○只○求○免○為○不○孝○而○已○非○有○他○望○也○然○底○豫○之○  
後○有○岳○牧○之○薦○側○陋○之○中○被○微○庸○之○命○是○終○之○他○吉○  
卽○于○盈○缶○之○孚○得○之○有○不○期○而○來○一○似○操○券○而○取○諸○  
人○者○聖○人○以○他○吉○許○初○蓋○勉○天○下○之○求○比○者○當○定○計○  
于○其○始○慎○毋○以○忠○信○為○無○益○以○智○詐○為○可○行○而○虧○損○  
實○德○自○壞○福○基○乃○可○以○對○顯○比○之○君○應○親○侯○之○選○耳○  
有○孚○之○義○五○陰○所○同○特○于○初○首○發○之○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周易辨

卷之四

古

徐進齋曰不自失者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已自  
無所失而後可以比于君也

按王者之比天下與天下之求比于王者其親厚之  
情一也然其所以爲比者不自外而自內自外者求  
之人者也自內者求之已者也求之人者其親與疎  
人得而主之求之已者其得與失我得而操之六二  
與九五爲正應二之比五固分誼之所當然也然五  
爲顯比之君豈有所私于二者乎故二不必外求親  
厚於五也第反求諸內得其所可以比之道而無自  
失焉則五不求親而自親矣蓋問所謂自內者何道

則初六已明言之矣曰有孚盈缶是也惟此爲比王  
之正道故曰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于賢爲比得其人二應五五  
爲顯比之君亦爲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爲比之老  
首者故爲比之匪人也徐進齋曰三居不正之位而  
應上比之匪人也焉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隗囂降  
至于殺身亡宗爲天下笑非大可傷乎

按本義以六三承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是六二

六四亦在匪人之列矣似與爻義不合及考太金則

周易辨

卷之四

古

朱子曰自訂正專指上六爲匪人其虛衷如此此所  
以爲大賢也然其他未及訂正處尚多使後之人能  
爲辨正此真朱子之功臣冥冥之中未有不首肯者  
也彼曲爲附和自以爲尊朱者非愚則謬豈大賢所  
樂聞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外比于五五陽剛中正賢也居  
尊位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

按五中正居尊此維皇作極天下之所會歸也六四  
輔弼之臣不與內三陰相比而能倡率羣侯以外比

于五不知者或以爲志在得君而已聖人以貞吉亨  
之何哉一日比賢使天下皆知同心而向道也一日  
從上使天下皆知會極于一尊也明此義者人臣安  
得自結爲朋黨諸侯安得自尊爲盟主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  
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胡雲峯曰比易近于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于天  
下而無私徐進齋曰五剛健中正顯明比道于天下

比以顯言則天下皆依光之臣近光之民矣其吉可知  
王者田獵合三面之網而開其一面以驅逐禽獸至再

周易辨

卷之四

七

至三使之可去其順而來者則取之以喻下四陰之順  
乎五也其逆而去者則舍之以喻上一陰之背乎五也  
前禽猶上六也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背之是失  
前禽也朱子曰邑人不誡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不  
必人之從已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誡約以求必得也

丘建安曰陰以乘陽爲逆承陽爲順

按九五顯比之道即元永貞是也位正中與位乎天  
德之位同義言以正中爲其位是立極于一人而會  
極于萬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來者非有意于留之  
去者無所事于追之也王者正中之道如此邑人莫

不喻之不相誠備以求必得是上之顯比使然故曰  
上使中也後世人主有天下者猶能爲大度之言曰  
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況三代以上顯比之至乎

上六比之無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按首對終而言乃始字之意言上六領袖羣陰不能率  
先天下以從君而後險自固甘爲後夫終于自取滅亡  
耳識時務者何不爲盤缶之乎早決比賢從上之計乎  
故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三三 乾下  
異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物  
六反

周易辨

卷之四

七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  
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義小陰也畜止之之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

陽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內健

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

志得行之象故得亨通徐進齋曰尚往陽也言陽升

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言陰未能畜陽降而

成兩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按小畜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何也蓋以柔  
巽之陰踞近君之位其權足以制人其術足以媚正



沉機不露。未見有傷善之形。陰結主心。不覺有可誅之罪。千古小人之情。最難測識者。莫若此得位之一陰矣。此所以能彌縫上下。使之相應。而莫之疑也。既與之相應。而莫之疑。後將恣小人之所為。陽雖盛而志不得行矣。何以冀吾道之亨乎。文王憂其然也。故示羣陽以可亨之道。而又危其辭以戒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子釋之曰。小畜何以得亨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健者君子所以全其天德。自強不息之道也。一不健而安肆之心。生焉。小人得乘其間而制之矣。然此自強不息之道。用以自脩。則可若與小人爭而速其累。則不可。故健而以巽處之。乃君子自全之至計。即所以制小人之善術也。且小人雖得位。而二五以剛中之德。居用事之地。同德相信。猶可約結羣陽。以固君子之交。不與小人以可攻之舉。則君子之志得行。而吾道不因而否塞。小畜之所以得亨者此也。雖然。小人之謀已深矣。交已合矣。特以吾道尚往。故彼施未行耳。然不雨者其終不雨乎。未行者其終不行乎。是則健巽剛中之道。其可一日而稍懈乎。朱子曰。凡兩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陽氣不得上達。方溫潤下降。為雨。今乾上進。一陰止他

不住。所以云尚往也。丘建安曰。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故以自我西郊。明不雨之故。言陰之施猶未行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按風行天上之象。本密雲不雨而言。亦猶需上六不速之客。本九五需於酒食而言。此屬辭比事之法。爾密雲有必雨之勢。惟風行天上。可以散之。小人有畜君子之謀。惟懿文德。可以消之。夫小人得位。畜制君子。其機深而謀密。君子與之角力。圖智。未見其必勝也。惟懿美其文德。則德之所格。其道自消。如風之足以散雲也。本義

謂懿文德。未能厚積而遠施。然書言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言矢其文德。治此四國。豈非厚積而遠施者乎。若德非厚積。何以成文。文非盡善。何以稱懿。既有此懿美之文德。其施自能及遠。小人之患。不期消而自消矣。故詩曰。雨暘漙漙。見睍曰消。君子處小畜之時。深心妙用。端在于此。非深體健巽剛中之道。不能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蘇傳。陽之畜乾也。屬而畜之。屬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即其安而康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



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无咎而吉也。馮厚齋曰：陽木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

按下卦三陽體備乾德，所謂識泰元始道合天行者也。初適與四爲正應，四欲籠絡三陽，必先援初以歸已。倘初不由已道，而由四之道以進，是受小人之籠絡，而自失其所以爲乾。吾道終不得行矣。咎孰甚焉。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故教之以復自道，謂初之始進也。從吾所固有之乾道，絕不仗小人之援引，任四之以情相結，以勢相邀，而初卒不改其操，則自強不息之天行，操之自我，終于我志得行，而小人亦從而合志，不惟无咎，且又得吉。夫子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君子守義而已，豈奪于情與勢哉。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亦者，承上文義。

按四以柔異畜乾，其機深而謀密，此君子之所不及。

覺也是以易于自失。自失者，失其乾健之道也。今初九之復也，以自道。九二之牽復也，以剛中。是初不自失，二亦不自失也。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我勢本不爲孤，何必失身于權要，故教之以牽復在中，則懿德在我，然後小人可得而消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于陰，本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

胡雲峯曰：大畜九三，日日開輿，利有攸往。小畜則曰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輿說輻，何也。大畜以艮畜乾，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道可大行，故其輿利往。小畜以巽畜乾，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輿不可行。輿說輻，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也。夫妻反目，陽不能平而與之爭也。程傳：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項平菴曰：輻，車輻也。輿，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無說理，必輪破穀裂，而後可說輿以利軸之轉，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輿字。

按初九九二以道自正，既不受制于陰，亦不與陰相角，最得不惡而厭之意，觀于九三之反目，是亦不肯

受制于陰者但剛而不中處之不善始不免為情所  
耽而後欲以義制之則勢必至于兩傷水火之形成  
而天下自此多事矣由此知復自道者真能善行其  
志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按六四所謂柔得位而上下應之者也以一小人敢于  
制衆君子必有以窺其微而中之矣使君子不覺其姦  
而安受其制或不受其制而輕與之角則小人肆志于  
天下害將無所不至矣安能血去惕出身名兩全卒無  
過咎耶惟在下之君子以道自正不與陰爭在上之君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子同德相孚其交已周由是一陰之勢自覺其孤而一  
陰之術自知其無所試乃亦輪誠以結于上與上合志  
以交于衆君子所以血可去惕可出竟得免咎于天下  
也良以此一陰者非顯行兇惡之小人乃沉幾不露  
時觀變之小人也苟非極深研幾之君子識衆元始道  
合天行者必無以洞燭其情而降伏其志故觀于六四  
之有孚合志而後知君子懿文德之功為不淺也

九五有孚舉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舉如不獨富也

按四以一陰得位畜制五陽然陽之所以不受其制者  
賴二五剛中而志行也而九二在下又不如九五在上

履至尊之位德與勢兼盛而志尤易行故其辭曰有孚  
舉如者言五與二同德相信也曰富以其鄰者言其勢  
力之強盛足以提挈羣陽也然所以制此一陰者不以  
勢而以德蓋勢雖強而德不足則君子之交易合而亦  
易離小人之心可屈而不可服在我仍有間可乘而在  
彼終難得而制豈為善處小畜之世者哉故夫子特甲  
言之曰有孚舉如不獨富也觀不獨富之一言則大象  
懿文德之旨又顯然可見矣鄰謂羣陽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按六四一陰偏畜五陽然乾之三陽不易制也巽之二  
陽與四同體宜皆可制矣然九五剛中亦不受制惟上  
九居陰不中剛中之德不全故雖陽而可制于是密雲  
之不雨者至是既雨矣我道之尚往者至是既處矣誠  
以四也者小人之雄傑也其機深而謀密善因勢而利  
導如遇九五則輪誠以合志遇上九則尚德以明貞使  
人見其德而不覺其為偽信其貞而不悟其為邪是以  
樂與之和而至于兩失其所行而至于兩處也故曰尚德  
載婦貞厲載事也言四尊尚陽德以事上也四尚德以  
事上而上遂為其所制是貞婦之可危更有甚于反目

者也。當此之時。陰盛已極。如月幾望。君子一旦覺悟。往而征之。然陰疑于陽。必戰。其凶必矣。聖人于上九。反覆丁寧。深言一陰之凶。厲若此。此不獨告上九。亦所以告羣陽。使各早爲之所也。而本義乃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得毋與經旨抵牾乎。

三三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傳。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禮也。人之所

周易辨

卷之四

五

履也。履踐也。藉也。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疾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夫履是也。張中溪曰。履虎尾。即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胡雲峯曰。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于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

履爲首。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游廣平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于此。則可以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馮厚齋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踐履之履也。

按夫子解易。每卦中必提出要領。如履之彖傳。既以柔履剛。釋卦名義。以悅而應乎乾。釋卦辭矣。末又申言九五爲履王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九

周易辨

卷之四

五

五。剛中正。履帝位。所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建中表正。制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也。剛者。制禮柔者。履焉。故曰。履柔履剛也。五以乾剛之德。得中得正。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先自範于中正。不敢違越。則自五以下。又孰敢犯之哉。其說而應之者。蓋志定而無所強也。禮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出乎禮。即入乎刑。順之則至安。且樂遠之則危。而見傷。所以有履虎尾之象上之人。履帝位而不疚。下之人。履虎尾而不咥。皆非光明者不能。所以履必資乎視。視必資乎明也。傳曰。足以步目。書曰。若跣弗視。地厭足。用傷六三。

之眇。不足以有明。故有咎。人之凶。上九之考祥。必由乎視履。故得其旋之吉。象傳于履帝位者。特揭光明二字。作全卦之眼。目猶乾象之特揭大明也。又按履爲步武之義。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則天下皆步武于帝也。此履之大義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民志豈有不定者。常因在上之君子。自以所履不正。夾天下之防。啓僭亂之端。如妾易妻。廢匹嫡。變倖加于親。貨鞭笞戮辱。及于公卿。如此等類。上自犯之。何怪乎民之效尤也。在履帝位而不疚者。必先明辨乎此。而杜絕其端。以身爲法。則所以定民志者。固已不言而喻矣。

周易辨

卷之四

美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如是往而无咎。吳臨川曰。初九陽剛安于在下。不變所守。素其位而行者也。舜偃棘茹草。若將終身。顏子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其斯之謂與。按物以本色爲素。素履者。純任天真。不加緣飾。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定分也。三千二百雖先王所定。臣庶所遵。而苟非自尊其德性。自返其天真。雖規行矩步。自謂有方之士。然所與循陳迹耳。非故我也。

周易辨

卷之四

主

一涉紛華。一經患難。卽不能無失守矣。故惟素履之往。獨行所願。不假纖毫之緣飾者。始無失守之咎。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程傳。九二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履道在乎安靜。其中恰正。則所履安穩。中若躁動。豈能安于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金汝白曰。九二臣位。而言幽人者。蓋處富貴而淡然。不以得失自亂。便是幽固。不必深山窮谷之士。方爲幽人。按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其所履之道。原欲與天下之有位者共履之。非專以屬之幽人也。况九二非幽人之位乎。惟其非幽人之位。故當以幽人之貞處之。何也。坦坦之道。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也。二居表正之位。上下將取則焉。設以聲色貨利動其心。以爵祿名譽紛其志。則其中亂矣。亂則見道不明。信道不篤。坦坦者。變而爲險矣。坦與險。不生于世。而生于其中。之靜與躁。故教之以幽人之貞。則吉也。本義以二爲無應于上。故爲幽。獨守貞之象。徐進齋亦以爲上無應與。獨善其身。此皆誤認幽人之義矣。九二履道。豈固有應無應。如以無應而爲幽貞。則有應者將不得爲幽貞矣乎。古之至人。雖履崇高富貴之位。而其幽

貞之心。仍與山林學道者無異。故能光明洞徹。履位不疚。周公於履之九二。正以是期之。故云然耳。若只于箕山潁水之間。獨善其身。以爲幽貞。又何煩聖人之致勉耶。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改項籍。豈能久也。胡雙湖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

周易辨

卷之四

未

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或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暴之人。陽氣溫。和陰氣肅殺也。

按凡履之不善。先由於不明故也。故六三先言其眇。次言其跛。其受病尤在自以爲能視能履。而實不足以有明。不足以與行。如此。則雖尋常舉動。已不免于蹉跌。而致咥人之凶矣。况又不量其才。妄行圖大。狂悖如此。其爲凶禍。豈待言哉。且上有光明之帝。下登容有此跛眇之大君也。夫三爲悅體。卦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悅。以應乾。爻別而觀之。則祇見其

不中不正。柔而志剛。而悅體喪矣。爻辭與卦辭相反。若是所謂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得旁通之意。則于卦爻相反之處。不惟不相悖。而且可以互相發明。卽此爻觀之餘。可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楊龜山曰。以剛承剛。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行而終吉。程傳愬愬畏懼之貌。龜山

按說者以乾爲虎。或以兌爲虎。今自九四觀之。則九

周易辨

卷之四

未

五爲虎也。與革五之大人虎變同義。一取其文之炳。一取其威之猛。蓋履帝位者。立法制禮。範圍一世。順之者有禮。明樂備六合同風之象。其梗悖不順者。則司馬之九伐。司寇之三典。卽從而議其後焉。文與威實兼之矣。四以不中不正。步武中正光明之主。宜不免于咥人之凶。乃竟以用柔能懼。而得終吉。夫子以爲志行者何也。辨上下。定民志。當先自大臣始。四寅畏小心。爲下不倍。則上下之辨明。而民志已定。皆自此始。故曰志行也。

九五夫履貞厲。象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大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機。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五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本義。位正當也。傷于所恃。朱子曰。夫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正所謂憂盛世危明主也。按四以下。謂五為虎。而五之所履。亦未嘗不為虎也。周穆王告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然則履帝位之危。有甚于天下之

為臣民者矣。惟在端詳審慎。動合中正。自立于無反無側之坦途。親賢樂善。左右惟人。倚重于耳目股肱之良弼。然後光明不掩。而疾病不生。豈有恃其尊位。任意剛決。而能必所行之無誤乎。觀夫幽人之所以吉。武人之所以凶。亦一時之炯鑒也。可不戒哉。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按說者。于上爻皆取履終為義。然夫子特拈在上二字。是明取在上為義也。蓋履上九之視履。猶觀上九之觀生也。觀之上九。惟觀九五之生。必君子乃得无咎。則履之上九。亦惟視九五之履。必其旋乃得元吉。良以九五

所履為天下臣民所視。而上九所履。又為九五所視。九五雖以剛中正履帝位。亦賴上九所履。有以助發其光。明防閑其決決。乃能動容周旋中禮。此為元吉在上也。必元吉在上。乃能舉天下臣民。而共適于坦坦之道。其免于咥人之凶。此所以為大有慶也。若以上九為履終。則自初至上。有一人之履。即有一人之始終。何必至上九方謂之終。諸家脫畧在上二字。是漏義也。添出終字。是蛇足也。故解易者。當一以孔子之言為主。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四終

周易辨卷之五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李隆山曰易中陽為明陰為暗陽為實陰為虛陽為大陰為小陽為富陰為貧作易者尊陽而卑陰例如此

陸宣公曰通天下之情者莫智于聖人盡聖人之心者

周易辨

卷之五

一

莫深于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乾為天為君坤為地為臣天在下而地處上于位垂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于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有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馮厚齋曰泰否之象歸宿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明成祖文皇帝謂儒臣胡廣等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按上坤下乾名之曰泰謂天本在上而其氣下交于

周易辨

卷之五

二

地地本在下而其氣上交于天天地交而萬物通之謂泰泰者通也無所壅蔽之謂也以言乎人事則君本在上而其志下交于臣臣本在下而其志上交于君上下交而其志同之謂泰志苟不同則交以貌而不交以心不可謂通安得為泰乎書曰功崇惟志言成天下之大功者必先立天下之大志也舜欲用禹而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志定于內而人與鬼神交應于外古有志之至能以其志操人神之券豈其君臣之交志不相合而可以辦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乎故使君志如是而臣志不如是臣志如是而君志不如是明不足相照誠不足以相信不可謂志同其始奮然欲有所為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撼之事變沮之其終至于阻礙而不相得不可謂志同果能上下交而志同斯之謂泰泰則小未有不在大未有不來而吉亨可必也何也有志之君必進君子退小人而後其志可行也夫子推明其所由然者在於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內陽而外陰則其心內明而不外炫也內健而外順則其心足以勝私而外順于理也其心內明而足以勝私是與君子有一德

之契而不投小人以迎合之端也。與君子有一德之契，故能內君子而大者皆來，不投小人以迎合之端。故能外小人而小者皆往。然則君子道長，非自長也。冉之而後長也。小人道消，非自消也。外之而後消也。此所以得行其志而吉且亨也。夫子彖傳卦必推言其所以然，如內陽內健，內君子三句，此泰之所以為泰。而君子小人之所由消長也。說者于此等處，往往畧過，將此三句只作敷衍之文，似道消道長止屬氣數之自然，而主泰者于此全不見有開泰保泰之實用，殊非聖人立教之旨。

周易辨

卷之五

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按彖曰：上下交而志同，所志者何事？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其事也。凡為后者，專以父母斯民為己責，則此事何時不行而獨于泰時言之何也？上下不交，其志不同。君子不內，小人不外，則民情壅於上，罔羣小肆其蠶食，雖欲行之不可得也。故惟泰交之日，乃得行之說者，只敷衍財成輔相二語，不復關合泰交不知財成輔相之事。虞書六府三事，與周禮六官所掌該括已盡，然使非虞周君臣上下交而志同，則亦無

上桑耳。安能左右其民哉？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舉則類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以初以之也。征往也不言往而言征者，樂其道之得行，同類征征然以正往也。楊誠齋曰：君子志在天下，不為一身，故曰志在外。

周易辨

卷之五

四

按泰以上下交為義，以卦言之，乾下坤上為上下交之義，以爻言之，坤在上者宜下交，乾在下者宜上交。亦為上下交之義。周公于六四取翩翩之象，所以明上三陰之下交也。于初九取茅茹之象，所以明下三陽之上交也。初九在乾為潛，在大壯與夫為趾，居此地者宜隱不宜見，宜靜不宜動，此其常也。何以在彼為勿用為征凶，而在此獨為征吉？正以上方合志下交，則下當連類並進，故四以其鄰則初亦以其彙，四中心願則初亦志在外，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此也。誠以財成輔相非一士之力，使初不彙征，四誰與共此者？此上之所以求賢若渴而下之所以野無遺賢也。夫子于乾之初九，固曰樂則行之，今幸遇此泰交



之世一出而左右斯民大抒其飢溺由已之志此樂行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故直以征吉許之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按傳義俱以包荒荒字作荒穢解然考之書曰荒度土功註曰荒大也詩曰太王荒之註曰荒治也禹貢荒服註曰荒遠也則此之包荒亦兼此數義何也泰者通也上下交而志同則四方萬國聲教所訖匹夫匹婦莫不欲以其志上通于天子亦必使天子之志得以下通于匹夫匹婦而後可謂之通而後可謂之泰今六五以柔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中之主下交于剛中之九二則凡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二皆以身任之矣自非心量廣大則足兼照德足兼濟者曷能勝其任乎此周公所以特繫包荒之辭也所包既大所治既廣則所以治之者必務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不得自處寔安畏難避險而徒聽其下之所為也故示以用馮河之象馮河者不用舟楫而徒涉也凡欲左右有民者必有百司庶府分任其事猶渡河之必有舟楫也然而善操舟者每徒涉以察水勢而後舟行無所不利善為治者亦必躬親以識治理而後任人無所不宜禹之治水也征苗也周公之討武庚也不以身犯

難則豈能率先有衆亦豈能選度事機召伯之巡行南國也周公畢公之親理洛邑也不以身俯仰豈能周知民隱亦豈能宣達上意彼非不知任人以自逸也以爲不如是則上下之志有所不通而荒遠之處德不下逮也此皆深得馮河之義者也其後尹氏爲政不達此義

則詩人刺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問君子言其溺于宴安不能躬親政事明習治理雖日奉行故事塗飾耳目下不足以取信庶民上不可以欺罔君子終于上下不交王室板蕩此不用馮河之明驗也誠能包荒矣用馮河矣則天下之志可以無所不通而凡

周易辨

卷之五

六

左右斯民之事可以無所不舉矣然而事之至要者則莫急于內君子而外小人禹之征苗也其問罪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王者之觀政于諸侯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遺老失賢捨克在位則有譴九二既見任于六五則即以君子小人之進退握天下否泰之關定一己功罪之案故欲內君子則不可以其退遠而遺之欲外小人則不可以其朋黨而庇之此二者勢不兩立誠欲明目達聰野無遺賢則朋黨之私必不可徇苟一徇朋黨則其端偶開于一人其類遂蔓延于遠近而耳目壅蔽賢路不通雖近臣且

無以自達。況于遐遠側陋之士乎。故教之以不遐遺。朋亡。庶乎小人無投合之緣。君子無隔絕之患。而泰運可常亨也。夫六五爲中之主。其所以下交于二者。惟以二能行其願耳。今二之包荒如是。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仰成六五配天之治也。夫子以光大贊之。蓋大不能容。光不能照。則所包雖廣。而礙實多。烏在其爲通泰乎。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楊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可不懼乎。君臣克

周易辨

卷之五

七

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徐古爲曰。或謂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一談之。天運以爲無預于人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也。程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屈伸往來之常理也。

按卦辭言小往。謂小人道消也。此言无往不復。謂小人有道消之時。卽有道長之時。无有往而不復者也。先言平陂者。謂世運之平陂。由小人之往復而成也。然小人之往復。豈真有定數哉。亦存乎治泰者貞不貞。何如耳。貞則小人往矣。不貞則小人來矣。九三乾

體剛正。不患其不貞。第恐其過剛不中。而有易心焉。故戒以艱貞也。此時泰運方隆。未見其陂也。而早已慮其陂。小人既消。未見其復也。而早已慮其復。克艱如此。則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自無所不用其極。而何恤乎氣數之必然者哉。宜其食福于無窮矣。夫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言有往有復。乃天地交際之常數耳。而有艱貞之君子。自不可以常數拘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俞玉吾曰。泰之時。三陽三陰。皆上下交而志同。不獨二

周易辨

卷之五

八

五也。初拔茅連茹。以上交。四亦翩翩連類而下交。上下一心。陰陽調和。所以爲泰。汪化昭曰。中心願與六五之中以行願合。

按本義以六四翩翩爲小人合交以害正道。愚以爲不然。蓋卦中凡陰在上位者。聖人必教之使下從乎陽。資其力以濟事。至于泰交之時。三陰在上。本以下交爲義。故其從陽之願甚切。而三陽亦志在上進。故其相得之情更親。所以六五有歸妹之象。九二卽有尚于中之象。而四有輔主之責。尤欲導主以下賢。所以有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之象。夫子曰。翩

福不富皆失實也。陰虛故為失實。惟其失實是以願  
交于陽而失實乃三陰所同。故不惟六四願交于初  
且併欲合五上以交于二三。故曰不戒以孚。中心願  
也。夫四居五之下。應初而比三。上三陰之下交四實  
為之倡導焉。所謂以其鄰者。四能以之也。四之有功  
于上下之交者多矣。若以四為小人則他卦之以陰  
居四而下從乎陽者如復四之獨復。臨四之至臨。皆  
不目之為小人。何獨以泰之四為小人。若以四為小  
人。合交以害正道。則五與上皆合交者。而五之以社  
元吉上之自邑告命。皆不見有害正之意。何獨以四

周易辨

卷之五

九

為害正且夫子贊五曰中以行願。贊四曰中心願。同  
一願也。五之願不為小人。則四之願何以獨為小人。  
反覆推之。本義之說未合經旨。不可不辨。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項平菴曰。九二之陽上交于五。如舜之尚見于帝。故曰  
得尚于中行。六五之陰下交于二。如帝女之下嫁于諸  
侯。故曰帝乙歸妹。治泰之事。皆九二任之。六五獨以心  
享其效而已。故九二之爻辭言事甚多。而不言其福。六  
五之爻辭言福而不及事。人君之道。莫善于此。故曰元  
吉。程傳所以能獲祉。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

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  
志願。非其所欲。能從之乎。姚承菴曰。願者何。財成輔  
相。以左右民是也。五以中德下賢。得行是願。以祉元吉。  
豈倖致哉。

按泰交之時。財成輔相之事。三陽皆任之矣。三陰在  
上。第能併心令志。以誠信下交。則未有不如其願者。  
而何以六五獨稱元吉乎。為其中以行願也。凡陰陽  
之相得也。以情中行之相孚也。以道情相得者。可得  
而間道相孚者。不可得而間也。故五之任賢愈專。則  
二之任事愈力。此君子之道。所以日長。而比屋皆可

周易辨

卷之五

十

封之俗。小人之道。所以日消。而舉世臻刑措之風。以  
祉元吉。實效可觀。皆一中之契合使然。爾不然。古之  
帝王。何以惓惓于執中。用中之心法也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  
命亂也。

程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  
終。將反于否。如城土傾頽。復反于隍也。王註。居泰之  
極。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故城復于隍。呂仲  
木曰。泰極之時。於盛治則志備。務遠功。則忽近。待亂而  
後救。故貞吝。木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按三與上雖相應然三過剛恐其恃剛而有易心也故有艱貞之戒上過柔恐其志荒于榮泰也故有復墮之羞蓋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以下交必致羣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患也故不在用師以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上之過柔終不若三之過剛為易振是以雖貞亦吝如五雖柔主也而以中應中故得行其願四雖不中也而比陽應陽故易與陽合上既不中是無同道之契又與陽遠是無切近之交此命所由亂而業所由傾也陰柔之材得陽則治失陽則亂其可一日不下交乎哉 命即刑賞予奪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本義否閉塞也匪人謂非人道也 蘇子曰天下治亂由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于近臣不能自達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見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衆全軍陷沒于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渡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于此也 李隆山曰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運特在人所以制之者何如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消小人而長君子者亦必有道矣 唐凝庵曰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猶醫者不獨言病而必言治病之方也 周安期曰致否者匪人也蓋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自爻內觀之挽否為泰固利有大人之亨而不利有君子之貞也君子動輒以貞自命以羞彼小人此生亂之端也故聖人于此使君子儉德避難而專欲大人亨其包承休否之道也

按諸家只解否字而之匪人三字未見發明惟先師安期周子云致否者匪人也語簡而意明蓋上下之情否隔不通皆由用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之情不通而後得以肆行其志自古及

今若出一轍。文王洞見其情事。故直繫之曰否之匪人。言此致否之匪人。大不利于君子之貞。勢必排擊君子。而使大者盡去。援引同類。而使小者皆來。則匪人之勢成。斯可以惟所欲爲耳。夫子推論及此。以爲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匪人之禍。洵可畏矣。然此非匪人之咎。而用匪人者之咎也。夫用人者。內陽則其心明。內剛則其志正。心明而志正。則君子之臭味易親。而小人之資緣難入。今內陰而外陽。則其心不明。而機智之外炫者。非真聰明也。內柔而外剛。則其志不正。而仁義之外襲者。非真無慾也。如是則雖欲退小人。而內有引之者矣。小人安得而不內乎。雖欲進君子。而內有拒之者矣。君子安得而不外乎。內小人而外君子。則小人之道安得不長。君子之道安得不消乎。由此言之。天下之所以否隔者。禍固生于匪人。而匪人所以得成其否隔者。罪實在于用之者也。消長之機樞。豈匪人能自操之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本義。收歛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子之貞。而君子又明以其貞而疾惡之。是搆難也。東漢之君子。熙寧之君子。有明驗矣。故曰。致否者。匪人也。蓋其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惟收歛其德。不形于外。乃可以避小人之難。不止爲一身免禍。而天下亦陰受其福矣。然帝世取寵之士。每藉口于褻褻縱博。唾面自乾之君子。以自文其依阿諛諂之態。而苟祿于朝。此又聖人之所深耻也。故教之超然于寵利之外。人不得以祿位榮之。乃見儉德之實。且榮者辱之媒也。不可得而榮。則亦不可得而辱之矣。此其所以異于匪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姚承菴曰。內三爻俱主君子當否時說。蘇紫溪曰。聖人于否泰之初。皆欲得人以維之。泰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致治也。否之初曰。拔茅茹。以其彙。協力以撥亂也。焦弱侯曰。轉移世道。只有聯屬善類一著。此彙字正與九四嚙字相應。此非私交。故曰。志在君也。周安期曰。天地間賢人隱否之拔茅。何以吉且亨也。雖大無道之世。未嘗不取士。苟人皆避難。雖與傾否。但君子莫重乎始進。故吉必先之以貞。且志惟在君。則敬事後食。猶之不可榮以祿也。

按否之下三爻。即象傳所謂內小人也。故本義俱作小人。看謂初六爲小人連類而進之象。六二爲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六三爲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爲包羞之象。其說似矣。而實不然。請以他卦推之。如姤之一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姤之道。遯之二陰。本小人也。而爻言君子處遯之道。剝之五陰。本小人也。而五爻皆言君子處剝之道。又如解之上六。本小人而據高位者也。而爻言解去小人之道。以此例推。則否之三陰。亦皆言君子治否之事。其義甚明。姚蘇二公見之審矣。蓋匪人用事。上下不交。此其爲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害不待言矣。聖人于此。既知致否之由。卽力爲治否之計。何必又爲小人敷衍情狀。且初六既係小人連類而進。何得以吉亨言之。至于包承之量。君子所難故壯趾壯頰。用罔之戒。屢爲君子言。恐未可以包承望之小人也。况六三位高勢重。如就小人而言。何以見其傷善未能。若小人以未能傷善爲羞。則其肆毒也必甚。爻辭何以不言凶咎。本義之說。既未必中小人之情事。又全不見有大人亨否之作用。不若姚蘇二公之說爲長。○否初之拔茅。與泰初同辭。蓋以匪人用事之世。取士之典。原未嘗廢。大人君子未嘗不

在○所○拔○之○中○第○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故○始○進○之○士○雖○未○近○君○必○先○以○正○君○爲○志○在○泰○之○初○義○亦○如○此○而○泰○初○不○言○貞○此○獨○言○貞○何○也○泰○之○時○衆○正○同○升○無○比○匪○之○嫌○至○否○之○時○小○人○植○黨○有○失○足○之○慮○其○間○或○有○急○于○功○名○而○誤○入○權○姦○之○網○羅○怵○于○禍○患○而○早○樹○與○援○于○當○路○者○志○節○一○喪○玷○辱○終○身○永○爲○聖○明○所○棄○矣○所以○有○志○正○君○之○士○必○先○正○其○身○以○立○本○夫○匪○人○與○大○人○之○分○無○他○貞○與○不○貞○之○間○也○不○貞○則○流○入○于○匪○人○而○釀○天○下○之○否○者○卽○在○是○貞○則○可○至○于○大○人○而○亨○天○下○之○否○者○卽○在○是○故○不○獨○許○之○以○吉○又○許○之○以○亨○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使○知○以○遠○大○爲○期○而○堅○定○其○志○也○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鄧伯羔曰。六二居中得正。佐大人休否者。有包承小人之法。張彥陵曰。群陰正盛。不可激之。使無所容。但能包容承順。使小人獲吉。卽爲大人否亨之道。項安世曰。當否之時。非有大人之道者。不能于否中致亨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不縉不磷。惟大人能之。程敬承曰。當否之時。大人豈不與小人爲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按卦言不利君子貞。而爻一言大人之亨。一言大人

之吉不以治否之事屬之君子良以否之時君子止  
宜儉德避難而亨否休否傾否惟大人能善處之也  
二本坤體柔順中正有含弘之量故大人即用此道  
以包承小人使小人得吉而後大人之否得亨也夫  
大人之秉正未嘗不與君子同但君子涇渭太明使  
小人自知其難容不得不張其搏擊之勢大人圭角  
不露使小人不見其有忤自足以消其忤害之心小  
人無忤害之心而後大人有安身之地大人有安身  
之地而後否運有可亨之機此事理之必然者然則  
君子與大人分量不同在乎審所自處耳君子入小

周易辨

卷之五

七

人之群惟懼其亂也故儉德以全貞而卒不至于激  
變大人入小人之群不憂其亂也故包承以救世而  
卒亦無損于潔身嗚呼使天下而皆學爲君子也則  
誰與救天下之亂使天下而皆學爲大人也而苟非  
有不緇不磷之操則先不免于自亂而又誰與救天  
下之亂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蘇紫溪曰包羞亦就君子言有含垢忍耻以待機會意  
按三陽位也在下之上而以陰居之是處于小人之

間力不能正不免有所委曲遷就以冒亂羣之嫌此  
君子之所羞而大人有不得不包者蓋欲以全天下  
之大事勢不得惜一時之小耻也不然二方亨否五  
方休否而三不能忍小耻以亂大謀亦何爲哉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本義命謂天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爲有命无  
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蔡介夫曰九四固有命  
矣然非處之有道而无咎善類亦無由蒙福石介司馬  
光尚未能盡是道

按九四已入乾體乾爲不已之天命否之時三陽在

周易辨

卷之五

大

上天命未去而自四以上皆有造命之權故以有命  
屬之獨于四言之者舉四以該五上也然天命之去  
留係于人事之臧否必四所以處之者盡善而無過  
咎則人事得而天命歸之不惟四享其福而疇類三  
陽皆離其祉矣是則天命不可恃而人事有可爲易  
之爲教大要以人事幹旋天命如否之九四姤之九  
五其義甚明陸宣公奏議有云聖旨以國家興衰皆  
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學識庸淺凡是  
占算秘術都不涉其源流至于興衰大端則嘗聞諸  
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



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厥德保厥位  
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由于人天降  
災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  
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  
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  
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  
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凶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

周易辨

卷之五

九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  
之爲書窮變知化其于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  
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于履行得失而吉  
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  
福無門惟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收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言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

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  
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于  
下而天命降于上是其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  
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靡與大畧  
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  
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伏惟陛下審察時變博詢人  
謀王化幸備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  
○又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志行謂休否傾否之  
志得行也夫初六在下已有正君之志矣至六二之  
包承六三之包羞亦未嘗不欲行吾志也但位猶在

周易辨

卷之五

十

下勢未得行惟九四處近君之地上有陽剛中正之  
君又有上九同德之助事權既重君子之交既合而  
後其志可行要之九四雖處得爲之位遇有爲之主  
然當小人道長之時苟非以柔用剛舉措盡善則四  
既不能無僨事之咎即五與上亦難于幹旋矣故必  
无咎而後志行也爲否之九四者休咎所係豈不大  
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  
正當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



大人之吉也。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胡雲峯曰。否雖暫息。猶未盡傾。大人當休否之時。即有戒懼危亡之心。其卒能傾否爲泰也。固宜。鄧伯羔曰。苞桑非固結之謂。蓋卽朽索六馬之喻耳。陸宣公疏云。邦之杌隳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苞。叢生也。叢生之繁細而弱。不堪繫重。殊。絕也。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按匪人用事。則上下不交而成否。然用匪人者。君也。使以陰柔居君位。則與匪人氣類相投。必且盤踞而不可去。天下之否。無休時矣。焉有陽剛中正之大人。居于此位。而猶患匪人之難去者乎。匪人去。則君子來矣。君子來。則上下交而志同矣。故否至九五而始可休也。進君子退小人。所以休否也。否休而後大人始得安其位。故曰大人吉也。然豈可遂忘戒懼乎。夫君子小人之去留。天命之所由存亡也。故戒之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常以危亡爲慮。則去小人必力。而用君子必堅。上下之交。無時而不通。而後否乃可以永息也。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言進君子退小人。以休天下之否。惟居五位者。其權足以行之。蓋初

之志在君。儻有此志耳。二之包承。三之包羞。亦儻能舍垢忍耻。以待事會之來。四之志雖可行。亦必待五而後。正于五而猶或不行。則天下事無可爲之時。亦無可爲之人矣。故曰位正當者。猶云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胡雲峯曰。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上九傾否。則如水之傾。否于此盡矣。後喜之喜。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中來。

問丘。听曰。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乘爲定數。則易不必作矣。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按上九以乾剛居否終。否宜可盡去矣。然上陰位也。又上下皆相應。小人于此得無有根株未斷。去而復生者乎。傾否者。自強不息。健以去私。所以絕匪人之根株。若除賊之傾其巢穴也。蓋懲先時之否。期後來之喜。勿使小人消而復長也。戒之之意深矣。

三三 離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程傳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无遠不同。其亨可知。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君子之貞。謂至公大同之道。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于乾行也。

周易辨

卷之五

三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按萬物之生。惟人爲同類。自一家一國。以及萬方之人。未有不同。則亦未有不求同者。有何門戶可限。宗黨可分哉。然而同得其理者。覆載之內。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同失其理者。一門之屬。一宗之聚。畛域分焉。戈矛起焉。是以聖人于同人之卦。特舉二五中正相同者。示人以大同之準。若曰。凡欲同人者。第觀此二人之同心。則皆可以反而自得其所。同誠反而自得其所。同則必有聲相應。氣相求者。投我以如蘭之味。

授我以斷金之利。何患乎人之不同。而又何取乎人之妄同哉。不妄同者。非立異也。正所以慎辨乎人之所當同也。此同人之大指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言六二一陰不與羣陽妄同。而獨以中正上應于五也。顧何以不曰應五。而曰應乾。蓋五言其位。乾言其道也。言其位。則以臣而同乎君。或有附勢而妄同者。言其道。則彼此臭味之投。有相通于勢分之外。者。其交不可間。而其志不可携也。且乾道統天。廣大無外。二以中正上同乎乾。則能體行九五大同之道。不肯于方隅之內。自立門戶。自分宗黨矣。夫五之居

周易辨

卷之五

三

是位以行是道也。其欲得同心之人。與之宣布于下。蓋求之惟恐不遇也。誠有如二之得位得中者。又曷肯捨是而他求哉。此五與二之所以必相應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夫二五既以中正相同。何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必歸之乾。行乎。蓋同人者。本王者所以大同天下之人也。六二得位得中。其位在下。其質本柔。豈能必天下之盡同乎我。亦豈能必天下之無妄同乎我。夫以天下之大人類之衆。風氣不齊。好尚不一。必使同文同倫。四達不悖。推夏曆病。罔不率俾。而後可爲于野之亨。此非九五之乾行不

能也。且其間豈無險樹敵分裂河山阻我大同之  
化者。又豈無左道惑衆邪說誣民亂我大同之統者。  
必使廓清摧陷化與爲同而後可爲涉川之利。此又  
非九五之乾行不能也。然則同人者必有九五之乾  
行而後同之力始大同之權始一。○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夫于野之  
亨涉川之利必有藉于九五之乾行固也。然乾行非  
他乃君子之貞也。人之生也莫不有其正亦莫不有  
其中以求迨于正苟中正之道立于此則必有應于  
彼如二五中正相應此臭味之投自然而應不約而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同者也。然苟非明足以晰健足以行則所謂中正者  
不可得而見也。雖見及之不可得而用也。見之而不  
視其全猶之乎不明也。用之而不抵于純猶之乎不  
健也。明與健之未至則猶有不中不正者存未可謂  
君子正也。卽令盡交一世之賢豪而其間必有齟齬  
而不相入者。如果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雖閉戶幽居  
寡偶少徒而有道仁人之聲氣一一與我潛通千聖  
百王之心事一一與我冥契故惟君子之貞爲能通  
天下之志也。六二得此故有以上應乎乾九五得此  
故有以下應乎二而卽有以大同天下之人致于野

之亨。成涉川之利也。會謂人也而有不同乎哉。會謂  
人也而可以妄同乎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  
而致同也。

按類族者謂凡在此族無不相類此人之本同者也。  
辨物者以君子之貞爲準非君子之貞則不可以苟  
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出門同人六爻皆然特于初首發其義蓋人與人並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生于天地之間既無不同則誰爲門以內者誰爲門以  
外者欲求其門實不可得若立一門則萬門競立雖欲  
求同誰是可同故自其異者而觀之則一身之內有多  
門焉安所爲同者乎自其同者而觀之則六合之廣無  
一門也安所爲異者乎聖人既教人同人當先破除其  
門戶之見作廓然大公之觀。周公曰于門原不欲使人  
自域于門內也。夫子曰出門則直示人以無門可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本義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而係于私  
吝之道也。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黨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三爲私上應于五爲公若以應五爲吝失其旨矣

按象傳本以六二上應九五爲君子之貞而卒義程傳乃以應五爲吝則與卦旨相矛盾矣蘇傳甚明潘與劉說皆暗合從之無疑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胡雲峯曰二與五同九三欲攘二而畏五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與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李際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

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欲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蔡節齋曰安何也讀如安往之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如是則能收過而得吉也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

周易辨

卷之五

主

于法則故吉也丘建安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

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論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可而止而三之不與則畏勢之不敵而罷況四之所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順逆之勢又不侔焉此四之吉所以異于三之不與歟胡雲峯曰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直謂理直。來矣。解曰。先者先號咷也。中直卽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號咷者。以中正相應。必欲同之也。相克九五克三四也。紀聞曰。二柔不能勝三。四之剛強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之以同二。象以于野之亨。涉川之利。歸之乾行者。以此。程傳五專以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先號後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二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之在下。尚以同人于宗爲吝。況人君乎。

按九五乾體剛健。而中正六二離體柔順。而中正此二人者。尊卑之位不同。剛柔之質不同。而中正之道則同。合而言之。卽所謂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之貞。通天下之志者也。繫辭傳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抑何其情之切。至如此乎。誠以中正之道。雖人心所同。然苟非明健相資。深造自得者。必不可得。而襲取也。故雖舜禹大聖。必由精一允執。乃能用中于民。是則同人之理。雖天下之大。

公而同心之人。實天下所難遇。使有是君而無是臣。將何以布大同之治于天下哉。此九五之所以必求于二。二之所以必歸于五。相須至殷。而相遇至切也。且所謂同人者。不同於迹而同于心。故出處語默不同。而心同。乃真同人也。彼自有針芥相投之處。非他人所得而苟同。則亦非他人所得而離間者。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金可斷。而心不可得而間也。然此豈有約結使然哉。蓋臭味同耳。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凡旨酒嘉肴。乍嘗則以爲美。而過多則厭。淫聲豔色。一時雖以爲歡。而久

周易辨

卷之五

五

溺則倦。惟君子之道。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者。其感心合行。相得益彰。膠漆無以喻其堅。骨肉無以比其愛。可愛而亦可畏。可思而不可忘。故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如惓。既見君子。庶幾悅懌。飢渴夢寐之懷。無間于風雨晦明之際。是以未遇而號。既遇而笑。極千古情人之致。無以過此。而程傳乃謂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然則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之。君子必其無喜無悲。不號不笑。如木偶人者。而可耶。自古君臣同心。必有至情相感。至于中正之君。與中正之臣。明良一德。比于尋常之君臣。情誼尤殷。故元首股肱。最爲切喻。

漢高一口不見蕭何如失左右手況三代以上之聖主與其當時同德之臣其遇不遇之間有不備極悲歡之致者乎惟其如是故其任賢也歷數十年而弗貳其去邪也逆諸四夷而不疑故能使其同德之臣推行大同之治于天下以至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有由然也如使未遇其人而不知號既遇其人而不知笑是偶人而已耳堂陛之近漠然無情尚能以通天下之志耶是五與二之同人非止同此二人之心也同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云爾程傳乃以爲獨私人豈經意哉○二五既欲同人彼三與四獨非人乎其求同于二也與五無異其伏戎乘墉以求同也與五之用大師以求遇者亦無異且三居下之上是方伯連帥之職也求同于所屬之賢侯固其分內之事周之命太公也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則三之典戎亦何可違目之爲寇但二方以中正上同于五而三乃以遇剛要結于二是道不能與二同而勢則欲與五敵也五不可敵二不可要二五之相遇也蓋相與以蕩平正直之王道而三乃敢設門立宗擅行狎主齊盟之霸畧乎以三之明夫豈不見及此此所以升其高陵三歲不與也夫不升高陵則所

見甚狹未免域于門與宗之內及升其高陵則所見廓然知此時已無可設之門可樹之宗矣雖欲與我安所得行夫以三之強有力者猶不能與我以樹敵則凡私立壇宇自結朋徒思以執牛耳而建赤幟者皆已散而歸于大同之化可知已四居上之下是股肱輔弼之任也躬吐握之勞欲以人事主即求同于二誰曰不可但二業以中正上同于五而四乃以不正求同于二是失其所同之則即有害于同人之義揆之于義既不可以勝人而反求其則豈無可以自處以四之健固當知困而自反也此所以乘其墉弗克攻而得吉也墉高牆也四自以所居高位力足以得二之同而不知所以求同之則不在人而在我誠反而自得其中正之則即以上同五下同二孰不可與爲如蘭爲斷金者乎是知同人有則失其則則雖以天子之宰相不得妄同于一介之士况章布之徒挾其小才薄技便欲出而與天下士通聲氣乎宜其求通而反困也是故聖人立教凡同人者必以中正之君子爲準而中正之則尤必以九五之乾行爲利○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按遠野者必自郊。同人于郊。既不在門。與宗之內。則自無爭門戶分宗黨之悔矣。弟所未合者。中正之則與君子之貞尚隔一間。未足以揭大同之券。通天下之志。故曰志未得也。非荒僻無與同之謂。

三三 離上

大有元亨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胡蘧湖曰象傳柔得尊位句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

周易辨

卷之五

畫

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惟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按一陰之卦有六其德莫盛于大有以其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也。象傳特揭大中二字良有深意。蓋五柔主也。柔非尊位固不足以統御上下。居尊位而德非大中亦不足以翕受羣剛。凡柔居五位者皆得言中。然其中也專主一事而言如蒙五之求師師五之任將是也。且多有不足之患如豫五之貞疾恒五之從婦是也。此皆不可言大中。惟大有之五虛中任賢翕受衆善是以能成大中之德。德至于大中則

不專主一事之中而事事歸于盡善無復有不足之患矣。所以上下羣剛同心相應若百川之赴大壑。衆星之拱北辰也。剛爲大德五能有之。故曰大有。其德即大中之德也。必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方可言大。中夫離之文明乾之剛健上下二體各自爲德。惟六五居尊執柔虛以受益惟善是從。故二體之德兼備于一身。既剛健而又文明也。天者順理而無私者也。如堯用舜禹去四凶一順乎理之當然不雜以一毫私好私惡所謂天也。五文明足以燭理剛健足以去私此所以能應乎天也。時行者因時順應輕重緩急

周易辨

卷之五

畫

各當其可不膠于一轍不滯于一偏如此則凡所施爲莫不大善而亨通故曰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無以治之則繫孽萌于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朱子曰凡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楊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無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故曰順天休命

按火在天上爲大有。蓋照見其所有者。火之明也。知其所有而能自強不息者。天之健也。卽所謂剛健文明也。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卽所謂應天時行也。彖傳統論主德之全。故不專指一事。大象以人主御世之大權。轉移人心之大用。莫重于遏揚二者。故特揭而言之。

初九無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大凡富有。鮮不爲害。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所以有咎。胡雲峯曰。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反易有咎。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于此。

周易辨

卷之五

彖

害何咎之有。然以爲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按爻辭于上九盛稱其吉利。而于初九則先已慮其交害。蓋害與利不兩立。必始終不交于害。乃能全有其吉利耳。然害何從生。生于私其所有也。大有之初九。所以无交害者。蓋在初則時方卑約。而驕侈之念不生。九則剛能勝私。而紛華之習不染。故夫子不別贊一詞。而直贊之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然當大有之時。苟不能操心慮患。而以慢易之心處之。則未有

不私其所有者。一私其所有而沒溺于其中。則利之所在。害必隨之。旋且喪其所有矣。此周公所以又有艱則无咎之戒。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林。強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往而无咎。胡雲峯曰。坤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皆乾象也。况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不日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湯霍林曰。剛中之德。充積于中。足以負荷大任而不厭。

周易辨

卷之五

彖

按六五大中之德。能使上下皆應。九二則五之正應也。凡五所當行之事。二皆以身任之。而二以剛健得中。中德充積。有以上配大中之主。其能應天時行。亦與五同。故攸往不敗。苟非積中。則所行不能無偏。如



王荆公之執拘任情。司馬溫公之矯枉過正。焉得不敗。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亨作

本義。亨。謂朝獻也。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小人無剛正之德。則不能也。程傳。天子居天下之重。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眾。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所有為己。

周易辨

卷之五

七

之私。民眾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按尚書洛誥。周公告成王以統御諸侯之道。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言王者統御諸侯。必先識其向背。所以能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之私。故能識其享之誠與不誠。享不在幣而在禮。禮者恭敬為本。而節文以將之。是也。幣有餘而禮不足。惟曰不享。如春秋諸侯事霸王。但供其求。而霸王亦不計其心之誠與不誠。周公以

為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王者之所當察。而躬自省者。不待不朝而後見也。曰不役志于享。則外猶享也。而慢上之心已見。僭侮之端已形。此知幾者所蚤見也。九三剛正。能謹守侯度。不私其所有。以誠享上。是能役志于享者。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不知此義。是以不克然。六五乘大中之德。允公侯之享。與不享。自能敬識之以反己。自脩而兼行。遏揚之大法。當此之時。亦何容有僭侮不臣之侯國哉。此小人所以自取其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晰也。

周易辨

卷之五

八

胡雲峯曰。大有皆六五之有也。六五在上。而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過之嫌。必不有其大。而後可以无咎。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程傳。彭。盛多之貌。鄭東谷曰。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四有明辯之智。必匪其然。然後免于咎。

按乾之三陽上應于五。必由四以進。四位高權隆。凡人于此。鮮不侈然自大者。九四剛明于利害之幾。盈謙之理。辯之甚哲。故能不有其彭。如伊尹辭寵利。周公遜頑膚。是也。無欲而不撓于物。如神龍然。何增綴

之可加所以无咎。又按匪其彭訓彭原非其所有也。若視以為本有而勉為挹損豈能超然于勢利之外。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楊誠齋曰六五大有之主也離明而晦之以陰虛中而執之以柔專任誠信故能感發上下之志君臣之孚不約而自堅道義之威不猛而自洽。蘇傳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

周易辨

卷之五

无

制

按本義云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又云太柔則太將易之而無畏備之心似矣然未有天子德備大中群賢交贊而猶不足于威者也威從厥孚交如而生是以坦易无備而天下畏之故曰易而无備也蘇傳云以其无備知其有餘斯得之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按上九之所以得天祐者爻與象皆未明言至繫辭傳釋之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顯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夫

大有之時六五虛中以致上下羣剛之助此人之所以知也至于上九領袖羣剛以輔成六五大中之德此或非人所能知也故夫子特以信順尚賢表明之凡當大有之時處人臣之極地自非盛德之至則必有虛夸而不信驕亢而不順媚嫉而不能尚賢者矣今上九秉德光明誠信昭著此雙信也執柔守謙處亢能下此思順也又能尊賢樂善汲引羣剛或同明相照或同德相援此尚賢也凡此皆上九所以致六五之孚成六五之德者是六五一人之福上九實有以致之而上九若無功名讓之衆正而已不居福祿歸之大君而已不

周易辨

卷之五

早

古人臣高致用無以過此此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大有之上九亦有尚賢之事謂其尊尚在下之三陽也則大有上九之尚賢義亦如此本義以下從六五為尚賢則後世大臣阿諛順從以容悅為事者有以藉口矣且何以為推賢讓能休休有容者勸哉

男方至壽增校

周易辨卷之五終

周易辯卷之六

上海圖書館藏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三

謙亨君子有終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程傳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能下謙之義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自處何往而不亨

周易辨

卷之六

一

王童溪曰天氣下降以濟物天之謙也其化育之功光明若見則天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于天則地之亨也蔡節齋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朱子曰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蘇傳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所以爲君子有終也不于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于究極然後知謙之

必勝也

按謙之爲義始見于義易再見于虞書益贊于四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惟其招損所以不可自滿惟其受益所以不可不謙唐虞君臣皆深明此義交相戒勉始終以謙德自持如舜稱堯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以此受天眷命爲天下君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其功能以至終陟元后則謙受益之明效也禹稱丹朱以傲慢而殄厥世有苗以侮慢自賢致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則滿招損之明效也及禹奉命征苗聽益之教班師脩德

周易辨

卷之六

二

而有苗格則又謙受益之明效也謙之亨且有終至理昭著可見于前事者如此厥後仲虺告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傳說告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與虞書之意無異至文王繫易以五字括之曰謙亨君子有終夫子推言天地神人同此一道以見盈之所以必招損謙之所以必受益其道斷乎不爽則自天子之尊以至上庶之卑令謙之一字更無持身處世之法矣故曰謙德之柄也柄以舉物謙以進德君子終身持之不終

失墜存心愈謙則受益愈多是以位尊者愈光位卑者人亦莫能踰也由此言之人忠不能下人耳誠能下人未有不高出于人上者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益高謙之象也馮厚齋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乃君子治一世使謙之象

按謙取地中有山之象以見謙非德厚者不能也薄德之人淺衷小器其心易盈豈能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之德厚也如地其有功勞于天下也如山雖隆起于地上似乎至高然在地上者有限在地

周易辨

卷之六

三

中者無窮而惟地之廣厚有以益之故雖有至高之山而自大地視之藐乎不覺其為高也此與厚德君子功勞蓋世人見為多而君子自視寂若無有者殆無以異君子之謙所以亨且有終者蓋深體此象而能然也既以此治身即以此治世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及爻中行師伐國正王者治一世使謙之事即虧盈益謙之意也然盈者不能治盈惟謙者乃能治盈如舜禹以謙受益而苗民咸格正以我心能自挹損故彼意亦退然自下若君子不能自謙豈有能治一世使謙之理若秦皇漢武以驕盈之氣用師侵

伐則虛內事外海內蕭然所得豈能償所失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張南軒曰收如牧羊牛使之馴伏方可言謙

按謙謙君子所以涉大川而吉者何也試觀驕盈之人妄自尊大凌人傲物即語言嘻笑之間皆可以作風波而召禍患則知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者雖處風波震撼之中自能化險為夷轉禍為福何吉如之蓋險難不生于世路而生于己之勝心客氣者多也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周易辨

卷之六

四

蘇傳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于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于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而六二又以陰居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于三貞以言其出于性也按鳴謙之義惟蘇傳最為得情良以勲德大臣謙讓不伐則一時風聲所感莫不和鳴相應以成其謙有百餘師師濟濟相讓之意然苟非中心有得即勉為謙讓不能持久而有終朱子云太虛中本無物事業功勞于我何有此心體之本然也六二中正有得子

心體之本然其鳴謙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楊氏曰所以能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三以剛明之才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

程傳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難矣况于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楊誠齋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

按謙之六爻止言其謙而不言其所以能謙夫子于繫辭傳釋謙九三爻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

周易辨

卷之六

五

之至也唯德厚之至故不自覺其功之盛唯地厚之至故不復覺其山之高夫子此言適合地中有山之象蓋申明九三之所以能謙也自古功臣令終者鮮皆由器小易盈恃功驕恣失于謙讓所致太史公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庶幾哉于漢家勲可

以此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故謙則終吉不謙則終凶出乎此即入乎其間不容髮也夫子曰致恭以存其位非獨贊辭實戒辭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程傳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本義柔而得正上

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

按象以六四之撝謙爲不違則解之者曰施布其謙但未解如何爲施布如何爲不違則蓋以人事君乃大臣之法則也周書紀成王訓勅大臣之言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此正撝謙之實事六四居近君之位在勞臣之上當撝布其謙以推賢讓能爲務使勞臣益得展其功烈庶有以和合庶官之心不失休休有容之度此所謂不違則也不然則與僞謙恭者何異

六五不當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周易辨

卷之六

六

服也

按惡盈好謙者天地神人之所同也天子以一人爲天地神人之主必能馴服天下之心使同歸于謙而後天下平而後天地神人之心無所不順六五居尊執柔以謙受益爲衆所歸不必權力富厚而自能左右其鄰使剛柔皆樂爲之用故曰不當以其鄰鄰謂上下諸爻以之者非以力服之以謙服之也于是收合羣鄰之心以侵伐不服之國以衆加寡以至順伐不順何往不利侵伐凶事且利况于他事又何不利王者以謙道治天下其效如此此所謂真多益寡稱物平施治一世使謙之

事也。或謂謙者常失之于弱。須以威武濟之。此不知謙道者也。觀于初六之謙。可涉大川。六五上六之謙。可用行師。伐國是天下之至強。無以過乎。謙者也不然。聖人亦何利于謙。而諄諄教人以趨于弱乎。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按上六鳴謙。與六二同。夫子何以云志未得。蓋上六以九三勞臣在下。而已以無功而踞高位。此其志之所不安也。惟不安。故深致其謙。以下三而得三之心力也。愈固。是以利用行師。征邑國也。經文無不足于上六之詞。

周易辨

卷之六

七

本義乃謂上六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干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愚竊以爲自古行師。必命卿爲將。如禹益征苗。胤侯征虺。太公周公方叔召虎之出征。及春秋列國用兵。三軍將佐皆命卿爲之。未有用無位之人以行師伐國者。安得以上六爲无位乎。小者爲邑。大者爲國。凡有不服。皆所當征。經文明言征邑國。而本義以爲治其私邑而已。未知何據。

三三坤下  
三三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利以立君用師也。胡雲峯曰。建萬國。統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按豫惟九四一剛。位居近地。上爲六五所任。下爲衆陰所宗。能以震動有爲之才。達羣陰凝滯之氣。暢一人之德意。收萬國之歡心。此四之所以得行其志而成豫也。彖傳云。剛應而志行。爻辭云。由豫大有得。皆

周易辨

卷之六

八

至九四而言也。求之隆古。惟舜禹伊周稱用之日。功成之後。足以當之。其時建國親侯。則萬邦協和。與師伐罪。則室家相慶。所謂利建侯行師。明效彰彰。可觀矣。夫子贊易至此。特倦倦于順動之義。謂四之所以得行其志。而成豫者。惟其順以動故也。順以動者。謂順理而動。不以私害公。不以利傷義也。又順序而動。無緩其所急。不凌節而施也。此皆所以致豫之道也。夫既以順動而致豫。則所以保此豫者。可或一日而忘其順動乎。然人情當未豫之時。兢兢焉以求順動者。有矣。至已豫之後。凡所動作。往往逆理悖常。顛倒

失序者何也。忘其和樂之所由。統于逸豫而不返也。若已豫之後。仍能順動。此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此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且莫之能違焉。有建侯而侯不順。執行師而師不順。令者乎。蓋之告舜也。曰。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此皆順動于已豫之後者也。舜之時。天下之民財已阜矣。慍已解矣。可謂至豫矣。豫則逸。樂易縱也。法度易弛也。失法度而縱逸。樂則心志昏而賢否混。任賢必不專。去邪必不果。而違道干譽。拂人從欲之事。紛

周易辨

卷之六

九

然雖出矣。以舜之為君也。禹皋之為臣也。而益猶諱。諱告戒。若此。可見既豫之後。順動為難。豫之時。義順動為大。若既豫之後。仍能順動。此道符于天地行合于聖人者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苟刑清而民服。則兵革不動。諸侯親服。而萬邦和寧矣。豫之時。義豈不大哉。夫子一則曰。順以動。豫謂以順動而致豫也。再則曰。豫順以動。謂已豫之後。仍以順動而保豫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豫之時。義孰大于此。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而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潘瓜山曰。樂之為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惟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按諸家疏解。但言作樂。而于崇德二字。未見發明。愚以為崇德者。樂之情。而豫之本也。今以孟子之言。推之。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幹腹底豫。又曰。樂之實

周易辨

卷之六

十

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此樂之所以自崇其德者也。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此樂之合百姓以崇其德者也。以此薦上帝。配祖考。是以上帝降康。祖考來格。故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之謂崇德。此之謂得樂之情。知豫之本。不然。穢德彰聞。萬民愁怨。縱有樂。虛小惠。未能徧德。羣黎則幽明之間。正多遺憾。雖合古今盛樂而奏之。上帝其能歆享乎。祖考其能悅豫乎。

初六鳴豫內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又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胡雲峯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獨人獨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

周易辨

卷之六

上

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則正而吉矣程傳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連去之早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蘇紫溪曰不終日只是不久安于豫之意凡人之所溺而不返者彼若不能以頃刻安也蓋衆人慮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識微故不遑遽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是之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子所以極贊其知幾之妙也

按繫辭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賁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當豫之時凡在九四之上下者皆有就于逸樂之患故上交則阿附以求豫而為諂下交則狎昵以適情而為瀆如鳴豫之初盱豫之三此上交而諂者也貞疾之五冥豫之上此下交而瀆者也惟六二介然守正不溺于豫是以心志清明而諂與瀆無自生焉此知幾之神養之于寧靜之中灼然前知而不惑者也夫吉凶之未著者為微已著者為彰操持之堅定不易者為剛其荏苒易溺者為柔于此皆能前知之

周易辨

卷之六

上

而執中秉正介石不豫則其神智出于幾先足以開導羣迷師帥天下故曰萬夫之望象所謂順動者必有此先見之明靜安之慮而後能也聖人為處豫者示之極則如此

六三盱豫悔遇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宜有悔者也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問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其義如何朱子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胡雲峯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盱豫



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張中溪曰六三一爻  
凡兩言悔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  
悔 程傳處身不正進退有悔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  
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  
也

程傳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  
事豫之所由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  
下之豫也四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  
獨當上之倚任而下無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

周易辨

卷之六

主

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盍聚何患乎無助也贊取  
聚爻也

按九四所謂剛應而志行者天下之豫皆由於四然  
四之致豫必非一手一足之力故其要在得朋得朋  
之要在去疑四居陰有疑象疑心一生則朋散而  
成孤立之形豈得大行其志勿疑朋盍簪此戒四之  
辭也然諸陰之所以不見疑于四者全在不溺于豫  
如鳴豫肝豫耳豫皆溺于豫者也必如六二之介石  
則四乃不疑此戒諸陰之辭也六爻相成之道如此  
聖人一一指示使天下後世當致豫之大任者必如

九四之勿疑而後可以得衆朋之樂助享豫順之成  
業者必如六二之介石而後可以當盍簪之良朋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  
也

馮厚齋曰貞疾猶痼疾也六五陰柔當豫之時上下耽  
于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盡付九四大臣而慢不  
省此貞疾之證也 胡雲峯曰易之言疾者四曰无妄  
之疾勿藥有喜曰損其疾使適有喜曰介疾有喜皆言  
疾之愈而可喜此言貞疾僅得不死耳未可喜也豫最  
易以溺人六二柔中且正能不終日而去之六五陰柔

周易辨

卷之六

主

不正未免溺于豫而有疾猶得不死者中未亡也人莫  
不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以六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  
之鳴三之肝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生道矣 程傳六  
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于豫不能自立者也  
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于四四之陽剛得衆非就惑  
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  
多在四本無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于五  
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若五不失君  
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福如太甲成王  
也 吳臨川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則無以御其下矣

當上卦之中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爻似之。

按中未亡言中德非言位號。五中德未亡猶得以禹益之戒逸樂。周公之戒無逸告之而使自振于沉迷。豈特不死且可以去疾而有喜。益六五柔中之主任賢圖治本亦無疾。但當上下方豫之時恐有號于逸樂之患。聖人見疾于未形故為危言以示戒。此正所謂知幾之神。欲人主無死于安樂云爾。豈以其位號僅存為中未亡乎。至于衰周之主大勢已去位號僅存一切建侯行師之事天子不復能有所舉行不遇

周易辨

卷之六

五

賴先王遺澤以延一線併不足以言中未亡矣。

上六真豫成有渝无咎象曰真豫在上何可長也。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按真豫與知幾相反知則不真真則不知凡人以豫為成業可以長享而不壞而不知樂極生悲貶且立見以上六動體能變故猶有渝上既渝矣猶可以療五之疾速三之悔去初之凶不特自開其冥而已也。艮以上之所居為師尹具瞻之位有彌亮天子表率

百僚之責若以豫自迷而不醒則將胥天下而為長夜矣。咎可勝言哉。故曰真豫在上何可長也。括在上二字自有關係不可畧過。

三三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陽來下于陰陰必悅隨為隨之義。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為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

周易辨

卷之六

六

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矣。張中溪曰隨之道利于貞正不正則為詭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于正然後无咎亦猶形之隨形響之應聲也。程傳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逆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程傳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宜也。張南軒曰隨者順理而行如嚮晦

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按夫子于隨之象象總發明隨時之義夫隨之所以  
大亨而无咎者以所隨之得其正故也然何以不曰  
從正而曰隨時蓋正合乎時之宜則隨乃盡乎正之  
利也時之有古今也猶其有晝夜也日出而羣動皆  
作則以初作爲正日入而羣動皆息則以宴息爲正  
由此推之細而至于語默一嘖笑大而至于政事  
之張弛賞罰之先後禮樂之質文制用之豐儉各順  
乎其時而變通以行其正是以動而可悅而天下之  
相隨者皆相依于不可解之天維繫而不忍捨也苟  
泥于正而不適于時是猶以晝之所行而施于夜以  
夜之所息而施于晝則非其時矣非其時即非其正  
矣天下其孰能隨之故隨時之義甚大自非精義人  
神之君子不能晰之至微而處之至當也聖人欲條  
舉其事以示人而不可勝舉也故即暫晦入宴息之  
一端以示之若曰所謂時者猶日之有晦而所謂隨  
時者猶晦之有宴息也苟明于此一端而其餘可以  
類推矣自六爻言之以剛居尊得中得正曲盡隨時  
之義者莫如九五故自初九以至上六義皆以隨五  
爲正云

周易辨

卷之六

七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  
門交有功不失也

按官者主守之謂渝變也初九之正應在四四爲初  
之主守初之所當隨也然當隨之時五爲隨主以中正  
居尊得天下之隨則初當變其所主而上隨于五乃爲  
得正而吉故曰官有渝貞吉若六二六三不能往隨于  
五而就近相係則隨時之義不明所隨不得其正不足  
以爲吉矣初既不隨四亦不與二三相係而徑往從五  
是爲出門以交交得其正則正之所在即官之所在雖  
渝變其所守適以見其勇于從義也初居卑位而能杜  
私門之朋黨明遵王之大義初之功良不淺矣故曰出  
門交有功功在出門謂不係二三也吉在渝謂不隨四  
也

周易辨

卷之六

太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胡雲峯曰小子初陽在下象丈夫五陽在上象六二以  
初陽在近而係之則五陽雖正應必失之矣楊氏曰  
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  
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  
六三上六皆言係也吳臨川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背  
五而向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牽係倘若係此則必失

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爻辭示戒云

按復之六二以從初爲下仁則隨之六二下係于初亦未可謂所隨之不正也春秋諸侯初卽位例稱小子初九以剛居剛本非不正特以其在下故稱爲小子耳但隨之時九五中正居尊爲隨之主上下諸爻皆以隨五爲從正卽初九亦越四而隨之况六二本其正應乎但二柔恐其近係不能遠隨故戒之與同人之戒六二意正相符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周易辨

卷之六

九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又戒以居貞也徐進齋曰以六居三不正也以九居四亦不正也以不正相比必至于詭隨故以居貞爲利胡雲峯曰士之病莫大于有所求三之于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按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三之志于何處見之卽于其隨有求得處見之也蓋三以初在下非當事之人不若四之當任者可以有求必得故舍初而係四也

三陰柔不中正雖係丈夫亦從勢利起見非真從正也故教以利居貞謂以從五爲居貞也從五則得會極適王之正義故利係四則涉大臣植黨之私情于義爲不正故不可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內居此地者奈何惟孚誠積于中動爲合於道以明

周易辨

卷之六

十

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積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無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不疑亦由中有孚誠而處無其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郭白雲曰六三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張中溪曰九五居正中之位而下得六二之正應中正相孚善莫大焉象曰大章貞元咎而天下隨時九五足以當之也

按九五以剛居尊得中得正能曲盡隨時之義者此宜于天下之才無所不兼收天下之善無所不孚契如出門之初在道之四與維係之上六無不與五相孚者何獨以孚于六二之嘉為吉乎蓋九五位在正中則必取天下之正中者以立隨時之準而後可以兼眾善而無弊故以六二之柔中配九五之剛中嘉偶定于而是而皇極即建于是天下臣民雖欲不隨之

周易辨

卷之六

圭

而不可得矣然五何以不言隨而言孚蓋孚乃所以為隨也隨而不孚是貌相從而心不固也人主處至尊之位其勢與天下疏苟不能推其誠心與天下相信又何以使天下之隨之者至于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乎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胡雲峯曰窮之義一謂豫之初曰志窮惡其人欲沉溺而不可脫也隨之

終曰上窮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按九五以正中之德為天下所隨非獨遵王之義有所不可違亦以至善所歸有所不容忒也初九處下最遠且當出門以交况上六居高位在近地舍五將安歸乎此所以係之維之固結而不可解也王者既以至善見孚于人心即以此孚信上達于天神故用亨于西山所以薦信也以臣民之無有二心于王者明王者之無敢二心于上帝也神人一理幽明罔間未有至信不孚于人而可以昭假天神者論九則隨時之義豈不大哉

周易辨

卷之六

圭

三三三  
上

象曰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本義彖坎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持止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蘇傳器久不用而蠱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

事事故曰罪而止。天下其則莫逆。上止則無爲。下莫逆而上無爲。則衰亂之萌起矣。程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當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

周易辨

卷之六

三

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處。所以能治蠱而至于元亨也。

按文王于蠱字下。卽繫元亨二字。夫子釋之。謂蠱之時。天下壞亂已極。治之者決非小補。可以奏功。必元亨而後天下可復治也。如人已病。蠱精神消耗已盡。其患幾于不治矣。治之者必大復其元氣。使周身血脉重復疏通。而後可得再生也。然時事至此。已難下手。若畏難苟安。是坐以待斃也。故必往而有事。如大川在前。奮身往涉。以求必濟。庶幾天下可治。其治之道。若何。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是也。甲日之始。前事

壞亂已極。若因循舊轍。萬無可爲。必將前人已壞之緒。更始再造。故以甲字取義。先甲三日。爲甲子甲寅甲辰。後甲三日。爲甲午甲申甲戌。取天行終始循環之義。蓋必自強不息。終則有始。如天行之至健。方可去苟止之宿弊。而啓至治于方新。此所謂元亨而天下治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李隆山曰。山下有風。山木摧落。蠱敗之象。蔡介夫曰。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急于振民。然自新爲新民之本。故繼之以育德。蓋反本之論。

周易辨

卷之六

三

按蠱之時。下甲。巽而上。苟止。溺于燕安。事事開茸。百司底府。無處不滋。其意弊民生之凋敝。風俗之頹敗。可知矣。不有以振起之。則亂將何極。然欲振民而不求其本。則將以智術驅之以刑戮脅之。民不堪命。奸盜不勝。速亂之道也。惟反而自育其德。則亦能育同德之人。與之共治。其民無長不仁之心。自有以振民生。無犯不義之事。自有以振民行。振之有方。則刑輕于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禮義不期興而自興矣。所謂元亨而天下治者此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

考也

蘇傳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父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 卒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 賀卿曰人子能幹父蠱方稱爲有子不然與無子同有子考始得无咎不然考終有咎也 楊敬仲曰意承考者其意則承其事則不可得而承矣承其事則弊終不除乃所以彰父之惡也

按周公以幹蠱之事責成人子使人讀之雖然有奮發之意言爲人子者必能幹蠱方可謂有子不然則與無子同先人之業自此斬矣必有幹蠱之子而考

周易辨

卷之六

重

乃得无咎不然則考之咎終不能無必且遺羞于千古伏痛于九原矣人子能操此危厲之心則自能奮涉川之勇用先甲後甲之功以致天下之治矣此義諸爻所同特于初首發之夫子以意承考也蓋子當幹蠱之時與天下更始不得不反前人之覆轍雖敗父之臣與父之政有所不容已矣豈敢以紹述爲辭而姑息以遂先人之過貽宗社之憂乎然君子必有以原之曰意承考也謂事不承考而意實承考此誠善繼人之志者也 又按六五爲天下主承父蠱之後此則天下治亂宗社存亡係焉在五自不容不幹

以其子職之關切故也自四以下于五爲臣而初又

最卑何得榮律以子道而責至卑者以幹至尊之蠱乎曰臣子之誼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五既以父事爲子事則自初至四安得不以君事爲父事乎且自天子而降公侯卿大夫士庶皆有父母不幸而父母有蠱皆當盡力以幹之而後可爲有子而後考得无咎故謂初爲五幹蠱以國事爲家事可也謂初自爲其父幹蠱而盡孝卽以作忠亦可也禹八年于外三過家不入門此所以修鯀之功補鯀之過不忍厥考之無子而有咎耳乃子道盡而臣道亦盡幹家幹國其

周易辨

卷之六

美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蘇傳陰之爲性安無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至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無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馮厚齋曰六五陰柔取象于母蠱九二爲五之正應又取乎內有剛中之德善幹者也 蘇頌演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肅

帝舊約爭之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  
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  
敬業爲之起兵于外裴炎爭之于內皆不旋踵爲戮何  
者位尊權重臣下無可奈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  
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呂呂安之故李與周勃得  
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  
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  
既立武后革命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  
泰山之安矣秋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  
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

周易辨

卷之六

毛

頃旬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  
陵王下決旬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  
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  
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警陛下耶文皇帝身陷鋒刃百  
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  
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  
姪就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于太廟三思  
立廟無附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于  
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錢欲以一言折之  
故不廢則死陳平秋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

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于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  
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秋  
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  
昌宗未去仁傑猶置而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  
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于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  
于毀傷故耶

周易辨

卷之六

宋

按幹母之蠱三代以上其事罕聞良由聖帝明王修  
身齊家防微杜漸不致有宮闈亂政之禍貽于後嗣  
故也至春秋以後其事屢見呂武二后其最著者也  
而所以幹蠱之道周公已明言之矣陳平秋仁傑身  
當此禍幹旋極難而其所以處之者暗合不可貞之  
義茲故備錄顛覆之言不惟經旨曉暢亦使後之臣  
子不幸而值此者觀往事審時變而求所以善處之  
方庶幾其有濟乎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異體得正故无大咎王湘  
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謂臣以此爲子  
是謂子謂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小有悔然不陷君  
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征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征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其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毛瀆川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六四之柔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張橫渠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胡雙湖曰。在九二以五。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繼世之君言也。鄭孩如曰。子有幹蠱之名。則過歸于親矣。幹蠱而親不失令名。此爲用譽以幹之也。

按本義謂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

周易辨

卷之六

无

蠱可致聞譽。信如此說是六五幹蠱德歸于臣而譽歸于已也。似非經義。初六之辭曰。有子考无咎。謂子能幹蠱則考得无咎。此人子之至情。聖人之明訓也。初以无咎歸之。父而五肯以譽歸之。已乎。因父之蠱以彰己之名。非孝子之用心也。雖繼亂之後。事多更始。而整頓完復。成業依然。則以人子之補過。保先人之令名。不惟无咎。而且有譽矣。記曰。禹能脩姒之功。不曰姒繇之愆。而曰脩繇之功。是功成于已。譽歸于親也。夫子稱泰伯。文王皆稱其至德。爲其深衷隱厚。不近于名也。若人子思以父蠱顯名。不可謂德。惟歸

德于父而已。不居斯足以見子德之至耳。故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馮文所以當蠱之時。而曰高尚其事者。非徒爲潔身而已。惟不繫世界之人。然後能濟世也。王昭素曰。取不貪之志以爲法。

按蠱之時。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卑巽苟止之病。皆出於貪權固寵。高貴利達之徒。天下之蠱皆此輩成之也。夫以龍利爲心者。必不能以君父之事爲事故。只有致蠱之禍。決無幹蠱之用。有幹蠱之用者。

周易辨

卷之六

无

必其超然于富貴利達之外。天下弗顧。千卿弗視者。也。周公于上九。特表此高致。夫子亦稱其志可則言。必有此志。乃不至于致天下之蠱。即可任以治天下之蠱。故曰志可則也。且不獨人臣宜然。即以人君言之。苟非有天下而不與之高致。亦必不能以治天下之蠱也。如周平王德申侯之立已。而不報父讐。故終不能幹幽王之蠱。以棄西周之業。宋高宗慮徽欽之復返。而曲從和議。故終不能幹靖康之蠱。以貽南渡之羞。皆爲其貪戀富貴。志卑而苟止耳。

周易辨卷之六終

男方至壽增棧

周易辯卷之七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 兌下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遺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程傳臨太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為臨卦取自上臨下

臨民為義 劉濟伯曰陰為民陽為君大君臨民之象

張中溪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

周易辨

卷之七

剛浸而長 本義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

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月也 姚承菴曰至于八月有

凶蓋教君子乘臨之勢宜善其所為臨持之于可久耳

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是君子之所以臨天下者

按本義以進而凌逼于陰為臨然考之經傳如臨下

以簡予臨兆民及論語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中庸聰

明唐知足以有臨之類皆取臨民之義並未有訓為

凌逼者至于臨之為卦象與六爻皆未言所臨者為

何事及讀夫于大象之辭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

民无疆則知所謂臨者即指臨民之事其義甚明而

義皇名卦為臨之意亦曉然矣蓋陽為君陰為民

暗無以自明故有待于君之教民柔無以自立故有

待于君之信教思容保此正臨民之實事也復卦一

剛初復已有君道然初陽在下時方潛隱未達臨民

至于二陽浸長則出潛離隱君德已著為天下所利

見羣陰不得不相率而君之此其所以為臨也然則

上之四陰何以通謂之臨乎蓋在上之柔者能援引

在下之剛者以行其道則亦足以有臨矣此六五所

以為智臨併三四與上之陰皆得謂之臨也○文王

于臨卦先以元亨利貞繫之旋示八月有凶之戒何

周易辨

卷之七

也蓋欲臨民者教思无窮容保无疆以法天之道勿

使道失于已而徒聽氣數之消長也夫臨民之道教

之則必思所以悅之不悅雖教之而弗入也容之則

必思所以順之不順雖容之而弗安也教之而弗入

猶弗教也容之而弗安猶弗容也失此二德何以臨

民能兼之者惟剛中之九二乎剛故能力任師保之

事中故能兼盡悅順之德此誠堪代天以行其道者

然必有待于大君之應而後其道可大行何也二雖

有君臨之道而位猶在下可以臨一方未可臨萬國

也臨萬國者謂之大君六五是也六五雖居大君之

位而剛中之才不及九二故必虛中以應二五既應二則在五之左右者如六四上六亦必同心以下應故二陽在下各得以大展其咸臨之用畢効其行正之功此臨之所以大亨而得其正合于天之道也故曰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以剛中盡悅順之妙理以剛中有應致死窮无疆之大業自古臨民之主必如此乃可謂法天之道必如此乃可謂聰明睿智足以有臨而不然者雖有剛中之才克任師保萬民之事而上弗之應是棄才也棄才則才雖長而易消才消則人主無與共行天道天道弗行則消不久也幾見二陽之長旋見二陽之消為期不過八月此循環之定數也方其消也吾有以養之使長及其長也吾有以培之使不消此天道之不息也臨民者其可捨不息之天道而徒以長而轉消者委諸循環之定數哉七日來復主陽而言日為陽七者陽數也八月有凶主陰而言月為陰八者陰數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按臨民之道取法于天廣大公溥無私覆載無私照臨故曰咸臨咸臨者君道也天道也所以能教思无窮容

保无疆也初當潛時未居君位而志在行正不貶道以徇人不曲學以阿世故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按九二咸臨之道與初九同但初未當事任其可見者志耳至于九二則已當事任凡教思容保皆須實致之于民必其與民相安而得吉也斯无不利无不利者萬民無不順命之謂也然唐虞成周之世猶有苗民逆命頑民梗化孔子為政國人謗之迫增修文德漸靡日久政成化行而後民皆悅順求其一時無不順命豈不難哉故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言咸臨之時猶有未順命者故必予之以吉而後乃无不利也聖人臨民純用德教雖不廢兵刑然未嘗輕試驟用以殘民命也夫能使民不懼于凶方可謂吉如所云勝殘去殺刑措不用者是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按咸臨之君子不求近利不博小譽廣大公溥以天運自處者也三陰柔不中正無此德量不免以甘悅臨民其意將以利之也而不知其有甚不利者存夫甘臨者必有小惠以徼譽于民也必有所假借于法度之外矜

明寬也。然惠在一時而後弗能繼則怨咨隨之。姑息爲仁而義弗克正則奸惡作焉。其爲不利甚矣。憂則思遠。自能取法二陽以從正道。雖有咎而不長也。聖人知天下之臨民者。苟無得于咸臨之大道。計必將有事于甘臨。三爲悅主陰居陽位有甘悅之象。故特發此義以示人在唐虞之時。卽有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而孟子謂子產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與此爻正相發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按上三爻皆陰居上位。德不足以臨民。必資于在下之剛明者以爲臨。六四下應初九。而曰至臨。何也。蓋初九

周易辨

卷之七

五

咸臨與天同道。四之識量。苟不足以至之。豈能與之相得而無間。相與以有成乎。故必有四之至臨。乃足以配初之咸臨。由是旁招在野之遺賢。周斷四方之民隱。庶有以釋納溝澮市之耻耳。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謂以四之柔正配初之剛正。兩正相當。自有以知其所至而至之。使初九得抒其行正之志也。如此則四之臨天下無愧矣。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按自初以上。凡有臨民之責者。皆可稱君。而惟居五位者。有統理萬邦。總帥百辟之任。故特爲大君。大君之道。

在于安民。尤在于知人。人之所宜。有宜于咸臨者。有宜于至臨。敦臨者。其在六五。將何以爲宜。哉。宜于智臨而已矣。智足以知之。而後有以臨之。苟智不足以知之。是莫能審辨其孰爲威。孰爲甘。孰爲至。與敦。而貞邪必至于顛倒。川舍必至于違宜。天下真才碩德。皆無以自見。而教思容保之事。必有廢格而不行者矣。故惟智臨爲大君之宜。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所行當其可之謂中。如其人不備。咸臨之德者。必勿使居親民之地。其或有蹈甘臨之咎者。亦必有以正其違道之愆。或有識量未至。不達于至臨之體。誠信未敦。不足于敦臨之誼者。必

周易辨

卷之七

六

勿使居卿相公孤之位。人宜其官。道充其位。如是之謂行。行中之謂智。臨也。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夫知人必以安民爲實效。民不安。是官非其人也。官非其人。是大君之不智也。誠能知人矣。則必能官人以安民。而凡教養事宜。各當其可。此豈非大享以正之。天道是八月之所不能消。凶災之所不能犯者耶。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按上六居至高之位。所謂高而无民者是也。其敦臨也。非有所加厚于民也。特厚其親民者而已。親民之事。俱

付之威臨者。上與下民本不相親。惟有篤厚威臨之人。則愈培愈多。而民生愈厚。且上六與威臨之人。本非正應。亦非能盡威臨之人。而親厚之也。惟有啓迪智臨之主。篤信威臨之臣。相與教思。無窮。各保無疆而已。在六四。患其不至。不至。則有所偏蔽。而不舉之處。下無以達。威臨之志。量上無以廣。智臨之聰明。六四既至矣。而上六不敦。則智臨者。或以治安而倦于延攬。威臨者。或以行正而格于儉邪。天道不行。浸長之陽。不久且消矣。上六之敦。其可少乎。象曰。志在內也。內謂二陽。

三三  
坤上

周易辨

卷之七

七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去聲。示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大觀下觀。觀天俱平聲。視也。餘二觀字俱去聲。

程傳。凡觀視于物。則爲觀。聲平。爲觀于下。則爲觀。聲去。人君

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聲去。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

爲觀。聲平。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

觀之義也。在諸爻。則惟取觀見。本義。觀者。有以中正

示人。而爲人所仰也。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

也。顒然。尊敬之貌。項平菴曰。盥者。祭初盥手。凡祭之

事。百未一爲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無不陳也。胡雲峯曰。盥而不薦。以喻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行事。而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徐進齋曰。下觀而化。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吳臨川曰。言感應之速。觀道之神也。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從而化也。

按諸家只解盥而不薦等語。獨未發明大觀在上一

周易辨

卷之七

八

節。殊欠頭顱。夫觀之所以爲觀者。謂九五中正以觀

天下也。中正之理。我生所自具。全體大用。無所虧欠。

能觀乎此。是爲大觀。而凡稽之往古。驗之天地。質之

明師。良友。參之風謠。物議。皆可以爲大觀之助。非猶

夫童子蒙昧之觀。女子拘攣之見也。去盡蒙昧。脫

拘攣。廓然無際之中。而準則自定。權衡曲當。方可以

爲大觀。然此非徒見及之而已。必也體之于身。而措

之于行事。夫體之於身。而措之于行事。則必欲其順

也。又欲其巽也。不順。則勉強安排。無安行自得之趣。

不巽。則疎浮膠滯。無精義入神之用。豈能動合中正

乎未能動合中正豈足以觀示天下乎故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天下者中正也夫子不徒曰中正而先言大觀又言順巽大觀者微見乎中正之原也順巽者曲盡乎中正之則也在上者果能如此則孚信在中感無不應動容舉意而化馳若神不待教令施設而民始服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神道設教正謂此也先發明大觀在上節則全象之義自見而六爻中觀生觀民觀光等語總以大觀二字括之矣夫子贊易必于卦辭內指出頭顯示人以入手之方後儒解易似未見及每于卦辭疎畧卦辭不明安得爻辭節節融貫乎其支離乖隔良有以也

周易辨

卷之七

九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程傳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劉三山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術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按省方之典三代以上則天子自行三代以下則直指代行然苟非大觀順巽中正以觀則省之而不知其風之所自教之而不知其化之所本神道不行乎其中亦何以動人哉祇以擾民而已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又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程傳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穉之觀小人也所見昏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爲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項平菴曰下民日用而不知乃其常也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胡雲峯曰初二皆陰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

周易辨

卷之七

十

觀茫然無所見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可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日利女貞則非大丈夫所爲可知

按大觀之主雖以神道設教亦豈能必天下之人盡爲大觀乎其童觀闚觀亦各隨其分量所至耳第時方尚賔人思競進周公于童觀者特名爲小人人只宜安于爲下倘自負爲君子輒欲觀光王國不亦羞乎闚觀者特名爲女子女子只可謹守閨閣倘自以爲丈夫輒思經營四方不亦醜乎聖人立教嚴謹如此正欲在上者鑒衡無爽勿使女子小人得以冒

昧而進于高位而在童觀闕觀者亟宜審所自處而知所勵志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敬承曰我生謂我之所以生也非內自復不能識我生非本體常惺不能觀我生 楊誠齋曰三五皆曰觀我生三察已以從人五察人以修己

按三五皆曰觀我生生字所該甚大禮曰父母全而生之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觀至此乃為大觀即以徵庶民考三王俟後聖建天地質鬼神總以我生為之符券耳故不曰道不曰德不曰性命而直曰我生

周易辨

卷之七

士

聖人指示親切使人不外求而自得也然觀之而見其真不為童觀者鮮矣觀之而見其全不為闕觀者又鮮矣見其全矣而體之于身措之于行事能順能巽以悉協乎中正者又鮮矣三固能觀我生矣而其用之神與不神三自知之自信之也故未許其必進而對酌于進退之間庶不至輕進而失道若退而自以為有餘及進而觀焉而有所未善不幾犯靜言庸違之戒為聖朝所棄乎故當詳審之也賓王可易言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其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當觀天下之政化則君之道德可見矣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進于王朝則謂之賓 胡雲峯曰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自視曰生方出于我者也自四視五則曰光已達于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國者觀其達于國者則其出于君者可知也 唐鑑卷曰爰言利用則作賓在四象曰尚賓則尊尚在五

周易辨

卷之七

士

聖堯舜在上惟禹皋能見而知之四所謂見而知之者也五雖中正以觀天下而非此見知之臣則誰與觀民設教使四方風動乎尚賓謂五志在尚賓也如大有大畜之尚賢皆謂在上者尊尚賢人觀之尚賓義亦如此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按王者治天下凡典章文物燦然明備皆觀示天下之具也然而神道不存焉神莫神于我生矣生意蘊蓄沛然流行初不恃典章文物之鋪設而未嘗不貫徹于典章文物之中是以下觀而化謂有神道行乎其中也周

公聖人也。深知我生如此其神。故于九五之辭。不別言觀法。惟敘之觀我生而已。我有生而我不能自觀。則誰能代爲之觀者。我能自觀而得其所生。則又誰能旁爲之掩者。故愈觀則愈真。非猶夫童子之觀矣。愈觀則愈曠。非猶夫女子之觀矣。非童子非女子。方可稱爲君子。君子者。非他我生之能順能巽。得中得正。可以爲觀于天下者是也。我生原無不正。原無不中。使有一毫不正。一毫不中。總由我觀力未至之故。故天下之生。一也。善觀我生者。卽我生以觀民。亦卽民生以觀我。卽我生以觀民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也。卽民生以觀我者。以影

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故君德一日未成。師傳之心。一日未釋。卽君德已成。而猶未肯釋然于心也。故伊尹將去。又陳咸有一德之書。周公而召公復相成王。詞皆激切。危懼此卽上九觀其生志未平之意。也在九五自觀曰。觀我生在上九觀九五曰。觀其生必九五爲君子。則上九乃得无咎。蓋古者師傳大臣。以致君爲已任。心存懷懼。常有無窮之慮。故其志之未平如此。後世人主。鮮能尊禮師傳。以爲已之觀法。而獨亮之臣。抱此志者。亦難其人。故多不達此義。

噬嗑亨。利用獄。

本義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于其中。必嚙之而後合。故爲噬嗑。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按說者皆言噬嗑一卦專主治獄。而不知聖人立教之意。專重養民。不徒言治獄也。何以明之。曰。以頤中有物之象明之也。蓋頤者養也。天下豈有不可養人之物。而納之頤中者哉。雜卦傳云。噬嗑食也。如爻象中所云。膚腊肺肉。皆食物之見于禮經者也。凡此皆足以養生是



以納之。既納之。願中則必期于可化。其有渣滓骨梗之類。必不可化者。然後從而吐棄之耳。先王之治天下也。先之以農桑。繼之以學校。師之以慈惠之師。忠信之長。總欲漸之以仁摩之以義。使皆去惡而爲善耳。其或有必不可化者。然後從而去之。是以治一罪而天下服去一凶。而大化行。故曰噬嗑而亨。噬者合也。謂無間也。無間則教行而化洽。故亨也。若末世教養之道不先而專主治獄。則惡人旋去旋生。刑罰愈用愈多。安得謂之合且亨乎。故專主治獄者。此後世法吏所爲。非臯陶以刑弼教。蘇公敬獄。畏民之意也。義皇立卦文周繫辭。

其理一也。若不察聖人象中之意。則訟止于聽訟而不求。所以無訟。噬嗑止于斷獄而不求。所以養民將訟不勝。聽獄不勝。斷胥天下之人而爲惡極罪大之歸矣。學易者而不明易象。其貽害豈不大哉。然則何以云利用獄也。曰天下不能無獄。卽不能不慎用治獄之人。自天子三公以及士師之屬。皆有治獄之責者也。其人必如何者。乃利用以治獄乎。必也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者。乃利用獄也。何謂剛柔分。剛者無欲。故能執法不撓。柔者慈良。故能矜恤民命。二者並行不悖。不以柔而廢剛之法。不以剛而失柔之慈。故曰分何謂動而明。動者如雷。故能敬勤不怠。無或慢忽。以從事明者如電。故能五聽並行。不致輕重之失。平二者相助爲理。動則常明。不以宴安而有失察之悔。明則慎動。不以疎畧而有未得之情。故曰合而章。分以立體。合以致用。無欲而慈良。所以立治獄之體也。敬勤而審聽。所以致治獄之用也。然必有其體者。斯有其用。故剛柔二者莫先焉。使非至剛無欲之人。則獄貨爲寶。私家干獄之兩辭者有矣。彼將以法爲市。安能執法不撓。願世亦有無欲之人。執法不撓。却又不能哀敬存心。務以武健快意。此兩者大體既失。又安問其能動能明也哉。又安

可使之當士師。教之任。秉三公參聽之權也。哉。雖然。上有好生之至。則下必有明允之臣。武王曰。實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願養萬民之至也。如有惡極罪大之人。三公士師不敢決。而上之天子。此亦父母之耻矣。好生之謂何。又敢以爲快。不敢以爲快者。非姑息以長奸也。作民父母。存心當如是也。惟存心如是。故遇有大罪之人。必于死中求可生之路。而不取驟決。又于小罪之人。預明其罰。以戒之。而不使至于大犯。又于無罪之人。益盡所以養之之道。而不使至于有犯。此柔道也。亦中道也。五居剛位。非剛不足以當之。而惟于治獄一

周易辨

卷之七

七

事不宜于剛決者。恐傷元后父母之心。畏獄吏刻急之風也。五柔得中。而上行。則雖不廢法。而好生之德。常行于法之外。乃始無失乎養民之本意。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利用獄者。利用如此之人。以治獄也。如此。則刑期無刑。而辟以止辟。故利也。利。故亨也。聖人爲元后父母。說法非爲後世獄吏說法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徐進齋曰。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知所避。勅法者。所以防民而使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

按罰者。以金贖罪之名。舜典金作贖。刑謂官府學校鞭扑之刑。情法有可議者。則許其贖。初不及于五刑。至周穆王時。五刑之疑者。亦許其贖。是罰者。法之輕者也。然無罪者。不可以濫罰。而刑之無疑者。亦不可以混罰。故明之法。則五刑之通稱。不在罰之例者。懸法以示人。使民不敢犯。用法必當罪。使民知所懲。故勅之。必歸之先王。者。謂以刑弼教。出于忠厚惻怛之意。凡爲人君者。當鑒于先王成憲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王註。凡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之所始。必

周易辨

卷之七

太

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輕。戮薄足懲而已。小懲大戒。乃得其福。故无咎。本義。止惡于初。故得无咎。楊誠齋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于小人。能懲以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朱漢上曰。周官掌囚。下罪極。極足械也。械亦曰校。吳臨川曰。履。謂著于其足。如納履然。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

義不相妨。司馬溫公曰：噬嗑食也，故以食物明之。

胡雲峯曰：噬而言膚，脂腠肉者，取剛中有物之象。各爻所噬之難，易因各爻之德而為之象。本義祭有膚鼎，

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合者。吳臨川曰：膚者，豕腹之下，柔軟無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

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程傳：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于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臍肉，堅韌之物，而遇毒反傷于口也，故可吝。然大要噬臍而合之，故雖小吝而无咎。胡雲峯曰：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

周易辨

卷之七

九

別也。本義：脂肉，謂獸脂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

按：膚脂腠肉，本皆食物，所以養人者，推此象也。則其義在養民，明白甚矣。至于噬之難，易由其德之中正與否。中正則噬之而易合，不中正則噬之而遇毒，可見民心之險易，何常顧上所以治之者何如耳。然遇毒者，亦終于无咎，是其毒已解矣。則彼易合者，不已化頑梗為馴良矣乎。此所謂古之知法者，能省刑罪徒，不失有罪而已。

九四噬臍，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本義：腠肉之帶骨者，與肱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

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固則吉。楊龜山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為問者也。以六爻言之，則

居大臣之位，任除問之責者也。程傳：九四剛而明，體

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

故戒以堅貞。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以利艱貞，蓋其所

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口乃致之于朝，然後聽之。託訟謂以貨財相告者，造至也使

周易辨

卷之七

十

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束矢，百矢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其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為鈞。何氏曰：兩辭皆至，必有一直，使之入矢，所以自明其實。明其直，兩齎券書，必有一實，使之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實不直，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也。束矢，鈞金，非貧民所能辦，必入而後聽其辭，則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履臍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號者，

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則吾民矣肺石赤石以肺石達窮民

按金矢之法不見于二三而見于九四何也蓋以二為親民之吏三為牧伯之職所聽者下民之獄訟也鈞金束矢諒非下民所辦故此法不行四近君之大臣所聽者勢家巨室之獄訟居多如虞芮爭田之訟衛侯元咺之獄是也故此法可用由此言之讀易者何可不明于六位之辯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本義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肺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

周易辨

卷之七

主

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處尊位用刑于人人無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李西溪曰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也然猶貞厲則无咎正如穆王訓勅賸刑刑既輕矣猶曰朕言多懼是也胡雲峯曰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肺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六五噬乾肉乾因五取象肉因六取象噬膚噬腊肉噬乾肺一節難于一節六五噬乾肉則易矣五君位也以柔居剛柔而得中用獄之道也何難之有然六三亦以柔居剛遇毒何也六三

柔不中正故噬之難而且遇毒六五柔而得中故噬之易而得黃金九四金矢兼得五獨得黃金何也獄訟而出金矢已非尋常小小之訟訟則出矢獄則出金訟為小獄為大矣四于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朱漢上曰六五柔中雖不當位施之用獄則無若柔中之為利矣或曰柔足以用獄

乎曰為人若止于仁不以剛斷稱也楊龜山曰古之治獄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周易辨

卷之七

主

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獄之意也按金矢之法載在周禮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曰周禮盡在魯矣是則爻象所繫之辭一準諸典禮而凡所斷之吉凶一視乎典禮之得失焉爾禮莫大于辨上下即以用獄一事言之九四人臣也大小兼理故金矢兼得此人臣之典禮宜然也六五人君也非大獄不以聞故獨得黃金此人君之典禮宜然也且有司重在執法故用剛所以示執法之公天子重在好生故用柔所以存好生之德此又典禮之所不可紊者

使天子而果斷行刑無哀矜惻怛之意則有傷于元  
后父母之仁矣使天子而與問庶獄是君行臣職不  
任有司元首叢脞而股肱惰萬事廢矣典禮所在體  
統斯存由此推之知凡卦六爻皆有一定不易之典  
禮世儒讀易忽而不省此所以終于貿貿也又按  
四之乾肺五之乾肉說者或以離為乾卦故取此象  
今以獄訟之例觀之凡獄訟之辭其小者只聽在下  
諸司審斷結案其有重大事情在下諸司所不敢結  
者然後申達司寇上之天子此宿案也故取乾肺乾  
肉之象蓋以宿肉喻宿案聖人立言字不虛下如此

周易辨

卷之七

圭

上九何校滅耳內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本義何負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  
圖之則無此凶矣初上無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  
刑之象

按舜典怙終賊刑怙者有恃而故犯終者不悛而再  
犯如此則不計其宥贖而必刑之也初九卦之初故  
以象初犯之小罪上九卦之終故以象怙終之積惡  
此特取始終之義以見不懲于始必至怙惡于終使  
有罪者蚤知悔禍而畏人者務絕惡于未萌耳本義  
以初上為受刑之人愚以為不然何也初九震動之

至上九離明之極動則心無簡忽故能懲薄罪于其  
始明則獄無遁情故能服大罪于其終是周公繫辭  
蓋就刑刑者言也且初之滅趾上之滅耳與二之滅  
鼻同義趾也鼻也耳也此屬之受刑者也滅之者用  
刑者也文理自然何可不辯○又按五刑無滅耳之  
法然康誥曰非汝封剝刑人無或剝刑人刑截耳也  
魯誥曰在泮獻馘謂殺其人而取其耳也是則三代  
之時滅耳與五刑並用蓋治惡積罪大之人其法有  
同于殺賊者雖天子有好生之德而大臣執法之公  
曾不少貸如此是以法立而奸不敢犯也

周易辨

卷之七

圭

三三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剛柔文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蘇傳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君臣父子夫婦  
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  
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濟相濟則易以離賁則離合難  
合則相敬敬則久矣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  
不用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之所以亨也剛

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  
說皆本諸乾坤也 本義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  
文止謂各得其分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按夫子釋賁卦一曰飾也一曰无色也无色之飾是  
爲至文義皇之世太朴無文已有此至文之卦第未  
知所謂文者何所指也其後史臣稱堯以文思稱舜  
以文明稱禹以文命敷于四海雖不言賁而賁莫加  
焉至湯有天下誕告萬方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註  
曰賁文之著也天命無所僭差賁然若草木之敷榮  
也 周公東征大誥天下亦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云賁賁註曰賁飾也指典章法度而言言武庚不靖  
滅天紀于天誅不討則法紀不張無以明示四方也  
由此觀之賁卦之賁無他亦惟奉天命弗僭之理以  
昭明其文德而布諸典章法度以化成天下使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安于所止乃所謂賁也夫子  
釋卦辭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蓋以賁之先上坤也下乾也剛柔各自成其  
質則不相爲文今以坤之一柔加于乾之中是柔來  
文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以乾之一剛加于坤之上是  
剛上文柔而成艮之止也譬之草木木幹爲剛此其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大者也花葉爲柔此其小者也本幹之剛得花葉以  
文之而後剛之氣有所煥發而不可掩此剛之所以  
亨也花葉之柔得本幹以文之而後柔之質有所附  
麗而成文章此柔之所以利有攸往也柔爲小故云  
小大抵剛健之人務以忠信誠懇爲本本既立矣恐  
失之徑情直行故必藉柔以文之而得亨陰柔之性  
務以華靡繁縟爲工然木之不立必至于剝落消阻  
故必得剛以文之而始利此所謂行乎其當行止  
乎其所得不止乃天下之至文也夫柔文剛剛文  
柔爲剛柔交錯此天文也日月代明星斗並煥卽此  
賁道之昭回于天而不可蝕者也離明艮止合以成  
德爲文明以止此人文也摠情立文各得其分卽此  
賁道之彰施于人而不可越者也聖人南面而治天  
下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而分至啓閉之節侯于此取  
中焉作訖成易之歲功于此順序焉誠以剛柔交錯  
原有此自然之法象故得以因象而察變也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而立綱陳紀于以明天命之弗僭焉  
風行俗成于以見至德之光顯焉誠以文明以止原  
有此自然之天則故得以順則而成化也使不察時  
變則無以勸民事而順天時不化成天下則無以定

民性而昭皇極二者俱失而徒拾三代之遺文踵襲衰季之文具以爲貴道在是不亦陋乎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山者草木百物所叢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君子觀此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揜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蘇紫溪曰吕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口才且不可以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

按本義云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然書云庶績咸熙庶事康哉庶政惟和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聖帝明王莫不諄諄于此則此之明庶政與周公所云敷責何異安得謂事之小

者折獄亦庶政中之一事又安得獨謂折獄爲事之大者夫子言无敢折獄謂不敢用文以折獄猶云不敢文致其罪耳非謂不折獄也且離爲文明艮亦有光明之義何可云明不及遠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中惇庸命討何所不有故曰庶政若只明小事不及大事何以化成天下夫子正恐人不識賁爲何事故舉庶政折獄以實之使有天下國家者庶政脩明獄情得自則朝廷無廢事天下無冤民乃文

明以止之賁效也雖二帝三王文思文明文命敷賁之道無以過此非天下之至文而何聖人論一卦必舉一卦之事理徹首徹尾包括殆盡萬無教人只明小事不及大事之理後儒傳註多所掛漏故曰觀聖人之言而後知衆說之渺也

初九賁其趾吝車而徒象曰吝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于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之象言自處當如是也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按文明以止此一卦之大義也自上九以白賁先天下于是自五以下各求明于所止而不肯徒飾乎

周易辨

卷之七

天

其文初九九三並居離體剛而且明然其明也明乎上之止也不溺乎二與四之文也此其大義所在有卓然自立而不可奪者初九在下爲趾其分至卑而有剛明之德足以自賁雖六四應之欲下求于初然四求初則可初往求四則不可蓋四求初爲貴德初求四爲趨勢故舍車而徒者爲其義不可乘也他如屯之初九雖與四應而有居貞之守頤之初九雖與四應而戒柔頤之內大抵在下之剛以安于在下爲義初之賁在德而不在車則寧舍車而徒耳舍車而徒則大義分明曉然示天下以无色之賁而不必資

非分之車服以白文此真素履之往有以仰嗣上九  
白肯之志者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朱漢上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髥三至上有

頤象二在頤下須之象吳臨川曰須之美由中出不

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非有待于外物之

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于陽如須有其美必附

麗于頤也

按六二即彖傳所謂柔來文剛者也然使非在上之

剛明者有以扶植而振興之則在下之文人亦何能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佐成文治天下如須之美者自足以增頤之美然

非頤則須無所附焉得成其賁乎故曰賁其須與上

興也即此可見小之所以利往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

于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王童溪曰兩柔相賁相與潤

邑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四六二柔之正也

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不失正道則吉矣

按賁以得其止為貞九三剛明能知所止方將開

導二陰以同歸于正豈肯為二陰所陵乎靡文勝而

貨意衰剛友見陵于柔則文勝之流弊如狂之莫  
可反而天下之患不可言矣此濡如之所以當戒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本義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  
而其往來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  
也乃求婚媾耳

按六四與六五本皆止體但質皆柔暗未能自得其  
所止必有資于剛明之賢五比上是切于求上四  
應初是以急于求初四不求明于初則無以輔五而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化天下故有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之象賁如者求

于初以成其賁也皤如者為三所隔未能受賁于

初也翰如者往來之疾也白馬者駕車以載初也初

舍車而徒未肯輕身以就四初亦自守其義耳三未

嘗為之沮也而三與四位遠相當述若可疑一似三

之據初而與四為寇者周公教之曰此匪寇也乃婚

媾也四既欲遠求于初則何不近合于三以三之剛

文四之柔以三之明教四之止以情相親以道相賁

三未有不相助而反見尤者即初亦將以類相從矣

復何疑焉四以此輔五則天下文明之士五皆可得



而致以臻化成之效無難也。聖人所以力斷其疑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程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上九陽剛之賢受賁于上九丘園指上九也。若能求賁于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柔弱不能有所為可吝然能從于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裁剪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為衣服必裁剪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制而成用也。

按程傳謂六五得賁于上九而受其剪裁此正合人主求賢以自賁之義本義以教本尚質解之似矣但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六五柔主質本柔暗下必得六四之接引離明上必得上九之教以艮止然後可以成明止之德臻化成之治若不此之務而徒尚質朴則雖如漢文之後宮衣不曳地晉武之御牛不加青絲細朴則朴矣然使廷無碩輔野有遺賢庶政不明獄情不白何以成賁道于天下以此推之本義之說不若程傳為切當也。○丘園指上九丘者位高之象百卉植于園中乃天然之文不假緣飾者上九剛上文柔六五用之以白賁故曰賁于丘園獨言上九者以上九為領袖則凡在下之文人皆可得而致且以白賁為天下先則

切浮華之士不得從而眩之矣故終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程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偽惟能質白其賁則无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非無飾也不使華沒其實也上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為得志也。

按貝上加丹為賁花卉之文與蠲貝之文皆天然之文所謂素以為絢者即白賁也天下之文如是則止矣安得于此外加之一分乎彼失之華偽以偽掩真非白賁也失之朴陋文理不章亦非白賁也二者皆為

周易辨

卷之七

三

有咎惟如丹如貝不加飾而文理燦然乃為无咎在上者如此則庶政明而獄情无不白矣何志之不得哉。

男 方至 壽增 技

易辨卷之七終

周易辯卷之八

吳郡 蒲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畏也順而止之

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

長而陽消落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

而止之象不可有所往也丘建安曰自一柔變剛而

為姤以至于剝則盡反其所為君子悉為小人天下事

周易辨

卷之八

有不忍言者矣程傳羣陰剝陽衆小人剝君子故君

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

害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李

隆山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

處剝之時不至吝嗟憂戚變其所守知其後之必復而

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忿羣陰之進而盡力以抗之

則必激起其螫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

救藥矣

按剝之時以柔變剛小人道長孤陽獨立即尊居五

位者亦以陰柔領袖羣小君子知其不可以有為也

故順時而止不與衆陰角勝而靜以待時此處剝之

道宜然也雖然剛柔無定質君子小人亦非生而有

定品也小人而一念好義即為以剛變柔而小人亦

可以為君子矣君子而一念好利即為以柔變剛而

君子遂流入于小人矣此其消息盈虛之數不在世

運不在天時而在君子之一身若于此觀變不審主

持不定而徒與小人角勝于方長之時是小人與小

人角也既非保身之哲又以重天下之禍而所以維

持挽救者終無其具豈得為善處剝之君子而又于

小人乎何尤哉夫子教之觀象者非觀天時也非觀

周易辨

卷之八

世運也觀夫消息盈虛之幾于我身而已矣誠能審

觀剛柔之介而以剛變柔不為柔所變則龍德在身

而健行不息之天行操之自我小人雖善剝其如此

天行之不受剝者何而我又何必往而與之爭也故

剝之時天行在我則君子無畏乎天下之剝復之時

天行在我則君子自有以先天下而復蓋天行無剝

亦無復常如此自強不息故能挽剝而為復既復而

不至于剝也使徒以消息盈虛聽之天時世運則所

謂觀象者一推數談星之流能之何取于君子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按乾九二取在田之象。此已見厚下之義矣。至剝之大象。又特言之。何也。小人之剝君子。其害必至于剝民。故其貪鄙者。惟知專利以自肥。而其奸黠者。尤務厚施以得衆。二者不同。其爲剝下一也。然小人專利以自肥。民知怨小人而未遽叛上。其害猶淺。至于厚施以得衆。則衆歸于小人而不復知有上。其害更深。所以治剝之道。莫如厚下。厚下者。上之所以自安其宅也。厚下如地。則安宅如山。小人不得而傾動之矣。不然。廬且剝矣。宅豈得安乎。

初六剝牀以足。獲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周易辨

卷之八

三

楊慈湖曰。牀。人所安處。獲。無也。貞。正也。小人剝牀。無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獲貞凶。言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盛。尚可以正之也。過此。則雖欲正之。亦無及矣。以滅下也。明小人必剝下。剝下所以奉上之私欲也。

按剝之諸爻。取象于牀。何也。人之所依以安者。牀也。人君之有天下也。必賢才輔而後。天下安。牀爲人之所安。指陽剛君子而言也。君子非民無以載。牀非足無以支。剝牀以足者。上不恤民。故使小人得以剝之。小人多欲。惟知剝民以自肥。則必言利以媚上。自是腹削日深。而田里樹畜。不足以養其生。貪鄙用事而

禮義廉恥。不足以維其俗矣。是剝牀而去其足也。且先王之所以教養其民。孜孜不倦。不敢有苟且慢忽于其間者。豈徒以其爲貢賦財賄之所出歟。亦以選舉之法。必由民始。天下之人才。莫不于此乎興焉。一旦使小人得以剝之。則民生困窮。而詩書有所不達。治奸邪。滋起。而掄選必及于匪人。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當此之時。君子當亟有以正之。如姤之一陰。受制于九二。若羸豕之繫于金柅。所以正之也。故吉而无咎。而剝自二三以上。無切近之陽。則無以正之。無以正之。則其害無所底止。滅下不已。勢必滅上。故曰。獲貞凶。自古及今。未有民生已困。民俗已壞。奸邪蜂起于下。而上獨能久安者。然則滅下。豈細故哉。

周易辨

卷之八

四

六二剝牀以辨。獲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按孔疏云。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此就牀而言耳。未知于人事何所取義。今以位推之。二爲諸侯之位。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上不惜名器。而使小人竊據此位。以剝君子。則小人恣欲妄行。無所不至。必且僭踰無等。而凡紀綱法度。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一切弁髦之矣。是剝牀而去其辨也。假使陽剛當位。亦可以振威

者其患成于無辨也辨其可忽乎哉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上下謂四陰袁梅巖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爲善有應于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六三是也故不爲剝

按時事至剝似已無可爲矣聖人卽于剛柔比應之間指導人以維持挽救之路如六三居下之上爲下二陰之領袖上二陰之黨援事權甚重倘亦逞其剝牀之凶又孰得而正之乃四三居陽位上九是其正

應陰之從陽若婦之從夫頗有此情意相聯遂教以剝去上下四陰而專一從上三既從上則諸陰不得合力以剝陽而六五亦可專意從陽以成貫魚之利此爻中自然之象聖人表而出之豈非相機觀變因勢利導以寓旋乾轉坤之妙用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按六四近君爲股肱耳目之地故象膚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謂輔相之臣與君同體關切之至也古之王者必考慎其相勿以儉人爲之誠不忍使其膚受剝于小人也小人處近地執國柄必且

引用匪類偏置私人未有不濁亂朝政流毒萬民而至干喪邦者也詩刺王用尹氏曰國既卒斬何川不暨此言任相非人災禍至此而人主弗省是庸且不顧又何辨與足之能惜哉方其辨與足之受剝也猶望相臣正之至于相臣受剝惟人主得而正之耳今五與四同類相比是人主且不能正而又誰與正之者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如是則无不利也胡雙湖曰

聖人繫此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

按六五以陰柔居大君之位。羣陰皆以類相從。是五乃衆小人之領袖也。小人既衆。則君子勢不能獨存。五誰與其天下哉。五無與共天下。則五亦不能獨立矣。五不能獨立。即衆小人亦無安身之處矣。然則小人剝君子。適以自剝也。五居大君之位。不能用君子以庇其身。而兼以庇天下之人。乃反率小人以剝君子。而還以自剝。雖甚愚人。知其不可也。聖人于是開之以轉禍爲福之門。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蓋五

周易辨

卷之八

七

位在至尊。握天下之大權。擁天下之大勢。意之所向。則天下風走而響應。五若欲剝君子。則衆小人從而剝之矣。五若欲向君子。則衆小人亦從而向之矣。今五密比上九。老成典刑。尚未凋謝。治亂興亡之故。爛若著蔡。股肱心膂之寄。近而可託。五誠能省悟。何患乎小人之蒙蔽。五誠能任賢。又何患乎小人之間疎。又况衆小人之中。猶有如六三之應上九者。五即可援三爲同德之助。而藉三以倡導衆陰。三五同心。以從上。則衆陰自不得不從而悉心以聽上九之總理矣。如是則君子利矣。君子利則五亦利矣。五利則小

人亦无不利矣。故曰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夫五爲衆陰之首。天下萬世罪小人之剝君子者。不得不歸罪于五。今五能率衆陰以受制于君子。不惟五可以謝過于天下。而小人亦得以自全。五又何尤哉。故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按此爻大義。正以轉移剝運。全在五位。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正指五位而言也。謂天下非常之功。他人所不能建者。惟五能建之。非常之患。他人所不能除者。惟五能除之。所以爲天下之大寶也。昔遼主德光問馮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信乎。

周易辨

卷之八

八

六五之能轉移剝運矣。使居是位者。而不能救天下之剝。不幾辜負此大寶哉。聖人于五陰剝一陽之世。已知其萬難措手矣。却又于五爻說如此法。即所云惟皇帝救得之意也。貴重萬世爲皇帝者。可謂切至。值此爻讀此卦者。可不深長思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君子在上。小人皆載于下。是君子之得與也。蓋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

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膚也  
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  
人曾有存活得者否胡雲峰曰良為果蔬良上陽下  
陰果陽而藏陰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牀上之  
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上失  
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

按剝之時泉陽已去惟上九一陽獨存猶碩果之不  
見食于王者陽氣內含生生不窮此即君子不息之  
天行不隨消息盈虛之氣數而轉者也君子宜自  
攝自養常存此生意于天地之間勿與小人爭一時

周易辨

卷之八

九

之勝負在居五位之尊操用人之柄者則尤宜護之  
培之使一果可以得百果之用一樹可以收百獲之  
功勿使小人得肆其摧殘故上九一爻所以勉君子  
亦所以示用人者當審辨君子小人之利害而知所  
用舍也所謂君子得與者蓋以無欲之君子在上必  
能厚下以安宅而為萬民所載民載君子則君子自  
能載君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矣此君子之所以不  
可不用也所謂小人剝廬者蓋以小人多欲故恒與  
無欲之君子為讐必盡去之而後快然至于災害並  
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何則人主與小人同受其禍猶

之自剝其膚無置身之處也此小人之所以必不可  
用也但人主始而不察或且嘗試用之以為其終未  
必如是而卒受無窮之禍雖悔之而無及者比比然  
也故夫子決之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日終不可  
用者正欲其慎之于始也

三三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

周易辨

卷之八

十

吳臨川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  
長日盛而亨矣丘建安曰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  
下而為復也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  
至為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  
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楊龜山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陽微而陰猶盛小  
人眾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  
尚何朋來之有董氏曰自外而入者日來自內而出  
者日往疾之者眾則未可往无疾則利于往矣消息盈  
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

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攸往。蓋常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爲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爲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未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于自養哉。

按先儒解剛反剛長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義已明。但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及復其見天地之心。二義尙未發明。夫天行者。健而不息之謂。夫子于乾九三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反復。重復踐行之意。今復卦一剛雖復。其力尙微。若非重復踐行。則所復未固。旋復旋失。未可云來復也。雖以陰陽消長。

周易辨

卷之八

七

之數而言。既剝之後。至于七日爲來復之期。然使保攝未固。亦未必能如期完復也。譬如病人之復數。當以七日爲期。若其人不善保攝。每有七日不復。以至十四日二十一日以後。終于不能完復者矣。故必如乾九三之日乾夕惕。重復踐行。則復道乃固。方不失七日來復之期。方是健而不息之天行也。文王恐人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時。喜其道之得行。不復能慎重保固。必至復而旋失。故又申此二語。使人反復其道。來復已固。而後可以利有攸往也。周公繫六五。敦復无悔。意正如此。故夫子直以天行贊之。若只以。

消長之數。天地自然之運而言。則但須聽其自然可也。文王又何必贊此二語于中間耶。○又按夫子于乾則曰大明終始。于復則曰見天地之心。蓋非大明終始。卽無以體行乾道。非見天地之心。卽無以敦行復道。此與修身之必先致知。誠身之必先明善。其道一也。天地之心。卽吾心也。所謂健行不息者是也。此心不見。如何修身。如何下仁。如何從道。如何中以自考。縱有私智小慧。終與大道背馳。雖使博學多聞。亦是紙上勦襲。既非我所固有。如何便得來復。夫子所以特拈此一語。教人入德之門。繫辭傳所云復以自。

周易辨

卷之八

七

知卽此意也。見必徹見。知必自知。明必大明。是以復必完復。乾必至健。豈依希彷彿。稍見端倪。卽可云見天地之心乎。說者或以乍見孺子入井之說証之。是止言其端倪。可見未必其人實能自見也。齊宣不忍一牛。豈非仁之一端。然彼實未嘗自見。雖經孟子多方啓發。指點畢真。而猶未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由。此觀之天地之心。在人何嘗无一端可見。然真能自見者。絕少。縱今夜氣萌動。終于日用不知。安得云見天地之心。安可謂之來復。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傳雷在地中陽始生之時也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養。蘇子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

周易辨

卷之八

三

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外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于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一陽初生于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可以動可以齋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于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闔闔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于國則安靜而不勞

之于身則冲和而不竭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程傳初剛來復復之最先是復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祇音祇抵也顏子无形顯之過過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速改故不至于悔

按繫辭傳夫子於復之初九借顏子作一榜樣而顏子所以爲不遠復者全在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周易辨

卷之八

南

嘗復行此固其隨時省察勇于自治亦因平日先能微見本心全體故臨時一照了然譬之明鏡之體已是光明徧照是以偶著微塵即見之捷而拂之早耳若止據凡人乍見孺子入井齊宣不忍一牛之心以爲善端可見此如濁水泥漿飛沙走石之中隱隱見有水光耳安得有未嘗不知之明微與知之未嘗復行之淨盡乎在凡人有此乍見孺子不忍一牛之端聖人未嘗不欲就此接引而其人亦未嘗不可即此見道然亦必俟其察識擴充明悟已徹方可許以見天地之心方可許以不遠之復不然一念偶呈旋即



汨沒見且不能復于何有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張南軒曰克己復禮爲仁二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

按休復之休皆作美字解惟秦誓其心休休註云休  
休易直好善之意正與下仁之意相合蓋二在初上  
有君道焉君惟體仁乃足以長人夫子于乾九二曰  
仁以行之君德也復之六二自以陰柔德不能君必

資初之仁以爲君故不惟無疾初之心而且虛中善  
下實能容之是以易直好善而得復者故曰休復吉  
義皇畫復卦文王周公各繫之辭原欲使後之君天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下者舉天下而歸仁君一國者舉一國而歸仁故于

六二示休復之象而夫子即明其爲下仁所以著君  
德也周公于伯禽之就國也教以吐握之勤武王于  
康叔之就國也教以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必于賤  
之宰單父也父事三人兄事五人端居鼓琴不下堂  
而治此皆以下仁而成君德者也在布衣窮處之士  
固須親仁友仁以輔成其德而在君天下君一國者  
尤莫急于得仁人之助得仁人之助而後國與天下  
之人皆有以反剝而爲復焉豈獨一身之克復己哉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同屢失屢  
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

按三雖陰而位則陽又震體能動去初不遠未至於  
迷猶能見天地之心而自知其不善者故雖頻失而  
猶能頻復夫頻復雖不如休復之安然惟不安故操  
心危慮患深而所復終于必固故曰頻復之厲義无  
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本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  
從善之象胡雲峰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小象曰修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

按六二在初之上固宜下仁以求復至于六四位又  
高于二矣使已無自復之道而又不能決所從以求  
復則何以自輔故復之主使不爲迷復者所誤乎幸  
與初九爲正應而四亦柔順得正志不惑于他岐行  
不撓于邪隱爲能于衆陰之中獨決其從道之志資  
于初以求復焉夫初本潛修之士有確乎不拔之操  
固無所求于四者然夫子不曰樂則行之乎彼克己  
復禮之仁人自有損益百王之能事修身如初九實  
王佐才也四之獨復也蓋亦見之明是以從之決耳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胡雲峰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

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無轉移可无悔矣不遠復入

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按六五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其敦復也務在重複踐

行以不息之天行自處否一世而歸仁者也復而不

失又何悔焉然敦復之功無他中以自考而已中者

所以權衡萬事歸之于至善者也以此自考亦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蓋其始也必反觀內照而天地之心

默而證之于已則中之體有以立其繼也必明物察

周易辨 卷之八

倫而天地之心推而驗之于世則中之用有以行然

苟非下仁從道使有道仁人常在左右則便僻譏佞

之徒得以眩我之聰明而所考者謬矣苟非敬小慎

微使日用酬酢炯然不昧則喜怒哀愛憎之私得以移

我之意見而所考者又謬矣夫考之不精則行之不

善所見于已者有銖兩之偏則所施于天下者有毫

丈之失豈得為敦復豈可云无悔哉誠以五為天下

之主與節孤陋巷閉戶自修之士其勢不同節孤陋

巷閉戶自修之士無辭色貨利逸樂遊田之事為之

交攻也無便僻側媚佞邪譏佞之人為之環伺也故

其敦復也易若君天下者縱使天姿高妙見道甚遠

勵精圖治立志甚堅而聲色逸樂為之交攻于內便

辟譏佞為之環伺于外其非心易縱而難制也善事

易格而難行也有道仁人之輔導于其下者又易開

而難親也故其敦復也難且以三月不違仁之顏子

問為邦之道夫子猶必以放鄭聲遠佞人申明湯殆

之戒故知六五敦復无悔殆匪易言而中以自考之

功可成一日少疎乎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周易辨 卷之八

按周公所繫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凶者有矣未有若此

爻之甚者也而究其所以凶者為迷復耳迷復者未嘗

不求復也特迷失其復道耳復道若何曰修身也曰下

仁也曰從道也曰中以自考也明于此者是謂不迷迷

者謂不能修身不能下仁從道中以自考而妄欲求復

謂之迷復迷復者悖于天行即是反于君道凶何如哉

災眚之來乃其自取然猶不知微懼不能反身自考而

行師以逞則喪師辱君永不復振而天下事不可為矣

此惟上六陰極遠陽故其迷至此後世鼎鉉大臣迷于

復道者其殃民誤國往往如是故聖人痛陳此戒示萬

世爲人君者。謹于自考。毋爲若人所誤。爾從來解易者。全未發明。使爲天子大臣者。讀易至此。全不知所省發。亦何貴乎經術哉。

三三 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衆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程傳。復則不妄矣。復者。反于道也。既合于道。則合正理而无妄也。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

周易辨

卷之八

无

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僞誘之。妄念乃起。楊龜山凡五以剛健中正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乎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或問程傳云。既無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曲。却不合正理。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又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感。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于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

合于正。則非邪妄而何。

按程傳云。无妄。至誠也。本義云。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二說未嘗不是。但妄字之義。尚欠分曉。蓋從古聖賢自治治人。先須辨明真妄。此格物致知第一步工夫。

舜受堯命。亦以命禹。首明人心道心之辨。人心指其

發于形氣者而言。如有耳目口鼻之形。便有聲色臭味之欲。欲心一熾。則天理銷亡。小則危其一身。大則

危其宗社。桀紂幽厲。未有不因縱欲而致敗亡者。所

以曰人心。惟危。然人心之生。緣于耳目口鼻。食著于聲色臭味。方其貪著之時。似乎實有是物。總不忍捨。

周易辨

卷之八

丰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轉瞬之間。形消欲化。乃知人心終歸幻妄。故名爲妄。是妄者。卽指人心而言也。道心指其本于天命者而言。如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便有親義序別信之理。理不可泯。則倫不可滅。以治一身一家。則身修而家齊。以治一國及天下。則國治而天下平。堯舜禹湯文武。未有不因得道而致興隆者。惟此道每爲人心所汨。其端微渺而難見。所以曰道心惟微。然道心在人。雖至昏愚至虎惡之徒。未始無一念之萌動。而其爲賢人爲聖人者。始于明善。終于誠身。則其道亘萬世而常明。其人亦

亘萬世而不朽乃知道心堅剛不壞不與一切緣染之欲心同歸幻妄故名爲无妄是无妄者即指道心而言也夫此无妄之道心存主于內至剛而不可屈撓動作于外至健而無所牽係內剛而外健則妄念既絕妄緣亦斷此其所以爲无妄也而夫子則曰剛自外來何也序卦傳曰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然則道心未復之時舉心動念無一而非妄也雖此心之理本于天命未嘗不存然欲汨于中則剛體喪失如盜賊入室而主人反竄處于外邪氣在內而元氣反消耗于外者無論庸衆之人自暴自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棄格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即有志于爲聖賢者仰鑽磨忽勤于求道一時未能自得及其一旦得之也亦若亡子久出歸自外來乃始恍然見其主之卓立于前也是夫子所云剛自外來者正復則不妄之謂也至于剛來之後內有真主雖聲色臭味可欲之物雜然相投而此主卓然不亂動作紛紜酬酢萬變而此主肆應不窮此固以大亨而得其正矣然剛者或有恃剛之病動者或有過動之失則猶未可謂之无妄也必如九五之剛健中正與六二之柔順中正兩正相應不但邪欲之所不能干且併無恃剛過動失于

意見之偏而少乖于中正之則者乃其无妄也且五以剛中之主統治于上示天下以表正建中之極則二以柔中之臣順應于下予天下以優柔屬依之化理如此自能以一人之无妄推而爲物物之无妄縱有妄者亦從容以俟其自化而無庸以刻急之法傷和平之理如所謂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者此所以大亨而得其正物物而復其天命之本然也故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天命之本然無有不正而人之學爲无妄者則有正有匪正焉其正者无省其匪正者有青故也日病日告有告則所見不真如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視月則見月旁又有月觀燈則見燈外又有燈此目病之故也彼學爲无妄者自非大明終始之聖人其目鮮有不病者目病則所見不真蓋有志在祛妄而反墮于妄本欲從正而反悖于正者以此自治則必有言僞而辨行鮮而堅之弊而受病在一身以此治人則必有不諸物情不識時宜之弊而受病在天下此固違天悖道不利于所往者使猶自以爲无妄而往焉豈惟人心不徙往无所之亦且天命不祐而行之不利欲求大亨其可得耶故妄之溺于聲色臭味者其病易見妄之溺于意見之偏學術之誤者其病

難知惟其難知是以其人果于自用而用人者遂輕以試之則貽害無窮矣自古以來所見不正而自以為正自信无妄而實則大妄者實繁有徒此聖人所以極論而深戒之欲人之痛除其口病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得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 蔡節齋曰茂者篤實發生之意

按大象不徒曰對時育萬物而曰以茂何也蓋凡人妄念不除則生意銷鑠我心無發榮滋長之趣何能

周易辨

卷之八

重

長養萬物又有肯之人多偏蔽之見生意亦不能暢茂縱能法古不能對時雖欲物物而與以无妄不可得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程傳誠之于物無不能動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按初九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所謂復則不妄者是也剛未復之時動輒不利何也非私欲之蔽即意見之蔽二蔽未除則主亂于內而物眩于外所至皆增

障礙豈能往而得志惟无妄之往則妄辭盡捐朗然揭日月而行觸處有心開目明之樂安往而不得志乎此與卦辭有告不利有攸往相對特于初九言之者以其入門之始即以明善而得誠身之效見道甚早則其造道之深可知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胡雲峯曰耕獲者種而欲之也菑畲者墾而熟之也一歲之田始于耕終于獲三歲之田始于菑終于畲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按无妄以去私屏欲成剛健之德故凡事之涉于私

周易辨

卷之八

雷

利者皆妄也世有無故而取一介于人者即目之以為妄然世亦有安坐而享天下之利者却不嫌于妄如无妄之六二是也蓋彖傳以剛中而應明无妄之大亨以正是六二之柔順中正乃九五所任以對時育物致勿藥之喜者也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今五得二以成其功二得五以行其志則正以安坐而食天之祿乃可以致身而代天之工故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言不耕而獲不菑而畲安坐以食乃二之所以利有攸往也在他人如此則嫌其為富為富者妄也二本非為富何妄之有哉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今二之不耕而食實以柔中之德見任于九五以弘其茂對之仁勢不得躬耕辭祿以明高苟欲躬耕辭祿以明高則矯僻不情妄莫甚焉豈六二中正之道而亦何以利往乎夫子特推其志曰未富也既以明六二之无妄又以示天下之爲富而苟祿者不得藉口于此耳

六二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按卦動也上卦健也二者皆以得中得正爲无妄六二

周易辨

卷之八

三

三過動上九過剛皆不得中正之道是以六三有无妄之災上九有无妄之告而三之災則又因上之告而窮致之也牛順物也行人謂六二也二在應六五故有行人之象二與三皆陰本皆有柔順之德而二以柔中往應于五是行人得牛也三以過動失之爲上九之所督過三不自知其過動之故而歸罪于邑人是邑人無災以三之妄見而成災也使三不過動而能靜觀以察則則柔順之理三自有之即六二豈得專美焉乃不能反求而遺其災于邑人則妄之甚矣凡天下之以妄見而災人者皆如此類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程傳九居陰得爲正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過矣過則妄也居四無尚剛之志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

按諸卦中有以九居四爲不正者如同人之四噬嗑之四咸之四恒之四晉之四解之四夬之四鼎之四震之四是也爲其以剛居柔而損其剛正之德也有以九居四爲可貞者如訟之四履之四否之四大有之四无妄之四大過之四大壯之四是也爲其以剛居柔則不過于剛而有可貞之道也大要剛不足者

周易辨

卷之八

三

則以居陰爲戒剛有餘者則以居柔爲美无妄之六二震動在下乾剛在上此剛有餘者故九四以居柔爲可貞能固守之則无咎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程傳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無以加矣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無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

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

按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固將胥一世而歸于无妄者也。下應六二以震動之才具柔中之德。與物相親。此其所以長育萬物。能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當此之時。豈必無遠人之不服。與頑民之不率者乎。然而在我者無咎。自可以我之真見。開人之妄見。妄見既開。則正理自復。不待攻擊窮治。而自有回心嚮道之日矣。故无妄之世。未必無疾。而无妄之疾。皆可以勿藥而有喜。此惟五能下應六二。兩皆得中。兩皆无咎。故有以弘茂對之仁。致和平之理。若捨柔中之六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二而用過剛之上九。以督責過動之六三。則是以告召災。用藥生病。物多夭札。人用不寧矣。何喜之有哉。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按上九乾健之體。本非有妄。但剛而不中。則以通用其剛。不克致柔。以循理。而至于有眚。有眚。則所見不真。何以治人之妄。乃因其下應六三。見三過動不中。失其柔順之道。于是恃其剛健。以督責之。窮治而不已。致使邑人皆受其災。故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凡在上之人。欲以无妄治天下者。意非不善也。然或失于剛。福之弘通之量。或過執偏見。味用中之理。雖所持似正。而實不識

時宜不諳物情。以此窮治在下之人。至轉相詰責。災及無辜者。比比皆是。是則民本無疾。用藥以成疾也。有告之為害。豈不大哉。故文王特著之卦辭。周公即以上九一爻當之。垂戒深矣。

三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趙氏曰。乾健上進。為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為

周易辨

卷之八

主

大故曰大畜。蘇傳。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

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

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忌者。生于不足。以服人耳。不足

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

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

不忌。故受其畜。而為之用。不家食。吉者。以艮為主也。利

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

以聚之。問以辯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學。故大畜

之君子。將以川乾。亦先厚其學。鄭孩如曰。德臻于日

新。此大畜君子也。欲畜之。使為我用。非以正道不能。上

九以剛居上。能尚三乾之賢。止其健。而使委心于我焉。其止之也。以尚賢之道止之。非以權勢要脅而止之也。止之得其正者也。蘇紫溪曰。多識與默識同。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因其言而默識。緣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行。此所以畜德也。如日記憶之學。末學而已。何以爲君子。

按大畜卦。旨蘇傳于小畜卦內。疏解已明。蓋小畜六四。一陰得位。以柔巽之術。籠絡君子。欲使其入其彀中。故乾以不受其畜爲吉。大畜上九。一剛在上。以篤實之學。成就人才。將以大行其道。故乾以能受其畜爲

周易辨

卷之八

无

利。合得此旨。則象象六爻。節節融貫。無一字牽強矣。○夫子解大畜之義。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大象又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合而觀之。上之所以造就人才者。其道可具見矣。夫天下才質庸懦之人。難與入德者。固不足言矣。其可與入德者。必剛健之才也。然使剛健而不篤實。是任其一往無前之氣。而無精義利用之學。動心忍性之功。則其德不純。德不純。則才不全。才不全。則可以任事。亦可以任事。未見剛健之果足以濟天下也。如乾九二之學。聚問辨。閑邪存誠。九三之知至知終。日乾夕惕。凡此皆所以

周易辨

卷之八

三

日新其德。以全其才。而致其用也。此正所謂篤實也。故善用乾者。不遽期其行。而先期其止。所以大畜之用。全在于艮。以艮之篤實。勵乾之剛健。使剛心猛力。鞭迫向裏。不少滲漏。乃能從前言往行。中透入古人心髓。發露本來光顯。此德之所由日新而不已也。古聖賢之德。俱在不言往行中。若今人不識古人之德。則併不識自心之德。欲求入德。而無路矣。多識之者。正欲以前言往行爲自心之正鵠。此所以能畜其德也。畜以艮止取義。止者凝聚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多識前言往行。得其指歸。體之于身。以致其用。則古人之德。即凝聚于我身而不散。此所以爲大畜也。○畜乾者。艮也。曰賢曰健。曰天。皆指乾而言。尚之止之。養之應之。皆指艮而言。艮之三爻。皆能止健。而上之一剛。爲艮之主。與乾同德。是以不忌乾之進。而尚乾之賢。惟其尚之。是以止之。止之者。不欲乾之輕用其健。而欲成其全才以用之也。此艮之所以爲大正也。艮惟大正。故能止健。乾知上無忌之心。而有成之之德。故亦心服其正。安受其止而不辭。乾受其止而不辭。此乾之所以可大用也。上知其可大用。故遂能養之上。能養賢。此乾之所以不家食吉也。



乾○天○德○也○上○既○能○養○之○必○有○以○應○之○上○能○應○天○此○乾○  
之○所○以○利○涉○大○川○也○乾○至○于○利○涉○大○川○則○養○賢○之○典○  
不○虛○尚○賢○之○志○已○遂○而○後○知○向○之○所○以○止○之○者○乃○其○  
所○以○大○行○也○至○問○其○所○以○止○健○之○法○則○所○謂○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多○謙○前○賢○往○行○以○畜○其○德○是○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蘇○傳○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  
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  
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懼○見○姑○息○而○喜○則○遇○矣○初○  
九○欲○進○之○意○無○已○也○至○于○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

周易辨

卷之八

至

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災○者○六○四○也○張○慎○

甫○曰○乾○陽○上○往○不○有○以○止○之○則○其○神○不○完○其○養○不○粹○故○  
皆○以○止○為○養○畜○之○初○九○即○乾○之○潛○龍○故○有○厲○利○已○

按○上○九○剛○上○而○尚○賢○六○四○與○上○九○同○體○而○下○應○于○初○

未○嘗○不○欲○初○之○進○也○第○恐○其○輕○進○恃○其○英○銳○果○敢○之○

氣○而○小○處○患○持○難○之○心○即○此○便○為○危○道○便○是○犯○災○故○

告○之○以○有○厲○利○已○蓋○及○其○未○危○而○止○之○故○利○也○若○特○

其○已○危○而○後○止○之○則○晚○矣○夫○恃○才○躁○進○之○士○蓋○有○屢○

進○屢○蹶○而○猶○不○知○止○者○况○在○未○蹶○之○先○肯○遂○已○乎○惟○

以○艮○之○光○明○指○示○乾○之○知○險○故○能○為○見○于○幾○先○而○預○

遠○于○災○患○此○初○之○所○以○利○已○也○已○之○中○有○學○為○學○不○  
大○成○必○不○輕○進○其○已○也○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  
九○二○與○說○輶○象○曰○輶○說○輶○中○无○尤○也○

蔡○介○夫○曰○輶○輿○輶○不○同○輶○車○輪○之○缺○凡○三○十○條○者○輶○車○  
上○伏○兔○所○以○承○輶○者○小○畜○之○說○輶○為○陰○所○止○所○說○者○重○  
久○任○之○計○也○大○畜○之○說○輶○自○止○而○不○行○所○說○者○微○暫○止○  
而○可○旋○起○者○也○胡○雲○峯○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  
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  
按○輿○以○載○物○而○行○即○大○有○之○大○車○以○載○也○以○天○下○之○  
至○健○任○天○下○之○至○重○宜○無○有○不○勝○任○者○然○從○來○償○天○

周易辨

卷之八

至

下○事○者○常○在○于○自○以○為○能○勝○其○任○之○人○故○其○才○適○足○  
以○取○尤○二○說○輶○以○自○審○非○萬○全○則○弗○行○夫○子○貢○之○曰○

中○无○尤○也○謂○天○下○任○之○所○歸○即○尤○之○所○集○而○尤○之○所○  
集○多○起○于○恃○才○用○智○而○失○之○于○偏○也○蓋○偏○才○易○見○中○

德○難○成○偏○才○取○喻○不○掩○雖○有○見○長○之○處○亦○多○致○敗○之○

端○苟○一○有○所○敗○則○得○不○足○以○償○其○失○功○不○足○掩○其○過○

若○夫○濟○大○事○勝○大○任○才○足○以○副○乎○其○量○神○足○以○副○乎○

其○器○凡○有○舉○措○必○中○乎○机○合○乎○時○宜○使○從○前○之○敗○

闕○自○我○而○補○向○後○之○敗○端○不○自○我○而○開○者○必○其○克○全○

夫○中○德○者○也○而○此○之○中○德○必○篤○實○好○學○不○肯○輕○進○者○

能全之故曰與詭。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與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蘇傳：乾為良馬，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致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九也，上利在不忌，三利在必戒。項平菴曰：衛，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受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胡雲峯曰：閑，習也。日閑，猶言時習也。閑與衛，又因二之與三之馬取象。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周易辨

卷之八

奎

志：三逐上以進，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輒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猶戒之艱貞，日閑與衛者，懼其可進而銳于進也。至是則初之利已者，可以利往矣。

按九三負良馬之才，可以馳逐天衢矣。因其遇剛不中，故有艱貞之戒。而敬之以日閑與衛，蓋乾剛君子出身任事，臨事而懼，凜乎若大敵之在前，乃能動出萬全。夷天下之大險而無後患，上之尚賢，本期其如此，故三必如此以往，乃與上合志耳。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幣，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福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胡雲峯曰：祭天地之牛，角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幣之禁于未發，用力甚易，故大善而吉。

按四本應初，是尚初之賢，止初之健者也。大臣雖以推賢進士為務，然下人才之在下者，未嘗不戒其輕進，故師儒以童之三物以造之。七年九年以需之，凡所以防其泛軼而養成其德器者，其立法甚備。其施教甚早，後之賢材輩起，馳驟天衢者，皆從此基之矣。

周易辨

卷之八

需

故取象于童牛之牯。童牛為祭天地之牛，言其用至貴，不得不愛養之，以成其才也。幣，福衡也。詩曰：秋而載營，夏而福衡。言秋祭所用之牛，夏月即加之福衡，防之若此其謹也。止健之法如是，是以初雖至健之才，而能養成至順之德，四誠大有造于初矣。初有不樂就其陶鑄者哉？故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矣。辭曰：豶豕之牙，與童牛之牯相對。牙，謂牝牙，非齒牙也。言以繩繫豕于杙也。周安期曰：豶與墳通。義如墳首之墳，幣之與牙，則皆所以畜之也。幣之為物，天子

以薦于天。諸侯以薦于天子。爲用最貴。豕與牛同牢。祭社爲用亦重者也。

按五本應二是尚二之賢。止二之健者也。二位居初。上有君道焉。天子雖有樂育人才之心。亦豈能盡天下之人才。而訓飭之。亦惟綱紀其爲君者而已。故既爲之權勢法制以維持之。又爲之德刑禮義以教戒之。苟御得其道。則雖有强悍難制之公侯。亦且束于法而不敢恣。況中正循軌如九二者乎。故其象爲豕豕之牙。積大也。牙所以貫牀而繫豕者。茹之初本陰柔也。慮其踰躅故繫之以金柅。大畜之二本剛健也。

周易辨

卷之八

重

欲其馴伏故繫之以牙。取義不同。其爲維係一也。乾九二以學問寬仁成其君德。則此所謂牙者。亦惟教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康誥之所以告誠康叔者而已。蓋天子將以羣侯師帥多士必先使之勤學好問以維繫其心。而後能謹爾侯度敬爾威儀。以爲多士之法。則以施其教化觀于盛世之賢侯。類能與賢育材以貢于天子。非其畜之有素何以得此哉。曰六五之吉有慶也。程傳。勿去其勢之說。似非經意。且積字豈得作列字解。

上九何天之衢。京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鄭孩如曰。特之牙之皆畜止而不輕用。至上九畜極而通恣其進。而大川之使得馳騁。天衢展其良馬之足。蓋四五之畜之者。非故抑之也。進其德而後用之。成就人才之術也。上九之不畜之者。非故縱之也。德已成而才已全。可無虞于泛軼也。廣開賢路之道也。焦弱侯曰。何天之衢。何音賀負也。胡雙湖曰。良爲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爲天衢。

按何天之衢與商頌何天之休何字同義。上九正所謂剛上而尚賢。能止健者。及其畜德已成。知其可以大用。遂負荷三陽與之共達于天衢。使得大行其道。

周易辨

卷之八

美

也。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國人皆曰賢。尚不敢遽信而加察焉。假使三陽之德未成。而驟進上九。其肯輕信而擔荷之。以人國管試乎。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不任。以勝任。即荷之謂也。夫子曰。道大行也。畜本爲止。而至是乃得大行。此足以見尚賢之本心。止健之明效矣。前此力能止之。今此力能荷之。民之所以爲大正者。不愈可見乎。

男方至 壽增 按

周易辨卷之八終

周易辨卷之九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震下 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朱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

賤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

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也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

周易辨

卷之九

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程傳所

養謂所養之人自求口實謂自求養身之道吳臨川

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

項平菴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

非夫子贊詞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

胡雲峯曰樂淵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與程傳二說

何如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

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下體

則觀其所以自養者皆得正則吉也

按所養自養二義程傳及吳項諸家分疏甚明即朱

上卷

子當日亦深服程傳之說為是矣而世之讀易者至

今猶守本義之說可謂陋極觀此則其餘之誤可以

類推矣○養萬物者天地而代天地養萬物者聖人

也必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乃見所養之正然自養

為養人之本未有自養不正而能養人者必如聖賢

之所以自養乃見自養之正○羲皇各卦為頤便以

代天養物之事責成于人文王繫觀頤二字便教在

上者必須養賢以及萬民慎毋養不肖以殃民繫自

求口實四字便教在下者必須如聖賢之自養慎毋

如庸夫俗子之自養徒以富貴利達為心失代天養

周易辨

卷之九

民之道頤之為頤本意如是夫子贊詞未嘗添出一

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謹節飲食

程傳山下有雷上止下動頤口之象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大者莫過于言語飲食在身為言語于天下則凡命

令政教出于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無失在身為飲

食于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于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

而無傷推養之道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朱子曰節

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此語前輩用以解頤之象真

西山曰頤之為養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

及萬民功用至大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慎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買禍○可不節乎○慎曰節皆養正之功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本義○朵頤○欲食之貌○蘇傳○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不食而養○無待于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于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于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無待于物者○如龜也○不

周易辨

卷之九

三

能守之而觀于四○見其可欲○朵頤而慕之○爲欲所動○故凶○張中溪曰○初陽本可貴○而累于動體○從欲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烏得不凶○

按初九取象于靈龜○何也○蓋君子惟能自養而後能養人○靈龜食氣足以自養○而知足以養人○前知之養人○于己無一毫之損○于天下有無窮之益○聖賢之所以養人○亦猶是也○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此就六四對初九而言○爾指初九○我六四自謂也○我既屬四○則朵頤○卽四之朵頤也○四居五位之下○而陰柔不能養人○不得不求養于初○此四所以朵頤也○初自養養人莫

不具足○奈何舍自有之靈龜○而觀我朵頤之狀乎○蓋四之下○求于初○正以初之無求于四○爲貴○苟一有所求○則四且心輕之○以爲不足貴矣○後世有布衣獻策于朝○時相以求售者○大率皆犯朵頤之凶○蓋枉尺未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程傳○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者也○本義○求養于初○則頤頤而違于常理○求養于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按二位在初之上○已任司牧之責矣○而陰柔無養民

周易辨

卷之九

四

之責○故反求養于初○是爲頤頤○夫上養下○經也○二求養于初○是下養上○爲拂經○雖爲拂經○未爲失類○如復之六二○未嘗不取其下仁也○若往就高位○求養于上○則二無養民之實○非可養之賢○必爲上所棄○故征凶○凶在求上○不在求初○初猶不失下賢之意○求上則止爲趨勢之徒○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謂上方養賢而二非其人○故云失類○本義謂初上皆非其類○則混矣○戒二之趨勢○可也○而併禁其下賢○可乎○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按六三居下之上在牧伯之地其任養民之責則尤重矣而陰柔不中正無以自養養人徒以上九為正應故特應而求養焉從欲而動挾邪以干其倖已甚是謂拂頤雖與上為正應而上必棄之故曰貞凶世有庸碌之人居牧伯之地而藉鼎鉉大臣之力以邀寵利者矣若頤之上九以由頤為已任乃天下之大賢也彼方以一夫不獲為予辜而肯輕用此類以殃民乎故曰十年勿用者為上九絕之之辭也日无攸利者言其上無利于君下無利于民明其所以勿用之故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

周易辨

卷之九

五

施光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能如是則无咎矣吳臨川曰陰柔不能養人而求養于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于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虎常視下四之于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他其飲食也繼繼而不厭如是則于人不厭于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程傳頤頤

所以吉蓋得陽剛之應以濟其事致上之德施光被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程傳六五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陽剛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已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又賴人之養是違拂乎經常矣故云拂經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于賢師傳上師傳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于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無貞剛之性故戒以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

周易辨

卷之九

六

倚賴剛賢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以成王之才不至其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于周公况其下者乎故艱險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張中溪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其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傳之任六五順從于己賴己之養是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得君如此少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故利涉大川本義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李隆山曰賴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夫子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常止故也 丘建安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于人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又以上爲主故直于上九一爻曰由頤

按五上二爻皆有涉大川之象何也蓋養賢以及萬民者頤之時事也然養民于安常無事之日易養民于艱危變故之日難如四夷盜賊凶荒札瘡之事世所常有苟備禦無策消弭無術其害于養民者大矣

周易辨

卷之九

七

涉大川者夷大險除大害如府虞之平水土格有苗商周之伐鬼方逐獫狁討商奄平淮徐之類皆是也此皆君天下者之責故繫之六五五才柔不能任故又責之上九蓋以師傅大臣代人主任其事也使大臣又不能任則險難日深民生日蹙而養道窮矣何以塞具瞻之望稱舟楫之材哉萬世爲君相者不可不知此義

三三  
見上

大過棟桷利有攸往亨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

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按大過與大壯不同大壯四陽盛長乾剛震動乃天地正大之義不可屈撓者也大過四陽用事雖與大壯相似而質非乾震無真實剛健之才不過兌澤中之異木如枯楊之生稊生華者爾此猶世主好大喜功自謂有過人之才然外務擴張則內益虛耗其業愈大則其敗愈速故其象爲棟桷棟之所以撓者以二陰之弱不能勝四陽之重其勢必至于傾頽故曰棟桷本末弱也易以陽爲君陰爲民君必依民以爲固猶棟梁之必藉土石以爲基若上之人好大喜功造端宏巨則民力耗竭

周易辨

卷之九

八

必至于不可支持而覆敗隨之此卒末弱而棟桷之義也觀于卦辭之棟桷象辭之滅木爻辭之枯楊與夫老妻婦之象其自其明安得與大壯之四陽同類而並論哉傳註之說不得其指讀之茫然掃之爲快○大過之時陽過而陰弱陰不能爲之承緒故棟桷則大過之業將覆敗而不可支矣當此時者豈遂無術以處此乎文王曰利有攸往此其所以處之之術也蓋陽過則必思所以救其過陰弱則必思所以扶其弱庶乎有可亨之理焉如二五各居用事之地而所處得中足盡收其虛恢好大之氣務求清心省事之方當民力不支

之時力行約已裕民之道此所謂剛過而中也又上巽  
下說巽則其思之深也說則其行之和也既能審思熟  
慮洞然于致弊之由即曉然于救弊之術凡行之而天  
下悅人心安者則行之行之而天下不悅人心不安者  
則勿行此所謂巽而悅行也如是以往則四陽雖過而  
有以救其過二陰雖弱而有以扶其弱陰之力猶可支  
則陽之勢乃不撓故曰利有攸往乃亨不然則撓者竟  
撓矣何以得亨哉大抵人情常大過之時君臣之間皆  
以喜功好大爲事凡所思爲專務擴張不知守約至于  
竭民之財而不惜窮民之力而不止一旦人心瓦解大

周易辨

卷之九

九

業傾覆而終不覺悟者比比然也然聖人處此正於極  
重難返之時而得扶危定傾之道焉故同一棟也不善  
救者一撓而不振善救者轉撓而爲陷轉移之間始非  
細故當斯任者其可忽乎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蓋欲  
人審時而善救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按澤中之木賴土以植澤大則土疏木雖盛而必仆是  
澤滅木也棟橈之勢亦復如是君子知其然也故于陽  
過陰弱之時獨秉剛中巽說之道以救之雖遯泉獨立  
而不懼遯世不見知而無悶假使獨立而懼遯世而悶

則亦將隨泉荷食遯過盛之陽以耗弱陰之力不  
幾如澤中之木隨澤而滅也哉又何賴此君子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按繫辭傳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輕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  
无所失矣蓋初六陰柔處于最下此微賤之民也譬之  
于物如白茅然其爲物至輕至薄乎不足重也然而置重  
器者必藉之而後安使視茅爲薄而不思其用之可重  
視民爲輕而不念其力之難支至于茅去而器失其所  
藉是輕其器也民散而上無以爲基是危其上也于此

周易辨

卷之九

十

不慎其咎必至惟初六上應九四四居柔而應柔不特  
剛以尚大知初之用爲可重而不敢過窮其力焉此固  
所以愛惜在下之柔也而實則爲在上之剛留可錯之  
地耳處大過之時而克慎若此庶幾免于棟橈之咎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  
以相與也

按大過之時九五主之于上九二主之于下又以三四  
之剛輔之陽過盛矣然此非乾剛震動堅久不叛之質  
乃木在澤中外實內虛之材也故二與五皆取象于枯  
楊然二猶有生道焉何也二剛中居陰非過極之陽且



下比初六得陰上之潤故其象爲枯楊生稊稊根也榮  
于下者也其上已枯而生氣猶自下發則亦可以長養  
而成茂樹如大雖老矣而得其女妻尚可以生育而延  
嗣續此喻有天下國家者當好大喜功之後已見衰敗  
之徵而復能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則民力未竭民心未  
去而祖宗一綫之緒猶可再延民受其益而君與國並  
享其祚故曰无不利夫子曰老夫女妻遇以相與也謂  
遇時而相與已不無衰晚之懼况可以不相與而自絕  
其生路乎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周易辨

卷之九

上

按以全卦觀之三陽居中任事有棟之象然棟桡  
之凶三獨當之何也當大過之時所最慮者剛過而不  
與柔接也九三過剛不中雖與上六之柔相應而三特  
剛自用上卒難以輔之非上之坐視而不欲輔也乃三  
之剛愎自用不可以有輔也當天下之大任處天下之  
危地致使人莫可輔雖欲不撓其可得耶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按九四任天下之重處多懼之地其危又甚于三然棟  
隆之吉四獨享之何也當大過之時所最急者剛不遇  
而養柔之力也九四剛而居柔門未嘗遇而下應初六

之柔知其用之可重而不窮其力則下得所藉而棟即  
因之以隆是降于上者以其不撓乎下也使四亦知三  
之恃剛自用而應初之心或有他焉則四失所藉而隆  
者亦撓矣何吝如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按九五剛遇而中與九二同然二居陰而在下故其稊  
自下生五居陽而在上故其華自上生稊自下生有可  
久之道華自上生則生氣耗盡而楊且益枯欲如二之  
生稊也得乎且二比在下之柔爲方長之陰女妻也雖

周易辨

卷之九

上

老夫得之猶可生育五比在上之柔爲過時之陰老婦  
也雖得士夫難復生育矣此喻有天下國家者當好大  
喜功之後已見衰敗之徵而猶不知反本不亟爲休養  
生息之圖而徒務爲粉飾太平之具雖典章文物燦然  
可觀然元氣耗盡傾覆立至矣故曰枯楊生華何可久  
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使五早知反本何至凋敝如是  
後世人主如漢武好大之餘卒有輪臺之悔封宰相爲  
富民侯蓋暗合生稊之義是以漢祚復延不猶愈于始  
皇煬帝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按上六與九三爲應與九五爲比見將傾之勢豈無挽救之心然三棟橈不可以輔則上無如之何矣五生華勢不可久上又無如之何矣顧以爲无如之何而遂莫之救非大臣當國之誼也故雖明知滅頂之凶不敢辭過涉之難蓋亦盡其力之所能爲者而其所不能爲者君子不以爲咎焉何也過在陽則咎不在陰也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蘇傳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于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于水也周安期曰坎之象在習一坎不足爲險也坎之川亦在習不習不能出入于險也丘建安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四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

按純卦有入獨坎加一習字何也聖人以爲天下莫難于處險而處重險爲尤難非夫習行于坎者不能

入險而出險也習行于坎者莫善乎水故即借水以明之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水之習行于坎也流而不盈流則其來有源不盈則其性善下也行險而不失其信是水之行于險也通晝夜而不息歷萬變而自如水能盡險之變而險不能奪水之常此所謂有孚也今以人事言之凡天下之險皆自人心之變詐不信者爲之也故善處險者以信不以詐以詐處險適以益天下之險而以信處險然後能化險而爲平也持此信以居心則其心無所不亨以無所不亨之心而行乎天下則其行必有所尚然此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無所不亨之心必如二五之剛中者能之蓋剛則不屈于物欲故能直達其本心如木在險中觸山撼石以天下之至柔遇天下之至堅而莫之能阻也中則不膠于一轍故能變通以盡利如水之所至因物賦形行于素所不習之處一如其素所相習之理而莫之能窮也人未有不剛不中而此心得亨者亦未有剛中而此心不得亨者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夫我心未亨則險不在世面在我無惟乎所行之多阻也若我心既亨則既能去我心之險卽有以去人心之險而天下皆知尊尚其所行又何往而不能成

險之功乎。良以惡險而好易尊信而賤詐。天下人之心與我心一也。第天下相習以詐而不見有真能信者。是以不知信之可尚。相高以險而不見有真能居易者。是以不知易之可尚。誠能如二五之剛中則我心得亨。亨天下以信。即詐者莫不尚信矣。示天下以易。即險者莫不尚易矣。此所以入險出險無不可成之功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至于丑公設險固可以守國。然此特制勝之餘事耳。形勢雖強。法制雖密。要之以孚信為本。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蘇傳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為教事。故遇險而能應。

按德行者。行必本諸德。德必見諸行。常德行者。如水之流行。不舍晝夜。即剛中有柔。行險而不失其信者。是也。教事者。事待教而後能。如射御韜畧治軍行師之類是也。巧者無過習者之門。不習則無得心應手之便。而不適于用。三代以上。造就人才。必德行與藝兼舉。自王公以下。皆習為之。甘之戰。啓親教六卿。以左右御馬之法。牧野之陳。武王仗鉞秉旄。申明步伐。止齊之紀。費之誓。魯公所以治戎備除道路。嚴步伍。

立期會者。極其整暇。皆教事之素習者也。履重險之世。惟常德行者。足以致人心之孚信。習教事者。有以臨變。故能禦苟德。行不常則必以詐力相高。而顛險日甚。教事不習。則公卿無將帥之才。守文無用武之畧。不能治天下之險。而反為險者所困矣。先儒于此象。泛講學脩之功。既未切卦旨。亦不適時。用解經如此。不亦疎乎。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按初六處重險之下。而陰柔才弱。不能出險。惟務以形勢自固。故其象為入于坎窞。夫踐山為城。因河為池。守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國者何嘗不依以為固。然使得道者處此。則衆心成城。屹乎有不拔之勢。而失道者倚之。則人心易動。一有左者。負之而走耳。即有重關百二之險。與岸旁小穴何異哉。故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窞。岸旁小穴。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按坎有險坎字。謂九二在坎中。也有險。謂九二有剛中之德。有信足以立國。則有險足以自固也。天下有據險負固而所行失道。則國非其國。而險不為我有矣。如九二之有險。二實能有之也。當重險時。國勢傾危。人心離。應凡建國者。有不能終日之勢。求為不失。亦已幸矣。如

更求有得乎。今九二已能有險。若剛中之德進脩不已。又可以求小得焉。小得者大得之漸也。求之道無他。不出乎剛中有孚而已。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宮。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按來之坎坎之往也。謂六三處重險之間。來往皆險也。枕所以爲安也。險且枕。謂六三雖居高位而才弱不能出險。欲依九二之有險以自安也。入于坎宮亦如初六之以形勢自固也。夫恃鄰國以爲安。則失自強之策。據形勢以自固。則無可尚之功。處重險之間而所爲若此。

周易辨

卷之九

七

其不可用明矣。故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四樽酒簋食。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

按重險之時。初與上皆失道。三亦无功。二孤立寡援。僅求小得。而天下之險未可盡平。九五雖以剛中居尊。而左右無同德之助。惟有六四柔正之臣。切近相與倚爲腹心。此其患難相濟之誼。不啻同舟遇風。而至臣約結之誠。亦無異于骨肉手足矣。使亦如承平之世。禮節繁多。尊卑闊絕。則豈能隨地納忠。不時陳悃。排難于糾紛之際。慮憂于呼吸之頃乎。樽酒簋食。用缶。謂去苛禮而

務至誠也。納約自牖。謂披肝膽。決大計。皆自君心所明者。而開陳之也。如是則魚水之歡合。而無交淺言深之嫌。上下之志同。而無犯顏逆耳之忌。用以濟險。其何咎焉。雖然。六四柔也。九五剛也。以臣之柔。遇主之剛。使非剛者忘形以下濟。則柔者豈能畢述而抒忠。故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是在乎五之能下交耳。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蘇軾祇猶言適足也。九五可謂大矣。有險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給之。故不盈適足以使之既平也。周安期曰九五坎不盈。

周易辨

卷之九

八

正所謂水流而不盈者。盈則不能納四矣。出坎者世愈平。而心愈下。若稍自滿。則又不免于險矣。

按九五以剛中之德。爲重險之主。身當天下之險。凡天下有未平。五皆引爲己咎。五欲釋是咎。必將需人以共濟。需人以共濟。必如水之善下而不盈。然後人才輻湊。智者畢效其謀。勇者競輸其力。由是天下之險可抵于既平。而五始可以釋咎于天下。既盡也。夫五與二皆以剛中處險。所謂有孚心亨。行有尚者。惟二五能之。然二在下。僅可以求小得而已。五在上。非天下盡平。則剛中之用未大。五烏可以小有得而自

滿哉故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不盈之義最為喫緊故  
周公特繫之五位而夫子即于彖傳首發之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三歲也

按自古設險守國者一以山川形勝為險一以法制禁  
令為險雖聖人立國未嘗廢此然所以平險之道則不  
在是初六六三之入于坎宮此專以山川形勝為險者  
也上六之係用徽纆寘于叢棘此專以法制禁令為險  
者也苟無有孚心亨之道以處此則此二者皆不足以  
固國造使人心挺而走險耳故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周易辨

卷之九

无

困之初六豐之上六與此爻皆言三歲謂其柔暗之甚  
久而不悟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叢棘如今之  
棘寺荷九家易坎為叢棘

三三離上

離利貞畜牝牛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離乎  
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按離之為言明也說卦傳暢言之矣曰離也者明也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蓋取諸此也是離之為明其義已著故夫子于離之象  
傳不待再釋而直言明之所麗貴乎得正以解利貞之  
義蓋離明之體聖凡所同但明之所麗有正有正不正如  
堯之欽明舜之文明此明之麗于正者也明麗于正方  
可謂明故能照于四方化成天下如丹朱之啓明紂之  
聰明才辯與凡世主之作聰明者此明之不麗于正者  
也明不麗于正則雖明而實暗以此濁亂天下則有之  
矣何以照四方而冀化成之效哉觀重明以麗乎正句  
文義甚明重明指繼世之君能嗣續前王之明德者而  
言即大衆之繼明也如舜繼堯而史稱之曰重華武繼

周易辨

卷之九

无

文而成王稱之曰重光皆言繼世之君也繼世之君能  
嗣續前王之明德而所麗得正者少矣必重明繼作所  
麗皆正而後道化可成蓋道化難行而難于有成前之  
行者明而正矣繼之者或明而正則前之行者廢矣  
其何成之有先言重明以麗乎正此釋利貞之義又  
云柔麗乎中正此釋畜牝牛之義牝牛柔順之物也言  
明之所以能麗乎中正者由于養成柔順之德也自古  
明王有表正萬邦之道者必先調伏性情養成柔順之  
德如舜之溫恭文王之徽柔太王王季之抑畏衛武之  
柔嘉皆能自調自伏使躁心客氣陶鑄淨盡養成柔順

之德而後能宛轉隨順。悉循乎大中正之軌而無所  
宕軼。此其所以爲至明也。如或任性而行。不自調伏。一  
以剛躁用事。則必至于過中失正。遠禮敗度。而不自知  
矣。雖自以爲明。而暗莫甚焉。牝牛之畜。其可已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按離之初九。明體在下。此明德之士。待用于明時者也。  
然德之明與不明。亦視其所履何如耳。人之所履。或邪  
或正。或善或惡。錯然于動作之間。固有平時見之甚明。  
而臨事忽焉迷謬者。此非不明之咎。蓋明而不敬之咎  
也。聖人于人之未明者。必先教之以明。于人之已明者。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則直教之以敬。假使致知明善之後。不加以謹。幾慎獨  
之功。則高明者之失足。與卑暗者之妄行。何異。故文王  
示人以象。則曰畜牝牛而周。公示人以辭。直曰敬。敬之  
一言。遍于六位。特舉初以祭之耳。誠以重明之主。在上  
自大臣以下。莫不小心昭事。誰敢以不敬自速厥辜。况  
于始進之士乎。故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麗乎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  
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上同于文明  
中順之君。其明之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

按重明之主。所以明照四方。化成天下者。必有文明  
中正之臣。爲之宣布于下。則無如六二足當其任矣。  
凡嚮明而治者。非明則不足以發人之暗。非文則不  
足以啓人之明。如六二之離。則其明也。黃則其文也。

文明由中道而發。則其明也。非一偏之見。其文也。皆  
至德之光。所謂美在其中。而暢四股發事業者也。使  
天下觀于其明。皆可以自悟其天性。觀于其文。皆  
可以自得其天則。焉是以大善而吉也。此以六二一  
爻。立離明之極。則而其餘或得或失。皆可以因人而  
致戒。亦可以隨位而顯用。總不出于中道之權衡而

周易辨

卷之九

主

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  
離。何可久也。

按初九爲新進之士。則九三爲老成之臣矣。聖人勉人  
及時明道。故爲此警策之辭。曰時至九三。是爲日昃之  
明。明不久矣。苟無德可樂。則徒死可悲。故曰不鼓缶而  
歌。則大耋之嗟。猶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爾傳曰。  
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使人日箴儆于其側。而作  
詩以自勵。云借日未知。亦聿既老。聖賢以及時明道爲

樂以蚤不聞道爲憂大率如此豈有徒教人以死期將至以樂前日之理程傳云鼓節而歌樂其常也本義亦云安常以自樂夫死雖常事何足爲樂所可樂者惟道明德立俯仰無愧耳不然則枉受人身虛生于世無一善狀但有積愆縱令富貴壽考而垂死之時有同朝露懊恨嗟傷追悔何及又何安常自樂之有哉大全內載趙鼎齊引王義之所云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以爲鼓節而歌之證又引趙孟所云焉能恤遠朝不謀夕以爲大業之嘆之證此不過庸夫俗子晚景無聊暮年短氣之語殊非聖人激切警戒之旨引證不倫不可不辯

周易辨

卷之九

聖

九門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按重明之主道在麗正德在牝牛養其柔順以麗乎中正所以爲至明也故初當始進尚須以敬避咎九四近臣也剛而犯上突如其來不避僭逼之嫌其能道不敬之誅乎夫剛所以持正也剛而犯上不正莫大焉大臣爲天下師表而首以不正令于天下天下其何所觀化乎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言其必不容于時也漢景帝問周亞夫此快快者非少主臣又漢史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此二臣者可謂才能出衆功冠一時者矣然皆不

免犯突如之戒以至殞身滅宗爲世所悲豈非大臣剛逼之明鑑歟故知牝牛之義爲人臣者尤所當三復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潘夢旂曰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上慮事深遠憂懼之至所以吉也吳幼清曰六五爲重明之主繼明而嗣位者也以繼父爲悲不以得位爲樂嗣天子之孝者蓋如是

周易辨

卷之九

聖

按自古繼世之君當其未嗣位時固已選左右早輪教有典樂之官以養其性情有師保之職以傳之德義矣至于嗣位以後養尊處優逸樂易縱驕慢易生忘稼穡之艱昧風俗之微遂至害正蔽明而不自覺者蓋多有之此周公于離之六五特繫之以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也蓋念先王創業之艱難知今日守成之不易觀四方萬國變故多端何以能消患于未形遇君子小人邪正雜投何以能灼知而不惑一日二日之間萬幾所集何以能洞燭而無遺又何以能裁決而無誤凡此皆所謂造大投難極天下之可憂可畏者也誠知其如此而夙夜祗懼敬勤不息則股憂可以啓聖恭默可以通神加以明師良傅之啟心沃心法家勵士之繩愆糾繆雖有聰明之資不敢自矜

其明而求人之明以自輔如此自能養成柔順之德以麗乎中正之道于以照臨四方化成天下復何難哉六五之吉正以此也○嘗讀閔予小子及訪落小毖諸篇有遺家不造嬖嬖在疚之悲有未堪多難懲後患之懼則卽有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又有勵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之輔而後乃能光昭先王之洪業休德爲守成令主由此觀之出涕戚嗟乃人主至明之所生至順之所集也周公當日親以此義造就孺子王故卽以此義繫于離之六五所以啓佑萬世重明之主者意至切矣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五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充贊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李西溪曰纘明之君每有出征之事有冠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纘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召公畢公告康王惟曰張皇六師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

按劉向疏云易且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

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此解甚當○蓋六五柔中之君本川六二文明中正之臣以明德開悟人心以柔道馴伏天下未嘗有意勦兵也但四方萬國人心不齊其間亦有梗悍不義之人難以文德化誘者不得不不用上九剛明之臣假震曜殺戮之威以警懼之然亦因平日文教既敷人心易悟故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之族匪其醜類者皆來服從故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詩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也○大人明照四方之氣象亦于此可見○程傳以有從罔治本義以刑不濫解獲匪其醜句皆不合經義不可不辨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下經

三三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傳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父子夫婦親戚朋

周易辨

卷之十

一

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姦君臣之以媚說皆相感之不以正也本義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張獻翼曰男有下女之禮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齊風著刺時不親迎也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皆常親迎也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

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之于著于庭于堂也著字同門屏之間徐魯菴曰交感之事不一此獨以取女言者取女大事且于感通爲尤切也丘建安曰咸二少相與夫婦之始也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長相承夫婦之終七以男尊女卑爲象女下于男居室之倫正矣胡雙湖曰上經乾坤以天地對立下經咸恆以夫婦合體

按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蓋以男女之交配天地之大義爲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也惟男女之交所關

周易辨

卷之十

二

甚大故聖人設卦繫辭其教特詳漸與歸妹示嫁女之事所以教女子而立之則也咸示取女之事所以教男子而端其範也男子一身百行兼備凡所以感人心者自一室而至于天下何所不感何所不應而其所以感應者無一事不歸于正正則無一事不歸于吉要其情之正與不正自其最切近者觀之莫若取女一事之可驗也堯之試舜也不先試之于五典百揆四門大麓而先觀厥刑于二女何也以爲家難而天下易觀其所難者處之而得吉則于其所易者可知也迨至積降鴻汙作嬖于處能使帝室之公主

執婦道于側陋之翁姑而無齟齬不安之意則其感  
應之際得正得吉昭然可見由此而通于復五典後  
百揆賓四門納大麓隨其所成莫不風動而響應焉  
要卽此門內之情通之門以外而已聖人所以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有不造端于此者乎是則咸卦之義  
卽取女一事足以發明矣且凡人之生莫不有情有  
情則莫不有欲而其情欲之感流連沾滯而不可釋  
者莫甚于男女之交然而得正則人心之所同悅不  
正則人心之所同取此生民秉彜之性卽天地萬物  
之情也凡人昧焉聖人醒焉昧故多迷溺于其中而

周易辨

卷之十

三

不知所止是以有鶉奔鶉強之感行邪道于室家卽  
有桑間濮上之應醜禍機于宗社醒故能靜正于其  
際而無所妄悅是以有樛木螽斯之感絕淫妬之凡  
情于閨內卽有鵲巢鳩處之應微太和之嘉瑞于四  
方故男女之交所感不正則凶害應之所感得正則  
吉祥應之理勢自然毫髮不爽蓋惟聖人于生民有  
欲之中微見吾心無欲之體心得其正則情亦得其  
正情得其正則氣亦得其正故二氣相與聖人似與  
凡人同而清明在躬聖人迥與凡人異因而以一人  
之清明醒天下之汚染而淫奔之俾

可除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也是則聖人所  
以感人心者必自男女之交始若于此不正則一室  
之中災害生焉而欲致天下之和平其可冀乎故驗  
之于書則有帝堯之觀刑所觀不過取女一事考之  
于詩則有周召之觀風所觀亦只在取女一事而謂  
取女一事不足以蔽咸卦之義哉咸亨之必利貞  
也謂正己乃可以格物也正己以格物其道必始于  
閨門故特言取女之吉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  
子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與讀此可以得取女吉之旨矣

周易辨

卷之十

四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丘建安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  
苟以私心實之則先入者爲主而感通之機窒雖有至  
者皆捍之而不受矣來矣解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  
通問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矣  
按象辭言所以感人大象言所以受感感人者必以  
正而受感者亦必以正虛者正之至也稍有私意稍  
有成見便非至虛之體卽非至正之體矣試以二程  
之事證之二程先生一日赴友人酌坐中有妓明道  
笑言自若伊川終席不悅既罷數日意猶怏然明道

問其所以則猶以前日與妓同席故也。明道曰：前日坐中有妓，吾胸中無妓；今日坐中無妓，弟胸中却有妓。此虛與不虛之別也。成之亨也，要在利貞。伊川之意，夫豈不貞？弟所不足者虛耳。虛則雖有不正之感，而吾心自是廓然。仰見之者，未始不為之意消也。不虛則雖存秉正之志，而接物皆成障礙。仰見之者，亦將以鱗甲相待矣。此介甫所以心折于明道，而伊川胸中未免執著，終于激成洛蜀之黨。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不有間哉！大象言虛不言貞，乃妙于言貞者也。

周易辨

卷之十

五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程傳：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人？按：咸之所以感人者，言與行也。而心為之主，故六爻以人身取象。人身之能言者，輔頰舌也；能行者，拇腓股也；能思者，心也。此人與聖人之所同也。同則孰不可以感人者？何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獨歸之聖人，以聖人之心能致虛也，能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能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德盛則化神，此所以感無不通而

天下和平也。若凡人之心不能致虛，即不能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德不崇而徒有其身，則其能言者，不過輔頰舌而已矣；能行者，不過拇腓股而已矣；能思者，不過此往來朋從之心而已矣。矣之數者，豈誠足以感人哉？非特不足以感人，且每因多言而實禍多，動而蹉跌多，思而眩惑有，不勝其因吝者矣。即有不言不動，不思如勝者，僅可以免悔耳。所謂虛而能通，精義利用者，安在哉？故周公于六爻之辭，多致戒焉。戒其感不以神而以形也。此六爻之大指也。○初六位卑才薄，此人身之拇也。拇本不足以致用，徒以其

周易辨

卷之十

六

應在四，遂欲狹此以感之，是一介草茅無他行能而思動宰衡之顧盼也。能乎不能乎？假令側陋之中有玄德焉，則升聞岳牧，固有不求而自應者。否則雖志在外，求誰則應之？故感人心者在內，不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程傳：二以陰在下，與五相應，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之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非戒之不得相感，惟順理則不害也。

按六二之位已高干初而才具亦過之此人身之腓也二與五爲正應五欲有所爲未嘗不待腓而行然使不顧理之不可不時之宜不宜而妄行以感之鮮有不蹉跌者况五之腓用靜二之腓用躁以躁感靜納擊其矣身得不凶惟去其躁動之心而自居于靜正則在我無妄行之害而主志亦未必不孚故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正則順不正則不順而害隨之矣九三威其股執其隨往各象曰威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義

周易辨

卷之十

七

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徐進齋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反徇夫勢御臣僕在下者之私至于多行可愧者皆執其隨者也按九三之位又高于二而以剛居剛則其才具又過之此人身之股也三與上爲正應上以口說悅人三能以剛毅篤實之德感之則可以見良道之光明止華僞之流弊謂非感之至善者乎奈何欣于所悅以身徇之捨實德而尚虛詞一如股之隨足而動不能

自主者然夫下之二陰柔不能立立其不能自隨人也豈三之剛正者亦不能自處而妄隨耶天下固有專主隨人者矣如婦之隨夫僕之隨主是也三志在隨人則所執下矣何以居高位感人心爲下二陰之表率上一陰之砥柱耶夫威者如風應者如草三之執其隨若此是使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辨而無其實也是以聖人羞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傳四當心之位爲感之主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

周易辨

卷之十

八

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能感所不及者不能感也其朋類從之而已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按六位之中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各得其一體惟九四當心位心統百體至虛而至靈無所不感無所不通苟有所不通則以思通之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而其妙在虛虛則能精義入神而有以致吾心之用能利用安身而有以崇吾心之德德盛則化神此聖心之靈有以異于凡人之心而聖人之感人心亦有以異于凡人之感也

不然此心雖具不過囿于血肉耳所思雖煩不過徃于朋從耳是心雖有統百體之名其實亦塊然一物耳安在其能光大哉且心多妄思則捫腓股亦多妄行輔頰舌亦多妄言妄思妄行妄言雖然相感未有不相害于天下最害于一身者迨其既害而悔之則晚矣故莫若及其未感害而正之則吉而悔亡故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憧憧往來不獨情欲之相感也凡馳逐于功名相矜以道術各任意見之偏不通昭曠之道不合中正之矩者均之不得爲光大也

周易辨

卷之十

九

九五成其脢无悔象曰成其脢志末也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無私繫故亦可以无悔志末謂不能感物蘇傳捫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皆有爲之病也懲其病而舉不爲者是無爲之病也五之所在者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無事者也畏有事之勢而咸于無事求无悔而已志已卑矣

按九五應二比上而與三四同德上能言四能思初與二三能行而五居尊位可以兼任衆長苟能善所以感之則初與二三之所行可以廣五之庶績上之

所言可以宜五之德音四之所思可以成五之聖知將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豈患無其具乎乃五當上下感應紛紜之際獨耽于寂靜而以脢感人是厭天下之妄行妄言妄思而鎮之以不行不言不思也夫不行則無以率作興事而天下之事功壞矣不言不思則無以集思廣益而天下之忠言至計皆湮鬱而不發矣以此求无悔其志豈不卑乎人第知好動之非正而不知惡動而求靜者亦不得爲正自古豈有德盛化神之聖人而徒以就空守寂爲高者乎故知精義利用之學之不可已也

周易辨

卷之十

十

上六成其輔頰舌象曰成其輔頰舌腭口說也

蘇傳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成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成則不可蔡虛齋曰舌動則輔頰而頰隨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以言者故兼舉之說文腭張口聘詞貌

按上六居師傳之位其所以格君心者不徒以口說也而兌爲口舌上又居悅極無實德以格君而口舌是腭則所感者淺矣且使羣下從風而靡皆欲以空言感物相率而工鞿輓之詞習容悅之態其爲害可勝道哉然不言凶者占在象中也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  
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中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  
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按象傳曰恆久也恒本訓常而此云久者謂凡事之失  
常者不可久惟常者為可久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凡剛  
者宜在上柔者宜在下今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長男長

周易辨

卷之十

上

女各定其位而不相亂此位分之得其常也以雷風二  
象言之天地之氣機非雷則鬱而不發非風則滯而不  
散今此二物合而相與則凡物之生莫不鼓舞而欣暢  
此物性之得其常也以巽動二德言之凡有為于外者  
必藉內之沉謀以出而有謀于中者必藉外之奮迅以  
行今內巽則動乃不窮外動則巽非不果此謀斷兼資  
之常理也又以陰陽二氣言之陰必應陽則陽得其助  
陽必應陰則陰有所主今震剛與巽柔相應初柔與四  
剛相應二三之剛與五上之柔亦皆相應則內外相得  
而上下和同又陰陽配合之常情也此卦之所以名恒

周易辨

卷之十

上

也然則天下有尊卑易位冠履倒置失上下之分者不  
可以為常也而可以為久乎震巽為春夏之交此時非  
得巽風之和暢震雷之迅發則伏陽在下不能破重陰  
以出而天地之生氣不行此不可以為常也而可以為  
久乎內之沉潛積密之處而遇事敢為必至于蹶而不  
振外鮮發揚蹈厲之才而好言陰計必至于柔而寡立  
是巽動之用不兼不可以為常也而可以為久乎剛上  
柔下上下之分定矣然使尊卑濶絕情意乖離陽唱而  
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剛與柔不皆應不可以為常  
也而可以為久乎夫子一釋卦名而全卦之理思過半  
矣○恒之為言首見于易又屢見于書自其命于天者  
言之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自其修于  
人者言之則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又  
曰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又曰政貴有恒而  
夫子亦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又曰人而無恒不可以  
作巫醫由此言之恒之為德降于天而率于性以之立  
身則為有常之吉士以之立政則為不易之良方下至  
巫醫伎術亦惟行之有恒者乃可以通神明寄死生則  
恒之亨且无咎理固然矣而又曰利貞利有攸往何也  
蓋天下不盡無恒之人然亦有恒而不正者不正則入

于邪而非可恒之道矣。曰利貞者，教之久于其道也。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則人之道亦恒久而不已。此道原于性，則所謂三綱五常者，固萬世不易之大倫。此道設為教，則所謂詩書禮樂者，亦萬世不易之成法。人果能恒于此，不為私情所奪，不為邪說所移，斯可謂之得正而事無不利矣。然正道不易而時變屢遷，使守常而不能通變，則所恒亦不能無弊。曰利，有攸往者，教之終則有始也。蓋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如文甚則偽質甚，則野是文之終，即為質之始。質之終，即為文之始。善為恒者，知其終之必窮，即已為更始之計。

周易辨

卷之十

七

凡有所往，受其利而不受其弊，是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久于其道而不能已也。人道如此，天道亦然。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只此恒久不已之道。終則有始，以成其能耳。聖人之明此道也，與日月同明其行，此道也。與四時同運，故能以其自明者開天下之晦蒙，以其自成者補天下之缺壞，至于德洽化成，舉天下之民無有不若其恒性者，豈有他哉？惟久于其道，使然也。天地萬物與人同道，則亦與人同情，觀其道之不已，則可見其情之不已矣。世有正而不恒，與恒而不予其正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繼山曰：天下之物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方也。然柔懦不振者，知之未必能立，而持守不固者，立之未必能久。惟君子識見精而趨向定，志氣壯而操守堅，故能卓然自立而不可移易也。立未是恒，不易方乃所謂恒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之意。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本義：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順不能度幾，又以陰居巽

周易辨

卷之十

七

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按繫辭傳曰：恒，德之固也。又曰：恒以一德。又曰：恒雜而不厭。夫德至于固，至于一而不厭，此惟大賢以上者能之。其自大賢以下，即不免有恒而不正，與正而不恒之弊矣。故聖人于卦爻之辭，各著其義以示入。卦合而言之，以見其道之純者，使人知誕登以立極。爻別而觀之，以見其德之疵者，使人知因病以立方。則亦未始不可以幾于純也。○初與四為正應，初為巽主，四為震主，四有所為，必當詢謀于初，此常情也。

然四負其能動之才動不以正而無求正于初之意則初雖善謀亦難以自效其不可以深求也明矣爰淺言深君子所戒若初之求愈深則四之應愈固且凡人之情始求而不相入則終于乖忤而不可復合是不特初無以自處即爲四已無餘地故曰无攸利夫異以行權可久之道必權衡至當而後往无不利若初之浚恒其亦未可與權者矣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按二與五爲正應五居君位而柔不能制義幸二之剛足以制之乃二亦以異體居柔則以柔濟柔上下相率

周易辨

卷之十

五

而從婦道是豈可以爲恒乎率是以往固當有悔幸居柔得中能以中道振發其剛不至于柔而寡斷故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苟非久中亦安能權其可久之道乎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

按九三以剛居剛恒得其正非所謂德之固者乎而有不恒其德之羞何也以三居巽德既有進退不果之病而正應在上又貪于上六振恒之功是以失其

所守而從于人也然上六位高而才弱无功而有凶則三之從之也必且進退失據无所容于上下之間宜其羞之者衆矣故三之應上似正而適所以爲者則易若固守已德爲可久之道乎凡人之不恒其德者每因自信不篤有所羨慕于外而失其守耳聖人羞之如此爲戒深矣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金汝白曰田者震動馳騁之事伊繼山曰位謂即正道之所在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徒守之則久非其位雖久而無益猶田于无禽之地也

周易辨

卷之十

六

按九四一剛爲動之主與初相應四欲動而有爲法資初之巽以權其可否而後動則有成今四居陰位不得其正而恃才妄動初位卑交淺言不相入則四惟恣所欲爲而不中理雖曠廢經營茫無成效矣夫大臣有天下之任者將欲爲長久之計其道全在于好謀其謀尤貴于善下四矜能挾貴不能就謀于人以求可久之道即剛烈且不敢盡言况草野之士有敢告以善道者哉其田而无禽又曷怪焉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以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固也



程傳五應于二以柔中而應剛中恒久其德則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在婦人則爲吉若丈夫而以順從爲恒則失其陽剛之正乃凶也在丈夫猶凶况人君子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

按恒之爲卦本以長男長女剛上柔下定夫婦居室之常道故聖人即于六五一爻明示婦人夫子之大義以正萬世之夫婦蓋舉夫道而君道父道皆可見矣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亦惟是秉乾剛之德乘五位之尊以義制事建此三綱五常之極于天下

周易辨

卷之十

七

爲萬世不易之方耳若以婦順爲貞豈君天下者之常道哉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按上六雖動體而其才遠不及九四顧不思謹守成業而以振爲恒推其意正以陰柔在上處非其據欲圖功以自益其無能耳又以應在九三謂其剛能助己誤聽其謀振而不已以求必濟不知無才之人動愈速則敗愈近勢愈高則禍愈重又奚止于四之无禽而已哉故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恒之六爻除九二一爻其餘各有受病處非聖人一一指點何以知其病而藥之哉

○象言利貞而爻有言貞凶者有言貞吝者何也象之所謂貞者貞于道也爻之所謂貞者貞于應也貞于應而不合于道是恒其所不當恒故凶且吝也

三三

應亨小利貞

象曰應亨應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應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應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本義應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應吳一源曰應之義非退藏也一陰在下未至于盛而迫陽

周易辨

卷之十

六

也君子遠爾退藏坐觀陰長不亂立至矣豈仁人之心哉象但言遠小人而已非退藏也象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應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蘇紫溪曰聖人之嚴緩于治已而不嚴于治人蓋遠我身之小人而後遠世道之小人也

按本義以此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應此特就陰長陽消之氣數而言耳不知聖人挽回氣數妙在處應之時自有用應之法如大象所謂遠小人不惡而嚴者是乃聖人之所爲應也豈奉身以退入山唯

恐不深之謂乎。良以此卦上乾下艮。聖人法乾之健。則精于龍。龍无首之學。法艮之止。則妙得艮背無身之旨。避法之善。無過于此。以此待小人。所謂不惡而嚴也。不惡則不至激怒。以起讎。嚴則無由伺隙。以中傷。是以小人之禍不作。君子之道得行。此避之所以亨也。而或者以爲避之時。四陽用事。而九五以陽剛當位于上。六二以中順應之于下。在當位者。猶擁全盛之勢。應之者。未見踴躍之形。君子于此。卽不用避。未嘗不亨。何必防之若此。其早耶。不知天下事。早則易圖。遲則難救。若此時不行。待否與剝而後行。則晚矣。不見包承。包羞。費如許。委曲周旋之苦心。而剝膚剝髓。致如此潰敗決裂之情形。耶。君子觀于否與剝之剝鑿。故其用避以求亨。正在當位有應。我勢未去之時。早爲之計。必不敢玩忽于機先。而周章于事後。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且小人之勢。以浸而長。未始驟至于猖獗也。惟不驟至于猖獗。故其防之也。常疎。亦惟不驟至于猖獗。故其制之也。亦易。所云小利貞者。謂乘此剛當位之時。亟思所以貞之也。蓋剝之二陰。不幸而無剛當位之君子。而三與四又皆陰類。是以後貞則內謂無以正之。于早也。若避之二陰。

幸有剛當位之君子。而三與四又皆同德。及此時而正之。則剝牀之害可息。而剝膚剝髓之凶。永不復見矣。豈非浸長之日。其微易制乎。故曰小利貞。浸而長也。小之利貞也。其道自君子乘之。其權自君子操之。其幾自君子審之。未有君子不克正小人。而臨小人自爲正者也。是則常避之時。有避之義。知時識義。則君子之道得亨。小人之禍不作。豈徒以陰長陽消。任氣數之自然哉。此避之時義。所以爲大也。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按初與二爲浸長之陰。本小人也。而又辭就處避之。君子言亦猶斯之初陰否之三陰。俱就處避。治否之君子。言也。凡爻以上爲首。下爲尾。首爲先。尾爲後。初在下。故曰避尾。避不于首而于尾。則爲時已後。其勢危矣。往者往而有爲也。初才弱位卑。若往而有爲。與小人角勝。則弊端一開。禍機莫解。故勿用有攸往。宋仁宗時。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禱始于此矣。范文正亦謂韓忠獻曰。爲此鬼怪。指壞事也。此正不識避初之義者。果能知危思患。止而不往。則災患潛消。生以無事故。曰。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章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同志也  
按六二之所處正當小人方長之地而二以陰乘處之  
欲遠小人難矣然二之正應在五二惟以中順之德固  
結于五則與當位之君子相孚自不為方長之小人所  
間所謂執之用黃牛之章莫之勝說也說與脫同夫子  
嘉其同志言其同志而不在迹使君子有同心斷金  
之契小人無去此與彼之嫌善于川逝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  
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周易辨

卷之十

主

按九三係遯言三下比二陰有所牽係而三即于係處  
遯之九四好遯言四下應初六與初有情好而四即于  
好處遯之九五嘉遯言五與二中正相應若嘉偶然而  
五即于嘉處遯之係也好也嘉也此其不惡也遯即其  
嚴也正于爪葛相連情誼款洽之際而有截然不可混  
之界限方是君子遯小人之妙用惟九三與二陰切近  
相比恐為陰氣所侵故有疾厲之戒然三為長主以剛  
居剛在下之上力能制之故教之以畜臣妾吉蓋君子  
處遯之用與處姤畧同姤一陰始生即用九二制之其  
象為繫于金柅又為包魚包瓜金柅者以法度維持之  
使小人不得縱躡躡之性也包魚包瓜者以恩澤清被

之使小人亦得蒙並生之仁也遯二陰浸長即川九三  
制之其象為畜臣妾使小人備僕御之列供使令之後  
已耳諸葛武侯云彼亦人子也愚則當教之勞伏當  
之仇寒當恤之此固畜之道也夫子曰惟女子小人  
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註曰莊以漁之慈以  
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是所以畜臣妾者要不越不惡  
而嚴之法然周公于姤之九二戒之曰不利賁謂勿使  
小人得與于賁與之列也夫子于遯之九三戒之曰不  
可大事謂勿使小人事預國家之大事也從來小人進  
用其始得與于賁與之列其後得干預國家之大事者

周易辨

卷之十

主

豈人主無因而驟進之乎往往起于諸侯貢士大臣薦  
賢遂令草澤之姦邪底官之檢倖微倖並進漸至弄  
威權濁亂朝政毒流士庶禍及宗祏而莫可救藥也故  
戒姤二以不利賁戒三以不可大事正欲及小人浸長  
時早為抑遠以絕厲階耳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按四與初相應情好相投而四本乾體不溺于所私故  
即于好處遯之凡大臣與小人為緣有不識其為小人  
而誤引之者亦有知其為小人而適情便已愛不能割  
者所以臣妾之流每有賁緣投合苟不得薦拔于在下

之牧伯。即板援于在上之公卿。自非乾健剛明粹然無私之君子。鮮有好而能避者也。然四之避初也。終不露。乘正疾邪之迹。以傷其情好。而激其忿怒。是以上下相安。而處之最吉。不然好則不避。避則不好矣。好則不避。固為徇私溺愛之小人。而避則不好。亦為淺衷福量之小人也。故惟君子則吉。小人則否。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按二以中正應五。此五之嘉偶也。既云嘉偶。何亦用遯。蓋二為浸長之陰。終將剝陽者也。然陰之邪僻者。易識。陰之中正者。難知。人固有觀其行事。則中正而察其用。

周易傳

卷之十

重

意則傾邪者。惟五剛健中正。其德恒易以知險。故即于嘉處遯之也。如此則得正而吉。夫子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正在志而不在迹。迹之相投若顯示以明。良相得之。歟。而志之自正。則默運以剛健無私之德。五志既正。而二從五之志。亦不得不固。豈非君子之道。以遯而亨。而小人亦不憂其難正者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按乾龍艮背皆遯之妙法。然分六位觀之。遯之最善者。莫如上九。蓋君子當小人浸長之時。以見幾之早者為貴。見幾早。則修為亦早。凡所以防閑而消弭之者。俱不

周易傳

卷之十

重

當位又誰為畜臣妾者乎。

三三乾下

大壯利貞。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來矣。辭曰：剛則能勝其人。欲之私動。則能奮其必為之志。何事不可行哉。此其所以壯也。孫賈卷曰：大者壯。君子之壯于勢。剛以動。君子之壯于理。程敬承曰：大壯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究其正大之本體耳。如以恃小人之心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

按作易聖人于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際雖深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然終不肯輕以搏擊小人爲事也要在敦行君子之正道使在我無間之可投收斂君子之鋒芒使在彼無變之可激則君子有以自行其志而小人亦可以變化于其中而不自知矣卽有時擊姦除害如困之剝剛解之射隼噬嗑之滅耳離之折首亦皆大彰天討與衆棄之而于並生之仁未嘗少礙此真天地正大之情也今試以陰長陽衰之卦一推之陰長之卦姤姤否觀剝坤是也姤之待小人也包魚包瓜不使作賓而已避之待小人也臣妾畜

周易辨

卷之十

五

之不使干預大事而已否之待小人也包承包羞儉德避難而已觀惟自觀君子之生并不及待小人之事制以碩果歸君子仍以貫魚待小人坤初示履霜終言龍戰正欲使君子辨之于早無令小人失道于終是則聖人于陰長之世凡所以待小人者必有潛移默挽之方不肯輕以搏擊爲事固彰彰可見者也陽長之卦復臨泰大壯夬乾是也復言修身者宜敦復以自考臨言臨民者宜敦臨以行正泰以左右斯民爲泰交之事大壯以非禮弗履爲自勝之強夬之決也而貴于和乾之健也而戒于亢是則聖人于陽

長之世凡君子所以自待者正多憂動惕厲之業尤不肯輕以搏擊小人爲事此又彰彰可見者也是何也君子誠能自強則小人不期勝而自勝矣安用搏擊爲哉今觀夫子之贊大壯也初不以四陽之盛勝二陰之衰爲壯第推本其德而言曰剛以動故壯其贊利貞也曰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言君子雖以剛動致壯然仍不以壯爲壯必以正爲壯也如以壯爲壯而不得其正于是反諸心而不安加之人而不服則壯日歸于消沮終不能以勢凌人如以正爲壯而不恃其壯于是檢身者日益嚴持心者

周易辨

卷之十

五

日益謙則正日造于粹精終有以大服乎物蓋大者本無不正正則自無不大正大之情符乎天地卽浩然之氣塞乎兩間此大壯之所以利貞也古之君子反身循理細行必矜雅量弘度與物無競而用壯之小人卒無有勝之者惟其正大而已矣又安用搏擊爲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本義自勝者強

按大壯以雷在天上爲象蓋極言其壯盛也然使君子所履一犯非禮則正人得而議之邪人得而侮之

矣。壯安在哉。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非小心之至。不足以維大壯之勢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馮紹雲曰人行趾先動。古人始事必躊躇進退。孫以出之期于成事。今壯于趾是始事而用壯進銳如此。何爲不凶。伊繼山曰初六以疎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惟吾意之所爲。則天子必疑大臣必忌。終不足以有爲也。其凶必矣。

周易辨

卷之十

未

按征凶有孚孚字諸家解作必字。愚謂孚信也。蓋兩相契合之意。初與四剛動相資。同德相信。初之所以恃壯而行不顧凶禍者。以其剛健之才有信于四故也。然恃壯而行其壯必敗。四亦處其僨事而弗之信矣。故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註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爲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程傳二居柔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正而吉也。吳臨川曰中則無過不恃其壯而猛進也。

按剛與欲反。有欲則餒。無欲而剛則壯。壯之勝于餒。

也。人皆知之矣。然壯而失正者其正易敗。壯而得正者其壯乃全。全之勝于敗也。人亦知之矣。然使正而不歸于中。則正之理有所未詳。而正之用有所未盡。以是而損其壯者亦多矣。此人所未及知也。九二以中制正。則權衡至當。而其所爲正者詳矣。盡矣。故直以貞吉予之。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罔無也。視有如無。君子之過于勇者也。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藩也。羸困也。

周易辨

卷之十

未

按卦以乾剛震動相須而成大壯。是乾震皆君子也。然以三之剛視上之柔。則上爲小人矣。上不甘蒙小人之名。則將觸三以雪忿。是小人用壯也。三惡上之用壯。亦將觸上以快志。以剛觸柔。口中若不見有上者。是君子用罔也。三雖剛正。其勢亦危。蓋以上居震體雖柔。亦不易制。三以剛凌物。其理難以服人。故藩不可破。而角先受羸。此所以雖正亦危也。使三能以自勝爲強。不以勝人爲勇。何至取困如是。是則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愈知柔禮執謙之能勝人矣。羸與壯相反。神理內充。則貌似弱而中甚壯。

鋒芒外露則欲恃壯而反見羸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劉濟伯曰四當大壯之過固宜有悔以陽居陰故貞吉而悔亡乾為輪輓象輿壯在輪輪壯在輿足以任重致遠唐擬巷曰象曰尚往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

按卦以剛動相資而成大壯三剛在下未入動體宜靜養不宜輕進輕進則壯反為羸矣四為動主上輔五位之尊可以動矣第所輔者柔主也以剛壯迫之

周易辨

卷之十

无

恐犯突加之戒是宜有悔今以剛居柔不恃壯而妄動則得處壯之正道是以吉而悔亡蓋乘禮執謙以輔柔主則上下相安不惟六五不疑即上六亦不忌而九三所觸之藩至是決而不羸矣由是下引羣剛其勝重任可以安行于大道而無價轅之處坤為大輿六五之所乘也震以一陽入于坤體而為之輓又得三剛之助故為壯于大輿之輓夫決上之藩壯已之輓剛不困而動無阻以成尚往之志非貞而能若是乎四善于處壯如此蓋不讓于九二之得中矣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傳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

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惟和易以待之則羣陽無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

楊延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之時乃能使之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張中溪曰漢光武言吾治天下以柔道六五之謂矣

按噬嗑彖傳謂六五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辭又曰得當蓋以六居五以位言之則為不當而以用獄之道言之却為得當大壯之六五亦然以柔居

周易辨

卷之十

羊

剛似為不當然正喜其不當乃能以柔道馴伏羣剛使無壯趾觸藩之累而得決藩壯輓之用是乃所以為得當也人主當大壯時有此妙用安得以位不當而少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象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答不長也

按九三過剛上六過動皆恃壯而喜觸故皆有羝羊觸藩之象九三所觸者上六也以剛觸柔有一往無前之勢然上不甘于退讓故三羸其角是君子用剛適以自危也上六所觸者九三也以柔觸剛有力不相敵之勢

故退與遂兩難而彼此兩無所利。是小人用壯適以自用也。當此之時。羣陽志在尚往。六五先以和易待之。九四亦以用柔為正。而上六一陰。猶務抵觸。抑何其輕動。寡謀失于詳慎。若此乎。故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苟能深思熟計。知其理勢之不可度。其才力之不能敵。不觸三而順之。則剛動本可以相資。而四五且引為同志。但有吉而无咎矣。故曰報則吉。咎不長也。易不為小人謀。然上六震體。在大壯之世。亦能有助于乾剛。非真小人也。故教之如此。

周易辨卷之十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

卷之十

圭

周易辯卷之十一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傳日出地上。升而益明。故為晉。坤麗于離。以順麗于大明。順德之臣。上附于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

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睽是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

周易辯

卷十一

一

民安國之侯也。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于天子也。胡雲峰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康侯者。治安之侯。非功侯也。下之務進者。易生事以邀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其所以為大明之時乎。吳臨川曰。朝貢之臣。為天子所禮接。倪伯昭曰。此以朝覲言。非報功時也。功謂軍功。

按舜典五載之內。群后四朝。朝之時。日覲四岳。群牧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大明黜陟是朝。覲為帝王治世大典。聖人作易。宜特設一卦。以立教。今以晉卦觀之。



諸侯以安民之結進謂天子天子以明德禮遇諸侯其爲朝覲大典明矣錫馬蕃庶卽詩之采芣韓奕諸篇因諸侯來朝而錫以路車乘馬之類是也晝日三接卽舜典所云日觀四岳群牧是也晝按之勤如此不獨盡其禮意以示接遇緩懷之道亦欲徧爲詢察以知方俗利病之詳而凡左右大臣無所容其沮抑壅蔽之私矣此乃大明之主所以深得康侯之心而成大順之治于天下者也豈若末世計典專委政于二三大吏而天子曾不得一接群牧面詢吏治之得失者哉且拓土開疆戰勝攻取之功易見而安民之功難明安民者不好事不喜功惟使元元之衆得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焉爾此有何名可街何績可書在末世定計典者必以爲平平無奇不足紀錄又安所得錫予之隆晝接之勤如晉之康侯者也夫子推論衆意以爲惟大明在上故能如此乃知明德之君惟以安民爲急以安民之功爲最天下諸侯有能爲我安民者是爲良臣卽爲功臣而其割害吾民者是爲民賊爲貳鼠也民將去之矣天子誰與共天下哉後世明主留意于輯瑞者其亦熟講于斯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按明出地上爲晉之象蓋地載萬物乃民之所居分土之君之所蒞也明出地上爲明天子照臨萬民之象天子之明在于達聰明目以天下之視聽爲視聽而無所壅蔽則民生可安然苟非自昭明德則無以爲知人安民之本卽左右大臣之賢否先不能甄別而民之安與不安諸侯之順與不順又何自知之是莫急于自昭也自昭之功不出學修二字天子諸侯以下其義皆然故以君子象之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求受命也按坤體三陰皆司土子民之康侯順麗明主者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論大國之君與附庸小吏皆欲晉見天子以赴考績之期明教順之義而九四一陽踞于君側欲私三陰以爲己有以侵柔主之權此初所以見摧而二亦不免于愁三亦不能免于悔也夫權臣竊踞要路才足以蔽主勢足以脇下爲群牧者苟非忠順自矢貞固不惑鮮有不奔走于權門植私交而背公義者也如此則黜陟不明賢否失實諸侯不以安養百姓爲心專以結納權要爲事主澤不流民

窮無告天下事尚忍言哉幸而三陰之所附者明主也非昏主也主昏則不能燭察權姦而下吏之情無由自達主明則能疏通耳目而小民疾苦皆得上聞所以康侯處晉之時第患自守不貞不思明主不信故告初與二者皆以貞吉勉之而初位最早此附庸之國未受爵命者也故又以罔孚裕无咎勉之蓋位卑不能自達于天子豈得達為明主所孚故云罔孚然果能積德累仁所施于民者裕則不以職小而名不遠不以地微而澤不流如此則介福將至又何咎焉故云裕无咎也昔康叔始封武王告之曰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裕于

周易辨

卷十一

四

已受命之後者也裕于已受命之後則可以為永命之圖初六之裕无咎此裕于未受命之先者也裕于未受命之先則可以為錫命之本裕之一言聖人之所望于康侯者遠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蘇傳將進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雖四為拒不能終閉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也來矣鮮曰四乃大臣中之貶貶近君而據下三爻升進之路二欲進無應援愁四之見害貞者中正之德

也吉者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下文所云受介福于王母是也介大也胡雲峰曰象所云錫蕃晝接即又所云介福象言錫父言受互文也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慈親之而云母

按象云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安民之候所行一出乎中正則其所措施于民者皆為平正直之道無偏黨反側之私民之受其福者宏矣明德之主欲飲福以錫民舍此候其誰屬哉此二所以受介福于君也

六三象允悔亡象曰象允之志上行也

周易辨

卷十一

五

胡雲峰曰三居下卦之上為眾陰之長居順之極為眾所信可以進而受三接之寵矣蘇傳將適上而近于四悔也雖與之近而眾信其不與也故悔亡程傳上行上順麗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眾志之所同也三與眾同志眾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

按六三密比九四陰陽相求幾不免被貶貶之牢籠入權貴之黨與有可悔之道然三處順極領袖眾侯其順麗大明之志可與日月爭光為眾所信則明主亦必信之何至有悔哉象曰象允之志上行也上行謂順五也順五之志可信則比四之迹無可疑眾未

有不共諒之者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

馮厚齋曰。鼫詩作碩。郭景純云。大鼠好窟田中。食粟豆。蓋田鼠也。

張中溪曰。詩以碩鼠刺貪。此之鼫鼠。象其貪于進也。

胡雲峰曰。晉。晉也。鼠。鼠也。伏。非能以畫進者。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又畏大明之君。而不敢進。故有此象。

按康侯上行。以效順于天子。而九四以剛踞其上。謂子奪之權。在其掌握。而乘其入覲。以邀大利。又畏天子之明。匿其情。而不敢露。此與畫伏夜竊之鼫鼠何異。後世卿相大臣。倚詩典為壘。斷而徇私意。以定去留者。其情狀亦猶是也。詩以碩鼠比聚斂之臣。蠶食下民者。而易以鼫鼠比大臣之竊踞君側。蠶食諸侯者。惟君側之大臣。蠶食諸侯。則諸侯不得不蠶食下民。以媚君側之大臣。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治貪。特舉其貴近者言之。謂蠶天下以貪。使民不得安其生者。皆自貴近始也。此不正之尤者。而曰貞厲。何也。四以剛居柔外。示無欲而中實貪鄙。使人。不覺其為貪。則儼然一正人也。苟信以為貞。而任

周易辨

卷十一

六

周易辨

卷十一

七

之則誤矣。此所以可危也。象曰。位不當也。言位與人。不相當。蓋深為明主惜此一。位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丘建安曰。五以柔居尊位。為離明之主。象所謂柔進而上行者也。下三陰皆欲附已。而九四阻之。本當有悔。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也。失得主三陰言。為四所間。失也。終與已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言三柔志在上。行終必從已。或得或失。皆當置而勿問。自然吉。無不利。

按六五之辭。直曰悔亡。失得勿恤。而不言所以悔亡。勿恤之故。何也。蓋以五居離體之中。所謂明出地上者。故第言六五。則不待更言其明。已知其為大明之君矣。夫五以柔主而居九四之上。其權易為鼫鼠所竊。宜乎有悔。而可憂也。惟五能自昭明德。則左右大臣之心事。皆已洞見。所謂克知三有宅心。約見三有俊心。不使偷人得以間之矣。又何悔之有。而又何失得之足恤哉。權姦象蔽。下情不通。失也。群僚效職。民皆樂生。得也。舉陶曰。能替而惠。何憂乎。權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失得勿恤之謂也。非明德之至。何以得此。率是以往。則賢否明而黜陟自

無不富。檢壬自服。流竄之刑。忠良自腐。寵錫之典。凡為康侯者。皆得盡心以安萬民。而歎息愁恨之聲。無復有聞于宇內者矣。故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傳。角。剛而居上之物。伐。四方者。治外也。伐邑者。治內也。

按。離為戈兵。為甲冑。有威武之用。上九以剛居上。進之以威武之職。如獸之有角。以觸物也。蓋有康侯以安民。不可無武事。以戢亂。當晉之時。惠而安民者在。

周易辨

卷十一

九

所必賞。貪而竊位者。在所必誅。然後天下臣民知所勸懲。未有貪殘不去。誅戮不行。而人心可服。天下可安者也。上九以剛明之才。晉掌九伐。固明主所任。以征討不順者。然不加于遠方侯國。而維用伐邑。何也。以遠方侯國。莫不效順。而九四為君側之大姦。以貪殘竊位。不伐去之。則明德未光。無以厭服天下臣民之心也。且用法除奸。必先于貴近。則其下不嚴而治。舜相堯而放流之。典特先于共驩。正以此也。然必曰。厲吉无咎。何也。戒上九也。去君側之奸。有投鼠之忌。故必厲而後吉。且无咎也。其曰貞吝。何也。戒六五也。

五明而實柔。明則喜共去邪。勿疑。柔則又懼其私不忍割。故貞且吝也。說者于晉六爻。皆泛言仕進。與卦辭康侯之旨未合。且與升卦混作一意。夫使升晉二義果同。則聖人止作一卦可矣。何以分為兩卦乎。

三三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孔疏。暗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難至暗。不可隨世傾邪。正宜艱難固守其真正之德。

周易辨

卷十一

九

故利在艱貞。程傳。明夷與晉相反。晉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明夷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內卦離。文明之象。外卦坤。柔順之象。當紂之時。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外足以遠禍。忠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利艱貞。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然能晦藏其明。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神聖之君。此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此是艱難之貞。季彭山曰。

貞者萬世之常道。君子所以援天下之本也。用其道而晦其明。主于濟天下之難。以全吾貞明之體。曰艱貞。程敬承曰。內難較大難更難處。此必非逞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明爲地所藏。則晦然明固在。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胡雲峰曰。爻里演易處之甚從容。可見文王之德。伴狂受辱。處之極艱難。可見箕子之志。然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義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之晦。聖賢之于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周易辨

卷十一

十

按聖賢易學貴于善用。故夫子于明夷之象。即舉古人之善用易者以示人。如明夷之象。明入地中。明臣受暗主之傷。而無以自白。此時事之極難處者。然文王處此。即用本卦之德。內文明而外柔順。則雖蒙大難。終不見傷。箕子處此。即用艱貞之義。晦其明而能正其志。則雖遭內難。亦不見傷。其不見傷也。不徒全其身而已。且有益于天下。有功于萬世。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殷。而商祚不至速亡。箕子以其身維持君國。而元子得行其去志。是有益于天下也。文王演易。箕子敘晦。能使義傳薪傳。光于日月。是有功于萬世。

也。此非古人善于用易之明效哉。後之學易者。能以類推。則易不可膠用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蘇紫溪曰。明之晦也。豈必皆文王與紂之時哉。世鮮大胥。人多散朴。直木先伐。方枘難入。欲昭昭乎揭日月而行。其不見傷者鮮矣。

按明夷之世。暗主在上。一時人心風俗。日趨于惡。漸染既深。難以化誨者。亦已多矣。君子于此。不利于直行其志。故艱貞用晦。不獨事暗主宜然。即沮衆亦當如此。觀洛邑頑民。漸摩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則不得驟用其明可知。

周易辨

卷十一

十一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按明夷之時。初九以明德在下。未用事者也。自宜全身遠害。以待天下之清。若不潛而飛。必見傷害。故有明夷于飛。垂其翼之象。君子指初也。于行去而避之。也不食。義不可食也。蓋汚朝之祿。驕君之餽。食焉而欲直行吾道。則非保身之哲。食焉而欲阿世苟合。則徒以喪其生。平是以義不食也。三日者。自初至三。節有南狩之事。蓋亂極必治。君子之道。無終晦之理。宜守固以俟之也。有

攸往主人有言往謂往而有爲也主人謂暗主也此時暗主在上正道不行凡內外用事者大抵皆飛廉惡來崇侯虎五十國之流也未有不治比小人疾惡君子者設以明德之士廁于其間必且飛語中之變文陷之矣西伯且猶被謗况其他乎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蘇傳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九三勢均于其主方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于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于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

周易辭

卷十一

主

方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正又不能救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

蘇紫溪曰六二是天子股肱宜力四方者故有左股之象但時常明夷上無元首之明下安得救其股肱之良即欲罪謀效力而動輒輟肘如夷其左股而不得以有行也然二與國同休戚非如初之得以遠去者要在彌縫其闕匡救其災庶幾可救國事于萬一謂之曰吉乃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濟與否弗論也項氏曰明夷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于爲臣之則故曰順以則也唐凝菴曰二在明體不言明而言順以明方晦

也

按一身之用右爲先左爲後暗主之時其所爭先用事者自有其人如六二文明中正之臣徒取備位而已非其爭先用事者也故其象爲左股夷于左股者爲暗主所傷也然股肱王室誼不可辭苟天下有難爲我力之所能救職之所當救者無坐視不救與救而不力之理故其象爲用拯馬壯如文王不以美里之傷而紛服事之節則商之叛國賴文王而戴商如舊又史稱西伯陰行善及獻洛西地以除炮烙之刑皆用拯之實事也豈非忠順之極則乎

周易辭

卷十一

主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共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傳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上六坤之上暗之極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用而去害之事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正與上六暗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林次崖曰九三與上六暗主爲應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子弗順天厥罪惟鈞者也夫爲民除害固所以解一時

之創懲然以臣伐君非萬世綱常之福故不可疾貞必從容停待若能悔過遷善化暗爲明吾之本心也不然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弑之臣豈湯武弑民伐罪之舉哉武王觀兵孟津其有得于不可疾貞之義矣程敬承曰其志非富天下也爲天下去害也今既得大首則其志乃大得也

按說者或以九三南狩得其大首爲湯伐葛文王伐崇取其元惡而誅之爾至于南巢牧野之事聖人豈忍筆之于書以詔後世哉此近世舉業家曲說不合經義夫古來暗主如桀紂胡亥楊廣之流原已自絕

周易辨

卷十一

古

于天傳所謂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是則南巢牧野之事不出于強大諸侯之手必有布衣偏起而行之者此宇宙間亂極而求治暗極而求明自不容少此一舉觀詩書所稱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等語聖人固已明目張膽布告天下備載始末以示後世豈曰不可爲訓而稍爲隱諱哉明夷之卦不以暗君居五位而移之上六則明言其君道已絕不得復居君位矣自五以下貴戚異姓腹心股肱之臣莫不見傷賢人君子莫不遠去則明言其毒痛

四海衆叛親離矣故初與四義所當去則去之二與五義所當事則事之九三義所當伐則伐之時位不同行事亦異南狩之志與艱貞之志並行不悖又何必曲爲之諱耶且說者于明夷之九三不敢言其弑伐而于乾之九四却敢言其革命俗說乖謬一至于此何得不辨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本義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

周易辨

卷十一

圭

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于遠去六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暗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暗君也蘇紫溪曰二在下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左股四在上卦爲腹心之象故曰左腹丘建安曰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知上之不可輔舍而去之微子不顧行遯正得此爻之義

按六四雖居腹心之地而爲暗主所棄非爭先任事之臣故其象爲左腹猶二之左股也腹心之臣與國



存亡義不可去此乃出門庭而不顧何也惟其深入  
腹心之地故深得暗主傷明之意意在傷明則賊虐  
大臣誅夷骨肉如刈草菅耳何可徘徊觀望徒以身  
遭屠戮乎且大臣與國存亡本爲宗社起見若其君  
不念宗社之重而自以殘賊不道自取滅亡則大臣  
無以身殉之之理崔子弑其君晏子枕尸股而哭之  
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  
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四既與宗社同其休  
戚則非暗主之私暱明矣故惟去以全身則宗社之  
重猶有所係苟因循不去一旦受僇是不以宗社之  
也

周易辨

卷十一

去

重爲重其失爲不仁暗主有傷明之意我不能前知  
而速去其失爲不智四之出門庭也蓋以智成其仁  
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  
也貞之至也蘇傳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  
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  
後可箕子之處此身可辱而明不可息者也

按凡卦皆以五爲君位獨明夷之主以暗傷明悖惟  
皇建極之道失向明出治之義聖人以爲此不可以

南面而聽天下矣故特出之于五位而移之于上六  
至暗之地使九三得以至明去至暗爲天下除殘此  
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爲變例所以深戒後世君天  
下者使知明德之不可傷天位之不可保庶乎其不  
敢恣肆于民上也雖然箕子未嘗居君位也而以箕  
子之貞當明夷之五位何也居暗地事暗君內難而  
能正其志用晦而能養其明全身于紂惡貫盈之日  
傳道于武王得統之年遂使皇極之敷言訓行于萬  
世是其身雖未嘗居五位也而其道實足以當之故  
卽以此位繫之箕子蓋聖人之特筆也

周易辨

卷十一

七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  
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  
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蘇傳六爻皆  
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上六不  
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  
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蔡虛齋曰明德人所固有不能自明而甘爲私欲所昏  
始爲天子終爲匹夫卒之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惟命不  
于常可不察哉



按凡事皆有則失其則而欲其事之成不可得也。况君天下者而可以無則乎。夫以明德照臨天下使天下之暗者皆賴以有明。或已德未明而能求人之明者以明已之暗。此君天下者之則也。堯舜禹湯文武此以已之明明人之暗者也。太甲高宗成王此以人之明明已之暗者也。均之爲不失則如明夷之主。既不能以已明人又不能以人明已而惟以已之暗傍人之明此之謂失則一失其則則始而登天終必入地矣。君天下者安可以不求其則而貿貿焉爲之乎。

三三 離上

周易辨

卷十一

六

家人利女貞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聖傳。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而男正可知矣。林次崖曰。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蓋主家之人也。舜之化行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下至庶人皆然。蔡虛齋曰。莫難化者婦人。家人離必始于婦人。所以欲先正乎內。唐虞菴曰。象惟言利女貞而象傳兼

及乎男以見女不自正男假而正之也。邵二泉曰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

嚴與正無二義正卽所以爲嚴也。又曰二與三四與五

配合則爲夫婦及其嗣續則爲父母。趙汝楨曰父義

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潛上下之

分。庶子弟之遇亂內外之別。慢惟薄之儀。父雖嚴有不

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

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也。周寒栢曰

家無所統則倫序潰而恩義衰不足以爲家矣。故必有

尊嚴之君統治內外以爲一家之主。此家之所以正也。

周易辨

卷十一

九

孫質菴曰。治天下親于家。正家而所以正天下者不

外此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本義。身修則家治矣。伊繼山曰。言而能行爲有物。行

而不輟爲有恒。張中溪曰。巽爲風離爲火。火熾則風

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

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身之所出。惟言與行。物謂事實

也。恒。常德也。言有物則非虛言。行有恒則非僞行。言行

相顧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此知風之

自也。蘇傳。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然則是無

適而可乎。曰：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來。皆廢思也。此所以爲至也。

按夫子贊易妙在善體先聖之意。而補其辭之所未盡。如家人卦辭言女貞。而夫子則推本于男正。言必男正而後女可得而正也。言男女正。則盡之矣。而夫子則又推本于父母之嚴。言必受母督嚴。而後男女可得而正也。蓋男女中多有年少不更事者。喜于寬縱。而憚于防檢。不能審思長慮。爲正家久遠之計。故須有嚴君爲之表率。以老成爲之典刑。則思慮深而

周易辨

卷十一

子

舉措各當。紀綱立而恣肆不行。然後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莫敢不一于正也。然使嚴于治人。不嚴于自治。是形不端而求影之直。不可得也。故大衆又推本于言行。上父又歸本于反身。凡此皆文王周公言之所未盡。而意之所必該者。夫子一一發明之。如此此易道所以大明于世。而異端邪說不得詭託于其中。以惑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傳：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于有悔。失長

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于始。則無是矣。故悔亡。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趙庸齋曰：閑于始。則人心未變。無傷恩害義之事。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是也。

按初爲正家之始。首論防閑之道。家之所當閑者。殆非一端。如禮所云。內言不出于閫。外言不入于閫。慎男女之別。明嫡庶之辨。順長幼之序。固其大體之不可易者。乃若家人之中。戒獲婢妾。其類甚微。人所易忽。然以其左右狎暱。窺見隱微。往往肆行譏謔。以亂

周易辨

卷十一

主

家政。如後世寺人奄人以孤雛腐鼠。依附主勢。遂至竊弄威權。游流縉紳。禍延宗社。皆由人主視爲家人。忽而不察。故于便嬖使令之時。失檢身防意之道。以至于此。及其悔之。則已晚矣。此豈非閑之法所當極嚴者乎。至于幼子弱弟。人情之所愛憐。一切務從姑息。始而失教。繼而敗類。其悔有不可言者。是以言物行恒之君子。一嘖一笑。不敢輕發。使女子小人不。得竊吾意。以市其奸。而後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倫理正而恩誼篤。而又必慎選賢良。諭教子弟。使之日見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端人。卷

夏秋冬必有正業皆丁其志未變之初先有以薰習其德性長養其才智則教易入而化易成以之爲父子則父子篤以之爲兄弟則兄弟睦以之爲夫婦則夫婦和可以世有其家矣是則開有家之實事也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潘雪松曰婦德柔順無專成故无遂事正位壺內職饋祀故在中饋遂者行其志專其事有其功之謂在者守位而不離也此六二之道所以貞而吉也洪覺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之事也采蘋采蘋以公侯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爲遵法度至于民之失德

周易辨 卷十一 三

乾候以愆二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無有尤怨則非有德者不能故不徒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按說者拘于二五正應之例以家人九五爲父六二爲母但察其文義審其名位五之爲父不待言矣獨以二爲母則于義未安觀九三爻辭有婦子之明文是三爲子二爲婦明矣二三既爲婦子則五爲父四爲母又名位自然不可移易者也蓋母尊婦卑尊者在故四當爲母卑者在故二當爲婦二之爲婦也下從乎三以上承乎四五義不專成故无攸遂而子婦之道以孝養爲先故在中饋禮以饋食爲婦職

詩以酒食是議爲女子之事已嫁者爲婦未嫁者爲女當其未嫁之時先教以酒食是議至既嫁之後即嫻于饋食之禮以奉事父母舅姑供蘋蘩之祀六二之中饋正其事也先王制禮莫大于孝孝莫先于養養莫重于祭此正家之首務也在中饋者以奉祖廟以事舅姑以燕賓客其所責成于婦者義匪輕矣白非克盡誠敬之心兼有量入爲出斟酌豐儉之才智者不能勝中饋之任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周公據典禮以繫爻辭故以二爲婦使婦主中饋而父母舅姑坐而受之乃爲萬世不易之典禮若以二爲

周易辨 卷十一 三

母則是母主中饋而婦子坐而受之可以爲典禮乎世教陵夷典禮不講教女者不明酒食是議之意教婦者不達在中饋之旨卽先儒解經亦不加察使讀者茫然有志于經術者烏得不辯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程傳嗃嗃急求之意嘻嘻笑樂無節也蘇傳過于用剛故悔且危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率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道也姚承菴曰在位是任有家之責者順是順理順理處家經綸有法自然保有其家故云富家大吉徐進齋曰富家者非必金帛寶玉而後爲富父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各安其位順而無逆能保有其家而不敗卽所謂富也吉莫大焉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失其道則家敗無日富可保乎楊敬仲曰六四陰柔而又異體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曰十人十心無財市城十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蘇傳家人二陰皆不失位

周易辨

卷十一

吉

以聽于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按四與五均爲有家之祿君五統任家政四總理家財財也者家人之所資以爲生百用之所從出也聖人豈諱言哉故于四特發富家之義以天下言之家宰制國用以相天子必有生財之大道使之恒足而不窮以一家言之母制家財以相父亦必有生財之大道使之恒足而可繼六二在下主中饋此分任用財之責者也六四在上司管綸此專掌理財之權者

也六二分任用財之責而能體六四理財之心以爲心故于用財之中亦具有理財之經緯此所謂順以異也六四專掌理財之權而能體九五正家之心以爲心故于理財之中卽具有正家之法度此所謂順在位也順以異謂權度不喪制用咸得其宜也順在位謂陽得陽位陰得陰位使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皆能制節謹度以收餘九餘三之效也夫世固有婦人操家而致富者矣然不以大道致富則富適足以爲累故多凶而少吉卽吉亦不大惟以大道致富則富乃可以長享故有吉而無凶斯所以爲大吉也

周易辨

卷十一

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游讓溪曰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唐凝菴曰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之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格之道焉假之者卽以其真愛相感格也父子兄弟夫婦交相愛家道斯正矣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言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蘇紫溪曰九五何以不言天下而言家者堯之協和時雍始于睦族故一家交愛而一國交愛一國交愛而天下莫不交愛故曰正家而天下定也按正家之道曰嚴曰威曰閑大要以義勝恩然使非

言物行恒純以精誠感格則一家之人止爲法度之所維持而情誼有不相聯屬者矣。夫子兄弟夫婦情誼不相聯屬則諶問之所得乘。華駘之所易破而禍亂生焉。事之可憂莫甚于此。是爲得爲有家矣。至于王者之家其憂更甚以其尊卑潤絕而情意不相親洽。嬖倖雜居而讒邪得行其間也。故必王者精誠威假使夫婦父子兄弟之間倫理正。恩義篤。即臣妾僕御之徒咸輪上意無有間言。然後骨肉不致乖離。九族得以親睦。乃可謂之有家。乃可以無憂乎禍亂。一家正而天下可得而定也。故開之以法不若假之以誠。開之以法者能使其相畏。假之以誠者能使其相愛。相畏則有所不敢。相愛則有所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此其所以能有家而勿恤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司馬溫公曰上九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也。家人望之以爲儀表。苟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有威可畏而終吉。姚承菴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反身自治不怒而威矣。

按家人四五與二三既分配。父母子婦。則上爲五之尊。行初爲二之卑。幼可知矣。防閑必始于卑幼。則志

未變而教易行。威信必樹于尊行。則上不苛而下愈服。此又家道之必然者。故兩著之。

三三

睽小睽吉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睽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馮文所曰睽言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

下之睽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之時。衆志猜疑。批窾。導卻。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

按小事吉三字。諸家疏解。未有能通其義者。惟馮文所稍見大意。亦未能暢言。要見六爻中。誰爲致睽之人。又誰任合睽之責。則全象六爻。乃見分曉。而聖人之情有躍然于言下者矣。今以周公六爻之辭觀之。則知致睽之人。上九是也。以夫子彖傳及六五爻象觀之。則知任合睽之責者。六五是也。蓋上九與六三爲正應。而三以悅體而居二陽之間。上遂疑三與二陽黨比。而有戚心于已。故有負塗載鬼之見。欲張弧

以射之三既可疑則二與四皆無以自白卽初亦不敢與四相見二亦不敢與五相遇于是六位之人無一不生猜忌君臣上下之交無處不成仇隙而總因上九之疑六三始故知致睽之人上九是也後世鼎鉉大臣志罕公忠量多褊窄但知黨同伐異不思化異爲同以致大小臣工互相攻擊人主成孤立之形宗社有傾危之勢其事大都類此夫使天下不幸而有此則當此之時欲以化其猜忌解其仇隙其勢非明主不能何也人主不明則大臣之所疑者亦因而疑之大臣之所害者亦因而害之大臣方且挾主以

周易辨

卷十一

无

逞其私群臣豈得遇主以通其意此天下所以終睽而不復合也睽不復合則人臣互相攻擊不顧人主之孤危天下一旦有事人主莫與同其患此其禍人主受之則其責人主豈得而辭之故知任合睽之責者六五是也然則何以曰小事吉也蓋以睽之爲卦以兌遇離是悅而麗乎明也明則其情易白悅則其氣易平情易白而氣易平是睽有可合之理也而六五方以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柔則不激不亢中則無偏無黨應剛則有以聯屬群剛而使之馴伏是六五有能合之才也有可合之理又有能合之

才是以小事吉也所謂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者是也良以睽生于疑疑則妄見情生所見無非可疑者其人本清白也而妄見以爲汚本無是事也而妄見以爲有一事可疑則凡事皆可疑一人可疑則凡其所相與者亦皆可疑此其紛糾擾攘似乎有必不可解之勢然苟有一人焉善爲之解不過片語相投卽已渙然冰釋如顧考叔之于鄭莊靈開三老之于漢武狄梁公之于武后李鄴侯之于肅德二宗皆處人主骨肉之間其事至難解也而以切言婉諷悟上意于立談之間彈大數于反掌之易是皆以小事而得

周易辨

卷十一

无

吉者如使張大其事輒以危言激論排擊其間則其疑愈深其怒愈甚終于決裂而不可收拾矣故善處睽者莫如小事之爲吉也夫以臣子之微處君父之睽且宜于小事如此况以君父之尊處臣子之睽又何以張大其事爲哉後世臣子之睽如漢之寇買唐之牛李宋之洛蜀以君父處之宜無不可合者然有光武之明以柔道治天下則一言而寇買之讐已釋故能兩得其用以濟天下之難而唐宋之主處于牛李洛蜀之間任其自相水火不克善爲調劑故彼此相爲傾陷而天下竟以覆亡由此觀之聖人以六五

任合睽之貴其理豈不甚明矣哉且人主合天下之  
睽原非欲強天下之異以爲同也天下固有睽于形  
而同于事睽于迹而同于志者似乎相反而實則相  
成正妙在以其異而得同以睽而得合天地男女萬物  
莫不皆然況于大小臣工所居異位所任異職所賦  
異材苟得其心之一何必其迹之同如使欲言者卷  
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此其衰世具臣雷同  
相從朋黨比周之陋風耳人主將何用焉夫所貴于  
小事吉者正以疑心既釋妄見既捐則彼此坦然無  
嫌不妨可否互見以聽獻替之忠鹽梅並陳以濟和

周易辨

卷十一

羊

美之美要于至異之中得大同之理此睽之時用所  
以爲大而入主所以必取乎合天下之睽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按君子之視天下猶一家也本不可以乖異乖異則同  
類爲仇敵骨肉爲參商矣故君子欲其同之然其中區  
分類別本不可以混同混同則相漬者必相亂相侵者  
必相爭矣故君子欲其異之同之固所以合天下之睽  
異之亦所以止天下之睽則異亦同也要之爲善處睽  
而已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

咎也

按六爻皆先睽後合先睽由上九之多疑後合由六五  
之善解初九與九四本以同德相孚四之志固欲得初  
以輔五初之心豈不願奮身以從四乃因上九疑六三  
與四相比比則四方負不白之冤初亦恐見疑而不往宜  
有悔矣幸五以柔中爲之解釋則四之心迹自明初又  
何嫌于從四乎此初之所以悔亡而有喪馬勿逐自復  
之象也馬所以行遠者象初有馳驅王事之才可以駕  
而從四也惡人指四當上九之疑六三而射之也四亦  
蒙惡人之名矣惡人不可見及其疑既釋即見亦何傷

周易辨

卷十一

羊

蓋大臣有水火之爭則凡在下同德之士皆惴惴而不  
敢進懼風波之及已也初之不往見也豈非超然遠害  
求以自全者乎然至于風波已息疑忌已消可以見而  
不見是上之意見已化而下之形迹猶存睽之端反自  
此啟矣以此見咎初則何辭故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按巷非正道乃道旁徑路上九疑六三與二相比則二  
亦負不白之冤不敢輒與人主相遇矣而二以中居悅  
體能委曲以釋上九之疑乃可因之以自通于主是由  
巷而從道非背道而從巷也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亦可謂善處睽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按睽之所以為睽者皆起于六三之見疑于上九故三之辭特詳夫三與上為正應情分相投自無可疑但三以陰居悅體介于二四兩陽之間上遂疑其與二四相比而有二心于已是以妄見而成其罪非實有可誅之罪也輿象三之虛以載物牛象三之順而負重是三固有用之才也其人者三應上上以為己之私人故曰其人天指六五以五居天位也劓者截鼻之刑欲人以

周易辨

卷十一

奎

貌醜而遠之也三之輿本不為二所曳而上見以為曳牛本不為四所掣而上見以為掣其人本比肩事主之臣非上之私人也而上見以為其人欲加其人以朋黨之罪即不得不假天子之威以刑之故見以為天且劓蓋欲毀辱其身名按之以王法使人不得而親近之也且罪加于三則凡與三迹相近者皆將以三之罪罪之矣大獄一典黨人之禍何時已乎幸上九實本剛明而得六五柔中之調劑故三之心迹得明而上之疑忌遂釋初雖睽而終合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按九四與上九俱以剛明之才左右六五苟能同心輔上下斬睦其勢本不孤也自上九疑六三黨比二陽

則九四亦負可疑之迹四既見疑于上是腹心之臣互相猜忌以成睽異于是四孤而上亦孤五亦不能獨立于朝矣故四與上皆曰睽孤謂以睽而致孤也而四賴六五之解紛不惟與上九同明相照亦復與初九同德相孚故曰遇元夫交孚元夫初九也書曰惇德允元元謂仁人也方疑之未解也九四以黨比之故致蒙惡人之名而初九超然遠處與上無爭則無惡可指而元夫之稱不改其故至六五解疑之後惡人可見元夫豈不

周易辨

卷十一

奎

可遇然曰厲无咎何也左右大臣與主同體必痛念人主孤立之危乃能盡化猜疑之見使舉朝有和衷之誼吉士有藹藹之風然後山林之士孤遠之臣無畏嫌遠禍之心庶乎仁人有彙征之慶而主勢不致于孤危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謂能如此則五合睽之志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按六五所謂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善處天下之睽者也是以小有事焉而得吉不致張大其事以重其禍故悔亡然六五處天下之睽豈能盡天下之人而合之要在白九四之心迹解上九之疑忌而



已故曰厥宗噬膚往何咎厥宗指上九九四也同人之  
二以初與三爲宗噬之五以四與上爲宗皆以其同體  
者爲宗噬膚言易合以六五善處故其噬易合也合之  
難易豈有定形不善處噬者常以小嫌激成大釁而善  
處噬者處大事如小事處有事若無事蓋惟噬噬之六  
二能以柔中斷獄故其易合如噬膚惟噬之六五能以  
柔中合噬故其易合亦如噬膚不然豈易言哉五既合  
厥宗之噬則在厥宗之下者無往而不可合故曰往有  
慶也說者皆以九二爲宗不特誤認宗字且使六五求  
合遠臣之噬而置左右大臣之噬于不問何其不知務  
者乎

周易辯

卷十一

雷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說音脫  
按上九之疑六三此群疑之所由起也故三之辭既詳  
矣而上又加詳焉夫上與四皆曰睽孤然四之孤上累  
之也上之孤上實自累耳上與四左右六五五所持爲  
依毘者今皆以睽致孤則人主之孤立宗社之傾危不  
待言而可見矣原其所以然者由上多猜疑因猜疑而  
生妄見故自三而言則三乃負輿之牛本爲有用之才

而自上視之則見以爲負塗之豕耳欲加之罪而并沒  
其才是不念人才之難得而輕于污蔑之也上其何怨  
乎自三而言則三乃其人也而自上視之則見以爲鬼  
耳載鬼一車則不止目三爲鬼而凡與三迹相近者皆  
鬼矣生爲人死爲鬼蓋惡之欲其死是惑也因一人而  
連及多人不幾于一網盡之乎然上本剛明之質何至  
昧心若此故先則張弧而射之後則說弧而捨之蓋知  
其匪寇而實婚媾也此固其本心之明有不容掩者第  
剛遇則狼明遇則察使不有人焉調劑其間則因疑似  
而生乖異安能保其婚之不復爲寇乎故教之曰往遇

周易辯

卷十一

雷

雨則吉雨者陰陽和而後成此由明主柔中應剛善爲  
調劑能使上下和而成雨也往遇雨則吉者言不遇雨  
則不吉也正欲使上九推剛爲柔降心下氣以聽明主  
之解紛然後婚媾之親可以永好三可以有終四可以  
遇元夫二亦可以遇主上下之疑無所不釋以共成五  
之有慶矣故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男

方至 壽增 校

方國 大受

周易辯卷之十一終

周易辯卷之十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上海國  
書館藏

三三  
坎上  
艮下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按蹇之爲義以其見險而能止也見險而能止夫子何以稱其爲智此必有至計焉而固執之將使天下之難

周易辯

卷十二

一

自我而平而不肯輕與險者角一時之勝負以自敝其力此其所以能止所以爲智也不然冒險輕進益甚其險是構禍也畏險不進姑務自完是苟安也烏得爲智哉然則所謂至計者安在在審其利與不利而已矣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是也蓋蹇者難也天下之難從何而起皆起于不務德而恃險之小人也則所以平其難者斷歸于不恃險而務德之大人明矣不恃險而務德此道之至易者也惟天下之至易乃能奪天下之至險若以險制險雖使倖勝終亦必敗此其利與不利有必然而無疑者歷觀自古正邪定難之主未有

周易辯

卷十二

二

不以平易勝人者也而其恃險負固專尚詐力者終于智窮力屈自底敗亡今以蹇之卦辭推之西南言平易也東北言險阻也險易以德言非以形勢言文王取平易之象則曰西南孔子指平易之實則曰修德其義一也易則得中故利險則道窮故不利所以然者何也凡蹇之時天下爭以詐力相高人皆習用險道不復知有中正之道惟反身修德者以平易爲心而凡君臣上下之交皆知以忠信相與以禮義相維于是人始曉然于中正之道見之明而守之固有入險而心不携履變而節應堅者此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之至理也故曰利西南往得中也彼習用險道者自以爲智計不窮然我以詐力勝人人亦必以詐力勝我無論君臣上下之交誼不足以相固即父子兄弟之際勢必至于相傾所謂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而猶不知變計仍欲用此道以濟難利乎不利乎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然又曰利見大人貞吉何也大人謂九五也當蹇之時天下之恃險角勝爲所欲爲者多矣彼此觀望徘徊而不決所從者又多矣然欲倚以有功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何也以天下之至易奪天下之至險惟大人能之不獨以其位至尊爲天下所歸往亦以其

德至貴爲人心所信從。故凡有志建功者。皆以得見大人爲利。故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有功非難。有功之後。而使當位之人各得其正爲難。今大人尊居五位。固已得中得正矣。而自二三四以至于上。剛柔之位各得其正。正人用事。未有不去險而從易。轉凶而爲吉者。功成之日。萬邦以正。天下以寧。自此可以久安長治。無復擾攘傾側之虞矣。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豈不大哉。說者皆以西南東北專主形勢而言。是聖人教人揀擇地利。不務修德也。失濟蹇之本矣。卽以形勢而言。天下險易之地。所在多有。安見西南偏利。東北偏

周易辨

卷十二

三

不利乎。聖人立象以盡意。因蹇之爲卦。本以東北之險阻而成。寔故爲濟蹇者。設對治之法。謂當用西南之平易。不可復用東北之險阻耳。至究所謂平易者。舍修德之外。更無他道也。讀易者能觀象而會意。則其義自明。若不會其意而強爲之說。多見其窒而難通矣。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蘇紫溪曰。蹇卦爻辭多用往來二字。舊說皆謂犯難謂之往。不往謂之來。似矣。余以爲未然。九五之朋來。正諸爻之所謂來也。當蹇之時。獨往則不足成功。而來就九五。則可以共濟此正。所謂利西南。利見大人也。濟雪

松曰。王註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智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按九五身在險中。以天下之蹇。自任。必有待于朋來之助。而諸爻與五同難。誼當協力以濟。故力宜合而。不宜分。勢宜來而不宜往。往則與險者相角。祇以速禍。來則有大人可依。易以立功。分則人各一心。緩急不能以呼應。合則衆志齊一。而內外相救。如左右手。此蹇時之定計。大畧然也。初既有能止之智。必有能往之功。故可以致譽。然初方在下。必有待于王臣之援引。故曰宜待也。

周易辨

卷十二

四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按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獨于六二言之者。蓋以初六處下。未當事任。二在初之上。已居用事之地。故特正其名曰王臣。二既爲王臣。則在二以上者。位愈高。任愈重。未有不爲王臣者。特舉二以該其餘耳。人臣當國家多難之時。每有愛身辭難之意。故聖人欲伸大義于天下。卽六二以明告諸臣。使六二之大義已明。則三與四與上與初亦不得不共矢從王之義。以奮捐軀之勇。矣。本義謂六二事雖不濟。亦無可尤。然象傳曰。利見大人。往有功也。六二上應九五。與三四諸臣合力相濟。正

所謂見大人而有功者。安見其事之不濟乎。語云死事易成。事難六二。履正得中。其匪躬之節。非徒恃其一往之氣。拚一死以立名節。而究無濟于國事者。其忠能死。事其智。卻能成事。故曰終无尤也。不可與大過滅頂之。同日而論。寒蹇。謂以五之蹇爲己之蹇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潘雪松曰。二在內卦應五。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九三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正欲附之以求濟。三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爲。自不陷于險矣。象曰內喜。謂二陰之利于從陽也。唐疑菴曰。三本成卦

周易辨

卷十二

五

之主。故內之喜。喜三四之連。連三上之志。志三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忘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爲智也。內之喜。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得往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薛長齋曰。四承九五。當濟蹇之任。才弱未必能濟。往則有蹇矣。九三有剛正之才。承之于下。而六四柔順得正。連合群賢。以天下之才。濟天下之險。何蹇之不濟乎。徐魯菴曰。九居三。爲當位。陽剛爲實。乃才識有餘。足以濟險者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朱子曰。九五尊位。居蹇之中。所謂遭大投艱于朕身者。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蔡虛齋曰。五爲天下君。其蹇乃宗社安危所繫。非常之蹇也。濟天下之大蹇。必資天下之大才。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其勢力之所招徠。德望之所感動。凡天下有用之才。皆樂爲之用。而蹇之濟不難矣。洪覺山曰。不言中道。而言中節者。遭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由也。姚鳳梧曰。中德存于平居之時。易存于變故之時。難五當大蹇。而剛健中正。是險阻愈甚。信義愈堅。故能激發忠義之士。而使之來。

周易辨

卷十二

六

助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丘建安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可以有爲。下與三應。卽其助也。惟不往而來。與三同力。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爲大。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大人。而成濟蹇之功。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蓋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來矣。鮮曰。來碩。來就三也。若朱註。來就五。則見大人爲重複矣。張中溪曰。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

上利見之故曰以從貴

按蹇之六位○惟三五皆以陽居○陽有碩大之德○然五

居天子之位○為天下之至貴○非三之所得而擬也○故

為上六者○必引三以從五○則天下之勢歸于一○而險

難可以盡平○若捨五而從三○則三雖可依○不過偏安

之業而已○天下之難正未平也○上六于多難之時○應

三而比五○三有可安之地○而五方在險中○聖人恐其

昧于所從也○故特示之以利見大人之義○以上居王

臣之極地○為群臣之統率○上既得其所從○則天下之

志定于一尊○乃可以合群策○屈群力○以盡平天下之

周易辨

卷十二

七

險而收正邪之功矣○故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三三坎下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

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程傳

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

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則人

心懷而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

王○除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謂天下之

難已解○无所為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

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

而安平○無事矣○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

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自古

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

繼之道○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

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

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

周易辨

卷十二

八

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不早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按象傳于蹇之利西南○直曰得中于解之利西南○先

曰得衆○而後繼之以得中○其故何也○蓋蹇之時○見險

而能止○則險地之衆○尚未為我有也○惟我所自有之

衆○則可以吾道治之○故得衆不待言○而直曰得中○言

以平易而得中道也○解之時○動而免乎險○則險地之

衆○已為我有○皆得以吾道治之矣○第此初出湯火之

餘○首以收拾人心○為急務○故先以平易得衆○而後可

漸進之于得中也○古之為治者○必建中于民○凡政教

民俗○一以中為的○故曰民歸于中○又曰民心問中○惟

爾之中又曰各設中于乃心中也者人心之良事理之準也世衰道微建中之治罕見于上而民亦鮮能于下于是行險之小人各挾其險心以習成險俗而舉世之所見聞者無往而非偏陂反側之道不復知有中道矣此天下之難所由生也然而中之理卒不可易中之心卒不可泯故聖人于蹇解二卦各著得中之義使處蹇而不得中則無以為蹇亂正邪之本而天下之難終以不平使處解而不得中則無以為久安長治之圖而天下之難必將復起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惟解之時民困未甦先務救過有罪禍煩滌

周易辨

卷十二

九

苛以平易得衆待政教既施漸摩日久險習漸除民性漸復而後協中之化可幾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至于解難之後或餘患未除或已除而復起必須早爲平定乃爲有功不然天下甫平人心易動往往因一方有事而諸方之好事者相煽而並起而我之所以應之者一則苦于備多而力分一則困于師老而財匱于是情見勢屈天下事復至于離披解散而不可爲矣聖人所以深致意于風吉也解之時所關大矣其可忽乎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按卦有四陰初三五是也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小人也解之時以解去小人为解難之本蓋小人不夫則難本不除前難方解而後難將復作矣是三陰皆不可不去也惟初六一陰處于最下乃微賤之小人與居高位而彈害者不同且當解難之始與九四爲正應初柔而四剛柔者欲倚剛者以庇身固不敢肆意于爲惡剛者欲撫柔者以得衆亦宜用教宥以明恩此初六所以无咎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雖然初小人也四赦之則可用之則不可故于九四特戒之曰解而拇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周易辨

卷十二

十

本義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皆三狐之象程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干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致肆其情以害正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斷不果小人一近之則務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用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阱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詳邪不去君心一入剛中直之端無由行矣恒敬之不

去武三思是也。吳因之曰：天下之難盜賊戎狄為多，而大難之端大都生于小人。故解小人為解難第一。夫狐夜見晝伏，不可端倪，非靜虛無欲如鏡照華，何能斬而獲之？得中者虛而能照物，無遺形，故能獲三狐也。胡雲峰曰：當解之時，四欲其解，棚上欲其射準，三則直以負且乘明其為小人，五則直欲其退，小人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此爻謂之獲狐者，狐和媚之獸，所以形容小人者尤切。九剛直而二得中，故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蓋中直與邪媚正相反，中則無有不正，故吉。

周易辨

卷十二

士

按解之六爻，專以去小人為解難之本，而九二一爻獨以三狐取象，何也？以小人善媚故也。人主雖甚暗，未有不不知小人之害于人國者，然往往信之任之，而不能去者，惑于其媚而不悟也。人主好聲色，小人即媚之以聲色；好貨利，小人即媚之以貨利；好遊畋，小人即媚之以遊畋；臺榭宮室，小人即媚之以用兵，好佛老，小人即媚之以佛老。好詞華，小人即媚之以詞華。此其所以事暗主者，固無不以媚為干進之階。固寵之術矣。至于聖明之君，去私屏欲，清明在躬，一切聲色遊畋之類，既無所用其媚，于是又歸為好言。

周易辨

卷十二

士

舊論而以小廉曲謹求親媚于主上，所以堯舜之朝，即有巧言令色孔壬之輩，雖進于禹皋，履契之間，亦思以其術媚堯舜也。然惟堯舜能察其奸，知其詐，而定其罪，曰：「謬言庸違，象恭而媚。」天凡其所以行媚者，一列為罪狀而避之，遠方不與共國，遂能永除天下之害。人服天下之心，堯舜所以高山百王為千古盛明者，惟其不受小人之媚耳。不然者，虛杞桑榆舉世以為小人，而人主獨不悟，王安石不近人情，蘇明允早為識破，而一時名臣多薦之，人主亦信之，豈非小人善媚，固足以惑庸君而亦足以欺英主歟？解之三陰，其工于媚也如狐之變易形狀，易以惑人，其為害于天下也如隼之嗜食鳥雀，未有不裂肝碎首者。而六五陰柔之主，其類易合，其術易售，是以聖人畏之，憂之于九二之辭，特名之為「狐」，于上六之辭，又名之為「隼」，示後世人主慎無喜其媚而忘其害也。庶有以解天下之難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張雨若曰：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名器者，既解，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辭矣。小人明知不

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己之爵祿出自朝廷也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歟。雷氏曰寇小則爲盜大則爲戎任使非人則變解而塞天下起戎矣己所致也復誰咎乎。程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據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咎也。

按繫辭傳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負謂負販乘謂乘車也言小人之智但知負販以取利豈知居位以治民但解之時六五柔暗非

周易辨

卷十二

主

知人之主居陰爲底奸之相致六三以負販小人蓋居公侯之位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夫一小人得志則凡爲小人者皆有微倖富貴之思誰肯自量其不才而甘處于下賤正上不惜名器而以高位輕畀此輩不以行舉不以言揚則必以利取上以利取則下以利進于是各逞其負販之故智析秋毫于滋官行法之時而凡暴取豪奪之法無所不用其極上亦明知而故縱之不復能禁之矣此所謂上慢下暴也如此則民生安得不日蹙民怨安得不日深乎夫安民以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是以盜思奪

之盜思伐之奪之則是雷竹爭先揚揚然群起而登廟廟驚民計此不過煙朝延蓋當世之士耳伐之則且因民心之怨忿而聲罪致討以爲民除害爲名而舉事小者攻剽城邑大者睥睨神器如勝廣之事勢所必至然而推原禍本皆由小人在位所致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言天下本無寇盜而用小人有實招致之既招致之即不得不興甲兵危士臣以誅滅之于是師老財匱吏道愈難而多端天下之困歎尤不可言矣故有天下國家者與其勢師動衆以殄平寇盜不若愛惜名器以慎絕小人未有小人不

周易辨

卷十二

南

去而寇盜可平者也。是以周公于解之六爻詳悉言之而夫子于六三一文又痛切中說然而用人之權在君與相觀于六五之有解九四之解揚上六之射隼所以告我君與我相者抑何其深切著明也哉。九四解而擄朋至斯乎策曰解而擄未當位也。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據在下而據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至而合矣。徐進齋曰明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而汝也不徒曰擄而曰而擄者見其爲四所親



也

按初六微賤之小人也。不居用事之地。故無過咎。可見然與四為正應。份板援而進。必將乘權藉勢。恣所欲為。如此。中直之士。開風解體矣。四居陰不正。不若九二之剛中。故二未嘗惑志于三。孤而四不能忘情于一。搢也。詩曰。玼玼姻姪。則無膳士。其解搢之謂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周易辨

卷十二

去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退為驗也。丘建安曰。險難。小人之為也。小人情狀不一。孤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害。搢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聖人于諸爻。所以斥小人者。已極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程敬承曰。君子指人。小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去一著。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

仲詞以掩天下之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去。此郭公所以亡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陸庸成曰。解則險已盡平矣。而不知天下有至險未解者。方且高張于君側。方且援引于庶幾。此非攸往之所。能收功也。則小人是也。三狐不獲。則中直不來。搢不絕。則朋不至。負乘之小人。與高墉之隼。不射去。則悖亂無已。而寇戎無寧日矣。來矣。解曰。上高。位公也。隼。鸞鳥之害物者也。墉。牆也。高墉。王宮之牆也。近于六五之君。

周易辨

卷十二

去

車。棲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惟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孤。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上六柔順得正。而居高位。當動極解終之時。能去有所憑依之小人者也。以下叛上。謂之悖。程傳。鸞。害之鳥。在墉上。苟無其器。與不待時而動。則安能獲之。括結謂阻礙。聖人于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見繫。夫行一身。至于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待時而動。小則括結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類覆者。皆由是也。姚鳳梧曰。小人既去。則可以正君德。可以安善類。可以莫生靈。何往不利。按上六一陰。乃小人而依附君側者。本在三狐之內。

以其居高而害物故取象于隼。隼言其乘翺足以惑主。隼言其搏擊足以傷善。蓋悖亂之尤者欲解而去之。非其人不敢動。有其人而非其時亦不敢動。如陳蕃、黃武謀誅宦官事未行而禍已發。則天下之事去矣。此夫子于解之上六。稱其藏器待時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也。蓋必下有九二之中直。九四之得朋。上有六五之能解。而後上六以上公之位。除君側之奸。功成而天下安之。聖人之解小人。動出萬全如此。

三三兌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周易辨

卷十二

七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損減損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徐進齋曰：易之用剛難。二簋可用享。答辭：亨。即燕享之亨也。胡雲峰曰：損之時。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

為中二簋為簡。

按時說皆以不得已而加賦于民為損。然自古君天下者。皆以加賦為虐政。即或不得已而行之。亦是衰世苟且之法。安見其有孚。而以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繫之乎。本義但云損所當損。而不明言所當損者為何事。惟孔子于大衆明言之矣。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又繫辭傳曰：損德之修也。損以遠害。損先難而後易。由此言之。損之為損。大義可見矣。蘇紫溪之說頗得其意。然于象傳內損剛益柔之義。終未發明。今以卦理推之。損之先上坤也。下乾也。下盈而上

周易辨

卷十二

太

虛盈者宜損。虛者宜益。于是損下之一剛以益上之柔。而損下益上之端見焉。損剛益柔之理亦著焉。聖人觀于損下益上之端。因以見剝民奉君。四海困窮之漸。觀于損剛益柔之理。因以示懲忿窒欲。修德遠害之方。乃知此卦受病在損。而所以治病者亦在損。蓋損下以益上。則上之元氣虛。而衆患由此起矣。此損之受病處也。損剛以益柔。則上之陰疾愈。而百病由此除矣。此損之治病處也。是即損之一字而二義存焉。文王括其義于損之一字。夫子則從而分疏之。先言損之所以受病者。在于損下益上。而後言損之

所以治病者在于損剛益柔。良以忿欲之累與利用  
豐儉之宜。柔者不能制。剛者能制之。故特拈損剛  
益柔四字爲治病之良藥也。損而有孚。孚信而可  
驗也。言懲忿窒欲。修德遠害。皆有實德可徵驗也。其  
先有忿可懲。有欲可窒。勇于自克而無係吝之私。其  
後忿消欲化。省事清心。漸近自然。而有先難後易之  
效。此所謂有孚也。如此則元吉而无咎。可貞而利有  
攸往也。藉非有孚。則損于一端者。未必能制于他端。  
損于一時者。未必能持于永久。蓋有以一朝之忿而  
與師動衆。荼毒生靈者矣。有以一念之欲而疲萬民  
之力。傾累世之財者矣。烏觀所爲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者乎。○損而有孚。主修德而言。二簋用享。主  
國用而言。國家用度多端。祭與賓其大者也。享祀享  
賓皆用之。不可省者。當損之時。則二簋可享。况于他  
事之可省者。豈可泥于常格。牽于習俗。而不爲之裁  
損乎。夫與其廣取以給用。貽天下無窮之害。莫若節  
用以廉取。養天下不竭之源也。記曰。國奢示儉。國儉  
示禮。聖人制用。量入爲出。原非有一定之數。惟其時  
而已矣。當其時之宜豐。雖備物不嫌侈。當其時之宜  
儉。雖二簋不嫌陋。故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時謂損下益上。剝民奉君之時也。蓋損以修德。損以  
制用。二者非剛不能。故必損剛以益柔。柔得剛之益。  
則此心之忿欲有所制。而不復開其橫溢之端。備用  
之豐儉有所裁。而不復徇于拘牽之說。此德所由修。  
害所由遠。剝民奉君之患。有不禁而自止者矣。故曰  
損剛益柔。有時。明于損之時者。自能謙盈虛之數。酌  
損益之宜。用損之方。以治損之病矣。故曰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蘇紫溪曰。損德之修也。修德工夫。不遇懲忿窒欲。而上  
下之交相益者。亦相與修德。以去其忿欲之累而已。初  
與四應初視四之事。卽己之事。四藉初之益。以損己之  
疾。初曰遄往。惟恐救弊之不力。四曰使遄。惟恐克己之  
不勇。  
按損六爻。大指以六五爲主。凡所爲損下益上。損剛  
益柔者。皆所以益五也。上與四同在五之左右。然上  
九之剛力能益五。六四之柔。非能益五者也。四既不  
能益五。勢不得不求益于初。四之求益于初也。其情  
甚切。則初之致益于四也。豈不可緩。愚思天下有溺  
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初以

益四爲己任則四之疾猶己之疾四之事猶己之事  
初苟怠緩從事無救于四則四之咎皆己之咎矣此  
初之所以不得不遷往也然初不必求所以益之也  
弟在酌所以損之而已損之者損其疾也疾或生于  
欲或生于忿或生于用度之汰侈有一於此皆足以  
致害初酌所以損之使四之疾去則天下之害除卽  
初之所以自修其德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按六五與六四皆柔而在上者也皆柔則皆當損剛以  
益之矣何以初之于四當遷往酌損而二之于五獨戒

周易辨

卷十二

三

其征凶弗損乎益六四以柔居柔而不中又無審近之  
剛以益之其受病也深其待治于初九也急初不遷往  
則四之疾不可救矣故初之于四要以伐去陰邪爲事  
俟其疾去之日然後徐圖補益之方此初之所以遷往  
而酌損之也六五以柔居剛而得中又先得上九之剛  
以益之此本無疾可損者也六五無疾可損故二之于  
五無所爲伐去陰邪之事但宜以中正之道調養其間  
使不失其和平焉斯已矣此二之所以利貞征凶弗損  
益之也利貞征凶者謂以中正自守則利往而攻治之  
則凶也弗損益之者謂正己卽所以正君不待于損而

自有以益之也然夫子于初之遷往日尚合志于三志  
利貞日中以爲志何也言四有疾則能以損疾爲其志  
初之遷往以救焚拯溺之心赴其急切相須之志與  
四合故曰尚合志也五無疾可損則惟以中德相成爲  
其志二之利貞以端本澄源之學敬其虛中納善之誠  
志與五同故日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三人行  
則疑也

按損之六三乃損之所以成卦者其辭雖繫于六三其  
意則專爲六五何也損之先下乾也上坤也剛者皆在

周易辨

卷十二

三

下柔者皆在上是六五之左有無非同類之陰孰與初  
夕切劇發其明而去其疑者惟于下三陽之內損一陽  
以益上是五之左右去一陰而得一陽也故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謂六五得上九爲友也友  
也者友其德也荀子曰學莫便于近其人古有天子而  
友匹夫者必置諸左右朝夕納諫而後有以益主之明  
去主之疑不然則其情不親其交不固其言難入其聞  
易乘主德不修而天下之被其害者不可勝言矣象曰  
一人行三則疑也下之一陽行而在上固曰一人行上  
之一陰行而在下亦曰一人行下之一人以陰陽陽在

初與二原不爲孤而上之一人以陽易陰在六五已大得其益五之得此友也如地之得天如女之得男化醇化生之功實賴此友相資之力不然三陰並處五居其間不得一陽明之人爲之啟迪則以柔濟柔以暗遇暗何以決疑去惑助離明而彰乾斷乎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又按此曰三則疑繫辭傳曰致一此二語互相發明蓋三則不一一則不三不兩立也然三與一不論人數之多寡論友之心專與不專耳專則所友者雖多至千百人猶一人也此所謂致一也不專則所友雖止一人而常有二三之心焉豈得爲致一乎

周易辨

卷十二

重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按六五既得上九爲友則損剛益柔之事上九專任之矣六四居五之下是亦與有貴焉而四之陰柔若此此其忿欲交攻侈靡無度爲天下疾不已甚乎幸四以柔正下應初九急引初以自輔庶幾有以損己之疾第此疾遷延一日則天下受一日之害其爲咎大矣故必使遇有喜則无咎世之諱疾而忌醫者皆是也賈子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痛哭者此也初九之遷往亦在乎四之能使而已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

祐也

按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詞言益之者衆也六五柔順虛中固能受益于人者然必有人焉切近左右朝夕提誨以開導其聰明而後天下之益之者日進而莫之能禦今損下之一剛以益上則上九既益之于上于是初九九二亦得以迭進而益之于下二與五應固有以益五矣初與四應似無意于益五而損四之疾使其疾上無累乎君下無害于天下是亦所以益五也豈非益之者衆有枚舉之而不能盡者乎柔得剛之益則暗去而明生天下之明皆五之明則天下之善皆五之善天下之

周易辨

卷十二

重

福皆五之福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前知足以決疑凡益五者益其明也明生而疑自去故取象于龜兩貝爲朋十朋二十貝也吾心忿欲之幾及國用麻縮之端一歸于虛明之燭照未有不先見而用知者何德之不修害之不遠乎然六五受益之多若此本山上九一人之力故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謂上九言六五得親師取友之益終不可忘其所自故夫子特表而出之曰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按上九者五之友也。然其辭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何也。凡人主一身忿欲之所交攻百用之所雜出也。故其疾易生。疾生而思所以損之。則不得不不用攻治之法。攻治之法一用。則君臣之隙易開。君臣之隙一開。則爲之臣者求免于咎之不暇。又何能以正得吉。而利有攸往乎。今以柔順虛中之六五。而有上九之剛。親切輔導。誠意交孚。則非幾不萌。百度無忒。繩愆糾繆之說。不煩苦口而陳。而啟心沃心之忱。固已不言而喻。以此益君。是所謂弗損益之者。如此。則咎何自生。宜其貞吉而利有攸往也。當此之時。天下之欲益其

周易辨

卷十二

重

君者。豈特上九一人乎。上九在上五之友也。初九九二在下五之臣也。上欲以剛益柔。則初九九二亦欲以剛益柔。弟忠友之志。不得行。則臣之志亦有所阻。而不敢進。今上之无咎。若此。貞吉若此。利有攸往。若此。則爲初與二者。莫不樂盡人臣之道。矢國爾忘家之誼。此所以曰得臣无家也。夫有天下者。至于得臣无家。則天下之利無一而非人主之利。又何事損下以益上。制民以奉君哉。○又按上九九二。同曰弗損益之。皆爲益五而言也。而先儒于上九。則以惠而不費解之。是謂上九一爻。偏以益民爲事矣。不知天下之益。莫難于臣之益。君尤

莫難于君之受益。使臣能益君。君能受益。則益民自不待言。若臣不益君。君不受益。則臣且求爲自全而不得。雖欲益民。其可得乎。昔司馬溫公之相。晉宗也。人主拱手以聽命。天下引領而望。太平公以一身係天下安危。可謂至重矣。乃公于是時。不先以啟沃君心爲本。計願與同列諸公。爭論差役。權役之一法。由是廷臣不和。而熙豐之小人。承望風旨。乘間復用。以致黨人斥逐一空。時事終以大壞。豈非不先益君。徒務益民之禍。鑒耶。損之六五。上比上九。下應九二。故上九益之于上。九二益之于下。則所謂弗損益之者。總歸于益君而已矣。惟總

周易辨

卷十二

美

歸于益君。故知六三之所謂得友者。卽謂五得上九爲友也。六五之象。所謂自上祐者。亦謂五得上九之祐也。一卦六爻。節節關合。專以益君爲事。而能致益于君者。莫先于上九。此損卦之大指也。然則以惠而不費之說。解上九弗損益之之義。所見不已疎乎。

䷩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按卦之所以名益者謂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也。象傳既言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矣。又括自上下下一義何也。蓋王者于天下之民上下懸絕雖有益下之心其澤無由下逮。今觀卦體以乾之一陽益于坤之下是爲自上下下使下有震侯用事則上之異命獲申自是鰥寡無告有畢達之隱情。僻壤窮簷有必沾之王澤。此益道所由大光也。昔之有天下者動恤民隱常使卿相大臣出行收伯之事。巡行阡陌周知疾苦宣布主德力疏壅滯無非體此自上下下之義是以惠心普徧民悅無疆不然上行愛養則郵之文而下蒙困苦顛連

周易辨

卷十二

七

之實益道之不尤莫甚于此矣。然則遇建良牧豈非益下第一義乎。凡有志于益民者當熟察于此。○損下益上之卦專以益君爲事而益君之功莫先于上九以上九近君故必自其近者而救沃之則君之受其益者深也。損上益下之卦專以益民爲事而益民之責莫重于初九以初九親民故必自其親者而拊循之則民之受其益者深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謂攸往非中正不利也。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產曰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後世入主亦有以益下之心行益下之政者其用意非下美

也立法非不良也。○剛患君臣之間氣質之偏意見之蔽非過剛即過柔非尚寬即尚猛則其流弊所極固有求爲利民適以病民者矣。安見其利有攸往乎。○九五以中正建極于上又得六二之中正三四之中行以承宜于下則凡所施于下者皆有善而無過有利而無弊此庶政之所以和百祿之所以邁而天下咸受其福慶也。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謂涉川非水道不行也。古之王者欲行益下之事則必能任天下之大艱夷天下之大險使大害盡除而後一切所行無往不利如堯之水湯之旱魃庚之河決以及有苗

周易辨

卷十二

七

有扈商奄淮徐穰狁蠻荆之叛亂皆大有害于益下之時者使王者于此力不能任材不能濟則潰裂四出其禍蔓延雖有善政善教亦安所施此大川之所以不得不涉也。而欲涉大川者必有資于水道卦有震巽二木異之爲木也其材長震之爲木也其質堅材長而質堅則可以致遠入險而不憂其或敗此所謂水道也。益下之時未有不素審此具而可與短才劣質之徒共荷天下大事者短才劣質之徒雖尋常無事且不足任况在風濤震撼之際乎。今異木在上震木在下君臣上下雄才大畧謀斷兼資水道皆已素裕矣乃可以肩宏任巨



夫○大○害○以○典○天○下○之○大○利○故○曰○利○涉○大○川○木○道○  
乃○行○至○于○益○道○已○行○之○後○家○給○人○足○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國○賴○其○用○如○文○王○之○時○兎○置○之○野○人○皆○可○以○爲○干○城○  
腹○心○之○用○足○以○濟○天○下○之○緩○急○此○又○益○下○之○明○效○可○見○  
于○將○來○者○耳○益○動○而○巽○簡○申○言○益○下○之○道○當○如○是○也○  
蓋○下○之○待○益○于○上○者○其○事○無○窮○則○上○之○所○以○益○下○者○其○  
道○亦○無○窮○非○一○時○之○功○一○事○之○效○便○可○塞○責○而○苟○止○也○  
如○成○周○之○衆○周○公○治○之○于○始○君○陳○繼○之○于○後○既○歷○三○紀○  
世○變○風○移○矣○至○康○王○命○畢○公○保○釐○猶○以○商○俗○靡○靡○餘○風○  
未○殄○雖○收○放○心○閑○之○維○艱○爲○憂○可○見○益○道○之○無○窮○若○此○

周易辨

卷十二

无

故○非○如○震○雷○之○奮○迅○以○有○爲○則○因○循○怠○緩○而○功○不○繼○矣○  
非○如○巽○風○之○善○入○以○制○事○則○淺○見○寡○謀○而○慮○不○長○矣○豈○  
能○日○進○无○疆○而○與○天○地○之○施○生○同○其○无○方○也○哉○故○曰○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謂○益○道○无○時○而○不○行○也○聖○人○之○厚○于○  
益○下○如○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按○益○道○與○時○偕○行○則○善○與○過○亦○隨○時○而○迭○見○若○善○不○勇○  
遷○過○不○速○改○則○善○日○消○而○過○日○長○其○病○民○也○多○矣○過○與○  
惡○不○同○凡○不○協○于○中○正○之○則○者○皆○謂○之○過○彼○泥○古○法○而○  
戾○于○時○宜○挾○偏○才○而○暗○于○大○道○執○己○意○而○昧○于○物○情○皆○

過○也○皆○大○爲○民○病○者○也○其○患○皆○起○于○不○自○見○此○爻○辭○所○  
以○有○取○于○十○朋○之○龜○也○君○子○觀○風○雷○之○象○而○得○動○巽○之○  
意○既○能○沉○潛○以○入○理○又○能○奮○迅○以○有○爲○則○善○與○過○自○無○  
不○見○而○遷○與○改○自○無○不○力○矣○其○爲○益○可○勝○道○哉○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按○初○九○一○爻○即○象○傳○所○云○自○上○下○下○者○也○當○益○之○時○上○  
有○惠○心○之○主○則○自○初○至○四○皆○有○施○惠○于○民○之○責○然○在○初○  
之○上○者○但○行○其○文○告○而○已○其○作○而○致○之○于○民○者○獨○初○之○  
事○也○初○有○震○動○之○才○又○爲○四○所○信○任○其○才○足○有○爲○而○勢○  
又○得○爲○故○利○用○爲○大○作○焉○作○者○率○作○典○事○作○新○作○人○之○

周易辨

卷十二

手

作○也○王○者○益○下○之○心○與○天○地○同○其○施○生○則○初○之○作○之○者○  
必○使○匹○夫○匹○婦○無○一○人○不○與○被○堯○舜○之○澤○斯○足○以○勝○任○  
而○愉○快○若○小○康○小○補○非○上○之○所○期○亦○非○初○之○所○以○自○盡○  
也○第○方○其○益○下○之○始○民○生○未○厚○民○俗○亦○未○厚○而○初○首○與○  
之○行○事○則○施○爲○宜○有○次○第○必○其○周○張○弛○緩○急○循○序○以○進○  
變○通○鼓○舞○神○而○化○之○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乃○爲○  
元○吉○乃○得○无○咎○也○否○則○恃○才○驟○動○欲○速○不○達○本○欲○求○益○  
反○以○得○咎○三○代○以○下○以○益○民○自○任○而○行○之○不○克○盡○善○以○  
得○咎○者○豈○少○哉○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下○謂○下○民○  
不○指○初○九○言○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既○因○物○遷○則○失○其○



厚矣而驟欲以厚事益之非行之盡善者不能無過動之咎所謂陵節而施之進而不顧其安若其難而不知其益者是也說者乃謂初九不當任厚事使初九果不當任厚事又何以云利用爲大作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按六二正應九五上爲九五任益下之事而下爲初九之所奉行初利用爲大作而二又豈得以小補自處乎顧二欲益下先當受益未有不能受益而能益人者也惟六二柔順虛中納善如不及則自五以下莫不樂告

周易辨

卷十二

圭

以善者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夫心之神明能鑒天下之善敗猶龜能決天下之吉凶也益我以爵祿富貴者其益有限益我以神智者其益無窮而神智之生常生于此心之至虛此所謂貞也第恐此至虛之心有時而自滿耳如此至虛之心終不自滿是能永有其貞而神智之靜存者遇善敗之幾而立見何善之不遷過之不改乎故曰永貞吉也夫人臣事君與王者事上帝其道一也人臣以永貞之心事君則君無不孚王者以永貞之心亨帝則帝無不格九五有孚惠心以益下而得六二之臣虛中受益如此則民悅无疆益道大光

用以享帝非所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者乎故曰王用亨于帝吉夫子曰或益之自外來也益自外來明受益者之自內也苟內不能受外雖欲益之其可得耶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按五爲王位三與四皆公位也益下之事在下者必告公以通于上在上者必告公以達于下故三四皆有告公之辭三在下之上初與二皆奉行焉乃陰柔不中正其所爲不合于二五之中行非所以事上亦非所以率下而益道乖矣益之用凶事者如貶爵削地之事王者

周易辨

卷十二

圭

所以懲創其心使知遷善以改過也三居陽而震體遂能補過而无咎故曰益之用凶事无咎如是則能有孚于二五之中行而上下皆以其道告公矣告公者以公之忠誠體國能取信于上下不徒爲文具也故曰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圭者公之所執以合符于天子昭信于鄰邦者也此公所本有乃以陰柔不中正而幾失之以益用凶事而固有之始知王者益下不以姑息而長人之過不以成見而沒人之善所以能長善而救其失增益其所不能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按三四皆不得中然四索而得正又爲異主能審思然  
感以合於二五之中行凡以益下之事告之未有不從  
者故日中行告公從公指四從謂四順從也四上承九  
五下應初九自上下下皆必由之使四不順從則益下  
之事阻抑而不得行矣以卦情推之二五中正有慶上  
下志同宜無有不相從者獨患三四不中志不相合告  
之而不從耳辭方命圯族則俾又之積用弗成盤庚欲  
遷國而世家大族胥動浮言則蕩析離居之大害罔顧  
從來公卿大臣無體國之忠審時之智者往往聖主論  
之而不從公論迫之而不從求其人之可告與告之而

周易辨

卷十二

重

必從者蓋亦難矣三索不中正幸動體能改故凶事微  
戒之後猶可告之以通信四異體得正故不待微戒自  
能見善則遷有告必從益下之時得此二公以通乎上  
下是以上無不宜之德意下無不達之隱情而爲初九  
者亦得以肆意展布大有作爲于其時也至于遷國大  
事獨利于用四何也初得民于下而四能信任之根本  
既固國有與立故遷國者利用爲依也使四爲大臣不  
能以益下爲志不思遷建良牧爲深根固本之遠圖而  
一旦有故欲去此遷彼則舊邦之衆何能堪此大役至  
所遷之國亦且不勝騷動又安能承我命于茲新邑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按孚驗也惠心益下之心也王者之惠心卽天施地生  
其益无方者也然惠心不可見必有可驗之實事與天  
下共見則其道大光不問而元吉可知矣元吉何如有  
孚惠我德是也蓋王者惠天下以實心則天下之人亦  
惠王者以實德皆明白可驗非可以空文縑飾者也然  
王者之惠心于何處驗之卽于自上下下驗之而已上  
有賢公卿爲之倡率使異命獲伸而無阻抑不行之弊  
下有良牧伯爲之設施使震侯用事而有教養兼盡之

周易辨

卷十二

重

功此則王者真實可驗之惠心天下共見而無疑者也  
人必有疑而後問王者之惠心明白可驗如此奚待問  
哉故曰有孚惠心弗問之矣夫上有可驗之惠心則下  
有可驗之惠德如所謂家給人足化行俗美賢才衆多  
國賴其用能與王者同其樂亦能與王者同其憂將以  
夷大險除大害何往而不得志于天下故曰惠我德大  
得志也後世人士未嘗不思得志于天下然惠心不實  
上下相蒙觀其文具之所縑飾者雖三代無以遠過而  
驗其實惠之及民者不能得十千千百故其民之所  
以應上者亦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漢焉不加害戚于

其心方其平居無事。前得以空文相爲維繫。一旦有事。則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又安得而用之。甚矣惠心之不可欺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按九五以惠心而致惠德之報。是下之益上。必由于上之益下。此報施之定理。斷乎不爽者。上居高位。不思輔主以益民。徒欲得民之益。己是以台鼎之尊。而工墮斷之術也。悖入必悖出。多藏必厚亡。非徒莫益之。而且或擊之矣。夫上九以剛居上。而當益下之時。何難以益民。

周易辨

卷十二

蓋

之心行益民之事。然惟其居陰不正。又異體不果。是以立心勿恒。一旦以近利之私。忘其納溝之耻。敗名喪節。欽怨速禍。凶莫甚焉。夫子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蓋聖人垂戒。偏辭未足以盡意。故必究言之。以示儆。然以擊爲自外來者。明受擊者之自內也。內無以自取。外雖欲擊之。其可得耶。益卦六爻自五以下。皆言益下之吉。惟此獨言求益之凶。正以見王者益下。必先懲貪。懲貪必先于貴近。與晉之伐邑同義。

周易辨卷之十二終

男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三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己。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從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己。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按夫之爲言。決也。以五陽決一陰。是君子之勢甚盛。小人之勢甚孤。其決而去之也。似乎甚易。然而聖人不敢以易心處之也。所爲決之之道。必期于盡善焉。曰健而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一

說決而和。健則自強。不予小人以可摘之瑕也。而說則無忿疾之容。不至于激怒小人。而速其變。決則志堅。不乎小人以調停之術也。而和則有以自固。其君子之交。不使小人伺間而乘我隙。處夫之道。盡善若此。匪獨聖人之智深。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耳。何則。以其揚于王庭也。王謂五也。上六一柔。其勢似孤。然與九五同爲兌體。則其情最親。上六之位。乘于五剛之上。自四以下。無能出其右者。則其位最尊。以最親之情。處最尊之位。是一小人者。實人主之所顯用也。王實揚之。則自王以下。又誰得而制之哉。說者不察。乃以揚于王庭。爲暴揚小

人之罪于王庭是陳寶訓注之爲也。豈不大誤天下事乎。今以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之辭。觀之。則是聖人明教衆君子以互相惕厲。而謹于自治。曉告邑人以不利卽戎之故。而無爲禍首。然後引其君以自強不息。勝私克己之道。使剛德日長。柔邪日消。則小人固已不攻而自去矣。此所謂健而說。決而和。決之盡善者也。誠以天下之危。不危于盜賊之竊發。戎狄之交侵。而惟小人竊踞高位。倚附君側。則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存亡。係焉危莫危于此矣。使君子自恃其黨之方盛。謂足以制之。而無難。是操心不危。慮患不深。以致敗端。

周易辨

卷之十三

日啓而不知禍機潛伏而不覺。蓋不危則不先。必然之理也。惟君子與君子孚信以相感。號呼以相戒。常若大敵之臨乎其前。而不敢安肆者。其危若此。豈復有昧于審幾疎于制變之失乎。故曰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世之事君者。嘗有言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于是決小人者。輒欲以卽戎爲尙。况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非獨衆君子之憂。亦邑人之所共憤也。其欲卽戎以逐之者。亦不少矣。不思鼠近于器。尚憚不投。瘞附于頸。法不可擊。今欲去君側之姦。而至于卽戎。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于不順。進未必能。

遂其志而退。亦何以自安。故曰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知其所不利。卽當思其所利。計其所窮。卽當求其所通。五與上雖同體。而非同類。五之同類。羣剛是也。剛與剛其性本相通。以其本相通者。往而通之。未有不利焉者也。故爲九五計者。與其昵比一小人。而失衆君子之心。不若扶進衆君子。而制一小人之愛。爲衆君子計者。與其排一小人。而有凌逼人主之忌。不若合衆君子以輔導人主。而有潛消匪類之功。故不患小人之不可決。而患君子之不善于決。君子之善于決者。非決小人也。養成人主之剛德。則小人之根本拔矣。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三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按卦體兌在乾上。爲澤上于天之象。澤上于天。則理當下施。如人主享有天祿。則當施及于下。與羣賢共之。若使一小人獨據于上。則小人居爲己德。而竊其君之惠。以市恩。收天下之才。以植黨。而爵賞之權。不白天子出矣。此有天下者之大忌也。故曰居德則忌。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潘氏曰。趾在下而先動者也。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擊之。猶布衣論權臣。

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矣。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薛畏齋曰。夫之時。五陽雖在內。而二不敢恃。一陰雖在外。而二不敢忽。惟兢惕以警已心。號呼以協衆力。則自治有道。而外患非所憂矣。

按夫之時。上六一陰。倚主自固。九五雖剛。不無昵比。小人之心。九四雖剛。不無顧惜同體之意。則此一陰者。實未可以倉猝動搖而下之三陽。又何可以剛健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四

躁進一決而無所顧忌哉。天下事不壞于小人之騁張而壞于君子之輕舉。輕舉者。操心不危。慮患不深。衆志未齊。每以參差啓衆主心。未悟輒以搏擊爲能。如此則不待小人發難。而君子先自處于必敗之地矣。所以知幾達務之君子。孚號惕號。互相警戒。有發于中情。而不能自己者。然卦辭之孚號爲恭剛而言。不專屬九二。而此之惕號專屬九二。何也。以九二得中道故也。得中道則自治密而不疎。與人和而無忤。人主鑒其惻誠而不覺其剛方之可憚。小人知其難犯而卒亦無間隙之可乘。處夫之道盡善。若此。此所

以莫夜有戎。勿恤也。小人之構禍機也。常伏于暗伏于暗者。伺君子之不覺而中之也。故其象爲莫夜有戎。九二以惕號處之。正所謂其危乃光者。我有光則彼之暗不足憂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本義頄。顙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五

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王童溪曰。壯于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于顏色。此凶之道也。何則。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君子之禍至矣。潘雪松曰。諸爻皆無應。而三獨應上。雨者和于上之象。若濡。不惜汚迹。有愠。不避違言。其用益密。有出于尋常號呼之外。而未嘗少露其機。正與壯頄相反。所謂決而和也。汝吉曰。不信于心。而苟同于人者。惑也。不白其心。而求白其迹者。淩也。皆不得言夫夫也。姚承菴曰。夫夫以心言。心存而迹不露。則其見與于小人也。不免取君子之愠。然伺利乘便。一舉可以收。

功其視悻悻于前而反爲所噬者大相懸絕矣此去  
小人之權術不可不心自理會 蔡虛齋曰溫嶠爲晉  
室去王敦此其夫夫之志也方其爲敦司馬深結錢鳳  
時進密謀若誠心爲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  
能無疑乎然卒遂其志功在晉室又何咎焉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  
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李西溪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無意除姦欲止  
則衆陽並進于下勢不能安故臂无膚欲往則與上同  
事心不能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牽引羣羊以進則悔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六

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本  
義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  
行矣 胡雲峰曰牽羊諸家以爲牽連羣陽而進橫渠  
張子則以爲讓之使先行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  
則可亡其悔然九剛必無下人之志而四柔必無克己  
之功故又曰聞言不信 蔡虛齋曰首二句危之之詞  
爲其不知牽羊之術也牽羊句教之之詞轉危爲安之  
道也聞言句策其不能信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

按夫之所以爲善者以其健而說決而和也卦合而  
言之二者無偏勝之弊爻別而觀之則健決者偏于

健決而不足于和故九三有壯頰之凶而教之遇兩  
以成其和和說者偏于和說而不足于健故九四有  
次且之悔而教之牽羊以成其健然四之所以次且  
不前者以其居陰不正與上同體不能助五以行其  
決耳惟能牽引羣陽以自助而助五斯足以仰成人  
主夫夫之光而自脫于黨奸之悔蓋聖人欲長九五  
之剛必藉九四一剛牽引羣陽之力故其辭之激切  
開導如此其望四可謂深切矣

九五克陸夫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義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覓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七

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過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  
爻辭言夫夫則于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  
光也夫夫人心正意識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  
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  
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 鄭剛中曰五  
剛同力並進爲夫而夫夫之戒獨見于三五者蓋三與  
上應五與上比當決陰之時容有牽私愛昵近習之心  
故雖以九五之尊得中正之道而象猶以爲未光也  
楊止菴曰自古人君決小人徇公義不得不去而中不  
能不係于私情故掃除痛絕君子僅得以行其謀而潛

滋暗長。小人復得以投其間。夫未終而婚已萌。故易惟  
倦也。唐疑菴曰。五與上同在兌體。爲上所悅。故有莧  
陸之象。莧乃感陰氣而生者。高平曰陸。喻五之高位也。  
按莧陸。或云一物。或云二物。然惟唐疑菴之說爲切。  
當考之他書。亦云莧陰草。指上六蓋夫爲三月之卦。  
而莧草乃三月所生。故取以爲上六之象。高平曰陸。  
指九五。謂陰草生于高平之地。猶上六小人據于九  
五之上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洪覺山曰。小人將消而未盡消之時。似無所用于號矣。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人

然一星之火。猶復燎原。安保其不復長乎。若不號呼。恐  
懼以防之。其內必矣。終不可長者。言當決之終。不可使  
之復長也。

按卦辭曰孚號。九二曰惕號。上六曰无號。三號字首

尾相應。皆言君子警備小人之道。前之孚號。惕號。正  
言以教之。此之无號。反言以危之耳。本義以爲陰柔  
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是  
聖人爲小人憂也。失經旨矣。

三三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楊誠齋曰。陰陽相爲消長。如循環然。剝者陽之消。然剝  
極而復。不旋踵而一陽生。夫者陰之消。然夫極而姤。不  
旋踵而一陰生。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爲君子喜。必  
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  
人已爲君子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  
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  
而親暱之也。程傳。陰始生于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  
也。李隆山曰。一陰之生。是爲五月。五月在辰爲午。南  
離之光所照耀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  
物咸章而何。吳臨川曰。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故  
曰剛遇中正。有德有位。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于  
天下。故曰天下大行。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  
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  
謹于此。胡雲峰曰。姤之時義大矣哉。言一陰之生。雖  
微。可慮者大也。

按乾本純陽之世。而一陰忽自下生。與陽相遇。其勢  
甚悍。故曰女壯。况巽之一陰。其心入微。其用潛隱。又  
君子之所難知而難防者。故尤爲可畏。若君子能早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九



知而早防之則其禍機遂伏而不見不早知之不早防之而一與之合則遂墮其術中惟所欲爲而莫可如何矣故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姤者存乎彼取者存乎我彼雖欲姤而我終勿取則彼豈能入我之室操我之政以敗我之事而傾我之國乎故勿取者制小人之善術挽回天命之大機也然而制之之術正在我道大行我勢方盛之日所當加意提防何也。姤之時自春徂夏華實蕃滋非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乎而一陰已生自是而履霜堅冰草枯木落皆此一陰爲之先兆矣五陽用事而九五中正居尊德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位兼隆非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之際乎而一小人已至自是而黃綠迎合柄政弄權皆此一小人爲之厲階矣若以小人之力其微易制而不亟爲之制君子之道方隆可圖而不亟爲之圖至于彼力已大我道既衰雖欲制之悔無及已故天下治亂天命去留之機所爭在此一食姤之時義豈不大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按施命誥四方諸家泛言命誥不切卦旨然夫子作大象皆與卦旨相關未嘗別出一意則此之命誥蓋卽以謹防微陰之意誥戒四方臣工使各相警覺耳夫一陰

在下雖微賤小人似不足介意然深奸巨猾恒出其中黃綠進用途徑不一或因臣妾所役厠身官府或因鄉舉里選混入網羅遂得與后王君公日相狎昵以致竊弄威權禍胎宗社皆自此一陰始也后所當命誥之事莫大于此夫子以彖辭爻辭所言防制小人之事大義既明故大象只言后以施命誥四方而不復言所誥爲何事此省文也諸家離卦旨而泛言命誥殊爲質實初六繫千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千金柅柔道牽也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小人陰柔之性勢必相牽相引延蔓而不可已此所以繫千金柅也張中溪曰初六取象非一于本爻觀之則曰系于二四觀之則曰系于九五觀之則曰瓜皆取陰在下之象胡雲峰曰彖總一卦而言則以一陰而當五陽故于女爲壯爻指此一畫而言五陽之下一陰甚微故于豕爲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

按初六之辭雖似戒小人而實以告君子也蓋小人不能自制故每肆其賄賂而罔所顧忌必陽剛君子謹幾微微得所以制之之法乃能防患于未然絕惡于未著未有君子不能制小人而徒聽小人之自爲



制者也。金柅所以繫豕者，柅，楬也。以木爲之，取象于  
異，恐其易于毀折，故加之以金，而謂之金柅。取象于  
剛，指九二也。二在初之上，其剛足以制初，則初乃不  
得跳越妄行，以肆害于天下。猶豕之繫于金柅而不  
得縱逸也。故曰：繫于金柅，貞吉。貞吉者，得正而相安  
不惟君子安，而小人亦安也。使二無以制之，必至跳  
越而恣其所往。小人一得其志，而君子莫可如何。凶  
乃立見矣。故曰：有攸往，見凶。蓋他事之凶，常見于事  
後，目前未必立見。惟小人一得志，其凶未有立見  
者，然或以初陰在下，未能有爲，猶羸豕耳。不知豕之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蹄躡性所必然，勢所必至，乃信而可驗者。故曰：羸豕  
孚蹢躅，言不可以其羸而忽之也。又按：婦初之小  
人，必令受制于九二，其故何也？蓋初爲民二，乃其切  
近之君長也。自古儉王得志，驅近后王，若公倚勢弄  
權者，其始不過里巷布衣微賤小人耳。在所屬之邦  
伯師長，即得以法治之，治之于下，則其禍不得及上。  
故古之善于禁奸者，選任良牧俾治其衆，既爲之田  
里，樹畜教而養之，使不至愁苦無聊，以生其異志。又  
爲之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使不至跳越法度，以畏其  
奸邪。至于人才進用，自下而上，給事于王者，侍御

僕從，罔非正人，歲貢于天子者，俊秀選造，率皆良士。  
皆由親民之吏，教養有素，澄序有方，故草澤之森雄，  
閭閻之俠邪，不得倖進于高位，竊踞于官府，以播惡  
于四方也。此婦初之小人，所以必令受制于九二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按諸家解包字，魚字，賓字，義皆未明。無可採者，夫一陰  
在下，苟無以制之，則勢必至于躡躡，故取象于豕。苟有  
以制之，則理宜予之以樂生，故又取象于魚。魚相忘于  
江湖，猶民相忘于樂土也。世之小人，何常之有？願上所  
以御之，何如耳。御失其道，則善良者或陷于兇惡，御得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其道，則兇惡者可化爲善良，既可化爲善良，則惟有兼  
容并包，納之天高地厚之中，使之樂其樂而利其利焉。  
可也不然，一以待小人之心待之，視其困窮，莫之收卹，  
追其宿垢，動有吹求，則彼有輟耕太息，挺而走險耳。咎  
孰甚焉？包有魚者，如包囊包荒，使並育而不相害，乃真  
善于處置小人者矣。雖然，爲民則可，爲賓則不可。詩曰：  
嘉賓禮日，賓興皆以其才其德，可用賓于王也。至于小  
人心多暗昧，性本不良，若止于爲民，則其技無所施，而  
惡無所肆，苟一進而近君，入而柄政，則是驅之于不善，  
而又假之以其具也。故爲民則无咎，爲賓則不利。此直

當以義斷之。不可稍爲假借也。剝之上九曰：小人剝膚。終不可用也。惟其終不可用，故于姤之初陰，卽斷之以義，不及實，非故絕之也。知其蹢躅之患，終至于剝膚，故也。知幾之君子，其亦熟察此義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按一陰始生，其勢方壯，爲君子者，力能制之，故无蹢躅之凶。量能包之，故魚有並生之樂。此其所以可安也。

九三位在過剛，欲與小人並居而不安，爲臀无膚之象。異體不果，欲直行已志而不決，爲其行次且之象。是既

周易辨

卷之十三

畜

不能包之，又不能制之也。如此，則必爲小人所牽，係其危甚矣。然猶得无大咎者，以九二制之在下也。九二制之在下，故九三幸不爲柔道所牽。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曰未牽，則幾幾乎牽及之矣。危辭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按九四與初六爲正應，應則宜于相遇矣。何以有无魚之象乎？蓋九四乾體也，豈肯以天德之剛，下交于方壯之陰乎？然小人亦民耳，以爲小人也，則不可近，以爲民也，則不可遠。遠民，則民將自棄；民至于自棄，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故曰：包无魚，起凶。言天下之禍自此

始也。周之治頑民也，先之以周公繼之以君陳，又繼之以畢公，皆以天子之公卿出撫一方之黎庶，調和馴擾，無所不至，終不肯以其頑而棄絕之，故其民卒化爲善。良歷數百年而無異志，此豈非善御小人，不以小人待之，而以民畜之之明驗乎？故爲九四者，當善體九五包瓜之意，以兼行九二包魚之法，乃見大臣弭禍防奸之至計爾。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按以杞包瓜，諸家皆以杞爲九五，惟蘇傳以爲九二。二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居巽體，巽爲木，而杞爲木中之良材，性堅而壽，故二取象焉。且九五至尊，無自制一陰之體，而九二切近一陰，宜卽以近者制之，以謂五以之也。五以小人消畏，係天命之去留，故制之甚早，而以其權授之九二，使二以養民之道，默寓防姦之術，爲以杞包瓜之象。瓜，蘇柔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于滋蔓，以杞包之，則雖任其滋生，終不得越杞而蔓延于上。此九五善制一陰之法也。然君心爲根本之地，其操存之疎密，卽小人消畏之關，而小人之消畏，卽天命去留所係，豈僅以制小人之權付之九二，遂足以畢祈天永命之事乎？惟能斂精凝神，反觀

內照純以中正之道檢攝其身心則非幾不萌而終終終進身之實主志常定而天心更無改移之時爲含章有隕自天之象蓋章不合則精神外炫而內照愈殊故中正之道有所不明其于制小人之法不失之于刻而使之無所容即失之于寬而使之無所忌是主術之不密即見主志之不定而主志之不定即見天命之不固安有舍之自我而隕之自天者哉故曰亂五舍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按一陰之生其勢必日長上九以剛居上務以剛勝之

周易辨

卷之十三

未

故有姤其角之象物之在上而能觸者莫如角上九剛健之極深惡夫一陰之勢壯不可禦遂欲用其威力以制之然不若二五包魚包瓜之綽有餘地也制小人而至以威力勝之則君子之術于是乎窮故吝然尚得爲无咎者以其不受小人之牽係也

三三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七

按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此原所以致聚之故也人情喜聚而惡散散順人之情而濟之以悅斯可以聚矣然天下之大人類之衆無亂萃之理必九五以剛中之上建極于上示天下以會歸之準六二以柔中之臣順應于下導天下以遵王之義則所謂順以悅者皆順所當順悅所當悅此所以聚而不亂一聚而不可散也○王設有廟以下示人以久聚之道也蓋天下之勢聚于一不聚于二一者王也王之所以聚天下者非徒束之以法令統之以權勢也亦聚之以孝享之誠而已何也子孫之于祖考生則有晨昏定省屬毛離裏之相依死則有春雨秋霜在天在廟之昭假是死生存亡無時而不聚者也○不特五廟七廟世係之相近者其神無不聚即遠至于百世以上之祖其神亦未嘗不聚故有四時皆祭之孝享又有三年一禋五年一禘之孝享享者嚮也嚮之然後能享焉王者以此感格祖考即以此感格天地山川百神以及天下臣民之衆皆此廟中之精意爲之聯屬焉耳故論久聚之道者必推本于孝享而能致孝享之誠者必歸之大人蓋以位言之則曰王以德言之則曰大人居王者之位而無大人之德則我心之情誠既不足以感格祖考則亦不能以聯屬

臣民而凡所以統御天下者止恃此權勢法制與一切用詐用術刑驅威脅以及驕虐小補違道于舉之事皆非聚之正也聚不以正則雖聚而不享堂廉雖近而上下之志不相通也版圖雖廣而朝野之情不相屬也且其間必有旁操夫聚之權以分裂夫聚之勢者而天下卒至于渙而不可復收此無他故也德非大人聚不以正故也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之聚天下也本以尊祖嚴父爲合同之至理非別有要結天下之私天下之利見大人也卽以遵道遵路爲近光之本情非別有端于天子之術故見大人而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太

得亨者以明乎聚之正也明乎聚之正則不得以不正間之乃可以常聚而不散爾至于假有廟則宜用大牲蓋以萃之時民物豐阜王者旣以萃萬國之共球致九州之物產雖備物致享適所以將人子之至情而不嫌于後費使尊居五位玉食萬方而猶以薄爲其道則天下皆將藉口以儉親親心之所不享卽天命之所不祐也見大人則利有攸往蓋以萃之時人才輻湊大人將以宣力四方左右有民雖張皇克詰適所以儆人心之玩忽而不嫌于喜功使坐享成業四方無虞而不思制治于未亂則天下皆將袖手以養安人事不修而欲求

天命之永固其可得哉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順天命卽所謂聚以正也聚以正者聚之以孝享之精誠而已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其情若不可得而見然苟以孝享之情求之其情無不可見者此情一失是祖孫父子之間已邈不相屬矣况其他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按萃之時民豐物阜文恬武嬉正太平無事時也然天下之變恒伏于此聖人方盛而慮衰居安而防危除戎器者卽書所云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也戒不虞者卽書所云儆戒無虞也然惟王者孝享之精誠時時翕聚乃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尤

能時時警策彼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者何足以語此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一握爲矣勿恤往无咎按萃之諸爻總以萃于九五爲无咎蓋一人建極四海會歸此萃時之大義也萃之初六當利見大人之時其志切于從五與比之初六當不寧方來之時其志切于從五其義正同故辭皆曰有孚有孚者誠心以歸五也但比之初六無九四之正應則歸五之志專故有有孚盈缶之象而萃之初六有九四之正應則歸五之志不專故有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之象蓋九五者萃之主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正九五之謂也尊

之則曰王親之則曰父母九五義兼尊親故當為天下所萃苟不此之萃而旁有所萃是為亂萃號者初六不安于亂萃而號呼以自明其志欲求萃于九五也一握為笑者九四笑之也四以初位卑才弱終不能越已而從五徒號而無益故笑之也勿恤往无咎勉初之辭也謂初不必以見笑于四為憂但能盡其乎誠往萃于五自无亂萃之咎也一握指九四四以陽剛居五之下權伸人主視三陰之求萃于五者皆不出其掌握中故謂之一握也治安策曰大臣排乃握重權臣者傳曰手握王爵正與一握同意程傳以一握為一團謂指衆陰則

按六二當萃之時以柔中上應九五尊天下以遵王之大義故萃陰雖有亂萃之失而二皆引之以歸于五是其中止之德卓然有以自守不至為二握所變故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惟二之中未變則初之志乃不亂而三與上亦皆明于所往矣說者謂初當往萃于四豈不與九二交義相矛盾耶○又按二之所以利用輪者以王者之萃天下也以孝享之情誠萃之則二之求萃于五也亦惟以孝享答之而已爻之用輪與彖辭之假廟同義非此不足以言萃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丘建安曰萃初三兩陰皆萃于四聖人不欲其以不正相萃故于初曰乃亂乃萃于三曰萃如嗟如深戒夫四之不可萃也而又皆斷以往无咎之辭往前進也欲其捨四而往萃于五也以正相萃何咎之有按六三應上而比四上與四似皆可萃然應上則彼此皆陰皆陰既不能相萃比四則萃不以正不以正又義不可萃此所以萃如嗟如无攸利也惟往從九五則適合利見大人之義又與六二引吉之意相合此所以往无咎也然六三往无咎與初六同而三獨小吝何也三位高于初與五相近乃不能早決從王

之志。至于嗟如而後往。此所以小吝也。天下歸往之謂王。五爲萃主。羣陰皆當往從。三居剛位。恐其恃剛而獨立。不能與志以從五。故夫子特發其微曰。往无咎。上巽也。上指九五。不指上六。夫六二既當引三以歸五。若三之象辭。又教之往從上六。聖人之言。決不如此。小吝也。丘建安之說。甚有分曉。故錄之。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張中溪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三。皆有求萃于四之意。四以陽居陰位。則不當。以臣得衆。聚不以正。必得大吉。盡善。乃无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過。未有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不名。彖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胡雲峯曰。五日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丘建安曰。此爻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強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有孚在道。而後无咎。萃以大吉。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按九四上附九五。下比衆陰。下之求萃者。皆不得成。四以達五。故初謂四爲一。提謂萃天下之權。四欲以一人握之也。然剛中之主。建極于上。示天下以合歸之準。柔中之臣。順應于下。尊天下以從王之義。則天下皆已明乎所聚之正。四縱欲鬻權。以樹黨。其勢亦

終不可行。無如以大吉自處。而上不侵君之權。下不私比于衆。則上不疑而下不忌。四乃可以免咎。蓋四以悅體近君。且居陰不正。則鬻權樹黨之私心。亦人情之所必有。故于初既嚴亂萃之戒。于四又教以補過之方。如此。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按五爲萃主。以人心之聚散。卜天命之去留。故必得天下之萃。乃可以安于有位。而无咎。然王者萃天下之道。不恃位而恃德。况九四在下。足以侵五之權。而歸于一。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握五。若僅以其位勝之。則萃之志未光。未可以取信于天下也。安能必天下之不亂。萃乎。惟增修其元永貞之德。一如比五之所以顯比者。則德盛而位益尊。天下之求萃者。舍五將奚適矣。此五之所以悔亡也。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按上居高位。而無應。不得所萃。則有孤立之憂。萃不以正。則有亂萃之失。此齋咨涕洟之所由生也。齋咨。歎也。涕洟。悲也。凡人處萃之時。苟以得萃爲樂。上居上而求萃。豈無有悅而相從者。然不以爲樂。而以爲憂。則必能明于所聚之正。而見乎于萃有位之主矣。復何咎焉。

三三 坤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

按柔以時升一語已括全卦之旨但本義以卦變釋之云卦自解來柔上居四為柔以時升是專指六四一爻之升何當于全卦之義且何所據而知其自解來也李隆山胡雲峰則云陰陽二氣迭為升降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為柔以時升果爾則復臨泰師謙明夷六卦皆三陰居上者何以不名為升蘇傳則云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強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故曰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吉

柔以時升此說似矣第以巽為主而坤之功用不彰亦未得卦旨也愚謂此語當合地中生木之象觀之其義自明夫所謂柔者專指坤而言也坤之為物柔而善下似非能進而上升者今坤下有巽其象為地中生木地之滋培也深則木之發生也茂自小而積之以至于高大者是巽之升也而坤實為之使巽一日離乎坤則生氣不續無以為升之根蒂矣是物之善升者無如木而能升木者無如地地道之升不可見于木之升見之以此見坤之柔而善下者固無時而不上升也此所謂柔以時升也君子法此以升德則心愈下者行愈高王者

法此以升賢則澤彌厚者功彌峻率用此道也且坤在上母也巽在下子也子之生有母實為之下之成材上實長養之此地中生木之象即柔以時升之義也彖象六爻之吉皆總括于此蘇傳以巽為主而坤之功用不彰因非卦旨朱李胡三說又失之遠矣是何可不辨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吉

按此釋升之所以元亨也升者升進于上而為時用也人情莫不喜于上升然升焉而得大亨者鮮矣此由升無其具與有其具而上莫之應故也夫欲求高出富先求深入根之入土深者其枝茂德之入人深者其祥長學之入理深者其用裕王者雖以升進人才為急務然未肯驟為之升也必有法焉以養之使其深造自得強立不反然後可以為廟堂之器故須巽以入之又須順以導之使巽焉而不順乎其性則流入于奇邪者有矣且巽焉而不順乎其序則進銳而退速者有矣記曰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所以順其性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離經辨志以至知類通達所以順其序也至于簡不肖以黜惡則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者亦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者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既暢遂之又堅拔之自非枯朽之質必成有用之材以是而升可



以亨矣。然而村之全美。尤在乎剛中道之得行。必期于有應。故必如九二剛中之德。斯足以當天下之大任。而無僨事之憂。又必得六五虛中以應。斯足以任天下之巨材。而無旁撓之患。舉天下事。可以惟所欲為。而其志可大行也。此升之所以元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按萃之大人。在九五升之大人。在九二。二與三皆陽也。惟二有剛中之德。故稱為大人。國家升進人才。九德咸事。有一長者。皆堪器使。然得中人。百不如得大人。一人肩宏任巨。一人可當數十百人之用。此天下之慶天。

周易辨

卷之十三

美

于大臣宜其樂得而見之也。弟恐三陰在上。有憂其名位相軋而不利于升之者。故文王為之釋其所憂而告之曰。用見大人勿恤。而夫子贊之曰。有慶也。言榮居上位者。惟德不稱。位力不勝。任為可憂耳。若得見此大人而升之。則天下之利害。大人任之。而天下之功名。天子與大臣安享之。方為吾慶之不暇。而又何憂焉。南者向明之地。征者往而有為也。坤之為質。患在柔暗。常有先迷失道之凶。上六所以示冥升之戒也。冥迷之人。不可以居南面而有為。惟得大人而用之。則資其明以破冥。藉其剛以立事。由是向明出治。其志得行。端拱而升。

天下于大猷無難矣。故文王為之指其所明而告之曰。南征吉。而夫子贊之曰。志行也。蓋始焉用坤之力。以培植夫巽而長養其材者。所以行坤之志也。終焉用巽之材。以光大乎坤而發揚其德業者。又所以行巽之志也。至于巽志得行。而坤之志愈暢矣。所謂柔以勝升者。如此。

象曰。地中生木。升。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張中溪曰。地中生木。順其生理。則自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棟梁。畏而不已。升之象也。朱子曰。因其自然之理。而無容私焉。順之謂也。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

周易辨

卷之十三

主

不畏。便將枯槁。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按初居最下之位。卽以龍德處之。猶欲其潛而勿用。而升之初六。獨繫以允升大吉之辭。何也。蓋升之時。上之所以進用人材者。先務觀其深入之功。而後求其升商之用。初巽體善入。植根深固。其喜為沉潛而羞為逞露者。先有以見信于二陽。卽有以受知于四五矣。允升者。信而後升。不以位卑而嫌于驟也。自古盛世。掄才最嚴。其選浮華而無實用。誠有如初之沉潛深遠者。其精于義理而熟于權變。真可為緩急有用之才。在上者。長育。



成就志在明揚惟恐求之而不得豈有得之而不升者乎故曰九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按彖所云用見大人者指九二而言也二有剛中之德而遇六五虛中之主任賢勿貳誠意交孚則不徒以身之榮進爲升而直以志之上交爲升矣夫國家升賢之典小人以爲是富貴利達之資而大人則以爲是享帝格天之路故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所以推政臨民者一如其在清廟明堂之中無不可對神明之心事焉此九二之所以利用禴也古明主之于大臣常勸之以至

周易辨

卷之十三

夫

治聲香感于神明矣即此所云用禴之義也君固以是期之臣敢不以是答之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人臣智名勇功赫然可紀者未足爲喜而惟此用禴之心肫然不欺者爲可喜何也此肫然不欺之心智勇之所從出功名之所由開也所爲升賢者亦升此心而已矣故特于九二發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按虛邑之象有二義一以見王國無人一以見上能虛受羣陰在上無一陽以居之則國非其國矣然惟羣陰在上急須衆陽以實之則有受而無拒矣此三之升所

以无所疑也亦足以見坤之能容而木之生于地中者無不取材于廊廟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按六四位在五下人才升進皆必由之王者用四以升賢所以盡事天之職書云籲俊尊上帝是也賢才既升治功咸建則四事君之職乃盡而五事天之職亦盡庶可以告無罪于上帝禮曰因各山升中天謂升進此方諸侯治功以告于天是也王指六五也用亨者用六四升賢之功以致享也臣用禴以事主則王當因各山以享帝如此爲順天不如此爲逆天故曰順事也

周易辨

卷之十三

无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按六五爲升之主其所專任者九二之大人也人主無一事不利于貞而首以應得其人爲貞亦無一事不期于吉而首以應得其人而始終不二相得益彰爲吉升階則不特九二之大人得升而羣材亦以次而進矣階者階序所謂尊賢之等也尊賢而無等則大賢而小用之無以盡其才小賢而大用之不克舉其職此世主所以勤于求賢而終不能得志于天下也升階之義所關大矣或以升階就治道言謂升斯世于大猷也然未有不升賢及升賢而用違其才高下無等而可以升斯

世于大猷者也時講之混多如此類不可不辨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按上為人臣之極地升階者至是無以加矣明者居之猶處其隆況冥者乎上六以柔暗之資升在此位故曰

冥升幸有九三為之正應三之剛明足以破冥上能用

三以自輔常以升賢為事不貳其心此所謂不息之貞猶五以應二為貞也如此則賢雖暗而不迷位雖高而

不危故利也且上為羣才之領袖下之循序而升者皆

恃上為之援引倘此貞一息則賢路不通向之長育成

就者皆將零落摧折而不可復振矣人主誰與其天下

周易辨

卷之十三

手

哉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所謂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若之何冥冥以處此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四

吳郡 浦龍洞 潛夫 著

三三坎下

困卓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象曰困剛揜也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

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程傳君子

為小人所揜窮困之時也蘇傳困者生而見制無

能為之辭也陰之害陽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

之是以陽不能堪而至于戰戰者危道也而無所謂困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一

困之世惟不侵而見揜陰有以消陽而陽無所致其怨

其為害也深矣

按困之為義蘇傳最為入情今姑以兌坎言之坎為

中男兌為少女男為女揜未始顯然加害也而陽剛

之氣被其消蝕而不能自振者多矣彼小人之揜君

子也亦不肯顯然加害以犯天下之公議而陰行其

揜蔽之術使君子坐困而不得施其尺寸之用此其

所以為困也惟其不加害而為害甚深故非君子不

能處非大人不能救而向口者祇以益其困而無濟

于事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享其唯君子乎。

按此言君子處困之道。明困之所以得亨也。其妙全在  
以悅。蓋小人揜剛其設心甚險。使君子之心稍有不甘  
則忿爭之氣必有形于詞色者。終將以口舌得禍矣。故  
惟處險以悅。乃能困而不失其所享。所享者亨在未困  
之先。至于困而不失。乃愈微其有定力焉。此所謂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造次顛沛必于是者。非臨困而強為歡  
悅。聊以自解者也。非君子其誰能之。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按此言大人救困之道。明貞之所以得吉也。其得力全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二

在剛中。剛中者二五也。二五居天下用事之地。而皆見  
揜于小人。則不獨二五困。而舉天下皆受其困矣。貞者  
有以正之也。使剛者皆獲伸其剛。而揜剛者不復能為  
揜。乃所謂貞也。然惟大人行之。則吉且无咎。何也。以其  
有剛中之德也。五為在上之大人。乘剛中之德而用事。  
于上二為在下之大人。乘剛中之德而用事。于下。權大  
固可以行天下之所不能行。德大又可以服天下之所  
不能服。假使有大權而無大德。以濟之。則雖志在除奸  
而反為奸所中。志在任賢而不為賢所與。環顧在廷。無  
一同心之佐。每有舉動。輒為羣小所持。如此則人主先

不能自解其困。何以紓天下之困。惟剛者有百折不回

之志節。剛而得中者。有權衡變化之神機。且二五同德  
上下交孚。在下者出身犯難。而無辭在上者。朋黨並行  
而無阻。處困之時。而有以貞之。若此。宜其吉而无咎也。  
○又按彖傳險說句。言君子處困之道。貞大人吉。句言  
大人救困之道。明是兩層。諸家混作一意。殊欠分曉。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按言以喻意。惟明理之人。可以言曉。即理不甚明。而非  
有意為奸。中傷善類者。亦可以言曉。至于揜剛之小人。  
暗昧奸狡。天理良心。漸滅殆盡。彖象所云。不明不祥者。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三

是也。被其困者。雖百口無以自明。徒益其禍耳。故君子  
于此。惟有養晦以自全。而大人乎此。則有不待教而誅  
之者。如堯之于工。驩。孔子之于少正卯。豈復能以口舌  
化誨乎。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按彖傳曰。困。揜也。大彖曰。澤无水困。文雖不同。理實  
一貫。何也。無欲為剛。剛為欲揜。則欲心恣行。而天理泯  
滅。此小人之所以為小人也。小人既已自恣于欲。必將  
揜天下之剛者。使不得直行其道。而後有以徇己之欲  
快己之私。如此則君子之志。何由得遂。而天下之困。何

出得解所以爲澤竭水窮之象也。君子致命遂志不特窮而在下者以身用道爲遂志卽達而在上者志在救天下之困亦必奮不顧身置得死生于度外乃能直行其志以濟事不然雖以天子大臣之尊每爲羣小所制或半途而廢或垂成而敗欲求遂志其可得耶。

初六繫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四

合力以救困則初之計不得行而退求所以自安然孤立寡援徒以自困故有繫困于株木之象言其坐不安席也夫剛明君子之在天下也如日月之麗于天其光不可一日揜也初柔暗小人不知附剛以求明而反欲揜剛以自快則其揜人者適所以自揜而此心之光明終于沉翳而不可開矣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幽而不明殆鄰于鬼與死期將至之六三同被刑戮不亦宜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按二也四也五也皆剛揜者也而二乃剛中之大人與五同德其才足以濟困爲四五之所倚重是以禮遇之隆恩澤之渥交萃于二爲困于酒食之象詩之咏好賢者日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咏宴諸侯者日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頤之象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凡大人君子之當事任于時而承寵眷于君者皆如是也况當困時則上之倚重又有甚于尋常者此二之所以困于酒食也夫困之時人方憔悴無聊而二獨飲食宴衍暇裕自如則其謀略素定而神氣有餘已可見象有臣如此則天下之困不足憂故曰困于酒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五

食中有慶也然五脊二之心有加無已故曰朱紱方來而二報五之志誠一不貳故曰利用享祀朱紱爲諸侯朱紱爲天子其尊卑之體勢雖殊而五日祭祀二日享祀其一誠之感通無異君臣之心相信如此此二所以仗義力征不避凶禍遂能轉禍而爲福有慶而无咎也。紱又作韍亦作帝朱紱天子之服赤紱諸侯之服采菽之詩方叔之命服亦稱朱帝何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可稱朱紱而其實淺深不同尊卑有別也。九五利用祭祀九二利用享祀此言二五君臣之交以誠敬之心相向如事神明也凡小人之所以揜剛者非其智

力之過人也。君臣之交，情誠不相聯屬，則小人乃得乘間以撿之。故五之任二也。利用祭祀，一以對神明之心，對二二之事五也。利用享祀，一以事神明之心，事五如此，則誠意交孚，純一不貳，雖有極奸險之小人，無隙可投。亦何所行其撿蔽之計哉？然曰：祀日享，誠意雖同而尊卑之義則亦有別。凡言祭者，事神之通稱。凡言享者，以下事上之義也。如公用享于天子，王用享于西山，王用享于帝，聖人烹以享上帝之類是也。洛誥成王謂周公曰：「予小子夙夜恭祀，此以事神明之心。」事公因遺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祀者，精意以享之，謂蓋尊信之至也。」又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古聖王之待聖賢之臣也。生則以恭祀之心，事之；死則以元祀之典，錫之。此利用祭祀之明證也。」萃之九二升之九二，皆曰「孚乃利用禴」。此利用享祀之明證也。要惟二五剛中之大人，乃能如此。苟非有大德之君，固不能任賢；勿貳苟非有大德之臣，亦豈能精白一心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蘇傳：六三上撿四下撿二者也。堅而不可勝者，石也。之謂石，傷而不可據者，蒺藜也。二之謂蒺藜，六三陰也。

而居于陽，自以為陽，而求配于上六，上六弗之應也。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小人易合而難久，故困之六三，其始相與締交，而撿剛其終也。初六之誓曰：六三之妻，凶。

按六三處二四之間，其位不為不高矣。所為顯忠遂良，振幽拔滯，以濟天下之困者，三之事也。乃亦挾其陰險，與兩暗不明之初六，同為撿剛之計，始欲上撿九四，而四上輔九五，下援九二，其志堅不可動，不惟不能困四，而反見困于四。故曰：困于石，三既見困于四，遂欲退據九二，以自安。其意亦欲九二之容之也。

然君子之于小人，知其悔悟以求容，則納之也甚易。若使包藏禍心，計窮于彼，而又欲竊據于此，則投之也甚難。故九二之剛，本非有傷人之心也。而自三觀之一，似蒺藜之不可據者，故曰：據于蒺藜，三既不能據，二計必進，攀上六求正，應以樹與援。然上六已悔而莫之應矣。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是則六三之所為，公不見容于大人，君子而私不見與于其黨類，其罪狀暴著，為天討之所必加，難以倖免矣。故凶也。夫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制也。人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三之蔽賢如此，于法當蒙顯戮。

幾是以九五劓刑之誅斷在必行乃所謂不祥也繫辭傳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觀死期將至之辭則知三以蔽賢之罪為九五所戮其義甚明聖人于此爻特揭此義為萬世蔽賢之戒云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者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按九四之正應在初初幽暗不明為揜剛之小人則四不復與之矣而九二者剛中之大人也四位五之下居二之上急宜承五之志下援九二以其紓天下之困然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人

所以來徐徐者何也剛方見揜則險邪交構疑似難明而四以剛居柔處位不當則其志亦未能果斷此所以來徐徐也然與二同德相須其志其切四之須二殆有惡于二之須四者故夫子特原其心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二位在四下故曰志在下下指二不指初也四與二同德相與故曰有與金車所以載二者古者用賢則有路車乘馬之賜五之赤紱四之金車皆所以寵任九二者所謂車服以庸也當困之時動于求而難于遇是以困于金車困于赤紱也四之求二始以寡斷而徐徐終則得人與其濟故雖吝而有終剛中

之大人所藉以聯上下之交破羣陰之黨者四不為無助矣○按本義云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為九二所隔然邪不勝正故雖吝有終果若此說則以九二剛中之大人為邪而以初六揜剛之小人為正也顛倒賢奸遂失經旨何可為訓

九五劓刑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刑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按九五以剛中之大人居至尊之位而當剛揜澤竭之世此直以天下之困為已困者也五欲紓天下之困不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九

得不取誅致困之小人而致困之小人有三惟上六能悔其罪可道六三險愾怙終初六暗甚難化此皆法之所不容貸者劓之使無面目可施刑之使行不能上進如此足以伸天下剛直之氣快天下忿懣之心矣然曰志未得何也未得大人而用之則小人不可勝誘而天下之困終不可解也故必得九二以任之兼藉九四以援之然後上下志同德澤大沛而鬱者以舒憂者以喜故曰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困于赤紱者加命服于有德之大人勤于求而艱于遇也乃徐有說者二五以中直相與因相遇之艱而愈見相得之歡也然大人不可以

爵祿○不○可○以○勢○利○誘○惟○致○其○誠○敬○一○以○事○神○明○之○心○  
事○之○乃○有○以○得○其○心○而○竟○其○用○使○天○下○咸○受○其○慶○人○主○  
安○享○其○福○也○故○曰○利○用○祭○祀○受○福○也○按○本○義○云○剝○剛○  
者○傷○于○上○下○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  
此○象○殊○不○知○九○五○乃○剛○中○之○大○人○而○居○至○尊○之○位○者○也○  
為○天○下○解○困○故○加○刑○戮○于○揜○剛○之○小○人○聖○人○之○離○名○正○  
言○順○若○云○傷○于○上○下○則○九○五○反○被○人○剝○剛○何○其○無○大○體○  
也○且○云○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是○以○九○四○與○上○六○一○例○作○  
小○人○看○則○賢○否○混○淆○貞○邪○莫○辨○豈○得○為○大○人○乎○假○使○儒○  
臣○進○講○至○此○如○何○措○詞○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十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  
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按葛藟附木而生故出木拔此上六之陰附五而揜之  
之象也五剛終不可揜則上適以自困故曰困于葛藟  
且位愈高則愈危故曰于臲臲夫子釋之曰困于葛藟  
未當也言人臣居鼎鉉之地任師傅之責不能啓迪人  
主之聰明而反欲揜蔽之是尙可以當此位乎曰未當  
者深愧之之詞也當此之時三與初既伏其辜矣上苟  
不悛悔將何及故戒之以動悔言動即得悔也又開之  
以有悔征吉言誠能有悔則大人必許以自新上不惟

自解其困亦可以解天下之困而以吉行也蓋上六在  
三陰之中同為揜剛之小人然獨以吉行者三與初皆  
坎體小人之陰險者不誅之則無以救一時之厄上兌  
體小人之和易者悔心一萌禍機立解故誅其二而宥  
其一蓋見大人之所以吉而无咎也

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按井也者聖人之寓言也民非水火不生活火之用莫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十一

如鼎水之用莫如井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其大  
者既已為舟楫灌溉之利矣至于邑里之間日用飲食  
之需汲取至便資用不窮者井之功用最多聖人觀于  
上坎下巽之象而贊之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  
窮也巽為木坎為水以巽木入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  
水故為井此一語蓋兼三義一則取其鑿井得泉必先  
巽入而後能上出所謂深造自得資深達源者是也一  
則取其井幹在下欄土以衛水面水乃潔清而不滓一  
則取其井收在上懸甕以汲水面水乃灌輸而不竭此  
其所以養而不窮也使鑿井而不及泉與有泉而不常

潔而不善汲則井之功用不全而養道窮矣夫子一言而包全卦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未免掛漏故無取焉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按詩稱公劉之始居豳也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古人將建都邑必觀其泉之所在而就之以其便于井養也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自井卦觀之九五坎體一剛居中此天一所生有源之水其出不窮君子逢源之學本于深造者然也使遷而他就是失其本性之良棄其有源之學而反移于鴻山頑惡無泉可浚之地非所以自治亦非所以養人矣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言所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主

以不改井者非有所因循膠滯而不肯改也乃以剛中之德體有常定用有常行不可改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言此有源之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其德也常往來之人皆井其井各得所求其用也周此二語文王特申言不改井句故夫子不復置贊○六爻皆井惟九五坎體稱泉剛中專指九五九二雖剛中而爻辭指爲井谷非上出之水自不得與九五之剛中並稱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本義汔幾也繙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馮厚齋曰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 蘇

傳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

丘建安曰改邑不改井三句是言井之事汔至三句言汲井之事井以上出爲功汔至亦未繙井猶未有功也併其瓶而棄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

按養人者井也而能推其養人之功于不窮者則存乎善汲者也使有善井而不善汲水未出井而瓶已先羸又何以養人哉古之養人者其始必善于治井其繼必謹于用汲堯舜以六府三事爲其井文王以康功田功爲其井然必以禹皋周召之徒爲其瓶以就業緝熙之心爲其綆是以利必周于及物而功不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主

敗于垂成子孫黎民莫不受其福于無窮也後之養人者有井而不求所以汲之之器有器而不知所以操綆之方雖欲使一夫蒙澤其可得乎聖人深憂之故特著羸瓶之凶爲萬世不善汲者之戒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按木上有水之象朱子以爲津潤上行如草木葉杪之有露珠然此何當于井養之義程子以爲木承水而上之乃汲器也然本卦中之汲器則瓶也甕也皆瓦器而非木器二家之說皆非確解愚嘗考之三才圖論凡古人鑿井必鑿木爲輪形如井字置于井下壘而上之至



于井口乃斃之以石使水從上山此井之制也故曰木上有水今山陝間猶有此遺制可爲明證又古者六書之法一曰象形井之爲字象井幹之形而爲之也又三代以上養民之政多用井田亦取象于井幹故君子法之以爲養人之政莫重于農而勸農之法莫善于井衣食之資出焉孝弟親睦之俗成焉王道之始王業之成皆基于此此君子所以勞來其民而勸之使相養也後世井田之法雖不可復然有王者起必以敦本重農爲急務是井田之制雖廢而其意則可師然苟非明主作之于上良臣輔之于下必不能以理此此周公于九二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古

之辭特繫之曰王明並受其福言治法非治人不行而治人非明主不能用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舍音捨上聲

胡雲峰曰井以上山爲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爲人所食矣井以汲而日新泥不汲而爲舊井禽鳥亦莫之顧矣徐進齋曰人品污下不能強于爲善無用于世爲人所棄觀此可以知所勉矣

按井之象爻各有取義彖合而言之通六爻爲一井井有不窮之德而惟慮汲者之喪厥成功此專以戒

汲井者也爻別而言之分六爻爲六井井有美惡之殊而一聽明王之甄別棄取此兼以戒爲井者也初六本巽主也而自井言之則以其所處汚下故不取其有巽入之才而直鄙之爲井泥九二本剛中也而自井言之則以其下比初陰故不取其有剛中之德而直賤之爲井谷泥固時之所棄谷亦人所不與如此之井雖遇王明終不用汲此其咎在爲井者非汲井者之過也後之君子有志于井養者必勿自居于下流而後可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古

胡雲峰曰井以上出爲功二下昵于初以井言如井旁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于下也孔疏子夏傳云井中蝦蟇呼爲鮒魚

按九二有剛中之德在他卦必言其善而周公于此不取其剛中而深著其不善何也以其下比初陰同歸于下流故也蓋井以得泉爲美上出爲功惟九五坎中一陽爲有源之水上出而不窮故獨稱泉九三九二皆不稱泉以其非坎中之陽故也然九三居下之上近于泉而遠于泥故猶潔而可食不食則人側之矣九二遠于泉而近于泥此無源之水如行潦之

赴谷易盈亦易涸混濁而不清不堪養人止可舂餅  
故曰井谷舂餅无與也言其恩澤所及僅可施于膏  
小匪類而非明王之所汲取行道之人不以爲惻也  
其曰甕敝漏何也蓋有如此之井則僅有如此之器  
以汲之終于下漏而不得上行如學術卑陋之人時  
君世主未嘗不加之汲引然其恩澤所施不過波及  
于宵小匪類相與沾其餘瀝而已欲其德徧羣黎功  
加四海得乎周公取象明白如此又豈得以他卦剛  
中之側同類而取之哉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七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義渫不停污也胡雲峰曰九三井渫矣而不食何  
哉應者才柔不能汲也爲我心惻非我心自惻行道之  
人爲我而心惻也汲之者其惟五乎五王也王明則汲  
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來矣鮮曰三與上爲  
正應上六陰柔不能汲引故不爲時用而行道之人亦  
惻也惟捨正應而求王明則能成井養之功而受福  
按九三以剛居剛在下之上與九五之寒泉相近既  
非井泥又非井谷乃水之潔清而可食足以利賴萬  
民矣然所以不食而使人心惻者以上六正應不能

爲之汲引也上六實操井收之權水之所由上出者  
收爲之制也但上六柔暗不足以明揚九三之才又  
象爲隱伏不免陰行掩蔽之計從來乘輿大臣遇收  
伯之賢才者悉其進而分己之權形己之短故雖明  
知其善而陰沮之此九三之所以不食也卽以近事  
證之爲福于三吳者莫如周文襄公悅而非有楊少  
師榮爲之汲引則文襄之福不可得而食也爲福于  
楚閩兩粵之閩者莫如王文成公守仁而非有王大  
司馬瓊爲之汲引則文成之福亦不可得而食也以  
是知九三之井渫其權全在于上六之井收上六不  
能爲之汲引勢不得不屬望于王明王明則牧伯之  
賢才終當上達而近臣之掩蔽終不得行並受其福  
賴有此制

周易辨

卷之十四

七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項平菴曰泥與甃皆陰也初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  
爲泥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爲甃甃所以禦泥而建  
泉也有開邪存誠之功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渫井內  
以致其渫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蓋不渫則汚者  
不潔不甃則渫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功也  
按井之制幹在下以繫泥壘而上之至于井口必甃

之以石則井乃堅固而不壞六四之變所以修之使  
不壞也必有六四之變而後九三之深九五之冽乃  
能潔清不汚而為萬姓之所利賴修井之功不為小  
矣本義謂六四陰柔不泉无及物之功不知井之養  
人者泉也而所以禦泥而達泉者變也變雖不可食  
然其達泉之功則與泉等而謂六四無及物之功可  
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程傳列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  
于井道為至善然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為功故至上勿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太

幕而後言元吉 丘建安曰井六爻惟五曰泉五為井  
主位中且正井德已盡美矣 郭白雲曰冽言井之修  
潔主人事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  
理命也兩得之斯為至矣

按有源之水出而不竭者曰泉泉之流必清其味必  
甘其體必寒九五坎中一陽天一所生泉之不竭者  
也天下之求養者皆待命于九五則五之所以養人  
者豈可以無本而易涸者應之哉即有本矣然使不  
加潔治則旁流之穢濁者得以汨亂之而不清不甘  
且不寒矣冽謂潔治也九五之井必勤加潔治然後

寒泉之體性不失而凡往來井井者皆知此為中正  
無弊之道而可以並受其福于不窮也且五能自治  
其井即可以鑒別諸井之美惡而定其取捨故井深  
者受上明之福井泥井谷者絕進之求井變者致  
交修之益井收者去撿蔽之私普用汲之利是九五  
一井所關于諸井之利病者大矣故潔治之功尤不  
可緩云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晁氏曰收鹿盧收緝者也 鄭康成曰桔槔引瓶下入  
泉口汲水而出 蘇傳收非所以為井而井之權在收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太

苟幕之則下雖有寒泉而不達上雖有汲者而不獲故  
勿幕則有孚元吉

按井之上有收猶鼎之上有鉉也鼎之鉉無戒辭而  
井之收曰勿幕者戒之也勿者禁止之辭蓋以陰居  
坎極有隱伏之象有覆蔽之私乘五即可以蔽五應  
三即可以蔽三故戒之也幸有九五之明足以鑒乎  
九三照破上六有不容其覆蔽者故因其不可幕而  
戒之曰勿幕勿幕則井之實德大行而井功于是大  
成矣奈之何其幕之也古大臣之居此位者幕與勿  
幕考之詩書大略可見書稱周公勤施于四方不逮

文武勤敬詩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民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俾民不迷夫天子有養人之政師傳大臣能動施而徧布之使四方人民皆昭然見人主之德意而無所壅蔽此之謂不迷不迷者即此所云勿幕也上六操井收之權即周公尹氏所居太師之位秉國之均者也勿幕則不特九三之澤賴上六之汲引即九五之寒泉亦且賴上六之動施如此則羣牧承宣王澤溥洽不謂之有孚元吉可乎故勿幕則爲周公而當時頌聖萬代仰德幕則爲尹氏而詩人作刺千古遺譏凡有具瞻之責者讀井上之辭可以

周易辨

卷之十四

手

深長思矣

三三兌上

華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華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華

本義華變華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洗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爲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華

已日乃孚華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華而當其悔乃亡天地華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華之時大矣哉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圭

王註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華之爲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蘇紫溪曰天下之變樂爲之也使天下常治而無偏而不衆之處聖人亦循循焉與天下相安于無事而何樂乎其爲變也哉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軍不調之瑟因循積弊敝極而莫之救是以因其變而用其權不得不與天下相更始也然變華之事重矣事出于意速則後先易舛權制于獨任則謗議易興慮不顧後則爲鳥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勞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悅以順之時而持久則垂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當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乎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于國維周密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此所謂大亨以正華之至當而無弊故悔可亡也觀于商周之世遷國圖安而羣官搖動頑民梗化而蠢動多方使以後世之君處此必嚴威以脅之巨夕以驅之矣而盤庚洛誥諸書示之以祖父要之以神明懼之以要囚引之以迫簡至再三其不忍遽拂民心若此至于攸居既奠保厯既成聖人有更化之實而天下若不知其變風移俗易而世世久安茲豈非華之爲而無悔者哉後世商君之華令行于

棄灰安石之革利竭于手實其始無已日之乎而其究也為莫大之悔矣革可易言耶

按革也者聖人承弊通變舉一世而維新之之謂也其效必極于新民其功必本于自新天大虎變君子豹變皆能自新以新民者是以小人亦從而革面焉不獨制度文為之變更已也故其道為大亨以正以正者謂以己之正革天下之不正使人各得其性之所固有道之所當然也故有已日之乎無不當之悔自天地言之四時之變各順其序而歲功以成其革之正可見也自湯武言之以仁易暴順天命而應人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圭

心其革之正可見也華道之大者如此然使讓道不本諸身則先無格物致知之學而義理不精即所講求者不過制度文為之粗迹其為議也疎矣服道不由其素則又無炳中彪外之效而威望不著即所督率者不過法令刑罰之驅脅其為政也苛矣識疎則存乎我者不文不明政苛則加乎人者不悅夫不文不明則無以啓人之悟不悅則難以強人之從其始無已日之乎其後有不當之悔凡以此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潘雪松曰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

曆所以紀其數也天運不齊而曆乃定法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姚承菴曰虞書首命羲和敬授人時夫子論為邦亦以時為首時若斯之重也凡民之生因天之時以與地之利不明于時則民莫知所與能是無民也知此則知君子體革之要務矣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理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唐凝菴曰革之君在五而二亦承五以主革者黃言中

牛言順指二也自黃離牝牛而言也初居事始方在下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圭

位未可有為但固守以用二之革而已季彭山曰六二文明之德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而承二鞶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按革之時大人君子主革于上而小人從革于下此定分也初九在下有剛明之德其人則君子也其分則小人也義當順以從君不可恃才妄動故教以鞶固自守而順聽六二之革以為革也本義革字解作皮字則支矣唐李之說極當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程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陽剛

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忤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華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華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華之也如此足以華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征吉而无咎也。胡雲峯曰臣待君之造始而後代終故已日乃華之。孔疏往應見納故行有嘉慶。徐進齋曰凡卦言嘉者必二與五應如隨之孚嘉蹇之嘉遷是也。張雨若曰看後人議革只是急了便有病痛如司馬溫公只爲與華太驟壞了事若肯稍停觀審自然看出許多病痛來其事不因忙後錯了况革之大事乎。

周易辨

卷之十四

雷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程傳九三以陽剛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于革者也。以是而行則有凶然事苟當革豈可不爲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論至于再三而皆合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姚承菴曰二三爻辭一日征吉无咎一日征凶貞厲同一征也易以有吉凶之殊日六二已日乃革其慎重至矣于此而猶遲疑焉則緩以失天下之機故亟進之以征吉无咎若三之躁動

不加審慎則驟以貽天下之禍故詳示之以革言三就有孚聖人立教各有攸當求也退故進之由也衆人故退之正是此意。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程傳九四陽剛革之才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以九四剛柔相濟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革而當其悔乃亡。程微承曰九四當革之時所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天下有改革極當而君或以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四陽剛而居悅體上下見諒是以改命而吉。虞仲翔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有

周易辨

卷之十四

雷

孚四有孚而後改命淺深之序也。程傳改命之吉以上下信其志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孫質菴曰上焉志通于君君信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于民民信其通變以宜俗。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朱子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

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潘耒曰  
變者革之成也虎變就大人身上變出體剛則有道德  
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  
靡未占有乎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爲之本矣此所  
以爲大人之革也 胡雲峰曰革命重事也占當在未  
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湯未  
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于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  
武之事未易舉也此爻之辭雖若美之實含戒意 劉  
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是威武宜而文德著者也 游  
周易辨 卷之十四 美  
讓溪曰斯文隆而不興晦而不明此大人所以有革也  
曰文炳者煥乎其有文章是也 蘇傳雲從龍風從虎  
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爲  
虎君子爲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毀人以自成廢人以自  
興故人之從之也疑見其可從而後信若大人之革也  
則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謂文者自廢矣此豈  
待占而後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內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  
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程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則已從革而變若豹之

彬蔚小人雖未能心化亦革面以從上之教令若更從  
而深治之則爲已甚故征則凶也革至于極而不守之  
以貞則所革隨變矣天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  
不能守故戒以居貞則吉 王德卿曰豹虎之小者文  
次于虎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 劉潛伯  
曰君子豹變根心生色由中而變也小人革面畏威遠  
罪自外而革也 趙氏曰九五握發風易俗之權作成  
而變化之故進德修業之君子月異而歲不同遠外之  
小人向之不率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內皆虎變文炳之  
爲章于天下者 項氏曰革而非面革而心不革之謂  
周易辨 卷之十四 美  
也若心不革何謂有孚而者向也古語而皆謂向當是  
時也小人易向遊王之道矣故曰順以從君也  
按革面二字項氏辯之當矣征凶二字程傳以爲深  
治小人則爲已甚故征則凶愚謂征非深治小人之  
謂乃紛更成憲之謂也蓋自豹變革面之後革道已  
成此時爲大臣者當輔導其君遵守成憲不宜復事  
紛更畢陶曰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伊尹曰君  
罔以辯言亂舊政傅說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成王告蔡仲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告君陳曰爾尚式  
時周公之獻訓曹參以一遵蕭何約束稱爲賢相王

安石以祖宗爲不足法遂爲亂階此皆可爲征凶居  
貞吉之明證蓋革而既當之謂貞卽象辭利貞之貞  
也往而有事于革之謂征卽六二征吉九三征凶之  
征也革道已成革而當矣如此而又有事于革是變  
亂舊章紛更約束也故曰征凶就其革之已當者遵  
而行之較若畫一則可以爲萬世法程而久安長治  
故曰居貞吉一凶一吉一反一正文義甚明程傳解  
居貞吉句已得之矣惟解征凶句未當此因頂上革  
而二字以爲面革心不革故作深治小人看耳不知  
小人革而夫子謂其順以從君安見其心之不革哉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天

三三  
離上  
鼎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  
以養聖賢

本義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  
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  
鼎之用也亨帝貴誠用饋而已養賢則養發牢醴當極  
其盛故曰大亨蘇傳大亨獨歸之養聖賢國有聖賢  
則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按古史燧人氏始爲烹飪至義皇畫鼎卦而烹飪之  
器卽取象焉及禹鑄九鼎遂以此爲有天下者傳世  
之重器凡興王建國必曰定鼎謂所以正君位而凝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天

天命者在此鼎也于是周之末世強國迭興睥睨神  
器皆有問鼎之雄心焉夫子曰鼎象也聖人立象以  
盡意有天下者貴得其意而用之耳所重豈在鼎乎  
卽以鼎之象觀之有趾有腹有耳有鉉而鼎之制備  
以木巽火而亨飪之用具然鼎有是用而用之者或  
非其人則用愈多而愈喪失其所以正位凝命之本  
而徒擁此三趾兩耳之器則鼎雖重而實輕雖存而  
若亡此夏之鼎所以遷于商商之鼎所以遷于周周  
之鼎所以淪沒于泗水也當其存也玉食萬方而不  
以爲奢及其亡也求爲監門之養而不可得矣是何



也○非其人而棄用之○則上帝弗欲其祀○而百神吐之○聖賢不義其食○而多士棄之故也○求其善用此鼎者○其惟聖人乎○有聖人之享○則可以享上帝○不然德不足以薦馨上帝○弗爲之享○也有聖人之大亨○則可以養聖賢○不然身不足以取人○聖賢弗爲之養也○上帝弗爲之享○聖賢弗爲之養○而徒欲與一切肉食之流○共享鼎養之隆○以成定鼎之業○期于卜世卜年之久○此不可幾倖之數也○觀鼎象者○其可不深省乎○聖人二字最爲喫緊○先儒傳註○全不體會○覺此二語無甚關係○卽全彖六爻○俱不着痛癢矣○蘇傳數語○獨得

周易辨

卷之十四

手

經意餘無足錄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生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按此釋鼎之所以元亨也○六五爲定鼎之主○故專主六五而言○六五在離爲目○在鼎爲耳○而巽在離之下○其性善○入凡爲定鼎之主者○非聰明則無以照臨萬國○然必先學聚問辯○有沉潛巽入之功○深探義理之精微○通達古今之治要○而後能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物來而不惑○事至而不眩○有以裕照臨萬國之用也○苟不求巽入而徒作聰明○則聰明浮露○而易蔽事物之紛紜○得以亂之○奸佞之輩○或得以中之矣○耳目雖具○與聾瞽同○何以爲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幸

正位凝命之主乎○且六五柔主也○柔性多暗○柔而明者○則又多疑○而好察多疑○而好察○其失亦歸于暗○幸六五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得中則內無偏主之私○應剛則外有沃心之助○內無偏主之私○則虛衷納善而入理愈精○外有沃心之助○則明目達聰○而壅蔽盡去○是以能昭晰萬幾○鑒別邪正○功罪明而賞罰當○人心服而萬國和鼎之所以元亨者○此也○又按應剛○本義以爲下應九二之剛○此泥于二五正應之例耳○夫鼎有難之象○五象鼎耳○上象鼎鉉○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上九之剛○猶鼎耳虛中以納鉉○如此方爲合象○亦爲合義○蓋二遠而上近○五之聰明○必上之切近者得而啓沃之也○故應剛○當主應上九之剛爲是○象曰○木上有火○爲烹飪之用而已○何以曰正位凝命乎○蓋按木上有火○爲烹飪之用而已○何以曰正位凝命乎○蓋調和五味者○存乎鼎○而燮理陰陽○參贊造化○以定此鼎者○存乎君○與相○使爲君者○有巽入之功○具聰明之德○爲相者○有玉鉉之利○無折足之凶○乃可以正君位而凝天命○莫卜年卜世之丕基也○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吳臨川曰。否。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往體。正當洗濯之時。故趾雖顛而于出。否則為利也。胡雲峰曰。陰柔在下。于鼎為趾。于人為妾。因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因得妾而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丘建安曰。顛趾似悖理矣。然以顛而除惡。故未為悖也。郭白雲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按鼎重器也。而趾在其下。是鼎之所藉以立也。自非剛正之才。不足以勝任。初以陰居陽。柔而不正。故至于顛。此悖道也。而曰未悖何也。當烹任之初。方欲去垢以取新。因其顛而出否。即可以享帝養賢。為至貴。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奎

之用與妾之因。子以貴者何異。故曰以從貴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天下人才衆矣。自非生而聖賢。則其行已皆不能無垢穢。其任事皆不能無蹉跌。但能改行自新。則其才皆堪策勵。此聖世所以無棄材也。且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業。故馬武奔蹏而致千里。士或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明主皆深惜焉。誠欲與天下士共扶此鼎爾。出否從貴之義。寓意豈不遠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按二與三四居趾之上。耳之下。此鼎腹也。剛實故為有實。否可出也。實不可喪也。而初有顛趾之疾。二與之密比。若仇偶然。故曰我仇有疾。凡人之情。既相密比。則雖有疾而不之察。因而用之。以敗事者。蓋常有之。故戒之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蓋鼎之有實。所以享帝養賢。為凝命之本者也。二誠自愛其鼎實。則不能不慎其所之二。誠能慎其所之。則初雖有疾。于我何害。于彼何尤。是不特二有以自全。亦所以善全乎。初使無悖乎從貴之道也。○詩曰。公侯好仇。仇。匹也。曰我仇者。親之之辭。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周易辨

卷之十四

奎

程傳。鼎耳六五也。革。變也。郭兼山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而行。故以耳耳。耳革。則行塞矣。孔疏。鼎耳之用。宜虛中。以待鉉。鼎耳革。是失其虛中納受之義也。按九三之鼎耳。指六五也。然耳之所以革者。何也。疑也。何疑乎。以四之債事。而併疑三之不足任也。蓋五本聰明之主。而其質則柔。故有多疑好察之失。五方信任九四。而四已覆餗。遂謂大臣之不足信。如此。此五之耳。所由革。而三之行。所由塞也。然人臣功罪本不相掩。以初六之顛趾。猶取其出否。以從貴。何乃。

周易辯

卷之十四

書

美實不至終抑于下此所以終悔終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內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楊廷秀曰鼎實至于四鼎之盈任之重也持盈者必有

高天下之德然後能無傾任重者必有過天下之才然

後能不貽九四以陽處陰德已薄矣以近君之人下應

初六之陰力已小矣與小人同事必與小人同禍所以

折足覆餗而沾濡其身焉得不凶蘇紫溪曰形渥王

弼云渥沾濡之貌程傳云赧汗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

致天下事敗壞而不可爲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汗出

沾背也朱子以形渥爲刑劓按周禮劓誅謂夷三族大

于三之雉膏而棄之不食乎是鼎耳之華喪天下之

美實多矣此非三之悔實五之悔也自古英察之君

委任大臣偶因一人之敗事而併疑同類之不才終

掩抑而無以自見者比比然也惟幸上九之玉鉉善

于貫耳而六五之黃耳善于納鉉陰陽相和否隔已

通是能去其多疑好察之私以全其虛中納受之義

猶可以少損其悔而終獲其吉故曰方雨虧悔終吉

夫雨自上而下者也正指六五上九陰陽相和而言

離爲雉九三居下之上仰承文明之主而宣布其文

德者故取象于雉脊六五上九既和于上則九三之

周易辯

卷之十四

書

法加于罷軟不職之大臣三代以上有是法乎且以

形渥爲夷三族內已極矣而下又繫一凶字不亦贅

乎此不獨錯解經文且使後世人主藉口易教赤族

大臣如刈草菅皆此一官誤之也何得不辯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王童溪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

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六之象也焉厚齋曰黃中色

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爲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

則上爲玉之粹各象其物宜而已胡雙湖曰程傳及

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竊謂鉉所以舉鼎者

臣誤國不應遂夷三族非之非矣張中溪曰信如何

也言其所信任之人果如何也

按紫辭傳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此數語足以定九四之

罪案矣賈子曰古者大臣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

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此言三代以上待

大臣之體也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則鼎之九四

不至輒加以重刑可知矣朱子引晁氏之說以形渥

爲刑劓其法爲夷三族是以秦誅鞅斯漢戮韓彭之

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勢不可貫王氏馮氏之說爲優

按五在鼎腹之上中虛而對峙故象耳黃中之色也中德在中而發外故象黃五于全鼎無他用惟恃此虛中之兩耳爲受鉉之地爾故三四皆以雉育公使之類爲其實而五則惟中以爲實中以爲實者以其虛受天下之實則天下之實皆五之實矣而其要在于能受上九之金鉉有金鉉之堅剛乃能舉鼎以成定鼎之業利貞者利以虛中納受爲貞也一或不貞則耳革矣行塞矣喪失其中之實矣何以爲正位凝命之本哉蓋六五有文明之德然其受病在柔柔則其耳易革故其明可得而蔽也其救病在虛虛則其中能受故其明可得而開也五有可開之明而所以開其明而除其蔽者惟賴有鼎鉉大臣朝夕納誨以輔成其德爲發理陰陽之地耳此聖人所以示金鉉利貞之義也凡爲鼎耳者可不熟察于此乎

上九鼎玉鉉大古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蘇傳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憂溢耳熟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楊廷秀曰玉鉉實剛而德柔故曰剛柔節言剛柔皆中節也

鳳易辨

卷之十四

柔

按六五鼎黃耳金鉉謂五之虛中善于受鉉也上九鼎玉鉉謂上之溫潤善于用鉉也善于用鉉故有轉四之益无逆耳之嫌是以大吉无不利大吉謂上與五相得無間也无不利則自初至四皆蒙其舉移之力賴其調燮之功功罪明而賞罰當人心服而萬民和也如此方見鼎鉉大臣之德事

男 方至 瑞增 校

鳳易辨 卷之十四終

柔

柔

周易辨卷之十五

上海國  
書館藏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程傳：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震之爲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

周易辨

卷十五

一

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虩虩，顧慮不寧之貌。啞啞，笑言和適之貌。本義：七，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七鬯，以長子言也。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李隆山曰：主器者莫若長子，以長子而主器，是必以戒懼存心，以威重爲質，而後德望素著，足以畏服斯人之心，則以之守宗廟社稷而爲祭之主，豈不固宜。胡雲峰曰：堯舜繼繼蕩蕩事業，自兢兢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守宗廟社稷者，其可懼尤甚焉。

按序卦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器者，宗廟

之重器，謂鼎也。下文七鬯，卽主器之事。一索得男，故

震爲長子。自古帝王家天下者，必以長子繼世，使守

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故曰：主器者莫若長子，以其爲

傳世之序，故稱爲世子。以其任元后之責，故稱爲元

子。又稱爲太子。其義皆取諸震。震之位，在東，其令在

春。後世稱太子之宮曰東宮。其官署曰春坊。蓋取諸

此也。又震者，動也。乾之一陽動于坤下，當重陰凝結

之後，陽氣復回，有迅雷出，滯震動發生之勢，故其德

爲動。其象爲雷，而此卦上下皆震，故其象爲洊雷。詩

周易辨

卷十五

二

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有赫之威，發于聲，而形見于物者，莫若洊雷之可畏也。然洊雷非能物物而加之，時時而用之也。凡所謂憚用五福，威用六極，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得喪之理，吉凶之報，響應可畏。又有捷于洊雷者，皆洊雷也。君子之所以恐懼修省者，爲此也。然則恐懼修省，固人人所不容已者，何以震之象辭獨爲主器之長子告乎。蓋以長子天下之本所繫至重，且凡人居約則情易制，處樂則志易滿。今夫中產之家，農人之子，生而飽暖，卽有狃于燕安，習于侈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矣。况于帝王之

子出而繼世者乎。故雖德盛如堯舜而朱均以傲慢  
殄厥世功。高如神禹而大康以逸豫滅厥德。是驕奢  
淫佚之不易制者。莫甚于帝王之子。則恐懼修省之  
不容已者。亦莫甚于帝王之子矣。且今日之長子。即  
他日之大君。爲大君者。不可一日而忘兢兢業業。則爲長  
子者。又可一日而不知恐懼。不知修省乎。此文王所  
以深致意于長子之卦。而繫辭焉以告也。今就震之  
象辭約略言之。震之所以得亨者。謂必有震來虩虩之  
之心。而後有笑言啞啞之度。而後有震驚百里之威。  
如此乃可以不喪七鬯。長保宗社。以此知恐懼修省

周易辨

卷十五

三

之致福于人爲不小也。震卦之義如此。考之他經。義  
亦相通。卽以人主言之。天之福人主也。有震之以敵  
國外患者矣。有震之以水旱災荒者矣。種種震懼之  
來。固皆殷憂之助。至于師保進風愆之訓。老成陳無  
逸之戒。凡君身之壽夭國祚之興亡。莫不備道其所  
以然。其言深切著明。嚴憚聳聽。無以異于洊雷之賁  
耳。也使人生誠知其可懼。則必思所以保壽命之原  
集。雖長之慶。而凡迷心之鴆毒。倖性之斧斤。遠之惟  
恐不速。而于公忠弼亮之臣親之。惟恐不至。儉王巧  
佞之徒。去之惟恐不力矣。是則一恐之中。百福生焉。

故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彼荒肆之主。以欲敗度。以  
縱敗禮。舉先王之典章法度。一切恣其滅裂。使大小  
臣工。罔知法守。天下人民。無所則效。皆此一念之無  
忌憚使然也。若能以恐懼爲心。以修省爲事。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卽一頓一笑。足以示勸威之準繩。一  
語一言。足以彰道法之經緯。此豈聲音笑貌。可以襲  
取而欺人者乎。良由小心實畏。深探義理之精微。然  
後動容矢口。有此自然之天。則故曰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夫君師有統衆之權。兼有覺世之任。然未能自  
覺。何以覺人。惟能以恐懼爲心。以修省爲事。則既有

周易辨

卷十五

四

以谿自心之沉迷。卽有以警一世之弊。曠蓋德明。惟  
明德威惟畏。就此笑言所發。能令遠者驚而邇者懼。  
無往而不赫濯其聲靈焉。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  
邇也。夫笑言有則遠邇驚懼。此聖哲之懿範。御世之  
雄略。卽開天創業之主。所以警覺臣民。悚動四方者。  
其道總不外是。若長子而能如此。于以丕承基緒。克  
紹前休。綽有餘裕。又何憂七鬯之或喪哉。故曰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賈子曰。天下之命懸于  
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賈子之言其深有得于震象之意歟。震之爲卦從一索得男取義則以震爲主器之長子從震雷取義則以震爲恐懼修省之心法。觀彖辭彖傳有不喪七世宗廟社稷之明文則其義專貴長子以長子爲天下本所係至重故也。觀大象六爻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爲君子者其心法皆當如是不獨長子爲然也。彖傳曰恐致福也一恐字便兼懼字而修省亦在其中。大象曰恐懼修省特申言之以足其義耳。若不加修省則徒恐何爲聖人之文周密如此。

周易辨

卷十五

五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啞啞復有則也。

按周公繫震初之辭仰文王之象辭也。夫震爲長子有主器之責。文王既以全彖當之矣。周公專屬之初九何也。初陽在下。仰乾之潛龍也。古者天子之元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同齒讓于學宮。爲有君父在則禮然欲令衆若于父子君臣之義也。故長子既嗣位則爲飛龍之大人而當其未嗣位則猶然潛龍耳。此爻辭所以專屬之初九也。而其餘諸爻有君有臣則又各就其位以明處震之道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蘇紫溪曰凡陽剛之人多震動有爲陰柔之人多因循不振。六二陰也。疑于不能震發然初九震動于下而二乘其上足以揀動其心而惕然不敢自安故曰震來厲億喪貝又因其陰柔而戒之也。人之一心不可兩用利欲之念稍有未忘則天理之萌旋即晦塞矣。億喪貝者盡去其功利之私躋于九陵者日躋于高明之域人未有戒慎恐懼而不廣大高明者也。如此則心不役于物而理自得于心安往而不協于天則哉。七日得與七日

周易辨

卷十五

六

來復同。倪伯昭曰億大也。十萬曰億。億喪貝言大喪其所有之貝也。六五象曰大元喪也。天字即億字可見。按古人以貝爲貨與金錢並行。盤庚告戒其臣曰具乃貝玉又曰無總于貨寶皆以其溺于貨利而申戒之也。凡人一溺于利未有不喪失其本心者。雖天資極高一爲利溺則人品心術日流于污下無復高明之趣矣。二本陰柔易溺于利以其乘初九之剛有驚遠懼邇之威故二亦因之震悚。舉前此之沉迷惕然驚醒自覺種種利心皆爲禍本遂能大去其利欲之私以觀無欲之妙。故曰震來厲億喪貝從此去汚下

而就高明胸中眼界超曠異常視向之所爲員者已  
不啻糞土棄之而天德之剛爲主于內則有不外求  
而自得者乃有生以來之大寶藏也故曰躋于九陵  
勿逐七日得七日得言不遠而復也此正恐懼修省  
之實效不喪七嚮之丕基也自古不喪七嚮之主皆  
以清心寡欲不遜聲色不殖貨利而得之肯哉喪貝  
之一言乎彼六三之蘇蘇九四之遂泥上六之索索  
皆此貝爲之病根耳彼亦知喪之所以爲得乎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按三危地也處危地而當震懼之來卽以剛居之猶懼

周易辨

卷十五

七

其或失况以陰柔而居不正宜其操持不固而至于蘇  
蘇也蘇蘇緩散自失之狀凡人精神緩散之處卽爲災  
眚所中惟三以震體而處動極若能以震動之全力行  
之則修省既密災患自消故曰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按四與初皆震之所以爲震者而四處近地豈非光輔  
人主爲宗社所倚重者乎所當恐懼修省先天下而致  
禍者莫九四若也然居陰既不能無利欲之私此陰又  
不免有牽制之累是以當震而遂泥若千里之驥陷于  
淖而不克致遠焉是四本與初同其剛而竟不能與初

同其震者溺于重陰而不自奮也所以具英雄蓋世之  
才者必加以聖賢克己之學然後性行光而功業彰不  
然天質之高明不足恃也使四亦能如二之喪貝何至  
遂泥如此乎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  
在中大无喪也

宗義六五處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無時而不  
危者也其更歷事變多矣其操心慮患熟矣以是能大  
无喪有事也故曰有因無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與邦

楊止菴曰事卽恐懼修省之事姚承菴曰其事在

周易辨

卷十五

八

中蓋所以處震之道故大无喪也

按五柔主也柔主每溺于宴安耽于逸樂而忘其所  
有事雖或遇變故震驚之日亦能懼而自修及事已  
之後旋即弛廢豈能復以有事爲意乎惟震之六五  
處重震之時往來皆震無時不危是以能億无喪有  
事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使人主一日  
自以爲無事而不能事其所當事卽禍患之所自生  
宗社之所由危也此惟廣運之主素有自強不息之  
功者能真知而力行之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一日萬  
幾夫能于一日二日之間察見萬事之幾微以事其



所當事者此豈柔主之所能行哉。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卑必有內憂。漢史稱魏相在宣帝時，勅掾史按事郡國，輒白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宋李沆事真宗，每朝奏事畢，必奏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等事，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同列以為非，沆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至尚書所載伊傳、周召告君之言，動引前代興亡之故，推論人主壽夭之原，懇懇致戒，其言皆藹藹可畏。此仰震往來厲之意，所以警懼柔主，使無喪其所有事也。然夫子特表之曰：其事在中，何

周易辭

卷十五

九

也。蓋人主當恐懼時，不患不知有事，患有事而不得其中，則必有偏蔽之處。有偏蔽之處，則其事之得者半失者亦半。其得者僅可以補救于目前，而其失者終且貽患于無窮矣。非大无喪之道也。後世人主有以矯枉過正而敗事者，豈非處事不中之蔽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鄰戒也。

程傳：索索，前索不存之狀。上六陰柔居震動之極，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貌。志氣消索，則視瞻徇徇。余四明曰：以陰柔處震極，是本無才能而遇事變

者也。故當震之來，志氣消索，視瞻惶惶，莫知所為，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事變。故凶。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于早耳。使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索。索，矍矍之咎。李九我曰：婚媾有言，是儆之之詞。楊誠齋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親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江亡而秦穆懼，其亡而晉國平。其知畏鄰戒者歟？孫質菴曰：防之于未然者，易為力，制之于已然者，難為功。戒方在鄰而我先畏之，則必不入于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

周易辭

卷十五

十

言有則震驚遠邇，邇者能疎動六二之心，遠者亦能疎動上六之聽，以其陰陽有相與之情，故謂之婚媾。上六當索索矍矍之時，其心惶惑而不知所從，即有動之以鄰戒者，猶恐其不能相入，故又動之以婚媾。有言使念及于親厚，關切之言不至聽之聽聽耳。

三三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朱子曰：良其背象傳自解得分曉。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良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象傳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又曰：良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孫賓養曰：天下之道莫不有止，誠于常止之處，有以止其所而

周易辨

卷十五

十一

不遷，是良其背也。止于所當止，則心與止爲一，而止之外無心。心之外無物，故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內而忘己，外而忘物，內外兩忘，則無一時一事不合于理。有以盡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本義：良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問：良象何以爲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所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又曰：良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虛中。卷曰：敵應不相與，却無顧盼回互之情。只據理行去，止其所而已。釋卦名見動靜皆定之善，釋卦曉見

物我兩忘之效

按：良之爲卦，取象于山。卦辭又取象于背。天地之間，雷風水火澤五者皆動，惟山不動。人身四體五官皆動，惟背不動。故取此象者，皆以明夫良之爲止也。止者，止于至善而不遷之謂。止于至善而不遷者，實兼行止合動靜而各得其至善之所在。斯之謂止，非專主于止靜流入于寂滅之謂也。孔子首釋良字，便徹底發明。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明者，言此止在事物物物之間，日用倫常之際，燦然可見。一如周行之在地，二曜之在天也。故未

周易辨

卷十五

十二

得所止，則當格物致知以明夫止之所在。既得所止，則當去私屏欲以期于止，而不遷此止道之所以爲光明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者，言既能止于其所，則心之所見無非是止，更不見有我亦不見有人。人我兩忘，則自无應行不行，應止不止。與凡動靜失時之咎也。然孔子釋之，何以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蓋以陰陽相應，則彼此有相與之私情。有相與之私情，則內必爲身之欲惡所亂，外必爲人之愛憎毀譽所消。而止之所在不能安而不遷矣。今良之爲卦，上陰與下陰相敵，上陽與下陽相敵，是爲敵應。

敵應則彼此無相與之私情而止之所在內不爲身之欲惡所亂外不爲人之愛憎毀譽所滑是以能安于所止而不遷又何動靜失時之咎哉夫子特以不相與三字發明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故總見君子之道只有一至善之當止而此至善之所在惟無私者爲能止之私不從身起而從人起有身即有人彼此相與則人我兩立私意橫生未有不失其所止者所以格物致知之後必須去私屏欲而後由誠意正心以至脩齊治平無物不止于其所此所以爲止道之光明也

周易辨

卷十五

主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丘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其位則知其所止有兩山對峙不相侵越之意凡人所行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止之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胡雲峰曰事當止者當于其始而止之乃可无咎初六陰柔懼其始之不能終也故戒其利永貞欲其常久貞固也其仰上九之教艮乎 陸君啓曰艮兼行止是聖賢主靜之學愈早愈好故曰无咎愈久愈妙故曰利永貞

按艮其趾爲止于初之象千甲之行始于足下如以位之上下言之趾爲士民之象當其爲士民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進爲公卿大夫可以示民不僂矣以人生之少長言之趾爲童稚之象當其爲童稚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進爲成人可以強立不反矣以一事之始末言之趾爲始事之象當其始事之日止得其正則由此而至于事成功立可以堅久不廢矣然人之常情有初鮮終始之克慎厥止者往往不半途而廢厥止焉故艮趾非難永貞爲難周公于初六曰永貞于上九曰敦艮合初終以觀止乃見止道

周易辨

卷十五

主

之光明耳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按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隨指九三三爲限限在股之上身之下上下之間可屈可伸之處是也成九三之股隨足而動艮九三之限亦隨足而動故皆謂之隨六二居中得正雖當躁動之處能安于所止而無妄動之失是艮其腓也二之自處已得其道矣然二與三同體有相維之藎如僚屬之于官長子弟之于父兄凡有顛危理當拯救今三遇剛不中止

非其道至于危厲。重心而二不能拯。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也。三病則二亦不得自安。是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也。雖然。拯者在二。聽者在三。三剛果自用。行僻而堅。不能虛己以受善。二亦將如之何。故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又按本義及諸家解。不拯其隨。字皆謂二。隨三。然咸艮二卦。皆以人身取象。其位置大段相同。咸之九三。為股。股隨足而動者也。故九三有執其隨之象。而象釋之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明言三之隨二矣。艮之九三。為限。限與股切近。相連亦隨足而動。故六二有不拯其隨之象。是皆三之隨二。其義又明。諸家皆以陰當

周易辨

卷十五

五

隨陽且以三為艮。上故謂三當隨三。不知人身行動在腓與足。而股與限隨之。此位置之一定者。不得與他卦陰隨陽之義同例而槩論也。○又按咸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聖人之意。不取乎三之隨也。以三之役于隨而不知止也。艮六二之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是聖人之意。又有取乎三之隨也。以三之泥于止而不善于隨也。三苟能善隨于二。則行止順時動靜皆宜。薰心之病可愈。而二亦何不快之有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按人之一身。自趾而腓。以至于輔。各有時止時行動靜。

不失其時之道。皆以止為止。而不知行之為止。以靜為止。而不知動之為止。是不明乎止道。執靜而不通舉一而廢百者也。聖人欲發明此義。故仰舉九三之限。以示人曰。艮其限。列其夤。薰心。蓋限在身之下。股之上。上下之際。可屈可伸之處是也。凡行止疾徐。登降坐起。偃仰反側。莫不辨限以如其意。九三自謂剛正。為艮之主。而艮其限。是屈者不得伸。伸者不得屈。而行止疾徐。登降坐起。偃仰反側。種種變動。皆不得自由矣。有不裂其夤。屬薰心者。乎。夤。腰絡也。艮其限。則上下判隔。周身之脈絡。不舒氣血。不通水火。不交。故夤為之裂。而心為之

周易辨

卷十五

六

薰。以此為艮病。莫甚焉。彼誤認文王艮背之學者。不知時止時行。時動時靜。隨陽應無滯之為止。而偏以止靜為止。其受病亦猶是也。以此立教。則聖學不明。邪說恣行。生心害政。無所不至。故聖人特立此象。以明其害。使人皆知至善之為止。而後乃見止道之光明也。列當作裂。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張中溪曰。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陸君啓曰。艮其身。只是思不亂營。官不妄發。仰從身處止之耳。非偏其身以為寂。幻其身以

爲空也。猶之凝水于壺。豈問益壞而水凝。身亡而神靜哉。聖賢之學。全在卽身以求止也。

按初爲趾。二爲腓。三爲限。五爲輔。而在輔與限之間。統衆體而兼百用者。總名爲身。獨以四當之者。爲四入上體。可以合下體爲全身也。趾與腓與限。主行輔主言。言行有不得其止者。莫不歸咎于其身。良其身則一身之行止動靜。各止于至善而不遷矣。老氏有言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故衆辭以不獲其身。爲无咎。而此爻之辭。則以良其身。爲无咎。此豈有二義歟。蓋身失其所止。則此身爲行尸走肉之妄身。身得其止。則此身爲踐形盡性之真身也。

周易辨

卷十五

七

六五。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其輔以中正也。

李隆山曰。人所見于外者。不過言行兩端。在下有腓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所以明良之義。則一也。程敬承曰。良其輔。非在言上用力。當默而默。卽心之時止爲之也。當言而言。卽心之時行爲之也。趙汝楫曰。言有序。出令有緩急。發語有先後。治事有本末也。楊誠齋曰。高宗三年不言。一言而四海咸仰。成王三年不言。一言而齊國震驚。六五所以能良其輔而言有序者。以其德之中正而已。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潘

雪松曰。本之以中正之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軼馬。如防潰川。安得而止之。

按說命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六五當尊位。此天下之所慕。令者。故獨以言有序繫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按自初至五。爲趾爲腓爲限。爲身爲輔。莫不有當止之道。爲聖人既各就其位。而示其義矣。然止之心力。持之也不承。則止之功德。積之也不厚。在我者無盛德。至善之難忘。而在人者無賢親。樂利之各足。皆未可云止道之先明也。故初既教之以永貞。上復勉之以敦艮云。

周易辨

卷十五

大

漸女歸。吉。利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按卦名漸者。以其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也。聖人因以明仕進之道焉。夫仕進之必以漸。何也。蓋凡國家進用人才。所以正邦也。所以善俗也。非徒教之弋取富貴而已。然人心之競進也。如鶩。苟進之不以漸。則

倖進之端一開趨利之風日熾士皆以爭先捷得爲能  
以賄賂高位爲雄有棄禮義捐廉取而不顧者矣誰肯  
自安于恬退哉此俗之所以不善邦之所以不正至於  
寇亂並興君臣上下莫能相保其禍常自此始也聖人  
見微而知著因端以察委故教天下之進者必以漸日  
漸女歸吉利貞夫子釋之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  
位往有功也言人才必以漸而進用如女子之于歸必  
待六禮備而後行則凡進而得位者既不自輕其身必  
能見重于人乃可以往而有功有功乃所以爲吉也此  
釋女歸吉之義也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按賢德所以善俗也居者宅也儲也周書立政稱三  
宅三俊謂現居三事之位者曰三宅預儲其才以待三  
宅之用者曰三俊居賢德之居蓋兼此二義自肯天下  
治亂興亡常由于風俗之美惡而風俗之美惡則成于  
其進用人才也必先之以長育繼之以歷試而後繼之  
以大用非學成則不得入官非功高則不得顯擢故其  
人率皆重廉取崇推讓以恬退爲高以躁競爲羞士大  
夫之節行如此則天下人心之趨向亦如此將世風不  
期淳而自淳民俗不期厚而自厚矣故居賢德所以善  
俗也使進之不以漸則上所爭趨而下皆效尤凡不賢  
不德之人莫不有急功名攘富貴之意而仕路蕪穢廉  
恥蕩然矣俗何由善乎故取象于山上有木一則以未  
成材之先長育成就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一則以既成

材之後敷奏明試亦非輕取易得之物如此則賢德者  
既皆以好德爲天下先而不賢不德者亦相勉以德而  
恥于躁進俗之不善蓋亦鮮矣此漸之大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  
也

張中溪曰漸之大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木落南翔水  
泮北徂其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干水之潛也  
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按鴻離水而漸進于干猶士離畝畝而漸進于位也  
鴻漸于干有網羅矰繳之懼士進于位有負乘覆餗

周易辨

卷十五

主

之憂此小子所以有厲心也艮爲少男而居初有小  
子之象是士之新進者心存危厲則不敢越次而倖  
進亦不敢率意而妄言故今日敷奏之言即可爲與  
日明試之功不致有靜言庸進之咎惟其始進而知  
危故也故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說者謂有言爲  
他人譏謗之言然細按文義有言直接小子厲自是  
小子之言蓋士之始進必有敷奏之言雖唐虞用人  
其始未嘗不以言也但有胸事考言乃言庶可績者  
亦有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者惟操心危而慮患深則  
言不妄發言足以與試而用之自可底績而无庸違

之咎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傳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也本  
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  
矣楊誠齋曰鴻自干而進于磐則高且安矣此六二  
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豈素餐乎亦欲置國  
家于磐石之安納人民于衎衎之樂而已程敬承曰  
君子志不在溫飽二與五以中正之道相應共成正邦  
之功其飲食衎衎宜也

按六二之漸于磐也有應于五而後進猶貞女之待

周易辨

卷十五

主

禮而歸者也中正之道足以正邦安而身與俱安  
功成而後享其祿此其所以衎衎而吉也假使中正  
之道不全則內鮮正邦之具使九五之應不專則外  
無用世之資雖熱中躁進徒以自危易在其能衎衎  
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  
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按九三進處多凶之地進非所安猶鴻之漸于陸也然  
三過剛則志在躁進不中則不能守正自以無應于上  
不得上之援引而近與六四相比遂欲攀四以進三亦

自以為陰陽相得可以相保也而不知進不以正不可以正邦三不惟自敗其身名亦且敗四之節操故在三為夫征不復在四為婦孕不育夫征不復者何也離羣醜也離羣也醜類也羣醜謂初與二與四皆陰類也當漸之時羣陰各知以正自守各得女歸之吉而九三附麗其間獨為敗類之行則諸陰之所不容也三豈得復居其位乎婦孕不育者何也失其道也得正之謂道不正而與其入合其人既不容于衆則我之孕決無可育之理矣俗之所以不善邦之所以不正以至寇亂並興君臣上下莫能相保其禍皆自此始也凶何如之然九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程傳四以陰柔進居陽剛之上處非安地如鴻之漸于木也鴻趾連不能握技故不木棲橫平之柯惟于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伊繼山曰順則與物無忤巽則計出萬全當難處之時而有善處之術所以得安按鳥之棲于木者皆有風雨飄搖之懼况鴻本非木棲者乎四以柔居柔則順而得正為巽之主則沉幾有謀故能于不安之處得可安之道如上承剛中之九五而不嫌于躁進下乘遇剛之九三而不嫌于失吉得所願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程傳陵高阜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五與二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于三四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之故終莫之能勝其合有漸終得其吉也張中溪曰所願在于與二合也六二之為婦而貞也則願執大焉胡雲峰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正也故雖不孕而終莫之勝三以四為婦非正也故雖孕而不敢育周公于三五



兩爻言婦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按漸進與躁進相反。然人情安于漸進者少而貪于躁進者多。一有躁進之心則必將趨不正之路以求進。誰肯拾提徑之易而從正道之難乎。如此則貪昧苟且之行無所不至矣。故聖人直言其亂。那敗俗之患與寇無異。而亟思所以禦之也。然則九五剛中之主安得不求中正之臣如六二者而用之乎。二當九三躁進苟合之時。卓然自守以待九五之求。是寧從正道之難而不肯趨提徑之易者。此五之所以心願也。夫家國一理。家有不正之婦則家必敗。國有不正之臣則國必危。由此言之。五之得二其吉宜矣。

周易辨

卷十五

五

不可亂也。

本義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達。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鄭剛中曰。易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銳。鸞取其白。鴻取其知時。而其羽以爲儀。則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卓然不亂者。可觀以爲法矣。丘建安曰。上九居漸之極。猶鴻之進而雲飛也。羽乃鴻所用以進者。而其進莫不有漸。可以爲儀也。賢達之人進處高潔。不累于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斯足以爲天下之

儀表矣。何吉如之。胡雲峰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信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于上爻言之者。要其終而不亂也。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于此有取焉。

按漸之時。士知進而不知退。知得位之可貴而不知寵利不居。及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之尤可貴。夫知進不知退者。此庸人鄙夫之所爲。與寇同行者也。若夫寵利不居。及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身爲帝王師相。而其心澹然不滓。與山林學道者無異。則其所汲引人才。大抵皆難進易退。無貪于勢位。無羨乎寵利者也。

周易辨

卷十五

五

然則上九漸達之羽。可用爲儀者。亦言其志不可亂耳。非必託身丘壑。枕石漱流而後可以明高也。又按陸作達。與儀字爲韻。若仍作陸字。則與復字有字爲韻矣。且達爲雲路。鴻進于此。正合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之意。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亦指聖賢之高致而言。與漸達同義。或云。達與儀非一韻。此拘于沈休文之詩韻耳。周公之時。何嘗有沈休文詩韻乎。且讀書不求其大義。而區區較論于音韻之間。亦未矣。

三三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內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其情又為以悅而動，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二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歸妹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蔡子木曰：止而說為咸，說以動為歸妹，無非性之欲也。而動止別公私焉。咸曰：取女吉。吉在取也。以取屬男，歸妹征凶，凶在征也。以征罪女，女狙說而忘其順，男率欲而失其剛。

周易辨

卷十五

无

始合不正，必蔽其終終之蔽也。知之不予其終也。晁嵩山曰：以爻位言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于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丘建安曰：雷震澤上，水氣隨之而升，女子從人之象也。永終知敝，謂婚姻之道，欲求永遠而有終也。必預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背棄者是也。原其

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狗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于說動之時而知戒，則无此失矣。

按卦辭之不善，未有如歸妹者也。夫自有人類以來，有取女，即有歸妹。天地之大義存焉。人之始終具焉。文王獨深著其不善何也？為其說以動也。既風好色而不淫，以其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咸之取女，所以為吉者，以其止而說也。說以動，則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率是以往，必至踰閑蕩檢，大為厲階，不貽中葬之羞，必啓司晨之禍。故曰：征凶，无攸利。征凶者，男女以不正而相從也。无攸利者，夫反受制于其婦也。其

周易辨

卷十五

无

以男女之際，大欲攸存，而閑門之教，王化所始。聖人欲立人道之大防，必先極言利欲之流，蔽征凶无攸利者，事之極蔽者也。說以動，則蔽之所由生也。誠知其如此之為凶，即知所以去凶而從吉。知其如此之為不利，即知所以遠害而全利。如使德容言功訓，進有素，則貞淑之操，習與性成矣。三從之義，自幼習聞，則往之汝家，必敬必戒矣。安見凶之果凶，而不利之果不利乎哉？夫悅天之妹，文定厥祥，太任太姒之興，周文王固已身當其吉利矣。而妹喜之亡，夏桀己之亡，商此其凶與不利，前事可鑒，不痛言之，何以示後

故文王于卦既明指其所以凶所以不利者以爲戒  
于前而周公于爻則又歷言其所以吉所以利者以  
爲法于後然後知二聖人之教辭不同而旨同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  
履吉，相承也。

李隆山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  
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嗣使所  
自出者一同而無他異也。蘭廷瑞曰：跛者不能以專  
行，依人乃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陸庸成曰：  
歸妹六爻俱無夫義，獨六五震體而有中德，故爲衆娣

周易辨

卷十五

无

之女君所謂正室也。初二則皆有賢德而爲之娣者也。  
三則淫奔者也。四則待年不字而上則棄婦也。初二本  
有能履能視之才，而如跛如眇，則安于娣之分也。不敢  
正履，足隨君之所履，不敢正視，目隨君之所視，故曰以  
恒。曰未變常，常即恒也。二不言以娣者，仍初九之詞也。  
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諸家皆以初九有陽剛之  
德爲恒，但細玩文義，恒非以德言，以位言也。歸妹六  
爻惟五爲小君，餘皆娣也。有君即有娣，天子諸侯其  
例皆然。此一定之名分，古今不易之常道也。初九在  
下，其德雖賢，然小君在上，分當爲娣，乃適得其常道。

故曰以恒也。惟能守其爲娣之恒，故自處于跛，而其  
才足以輔佐小君，故雖跛而能履。如此則無僭越妄  
行之嫌，而有委曲承助之益。故曰跛能履，吉相承也。  
自古以妾爲妻，二寵並后，賊妨貴，少陵長之失，不獨  
以艷色爭寵，亦每以賢智先人，致失其爲娣之常道。  
此聖人之所慎防也。夫子釋之曰：以恒，曰相承。明以  
承助其君爲常道。若失其常道，雖有長才不足貴矣。  
諸家之說，似皆惜其賢能，而憐其爲娣者是，散其恃  
才之心，而畏其越分之志也。失經旨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周易辨

卷十五

无

按九二之位雖高于初，而自六五之君視之，則亦娣也。  
亦主于承助其君，不敢專行君事，故二之眇能視，與初  
之跛能履，其義正同。然足以步目，則二之所視又爲初  
之所履，二規之而初隨之，良以二之得中，自足以率先  
乎初也。此又二與初之辨也。幽人之貞，蓋陰用其明不  
以才智自炫，如隱處岩穴之士，精光斂跡，不自逞露，乃  
爲娣之正道也。故曰利幽人之貞。幽人之貞，非有他道，  
亦如初之安分守常而已。故曰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按三之位又高于二本，非爲娣者，然陰柔不正，以悅從

人是女之賤者。故人莫之取。反而歸之。僅可爲婦。三處位雖高。而無德。以當之。則與賤者同實。故曰未當也。若賢德如初。雖位處最下。未爲不貴。身得以須日之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無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胡雲峰曰。三四皆失位。無應。三以其無應也。急于從人。而反歸以嫌。四雖無應。不輕從人。而遲歸有時。何其相反如此。蓋三陰柔不正。爲無女德者。四陽剛。則爲女之賢明有德者也。

周易辨

卷十五

羊

按四本陽剛。震又爲長男。然卦爲歸妹。其義本爲訓女。故四亦以妹稱。聖人隨事立教。其文之變通若此。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程傳。六五君尊。妹之貴者。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于盈也。不亢其夫。乃爲吉也。都丹陽曰。月者。至陰之精。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

矣。吉。宜家之謂也。齊節初曰。君小君。堯降二女于鴻。洎後世。一稱湘君。一稱湘夫人。嫡例爲君。而餘皆賤也。胡雲峰曰。娣以容飾爲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故君袂不若娣袂之良。良在德。而不在飾也。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按歸妹之吉。因雖主女子。而言然。教成于家。而化被于天下者。人主之貴也。故六五特稱帝乙歸妹。蓋以帝乙之賢。制歸妹之禮。爲萬世之法。明教化之有本也。尚德而不尚飾。則飾儉起于官中。有以正天下奢。淫之俗矣。不以貴加其夫。則肅雍出自帝女。有以典。

周易辨

卷十五

羊

天下禮讓之風矣。吉凶所係。豈特一味而已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倪伯昭曰。承筐。刲羊。取祭祀意。蓋約婚有終。而夫婦之禮成。然後祭祀之儀舉。故承筐而采蘋。采蘋以奉祭祀。女之事也。刲羊而實鼎。實俎以承祭祀。男之事也。今約婚不終。則兩失其偶。其何以承宗廟。供祭祀乎。在女則如承筐而无實。在士則如刲羊而无血也。胡雲峰曰。日土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與卦辭同。顧魯齋曰。爻先女而後男。象舍男而。

言女皆主歸妹而言也。

按震有雷象兌有羊象女承筐是三悅而從上之象也。士則羊是上動而從三之象也。然以不正合者其敝必至于不終。是以承筐无實。則羊无血。徒有士女相感之私情。不成夫婦。好合之大義。又何所利哉。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言上六虛而无實。本不可以為夫。而三妄意承之。無于所悅。不擇所歸。此嫁女者之罪也。卦為歸妹。而吉。故專以戒女。若家人之利女貞。咸之取女。吉。則專以責男子之刑于矣。

周易辨卷之十五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

卷十五

三

周易辨卷之十六

吳郡 蒲龍淵 潛夫 著

三三 雜下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蘇紫溪曰。不明而動。其動也妄。明以動。動罔不臧矣。詩云。假哉皇考。註。假大也。當盛大之時。王者往往有好大之心。故曰。尚大。宜照天下。正與明字相應。人心一事不

周易辨

卷十六

一

照則禍起于幾微。一息不照。則彙生于頃刻。古之聖人。憲天聰明。察民疾苦。惟其能照天下耳。君子不能使造化無日。曷月盈之時。而時存此日中。能照之心。則盈虛消息之權。不為造化用。而為我用矣。蔡虛齋曰。王者處豐亨之時。生聚日繁。貢賦日廣。以文物則益。以輝煌以制度則益。以宏麗。所謂不期修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如漢武帝。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施致海內虛耗是也。潘雪松曰。所尚大。則好大喜功。將何所不至。必不能坐照天下。而有偏蔽不通之患矣。

按豐之所以得亨者。始終一明字。蓋之方。其未豐也。

以明而動則動而不滅而天下之大業成焉故可以  
自約而至于豐及其已豐也尚大不已盛極必衰可  
憂之勢正在此際然所以救之之道無他亦惟以明  
而動則動無不慎而天下之大業弭焉故可以履豐  
而不至于敗豐之六五爲豐之主所謂王也其所以  
致豐者非徒恃其能動之才也以離明照之故動必  
有成也今豐業既成而猶挾其能動之才以恣其尚  
大之意不復以離明照之則乖舛之弊日積而不自  
知禍敗之端忽發而不及救矣此其勢不可以不憂  
而又不可以徒憂故教之以勿憂宜日中言王者照

周易辨

卷十六

二

天下之明如日之方中無所偏蔽則凡天下之明者  
吾有以知其爲明而亟引之以自輔其不明者吾有  
以知其不明而不爲其所惑溺由是主心清明群哲  
樂輔一切防漸杜萌之理補偏救敝之方知之無不  
早應之無不當而種種可憂之事皆于此潛消而默  
挽何豐業之不可永保乎○勿憂宜日中此日中只  
取照天下之義日中則昃此日中對昃字而言與月  
盈句同義雖似頂上文而義實不相象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按折獄致刑諸家皆泛言刑獄不合卦旨姚承菴以爲

世道豐亨人心或肆其奸惡所以必折而致之似合卦  
旨矣然尚落第二義蓋豐之時人主不明而好動事務  
好大喜功便不能恤刑敬職刑罰之不中寬情之不白  
者蓋紛紛于豐時見斗之下矣故救時之君子特留意  
于折獄致刑致者務盡其心之謂所謂求其可生之路  
而不得然後從而刑之則我與死者皆無憾也此雖照  
天下之一事然所以洗冤釋滯消怨氣而凝天和以延  
國家之福祚不至促壞其豐業者其道莫切于此故大  
象專及之

周易辨

卷十六

三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遇其配  
也  
按本義配主謂四句均也夫初位至卑而與九四相配  
何也蓋六五柔主四以剛動輔之而不足于明幸與初  
九同德相應以初之明照四之動此四之所急欲相資  
者雖位不相埒而道則相合故曰遇其配主雖旬无咎  
謂忘乎上下之分而以同德相與雖均敵不爲嫌也如  
是而往則必能以明輔動釋九四豐蒞之憂以成六五  
來章之慶故曰往有尚然初之所以往有尚者以四能  
降心以相從也四能降心以相從則初益不可恃才而  
傲上蓋人情惟相下乃能相成若以均敵爲无咎又

因而凌之則四將不堪而傾軋之禍生焉初之明適所以自累矣故曰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按六二上應六五以文明中正之德而遇尚大之主動而不明則愈動而愈增其蔽故曰豐其蔀夫曰豐蔀則已見其暗矣又曰日中見斗何也蓋尚大之主原與尋常昏庸之主不同顧其所尚者大抵一切奇謀智術之士與利廣地之臣與夫崇飾禮樂修明典章之具以及峻文決理以刻為明勇悍集事口辨捷給之徒往往早

周易辭

卷十六

甲

作夜思日不暇給至于主德之昏昭文明君子之進退有關於理亂興亡之大故者反忽畧而不之省此所謂明于小而暗于大故其象為日中見斗其甚者為日中見沫斗與沫未嘗無光然照天下者日也日光偏照星斗無光所以為明之至也若日光被障則星斗雖現與昏夜同何足以照天下哉自古惟明于小而暗于大之君最難啟發彼方自以為明而為臣下者豈復能攻其暗乎此六二所以往得疑疾也然二所以發之者不以明而以誠誠積于此而疑釋于彼彼既無疑于我則從我之志不覺欣然而自發矣故特明而往者或千萬言

不足發而積誠以往者毋不待言而自悟故曰信以發志○疑謂見疑于主疾謂見疾于君側之大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程傳沛古本有作沛者王弼以為幡幔沫星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徐進齋曰三與上應上暗極所見益小故取見沫為象折毀也右肱謂上六也前為右右肱人之所用而最便者三欲用上之切如右肱上益暗甚失其所應如折其右肱無所賴矣胡雲峰曰蔽愈大則見愈小九三剛正又居明極可以有為上六

周易辭

卷十六

五

幽暗不足與有為故曰折其右肱然非三之咎也故曰无咎姚承菴曰肱臣象也三折其右肱是遇尚大之相而失所仗也然豈三之罪哉按天文書有章部有河漢此部字沛字是必有取于天文者故于豐沛豐沛之下繫以見斗見沫又按斗屬陰而主運乎象沛則小星豐沛見斗是尚大之君所自蔽故周公于六五關其來章豐沛見沫是尚大之相所自蔽故周公于上六深病其豐沛必近于微垣故豐沛見斗屬君沫必近于台垣故豐沛見沫屬相周公立言垂訓必不苟下一字不可不辯

按九三剛明與上六正應本足以開上六之暗而保其豐業者而上六暗甚動極扶其高亢之勢而恣所欲為不復能資取在下之明者以自輔三終不可與有為矣故有日中見沫折其右肱之象沫為小星日中而見小星其暗甚于見斗喻人心蔽愈大則見愈小也上六輔佐六五處位至高當前用事故象右肱凡在下之大臣欲有所為未有不藉在上大臣之提挈者使上之大臣一不照應則下之大臣動皆掣肘雖有剛明之才不能大有展布如折其右肱矣此古今之通患也處豐之時而欲保豐之業全在明以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武問九四近暗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然吳臨川曰豐蔀見斗之象六二已有夫子不干六二釋之而于九

四釋之者蓋二象由九四而成所重在四也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丘建安曰四當豐時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亦居陰明不足也初離明在下四若資之以輔五則障蔽可開豐業可保故吉按豐之九四居陰不正雖有能動之才苟不得明者而輔之則愈動而愈滋其障雖有小明適所以成其大暗矣故為九四計者勢不得不資明于初九也大抵豐亨之世臣主皆以尚大為事志高氣盛一往無前不復能回顧返照而惟明哲見幾之士伏處卑下

身正事外所見極明而其所以處此者必有持盈之道善後之方足以維持挽救于其然亦必視當軸大臣實能虛懷折節忘分下交庶可得其人之應就不然誰肯供其願指乎故夷主之義不可不熟玩也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也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宗義以豐致暗之主豈是尋常但氣魄太大志願太高遂受其障蔽而不覺耳然得位得中而卦內夷主配主有孚之賢皆以離明往適于震五能虛己以來之宜有慶譽而吉豐時許大障



蔽許大隱憂一來章便爲保大定功之主而慶譽兼收此易道所以爲妙

按六五來章之吉夫子贊之曰有慶何也吉在一人慶在天下言五非以一人之吉爲吉乃以天下之慶爲吉也蓋豐亨之世王既尚大王之左右大臣亦皆尚大其才雄如九四者惟以喜事爲能其才庸如上六者惟以封殖爲務故生一事則滋一事之耗蠹用一人則增一人之廢劑曾不旋踵而天下蕭然矣歎恩愁苦之聲盈耳而欲使慶譽獨歸于一人庸可與乎幸六五柔中虛已可以招致群明則日中之光徧

周易辨

卷十六

人

照天下而凡豐業之已成者得以共相支柱不致傾危此天下之有慶乃爲六五一人之吉也不然雖內有瓊林大盈之積外有開疆拓土之功爲憂方深何吉之有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按上六正應在三有三之剛明自足以發上之柔暗上亦安可謂无人乎但陰極則爲私利所蔽處亢則無下士之心好動則無止足之意其所殫力經營者不過峻宇雕牆窮極奢麗以爲奉身之資傳世之業而已豈復

知搜羅俊才親信老成求以自開其障以輔臨人主爲支柱傾危之長慮乎故其業愈豐其蔽愈甚計惟有譏諷而諷之人難逐並進道古今而譽盛德耳至于文明君子可與共照天下者皆已聞風屏跡莫肯曳裾其門矣故爲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之象夫文明君子之在人國猶屋之有柱石也非是則傾頽而莫可支矣猶屋之有戶牖也非是則幽暗而無所見矣此古大臣所以旁招俊乂吐哺求賢汲汲若恐不及也上六有此豐大之屋而屋中無明德之人則其喪敗可立而待然人卒無有告之者而上遂終于不悟故爲三歲不

周易辨

卷十六

九

視之象夫上爲五之有肱人臣無出共右者而其所爲若此是不特害于而家亦且凶于而國矣藉非六五來章不掩其日中之照不幾與上六同禍乎嗚呼股肱不長雖有元首之明能照天下而卒不能照其一家可不哀耶○天際翔形容一種驕倭無厭之狀自藏與來章相反所謂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者人雖欲開其蔽不可得也

三三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亭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按旅之爲卦。說者皆就旅客而言。不知有爲客者必有爲主者。苟無其主。則客何所歸。今卽以商旅言之。凡到旅所。至必有人焉。爲之館舍。爲之收貯貨物。而後客有安身之地。有求售之媒。不然。俱俱乎其何之。况等而上之。凡抱德懷才。出疆載寶。以求售于人國者。焉有不得其主而歸之者乎。故處旅者。爲旅人。而旅人之所歸者。爲旅主。旅主爲誰。六五是也。旅卦大指第一貴重主人。次乃責備旅客。若主人賢明。則旅人之歸之也。如市未有不各得其所安者。其或旅客不良。處失其道。以至災

周易辨

卷十六

十

禍及身。則亦旅人所自取耳。于主人乎何尤。故天子爲天下之主。諸侯爲一國之主。凡進而仕于其國。立于其朝者。皆旅人也。就旅卦言之。六五爲旅主。引用天下旅人。而使之上進。以成文明之治者也。九四者。用人之人。乃旅人所處。而因之以進用者也。其餘四爻。未上進者。初二三也。已上進者。上九也。各視其所處之善否。以定其得養而文明之主。一一爲之鑒別焉。由此推之。旅之爲卦。責重旅主。其義甚明。所以上下五爻。皆稱旅。惟六五一爻。不稱旅。以其爲天下旅人之主。不得以旅人稱之也。說者不察。乃謂天子有天子之族。而引天王出居

于鄭及唐明皇幸蜀等事。以證之。果爾。是六五一爻。專指天子。蒙塵者而言矣。又何舉命上達之有乎。禮曰。天子所適之國。必升自阼階。言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而凡諸侯來朝。與士之歲貢者。皆以賓稱之。夫以諸侯貢士爲賓。是天子爲主也。而謂六五非旅主。可乎。旅之所以小亨。旅貞吉者何也。以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

乎剛。止而麗乎明也。柔得中。則虛中而無所偏主。順乎剛。則得剛明之助。止而麗乎明。則其心靜安。無擾有以燭察凡事之幾微。鑒別人才之邪正。六五之明德如此。則凡旅人之來歸者。皆有以通其志。而顯其才。而凡所

周易辨

卷十六

十

登用之人。自不敢以不正而苟容者。豈不身榮名泰。譽命兼收乎。此其所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人既遇明主。何以僅得小亨。蓋古者公卿牧伯。多世守其官。而旅人起自田間。試爲小吏。欲求特達之知。如舜禹伊傳。以布衣崛起。而驟登天子之廷者。蓋不數見也。雖才如管子。未得爲命卿。其稱于王朝。不過曰陪臣而已。是旅人雖遇明主。其道未必大行。故曰小亨也。苟不遇明主。則雖才如孔孟。卒老于行。不得上達。然則旅人之通塞。可以卜世運之升降。觀主德之盛衰。豈細故乎。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說者皆以柔得中。乎外。外字爲天子客居

于外之證此又誤矣蓋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旅之二五皆柔得中柔傳言柔得中乎外正指六五而言所以別于六二也若謂外爲旅人之在外者則漢之六四曰柔得位乎外豈亦旅人之在外者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程傳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姚承菴曰聖人論事推本人情旅時倚寓人情所不樂而不樂之大者莫如刑獄羈繫之爲甚故令爲理君子明慎用刑速決遣之而不留獄使困苦無聊者皆得歸寧其家室也

按程傳火之在高明無不照一語可挈全卦之指夫

周易辭

卷十六

主

惟明主在上乃能審辨人才之高下而定其去留不使淹滯而受困故辭之稱亮曰不察困窮言堯德克明則野無遺賢而羈旅困窮之士皆得進用不久淹也明主照察旅人如此況于旅困如獄尤旅之極苦者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勿使無辜久繫也然此照察刑獄之明即鑒別人才之明象與大象總是一理象特舉旅之尤苦者言之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程傳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無能爲也趙氏曰凡旅必有所志士君子之旅志在行

道商賈之旅志于貿運初不能志其大者而瑣瑣屑屑錄較寸量志窮如此所以爲災

按象爻之辭各有所主象主六五而育是必上有明主則旅人之道得亨而處之各得貞吉也爻除六五爲旅主其餘皆爲旅人旅人之得喪各視其所處之當否以爲斷而皆莫逃乎明主之鑒別此旅人之所以不可不慎而柔者無失于瑣瑣剛者無失于喪牛乃所謂旅貞吉也○旅人之窮不在位之卑下而在志之猥瑣舜之陶漁尹之鼎俎饒之版築扁之魚鹽奚之飯牛聖賢未遇之時未嘗不親瑣事顧志趣超

周易辭

卷十六

主

然無所係累便自不窮何至取災乎

六二旅即次慎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蘇紫溪曰即次非居處之謂也得其所以安身之道也懷資非財用之謂也得其所以資身之策也得童僕貞非相信不欺之謂也其身正而左右之人無不正也按旅人客居其所主之家必以類相從孟子曰親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六二柔順中正則必有同德之家爲所依之主此所謂即次也懷資之資指旅人之抱負而言非謂資財也如徒以資財而已則富商大賈素裝甚富懷資非不裕也然何當于

廊廟之材。濟時之具。乎得童僕貞。言其御下有方。仁足以育。義足以正。故能得其貞信也。卽童僕觀之。可知其統衆收民。無往而不得其心矣。旅人如此。雖不求上達。明主安肯棄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按六二懷資以旅人之抱負爲其資也。九三但言焚次。言喪童僕貞。而不言懷資何也。焚次則上不爲君相所容。喪童僕貞則下不爲家衆所信。處旅失道而上下皆莫之與。則其人之抱負不足稱矣。故不言懷資也。三之

周易辨

卷十六

南

過剛不中。與二之柔順中正相反。故其危若此。○據六二得童僕貞。則九三喪其童僕貞。爲句。此程傳之說。宜從之。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按五爲旅主。而四近之。此相位也。以剛居柔。處上之下。此善于招來旅人者。旅人至是。乃得其所。處故曰。旅于處。而四有剛明之才。旅人之懷資者。得所倚仗。不爲醜邪所間。不爲勢位所傾。皆四之剛明足以衛之。故曰。得其資斧。後世大臣剛明不足。無下士之誠。始雖招致人。

才而終焉。疑謗交集。故有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者。有資而無斧。旅人何以得安。其處哉。四之旅人已得其資斧。而曰我心不快何也。蓋以用人之責在四。而官人之權在五。旅人處此。尚未得位。用事大行其道。則猶然。客耳。士未登天子之廷。肯終爲相臣之客乎。故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曰。未快。則必至于快。而後已。此大臣以人事君之心事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按五爲旅主。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者也。夫不明不足以鑒別。多士不柔不足以懷柔。遠人

周易辨

卷十六

主

非所以爲旅主也。離之先本乾也。以坤之一柔加于乾之中。而成離。離有文明之德。其象爲雉。乾之一剛其象爲矢。五去乾之一剛。以成其明。與柔其象爲射雉。一矢亡。射雉者。五得文明之德。足以鑒別多士也。一矢亡者。去一剛以成其柔。足以懷柔遠人也。旅人之歸于四者。雖未得位。而五之明足以鑒柔。柔足以懷。則終能進而官之以顯其名譽。而加之爵命。使向之處旅者。得以上逮而居公卿之位。任三事之職焉。故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夫旅人之懷資而來也。其抱負未可遽展。所謂懷玉而被褐者。何由得顯其名譽。卽一官半職。未可驟致。且有

伐檀削迹不容于國者何由輒加以爵命今乃終能  
上逮譽命兼收非遇至明之主曲盡懷柔之說者其道  
無由故五之射維非五之克明其德則不能射也五之  
一矢亡非五之以柔克剛則不能亡也推論至此旅之  
時義豈不大哉

上九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而象曰旅旅  
任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按旅人之在人國仕止久速無定時亦無定在故象鳥  
上九處人臣之極地為眾所忌難以為安猶鳥之巢于  
高枝有風雨飄搖之懼故象鳥巢六五之柔中也六二

周易辨

卷十六

未

之柔正也九四之居柔也為能得處旅之道故不危九  
三遇剛不中則焚其次矣上九剛亢又甚于三則同列  
不能堪人主不能忍必至致其位而辱其身故象鳥焚  
其巢先笑者居高而鳴得意也後號咷者失其所有而  
悲也不知此旅人耳旅人去就何常乃欲踞高位為巢  
穴而妄以得喪為欣戚乎離明之麗于正也以能畜牝  
牛故吉也畜牝牛者養成柔順之德也今上九以剛處  
亢喪其柔順之德而不自知則焚巢之凶理所固然何  
足怪乎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  
也旅人失道自詒伊戚明主雖善于用柔亦何能曲

之哉

三三 異上

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按巽之象傳曰重巽以申命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則  
知此卦專為申命而設也九五有先庚後庚之辭言大  
君之所以制命也九二有史巫紛若之辭言人臣之所  
以布命也即其餘四爻義皆可見而全卦之義益了然

周易辨

卷十六

七

矣蓋自古帝王行事必以命令先之使天下昭然咸見  
其所以行事之故而後人心始有定向王政始可施行  
猶恐其間或有未喻者故須反覆申言不厭煩悉是則  
申命者豈非帝王制治之先聲天下臣民會歸之標準  
乎巽為風其德為入王者以命令曉告萬方猶風之  
披拂萬物也命之初下也人心未必盡喻申言之而後  
有以入人之心民乃靡然從風而王事之行始不虞其  
扞格矣故重巽所以申命申命所以行事也然何以曰  
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乎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  
皆順乎剛故也夫制命而行之者剛也奉命而順之者

柔也。柔不順剛。豈柔者之愚。亦以剛者執其偏見。處置失宜。不能異入乎中正。則理不足以服人。智不足以先物。在剛者先不能自行其志。而欲柔者之皆順乎剛。其可得乎。今卦之二五。一為制命之主。一為布命之臣。皆以剛健無欲之心。異入乎中正之道。而處之盡善。是剛者之志得行。則柔者之心自無不喻。喻則未有不順乎剛者也。此小者之所以亨也。柔為小。故曰小亨。申命而能使小者皆亨。乃可以行其事。而風動乎天下。是以利有攸往。蓋行一事而人心服從。無所扞格。則攸往而無不利矣。大人者。剛巽乎中正者也。天下有此大人。即

周易辨

卷十六

太

聆其一語一言。無有不是。訓是行者。事行而功成。則天下臣民將世食其福。有不利見者。誰乎。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按初六六四。所謂柔皆順乎剛者也。而初當奉命之始。或未達布告之旨。又初本深心之人。或尚微三思而行。是以進退不果。未肯遽順乎剛也。然以剛巽中正之大。人造為此命。此王章也。天意也。豈容奉行者之優柔不。斷廢時失事乎。故當以武人之貞治之。武人以果毅為

貞大敵在前。進則克。退則敗。有進無退者。武人之貞也。初六當申命之時。進則有勳。敏之功。退則得方命之罪。故惟志在果毅。是其所利。蓋王者行事。原不欲使其下有求濕之苦。但規模既定。條教既詳。而復聽下吏之策。室道謀廢。關詔令。則甚非率作興事之本意也。雖斷之以武。烏得為過。故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謂初之順剛也。疑其所不必疑。故治之使勿疑也。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言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周易辨

卷十六

太

按九二九五。所謂剛巽乎中正之大人也。而二有承宣之責。其布命于下也。必登進厥民而申告之。不厭其煩。悉焉。故曰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古者尊上坐于牀。卑者拜于牀下。以布命之。大人言之。則牀者。猶今之公座也。周官史掌卜筮。所以占吉凶。巫掌祓禳。所以除災害。其言皆丁寧煩悉。以道達其意。盤庚之遷股也。患大家勢族之相阻。乃登進厥民。命眾悉至于庭。而為之陳其禍福。曰。于其敷心腹。胥賜。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其三篇之辭。委曲中說。不啻父兄之告誡子弟。此即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之意也。至周公作大誥。多士多方。言之詳辭之複。又有過于盤庚者。何也。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

志如此所謂異乎中正而志行者二誠無愧矣

九三類異名象曰類異之吝志窮也

按九三居下之上其中命于下又二之所奉行者然過

剛不中喜于紛更朝令而夕改使奉行者無所適從無

以爲吏民之師率故可羞吝象曰類異之吝志窮也蓋

剛異乎中正則于理無所不通故其志得行若理有所

不通而強行之則愈更而愈不行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按四與初同一柔也四之志亦不能無疑疑則當有悔

矣以其異體得正而上承九五之中正是能先天下而

千萬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則下有疾苦不能達之于

上上有德意不能宣之于下于是詔令之寢閣不行事

功之廢墜不興者雖有聖明之君亦付之無可如何矣

且凡有一事之行左右近習之人必有爲之蒙蔽者豪

強奸黠之徒必有爲之便阻者所以盤庚雖尊爲天子

猶能灼知此弊不憚登進其民而告之況九二乃親民

之吏又何難于牀下之紛若乎觀幽風之篇民有躋公

堂而稱兇觥者足見古者吏民相親之至誼是二之紛

若也下無不達之民情上無不宣之主德宜其吉而无

咎也此由九二剛而得中故能周詳懇摯以通上下之

溫文訓詞深厚皆文具耳何功之有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按九五爲制命之主命令所自由臣下所稟承也必其

剛異乎中正而志行故貞吉悔亡以其柔皆順乎剛故

无不利其發令之始人不能無疑論之而不從故无初

迨其後也事行而有功人心莫不服故有終然天下事

始之固難終之亦不易蓋人主所以申命者正以承弊

通變不得不更化以善治也故有取于十干之庚庚更

也庚先三日曰丁取丁寧之義後三日曰癸取揆度之

順乎剛者故其悔可亡且有田獲三品之功田武事也

王者申命行事每因天下有大故王室有大變勢不得

不興師動衆以除其害故先爲詔令以諭之此時群疑

滿腹衆難塞胸苟非一二大臣深謀遠見策之甚明持

之甚堅則其事終不行而其功終不立四上承九五以

柔正輔剛正則上得一心之臣而下無旁撓之議此所

以用武立功一如蒐田之獲獸也三品者天子諸侯一

歲三田一爲乾豆以供祭祀二爲賓客三充君庖也大

臣奉行君命衆志協從一舉而神歡之賓享之身安之

如是乃見行事之有功乃見申命之无悔不然雖詔令

義丁寧于未庚之先告天下以必欲更新之故以釋人  
心之驚疑揆度于既庚之後告天下以長久可繼之理  
以作人心之豫怠此所以事行而有終功成而不弛無  
悔而有吉也然此豈私智偏見所能為哉一出乎中正  
而已矣本中正無弊之道以申命故其言皆足以斷疑  
其事皆足以有功故曰六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  
其資斧正乎凶也

按上九剛而居柔不中不正處位雖高不足以令其下  
矣其巽在牀下也亦欲如二之登進厥民而肯之也然

周易辨

卷十六

三

剛不中正無以服人所謂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  
而自止者故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凡所以給人之欲者  
資也斷人之疑者斧也當申命行事之時發一言即有  
以斷人之疑立一功即有以給人之欲故初六有武人  
之治六四有三品之獲皆由剛巽乎中正者有以裕其  
資斧耳上九剛不中正則是喪其資斧矣既無以給人  
之欲斷人之疑何所賴于上人之申命哉以此取凶理  
所固然故曰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兌上

兌上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  
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  
矣哉

按兌為澤凡物之有榮華色澤者人皆愛而悅之故兌  
之德為說說則易溺于私矣然以人心之公好觀之凡  
天下之真可悅者必其至正而無私者也至正而無私  
者內無欲而外順理也若其內多欲而外不順理則天  
下皆惡之矣故悅以剛中柔外為貞剛中者無所欲于  
中柔外者無所拂于外誠能兼此二者乃得所悅之正  
而順應乎天人心之公矣故以此先民而民忘其勞以此

周易辨

卷十六

三

犯難而民忘其死所以然者何也民知我之無欲則亦  
不復私其身也此所以為悅之大而民自相勸也悅之  
貞者如此不然以私相昵以利相媚苟私利之所在則  
違道犯義而不顧至于盡怨取禍為世所憎書之史冊  
永以為戒故凡不正而妄悅者其終必有大不悅者存  
焉未有能和合而無間相要于久長而取快于天下後  
世公好者也然則君子之求為可悅者其亦熟講于剛  
中柔外之義而後可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按朋友講習諸家但言其互相滋益之為可悅耳而不



知君子所貴乎講習者要在明乎所悅之正與不正也。所悅之正與不正其判若天淵而其幾甚微渺不講則不明明矣而不習則不安不安則勉爲其正者而常爲不正者所奪而不自知矣故其事專責之朋友朋友居五倫之一五倫之中各有所悅悅各有正與不正而爲朋友者皆得而講之習之使各得其所悅之正而無以不正之悅傷敗其彝倫則皆朋友一倫之力也是以君子重之。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按衆傳總全卦而言則以剛中柔外明悅道之正爻辭

周易辨

卷十六

雷

分六位而言則以四剛爲君子以二柔爲小人君子之悅人也以正小人之悅人也以不正故四視三則疾也五視上則剝也凡與二柔相比者莫不以妄悅爲戒惟初九剛而得正雖與六三同體而不相親比獨與剛中之九二以同德爲朋故謂之和兌是有朋來之樂無比匪之疑初之所以獨全其吉也夫兌本以和悅爲義則凡兌皆可言和而獨初九言和兌何也凡君子與君子相悅則有利而無害故初與二當專取其和君子與小人相悅每因利而得害故四與三當嚴持其介不得樂以和爲貴也朋友之所講習者正在此際不可不察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按九二上承六三三以相臨之勢而來取悅于二二欲絕之則成隙欲與之則失正皆有悔也必有至誠之道取信于君子亦不見疑于小人則吉而悔亡夫使天下而皆君子也則所以處之者一于和而可矣惟有小人之焉周于其中是以處之之術甚難然欲以術爲調停則必至于兩失而惟以誠爲感格則終有以相安嚴于介而仍不害于和此又朋友之所當熟講也。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按三以陰居陽不當其位既不能行正道以自守則必

周易辨

卷十六

奎

用邪媚以悅人下則來九二之悅上則來九四之悅以其居二四之間勢足以兼乎上下也凡人之情以正爲悅者見以爲迂闊而難親以不正爲悅者見以爲近情而可喜是三不惟自處于不正且使二陽幾喪其所守此三之所以爲凶也自非剛明無欲之君子素審于貞邪之介者其孰能無惑于此乎。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蘇傳九五兌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疾不如惡石九四介于其間以剛輔五而離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

夫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徐進齋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桑邪之所移奪。一失于桑邪，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取臣者也，所以奔走趨承于其下而求悅于我者，無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欲公私介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按商者，即所謂商確商量商議也，所以講明正與不

周易辨

卷十六

美

正之介而端其就為可悅，孰為不可悅，以決所從者。全在此一商也。自初至上皆有所悅，則皆所當商。獨于九四言之何也？因在近君之位，有邪直之責，兼喉舌之司，凡所悅之正與不正，當先與人主講之。明議之，熟使朝廷之上先介然有不可移奪之志，而後百官萬民之衆皆曉然定其所向而不迷。故商兌特先歸于九四也。其未寧何也？以為既已講之，必且習之。若講而未習，則猶易流于不正，故其心未敢即安也。如是則能介然于三上兩疾之間，可以勿藥而有喜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其與人相悅也，所謂和光同塵者，然其正與不正之介，堅確不豫，不以三公而奪其所守。九四之介亦若此也。然謂三與上兩陰能以其所悅，蠱惑四五者也，傳曰：天去其疾矣。四介然守正，不為三上之所蠱惑，則疾不足憂而有喜矣。喜者，四也。五也。而象曰：有慶何也？君相無疾，則天下之病本除矣，故有慶也。而其要皆在于九四之一商。處君臣之間，而能以朋友之道行之者，兌之九四是也。舜告禹曰：予建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高宗命傅說

周易辨

卷十六

主

曰：汝乃心沃朕心，汝弗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古人以朋友之道行于君臣之間，其交相告戒若此之切也。此所以疾無不去而慶無不臻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程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悅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何也？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禍心，則危道也。剝者消陽之名，指上六以五害比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悅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安得不戒。清雪

松曰上體純陰居卦之外善匪其情以為悅非若六三來兌顯然來悅人得以非正而拒之也最能惑人最能陰制善類剛正之君決非柔媚小人所能動而不能不臣于匪情矯偽以不求悅為悅之小人故九五有孚于剝之戒

按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言五正當尊位與上六一陰同體相比易為所剝也天下之為邪媚以惑人主者多矣然遠者勢不相及未足為害惟五與上以正當之位受親近之悅此疾在腹心入于膏肓藥石之所難及者故直名之曰剝苟非九四同德之臣講習周易辯卷十六 未

有素則五將深信不疑豈能知悅我者之為剝我乎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蘇傳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陰為質以悅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于二陽之間以求悅為兌者其心易知其為害淺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託于無求以為兌者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于難知之小人其至于剝豈足怪哉

按上六引兌程蘇諸子皆極言其悅之為害可謂深也此嚴于責五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

志于仁而已矣上六豈其人哉而九五信之使當君之任則其所引者亦引之以其所悅焉耳所謂論道經邦獨于一人者固可以若人當之乎夫巧言令色務為容悅以固其寵者小人之常情也其害害自不待言顧使其人得託肺腑之親擅鼎鉉之尊以售其邪媚者君也故于九五特嚴其辭曰孚于剝有厲而于上六不言內夫使九五知其危而不之信則上六之引兌不足憂矣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十六終

卷十六

无

周易辭卷之十七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三 坎下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程傳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人心離則散矣能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 註傳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渙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于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

周易辨

卷十七

于是渙始有所歸矣乘木乘舟也 李隆山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爲懷保之道渙因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携之術 朱漢上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復其本心而離散者可合矣治渙之道也

按天下之勢有萃則有渙渙之時人心離散土宇分裂勢且不可收拾矣然有亨道焉何也就下卦言之九二以剛中之才來據險地能處險亦能平險可使渙散無主之人心有所依以自安是剛來而不窮也

周易辨

卷十七

就上卦言之六四以柔正之德上輔五位能合羣策以用羣力可使四方角立之羣雄各歸心于王者是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此渙之所以得亨也雖然根本切要之計尤在乎王假有廟王謂五也必有王者出乃可以一天下之渙而所以一之之本則在乎事祖考與事上帝而已王者將以駕馭英雄收合羣力萃天下爲一家而使誠意不足以享上帝孝思不足以假祖考則根本散矣枝葉將安附耶故惟假有廟而後上帝所有祖考所生凡子孫臣庶皆可得而聯屬之矣能聯屬渙散而復歸于一之謂王而王之所以聯屬之者不在天下而在廟中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如是乃可以涉大川矣大川謂坎險也渙之時負險而角勝者多矣險不去則渙不可一故必有事乎涉川顧涉川非難乘木爲難巽爲木木者涉川之材具也乘之者運川材具之能事也有此材具而後可以涉川有此運用材具之能事而後可以涉川而有功彼欲涉而無木與有木而不善乘者雖遇平流不知所措況與之入乎風濤不測之中未有不淪胥以溺者欲求有功難矣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要其所以驅策天下人才使之濟大事以成大

功者惟此假廟之精誠足以固結其心而非徒用智  
用術之所能驅策也故又有利貞之戒○又按卦辭  
不過一十二字而濟渙之方略該括已盡但聖言簡  
奧若非後儒備細推闡亦豈知一十二字中有如許  
大經濟乎○本義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乃六往居  
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不知柔得位指六四陰居  
陰位故曰得位而四屬外卦故曰得位乎外三以陰  
居陽且在內卦不可云得位乎外上同者同于五也  
下无係應而上同于五故爻有渙羣之吉无朋黨之  
私若六三上同于四則是臣下自相黨比非渙羣之  
大義矣不可不辯

周易辨

卷十七

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蘇傳渙之爲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  
四方之不暇而其象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  
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  
始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  
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  
繫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傳初六渙之始也方始而拯之則不至于渙馬人之

所託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順之以拯渙如得壯馬  
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張雨若曰舉初六見其才弱  
不當得吉曰順則全在資人濟渙要務固在得才哉  
按渙之時柔不能獨立必順從乎剛以濟事初六上  
無正應當就其近之可依者莫若順從乎二藉其力  
以自救則不至渙而無歸是拯初者二也而所以致  
二之拯者初六之順也初苟不順則坐失強援何恃  
而不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按九二所居者險地也然使據險爭勝而無庇人之大

周易辨

卷十七

四

德以安之則渙者畏之而不敢歸二亦孤立而難以自  
存矣此宜有悔也惟九二剛來而不窮則仁足以懷遠  
義足以嚴暴天下之渙者奔而歸之若几席之可憑以  
爲安也二之力足以庇人則益足以自立而無渙散之  
憂故曰渙奔其机悔亡蓋渙之時王者方以假廟之誠  
爲招携之本則九二之宣力于下者亦惟本仁人孝子  
之心以行勞來遷定之事與後世逐鹿之徒騷險扼要  
以爲用武之地者其志願不同故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言使渙者皆得悉之以爲安則二乃得如其願也觀二  
之願如此初又安得不順之乎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按六三居下之上。身未出險。位高則上之責我也重。處險則下之望救也殷。六三思所以副上下之責望者。惟有捐軀赴義。置死生于度外。而後天下無不濟之事。吾心無事後之悔。故曰渙其躬。无悔。夫人情孰不喜萃而惡渙。然其所由渙者。皆起于大臣惜身畏禍。不肯以身任天下事。而為之解脫其禍患。是以禍患日深。而衆心无解。且人之私其躬者。但知顧一身。不知顧天下。及至天下事壞。而我身亦豈有獨全之理乎。渙其躬者。不以我身為身。以天下為身。所謂外其身而身存者是也。故

周易辨

卷十七

五

曰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按渙之時。天下有能為羣者。則人將相率而奔之矣。九二之奔机是也。雖然。為羣者。衆必將以角立之勢。而成水火之形。此天下所以分裂。人主所以孤危也。故渙羣。為人主濟渙之急務。而其責則易之相臣相臣者。羣之所由以達于人主者也。相臣秉志公忠。識慮宏遠。則自能化其偏黨之私。以共歸于大公之道。使天下之尊君也。一如萬物之尊上帝。其親君也。一如子孫之親祖考。

安有租分左右。各立門戶。黨同伐異。于其下者哉。故聖

人特以渙羣。為之六四。以六四柔得位而上同。其深思遠慮。超出等夷。為能渙天下之小羣。以成王者之大羣也。此豈心事暗昧。度量褊淺之人。所能乎。故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巽主在四。故其思深如此。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朱子曰。人君之號令。當出于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決于四體也。余四

周易辨

卷十七

六

明日。渙大號。如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己之詔。渙王居。如陸贄勸德宗散瓊林大盈之積。程敬承曰。渙王居。即渙大號內事。蓋天下之渙。始于人心離。而人心之離。由于財聚。傳曰。財聚則民散是也。如徒空懸號令。而內儲如故。則何取于仁言。曰正位者。大資而天下歸心。王乃得正位也。

按王者濟渙。既有享帝享親之精誠。必有悼信明義之實事。天下之渙也。王者之勢不足以維之法不足。以束之。而惟信足以固之。義足以威之。渙汗其大號。則號令之行。如汗出而不反。于是天下服其信而不

忍○欺○渙○王○居○則○天○儲○之○所○有○盡○散○以○濟○人○于○是○天○下○  
服○其○義○而○不○忍○叛○夫○一○介○之○士○有○信○有○義○則○一○鄉○之○  
人○從○而○尊○之○矣○而○況○于○王○者○乎○若○王○者○而○空○言○以○欺○  
世○專○利○以○病○民○則○信○義○既○虧○人○心○咸○貳○雖○擁○有○尊○富○  
實○同○虛○位○矣○故○惟○人○服○其○信○人○服○其○義○者○則○可○以○定○  
王○居○正○王○位○无○咎○于○天○下○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姚承菴曰本義云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然則小畜  
何以不言逖耶且夫九二言惕號亦何以不云逖耶周  
公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後儒強合而一之孔子自有解

周易辨

卷十七

七

世○特○未○察○耳○逖○遠○也○逖○出○者○遠○出○也○言○渙○之○時○天○下○紛○  
爭○生○民○之○害○有○不○忍○言○者○上○九○陽○剛○能○渙○其○害○而○去○之○  
使○斯○民○皆○遠○出○于○湯○火○之○中○則○于○渙○為○有○濟○于○理○為○无○  
咎○故○夫○子○中○其○義○曰○渙○其○血○遠○害○也○逖○遠○義○極○明○後○儒○  
不○求○本○字○之○義○而○強○同○于○小○畜○之○辭○可○乎○

按○渙○之○上○九○必○以○渙○血○終○之○何○也○蓋○天○下○無○無○故○而○  
渙○散○之○理○必○有○所○以○傷○害○之○者○是○以○不○能○保○聚○而○至○  
于○散○上○九○當○渙○之○將○終○又○當○思○其○害○之○所○在○而○力○去○  
之○不○徒○以○渙○大○號○渙○王○居○為○足○以○畢○渙○之○事○也○血○因○  
傷○害○而○見○者○故○以○渙○其○血○為○去○害○之○象○夫○渙○大○號○不○

過○聲○動○一○時○之○人○心○渙○王○居○不○過○暫○解○一○時○之○困○  
而○使○害○事○之○人○與○害○人○之○事○猶○未○盡○去○則○稍○一○遷○延○  
而○赤○流○于○下○民○生○不○堪○又○將○離○散○矣○故○必○盡○渙○而○去○  
之○庶○使○斯○民○遠○出○湯○火○可○以○安○居○而○不○散○故○曰○渙○其○  
血○遠○害○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同○也○惟○大○  
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為○衆○害○之○本○然○則○上○  
九○之○渙○血○尤○必○以○格○君○心○之○非○為○第○一○義○歟○

三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

周易辨

卷十七

八

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  
傷○財○不○害○民○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初○一○川○曰○以○全○體○言○三○陰○三○陽○  
剛○柔○各○半○是○其○節○也○豐○儉○適○宜○而○無○偏○勝○之○弊○以○二○體○  
言○二○五○皆○剛○各○得○其○中○是○其○節○也○裁○制○得○宜○而○無○過○不○  
及○之○失○蔡○汝○楫○曰○剛○主○裁○制○故○取○二○五○之○剛○得○中○者○  
以○明○節○道○之○善○馮○厚○齋○曰○剛○得○中○則○無○過○節○之○苦○斯○  
可○通○行○于○天○下○李○氏○曰○節○以○甘○為○吉○以○苦○為○窮○所○謂○  
甘○節○制○之○有○道○使○人○悅○而○不○厭○故○吉○所○謂○苦○節○抑○損○過○  
當○使○人○苦○而○不○憚○故○窮○林○次○崖○曰○節○至○于○苦○則○違○性○

情之正。乖倫理之常物。不能堪。勢不可行。故曰其道窮。按彖傳剛柔分而剛得中。已發明節之所以得亨矣。悅以行險以下。又申言之。見節之道當求其可悅求其可通。斯爲可貞。而無事于苦節以取窮也。以卦德言之。有悅以行險之義。蓋兌爲悅。坎爲險。君子之乘節于身也。出于天則之自然。非有所矯拂而爲之也。故行焉而得其心之所悅。悅之則安之。雖歷乎險難之中。而處之恬然。不以喪其所守。節如是。則可謂亨矣。而何不可貞之有。以九五一爻言之。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之義。蓋五以陽剛居尊。得中得正。此聖人

周易辨

卷十七

九

在天子之位。而議禮制度。本身微民。莫不權衡至當。使天下賢愚高下。皆可以通行不窮。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也。故天地節而四時成。卽本此中正之道。通之于治曆明時者也。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卽本此中正之道。通之于量入爲出者也。節如是。則可謂亨矣。而又何不可貞之有。節之不可貞者。惟其苦而不悅。是以窮而不通耳。夫子以剛得中。句意尚合。蓄故中言以發明之。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王童溪曰。古者之制。器用宮室衣服。莫不有多寡之數。

隆殺之度。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以是爲節。故貴賤上下各安其分。存于中爲德。發于外爲行。隨時合宜。無過不及。則爲中節。如禹稷之于平世。顏子之于亂世。曾子之去。子思之守。是也。而孟子以同道與之。其善議德行也與。

按澤上有水。澤水所鍾也。水流而澤止。水之歸于澤也。常視澤之盈虛。以爲限。此自然之節也。故君子法之以制數度。議德行。制之議之。權衡斟酌。損益以時。而無所膠執。所謂中正以通者如此。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周易辨

卷十七

十

按兌爲澤。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乃水之蓄而不出者。初不出戶庭。二不出門庭。皆于此取象。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而出處之節。乃德行之大端也。故初二兩爻。卽以出處之節言之。初當潛隱之時。不出戶庭。則有以自守。而無失節之咎。夫子于繫辭傳。獨以言語之慎密釋之。何也。言語者。德行之符也。人之欲行其事也。常先見之于言語。當其時會未至。事機未動。而言語先洩。則失身害成。其咎有不可勝言者。于此不節。尚安問其德行哉。然則三緘金人之口。三復白圭之詩。非務聯繫也。免咎而已。戶。初奇象門。二偶象在初。則當閉戶。在二。則當



闕門時之通塞不同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張南軒曰：處節之道，當知時適變。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蓋處類子之世，不可為禹稷之事，當

禹稷之任，不可守類子之節，反是失節矣。蘇傳：節者，

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

方未明，刺無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言无節

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暮也。洪覺山曰：極

則也。通塞之準則也。

按古人以出處之際，關人生大節，故當其時之宜處

周易辨

卷十七

主

也。雖乎其不可及，及其時之宜出也，趨時若猛獸，

鳥之發其明于審世而勇于赴機，古之聖賢莫不然

也。節之九二，出潛離隱，身當用事之地，且坎險在前

時，方待濟與五同德，足以有為此，正以出為節，非以

處為節者，乃二在澤中，澤為渚水，蓄而不流，故有不

出門庭之象，然而非其時矣。時當出而不出，則坐失

天下之事機，坐視天下之飢溺，事功可就，蹉跎而莫

知所乘，世患方殷，隱忍而莫為之救，是以我一身之

不通，致使天下受其窮也。識時之俊，固如是乎？故爻

以爲凶，而象以爲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孫質菴曰：陰柔不中正，以居節時，其制用也，雖而不經

其行已也，涉而无度，後來傷財之患，失德之愆，自斯伊

感而已，何所咎哉。季彭山曰：象曰：又誰咎也，非謂三

之過不可免，而無所歸咎也。曰：不節之嗟，嗟則能節矣。

又誰咎之，聖人貴人善補過也。

按嗟則无咎，不獨節之六三然也。離之六五，戚嗟若

吉，臨之六三，既憂之，无咎。萃之上六，齋沓涕洟，无咎。

皆取其善補過也。蓋三爲兌體，兌爲說，不以不節爲

說，而以爲嗟，其能補過宜矣。季彭山之解，良是。

周易辨

卷十七

主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程傳：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

施達泉曰：九五主節于上，其道本所當安，而六四柔順

得正，又是能安者，故禮從時王之議，度從時王之制，不

勉而中，自然有節如是，則用無不宜，行無不當矣。何亨

如之。楊氏曰：九五方以中正先天下，乃得六四之近

臣，安節以承其道，故亨。非六四之亨，天下之亨也。

按水之歸澤也，安流而無阻。六四正當其際，故取安

節之義。天子制節于天下，天下臣民以安受其節，爲

亨，而四居近地，尤當順承其道，以倡率臣民，於四

之安飾則自四以下可以無所不通矣此其所以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九五以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此則安行天下則悅從

按甘節謂五自甘之也行有尚謂行于天下而人皆尊尚之也人主制數度議德行必以身立天下之極欲以身立天下之極必先自以為甘而樂之不厭則推行于天下而人皆尊尚之矣使五不先自以為甘而能強天下以所不樂從哉雖然不節則嗟非所甘

周易辨

卷十七

主

也過節則苦非所甘也惟九五居位得中則權衡得當使其身安于中正之則而無有過不及之弊是以在我為可甘而在天下為可尚故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蘇紫溪曰苦與甘對甘節可以範一身亦可以範天下苦節不可以範天下僅可以範一身蓋整齊天下者必類其情之可安度其勢之可行一以苦節行之則裁制太甚刻覈太過人必難堪而勢將廢格矣其何亨之有然人苦其苦而我自甘其苦老耄之壽可以共德經經

之守可以寡尤何悔之不亡蔡虛齋曰窮則不通與中正以通者相反

按三與上一為不飾一為苦節二者于何取象蓋澤上有水曰節澤之受水至于三而澤溢矣故以為不節之象水之歸澤至于上而水涸矣故以為苦節之象晏子豚肩不掩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弘脫粟布被此皆居公卿之位而以苦節為貞者雖不可以通行于天下然以視怙侈滅義傷財害民者庶幾可以寡悔然而聖人終不取焉者誠以公卿大臣輔弼人主師表百僚宜以中正為法若堅守苦節必且自苦以苦人而使人主有所不甘同列有所不安則其勢將有所激而反為不節者揚其波矣故必剛柔分而剛得中乃為節道之至善

周易辨

卷十七

主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按卦名中孚孚信也信必由中故曰中孚柔傳釋中孚二字而曰孚乃化邦此言孚信足以感化邦人如文王之為邦作孚方可謂之中孚然此未易言也必也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而後孚乃化邦也蓋以卦之全體

言之二陰在內故曰柔在內以上下二體言之二五皆以剛居中故曰剛得中柔在內有虛中之象人必能虛中以察理乃能明于所信之正中不虛則爲成見所蔽而偏執之私影響之說皆得而淆亂之矣既以虛中察見至理必須剛以持之中以權之剛者無欲不剛必爲物欲所奪即不能堅確不移以至于失信剛而不中則或膠執一理即不能隨時變通以至于信非所信惟剛而得中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而所信皆得其當矣然又必如兌之說焉悅而後能安于所信而不遷也說矣而又巽焉巽而後能深入乎人情物理之中乃應乎天也

按豚魚即俗所謂江豚也生大澤中每作知風之至是物之有信而可以爲驗者因卦有風澤故即以此爲中孚之象信及豚魚言信若豚魚猶云信如四時也及字與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之及字同義中庸云無徵不信信者事之徵驗可以取信于人之謂也豚魚起則風將至是豚魚乃風之徵驗可以取信者也君子之取

信于人也亦然如言我能知人則必有任賢去邪之實以爲驗言我能安民則必有省刑薄斂之實以爲驗如此則人皆信之可以化邪救吉也苟空言無實無以爲驗則人不可欺雖以帝王之尊詔令文辭之美無以取信于匹夫匹婦而人皆解體矣何吉之有○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與渙之乘木有功同意然此既曰木又曰舟何也蓋木之涉川者有二編以爲筏則大而可以重載刻以爲舟則虛而可以容物涉大川者兼此二用則无往不利矣承上文言信及豚魚則有以取信于人而人心同結可與同患如巨筏之可以任重虛舟之可以容物以之曰大險濟大難而无不利也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有臣三千惟一心此皆平日之孚信有以固結乎人是故臨大事而克濟使我無以取信于人則人心亦舉無足信一旦有大事誰與共濟哉然則涉大川者木與舟也能乘木舟者信也天下何處無木何處無舟而惟以信固結之則皆爲我乘不然則木散舟散遇風波而不知所屆矣此聖主所以貴悼信也○利涉大川則中孚之道既得矣又曰利貞何也蓋信出于正者天道之所當然也故信以正則爲應天信不以正則爲違天如尾生之信豈可與朋友期徙木之信豈可與

國人交世之使偽不信者不足道矣。而其好信者又每不知所信之正。而不合于天道之所當然。則其病究與不信者同。故又戒之以利貞。此非柔在內而剛得中。就而巽者其孰能與于此。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楊誠齋曰：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形而能動天地，感人心。此澤上有風，所以爲中孚。議獄者，求其入中之出，緩死者，求其死中之生。蓋好生治民，舜之中孚也不犯有司。天下之中孚也。天下中孚，則萬心一心矣。

按中孚所設者廣大象止及議獄緩死一事，何也。凡

周易辨

卷十七

七

有罪而入于死刑者，大奸極惡之人也。信乎于良民，易信乎于大奸極惡之人，難議獄而使出者，服入者亦服。緩死而使生者，無憾死者亦無憾。則雖大奸極惡之人，無有不孚。而其餘之孚者可知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按中孚六爻皆發明卦辭利貞之義。初九與六四相信，九二與九五相信，此信以正者也。六三與上九相信，此信不以正者也。豚魚固物之有信者，燕也。鶴也。喻音也。亦各有信。燕以春來，以秋往。此必信之候也。而其巢必託于堂宇，所以就安也。故言安者必曰燕安。六四爲初

九之正應。正應因所當信，而六四以柔正之德，上輔九五剛中之主，則尤所當信者也。初剛在下，四柔在上，以位之尊卑而論，初不宜附勢妄攀。然以柔正應剛正，此以道合，非以勢交。初固可恃之以久安者，如燕之巢于堂也。此似不煩虞虞矣。初未敢輕信，必虞之而吉也。然後信之。信之則不宜有他。有他則不安矣。捨堂宇而別巢于林木，必有風雨飄搖之懼。故戒之以堅其志也。此以見信得其正者之可安，不宜變志而反移于不安之地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象曰：其

周易辨

卷十七

大

子和之，中心願也。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靡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也。胡雲峰曰：兌爲正秋，爲口舌，感于秋而鳴，鶴之象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鶴鳴子和，天機之自動，好爵爾靡，天理之相孚。伊繼山曰：九五好賢出于中心所願，非有所強而然也。一有所強，則非中孚之實矣。蔡虛齋曰：上二句言二五之交孚，下二句言二五之所以交孚。

按九二與九五以同德相信。若以君臣之分而言。二當上從于五。若以求賢之情而言。則五當下交于二。就彖辭之涉川言之。二則五之木舟也。五非是則無。以其濟就爻辭之鳴鶴言之。二則五之好爵也。五非是則無。與其食夫使有德之臣不遇同德之君。則不知其德之可愛。而視之如路人。豈能如鶴子之和其母。惟德同則心同心同。故知好爵之可靡。知好爵之可靡。故此鳴彼和。不自覺其相應之親切也。讀中孚九二之辭。乃見古者君臣交孚。捐爾我之形。略尊卑之迹。爲君者好善而忘勢。爲臣者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其能相與有成。而作乎萬邦有以也夫。又按此爻雖以二五交孚而言。然以二爲主。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則是二之言行實有以取信于五。五又安得不信而和之哉。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武鼓武罷。位不當也。程敬承曰。六三與上九爲應。謂之敵。原非配而助我者。我不能自主。而惟敵是從。是以作止哀樂。漫無常度。乃爾象曰。位不當。罪其陰柔不中正也。

按三之應上與初之應四同也。然初與四皆得正者。

也。初能度其可信而信之。是以其身可安。三與上皆不正者也。三不能度而妄信焉。是以其心不安。而作止無定。悲喜不常。凡上下之相孚。必知己知彼。皆出于正。而相與以天然。後可以久而彌固。故初可以上交于四。而不爲諂。五可以下交于二。而不爲濫。是皆以天合故也。三之與上。蓋勢相敵。非道相合者。其不可與久安也宜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按六四本與初九相信者。然九五爲中孚之主。而四近之。則四又當上信于五矣。五陽剛中正。四亦柔順得正。如月之將盈。與日相望者。然蓋兩正相得其道。足以相孚也。至于六三。雖與四比。肩事主。如兩馬相匹。然三居不正。四當絕之。以上信于五。庶無背公植黨之咎。故曰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絕類謂絕三。非絕初也。三與四皆陰。故云類。初本陽剛。不可云類。且初與四爲正應。初之信四。不宜有他。四何爲而絕之哉。本義謂初與四爲匹。四乃絕之。則與初交之義相矛盾矣。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滑雪松曰。人君之孚。當洽于臣鄰。而後貫于億兆。爲凡邦之本。非德之正當。何以有此。位正當者。取人以身也。

不以剛健中正居尊位則下雖有正亦疑之而不能  
用矣

按中孚各爻皆不言孚惟九五言有孚正以五為中  
孚之主必五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確有徵驗足以  
取信于天下然後有以得天下之孚也所謂信及豚  
魚者于五之有孚舉如見之矣然僅得无咎何也人  
主一身為衆信之所難投有信以正者即有信不以  
正者從而問之使辯之不精執之不同則誤信一不  
正者而衆正為之解體矣答可勝言哉如九二之信  
于九五信以正者也初九之信于六四以上達于九  
五亦信以正者也而有六三上九之信不以正者從  
而問之魚目與隋珠並列賦賦與和璞相間此五之  
明所以極難辨而五之誠所以極難專一者也苟  
非剛明之德得中得正克當九五之位豈能于邪正  
疑似之間獨與衆正合為一體始終固結不為所  
乎所以有孚舉如周公僅以无咎許之而夫子則推  
明其所以舉如者由于位正當也使居此位者稍有  
不正稍有不當則信不孚于一二正人而欲使萬那  
作孚其可得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吳臨川曰豚魚知風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  
故取為中孚之象胡雲峰曰雞鳴必先振其羽故曰  
翰音九二鶴也而鳴于地之陰上九雞也而登于天  
高有是理乎

按上九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處位極高猶翰音之  
登于天也燕之巢于室也鶴之鳴于陰也木皆有高  
飛之才而安處于下雞本在下之物乃反不安于下  
而登于天此不正之甚者若信以為正而居之不疑  
則未有不凶者故曰貞凶也世有庸才而踞高位舉  
世疑之而彼獨不自量併其君亦誤信而輕舉之始  
焉奮翮于天衢而卒之殞命于刀俎是皆不察于此  
爻之義者

三三爻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  
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  
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禮

按小過之義諸家之說皆茫然不知所謂惟蘇傳得其大指曰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四陽于內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強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愚以後世之事證之在夏如太康以下受制于羿羿在周如平恒以下受制于強諸侯及齊田氏晉六卿魯三家漢之外戚唐之宦官之類皆小者過而大者失位之象也古今每有此等事故聖人特設此卦以示人使遇此時當此事故必有道以處之也○文王曰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此教君子以處小過之道也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示小人以處小過之

周易辨

卷十七

圭

道也夫子釋之曰卦何以言利貞也言小過之時自有處小過之正道與時行之未嘗不利也第所謂利貞者可小事不可大事以二五柔而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小事即大象所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是也二五雖居用事之地然質皆陰柔與小人同類不免受其牽制幸皆得中則猶可以得正當此小人過盛之時騷奢僭踰蕩無法紀猶能勉為過恭過哀過儉之行自可以砥世維俗而亦不至于觸忌取禍此其所為小事吉也三四之剛皆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大事如困之九五惡小人之掄剛即能奮威權以行剗削之

法解之九二惡小人之構難即能秉中直以除狐媚之奸皆以剛中得位魁柄在握故能行大事而得志今三四失位不中以言乎事權則旁落于羣小以言乎運用則不適乎機宜若舉大事祇以速禍計惟有儉德避難聊以自全可耳此文王為君子計者然也至為小人計何以曰飛鳥遺之音也蓋以此卦有飛鳥之象為上下四陰鳥之翅也中二陽鳥之身也鳥之飛也聽命于翅而身不自主高飛不下必至羽化而身與翅俱亡但遺其哀鳴之音而已小人之得志也脅制君子而奪其權位使世主拱手聽命惟所欲為至于災害並至而身與

周易辨

卷十七

圭

國俱喪但遺其惡名為萬世唾罵而已故觀飛鳥之象而小人之行事始末盡見自古及今曾見有小人用事有吉而無凶身與名俱利者乎借使小人知幾達務早自猛省當其勢未過盛幡然知止退然自下何至于此耶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夫小人在上逆也在下順也進而僭上逆也退而善下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捨逆從順所以大吉也即以後世之小人言之斯高之凶終固已不如范蔡之勇退矣小人之中亦有明而熟于計者文王特舉飛鳥之象以告之所以戒小人者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胡雲峰曰：小過有飛鳥之象，易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之。然初二五上皆翼也，而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其翰也。飛于初已凶，飛于上可知矣。蘇傳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于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按周公于初上二爻著飛鳥之象，于二五著可小事之象，于三四著不可大事之象，初六之飛從下而上，不能自戢，此凶之始也。小人但知求上，豈知上之必凶，故縱志以飛，雖欲止之不可如何。言陰欲上而陽

周易

卷十七

圭

莫能制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按二五皆陰柔也，二與初同飛，五與上同飛，以類言之，皆小人也。以德言之，則皆柔中也。以位言之，五君也，二臣也。小過之世綱紀陵夷，冠履倒置，二居臣位而有陵駕其上之心，故有過其祖之象。祖謂五也，而以陰居之，則妣也。故又有遇其妣之象。過者，駕而過之也。遇者，以二五皆陰，適相當也。其始欲駕而過之，既又以爲適相當，則其僭上之心，視尊卑之名，分如等夷也。久矣，惟其

柔而得中，猶能過自貶損，自以爲不及其君，而適遇其

臣焉。誠如是，猶可維持綱紀，而无僭越之咎。夫子直斷之曰：臣不可過也。知其不可過，而不過，其猶有過恭過儉之思乎？○二五陰類，本同一氣，故二視五爲祖，妣而正言之，則君臣也。說者有以三四爲祖，五爲妣，則支離極矣。不及其君，君指六五，遇其臣，臣指六二。六二能自貶損，退然自以爲不及其君，乃適合于臣道，而無僭越之咎。春秋時，如晉文召王，楚子問鼎，乃過祖遇妣之事。齊桓下拜受胙，管仲不受上卿之禮，乃不及其君遇其臣之事，恰合此爻之義。

周易

卷十七

圭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按三四兩剛皆失位，不中不可大事者也。然當六五弋取二陽之時，三固願從四，亦願往，往者往而有事也。從者因四之往而三亦從之也。二剛相與以有事，羣陰之所深忌也。然九三恃其過剛而弗過防之，則其從五也，徒以速小人之禍，而戕之者衆矣。故曰從或戕之，是九三身且不保，況可以大事乎？九四幸可免于見戕之咎者，以其弗過于剛而適遇陰位，可養晦以自全也。若因



五之弋取輒往而有事則徒以自危而羣小必互相戒  
備彼交愈合而我勢益孤禍可立而俟矣故教以勿用  
永貞勿用勿往而有事也永貞永以居陰養晦爲貞也  
○象曰弗遇過之位不當也言四失位固不可大事而  
處柔猶可以自全也往屬必戒終不可長也往而有事  
徒使小人忌而相戒其禍立至終不可長不若勿用之  
爲得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  
已上也

按六五之位君位也其類則陰也常小過之時羣陰皆  
周易辨 卷十七 壬

欲挾五以制陽陰謀密布勢在必行五與諸陰本同一  
氣不能爲之解散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雖雲起  
于西一時不雨而雲已上蒸雨之勢既成矣惟五柔而  
得中亦能權衡禍福不忍以身寄于羣小之掌握而欲  
弋取在穴之二陽以爲助蓋二陽處于四陰之間此在  
穴之賢人伏而不飛者也五七取之使左右其間亦足  
以稍扶削弱之勢潛消篡逆之形然時事至此大勢已  
去五雖在尊位僅亦守府故貶其號曰公蓋以其聽命  
羣小恣其飛揚不復能任賢圖治綱紀四方爲天下王  
也夫曰弋取則素非任事之臣可知曰在穴則終無用

世之志可知且當此小人成羣之世浮慕山林隱逸之  
名縱使二陽復出終于不可大事徒以冥鴻之高致中  
弋者之危亦何其不智乎爲二陽計惟有老死不出  
穴耳一出穴而戕之者至矣爻辭雖有弋取之文而不  
言吉无咎明其無濟于大事而僅存此虛名耳○四陰  
爲穴二陽爲在穴此象甚明說者以爲弋取六二則支  
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  
亢也

按遇者適相當之謂也過者駕而過之也小人不宜上  
周易辨 卷十七 壬

宜下小人而在下爲適得所遇今在上爲已亢是非其  
所當遇而過之矣故曰弗遇過之小人至此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猶飛鳥之離于網羅也故曰飛鳥離之凶離  
羅也初六凶之始上六凶之終小人之凶不獨在其一  
身而天下皆受其毒矣凡災眚之來有自天降者有自  
人作者自天降者可板而除也自人作者不可倖而逃  
也故凡水旱凶荒山崩川竭日食星變之類皆未可謂  
災眚而惟小人在上曠禍作災流毒天下乃真災眚耳  
故曰是謂災眚

周易辨卷之十七終

男 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辯卷之十八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上海國  
書館藏

三三 離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程傳。既濟之時。大者既已

亨矣。小者尚有未亨。小字在下。王註。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故舉小者以明既濟也。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張中復曰。既濟之道。所利者貞。謂初三五。陽皆居陽

二四上。陰皆居陰。此剛柔各得其正而位當也。陸斗

南曰。剛正則勵精以守其治。而不至好大以生事。柔正則持重以保其成。而不至好逸以滋弊。丘建安曰。古

今治亂之變。安有窮也。治極生亂。亂極生治。此雖天運實人事也。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而不復

振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畏而不敢肆。此治之所由兆。治亂者天也。所以制其治亂者人也。彖

曰。終亂而傳曰。終止則亂。止則亂。妄不止。亂安從生。玩一止字。則知夫子贊易。其旨深矣。

彖卦之有既未濟也。猶之乎有泰否也。天氣下降。地

氣上升。則爲泰。不然則爲否。心火下降。以濟腎水之

寒。腎水上升。以濟心火之燥。則陰陽調和。百病不生

是爲既濟。若火炎而不降。水洩而不升。則上下否隔

而生理絕矣。是爲未濟。此養生家之要訣也。然作易

聖人于既未濟。絕不言養生之事。而專論天下所以

治亂之故。何也。以爲人不通大道。不知萬物爲一體

天下爲一身。不能使亂者治。治者不亂。以弘濟天下

之民生。補天地之缺陷。縱能調和一身之水火。如養

生家延年益壽之說。亦不過養此血肉之軀耳。一日

周易辨 卷之十八 變滅忽如朝露。豈乾元坤元。資始資生之道。君子體仁長人之學哉。此其所以不言養生之事者。蓋有甚切于養生者也。此義不明。于是其術遂降。而爲衆同其弊。遂流而爲房術曲學。邪說誤人不淺。故知聖經之不可不熟講也。○亨小二字。王註程傳。分疏甚明。蓋既濟之時。天下由亂而治。則時事之大綱已整。節目未盡理也。小者未亨。則大者終有所不安。故武王既定天下。周公又制禮樂以輔之。王漢祖既定天下。賈生又陳治安之策。以定經制。皆所以亨小也。必小者盡亨。而後大者乃爲通濟。然又曰。利貞何也。蓋貞

法未可恃。所恃者正人耳。人之才質剛柔不同。必同歸于正。而後可用。用之必各當其位。而後可以盡其所長。如虞周之世。造士有方。區分天下之人才。列爲九德。九德之日。雖詳大要。不越剛柔二者。而剛柔二者。大要必歸于正。至于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則剛柔各當其位。然後良法畢舉。而事無不濟。此利貞之義也。既濟之時。制治于未亂。其道必由于此。然人情征于治安。忽于防患。是以初吉終亂。往往而然。譬之人身。水火既調。百病不作。則恣肆之心。生而七情之患。寒暑之患。皆得而中之矣。夫子推其初之所以吉者。有取乎六二之柔得中。蓋凡糊業者。以剛守文者。以柔六二離明之體。柔而得中。則不喜功。亦不廢事。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任人守法。不改其道。自可以久而不亂。而終之所以亂者。非天運然也。由人主圖治之心。至是而止也。止則道窮。道窮則亂。亂不必其遠見也。有良法而不知守。有正人而不知任。即此是治道之窮。而大亂之徵也。既濟之君。未遂至此。而聖人思患豫防。欲救其亂于未然。當先治其心。于未止未止而戒其止。則道終不窮。而亂無由作矣。此保濟之長策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徐進齋曰。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于既濟之後。君子于此。慎思而豫防之。則不至于患矣。

按思患云者。既濟之時。有患之幾。無患之形。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患之幾。未可枚舉。而止爲最。故彖傳特拈以示人。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按既濟之六爻。皆剛柔正而位當者也。各有思患豫防之事焉。初九取象于曳輪。何也。既未濟。皆以濟水爲義。水之深者。非舟不能濟。其淺者。車亦可渡。初九以剛明

之才。當既濟之初。凡有所行。必思其患。雖其患尚淺。而防之不敢不慎。如乘車以濟險者。必扶曳其輪。而過之。蓋小心之至。不敢任意爲驅馳。則雖濡其尾。而無負轅之咎。故曰。曳其輪。義无咎也。說者皆以曳輪爲倒曳其輪。止而不進。非也。凡乘車者。皆前進而求濟也。遇險而扶曳其輪。正所以求濟。非止而不濟之謂。今西北之人。乘車以載物者。凡遇險處。必以人力扶曳其輪。而濟之。未見有倒曳其輪而不進者。如倒曳而不進。則又何濡尾之有哉。濡尾。承曳輪而言。則尾爲馬尾。與小狐汔濟。濡其尾。不同。蓋彼承小狐而言。則尾爲狐尾也。馬尾雖

濡而可濟。狐尾一濡則不能涉矣。說者混作一義不可不辨。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按六二爻辭。承初九曳輪而言。故亦取乘車以濟之義。婦。婦車之蔽也。婦人乘車。必以茀不敢自炫其美也。二居離體。有文明之德。當既濟之時。事定功成。典章文物。燦然明備矣。然而聰明外炫。則內照之智疎。文飾日繁。則務實之功少。雖有隱患。不及致思。而天下之亂由此起矣。此猶婦人乘車而除去其茀。以自炫其美也。陰離有美合之以從王事。此婦道也。臣道也。爲婦者乘車出

周易辨

卷之十八

五

行而喪茀。以自炫。豈得爲良婦。爲臣者經營王事。而飾美以沽名。豈得爲良臣。幸二居柔得中。則謹于思患。而不務喜功。且善于審時。而圖維甚早。既深知喪茀爲婦德之羞。卽恪守含章。以爲臣道之正。故能欽繁華以歸敦朴。黜虛名而求實效。一遵成法。不敢作聰明而亂舊章。圖任正人。不敢厭老成。而喜新進。此其所以長治久安。天下實受其福也。勿逐七日得。取七日來復之意。言失之不速而自得也。說者謂喪茀爲失其所以行者。以九五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也。不知車之所以行者。在輪而不在茀。且茀之喪與得。就六二自處而言。不論五

之下賢不下賢也。二離明外炫。有喪茀之象。以柔中得之。有七日得之象。喪與得皆在二。豈因五不下賢而喪之。又豈因五之下賢而得之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應也。

通志曰。鬼方特因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按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敘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戎狄之患。莫有大于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有大于伐荆楚者。卽易所謂伐鬼方也。楚俗尚鬼。多淫祠。故謂之鬼方。商周中葉。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六

荆楚每爲中國大患。蓋自豫南偏。卽踰重山而至鄧。號爲山南。而又渡漢水。控引雲夢江沱。是爲重險。荆楚在其間。爲九州內之夷狄。一出憑陵。則北撼中州。東騷陳蔡。此所以易爲中國患也。商都河南北。周遷雒陽。視荆楚爲國南鄉。而負固若此。其爲大患宜矣。然自文王興于岐周。而其風化行于江漢。秦人恃力亦足以制楚。蓋自雍南山。卽山水皆東南趨。其下荆楚亦猶建瓴水耳。然則荆可以搆豫。豫可以搆梁。又足以制荆。設險雖守國之末務。而亦不可不知也。程傳。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

唯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胡雲峯曰。三代之兵。未嘗用一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張中溪曰。小人夷狄。皆爲陰類。戎狄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聖人于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鄭東谷曰。以高宗之盛。而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其可用小人而啓多事之源。于無事之世。捨內治而幸邊功乎。

按九三以剛明居連帥之位。前臨坎險。可以用威武。

周易辨

卷之十八

七

而平禍亂。特舉高宗者。以其用兵于既濟之後。人心宴安。武事廢弛。故用力難。而收功遲。至于三年而後克。則師老財賸。疲憊甚矣。聖人明知其憊。然不言鬼方之不可伐。但戒小人之不可用。蓋代鬼方所以平亂而救民。勿用小人。則不至于釀亂而連禍。總皆豫防之極思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戒也。

王註。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程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爲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有衣袽以備濡漏。

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患也。張中溪曰。曰坎體。故以漏舟爲戒。終日戒者。自朝至暮。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者。斯可以免覆溺之患。姚永菴曰。疑者。疑禍患之突至也。太平全盛之日。常有大大可畏者。伏于其間。思慮一不及。便竊發而不可禦。此衆人以爲無虞。而賢智者所深疑而致戒也。

按既濟之世。不有外患。即有內憂。二者皆所當慎防也。九三以剛正居連帥之位。聖人因而寄之以外患。六四以柔正居輔弼之職。聖人因而寄之以內憂。內憂莫切于君心。君心一驕。則雖外無蠻夷敵國之患。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八

而內有失人敗度之憂。天下之罅漏。莫大于此矣。安得不豫備而切戒之。至問所爲衣袽者。何在。亦惟戒以良法之不可一日廢。正人之不可一日疎。相與盡忠補過。日夕維持于其間而已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程傳。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

按九五爲既濟之主。人主當既濟之時。享治平之盛。業則驕奢之念易萌。而誠敬之心漸減。此通患也。不

知此誠敬之心。為祈天永命之本。若此心一衰。則治功不進。雖備物致享。非所以薦馨香而膺多福也。故弊之辭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鄰謂五西鄰謂二也。此君臣也。而謂之鄰。即虞書欽四鄰之義也。祭以殺牛為盛。禴為薄。物盛而誠衰。不如物薄而誠至者之足以致福。蓋欲九五取法于六二之返明內照。歛華就實。以為永保成業之長策也。聖人憂盛危明。其辭之切至如此。本義謂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又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得無以辭害意。比擬失倫乎。

周易辨

卷之十八

九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按上六處既濟之終。承平已久。人心溺于燕安。如入水益深。而濡其首矣。而上以陰柔處之。是猶濟大川而舟楫不具。其何以救淪胥之患乎。故危辭以戒之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公卿大夫。以天下之安危為己任。不思先事豫防。至于已溺而圖之。則晚矣。此亦及其未亂而致微。非謂其已亂也。

三三 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不當位。故為未濟。

按水火交為既濟。不交為未濟。以人身言之。心火炎燥。而不下交于腎。則腎寒矣。腎水下洩。而不上交于心。則心枯矣。心枯而腎寒。病莫大焉。天下之勢亦復如是。若上下不交。水火不相濟。則天下之病有不可言者矣。然則未濟之時。遂無可濟之道乎。文王曰。未濟亨。未濟則何以得亨也。夫子釋之曰。柔得中也。以六五離明在上。柔而得中。柔能應剛。則上下之志可通。而不憂其否塞也。中能行正。則小大之才可量。而不憂其無助也。天下患無明主耳。有此柔中之明主。何患天下之無才。何患人才之不濟乎。故曰。未濟亨也。雖然。既濟之時。大險已過。大事已定。雖才小者。可以謹守而無過。至于未濟之時。大險未過。天下未定。其勢非天下之大才。不能濟天下之大難。即小才或能共濟。然必得老成練事者倡率于前。則小者亦可因人以成事。所貴乎明主量才而用之耳。設或衡量不當。誤使小者冒昧當先。則必不能出險以終事。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汔。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十

幾也。坎爲水，爲穴，爲隱伏物之穴，居隱伏，往來水間者，狐也。狐之大者，慣涉而知水之淺深，是惟無涉一涉則濟矣。小狐未曾慣涉，不識水之淺深，而冒昧嘗試，是以一涉而濡尾，則驚疑而不敢再進，終于畏怯而不濟矣。卦之六爻，剛柔皆不當位，然剛居柔位者，慎重而不敢輕發，則其事猶可濟也。惟柔居剛位者，冒昧而敢于爭先，則僨事必矣。小狐指初六六三而言，以其才弱而居陽，自以爲能涉，而冒昧嘗試，故一蹶而不復振也。然猶有可濟之機焉。蓋六爻雖不當位，而剛柔則皆相應也。夫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士

相救如左右手。今三剛三柔無不相應，相應則相助。剛者，賴柔者之協力，固可以供其任使。柔者，賴剛者之提挈，亦可以爲之應援。實惟明至審辨而提策之。天下事何憂不濟哉。又按象傳于既濟之初，吉曰：柔得中，于未濟之亨，亦曰：柔得中，皆指離之中爻而言。是二卦之用，皆以離明爲主。柔中乃離明之妙用也。故一則能思患豫防，制治于既濟之後；一則能辨物居方，開治于未濟之時。然既濟柔中在下，其明宜隱；故爻示衰弟之戒。未濟柔中在上，其明宜顯；故爻美君子之光。又按卦辭至无攸利止矣。象傳特提

出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二句明未濟所以得亨之故。蓋惟卦中三剛三柔陰陽相應，則君臣上下情誼相聯，痛癢相關，緩急相救，天下事大可爲也。處未濟之時，旋轉之機正在于此。此其所以可亨耳。夫于特拈此義，所謂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聖人善于贊易如此。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按未濟求濟全在得人辨物，辨其剛柔也。居方，使各當位也。非明至其孰能慎之。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士

程傳：蹇之濟水，必揚其尾。尾濡則不能濟。初六陰柔，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朱子曰：極字猶言極則猶界至之謂。雷氏曰：初六知始之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續，故曰不知極。

按初六所謂小狐也。陰柔本無能濟之才，而居陽則又自以爲能濟，既不量力，又暗于度勢，冒昧嘗試一涉而遂濡其尾，則神氣沮喪，終于不能前進矣。此固小狐之羞，亦豈非明主之耻乎。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者，事之底極，古之濟大事成大功者，未任事之先，必能見其始而要其終，知其所以起事，卽知其

所以底績若燭照計數而龜卜者及其任事而底于成也。所圖不失尺寸。此所謂知極也。堯之川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治洪水。功至浩大。而告成。不過九年。周公東征。不出三年。而天下大定。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後世韓淮陰趙營平諸葛武侯。裴晉公等。規畫時事。瞭然于指掌之間。然後出身而任之。及其終也。皆不出于其所規摹之內。未有胸中茫無畔岸。臨事嘗試。知發而不知收。而可用以任天下事者。故濡尾之羞。在小狐。固無量力審勢之明。而在用之者。亦短于知人之哲矣。未濟之時。何時也。而

可令不知極之小狐。漫嘗以僨事乎。故卦辭既專以爲戒。而爻辭又首及之。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按九二在坎險中。至難濟也。何以不乘舟而曳輪。且併無濡尾之象。如既濟之初九者乎。曰濟之難。易存乎其力之大小。力小者。尺寸之水。徘徊不前。力大者。江河之內。如履平地。至于事機之安危。則又存乎此心之敬肆。心克敬者。在康莊而無惜容。故履險而加慎。心不克敬者。處無事而不知檢。故遇有事而多疏。九二本剛健之才。又能中以行正。是有大力而持之。以小心者。故其濟

大險也。如車輪之行乎平地焉。曳其輪。正見其不恃才而敬慎也。既濟之初九。有其剛而不及其中。故猶不免于濡尾。未濟之九二。但有曳輪。無復濡尾。則中之德。又有以善用其剛也。以此求濟。動出萬全。大異于冒昧嘗試。不知極之小狐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按六三亦小狐也。以柔居剛。才不稱位。處險極而不能濟。故爲未濟。若不量其力。冒險求濟。則必至胥溺。故曰征凶。幸與上九相應。賴上九之提挈。亦能因人以成事。故曰利涉大川。蓋未濟之時。凡在位者。有同舟遇風。胡

越相救之勢。六三居下之上。責任重大。若一不能支。則全舟覆沒。患不獨在三矣。此上九之所不得不援者。有上九之援。此三所以利涉也。自古王者。承清四海以濟兆民。必有賴于同心之助。其中豈無小狐之才。如初六

六三者。惟恃有大力者爲之倡率。而提挈焉。則小狐隨之。亦足以效其助。勦而增其氣勢。是在知人善任之主。慎辨而驅策之耳。使同難不同心。大小不相助。則舟中皆敵國矣。何以濟大險乎。象傳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六三才不當位。而猶云利涉。不恃其應而誰恃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



悔亡志行也。

胡雲峯曰：未濟之時，惟剛乃克有濟。故九二九四貞吉，上九无咎。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李陸山曰：既濟之三，離之上也。未濟之四，離之下也。二爻正當濟難之地，故象討伐，但既濟言高宗未濟，則受命出征者耳。程沙隨曰：震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興衰撥亂之事。周櫟園曰：震乃堯伯名，訓為震揚威武者，非也。見詩傳考補。

按貞者，濟天下之本也。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不當其位，是為不正。然九二得中，以行正，故有吉而無

周易辨

卷之十八

五

悔九四不正，又不得中，宜有悔矣。離體剛明，為能自力于正，以輔柔中之明，主得行其濟天下之志，故吉而悔亡。惟四自處于正，乃可以正天下之不正。未濟之時，恃險負固，為難于天下者多矣。舉一鬼方，則凡四方之蠢動者，皆可槩見。離明之主，有志于濟世，而此患不除，則其憂土宇失陷，而政教不行，人民流離，而邦本不固，其何以臨御萬方為生民主乎？故其勢不得不伐，伐之而有功，不得不賞，賞者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奮發以求濟也。以三年為期者，功成有候，非茫無畔岸，不知底極者也。賞之以大國者，亦各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六

上賞有天下之大功，則享天下之大利也。既濟言高宗此天子親征也。蓋奮伐于養安無事之世，非親征無以作其偷惰之氣。未濟言震此命將出征也。蓋經營于禍亂方殷之日，非命將無以資其共濟之猷。故既濟不言賞，而未濟言賞，賞當其功，則士無不奮，雖小狐亦知用命而求濟矣。非明主曷能有此救時之雄畧乎？按漢史：漢王與諸侯會于固陵，以伐楚，信越期而不至，乃聽留侯計，割地以封王，信越遂滅楚。蓋暗合此爻之義。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印，刳敵忍，不能予，致使功臣解體，卒為漢擒。然則大國之賞，所關也。

按六五為未濟之主，以文明之德，任人求濟，有九二中正之臣為之正應。四上二陽相與夾輔，能虛己而任用之。此五之貞也。故吉而无悔。凡屬離明，皆有光足以照物，而先之出于柔中者，則能養成柔順之德，以應乎中正。非好智用察，以聰明才辨自炫而陵人者也。故曰君子之光，以君子之光照人，則能辨物居方，各當其用，推心置腹，不立城府，使上下相信，如一人，功成不疑，而人

周易辨

卷之十八

七

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先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按上九以剛明之才居鼎鉉之地○亦惟任人以求濟而巳○上與三相應○三居險極○自知其才不足以濟○勢不得不交○惟于上九仗其力以圖濟○飲酒者○交懼之具也○上因而信之○提挈六三與之共濟○是三不至于胥溺而上無坐視成敗之咎○故曰有孚于飲酒○先咎○酒從坎水取○象正對六三而言○然六三小狐也○上飲其酒以濟事○則可若因而受其狐媚○以至于濡首○則失其剛明之德而

周易辨

卷之十八

六

小人將乘此用事○不能平險而還○以造險矣○是上之信三○適所以自失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夫子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知節○則飲酒可以濟事○不知節○則飲酒為自溺○人濟而不溺○其惟君子乎○本義解有孚于飲酒○為自信○自養以俟○命果如其說○則有孚為自信○飲酒為自養○分作兩截○中間一字如何安頓○此文義之難通也○未濟之職○上九身當大任○乃所謂造命者○非俟命者也○若上九一人俟命○則其餘皆當俟命矣○四何必伐鬼方○三何必涉大川○二何必曳輪○初何必濡尾○而六五君子之光○所照為何事哉○此事理之難通也○蓋未濟之時○水火不交○剛柔失位○聖人專取六爻相應○為挽救時事之大機○故六三自征則凶○而上九應之則利○涉上九雖有剛明之才○而其所以濟事者○必非一手一足之力○不得不與六三交懼而共濟○使三不覆溺○則上乃可以迨咎○其有孚于飲酒○情也○勢也○豈有不顧時艱○不圖共濟而惟自信自養以俟命之理哉○

男方至 壽增 校

周易辨卷之十八終

周易辯卷之十九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上傳上

按諸家解繫辭傳頭緒茫然愈讀愈悶。不得已屏去塵詮熟讀本傳諦觀全易參之他經諸子驗之世故物情反求身心之際久之油然會心筆之于書沛然莫禦然後知聖人之言切理近情未始為艱深之說以困人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傳意既得則經義愈明四聖之文理則若周行而諸家之葛藤俱可擺脫亦窮經一大快事也。

周易辯

卷之十九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按易自羲皇有畫文周有辭以後世之學者但知求易于書舍書便不復知有易矣夫子以為此不善學易者也善學易者不徒求之書書之外仰觀俯察盈天地之間無在而非易也。蓋男女之類與知與能無人而不可學易者也。易道之大者莫如乾坤凡易之中所謂奇而為陽者皆乾之屬也偶而為陰者皆坤之屬也。舉乾坤便足以挈易之綱盡易之蘊矣。然乾坤豈待易而始定

乎自有天地以來天以尊而統御羣有地以卑而順承

天施生之成之終古不息者是乃乾坤自然之法象也而學者必求之六奇六偶以為乾坤在是是與扣盤捫燭而謂之日者何異乎。易之中既有乾坤則又有貴賤有剛柔有吉凶有變化此四者皆易之條理聖人之所昭晰以示人學者所當觀玩而不可忽者也。蓋聖人作易即乾坤二體演之為六十有四一卦有一卦之時事而所謂貴賤者即六爻上下之位而定其差等所以表其行事之地使人隨地而觀其展布者也。然貴賤豈待易而始位乎。凡天地間君臣上下卑高秩然高者職要

周易辯

卷之十九

以御下卑者職詳以事上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是即易中貴賤之所由位也。所謂剛柔者就陰陽之材質而審其優劣所以表其任事之才使人隨才而較其功能者也。然剛柔豈待易而始斷乎。凡天地間人才區別動靜異宜凡動而有常者必柔順安貞足以擔荷天下之大事靜而有常者必柔順安貞足以凝承天下之大業是即易中剛柔之所由斷也。所謂吉凶者就其才地之相值而觀其行事之當否以明其得失之報使人決其趨避之幾者也。然吉凶豈待易而始生乎。凡天地間人事紛雜氣類不齊就其意之所向貞邪各從其類是為

方以類聚。事之所歸。淑慝不相爲羣。是謂物以羣分。貞  
淑者不求慶而慶至。邪慝者不期殃而殃至。其光先見  
其應不爽。是即易中吉凶之所由生也。所謂變化者。就  
其時事之遷移而審其時義之所在。以權其應變之方。  
使人致其精義。入神變。通化裁之用者也。然變化亦豈  
待易而始見乎。試觀日月星辰之屬。在天成象者。聯明  
隱見不一。其時何以終無斷續。光景常新。山川動植之  
屬。在地成形者。榮枯開落不一。其候何以生意循環。歲  
月滋植。此可見生成于天地之間。鼓鑄於乾坤之道者。  
變變化化。神妙無窮。是即易中變化之所由見也。學者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三

安可不觸目會心。體備此道。而徒索之簡編。拘文牽義。  
皓首而不得其說耶。吾故曰。善學易者。仰觀俯察。盈天  
地之間。無在而非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  
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按此言乾坤之道。具足乎人身。欲人反求而自得也。承  
上文言易之變化。見于成象成形者。如此是故天地之  
間。剛柔八卦之摩盪。雷霆風雨之鼓潤。日月寒暑之運  
行。凡此皆天地變化之迹。無一而非乾坤之道所寓。是  
以人生其中。皆得天地之全氣。以成形成稟。健順之至理。

以成性。無有不具。足乎乾坤之道者。以陰陽分。類而言。  
則本乎乾道者。成男。本乎坤道者。成女。男主乎動。而女  
主乎靜。剛柔之所以各成其質也。以健順合德。而言。則  
乾知大始。而于物之所當成者。無或遺于知之外。坤作  
成物。而于物之所已知者。無或辭乎作之勞。始必。要其  
成。而成不虧其始。知行之所以相資爲功也。蓋成男。成  
女。言人生本具此乾坤之道。而知始作成。則惟實體乾  
坤之德者。能之也。凡人之生氣。稟不能皆醇。物欲不能  
無累。固有乾道失。而男不成。男。坤道乖。而女不成。女者。  
有知之而不能作者。亦有不知而妄作者。有知之作之。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四

能始而不能成者。此其人于天地之間。慚負已多。豈得  
復以乾坤之道自命也哉。然此特有所謂溺網蔽。而然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夫自有人類以來。雖世盛。世衰。時  
事不一。然剛柔八卦之摩盪也。如故。雷霆風雨之鼓潤  
也。如故。日月寒暑之運行也。如故。則若男若女。具足乎  
乾坤之道也。亦如故。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無古今。無聖凡。古非獨盛。今非獨衰。  
聖非有加。凡非有損也。學者但知求伏羲之畫。讀文周  
之辭。以求所謂乾坤之道者。而不知反求諸身。若男若  
女。罔不具足。固有伏羲之畫。所不能摹。文周之辭。所不

能盡者任人知之而不窮也。吾故曰盡男女之類。與知與能無人不以學易者也。又按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以下六句承上文天地變化以引起下文成男成女見男女之生皆本天地剛柔之質具乾坤健順之性以成人耳。文義甚明而諸家之說皆指伏羲畫卦而言此特泥于八卦二字故爾。不知此所謂八卦卽指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物而言。雖以八卦二字爲文其實不指畫卦猶之帝出乎震兩節不過借八卦以表八方之名位耳。豈亦指伏羲畫卦而言耶。且本文並無伏羲字樣。若論伏羲始作八卦則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節

造物也。卽坤作成物物字亦與詩之物則大學之格物物字同義皆指物理之具乎人身者如有男女卽有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有是物必有是則有是形色必有是天性本自完成無少虧欠然惟乾乃能知其大始惟坤乃能作其物何也。人惟至健則心無私蔽故能照徹于其始而所知不落一偏之見惟至順則循理無違故能直抵于有成而所作皆以貞固爲期所以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乾知中有生知學知困知焉皆所以知大始也。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坤作中有安行利行勉行焉皆所以作成物也。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乾坤以陰陽對待而言乾屬男坤屬女以一身兼體而言乾屬志坤屬氣志非至健不足以帥氣氣非至順不足以從志而持志以養氣其功全在乎集義此孟子兼體乾坤之學所以接孔子而承三聖者然孟子七篇未嘗言易則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按上文知大始作成物卽所謂賢人之德業也此節特

指出易簡二字以示人使人知用功入手處耳自凡人  
觀之鮮不以知大始作成物爲天下極繁難之事殊不知  
知成男成女道本具足所謂有物有則者因夫婦之所  
與知與能卽非從順合德之人而所知未嘗全昧所作  
未嘗全廢故孟子常以齊宣不忍一牛今人乍見孺子  
等事提醒人心以見良知不慮而知何其易也良能不  
學而能何其簡也其在凡人且然況于從順合德之賢  
人乎從之至者所見無難事順之至者又能行所無事  
是乾之知大始也以易而知耳坤之作成物也以簡而  
能耳且我既易知卽有以牖天下人之知是天下無不  
可○見○之○心○而○可○以○交○修○無○怠○久○要○不○忘○矣○故○曰○易○知○則○  
有○親○有○親○則○可○久○而○爲○賢○人○之○德○也○我○既○易○從○卽○有○以○  
率○天○下○人○之○從○是○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可○以○衆○長○並○  
效○日○懋○乃○績○矣○故○曰○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而○爲○賢○  
人○之○業○也○其○德○其○業○皆○以○易○簡○得○之○故○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也○古○之○賢○人○修○德○于○身○則○羣○賢○輯○湊○以○至○四○海○  
之○遠○莫○不○尊○親○于○我○而○下○猶○思○尚○友○措○業○于○天○下○則○百○  
工○熙○績○以○至○澤○被○萬○物○庶○草○蕃○廡○遺○業○所○垂○萬○世○永○賴○  
此○其○有○親○有○功○可○久○可○大○明○效○如○此○人○以○渺○然○一○身○而○  
可○與○天○地○並○立○爲○三○豈○虛○語○哉○故○曰○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其中也善學易者何不從其易簡處求入乎  
右第一章 蔡虛齋曰此章之言一以見人當求  
易于天地一以見人當求易于吾身蓋易理本  
在天地與吾身其易書則是天地人身之易之  
影子也 按此傳乃孔子贊易第一章書括盡  
全易之旨明示學易之門真萬世之日月也但  
先儒講說支離使人難曉惟蔡虛齋數語稍見  
大意故錄于此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  
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按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云德惟一動罔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古人之言吉凶者多矣而莫詳于易  
蓋聖人憂世覺民其情甚切不得不明言其故以告人  
使各知所趨避也漢皇當結繩之世未有文字始設卦  
象既以象示人文王周公猶恐人未喻其意也觀卦象  
而繫之辭則以辭示人先聖後聖生不同時用意則一  
要以明吉凶而已矣顧天下時事變化多端吉凶之幾  
隨事倚伏凡人識慮淺近固不能先事而逆觀卽聖人  
神明洞照亦豈能縷指以告人于是乃卽卦中剛柔二

象相推而生變化焉。如乾之剛也。以一柔推之于下而生姤。再推而生遯。生否。以至于坤。坤之柔也。以一剛推之于下而生復。再推而生臨。生泰。以至于乾。當其生姤也。則陽退而陰進。為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及其生復也。則陰退而陽進。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象。如是轉轍相推。凡六十有四。而天下變化之端。大要已備。至于卦中爻位相乘。有剛居剛位。剛居柔位。柔居剛位。柔居柔位。條析推之。則變化之中。又有變化。凡三百八十四。而天下變化之事。巨細畢陳矣。聖人于此觀其所處之當與不當。行事之善與不善。或得中得正。或不中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九

不正。盡舉其吉凶之故。昭揭以示人。豈聖人鑒空而言之哉。由其變化之生。得于剛柔之相推者。悉有所據。以為辭耳。是則聖人之辭。即象也。所謂化工肖物者是也。聖人之辭。即道也。所謂文以載道者是也。故觀其辭之吉凶。而人事得失之象。可見。觀其辭之悔吝。而人心憂虞之象。可見。觀其辭之變化。而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象。可見。觀其辭之剛柔。而晝夜明暗之象。可見。觀六爻之動。而三極之道。可見。三極之道。謂天地人之至理也。易主人事而言。然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三極本一極也。此至極之道。人與天地俱莫之能遠得之者。

吉失之者。因其理自然。其應不爽。故聖人即六爻之動。而觀其道之得失。明示以吉凶。要使人皆望極而趨。趨極而止。無失乎人道。即無悖乎天地之道焉耳。又按憂虞之虞。與娛同。蓋樂意也。上文失與得對。下文進退。晝夜皆相對。則憂虞亦相對。為言人之所行。失道則凶。得道則吉。用心衡慮而發。則能自訟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必召恥辱而吝。○變化者。進退之象。以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言之。其義甚明。○八剛多明。凡柔多暗。故以剛柔為晝夜之象。○六爻之動。動謂動作也。夫子贊易。凡六爻之事。無不以其動言之。故曰爻也。若效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十

天下之動者也。又曰爻象動乎內。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皆指人事動作而言。大凡人事得失。靜時未可見。必于動處見之。聖人于六爻。必言其動者。正欲人之慎動。以避凶而趨吉耳。說者以為操著交重之動。誤矣。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按此承上文言聖人作易以明吉凶。而三極之道已昭然于爻象之中矣。君子學易。將以明道而體之于身也。是何可不審其序而安之。又何可不即其辭而玩之乎。



蓋易有易之時。時之險易。其推遷有序。易有易之位。位之貴賤。其進退有序。此所謂易之序也。君子以身歷平時位。凡時之所值。無違時之舉。位之所乘。無出位之思。及乎時已變。位已遷。而君子所以處之者。亦必無膠滯故轍。而有鉅轉不服之意。是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惟其安也。故值其時。卽有以施其濟時之術。踐其位。卽有以盡其當位之才。隨其所遇。無不裕如也。苟其心。遑遑不安。無整暇自得之趣。則不惟處屯蹇否剝之會。無以轉移厄運。而終致淪胥。卽當泰豫晉升之時。亦何以馳驟康莊。而免于蹉跌也哉。既欲安乎易之序。自不

既得之後。自不禁其樂而玩之耳。至于玩之熟樂之。則三百八十四爻之事理。無不了然于心目之間。而後六十四卦之時用。乃得暢達于身世之際。故當其居也。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靜而窮理。知之無有不明矣。及其動也。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動而應事。處之無有不當矣。知之無有不明。應之無有不當。則是道寓乎三極。入盡而天隨。天下吉祥善事。莫不會合乎君子之一身。而推行其道。足以利天下及後世。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豈幸也哉。動對居而言。謂動而應事也。變亦動也。卽六爻之動也。

右第二章 按前章言學易者當反求諸身。而以易知簡能爲入道之門。此章言學易者當求道于身。而以象辭變占爲考道之鏡。既求之身。又求之書。則自心之理得。而愈覺書辭之親切有味矣。此所謂善學易者也。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按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中言前章之意也。六十四卦其例皆然。故云通例。總示人以吉凶悔吝之故而開其趨避之路。與補過之方耳。彖斷也。卦辭謂之彖象。像也。



所以像一卦之時事者如乾之象天即有兼備四德自強不息之事坤之象地即有承天時行厚德載物之事屯之象雷雨滿盈即有動乎險中建侯以亨屯之事象之象山下出泉即有果行育德求師以發蒙之事推此而言凡有一卦之事必有一象以擬之而斷之以象辭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之爲言效也變即動也蓋一卦之事必就六爻之動以觀其施用之得失而爻辭即效此而發揮之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乃其象爻之辭有曰吉內者有曰悔吝者有曰无咎者何也吉內者言乎其事之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事之小疵也无咎者言其事本有咎而善于補過故无咎也作易聖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指引天下後世之人去迷就明避凶趨吉大要如此故以爲易之通例

周易辯

卷之十九

七

是故同貴賤者存乎位

按此承上文爻者言變而言也蓋有六爻即有上下上爲貴下爲賤名分不同即于爻之六位辨之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而凡時事之所當施用者就此爲行事之地矣如五爲君位其餘爲臣位則以君臣分貴賤而臣位中有公卿有牧伯有士庶則又以臣位之榮卑分貴賤貴者有統御羣下之權故主于率作興事然使君行

臣職則鼓勝之患滋賤者有分任上事之責故主于齊庸熙績然使臣侵君權則僭踰之罪大此得位行道者所以求當其位之難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按此承上文象者言乎象而言也蓋有卦象即有陰陽陰爲小陽爲大才分不同即于卦之二體定之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而凡時事之所當肩任者即此爲治事之才矣如以小大相須之用言之則剛柔固宜于並濟以小大消長之勢言之則扶抑尤貴于兼行要之聖人于卦之大者必教之法乾之健以制陰則大者無失乎

周易辯

卷之十九

七

人必有以齊之蓋一以乾坤之道齊之而已矣

辯吉凶者存乎離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按此承上文吉凶者言乎其失得而言也蓋爻位有貴賤而貴賤之位處之有當與不當卦才有小大而小大之才用之有善與不善此吉凶之所由生也然未有辭之先止有卦畫而已其孰吉孰凶非上智莫能辨也追有辭以後則吉凶之故聖人既明言之矣雖中智以下

皆能辨之。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凡術家之辨吉凶以數數則有驗。有不驗。聖人之辨吉凶以理。理或一時未驗。而究無不驗。顏子之仁也。天而貧。豈得為凶。盜跖之暴也。壽而富。豈得為吉。聖人之辭。以此辨之。故其書為萬世之龜鑑。不若術家之說。近于荒唐而不可為訓也。夫吉凶之辨。既明。則趨避可決矣。至于悔吝。雖云小疵。然小疵不改。必成大咎。而凶且立至。是以不可不憂。憂之則當于善惡動而未形之際。早定所從。即可以預消其悔吝。而不至積小以成大。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君子慎獨之功。大賢不遠之復也。无咎雖云補過。然有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主

過而苟安。則補之不力。而終于有咎。所以不可不震。震則有悔。罪省愆不敢一日苟安之意。乃可以改行自新。復于無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此成湯改過不吝之勇。太甲自怨自艾之誠也。所謂趨吉避凶之道。莫切于此。聖人一一著之于辭。此君子所以樂而玩之也。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按此總結上文。而申言其大指如此。舉卦之小大。則爻位在其中。舉辭之險易。則吉凶悔吝在其中。凡吉无咎者。為易。凶悔吝者。為險。辭之易者。使人坦然。知所率由。辭之險者。使人惕然。知所畏避。故曰辭也者。各指

其所之。指如指南之指。謂指示人以趨吉避凶之路。使不迷于所往也。又按說者以險專屬小卦。易專屬大卦。其實不然。凡小大卦中。各有險易。如復之五陰。皆小也。而二三四五之辭。易。上六之驚險。推之他卦。亦多類是。可見小大各有險易。而辭各指其所之。譬之男女二人。雖有陰陽之別。而其行事各有得失。便各有吉凶。悔吝。各豈得謂男偏屬易。女偏屬險乎。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主

而已。當其人事盡處。準則已定。即天地亦莫之能違。故曰易與天地準。言準立于此。而天地協于彼也。如前章所云。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居安樂玩。而自天祐之。正以易之準立于此。而範圍曲成。總不外是。故位與天地並。而天亦從而祐之耳。此準在人曰物。則亦曰天。則亦曰帝。則而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隨其所值之事。所當之位。一一準此。則以告人。人之則定于是。而天地之則亦定于是。更無有出其範圍者。故曰易與天地準。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滿也。所以補其缺陷。而使之各足也。綸。理也。所以理其雜亂。而使之

不相侵犯也。此其能事在全易中。未可枚舉。卽以屯蒙二卦言之。屯之九五用初九以亨屯。則天下之險難可平。蒙之六五用九二以發蒙。則天下之羣蒙可發。此所以補其缺陷也。屯之六二守女子之貞。義當捨初以從五。蒙之六三犯金夫之戒。理當用擊而不用包。此所以理其雜亂也。彌綸之用卽此可見。況盡六十四卦之變。其能事可勝道哉。由此言之。天得易以清地。地得易以寧。而凡覆載于天地間者。各得易以遂其生成。豈非此一定不易之準。爲足以盡彌綸之用故耶。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七

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一節言易之準所由明也。易固能彌綸天地之道。然使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所不知。則準無由定。未足以致彌綸之用也。乃深于易理者。皆有以知之。而不疑何也。易以陰陽分八卦。八卦之中五行具焉。而以五行八卦之文理推之。凡日月星辰之屬在天成象者。天之文也。山川動植之屬在地成形者。地之理也。仰以觀焉。俯以察焉。凡文理之顯然可見者。明也。其不可見者。幽也。使有明而無幽。則明者就從而發。使有

幽而無明。則幽者不終于寂滅也。哉。君子知明之故。故顯者微之。有以窺其明之所藏者。富有而無窮。知幽之故。故幽者聞之。有以見其幽之所發者。日新而不已。夫此顯微無間。內外合一之旨。君子固當返觀默照。自得于身心之間。乃因仰觀俯察。參考于天文地理者。又曉然有得于其故。則證驗愈爲親切矣。若夫陰陽消長。數有必然。當其長也是數之始而生也。及其消也是數之終而死也。死生之說。殆非一端。或以爲仁壽鄒天定。延促于修倖。或以爲夢幻泡影。齊彭殤爲妄作。而要之原其始而反其終。則知有生必有死者。天地之常數。無論

周易辨

卷之十九

末

神聖與凡愚。不同歸于盡。而有不恃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此則生生之至理。凡愚之所不自知。而聖賢獨有以自主。是則存乎其人之迷與悟。而未可以其說槩論之。人人皆也。君子知其然也。故全而生之。全而歸之。生順死安。浩然于天地之間。而無愧生不足。戀死不足。怖生寄死。歸脫然于塵埃之外。而無樂由其原始。反終玩易已深。確有真見。故也。至于天地間合陰陽之氣。聚五行之精。融結而爲物。其在人身。則五官百骸是也。其性靈附于其中。能聰明識道理。變化百出。不可端倪。使五官百骸莫不聽其指

一、揮運用者遊魂也。五官百骸塊然一物，豈能為變有遊魂附其中，故能為變現附于物，則名為人。人即有形之鬼神也。魂離于物，即名為鬼神。鬼神即無形之人也。人與鬼神雖幽明迥隔，然惟人之情狀可見，故鬼神之情狀亦斷然可知。夫鬼與神有合而言之者，如言鬼神之神，為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是也；有分而言之者，在天為神，在人為鬼，即在人亦有分而言之者，聖賢之死為神，庸眾之死為鬼。為神者昭布森列于星辰河嶽之中，與造物同其靈爽；為鬼者蕭然棲託于墟墓之側，出沒隱見于冷風清野之際。又有天札療癘，強死而無歸，則其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九

鬼亦時出而為滯，屬大抵即其生前之作，為可以知死後之情狀。其貴賤苦樂種種不同，君子知其然也，故務為閑邪存誠，澡身浴德，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又必協諸春雨秋霜，而以禴祀蒸嘗，盡報本反始之禮，以至上帝百神，莫不隆其典祀，又必質諸聰明正直，而以刑賞予奪，昭福善禍淫之報，以至出游衍察乎日鑒在茲。此豈神道設教姑借是以愚民耳。目乎良以陰陽五行審觀其精氣之聚散，以知其游魂之陟降，固有確然可知之情狀耳。中庸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豈無故而云然耶？是則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三者天下至理所存，易之所據以定天地之準，致彌綸之用者，要在乎此。顧凡民習焉而不察，而怪迂之士又籍口而為妖，遺至于理學之家，以攘斥佛老之故，併斥鬼神死生之說，為誕妄至譁之，而不敢言，遂不復深求其故，終于疑有疑無，莫知端的，求其真能知之者，天下鮮矣。乃深于易理者，皆有以知之，而不疑，則皆有以得其準之一定，而不可越者，是以幽明之間，彌綸各盡其道，而凡死生鬼神皆有以區處條理，使各得其所，而無遺憾也。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十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一節言易之準所由行，也不違，不過，不流，皆對準字而言。夫準之所在，既知之，無不至矣。必行之，無不力而動靜云為，皆與準合，是謂不違。而其所以能不違者，何也？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健行不息，與天相似，則無欲乃能合理；柔順安貞，與地相似，則養氣自能配義，使其心為一毫私欲所累，以一毫私意自蔽，便與天地不相似。雖有過人之才，絕世之智，鮮有不違乎準者。此君子之德行，所以必期于至健至順，兼天地之能，乃克盡人

倫之至而何違之有焉。既有以成已，必有以成物。使天下萬物各得其平，而不過，乃足以明物我一體之仁。則天地生成之意，而其所以能不過者，何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也。前所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無所不知，是知周乎萬物矣。而有一物，即有一物之道，以濟之。所謂區處條理，使各得其所，而無遺憾者是也。良以易知簡能之德，既具足乎我身，則知始作成之功，自能兼濟乎天下。而何過之有焉？然天下亦多故矣。事變亦叵測矣。循途守轍，往往窒礙而難行。觀變審時，常以旁行而克濟。如包承包羞，不失為亨否之

而恬適自如，其不憂無疑也。無所私于己，是以安土敦仁，淵湛思而悉心彌篤，其能愛無疑也。此其所以終始不違乎準，而彌綸之用，卒能盡萬物而無遺也。與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總結上文，而申言其所以然也。言天地之化，無窮萬物之生生，亦無極而易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準，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其彌綸之功用，至矣盡矣。然豈物物而彌之，物物而綸之，拘乎方而滯乎體者之所能為乎？是固有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蓋時有晝夜，而道無晝夜，知亦無晝夜。知此道者，不離乎幽明，而不隨幽明為顯晦，不出乎死生，而不因死生為去來。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皆恃此道為之主宰。恃此知為之管攝也。誠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著，而為象，演而為辭，象有形也，而莫測其所以形，辭有聲也，而莫測其所以聲。形與聲相屬，而萬法生焉。天地之準于此乎？立彌綸之用于此乎？行而終莫測其所以為準，所以為彌綸者，豈非有神焉行乎其中，而易即從此而生，其變化乎？夫謂易與天地

準○似○乎○有○方○可○域○有○體○可○定○也○而○此○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神○妙○莫○測○安○得○以○方○求○之○變○易○不○窮○安○得○以○體○索○之○借○使○神○而○有○方○也○則○亦○拘○乎○方○而○已○夫○豈○能○為○方○使○易○而○有○體○也○則○亦○滯○乎○體○而○已○夫○豈○能○為○體○哉○故○善○學○易○者○當○求○其○準○之○不○可○越○者○以○奉○為○典○常○求○其○无○方○无○體○之○不○可○拘○滯○者○以○造○于○神○妙○則○易○不○可○勝○用○矣○

右第四章 按易中所著皆天下大經大法推而放之四海而準推而放之千萬世而準者故曰準此彌綸天地之符印也仰觀俯察節所以明此準也與天地相似節所以行此準也範圍曲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垂

成二語乃總括之耳然有法者有法法者準者法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法法者也神而明之變變化化不滯于法而為萬法之宗此聖人體易之全功也君子學易亦期至于是而已矣非孔子其孰能與于此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按前章言乾道坤道又言彌綸天地之道通乎晝夜之道雖道宇屢見尚未明言道之所謂也故此章申言以發明之蓋舉天地之大人物之衆總不離乎陰陽二氣之運行而所以運行乎其中者一而已矣一者何也道

也○譬○之○于○日○月○之○開○合○似○乎○有○二○而○一○開○一○合○者○誰○為○之○乎○又○譬○之○于○指○指○之○屈○伸○似○乎○有○二○而○一○屈○一○伸○者○誰○為○之○乎○由○此○推○之○天○時○之○晝○夜○地○脈○之○起○伏○海○水○之○潮○汐○皆○似○乎○有○二○而○一○晝○一○夜○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凡○所○以○運○行○乎○其○中○者○一○而○已○矣○一○者○何○也○道○也○故○日○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之○運○行○無○始○亦○無○終○無○古○亦○無○今○嗣○續○不○已○粹○然○至○善○無○少○夾○雜○故○日○繼○之○者○善○也○人○得○之○以○生○有○一○物○必○有○一○則○有○形○色○必○有○天○性○圓○滿○成○就○無○少○缺○欠○故○日○成○之○者○性○也○性○字○從○心○從○生○此○至○善○之○道○與○生○俱○生○具○足○于○吾○心○生○生○而○不○息○者○所○謂○性○也○帝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垂

舜謂之道心成湯謂之恒性帝堯以此成其廣運之德文王以此成其不已之純此皆克全其繼善成性之本然者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豈非見道之言千聖一揆者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按此言道具於性固無有不善然人之體是道者必其見之全知之真如上章所云知大始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此則知與仁融合為一日用間兩處洞然以至巧力俱全聖智兼盡

乃始無失乎成性之本然耳。若夫資稟有偏，各得其質之所近，學識未止，就其詰之所臻，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大道或幾乎分裂。此卽異端曲學之所由起也。至于蠢蠢出蟲，醉生夢死，知有飲食男女之欲，不復知有民彝物則之良，如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天性乃終于銅蔽。此則放僻邪侈之所由也。求一見性明道之君子，朗朗乎揭日月而行，與天下共由乎蕩平正直之路者，有幾人哉。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奎

按此言君子體道之功用也。君子之道有所顯，亦有所藏。顯者顯諸我性之仁也，蓋我性有不可掩之仁。凡君子之見諸行事者，自親親長長以及仁民愛物，皆有燦然明備之倫理。而此燦然明備之倫理，皆至誠惻怛之仁心所發，是顯諸仁也。藏者藏諸我性之用也，蓋我性有不容已之用。凡君子之退藏于密者，雖不覩不聞寂然不動，自有感而遂通之至理。而此感而遂通之至理，卽千變萬化之大用所存，是藏諸用也。夫仁存于內而君子有以顯之，則自能普利萬物，而不憂乎事勢之或阻用達于外而君子有以藏之，則固已靜深，有本而不

憂乎智力之或窮。此所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夫樂天知命者，聖人也。聖人則何憂之有。然始而憂道之不明乎身也，學焉思焉，未嘗不發憤以求通。既而憂道之不行于天下也，悲天憫人，未嘗不焦勞以救世。君子之心，豈有不與聖人同憂者而惟其仁有以顯用有以藏，則成已成物，綽乎有餘，俯仰自得，快然無憾。雖聖人有憂君子，竟可以忘憂矣。是以道得于已而德日益盛，道指諸天下而業日益大，無論日用不知者莫能測其津涯。卽見仁見智者，亦豈能窺其所至哉。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奎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言君子之道無所不該，隨事立名，義類不一，然循本而言，只此一陰一陽之謂道者，同出而異名耳。故以道之富有而言曰大業，以道之日新而言曰盛德，以道之生生不息而言曰易，以道之成象而言曰乾，以道之效法而言曰坤。蓋乾知大始，凡事之形象已可逆視，如成竹在胸，故曰成象。坤作成物，凡其所爲皆效乾之成象，以爲法，故曰效法。以道之極數知來而言曰占，謂據目前之得失，推極其數，以知將來之吉凶，此所謂占也。以



道之通變而言曰事謂趨時適變天下事業皆從此生此所謂事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神妙不測而言曰神神非造道之至義精仁熟無以幾此故終言之以見君子之道之造其極至也

右第五章 按此章明以易道屬之君子故云言

道即實之以繼善成性而以見仁見智日用不知引起君子之道顯仁藏用節正指君子體道之功用而末以不測之神結之見君子之道之造其極至也說者泛言造化殊為渺茫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周易辨 卷之十九 七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

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按此章言易道之廣大盡於乾坤乾坤之德妙在易簡雖至大至廣人皆可學而至蓋即首章之意而申言之也

○廣而無際大而無外君子之道原自如此聖人舉而載之于書名之曰易則其理盡在易中易之廣大有難以語言形容者以言乎遠則推而放之六合之外而無所限極是不禦也以言乎邇則凡夫婦居室之間日用飲食之際目擊道存不煩造作而至理畢具是靜而

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如上章所云天文地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巨細不遺是備也易之廣大如此然豈散漫而無所統攝者乎亦統攝于乾坤而已矣乾健行而不息以為坤之主宰坤順理而無違以代乾而終事此乾坤之定分也然而各有動靜焉靜以立體動以致用乾之靜也專壹不二無或有片私之滯雜及其動也直遂不撓終必至暢達其本情夫是以一念之萌芽溥之為萬方之福澤此大之所由生也坤之靜也收斂凝同陽未至而不炫其才及其動也發幽出滯陽已至而大展其蘊夫是以叩之寂若無物而實有

周易辨 卷之十九 八

以造萬有而無窮此廣之所由生也生有油然不容已之機有勃然不可遏之勢焉假使健不如乾順不如坤則靜而不專不翕動而不直不闢存諸中者無純一凝聚之理而發諸外者鮮果毅開拓之才則雖欲務為廣大而廣大何自生乎此易之廣大所以必屬之乾坤也夫乾坤在天地則大如天廣如地者天下之所莫能配也而世有作易之聖人體易之君子既秉乾坤之德則自能極廣大之量雖以之配天地可也且廣大之中有變通隨時因應不窮之用焉即以之配四時可也有乾陽坤陰明暗相資通乎晝夜之道焉即以之配日月可



也。若此者。豈大賢以下所可幾及哉。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能之出于性生者。罔愚夫婦之所同然。孩提少長之所素具也。苟自其易知者而知之。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公以生明。雖有甚難知之故而良知。炯如不啻明鏡之照物也。自其簡能者而能之。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順極生德。雖有甚難能之事而良能。裕如不啻鴻毛之過風也。此所謂易簡之善也。自古聖人君子德造其至。似乎非人所及。要不過循此易簡之善。以至此耳。豈有他繆巧哉。故終之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蓋效天下之學易者。毋徒震于其廣大之名。而自求其易簡也。

卷之十九

无

男 方國 大受 茂

周易辭卷之二十

繫辭上傳下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按孔子之時。世衰道微。學易之家。日流于曲學小數。不復求其至理所在。而聖人作易。用易之本旨。終將晦蝕而不可見矣。故夫子作傳。自天尊地卑以下。節節發明。至此又穆然深思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

周易辭

卷二十

一

而廣業也。得諸心而體諸身者。謂之德。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謂之業。有德則業之體以立。有業則德之用以行。而聖人所以崇進其德。日新而不已。廣修其業。富有而無窮者。莫不于易中載之。自乾坤以至既未濟。六十卦三百八十四爻。綱舉目張。腦列殆盡。變通不拘。神妙莫測。何一而非修己治人立德立功之事。聖人固已身體而力行之矣。又舉而筆之于書。以教天下後世。蓋昭昭乎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人皆可知。人皆可能也。顧欲究極其全體大用。了然于心目之間。推行於身世之際。而夷險一致。動靜咸宜。則非智崇如天。禮卑

如地者無以與乎此也。人惟有極高明之學識，乃能致察乎德業之所以然，必有極親切之踐履，乃能安行乎德業之所當然。故智欲其崇而崇必效天，益智出于乾之至健者，其心無所偏蔽，故智崇而明無弗晰也。禮欲其卑而卑必法地，蓋禮由于坤之至順者，其心一于謙冲，故禮卑而履無弗安也。明無弗晰，履無弗安，此德之所以日崇而業之所以日廣也。易之爲用如此而已。然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者，豈待易書既作而後行哉？蓋自天地設位而易已行乎其中矣。易行乎天地之中，即具足乎人性之內，惟是易之在天地者，生生之理不待

周易辨

卷二十

存而自無不存，而人自成性以後，則有存者有不存者。其存者爲聖人之德，崇業廣以渺然一身而有參贊天地之能事，其不存者爲庸人之敗德廢業，慚負天地至比于人數而不得則甚矣。成性之不足恃而存存之功爲不容已也。存存之功要不外乎知禮二者，誠使知崇如天則性無不明，禮卑如地則性無不定，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行而宜之之謂義，莫不本成性以出而德業之資焉者綽乎有餘裕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知存存爲道義之門，則知易不在書而在性，可以反求而自得之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按此承上章言易道雖成性所自具，然使學易者不深明乎象爻之義，則無以爲我性之證，而立言動之準。雖欲存存而不知所以爲存也。夫聖人之所以存性者，其法不待象而傳，其意不待辭而著，然欲以垂教天下萬

周易辨

卷二十

世則不得不設爲爻象以示人，而其所以謂之象者，何故？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也。賾離亂也，卽六十四卦中所陳之事類，是也。天下事變多端，故其事類亦紛然而雜出，而其所擬諸其方應變之術，亦不可以一二端盡也。聖人有以見及乎此，而一一擬諸其形容，卽一一象之以物宜物宜者，物類所宜與天下事類之形容相肖者是也。大者如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小者如鳥獸蟲魚，頂趾腠股之類，皆借彼以喻此。若化工之肖物，舉凡語言文字之所不能摹繪者，悉寓其意于物象之中，使人觀象會意。

則事理當然之則皆可以瞭然于心目之間。夫是以謂之象也。前之聖人既立此象。後之聖人又爲之廣其象。而繫之辭。辭莫詳于爻。而其所以謂之爻者。又何故。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也。動謂動作也。卽六十四卦之時事。分六位而見諸施行者是也。天下之動。隨時變遷。雖不可爲典要。然六爻之位。貴賤高卑。秩然有等。舉天下之動。會而通之。皆有萬世不易之典禮。行乎其間。凡動而合乎典禮者。必吉。悖乎典禮者。必凶。良以典禮之行。出于蒸民秉彝之性。爲天理自然之則。事無小

周易辨

卷二十

四

大動必由之。記曰。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夫子與顏氏子論爲仁。必期于復禮。雖聖人盛德之至。不過曰中禮。唐虞之治。稱爲至隆。亦不過曰惇典庸禮。春秋列國卿大夫。於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際。卽以卜其人之死生。魯爲秉禮之國。君子知其後亡。晏子言齊陳氏之禍。惟禮可以已之。由此觀之。典禮之得失。爲吉凶之明驗。如影響也。聖人有以見及乎此。故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使天下之人。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皆得效法于此。以審趨避之幾。定從違之準。焉夫是以謂之爻也。夫象以言天下之至賾。賾則紛糾。

而難理。似可惡也。然至賾之中。有至切要之義理焉。從而尋繹之。則吉趨凶。然未有不合心而解頤者。而何惡之有。爻以言天下之至動。動每易失其常度。似可亂也。然至動之中。有至安定之法度焉。從而持循之。則身心肅然。未有不應規而合矩者。而何亂之有。惟其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故其言爲萬世之法言。其動爲萬世之準則。後之君子。居安樂玩。凡有言也。必擬之而後言。凡有動也。必議之而後動。則一言一動。皆有典常之可守。卽至于趨時適變。有非平時意慮之所及。非尋常塗轍之可拘者。亦皆時措而成。宜泛應而曲當焉。所

周易辨

卷二十

五

謂擬。以成其變化也。夫變化由我心而生。本無所因。義于前。然象爻皆聖人所著。無一非至理所寓。故必深明乎象爻之義者。乃足以爲我性之證。而立言動之準。此存存之實功。道義之所從出。德業之所由隆也。世有不察物宜。不循典禮。幽莽于象爻之間。而空談性理。以爲圖妙者。果可以學易乎哉。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迤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迤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迤。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按此下七爻解在本卦中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  
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  
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周易辯

卷二十

六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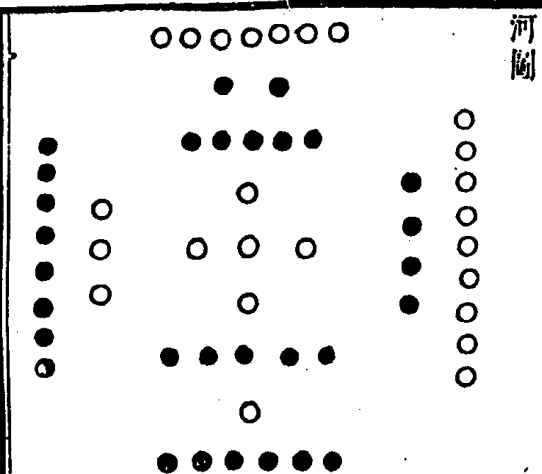
釋解六三爻義

右第八章

周易辯

卷二十

七



按河圖陽數左旋陰數  
右轉五位居中建極四  
象環列四面一二三四  
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  
爲四象之數二老位于  
西北二少位于東南聖  
人觀之以作易又因之  
以制筮而萬世文明之  
治于此開義理象數之  
學亦于此乎備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按上傳第一章至八章皆統論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  
事至此章乃專言筮法而筮法本於河圖故先以圖數  
言之圖有自一至十之數分而言之三一三五七九皆陽  
也故謂之天數二四六八十皆陰也故謂之地數天地  
之數各有五而分布于上下前後中之五位以其次序  
而言一與二與三與四與五與六與七與八與九與十皆兩相得  
如兄弟之相為雁行而不亂也以其配合而言一與六

周易辨

卷二十

下

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各有合如夫婦之相  
為匹偶而不離也此既可以見陽唱陰和天生地成之  
大義矣乃其數皆以五為限自天數五而積計之五其  
五而得二十有自地數五而積計之六其五而得三  
十又合天地之數而總計之既五其十而得五十矣乃  
其餘數則又有五焉由此觀之凡物之數皆限于五如  
五行五常五倫五官五色五聲五味之類莫不以五為  
紀則自五十有五而推極之雖千變萬化神妙莫測未  
有不範圍乎五數之中者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程伊川曰天一生數地六成數纔有上五者便

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  
也○張南軒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  
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為鷹雀化為  
蛤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曆數推而迎之此天地之  
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  
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其  
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之也○按前章言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有理必有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有道  
必有器氣以運行而言器以成形而言運行者必有節  
候成形者必有條件而數生焉數也者所以紀其節候

周易辨

卷二十

九

條件而定其分限者也天地萬物皆具此數而河馬星  
圖即一物之微而有以造化之秘義皇所為觀鳥獸  
之文者此圖亦居其一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扚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

按此言聖人制筮之義也筮法必用著草五十策蓋取  
河圖中宮天五地十之數五其十而為五十也以此數

推而衍之千變萬化所該甚大故謂之大衍之數其著  
策雖有五十至臨揲時止用四十有九置一不用者以  
一爲萬化之宗用之所從生也分而爲二者將四十九  
策分置左右左象天右象地以象兩儀也掛一者取右  
手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此以人配天地爲三才以  
象三也揲之以四者每四策爲一揲此以配四時之運  
行象四時也奇零數也謂所揲四數之餘策或一或二  
或三或四是也扚勒也歸奇于扚者謂以左手之餘策  
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以右手之餘策歸之于第三  
第二指之間而扚之以象歲之餘分積而成閏也五歲

周易辨

卷二十

十

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言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  
起積分故標著一變之中凡有再扚然後別起一掛也  
○按曆法一歲以三百六十日爲中數氣盈六日朔虛  
六日蓋天行疾于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  
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後于日一歲月與日會  
而少五日有奇是一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故一歲共  
餘十二日積三歲而餘日三十有六則置其六而用三  
十日爲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  
而又得三十日爲再閏此所謂五歲再閏也凡標著必  
三變乃成一爻一變之內自有五節掛爲一節揲左爲

二節歸左奇于扚爲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于扚爲  
五節每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  
歸奇象五歲再閏○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此以老陽  
之策數計之也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共得二百一十六  
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以老陰之數計之也一爻二  
十四策六爻共得百四十四策合乾坤二卦計之凡三  
百六十策當一歲十二月之數期周一歲也一歲之日  
以氣盈言之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虛言之有三百五  
十四日此云三百六十舉中數而言耳二篇之策謂上  
下經六十四卦之策數也陽爻百九十二共得六千九

周易辨

卷二十

十

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共得四千六百八策合計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自象兩象三以至  
當萬物之數此言策法之取義如此○按河圖四面有  
七八九六之數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  
陰此之謂四象標著之法凡三揲之餘或得策一十有  
三則所存必四九三十六策是爲老陽或得策一十有  
七則所存必四八三十二策是爲少陰或得策二十有  
一則所存必四七二十八策是爲少陽若得策二十有  
五則所存必四六二十四策是爲老陰是則大衍五十  
之數本于河圖之中宮而陰陽老少七八九六之數又

本于河圖之四而皆取法于天地自然之數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按此承上文而申言之也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爲一卦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謂自內卦而加之外卦事理得以舒展吉凶可見也觸類而長之謂自本卦變出他卦彼此互相觸發變化無窮也如此則斷疑定業開物成務之能事無所不備。

周易辨

卷二十

主

雖百姓可以與能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按此明聖人所以制筮之意也言此大衍之數非教人以幽奇秘怪之術也要以顯道神德行耳道如大路人所共由而人或不能自明雖有明者告之而不悟迨一見之著卦則洗險就易塗徑分明遂昭然若發蒙矣故曰顯道也德行出于天性人所固有而人或不能自決雖有勇者策之而不前迨一決之著卦則其趨之也若水之赴壑其避之也若矢之離弦不自覺其機之迅利矣故曰神德行也蓋聖人作易本以教人明道教人修

德敏行凡所以盡人事者卽所以通神明由明之理本無間隔而猶恐人有疑事而難明有疑行而未決也故又本圖數以制筮法凡人所不能叩諸神與神所不能喻諸人者藉筮法以通之故用以酬酢人事則應對于呼吸之間人人各遂所求用以佑助神明則昭格于形聲之表事事示人以意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蓋無一事而不歸于道與德行者此神道所以開人道之迷而鬼謀所以斷人謀之惑也故曰可與酬酢可與佑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周易辨

卷二十

主

按此申言筮法所以佑神也神之所爲人鮮能知而惟此大衍之數變化之道存焉知此道者卽可以通幽格微而知神之所爲矣神之所爲道與德行是也○又按夫子贊易其說甚詳惟此章專言筮法至推原聖人所以制筮之意在于顯道神德行可見神人一理能盡人道者自不必聽命于神卽有時決疑于神亦所以維持人道耳彼謂易專爲卜筮而設豈知作易之意者哉。

右第九章 按崑山顧寧人名炎武所著有日知錄

引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

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辭曰：官占惟先。  
蔽志，見命于元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之贊易也，亦曰：人謀  
鬼謀，夫庶人至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  
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鬼焉。故古人之于人  
事也，信而有功于鬼也，嚴而不瀆，顧于此論可  
謂深合聖人制筮之意。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按此承上章申言卜筮之所以為神妙也。然必兼舉四  
者以明易之為用無所不備，而卜筮特居其一耳。且言

周易辨

卷二十

古

占則辭變，象未嘗不在其中。故末節仍以四者結之。然  
此出于聖人之心，成于聖人之手，以明聖人之道，故其  
道為天下萬世所宗，而非其餘術數之家所能及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無思也，先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能與於此。

周易辨

卷二十

圭

按至精至變至神，雖分三節，其實單承筮占一事而析  
言以贊之，不必以辭變象分配一分配，則言下便覺有  
勝不分配却又隱然關合。此見聖人行文不即不離之  
妙，非世儒拘文牽義者所知也。三孰能與言，惟聖人能  
之也。以言指問者之言，即祝祠也。來物謂將來吉凶  
之驗，確然可見者是也。參伍為三伍為五，此隱括上章  
象兩象三等辭而以參伍二字約之也。變即十有八變  
之變，言由參伍以成其變，故曰參伍以變。數即所變之  
數，如七八九六是也。既有變，即有所變之數，六七八九  
雜居于一卦六爻之間，如犬牙之相錯，布縷之錯綜，間  
雜之中各有條理，故曰錯綜其數。自成卦之後，通舉一  
卦六爻之變而觀之，或為天地水火，或為雷風山澤，不  
煩雕琢而天地之文章，燦然以成，故曰通其變，遂成天  
地之文。自一卦中六七八九之數推而極之，至于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事變無窮，難以言語形容  
者，莫不子之以確然可見之象，而不可移易，故曰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曰如響，曰遂知，曰遂定，此  
已見其神矣。又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數辭申言之，蓋  
自其事理精詳而言曰至精，自其變化不窮而言曰至  
變，自其隨感而應不假思為而言曰至神，此三至者皆



就占之一事而析言之如此明其爲聖人之道也辭變象三者已在其中不待覆說而可見矣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按此承上文言聖人之占至精至變至神如此然其道皆具于易易也者出于聖人之心成于聖人之手以明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原不離乎人所共由之道顧凡人見道不明非惑于利欲之私卽滯于意見之偏故其識慮膚淺而聖人之心明淨瑩徹舉凡人識慮所不

周易辨

卷二十

去

到處未有不周知而微見凡人見以爲利聖人必極言其害凡人見以爲是聖人必明指其非蓋其言甚顯而其理極深故有以語人心之迷而發其悟使人各得其事理當然之極致然後覺凡人所見之膚淺矣所以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吉凶得失其已著者易曉其未著者難辨當其未著也忽焉而不察及其已著而聞之則已無及矣此所以吉未及趨凶未及避而天下之務往往駭蹊而不成也聖人于易不特詔之以吉凶又詔之以悔吝蓋從其善惡將分之介吉凶先見之幾辨晰而研審之使人知之早而決之勇是以用力

少而成功多然後知凡人之見遲而悔晚者徒費周章功不補患也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夫此通志成務待決于人謀者或擬議未定等籌未熟未能斟酌于豪末之際定計于呼吸之間而惟問之聖人之易者不煩思爲受命如響所以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之神妙如此則天下之下筮者矣得不尊尚其占而凡言者之尚辭動者之尚變制器者之尚象捨此又誰宗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

按此章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下

周易辨

卷二十

去

至此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按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然細玩夫子語氣乃極言易道之大皆由聖人洗心齋戒而得之非徒爲卜筮而言也使非聖人神明其德則易無由作而辭變象占亦無由而著雖有著龜亦何從效鑒于天下哉乃知夫子贊易發明聖人作易易之旨直是洞徹大原高瞻絕頂使三聖人之教如白日中天照耀萬古此所以爲聖

人之書六經之祖也。若以爲專言卜筮則夫子贊其文不幾與日者龜策列傳同類而並觀乎余故曰易如日月解易者如浮雲如此類是也。○自義皇作易而後代有聖明故易道無日不行于世。至商之末造而易道微矣。文周父子相繼演易。武王又訪于箕子。敘述其由是禹時與義易同時並著。斯文之統緒與盛下周初矣。至東遷以後聖王不作。雜說繁興。邪教滋熾。必有託周易以附會其說者。而易道始大晦矣。夫子生于其時。惡群言之淆亂。悼大道之榛蕪。故又設爲問答之辭。以發明之。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闢物成務。曰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凡人之心最苦于迷昧而難開。則徬徨而莫知所適。而易能闢物。學易則足以發人之神智。而吉凶之路趨避甚明。觸處無墮坑落堦之虞。凡人之事尤苦于難成。而易敗則經營而莫知所就。而易能成務。學易則足以助人之修爲。而敗之難勉不已。所向有功。崇業廣之教由此言之。天下之道術亦多端矣。有能加于易道之上。使人有如是之利益者乎。故曰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然則聖人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捨易何以哉。○今觀世儒說易。議論紛紜。指趣不一。支離固滯。頭緒茫然。令人聽之心志

昏塞未見其能開物也。推測有渺如繫風捉影可說而不可作。未見其能成務也。使易道如此。則反不若雜家小數。猶有以見長爲在其能冒天下之道也。嗟乎使三聖而後不有夫子爲之發明。亦何知易教之尊而衆說之賤耶。是故著之德。闢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義能與於此。設古之聰明庸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本義闢神。謂變化無方。方智。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智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按此承上文言開物成務。非精于洗心之學者不能也。闢神方智。易以貢三句。是借著卦之德。以形起聖心之神智。非徒爲筮法而言也。洗心二字。最爲喫緊。蓋心無聖凡一也。顧能洗與不能洗。異耳。凡人不能洗。故欲求果之意。見滯之疑。通詩書。窮理見。而其物而不化之病。反有甚于日用不知之民。所謂眼中著金玉屑。與著塵沙。其物之美惡雖殊。其爲害則一也。聖人之心。惟能動洗。故不爲欲障。亦不爲理障。千古

善形容洗心者莫如曾子之稱孔子曰江漢以濯之  
 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而孔子亦背自言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於意必固我四者皆絕則其  
 心之瑩淨為何如也周公之頌文王曰不識不知與  
 孔子之自謂無知正相符合舜告禹以精一之學若  
 非勤于洗心何以得精得一至于顏子心齋坐忘不  
 遷不改則亦庶幾乎能洗心者矣此皆不止去欲障  
 且能盡除理障不留纖影于胸中者也聖人之所以  
 為聖者此也古人以潔靜精微為易教者亦此也誠  
 以人心本無一物故能應萬物而無滯滯之明鏡本  
 無一影故能照萬形而皆瑩聖人洗心不過還其至  
 虛無物之本體耳惟虛故密雖酬酢萬變而淵穆之  
 衷物莫能窺其無一私之滌滌可知也所謂退藏于  
 密也惟虛故靈雖族類繁多而痾瘵之情物我無間  
 其能渡萬物于迷津可知也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  
 心光既全神智自出神以知來無以異于著之圓而  
 神也智以藏往無以異于卦之方以智也非古之聰  
 明庸智神武而不殺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夫古之聰  
 明庸智者非必其生而神靈也要以洗心而全其覺  
 照神武不殺者非必其有意于震懼也要以洗心而

養其威神不然寸私未化則浩氣未充雖捷伐用張  
 豈足云武乎然則後之君子有志于學易者不患神  
 智之不全惟患洗心之不淨○按吉凶與民同患猶  
 言痛癢相關耳凶固可患何以吉亦可患蓋有凶而  
 不知所以避與有吉而不知所以趨皆可患也况福  
 兮禍所伏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行高于人眾必毀之  
 好事多魔美中不足種種可患正在吉處居多聖人  
 與民同患此萬物一體之仁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按天道民故必于洗心之後心光瑩徹乃能明之察之  
 乃能與神物以前民用民之故即天之道也天道具于  
 民性所謂故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為本率其故我而行之故用無不利苟非其故  
 雖聖人安能強之使用哉惟是民有所疑未達其故乃  
 假神物以明之然著龜雖稱神物不有聖心之神明亦  
 孰從而與之哉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敬惕之謂戒此  
 正聖人洗心之法所以神明其德者也詩云我龜既厭  
 不我告猷使人無神明之德無以自辨其臧否而徒欲  
 假靈于著龜則瀆而不告枯株敗甲豈能為人謀事哉

此厥文仲所以爲不智也。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有以也夫。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聖人既能洗心爲戒。以神明其德。則所謂乾之至健。坤之至順。卽以一心兼體之矣。夫乾坤分言之。若兩物相對。而自理心之健順。合德者言之。則不可以析而爲二也。故借戶之闔闢。以爲喻。自其心之寂然不動而言。則收歛寧靜如闔戶也。而謂之坤。自

周易辨

卷二十

奎

其心之有感必通而言。則發舒振動如闔戶也。而謂之乾。既闔而又闢。既闢而又闔。動靜之機。隨時而變。則謂之變。闔闢之間。如往來然。往不窮于來。來不窮于往。推移之便。無所膠滯。則謂之通。方其始發于心。而規模已具。大略可見也。則謂之象。迨其既作于事。而區處條理著有成形也。則謂之器。隨其器之短長高下。各稱所宜。制其所宜。各適于用。則謂之法。以是法而施之于民。皆以爲宜。於是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若有陰騭潛宰于其間者。則謂之神。此數者名稱不同。而道無異致。總不出聖人一心之卷舒耳。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易生于聖人之心。聖人之心。洗之至潔。不名一法。而天下萬法皆由此生。此所謂太極也。太者尊上之稱。極者至極之準。聖人具此太極于心。原已變化無方。諸法悉備。然未可以喻之人人。垂之天下。萬世也。於是因心制法。而兩儀四象八卦。皆從此生。卽重之爲六十有四。亦就此八卦而推衍之用。以定吉凶。而生大業。而原其本。總不出一太極也。太極何在。在聖心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心。而徒畫一圈子于紙上。以爲太極。在此。此與扣盤捫燭之見何異乎。

周易辨

卷二十

奎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按此又承上文申言易道之大。以見其爲闢天下之道也。聖人作易。先立一陰一陽爲兩儀之象。此所謂法象也。而法象莫大乎天地。觀天地而易中之法象可見矣。有陰陽兩儀之法象。卽有陰陽迭運進退消長之推遷。此所謂變通也。而變通莫大乎四時。觀四時而易中之

通變可離矣。有法象以立體。有變通以致用。其義昭布于易中。燦然可觀。此所謂懸象著明也。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觀日月而。易中之懸象著明可見矣。然欲承天地之統。兼四時日月之運。以理群生。宰萬方。非席崇高之勢者。不能。而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莫富乎有天下。貴莫貴乎履帝位。此威福王食。人臣莫得而僭擬。而達極錫極。天下於此乎會歸者也。觀乎此。而易中之崇高。所為居五位而稱大君者。抑又可見矣。然使據崇高之勢。不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則富貴爲虛擇。而崇高亦可危矣。今由全易觀之。隨事而備物。隨宜以

周易辨

卷二十

書

致用。莫不立爲成器。使天下之人各適所用。以盡其利。此非富貴之人能之。惟聖人能之也。故曰。莫大乎聖人。然易之利。無所不有。而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卽以聖人聰明睿智。殊絕于人之事。之成敗利鈍。亦或有未能盡觀者。不得不以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之能事。寄之於若龜。有著龜而後。前知之。道。百姓與能。雖聖人有大疑。亦每資之以取決。而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利賴益宏矣。故曰。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蓍龜而自天佑之。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此言觀之。是著龜特居成器之一端。而或以是蔽全易之用。可乎。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按此言聖人作易。非師心也。取法于天地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立卜筮之法。天地變化。聖人效之。以盡時用之宜。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以明得失之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著易範之文。雖皆游發于聖心。而實乃天地自然之理。故其道與天地並行。亘萬古而不滅也。○洛書。謂伏羲時。與河圖並出。可也。謂禹時所出。因以敘時亦可也。孔子言易而兼及時。此卽文章家借客形主之法。爾說者于此紛紛置辨。不亦贅乎。

易有四象。所以宗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周易辨

卷二十

書

錢氏藻曰。有其象。無其辭。則示人以共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之。高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無所疑。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無所屬。或恐是錯簡。宜

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按此章推言聖人作易之意欲人神明其意以成其德行之也言天下事理無窮雖善者書者豈能盡所言于一書之中雖善立言者豈能盡其意于言辭之內聖人於是立象以盡意如立一奇以象陽而乾健之意已見立一偶以象陰而坤順之意已見由是而六子生焉則震動巽入離明坎陷兌說艮止之意皆可見又即象而重

周易辨

卷二十

美

之爲六十四卦而天下萬變皆備萬態畢出其合乎天理人心之至而由衷以出者情也其不合乎天理人心之至而徇私以動者偽也人之情偽紛紜而難辨一觀卦象則情態宛然蓋有不待辭而可見者此義皇開天明道之書作於上古者如此至後之聖人憂世變之日繁懼聖意之難見于是即卦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前聖之所欲言而未盡者至是已無不盡矣然猶以一卦六爻之辭未足以盡天下之變故隨事設卦隨卦繫辭變而通之無往不利所謂盡利也鼓舞喻辭也人心無好行事不倦如作樂者以鼓聲作舞容鼓聲不已而舞容

亦不已若或使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所謂盡神也夫善書立言至于鼓舞盡神則天下之書又孰有妙于易者哉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按此承上文而言聖人立象無所不該然而綱紀萬事經緯無所不貫者乾坤二象爲之緼也二象對待森然成列而變通不窮之道從此立矣是乾坤者萬化之所包蓄也若此道一毀雖處一事制一物而功用不成况能以御萬變乎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

周易辨

卷二十

毛

乾坤或幾乎息矣蓋易也者生生不息之用也然必體立而後用行用不可見則體先亡矣此聖人作易必立乾坤二象以爲之本示天下學易者必先自得夫健順之道爲一心之主宰而後有以盡變通之用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聖人之所以立象者爲其有形可見然後人人可得而喻也既有形可見則其中義類無所不該而所謂道也器也變通也事業也即此一形而異其名耳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本于天而爲命賦于

人而為性。非有聲色之可觀。聞而五常百行。莫不率此。以為天下共由之路。故謂之道。自其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物。精粗巨細。各有品式。其半出於造物之鈞陶。其半亦藉乎人工之制作。故謂之器。由是化而裁之一物也。而具百物之用。一事也。而為眾事所起。則謂之技。推而行之。用權而適合乎經。處變而不失其正。使天下萬世皆可通行。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可以共安其性命之理。致其器用之利。事定功成。萬世永賴。則謂之事業。要此數者。總由乾坤二象先見其形。而後變而通之。有以曲盡其蘊耳。豈非聖人立象足以盡意乎。

周易辨

卷二十

无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按此又承上文而言。象辭之理。變通之用。皆易書所具載。聖人既盡發其蘊。以示人矣。是易之為道。人皆可明。人皆可行也。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自非洗心滌慮。無一息之累者。則不勝欲障理障之交乘。雖有一知半

解何能統全易而洞晰其源流。然明之非難行之為難。自非合健順之德。體易簡之理。不言而躬行。從容而中道者。則不免有言浮于行之咎。而未臻乎純亦不已之天。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立行成。則易在人。而不在書。象與辭。皆從一心變化而出。而易書乃筌蹄也。所謂善易者。不言易。正以易存乎德。行故耳。

周易辨

卷二十

无

右第十二章。按夫子贊易千言萬語。徹底掀翻。而總歸于德行。德者得于心。行者見於事。此夫子之說。即義文周三聖人之意也。立象繫辭。無非教人修其德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耳。此其為道。如布帛菽粟。衣之可暖。食之可飽。知此則知後儒說易。或流于術數。或託于老莊。或附會于禪教。自以為神奇。闕妙者。皆支離影響之見。不可窺入于正教中者也。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己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怨矣。然則尊經之士。將以息邪詖。歸於正。先待後舍。孔子之言。其誰宗乎。

周易辨卷之二十終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一

繫辭下傳上

吳郡 浦龍淵 潘夫 著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又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胡雲峰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發之詳矣獨貞字未發故下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人之所為正則

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存存亦不外乎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程敬承曰其文也卦爻之辭也剛柔也剛柔之變也總之皆明乎天下之吉凶也是吉凶者豈循環而無定亦豈對待而相勝者哉蓋天下有常勝之道貞是也貞正也常也吉凶無常而貞有常此天下趨避之準也潘雲松曰天下之動吉凶之變多矣而一以貞勝此卦辭爻辭所以貴貞也陸庸成曰貞之為義上傳未發而特揭于此即利貞之貞也吉凶萬變惟是貞為勝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周用齋曰正則吉不正則凶惟天下之

正為能勝天下之萬變故曰貞勝惟正則勝非吉凶內常相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順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謀

按上文言貞一此即接言乾坤者何也謂非兼體乾坤之德鮮有能動合正道者也乾為天下之至健至健則所行無難自能貞固幹事履險如夷確然示人易矣坤為天下之至順至順則所行不煩自能安貞有常行所無事順然示人簡矣確然有堅確不移之意順然有委

心任運之意皆於貞處見之示人者欲人之效而象之也易中之象雖多總欲人以乾易坤簡為法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爻象之中貞者必吉不貞者必凶凡有所動其應如響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猶云其動于內響聞于外云爾既有吉凶便有趨避由是變通盡利而功業生焉故曰功業見乎變夫吉凶與民同患者聖人之情也情迫于中不得不形于辭聖人之辭變化百端然一以貞勝為趨避之準而以乾易坤簡為貞勝之歸由其物我一體痛癢相關是以開示諄切憤不能已不然苟可以無言則亦已矣何用



此象占變辭之紛紛者為哉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按上文已發明貞一之義矣此又推本于元而要歸於  
貞見非貞則無以成其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乾元  
資始坤元資生之德也且此而為人通此而為聖聖人  
固與天地合德然使不居君師之位則無以贊天地生  
育之功故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必秉權秉勢統理萬邦  
而後得以登用天下之正人設施天下之正事以偏育  
天下之群生是以聖人得位則百姓之貧者日以富人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三

才之枯者日以長萬物之凋者日以茂天地四時之氣  
之氣既不祥者日以和其為寶也誠大矣然所以守位  
者無他曰仁而已矣仁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  
也以不仁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  
其惡于眾也仁道得則人可聚矣然所以聚人者無他  
曰財而已矣雖有仁人之心苟無利民之實豈能以虛  
名同結天下故財也者大德之精華而大寶之資澤也  
然聚財非難理財為難自古善理財者莫如大禹之九  
功周官之六職九功之序不以利用厚生而後正德之  
事六職所掌必以量入制用而重家宰之權是以財富

周易辨

卷二十一

四

而國俗無奢淫之風財豐而官府無耗竭之弊此所以  
理財也無無名之取亦無無名之費既以十一而稅定  
經賦之額而凡月要歲會之所餘皆蓄之以待凶荒賑  
贍之用非如後世之巧立名色以竭民力而徇其私者  
此所以正辭也人主清心寡欲人臣大法小廉上無貪  
昧苟且之行則下有廉耻禮義之風非如後世居公卿  
之位而為細人之行以廢民生而敗民俗者此所以禁  
民為非也禁民為非豈以法令刑罰禁之哉亦曰義而  
已矣義者仁之制也聖人將以義正民必先以義正身  
身正而後可以正辭可以理財可以聚人守位代天地  
而施生也故非義無以成仁非貞無以體元此易教之  
指要夫子特于此發之  
又按此章特言及理財一事長有深意蓋凡言仁而不  
達于義者其仁優柔而寡斷言義而不明于理財者其  
義迂疎而不適于用夫財者天下之大命也天生之地  
成之人作之兼三才之力以成財宜其為天下重矣然  
而理之之法自非聖人鮮克有當彼不仁之人忘身以  
殖貨寧用萬民以適其欲者無論已乃其間亦有恭儉  
以節用清靜以養民如漢文景隋文帝者當其休養生  
息之候公私之積豈不豐美而可樂哉然理財之法不

議理財之人無具致使粟紅貫朽之餘嗣主遂恣其驕侈洛口累世之積奸人得從而暴殄是以有用之資棄之無用之地也至于熙豐之際有負孔顏之望行周官之法以求富強之效者終于欽怨召禍敗名誤國爲天下笑是欲圖理財之功而不知理財之術也由此言之天下事無若理財之難者何也理財以義行義以人人有多欲而嗜利者亦有無欲而寡營者彼多欲而嗜利者既不惜徇財以自累而其無欲而寡營者又每欲獲財以明高二者清濁不同然濁者之乾沒清者之迂疎其不可以理財則一也至有奸言經濟之士與喜於有庸易辨

卷二十一

爲之若彼然以理財自任然每言治法不求治人是

以法立而義生令行而詐起利未覩而弊已最然後知大禹之九功周官之六職當日之所以講行而無弊者其本末可得而其陳也蓋古人爲學德行道藝無所不貫既以正誼明道爲立身治世之根本而兼以理財制用爲經國裕民之實學則其所以討論乎此者甚詳而不敢忽而其格物致知之功尤以知人用人爲急務則其所以審辨乎此者又甚慎而不敢疎至于一旦任事而財用之利弊固已瞭然于胸中理財之人之短長亦已鑒別于平昔故凡制用之宜儉而不陋豐而不奢損

益盈虛與時消息月要歲會出入勾稽至纖至悉不煩瑣然而聖人之所自處者仍此太虛無我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之本懷其所任用之人才凡有理財之責者亦皆洗心滌慮以四維自律之端士故其心思智慮無日不周斲于財之中而其胸懷識趣無日不超脫于財之外所謂澹然泥而不滓與日月爭光者也此則聖人理財之本末也然則理財原非難事也以無私之心求有用之學則幾矣易之所謂貞勝者如此

右第一章

庸易辨

卷二十一

六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按夫子此章推論義皇作易本爲王天下而立教也既爲王天下而立教則帝王治世大經大法詳具卦中雖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而神聖之心經綸畢備後世王天下者因時制宜雖變化萬端要不出此後人說易不能推明此義至以異端曲說混入易教其言似莊而非莊似老而非老似禪而非禪支離牽強附會其說使內聖外王光明正大之道終晦而不明此實世道人心之大患也今由孔子之言觀之則大義炳然復何他岐之

惑哉

又按本義云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又朱子曰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五行也兩邊各析四段八卦也周圖二十四段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栢牝牡麻竹之類皆然朱子此等疏解可謂詳細矣然于王天下三字尚欠理會夫聖人繼天立極爲三才主使其心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上無以參贊天地神明下無以經理萬方億兆而天下

周易

卷二十一

七

所以俯仰遠近悉心觀察而以八卦舉其端以八八盡其變通神明類萬物皆以一心貫徹乎其間而爲之區處條理必使之各得其當而後已也王天下三字有許大關係故夫子特爲拈出不然則止稱包義氏畫卦可矣何必本其王天下而言之耶至于俯仰觀察近取遠取此即大學格物致知中庸學問思辯之事在堯舜則爲精惟一明物察倫在高宗則爲學古有獲遜志時敏武王之受丹書陳洪範成王之學有緝熙皆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求盡乎王天下之能事也當義

皇時未有文字故必徧觀乎天地人物至後世人士既有六經諸史則考驗于經史之文而天地人物之理皆在其中矣然六經之書惟易之所包其廣其文約其義精爲萬世聖學之宗王天下者尤所當加意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蘇傳諸蓋取之卦以義求之則不合以象求之則獲故但擬其象不必深求其義也 本義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張南軒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

周易

卷二十一

八

包犧氏設神農氏作斷木爲耜耨木爲耒耨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謝疊山曰耨耨者今謂之犁曲木在上俗名犁衡即耒也 朱漢上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耨以教天下故曰神農耨耨除草也 胡雲峯曰其耨也在下之耨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耨于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噓爲合也

蘇紫溪曰書曰暨益奏庶鮮食卽佃漁事暨得播庶艱食卽耒耜事想還有無卽交易事究舜因義農之舊而益經理之耳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爲

按此言黃帝堯舜通變宜民之事卽窮變通久之易道也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三聖人是也故卽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九

舉易之全體言之不專指一事垂衣裳而天下治猶云垂拱而天下治耳取諸乾坤取其變化而无爲不從衣裳取義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悅胡安定曰隨者動作必隨于人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預備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睽睽然後成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菰藿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于厚

周易辨

卷二十一

十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徐進齋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

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輪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

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夫

乃君子決去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

之偽而防其欺也

楊誠齋曰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

起居具服食也自所入之儀而未知佃漁也聖人于是

乎作網罟。自斯人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耜耨。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未能相濟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紵之制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于川隔而道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于負擔而跣于遠途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于寇攘而懈于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春榆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無爪牙以自濟而憂于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于濕塗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上

而感于繫理之掩也。聖人于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于結繩而相欺無藉也。聖人于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于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為也。歷數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通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按此承上章尚象之意。而併及卦爻辭之通例。而約言

以結之也。一部易書皆借象以明意。如畫工肖物而為像。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謂卦辭。卦材質也。一卦之材。總括于象。故曰象者材也。爻謂爻辭。動動作也。天下之動。莫詳于爻。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有得失。故吉凶生。有憂虞。故悔吝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主

陰二陽。季氏山曰。陽以一奇為主。故多陰。陰以一耦為主。故多陽。胡雲峯曰。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如此。姚承菴曰。別君民以正名。分辯君子小人之道。以維世教。

按莊子有言曰。易以道陰陽。後儒謂此一言足以盡易道矣。不知聖人于陰陽中。自有分曉。就陰陽之合德者言之。如健與順。仁與義。有相資相濟之理。本無淑慝貴賤之殊。然其體質之清濁。氣象之條舒。迥乎不同。大抵陽性剛明。陰性柔暗。剛明者易與為善。常與生氣相迎。柔暗者易與為惡。常與殺氣相併。此陰

陽所以有淑慝之殊也。陽惟剛明故宜為君以主治。陰惟柔暗故宜為民以受治。此陰陽所以有貴賤之殊也。然從來治統常定于一而亂于不一。今以震坎艮三陽卦觀之一君而二民。有一人建極萬姓朝宗之象。焉以巽離兌三陰卦觀之二君而一民。有政出多門生靈憔悴之象。焉。三陽卦以一陽為主而二陰聽命。陰雖多並受陽氣之薰蒸。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所以為君子之道也。三陰卦以一陰為主而二陽聽命。陽雖多並受陰氣之消蝕。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所以為小人之道也。聖人于陰陽中見得分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主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

按此釋成九四爻義。成者感也。人之所以感人者言與行也。而心為之主。九四一爻正當心位。心惟至虛無所私係。乃能裁制萬事。而言與行各適其宜。此所謂義也。義精則用無不利。而德盛矣。德乃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故以此感人。而人無不應。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職是故也。爻辭所謂貞吉悔亡者。以此苟不務出此而欲以私意感人。則我以私往彼亦以私來。紛紛擾擾。雖敵精神以嗣之。而應者少。不應者衆。其從我者幾何矣。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則凡人之心不能致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主

虛無以為裁制萬事之本。而言與行不適於義。義不精則無以致用。而德不立。德不立則無以合乎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故思雖煩而從者狹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之所以為聖者。思通之也。思其可或廢乎。然所思出于天理之公者。愈思而愈通。所思出于人欲之私者。愈思而愈窒。彼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思。此心之障而德之賊也。有思不若無思之為愈也。聖人欲為之去其障而除其賊也。故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言天下之理自有其一致而同歸者。我得其同則殊塗者自不能外我操

其一則百慮者自不能岐若百川之赴大壑衆星之拱北辰何患乎感之不靈應之不迷而徒勞此思慮之僮僮者乎且天下未有感而不應往而不來者也試看日月之生明寒暑之成歲如此而往必如此而來往來任運雖似無心顧往者伏藏而爲屈來者發舒而爲信屈信相感實有至理明此理者可以得聖人之心之學矣蓋朋從之思不可有而作聖之思不可無自古德盛化神之聖人其始未有不由窮思極慮真積力久而入焉者大抵皆先屈而後伸也試觀尺蠖不屈何以求伸而奮其跳躍之能龍蛇不蓄何以存身而奮其飛騰之力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主

聖人之心之學所爲精義利用以崇其德者亦與此同他不具論卽以作易之聖人言之包義肇易于洪荒文王演易于姜里周公繫爻于居東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歷衰世之變明憂患之故者詳矣備矣其致思之深無異神龍潛伏而入重淵之下其斷理之微無異白日徧照而徹幽隱之中不知幾更日月幾度寒暑而後萬世同歸于聖一致之理乃始合而藏之于密散而布之于書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蓋精義不至于入神則猶扞格而難操未足以致利用

不至于安身則猶外重而內輕未足以崇德至于用利矣身安矣則所以感人心者既足于己而天下之應我者自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往謂往而感物也神者忘其所以爲感化者忘其所以爲應如是乃見德之盛也聖人感應之妙如此彼僮僮往來者烏足以感人哉

釋困六三爻義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主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解上六爻義括結礙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釋噬嗑初九爻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內

釋噬嗑上九爻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否九五爻義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七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議矣。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釋豫六二爻義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按此釋損六三爻義也說者皆茫然不知所指愚以卦有推之亦自易曉蓋損之爲卦在損下以益上所謂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言損下三爻之剛以益上則六五得上九之剛有切近相資之益是得友也。任賢勿二是一致一也。天地男女所以擬其相得之歡化醇化生所以擬其致益之厚乃此喻之詞耳會得此意便覺聖人之言雋永有味無粘滯之病。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死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釋益上九爻義

項平菴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當與

周易辨

卷二十一

末

之與也。先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柴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恃道則危心死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死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右第五章按以上十一爻解在本卦爻下先看明卦旨而後合以夫子之說自是一一融貫不然却又似孔子周公各自爲易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雖而



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  
關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  
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成以  
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按夫子贊易發明乾坤之義其說詳矣誠以至健至順  
易知簡能之德體備于身則主宰造化經緯人事之大  
用無一不出于其中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乾本屬  
陽坤本屬陰雖各為一物然陰陽合德以成其用雖欲  
折而二之不可得也又乾之質剛坤之質柔剛柔分別  
以成其體雖欲混而一之不可得也是合是分非一非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九

二作易之聖人妙契此有體之於身心而著之于卦象  
以體天地之撰則凡雷風水火分司其事者既各顯其  
化育之功以通神明之德則凡動止履悅交相為用者  
又各極其變化之妙而要之推所自出未有不本于乾  
坤者謂乾坤為易之門豈不信然耶夫以陰陽之純者  
而言名曰乾坤自乾坤之外其餘諸卦事類不齊稱名  
甚雜而循名以求其實則凡為陽者不越乎乾之屬凡  
為陰者不越乎坤之屬既不越乎乾坤之屬則事事可  
以易簡之善治之何患其紛雜而難理耶且義皇之畫  
肇自上古正當風氣醇樸之時未始有衰世之事也今

稽其卦中所陳之事類一若逆視衰世之意而預言之  
者此可見皇心至神推數循理種種變態固已照徹而  
無遺矣况文王周公生當殷末遭時多故事變愈繁則  
其憂深思遠自不得不備舉衰世之意盡言以告人蓋  
使人知共所以致衰之由即得其所以還醇之道爾是  
則易之為書始于義聖迄于文周中間閱歷幾萬計年  
世盛世衰變故百山隨事立法森悉不遺先聖後聖已  
無不盡之心思天地古今已無不該之事理凡所以彰  
往而察來而微顯幽者誠無出于此書矣然使乾坤  
之門不開則全易之編不發而凡名與物交與辭皆無

周易辨

卷二十一

十

所託以顯也何以明失得之報而濟民行乎夫道之大  
全未始有名而易實開而賦之以名當名者名符于義  
也有是名則有是物辨物者物從其類也凡此皆自乾  
坤二卦開之故曰開而當名辨物也有名與物矣又從  
而正言之則名物之理愈著且斷之以辭則吉凶悔吝  
之故甚明而後易教乃無不備矣今取其書而條舉之  
其稱名也不過鳥獸禽魚之小物而其取類也乃皆健  
順仁義之大道其有則開乎內聖外王何其遠也其辭  
則合乎經天緯地何其文也其言必曲折以盡其端委  
又必當機以中其窺會其事必備陳之使人有可據又

每隱約之使人有可思易中之義蘊真有紬繹之而愈  
出縷指之而難盡者然以要言之不過二端曰失與得  
而已得者必報之以吉失者必報之以凶報應之理毫  
髮不爽聖人因此二端教人趨避以濟民行以明失得  
之報使天下明于失之報則不敢肆意于爲惡明于得  
之報則不肯不力于爲善爲善去惡其理本自易簡而  
其功則有乎健順是所以濟民行者不越乾坤之門而  
得之矣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辯卷之二十一終

周易

卷二十一

圭

右第六

周易辯卷之二十二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繫辭下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孔疏上古伏羲之時理尚質素聖道凝寂直觀其象足  
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淳非象可以爲教又須繫以  
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卦爻之辭起於中古謂起于文  
主及周公也若死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  
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  
之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 本義夏商

周易辯

卷二十二

一

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離易道復興  
程子曰言仁者不憂又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  
處各別也

按彖辭作于文王爻辭作于周公皆在中古之世若  
以憂患言之則流言之禍亦不亞於羑里之厄是易  
之興當兼文與周而言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  
之制也

本義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

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非以不變其所。然後能異順于理。以制事變也。胡雲峰曰。夫子偶于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二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朱子曰。井有本故澤及于物。而井未嘗動。故曰井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巽伏也。入也。異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而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肉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稱而隱。事到而前。自家便有。

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稱稱量也。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羸義。巽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朱子曰。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于天。无所尤于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蓋守得自家心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而前。安能辨其義也。巽以行權。是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三

處无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柴中行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行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至。真西山曰。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于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于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然也。朱子曰。易中儘有處憂患的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

按夫子於上下傳。發明易道甚詳。未有不歸本于德行者。然未詳言所以修德之方也。故至此特舉九卦。

之序反復以中其說焉始由踐履以立其基本而終之行惟以觀其變化功必以漸而進死一超直入之理請必積久而精无半途止足之候雖天資明睿如文王周公者無不由此以成其德也有是德于身然後可以出而用世定天下之大業有是德于身然後可以吐辭爲經揭萬古之周行是則立功立言固已全收于立德之中此聖人所以專致力於躬修也然以爲有憂患而後興何也蓋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自古聖賢豪傑莫不皆然即以文周二聖言之其曰乾夕惕自強不息以深入聖域者固不待境遇之坎軻

周易辨

卷二十二

四

而迫之使然然而遭亂世事暗君橫政橫民所在皆是美里之禍萬死一生流言無端難起骨肉人世所歷之憂患蓋無有大于二聖人者當斯之際操心安得不危慮患安得不深操心危而慮患深則于古聖人之要言妙道安得不沉潛而考鏡而於反己自修謹幾慎微之至理安得不惕厲而猛圖是則二聖人之德前此固未嘗不聖而至此則又必有動心忍性以曾益其所不能者譬猶精金之再加鍛鍊美玉之復被琢磨其爲精瑩溫潤不更有進于前者乎故德愈盛而功愈高言亦益妙此演易繫文所以冠六經

而垂萬世也謂易道之興由於憂患不信然耶又按六十四卦無一卦不有憂患之故有修德之法夫子特拈此九卦以示進修之序人苟能循序以進自履謙復恒損益困井以至于巽則精義利用而德日盛矣德盛則于六十四卦之時用亦且左右逢源無適不宜矣故善學易者得力處正不在多也

右第七章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五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探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陸贄成曰易之爲書不可遠非書不可遠道不可離也然人鮮能行者何也至變而至常未有神明默成者也凡百家之言不可爲常則亦不可爲變其可以爲常則又不能爲變皆非道也道則有定體無定用故屢遷者變也不可爲典要者也變之所適者度也揆之有典常者也體三極之道于變動之際會貞一之理于趨時之間非其人孰能行之按此中言上文行權之意也易者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其道全在乎能權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體

之爲用。隨其時變所值。而能處置得宜。以合於法度。而不失其萬世不易之典常。此乃所謂易道也。故惟可與權者。乃可與言易。自非身體乎履。謙復恒損益困井之義。踐履篤至。造詣純熟之後。未可以幾此。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言。學易之功。不可須臾離也。易書所載之道。卽人生所自具之道。聖人就卦爻之變。而一一寓言之。以示人者也。人之爲道。隨時事而屢遷。故其載于易書之中者。亦隨其時位而屢遷。時而屯也。道在于亨屯時而蒙也。道在于發蒙時而訟也。道在于止訟時而師也。道在于行師自此而徧歷

周易辨

卷二十二

木

他卦時無定則道亦無定。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六虛者。謂六爻之位也。虛其位以待時事之來。故位雖一定而不移。而乘位以致用者。則周流而無滯。以言乎上下。則升降而無常。以言乎剛柔。則迭居而相易。此不可以一定之典要拘之。亦惟時變所適而已。然而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存。方其變也。似乎不可拘。及其變而有所適也。則必有森然不可越之法度焉。此度一失。則凶咎悔吝。凡可憂患之事。皆從此生矣。故凡剛柔上下一山一入。在內在外。聖人必明示之以度。而使之知所懼。種種憂患。與其所以致此憂

患之故人。所不能明者。皆悉之書中。故讀其書者。雖無師保之訓。而常若父母臨之一。何其情之摯而辭之切也。學者于此。不待再三循誦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則所謂萬世不易之典常。既已明白可見。豈真幽遠而難明者乎。然苟非可與權之人。則于此而奉爲典常者。一旦變而他適焉。又徬徨而不知所守矣。欲求泛應曲當。其可得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此知權之未易幾。而易書不可一日遺也。其必徧九卦之序。深造而自得焉可乎。

右第八章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七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與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徐進齋曰。質謂卦體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武潛或見武躍或飛之

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繫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蔡節齋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故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初之辭而成其終也。程敬承曰。由初及上。卽始見終是。徹首徹尾之理。卒竟也。竟初所擬之意以成其終也。如乾初爻擬其陽之下曰潛龍。至于上之亢。不過因乎初而言陽之極耳。坤初爻擬其陰之生曰履霜。至于上之戰。不過因乎初以言陰之盛耳。餘可類此。游讓溪曰。雜物謂剛柔之物。問雜乎其間。撰德謂所具之德。如剛

周易辨

卷二十二

八

中剛正。柔中柔正。是也是與非。謂時位之當否。陰陽之淑慝是也。非中四爻不能備。吳臨川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歎美辭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智者能見事于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象。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武論二體。武論主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倪伯昭曰。知者二句。正言六爻不可不備之意。蓋觀彖辭而知存亡吉凶。惟知者能之。而百姓之愚。未能也使六爻不備。則人將留

質焉矣。故未復以中四爻論之。程敬承曰。二四同功。二節申言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行事之當理。二與四功同乎陰。而位有遠近之異。二遠于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于君。雖在上而多懼。夫柔道本不利遠者。二遠而无咎。其用柔中也。五君位也。何以與三同功。曰。天子大臣。總以天下國家爲事故。其任大責重同也。韓康伯曰。三五陽位。柔非其任處之。則危。居以剛健。則勝任也。

周易辨

卷二十一

九

按世儒不察爻義。有謂卦之六爻各自爲義。不相連貫者。今觀夫子之言曰。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通六爻爲始。終。合初上爲本末。則非各自爲義。不相連貫也明矣。古今文章。武敘事。武談論。起承轉合。必首尾一線。使其中稍有乖隔。便不成文。人將詆之爲不通矣。譬之草木十圍之巨材。徑寸之小草。自根及杪。尋其理脉。皆只一線。推而至于山川嶽瀆。日月星宿。莫不皆然。焉有聖人之文。而上卦下卦。上爻下爻。自相矛盾者乎。且夫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是可見彖辭爻辭。成于兩聖人之手。而理只一線。况六爻之辭。出于一手者乎。由此推之。前而義皇。後而孔子。亦一

線耳而謂四聖人各自有易豈通論乎世儒又有謂

六爻之位不相統屬本無君臣之名分者今觀夫子

之言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

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是三

五固以君臣而分貴賤矣二四皆臣位也而亦分高

卑則非不相統屬本無君臣之名分也明矣且爻之

有君臣也不自周公之繫辭始也自有天地以來便

有君臣之大倫自有卦畫以來便有貴賤之六位周

公之繫爻也觀會通以行典禮此典此禮亦不自周

公之繫辭始也五典之序五禮之秩虞書已紀之矣

周易辨

卷二十二

十

典禮之大者莫嚴于君臣居五位者既稱為大君為

天子則其餘各位自初至上有公卿有牧伯有士庶

等級分明而體統相維正與古今班爵之制相符惟

此位不易故此制亦不變且卦之有六位也所以辨

上下別嫌疑也聖人制禮正于嫌疑之際辨是非與非

故四在上之大臣也以位近于五而多懼三在下之

大臣也以勢疑于五而多凶周公為萬世立臣道之

防若此其嚴也夫子發明周公之義使萬世而下知

典禮所在不容紊亂其言若是乎深切著明也世儒

不察妄以私說混淆其間此真違經滅禮大有害于

世道人心者何可不辨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啻故吉凶生焉

金汝白曰此與上章皆言周公分爻之義陸府成曰

三畫已具三才不兼兩則不見其迭運之妙方魯岳

曰天地人謂之三才天不能覆萬物非才也地不能載

萬物非才也人不能一體萬物以天地之心為心是不

才也希聖人法天地庶幾免于不才也已徐進齋曰

周易辨

卷二十二

十

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

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救天下之動也六爻

之位貴賤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陰陽兩物

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

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

而知所趨避矣

按上章言雜物撰德辨是非而存亡吉凶可知此

已發明周公繫爻之意矣然是與非于何取準故又

揭出三才之道以明是非之辨以道為準也凡六爻

之內位有貴賤才有剛柔皆以得道為吉失道為凶

如天子議道自己總道揆于上師傅大臣相與論道以格君心而自卿相以下皆本道揆以昭法守然後天下臣民乃有一道同風之化此身之所以逢吉天下國家之所以常存也使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此身之所以取凶天下國家之所以促亡也周公繫六爻之辭豈有他意要使天子至於庶人皆玩辭以求道了然于是非之辨無惑于所趨而已矣又按六爻雖兼三才之道然人爲三才之主人道盡而天地之道亦賴人以彌綸于其間矣豈捨人而泛求之天地哉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主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柴中行曰非末世則憂患不若是之深非盛德則至理不如如此之著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然哉確有體覆昏暴天之道也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胡雲峰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

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終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按前章既言六爻具有三才之道矣然體道者心也必有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之心則靜存動察自不至于失道而取咎故此章又推本文王作易之旨揭出懼以終始四字以明體道之心法果能持此心法則是日乾夕惕自強不息之君子也無往而不中道矣又何咎之有哉一部易書只此四字足以蔽之故易之爲道約而易操也

周易辨

卷二十二

主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羃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慎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無易者之傾也武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朱子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凡有險阻只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等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肯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雷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于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于險而不陷于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意又曰乾雖至健知險了却不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却不上去胡雲峯曰健而知險則

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也聖人憂患之意至矣哉陸庸成曰夫乾坤非二聖人也聖人合陰陽以成德自其秉乾之健則會易知之理而恒易自其秉坤之簡則會簡能之理而恒簡易本無險故險之幾舉歸坐照簡本無阻故阻之幾無不前知平日之悅心易簡渾融臨時之研慮險阻灼見悅心者洗心之境也研慮者研幾之致也朱子曰悅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惟悅悅是不日理會得了于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研是研磨他朱漢上曰天下之吉凶至難定也天下之晝夜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孔疏物或以漸變改或頓從化易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為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凡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于此而知器占事者于此而知來朱子曰是又問凡見于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恁地說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變化云為吉事自有祥光唯其理如此故象之而知已有之器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姚承菴曰天下事皆本此心之天理出皆是吉事祥者吉之先見者也背了吉方解凶事耳吉事何存

必增入凶事。洪覺山曰：凡吉事必有禍祥之見，此乾坤前知之理也。知器知來，以此而已。胡雲峰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爲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共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王註：人謀，凡議于衆以定失得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程敬承曰：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知阻，趨吉避凶耳，而吉凶何自見也？當初聖人畫爲八卦，僅以陰陽之象告耳，未必百姓遂能知之，惟有爻象之能，乃始以情言，而卦畫中剛柔雜居，當否互異，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項平菴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故例以八卦稱之。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象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喻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所以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所以喻人者明也。姚承菴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變動以利言，其有吉凶之不同，則以情而遷易也。項平菴曰：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徐進齋

曰：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川，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始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偽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偽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偽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項平菴曰：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陽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繫以近者明之。朱語類曰：遠而不相得，則未必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內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吳臨川曰：易之辭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習之。徐進齋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款則發于言辭，自然漸作也。校如木之有枝，開雨岐疑者可否未

決則其辭不直哉。或兩岐也。誣善謂謗善為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死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辭。由乎中而見乎外。

孟子破淫邪遁一節。意亦如此。潘雪松曰。吉人辭寡。其默成者。與躁人辭多。其不務敏行。而以浮夸勝人者。與誣善本無而自誣為有本。不能而自誣為能。由其誣也。竟不見其歸著守。謂所依據將叛者守不定也。失其守。則既叛矣。懶猶強言之。拙則無能強言矣。真西山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

守。則既叛矣。懶猶強言之。拙則無能強言矣。真西山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

守。則既叛矣。懶猶強言之。拙則無能強言矣。真西山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數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人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

周易辨

卷二十二

太

曰。豈不誤哉。張常市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其不陷于險阻者。鮮矣。聖人擬之象。爻而人情見。君子學易。以知人情。則知險知阻。是故易而不輕簡而不率。又曰。吉人之辭寡。易簡故也。其餘五者。不易不簡而險阻存焉。可不畏乎。

右第十二章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三

吳郡 浦龍淵 潛夫、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蘇傳。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著龜為之。介紹。天數五。地數五。其日三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一

按此章統論聖人作易之旨。而以著數發端。非專以著數論易也。蓋洪範稽疑。原止九疇之一類。易之著數。亦止鬼謀之一法。非有大疑未嘗。用世儒或以卜筮蔽全易之旨。是聖天下之人。專以術數推論禍福。微倖苟且。以為趨利避害之計。而不復知有道德性命之歸。此易教所以愈晦也。故夫子推論昔者聖人作易。雖有著數以贊神明。然止以決一時之疑。非日用飲食不可須臾離之物也。其所以立卦生爻。觀變于陰陽。發揮于剛柔者。正欲使人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耳。夫民彝物則天下

古今所共由者謂之道行道而有德于心者謂之德  
道德而不抵于和順則亂辭不安而不能以終日欲  
和順于道德而于義之所宜不能隨事辨斷一一得  
其條理是無精義利用之學又何以爲道明德立之  
士乎故就卦爻之中而爲之悅心研慮以詳求其義  
者所以窮理也誠以天下事無巨細皆有至理存焉  
而理無精蘊莫非吾性所固有莫非吾命之本然故  
窮理必期于盡性盡性必期于至命窮理者知之無  
不至也盡性者行之無不篤也至命者造乎自然莫  
之致而致此和順之極也聖人作易要在乎此豈有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二

他哉苟能如是則雖有時乎用著數以決疑亦所以  
顯道神德行爲窮理盡性之助非徒爲術數之學而  
已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也三與兩共成五  
數五數居河圖之中加于十爲五十是大衍之數五  
十倚此五數而起也以五數爲主加之以一卽爲六  
爲老陰加之以二卽爲七爲少陽加之以三卽爲八  
爲少陰加之以四卽爲九爲老陽是陰陽老少四象  
之數亦倚此五數而起也推而至于十百千萬皆倚  
此而起故五數爲諸數之祖云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  
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  
而成章

按夫子於乾之彖傳已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此又  
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所謂性命之理  
不出于仁與義是全易之大指總括于此一言可見易  
不專爲卜筮而設其義甚明而千萬世理學之宗傳實  
肇於義皇之畫績成于文周之辭而發明于夫子之傳  
合四聖人之心力腕力以成此一書無非主於明理且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三

不徒曰明而曰順見此理出於性命之本然聖人作易  
不過就其本然者教人順之而已非有所矯揉造作強  
人以所不可行之說于其中也理之所在天地人皆順  
之而莫能違天對地而言其道宜專主乎陽也然天之  
氣必由欬而舒猶喘息之有吸與噓也其舒而噓者爲  
陽其欬而吸者爲陰若有陽而無陰則天失其理矣是  
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對天而言其道宜專主乎柔  
也然坤至柔而動也剛柔故能順承乎天而不自作剛  
故能代天生物而以大終若有柔而無剛則地失其理  
矣是以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稟天地之大德以生其

道宜專主乎仁也。然仁者所以爲愛也。義者有所不愛也。惟義有所不愛。故能成其仁之無所不愛。若有仁而無義。則人失其理矣。是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所謂性命之理也。兼天地言之。卽所謂三才之道也。當八卦之初畫也。三畫已具。三才之象而惟三才之道各兼兩者。以致用非重卦不足以盡其理。故易必六畫而成卦。至于爻位之中。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分陰分陽。此定體也。而惟時事之推移。剛柔雜居而無定。非迭用不足以通其變。故易必六位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也。以言乎天地之道。則日月風雨水火山澤變

周易辯

卷二十三

四

現于二體之間。天下之文章莫大乎是矣。以言乎人道。則以卑高貴賤定萬世不易之典禮。而以得失憂虞示吉凶。悔吝之明。微經緯萬端。變化莫測。皆發揮於六爻之內。天下之文章又孰有大于是者乎。是何也。性命之理。隨人而具足。亦隨事而顯用。自非六畫成卦。六位成章。使其理纖悉畢備。燦然可觀。則不足以發人之明。啟人之悟。決人之趨。避求其順理而行。各正性命。離矣。由此言之。世之學易者。不詳玩經文。不審觀十翼。而空談性理。推論畫前。皆非聖人作易垂教之意。而其人之所以學。究亦何當于實用也哉。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孔疏。此一節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若使天地不交。水火異處。則庶類無生成之用。品物無變化之理。所以因而重之。令八卦相錯。則天地人事莫不備矣。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主柱。易八卦相錯。變化理備。於往則順。而知之於來。則逆。而數之作。易以逆視來事。以前民用。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

周易辯

卷二十三

五

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按解經之病。莫甚于牽合附會。如此章。本言聖人作易。因天地間八物而作八卦。又以八卦迭相上下而成六十四卦。于是天道人事無所不備。而數往知來。可以逆視未形之事。故曰易逆數也。卽前篇藏往知來。彰往而察來之義。而申言之耳。孔疏王註皆依文解義。本無他說。至朱子本義。獨引邵子圖位以釋之。謂

此爲伏羲先天之學。此其說有不可解者。今試以邵子之圖位與本傳之文義一一比對。則其合與不合。不待辨而自明矣。邵子圖位曰：乾南坤北。而此則曰：天地定位。是卽上傳所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嘗曰：天在南而地在北也。圖位曰：離東坎西。而此則曰：水火不相射。是卽下章所云：水火相逮之義。言其相濟而不相害耳。未嘗曰：火在東而水在西也。圖位曰：兌居東南。艮居西北。而此云：山澤通氣。言山泉流而爲澤。澤氣升而上山。未嘗曰：澤在東南。山在西北也。圖位云：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而此云：雷風相薄。言雷動風發。互相衝擊。未嘗曰：雷在東北。風在西南也。圖位與傳文不相符合。如此。邵子乃從而牽合焉。得無以聖人之言附會已說乎。此歸震川先生所以力辯其非而斷之曰：此邵子之學。非伏羲之書也。如使圖位果出自伏羲。何以孔子之傳無明文。王註孔疏亦絕不道及也。宋史稱邵子之圖。本于隱士陳希夷。然希夷之前。不如其何所本。今世本易經。皆以邵子之圖與河圖並列。然河圖一見于書之顧命。一見于易之繫辭。一見于論語。確有經傳明文。而邵子之圖不見經傳。今欲附會其說于此。以文義推之。則甚

爲牽強以經學求之。則了無關係。徒掩聖人明白易曉之文。以滋學人支離膠滯之病。亦何爲哉。張西銘有言曰：經學之不明。講說害之也。信哉言乎。

右第三章 按此章以下至十一章。皆反覆發明八卦以見其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暝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按此言八卦生物之功用也。夫資始資生。本乾坤之事。然乾坤不自爲。而分任于六子。六子者。各專其能。各盡其職。是以乾坤無爲而無不爲焉。凡物之生。無以動之。則鬱而不發。無以散之。則滯而不暢。惟有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於是驚蟄昭蘇。幼萌畢達。而萬物之氣莫不舒矣。然使一于動散而無以潤之。則外枯中乾。而生意遂竭。無以暝之。則沉陰凝閉。而生理不宜。惟有雨以潤之。日以暝之。於是精華內足。光澤外揚。而萬物之情莫不向榮矣。然使一于潤暝而無以止之。則能發而不能收也。無以說之。則能止而不能安也。惟有艮以止之。兌以說之。於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萬物之理莫不貞固矣。此六子者。各專其能。各盡其職。是以天下無一物不遂其生成。無一人不資其利賴。其功用可謂大矣。然

而欲以爲君。則六者勢鈞力敵。非能角材而臣之也。問其所生之物。於何蓄藏。則六者區分類別。亦未能相爲橐籥也。其惟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乎。向非乾之至健。終古運行而不息。則雷風號爲之鼓吹。雨日號爲之蒸蒸。何以使物各得所止。各得所悅。而無遺憾也。向非坤之至厚。有以包容。而無遺。則雷從何收。風從何起。雨從何升。日從何耀。凡物之止且說者。託根于何所也。以此知乾坤之無爲也。以其不侵六子之事。而六子之無不爲也。實由于乾坤廣運之功。亦猶人主之心剛健而無息。寬厚而有容。然後百職奮庸。而庶績咸熙也歟。

周易辨

卷二十三

八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楊誠齋曰。由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皆帝之所乘也。悉皆由乎八卦。聖人象八卦而爲治。故南面而聽。取諸離。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爲治。至于握乾符。闢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無非取之易也。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九

按此言上帝主宰造化。生成萬物。皆不離乎八卦之序。以爲終始。文義甚明。本義引邵子之圖。以爲此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但章內並不專指文王。且東方屬木。爲春。西方屬金。爲秋。南方屬火。爲夏。北方屬水。爲冬。自有天地以來。其時位已如此矣。以震木兌金。離火坎水。分配四方四時。自有義盡以來。其取義已如此矣。豈待文王而始定耶。夫子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文王以前。嚮明而治之。聖人亦已多矣。其義皆取諸離。亦豈必待文王定卦位而後取耶。若以此卦位爲文王所定。則帝與萬物之出震見離。以至勞坎成艮。亦豈文王定之而使然耶。夫子贊乾九五之大人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此就大人一身而言耳。即今凡以論養生之道曰。

人生稟氣在先天培養在後天此亦就凡人一身而言耳信如邵子之說以先天分屬伏羲以後天分屬文王則吾不知周公孔子亦各自爲一天耶抑合併二天于一身者耶細看傳文似無此等割裂見解即使邵子先後天之說自有妙理然以附會于此傳則甚爲牽強不若掃之爲快

又按易中稱帝一見于履之彖傳曰履帝位而不疚此謂人帝也又見于豫之大象曰履薦之上帝蓋之六二曰王用享于帝鼎之象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渙之大象曰先王以享于帝此皆謂天帝也則此所

周易辯

卷二十三

十

云帝出乎震之帝其爲上帝明矣而周禮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兆五帝于四郊又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夫上帝之祀夫人而知之矣至五帝之祀自漢以來諸儒聚訟甚繁而卒不得其說淵讀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

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由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

周易辯

卷二十三

士

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觀孔子此論則周禮五帝之祀其故甚明無可疑矣又考之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註曰宗尊也謂所尊祭者其神有六一曰祭時時謂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而土分旺于四季故書曰撫于五辰禮記曰播五行于四時是舜之祭四時卽周禮之祀五帝也木火金水四神帝分祭于四時而以季夏祭土神帝凡祭五神帝各以五人帝配此古祀典也自漢以後議禮之家考論不明故只有上帝闕



丘之祀而五帝之祀遂不復舉。今以易傳觀之。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周歷八卦之時序。五行之方位。然後歲功成。而萬物育。則此所稱帝者。蓋亦兼上帝與五帝而通稱之矣。蓋上帝為天地百神之主。端居穆清。其位至尊。自必以其事分任五帝。使之順時致治。而各舉其職。各奏其功。此與治世之人。帝恭己無為。分任群后。以熙庶績者。其體一也。不然。天地至大。萬物至衆。其事至繁。豈得以一帝之力。兼管八方之務乎。天道雖遠。而以人事推之。理無不同。今考之虞書。參之周禮。證之家語。所謂五行之神。分時化育。以成萬物者。正與帝出乎震之時序。適相符合。則知上帝之外。又有五帝。其來舊矣。愚故備論于此。不惟窮經者。可以互相發明。即後世議禮者。將以修復祀典。盡報本反始之誼。亦可得而考鏡云。

又按夫子贊易。必以乾坤為主。至此序八卦之方位。則乾居西北。與兌金為伍。坤居西南。與艮土相對。不復以乾坤為主。何也。蓋以帝出乎震之帝。實合健順之德。以播五行而宰萬化。所謂握乾符。闡坤維。興震異。離兌坎艮之治者。皆帝德之健順為之也。故下章

亦止稱神。不言乾坤。蓋神即帝之神。而神之變化。即乾坤之變化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按上章言帝。此章言神。蓋申言帝德之神妙也。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此人帝也。而德之入神者。此况于統陰陽宰萬化之天帝乎。夫帝之所以為帝者。以其至健至順。體恒易恒簡之德。為陰陽不測之神也。既言神。則不必言乾坤。而乾坤之德。已變化于神之所為矣。此所以不言乾坤。而專言六子也。神之為妙也。無音聲可聞。無形象可觀。而凡有聲可聞。有象可觀之物。無一非神之所變化。雷之動萬物也。風之撓萬物也。其聲之變化無窮也。而非神則孰與發其聲者。火之燥萬物也。澤之說萬物也。水之潤萬物也。艮之終始萬物也。其形之變化無窮也。而非神則孰與呈其形者。且此六子者。固各自成一物也。六子所生之物。亦各自為一類也。是宜于六子之用。不相逮而相悖。其氣亦不相通矣。然觀陽燧

取大于日。則知徧空中無處非火也。方諸取水于月。則知徧空中無處非水也。而何以火不因水而熄。水不因火而涸。偶居無猜。融合無間。若此乎。雷之迅也。足以鼓風之氣。風之烈也。足以佐雷之威。此其勢若相激也。而何以物不嫌其遇暴。雷鳴于夏。有震動發生之意。風發于冬。有摧折剝落之容。此其勢又若相反也。而何以物或利其相資。至于山高而澤深。似迥不相及者。然山之上有常有不竭之澤。澤之下常有縣亘之山。故澤每因山以爲防。而澤氣不泄。足以毓一方之秀。山又資澤以爲潤。而山氣不枯。足以鍾百物之英。故曰水火相逮。雷風

周易辭

卷二十三

南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胡仲虎曰。夫子欲于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其也。項平菴曰。動陷止皆屬健。入麗說皆屬順。凡物健則能動。順則能入。健順者其體也。動入其用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陷麗者其勢也。健者始于動而終于止。順者始于入而終于說。陽之動志在得所止。陰之入志在得所說者。其志也。按八卦之性情。惟坎陷離麗其義難明。坎者陽陷陰中。蓋惟剛健之才。能入險。亦能出險。其陷也有盈科而後進之勢焉。柔順之質。附陽則明。去陽則暗。其麗也有資明以破暗之義焉。此水之所以入地而成川火之所以附物而起燄也。

周易辭

卷二十三

圭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王荊公曰。此只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物可以取象。以此悟得。聖人無所謂卦畫有無。無有之間。皆寓言耳。白雲滿山。庭草交翠。目中何者。非易耶。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周易辨

卷二十三

未

姜鳳阿曰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詞也男女分于所得之陰陽少長別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程子曰說卦于乾雖言爲天又言爲玉爲金以至爲木果之類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朱子曰廣八卦之象也。積陽爲天爲圓天之體也。統天者君知始者父也爲玉。

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冰寒之凝也爲

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純陽者也老馬老陽將馬純剛

也謂骨之峻非羸弱也駁馬鋤牙食虎豹健之最威

猛者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祿則下有柔者存

焉。吳臨川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加大字以別于坎

也馬加老良瘠駁四字以見純陽無陰異于震坎陰陽

相雜之馬也。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與爲

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潘雪松曰坤積陰爲地作成物爲母旁有邊幅而中廣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七

平南北經而東西緯皆布象也虛而容物又熟物而能養爲釜靜翁而不施故吝嗇生物不擇善惡爲均性順而蕃育爲子母牛三畫虛所容載者多爲大與奇爲質偶爲文奇則寡偶則衆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也有形可執爲柄極陰故于地爲黑。

按萬物資生精華畢現故爲文生物之類萬有不齊

故爲衆衆生物之權代天行事故爲柄。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男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蕃鳴爲鼻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周易辨

卷二十三

大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爲雷，雷與龍二者俱從下忽然起。震之一陽動者，似之剛柔始交，天地之雜，故爲玄黃。得乾初爲玄，得坤中上爲黃也。陽氣始施，故爲男。萬物出乎震，故爲大塗。又一奇連互動于內，而二偶開通于前，无寒寒也。震一索得男，故爲長子。陽進決陰，其動也躁。若震竹，色青而美也。若秋也，若蘆也。若震竹，竹葉皆下本實而上，籀虛震象也。陽在內爲聲，二陰爲振，馬之開口善鳴也。二陽下動，如馬之鼻足而懸起，作足而超起也。的如射的，額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虛也。陽反動于陰下，故於豫爲反生。

言萌芽自下生也。陽長終于乾，故究竟中上二爻皆變爲健也。出震之時，未必蕃鮮，既變爲健，則陽氣極盛而蕃鮮也。六子中獨震巽有共究二字，蓋陰陽之始也。然震之一陽其究歸于乾巽之一陰，其究歸于震則扶陽抑陰之義可思矣。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象旨：巽有下入者木根，有上升者木幹，又其性可曲直，亦順巽之象。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九

周旋不舍而爲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也。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于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荀爽曰：風行無常，故進退風或西或東，故不果。吳以風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一陽達之于外，爲臭。髮，陰也。陰血盛髮多，陽氣盛髮少，巽陽氣上盛陰血不升，故爲寡髮。廣顙，承寡髮而言，髮稀疎而顙廣也。二陽在上，故也。凡眼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勻停，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于黑也。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爲主，於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爲近利。又南方離日之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故云近利。市三倍，猶詩言賈三倍也。游讓溪曰：深于人情而筭多也，其究爲躁卦，巽三變成震也。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也。胡仲虎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巽爲繩直，因而爲工，坎爲隱伏，因而爲盜，艮爲門闕，因而爲關寺。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輳，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逐心，爲

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與也為多青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程敬承曰水內明外暗坎內陽外陰故為水溝瀆者水之所由行江海河渠之總名也陽陷陰中光彩不揚在人則心術微隱事機藏伏曲者更直為矯直者更曲為揉水流有曲直故為矯揉弓輪者矯揉所成也乃所取義則謂其中之動耳弓中動則善發輪中動則善運也陽陷陰中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張紘于曰坎心亨而此為心病何也曰有孚則心亨而加憂則心病矣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

周易辨

卷二十三

干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

腹為乾卦為龜為蟹為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吳臨川曰火中虛麗於實物中黑者陰光明而上下赤者二陽也日者天之火故陽燧可取火于日中二陰象日暗虛上下二陽象日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也犬明似日暫明似電中女謂再索所得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象被甲冑之人也兵戈者上剛銳象中虛大腹象火日乾燥為乾卦為龜五句皆外剛內柔之象陰在內則中空木中空則科上稿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主

鄭正夫曰靜以止者山也艮一陽隆起于地上山之象也吳臨川曰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為山故陰為小石闕門之出入處上陽連亘下陰雙峙門闕象果者木實厥者草實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蓏震艸草木之始艮果蓏草木之終果蓏終而又能始故于艮象切也周禮闕人掌王宮門之禁止物之入寺人掌宮女之戒令止物之出羅一掌曰闕者剛止于外寺者柔止於內也艮為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故為指鼠與狗皆善齧艮剛在前也郭子和曰坎之隱

伏在君子爲隱。小人爲盜。艮之利則狗害則鼠。皆一義而二象也。黑也。喙也。口吻也。艮剛動於上。故言喙。凡鳥之喙。大槩皆黑。然不可枚舉。故云之屬。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于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朱晦菴曰。澤者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上缺有澤口之象。巫口舌之官。以口語悅神者。兌上拆象口。中連奇象舌。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毀折。柔附于剛。剛乃決柔。剛易辨。

卷二十三

三

故爲附決。李九我曰。爲毀折。取諸卦位。在造化。振肅殺之威也。爲附決。取諸卦體。在君子。有疾邪之勇也。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鹵者水之死氣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興焉。兌爲少女。女子之未嫁。以兄弟言也。爲妾。女子之已嫁。以嫡婦言也。羊悅草而性強。很外柔內剛似之。○程迥曰。八卦之象入物而已。充其類。則可以類萬物之情。然就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稱龍。而不必在震。坤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

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于說卦。而卦爻無之者。如爲釜。爲布。爲廉。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矣謂之難。小矣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於說卦。又可以類。

右第十一章

男 方國 大受 校

周易辨卷之二十三終

周易辨

卷二十三

三

周易辨卷之二十四

吳郡 浦龍淵 潛夫 著

序卦傳

孔疏序卦者文王既錄六十四卦分爲上下二篇其先後之次其理不見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故謂之序卦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吳臨川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

二卦

按序卦傳不必論卦之本旨惟就上下文相接處起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一

義或取其相因或取其相反或取其相須以爲之說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信手拈來自成妙義如上經首乾坤卽以天地生萬物立論起因言物之始生爲屯物釋爲蒙以見屯蒙相繼之次序此序卦傳之大體也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張橫渠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聚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釋也物釋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朱漢上曰物釋而無以養之則天闕不送蓄德養才者亦然程敬承曰物釋可養貴在乎開世覺人者爲不徒飲之食之而必曰飲食之道養正之謂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人生所需莫急於飲食故田里樹畜悉遷有無王政之所先也然自一介小民以至公卿牧伯各有分限若越分妄求則爭訟生焉所爭愈大則其人愈衆如取成周之麥侵汝陽之田不至於與師動衆不止也有王者作則司馬之九伐方伯之專征勢不可已師所以繼訟也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二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與師動衆所以安天下也有安天下之德者必爲天下所親輔天下既親輔我必使各得所止而後安畜止之之義也

物直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物各得所止則上下辨而民志定尊卑貴賤各循其素履而不越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非強世因人情所安而爲之節文者也故履得其禮然後身心泰然無應應不安之患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之所以爲通者。以其內君子而外小人。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自非聖明在上。則君子易退。小人易進。雖欲終通。其可得乎。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人情莫不喜通而惡塞也。故雖大往小來之世。必有一二同心之君子焉。所謂德不孤必有鄰也。何患于終否乎。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三

朱漢上曰。認物之歸爲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爲累矣。故次以謙。孫從龍曰。同人者。公好公惡。不拂天下之心。謙者。畏天勤民。不恃天下之有。謙則常保其有而樂。以天下矣。於此見致治保治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鄭康成曰。順以動者。衆之所隨也。游讓溪曰。隨生于豫。和樂之應也。蠱生于隨。宴樂之漸也。項安世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蘇傳以喜隨人者。溺於燕安者也。故至于蠱。蠱則有事矣。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

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韓康伯曰。可大之衆。由事而生。吳臨川曰。以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盛大也。項平菴曰。臨不調大。大者以

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真謂大也。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張南軒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况于人乎。朱漢上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周易辨

卷二十四

四

蘇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易合則相漬相漬。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相敬則能久。飾極則文勝而實衰。故剝。吳臨川曰。不執賁。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姚承菴曰。賁者。文明以止之謂也。此人之所不可少者。不妙在一致字。致飾其文。則禮之實漸清而無復存。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亨即嘉禮之實也。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陰之剝陽。小人之剝君子。不至於窮盡。則不已。然而天運循環。亂極復治。窮于上。則反於下。未有不復者也。復則天地之心見。而衆妄滅矣。彼小人者。其初未嘗無天地之心也。特蔽于私欲。徇利而忘義。倍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此所謂妄人也。然使其在下。而不在上。則其剝猶未甚也。惟其自下而進于上。則乘勢乘權。可以無所不爲。而天下之小人畢集於上。不至盡驅天下而爲妄人不止。然妄人如空中花。水上泡。不久銷滅。而真性在人。亘萬古而常存。窮于上。則必反于下。小人雖欲盡滅之。而不可以終盡。故朝廷剪去之。

周易辨卷二十四五  
而草野忽挺生之君相。剝喪之而布衣之士。復起而修明之。真人一山而帝師王佐。往往起自白屋。不階尺土。奮臂有爲。爲天下拔除姦克。變穢濁而爲清明。向之妄人。皆已灰飛煙滅。而一時之用事者。乃皆有去利懷義。昭然揭天地之心。與天下共相見于晦蒙剝落之後。光景爲之一新。耳目爲之頓豁。此所謂復則不妄者。自古以來。每當剝盡之餘。未嘗無此一會。是何也。一真能消衆妄。衆妄不能滅一真也。聖賢之所以自信自立。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正爲此也。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

以頤。頤者養也。

朱漢上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畜在物爲小。畜在德爲大。

張南軒曰。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項平菴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需乳。苗之須溉。故曰飲食之道。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程敬承曰。其畜也大。故其動也亦大。不懼死罔。要自涵養中來。非矯矯於意氣者也。龔氏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况欲大有爲乎。故上九由頤然後利涉大川。

周易辨卷二十四六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按大過之時。已有棟橈之象。况終過而有不陷者乎。既陷之後。若无所附麗。則才無所施。何以扶危拯溺。而不終于陷也。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吳臨川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量也。程敬承曰：威者，夫婦之道也。不言威者，亦如上經不言乾坤，蓋乾坤與威初無所受故也。項平菴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備設其行也，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于賈曰：此詳言人道。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七

三綱六紀有自來也。上經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于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妣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母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由生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恒者，久于其道也。謂刑于之化，端本在身，首有物而行有恒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王註：夫婦之道以恒爲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故受之以遯。

世升降有時而遯也。林性之曰：久受尊名則不祥，久於祿位則取禍，故不可以久居其所。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程敬承曰：物無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須更進一步也。謂進而相與有爲，建功豎績，斯不爲徒壯也。

晉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關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

周易辨

卷二十四

八

者至矣。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乘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張南軒曰：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無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蔡

介夫曰：乖必有難，如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游讓溪曰。遇險難。則思拯濟。出于險難。則生懈怠。人情倚伏之機。君子畏之。程敬承曰。險在前。難于行也。反身修德。求在我者也。正己可以正邦。物豈終于難哉。直可迎刃而解矣。人情當既解後。必且易視天下事。而有縱弛之心。故曰解者緩也。緩必有失。受之損者。戒之也。慙忿窒慾。損乎其所以失者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德之修也。損以遠害。損去其害德者。則德日進。故曰損而不已必益。益德之裕也。益以興利。德裕于身。而利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九

施于物。必決去。小人以除其害。則德可保。而利可全。故曰益而不已必決。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伊繼山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小人既決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君子既遇。則交相勸勉。而同德相聚。且交和汲引。而聚正同升。于是群賢合力。群策畢舉。而升斯世於大猷。此姤萃升之所以相序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蔡虛齋曰。升而不已必困。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類。困乎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遂其進。必退却也。姜廷輔曰。困乎上則必反乎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也。

按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養而不窮者也。人當困時。上既不能兼善天下。以養民。下猶可獨善其身。以自養。自養者。養民之本也。故反下有無窮之樂焉。所謂無窮而富。無爵而尊者。是也。孔顏而後王仲淹其庶幾乎。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周易辨

卷二十四

十

程傳。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革之則清潔。不可以不革也。張獻翼曰。井道常道也。革者非革常道也。革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卽井道之革也。王註。革去故。鼎取新。既以去故。則宜制器立法以治新也。鼎所以和齊生物。成新之器也。故取象焉。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程傳。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

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游讓溪曰：動止者時也。終動終止，非所以趨時而從道

矣。程敬承曰：以艮爲止，止于其所，所以善其動也。以

漸而進，進得其序，所以善其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彥升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

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

所謂進者，漸進而已。鳥有不得所歸者乎？胡雙湖曰：

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

周易辨

卷二十四

士

居，故受之以旅。

沈德培曰：學問漸進不已，必有義理歸宿之地。人必抵

家方有住處。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便是得其所歸。

按得其所歸，不指一事而言。如女子從人，得其所歸。

必夫之賢能者也。自能昌大其家業，士人用世，得其

所歸，必主之明聖者也。自能大行其志願，儒者學古，

得其所歸，必深造而達源者也。自能大成其德業，然

窮大而不知守約者，必至失其所居。女子從人，窮大

而不知守約，則雖豐財殖貨，祇以歎怨而導侈。士人

用世，窮大而不知守約，則雖國富兵強，祇以耗竭其

元氣。儒者學古，窮大而不知守約，則雖多圖靡終，

爲華士而無實，猶之羈旅之人，飄流不返者耳。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程傳：羈旅親家，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

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

以渙。

項平菴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

程傳：人之氣，發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

以繼兌也。程敬承曰：近說主心學言。李廬陵曰：說

周易辨

卷二十四

士

即深造自得之機。散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之謂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

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王註：渙者，終暢而无所壅滯，則殊越各肆而不返，則遂

乖離也。夫事有其節，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散越也。程

傳：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

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王

註：孚，信也。既以有節，則宜信以守之。有其信者，則失貞

而不掠之道，而以信爲過，故曰小過也。項平菴曰：有

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于中

按序卦之義有取乎相濟者如說之後繼之以渙節中孚小過是也凡人有得于中則說說則心曠神怡浩然自放因而以禮法爲拘檢以放達爲高致者有矣故渙之後當受之以節有節則能克己復禮而不流于狂士之蕩肆此顏子之學所以更進于曾皙也然亦有則古稱先規行矩步而不盡由于中心之孚信者是終無安行自得之趣也故節之後當受之以中孚然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不惟其義而惟其信是有其信者必行之而有過恭過

周易

卷二十四

主

儉過哀之失矣豈不賢于同流合污之輩乎然以視夫貞而不諒者則度量相越矣故中孚之後當受之以小過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王註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厲俗有所濟也

晁嵩山曰恭過則僞哀過則陋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將矯之以爲中也時有卑趾高之莫故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子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敝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按既濟之象傳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窮則既濟反爲未濟而天下之事又從此始矣然則物豈有窮哉使物而可窮也則何貴乎聖人之作易君子之學易爲矣

右下篇

雜卦傳

邵二泉曰序卦序言之也雜卦錯言之也於序之中復錯舉其反對者以表其義序言之其義如此錯言之其義又如此序也錯也互爲經緯者也

乾剛坤柔此樂師變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周易

卷二十四

古

朱子曰剛柔雖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之死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死不在焉於此可見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于一二卦之家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朱漢上曰乾坤易之門剛皆乾柔皆坤剛柔雜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蘇傳有親則樂動衆則憂余息齋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事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之樂也窮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視師之憂也程敬

承曰以臨爲與與之以教思容保敦臨所以吉也以觀爲求求之以神道設教下觀所以化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按屯當天造草昧之時而以貴下賤則經綸之才已見然居貞者經綸之本也初之磐桓二之不字皆能不失其所居之正故可以大亨而出險蒙當天真未汨之日而外誘一乘則邪正之途遂雜然養蒙者聖功之基也二納其順上擊其不順則已衆著于養正之理故可以發蒙而成聖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周易辨

卷二十四

主

虞氏曰震一陽起于初艮一陽止于終此天道之起于東方而止于東北者也損之極必漸益爲盛之始益之極必漸損爲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按大畜者所以畜德也畜極而通時之所以大行也无妄者所以去害也害則爲妄災之所以自致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息也

按萃聚而不散當思所以保其聚不然則萃且洩矣升往而不來當思所以善其升不然則高而危矣謙則受益故其進德也輕輕猶易也豫則耽樂故其存心也怠

怠則疾生而不豫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按治獄所以除惡除惡所以養民故曰食也不待緣飾而天真爛然乃爲天下之至文故曰无色也

兌見而巽伏也

關明曰兌見也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卜于夏曰兌剛內而柔外見其柔以悅人也巽剛外而柔內隱其情以異物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諸子相曰隨者上下相從无事之可虞蠱者上下不交

周易辨

卷二十四

末

必有事而當飭也

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

程敬承曰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吳臨川曰晉六

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二離日入地明者夷傷也誅

卽夷傷之義

按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本義解之曰始則

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又九

三明夷于南首得其大首本義解之曰九三以剛居

剛又在明體之上正與上六暗主爲應故有向明除

害得其首惡之象。然則此所云誅者。蓋暗主自誅也。書云。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正與此合。

井通而困相遇也。

按此言井以善汲而通困亦未始不因困極而相遇也。人情困極則思通。故大人君子往往于困中相遇。彼金車赤紱之煌煌者。非困時之奇遇乎。自古垂竿負鼎。四奴過荒之士。有時出而為帝王之佐。受茅土之封。卽簞瓢陋巷。露肘決踵之子。雖一時假蹇而千載流光亦不可云不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

周易

卷二十四

七

程敬承曰。天下和平。其咸速也。天下化成。其道久也。虛以受故。速方不易。故久無心于感。為咸之速也。妙在無心耳。不厭于常。為恒之久也。妙在不膠耳。渙風散水。故離節。澤防水。故止。一則民心離析。無所統一而不止也。一則議禮制度有所防範而不離也。解已出險。則人心緩散。當防小人之復用。蹇方在險。則世難正。殷當合君子以圖功。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

按睽之隙生於外。非家難也。故合睽之貴。自天子任之。家人之親起于內。非外事也。故正家之道。自女子始之。

然家道正而天下定。則和于內者。亦不患其睽于外矣。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而泰運開矣。小人進則君子退。而否運至矣。否與泰其類相反。非有知人之哲者。孰能辨其類而去取之乎。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沈德培曰。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君子以止而不進。陰之方長。慮其遠進而肆剝。陽之心。故戒君子以退而不進。一則使之止于方盛。一則使之遯于方衰。無非為君子謀耳。大有之所有者衆。非剛健文明不足以保其所有。同人之所同者親。非文明以健不足。以善其所同。故言衆則當思衆。非無故而歸我也。言親則當思我之不失其可親也。

周易

卷二十四

天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按革主于去故。必革之當。其悔乃亡。不然則除一弊又生一弊。何取乎革也。鼎主于取新。故否可出。鍊不可覆。不然則上無以享上帝。下無以養聖賢。何取乎鼎也。小過之為過也。剛朱位而不中。無以自勝于陰盛之世也。中孚之為信也。剛得中而同德。有以自固。其上下之交也。如使上下之交不固。則小人得乘其疑而間之。為君子者。安得有鶴鳴之和。而為小人者。安得無飛鳥之凶。

也哉

豐多故親寡旅也

按豐多故猶云富則多事也。非人主有求之助則何以消弭弊端。保守成業。親寡旅也。猶云羈旅之臣也。非人主有射雉之明。則何以網羅遺逸。招徠俊民。自古明主處多故之世者。往往藉羈旅之臣以濟事。傳說之于殷。尚父之于周。夷吾之于齊。百里之于秦。其初皆親寡之旅人也。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疎士而不用。安得豐功偉業。赫赫照人耳目。如經傳所云者乎。

離上而坎下也

周易辨

卷二十四

无

潘雪松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則炎上。水陽物也。而附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王註。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沈德培曰。小畜以一陰當眾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

寡不敵眾也。履以和悅。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柔能制剛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按需之三陽以險在前而不進。訟之上下以剛且險而不親。然惟不進。故義不困窮。而終能出險。惟不親。故義當止訟。而免于終凶。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柔濟男之窮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蔡節齋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順為序。今以其義改正。

周易辨

卷二十四

无

大過。顛也。順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丘建安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顛亦協。但不當僭改經文爾。董鄴陽曰。蘇氏亦有改正。自願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妥。胡雲峰曰。雜卦自乾坤至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恒至六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于其中。中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掩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天地間剛柔每



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始于乾終于夬夬之六三決盡則爲乾也

按大過以下八卦先儒以爲有錯簡蔡氏改之正合本傳反對之義今當從之○大過之所以顛者以陽過于陰陰柔之力耗竭而不能承藉故至于棟撓而有顛覆之勢願之養正正貴以陽養陰以君養民可以救大過之失也○既濟之所以定者以剛柔正而位當陰不乘陽女不制男此天下所由定也未濟三陽皆失位則男皆受制于女陰皆起而乘陽天下其能定乎○歸妹女之終也女之終卽爲婦之始人倫之首萬化之原使歸之不以漸則始合不正其終未有不敝者也故女歸待男行所以救歸妹之敝也○姤以一陰與五陽遇而馴至于剝剝盡而坤此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極也幸而窮上反下一陽來復而漸至于夬以五剛決一柔決盡而乾此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極也當此之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萬國其復觀咸寧之治乎此雜卦所以終于夬之深意也然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何也小人

知其勢之將盡而有憂心則其機益深而不可測矣爲君子者其可忽諸

男 勿 匪 女 彼

周易辨二十四卷

浙江吳王  
埤家藏本

國朝浦龍淵撰茲編因繫辭包犧氏王天下之文遂  
謂六十四卦無一非帝王師相之事乃明主良臣  
所以致太平之書因乾卦六位時乘之文謂六爻  
中君臣上下各有攸司周公分位繫辭正名定分  
皆取諸此歷來一切圖書象數卦變等說皆畧而  
不論夫人事準乎天道治法固易理之所包然謂  
帝王師相之學皆求於易則可謂易專爲帝王師  
相作則主持太過矣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二  
十八卷此本少四卷疑亦經義考傳寫之誤也

# 身易實義五卷

〔清〕沈廷勸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沈氏洗心樓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身易實義

五卷》提要

序

世前有易易在天地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易行乎其中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卽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人於天地間參爲三才而有身身在易中如魚在水易在身中如春在木人不能體天地之撰與天地相似無離身之易而常有違易之身是故貴乎學易也者象也學也者像其象也聖人教人學易於六十四卦大象皆繫以君子之用聖人渾身是易也君子以身體易也言易者返而求之身則親切著明矣吾師嘉興沈先生沈潛玩味於易者有年於先儒異同之說無不究極其指趣而觀其所會通既折衷羣言而發其奧義矣則尤躬行力踐務期卽身見易與之相似而不違因錄其平日手輯名曰身易實義余受而卒業見其準孔子所繫大象之辭推而廣之二百八十四爻隨時隨處皆有致用之實易

張序

爲君子謀於是大備因作而嘆曰先生言易蓋欲於天地自然之象而像以人身乎夫靜而爲象者動則用占占也者非徒端策揲卦之謂也日用語默飲食視息無之而不占至於問焉以著則占之一節云爾故謂占足以盡易而著不足以盡占也先生之爲是書其教人以身占乎雖然爲是有本有原易六十四卦聖人皆著君子之用而於繫辭又總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齋戒

張序

二

以神明其德此尤用易之原本也先生年彌高而德彌劭以其放之爲三百八十四爻者斂而藏之一心則身易之義益精密矣  
康熙甲子仲秋滏陽受業門人張榕端頓首拜題



序

予友沈子克齋少負重名戶外多長者車轍及壯益折節讀書殫心聖賢之學顧困于棘闈僅以明經顯兩爲令一刺州皆本經術爲治有豈弟聲晚而專精于易年逾艾即致政歸成易解若干卷名曰身易實義予受而讀之既卒業作而嘆曰旨哉身易之說乎夫易聖人寡過之書也吉凶悔吝進退存亡修身之義備焉韋編以

杜序

一

後傳易者亾慮數十百家漢儒言象既無關於義理之要王弼言理而後世因之言人人殊五鹿充宗爲諸儒辨論而朱雲折之何晏不了九事而伏曼容輕之周弘正盛稱名理而張譏屈之孔穎達定王韓爲正義而李鼎祚復述馬鄭同異相剗誕信相譏勞如聚訟終不能盡合于四聖人之心甚矣傳易之難也至伊川詮理之宗紫陽明卜筮之旨然後四聖之心殆無餘蘊

象與理不相離也身與易不可斯須去也程朱而後又孰能闡發身易之義哉聖人之作易也教民寡過而無以喻之欲令天下萬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得上協乎天人之原反觀乎踐履之實于是乎說卦繫辭因其決疑示以趨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俾後之學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伊川之傳因玩辭而立言者也紫陽之

杜序

二

義因玩占而立言者也要其指歸亦惟是寡過修身庶得四聖垂教之意而程朱之所以發明易學者不外躬行實踐之中沈子之書其有見于此乎陰陽之闔闢我身之動靜也時位之窮通我身之出處也大而綱常倫紀細而飲食作息我身之酬酢也兼三才體四德剛柔健順我身之所以立也其發明本義也固朱子所未言而有待間叅諸程傳及諸家之說也亦程子所

欲言而未盡者也其擇理也精其訂義也確其辭潔以雅其意切以激非惟知之殆于身之矣今天子崇尚正學表章六經非聖人之書不尊非程朱之言不信海內士大夫咸蒸蒸嚮風思修身勵行矣是書之出必有讀之興起者敢公之以爲同志勸

時

康熙二十四年歲次乙丑暮春上浣同里年家

杜序

三

眷弟杜臻頓首拜撰

身易實義序

聖賢之學心學也。虞廷執中斯爲鼻祖。乃皋陶矢謨。首曰慎厥身。修思永。次乃及于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夫子告哀公。以爲政在人。而推本于尊親仁義。又特舉其要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而大學首章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皆舍心而言身。若有不同者。何哉。曰。是乃所以爲心學也。蓋遠言心。不足以善吾心。而言身。乃足以善吾心。身也者。所以藏吾心而行于至實者也。有人于此。驟而語以正心誠意。致知格物。將張皇幽渺。而懸空揣摹。高者或淪于虛。無不則望。進而退耳。驟而語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奮其私智。而騁語博濟能者。且流爲俗學。不則以學術禍天下。耳。是故學莫要于修身。修身莫善于法古。吾身所處之地。以密證于先覺之微言。

徐序

是則是效。亦步亦趨。由是內而性。天外而事業。甘苦曲折。歷歷可取。以自驗。在在可據。爲實得夫。聖人立教。亦惟是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我以同然之身。服同然之訓。契同然之理。譬若操職方之圖。乘傳而西。出窮荒。絕險無遠弗屆。豈與夫僂僂冥行。執塗問津者。同日而語哉。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戴記曰。術誠懸。不可欺。以曲直。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非虛語也。惟易之爲書。于諸經中。爲最尊。古今來冥搜幽討。哀然著述者。無慮數十百家。或得其象。或得其數。或得其理。或得其變。皆能舉鼎一鰐。舉馬一體。要之非全易也。何則。開天之智。廣大悉備。變動不居。其中實有是象。是數。是理。是變。任人挹取。而四聖人所繫之辭。龐鴻。渾穆。大異于詩書禮春秋。非管蠡之量所能受也。雖然。人思不能實。體諸身耳。不曰易知簡能乎。不曰假年寡過乎。惟

其至仁者見仁。知者見知。猶非極則言其凡。則百姓不知未始。少離于日用也。自王弼氏始。專言理。韓氏孔氏繼之。猶沿魏晉。清言駁而未粹。迨至伊川夫子。裁爲易傳。朱子又約之。卜筮易。宗始定。然而善讀程朱者。正不易得也。吾黨沈克齋先生。積學有年。一旦有見于畫前之旨。衡口而出。洋洋數萬言。日把而哦之。每至忘寒暑。輟食樂之不已。將梓而問世。既而曰。傳註不可廢也。悉陳篋中之書。參伍折中。覃思數年。七易藁而成一編。釐爲若干卷。題之曰身易實義。書成以授徐子。使序之。徐子讀之。終篇則見其選言詳慎。一本註疏傳義。而輔以諸家之說。條暢發明。務使粹然易曉。切實可行。施諸蹈履。被于家邦。如梁肉市帛。立致飽暖。而奇袤環偉之論。屏棄無餘。洵乎善讀程朱者。又嘗居考先生之生平。少負君宗之譽。嘗偕諸同人講學。共推

徐序

爲祭酒。既而兩爲令。一刺州。始仕。夔門萬山中。兵寇之餘。編戶絕少。繼孫之與居。既而再補。畿甸地處極衝。會軍興。旁午。獨葉儲胥任。輩之供。日不暇給。動靜二境。前後懸殊。皆極其艱困。生處之裕。如各有以自樂。泊拜商於之命。遣疾幾危。遂乃投簪乞身。歸休環堵。蓋于得喪進退之間。從容游刃。無之非易。是以能發爲華。辨窮極。幽微。小不窺。而大不槩。卓然成一家言。非所云實體諸身者耶。身易之名。不虛矣。惟願學者。無僅以心目遇之。而以身體之。庶不負作者苦心也。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除夕前二日甲子表姪徐善拜手題

序

余中表尊行沈克齋先生向宰畿輔之樂城以最著丁巳歲余以公務過樂先生手一編示余曰此吾所成身易也吾所以治樂者惟茲今吾得二言焉以贈子一曰懼以終始一曰善補過居官治民惟斯為要語耳余書紳志之昨歲奉

簡

命擢長洲而長邑故繁劇刻不可為因思先生前訓而請益焉先生曰吾無以益子也子素名能易者苟徒視易為制舉業而不求諸身是易自為易而不知易之即身也且身自為身而不知身之具易用也夫無在非易即無在非身無在非身即無在非用所貴體之于身而實見諸用焉耳象辭六十四以字皆夫子教人用易之方而繫辭亦云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故不特卦卦可以而亦爻爻可以而變易從道

徐序

在用之者何如耳即如為政者有當為而不為便是不出門庭之凶有不當為而為便是出戶庭而咎又如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其中義理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子誠取吾易而深思之行其心之所安毋行其心之所不安而一以敬懼无咎為本將見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之意同又安以從政為難耶先生既授是書且命余序而行之余謝不敏而敬述先生之所以命余者以弁于端

肯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表姪孫徐弘烈頓首拜撰

身易實義序

摘李沈克齋先生予舅氏也作身易實義若干卷告成誠示于餘前且命弁其首讀之終篇作而曰此先生經世之志也而發之于易吾由是益知易道之大矣聞嘗肝衡古今見古人之用心往往非今人所能及若詩騷樂律禮容羹器之屬不一而足然亦有後來居上屢進而益工者厝法與易學是也厝貴密密而愈得其真易貴近近而始切于用天下之精微莫過于易簡誠能淡造于易簡之真而精微在是矣先生說易而實之于身其亦有是心也與易有數有理數以有常者為易簡理以近人者為易簡漢孟喜為卦氣直日之說推之事變往往有驗此數學之始楊子雲用其法作太玄能知漢道二百年而中天誌于法言之末其後果然管日靈著者二儀之明數施之于道

徐序

定天下吉凶用之于術收天下毫纖之微益精矣至宋邵康節先生創為皇極經世書包括天地之始終推極人事之變化蓋易學至此而大備要之無他得其至常而已矣漢人言易以象其書踳駁晉王弼始言理孫盛識其附會籠統史稱隋楊瓌好易分析爻象等幽人微嘗謂何安日安用鄭玄王弼之言為醜無能易名然用是以推可見卓立有志之士世固不乏迨至宋世二程橫渠游楊諸公著書說易又折衷于朱子而言理者無以復加今讀其書切實明確初無瑰異豈非易簡之學以近人者為至乎舅氏之書一遵程朱乃程朱之學間亦互異唐人深士以易為小經朱子本義未免同其說伊川謂剛柔往來一本于乾坤朱子用虞翻漢上之說得卦變圖後儒互有從違舅氏曰吾反之于身而已矣玩辭玩占皆足以善吾身吾師其意

以推之天下一如吾身蓋易氏少負經濟才小試而遽退未竟  
其用視天下盤錯紛糾如小鮮如蜩翼衆其所待而卒之于書  
遜而約之于治身焉爾噫嘻天下學易者多矣或困于艱淡之  
辭僅能過之而已懲或過求之于幽曠入焉而不能出求其正  
辭而談如數家寶若我易氏者不可多得非有得于易簡之旨  
而能若是哉是書也出人人知易爲天地古今之書亦我身之  
書知天地古今不外乎吾身則不當尊易于不可知而以形役  
棄吾身知必全體乎天地古今乃不負吾身則又不可以凡情  
測易穿鑿支離而究使吾身與易判然爲二物然則是書之有  
關于世道也大矣信使言旋敬附寒俸稍佐剗剗并抒管蠡一  
以質之易氏及海內之有心學易者云

二十三年王春穀旦勞勞之辨書升氏拜題

二

身易實義自序

易爲盡性之書而實誠身之書也未有身先有易易在天地既  
有易遂有易之用易在我身盈天地皆易則盈天地皆身之用  
此三極之道所以必待聖人之參贊而立乎其中與行乎其中  
之道始不虛也夫易無端而呈於河見於洛聖人亦無端而會  
於心不能言爲著也以書著之不能事爲該也以象該之明其  
象以顯其用要令人隨時易事隨事盡理而無不有常用之易  
此易所以爲中庸之德而利用出入莫有外焉者也古今言易  
者多矣自田何以逮費直由焦京以迄馬鄭皆主象而不言理  
有象繁而易荒之譏王輔嗣始言理韓康伯孔仲誠佐之其書  
遂領學宮而議者又病其懸虛宋儒潛心易學者胡安定開其  
先而元公之圖正公之傳明公之解其城之經世建安之本義  
身易實義序

皆卓然成家而易道始昭然若揭日月而行然向共城者以占  
驗爲神向建安者以象數爲末究則理外無數象外無理所以  
程子不言象而象自昭朱子專言筮而理與象並顯傳義二書  
誠易學之綱領也嗣後確守伊川者爲龜山楊氏平菴項氏確  
守建安者爲雙湖雲峯兩胡子幼清吳氏雖間出己意要皆傳  
義之功臣若夫易而禪者慈湖也易而史者誠齋也而考鏡古  
今得失俾易可見諸實用則吾于誠齋有取焉明儒論易詩文  
清爲最醇而蔡虛齋林次崖徐伯魯三家鼎立實爲易之正宗  
若夫來瞿塘具靈通之妙解何玄子葉全易之巨觀以至呂涇  
野高忠憲劉念臺張湛虛之簡要唐凝菴錢啓新郝京山鄒四  
山李雪園之超異余爲是編閒有採集則取其同乎程朱者去  
其不同乎程朱者或程朱之所互異則淡研之以求其一是一又



或程朱之所未及而其說有確當而不可易者亦竝甄焉若夫私說紛囂支離穿鑿寧峻防之正昔儒所云讀易者當為易居守而不當為易盡害蓋有乖于理而無適于用不得不致懼也書成頤之曰身易實義謂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為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為實也夫一卦有一卦之用一爻有一爻之用六十四卦既有大象圖發卦意以著其用矣若夫三百八十四爻之用則尚缺焉余用是即小象之意做大象之例以補之以附于箋註之末意欲使人知爻之理加詳于卦而其切于日用一目其標舉而全爻之旨遂可豁然誠亦便于學者之事也吾人誠能爻爻體驗於身毋以境遇之憂虞為悔吝而以吾身之迷錯為悔吝毋以外物之得失為吉凶而以吾身之違合為吉凶庶幾小過可寡大過可無斯誠身之切要而為身易實義序

學易之實義乎余一生精力殫注此書稿凡七易自惡白頭無關至理敬俟賢人鉅儒是正云爾

肯

康熙二十二年歲次癸亥王正穀旦嘉興沈廷勸克齋氏題于洗心樓

序

予與沈子克齋俱少而習易作舉業文大都從朱子之說求易理於辭程傳以觀會通行典禮辭無所不備故特重之此朱子之所本也予竊嘗疑之聖人作易前民卜筮之為功惟在于占占必期其驗驗尤服其神漢世學多專四焦京以下如梁丘賀許曼段熲等以驗著者多人雖雜于風角及諸識緯為有識所譏然當時苟爽之傳獨據爻象承應之義解說經書于占驗無間若魏之管晉之郭宋之邵皆驗幾于神仍多取之象若數常不合于辭何歟沈子曰吾惟衷之以理而已矣夫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象數固一理也因象數而繫之辭辭所發明即象數之理也理之寓于象數者微而著于辭者顯微者難知或致于奇而難顯者易見得求其正而純沈子說易必主程朱

王序

意誠慎之也然而名之曰身易何也夫理之在易猶之在乎人之身也卦之盛衰非身所值之時乎爻之得失非身所處之位乎吉无咎為身之安凶悔吝為身之危利為身勸不利為身阻謀之有行動而觀變玩占也體之平時居而觀象玩辭也易之切于人身無須臾離其理然也昔之言理者有人矣輔嗣近于老慈湖近于禪沈子既綜百家之繁隨復微二氏之淵微以詮洗心退藏之旨不無嫌于他所近者因竊數易務盡去之益以窮此理之原于盡性至命非上哲無以幾達此理之用于修身固大賢以下百姓與能之業沈子之為易學聞者至矣于言理之家為盡善矣此尤予意之所同也

年家同學弟王庭其草

序

古云畫前原有易焚後豈無書則知朕兆未萌以前胸有金鑰即六經皆我註脚何有于易雖然即春華花者春不在花舍花無由識春風之面因指得月者月不在指非指無以見皓魄之明得意忘言而忘言者善抑惟善者能言耳若徒取悅心而無以垂教則是天不言而息行生之化聖默識而絕學海之功矣夫易有數康節得之而學不傳推測士逞逞託之而談之定數竟無補於之功易有象伯陽作羿而傳失其耽玄者往往尚之而金鑰雖初未識還丹之要易有理程朱傳之以垂教炳若日星不易立其體虛而不訕動而愈出淪空者失之而無中含之象凶變易達其用淪不失貞川不離體滯迹者昧之而一以貫萬之旨晦互易明其化陰陽參伍爻象錯綜而執中無權者孫序

泥之將為道屢遷周流六虛之說謂何凡若此者皆燭理不明猶瞽者無與玄黃之色聾者不聞絲竹之音又何論象與數哉吾友沈克齋先生以身為易者初以偽才具文明之離繼以筮仕體羣龍之德後識進退利牝馬之貞其人也易也其易也人也爰著易疏其說百家其義竊取繁者約之幽者顯之彈精抉微令讀之者若觀日于川索形于鑑非識先乎作意先乎經島能述之傳之若是故觀花識無邊之春忘指照圓滿之月豈非所謂善者能言也歟愚竊有說焉堯舜去義皇末遠傳中不及易孟子七篇不言易說者謂善易莫若孟子管公明曰善易者不論易豈非易貴體諸身而不徒見諸言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敢與玩易之君子交勉之

康熙壬戌上元揭李同學弟孫鍾瑞拜書

身易實義

讀易通例

陰陽

按凡剛大富貴貴知光明君子丈夫之屬皆陽象也以時言則春夏之類以物言則龍馬之類凡柔小虛暗貧賤卑愚宦寺臣妾之屬皆陰象也以時言則秋冬之類以物言則牛狐之類

朱子曰易中大槩陽吉而陰凶開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為與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雖陽亦凶

天地間只是陰陽兩字都離不得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才退縮便是陰

郝京山曰人生何時無悔吝休咎之微一念之精進即乾而一身易實義

卷之

通例

念之收斂即坤一事之光明即陽而一事之昏邪即陰操心制行隨時處中權則思占疑則思斷即是元亨利貞之道

卦德

按卦之性情因以為德如健順動入險麗止說之類凡陽在下者動象也在中者陷象也在上者止象也凡陰在下者入象也在中者麗象也在上者說象也

王輔嗣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此可以破膠固支離之說

卦象

朱子曰所謂象者皆是假此眾人其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裡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

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時看是甚事都來應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然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

易象有三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聖人自以意取象來明是義如白馬翰如戴鬼一車之類是也又如象有以爻之進退爲言者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者如井鼎之類

徐伯管曰有本卦爻而假物以爲象者謂之假象如小畜密雲乾初潛龍之類有卦爻所具正義即以爲象不復假諸物者謂之意象如泰小往大來坤六二直方大之類是也有象而身易實義

卷之 通例

占亦如之者訟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占在其中者師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戒在其中者屯六二之類是也然又有占中之象如坤牝馬屯六四婚媾之類是也

按易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以革矣意象也

卦變

董氏曰程子專以乾坤言卦變然只是兩體皆變者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可通彙隨賁咸恆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則以求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碍訟无妄是也

朱子曰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又云伊川不取卦變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

變得不自然如某說卻覺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只是初剛自訟殺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後自然有此象

主爻

按一卦必有主爻以三畫卦論則乾坤必取其中爻六子則取乾坤之所繫者是爲成卦之主六畫之卦有兩成卦之爻則于其中擇一得位者爲之主如乾主爻在二坤主爻在二震主爻在初是也又如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如夫始大有同人之類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如師比剝復之類

王輔嗣曰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陽苟一焉五陰身易實義

卷之 通例

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從而同之中

按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皆重于正也然謂二五得中三四亦有得中者如復之六四益之三四中孚之中皆以三四得名也可見中无定體无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

正

按凡初陽二陰三陽四陰五陽上陰謂之得位又謂之正反是則謂之不當位又謂之不正然有以剛居剛而爲剛剛以柔居柔而爲過柔者又有以剛居柔而不爲過柔以柔居剛而免夫過柔者不可例以不正爲不善也

程傳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常辯也

顧氏曰凡彖辭利貞有因不正之嫌而戒之以正者隨中孚是也有本正而勉之以正者乾臨无妄是也

承乘比應

徐伯魯曰卦六爻居其下曰承居其上曰乘相近曰比而吉凶悔吝分焉至于相應則有未易言者上下之卦各以上下為應此定分也惟以陽應陰以陰應陽剛柔相濟為得其正然如大過九四下應初六而有他吝歸妹九二上有正應而曰眇能視則又不可以正為皆苦也以陽應陽以陰應陰為不得正然如睽初九同德相應而喪馬自復萃六三往從于上而乃得无咎之類則又不可以不正為皆非也

占

程傳曰辭言吉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九咎而不吉者故兼

身易實義

卷之

通例

四

言之吉且无咎也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于行舟利有攸往是利于行田獲三狐是卜田吉

胡氏曰卦爻言勿恤者五有寬之之辭升彖辭泰九三家人九五是有戒之之辭晉六五萃初六是也

贊

王氏曰彖傳言大矣哉者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學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

徐伯魯曰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凡十二卦而其為辭有三有獨贊其時者是據見在之時而言也有贊其時用者以其濟用

而言也有贊其時義者以其義理而言也要未有有時而无義有義而无用者也

讀易法

按每卦必有一意屯則言亨屯蒙則言則蒙則言治蠱蠱則言濟濟蒙卦四陰為蒙者卦二陽為治蒙訟卦諸爻為訟者上九五為聽訟者頤下三爻養于人者上三爻養人者此玩易宜留心也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此互體也雜物撰德非中爻不備是互可以備用而不可盡用也昔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蓋取三家不論互體也又如來矣鮮用錯綜雖有悟入處郝京山用倒卦亦有相合處然究竟助本卦者少梓本卦者多而正意反為之晦矣學者宜慎之也

身易實義

卷之

通例

五

朱子曰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畧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益著不得詳說也朱子讀易有難通解者輒註未詳二字蓋不敢穿鑿以病易也

薛文清曰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差錯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闕其不可通者胡敬齋曰既曉文義便真去做要令此書自我身上發

身易實義發凡

一是集悉遵傳義大全必崇理學正宗不敢以新說表異若夫諸家間有獨得之解亦必辭論精醇理象優合有裨正學者則附載之以廣羽翼之助云

一義皇畫卦偶而成文絕非思慮所及故其神妙莫測一皆自然而後世圖說太繁雖間有灼見道原者而臆解穿鑿聚訟滋多是集槩闕之近見同學徐子敬可易參圖說考據精實堪補此書所未備

一易為歷聖傳心之書決非僅為卜筮而設然聖人以道難顯示必借卜筮為闡發而心傳愈顯此則朱子本義之意學者宜善觀之毋生拘執

一玩易須以象占為主故是集詳點凡言象者則用△凡言

身易實義 發凡

占者則用·以標出之庶一覽便可了然

一吾鄉理學諸公率多殫心易學如吾友施子約庵張子考大或會講而聆其訓或遺書而得其槩惜哲人云亡徒滋悼嘆是書之成搜閱甚富實賴孫子子麟徐子敬可錢子芸庵廣惠帳書互相體究得以裒集諸家之長敬備述之以志弗忘

沈廷勛克齋氏識

身易評較姓氏

嘉興沈廷勛克齋甫訂

同里孫鍾瑞子麟甫閱

徐善敬可甫

甥朱天麟石卿甫

朱與蘭佩湘甫

甥吳雲驤千門甫

甥張龍驤灼年甫

姪沈景竹幾臣甫  
子沈綰組綬甫  
沈樹聲聞于甫較



子之德龍德也龍德必從惕中來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此爻其周公之攝政時乎

此爻 君子以進修匪懈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已離下體而上故曰躍然猶在上蹇之下故曰在淵淵者幽深不測飛則九天潛則九淵可上可下可進可退轉身終有餘地與在田之不能變化者異矣居上之下改革之際正進退未定之時其象為或躍而上或退而在淵言或躍以爻陽故始離乎下故象為躍言在淵以陰位故退與初應故象為淵或之者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惑也有時躍而躍不輕于進之意蓋將審於天與人之際乎訂詰云德與時安躍矣而猶懷或之心不謂則與無忌憚等耳進則禹退則益進則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三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爻 君子以審進退之幾

九五陽氣盛至于天故曰飛龍在天五為一卦居中得正之爻乃龍德而得時得位者可霖雨天下矣五變離有飛象飛則憑虛御空變化之極矣又有見象其占則天下以見九五之聖君為天下之利也此舜登庸在位武王克紂正位之時乎高忠憲曰易以二為體五為用故天下利見萬國咸寧必于五言之

此爻 人主以端拱垂裳而天下治

上九亢龍有悔

上處天際陽氣至此盛極乃龍之居脊其而不能為兩者故曰亢龍然陰氣正伏于此其在人則志意盈滿不能審時度勢者也故有悔蔡澤曰此言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夫龍而亢矣何以名龍惟龍而後能亢亢非病也終亢乃病也亢而能悔所以為龍蓋龍德莫善于三之惕莫不善于上之亢亢以悔為善也若知有悔而能自悔馬則悔即惕也如功成身退高而能下富可使復貧貴可使復賤歲老運移理當退謝无悔之道也高忠憲曰有悔言時位不言望人

此爻 君子以持盈戒滿

川九見群龍无首吉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四

陽數進于七而窮于九陰數退于八而窮于六窮則變故用九則六爻皆變而為坤用六則六爻皆變而為乾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蓋六十四卦皆剛柔相雜或主剛而用柔或主柔而用剛無不相為用惟乾坤純剛純柔有不相用之象故特于乾坤明其用徐逸亭曰無陰故用九無陽故用六蓋六爻皆陽體陽也體陽用陰六爻皆陰體陰也體陰用陽聖人欲以用濟天下于此二爻見之群龍者羣陽也无首言乾已至剛不可更為物先見其本剛而用柔也凡如獨處寧謐已私不形念慮不作斯時正可玩无首氣象无首者其體有首者其用六陽皆變為陰剛而能柔故吉夫龍豈真无首哉陽不可過應如是之无首耳推言之行之於身措之於政罔不剛柔相濟通

乎无首之義乃能潛能見能躍能飛能惕能亢而時乘六龍之道始全見群龍龍豈有六只就六位中見得龍高下大小剛柔屈伸雖隨位而見實是一龍耳乾以知言故言見徐敬可曰凡居位自卑以至于尊凡成事自微以至于鉅凡人自少以至于老皆始尾終首也尊之必返于故鉅之必返于無老之必返于死所謂无首也理之常也神龍无首知常而已此爻君子以不爲物先言不過辭行不過則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彖野豕其噬利能斷物故取以爲斷定一卦之義伏義但畫卦而無文彖辭文王所繫而彖傳則夫子釋文王之彖而作也陽稱大故曰大哉本合言四德而獨贊乾元者則言其陰陽未形之初也四德總一元所該乾者元陽之體元者乾之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生氣乾德莫大于生陽氣自下而上乾最下一畫是元陽氣初動萬物所資藉以始蓋陽施陰受物乃有生陽之施在未始有形之先故曰資始陰之受在將欲成形之際故曰資生然則生人生物其所以運行而不息者謂非乾元爲之統攝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坤升乾爲雲乾降坤爲雨天地合陰陽和而後雲雨作品物形總是贊乾之亨蔡虛齋曰若不是內而乾德之亨雖有雲雨之施潤亦無從而流其形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始卽四德也非終則無以爲始非始則無以成終故上乾終而下乾復始貞下起元循環無端惟大明其終而復始之

理知我于資始之初乾元未嘗不統其全以畢之我返觀于我始見我之所以終而始始而終者亦一乾元也方是原始要終而無不明微終微始而大爲之明蓋乾道原是終始不息其潛見飛躍惕亢之六位事事物物中隨在其足無位不是乾道無時不成其乾道時乘六龍者言潛見飛躍惕亢各得其時如處則乘潛龍出則乘飛龍六爻之位依時而成進退遲速固不在我則是聖即天也以上下定位言爲六位以陽氣變化言爲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亢雖有悔亦當作好看蓋聖人之所乘便亢而不亢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不過卽此六者而時出之天道在我所御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如草木榮枯化如生死代謝皆成于漸而不覺各正性命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若人物各有所付之理人能不失此理便謂之各正保合太和只是保合此理利莫美于成性貞莫固于含和至美至足無欠無餘乾之所以爲利貞也各正者利保合者貞宜分貼看首節萬物資始言元次節雲行雨施言亨此節各正保合言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爲首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此由聖人與乾元合一故也乾元獨運于庶物之上而不與物對故曰首出咸寧謂萬物倚之以各安其生各復其性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有彖傳文言矣而聖人胸中義理无窮故又合二體之象作大象傳以發明焉且雖兩乾實一



天耳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匝故曰行健天行健天之乾也自  
強不息君子之乾也何謂自強傳曰自勝者強又曰能勝物  
之謂剛人能克己私使吾心天理常流行于日用動靜之  
間而无一念一息之少間焉是之謂強自強不息強于自也  
君子之所以能強以天行也君子以己為乾也運行不窮之  
謂健進修不息之謂強其義一也先儒謂心要放在腔子裏  
人苟一息懈怠便與天體相違而私成相其強矣故心在斯  
天在自強者體下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小象乃孔子釋六爻之辭經言龍而象言陽則龍乃陽氣  
也在下則學雖有用而時未可為故未可由而施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七

在用謂未離乎潛大人雖未用于世然其德已發皇昭著而  
施之所及者普矣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皆道皆乾道也謂一乾已終一乾又始也君子乾乾進  
修不敢有一息之間故反之與覆皆合于道呂涇野曰君子  
一念不誠不仁而不可為也一時不誠不天而不可為也夫  
反復道者猶天運之不已乎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本可躍則安于淵既可躍則升于天或之而聖人之見審矣  
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故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九五之大人即九二之大人由田而天大德受命造猶為也

如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言大人能為之而成就也  
二五龍德雖同而大人之造較德施普者更大矣此君道師  
道之殊也李雪園云大人于混濁世界首為創造一番是字  
宙改觀之象故曰造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大道正中無過不及能亢則過故有悔盈則必消本不可久  
聖人非無盈之時持盈固自有道耳若梁武帝明不能持盈  
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非无首也不為首也乾為萬物之首咸資始焉然六爻皆變  
則乾德而為坤德矣君子體之當謙恭卑順不為物先須用  
坤德以濟之也不可為首猶云不以賢知先人呂涇野曰君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八

子大剛不剛而天下畏大用不用而天下服故用九者不用  
九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文言乃孔子第七翼以乾坤渙輿故特作文言以釋之唐孔  
氏云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天本無名豈造元亨利  
貞之名但聖人以人事托之使後世聖人法天之所為故立  
天四德以設教也夫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善之長亨利  
貞皆從元來統四德該百行故曰善之長蓋天地生物之心  
人得之最先故能心天地生物之心而眾善皆自此始也兩  
美相聚曰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人事之儀則乃眾美  
之所聚也故曰嘉之會義之體嚴似嫌于不利然自人倫以

至萬事萬物必合于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故曰義之和  
貞字註訓正而固義該知行知得如是則正便決不肯向那  
不正處去如孟子云知斯二者弗去弗去是固然必知而弗  
去方是固得恰好故足以爲事之幹此四段全以天德之在  
人者言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君子以下明人法天以行此四德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體仁言君子內而心之所存外而身之所行無非仁者則仁  
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也蓋吾之本體就是仁若將吾去體  
仁便是吾與仁二矣君子體仁謂全體是仁存發無間凡種  
種利濟種種惠愛皆從此出有不期然而然者故足以長人  
長人如克長克君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九

嘉會足以合禮

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有許多嘉美必會合于吾身凡動靜語  
默發遇見遠動與禮合故曰嘉會若嘉而不會合于一身即  
燦然有禮以相接乃貌合而非衷合安得爲禮程子曰學者  
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間得  
之

利物足以和義

義安處便是利使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君子之利物  
也而即當然之宜也如是則物調于適即義慊于心矣故曰  
足以和義萬以忠曰天下事以所宜之理處之自有風恬  
靜景象

貞固足以幹事

知正之所在而固守勿失則知明守固持循有主自應發  
方而凡經權之事皆依此以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首句見君子惟至健然後能行此四德也乾者人之健元亨  
利貞者人之德象傳以天道明之則以乾爲天而以四德屬  
天文言以人道明之則以乾爲君子而以四德屬君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也不易乎世不成  
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此以出處之道明潛義初曰龍德而隱二曰龍德正中可見  
六爻龍德俱無淺深特以時位不同而有潛見之異耳不易  
乎世有以自守不爲世所轉移也不成乎名不求人知不欲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十

立名于當世也遯世无悶窮不改其樂也不見是无悶人不  
知而不恤也初九處潛自得從容无礙樂行憂違不假有心  
自然皆道薛文清曰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蓋其所以立  
己者確乎不可拔矣此非但退遯不改其操也如富貴不淫  
貧賤不移皆是訂詰云樂者樂吾道之得行憂者憂吾道之  
未得行憂樂皆從道起見與兩悶字從已起見者不同有樂  
人愛所以爲聖人若无悶而不憂財樂許之流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在田以象不潛而未躍也九二龍德正中乃人性之本然惟  
聖人能造其極故不必有高世絕俗之意庸言庸行謹信而

已到此已是盛德之至宜無邪可閑矣猶自謹信閑存所謂造次必于是也閑者去其本無則本來自有非別有誠以為存善世不伐道本中庸無善可伐也德博而化德盛而所過者化也九二無君位有君德君德而安于臣位者也二以此見五以此飛無優劣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吾心知得是非實然如此便須從知得實然處著力做去決不退轉回互便是忠信忠信即乾惕之心從此善心日長即是進德修辭立誠又進德中事先儒云修其內則為誠修其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外則為巧言人之言易輕發而難干實踐須是身心棲泊在裡計實實落落做去修辭立誠把真實无妄道理盡從口上豎立即口即心即辭即事更無走作處便是立誠如是則得於心者著於身故可以居業業者德之著也故君子必求其知實行若不真實知如人在暗中行縱極小心不免傾跌若不真實行雖有所見只是虛懸未有着落安泊處終必游移朱子曰進則日見其新居則常而不厭二語最有味知至者見到身實到之謂雖一時未能遽到而既知所趨向便能進前做去故可與幾知終者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踐履篤實持守堅固而事理之當然者隨措咸宜事事皆合天則故可與存義知至知終全重兩知字知是源頭上透過則關頭上纔好着力行是關頭上防過則源頭上更無滲漏薛文清

曰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正此意以此居上則忘其高以此居下則忘其卑惟以得位為懼耳九三處一卦之終故乾惕危厲若此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躍處无常進退无恒蓋宜及時進修由三而四以陰居陽不正似為邪三為羣離下之上似離羣然處必進之勢而無躁進之心故以非邪非離羣也釋之時有上下有進退而君子之進修无上下无進退進德修業已備九三茲正欲其及時而進耳一說九四位逼九五易近于僭但君子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直言非為邪也聖人防微之意遠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極言利見之義聲氣水火雲風六者皆同類感召觀天地陰陽之理皆各從其類而聖人在上天下有不快覩者乎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極其貴矣然陽極將消故无位極其高矣然去初遠故无民又純陽无陰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故无輔如是而動其誰與我爻辭但言有悔夫子以動釋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雖亢而能不動則亦不至于悔矣此爻高貴鄉公似之唐廢卷曰天位不在矣則无位物睹不及矣則无民三陽儼然在下與上不相應求則无輔分明畫出一箇受禍以後之

帝王

潛龍勿用下也

此章以人事言之下謂在下位

見龍在田時舍也

註未為時用謂未得大人之位非謂為時所棄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謂進德修業而非空惕

或躍在淵自試也

四近五位未速有為姑自試其可否而未決耳試者習飛且止審度之意

飛龍在天上治也

在龍為雲行雨施在聖人則垂裳恭己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時值其窮與之俱窮龍之所不能免也豈遽為龍病哉特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則體剛而運之以柔自合隨時妙用君道剛而能柔則威足以肅而恩足以懷民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天下治矣乾元言其始用九言其終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又發明下也之義惟有陽氣而無陽光天氣尚潛於地中故曰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陽光已顯出地上過地皆陽德發生雖曰時含有胥天下而

圖于文明之象能以天下文明故曰見文明所謂百姓昭明民德維新之意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君子處危之時自日至夕時時顯出乾行之體同於天時運行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位而升上位天命人心去留之際故曰乃革潛惟一氣之蟄藏躍則四通而變化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乃本然之德應用一切而大聲以色者五龍皆天德而不得其位惟飛龍有中德而在天不徒以崇高為天位而實有乾健之天德故曰乃位乎天德言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身易實義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之極也不得不與之偕極正所謂時乘也蓋六龍一龍耳然君子于此宜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用九則剛而能柔斯適中矣潛見飛躍惕亢各有其宜時行與行見天之則時極與極見極之則聖即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之元氣其德廣大故能資始萬物既開其始則暢茂條達發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始者元亨者亦元故曰始而亨亨字正見始之妙蔡虛齋曰凡大者皆為始始者便自大元字彖只訓始此因萬物資始一句而兼言之是即物之生長收成以釋四德

利貞者性情也

徐伯魯曰。性者成之實。情者生之本。品物在元亨時。性情已具。特以幾微而難測。發見而未凝。故不足以見其實。至於利貞。然後生理具備。全其所受之正。而化機完固。足為發生之端。是乃物之性情。而乾之利貞。於此可見。亦即各正保合之意。蓋四德之運。雖若无形而難知。而其品物之生成。則實有跡而可驗。故以物序言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也。美利謂以生長美善之道。利益天下。曰能以者。以之能事歸於乾也。蓋無物非乾之生。即無物非乾之利。故乾始能以嘉美之亨。使天下蒙其美利。又收歛神功。于內不言其所利成功。寂若蕩蕩。無名此貞之所以無。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五

朕而乾元所以為大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大矣哉。在不言所利上見得。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既分釋四德。乾是四德之總名。元亨利貞。則乾之隨時而異其名耳。因從而贊其大焉。剛體也。健用也。剛不屈。言四德之專一。不撓健無息。言四德之迭運不已。中則四序交接而無過不及。正則各當其位。無所偏倚。且四德之純陽而不雜於陰柔。故云純四德之至粹。而不少有其疵累。故云純粹精之至。故云精。凡此皆四德之妙。而乾實統之所以為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乾之為情。未盡固隱三畫猶隱。必兼用六爻。以發揮其潛見飛躍惕亢之義者。欲旁通七德之理。以曲盡平事物之情耳。

發揮布列也。此條只是六位時乘。以起下文時乘六龍之義。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乘句言聖人以天道見諸運用。雲行句言聖人以天道沛為德化。象雲行雨施為乾之雲雨。此則言聖人之德澤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言初九勿用。夫既德成于己。而可見之於行矣。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此初所以為潛龍也。德謂道德。行謂功業。伊尹居有莘。諸葛處隆中是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言九二龍德。君子體乾不息工夫。德雖吾所固有。然散見於事物間。九二未在本位。從微而進。故且習學以畜其德。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六

勉於學。以收放心。方能實眾理為一理。而實有諸己矣。胡敬齋曰。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攝收斂。不令走作。此是聚之之理。學尤貴問。必就正有道。以辨別眾理。既揀討得當。則天下之理是非得失咸識。其歸方可從容涵泳優游自得。張橫渠曰。心大則百事皆通。心小則百病皆病。寬以居之。使此理融會於心。居安資淡。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仁者去其私欲之謂去私。則純純則不已。仁至於與天同運。去私淨盡。無一息間斷。方是仁以行之。再言君德。見舍此別無可以君天下之德。以發明九二之為大人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雖以陽居陰。然以乾接乾。故亦謂之重剛。九三乾惕。正是人道。故不云中不在人。九四或躍在淵。非人所處。故云中不在人。復之六四。益之三四。居六爻之中。皆曰中行。乾之三四。亦居六爻之中。而云不中者。以三則重剛而過乎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也。九三安于人位而進修。故無可疑。九四須是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九四

卷之一  
乾

味

以剛居柔以能疑之資居可疑之地故或之而又釋或之義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言九五大人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是合天地之持載也。大人智周萬物旁燭无疆是合日月之照臨也。大人德禮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序是合四時之運行也。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是合鬼神之福善禍淫也。先天如薦之於天而天受建諸天地而不忤又如舛車弧矢皆天地所未有而聖人開之後世利之皆先天而弗違也。後天如天叙天秩我皆奉天意而行之。凡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物付物隨事處事而得宜故曰後天而奉天時也。況於人乎遠之則有望近之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言上九身有進退物有存亡事有得喪而亢者皆昧之故失處亢之正道惟聖人深知盈虛消息之至理而能不失其正耳錢一本曰時位至上當亢而亢亦亢乎時位之不得不亢惟知有進存得更不知有退亡喪非聖人不能故曰其唯聖人蓋六龍時乘上下皆天始終一道可分一爲六可通六爲一若上之亢遂以失正終亦不足以語能矣訂詁云其唯聖人句舊解屬下文非也當其時之不得不亢則惟知進而已何能慮其退惟知存而已何能慮其亡惟知得而已何能

卷之一 乾

大

慮其喪此所以爲聖人如伊尹周公放大甲位冢宰上下交  
疑流言朋與斯時也慮退於進虞亡於存患喪於得能無餒  
乎惟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  
與時偕極必用其極內無顧慮而外無所避讓放桐返柩抗  
法伯禽何等作用自非聖人而誰與領此曰其唯聖人乎歎  
之也蓋亢也實龍也唯龍而後能亢惟亢而後名龍動以天  
故也雖然有悔焉若尹之不居麗利周之我其明農皆悔心  
也故終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萬物於乾受氣於坤受形有氣而後有形形生而氣日滋日遂故坤元乾之元亨乾之亨利乾之貞是之謂牝

馬之貞益乾以能始為元坤以能生為元乾以氣之暢遂為亨坤以形之弘大為亨其利其貞則在順以從乾而已程子曰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先儒多從之夫四德與乾同而貞曰牝馬者牝馬地類不得同乾之貞也乾為馬坤曰牝者昭乾配也言順以從陽而專于一也然就占者言又必利于牝馬之貞以此順道為正而常守之乃得所處之宜也牝馬之貞亦貞乾之貞而已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申牝馬之義程子曰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故占得之者任已先物則才力不及而至其迷居後從陽則因人成事而可無失又義主斷制非陰所能但能主利之事而已往得其類為得朋往非其類為喪朋而利與不利可知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乾

矣一說先則背陽以行失其所主故迷後則一于從乾斯為得主而利凡卦必有一爻為主坤主爻在上六陰盡陽生所謂後得主也現前利即象所云後順得常蓋以得主為利也西南得朋陰之類也固其常也東北喪朋陽之從也必喪朋乃得主柔順從陽乃坤道之安于其正也故吉楊止庵以利字貫下文畧云坤柔順兌與離比焉是西南有得朋之利也若東北陽方與陰之朋違矣是東北有喪朋之利也觀文言後得主而有常二說似優惜違註耳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坤總一元坤透體皆乾元乾元在坤故曰坤元至者言至極而無以加也萬物之形雖生于地而其氣實出于天故資乾以始而有氣即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坤所生之物

即乾所始之物天地功化同時並到本無後先地特順承乎天耳此釋象元字高中憲曰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于地中地在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最得順承意蔡虛齋曰造化無兩箇元坤元只是乾元後半截

坤厚載物德合元

惟厚故舉乾所發育者而載之載物之德可以合得覆物无疆之天德故曰德合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弘言坤道靜翕時含藏天氣於地中者甚弘也光大言坤道動闢時萬物光輝發見於地者甚大也此釋象亨字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為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坤亦健行以配乾也非健何以配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乾未有乾行而坤止者只是健中有順耳此釋象利貞按乾无足賴坤代終坤无首賴乾資始天地之相須如此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陽先陰後陽明陰暗迷即暗也坤本承乾先乎乾則不能倡莫知所之而迷故曰先迷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故曰後順得常蓋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而不可先也得常謂陽倡陰從乃古今之常道得朋如女子在室姊妹相從以類行也喪朋謂離其類而從陽如女子嫁而從夫雖喪其朋而從陽終有生育之功也蓋坤為臣為女女舍其陰類而從夫之陽臣舍其私朋而從君之陽雖失其朋乃終有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能安靜而真正人能如之即得其吉而可以應地之无疆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不積陰陰氣積累於下以漸而高積而至于至厚愈遠而愈無窮故曰地勢坤君子體于此象而以敦龐渾厚之氣容載萬物謂無一物而不容受承藉之也凡為物所動者不足以載物地能載物博厚不動故也此象六畫皆虛可以容受君子虛中無我無物足以動之故能載物厚德坤德之厚之象載物坤上有坤之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

五月一陰生即姤卦也至九月而五陰消陽將盡則霜矣歷時尚遠然履霜而知堅冰將至霜者一陰始生之象冰者一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至

陰積至六陰之象初在下履象至危辭聖人于易常以陽為君子而引翼之于微陰之始生便洩慮而致其警戒焉蓋小人之進莫不始於漸而成於順務須早辨而逆折之履霜堅冰至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於野者堅冰之禍于其終聖人謹微之意深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始為五月去冰霜時尚遠然不為早辨則陰之始萌漸至純凝之霜馴者順而不察之意謂不覺其至而至也蘇老泉辨姤論以之

此爻 君子以不見是圖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二中正柔順故其德在內則心無私曲而得乾之直在外則

事皆常理而得地之方坤之直能合乎乾之直則方之體亦合乎圓之川矣且其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不待學習而无不利此坤道簡能之妙在人則直方大乃吾固有之德不假於外故能于立身處事之際皆不思不勉而自從容中道耳不習謂不待學習而自然直方大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坤體本是柔靜陽氣一來即承之而出故曰至柔而動也剛坤之動即乾之動坤之光即乾之光也直如勾萌畢達之類方如隨物賦形不可移易之類夫天其動也直故六二之動直人之生也亦直本來如此何待於習是以其功順成雖不習而无不利也存疑云由其存于內者直是以見乎外者方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靜翕則不能含藏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至

此爻 君子以不疑在躬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發生萬物燦然有章者陽也天地之氣含處便是陰發處便是陽六三陰居陽位剛動而柔蘊之坤陰含藏陽氣于內故有含章之象蓋坤之德在二坤之用在五至五乃為發于事業之時三之含正以待五之時而發也占者得此則宜含晦其章美不急進乃得所處之宜可貞謂可貞固守之而不稍自矜炫也古大人才美而不驕道大而心小勞施社稷而人不知非格君心而主不覺舍之至即貞之至也然才之適於己者終不容掩或從王事其始也雖不能先倡以立事其終也必能堅忍以奏功无成者六陰故也有終者三陽故也徐敬可曰或從義同或躍未定之辭也願不可自有其成



功必也王先之而我從之可也坤戒先迷臣惕代終一以從陽爲得主一以順上爲尊君无二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含章者坤之靜時發者坤之動有章而含之非秘而不發也發必以時也夫子言人臣固當含晦其章美然義所當爲又當必爲而時見諸行事若含藏而終於不爲則如六四之括囊矣凡人處事速不如思露不如密淺狹自命者只爲好自表著以致多被疑忌惟能含故能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時發即所謂其動也剛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或從王事雖曰坤能實本乾知時發從王一由於知體之光

大凡人自己知未光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身易實義

處所以貴乎知光大柔變剛故云大

此爻 君子以淵泉時出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三見二光之上爲章四處五蒙之下爲囊囊所以貯物以喻心藏知也曰含相時而發之事曰括與時俱閉之事四重陰不中居近君位故當謹密敏身不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謂君子之隱也非惟不得而答之且不得而譽之其慎如此又何害於從陽乎蘇子瞻曰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于下以始至於上爲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又曰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朱子曰六三含章以陰

居陽半動半靜之爻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則渾是柔了惟當括囊不出而已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當閉塞時而以慎爲道則可以无害

此爻 君子以順時退藏謹密遠患

六五黃裳元吉

坤六爻皆臣道故六五居尊不予以君象黃地之色明有玄以爲之主裳衣之下明有衣以爲之主故五爲后爲臣道異而本詩綠衣黃裳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於坤六五則知爲乾九五之配矣坤純陰嫌於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於后以存君位易凡稱元吉皆原始得吉言貞吉皆要終得吉吉雖在下亦由初六之履霜從始知辨故原始得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身易實義

吉李隆山曰乾之九五爲堯舜之君坤之六五爲堯舜之臣

坤六五之應在乾之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舉廢之事業也按六五惟守中居下則元吉若呂雉唐墨妄僭尊位則爲天下大內伊周攝政是亦以柔居尊然歸政明農漢得黃裳之義六五所以元吉此遵傳案引云六五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故爲黃裳之象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不至臣道說宋史郭雍傳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二說皆遵本義似優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必陰陽相間而始成文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惟六五爲黃中之文內積至美文非外飾蓋五中順之德充

諸內而見諸外之文故曰在中

此爻 君子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无陽之世初是凝之始上是堅之終坤上亦稱龍者乃陰極  
疑陽之龍陰氣亢極為僭為逆陽所不堪故微陽之龍與之  
交戰即說卦所云戰于野也陰至于戰而順道無復有存矣  
地與天連接處為野上處卦極戰于卦外故曰野王介甫曰  
陰盛于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于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  
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  
此說最善坤六爻皆臣而六三曰王有君也坤六爻皆陰而  
上卦曰龍有陽也不曰陽與陰戰而曰龍戰于野以存陽也  
一說血單指陰言爻辭惡陰之盛故陳其禍敗以為戒亦通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五

徐敬可曰實則陰凌陽也曰龍戰于野猶夫晉侯召王而曰  
天王狩于河陽也實則陽見傷也從陰稱血猶夫祝射王  
而曰三國從王伐鄭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乾上止稱悔坤上遂稱窮者陰宜在下至于上則其道已窮  
極也

此爻 君子以扶陽傲陰

用六利永貞

凡筮得坤之六爻者俱用六而不用八蓋陰數六老而八少  
老變而少不變用六則陰變而從陽小變而大應變而淑故  
利在永貞而守其正臣道于是乎有終矣乾之變坤剛而能  
柔坤之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此一說用六

用此象爻之六六柔順不可純柔故利在永貞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上六變則陰皆為陽矣言到此則陰皆變陽以大終者君子  
永貞之心到底從陽而行不敢自用不敢居成其臣之極則哉

此爻 君子以柔之變剛純亦不已

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順承之至曰至柔安貞之至曰至靜健順合體故乾為剛  
而坤動亦剛健順異用故乾德圓而坤德則方方如根莖別  
於胎卵羽毛別於鱗介之類坤之剛不可見于其動而生物  
知之即六二之直也坤之方不可知其靜而不移知之即  
六二之方也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  
非剛而何坤體雖柔而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無剛也總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五

之坤無剛不可以為順坤無動不可以為靜乾道亦然故乾  
體陽而用陰初九必以潛始坤體柔而用剛用六必以大終  
後得主而有常

陰惟居後主利乃為有常之道一說陰處後而不為物先則  
得主而利此陰之恆理故曰有常象辭後得主象傳言後順  
得常此釋言後乾則得所主而有常似較直捷

含萬物而化光

陽施陰受故言含言靜翕時含萬物生意于中即發達于外  
而光顯也化為化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不應如  
天而春地亦與之為春天而秋地亦與之為秋故曰坤道其

順乎承天而時行言坤元之用當後天而不可先天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申言初六爻辭亂之初生始於一念不善馴而成之甚易逆而消之甚難故須在一念發端處從早辨治孟子知皆擴而充之早辨之謂也始然始達順之謂也始然始達而之不善則順之正也此馬之貞也始然始達而之不善則順之邪也龍戰之血也人自少至老晝夜密移而不覺順也陽為善陰為惡若坤陰自主而乾陽不察則坤初之霜必至堅冰之漸矣故乾屬知而未成能坤效能而貴于不失其知早辨之謂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毛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申言六二爻辭正言體義言用直即主忠信方即徙義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心體本直因私欲故曲幾敬即精神堅起故敬以直內而義自從之是則敬乃本體之守而義非在外也詳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心幾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蓋敬則潔齊疑一還其心之本位故曰直其正義乃心之裁制方則恰合天然節度故曰方其義未有事時盡其誠心而無偽所以直也若施之于事則厚薄隆殺自有一定之理為有方矣雖內外有直方之異實則隨地咸宜所施各當雖方而未始非圓也敬義既立居謙守正以從于陽則其德盛大而不孤蓋敬義者心之精神兩者夾持精神自振廓乎大公

之體四海皆吾度內何大如之此直方大者天德之自然皆我所固有不能不慮而知以坤承乾始則終之知則行之不容擬議不假安排故能直行其道雖所不習亦无不利而坦然可無疑矣楊敬仲曰疑起于意有意則有疑無意則無疑無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申言六三爻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位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美則章之中蘊者然三方進而位不中故雖有美而尚舍之五正位居體故美在中而發于事業蓋陰無美陰之美皆陽也六三舍乾之美從乾之事代為之終而已惟无成代終所以為舍美也爻言无成而文言釋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夫

之曰弗敢成蓋原坤從陽之心也操懿莽溫皆一敢心致之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申言六四爻辭四為變革之始僅于此時天地變化陽氣開通則可以向用乃進遇重坤陰氣堅凝天地閉塞則宜隱矣惟當敏藏韜晦逃名不露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唐虞庵曰四既在位豈能隱其身哉隱其美而已矣謹正所以隱其美也變化喻言通泰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此申言六五爻辭黃於外者裳也誠中形外之黃乃為黃中

惟敬義交修胸中洞然無一毫人欲之偽是即所以為貴中  
由是天下之條理委曲鉅細無所不通事事處置得宜是即  
所以為通理五之美如是故其正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  
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黃中通理則其德蘊乎內者至盛  
故云美在其中正位居體則其德形于外而皆當故云暢於  
四支發于事業暢者動作謙恭而不流于亢發者治化渾厚  
不流于刻皆積中而發外也坤主藏藏極而著和順蒸微君  
子不自知也非美之至乎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中言上六爻辭陰必從陽則陰陽和而雲行雨施蓋陰無  
自為主之時上六陰盛至極本北馬而儼然為龍是均敵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坤

無大小之差矣疑如禮記疑于臣疑于君之疑曰必戰者言  
積漸有素理可必也十月雖純坤然陽無頃刻之息一陽雖  
生于子實始于亥聖人謂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  
以明之以存陽也所以淡著其有無陽之心而暴其僞龍之  
罪也且血見猶未離陰類不容遽混於陽所以陰杜天下無  
君之心也夫天地解而雷雨作天地之正也上六之敵乎陽  
欲變陽玄而為陰黃也玄黃天地之雜其君臣淆亂之日乎  
故終以天地之正色示之使知天陽地陰自有定分玄黃正  
色終不可變上六雖欲敵五無益也所以重戒上六也項平  
巷云日疑于陽曰嫌于无陽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  
之似君楚公子問之美矣君哉也終以野處則亦何利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字象草穿地而下猶勾曲內方震動而外阻坎險又雲  
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鬱結未通之象萬物始生萬事始造  
故其占為元屯則天將旦而晦之時王者興而厄之會故其  
占為大德之人能致亨而利於貞正震之初為亨屯之主乾  
坤後而繼以屯長子代父而作之君也然初陽未壯坎險當  
前互艮宜止故利正而不輕於所往而後可以亨勿用者以  
震性多動故戒之居貞二字乃康屯大作用夫屯非泰寧之  
日故利建侯以寧之而卦之初九又可君之人五建初震為  
侯一君統二民之象五坎體離居尊位而失勢初震為  
下動而得時故五利建初為諸侯屯難之時藩以撥亂反治  
也誠齋謂漢高為義帝發喪得利貞隱忍之關中得勿用攸  
往王信越得建侯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屯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乾始交於坤一索而得震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為難生  
剛柔始交坎險在前則艱屯故云難生如漢高初興而遇項  
羽唐太宗初興而遇王世充實建德之類動於險中有才優  
德備奮起而經營天下之象乾元大亨俱亨於此故可大  
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孔子厄于陳蔡  
而弦歌得屯貞之義矣李雪園曰人生在坎即入苦趣盡在  
憂患中流轉唯聖賢於此却會動為乾之朝乾夕惕為震之  
恐懼修省從窮陰積暗中翻身刊光明透頂險中之動真轉  
死遇生之大關鍵也

雷雨之動滿盈

陰陽始交鬱結而未成雨必蘊蒸之久則雷雨方動而滿盈生物乃遂象所謂勿用攸往正停蓄以俟此耳蘇子瞻曰卦言勿用攸往而象言雷雨之動是則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天造者天時使之然如天所造作也震爲蕃草象坎爲月天尚未明昧象天造草昧非寧居時能動以正又得建侯之助則可以濟屯然又當憂勤敬畏不遑寧處蓋方動遇險聖人見有此象因以爲戒不可謂侯已建而遂以爲安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雷尚在下坎氣成雲木成雨陰陽鬱結故曰屯君子知天下

身易寶義

卷之一

身

之鬱結無有震而蘇之者也爰奮起而爲之經綸蓋草昧時天下正如亂絲君子以治絲之法治之先定規模次及事業大綱既正萬目畢舉所以開屯致亨也洎詞曰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經謂舉其大綱綸謂詳其節目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剛明動體居衆陰下志雖欲進而上應陰險之爻未可有爲故有磐桓象遲回卻顧以待時其文岐湯毫之日乎然位得其正故利居貞凡人處屯苟無貞固之守將犯難以失義安能濟時之艱故必居正以待時又必多所輔助以繫人心故利建侯夫息亂以靜守靜以貞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一說居貞智淡勇沉意磐大石也桓亭郵表也有石磐于地而

不可動桓立于磐而不可移之象利居貞即象利貞惟以待求後往得行其志爲正非靜處爲居也春秋傳云侯主社稷從會朝又焉得居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正耳志行正卽是初之據當斯世處利建侯言初有柱石剛強之才利建之以爲諸侯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初磐桓未進志在行正守已待時不肯因此而遂失其守一不正則枉尺直尋无所不至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震以一陽爲二陰主故曰貴以震侯之貴在三陰之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所以大得民心者是當屯時而盡心盡力以求濟乎民者也故立建之以爲侯矣

身易寶義

卷之一

身

此爻君子以審於進退求賢自輔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二以陰柔居屯下逼於初而爲已之寇上欲從五而有初之嫌二之於初雖無可從之義然初既欲攀援於二而力又足以難二而使不得進應於五故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匪爲寇不過求與其事耳故又有匪寇婚媾之象夫初之求二本欲結援在恆情易爲所動而二以初非正應獨能固守其正而不之徇故有守貞不字之象至於十年之久屯難既平矣求者去二乃終得與五合也竇融志從光武而隔於隗囂彷彿此爻之意張湛虛曰初九比二六二乘初剛柔交矣匪寇婚媾初志正也二乘初陽方興之日抗而不答其事至難故於四陰獨有迨邇之象然其時名分未定故以女

貞許之至於十年道窮數合事定而從復乎常矣近交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遲至十年而後字故曰反常誠齋以王導處王敦之事當之

此爻 君子以守貞俟命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內無可進之才上無正應外無相輔之

人本不足以濟屯而震體躁動狗利上進自取困窮猶逐鹿

而无虞人惟陷林中而已三益倡亂之流妄冀九五者如秦

失其鹿而陳涉輩思其逐之四人位在艮山間虞人象四應

初不比三以為獨導故有即鹿无虞陷人林中象一說以無

應為无虞亦通爻在六二六四間故曰陷惟不知幾故也若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五

知幾之君子則决之登而迷舍之矣舍止也互艮象設往而

不止鹿不可得祇自取羞吝耳曰不如舍勸其止也曰往吝

戒其動也蓋無其德無其應無其輔而徒懷非望之心未有

能濟者也錢越王其舍之者也若陳涉項羽輩則吝矣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心在得禽所謂禽荒也人之動于利欲不由道而妄求

者如之經言不如舍辨之審也傳言舍之去之决也

此爻 君子以誠僭竊而杜妄觀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才陰柔不足以濟屯又應初比五莫知所從故亦有乘馬

不進之象初九乃剛明之賢為六四應六四大臣也故四來

求初以自輔初則往四以濟屯有婚媾之象如是則策力

川而屯難可平此謂大臣求賢自輔固不必拘男倡女和之

象曰求而往明也

呂涇野曰六四昏人也能下求婚媾之賢以共政雖有不明

亦可以獲明矣

此爻 大臣以任賢為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凡坎在上體者水之氣升而為雲屯需是也坎在下體者水

之液降而為雨解是也五陽剛居尊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

應而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况初九大得民有尾大不掉之

勢五不能得二二又不能得初此膏之所以屯也又五互艮

止有膏澤艱屯不下之象言寒其濟屯之澤也占者得之于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五

小事無關成敗者必守正而得吉于大事雖正亦凶吳翬稱

曰小貞謂六二之不字大貞謂九五之屯膏亦通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明不得施也五陽體本明以陷于坎中為二陰所揜故曰施

未光

此爻 人主以權不可下移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屯極當通如否極當泰然上六以陰柔居之萎爾不振而下

無應援進無可之雖比五而五屯其膏不與相得惟有無益

之泣而已坎為憂為血卦為水泣血漣如之象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楊慈湖曰顏子陋巷而樂孔子遭厄弦歌文王演易羣里登

至於此極哉。雖不幸而至於此痛裂慘極。亦氣血之變化。爾彼昏者。因物有遷。執物凝固。故至此也。費子揚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汨汨不禁。子思曰。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汨汨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象言何可長。即此意。

此爻 君子以戒不能為。而徒戚戚者。

三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天地既位。君師立焉。故也。蒙次天地。坎中一剛。本是源泉。但在山下。則險而遇阻。不無隱伏。蔽昧故為蒙。蒙有開發之理。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夫闇者求明。而明者不諂於闇。故曰。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蒙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苟能虛已專誠。如初筮之切。至則片言。醜發告之。可也。若逞其聞見。知解以求多於我。如筮者之再三。彼既煩瀆。而無專心。致志之誠。若又告之。則其機已失。其意已亂。告反瀆蒙矣。故初筮而告。建其蒙。以告告之也。再三不告。使生憤排。以不告告之也。蓋已不求人。而人求已。則教不枉。而道自尊。初筮告而瀆。則不告。則言不輕。而教易入。發其敬慕。而勉之進。蒙所以亨也。張子云。人心多則無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者于物故為蒙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因險而止。疑而不前。故為蒙昧之象。若蹇卦見險而能止。則贊其知矣。險而止。謂性之蒙也。非至善之止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蒙所出亨。由九二學問有餘。教道可亨。而啓發又能得時之中。所謂以已之昭昭。使人昭昭也。下文待其求而應之。待其初筮而告之。皆時中義。二互震。開通亨象。亨而行者。蒙之達也。以已之亨而行。以時中相其機。候而引於貴路也。蓋弟子之於師。必其感發信從。有志求教。而後師之教可入。若不求則彼尚未真心。向道雖告之。無益其志。不相應也。與不憤不啓。意同。志應者。求者有志。則教者必應。是五之志應於二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初筮告者。人惟最初一念。不誠以誠。不參以三。彼既誠一來。求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也。再三瀆。本是蒙來瀆發蒙者。今反曰瀆蒙者。何徐伯魯曰。剛生明。故有教人之具。中有節。故得施教之宜。是以必待初筮而後告也。若問者再三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蒙

告之。則無以啓其樂受之誠。而徒長其拒教之失。不唯蒙者責我。而吾亦瀆蒙矣。剛中者。知此故不告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釋利貞之義。未發之謂蒙。蒙與聖非兩截。當童穉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萌。若於是時。獲養其正。開發其良。知良能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即基於此。乃作聖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易水為泉。取其清也。喻性之未遠也。山泉出而遇險。未能遽達。泉欲行而山欲止。蒙象也。然已有必赴之勢。其決也不可禦。君子觀山下之泉。如蒙者。來問其勢未達。則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而達之。其真未滿。則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果行如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也。育德如文盲。



以居之杜預所云優悠厭沃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卦之四陰蒙者也二陽治蒙者也初六藉陽之發開發於初發之豫也誰發之以近九二之剛中也刑人謂用刑者非謂刑乎人也桎梏亦假借之辭人之昏蒙自桎自梏若師得其人而開發之使其蔽者啓塞者通如脫桎梏然發之善也一說周官大司寇平罷民桎梏而坐諸嘉石使知改悔即舍之以觀其後若痛懲而不暫舍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教教在寬之道矣故齊發蒙亦然不痛懲則玩故利用刑人若過懲則苦故用脫桎梏斯所以為時中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以法正人曰刑所謂損楚二物收其威使其心有警畏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三

此爻 君子以威克厥愛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以剛明居中羣蒙悉來歸已九二能含容不拒皆與之決疑包蒙謂順啓以成治蒙之功故吉又諸爻皆陰婦象三則自暴四則自棄皆非受教之人唯九二以一陽而納兩陰剛而得中任人之資稟賢愚不同而皆能容之有納婦象虛中容納故吉二包納若此自居下而能任上之事責難納海陳善閉邪以明五之蒙納子以幹蠱為克家也此以子道為臣道也婦羣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蒙引云看來此爻即包蒙一句便了其納婦克家是就包蒙之象轉取出來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五與二應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

功是所為克家也即象所謂志應也柔乘剛故納婦吉柔任剛故子克家獨揭克家括詞也

此爻 君子以有容德乃大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與上九應男女義也然三柔不中正是蒙女子故戒占者得此爻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蓋蒙者見欲而忘理舍上九正應而下從九二金夫究之求二二勿取上必見擊安有利乎凡士夫之見勢則怵見利則惑失身所從者類此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見利失身故不順

此爻 君子以立身一敗則萬事瓦裂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三

六四困蒙吝

陰之愚蒙必資陽之啓發六四既遠九二之陽初爻又非正應無為發蒙者是民愚而無君師以教之治之終困於蒙矣故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故陽為實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惟六四獨遠二上之剛實天下遠包納之明師上遠刑擊之益友則無人為之發蒙矣故吝戒人不能親賢以致困也一說蒙昧之人以所嗜好者為實而趨驚之殊不知所驚皆虛惟道為實明者得道蒙者失道故曰遠實

此爻 君子以親師尚友

六五童蒙吉



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長爲少男。故象童蒙。童者意識未熾。聞見未雜。五雖居尊位而委任於剛中之二。不勞己之聰明。如童蒙然。夫六五之位尊矣。乃不挾長不挾貴。自居於蒙以下。學於九二之賢。益初稱取法乎人。五直取足乎己。所謂一副童心。終歷聖位者。也不亦吉乎。蒙引云。六五好處只在童字。上高宗之學於傳說。武王之訪於箕子。其是與。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惟順乃可。養惟巽乃能求。艮止下濟順也。五以陰下陽巽也。五上承九。巽象互坤有順象。艮本剛而五柔。故曰順以巽。

此爻君子以貴而能下。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剛極不中。故於蒙用擊。艮爲手。擊象艮爲止。禦象蒙王。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蒙

教而用擊者。擊亦君子之所以教也。然攻治太過。責效于旦。則蒙者難以克從。雖曰教之實乃害之。是爲寇也。若爲之。則其邪去其害以捍外誘。而全其真純利之道也。利禦寇只是防閑嚴密之意。爲寇是我爲彼。寇禦寇是我爲彼禦。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上治蒙下承德以正相成。何順如之。

此爻君子以遏惡在嚴而敷教在寬。

三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言九五卦才乾健上進坎險在前。故宜需待。五爲濟險之主。下三陽爲濟險之輔。孚謂五與二剛德相孚。五方陷於陰。

三陽欲進且未得合。故需。此非優柔不斷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重在乾之能待。上雖陰暗未消。乾道方升。易以知險。自能光顯亨通。以九五之正而信。乾三爻之涉險能需。不欲速以犯難。何患難之不可濟耶。益九五惟孚。惟貞。所以爲下三陽所需。而五亦藉三陽之進以出險。往涉必利。乾知險故也。利涉乾之象。大川坎之象。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則上下相需而出險。故曰須以乾之剛健而能知險。需待不輕進。夫險不在前。且恒知。況險在前。乃爲所陷乎。此終能出險而需。所以無困窮之義。乾三陽進迫乎坎。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坎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

身易實義

卷之一

需

五剛實居中。故有孚。惟孚則陰不掩陽。陽光自著。惟孚則陰不陷陽。需道自亨。所以吉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往有功者。乾有功也。乾知互離。明眼人遇險自能從容觀變。慎密同幾。何至於陷。故往有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上蒸於天。雖未和洽成雨。而所以雨者具矣。是雨可待也。君子於事所當爲。已無不爲。雖時未亨。而所以亨者備矣。是飲食宴樂而亨可須也。總是靜正安閑恬怡自適之意。呂涇野曰。若未有剛健中正之德。而飲食宴樂。是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象郊郊者曠野與水相遠未近于險之象也陽性上行初已離邑而郊但于四險猶遠蓋初非待二之孚必不可進故欲其久于郊以需二之孚然恐陽性不能耐久貴于恬然安靜若將終身故利用恆蓋需不犯難苟恐有失常心雖犯難不顧耳若能處險若夷在塞不變動而得常何咎初九陽剛有能恆之象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初雖已行在外原不冒險而行故曰不犯難行乾行有常不以避險而避亦不以爭險而速故未失其所需之常朱子曰乾陽剛健凡道義之事恁地直前何日不行只不犯難耳若信理而行雖有一朝之患亦不為犯難

此爻 君子安常守靜以待時

身易實義

望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陽而與坎水之中相應猶沙地雖未瀕水而水已漸清于其中蓋九二正九五所需之人安需五孚以濟天下之險故有需于沙之象二與五兩剛敵應故小有言然同德濟難剛則沉毅有守中則處置得宜是以終吉小有言如鄭息有違言以口語相傷也當日過於退者或咎其不能潔身過於進者或咎其不能濟險而九二惟靜俟而不爭故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下平之地在下卦之中未至于水之象衍只是剛意是能忍耐者九二剛中居柔寬衍在中胸次浩落不急進亦不為言所動故能吉終一說衍即水字猶言水在中也

此爻 君子剛中能需故無入而不自得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初止而不敢進二進而不敢過三進而逼于水矣泥者水際濕土故曰需于泥時將陷于險而九三則當于此而需也坎為盜進與坎接故稱寇至三過剛不克靜俟肆然扼險以進四既不樂陽進我又扼而激之故致寇至坎險猶在外卦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人自溺于水耳急于求進以致寇罪在三矣誠齋謂如宋襄與楚爭霸而敗于泓自我致寇而不敬慎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坎在外卦故曰在外言其災即在近也乾九三乾惕即敬慎也言能敬慎量宜而進則無喪敗

此爻 君子戒而險以取禍

身易實義

望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居坎下首與諸陽為敵陽欲進而陰塞之故初犯難二有言三寇至皆四也三陽同力以濟險而四以陰柔抗之能無傷乎陰陽相傷為血坎為血為隱伏穴象物傷必避出自穴者四柔得其正傷于陽而避陽故能消難解災卒出于險故有出自穴之象已入于險則曰血自險而出則曰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得其正故順以聽三陽之進一日四與初應能順聽乎初

此爻 君子以明哲保身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坎中滿酒食象酒食者養天下之計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非二陰所能陷五既有飲食天下之德惟需酒食以俟三陽

之進而後爲夫蓋優游宴樂安以待之而不妄有所爲非  
情酒食之謂也成康文景以之占者如之而貞則吉訂詰曰  
貞吉明五之不爲二陰用以居正而獲吉非戒也世以爲而  
治亦以爲而亂其治也不庸爲而其亂也不勝爲大抵因可  
爲而爲之集其人修其具須時而發用力少而見功多毋謂  
需于酒食爲易事也呂新吾云果決人似心中常有餘閒  
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處得有從容  
閒暇時便好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

此爻 君子以養安隨遇而無容心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身易寶義

卷之一

需

三

四與上皆坎之二陰有穴象入穴者上六與三相應三來之  
已不爲已害乃爲已援故不必有出穴之避而有入穴之固  
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需難之終也難終則至豈待召哉故  
云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也三陽健而知險可以拯溺上喜其  
來亦惟敬以納之斯可資三陽之力以出險也三陽之進四  
以抗而傷上以敬而吉可見君子未嘗無出險之道總之此  
卦到底以堅忍需待爲義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以陰居陰本是當位而言不當位者陰無位故也一日陰居  
上則僭也未大失者小人能敬君子抑亦僭之救歟

此爻 君子陷險能出

三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

以二象言天道上行水性就下進行不和故雜卦云訟不親  
也以二體言上剛下險剛險相接所以致訟此卦以九二九  
五爲主九二中實孚象上無應窒象坎爲加憂惕象卦變剛  
來得中故有孚孚則誠實而無詐窒則窒塞而求通惕則懼  
訟而懷刑如是而訟亦不得已耳非好訟也如是則二非險  
之中而乃剛之中矣中者和之本中而無倚雖求直而無競  
勝之心故其占爲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則不成訟而吉  
若終訟則凶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以求辯其曲直九五中正大人訟遇之則平故上下五爻  
皆利見之直者之利也不利涉大川戒冒險以興訟不直者

身易寶義

卷之一

需

三

之不利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內藏其險則役而  
工于爭外濟以健則強而力于爭是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  
剛來而得中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九二剛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坎中原得乾剛中爻特以陷  
故成險然終與乾五以中相孚豈復險而成訟哉其窒忿傲  
惕而不克訟者在此蓋剛來雖有能訟之才得中則無好勝  
之念此卦自遇而來剛自三來而居二故曰剛來得中凡人  
縱好剛健訟若遇思得至中道理不偏不倚本來原無是事  
則渙然冰釋矣二曰歸歸其原也四曰復復其初也此是內  
自訟工夫

終凶訟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大人謂九五利見如虞芮之見文王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始乎為坎終乎為淵險之至如雍子納賂而蔽罪邢侯之類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道西轉水流東注相違而行訟象也水為天一所生之始始本一氣及其違行乃二之君子以訟不起於相違之時而起於作事之始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老子曰有德司契坎為謀五為心位夫人所以致訟者率由於始之不慎而不自訟其本心耳若能內白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訟

訟則訟端塞矣蓋謀之於未訟也茲亦良醫治未病良將戰未勝之意歟夫曹劉共飯地分于七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談笑之頃可不慎哉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永長遠也象水長流不已初在坎下坎水不能出而長流故有不永之象邵子所謂意象是也六才弱位下才弱者有愆忿而無遂心則易釋位下者微愆而不放大訟則易止初六應於九四四陽剛先來犯已初見犯乃訟但小有言辨以明見室之意然能不永所訟故終得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此只言訟非善事不可終極之意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謂辯明即止是以終吉從小處辯起便是謀始始之不辯卒至於鉅矣

此爻君子以使民無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不獨任剛而柔順得中者既知其理之不當訟又上應九五之尊其勢又不可訟故其象為不克訟二為險主初與三附之皆其邑人合三爻計之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乃小邑也若其邑強大則大都偶國而不逋矣下體本坤坤為邑坎中一剛原自乾來二五既孚還其乾之健歸象去其為坎之險逋象二五相應而兩剛不相與皆欲有初三兩柔者故訟然二欲爭五以居下得中尚知退藏隱避正所謂能窒能惕能中者故與其邑人三百戶俱得无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訟

告也一說告謂四面削其邑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不肯任訟也所以逋者以訟上悖逆患可掇而至也

此爻君子以安於理而審於勢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

三雖居剛應上然質本陰柔惟有居舊守正則雖受侮于人而不免可危然含忍不較畢竟得保全其所有之祿位食舊德而不失也貞厲謂三能正固而不動危懼而不爭故終吉岳晉初曰六三坤德含章可貞此傳德也坎出乎坤不離母德遇險而能守舊者故雖危而終吉

或從王事无成

柔從剛下從上三不為訟而從上九之所為故曰或從王事

王事即訟事設或出而從訟之事必无成功陰柔質弱故也  
蓋爭訟利於情從事利於才

象曰食得德從上吉也  
言隨上九之正應則吉

此爻 君子以安分自守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四剛而不中本欲與初為訟然初不承所事且能辯析道理  
四雖剛健欲訟其訟無由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能  
以理造故收其健訟之行以就於天理為復即命歸之於命  
有修身以俟之道焉中爻巽四變亦為巽命象也四變中爻  
為震變動之象也渝變也春秋傳曰无渝盟悔悟深切變其  
欲訟之心以安於正為渝安貞人惟不安於命故欲以人力

身易實義 卷之一

爭訟今不訟而即於命變而安於貞吉道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一阻於勢所以止於无膏四即命安貞所以為不失不言  
不至與小人訟而自失也其能養重銷侮者歟

此爻 君子以改過俟命

九五訟元吉

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是能使  
民無訟者故為訟之直者所利見而元吉古人貴聽訟而  
貴無訟此爻是已鄒四山曰舊主聽訟謂訟為不美不應稱  
元吉故歸諸聽訟耳然天下事關大安危大邪正亦有不  
訟者如汲黯之訟張湯王章之訟王鳳胡詮之訟秦檜可  
不謂吉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正則無私如訟獄之歸辭虞芮之質文鄒四山曰  
陽剛中正者所訟必天下大邪正人安危反邪為正易危為  
安在此一訟所以為元吉

此爻 君子以大畏民志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九以剛居健極是終訟而能勝者也凶其固然設或勝而受  
賞有錫命受服之榮然以訟得之是與人仇爭而獲其安能  
保之乎終朝三褫言奪之者衆而且速也不知其所從來曰  
或見無恥勝之道自旦至日中曰終朝見其必敗之速誠  
謂息夫躬告東平楊惲告霍氏初以此得侯後竟被誅即此  
象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雖或得榮而屢受辱何足敬乎彖謂終凶以此

此爻 君子以誠過剛終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一陽在上為人主居高以治師一陽在下為將帥率眾以  
征卦下險上順險道而以順行之義也用師利於得正而任  
威嚴老成之人若尚父方叔是也二互震長子丈人象自眾  
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言貞  
不言利見非以利而為之正而已矣戒黷武殃民也卦以九  
二為主爻一陽統而五陰應帥之義也帥不主五主二將非  
君事也君將將者也然必得五之應將雖賢必待君之信任

然後能成功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此釋卦名并用師有功之義五陰之衆一陽能左右之使歸於正八百大會三千一心漢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皆王者師也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之而出於正則爲王者之師而可以王矣衆正謂爲將者可王謂命將者。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謂九二應謂五行險謂下體坎也不剛則無威過剛則暴九二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所以爲丈人用兵如是則雖毒民而民從之矣行險而順謂行乎險中而得其道也毒如毒藥攻毒有裁正意。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巽

地中有水藏水于地容畜之象故爲師地容水亦制水思威兼施君子衆之容畜於無事之時則爲比閭族黨之民用之于有事之日則爲伍兩卒徒之衆無形之金湯隱于容畜之內若水之陰行于地中而人不知耳。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初象師始出是整齊師衆者也坎爲律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如楚之亂次晉之爭舟李廣薛萬徹之有號令而無節制皆失律也師出以律步伐進退必守二之中不失二之紀也不則師之失律無問否之與臧皆爲凶也臧謂勝否爲敗按二爲大將乃號令節制所自出初自下承之有師出以律之象初若專之即否臧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爻 君子以整齊師衆。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剛中有應爲師之主允稱長子之任在師中猶云軍中有韓范也錫命謂專任之以爲將非是褒其功九二臣也一陽而五陰皆歸之人心皆歸於臣矣非人臣所宜也惟在師中則五陰咸應士卒咸應也故在師中吉。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將大權也未有入王不信任而將能立功於外者二之吉以其承天之寵任之爲將也三錫之命勅懷民也非黷武也。此爻 人主以專任有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令出於一其師堅令出於二其師瑕九三庸長子之任而三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季

處其上。不中不正。撓事權而紛紀律。適以致敗。所謂否臧凶也。輿衆也。尸主也。詩誰其尸之春秋傳。甄子尸之皆取主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君志先惑也。如荀林父爲師令出于先穀李郭爲將監以魚朝恩是也。本義蒙外輿尸俱作師徒撓敗解。宜從程傳。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爻 君子以不撓事權。

六四師左次无咎。

四以陰居陰得位而無應無應不能進得位尚可守古者讓而避必於左左次退舍以聽主帥之令也師再宿三宿曰次謂能全師而退也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經也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為偏將。柔而得正。以聽命於帥。故能不違律而失常。

此爻 偏將以退舍全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陰不先。人物犯而後應。若禽獸田中害稼。則利用搏執之。故為田有禽利。執言謂師直有名。奉辭伐罪。一聲罪而天下服也。然命將不可不專。以六居五。患其陰柔多疑。故戒之曰。若既使老成之長子帥師矣。圖以外將軍制之。豈可使少不更事之弟子。羣主其事乎。若任長子而又使弟子參之。必以不專致敗。如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任九二之剛中以行師。是任使之得當也。若三四才弱而亦得羣主兵事。是任使之不當也。此歸咎于五之辭。

此爻 人主以任將宜專。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而功之成也。上六宗廟交為。論功行賞之地。大君以爵命賞有功。大者胙土開國。小者受服承家。小人有功。固當例賞。但不可使參預密議。如光武大封諸將。至參議大政。則唯鄧禹賈復數人。魏徵曰。天下未定。專用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兼備。不可益行兵時。貪詐在長子。統取之中。不無可使若國家新定。必當賞而遠之。使小人無自入焉。防亂也。武王克商。報功不先於崇德。位能不先於建賢。其以是與。雪圖曰。舊說飯續屠狗。皆有奇功。但錫以寵祿。毋與之爵土。

此季世維新之術耳。豈有征伐既終。其力而賞功。竟勒其典者哉。若湯求元聖。武得仁人。寧有是乎。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王三錫命。命將也。大君有命。賞功也。惟師以正行。故功無不正。

此爻 人主以爵賞毋濫。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

凡物相附最切者。莫若水與地。一陽居尊。而五陰從之。上親下。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故吉原再也。猶記曰。未有原。蒙主爻在下。卦九二以初筮得之。故稱初筮。比主爻在上。卦再筮乃得之。故稱原筮。夫人之比我。比以德耳。九五一剛居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聖

中位在德元。坤眾四維。莫不順從。存此最初為元。運此不息為永。守此不雜為貞。所以密比親輔而无咎者。三德具而後能然也。卦辭若曰。為人親比。固吉。然必再筮重審。果有元永貞之德。然後足以為人比。而无咎。王輔嗣曰。安則不安者。托焉。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張湛虛曰。比以九五一爻為主。更無陽以分其比。比之大而無外者。

不寧方來後夫凶

不寧方來。謂侯之不朝貢者。皆來也。人皆已來。而後夫至。事窮勢感。方來故凶。

象曰比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五以陽居尊位。群下順從。以親輔之下。順從者。坤德也。兼上

下五陰而言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以九五言之剛中則私欲无所留所謂元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謂永也剛中則正固而无間雜所謂貞也在卦為剛中在人為三德其實一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內其道窮也

師之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此之上下皆應五君之分嚴也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理勢窮感无所歸附上一陰陽不能應故內然曰方來則下四陰應而上一陰亦應矣故曰上下應惟是進而後至雖欲求容不可得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非壅于澤散而為川各有所比為五柔各比于五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比

畫

之象萬國象地以一人比天下則難以下天下比天下則易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但親撫諸侯制為巡狩述職朝聘以親之蓋親諸侯者正所以親天下之民使之尊君親上而比于一如水地之相親此比天下之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之始也有孚謂誠信以比五也初雖與五遠然真主普天信從况五坎中一陽亦有孚而初比之猶白一心不參以偽故无咎又積此上下之孚至於充實象缶之盈則將來且有意外之吉誠之所孚自無不通不止初比之无咎矣有孚言其始盈缶言其終易六爻貴于正應惟比諸爻不論正應而專以比五為義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以五非正應故言他吉若六二則言內而不言外矣

此爻 君子以積誠感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與五為正應以中正相比者也二處內卦故曰自內謂由已也六二以中正之臣應九五中正之君自內卦而往比之釋誠而際風雲以身許國由中心以比乎上故本義謂自內而得其貞程子謂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此之世陰皆求陽而非陽求陰故二之比五自內之外出應乎上者也初不係四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唯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守已中正以待上孚故能不自失其中正若苟合者不久失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比

畫

親者寡宗諸上者无身皆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三陰柔不中正不能辨別邪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匪其人有不入其黨者鮮矣一說匪人指上六五為比主上獨背之而不比故為匪人而六三乃與上為應是比之匪人也如此則无首之凶不特在上而亦在三矣六二六四在本爻皆吉就三言則為匪人此隨在取義所謂不可為典要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爻 君子以弗友善柔便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順柔得正與初兩陰不相應外比於五切近顯比之至正



也。五陽剛中正，賢也。親賢從上，以道事君，比之正也。四為近臣，聖君賢相共成大業，則吉之效也。誠齋謂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則言其變也。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外比謂從五也。四近君，乃聯合上下以歸五者。五剛明中正，賢也。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故吉。

此爻 君子以事君無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一陽居尊而五陰皆伏，上下無陽以分其比之權。此聖作物觀之象，顯比者，光明正大而无私也。言人君當顯明元承貞之德，示至正大中之道，以比天下，則天下自然來比。若田之三驅而不合圍，三面之網開前一而以為門，自門驅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比

重

人禽之來者，取之去者，舍之故，常失前禽。此古三驅之禮，而王則用之者也。夫上无心于失，得下无私于來，歸此比之最光明正大如天之覆，無意服人而人益服不誡之孚也。不誠者不相警備以求必得，在下之无私也不合剛者在上之无私也。所以為顯王者，祝網順而來者，取之喻下，四陰之順乎五，逆而去者，舍之喻上一陰之背乎五，自五視上為前禽，自上視五為後夫。其田橫公孫述之徒，哉蘇君禹云曰：元承貞日顯比，務使君之心無一息不運于天下，而又未嘗有意於雷天下，舉天下之情態若無所有于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無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普之以無心耳。此其為善於比天下者乎。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謂處正中之位，行正中之道，正則施為當理，中則存主不偏，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舍逆謂舍上一陰，陰以乘陽為逆也。取順謂取下四陰，陰以承陽為順也。蓋王者以安民為念，而不取必于得失之間，猶之田也。

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民廣大自得，由上化之使中，故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此王民皞皞氣象。

此爻 人主以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上六比之无首凶

五下諸陰俱已順比於五，惟上六居五後，比之不先，獨自外於五，如入下體，皆具而獨上，體不完比之无首之象。此象所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比

美

謂後夫凶也。如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是也。訂詰云：六以陰柔居上，實不足以為元首，乃妄意于比天下而不五，從欲何為哉，其凶宜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

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象取始終之義，曰：无終，无終即後夫凶一說。乾為首，居五位上，六无首則无君矣，故无終。

此爻 君子以警無君逆命

三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二畜俱以止乾為義，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然艮以陽畜陰，剛止剛也，直以其止之故，曰：大異以陰畜陽，柔止剛也不過以其柔入之而已。故曰：小畜亨，是說陰畜

不任三陽故陽得自亨蓋陰之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雖為陰所畜而猶得伸其志陽之亨自若也公孫弘能止西南夷之役而不能止伐匈奴李勣能守黎陽之節而不能諫立武后此皆小畜之類也雲積不厚則雨必不大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之意大都謂能厚積而不能遠施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巽之成卦在一陰六四一陰得位而上下五陽應之謂下三剛受四之畜而應之上兩剛助四為畜而應之也此小人在位眾賢受制之象故曰小畜卦體本純乾為雲行雨施陽性上進剛中而志在於行其德與勢俱有可為故不為所畜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此

小畜

美

陽得自亨一說畜之道本以全巽畜乾非止以四之一陰畜之也必合五之剛中而後畜之志得行此畜之所以亨也此說陰亨與前說異並存之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凝結成雨今不能畜止諸陽初九九二陽氣猶得上進而散不成雨故曰尚往施未行謂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有氣而無質故能畜而不能久小畜之象又乾為剛風為柔巽風行於天上有以柔文剛之象以道而見諸躬行曰道德見諸威儀文辭曰文德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君子法之以懿文德僅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以為一身觀聽之

美已焉張湛虛曰夫文明柔順仁剛禦暴若風之柔而善入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何其大也乃諸家以文德為小不如前言往行之大不知克勤小物非盛德不能小言陰言臣則可若竝其德小之亦泥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自下上升上曰復初九應六四為正陽本在上屈而在下故其志欲上進而復其舊雖與四為正應而能重道義慎名節自守以正不從於邪卒得遂其上進之志有不為所畜進復自道之象曰何其咎者自不至於有咎也當畜時以陰止陽論陽之理不當為陰所制于畜之事則非于陽之道則正故其義吉唐虞卷曰非復卦之復也此以乾健躁進欲止其進嘉其進而返故以返為復此即乾初爻勿用之義如此則健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美

能巽于畜之義所以吉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呂涇野曰小人欲畜君子以為助儻君子貶其道與之合將同受其害矣初九進復自道正已而物正何咎之有其義吉者事未可知而於義當吉也

此爻君子以嚴氣正性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然與初同德同體初與四正應欲牽二以從四二外無正應內連於初亦欲因初往四應五連類而復而不為所畜焉占者如之則吉唐虞卷曰二雖受牽亦以二本自中其健而不至於蹶故不至與施畜之意相左亦何自失之有故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待於牽雖不如復自道之易然二在下卦之中與初相牽而復陽不失於陰故云亦不自失

此爻 君子以同德業征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重剛則不和過中則不正迫近於陰而昵於六四雖非正應而以陰陽相悅夫昵於彼則制於彼故為四所止而不能進復如初二矣為輻輳象然三剛則必欲進又不肯安受其制而與之爭異為多白眼不正相視而反相視夫妻反目象益由三過剛銳進四性巽入堅于畜止故三反見制于四而不能正其家也誠齋謂漢成雙趙后而制于趙后唐高鑒武后而制于武后皆由身之不正也蓋小畜但能畜得九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小畜

象

三一爻而已唐凝庵曰九三健甚四說受其輻之輻無可為躁進之具猶至於夫妻反目蓋由二不能如初之自復以正其身而正室而使室人得以加之也然止自三四兩爻言以陰加陽故宜有此以全巽畜乾寧有是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非四能制三自制於四耳身不行道故不能正室

此爻 君子以端其身範刑於室家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小畜之卦以乾言則四獨為小人自巽言則乾皆為強暴有孚謂孚信於五四以一柔畜眾剛之強三既務進而五則君也以臣而畜止其君之欲在人事必有傷害危懼惟其柔順得正虛中異體五上二陽信而助之故可以免傷害遠危懼

而得无咎此以臣畜君之道夫以人君之威嚴而臣下有能畜止其欲者有上之孚信以感之也四雖得位然必上合乎五之志而後畜健之志始得行故象明其上合志唐凝庵曰六四雖為畜主其力甚微故有傷害之懼惟虛中與上合志相孚以畜乾則是非以四之陰加陽乃以全巽畜乾矣故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與五合志以其有孚誠信也

此爻 君子以畜君何尤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鄰象九五中正居尊孚於同體其交固結孚信之至如把手牽連相從故曰攣如夫在下者必攀援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小畜

象

乎上在上者必挽結乎下二牽而五攣必然之理也陽實為富以其鄰援挽同德以相濟也九五陽為富居中處尊其力富厚能屈羣力而使上下協從如富者之能以其鄰相與共止畜之以異止健實以健止健故眾陽皆聚而聽其所止靡然為善而翻然不為不善富以其鄰謂眾皆應之也書曰臣哉鄰哉臣有鄰義唐凝庵曰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是知畜道必非陰力所能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居中者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看來只是同心戮力之意

此爻 君子以君臣相悅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異體之極故九亦作陰看不拘其為陽爻也畜道既成非畜未極而施未行之時矣故陽受其畜而與之和密而未雨者既雨往而未止者既處變坎雨象異性既進而異風吹散其雨既雨既止之象其雨固和而雨止亦和舉其始終而言也既雨既處是畜之成也尚德載是畜之極也由其柔異之德至於積滿而然也增註云異婦也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雖正亦嬌戒異也異陰既盛而抗陽如幾望之月婦盛抗大陰盛敵日使君子猶不止而有所往則凶也戒乾也尚德載其文王三分有二之時乎陰德之盛非陰之福若更有所往則陰疑于陽臣疑于君非服事之心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即陰疑于陽之疑積之既盛且疑于陽婦行夫事臣行君

身易貴義 卷之一 小畜 奎

事君子不幸處疑陽之地則亦不可往矣

此爻 君子以恪恭臣節

三三

履虎尾不噬人亨

虎乾也履是隨後履也朱子云如踏他脚跡相似此卦以兌遇乾常有危道然能和悅以躡剛強之後事理至順自有以敢強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蹈虎尾而不噬人也以此為履焉往不亨凡人臣事剛主及長上時類中有難處者又如仕途危機所伏皆履虎也履虎之尾無不噬者惟兌以和悅而應之使其健亦化而不覺故不噬耳總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

象曰履柔履剛也

履是隨其後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之說則容色溫厚而望之者怒消辭氣和平而聽之者忿解是所履至順至當雖履危而不傍也故亨莊子虎媚養己者順也亦此意朱子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諺云兕拳不打笑面沛公見羽鴻門似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德稱其位無疚於心由是發於事業治道炳然而光明也如舜光天之下文王耿光於上下是也帝位之危有如虎尾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一柔介乎上下二體之間象辨君子觀上天下澤之象制為

身易貴義 卷之一 履 奎

典禮辨別之如車服采章各有區等使不敢越分故諸侯則安於侯而請隧問鼎者無有也大夫則安於大夫而僭份微雍者無有也庶人則安於庶人而帝服后飾者無有也如是則上安其位而不敢有越位之思下安其分而不敢有非分之望此所以定民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白也無私欲汚染之意初九陽剛安於在下不變所守處履之始而率素以往故无咎初未受飾曰素陽居陽為行與上無應曰獨履者行而進之義素者居履之初初陽自葆未為物遷履道第一義也以是而往必能守其所願之志而不變矣故无咎此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象曰素履之征獨行願也

履初爲素未交於物其質未染以素而往何求於世哉獨行願謂自行其心而不願人之文繡也

此爻 君子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剛中而在下无應乃无位而隱于物外者其胸中寵辱不驚故有履道坦坦之象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一說九二居柔履中無應於上故爲幽人二臣位而言幽人蓋謂幽靜澹穆之人雖處富貴而寵辱不驚然不聞坦坦然平易不以榮名勢位亂其心者故能無入不自得所以爲幽人之貞夫幽人之心亦猶人心也但幽人能自清明寂然不動不爲物遷耳誠齋謂張良近之按初无位二臣位卦之定序此爻若作隱士看則同于初矣後說似優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幽人守貞而得吉是志在於道不以外物而自亂也

此爻 君子以內重而外輕

###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不中正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柔本無見事之明而自以爲能視本無任事之才而自以爲能履所謂冥行錯履也以此履乾必致見咥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彖之不咥人自全卦言爻之咥人就三言不曰武人爲大君而曰武人爲于大君者三非君位彼見卦有五陽惟彼一陰志在統率諸陽而爲之君履乾之責欲一身任之故彖曰志剛而不知其身之不中不正不可爲陽大之君也一說三以柔居剛主兌而欲乘乾血氣之勇甚武而欲有爲于吾君爲猶虞書汝爲

爲謂以臂力之剛而效使令于大君也故爻言其凶而象止言志剛誠齋以股浩房瑄之事當之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則明不足以燭微跛則行不足以致遠以柔居三處不當位故凶以武人爲喻者非其人非其位象其志如此也

此爻 君子以戒其行取困

###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陽剛而乾體不中不正近九五剛決之君履危之道也故亦爲履虎尾之象四多懼愬愬之象也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故凶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而忠順小心能愬愬恐懼以承剛暴之主初雖不得即吉終得行其上進之

身易實義

卷之一

畜

志而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剛而能柔是有才而能敬謹者故始雖危終得遂其進

此爻 君子以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 九五夬履貞厲

夬與坦異坦安於理夬動于氣九五剛中得位有可爲之責下以說應又可遂其必爲之剛則於天下事必有決行而不顧夫義理之安者故其象爲夬決然才常傷於所恃危多出於所安以堯舜之聖而舍己從人以神禹而拜昌言古聖王不敢任一己之見猶多方以咨詢其敢專決以行乎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其履雖得正亦危道也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

夫履為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危懼也。朱子曰。夫履只是行得快。雖合理的。也有危厲。

象曰。夫履貞。屬位正當也。

戒。夫履者。以其正當尊位。而剛決太過。傷於所恃。故雖正亦危。誠齋謂去四凶。非舜之剛。莫剛于班。有苗之師。伐句奴。非漢武之勇。莫勇于棄輪臺之地。得此爻之旨矣。

此爻。君子以思艱圖易。

上九。履之終也。考稽卜其後來也。吉凶生於所履。即其云為。

動作間。所行之善否。而休祥之朕兆。已於此可考。而知大人無一事而無休祥。但非心靜而明者。不能自鑑耳。若夫視其履。考其祥。旋反于初。自始至終。其所履者。盡善盡美。會無虧。

身易實義

卷之十一

泰

欠雖履成。而素履幽貞之心。如故不亦大善而吉乎。李雪園曰。視履即明行兩字。隨動隨照。杖頭指處。有明眼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在上。謂履終。其旋未易能。故元吉未易得。若能得元吉于所履之終。是大有慶也。

此爻。君子以慎終於始。

三三

泰小往大來吉亨

坤自下。升上。故曰往。乾自上。降下。故曰來。陽氣在天地間。無一息不往來。陽來即是陰往。陽往即是陰來。陽來則萬物通足。而泰陽往則萬物消歇。而否。其貨一陽而已。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皆小往大。

來也。吉者。得遂其進。而無陰柔之傷。所謂出入無疾也。亨者。得行其道。而無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也。占者有陽剛之德。而當其時。則如是矣。薛文清曰。泰中有一牛。陽暑中有一牛。陰此造化相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張湛虛曰。自乾至履。陰陽各三十畫。乃泰。以陰陽無過不及。而成也。大壯。夫非不陽盛。不如泰之安者。以泰陰陽平也。以陰陽平。而大小內外得當也。看泰卦。只看一交字。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先君臣以開泰也。上下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君臣後天地以成泰也。內陽外陰。謂發生長育之氣。充塞宇宙。而嚴凝肅殺之氣。收斂不見也。內健外順。以陰陽之淑慝言。謂造化氣之陽剛者為健。而陰柔者為順也。此二句造化之小往大來也。陽為君子。在內。而濟世安民之道長。陰為小人在外。而蠹國害民之道消。此三句人事之小往大來也。朱子曰。若論陰陽。則須二氣交感。若論君子小人。則一分陰亦須消盡。蘇子瞻曰。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夫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為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為無指。然後君子之忠。無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為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身易實義 卷之十一 泰

乾上坤下。天地之位。定坤上乾下。天地之氣。交他象皆稱君。子泰獨稱后者。幾繫於后也。天地化之自然者。曰道。聖人裁而成之。如察四時。經九野之類。道之當然者。曰宜。聖人輔而相之。如因天時。因地利之類。相者助也。民之生。必賴君上。教率輔翼之。使遷善遠罪。乃得遂其生。養即周官師保萬民之意。民者。坤也。左右之者。乾也。謂左右夾輔。使植立也。坤上者。民之情。達於上。乾下者。左之右之之德。達於下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以陽剛在下。時泰則志在上進。初唱之。而三陽和之。引類而升。如拔茅。則其根牽連而起也。根連曰茹。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率於朝廷。同力協志。以成天下之泰。故彙征吉也。征。謂仕進。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泰

以之者。在初四日。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為君子謀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陽性行。曰征。陰性凝固。曰貞。志在外。言三陽同志。俱在於外。而欲上進也。彙。征。非植黨也。君子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不在一身故也。

此爻 君子以朝廷治。則羣賢豫附。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二陽剛得中。上應乎五。五柔順得中。下應于二。蓋博大明決。至公無我。主治泰而得中道者也。凡易中言包者。皆謂陽盡泰之時。人方安肆。若無含弘之度。則必苛虐而不寧。包荒者。天下無全才。泰道同仁。无所不包。如天之度。不急治之。非齊

好也。姑從容以俟機會耳。下三句。正包荒之事。泰之時。人情習於久安。苟無剛果之才。必致廢弛而不振。馮河者。徒涉沙河。勇進直前。用此振作。有為之人。則事無不果。弊無不革。所以保泰也。二居柔位。故教之以勇。不遐遺者。泰之時。幽遠之賢。聖于上。聞簡搜嚴。穴不以既泰而遺之也。明亡者。泰之時。大道為公。事不牽于私。輕人不黨于親。故斷以大公。無朋比也。九二具包荒之量。而有三者。用之。大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共濟其泰。則上下交而志同。可以致光亨之事業。而泰道成矣。蒙引曰。事各有箇中。行蓋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不斷。非中也。泄通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者。天理之當然。恰好者。爾析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言之。則統體一中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者。思慮明審。而不昧于久遠之圖。大者。規模宏遠。而不屑于近小之計。朱子曰。若不是心胸明豁的人。如何做得。故曰以光大。

此爻 君子以用中圖治。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乾體雖在下。今將復歸于上。坤體雖在上。今將復歸于下。蓋陽極而陰將至矣。故為戒曰。无平不陂。泰將極也。无往不復。否欲來也。臨戒八月。豐宜日中。皆此意。泰之九三。其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平占者。於此若能惕然思艱。而存慮。患預防之心。居之以正。而盡持盈守滿之道。乃可常保其泰。而无咎。雖泰極而否。乃理之必然。而可信。然不必預憂陂復之期。惟



我所以處之之道則泰可常保而于食有福矣四三二五兌為食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于人食有福言祿之可保也蓋平陂往復天道之靡常艱貞勿恤人事之當盡若一委之天運則聖人之易可無作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三居三陰下羣陰所依以接陽三將過中而陰往必復正天地交際之會故曰天地際也兩爻中孚字彼此相信正交之義

此爻 君子以思艱係泰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泰已過中則將變矣故三陰翩然下復不待誠命小人黨邪害正之志同惡相濟其勢則然故傳曰中心願誠齋謂蕭傳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泰

頌而恭顯薦貢禹九齡罷而林甫引國忠其此父子一說此正陰陽交泰之爻六四處泰過中以陰下交於陽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飛向內之象三柔在上皆陰虛不富象四不待富厚之力而能挾其同體之鄰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教誠而能以之下孚於陽也夫陰能從陽所謂後得主也此所以為泰與來矣鮮曰爻不言吉凶者陰方向內其勢雖微然小人已來于內矣固不可言吉然上有以社元吉之君上下交而志同未見世道之否又不可以言凶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離陽為失實三陰皆虛向下就實乃中心之願一說小人竊據高位固結其黨類以謀君子不待戒令而自孚也

此爻 君子宜慎防小人之進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陰柔居尊是泰主也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剛明之賢能倚任而信從之二以兌尚五以震歸如帝乙歸妹然王姬不自貴而貴其夫君人不自尊而尊其賢吉之道也本卦陰陽交泰陰居尊位而陽反在下故有此象靜而受福曰祉瑞拱坤順委天下於賢臣而已不勢則以之受祉大吉盡善謂成治泰之功也卦內外互為歸妹故以取象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所以能以祉元吉者由其以中道能任剛中之賢上下合而行其志願也二曰中行五曰中以行願上下皆中正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此爻 人主以任賢成泰

身易實義

卷之一

泰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上六泰往而否來君子消而小人長如城之頽而復于隍隍城下河也此時人心離散不可收拾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不能保之于未危而欲收之于既壞雖使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矣其東周懷愍之世乎蘇子瞻曰上六位正故曰貞然時已亂而以重陰處之則所謂貞者直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豈能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乎故可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命不自上出而自下出命亂故復否此雖天命之固然亦人事之所致

此爻 君子以保邦于未危



否之匪人

卦辭與卦名相連者惟否之匪人履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自為一創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生天地不交二氣隔塞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愚按泰則歸之天否則專歸之人昂然七尺心陽一亡是行屍耳匪人謂三綱淪九法斁而無人道

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大往小來陽往陰來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為否然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無也貞乎不利所以為君子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時之否道之亨也來易以不利根上為句言否之者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主

非人也天也所以占者不利然在君子惟當守正而已亦通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六爻相應何以不交以主陰也主小人也陰為閉塞小人醜正故不交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无邦猶云不成世道張子厚云古之人一邦不治則之一邦直至天下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言后道在上也否言君子道在下也儉非獨節儉而已謂儉德之耀若愚若拙使小人无忌心而後難可避也不可榮以祿謂不可得寵辱之益法天地不交之象楊誠齋曰非能

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難之所伏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蒙引云若聲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而爵祿來矣夫爵祿之來禍之來也以小人之決不利于君子也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時三陰並進三陰在下皆為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苟能變其蔽賢之心而翻然為薦賢之舉小人即君子矣聖人以正勉之以吉亨動之蓋小人之進雖不可遏而小人之心或可回也一說泰之所拔者蘭也否之所拔者莠也所拔不同而牽連而進則一也君子難進故聖人于泰勉之以征小人易進而為邪故聖人于否戒之以貞然亦戒君子之勿輕進也貞吉亨者以退為吉于進以窮為吉于亨也戒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主

君子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初應四貞於從乾以為主是志在君也小人始進遇惡未形尚可變為君子故其志亦在君只向後利害趨避便聞已私耳君指九五

此爻 君子以不絕小人而勉之于初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泰二以天包地故為包荒否二承乾故為包承六二質則陰柔居則中正此小人而猶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者如是則名節可完身家可保小人之吉道也其在大人則當安守于否不為所悅而後適亨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事小人不為所為否也夫為小人者猶易防而貌為承順者最

可畏故小人而能承順乎君子。君子則能優容之不隨不激。使不覺潛爲我用。是否塞之世而能亨通者。此大人之妙用也。特不可以其包承乎我而遂失其守耳。訂詰云。惡逆之小人。唯順承之。小人爲之也。君子苟樂其順承而不虞其惡逆。則未有不爲其所中而天下之事始不可爲矣。夫小人之在下。內蓄其邪。外示其順。而奈何惑之若包承不戒。遂至包養包蓋不戒。遂至剝削防之能無豫乎。若呂惠卿之于安石。是已。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二陰在下小人之羣也。若大人不爲其羣所亂。雖否而亨矣。

此爻 君子以不失足於小人

六三包羞

身易實義

卷之十

否

六三成卦之主。即象所謂匪人也。害君子者。小人所爲。亦小人所羞。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僞善而未能其心。不無愧。愧又以柔包之而不露。故爲包羞之象。歐陽公貴高訥。謂不復知人間羞耻事。不曰凶者。以其包羞而未發也。或云。聖人不欲棄小人。故以耻動之。抑欲因其恥而善收之耳。此正否還泰。坤入乾之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才短而位益高。有愧于中。才不足以當位。故也。

此爻 君子以貴乎知恥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此陽來之始。濟否之漸。乃天道好還之日也。然亦須人事克盡而後否運可回。九四陽剛有濟否之才。又以陽居陰。爲得

中故其志易行。占者得之。則氣化將泰而有命。可乘人事。合宜而動。无所咎。于是乘天之休而瞻顧之。陽或休或傾。皆麗其社之福也。此爻正與泰九三相變。泰曰无往不復。此曰有命。見陰陽往來反復在此二爻。訂詰云。人處逆時。未有命令艱難。坎則念命。或以命慰。或以命責。而鼓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若九四之所謂命。聖人因厭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爻至四而陽已復。則天命人事相濟而志得行矣。

此爻 君子以居易俟命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時否時休與之違養與之優悠能以道

身易實義

卷之十

否

休息天下之否。撥亂反正而致于泰。大人之吉也。否曰休有安舒以俟命之意。然禍患每生于所忽。必就就業。業勿恃其否之已休而常有危亡之慮。如此則致治保邦之道無所不至。而國家奠安。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互巽爲繩。繫衆桑之根。最液固而又叢生。故以爲堅固之象。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乘德必須乘權方能休否。故曰位正當。

此爻 君子以安不忘危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覆去也。否者泰之反。體今傾之則乾下坤上而復泰矣。上之時當傾九之剛能傾故言傾否而不肯否。傾人力居多焉。先否後喜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即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之意休否猶是暫息其否頃否則舉否而盡去之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豈有長否之理正責成于人之意然必有陽剛之  
才而後能也

此爻 君子盡人事以迓天休

身易實義卷一終

身易實義

卷之一

否

蓋

身易實義卷之二

嘉興沈起龍

三三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公尤貴正惟五陽皆同不滯於一私為同人于野之象此不  
是出野外去同人乃是借野之名喻其廓然無我如天字四  
垂曠遠無私人無不同而無私昵偏黨之弊則同心者多協  
力者衆故亨天下既已大同則我之情無處不聯自無處不  
達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卦惟一陰乃五陽所欲同  
易流於不正惟二五中正相應其同乃君子之正道而非私  
意之合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  
柔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 衍文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同人

二以陰居陰得位也在下之中得中也二以柔中正應五之  
剛中正得中而應乎乾也此釋所以能同人之義道在我而  
合人心之同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同人之道貴于公而同人之功本于健今天德行之則剛  
明正大而有于野之公是以亨且利涉同人雖以柔為主而  
徒柔不能以同人曰乾行明非柔所能辦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不蔽於私之謂明不屈於欲之謂健內文明則能窮理而得  
大同之義外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道是乃道義之合  
而非朋比之私故曰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指九五通指五剛天下之志指全體言唯君子為能通上下五剛皆同乎二內文明而外剛健可以通天下本明之德而合之以為明可以通天下本健之德而合之以為健今夫千萬炬而火不異者其光同也千萬人而心不異者其明同也人即聚於物感而本明者自不可昧不可昧者離也不可異者乾也吾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通君子是以能通天下之志存疑云天下之人不同所同者此心天下之心不同所同者此理同人而出於正則吾此心此理天下亦此心此理寧有二乎所以能通天下之志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火與天同故曰與即一與字而同之義自見天下之理本同而人不同者蓋因物情淆亂故也以無所不覆之大兼無所不照之明物斯同之矣今夫人以族聚而君子為之類之使親疎貴賤各止其所而不紊物以羣分而君子為之辨之使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雜二者皆審異之事審其異則致其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初為同人之始以剛居初而無繫應大公者也為同人于門外之象凡人各立門戶則樹黨植私惟門外同人始無私暱之偏人指二雖出門而遇六二然初以無心相值非素心所係而有偏私者故无咎但猶不如于野之大同耳要知于門其象也非泥定出門外以同人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同人明于門為出門也同人于黨故人得指其私而咎

之若出門同人則公道得而人心服其同者則感其誠而不同者亦諒其心矣又誰得而咎之哉此爻君子以同弗與異弗非

六二同人于宗吝

係應在五為宗既獨與五同是所主偏狹昵近而遺遠與于門正相反止同于宗人亦不廣矣非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故吝朱子曰六二雖中正然有應於上只知款密卻無至公大中之心故有吝一說凡言辨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二介初三兩陽之間為同體其上應九五固正而于同體之宗親愛係戀亦自然之情苟舍九五之正而從九三之不正則吝矣所以致三之與戎來九五之大師也舊說以宗為五則中正而應正同人所以亨者何言吝耶不知同人貴公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同人

三

而嫌私初以出門為善二則專與上應不若初之無私故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曰于宗吝以見其利于于野也

此爻君子以戒私交比附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急於求同忌六二應乎九五而欲劫之以同已又懼五之攻故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為之備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理詘氣餒故有三歲不興之象嗾亦窮矣哉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李隆山曰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不可以涉世也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以其有爭心故不得以同稱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欲敵五三歲不興蓋屈于勢而不能行無可之也

此爻 君子以剛非已有者徒勞無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四剛不中正又無應與其志亦欲同二身居上體有乘墉攻下之象謂乘三以攻二也然以剛居柔為能自反於理知攻之非正而中止焉故有弗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改過遷善而吉項氏曰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是也唯其強故有訟有攻唯居陰故不克訟弗克攻朱子曰三四只是爭六二一陰卻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便能反思義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同人

四

所以無爭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乘其墉矣則非力不克攻也斷以義而弗攻是能屈于義理而反于典則矣故吉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此爻 君子以貴知義而尚改過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五剛柔中正相應本同心者也奈為三四二陽所隔不得遽同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懣故號咷然兩心既同終必得合從睽得合忻喜倍常故後笑未得而號咷相求慕之切也已遇而笑說之至也大師克相遇謂三伏莽四乘墉皆強弗友之徒五必剛果獨斷用大師克之乃得與二相遇也下卦離此爻變亦離離爻曰睽中孚象離曰或泣或歌旅

上卦離曰先笑後號咷皆取火聲無常若泣若笑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蓋不能勝間隔之人則義理之同鮮有不為所奪者故必藉大師之勢以伸其理使知二五實以中直合故三四不得而開也師虞大干直而兵為小克莫難于私而敵為易五所以終克三也問同人中直何以相克呂涇野曰以直而不遇故相克也

此爻 君子以彊弗友剛克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卦取同人非絕人以為同也上九非可同之地遠而無應無可同之人則絕人迷世而已故有于郊之象然雖不得二亦可遠於內之爭訟故其占為无悔同人于野取其无所不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同人

五

同人于郊謂其荒僻無與同鄉四山曰舊說謂無與同則何以曰同人于郊乎上九處名位外無心於天下而與濬漠之流孚合于郊垌之外若巢由沮溺自相為耦者然故曰志未得徐敬可曰易以野為至大坤上曰龍戰于野言陰氣至盛靡于無阻也繫同人而首言于野猶言吟域悉化以無窮為量云爾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之時以同人為志者也同則亨而利涉既無所同誰與助益故言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此爻 君子以獨立無與

三三

大有元亨

離明在上照臨萬物是所有之大也。一陰得尊位大中之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謙父之大皆六五之有也。卦離明乾健應天時行故大善而亨通。元者乾之德亨者明之用。離乾合而為卦之才故元亨如禮記云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即元亨義。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五以柔居尊位位陽得中故曰大中。象引云以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上卦二陽下卦三陽一柔得五陽之應更無一陰以分之大有之義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健乾德也明離德也合而成五之德故曰剛健而文明。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天者理之當然也當然處即是時

身易實義

卷之二大有

太

無時而非文明之應無時而非剛健之行則有以救憲天之政而勝於中有以盡制作之大而極其善是以大亨諸卦具元亨利貞則象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司馬君實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滂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安得有火。蓋言日也。日在天上。下無不照。是包含之義。又為揚善之理。君子法焉。以惡者人之本。無惡雖未著。必遏之。於早。使不得蠱我之有善者人之本。有善雖尚隱。必揚之。使著。使得以輔我之有二者皆順天命之本然而已。彖象之

萌皆起於賞罰之不明。勸懲之不立。故聖人於大有特著其義。

初九无交害匪咎則无咎

大有之時民物豐殖驕侈漸生故大有有易涉乎害之理。初以陽處下陽則剛正而心有守下則處卑而志未盈是猶未變其敦本之心而動其驕奢之欲故未涉乎害而匪咎。然使恃其无害而以易心處之咎斯集之矣。惟艱則可保其大有而无咎此戒占者之辭。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以初心未變驕侈未萌故不涉於害

此爻 君子以克艱保大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身易實義

卷之二大有

七

此人臣之大有也。坤為大輿與本虛而有物載實其中則乾象也。夫能勝任者必視其才。九以陽居陰得中而承六五之倚任剛則能任大則能容故能文式兼資內外聽命而勝大有之任如強壯之車能載重物也有所往而如是則可以負荷其任。在六五虛中之君其濟大有之盛而无咎矣。蓋以陽之實應陰之虛以其正中應五大中成五之有而又成五之大所以可任車行遠有攸往而无咎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車大則積多而不致損敗猶大德者無不堪任也。伊尹任天下之重足以當此爻。

此爻 君子以任重而成其大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之上公侯象剛而得正凡可佐弼于大有之治者謀猷啓沃必竭誠而上獻之猶爲公者不敢私其富有而朝獻于天子然必有是德乃能用亨苟無剛正之德則雖有是位而不敢當九三之占矣一說觀畢而受王饗宴也春秋傳曰戰克而王饗若小人無剛正之德無君上之遇安能當此重典故有小人弗克之象劉念臺曰挾大車之載以靖獻于天子大人之業也以所學靖獻于亨義尤精楊誠齋曰公之于天子也何以驗其忠與否哉此心通塞而已跡遠而情邇身疎而心親此通于天子也不然源頭而貢于外趨趨而萌于中可謂忠乎此所謂小人弗克也亨者通也程說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均一有也公之則忠私之則害小人不知靖共之道惟私權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有

八

四八

其富有適足爲害而已

此爻 君子以不私其有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近君位高而所事者六五柔中之君又率諸陽與之偕進勢不震而盛權不招而集若自有其盛咎必隨之惟思夫盛非吾之盛皆六五之所有則位雖逼而分不踰勢雖隆而心愈小上安下從斯无咎耳物忌滿盈九四離體能明此理不自處以盛故曰匪其彭无咎不然爲洪恭石顯之追恐而不能爲石慶之忠謹張安世之遠權勢能免禍敗耶鼓連擊曰彭以喻其聲勢之盛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四入離體爲明知富有之時爲盈極將衰之勢又知近君之

位爲嫌疑可畏之時明辨晬言知幾也苟不能辨晬迷于勢利以彭取敗矣

此爻 人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居柔虛中下應剛中之九二言厥孚者不惟九二有孚于五而上下之陽亦皆以誠信歸之其孚信自交固而不可解是益以柔道致治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威如者坐鎮盈成不嚴而尊詩云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威如之吉也大有時海宇盈寧人心易至玩弛故交之以孚尤須濟之以威猛厲之意常行于寬恕之中神武之威常寓于仁厚之內則天下之人不敢玩法以安肆而能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然惟孚斯服服斯威先王之明罰勅法董正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有

九

治官克詰戎兵是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五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應之是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從乎無威慮其易而无備故利用威蘇子瞻曰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備生于不足六五餘于誠餘于明易而无備以我之和易激彼之周防也斯爲至威

此爻 君子以威德並用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居大有之極盈盛將衰乃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高而不亢滿而不溢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如是則行合乎

天矣。所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增注云。六五者一卦之主。上居卦終。故于卦終言卦主之盛。四陽在六五之下者。皆應之矣。繫辭所謂人之所助也。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應五是天之祐五也。繫辭所謂天之所助也。吉以六五之德言五有虛中之信。而上九下從之。是履信也。五有麗剛之順。而上九謙已不居。下從六五。是思順也。又居五之上。不敢自尚。而尚下四剛之賢。與之合成剛。健全體之天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必之于天。必之于自也。

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吳無障曰。大有之上盛極當衰。何以吉乎。由其順天合道。故天以其祐德之心。易其必然之運。宜衰而不衰也。誰謂無所自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有

此爻 君子以自求多福

謙亨 君子有終

山之高而居于地之下。謙之象也。內止則收斂不伐。外順則卑以下人。謙之義也。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今可以得亨。而後又常有終也。必言君子者。有終乃君子之道也。君子才德俱高。只自視欲然終身處於不足。則有餘者常在後。而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也。乾終亢。坤終血。而謙能有終者。一陽止於坤下。不盡乾坤之用。其用无窮也。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而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亨矣。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而其氣上行以交

於天。則亨矣。具有光明象。天道光明如三光垂耀。

天道虧盈而益謙

以天道言。日中必昃。月滿則缺。是虧盈也。如月初升。如月未望。是益謙也。

地道變盈而流謙

以地勢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

鬼神害盈而福謙

鬼神謂造化默司其柄。如高明鬼瞰。積善餘慶。福善禍淫。是也。

人道惡盈而好謙

盈滿高亢者。人情多惡之。柔遜謙讓者。人情皆好之。此以上皆自然。而然故曰道。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以謙居尊。則其德愈光。天下莫能掩焉。亦如天之光明也。以謙居卑。則位雖下。而德莫有踰之者。亦如地之上行也。此專指九三爻言。君子有終之義。王輔嗣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生於利者也。未有居象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為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為主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地中有山。以高下卑。以卑禮高。謙之象也。人惟上入之心。多下入之心。寡是以所施每失其平。君子裒其多。不見在己之有餘。而淡自抑損。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增益其寡。不知在人之不足。而必加稱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予以



稱量物情多寡之宜而損益之使平此非強齊之使平也稱物而施之得其中于義為平也如稅富以業使征商以寬農稅粟以濟餓移民以虛曠皆治一世使謙之道也程子曰此身公共放在天地間與萬物一般看真快活我自去其多則不益人之寡而已自益又何所不平此克己之學也萬以忠曰味一平字當下寂然波恬浪靜有萬物各止其所之象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以柔居下體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初爻變剛故稱君子用涉與利涉不同用涉言用謙德以涉險難也初六陰柔在下以能謙之資執處下之道是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其氣以不盈而完其志以能斂而定占者用此道以涉難則圖謀者密協力者多蔑不濟而得吉矣初六君子在下所謂卑而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主

不可踰者九三君子在上所謂尊而光者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楊誠齋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自牧猶言自處一日養也如牧牛羊使馴伏久而與之相忘不加箠策自無抵觸之患矣

此爻 君子謙以濟難

六二鳴謙貞吉

二柔順中正謙德所孚各譽彰著益積中發外者占者能如二之鳴謙則正而吉矣張湛虛曰六二以柔居大臣位能問不能多問於寡周爻咨詢以鳴其求益之心乃出於中心之誠然者故曰貞吉以鳴謙易外飾也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六二中正之德實有得於中則自然著見於外而稱頌於人非矯情干譽之比是以心無愧怍而泰然自得也

此爻 君子以成終開過情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一陽主五陰更無陽以分其民卦所由成也文王象辭惟主九三一爻而言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言其吉耳坎為勞勞以言乎陽德之動也九三一陽為眾陰所歸德位隆而功業著上下倚賴勞而有功猶安處下體自視欣然故有勞謙之象君子之勞其剛也勞而不伐其謙也以民終應坤終故曰有終誠齋以周公公孫碩膚子儀功蓋天下當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主

陰為民五陰萬民象眾陰歸之日服服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此爻 君子以無伐善施勞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四順而得正上而能下故无不利又乘剛近君居勞臣之上功不過於九三而位則過之有道也是不獨當讓謙抑于心更當撝布其謙以示不自安之意則上嘉其謙下安其順而利可永保矣開相如之讓廉頗寇恂之屈賈復庶幾此爻之義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上承謙主非謙則違事上之則下乘勞臣非謙則違御下之則則者道之當然謙之法也

此爻 君子以不欲多上人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居尊位宜富而處柔中虛而不有正其謙也四上其鄰惟不自富而行謙順故能得其心而用之以集天下之功蓋履帝位而能謙天下莫不歸心其從之者衆矣安藉富而以之五既得人之歸若其下有強固驕逆者則聲罪致討利用侵伐非亢師也人君必威德並著然後能服天下所以戒大謙柔太過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謂不但侵伐之利其於凡事亦以微柔懿恭得人所與而无不利焉漢高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焉往不利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謙

古

言六五之利用侵伐是因其不服而征之非以黷武舜征有苗是也

此爻 君子以威武濟其文德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六二外比互震之一陽由中而鳴其謙於外上六下應互震之一陽自上而鳴其謙於下故亦曰鳴謙蓋六處柔極謙極有間又下與卦至九三同德相應人之所與即用以行師亦无不利然陰柔无位才力不足則雖行師亦不能布昭聖武於天下僅可征己之邑國而已一說上六質柔最處於外不與內政但有虛名聲聞之謙志欲立功未能遂事其志未得但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然此特才位所限於謙德寧有損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胡雲峰曰象言志未得即邑國未順之意蓋未盡信從故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間矣至於行師僅治其私邑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間矣然猶未至於凶悔者謙故也

此爻 君子以滿招損謙受益

三三

謙利建侯行師

豫安舒也一日悅豫作樂殷薦是也一日備豫凡事豫則立是也一日快豫謙輕而豫意是也人能悅豫必始於備豫悅豫之極必至於快豫然皆具安舒之意必合三說而義始全凡濟大事以得人心爲本此卦九四一陽爲動主上下羣陰皆應之上動下順動不違時衆皆悅服故爲和豫之義坤爲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豫

主

民四爲出震之長子建四爲侯大得民矣坤爲師四爲帥師之丈人以四行師順理而動不加無罪天下順之矣故利建侯行師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四爲羣陰所應下之所以豫於上也陽動而上下順從陽志得行上之所以致其豫也順積於先動成於後故曰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如者順而不違之謂言天地亦順以動如聖人而爲之也如宋景有君人之言三而榮感退舍商高因維維修德設道復興是也亦然逆是尾大之勢而建侯必爲漢之吳楚楚舉國之諫而行師必爲秦之淮肥何利之有惟平素能順動斯得人之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猶言如豫之義天下無事不可爲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日月之晷刻無過差四時之氣候無愆忒天地之順動也刑清而民服不赦有罪不濫無辜聖人之順動也無不順動之天地亦無不順動之聖人此皆所以致豫之實理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時義言豫時底道理極大順動是也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成治皆不外此諸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只言時時其所適也川其所致也義其所用也初無異義未有有時而無義有義而無用者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陽始潛閉地中雷以動之奮振其聲以鳴天地之和以發萬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六

物之生意先王象之作樂以揚祖德如清廟維天思文等篇俾聞樂以知德也冬至則以是樂殷薦之上帝而配以祖季秋則配以考焉殷盛也禮有殷奠樂由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調和諸合而樂典禮由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高下散殊而禮制故豫為易中之樂履為易中之禮

初六鳴豫凶

初上與四應四為豫主得時主事初恃強援意得志滿遂張皇誇詡以鳴得意豫而自鳴者也聖人先憂後樂猶懼固終始豫即鳴終將何極故凶如王任王叔文用事而柳宗元劉禹錫輩互相推獎汲汲如狂是鳴豫也劉念臺曰豫之道可以養世不可以居身六爻皆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初恃應而進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而至於鳴必驕肆而致凶矣鳴謙則吉鳴豫則凶

此爻 君子以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逸豫之道易以溺人故豫諸爻皆溺於豫獨六二中正不係乎四處初與三之間介然獨立世利紛華泊無所好而處之超然益安靜堅確介于石之象也介者幾也二陰居陰至靜而清不染于欲惟見之明故守之定胸中無須臾凝滯故能見幾敏決不為樂豫所動即幾微稍有欲動而隨動隨覺不待晚悔故其占貞吉蓋衆人之慮淺故成而有淪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違逸豫其賢也在幾先夫惟有介于石之明而後有不終日之決故象傳言中正而大傳言知幾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七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由其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辨之蚤去之速

此爻 君子以知明守時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近于四見四為羣陰所歸心羨之而目屬焉是趨時附勢以求富貴為樂者占者得之便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致禍而有悔矣自古無惡人之權勢而不敗者也盱與介不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二中正三不中正故也惟明于致悔之端而勇于改過斯不致遲而有悔矣徐敬可曰盱豫心蕩於芬華而歸之日也日交焉而介忘矣以視不終日之幾尤疾也悔即隨之機之不停者如此矣一失足事不可知悔已遲矣矧可更遲乎

象曰肝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不中正故曰位不當

此爻 君子以去邪屏欲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以一陽爲卦主上下五陰應之以一剛而得衆柔之心衆陰莫不由之以得其象是使物各得其所而民皆由我以致豫正所謂剛應志行者占者遇此故爲大有得然四以陽處陰非君位而衆皆悅之在危疑之地是必開誠布公以致天下之賢而无一毫疑忌之心則朋類合而從之賢才皆爲我用如萬髮總合于簪矣

象曰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天下山九四以得豫是君子之志所以大行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

此爻 君子以任賢勿棄

六五貞疾恒不死

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凡陽比陰見利曰疾陰乘陽見逼亦曰疾六五以柔居尊沉溺于豫耽宴安之耽所以疾也此時衆心皆歸於四受制權臣五之顛危瀕于死亡有久疾而不愈之象然以所處得中故又有權失而位未亡之象即象而占可知矣一說六五所處得中故曰貞苟能因中自振操心危而慮患淺戰兢惕畏以正自守則雖疾未全愈而可以不死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名位未亡也劉念臺曰乘剛言美疾不如藥石也中未亡有生理焉

此爻 人主以中道自振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陰柔不正當豫極時耽於悅豫而不知反和樂者至此忘其終豫備者至此忘其始故爲昏冥已成之象然震爲動體若能翻然悔悟則冥不終冥故又爲冥豫雖成而有渝之象變則爲晉明出地上非冥矣明則知豫不可久耽荒溺中有變機焉則改過遷善之道也无咎所謂震无咎者善補過也如楚莊聽伍舉之諫罷淫樂齊威因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是也凡易中言渝者皆當以變卦觀之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當速變

此爻 君子以勇於改過

身易實義

卷之二

无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諸爻皆非正應而各以陰隨陽相比故象爲隨隨取少女從長男而各亦取天下歸服爲義惟聖人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從欲於變聖治一天治也故亦曰元亨利貞又取已隨於人爲義凡人君從善臣下奉命學者從義皆隨也震動在下兌說在上則就所隨之處本大亨通然陽動陰說易致隨故必巽辭勿親而利于貞正斯理順心安而得免淫比之咎耳蓋惟初爲震主上爲兌主兩爻俱無係應則其動也无心其說也无情而得貞之道矣李陸山曰君子體陽剛之德以立于世要當使我能轉物而物自隨我不可使物得以轉我而我反隨物此所以無心於致人而自得一世之說隨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柔謂二爻上爻剛來下柔謂剛居初五而居于二上之下也  
卦凡三變皆剛下柔為主而剛隨之剛下柔則說說則隨  
劉念臺曰剛上柔下分也有時而下柔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動而說所以隨也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隨之蓋隨易例也本義從  
時休息可見

時動而動而無動之失時說而說而無說之失是之謂貞无  
咎隨時者即無適無莫之于天下所謂隨無故也我無心而  
時之所湊恰如此天下人心之同亦如此故曰天下隨時來  
矣鮮日時者正而當其可也理在于上之隨下則隨其下理  
在下之隨上則隨其上泰則隨其時之泰否則隨其時之否

身易貴義 卷之二 三

禹稷顏回是也

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曰君子隨時而動從宜適變非造道之淺知幾能懂者  
不能與於此也若不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都做了後來者  
便沒事做大隨隨時也聖人不能違時故隨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于震收聲于兌雷藏于澤動者之能靜也隨在于動  
欲其持以靜也日出為嚮明日入為嚮晦凡人情識未忘習  
心未洗雖終夜偃息只是曉睡不可謂之入宴息君子觀象  
以隨時象寡小大隨時隨理以處之而此心寂然所謂動亦  
定靜亦定也趙清獻曰清夜安眠白晝閒是能宴息者也即  
如晝則自強不息嚮晦則入內宴息人之精神不休喚則不

能運用皆隨時之道也邵康節曰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  
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劉念臺曰嚮晦而息乃所以生  
也入宴息安之至也夜之隨也雞鳴而起學學為善晝之隨  
也瞬有存息有養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十二時中  
無非隨也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為成卦之主故曰官心主靜者也原無所隨奈震為動主  
當隨之初隨時而動既有所隨則靜者已變其常不得如常  
時無所主之虛矣故曰官有渝占者遇此惟不為私緣所引  
而發皆中節不失其廓然靜虛之正則可以獲吉又當出門  
以交不私其隨則聞見日新集眾長眾善而可以有功蓋隨  
之時以有比為私以敵應為公出門戒其比二也交有功勉

身易貴義 卷之二 三

其起四也二三偶象門越二三而交四陽與陽遇善反其初  
所謂正也楊誠齋曰舍御事艱大之言而從十夫之謀故成  
東征之功訓注小人之策而舍裴慶李德裕之賢故穆甘  
露之禍公則有功私則無功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楊慈湖曰官不可渝變今渝焉隨時之義也其事可變也其  
貞正之義不可變也故必從正則吉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出門交不牽于私瞻故有功而不失交之正道

此爻 君子以事賢友仁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雖應五而比于初又質柔而遠于正應遂暱于初初陽在

下才德未成小子象五陽在上又為正應丈夫象舍老成而  
既頑童非理之正故戒之蔡虛齋曰推言之如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小不忍而亂大謀貪近功而忘遠圖皆是也一說小  
子謂六三也陰為小子易例也此卦震性上動以隨上為是  
凡陽隨言交言乎陰隨言係陽有以自立而陰不足以自立  
也劉念臺曰凡隨以上從為義二近三而遠五為從邪去正  
之象二木中正而陰柔為病在隨則然初陽猶懼其或淪況  
二陰乎誠謂隨子馮初變八人而巫臣退避以遠罪郭子  
儀初信張藝而幕僚相率求去是已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出見紛華入聞  
道義豈能兼乎戒人當專一從正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至

此爻 君子戒從非以失是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四陽在上而近初陽在下而遠故三係四而失于初四亦更  
無他應其相與之情專故三之有求于四者無不得也得謂  
陰虛得陽實如建功立業皆謂之得此可謂明于取舍而得  
隨道之宜矣雖然以六居三以九居四皆不正也以不正相  
比必至於枉道詭隨故戒以利居貞居者弗隨之義言君子  
當以道自持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遂苟于所求也胡雲  
峰曰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六三失小子  
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捨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三之  
失乃所以為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三係乎四自謂隨得其人遂舍下之小子而不隨夫下從上  
賤隨貴隨之善也二狃于近而失五三志乎四而失初二三  
之得失見矣

此爻 君子以親賢遠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四以大臣近君與五同德者也居君側而初應三條二亦從  
之是天下之心皆隨于已也故曰有獲獲謂得民也為大臣  
者當使恩威皆出于上眾心皆隨于君若權位太重人心從  
已挾震主之威日獨把之嫌雖出于正亦不免危疑之內矣  
幸互艮止其道光明必也誠積于中所信在道一以明哲處  
之則君嘉其謀而安于上民服其謀而安于下矣何咎之有  
程子謂非伊周則不能次如郭子儀功名蓋世而朝無疑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至

是有孚而在道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本無逆節但功高身危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如下文所  
云則无咎矣有孚在道者誠敬自明使諒已之有功于君明  
哲之道也

此爻 人臣以无作威福

九五孚于嘉吉

九五陽剛中正為眾爻所隨而五之應惟在其中正之六二  
故曰孚于嘉言其能獨孚于善也故吉婚禮曰嘉嘉猶日配  
隨以從人為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依初九從六二  
六三從九四是也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以已之正  
而信二之正以已之中而信二之中嘉言嘉猷無不信從故

曰乎于嘉以明君而在賢相如堯舜之于禹湯武之于伊  
周此隨之至善者何吉如之或謂五無隨處隨之時五雖事  
安得無隨苟違卦德何以爲嘉堯舜舍已從人樂取人善聖  
之隨也漢高從諫轉圜太宗導人使諫賢之隨也  
象曰乎于嘉吉位正中也

此爻 君子以思明良之盛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上六才位皆陰柔居隨之極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  
無間是乎誠固結而不可解者故有拘係從維之象王者用  
此誠意亨于西山則神亦隨之矣況于人手一說上六柔居  
隨極而應于三聯合上下之民以係于五其隨于五也固結  
而不可解既如良于之爲拘而係之又與之異繩而維之謂  
身易實義 卷之二 隨

五之孚有以固結之而不解也明信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  
爲用亨民堅于從君君堅于爲民此其象也吳草廬楊止菴  
皆主此意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窮謂居隨之上積誠至于極處而無可加也

此爻 君子以至誠感神

三三

蠱元亨利涉大川

卦艮上巽下以卦德論下卑巽而上苛止故爲蠱亂當復治  
故其占當得元亨謂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致大亨也互兌大  
川象互震利涉象蠱之時不可靜候言當如震之奮發有爲  
于險難中濟蠱也器久不用則蠱生天下久安則弊生蠱之

所以元亨以能飭之爾治亂曰亂治荒曰荒治蠱曰蠱蠱之  
元亨全在人事上見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曰治蠱之道當使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  
可久之道先甲爲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爲後于此慮  
其將然也甲謂十之始事之端也程沙隨曰事物之始必飭  
其終必蠱先後甲者屢提其始而飭蠱也錢啓新曰甲日以  
中爻互震爲象先乎巽入有震三爻在其中爲能震動有爲  
以飭于先而起下之巽後乎艮止有震三爻在其中爲能震  
動有爲以飭于後而成上之止是爲先後三日之中來矣解  
曰文王問曰艮巽夾震本于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言巽先  
于甲艮後于甲也巽卦言先庚後庚者伏羲圖艮巽夾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蠱

方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于庚艮後于庚也曰先  
三後三者六爻也先三者下三爻也巽也後三者上三爻也  
艮也夫蠱豈靜以俟其治哉必歷涉艱難險阻以撥亂反正  
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順所以成蠱則因其柔順而矯之  
以剛果知其後之三爻乃艮之止息所以成蠱則因其止息  
而矯之以奮發斯可元亨而天下治矣以先甲用辛服自新  
後甲用丁取叮嚀此說始乎鄭玄不成其說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王重溪曰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苟安則事生矣剛  
在上有止息而無動作柔在下有巽順而無匡救則禍亂之  
萌乃在已安已治之中所以成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蘇子瞻云器欲常用。雖欲常勢。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言已蠱矣。而能元亨。則是天下已亂而復治也。元亨。非蠱有元亨之義正。謂治蠱而得元亨耳。則涉大川往有事也。

蠱之時。當功往以濟其險難。是往有所事也。以不事事而蠱治之。必有所事。故序卦曰。事難卦曰。飭而彖傳則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自甲至癸。始終循環。天道自然之運行也。聖人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為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天行。數也。安則始。而危。危則飭而安。亂之終。即為治之始。乃天理數所必然者。故曰。天行。呂涇野曰。事身易實義。卷之二。蠱。美。

不謀始。蠱之原也。事不慮終。蠱之流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兼始終而究之。鮮不合于天道也。來矣。鮮曰。成言乎。艮者。終也。齊乎。巽者。始也。故治蠱者。必原其始。必推其終。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為山所阻。旋轉山下。則風發矣。蠱以風化。風發則山木搖。淫而蟲生。敗壞摧落。蠱象也。天下之事。不振作。則風俗蠱。君子以之振民。使不惜取風在下。而振動山木之象。不培養。則教化不浸。君子以之育德。使不竭取山在上。而涵育風氣之象。振者。作興其民。育者。培養已德。此君子治蠱之事。莫大于明德新民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治亂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必世而後見。又言父子再世也。

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不足治蠱。但為蠱初。則蠱未浹。而事易濟。有子考。无咎。善蓋愆也。然至於蠱亦危矣。不可以蠱未浹而遂忽之。必知危而戒。善救豫防。然後蠱無不治。而考得終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子幹父蠱。不承其事。而承其意。蓋欲處父於無過之地也。夫積弊為蠱。子固不可以不幹。而善養前愆。父過尤不可彰。故孝子貴於意承其心。正。愴。愴也。呂涇野曰。臣子事君父。伺其小疵而救之。況睹其迹乎。察其邪思而止之。況顧其名乎。事已債。而後諫。其事雖濟。考之志已傷矣。忠孝者。不為也。

此爻。君子以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身易實義。卷之二。蠱。美。

二以剛居柔上。應六五陰之尊者。故有母象。陰性暗而難開。若遽然矯拂。勢必不入。宜婉曲善導。陰用其幹。旋全在巽以行。惟不露用剛之迹。使之身正。事治。為得中道。不可貞。謂不可自以為正。而堅守之也。若矯拂太過。而傷恩。蠱雖濟。亦不得為亨子矣。其能巽順。將承幹之有漸者。如周公之事成王。成王有過。則建伯禽。又如平勃之于呂后。秋公之于武后。皆此意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謂不從令。亦不傷恩。

此爻。君子以幾諫。不違。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有巽之象。又互震之始。有動之悔。視意承。德。



承者殊矣。故不免有梯屨之悔。然在異體。雖剛亦順。又三居陽位。得正。異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无大咎。心悔。曰。悔人尤。曰。咎曰。小悔。則无大悔。可知矣。曰。无大咎。則有小咎。可知矣。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以之。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此爻。君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

六四。幹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艮少男之下。畫也。重陰才弱。年少不任家事。是以世于因循。憚于變革。不能于父蠱。有所振救。裕者怠而委事之。謂夫治蠱。貴于剛。尤尚其勇。初之蠱。未浚。故柔稱可幹。四之蠱。已浚。而復以重柔處之。是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故吝。

天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蠱

九五。幹父之蠱。用譽。

六五。乃繼世之賢君也。柔中虛已。以用九二之賢臣。而二以剛中承之。相與勵精圖治。以幹父之蠱。遂用二之多譽。以爲父譽。若一德相承。然如太甲成王。資本柔弱。然能任伊周。以成功。而致開基。所謂管則歸親。能貽父母令名者也。誠賢云。用譽。謂用其譽。舉之。臣承以衆賢之德也。九二以五爲母。六五又取子道。可見易不可爲典要。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有柔剛適中之德。故能幹父用譽。蓋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

此爻。君子以用賢貽父母令名。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蠱有事之卦。上九在位外。則在事之外矣。故不委質以事人。王五也。侯三也。上居與五比。而不相係。位與三應。而不相應。故曰。不事王侯。上位高。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惟高潔以樂道。故曰。高尚其事。是賢人君子。潔守而不累于世務者也。君子之出處。其在事中。則盡力經營。操與之。進而行其所當行。其在事外。則潔身以退。體良之義。而止其所當止。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此四皓嚴光之流。與荷蓀晨門其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言上志清而不汚。是用舍惟時。進退以道。可以爲後世法則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蠱

素

此爻。君子以可止則止。

三三三 臨元亨利貞

臨取陽進而逼于陰也。卦體二陽浸長。以逼四陰。故曰。臨。又臨乃居上。臨下之稱。二陽浸長于下。而四陰在上。臨之以候其進。亦稱臨也。卦德內說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爲臨。率善道。故其占爲大亨。而利于正。言不可恃其既長。而妄有作爲也。臨進于復。陽氣日盛。由泰而大壯。而夫勢必至。乾故聖人亦以四德繫之。羣邪退而君子之志行。元亨也不用壯而守道合中。利貞也。然臨非能如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象云。大亨以正。

自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至建未之月二陰長而爲遯。凡八月。經者臨之正。對陰長消陽。故凶。聖人方盛而慮衰。故發有凶之戒。使人思患預防。先事而爲之。微也。

浸漸也。復一陽生。至臨則二陽長。而遁陰疑。疑乎有不可察之勢矣。故曰剛浸而長。

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爲當可之謂順皆言其從容不迫也二  
有剛中之德上有得君之助又言其相須而可爲也夫內不  
激而外无拂已剛中而上應之是亨非倖致乃理所當得貞  
非過慮乃理所當行臨陰之善備文蓋二陽方長雖未成乾  
而易實義

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于方長時而告以將衰之理。使預爲之備。而勿委于天運之自然也。

澤凌而上有地。是以高臨凌也。地之臨澤。陸則溢。迫則潰。寬則容。君子居上。臨民教之。而意思无窮。則義如兌澤之浸養。之而容保无外。則仁如坤地之廣。此聖人之心。无窮而聖人之治。同覆載也。

臨與復相類不重應與只以陽長爲義故一陽來復以初爲

主而二三四五皆蒙其休咸卽咸卦之咸無心之感也陽長

之始剛德方亨四陰皆在所臨之內乃臨之至尊者故其占爲正而且吉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爲臨者合於正道而無恃勢用罔之事則能使人順應而得吉矣

以剛感順。志行其正。所謂正者。自治之嚴而已。又以其未當臨人之任。但有志焉。故曰志行正。

此父 君子以臨民必先自治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陽長漸盛。偏臨四陰。故亦爲咸臨之象。此爻剛得中而勢上進。則其舉動之當。權力之隆。比初不同。陽剛獨攬而羣陰退聽。所以吉而無不利。蓋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宜固守。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以待二則貞吉二付中已當臨陰之任其德其勢俱盛于初但率初陽以往則柔不能拒故曰无不利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哉  
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若溷野曰六五柔暗之至其命未必  
皆當如九二合我所學以從之豈曰感之以道哉來矣子曰

孔子恐人疑此爻之吉乃說而順五之命故于小象曰二之吉利乃有剛中之德陽勢上進所以吉利也未順五之命也

此父君子以正直是與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正。無可臨人。而位則在上。卻犯甘言好語去  
臨君子。而無實德也。然剛長之賢。不爲甘說所騙。足以禦

陽剛之進。哉。雖甘亦无所利也。大計行在我。改過爲貴。惟修省以改其陰柔。甘臨之失。則剛浸而長。三止爲剛矣。此咎所以不長也。項平甫云。六三以甘臨而無攸利。見君子之難說。既憂之无咎。見君子之易事。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宜故不治既憂之人。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陰居陽不當位。故爲甘媚之態。既憂以自改其過。則始雖有咎而咎不長也。

此爻 君子以易事難說

六四至臨无咎

卦至四澤盡。坤來地。與澤切。至。親臨。至臨之象。六四柔順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三

正與初正應。兩正相孚。道義相成。意氣相洽。自與初九剛正之賢。諄切乎契。而臨之獨至。非若外親而內疎也。所以无咎。此大臣能任賢者。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與。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以柔而得正。初以剛而得正。是以志同道合。合而无咎。惟其位當也。

此爻 君子以守正任賢

六五知臨大君之安吉

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者其智大。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于九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于二。虛已之中。以行二之剛中。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爲。是其所以爲臨者。乃智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聰明睿智足

以有臨吉可知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五有中德。故能行二之中德。合天下之知以爲知也。理之正當處便是中。

此爻 人主以不自用而用人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爻乃坤土。最高處敦象。上六之所敦者二陽也。故象曰。志在內。上六身在事外。乃能加志于浸長之陽。念念親厚而始終無替。見五之知臨者二。亦志在內之二。見四之至臨者初。亦志在內之初。惟恐其有不至。惟恐其不能知。是其處順之極。而能敦厚于四五之所臨。則既有得乎同心之資。而又不失乎善交之道。吉而无咎者也。楊誠齋曰。君子病無志耳。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三

志矣。無位亦可行也。而柔之庇叔向乃在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無任事之柄。非有力也。最善發此爻之義。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二陽。言六之志在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其意敦篤。念念不忘故。

此爻 君子以親賢久敬

三三

觀臨而不薦。有孚。觀若以上示下。日觀去聲。卦以四陰觀二陽。爲天下觀化于大君之象。觀感雖在人。而觀示實在我。觀者凝神合漠之始。其誠敬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盟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

常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絕畢  
更過了無復有初意矣此言君子在上當以中正示人常存  
誠敬如盟之初則實德在內自形為莊嚴而人感仰之而祭  
者致其盟灌之誠而未奉酒食以薦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  
仰也

象曰大觀在上顯而其中正以觀天下  
大者陽也二剛之大為四柔所觀而在其上故曰大觀在上  
五居君位其德順以宅心異以制事而其觀示于天下也行  
之以中立之以正而天下咸取法焉所謂建中于民表正萬  
邦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惟五之有孚誠在物先敬在物外足以為人所仰所謂建其  
身易實義卷之二 觀 吉  
有極也故其下之三陰胥觀而化亦歸于中正所謂歸其有  
極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神道也天未嘗使四時而四時自  
若建中表正不大聲色聖人之神道也惟聖人默體其妙未  
嘗使天下而民自遷善遠罪而不知此其自然觀感默順帝  
則有非尋常思議所及者故為盟而不薦之義蒙引云即是  
下觀而化之極至處是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徧被萬物周觀之象先王體之為省方之禮以觀  
民俗而設政教使同歸于中正之道亦若風行地上而物無  
不被也觀民如命太史陳詩命市納價之類設教如齊之木

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禮別者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  
示之以禮皆所以為觀也有孚顒若則觀之體立觀民設教  
則觀之川行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之言觀觀示也爻之言觀觀聖人之德也下之觀上以近  
陽為明遠陽為晦初六以陰居下去五最遠不能見九五中  
正之美故有童觀之象童觀蒙而無見也无咎言不足責也  
在小民原不足責以遠大之觀若在位者而亦如之則可羞  
吝矣自此以上眼界漸展境界亦異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謂下民自合如此乃小人之道也

此爻 君子以戒淺見而尚遠識

身易實義卷之二 觀 吉  
六二闔觀利女貞

三四五互艮為門闔闔門內視也六二以陰柔居內聞見未  
廣雖與五為應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僅若女子在門內  
而闔門外略見彷彿已耳然在女子見不踰闔乃女子之正  
故曰利女貞御事以東征為艱子路以正名為迂皆女貞之  
見也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無所見小  
人日用而不知者闔觀是所見者小不見全體者言小人以  
闔君子言女貞以激丈夫

象曰闔觀女貞亦可醜也

醜穢是務酒食是議此女子之正道若丈夫志在四方宇宙  
內事皆吾分內事又得大君之應不能明見九五陽剛中正  
之道不亦醜乎

此爻 君子以視遠惟明

六三觀我生進退

生謂平生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其于九五。大觀之君。不必觀矣。惟觀我之所行。果能德無不孚于君。行無不得于民。則進若其德有未孚。行有未達。則退。是所以通塞者在己。而不在世也。故曰觀我生進退。李雪園云。我實有生生之德。則進而為大人之利見。退則存心于立憲。具此生理。即為進。此生理即非道。故曰未失道。此漆雕開我斯未信之意。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徐伯魯曰。行通而進。則進非干時。行塞而退。則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

此爻 君子以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觀

美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互艮體光明。象天子之光。巽門闕之中。為王國。觀莫明于近四最近五。凡君德之形于著作。昭布于國者。四皆見而知之。觀國之光之象也。諸侯朝貢于王。曰賓。九五陽剛中正。為觀主。羣陰爭睹。四以陰居柔。承乘相得。上下志合。于是朝觀。仕進乘時。奮庸在此會也。故占者得此。為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言其志尚作賓于王朝也。一說言上進以朝貢于王。而為賓也。

此爻 君子以有道則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一卦之主。居尊處正。為下四陰所觀。象所謂中正以觀。

天下者則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惟在占者得此。則必反觀我之所行。果能具此爻中正之德。合於君子之道。則可以觀。

示天下而无咎矣。一說如觀風俗之美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已之善惡。坤為民。我生謂下四陰。觀本乾卦。陰生至四。惟五上二爻。乾體猶在。故五以下四陰為我生。觀我生即觀民。設教之意。項平菴曰。觀本是小人。返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為小人觀君子之象。勢貴漸危。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如九五之居中履正。上六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九五建中正以觀天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漸小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觀

美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非但君德備而民德亦歸于善。故觀民即所以觀我。註云。觀民之善否。以自省察是已。

此爻 君子以本身微民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處上。高而无位。雖不當事。任而道德為天下觀仰。亦君子之象也。觀其生。謂自觀一生所為。而皆君子。則模範高而風厲廣。斯无咎矣。蓋我之身雖不為天下所用。而我之心豈以不在其位。遂安然放意。謂已無與于天下乎。古人有身在江湖。心存廊廟者。田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以之其字。指占者言。但是別人看去。以占者為其耳。須知觀我。觀其總是自觀。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雖下得位然為衆人所觀自待彌高自責彌重故必觀其所為而皆君子乃得无咎是其志意何敢少安乎平謂安寧也此是據上九地位而推原其心到念臺日觀至此猶不容自安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此爻 君子省心之功窮通一致

### 三三 噬嗑

噬嗑除間之卦也上下二陽而中虛頤象九四一爻梗于頤中必噬去之而後可合如天下國家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讒邪間隔其間必除去之而政治措治自和合而亨也卦之德體象變咸明得中故利用無謂用治獄之道以去間也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身易實義

卷之二 噬嗑

受

剛爻與柔爻均分既不失之太嚴亦不失之太寬能得中矣下震上離震動有以折天下之強梗明則有以斷天下之情偽動而明矣先之以雷而雷從電之明所以察獄雷之威所以決獄合而章矣折之惟斂獄之惟決不念威屈不為利誘者動之謂也折之惟斂獄之惟決不念威屈不為利誘之輕者明之謂也

柔得中而上下應不當位利用獄也

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至五得上卦之中是柔不徒柔得中以為柔而不失之過柔五為治獄之主以陰居陽雖不當位然中重于正因中可以求正故利用獄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威並至有可以去間之義故曰噬嗑夫雷電震懼未必擊

也而衆知畏焉明罰勅法蓋禁之于未犯也罰者一時所用法者平日所定一時所用之允當由其平日所定之信必使用法者毋敢任情以出入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小而刑輕但令履校滅趾而已初在卦下趾象履謂著于其足遮沒其趾也周官掌囚下罪特足懲其非使不得行小人懲于薄刑而止其惡戒為治者不可不禁之于微也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過必忽于微而至于著刑必寬于小而嚴于鉅道固然也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不行者謂禁其行所以止其惡禁之于初也

此爻 君子以刑罰無刑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噬嗑

受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爻取噬為治獄之象取膚肉肺腊為獄囚之象二柔中正而應于五用刑者也其刑易以服人如祭典之膚肉柔脆易噬然乘者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則不免于心力辭說之煩在我雖有易噬之理在彼實有難噬之勢故必噬膚而至滅鼻噬得宜也故无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徐微可曰他卦以乘剛為危此柔中之吏反以乘剛為宜故能片言折獄

此爻 君子以刑得中而民服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柔不中正無剛斷之才故有噬腊肉之象腊肉肉之味

于陽者也。肉象六之柔，腊之則柔亦堅矣。位剛故也。三位居  
于元乃川，刑者然陰柔不中正，刑人而人不服，人怨懟，悖逆  
之致招怨毒，然時當噬嗑所執者法雖小吝于義為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故所刑者難服而反遇其毒。

此爻 君子以戒過剛取怨。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九四以二卦言，則為剛者也。以爻言，則大臣之剛，任除剛者也。肺為火乾連骨之肉，即肱也。中書之剛象之骨而連肉，剛之居柔象之四已過中，用刑愈深，如連骨之肉而又乾言難噬也。然以剛居柔得聽訟之宜，人無不服，故曰得金矢，金取

身易實義

卷之十二

星

剛矢取直，周禮獄訟取鈞金，束矢而後聽之，欲難之使不輕訟也。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艱貞。務期情法兩當，喜怒無偏如是則吉也。楊誠齋曰：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已哉？舜與共謬，維虐克剋，則公與管蔡並居周位，惟舜與周公能去其讎，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肺，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未光謂四為離初，盡初明未暢也。一日利艱貞則吉者，蓋恐川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大，乃戒辭也。此爻 君子以剛明得情。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離明之主，居尊位以治其下，乃明斷而能服人者，得黃金入頤，入黃金以聽也。一日金作贖刑也。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是得中道也。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正固而慎危厲，貞者純乎天理而无私，剛者存乎危懼而無忽務，使惟衡得當而山入允協，則得无咎也。凡相告者，事小則出矢，事大則出金，四於獄訟大小得兼理之故，曰得金矢。五君位非大試不敢以聞，故曰得黃金。此獄成告于王，王聽之之事也。王特決成焉耳。五柔而得中，不以得情為喜，而以好生為心，則下自無冤民，故无咎也。正象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身易實義

卷之十二

星

相當故言得當。

此爻 君子以明德慎罰。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居噬嗑之極，為用獄之終，而猶有剛亢積惡，怙終不悛者，致用重刑以治之。古刑囚桎上加桎，以適市就刑，故有負荷至厚之桎，掩過其耳之象，凶可知矣。噬嗑中四爻皆用刑者，初上二爻皆受刑者。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明罰勅法，人皆知答，而此獨聾聵不悟，積成其惡，昏其本性，以致此正是點醒語。

此爻 君子以義刑義殺。

賁亨小利有攸往

純離為重明純艮為光明兩者合而相資故各貴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內離則賁本剛而柔來其中文之陽得陰助愈可有為故亭外艮則賁本柔而剛來其上文之柔本無為雖得陽助僅小利有攸往而已小利攸往亦為亨但亨之下大以艮止于外有止而不過之義耳占者隨其身之所取而玩其當得之占可也

象曰賁亨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柔來文剛者損之二既濟之五本九也今三上之六柔居之是以柔間剛也剛上文柔者損之三既濟之上本六也今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賁

星

五之九上居之是以剛間柔也天文以剛柔交錯言日月星辰自然推遷往來昭回雲漢是之謂天文人文以內文明外艮止言內主離柔之明德為文外用艮剛之篤實為止就五倫中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以止也是之謂文明以止止者限而不過之謂人文燦然若不止于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止矣其實各得其分正所以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者即卦中之天文人文而觀之也觀三辰五行之象可以察四時之變即卦變之陰陽交錯也觀三綱五常之典可以成天下之化即卦德之文明以止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但能賁映草木而其明不能及遠君子體于此象小而庶政為明所及者則修明之大而折獄為明所不及者則无敢折焉明象離无敢折象止惟其內明而外止所以但能明庶政而无敢折獄訂詁云呂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刻覈者曰濫文矣鍛鍊者曰文致矣致法者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蔽心誤之也君子之无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于麓也艮象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自賁于下為賁其趾之象賁趾者剛德明體能以踐履自賁其所行而不以乘車為貴也剛則不屈于物微明則灼見夫義理自能守道全節內重而見外之輕矣古恬退者安步以當車其此義與

身易實義

卷之二 賁

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守為下之道決于義弗可乘也剛則守義固明則見義真

此爻 君子以道充為貴

六二賁其須

二柔居中正剛而得正二三皆无應與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助如須附頤而動容儀始有可觀夫須之美自然之文也不待外物而賁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于陽陰陽合而賁始成戒人不可以弱才而獨任以自尊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陰柔不能自興必附上之陽剛始能與上同與起文明之盛

此爻 君子以從陽得至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二柔來文一剛得陰之助以為貴實為主而文輔之  
貴之盛也故云貴如濡如之象然助陽者陰陽者亦陰况  
三與四二非正乃相比而成貴者又陽陰中以二陰文一  
陽恐為所勝故戒以永貞蓋九三本貞而教之以永其貞謂  
不溺于所安也貞則莫之能陵使文雖盛而不離其質乃吉  
也陽誠齋曰詩云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文之始難成  
而文之成易壞今貴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為哉永貞固以  
守之而已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文太盛勢必至於滅質斯謂之陵終莫之陵陽能自勝也呂  
涇野曰適意之地易喪所守今志之徒易溺所好永貞而處  
二四之間貴如濡如亦何傷乎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四

此爻 君子以文有其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以初之應為貴苟得其貴則初上文柔而得所助矣奈為  
九三所隔而不得貴所謂貴如者皤如矣言不成其貴故人  
無飾馬亦無飾也然四下求初九正應之切心如飛翰之疾  
不以三之隔而遂已自九三而言則剛正非為寇者自四與  
初應為三所間而言則寇矣蓋三特以地近而欲與四為婚  
媾耳夫求在彼而應與不應在我顧我之自守何如耳四求  
初之心既切必能守正以拒三究之正應自合則婚媾成而  
无尤得所貴矣文質相為匹配如夫婦然故曰婚媾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所居之位似有嫌疑以致三

之來求故曰當位疑然四終不與三為婚媾則人始雖疑之  
終不尤之也

此爻 君子以物不可以苟合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篋簋吝終吉

故有賁于丘園象敦樸者用財必儉故有束帛篋簋象居尊  
位而賁丘園有學為老圃之意非大人之道故未免于吝然  
禮奢寧儉有富家之吉無不飾之嗟故終吉高忠憲曰賁五  
不言君位而言山林寒素之貴天下之至貴者不在富貴也  
陽誠齋曰六五文明以止之君下賁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  
帛招致之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于  
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賢者榮之而卑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五

赴喜孰大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世方逐末獨能反本此世道之慶喜也

此爻 君子以挽文勝之弊

上九白賁无咎

白賁以白為貴也上九賁極返本復于無色尚志守素果天  
下之文悉反諸太乙之初視五為益淳矣象所謂文明以止  
者也故有以白為貴之象纂言云賁自泰變者也泰之九二  
升在上而文二柔泰之上六降在下而文二剛賁極當變文  
窮反賁賁復為泰以還其初則三剛三柔皆守其質而不相  
文所謂白也文返于質則不至于弊故无咎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高忠憲曰白賁還其初也故曰得志聖人所謂得志者如此  
可思矣纂言云上復反爲泰之九二故得志

此爻 君子以還醇返樸

三三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上進陽將消落故曰剝此卦小人盛而君子孤非可有  
爲之時又內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陰往則盡陽陽往則  
自盡君子何可有所往哉但可止而无爲謹身晦迹恬約待  
時君子所以御剝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陽剝也言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也自一柔變剛爲姤再變  
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爲坤矣變盡則盡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吳

反其所爲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

剝有順止之象君子于止之中用順之道尚消息盈虛如陰  
方息而盛陽方消而虛此乃天理之流行惟當順時而止所  
以不往也順止二字所以固陽即所以勝陰君子舒徐容與  
以陰培我正人之氣此碩果不食所以基七日之復也若憤  
基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熙寧元豐之事可鑒矣觀象坤順  
艮止觀其象故止也天行謂合于天行之運苟不之尚則違  
天矣楊誠齋曰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延  
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本高于地或顛落而附于地剝象也地厚于下則山安于  
上民厚于下則君安于上故居上厚下者所以安已之位也

君子于剝剝時在制小人上用力不使成禍只在民上委曲  
培養省刑薄斂本固邦寧皆厚下安宅之事蔡虛齋曰卦以  
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  
生民也下剝上取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剝之初六即謂之初六也陰消陽自下始五月姤之一陰始  
消一陽于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陰自下進如小人雖未  
至去君子而已奪其權漸消蔑于貞正乃君子之內也一說  
蔑貞誅其心也惡莫大于僞善故按以蔑貞之罪而斷其凶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吳

以陰浸沒陽于下也此小人妨賢之始

此爻 君子貴辯奸於始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牀之幹也剝之六二即遯之六二剝  
陽至下卦之中畫猶自牀足剝至于幹也牀有辨國有幹大  
臣國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辨愈蔑于正凶于家國也此  
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二之應在五五亦陰也又上六一陽孤且外則是陰之黨與  
猶未盛也有幸之意

此爻 人主以別忠邪

六三剝之无咎

六三與上九應。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之。是小人中之君子。與上下四陰之志。不相同。故象曰。上下失。夫去上下四陰之黨。而從上之止。小人從此不長。雖違失其私。羣實見取于公。論无咎之道也。其東漢之呂強。手剝之无咎。謂剝卦之无咎。僅此耳。一說六三獨與上應。是能親去其陰黨者。亦通。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三與上下諸陰相失。不黨邪。以害君子。猶坤以喪朋。稱慶也。此爻。小人以渙羣歸正。

六四剝牀以膚。凶。

初爲牀足。二爲牀辨。三爲牀上人所臥處。四則人之身也。曰剝牀以膚。言羣陰剝牀而上。及于人之肌膚也。四位逼于五。小人近尊。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莽身易實義。卷之十一。別。

卓操懿權盛之日乎。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此爻。君子以防君側之惡。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柔中居尊。而上承陽。故取后象。五既得中。又切近于陽。故能以艮之止。自止。坤之順。順陽以羣陰而進。承乎上。以受制于陽。如后率下。統類以衆。委建御而得均。被寵愛于主。若貫魚然。此于陰陰利。于陽陽利。美其從陽。故占得之者。无不利。剝六五本是羣小之魁。而周公就后妃說者。別取一義。以立教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本以陰剝陽。今能長率羣陰。以聽命于陽。則君子亦不必

追論其初。而嘉與維新矣。終无尤也。

此爻。君子以順德開家。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膚。

陽爲大。艮爲果。衆陽皆變陰。而上九一爻。猶得獨存。如碩大之果。在樹而幸不爲人所食。所以然者。陽無終絕之理。故也不有剝上之果。安得復初之仁。不特全乾之心。爲彼是而貞下起元之復。亦于是乎發矣。五陰在下。民也。爲輿。君子在上。爲衆陰所戴。爲得輿。上九一陽之履羣陰。有如虛然。留君子在上。猶能覆蓋小人。此非君子之盛。而實小人之虛。苟以剝盡爲快。是不特正人無所覆庇。而小人亦無容身之所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小人亦難獨存。如節李林甫蔡京之類。是已蔡虛齋曰。得輿剝膚。二義不並行。身易實義。卷之十一。別。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膚。終不可用也。

白公之亂。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而民所載之效也。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斯高亡秦。此小人剝膚終不可用之效也。

此爻。人主以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三三三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自剝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復於下。无間可容息。此所謂環中趣也。此時由靜之動。一元生意。向上邊去。生機不已。故亨入謂陽生于內。出謂陽長于外。凡陽比陰。爲陰所剝。爲

疾今陽出陰從微陽生長无害之者故无疾臨泰且至故曰朋來而陽无私也故无咎而其所以然者以其順而動故也

###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消長之道反復迭至五月始卦一陰始生歷七爻之變而一陽始復自陰生至陽復於卦歷七爻於時為七日此乃天道之行自然而然如人往之有返行之有復故云七日來復也休次虛日論氣之消息則小雪以前十五日尚有十五分未盡之陽已後十五日已有十五分復生之陽陽方盡于小雪日之亥時旋生于次日之子時其消息之間直是九毫髮間斷就謂十月純坤而盡无陽故惟是大雪冬至十一月中陽生方滿三十分始成一陽之體而後為復耳孔仲達曰案輔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三

嗣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乃舊解謂七日當作七月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康成引易緯之心建亥之月純陰用事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也仲尼之緯分明補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而諸儒背之可乎

象曰復亨剛反

一陽復返于內貞下之元也從前閉塞今始同來剛一反即是陽德亨通君子道長之時故云復亨剛反剛反與剛長不同剛反原其始剛長要其終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以卦德言一陽初動于下而以順進于上是動而以順行也

言凡所動作相時度勢不激不驟順理以行所以善其動也是以其始也一陽自出而入而无凌遠之疾其既也眾陽引朋而進亦附我之順動而牽復焉何咎之有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自始一陰生歷七爻否觀剝坤以至於復凡七爻而陽始生故云七日乃天道自然之運行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眾其勢則消由臨泰以至乾一皆陽剛用事此時尚不奮而大有為安需乎故稱利往以決之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以生物為心一向窮陰閉塞生意幾不可見矣至十一

身易實義

卷之二

三

月一陽復于下則生意始發露其端倪故程傳曰先儒以靜為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不曰動而曰動之端見天地生物之心无息可閒特于是而見其端耳朱子曰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程子謂動可以見天地之心然靜正可以體天地之心蒙引云非是指復為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也見字要得親切參義云天地之心亙古无閒也而以為必因復而後見則亦有不可見之時矣其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无也蓋自人之所見言之也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復時後人以陽天心无改移此乃指微動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言不可見也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希者前音已歇後此言不可見也問庖犧言所以為復者言欲動而未動也此言不可見也

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此以雷雨之聲，喻心之動也。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義來蘇東坡曰：意之所向，謂之心，方其消也，五存而不足，乃其長也。甫一而有餘，繁辭日復小而辨于物，小者些子靈妙，即道心惟微之微，以一陽言物謂物欲以五陰言者，言物欲不得潤也。又曰：復以自知此知，即乾知人始之知，是真知也。一念自知，則惺然常存，見即人所不見之見，是真見也。天地之心，即聖人之心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一陽初生于地中，未能為雷，雷則陽道盛矣。此為微陽始復之時，象引云：一陽初動，但未離乎地耳。故為復若說得不仔細，却是收聲之雷，不是陽復之象矣。雷在地中，靜之終動之始也。故聖人教人安靜，以養初動之陽。至日閉關之象，商旅

出塗皆坤象，馳驅之人，雷聲寂在淵默，坤象順以率居，能使功利衆夫盡絕而不馳，商旅不行之象。一陽為元后，一陽為拱于內，五陰順治于外，恭己無為，自上至下皆安靜，以養微陽，欲其斂之固而發之大也。后不省方之象，劉念臺曰：先王閉關，返視卻聽，嚴出入也。商旅不行，屏一切酬酢應感也。不省方者，屏一切心也。是故君子無日而非至日也，無時而非至時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剝于上，旋復于下，復之最先者也。故其象為不遠復，不遠者幾動于心，而即覺其過，隨覺隨消，不待形之身見之事，而後為復也。无祗悔，言不至于悔也。元始也，謂復于意未動之始，故元吉也。張南軒曰：復，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

焉則夫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可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聖人之心也。楊誠齋云：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楊敬仲云：意起為過，不繼為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不遠復者，意起不已，繼繼益滋，後雖能復，非不遠復矣。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人心善端，端緒本自相續，念慮開離，或小有過差，而其款然不自安之意，已萌于中，即復卦之下一畫也。若能不遠而復，人欲盡天理，還而身以之而修矣。羅近溪曰：以修身也，明不遠復是個反身而求，鞭撻著在肉上方復得來。

此爻 君子葆德微以慎獨。六二休復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復以初之一陽來復言之也。故自二以上五復字皆指初六二得位處中能近初九而身下之資其善以自益，不待困心衡慮而善可復為休復之象。休字最好靜也。順也。後而得毛下也。一休即復當下休即當下復復之休美者也。卦惟初九一爻為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為陽，小人變而為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而為陽之九二矣。何吉如之。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初剛復于下二能親而下之，從之而復，是以吉。楊誠齋曰：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于仁，人則六二无求仁之益。故微言于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此爻 君子以友輔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以不中處動出入于理欲之界操持不定復而不固以致屢失屢復屢失故危非頻復之危也過在失而不在復危而无咎者惟能復故于義无咎也聖人危其頻失曰厲以警之則其頻復曰无咎以勸之雖頻而猶知有復不至如迷復之凶此亦操心之危而能然也可謂善補過者矣政不諱其頻復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雖可危然復善則能補過故于義无咎

此爻 君子以戒日月至者

六四中行獨復

四處五陰之中故曰中行又以陰居陰得正雖在陰黨而獨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復

晉

應乎初以復為事故曰獨復可謂喪朋得其主者也謂之獨者惺然獨覺獨往不從外得不徇眾見難之之辭也復六四即剝六三故皆以離類從陽取義此中行不同他爻中行言在羣陰中行而獨能從善以應於初也施易修曰不言吉者正在獨字見得處羣陰之中獨與初應決非羣陰之所喜耳實是大冬嚴雪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故象曰從道可與不遠復同功其悅周孔之陳良乎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居中得正者道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從初之陽道故曰從道

此爻 君子以喪朋有慶

六五敦復无悔

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中則立心行已自无偏陂順則應事接物動皆循理故其為復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為夫處中而下順于一陽惟其保存之固不以攻取移不以始終易致固于復而無得失之累占者如之无悔之道也始終無間曰敦言善行之固也其反身之湯武乎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之下仁五之從道皆因初而復非自成也六五有中德中以成其心則存于內者無一念之不中矣中以成其身則發于外者無一事之不中矣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成考成也

此爻 君子以誠者自成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復

豫

坤為迷迷復者昏迷于利欲而不能振拔以復于善也以陰柔居復之終去初最遠位高而無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中而無改過之勇陰樹抗執不以從陽為復而以怙終為復凶于一肆則天與人書之畢集凶于兩困則師敗君凶而不振十年者三教成于十終无能復之時也不克征者不能雪其恥也復卦何以言行師以其敵陽也陽初復陰極盛正龍戰于野之時故也劉念臺曰迷未嘗不復也而不勝其迷以致災眚備至何凶如之此所謂遠復者乎夫近復固可喜而遠復尤大可喜及其成功一也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陽宰物而不宰于物君道也君心一迷則反其常道矣爻辭不專指君道而象傳獨言反君道者人君迷復其反道為尤

大也

此爻 君子以警怙終而尚改過

三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自遯變九來居初則內實矣又為震主則動實矣以陽剛之正易去初柔之不正為去妄存誠之義故曰无妄妄乃意必固我之總名凡乍起乍滅而非真實者皆妄也无妄則誠動以天為无妄謂乾之剛以動也忘私任真本天自然而无一毫期望之心故曰實理自然一有期望之心則非實理自然而為有妄矣无妄所以元亨利在貞而已若匪正則有眚正妄動為累也蓋匪正而欲有所往則是為人欲所使亂想流佚動而失直往必不免于過尤何利之有不利攸往謂立身易實義

卷之二 无妄

彖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震剛得乾剛初爻自外而來居下卦之內為震之主故曰為主于內主字最有力誠能作主于內矣自然无妄矣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初剛自乾來而主于內所主之剛不因動而移故曰健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動無不通全體天命之通故元亨動無不正全體天命之正故利貞此聖人絕乎自然之心乃維天賦于本然之正命也命即誠即无妄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夫人之心一天之命本是无妄故動以天則无所往而不亨若以匪正往即違天命本然之正寸步悉妄矣又何所之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遍行于天下而無一物之不與陽氣四達物物之天因雷而功震動發生物物皆以天動而各正其性命故曰物与无妄今人一聞雷聲不覺此心震動邪念盡消蓋人之本性元是元安自來于習而始有妄今一聞雷而各正无私是物物而與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盡其性聖人代天理物惟以我之一誠无妄者對時育物使皆不失其實理之自然贊化育參天地是亦聖人之雷行使各正性命而還其无妄如天與之无妄矣對時猶言順時

身易實義

卷之二 无妄

彖

初九无妄往吉

初正陽剛為主于內者最初一念動以天不雜以人不牽于係應之私自得夫所往之正故吉蓋率性而往動與天合初之往即是无妄非以无妄往也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象言不利攸往匪正之往也此言往吉无妄之往也以无妄而往則純是真誠動物人感而化故得志

此爻 君子以寂不動而感遂通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六二中正應五本是利往然无妄卦中獨不取應慮其有所繫著也不耕不菑謂其无所為於前也不獲不畲謂其无所冀于後也夫時至事起邀之而未必得僅之而未必失即如



農夫治田。當耕而耕。既已盡其人事矣。而始終無較計之心。占者能如六二之無所為而為。無在而非一真无妄然。後可同于初之往。而利有攸往耳。纂言云。有攸往者。往應五也。將求陽剛之實。以益已也。而求之之心。則私矣。必也先自絕其有求之心。後自獲其有益之實。言能如此。則所往乃為无妄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富謂陽實。未富言非計其富而為之也。楊慈湖曰。未富者。中虛無實之謂。因不耕穫而發此義。孔子無意必固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虛也。

此爻 君子以正諒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六三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身易實義

卷之二 无妄

爻

楊誠齋曰。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如行人牽牛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貨。也不疑償金。偶與邑金者同舍也。无妄而災。六三可以無愧矣。六三處不得正。故其占無故而得災。君子亦順受之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徐敬可曰。可欲之境。無非妄。妄見其有。或繫之牛也。遷逝不停得者。不知為誰。行人之得也。勢橫橫生。膠滯不釋。邑人之災也。夫子象意。就妄妄談。語以醒之也。

此爻 君子以直木先伐。全盛受疑。

九四 可貞。无咎。

九四陽剛乾體。有能守之資。下無應與。無可為之勢。故得此

占者可固守其剛貞。而勿動。則无咎。四位不正。但宜恬退。以俟。而不可有為。故戒之以貞。

象曰。可貞。无咎。固守之也。

天命无妄。我之固有。可貞。謂固守其陽剛之道。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无妄。以剛實無應言。

此爻 君子以守我當然。斯合天自然。

九五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正所稱。剛中而應者。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于下。君臣相合。上下交修。寧有疾乎。設或有疾。而中外之變。起于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五惟一順其天命之正。而以無心應之。如太虛雲影。自去自來。靜以鎮之。久則自定。豈足病哉。凡病者必愁慘而不樂。如將瘳也。神必自喜。故云。勿藥有喜。易以陰陽

身易實義

卷之二 无妄

爻

相遇之正。為喜。五以剛健中正。而應柔順中正。固无得疾之理。又意不過謂如五而有疾。乃无妄之疾耳。疾非自取也。若藥之。則無事生事。乃是淪其无妄。而遷于妄矣。易以乘剛為疾。如文王姜里。周公流言。皆疾也。但處之得當。則不藥自愈。耳。纂言云。疾者以外物之應。能為內心之病也。然常人之應物。外物一接。而已心從之。此有妄之疾也。聖人應物。其心湛然如明鏡。止水。物來則照。動而無動。靜應而未嘗應。此无妄之疾也。徐敬可曰。乾體之中。無大過也。過斯覺。覺斯已。懲艾過當。藥反為疾。一片雪花。輕著水。其不復省。清淳得斯旨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陳東涯曰。藥以治疾。无致疾之由。而藥之是為試藥。不可也。



楊誠齋曰。秦人以未富強為疾。補之以商鞅之鳥。陳晉人以未清虛為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棄可漫試乎哉。

此爻。君子以慎疾養心。

上九无妄行。有肯无攸利。

上居乾體。純乎天矣。宜无妄也。然居震動乾健之極。過中不正。又與六三震足為應。不當行而行。故戒之曰无妄行。夫无妄之德。動而健。未嘗禁其行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如初在動始。故往吉。上處窮極。已無可往。所當靜守。乃不可行而行。即匪正有肯矣。如唐太宗高麗之師。唐明皇雲南之師。皆不能持終者也。故曰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乾之窮。窮極而不可行。謂其處時之極。非謂其无妄之

身易實義

卷之二十一

本

極也。行而曰窮。即欲往何之之意。胡雲峰曰。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肯。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肯。時當靜而靜也。

此爻。君子以貞遇慎終。

三三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艮陽在上。以其止。止乾。故曰奇。巽柔而入。陽喜其入。而止。故曰小。艮剛而止。陽畏其剛。而止。故曰大夫。乾天德也。奚取于畜。蓋懼其過銳。過剛。故畜焉。以載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也。上九一爻。當之乾。在大畜為賢才。乾體銳進。不歷艱貞。其謙不渎。不受誦排。其氣不定。古之命士。四十始仕。利貞也。

占得此卦。利于進畜。以正。使德業皆醇。不流于異端。曲學。由是推其所畜。以見於用。則以不食于家為吉。而利於施為。於時以濟天下之艱難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內乾剛存諸中者。德性堅強。而私欲不挽。外艮。則見諸外者。幾變為實。而光輝宜著。所以成進畜之大。大畜所重在艮上。一爻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朝日為暉。日中為光。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上九躬剛德於上。而獨嘉尚於下之。三陽同德。故也。夫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健而不知止。斯過矣。發揚者。成其太猛。精進者。戒其太銳。止健之所以大正也。兩陽不能

身易實義

卷之二十一

至

以相畜。故畜陽者。必陰。然陰則柔弱。而不能畜。故止畜者。必陽。是能止健者。乃一剛之上。九為之。而非二柔之小者為之也。本義以卦變言。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故曰剛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下之。故曰尚賢。以卦德言。能明法禁姦。故曰止健。三者皆不可不正。故曰大正。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以卦體言之。所養者。乃下三陽之賢。而有進畜者。學至君求宜食祿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六五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乾本知險。又有健力。加以止健之養。故能乘時出而濟險。天者時也。其設施措置。合乎時宜。是行與天合。而濟險不難矣。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雖包地然山之空曠處皆天其四畔迴合磅礴蔽虧若將  
蘊天其中而有之者此容畜至大之象人心方寸之虛而五  
車九庫千言萬行靡不誌記猶天之大而無不該也夫所畜  
之大必自聞見而來君子述稽遠計因言以觀其心考跡以  
觀其用于是以心體之以身驗之則先覺之德皆我之德而  
所畜者大矣以畜其德豈博洽之謂哉

初九有厲利已

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剛躁上進  
六四雖相應然在大畜則相應反爲相畜而不可有爲故其  
占爲犯之而進則有危厲知幾而止則无不利也此戒辭已  
止也欲其受上之畜養德千晦以俟時也楊誠齋曰舜禹以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畜

奎

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待堅以舉國之諫而  
不回伐晉之役不受止而犯災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高忠憲曰乾之止止於天理也越理則犯災知其有厲而已  
之則利也

此爻 君子以靜敏待時

九二輿說輹

二爲六五所畜而所處得中爲能明義理識時勢故其受六  
五之畜則能自止而不行有駕車而說其輹之象小畜之說  
輹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所說者微暫止而可  
旋起者也誠齋謂太宗欲幸東都且觀微之諫而止輿說輹  
之義也訂詁云脫輹不獨以仕進言舉一切勝心英氣愈盛

見解而悉脫之之謂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二剛而得中有知幾之哲而自說其輹故无尤謂中之順之  
也與小畜反曰輿說輹呂涇野曰其中在行自馬翰如爲速  
其中在止輿說其輹不爲遲

此爻 君子以中復善止

九二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而不受畜止

極則嚴者寬而不復畜三與上又皆陽爻彼此同德故上不  
畜三三逐上而進如良馬之速也然過剛銳進則又不可以  
不戒故其占利艱貞不特壯用銳而致其慎重之意又必日  
閑輿衛益修其可用之實則舉無敗謀動有成績乃利有攸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畜

奎

往矣蓋二陰在辭未可輕進故必日閑輿衛若此此君子之  
行中有止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艮體則止九三有陽德則合九三者故不相畜而與上九  
合志同進良馬且逐于天衢矣

此爻 君子以用之則行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  
制禮郊天用童牛先三月施橫木于角以止其觸所謂輹衡  
也橫在首曰牯制暴于疎也良爲少男故稱童門爲良初畜  
亦童象人之惡止於初則易六四居大臣止健之任及初九  
陽勞尚微而禁止之使不得逞其剛暴如是則我不勞而彼

無傷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之吉也。蒙引云四五所以能止初二之陽者以艮體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惡止於微小則不勞而易化故元吉而有喜也。

此爻 君子以禁於未發之謂豫。

六五損柔之吉。

初陽未進而止之猶易二陽已進而止之則難。誠操之有要則可。堤防於未然亦可制之於已發。夫物之性躁慾而最難制者莫如牡豕。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而不能害物矣。此正象所云能止健也。六五柔中有善制之逆居尊有可制之勢。知夫人之難制者惟忿與慾。誠能察其機執其要而塞絕其本源如授以世業教以廉恥之類皆所謂積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畜

畜

豕之乎也。雖然止天下之邪惡易止自性之邪惡難。堯之人心惟危湯之以禮制心是其義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主操得其道則刑不煩而俗易化。天下之慶也。喜止於一身慶及於天下。

此爻 君子使民自易其惡自至於中。

上九何天之衢亨。

小畜畜之小故至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畜極而散。此但就畜道說不復粘著止惡矣。上雖艮體至畜之終則畜極而通向之功淡力久而不得通者茲一旦豁達無阻仍出於不意者然曰何其通達无礙如天之衢也。占者如是亦可以大有為于時矣。故亨胡雲峰曰此不徒為仕者占學者用力之久

一旦豁然貫通亦此意。徐伯魯曰上九居卦之上為畜之極化綏暴為善良而治化誕敷蕩無阻礙不止如四五之畜而已何其如天之衢也。占者得之則世運隆而道可行矣。此說似更直捷。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謂行此所畜以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學至此成而道大行矣。

此爻 君子以畜盛而亨。

三三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上下二陽中含四陰外實內虛口之體也。上止下動口之用也。頤貞吉謂止乎虛而不動乎欲也。觀頤者艮止乎上其道

身易實義。

卷之二 頤

畜

光明卦全體似離目故為觀。頤動象口腹止象神明靜以制動止以忍食觀頤之義也。頤中有物曰口實口實而曰自求則人人有自養者舍己求人可乎。觀頤是觀其養德者之所存所發自求口實又觀其養身者之或達或窮皆出于正則吉也。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得其正則吉如養生養形養人養德皆為順養之道。此頤天理循物則而不從乎人欲之危也。觀其所養指上九言上止則無資於食欲以養人為正。觀其自養指初九言下動則所欲在食欲以自養為正。自養之所以凶以震性動皆繫于欲雖陽亦凶養人所以吉以艮性靜則得其正雖陰亦吉。此

卦由之所以言利貞也。徐敬可曰：所惡夫動者，為其味理而失正。耕鑿飲食，豈動乎？慙動而廢求，執止以喪貴明之屬也。故必自求口實，而後觀頤之用大觀其自養而後一止之量全。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陽象賢，智陰象愚，二陽分居上下而為卦主，有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象。天地之養萬物也，必調兩陽，節寒暑而後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養萬民也，不必一一皆出於已，惟養賢以及之而後萬民各得其所。此皆應平時而動，非其時則止。所以養正也。唐延菴曰：養人者必于養賢，自養者求養于賢乃象之所謂貞。二三資初四五資上，此爻之所謂經，皆不失其正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頤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物皆震動發生，由茲而養頤之象也。言語即雷之聲，飲食即雷之動，慎之節之，不縱其欲，即山之止。夫頤動而出者，言語也；一出不可復入者也。禍從口出，故宜慎。頤動而入者，飲食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患從口入，故宜節。二者皆養德之要，而其道尚止，所以制雷火也。楊誠齋曰：言鳴其身，亦禍其身，故欲慎其出，食賊其體，亦賊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諱，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不羨，梁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靈龜謂心喻已之明德也。初九陽剛在下，可自養而不必求養於人，若靈龜然，今乃舍已。

陽明靜靈之資，上應六四之陰，陽既得陰，則見可欲而動，遂喪其生，平之所守是失，其靜靈之貴矣。雖四為正應，然不能自守，以陽而從陰，迷欲而喪節，故戒之以凶。蓋養道宜靜不宜動，如此朵頤，謂初九觀四而朵頤也，非謂四朵頤也。舍爾觀我者，四語初之辭。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所貴乎剛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物也。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今舍却本有靈明而願人膏粱，則人賤之矣。夫良貴乃人人本有，竟以朵頤失之，惜哉。

此爻君子以從其大體，不從其小體。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頤者，頤而向下求養於初也。夫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後

身易實義 卷之二 頤

求求斯可得，乃二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於初，剛是上反求

下如天王求車求金之類，故為頤頤而拂以上養下之常。若求養于上九之貴，既非正應，必不我與，而欲仰面藉瀾奚益焉？故征凶。夫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初上皆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故凶。四二震體好動，不能安於清虛，既求乎下復求乎上，聚物愈多，為害彌甚，所謂嬰兒之病，病于飽貴人之病，病于寵與上九艮山丘象。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求於初，則為頤頤拂經，求於上，則為丘頤征凶。初上皆非其應，故曰失類。

此爻君子以戒非分之求。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願於上三獨違之而隨下體之動是其所以為願者必至徇利害義縱欲傷生而拂其所養之正道故凶一說雖其所養亦人生日用之常未嘗不正然既拂於願雖正亦凶十年五坤數也勿用即不得其養也三雖與上應然上以理止三以欲動判不相入夫上之所養者賢也安能養不賢之人六三陰柔不中正乃不賢竊祿者以斯求養終為上棄故曰无攸利其任文八司馬之徒與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者養正之道拂經故悖道

此爻君子以戒悖道之欲

六四顯願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為大臣以己柔正應初之剛正乃陰柔不能養人反資初

身易實義

卷之一

九之養以施於下則雖素其上下之常而養之所及者廣矣

夫四顯願與六二同而四則无咎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

也且有虎象自養於內者莫如求養於外者莫如虎徐伯魯曰用賢之道當信任不貳始終一心如虎之下視專一而不他求食繼繼不已然後賢者得盡其才而可無負於養人之責矣象引云虎視眈眈任之不貳也其欲逐逐久而弗替也胡雲峰曰養人者若不足則其養人不窮何咎之有高忠憲曰眈眈下視逐逐無厭則周悉人情繼續不絕上施之道如是乃光也徐敬可曰四初入止體未能安乎止勉勉用力內視其心如虎捕獸專注不後當夫人心之游乎欲也惑然不知其所在及乎內省既切乃始見所謂欲者逐逐然相屬于吾心字素未定固非純然而用力已動命有事變之時

夫何咎也此就心體上說與前解異

象曰顯願之吉上施光也

顯願而吉者惟能任賢則賢人之養即吾之養而四之所施者光大矣故曰上施光徐敬可曰良體以上而成斯能覺之光自上而出

此爻君子以勤于求賢而逸于養民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六五君位以養天下為任然陰柔則無才不正則寡德故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之不當位者以養之此非正應之經常故曰拂經須知已既不足而資賢以濟是亦正理故象曰順以從上若自用以涉險則不利矣占者得之必安常固守靜正則吉

身易實義

卷之一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居貞而吉蓋柔順以從上而不挾勢位以自高者所謂貞也故吉

此爻君子以用靜吉用作用凶

上九由顯厲吉利涉大川

上九當師帥之任能養初之賢以及萬民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為由顯然位高任重而盡操人君養賢及民之權危道也必居心惕厲乃勝養人之任而吉又須由其才力以總為養濟天下之艱危故利涉大川所謂以止善天下之動者也程子以伊周當之顯氏曰吉則常養者無不養也利謂難養者亦有養也

象曰由顯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就畏如是。故其道大行而物無不被。其澤天下皆得其養。是天下之福慶也。李陸山曰。願六之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止其所當止。故也。

此爻 君子以才欲大而心欲小

三三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謂事之大過於常。非古今所經見。正義。所當然而人見為大過也。四剛居中而過重。兩柔分居本末而過弱。不勝任載。故有棟橈象。此不可為之時。而曰利有攸往。亨。蓋非天下大不可為之事。無以施大過人之才。惟天下大過人之才。始克當非常之任。利有攸往。言往以濟難持危。乃亨也。四陽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過

雖過而二五得中。內異外說。為能因時制宜。過而不過。故有所往則道可行。功可就而得亨也。蘇東坡曰。所貴乎易者。貴乎陽之能。即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蔑之也。人知陰過乎陽之禍。豈知陽過乎陰之不為福耶。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大者陽也。過者不得其中和也。大不可過小。猶小不可過大也。今剛且居中而過之。在行事為勢處其極。有不可以尋常拘者。故以大過名焉。欲人識其重而反於平也。

棟橈本末弱也

上柔則所寄輕。下柔則所附弱。安能勝大過之任哉。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處兩體之中。三四處一卦之中。皆可因過以求其中。以

中而救其過。以此拯弱與衰。不失其中也。又下巽上說。以柔濟其過盛之剛。時雖大過而處之不過。故利往而亨。觀陽爻居陽者皆不利。陽爻居陰者皆利。可知矣。徐伯魯曰。剛過而中者。強幾過人而出之以時也。巽而說行者。思慮精研而行之以和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謂人當大過之時也。棟橈則非常之禍患。在此時利往則非常之功業。亦在此時。時一失則不可挽救。故時之所係甚大。聖人贊此句。又是可與權者之事。如禪受放伐。皆是大過道理。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在下。乃高漲而至沒木。是大過之象。君子體之以立大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大過

過人之行。用之則獨立不懼。見危授命。挺然於風波頽靡之中。此字之過乎人也。舍之則遯世无悶。見幾而作。超然于名譽是非之外。此量之過乎人也。惟有定見定力者能之。所以為大過人之行。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陰柔正。能慎者柔而潔。齊以承眾剛。不但藉之以茅。又用之以白。以此過慎之道。承藉過重之四陽。若恐其墜於地者。慎之至也。本雖弱而有弱之用矣。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言陰柔又居巽下。釋藉茅之義。

此爻 君子以敬慎而勝重任。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與初老少相得原非正應故曰過以相與

此爻 君子以高明柔克

九三棟橈凶

三居下卦之上。有事權之重。棟象也。然三於巽爲究。象以剛居剛。是違中節而拂衆心者也。首遠初柔。初旣不爲藉。又強悍不受人之益。故補救無所施。上雖應而不應矣。又安能輔。

身易實義

以奏功而適足以僨事所以不能勝重而有棟樑之凶之夫過剛必以柔爲克而柔人以自輔今三皆背之非惟無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重剛不中遇剛自兵不能諱柔受益故曰不可輔。

此爻 羣以飛太剛則折

九四棟降吉竹它各

九四陽奇居大臣位。棟象也。以剛居柔。剛柔相濟。寬猛得宜。行之。以說衆。皆翕然戴之。能勝其重。如棟之卓立。不撓。又下垂二陽。則實下實。則可載。是以隆而吉也。既剛柔得宜。則信己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致敗。若人與初六之柔。爲應。則過於柔靡。必致廢事。是有他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僥乎下也

下謂初也。謂不撓乎初。四剛柔相濟是能勝重任而不撓。

此爻君子以戒太柔則廢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二近初而生生在本爲梯五近上而生生在末爲華既枯之  
楊無掄有華速其光也君任事而不能濟事亦此象矣上六  
過極之陰老婦也九五居下士大夫也君位而謝之士夫无  
咎无譽不能君矣君任匪人而无益於事亦此象矣以比過  
極之陰故也蓋陽過之極而得老婦剛陽頓衰无復生道矣  
占者如是縱無債事之咎亦無成事之譽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无咎无譽辭同括囊聖人懼人托以自解也故直指以可醜

此又人主以戒委任失人

身易實義

上六遇沙滅頂凶无咎

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之地是不能成事而死者事如人涉水至  
渙而沒其頂也雖其意蓋亦感棟桡而思救之乎然勢不可  
救而徒犯其害以事言則凶以理言則无咎可以勸思義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其心力則盡矣故不可咎也

此爻 君子以殺身成仁

**三** 占坎字重坎卽林字坎字從土與欠是土之象  
 三水洩處故陰陷又金水內景人物照影在內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頤外實中虛有離大過陽中陰外有坎即坎離之卦既終而  
真坎離遂繼之矣水由地中行爲坎兩坎相重陷之深而險  
之重人歷得坎險盡方得生於憂患故坎加一習字夫單言



坎人猶得而趨避曰習坎則進退無可避賢愚無得免者矣然身雖處險而心不為險所惕故以二五之剛中象水之內實以水之內實象人之有孚蓋人惟中無定主則得喪能搖禍福能奪心之所以不亨也若真見得事理實然始終安於義命而無倖苟免之心何亨如之如是而往必能靜觀時勢動察事機而行則有功矣蓋坎以能出為功故必動而後險可出若止而不行則終於坎陷何功之有行有尚謂行則能出險有功而可嘉尚也唯人不教人出坎惟教人習坎有孚心亨正是習坎道理訂話云人處安樂則心渙散處憂患則心沉凝八卦惟坎為憂患之卦兩坎相遇處之尤難惟不以逆境為苦我而借之以維繫其心則雖處坎險自有亨通之道何虞險之不可出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坎

吉

象曰習坎重險也

楊慈湖曰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於坎曰習則重險猶初險也百千萬險猶一險也故曰維心亨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坎流水也坎卦陽動故流然足乎此即通乎彼未嘗盈溢蓋盈科則進者水之性常然而不改移者也故曰不失其信不失其不盈之性亦以見有孚之義也須知水流而不盈就是行險而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實心在內凝然定靜而不為利害變故所動搖故章玩一以字見得剛中乃能心亨剛即有孚劉念臺曰身世本無險人

心自為險耳信人之易德也以易御險鮮不濟君子以是得守心之為焉

行有尚往有功也

惟以此剛中而往自有可通之道若非往則常在險中矣往有功動則出坎也高中意曰刀鎗勇鏖在前貞心不易處之泰然非獨危而即安為往有功即殺身成仁亦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不可升無形之險也地有山川丘陵有形之險也王公法天險之無形設為紀綱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設為城廓溝池之固以是而守其國正以險御險也然則處險之時其用至大如此誰謂險非醒心之藉哉故曰險之時用大

身易實義

卷之二十 坎

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初六乃水之方至者六四乃水之洊至者司馬君實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以成大賢故君子常其德行學而不厭所以自治也習其教事誨人不倦所以治人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宮凶

六以陰柔居重險下是才弱不能自拔而自納于陷穿者坎中小穴旁入者曰宮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蓋其才不足以濟險惟益入于坎宮而已言陷溺之深而不能出也占者得此故凶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以行而出險以入而陷陽剛為處險之道而初失之是失



道也。

此爻 君子惡居下流。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雖出一陰之上。猶在一陰之下。故曰坎有險言未能自出也。九二剛中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故雖未能出險而所求可以小得不至于困窮之甚若初之陷於淺險也張橫渠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小得然居險中故未出也楊誠齋曰九二其美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可小濟以未出二陰之中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坎

以剛中不至陷入淺險然止小得者亦只是險中所得而已以未能出坎中也苟能達乎維心之亨則無險矣。

此爻 君子以無入而不自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宮勿用。

來之坎坎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進退皆險也六三體柔位剛欲圖出險不勝往來之勞然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險且枕者謂前同遇險而後又枕險出則無之處則不安亦終入于坎宮而已故戒占者勿用言三所處之道不可用也以陰柔不中正雖平易之地且不可況處險難哉。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言其勞而无功。

此爻 君子慎以避禍。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

四處重險之時當大臣位與情故不必拘拘於禮際之間納約信也言語要結曰約言君然不由戶而由牖以非正皆委曲因君心所明以通其處而告之則君易信從以張確呂涇野曰六四剛柔迭用以通其暗非有志於濟險者從小象。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徐伯魯曰五剛四柔相為交。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坎

交是以不事多儀而可合也。

此爻 君子以樸誠寤主。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剛明居尊有可濟之機有一陰焉此雖未至於盈而出險矣故无咎徐伯魯曰九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德與則將至於平矣故又為祗既足也言適於平而已即象也平以將來必會平二五雖離忠曰味一平字令人當下悟象。

柔相濟其相得倍於恒。

貳至簡也。用缶質朴也。簋之物以誠信約結於比近相得如凡所獻養能濟險程傳謂就其明左師觸龍之事當之最適竭誠以發其志固明乎樽酒簋二奚句乎日。

勤於下接而四易於上。

身

險為平不難也而上者已至於平而將盈是將坎中坎不盈之象也然可為而又乘將濟之時朱子曰祗適也猶言適流而不盈也不盈未是陽會動陷他不得萬以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未大釋不盈因在坎中雖中德而未能出險時有未至故未能大也

此爻君子以中德可以平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以陰柔居險極才與時悖故其陷當如此而終不得出也上已在卦上故不取坎之陷而取坎之刑獄刑獄亦所以陷人也微纆皆拘繫罪人者上居卦終理宜出險乃以柔暗而乘五剛其罹于罪戾而當之叢棘雖三歲之久猶不得解脫占者得此凶可知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以柔居險極失剛中齊心之道凶三歲者終凶之辭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夫

此爻君子以檢身若不及

三三三 三古火字重離印炎字離也一陰麗于二陽為火為明故日光外照人物無影在外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卦一陰麗上下兩陽故為離以火必麗物而後能明也在人則為所親附之人所職之事凡以附麗為事者每易失於不正而流為不順必其所事所友皆得其人則因不失親所行皆正而得亨矣然微德非所以處人英氣甚足以害事故古者必知畜牝牛然養其柔順之德以消其炎上之燥性然後情意交孚有益于我而得吉劉念臺曰以陰麗陽明也不言重離明不可過也唯正則亨善用其明也畜牝牛順之至也虛中以順乎陽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泛舉物與人之所麗以見離為麗之義也日月麗乎天物之成象者有所麗而明也百穀草木麗乎土物之成形者有所麗而生也重明以麗乎正上有重明之君下有麗正之臣故能照臨天下以正繼正而久道化成也此以三才之理明離之義

未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然五以中而該正則五亦正矣明而中正即貞也故亨畜牝牛吉惟其中正而能養柔順之德化剛燥之性則有順承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只是一箇明上下兩作重離之象也大人法之以存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夫

養省察緝熙光明自一身以達於庶政自初嗣服以至于耆耄皆純乎天理之正而无人欲之私則其施為制作莫非明德之著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繼明只是緝熙意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陽性上進行象故曰履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若火之始然日之方旦雖在下无位而當動之始不安於下急欲上麗踐履之間未免顛錯則咎且隨之矣占者誠能敬以處之謹畏以晦其明審時適機心有主宰自然酬應不亂又何咎焉敬之非令其無進也但欲其慎重耳變偶為良明而能止敬其明於不用故有敬之之象呂涇野曰敬之如何如擇上而仕見賢而友量時而動順理而言皆是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居明而剛履錯而處之以敬所以避咎也

此爻 君子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 六二黃離元吉

二居大臣之位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得坤五之元吉正象所稱柔麗乎中正者是其本諸中而形諸外者皆合乎義理之當然而無太過不及之差矣二本坤之中爻黃者地之中色又獨言中者中重于正也坤六五稱黃裳此云黃離者謂附麗于中道也占者得此則上以格君者皆剛柔之濟下以成俗者得寬猛之宜大善之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五皆中而二獨中道者君明臣良無節義事功可見是純臣之正道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高忠憲曰人心真明乃黃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全

離也故曰得中道加意焉非黃離矣

此爻 君子以清明在躬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故有日昃之離之象夫耋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達者樂天順理鼓缶而歌以樂消日如養之年任桑榆賴絲竹陶寫樂其常也昧者不能樂天大耋之嗟以憂度日如趙孟云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懼其盡也夫非歌則嗟碌碌一生主幸安在占者恒此當知其為理勢之常而無所容心然後有以自得耳火聲無常若笑若泣變震為聲互兌為口歌與嗟象耋至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楊慈湖曰血氣形體有聚散性無聚散愚者執血氣為已故壯則喜老則憂明者知性之為已性本無虧

不自立已私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呂涇野曰不能貧而樂者則必死而憂也郭四山曰歌與嗟皆為生死動者不自達夫我之不以生不以死死故聖人于言外有無窮之慨李雪園曰鼓缶而歌如楊惲歌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大耋之嗟如景公牛山之歎不與則二字呼應最盡暮年憂喜失常情態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人心真明乃黃離也元辰也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若日昃之離寧可久乎胡敬齋曰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氣血同衰也

此爻 君子以不學便老而衰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全

九四當外離之始一離乍終一離忽再以其發得太驟故有突如其來如之象焚如者其猛烈如火之焚死如者互變二三四為坎火入水則滅而死也本爻變艮火滅成灰而棄于艮山之下也九四當繼明之初有繼承之義自當異順以承乃庸重炎之勢處進君之位剛而不正虐欲暴作矣如其焚直欲陵虐乎君然焚如之氣饒無幾何而死如棄如且立至矣謂其無所容于世而入于死道者也楚公子圍晉知伯似之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天下所不容

此爻 君子以戒愆恃氣欲終必致敗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六五陰柔居中而位不正是立心未嘗不善而處事未合于

宜況下有突如之難上有未正之醜實當危懼之勢占者得此必能憂懼以自責而無一念之或輕無一事之敢忽如成王所謂閔予小子邁茲凶憫者然後思危慮淺可以恒保祿位而得吉矣蓋繼世以有天下者常病于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出於茫然憂勤之至其亦可以繼二之明照以化成天下矣

象曰六五之吉雖王公也

以麗王公之位憂天下之憂故吉

此爻 人主以憂勤致治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上九剛明在上可以及遠剛則威震明則無滯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畔救民而有嘉美之功嘉即嘉乃丕續之嘉

身易實義

卷之二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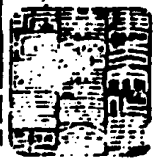
折首謂殲厥渠魁而已獲匪其醜即脅從問治也夫征討去其首惡而不濫殺以為功此非有黃離之德者不能占者如是則恩威並行勸懲兼得而剛明且及乎遠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正也寇賊亂邦則正之非黠武也

此爻 君子以神武不殺

身易實義卷二終



嘉興沈氏學

取女吉

上經首乾重元性也下經首咸重貞情也咸無心之感也澤山形比氣通上說下止交相感應故亨男女相感之為莫如其少少之情最真亦最易流故艮以男下女為正又三以陽居陽上以陰居陰斯無不正而有攸利故曰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

咸六爻皆應故曰咸不曰感而曰咸者天下之事無心以感之者寂也不能感也有心以感之者私也非所感也惟無心於感而後無所不感斯為感之正也人身四肢九竅骨節理分為千百然一處病癢千百處皆應咸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一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坤六三上而兌是柔氣上感乎剛而剛應之乾上九下而艮是剛氣下感乎柔而柔應之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此咸所以名卦也人心之說易失其正唯止而說則無徇情縱欲之私所以利貞也蓋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是以貴止而說也艮為男兌為女艮上兌而下之以男下女其合不荀得感道之貞故取女吉曰咸感曰止說曰下女三者皆正占者繫之凡事罔亨而即其取女之一事亦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復極言感道天地之感人以氣聖人之感人心以心萬物化

生乾坤之大化行也。天下和平。聖人之治化盛也。自其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咸可見矣。蔡虛齋曰。天地萬物之情。感通處。便是情也。恒久亦其情也。萃聚亦其情也。人能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己之情。而大易之道在我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蓋澤氣上蒸于山。而山受之也。其所以受。潤者。惟山體中虛故也。君子觀此象。而虛其中以受人。虛者。未有私以實之也。人之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若此心不虛。則有物先實其中。物之至者。皆拒而弗受矣。故學莫貴于虛。夫惟一無所有。而後能無所不有。虛者。心之本體。君子第不失其本虛耳。非有意于欲虛也。此正所謂山澤通氣。乃自然而通也。蒙引云。以虛受人。舉其當受者言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二

初六咸其拇。  
感就人身取象。初六以微處。初其感尚淺。意動而已。如足大指。所以履也。而未能行。故曰咸其拇。咸以靜為體。初則心感而跡未動。于靜體無傷。故不言吉凶。然千里之行。始于跬。君子慎之。夫初之感者。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百體聽乎心者。也。初與四應。志欲行而得于止。體故象曰志在外。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其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知其志在外之九四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人欲行。則腓先動。躁妄象也。二當朋處。值難守之時。又陰柔無能守之節。故事未至而心先動。物方來而意先迎。感腓之

象也。夫二與五為正應。自當守道以待。若不守道以待五之感。而如腓之躁動。則凶矣。然在中正之德。猶在靜躁之間。勢尚可止。苟能居以俟其自然之感。則變凶為吉矣。蓋六二有是病。亦有是德。占者亦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居者非寂然不動也。但不妄動耳。二本中正。值咸感之時。而應于五。恐其陰柔不能自守。故為九戒。范大性曰。六爻皆應。所以為咸。然諸爻皆舍感而取近比。故雜卦曰。咸速也。二取三則失正而凶。止而待五之感。則善。故曰居吉。

象曰咸其腓。居吉。順不害也。

艮以止感為靜。專腓順股止。不自專行。陰而能靜。順之道也。不害者。不害其感也。雖應接事物而不害。其無事無物之心。體蓋居者靜。則靜順者動。亦靜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此爻 君子以靜御動而廓然順應

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其隨足以動者也。九三剛爻。力原可以自持。而不進。乃因下二爻欲從其配。遂亦不能自守。而固執以主。下隨是。固人之感應。以為感應。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而已。無特操者也。夫陽不能自主。而志乃隨人。且堅執以自信。而不變。是徒以身役于感。而究不能感人。亦可羞矣。占者以是而往。故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下卦二陰。感物而動。故不知止。三剛而止。體乃亦如二陰之為乎。故曰亦不處。夫三不能自主。而專于隨在下之小人。執亦卑矣。故衛鞅以景監車裂。孔光以董賢招尤。

此爻 君子以自立而不隨于人。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心位以陽居陰，慮其不貞，故不言感而言貞。貞則止而虛靜，而正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無心于感而無感不通。合自然之道，所以貞吉。悔亡，夫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應也。若己感而必欲人之應，則思慮憧憧往來，不能放下，惟相從乎兩心之所思，而欲物之我從，是我之所感者，應而所不感者，遠矣。故曰：朋從爾思，言其思之所及者從之也。故目之曰：朋。朋者，私也。正與貞吉，悔亡相反。夫感之公私少異，而應之廣狹頓殊。此王霸心術之辨，占者所宜察也。胡敬齋曰：今人屏絕思慮，以為靜聖，無此法，聖賢只是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才皆不靜。楊誠齋曰：咸九四當心位，不曰心而曰思者，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惟無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子所謂普萬物而無心，順萬事而無情者，貞吉所以未感害也。反是則所感者私而狹，故曰未光大。

此爻 君子以順應而無私感。

九五咸其脢，无悔。

子夏曰：在脊為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為之所。脢不能感而曰咸其脢者，因卦名而言也。夫無思而神者，心也；無思而不神者，脢也。雖寂而不靈，雖靜而無用，雖无悔而非大道。五以陽剛居尊，宜咸感之感，乃僅咸其脢，是不意經物一无所感也。故有咸脢之象。此于感道雖未得，然亦不致招尤。

也。唐疑菴曰：天地萬物之情，莫不由感而見，苟能如四之貞，則雖萬感萬應，而實未嘗感未嘗應也。此操其本者也。慮其有悔，而一切絕其感，此乃操之無要，而持其末流也。告子之不動心，病正在此。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體甚大，民胞物與，天地皆度內也。五雖無私係，而惟知絕物，不能感物，其志如此，亦未矣。來矣，鮮曰：九五比于上六，以陰陽相說，則九五之志，惟在此，恭而巳，恭指止，亦亦通。

此爻 君子以道貴立本。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以陰柔為說主，又居感極，則其妄說偽感，無所不至，故其所以感人者，惟利口巧言之是飾而已。夫感道貴靜，況僅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五

以言感而無實乎？其公孫衍張儀之徒歟？蘇東坡曰：有以為咸者，口未必不用，而倚口以為感，咸則不可。唐疑菴曰：一身咸，應主之者，心言之者，口行之者，得其餘不遺隨之動止者，然心之有害無害，心自為之口，與足不能與力也。故初上兩爻无吉凶。

象曰：咸其輔頰，舌，口說也。

輔頰舌三者俱動，故曰：膝謂張口聘詞也。五上非應，雖復刺刺相感，但口語之末耳，無復實心也。

此爻 君子以不妄悅辭費。

三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風雷雖變動，實萬古常然。男女正位，居室之常，故皆取恒義。

恒字從立心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也蓋其所謂恒者恒于正而已故必固守其貞正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推之事業經綸運用其出不窮所謂利有攸往也利貞者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者不已之恒也蒙引云象辭以守對行言有大酒養則有大設施守之也固則其行之也力須細玩此意

象曰恒久也

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異而動剛柔皆應恒剛上謂陽初復而震柔下謂陰初姤而巽震雷動而上巽風入而下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互相交接謂之相與天地之可常者也六爻剛柔皆應情通也感應之可常者也常則無不久者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恒所謂久者非徒久也久於其可恒之正道也咸止而說即

是貞恒巽動未必貞也故云利貞貞下又起元故曰久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久無如天地然天地之道非以一定為可恒久以其變易相禪運動不已而恒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剛柔之道常而變變乃適正所以恒也故夏之忠不可以治商商之賢不可以治尉利有攸往欲其終則有始如環無端而後可恒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日月運行不已萬古此日月四時代序不停迭相嬗旋相本

萬古此四時變易者所以為不易聖人以天地之道為道與日月合其久照與四時合其久成而天下化成雖變通斷端而本體常一不失其貞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邵子曰自從識得寰中趣開氣胸中一點無見此則見天地萬物之情矣按得天程傳釋之曰順天理正業釋之曰得自然之理最有斟酌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至變易者莫如雷風究則一氣得常不易之象所以異於益之遷改也君子法焉雖窮通得失酬酢萬變震盪於吾前而不以動其心蓋其所立有卓然不可易者天地不以雷風易貞觀君子不以事變易貞心惟立而有常始能處變故可與立而後可與權君子之學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居下而柔故取象巽之入居下則位卑在初則交淺難應在九四然四震體性動而上又隔於二三非相應者而初乃執其常理而不知變恃巽入之術不量四之應否而浚以常理求應於四雖未嘗不正而昧於知幾達變非惟四不遂所求而責望太過嫌象易生故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浚也

初相應之始交淺情疎而求望於九四者太浚是以凶也誠齋謂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歟此爻 君子以知幾通變

九二悔亡

二以陽居陰氣質有偏宜有悔然二與五中德相應幸其久



中則常德在我而大本不虧故可因中以求正而底於无悔  
程子曰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未必中也故不著所以然但  
以爻明悔亡鄉四山曰中無定體惟其時中即所謂久於  
其道也夫何悔恒惡求濟變良而止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巽以中為能隨所應與无不可久故曰能久中是能積於  
中而不為時勢所移者也誠齋云釋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  
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願子乎

此爻 君子以須臾不離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陽性剛故三取巽之象以陽居陽位得其正本是其常  
德乃志從於上六風復從雷不安於恒徒知變易不能從道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故有不恒其德之象或承之羞言羞之者衆而難定其人也  
誠齋云如鄭恒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取辱之道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此爻 君子以動人知恥

九四田无禽

震為車為殺為大塗獵象應在巽為鶴故稱禽九四震主故  
奮力求恒然以陽居陰處非其正猶田獵於无禽之地雖勞  
何獲故有田无禽之象以不正之心應浚恒之初必不能相  
有也田非其地故也師卦所應剛實故有禽本卦所應陰虛  
故无禽呂涇野曰君子久於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上足  
以正君舍是而恒焉則離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  
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訂詁曰禽指初初六者九

四之所欲得也然四動而上初入而下上元下泥四欲獲初  
難矣卦變升升不來也禽不來亦无禽象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非位謂居柔久非其位如田於无禽之地  
丈夫以剛為才居柔則无才安能得禽

此爻 君子以才貴合道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應剛居中應中是恒其順從之德者也故有恒其德  
貞之象然二巽婦德也貞於從五是一於從夫故吉五震夫  
德也以義制恩者也苟惟婦是從則牝晨階厲能无凶乎如  
人君固須虛懷下士而威福不可旁貸唐之用李林甫宋之  
用王安石是夫子凶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一者從夫也從婦則委靡甚矣

此爻 人主以乾綱獨攬

上六振恒凶

上六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揆陰邪之質居難安之位志  
在要功無慎重堅確之意非所以為恒也故曰振恒恒貴能  
止能不息若振動不自持占者如之則險躁不能理性輕浮  
足以敗謀故凶如宋時祖宗本有恒久法度王安石以祖宗  
不足法乃紛更舊制是振恒也適足愆事而已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本以求功故折之如此誠齋云恒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  
之師功安在哉



此交 君子以無動遠畧

三三  
遯亨小利貞

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二陰雖少勢則內來遯以陰長陽退爲義故君子得此占者誠能審時退避則不犯難而害不能及諺云退一步行安樂法故亨非亨于天下而亨于身也一說遯非必隱遯乃藏其用於不露也其中默然幹旋有否而能通妙用故彖曰遯而亨小利貞戒小人宜守正而不可害君子唐凝菴曰小利貞小之利也君子未去而小人得以蒙其福也過此而否則爲否人矣張湛虛曰君子審時度勢以柔用剛與時偕行遯也乃所以妙行行也乃所以濟遯也其用所以爲亨所以爲時義之大若消長幾分一亦便去聖身易實義 卷之三 十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

遯而亨者窮於進而亨于退身退而道則亨也項平菴曰遯本无亨之理遯而能亨者剛當位而應柔隨時用權不與爲敵故亨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此指九五一爻而言張橫渠曰當位而應理不應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張中溪曰二陰在下長而未驟四陽在上盛而未衰尚可與時消息以行其道故曰與時行岳石帆曰遯非投淵洗耳之流聖人之行不同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訂詁云九五有中正之德六二能順承之似可不必於遯然陰進居二意欲侵陽不可拒其應我矣君子於此懷遯

心而精遯術所以謂之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陰浸而長以消陽有小人合交之勢故戒以貞正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天下事已不可爲惟遯爲善處之術故贊其大一說時義之大以陽之能遯藏其用爲大也時在天義在我處功名富貴場中宜時時有出身之路遯者正君子轉身法也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天高無窮山高有限相去懸絕遯象也君子於小人絕之太甚必應之以不肖之心近之太密又濟其朋比之惡惟言遯而行危貌和而中剛若孔子待陽貨孟子待王譚是謂不惡而嚴崔從梁曰天下有山遯望之若相連及登山巖山自山身易實義 卷之三 十一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十一

天自天何曾相及取義甚妙故君子待小人和而不同絕無壯于頄俾于色者其自待也非法不遯非禮不履其德既高其心自服其檢既密其何自消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律己之道以此遯小人即可用小人是等作何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呂新吾曰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成三黨宜熟玩此象

初六遯尾鵬勿用有攸往

人皆早夾彼獨遲疑遯而在後故危況可占所往乎一說二陰雖浸長然陽尚盛而在上陰猶微而在下剛非自遯以柔尾之而遯蓋初與二乃逼陽遯者非自遯者也初居遯下尾君子之後而遯之故稱遯尾以陰逼陽況逼四陽乎故危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各故不取遯而在後之說

象曰：遯尾之屬，不往何災也。

不早遯，故災一說，往而過陽，自取災也。此釋勿用攸往之義。

此爻：君子以晦處靜侯。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中正應五，是能守中自斂，堅固其必遯之志，不為爵祿所縻。當遯時，秉志當如是矣。一說：二陰柔居中，爻位俱陰，既用順道以應五，又用中道以順五，莫之勝說，言執雷之堅，二之從五者固也。此小人處得其尚，知有君子而附之者，故九五以為嘉而柔辭以為應也。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固志，言君子欲遯之志果決也。一說：言二方以固雷，君子為志，象所謂小利貞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此爻：君子以確乎不可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陰長凌陽之時，下比二陰，同體相得，牽於朋比，有係戀不合之象。蓋欲遯而隱忍，不能自決者也。是則氣節委靡，而虧身家貪徇而敗疾厲之道也。畜臣妾吉，言他無所用，惟用之以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耳。此外皆不可用。故象曰：不可大事也。一說：三艮性能止，惟剛正自守，畜止同體在下之。二陰取之以臣妾之正道，使默為我用，制于陽而不陵上，則吉。制之五以官人，能遯之三以臣妾，皆以能用小人為吉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止體終屬無為，大約優柔不斷，志氣終于不振，故曰疾憊獨。

以畜臣妾可爾，為能濟天下之大事哉。

此爻：君子以介而能容。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三俱陽，而所行絕不同。三下比二陰，乃為所係而不能遯。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乃能絕之以遯。由四脫艮止而純乾，故能遯也。是惟君子以道制欲，以義制情，斷之幾先，乃能如此。故吉。小人則唯于所應，牽于所私，至陷辱其身而後已。其否塞可知。張橫渠曰：有應于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剛斷，故能去。小人係戀，則不能。

此爻：君子以和而不流。

九五：嘉遯，貞吉。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六二未有害君子之心，欲固以黃牛之革，而五則見得其時，當遯，即其默然固而雷我若嘉耦之時，竟能銳然而去，故曰嘉遯。爻以五當位而應，發出時行之理，蓋遯無君象，以五當救世之賢者也。占者如五之遯而貞，則保身全節而禍可免矣。張湛虛曰：在嘉而遯，主靜而正，迹與小人伍，而心不亂乎小人之羣，養晦靜蛰，用意在不激不隨之間，要不失其志之正。凡陰不至剝陽，陽得畜陰，以此也。且以見正志之陽，非六二所能固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小人與君子若嘉耦之時，便見得當去，所以為正志。

此爻：君子以炳於幾先。

上九：肥遯，无不利。

遜者陽避陰。君子避小人。唯貴早。貴速。凡陽比陰則德遠。陰則肥。肥寬裕也。上在無事之位。剛陽有果斷之才。與陰絕。無係應。又去陰甚遠。非初所及。災非二所能執。自能進退超然。餘裕。故有肥遜之象。肥者疾之反也。又進于嘉矣。夫遜乃窮困之時。惟善處則肥耳。其遜如此。何所不利。若不知遜。東漢黨錮之禍。可不戒乎。

象曰肥遜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于二柔為遠。則无係累疑滯。而處之自能裕如。若三係於陰。四五應乎陰。皆不能无疑。惟上與二陰无應。无係。故能去之。无不利。决之无所疑。

此爻 君子以識時遠引。

三三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大壯

南

大壯利貞

三陰三陽。則小大均等。至於四陽浸長。則大壯于小矣。也。君子道長。勢能有為之時。然所行不正。則小人起而乘之。故必嚴于自治。慎于接物。凡事順理而行。則不用其壯。而壯乃大。雜卦傳曰。大壯則止。止者貞之謂。故大象曰。非禮弗履。小人相安。君子久盛。持盈保泰。皆利貞之道。君子貞其動。无咎于小人。小人順其動。且與于君子。是之謂貞。張橫渠曰。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于大壯見之。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泰陽雖長而未盛。夫陽已盛而將衰。惟四陽盛長為大者壯也。乾剛則能勝其私而志不撓。震動則能用其勇而志不懼。故為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遜而係二柔則德大壯而觸二柔則羸。故利貞。貞其健勿輕于動。正其已。勿求于人。大者正以理言。所以運壯之道也。又推出天地之情。莫非此正大之理。非特人為然也。正以言其无妄。而不私。大以狀其无外。而不偏。蓋天地之情。運於元心。而不遺乎物。不過一正大而已。丘建安曰。復卦靜中有動。生物之機。初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已發於外。生物之心。盡露。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發則暴。遲發則鬱。大壯二月驚蟄。雷乃發聲。此動之正者也。難制莫如己私。君子以乾之制。制私以震之威。威已凡非禮之事。必明察而健決之。使視聽无違。言動有法。而踐履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大壯

五

所至无一毫非理之事。此克己復禮之學也。惟剛健而動者。能之王輔嗣曰。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為美。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九陽剛乾體而處下。陽剛則銳于進。處下則不安于卑。凡事必行。無所顧慮。壯趾之象也。陽剛既盛。宜靜止以俟陰之潛消。必征焉危矣。況位下而遽爾乎征。凶有孚言其凶之信然也。如賈誼欲去絳灌。南面欲去季氏。凶必及之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居下而壯于進。則拂于理而忤于勢。其信窮矣。

此爻 君子以安下自守。

九二貞吉

二以陽居陰不正。然大壯戒於用剛。故二四皆以陽居陰。爲貞。又居柔得中。不過於壯。必能時其屈伸。而不妄動。乃可潛消。陰於無跡。故曰貞吉。以其不用壯也。謂可因中以不失其正而吉也。二不言壯者。壯而不壯。斯壯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柔而得中。有不用壯之象。夫惟以中。乃不失其正也。

此爻 君子以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九二小人用壯。君子用剛。貞厲。抵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久過於壯者也。在小人則專恃勇力。而不顧道義。無禮之勇也。在君子則蔑視世事。喜任不慮之決。而用罔矣。然小人用壯不足責。君子以用壯而蔑視天下之事。不顧陰之當去與否。而果以健決小人。將無動非藩隨。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大壯

去

動成觸藩。自取傷。雖正亦危矣。故有觸藩羸角之象。晉之先軫。陽處父是也。高中憲曰。九三何以並言君子小人。用罔之君子。無以異於用壯之小人也。貞厲同。觸藩羸角。同人品異。而情事一也。來矣。鮮曰。用壯乃小人之事。君子則不用也。苟用其壯。則不免於觸藩羸角矣。壯其可恃耶。亦通。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以用壯致敗。宜也在君子發之過剛。而失之於忽畧。是亦敗道也。總爲以剛居剛之故。

此爻 君子以德化。不以力窮。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以陽居陰。爲不正。然以剛居柔。壯而不過。夫能進必以正。不極其剛。自無失錯。以致悔矣。故貞吉悔亡。是猶藩決而

抵羊不復羸其角。輹壯而大車得以迅其行。蓋剛中有柔。既爲能進之資。而四爲動主。進遇陰虛。自能無所阻礙。從此上進。將爲夫之決乾之純矣。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以盛陽而能貞。以自處。則人心無忤。勢可有爲。以此上進。前無格者。故可尚往。

此爻 君子以順理安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羊象也。外柔內剛。故皆能抵觸。以進。六五以柔居中。則失其內。剛不能抵觸。無復有羊象矣。故爲喪羊于易。易者容易之易。言忽然失其壯也。占者如是。則雖不能集事。而亦可无用罔之悔。柔之處不當位者。當如是矣。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大壯

去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在他卦。以不當位爲悔。在大壯。以陰居中爲失其內。剛故爲喪羊之象。二四五皆以不當位爲善者。柔可濟剛也。

此爻 君子以調伏自性。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上六壯終動。極位亢而躁。質柔而暗。欲進而不能。詳審時勢。有抵羊觸藩。不退不遂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存疑云。幸其質柔。猶可轉回。若能去其輕銳之習。艱難以處之。則以有爲之志。而加之以審慎之心。終得以遂其進而吉矣。艱即詳審意。高忠憲曰。進則厲矣。艱則吉矣。一念變易。易凶而吉。反掌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進退皆无所利由不詳審以致贏也艱則吉者若能不恃其剛而艱難以處則得遂其進終當變而為大是過咎不長也

此爻 君子慮善以動

三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曰晉離明在上而下體順附坤進而上瞻離日諸侯享王之義也民功曰康其占為康侯以安民之功遇虛中下賢之主故大君之錫馬衆多又不限以相見之常期而晝日之間得三接見於君而被其親禮也坤為牝馬象偶在下蕃庶象

象曰晉進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晉

式

晉不特以晉為進而必以明為進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離乘坤乃朝日而非日中之景此卦象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是純臣從君而有致主之德此卦德也卦自觀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有虛中下賢之德而進居尊位乃崇德報功之君也此卦變也言為康侯者必際是時備是德遇是君方得是寵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白地升天愈進則愈明晉之象也人之有心人之口也晉明之機全操於己誠能悟德體之本明克去其內外之私以復其虛靈之體則無微不自明其明即極之於昭光發亦既

自完其心量而已自昭者自用其力以望之也此指六五一爻而言來矣鮮曰此德如果日當空人人皆見故曰明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昭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卦下而應不中正為蔽賢之人若相摧抑者是我雖欲進而為四所摧也占者遇此惟守正待時而已貞謂不苟且以求進也吉謂終得遂其進也蓋進遇在人而行止在我坤體寬廣始進戒躁當寬裕以處之無急於求上之信則進遇綽有餘裕而咎可无也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正者應與之正道也初獨行正道雍容端謹不苟且以求進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晉

式

故无咎若已受命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矣未受命所謂我無官守則進退綽綽有餘裕也

此爻 君子以難進易退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陰柔有可進之德而上無應于五四既又為險于中故欲進而復愁蓋上疑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故不以晉為喜而以晉為憂其能居中守正靜以俟時若此則中正之德人自信之由是而其天位食天祿可以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矣以六五陰柔居尊故稱王母凡柔德與幼冲之君皆是王母一說坤為母二坤五亦坤以二事五為母之母故曰王母若司馬君實之於宣仁似之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爻 君子以修其天爵而人爵從

六三衆允悔亡

三與明接又積順之極。爲衆陰之所信從。有率下附上。順而履明之象。蓋三之欲進與二陰同。而二陰信之。同心戮力。以康濟國家。坤爲衆。衆允之象。既衆皆允。信志同道。合無復推。恐視同孚者。異矣。故悔亡。誠齋云。二老歸周而天下從。一魄入燕而羣賢至。衆允之義也。

衆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順極而進。與明主交。所謂柔進而上行。以屬乎明。以成晉接之盛。此衆所同允。由其皆有上進之志也。

此爻 君子以得時則駕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辛

九四不中不正。是貪復而畏人。見奪者也。以康侯言。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言。如桓溫之僭晉。是也。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阻抑之下。據三柔之上。則難見而見上近。離明之五。又難坎而隱。晝伏夜見。食而畏人。既竊高位。又畏離明。故有鼫鼠。日下惟恐人見之象。占者如是。其位雖得於上之所與。亦終致危敗而失之矣。貞厲者。言貞固守此雖正亦危。開有咬之道也。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四以不中正而據高位。適足以濟其貪耳。于下順有阻于上。明有掣如鼠。晝出不當位之象。

此爻 君子以警患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所處失當。宜有悔也。然以柔居尊位。猶朝日也。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以柔明而下。皆順從。故雖位不當而悔亡。占者于此若能失得勿恤。如顯比之失前禽。處已任賢。豁達大度。去其一切計功責效之心。而盡其所當爲。斯往吉无不利矣。蓋明君不患其不能明。患其過明。而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之如此。來矣。鮮曰。六五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麗之。是以事皆悔亡。而心則不累于得失。持此以往。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言明主襟度如是。則事當而效必隨。心公而化自易。自可成功而有慶。

此爻 君子以器識廣大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辛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九以剛明之資。進至於上。剛極明窮。爲晉其角之象。上離體象牛。剛上象角。角者喜進而好觸者也。然晉諸父皆柔。莫與觸所觸獨四耳。四與上同體。如私邑。然夫橫格上下之交者。四也。動兵邦內。太剛則折。故厲。君正臣邪。伐而勝之。故吉。然以極剛治私邑。徒爲小勝之舉。伐雖有各而感不及。遠其事雖正。亦可羞吝矣。易凡言伐邑。皆言攻治己邑。上六居離之終。乃日昃之離。故不足以照天下。維用伐邑。言治己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矣。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晉角者。日少斜而向西也。日中則大明。過中則將盡。故于晉之道爲未光。

此爻 君子以戒太剛取危

明夷利艱貞

明夷反晉日入地下掩蔽其明明之傷也故曰明夷然明隱在也未肯息也他卦皆曰利貞此曰利艱貞蓋時當明夷雖欲守正有不能直遂者占者得之須艱難委曲以行其正則得處亂之道有保身之術斯為利耳艱以處之正所以使明之不至息也此所為貞所為利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文明離德也外柔順坤德也維內有明德而外形異艱難守正自晦其明文王用此卦德以免禍掩而不傷乃明夷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明夷

重

全卦之道也訂詰云文王之難闕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李雪園云蒙字最妙隱隱躍躍若明若昧之閒把大艱難順將過去非聖人不能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貞正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晦藏之也其子當紂時切近內難然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則雖晦而其明自在特為之輯敘使不外見耳此箕子所用乃六五一爻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非无明也但晦其明而已君子觀此象其莅衆也用坤之晦藏離之明而不察察以為明故能容物和衆而天下之幾微涉闢無一不入其照中是非用明而明乃用晦而

明不並川其明明之所以大也夫晦而不明非君子也明而用晦斯君子體用兼備之道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九明體居初去上獨遠受傷淺而見幾早雖為飛鳥初九陽明在下當傷之時故有飛而垂翼之象于行知幾速去也三不食有攸往接漸而行也主人主我者謂所適國之主人也有言許其去此適彼未免有言也占者值此不惟方行而有不食之厄及長往而猶有言語之譏蓋時之所遭如此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爻 君子以見幾明決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居明夷時惟晦者可免于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明夷

重

所甚忌也他免于傷乎然暗主在上二去之猶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股于行之用不甚切左又非便用今但囚于羑里而未遽絕其命夷于左股之象也然君子處此亦必自免有道西土之臣行權濟變馬壯之拯也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象拯救之速所以吉也然文王惟是為臣止敬順則而已此內中之吉非吉之吉所謂蒙難而不傷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行權以用其順道速救以合乎法則言外雖柔順而內實文明有法則也

此爻 君子以行權濟變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明而處剛與上六暗主應是其明受傷更切也于是不



得已而征之。離居南方。南象離為兵戈。震動。符象南狩。謂春  
行天討。前進而除害也。以至明克至暗。故有向明除害之象。  
大首謂暗之魁首。得其大首。有脅從回治之意。不可疾貞。言  
不可亟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為也。貞者伐暴救民。俟之遲  
久。其事乃正也。得此占者。凡事當觀天人之際。而徐俟其遷  
改。不可疾以為正。而乘時邀利。自蹈篡逆之禍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之志。非富天下也。乃去害救民。而大得其志也。不然則  
篡矣。

此爻 君子以伐暴救民。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明夷  
四入坤體。身處亂朝。故有入于左腹之象。于出門庭。言微子

心明夷之心。卒不罹明夷之禍。為能懸然遠去。以自獲其心。  
也。明夷之心。艱貞是已。一說四柔正居暗尚淺。與上為肺腑  
之親。故能淡入其腹。窺見至隱。而得其傷明之心。知必不可  
開悟而去之。故有入于左腹。于出門庭之象。獲明夷之心者。  
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遁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言獲心意而知避也。凡人腹中心事難知。今入于腹而知其  
心意。不可輔矣。故去之。

此爻 君子以行遷自靖。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至暗之地。近傷明之君。而有柔中之德。故能艱難晦  
藏。以守其正。四有震塗。可出則去。五以坎難為安。遂奴故有

箕子之明夷之象。利貞以誠占者。若箕子之明夷。則不待言  
利貞矣。貞即象傳。明不可息之意。諸爻以五為君位。故周公  
以箕子二字明之。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帝乙之弟。天下所  
屬望。故爻象以五位處之。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晦。不可息。耿耿不昧。常存而不息也。文以夷演易。箕以  
夷叙晦。是為不息之明。

此爻 君子以晦迹處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以陰居坤土之極。昏暗之至者也。為日沒地中象。故曰  
不明晦。而下悉受其傷矣。初登于天。日升陽谷。晉也。後入于  
地。沒于虞淵。明夷也。下五文明而晦。俱被傷者。上六不明而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明夷

晦。無明可夷矣。不言夷者。上夷明者也。非明夷也。始則傷人  
之明。終則自傷而墜厥命。可不豎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設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登天也。天位廢。遂使不挾四方。入地  
也。下明之主。初亦嘗為天下君。惟順則如文則王。失則如紂  
則亡。耳失則謂失君道。

此爻 君子以殷鑒不遠。

三三

家人利女貞。

家人之義。以女正為主。六二居內而位正。又長女位上。中女  
位下。婦姑肅矣。嫡庶辨矣。故曰利女貞。言占者利干先正其  
內也。正雖在女。而正之者在丈夫。耳訂詒云。從來家難而天



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英雄能定天下而不能定情於衽席者。何限。故聖人重言之。

家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內卦二居陰位。女正位乎內也。外卦五居陽位。男正位乎外也。女正承女貞而言。正非女正也。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爲難養。聖人以刑于爲首。功男女正。則家人之無不正可知矣。夫婦本庸行之常。然綱常風化所關。其義至大。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一家之中必有嚴威儼格者。主宰於上。而家政始克振舉。嚴君者。誰九五六二正位。內外之父母也。何以母亦稱嚴。蓋母不嚴。則庶子弟之過。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父母嚴。然後能身易實義。卷之三。家人。

察之也。故並謂之嚴君。即上之威如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者。父盡其道而足稱爲父也。以卦畫推之。上爲父。初爲子。上下分而父子正矣。五三爲夫。四二爲婦。雖上下切比而未嘗无上下之分。夫婦正矣。五爲兄。三爲弟。上下有序而兄弟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取法乎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者。火熾則炎上而風生也。自內而及外也。知此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出也。家之寸晉也。最昵而其察我也最微。言雖嘉而不足令者。其辭與衷達也。行雖臧而不足化者。其冥與昭異也。故言行可以飾天下。而不可以飾一家。有物。謂踐履爲實。而非空言。有恒。謂力行。

有常而能終始。二者皆修身之事。風化所由出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離體陽德。處有家之始。離明則有預防。先見之識。陽剛則有整肅威如之吉。夫能預以法度爲之防。則始初之正。即終身之正也。骨肉之情。無間。離睦之化。自昭。又何悔之有。若家漬而後嚴。志變而後治。未有不悔者也。閑者。門內之木。以防外也。一家之人。皆守其約束。有所持循。自不至害義傷恩矣。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是已。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閑之於始。則志意純一。而未變。教之易入。所謂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若既變而閑之。則無及矣。

身易實義。卷之三。家人。

此爻。君子以範俗齊家。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以柔居中。巽順應五。婦之道也。遂。專成也。婦人无違事。從人而已。孟母云。婦人精五飯。暮酒漿。則惟在閨中主饋事。爾矣。婦而違事。則僭。婦而不職。則傲。无攸遂。以聽於夫。羞儀。事以盡其職。是之謂貞吉。蓋妻道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理家政也。二女事舜太妃事。如以之。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謂能順從九五正應。而以卑巽相入也。

此爻。婦德以無非無儀。酒食是議。

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治家太嚴。故有嗃嗃之象。嗃嗃。壯。

萬何禁之聲治家易以情勝義九三威嚴之過於人情不能無傷未免有悔而可危然而家法嚴整人心祇畏畢竟是家之吉祥故悔屬吉若一於慈祥而恩勝義無所簡制便婦子嚶嚶不成家規矣故終吝象引云家人嗃嗃悔吝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嚶嚶終吝者特反之正以見嗃嗃雖悔吝而吉耳嗃嗃謂九三能使家人嗃嗃嚶嚶亦然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嚶嚶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異為近利市三倍富之象也又重陰有致富之資在位挾致富之勢故能生殖有方充積饒裕得富家之道然此非特富於財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之義六四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家人

柔

柔順而正能使初開五假上孚實合諸陽之富而保有之未

有修齊如是而家不昌者又以柔異而居下卦之上其家人之母歟思齊太任是已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言以異順而居正位能順則有理財之長策在位則操一家

之利權是以富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家之德而得內助之賢者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上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下可以宜家人而刑邦國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一說王者身範既端又異體善人故能感假其家人有不動聲色而

潛孚默契者異為風宵之一家之中太和蒸徹如此則不待憂恤而吉矣高忠憲曰內外交愛而後為有其家王至於有其家而又何恤乎勿恤者但盡正理勿更恤其他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象傳言嚴此言愛者嚴能生愛禮中有和也二有內助之德而五愛之五有刑家之德而二愛之此謂交相愛也

此爻 君子以中正型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至尊父也亦曰嚴君上九陽剛之德足以肅範又處巽體之終巽而審入故其德孚於一家人與而愛之儼若有威可畏而非真威也剛爻巽體無威而如有其威存疑云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誼不至於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懾乎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家人

柔

象志而禮法不至於演亂家道可長久而無弊矣故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非作威也反身而誠則人自畏服之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威如未有不嚴於身而能嚴於家者反身如言有物行有恒正衣冠尊瞻視之類

此爻 君子以思接而不離以義勝而不流

三三 象字从口日少時也日主見故爻

睽小事吉

睽以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體相違為嫌為疑中少二女同居志不同行而名也然卦德內悅外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得中應剛有是三者故其占以處小事猶可得吉天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故僅可以小事吉也張湛虛曰值睽之時此

不可憤疾張皇以激之也。惟小心用事和緩善入使之就我轉移。此合睽之術也。小事吉。猶言用柔為事則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離火炎上兌澤水下二體相違此物性本然之睽也。中少二女幼則同處長則各適此人情必然之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方睽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象。言說德與明德相麗也。說則人情不拂明則機宜坐照皆能合睽者也。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是皆柔進而上行也。柔既得中而又應乎二之剛是為君臣各得其位事有可為惟在睽時故僅能小事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初上也男女二五也萬物二三四五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體睽也而化育之事則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萬物生生造化萬有不齊其形睽也而得天地之心稟陰陽之氣此感彼應其事則類君子處睽之時行濟睽之用卒之睽合事定造物之窮可通三才之功並重道大矣哉存疑云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兌二陰同體而燥濕殊性炎上流下睽焉。是於同中有異也。君子體之跡混而行孤外機而中融猶水火相濟卒不相離所謂和而不流也。蓋天下之理本同而用與時行事隨也。

起剛柔可以互濟經權可以並行在同而異用得其宜未始不相濟也。蓋惟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求合於義而不求合於情是所謂同而異也。蘇子瞻云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呂涇野云同而不異是睽之廢義也異而不同楊朱之賊仁也可以得同而異之旨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睽之所貴者合也初與九四敵應宜有悔矣然居睽時陽剛得正而同德相應則雖無相得之歡而有求濟之意睽不終睽而悔亡矣。曰喪馬者以初九動而下不與四為徒九四動而上亦竟舍初而去故有喪馬而失其所行之象然四終是同德相與則又勿逐而馬自復。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之象也周公不辨流言而心自明子房不以口舌爭而事自定其此意歟當睽之時君子固所當親小人亦不可拒絕太過若遇惡人亦宜見之如夫子之見南子陳寔之弔張儀惟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一段真切心腸剖破嫌疑使一見便永消霧釋庶不致取怨於人敵禍於己而咎可以免矣。劉念臺曰君子於身世異同之故求懽於心而已遇非所論也故首繫悔亡悔既亡則何得何喪所以勿逐自復。

彖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則所以見惡人之故言非得已也。

此爻君子淡以成。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

乃睽之合二以剛正之大臣遇寬柔之明主九二正五所下  
應之剛六五正二所欲麗之明何至不得正遇乎因在睽時  
君或失於下接臣亦難以直行而諒又不容以自外若非委  
曲求合則不足以成濟睽之功若狹道委曲之處言當以  
善道宛轉求合於君如遇主于巷然則君臣之睽濟而臣子  
之道盡矣五親二為宗二尊五為主雖稍涉紆回然二五正  
應原自相合相求非詭遇也故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心坦夷也而以委曲行之在睽時乃義與分之當然非枉已  
失道而為耽祿固寵計也

此爻 君子以反經合道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三與上為正應本非睽者然以  
說上行麗不以正故見亦不正而多疑疑則妄見橫生本無  
而見以為有故皆以見字始之三以孤陰而處於二剛之間  
則睽我者二與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與于後  
九四掣我牛于前二四皆以此睽之私剛強之力以要其合  
而不容其進從上九此正上九所當諒者而上顧遂起猜恨  
反疑其汗而覺則之天去髮剛去鼻其人輿中之人牛以引  
與一串事也見字直貫三句見乃意見之見本無與無掣無  
天且劓疑故見其如此耳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不如此  
故有終无初謂為四阻隔而與上睽也有終謂以柔遇剛睽  
極有終合之理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包下文而言以陰居陽位且居二陽之閒由位之不  
當故疑見橫生也无初有終者始雖見睽終與上之剛相遇  
也遇剛而疑釋矣此君子所為貴剛毅程傳曰合以正道自  
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此爻 君子以息妄存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無應故曰睽孤九四以剛居柔不正故謂之惡人初九以  
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一日元大也陽  
為大猶云大人也四以獨陽處二柔之間當睽離時孤立无  
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四與初同德以陽遇陽故以初為元  
夫初陽位四陰位故四亦以初為夫蓋初以剛合剛同德相  
親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故曰交孚第當睽時四開於二陰難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合易離故必危以處心防讒杜害然後得保其孚而无咎蒙  
引云睽孤且慢說出初九來只言本身是陽不得備陰為之  
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方說出初九來序當如此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陰柔易疑惟剛故能去疑而合故合睽之志得行

此爻 君子以一德交孚

六五當睽時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也然六五柔中以  
虛已下賢之主而我九二之應其合豈不如噬膚之易乎以  
是而往則輔得賢所為自正而天下之睽可濟矣何咎之  
有信乎其悔已矣一說二為宗臣以剛陽之德輔翼乎五故  
得悔已雖兌同出於坤故曰宗彼此所以不能一體者四之

互坎一膚之隔耳。壁膚壁以求合也。五壁去其四則互坤坎。因以減其合如壁膚之易也。吳翀釋曰：二為兌體以安社稷。為悅五為離體以任賢臣為明。惟二之合難於遇。巷而後五之合易於壁膚。此壁之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相合如噬膚之易則能以道淡入乎君。明良相遇往可濟睽而有慶也。

此爻 君子以明良交慶。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然處睽極明極之地。睽極則拂戾難合。明極則過察多疑。故其象為睽離而孤立。豕鬼指三也。上既

身易實義 卷之三

章

睽孤無往而不見三為可疑疑三以一陰比二陽之間三本不汙於二陽也。而上疑其汙如見豕之負塗然懼已也。一切必無之事而上盡疑為有。如見黃鬼之盈車然懼崇已也。於是猜恨頓生遂欲射而絕之矣。然本無是事而空有是疑則事必白而疑必釋少開迷說之弧不果射矣。蓋知其匪寇而實親於是而上之疑稍釋矣。夫上與三原為婚媾而以普疑成見無見非疑迫上往而從之兩情既合如陰陽之和而遇雨則渙然其疑盡釋而睽乃不孤而吉矣。蓋中爻互坎亂離有盡反其明而成暗之象故睽然六三柔而能應說以麗明往而從上則情疑釋而陰陽合離坎既解為兩正離盡顯其明而一卦之睽無不合矣。是為遇雨則吉之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陰陽和而後雨和則無睽故吉。呂涇野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于是豕洗其塗鬼奔其車孤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之罪實己之未往也。

此爻 君子以畜疑敗謀。

三三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在東北。文王圖：艮坎皆在東北也。為卦坎上艮下止。乎險中故為蹇。若坤方體順而易則西南乃不蹇之地也。君子欲濟天下之蹇必先自立於不蹇之地。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處蹇貴擇地也。蹇是處蹇之道。天下事順天循理雖羊腸九折皆為康莊。逆天悖理則東西南北無非險道。故利西南者乃君子之居易。俟命不利東北者毋為小人之行險微倖。

身易實義 卷之三

章

也。然又必見大人守正道乃克有濟。九五之大人剛健中正為天下所倚重而能濟險者。故利見之則正且吉。處險又貴擇人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坎德為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不可進也。艮德為止而在此是見險能止。明哲保身者也。不其知哉。張湛虛曰：見險能止非不往也。有待而往也。故爻中或用智或用愚或自立或依人。或君得朋或臣見君。當蹇之任無所往無所來貞以濟之。在蹇之外往則蹇來則厲貞以待之極大作用皆從靜正貞固中出。若處險而恃才妄動又何足以與於蹇之時用哉。李雪園曰：人陽剛不旺遇患難便立不住。安望其往見險者見得到便站得定。邵子曰：請看風急天寒夜能是當門定脚人。

寒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此以卦變言之卦自小過而來往得中指五也九四進往處坤之中位是進得其地而得所安所謂西南平易者也往得中言往於坤而得中以其身入險而無害焉是艱難處即平易處矣見險雖以能止為智而濟險必以能往為功故曰極平類以險為關其道窮指三也三為艮體之主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而寒實以甚故其道窮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時值寒難非得所依不能濟也所以利見九五之大人其德足以聯屬天下之心其勢足以汲引天下之士故往則有功自二至上各當陰陽之位則動必順理而邦其底定矣故貞吉可以正邦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五

寒之時用大矣哉

時用者這時應有底作用必順時而止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見時用之大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水曲折土石碍焉而不得流蹇象也阻塞之義也君子以為吾所致蹇者必吾德之未至故凡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尤怨天尤人之心有不善則改無則加勉乃自修其德而可以濟蹇也反身取良之背修德取坎之心夫修德非以脫險吾自修當如是耳

初六往蹇來譽

六爻謂往者趨坎也謂來者反止不進也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是往蹇也若能止而不進靜以待時之平是見

幾之哲象所稱智也譽不亦宜乎然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其中層蟠管卓之流歟

象曰往蹇來譽立待也

往則入險固不如待非棄天下之蹇而不援恭待時也謂待六二九三諸君子先也劉氏曰玩宜待句亦有終濟之意在此爻君子以避世待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中正應五王臣也九五正應而在坎中君在難也蹇上為坎二三四又互坎一卦中有二坎蹇言多難而非一難也二往應五近阻九三之山已蹇矣再前則阻六四之水是蹇而又蹇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實為忠藎之臣其往濟難也雖阨於時勢而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濟則君之靈不濟則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五

匪躬之象程子以李固周顒當之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蹇蹇者多難蹇至大臣犯難捐軀以求濟即不濟而忠誠可繫亦无可尤如漢之諸葛不可以成敗論者也

此爻君子以鞠躬盡瘁

九三往蹇來反

九三剛正為下卦之主下二陰所喜附三雖與上正應而上六陰柔不足為援如賈武不能用陳蕃之策是也又三最近坎往則蹇蹇難行故上往則蹇也來反謂三來反而就內之二陰也三之陽剛可以濟險但與五非比非應難反就二陰與之同心協濟此二所樂其得朋也故象曰內喜如魯人

喜季子之歸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方蹇時二陰不能自立皆喜附於九三之陽故曰內喜喜之若曰三來我事濟矣蓋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

此爻 君子以集思廣益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已至於險中而猶往焉是入於坎險之淺而益蹇矣四雖近君往從於五奈陰柔不足以濟五之蹇惟來而連在下之三三連二以合於五共戮力以濟時艱則合上下之蹇無弗通矣獨往日往與人同往日連蓋四之力弱非連三無能為耳蔡虛齋曰來連與來反不同來連將以進也來反只是退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易以得陽為實當位實者以四比乎九三之陽以九居三當位而實有濟險之才故宜連之以共濟也

此爻 君子以拔茅彙征

九五大蹇朋來

五中正居尊當蹇而在險中是遭大投艱匪小蹇也夫五治蹇之主正邦之大人二所利見者也遇此大蹇幸有六二中正之大臣與為正應然二本陰柔獨力難濟必朋合來蹇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九五之艱難然後可以有功蓋臣賢于君則能有功臣不及君終無以濟然亦惟主蹇之君慈修厥德動中機宜使諸爻皆取節於五之中則諸爻皆中諸爻皆正矣蹇之所以貞而吉恃此爻耳按朋來來字

乃合四爻來字為一大來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前此猶見險有待至此則上下同心合力乘時有為當往則往恰當機宜曰中節

此爻 人主以得朋致治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處蹇之極无所往矣以無所往而為蹇惟當來就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得吉此就象上說至利見大人亦指九五則曉占者宜如是也一說往蹇來碩者惟其有內之三為正應則三之大即其大所以與之濟蹇而有碩大之功也利見言利見此九五大人以收人心而濟蹇也此象所以云從貴也若舊註云來就九五則利見大人為重複且志在外而不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在內矣此爻內則有九三陽剛之助貴則有九五大君之見是以吉且利存疑云諸爻皆不云吉利獨上六言吉利者則以居卦之極為出險之時取項平菴曰上六已出險外本無所往而云往者不來即往也猶夫初六本無所來不往即來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來碩本義謂來就九五一說上六雖應九三而能從九五之大人以成濟蹇之功故曰從貴

此爻 人臣以得君有功

三三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雷動於上雨降於下彙結盡解故曰解為卦居險而能動於



險之外才能濟難則險可止難之方解理宜安靜簡易以鎮定之而卦變九四入坤體有平易之義无所往謂難已解散太平无事無所爲也而卦變九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有安靜不煩之義來復吉者謂難已盡解則當相安於無事之天來復其所而安靜也有攸往夙吉謂或猶有餘險未盡則當蚤爲之解乃吉若不疾速則遷延禍者多矣夫解難貴速時至而動應如發機如爻中田狐射隼之事是也蓋無事求功者擾則无難宜靜待敗而救者失則赴變宜速復之吉夙之吉總見解之作川即所謂利西南也楊誠齋曰天下有難常過於爲天下無難常不及爲過於爲則擾不及爲則始漢高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苟安於秦陋而不復求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解

彖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遇險而止者才不足遇險而動者才有餘雅才有餘故能解亂反正易危爲安而免乎險來矣辭曰險之爲卦見天則訟見澤則困見山則蹇在外卦則屯惟坎險在內震動在外是動而出於險之外得以免於險所以名解李雪圃云人心一點天光陷在坎險中必得震陽一動天光便爾透現然這點陰私在當身則爲自心之險一私不淨即爲屯鬱在世道則爲小人之險一奸不刷即成否閉故不特日險以動又日動而免乎險不到險之淨盡不稱解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卦自升變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坤於畫爲衆於義爲平易平易爲解難之道則衆心豫附矣故其占利於西南蒙引云只

是坤爲衆明其入坤體耳若作得衆心反失平易之義矣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亦以卦變言之蓋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得其中是即其所安也解時以安靜爲中得中故能復返於平易之域與時休息而得吉此以靜而吉也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二惟本得中以往所以早往早復民社獲安寧而有功此以動爲吉也來復言坎之二也聖人於未可有爲則以來復爲中不欲人多事夙吉言震之四也於應有所爲則以往夙爲吉又不欲人偷安此正時中之道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嚴冬閉塞之後至驚蟄而天地和暢則成雷雨凝者散靜者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解

彖

作萬物生發甲坼之所至雖從不解而不呼解夫以天地化育之功至大无外然亦由解而成解之時所以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赦宥之象無心失理之謂過赦而不問敢於爲惡之謂罪宥而從輕此君子法天地之解與天下更新行西南之政也

初六无咎

初六質柔止而不進可以寡過又四陽動乎險之上而與初爲應剛柔相濟既安靜而無生事之勢又得輔而無失事之患何咎之有訂詁云初三上皆小人也初雖坎險而陰柔居下則惡未洩承二則化易從當解時君子方蕩澤細故與之更始故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剛初柔得交際之宜既不生事以自擾亦不委靡以自息故其義无咎

此爻 君子以无爲而有爲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二以剛中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恭有舉直錯枉之權退小人而進君子者也卦四陰除五君位皆孤也五陰柔易爲小人所惑賴二以一陽處乎險中又互成離明故能知險之情以斯解邪能獲隱伏夫解去三狐則善類自集而得中直之賢有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坎爲狐又爲弓矢變坤爲致役手衆田象然必已正而後可以正人故占者必所行合於道義之正而固守焉然後邪媚可去而中直可得吉之道也楊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聖

誠齋曰狐者小人之妖王恭石顯是也解者小人之賤鄭通韓嫣是也準者小人之輩實惠梁冀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王恭董卓是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得中則無不正故能去邪崇正而得吉

此爻 君子以舉直錯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六三陰柔不中正孤也宜在下而反居下之上竊高位而乘君子之器終必失之猶小人宜負荷力役者而反乘車其在位貪鄙之狀致盜生劫奪之心矣故有負乘致寇之象占者得之雖使所爲得正終可羞者况不正乎趙高僭泰以致廢廣張讓擅漢而致董卓似之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此爻 君子以位必稱德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雖陰位而才則陽剛故設此以勉之而汝也言汝能解去初六在下之陰而得九二陽剛之朋則非類既去而同類自來有朋至斯孚之象初六雖應於四然非四類也九二雖非應然四類也去其非類則善類自孚矣九四所以能去非類者剛能解柔陽能解陰也朋指二曰朋至者惟陽與陽爲朋也張湛虛曰九四以陽剛位四未得其中下則三與爲比若駢拇然則正人解體矣惟解而拇則同德之朋至而信矣存疑云剛柔際而得无咎初未爲不善此則以爲悔何耶蓋四近君爲大臣大臣之義无私交四與初位皆不正有私交之嫌故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聖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故有未當位之戒

此爻 大臣以義无私交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而與三陰同類共事其害大矣故必解而去之則君德清明而治安可必正西南雷雨作之會矣此人君之解也維者大義斷之意故吉然五實陰類而實之以解去其類未必能也此惟有驗之于小人之退與不退耳乎驗也蓋庸君世主同有外迫公議欲去小人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更爲勉之一說解非必用驅除也但能化其朋黨之偏雖小人亦服其正大寬平

而退聽矣此其解難之第一義也亦劉念臺曰五與三陰同類于小人頗為腹心當此時君子雖以解為事更無調停一法則必自解君心之小人始所謂除害務盡也久之而天下服其公非徒君子信之小人亦信之矣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爻 人主以義斷除奸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六三以陰柔居下卦之上猶隼之集高墉之上也夫悖逆無大於鷙擊之小人而解悖端在於權力之君子公者上六也上六當大臣之任用解去之成器於身待時而動故獲之无不利也占者遇此須知貪殘而在高位必除去之而朝廷肅清善類獲安斯自國及民咸受其福而无不利矣張中溪曰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上為公三為隼射之者公也胡雲峯引繫辭以三為小人以三為滅器待時之君子卦六爻惟上六得正故以象君子也繫辭曰待時而動待解終也日成器而動器至終而成也朱子註云繫辭備矣自是定解策存反是俱不可從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至解終而猶有未解者若隼集高墉悖逆之大者也公用射之斷解之矣

此爻 君子以成器而動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本天地泰今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又兌三爻皆上應為說以奉上皆損下益上之義卦德下說上止上

止則不過損於民取民有制也下說則樂於益上子來終事也夫損下本非常法以迫於時事酌於實不得已之心損所當損而非妄損於民是為有孚大吉无咎此雖一時濟變之權而足為萬世救時之法故曰可貞如此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而決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

易之川二益可用亨

大不得已而損下者易之用哉既以乏用而損於民必當損已而儉於用古者陳饋以八為豐四中二節禮以時為大損之時即享祭之重猶不得已損之蓋禮稱其時則雖殺而不為薄用適其宜則雖儉而不為過享猶可損況其他乎呂涇野曰二益用亨即損而有孚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損者取下卦上畫之實益上卦上畫之虛陽剛之道上行而下則損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曰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也耿氏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下與上俱益損下則上與下俱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只增一而字而其義自明

易之用二益可用亨二益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道與時偕行

二益可以薦其誠以時當損而損也若萃之時則大牲矣故曰二益應有時內卦自乾三剛而損其一剛止有二剛可以用亨卦本天地泰乾在下其實故宜損以其時當損下益上

故曰損剛益柔有時。天地之道。不過損益。益虛物之盈者。益而不已。其勢必至于消。消則損矣。物之虛者。虛而不已。其勢必至於息。息則益矣。此皆因時而有損益。一順乎理勢之自然。故曰與時偕行。到石芝曰。二簋應有時。正言以釋之下三句。是推言以釋之。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又若損澤土以益山高者。故稱損。懲忿。以內卦言。乾剛躁多忿。上六下而成兌。說則其忿消矣。窒欲。以外卦言。坤陰柔多慾。九三上而成艮。止則其慾遏矣。夫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忿則惡也。其氣峻厲如山。貴乎以理制之。故宜懲忿。開而難塞者。莫如欲。欲則柔惡也。其溺人如水。貴乎以理勝之。故宜窒慾。然慾忿則用心之剛者。能制之。窒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損

欲非見理之精者。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損之時皆當以下陽。益上陰。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四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救。故初有輟已所為之事。而速往益之之象。如此則公爾忘私。盡事上之分。占者得此。可以无咎。蓋初與四為應。四已有疾。而不速往救。則疾无時已。故須遄往。无咎。正與四之使。適有喜相應。然不自失者。方能益人。初居下而益上。上下之交尚淺。而在上之事无窮。又當酌其淺深之宜。以益之。如因事以納言。隨時以効力。則其為有漸。其言可入。而其功易成。買首痛哭流涕。盡獻其生平。卒以貶死。是不能酌損者也。一說初九益上。當如已事而速往。亦通。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四有欲損其疾之志。而初適往應之。是與上合志也。

此爻 君子以公爾忘私。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二剛中。當損剛之時。志在自守。不肯妄進。以高不仕之心。貞之道也。然居柔而說體。倘不能自守。動於欲而妄行。則降志辱身。而有凶矣。且君子豈必征行而後有益於上哉。亦惟固守此貞。不自貶損。則上格尊德之心。下勵廉隅之節。其為益上也。大矣。一說二與五應。當自損以益五。然五雖柔而居剛。非不足者。二雖剛而居柔。非有餘者。二本中損則不及。五亦中。益則太過。所以損剛不能益柔也。二乃五之正應。在下者。能為正人。君子豈不有益於君。所以弗損而能益。誠齋謂魏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損

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安於浮沲。皆損其剛者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九二時未可進。則退非中。而隱退為中。中以爲志。志定則守定矣。

此爻 君子以潔身長隱。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三損下益上。乃卦之由成者。故爻辭兼舉六爻之義。卦本地天泰。三人則下三陽。上三陰也。三陽同行。而九三獨損。而為陰。是損一人也。三陰同行。而上六獨下。而為三。所謂一人行也。六三仍與上剛柔相配。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按凡物二曰友。三曰羣。羣則生疑。詩云。或羣或友。是也。蓋天下獨陽

不生獨陰不處兩相與則專三則離而亂矣兩相與則兩情  
交焉同心相益精誠專一故曰致一卦惟一陽上去換卻一  
陰來六爻遂各得陰陽相與可見致一之道只是二也天地  
之化醇男女之化生亦若是而已矣蒙引云若說只是三上  
相與則以九三應上六亦未嘗不是兩相與何必云三人行  
則損一人分明是說六爻兩而相與耳按三損其一者損有  
餘也兩也一人得友者益不足也亦兩也天地間陰陽剛柔  
不過此兩而已故繫辭以天地男女發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舉一句以該下文言一人行當得一人而友之若參之以三  
則志疑所與而不專矣

此爻 君子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四陰柔氣質昏弱物欲交蔽是其疾也下應初九之陽剛  
資其切瑳以自益而損其陰柔之疾此以友輔仁之道也然  
收過去疾當勇于受善如救焚拯溺稍因循怠惰則猶在否  
與管之域而疾終不瘳矣使遄非謂速從初九只是自家汲  
汲孜孜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耳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  
不致于淡過為可喜也先疾而後平雖疾不害故无咎凡物  
不得剛柔之中者為疾偏剛急疾也偏柔欲疾也誠齋謂子  
庶容國人之議已而不毀鄉校可謂能損其急疾矣魏默子  
聽諷諫而辭梗陽人可謂能損其欲疾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有疾本无可喜因人而去其疾故可喜

此爻 君子以過勿憚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當損之時柔順虛中以應九二蓋有下賢之心受天下  
之益者也應損三益上非益及五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  
三之益而非其正應也故曰或益或者不求而自至之辭四  
以初損而益益知其所自來五以二弗損而益益不知其所  
自來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是自德而自然  
益之者也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其受天下之  
益如是則於之天理而順即之人情而安福祿永綏于有終  
矣大善之吉也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朋直二千一  
百六十以此為益益莫大焉取象之辭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六五元吉由其行合于天自天祐之也本損三益上而五受

其益故曰自上祐

此爻 君子以受祿于天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有  
乃所以益上上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自有以益下夫  
上以弗損為益則因其所利寬其所徵皆王者因民而利  
惠而不費之正道如此則澤無不被既質之益過而盡善法  
可常行將達之天下而不窮此所以无咎貞吉而利有攸往  
也得臣者居上益下人心服從也陽為君陰為臣三為正應  
得臣之象无家謂四海之內無有彼此無自私其家之意猶  
云以天下為家所謂王者无私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待損而益則其益有限而得志亦有限不待損而益則其益  
无窮而得志亦无窮故曰大得志

此爻 王者以公平正大爲治

三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雷震則益風風怒則益故曰益卦本天地否損上卦之四  
益下卦之初在人事則爲上好施而異下受益而動凡益下  
者必中正之道行之可久尤必拯民于難其澤始淺利往者  
德惠旁施上下樂利也利涉大川者言不惟利所往可以處  
常亦可以處變民值危則拯溺亨也濟險也卦象二體  
皆木利木爲舟有濟險象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見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損者損其泰益者益其否下否而上益之如捐山澤之利免  
農民之租之類則下之受益者感其所施者博所入者淺而  
說无疆矣自上下下即指四下初言陽自上卦而下于下卦  
之下謂其益之究于下无所不利也陽明下濟無遠弗届非  
小惠比故曰大光天道下濟而光明此其義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水道乃行

二五中正相應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聖主得賢臣而法由  
此立澤由此施天下受其福慶也水道乃行者震巽也二體  
皆中虛舟得象雷厲而風行是才德克壯用能弘濟時艱故  
利涉大川當民說无疆之時何往不利何險不濟耶  
益動而巽口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極而言之學問以日進爲益動則奮發有爲以自勵異則潛

心遜志以淡入此德崇素廣所以日進无疆也造化以生物  
爲益乾施一陽以益下而爲震物以資生坤以一陰應乾而  
爲巽物以成形化育生成人物繁衍故曰其益无方與時偕  
行謂凡時之所當益无有不益者也如動而巽時當得益則  
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則其益无方矣以此知一  
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氣化改換一  
番乃能生長人生遷改一番形神頓別君子取象于此以風  
之長萬物者長一已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者威一心  
故有過則改且遷善則過益改過則善益純二者相益亦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見

猶風雷之相益也象重二則字一陰一陽之始生男之初  
也尤重見字人人有好善寡過之心而不能遷改者固由于  
委靡亦由于無見是以賢人君子率由于見後之修也匪見  
則不知所修者爲何矣高忠憲曰天下之有益者莫過遷善  
改過風雷一過宇宙改色人心一洗而目皆別故遷改者起  
死迴生之神劑超凡入聖之捷法也

初九利川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一爻乃乾所施于坤而成履其受上之益者大矣象所  
謂自上下下者也初既受益不可無所報效利川大作以酬  
之大作者盡心竭力以建大功舉世所不敢言者則言之果  
世所不能爲者則爲之所以答上之厚遇也然其大作必規  
模正大謀畫精詳爲盡善盡美之舉而實有功于民社焉斯

爲元吉而元咎耳此皆戒辭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大有爲之事也即所謂大作下不當踰分而爲重大之事故必盡善盡美謀出萬全而元吉方可无咎

此爻 人臣竭力盡能以立功于國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柔順之大臣處中處下故能獲上而受其益各位寵祿諸福備至雖欲辭之而不可得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十朋之龜象寵錫之至優渥也然誠敬固足以感人而陰柔不能以固守占者于此必固守其虛中處下之德長承貞固而無失然後得終保其寵錫之優渥而吉矣此以下受上益者而言其在王者則上帝爲上王者爲下必有虛中之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聖

德以享于帝則天心默佑而祭則受福所謂盡人以合天也然則此虛中之德下之所以事上而受益於上者此也君之所以事天而受益于天者此也諸理者曰此爻只重人臣受益遯亨帝是帶說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本無受益之心而益自至是出於意料之外故曰自外來

此爻 君子以百祿是遯

六三益之川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所應又剛本不當得益特以處益之時樂應得益但所益無美事弗見之于患難非常之事而已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川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謂以艱大遭之也投之艱阻以抑其銳直之盛飾以濟其謀使

困心衡慮措置于患難非常之中庶幾其陰柔不中正之病由是而有濟則亦不爲无益矣故无咎中行者三四爻皆在一卦之中也言當凶難時必存諸心者至誠无妄而外之所行皆合于中道則誠意與上相孚也祭視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誠孚得中乃可以通誠信于上矣猶告公用圭以通信也須知三陰柔不中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上之益以凶事正欲其有孚中行耳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欲其困心衡慮修省于拂鬱中則反僞而歸于誠去偏而就于中以固其本有之德也來矣鮮曰言三之爻位多凶則凶事乃三之固有也此說更似直捷

此爻 君子以增益其所不能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聖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六四雖非中行而能損剛以益下有合于中行之道則因事處宜出謀發慮無非此益下之心以之告君無不信其爲國爲民言無不聽而見從矣斯道也雖用以遷國民亦諒吾而從況其他乎夫國都重地似若不可輕動然去危即安乃益下之大者苟以益下爲心則雖遷國而民亦安之何不利之有四以上乾發下坤遷國象楊慈湖曰諸卦惟二五言中而復之六四益之六三六四皆言中者聖人蓋欲發明中道无所不在无所不通人心皆有之顧人不行耳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遷國惟在於益下以益民之志告公故公從也

此爻 君子以嘉猷入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心者益下之惠心也。此心從真實而出曰孚。自我言之則爲心自受者目之則爲德。九五陽剛中正爲益下之主。既損四爲初以益下。又得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惠。是有誠實惠下之心。而非違道干譽者也。蓋孚不在施濟而在惠心。以心孚則被其惠者亦以心感而好義用情。自無所解于心矣。其元吉豈待問哉。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言天下信而懷其德是人道我益下之志也。

此爻 人主以布德行惠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上九處無位之地非能益人又居益之極極則變益下之心

身易實義 卷之三

益

而爲損下矣。異之究躁而近利是專其利於己者也。夫民所爲益上者謂其恒益我也。今反以自利立心不恒則衆莫益之。且或有攻擊而奪之者矣。故有莫益或擊之象。夫其志在求益初不料人之擊而擊之來也出於意外所以然者以其立心不恒也。若益民之心恒久不變則民說无疆矣。豈有擊之之內哉。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言聖人繫曰莫益之猶是就其一端而言未究言其有或擊之事也。曰或擊者求益而得擊益有出于意外者矣。一說偏應作徧莫益之謂无一人益之者自外來不知其所能來也亦通。

此爻 君子以恒厥德

三三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以五陽決去一陰非難也。然一陰乘高勢則敵窮則戰。且又近五爲君側之惡而欲決去之豈可不盡其夫之道哉。以其有乘五之大罪我是以解其罪而揚之于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威武我是以告吾衆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微存我是以勉其利往以至干純乾乃終也告自邑告于已之五陽也其告不惟專以責已機事尙密須于自邑中默相誥誡不露機鋒乃不致洩敗耳。君子之待小人如此則所以去之者有其辭所以制之者无其隙而无往不利矣。復之利往往而爲臨爲泰也夫之利往往而爲乾也一說高舉在上曰揚

身易實義 卷之三

雷

維播在前曰揚總象其足高氣揚。縱肆陵蹙之狀故象曰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亦通。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雖以五陽去一陰然決不可太猛必使說相濟既不緩則以失機又不輕動以激變事合機宜蓋健而說決而和者君子去小人之法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柔雖消然居五陽之上猶爲乘陵之象乃小人之罪故當揚庭以斥之也。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蓋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我有自固之道彼無可乘之聞乃能決无不勝而惕也矣是其危所以爲安也。



告自己不利即我所尚乃窮也

所尚指威武言若不自泊而尚威武則不惟無以服其心而  
且有以激其變自取困窮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小人有一之未去君子憂之人欲有一之未盡君子懼焉今  
上畫猶有一陰是剛長猶未終也唯當決去之使為純乾小  
人有垂盡之勢而朝端皆秉道之賢斯剛德長盛則君子之  
道成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夫取疏決之義澤之雲氣上騰一決注便成雨故為夫君子  
法焉而決其祿澤以及下其解陰蕩濁則有決小人之意而  
天下沾其潤焉然不可以是為君之德而自居也若自居其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夫

委

德則忌矣一說居猶止也若自止其德而澤不下施則非夫  
決之義矣故忌亦通按象傳皆據君子已能者而言初無戒  
辭此獨云云與例不合故本義以為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在四陽之下微也在乾宜潛然當陽盛之時本欲上進又  
陽居陽位則益銳于進遠欲超大壯四陽以決上六為壯于  
前趾之象此少年新進憤邪嫉惡不量其力急于一決者夫  
決去小人非咎也然使決而不勝適乃貽害于國家矣夫勝  
在往前者勝往在勝前者敗故告以往不勝為咎欲其必得  
勝算而後往也譬之布衣論權臣匹夫犯大難不能退小人  
反為小人所害其不勝也宜矣蒙引云其不勝者自為不勝  
也故曰為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不能必勝而往能无咎乎  
此爻 君子以多算勝少算不勝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二當決時剛而居柔能得中道是能善酌事宜者故能憂  
惕以淡其謀號呼以集其衆戒備如此則遇以待勞靜以制  
動即猝有意外之變吾固有以備之矣豈有決而不勝者乎  
勿恤可也有乾之惕終兌之說無坎之憂不期其勝而无不  
勝正象所云其危乃光誠齋以為此坎仁傑從容存唐之事  
也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道則無任壯之舉而得戒備之宜故雖有戒亦勿恤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夫

委

此爻 君子以有備無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愆无咎  
乾為首故三有頄象又以剛居剛其去小人之心能夫而又  
夫者然疾惡而見于頄頄亦淺矣凡剛很者其頄必壯惟君  
子應變從容心夫夫而面目則渾函不露暫與之相合所謂  
夫而和也陽性上行五陽獨此爻與上六應獨行之象蓋其  
機權密運獨行而不暴其意遇雨而不避其嫌其迹似濡柔  
于小人或不免于中正之我憊然淡心以觀其變委曲以成  
其謀究能決去小人而于我无咎也蓋心白而跡不足以累  
之矣劉石芝曰九三已是壯頄有凶了君子以下周公為之  
變計而示以善處之術也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君子始雖若濡終于无咎蓋可疑者迹而不變者心也

此爻 君子以疾惡不淺露決邪有決心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心不能自靜而才不足以有為故居則不能自安有臂无膚象行則不能自果有次且象為四計不若引諸陽前進而已隨之如牽羊者必使羊在前則有訂前之勢是雖不先衆陽以進而安出其後凡握謀發慮不自用而能用入則因人成功可以遂其進而悔亡矣然當決時四志在上進雖聞此牽羊之言必不見信以不中不正無聽德之明也蒙引云无膚次且危之也牽羊悔亡教之也聞言不信激之使必信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夫

若

其行次且以陽居柔而不中正故曰位不當聰不明者亦以陽居陰而聰不明也陽明陰暗故也

此爻 君子以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九五克陸夫夫中行无咎

五以陽剛為夫主本居中得正可以決小人者也乃上比于陰最為切近必有淡受其蠱惑者如克陸在五陽之月受陰氣而生故有克陸之象五既與六相近不免溺于其私外雖欲決而一時惑戀之心復萌則決之不免矣占者得此苟能決而決之不溺于此暱之私亦不至有任壯之失斯夫夫中行為兩得之而可以无咎矣楊誠齋曰李輔國一家奴而晚稱尚父罪惡貫盈代宗不能顯誅至遣盜竊其首夫殺之者夫夫也遣盜者中行也誅之而無變者无咎也然竊殺之而

不能明正典刑是足為光大誠齋之喻為切當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心比于六以義所不可而決之雖外若中正而其牽私變暱近習之心潛注不斷故曰中未光朱子曰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然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即此意

此爻 君子以官不及私昵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陽長將極陰消將盡是眾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上居兌口而謂之无號者以其陰黨已盡无所號也夫二之惕號呼眾陽也上一陰何所號哉其勢終為君子所決而不存故曰終凶郭四山曰无號謂不復乎號以儆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夫

若

備也小人之藏禍心也甚烈而伺隙甚巧若以其勢且盡而怠傲備則一星之火猶可燎原故稱凶以戒之如一武三思不去而五王之禍烈矣此說亦通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剛長一分則柔退一分剛長至極陰終為陽所決也剛長有終陰豈可長耶

此爻 君子以自作孽不可活

三三

姤女壯勿用取女

一陰上決于上一陰復生于下純乾忽逢一陰不期而遇出於意外故曰姤姤之一陰即坤之履霜未幾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以漸消陽而不覺夫純陰而卒然一陽復幸其反

也。絕陽而卒然一陰始。其過也。當一陰始生。微也。遠曰女。壯勢必及壯也。一陰為壯。則知諸陽雖盛。實無根而向衰矣。異長女。故曰女壯。勿用取女者。以其偶遇而合。而又以一陰遇五陽。則非以漸而歸。從一而終之。道是為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至喪身敗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卦體一陰遇五陽。是君子滿朝。而小人潛進于下。非人情之所願。而猝然遇之。故曰：姤。然玩卦之得。各當以陽遇陰為正。此云柔遇剛者。蓋為下文勿用取女而設耳。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者。欲其柔順。姤乃方進之陰。漸進而敵陽者。故不可取。謂女德不貞。不能從一而長久也。姤五月卦。微陰在下。外陽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本 彌盛內陰愈生。履霜。堅冰。凜凜。凋殘。全釀于此。故不可與長。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上五陽。天也。下一陰。地也。天地相遇。止可言資始。資生。而曰咸章者。萬物相見乎離。品物在五月。皆嘉美也。姤本非佳卦。聖人于此。又看出天地以姤成功。的道理。蓋陰陽原不可偏廢。防堅冰之漸。遇固可慮。語成物之功。遇亦何可少耶。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九五陽剛居得中正。是以強毅英明之德。而遇宅中居正之位。由是德以位行。而治化覃敷。四達不悖。道可大行于天下矣。聖人以姤成功者。此

姤之時義大矣哉。

一陰之生。雖微可慮。非見幾微。謹而防之。則將漸長而不

可為矣。如人意本誠。忽有一念之自欺。潛萌于中。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欲長于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嘆時義之大。以挽回之。責望君子也。胡雲峰曰：此非贊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義與上文不相蒙。按姤原是不好的卦。上文天地相遇。剛遇中正。偶然看得有此好處耳。至姤之時。義則仍是一陰遇五陽之姤。故以為可慮者。大也。存疑云：據愚見。只是承上文而嘆其時義之大。與睽之時用大矣哉。同意。亦直提。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自天降。物無不遇。故曰：天下有風。姤后之于民。安能一一而與之。姤。惟命誥一布。雖遐。輒傳。曉然得見人主之心。如風之无形。而周徧萬物。蓋以志遇而不以形遇也。月令以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本 至日施命。令誥四方。發此于姤。正與冬至閉關相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金柅所以止車。絡繫之狀也。繫之于柅。繫之固也。一陰始生。小人雖微。而勢則進。誠能堅自止于五陽之下。而不進以守其正。如繫于金柅。乃可獲吉。若不自止而欲往。以害陽。則凶立見矣。然一陰雖微。勢必得權。害正猶羸豕必至蹢躅也。孚信也。言可預必也。以告陽也。漢高之封禪。唐明皇之不殺祿山是也。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

牽訓連。言所以繫于金柅者。以柔道方進。故用金柅以止之也。

此爻 君子以有忍。乃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巽爲魚故初六稱魚初陰尚微二與初遇是以用事之君子而遇始進之小人尚在九二統馭管轄中爲包有魚之象占得此者若能早辨而預制之猶可遏其禍亂之萌而杜其陰邪之害故可无咎若不制而使與衆陽相遇將來得權用事而受其害者多矣何利于衆陽哉賓者衆陽之謂一說初應在四二豈能包初夫卦以遇合爲義遇合之女未嘗擇配二近而先斯得之矣夫初與四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包陰包而有之則二之近比者爲主而四之正應者爲賓矣此豈四之利乎初陰在下民象故九四象曰遠民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李

義自當從一故不及賓

此爻 君子以遇好必蒙

九三居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居姤之時一陰在下是所欲也然三與初非應又上無應于六而乘承皆剛三之爲人非能知止者故居則不能安爲腎无膚三所處之地欲進而不能遂而意猶未已故其行次且然三剛正而處異有不終迷之義占者如之苟能惕惕危厲以陽德自持既無所遇亦無陰柔之傷則雖危懼而无大咎劉念臺曰一陰生而衆陽皆失所遇矣蓋勢雖盛而交已離其道不能自固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進也三上下皆无所遇是以孤立無助而行未進一說三

孤陽自守未牽于柔亦通

此爻 君子以始迷終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正應所謂賓也賓宜有魚今以四遠之故近爲九二所有是四包无魚矣夫魚本我所有而歸之他焉人心畔離矣无德以得民无位以臨民而又遠民宜其民之歸九二而去我也如秦民已歸沛公而項羽猶爭之能无凶乎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民可近不可遠其義于是若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心去已由四不中正以致之是遠民者已遠之也劉氏曰卦名爲姤以遇初爲病而三四兩爻又以不遇初爲病易不可爲典要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李

此爻 君子以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五陽剛中正姤之主也以德位兼隆之君子而制始生必潰之陰如以杞而包瓜勢若易易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則亦難以力勝故必善藏其用含晦章美不露聲色而然制之乃可挽回造化斡旋氣運而陽之將消者如碩果自天而剝落于地復有生意存焉方長之陰有時而消將消之際倏然來復有隕自天姤其將可轉而爲復乎一陽復生信非含章不能免程傳美而在下者側微之賢也九五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充實章美人君如是未有不遂其所求者也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賢也如高宗感于夢寐文王遇于漁釣是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此推原之辭九五含章以其蘊中正之德也陰陽迭勝乃天命之常知其常而含章靜制是天命之不違由人能使之不違也不委于氣運之衰必思所以挽之故不曰命而曰志不舍命

此爻君子以挽回造化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剛亢无位下與九三敵應既無能遇之德又無可遇之勢其象為姤其角則不問當遇與否而一無所遇矣雖孤立而无與交固屬吝道然其嚴勁剛介無取女之失自不為陰柔所傷故于義為无咎其陳仲子之儔聖人著此兩義使知不可不遇又不可妄遇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章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高亢在上絕物無侶宜窮于遇言其窮而少通故足羞吝按姤以一陰遇五陽而成卦故以初陰為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姤非正道惟近者得之故二包有魚而正應之四反凶三以隔乎二而不遇五則去初遠而不遇上最遠則窮也

此爻君子以剛介自立

三三

萃亨王假有廟

卦德坤順兌說彼此之情聚也五剛中而二應之上下之情聚也蓋萃以言乎心精之合也必已之精神已聚如三日齋七日戒誠敬之至斯可至于宗廟以祭其祖考苟不萃一己之精神奚以聚祖考之精神其占如此則戒在其中矣上以

陰居宗廟爻廟象五以陽承之王假象

利見大人亨利貞

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物之既萃必得大人治之而後亨无位則威不行无德則才不足利見大人謂利見天子於廟中也如是則萃得所統而安故亨然必其所萃者一出于正而後可故利貞一說萃為陽統陰之卦九四一陽則疑主之臣也故蓋陰若從大人之五則貞從非大人之四則非貞曰利見大人欲其萃於五也曰利貞戒其萃于四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時豐盛祭享宜稱故用大牲備物也吉則受福神祐也人附神祐何往不利蓋既萃而求所以富之教之則物聚可備禮人聚可集事而功業易成故利有攸往

身易實義

卷之三

畜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之所以為聚者卦德民順從君君說先民上說而下順君民聚于野也卦體五剛中下交二虛中上應君臣聚于朝也皆陰聚而歸陽之義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聖人設為廟祧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閒王者必先聚己之精神然後以其眾萃於廟所以致其孝思于獻享也致孝者盡志之謂致孝者盡物之謂渙萃皆言假廟然渙立廟而萃則祭廟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九五為位天位之大人故萃以見此大人為利蓋明一統之分懷尊王之心而為大人之所與乃可以立功故為聚以正

一說聚以正蓋指專一從五為正勿使四陽得以分權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物聚力聯祭者宜盛於季享居者宜往而有為此皆順天道  
之自然也。不則約而為泰時絀舉廢豈順乎天理者哉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亦觀其聚而已天地之化育萬物  
之生成當其未交未合情不可得而見迨其陽施陰受形交  
氣感無不可見其有無動靜始終之理徐進齋曰天地萬物  
之情通于歲久于恒正于大壯而亨于萃然其所以聚者不  
過順說而已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澤字乃水澤潤之意所以生萬物而萃也物聚則亂如水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萃

聚而無防必潰人聚而無防必爭不虞之患所不能免君子  
簡治其戎器而戒不虞安不忘危所以久其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正應本有孚以相聚也然隔于二三初有急聚之心  
不能自守以待正應之君子而遽昵比于二陰之小人乎  
不終矣若是乃惑亂其心也乃與其陰類聚也為初計若呼  
號正應則眾陰聚而笑之矣一握陰聚之象也然號者正笑  
者矣但勿恤眾笑而往從正應則无妄聚之咎矣此是聖人  
設為此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艮手為握兌口為號兌說為  
笑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于羣陰志為同類所惑亂也

此爻 君子以戒比之匪人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雜於初三兩陰之間易  
為所溺而變其志故當以中正之道竭忠盡力引初六六三  
以萃于五為得君臣之大義則有行道濟時之功于萃道吉  
而无咎夫此引萃之心一出于忠愛之實二既虛中以上應  
五亦誠實而下交其上下相孚猶祭者能精誠專一雖禴祭  
之薄無不成享也夫萃之時因用大牲吉然能如二五之交  
孚則雖用禴亦利也禴祭盛薦音樂以達陽氣而不備物乃  
祭之簡薄者楊誠齋曰六二之進非九五引之而誰也及相  
得相信之後則股肱一體豈復事于外飾哉故馬援謂光武  
脫畧邊幅魏徵告太宗不事形跡皆心孚而文薄者也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萃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未變謂為于徇君專于許國而不為朋比所搖奪者故能萃  
引以萃五也

此爻 君子以汲引善類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陰柔不中正無萃人之德不服審擇而欲近從不正之強  
援故萃如與上敵應而皆无侶故上涕洟而三嗟如此二則  
二自以中正應五而不復與三比四而四自有應亦莫之與  
故无攸利蓋萃如六三之本心嗟如以上六之不應則惟有  
往從于上六彼此俱陰雖無相偶之機而三上相應實有一  
定之理况萃之時以類相從上又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  
可以无咎然上六陰極无位即萃亦何裨故小吝然上六卑

竟是我應義所當從小吝非所恤也曰往无咎決其從上之正曰小吝惜其從上之晚

象曰往无咎上異也

上異謂上從上六也一說三連四五互巽故曰上巽此聖人以互體示人也

此爻 君子以審慎擇交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陽據坤上得衆之象上比九五之君得君也下三爻皆由四以萃五得民也必大吉而始无咎者四以陽居陰其位不正則所以得君與民者未必其正也況又爲近臣非其位而有衆物之權咎所伏也如陳氏之得齊民司馬氏之得魏民是也戒居此位得此占者必使其萃于上下者一出于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萃

萃

正而大吉方得无咎積誠動上而戒容悅屏功利則所以萃于上者大吉矣以義使民以惠養民而無徇私干譽之心則所以萃于下者大吉矣夫人臣任天下之重安能避得衆之嫌而不結人心要其志之歸于主耳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始无咎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之心也以陽居陰故曰位不當呂涇野曰大吉无咎君子以道而變位也

此爻 君子以得民有道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以中正居尊德稱其位天下望而聚焉故爲萃有位揭有位者正以尊主位而別于四剛中而應固无咎之道也設若居此位得此占者而人有未孚但當反己自修使吾元善之

德无閒而永无難而貞庶乎德純化洽而匪孚之悔亡矣九五中正即是元永貞安有匪孚此以戒占者也楊誠齋曰當天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常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此伯益克殷之戒周公無逸之規也高忠憲曰九五何以有匪孚乎所謂堯舜猶病而元永貞止得悔亡而已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雖萃有位然已德未至人心未孚則是猶有遺化而其志未得爲光大也一說人心在四不在五四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其權旁落故曰未光兌陰掩陽故也亦通

此爻 君子以設中於乃心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身易實義

卷之三

萃

上居萃終兌極而无應聚極則散說極則悲此猶開元之末元和之季也又陰柔无位無萃人之德而乘五上危道也故當探心危慮遠齋咨涕洟以自戒懼則雖不得萃猶可自保而无咎矣上六求萃不得故有此象然憂思之過危者必平所以无咎齋咨兌口象涕洟兌澤象目出曰涕鼻出曰洟諸理齋以此爻作孤臣孽子者近之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求萃不得爰爰未安于上故必齋咨涕洟而後可无咎

此爻 君子以克己自抑畏

三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者柔進而上也此卦自解而來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于

四故各其卦曰升坤上巽下木出地中與土相生入之而達之順芽葉可成高大故元亨其在人事乘以時升有可進之時內巽外順有可進之德剛中而應有可進之勢故其占當得元亨元亨如何用之以見大人則遭逢有慶而晉弗憂其見推由是南征前進則功業可成而吉于是乎可得此其元亨之當得如是者也見大人如訟者見之獲伸蹇者見之獲濟之類南征者巽東南之卦也由巽之坤行必自南故又為南征吉之象

彖曰柔以時升

卦自解來六四之柔本在解之三今以時而進升于四如長臣遇盛世而登公輔之位時為之也所以為時者陰居三不得位陰進居四則得位得位便得時故曰時升下三爻升也

身易賁義卷之三

升

木氣得地氣而升人見其升上三爻受升也地氣附木氣而升不見其升此全卦之義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內巽則能淡研以酌乎事理外順則能循理而不悖乎時宜此卦德之利乎升也九二剛中而六五之柔應之是以誠實上交有可升之具五以虛中下接有可升之機是又勢之利乎升也是以得遂其進而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九二為剛中而巽之大人五用大順之道以見九二九三亦升而應之陰陽相得勿憂不遂故有慶言剛之進乃柔之慶也

南征吉志行也

南征謂勉其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凡卦爻在下體為內為北在上體為外為南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株木得地氣之生由萌芽以至高大升之象也君子體之動靜語默之必嚴頌笑服御之不苟念念勿弛步步靠實而積之以至乎高明廣大之域則其進不禦亦如木之升矣  
初六九升大吉

初以柔順居巽體下既有能升之資當升時而巽於二陽又得可升之助占者如之則得君行道信能升而大吉也一說升以二為主初密比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故九二援而升之初之允即二之孚也夫大人南征而初隨以征其吉大矣柔得剛而大自初六之小升為九二九三之大吉

身易賁義卷之三

升

孰如之

象曰九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二陽志在南征與初六合志故得藉以同升而大吉也

此爻 君子以庶尹允諧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剛中而應于五以九三在前未易遽孚故必待既孚于五而後乃利用禴也孚者五應二之實心禴者二與五之精意蓋惟上下相孚人臣乃得畢其力而盡其忠其志始得上升也六爻俱要見升意此爻誠實以上交亦升也既以誠進無取文飾猶樂祭之薦進陽氣不用物而用志也楊誠齋曰臣有當為遂事而不為專上有重發衡命而不為悖得行其志不拘形跡皆用禴義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若臣相信如魚水之合則得時行道而有喜也

此爻 君子以咸有一德

九三升虛邑

陽一故實陰二故虛九三志剛體巽以可升之具當利進之時以陽實進臨坤陰之虛上皆順之若虛其邑以待三者如入無人之境上下坦然自信順無疑道可大行由此南征坤土平曠更無阻碍升虛邑象夫坤易從也巽則入也以柔入坤而說故升也然其升若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蕩無阻滯故其進無疑阻也

此爻 君子以剛正而物皆順之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升

圭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在坤之初以陰居陰升于坤體是積其誠意以升者也王者得此占以此誠意享于岐山則神必享之福祿可致而吉无咎矣一說王文王也四以陰居陰雖勢已近君而其德月升其心日小雖三分有二无失臣節惟祭境內之山川止矣終不敢越分而修禮祀也山二連為岐坤土兩坼之象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事如有事之事即所謂升也順事以順有事也進坤為事以順而升所謂積其誠敬以事神明也

此爻 王者精白一心以承休

六五貞吉升階

五雖下有剛中之應然實本陰柔故戒占者當知天命不易

而行政用人一歸于正乃得其吉由是德教洋溢道化誕敷其升于治若升階之易矣蓋時常得升而持之以貞故易也六五是已居尊位者升字蓋謂其功業光明以致治定功成為大得志非謂升居尊位易也高忠憲曰六五之貞在順應九二之賢二之升如升階焉都俞于一堂之上矣此所以為大得志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以柔順中正而升斯世于大猷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故曰大得志

此爻 人主以恭己正南面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六以陰居陰處升之極陰極為晦是冥息之鄉矣乃沉酣昏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升

圭

迷于利欲而不知止息有冥升之象占者遇此何所利哉聖人為設一變化之術使彼趨焉于外之心轉為不息于內之貞則道明德立而日進无疆乃為利耳雜卦曰升不來言不已也序卦升而不已則困冥斯困矣訂詁云冥與冥謀之其同上居者冥之間陰晝昏暗升至此猶升而不已也曰冥夫入自生以往無日非當死之年自仕以往無時非當止之日而乃求生不已枉理而係生求仕不已枉道而係仕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何哉期足而後知足必无是時期止而後知止必无止日無非可足可止是謂知足知止反是則冥升斯道矣不息之貞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我未見其止也之意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于上宜止矣。若猶冥然冒昧求升不已。必至消亡而不富也。

此爻 君子以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三三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上下三剛皆掩于柔坎本為陷而剛復為柔所掩窮而不得振故困卦之德體處險而說既有亨義而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處困者誠能泰然而亨乃得處困之正然此必義理精明持守堅定之人乃能亨貞而吉且无咎言非小人所能也又凡處困之道內雖貴于能亨外則宜務晦然苟當困之時或欲資口舌以求免或欲因語言以自見然當困而言人誰信之徒益取困窮耳在君子亦惟修德沉幾以需時求信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諸心而已信心所以能亨也不可尚兌之口也

象曰困剛揜也

二五皆剛而初上揜之則不能自振矣故曰剛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處險而能說有不為困者矣語意與不改其樂相似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謂剛中也惟樂天知命內無憂懼外無怨尤之君子然後能之張湛虛曰孔子于乾之亢嘆曰其唯聖人乎至困又嘆曰其唯君子乎一則得意之極而知失故常得也一則失意之極而知得故无失也窮通得失境也其正其所其不為境遷者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貞字屬大人者明大人即得正之君子耳貞即所謂險以說

處困之心也蓋當困時非中則心不亨非剛則中不固故必兩全然後得之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當困之時陰蔽陽邪醜正當務晦然若專尚口則人不信而取窮矣窮即不信也君子邦無道則危行言遜以之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所以漸水今水在澤下則水漏澤枯所以困君子處困時見得命合如此則志亦如此惟盡我所當為之理以遂吾所欲為之志即不得已而喪身殞命止成就得一箇是處致命非必定是死只是金命以行吾志而已李雲圖曰人到事窮勢感此命到底要捐此時稍有粘帶戀性命反喪了性命此志便不能直遂故致命便是順命遂志便是立命易專以人事回造化到命盡時已是最窮時候却有大通之理在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三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六以陰柔處困底即坎初入于坎宮者也其才既不能自拔而九四以陽居陰中不正又不足以庇之如株木無蔭覆而臂在其上坐困之象也株木木已伐而存其本也初在坎之下耦畫虛缺為入于幽谷象象居坎之底既傷于困而不安居暗之甚則入于幽而不見雖至三歲之久人猶不得而見之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即失其所亨也使稍有從善向上之明豈至是乎自初至四歷三爻故云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病在心困也亨則明矣劉念臺曰陰柔居下不能自振自幽自蔽故也其尚久而思覿乎

此爻 君子以去暗求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坎中滿酒食象二有剛中之德是能濟天下之困而居大臣之位者故高爵厚祿雖足娛樂而百責所萃身亦反受其困矣且又承五之應而龍錫之服方來未艾則接遇愈殷而動職愈瘁困益甚矣故以剛中言為困于酒食之象以剛中而應言則為朱紱方來之象占者得之而用以享祀則至誠享神神必享之祭則受福故利征凶者困尚在險中時值困窮未可犯難以行然君子信其在我精忠足以自靖吉凶非所論困時固不可動而征行意在極困于義為无咎朱子曰困于酒食厭飲苦惱之意此是困于好底事如感時花殘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本是好景樂底物這時節却發人不好底意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困

奎

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郝京山曰君子素貧賤患難而不失其所則無困不亨雖木石瘞瘵為羈容何傷苟中无自得即富貴酒食朱紱金車皆斧斤纏索也故爻以陰困為憂患以喻小人陽困為福澤以喻君子蓋甘之傷人也毒于苦瘞之難持也楚于痛文王之困也不難于羑里之囚而難于三分有二之日處富貴而沉溺與憂患而嗟咨其戚戚之懷一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象只舉困于酒食一句而朱紱二句俱兼舉矣言其有寵任之慶而受王事賢勞之困也

此爻 君子以靖共爾位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進則隔于二

陽如石之壓其上而不可動欲退則乖夫一陽如蒺藜之刺其下而不得安將求上六之援則隔于二陽而不得見其所耦是困之至也坎中男兌少女故三以上為妻然三與上无應宮則是也而非其妻矣坎為宮互巽為入故有入宮不見妻之象窮困如此其凶可知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據謂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故不自安不祥猶云不善之徵六三不中失道自取之也

此爻 君子以動心忍性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以陽居陰下與初應不中不正才不能極初又隔于二是以四之來極于初也有徐徐之象而初之就極于四也有

身易實義

卷之三

困

奎

困于金車之象坎為輪金為剛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之來初所以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而不能速極夫初六也夫初本正應四以其比九二而疑之猶豫不前豈不羞吝乎然四之志則在乎初初之志則在乎四夫陰陽相應正也九二隔之非正也其初之未覲四之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勢解則欲覲者終覲欲來者終來矣故始雖可吝而必有終言初終與四合也程傳云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恐之大者不容于世矣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志在下求困隔于二故徐徐而來初與四相應故曰有與雖居不當位然正應相與終能就初也

此爻 君子以克慎厥始克成厥終

九五剝剝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剝剝其鼻是上為陰所困也則刑其足是來剛而困于四也赤紱蔽膝也既傷于下則不能行而赤紱之服于膝反為所困矣然五剛中而說體猶有能為之才善處之道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故一時雖困遲久而有說則不終于困也三句俱是象然剛中有誠實之心說體有說神之義占者有剛中之德則能積誠感神神必祐之矣利用祭祀亦猶遲久而有說也蒙引九五不主人君言舊說以上為陰揆是為近習所蔽下則乘剛是為強臣所迫今既不取五為君象此說皆無所用矣

象曰剝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未得志言受傷于上下其志困而未得也中直即剛中以中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主

直之道得賢濟困也

此爻 君子以正直神聽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故欲動而辨剛則若勝憂經束而不能行欲靜而不辨乎剛又若震撼危懼而不自安無所不困是以自訟其動輒有悔曰動悔自言自悔之狀占者得之若能悔前之非而收其陰柔之疾知剛之不可揜困極而征則出于困而无復有葛藟臲卼之悔矣故動悔事之得悔也有悔心之悔悟也夫悔在事後者危悔在事前者吉有愆而動存戒而行吉之道也曰者言之虛故有悔征者行之實故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以陰柔處困極所為乖其方所處非其時皆未當也吉行者知動則得悔遂有悔心焉是能行而去之則吉也此爻 君子以釋回增美

身易實義卷三

身易實義

卷之三

主

夫



井下體本乾上體本坤初五剛柔相易而成井坤為邑變坤為坎坎邑也坎水為井五以剛居中而不變是不改井也古者建國邑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不得水泉則當遷邑以就之故曰改邑不改井不為汲者竭故无喪不為不汲者盈故无得言在井初无得喪而往來汲者絡繹不絕无不井其井也何玄子曰有心濟物能一物而不能物物能一時而不能時時惟德怨兩忘為不窮井之義然也若汲井幾至未盡緩而取其瓶則凶言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敗其瓶則水不及物而人不得用是以凶占得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井

此者知井體有常而不遷猶事理有定而不易雖制度或隨時變遷而經常則古今不易此井之義也然尤當守之以敬勉於克終苟以易心乘之則功難垂成終亦必敗而有廢瓶之凶矣可不鑒哉君子學貴及泉母為棄井亦此義

家曰異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水在下異乎水也水在上上水也程子曰木入水而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本義云是水氣乘木而升出於木末猶井水之在下可以汲而上出也故其卦為井蓋謂其象如此耳夫井泉混混其水有源烹飪灌溉可以取之不竭故其養人之利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井不可改與无得喪取不竭皆以剛中之象源泉耳剛則德性

堅強中則充養完粹是以能守成法而不涉於紛更之敵夫井以不變為德故繫辭云井德之地也

范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其瓶是以凶也徐伯魯曰為治以濟眾為功猶汲井以得水為功若未繙井是未成功也於此而不敬慎以處之至羸其瓶則終不能成功矣是以凶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朱子曰木上有水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前云羸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木之杪道便是井水上行之象按程子云木平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之象與草廬亦謂合象傳象傳觀之其為木器入水而平水以上無疑若以羸瓶說則古人以陶器汲則陶器木器皆可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井

汲安知古人必用陶器而不用木器乎昔韓信以木罍渡師又如古樽彝皆以木為之而罍彝二字則皆從缶豈亦可云是陶器乎又李陸山云異水在坎水中異水而上亦猶壘水為棧後重前輕壘水若拙者意其是歟若云水之津潤上行則與井之義無當細玩朱子伯只是三字原非決辭學者更宜詳之象言君子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使自相周恤以廣吾仁則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君子之養物无窮亦如井養而不窮矣坎為勞卦故勞徠其民異為申命故勸民相助勞民如使民鑿井而飲之類勸相如使民同井相養之類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食

井以陽剛為泉陰柔為土初六陰柔才弱人品污下上无應

授而爲時所棄其象如井之不泉而泥汲者既絕舍亦去之  
占得此者才無以濟物而人棄之故曰時舍其不利于用可  
知矣夫居下流者歸衆惡安舊習者絕新功人心本有源泉  
不自濬治致使德不修於己功不加于民亦猶是已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陰居井下不能濟物爲人所棄時舍以无應言

此爻 君子以澡身浴德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泉足以及物也然上无正應之汲引下比初六之  
滓穢則其德亦僅施于仰流煦沫之人如射鮒等耳寧能普  
濟天下哉故有井旁穴水下注蛙鮒之象蓋未養之井谷水  
下注無以禦汚則潔取者不至如敝壞之甕不能上水而反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井

漏於下无養人之功何足爲井哉谷井旁穴射下注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謂上无應不見用也九二非不足于德特以上无我與  
耳

此爻 君子擴其才器以待用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上出則及物有功諸爻凡在下者皆有不食不及物之象  
三以陽剛居正有濟用之才但居下之上未離乎下故才德  
雖具而時不足以行之有井雖渫治清潔而未爲人所食之  
象故雖行道之人莫不惻然憫之憫其有可用之才德而未  
爲時用也然三之才實有可用猶渫井之可用汲故上遇汲  
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

之才而上遇王者之明則上飲其才下著其用后與賢並受  
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徐伯魯曰君子之處世其未遇也  
使人可憫而不自以爲憫其既遇也使人受福而不知己之  
有福乃能隱顯合道窮達得所苟其未遇之時人不我憫而  
自憫則必枉道以徇人既遇之後人不受福而自福則必棄  
養以利己其不得罪於聖教者幾希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行路之人側之也求王明而受福正側之之辭側其不  
爲時用而設爲此辭也若三自憫自求則鄙矣

此爻 君子以懷才待用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陰柔得正有自修之行而無及物之功者也故有井甃  
之象四上承九五井冽之主既已修治甃固則井旁之土不  
頽井中之水可潔而前此竟廢之咎可補矣三之渫渫初之  
泥四之甃養二之谷渫以潔內養以防外其喻日新之功乎  
日新而不已則寒泉之來不窮然則四雖不足于體用之全  
要不失爲清修之士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養所以禦汚達泉也四柔順得正雖無及物之功而亦不至  
於自棄故无咎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  
外以禦其汚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

此爻 君子以日新其德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井之主爻井以陽爲泉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坎正北

方之卦故稱寒泉。冽而寒者，泉之德中而正者，賢之德九五。是得時得位之賢，淵養之德既裕於已，時出之功自及於物。猶泉之已深，已發，冷然堪食，出不竭而應無窮。井冽寒泉，食也。正象所云養而不窮也。此爻象存俱不取，君義上賢人說為是。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蘇子瞻云：其正與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諸理齊曰：獨提中正二字者，謂陽剛為泉，陽剛而又中正，所以為泉之寒而寒故食也。

此爻 君子以黃流在中。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為功，井冽而食，井道已全矣。上六坎口，象井欄，勿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五

幕，公其汲于衆也。不擅其有不私其利與。三以應為孚，不窮於汲矣。與五以近為孚，不窮于食矣。此雖是說井之有孚，其實依稀井象而說人事耳。聖人以博濟為功，不以井養自私。所以元吉，按井无求于人而人趨之，孚之義也。易言有孚，莫妙于井。猶菴李之不言而蹊也。他卦之終為極為變，惟井與鼎終乃成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有源而於人无不濟，井道

之大成也。

此爻 君子以抱彼注茲。

三三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兌金離火，火鼓鑄而金從革。火革金之象，存疑云：改革之初，但見目前之可安，紛更之可厭，鮮不以為害我而病己者。及夫更革之後，勞事過而逸事來，宿弊革而新利興，然後民始知向所更革者非勞我也，逸我也，非害我也，利我也。如盤庚未遷，人言聒聒已遷，則人始信之矣。元亨利貞，悔亡者，悔吝之生，每生于變動，必通之天下萬世而元亨，協於天理人情而利貞，悔乃可亡。所謂貞者，革必酌於義理，象雜之明也。革必隨于時勢，象兌之悅也。訂詰云：王者與天下更始，以不妄動之心，行不得已之事，非合德於乾不可。惟不求便於一己，而期公於天下，則其道大通，不期便於一時而期守於百世，則其道正固。夫然後事後之追悔可亡。中三四爻體乾故備乾四德。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六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勢各相勝而相息。革象也。卦以相違為際，相息為革。而既濟水在火上，不日相息者，蓋坎乃動水，火不能息之，澤為止水，水在上而火炎上，故熾之而息。此火能革水也。夫一男一女乃相感應，今中少二女同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則變生矣。故革又睽二女，其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革二女，其志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苟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豈輕言革哉。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已日，已革之日也。乃孚，見革之未易孚也。蒙引云：聖人象革首及此者，一以見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以其徒起衆惑也。一以見革之不可已者，終不容已，雖駭衆勿恤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以

變革必內明而外說內明則灼於義理而非妄革外說則順於人情而非強革如是則放之四海而大適行之適宜而得正矣大亨以正則所革皆當而悔可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此廣明革義天地之革莫顯於四時陽革陰則寒往暑來而春夏成陰革陽則暑往寒來而秋冬成此革之見於造化也人事之革莫大於湯武湯革夏以爲商武革商以爲周時未當革聖人不能先時時所當革聖人不敢後時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此革之見於人事也而皆不外于一時革之時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革

七

象傳水火相息平舉而言也此只是水火決火滅之象故名爲革君子於此設推步之法以稽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算之術以察氣機旋轉之變賓饒晦朔無一時之不明析因夷隤合四時而爲明夫歷歲久必差差必治焉以求其合歷不治則時不明君子知天地之屢革如此推其曆數明其時氣而在上者得以敬天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立事則變革之道自與天地合其序矣

初九鞅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似若可革也然居初則分卑而不當事任无應則上无援而不得自伸其時與勢如此豈可有爲但當用此六二中順之道以不妄革爲中不躁革爲順堅忍執持避養時晦以自固而已故曰鞅用黃牛之革牛革无羣於初物

文安蔚于終所謂有爲而後可以自爲也

象曰鞅用黃牛不可以爲也

言當慎始重革時勢不可有爲也

此爻君子以持守堅定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辭已日已革之日也此已日乃議革之日也所謂革言三就之日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文明且有虛中之信故專以議革屬之上有陽剛之君同德相應應上則乘權體順則無悖中正則無偏文明則燭理宜革之易矣然革非得已不可以遽也故當從容慎重據議于已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存新政不可一日無然後不得已而革之乃者緩辭詳詳緩無急遽也占者如是則人有樂從之意已無紛擾之失往得吉而无咎矣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革

八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五陰陽相應故曰嘉議定而革詳審精密則更張有漸弊去民安其所行有可嘉也行有嘉即征吉之謂

此爻君子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道貴於詳審而病於躁急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正金火變革之際而躁動於革者是不能詳審慎重而行故征則有凶雖時際當革革出於正亦不免於危厲所以厲者特以其躁動而不審耳若能慎重之至審察當革之言至再三三圖謀成就則可乎千人而變革之矣革言者革之議論也三就者三番商量成就而革之議論定也按改革之事出於人



情久安之餘。最要得人之信。故革六爻多言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此決辭也。凡事詳慎至再三。則熟思審度。已無遺策。故以又何之致其斷。

此爻 君子以謀定而決。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四以陽居陰。所處不當。宜有悔也。然卦已過中。時既在所當。革而剛柔不偏。則所以施之革者。必能斟酌可否。裁處盡善。而改其失當之弊者矣。故以象所稱悔亡。歸之蓋改之于革。言三就之後。衆心曉然。知所當革。然後從而革之。則孚而後改。無疑駭之慮。成維新之化矣。故吉有孚者。上而孚於五下。而孚於民也。象引悔亡。是所革之當吉。比悔亡又進一步。說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革

九

命與自也。告命之命。同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革命是九五事。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信志言改命而吉者。以上下信其志也。

此爻 君子以作周孚先。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二三四共襄革事。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革之主。拱手受成焉。而二之文明。悉為五之文明。矣。蓋以自新新民之主。而當應天順人之時。故能革命以有天下。而主德昭明。民俗丕變。猶虎之毛毳而文彩外見也。占者得此。當有此應。然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得天人之歸。而無富天下之念。乃足

以當之耳。一說未占有。言變革之昭然炳著。不待占決。天下知其至當而信之。故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也。如成湯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大人自新新民。以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人文宣朗。炳然可觀也。

此爻 君子以有諸中形諸外。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處革之終。乃治定功成之時。在君子遷善敏德。而英華發外。若豹變之形。蔚然在小人。則畏威遠罪。勉強以從上之教。令既革其而漸亦可以革其心。是則舊染已滌。天下靡然向風矣。夫變革乃出於不得已。方其未革也。患其不善。革及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革

十

既革也。又患其不善。守使於此而復往有所革。則紛更眩擾。能无凶乎。惟宜貞固守此寬大寧靜。相安於無事。斯治可永保。乃為居貞而吉耳。蓋革固不可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故有此戒。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故曰其文蔚。小人革面。亦由中心以達之。面目者曰順。以從君。則心革可知。金性鍛煉。皆從故曰從革。從而後可革也。

此爻 君子以移易風俗。

三三三  
鼎元吉亨

鼎器之養者也。以供賓客。享帝養賢。皆賴乎鼎。古人以象大



寶之位蓋聖人於革命之後維新其制以奠安天下大禹所以鑄九鼎也卦德異順聰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占者如之則謂變有方政化四達故大亨彖曰鼎象也以木異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以卦體言陰分趾陽實腹中虛耳上剛鉉此鼎之體所以立也以木異火而致亨飪此鼎之用所以行也異字之義甚精烹飪之法本欲火氣入物然火太緩不入太猛亦不入故言異即文武火之謂也烹飪所供祭祀賓客爲重然享帝貴誠尚質用饋而已故止曰烹養聖賢則饗殯牢醴畢具故曰大亨湯慈湖曰享帝止曰亨而養聖賢曰大亨者上帝一而羣臣衆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主

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異而耳目聰明者內而此心異順外而耳目聰明也離爲目五爲鼎耳故曰耳目皆有離明之德故曰聰明異則入於義理而不拂聰明則達於事變而无蔽此德之見於卦象者也卦自巽來以巽初之柔進而上行於五以巽柔履大實此勢之見於卦變者也五居尊得中而應九二之剛是能用陽剛之佐又其輔之見於卦體者也德位兼備而所應得人此所以天佑人歸保世滋大也故大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人君居尊位而安正端重則所發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是以能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安重而有以凝其實也程子曰未有外其僂而

心敬者然則正位雖以外言固可以舉其內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在下趾象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象凡洗鼎而出水必顛倒其鼎以趾反加於上而後可出鼎中之污穢故曰利出否初居下位而應九四越爲下之分取援上之嫌故有此象廣其義猶之得妾而非正室於禮亦爲顛也然因妾而得子以承宗是因賤以致貴亦猶鼎之顛而有出否之利也總之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足重有子則可重顛而出否是因敗以爲功妾而得子是因賤以致貴也朱子曰此本是不好的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在下位不援上正道也初而上應似悖乎此然將實以珍膳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主

不得不出其否則匪悖也貴對否言四在上貴者也所從者貴故爲出否以取新也

此爻君子以除惡務本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二以剛居中是實德內充猶鼎有實也然既有實則行鼎以耳全在正應之五若下比而之初則覆矣夫二與五爲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相比非正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是初爲我仇也凡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于惡而爲仇即就也二能自中以正則不正不能就之矣占者如是則德不虧而用有餘潤身澤民皆由此出吉之道也楊誠齋曰二以陽剛之十居大臣之位上遇離明謙柔之主下得三四同德之助此鼎之有美實天人上下所將以同享也然冠冕者陰仇正者

邪初六與我近而我仇也。我而能動我則彼必乘其動。今初六以一陰之孤而居於衆陽之底。故有疾我之心。而無即我之便。九二以陽剛之才而充以篤實之德。故有不動之志。而無可乘之隙。大哉九二之實德乎。壯哉九二之不動乎。一鼎不可動則萬夫廢一心不可動則萬議息。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應五而比初。然既有實矣。之初則覆之。五則得鉉而行。猶夫人不可失身於非義之親也。

此爻：君子以無從匪災。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三以陽居鼎腹中。其才本足以行也。然處木火之交。木巽遇中。鼎沸火烈。鼎炎耳則耳熱。不可舉。後故曰：鼎耳革。夫臣必得君以行其道。猶鼎必賴耳以行其實。而三過剛不中。越五而應上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其不得乎。君猶鼎耳革。然則道無由行。其行塞矣。物皆以足行。鼎獨以耳。耳既革。故其行塞。離爲雉。五也。背祿位也不當。兌口故不食。言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然三以陽居陽終。能反之於正。苟能自守。不妄應上。則三五相合。若臣相得。如方雨虧悔。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而終當有相遇之吉矣。三變則內坎外亦坎。方雨象互兌爲雨。火遇雨則虧其勢。改其烈焰爲悔。以水濟火。陰陽相和。明良遇合。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終吉。蓋三之於五。雖非相應而相成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木火遇烈。不知所以裁之。故鼎耳革。上九言剛柔節。所以裁也。節即義字之意。君臣以義合。不行則不食。故曰失其義。

此爻：君子以行義遠道。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然以不中不正。下應初六之陰柔。使小人得依附以收乃公事。有鼎折足。而覆公餗之象。誤國者服上刑。其形渥矣。如唐肅宗用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三四之實在下位。曰雉膏。大亨之養在大臣。曰公餗。初未有鼎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而覆餗。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大臣附下罔上。以至災及其身。故有此象形渥。古本作刑。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蓋古刑諸侯大夫之制也。一說形渥謂形容肥厚。而无德者考繁辭亦作形渥。未必皆誤。則此說亦通。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四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任匪人以敗事。其信任者果何如。而自信者又何如也。訂詰曰：未驗而言之人。必不信。今果何如也。

此爻：君子以無昵于僉人。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虛中。應二堅剛。既有中德。又用賢臣。猶鼎黃耳而黃之以金鉉也。占者利于相誠委任。而無間疑之謂貞。此本義前說。論理則鉉有一梁。橫于鼎上者爲玉鉉。兩旁有索下垂。貫於兩耳者爲金鉉。王童溪曰：有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夫

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前說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然鉉所以舉鼎必在耳上方。能舉九二在下。豈能舉乎。當以本義或說為優。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以中為實德則存之而不偏不倚者。乃立本之實體。達之而無過不及者。乃時中之實用也。呂涇野曰。執中之堯而得玄德之舜。溫恭之舜而遇執法之皋陶。宜四方之風動也。

此爻 人主以虛中凝命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至上九實既薦而功成。貫鉉以舉之時也。五耳柔匪剛不堅。五火烈匪玉不和。九以陽居陰剛而不過柔而得中。如玉之溫潤而栗然有鼎玉鉉之象。是則陰陽和而水火濟。鼎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成矣。享帝養賢何往而不利。黃以之為治。則於精明之中存惇大之體。事皆盡善而政无不舉。故象以剛柔節明之五取金者。五體柔故貴剛也。上取玉者。上體剛故貴和也。非五柔之金鉉不能貫鼎耳。非上剛之玉鉉不能行鼎實。天下惟剛柔相濟而成中和。則事無不舉矣。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九剛而位柔成於身則參和不偏。達於治則寬嚴並用。故曰剛柔節。節四山曰師保在上。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則威有一德。克享天心。用祚邦家。于永康故大吉无不利。

此爻 君子以不競不綖教政優悠

三三 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于下上二爻位

震亨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震動奮發。故曰震疑者。故鬱者舒。所以亨在天。為陽氣迅發之雷聲在人。為天理乍萌之動機。聖人聞雷而恐懼。增其敬。常人聞雷而驚怖。失其常。故震之于人多功有亨之道。

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七也。

初震二柔於內者也。四震二柔於外者也。震來則此心兢兢然。迴環顧慮。圖之審備之密。有事化為無事。可見震來只在吾心。自震凡日用之間。舉動自有法則。而一笑一言皆亞亞而自如矣。中庸喜怒哀樂中節。得之戒慎恐懼後。正此意縱有大變之來。震驚百里。而我鎮定之性。獨能不失常度。如長子主器。七以制俎。豈以降神。斯時志意凝一。則雖雷震之大。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不能使之懼而失守。何則。敬有所主。懼有所忘也。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虩虩地。便能笑言哑哑。到那震驚百里也。自己不喪七也。一串說下來。孔疏云。聞雷恐懼。便是有福之人。劉念臺曰。虩虩於中。而亞亞於笑。言恐動之極。仍處之以鎮定也。震驚及百里。而屹然七也。之不喪。方寸之有主如是。更何一切事變之搖奪乎。所謂動亦定者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心之小也。笑言哑哑。識之大也。君子心存恐懼。故能致福。且神氣安閒。自處俱有法則。可見福非外至。只意思安閒。便是真福。然須從戒慎中出來。日後有則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見非恐懼無以致安樂耳。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驚百里人皆驚懼易喪所守而主器長子獨能處之泰然不喪七咎養之有素則性度凝定可以主持重器而為宗社主矣出謂長子繼世而主祭猶詩云明天子出矣若作未出之長子則主豈自有父在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連聲動曰洊上震下震相繼而至故稱震君子觀洊雷之象恐懼凜其畏天之心修省見于行事之際惟恐懼修省之機惟修省收恐懼之實此所以為君子之震若徒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無恐懼耳楊慈湖曰悟恐懼修省即何思何慮之妙則無所不通矣

初九震來就就後笑言啞啞吉

初在下體則為震主在全體則居震初當全卦之義故辭與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七

卦同先就就而後啞啞者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後字與震來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無懼也薛文清曰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劉念臺曰憂樂相因所謂先憂事者後樂事也蓋心體以戒慎而有得如此

象曰震來就就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人心無恐即怠一怠百殃俱至一恐百祥俱至有則謂喜而不失則也

此爻 君子以克庸祗德

六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陰乘剛才位俱弱而處得中則能用其弱故首被震衝至于喪資辟易危厲甚矣幸二中正柔順所遭雖不偶而所

存自不亂故能以柔避剛以靜馴動大喪貝而不顧遠登高而避之久之而時過事已剛震自衰則險者易誦者伸其所喪者不逐而自獲矣億喪貝大喪其貝也十萬曰億訓大為宜二乘初九故曰躋于九陵中正之德乃二所固有雖量勢異避而中正之德自若也故勿逐七日得言不甚久也陰陽各極于六七則變而返其初故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誠齊謂漢高避項羽而入漢中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漢六二之義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乘剛迫近雷威故危

此爻 君子以七日來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雷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本

三以陰居陽不正故震懼而蘇蘇然神氣散緩消喪其知所為此才不足以濟變者震本能行而不行由素不知儆以至于此占者若能因震懼而改過遷善以去其不正則得震震之宜可以无過咎也行改圖也即陰變陽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所居之位不中不正故不當故宜行而改之

此爻 君子以率德改行

九四震遂泥

九四洊雷也剛失位而陷於四陰之中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志弱而性邪乃似剛而終於墮墮者方欲為震而忽互艮止百鍊化為繞指無所為光明慷慨之事矣故云震遂泥其無聲可知不能自震陽之光明安能透露哉遂

者無反之意。泥者沉溺而不能自奮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當震之時而能奮發有為乃為光大。四不中不正而陷於重陰則終於暗昧震遂泥矣。豈能光也。

此爻 君子以沉潛剛克。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以陰居尊而當震時才弱不足以濟故于下震之往。上震之來無時而不得危厲也。然有中德足以自守故大无喪而猶能有事功无喪者天命未去人心未瓦解也有事猶可修政以有為也。若五者其亦始于可懼而終于无懼者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五以柔弱當國家之變往來皆厲上行下行皆危故曰危行。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九

然所行雖危而能大有事者以有中德則能恐懼修省以有所事而撥亂反正其為无喪也大矣。

此爻 君子以作稽中德。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六以柔處剛當動之極才弱志亂有氣索日眩之象。六三蘇蘇上六索索矍矍三內震之極上外震之極故皆用重字。夫人必心安神定而後可以濟變以彼方寸之亂過於長懼神氣索索欲盡瞻視矍矍失常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變故占者征則凶也是惟不能戒之于早耳苟能于震未及躬而方及隣之時先事而為之戒恐懼修省以鄰之戒為戒亦將云五之中為中不失恐以致福之義則再變有方應變有具敬戒之心足以當震驚之至而无咎矣。然以陰柔處

震極雖防患之早而慮事猶疎不免于不虞之小變意外之偶傷如六三為上六之婚媾然亦不免於有言者三上敵應又以其獨遠威震不相救援故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驚懼見於外由於中心未安也極而復征故凶若能見鄰戒而知懼畏在事先則有備無患而无咎矣。

此爻 君子以預防弭患。

三三艮取坤體而應其上之象陽自

民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連山非兩山並列乃上下兩山重峙三為地今一陽跨其上

有止于極而不進之象故曰艮其背言人所以不能安止

者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精神多著在面前而存人我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十

耳人我之見一起不動之體遂失以致膠擾擾寧故聖人教

之曰艮其背夫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苟

能惟理是主而止于其所當止焉以言其內則見理而不見

己己之利害得喪弗顧矣豈非不獲其身乎以言乎外則見

理而不見人人之是非予奪弗顧矣豈非行其庭不見其人

乎如是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休心息智故不萌而所見

惟義理之當然又何咎之有一說此其無心不動而人我不

相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聖人以无所止為止學者

則必從有所止而入此其所以體无咎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者止于理而不遷之謂故艮之道不專屬止止之道惟其

時時止則止靜而止于義理也止而止也時行則行動而止

乎義理也。行而止也。惟貴我之真止不遷而已。惟行止不失其理。所以爲動靜不失其時。凡人煩擾則昏靜止則明。動靜皆止于理。則泰寧定而天光發。自然如止水之湛。鑒鏡之明。艮爲篤實光輝。故曰其道光明。薛文清曰。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之一身。惟背爲止得其所。故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在理則爲所當止之處。即人倫物理之所在也。程子曰。如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身易實義。卷之四。艮。

此以卦體言之。陰陽相應則情通而相與。今六爻皆敵。應兩艮各反其躬。以背相對。故曰不相與。卦取此義者。以陰陽敵應而不相與。自有各止其所之義。而變惡之攻。情偽之感。俱無之矣。是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內外之兩忘也。敵應非謂不與物應。雖應而不動。猶未嘗相與也。如水鑑中之萬象紛然。而水自靜。苟當感應相與之時。而徒以止爲尚。則是槁木死灰。烏得无咎哉。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相竝不相往來。各止其位。不相侵越。故曰艮君子體之。如山之寂然不動。罔敢越思。蓋天下各有當然之理。爲人所當止之位。凡人所爲。易至于山位者。以不能思耳。若君子則思隨地盡道。

因時處宜。如止仁止孝。素位而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以出乎位之外。焉存疑曰。思不出位。所謂於止。知其所以止也。楊誠齋曰。襦袍緇袍。立狐貉。狐貉立止其位也。典禮以禮聞。典樂以樂聞。亦止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在下而陰柔。以能止之質。處當止之時。是能以理自止者。故有艮其趾之象。謂止於動之初也。夫時止則止。貞之道也。知壯趾之征凶。則知艮止之无咎矣。然又不徒知止于始而貴安止于終。初六剛位居陰。慮其止于始而不能常于終。故方止之初。戒以利永貞。則可以邀致艮之終矣。蓋欲其常久而貞固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身易實義。卷之四。艮。

初以陰居陽不正。然時當止而止。未失時止。則止之正。遂故无咎。

此爻君子以安於所止。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者。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爲能靜而止之。以理自守。不肯妄動。有艮其腓之象。然三居下之上。雖爲止主。而互震則好動。行止在三。非二所得自由。二不能以其柔中而拯三過剛不中之失。不得已而姑隨之。猶夫行止在股。而不拯其隨。夫以相維之分。而無相成之益。其能快然于心乎。不能不隨。而又不快。其隨故象云未退聽。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言二不拯其隨固因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傲然自用而不可退聽乎二也

此爻 君子以尚匡救而戒難隨

九三其限列其夤屬薰心

九三連上二陰成震震性好動而三以一陽陷于二陰之中而不得動則止益固矣艮之為義各止其所而不相與若為上下之界限然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夫上下內外之限雖肅而精不可以不通儻事與我接而我不與事應則知止而不知通知經而不知權是于不當止者而止之也如是則處世乖離與物睽絕若舉其脊脊而分裂之矣夫限在身為腰乃屈伸俯仰之際非可止者若恃剛強止限分為上下寅列為左右心居其間無所安泊焚燒其中豈有安裕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堂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此爻 君子以明體適用而無膠執

六四艮其身无咎

四以陰居陰有能止之德而值當止之時能自止其身時未可行則審出處之義而不出勢未可濟則明屈伸之道而不為能自止其身者也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于身見之觀其身止則知心得其所止矣惟能止諸心故能止諸身又安有妄動之咎哉廣義云此爻不宜說得太好其不出也雖不足以兼善而亦可以成獨善之志其不

為也雖不足以濟事亦可以无債事之愆最有斟酌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時止而止屈而不伸止而不行故曰止諸躬此僅能成己而未能成物者故程子以為無足取蓋一于止而不能兼乎動者也

此爻 君子以括囊閉戶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頰之兩旁骨言所由出也五當輔處以陰居陽本宜有悔然柔中居尊言不妄發故能虛中致慎止于輔而不言言則中乎義理之次序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夫能止其言者必能止其所行矣占者如是自不致牽易繁瑣而失言之悔可亡矣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齋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艮其輔止于中也五有中德因中可以得正故能艮其輔而不失之易與繁也

此爻 君子以時然後言

上九敦艮吉

人之止難于終故節移于晚守失于終者多矣上九敦重厚固成艮之主居艮之終則通上下為一身合行止為一道書之欽汝止大學之止至善皆在是矣即初之所謂利永貞也故有敦艮之象丘再成為敦坤上積而陽居上止而又止厚之至也六爻自趾至輔皆圓于一體未盡止之善故僅許以无咎悔亡獨上九敦艮于終所謂安止之止聖人以爲非形之可拘故曰敦艮吉與悔亡无咎之辭異矣



象曰致艮之吉以厚終也

此爻 君子以安汝止

三三

漸女歸吉利貞

漸德下止上巽方其在下能自止而不進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驟故其卦為漸其在女之從夫聘則漸奔則速巽為長女當歸人久矣然能止以待男之下六禮備而後行女歸之正也故聖人取以明漸進之象此卦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又有正之義必以正理自裁而不苟為私情之合然後能保其吉耳故誠以利貞推之如仕進作為皆當有序而尤重乎始進進以禮而出不苟斯可以行道而吉矣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重

晉卦曰晉進也故曰漸之進言以漸而進晉之進則君臣漸之進則男女也天下之仕進者皆如女歸之漸而進則吉矣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得位以卦變言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乎陽位者也得位者貞之義也有功者利貞之利也九進居三臣之進以正而無僭偏之嫌九進居五君之進以正而協天人之望政本既端而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此言卦體指九五也剛得中既不委靡又不偏倚剛而不過適得乎中則無不正矣亦釋利貞之義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言卦德卦內安止而外巽順止則安靜恬退心不必于進也巽則從容詳審身不躁于進也以是而動則以漸而進而無所阻矣止而巽漸進之義動不窮漸進之效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山本高於地木生于足而漸漸向高也一云山氣浸潤徐至長茂其進有漸亦通君子象之漸以居德則必優悠服沃以馴致乎聖賢之城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漸以善俗則潤育薰陶以馴致乎動變之化孔子所謂百年勝殘去殺也居德象止善俗象巽言君子居德于身而漸摩密移以善其風俗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飛有序得漸之義干水涯也止于水涯其進不驟漸進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重

道也初以陰柔居下如新進之士匍匐在下未得可安之位而上復無應又失所藉之資則履危而屬蒙讓而被讓所不免者然宵人小子燕雀安知鴻之志哉凡災害小者皆是有言之象總是未得所安之意此乃時命之不偶非名義之歎也何咎之有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此爻 君子以重始進而不可輕仕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石之安平者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進于磐得所安矣初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閒以矣矣蓋二柔順中正應五而上進以漸得君行道故居高食厚委蛇自適而能莫國家于磐石納君民于衎衎居位則有德以稱其任而處



之不危。受祿則有功。以酬其君而享之。無愧占者如是。則祿位可以長保。功業可以自見。吉之道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此爻 君子以受祿不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冥行徑趨。陷身非地。故有鴻漸于陸之象。在丈夫則剛暴取。禍急于征。而此四與四相得。溺而不反。故征則不可。還在婦人則過剛而不審于理。從來悍暴之婦。必多淫行。三既比四。而相說。四遂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以離之大腹。嬰乎坎。難豈能育哉。其象如此。凶莫甚焉。夫此過剛之行。無適而可。惟用之以禦寇。則利耳。豈所謂于漸進之道哉。三互坎。滿身易實義。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孕象。楊誠齋曰。鄭寄舍祿產。而從平勃。利禦寇也。蕭至忠舍明皇。而從太平公主。婦孕不育凶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離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夫征不復。永離其羣類也。婦孕不育。剛復不和。而失守私交。故孕而不育也。利用禦寇者。由其過剛。為能威懾于衆。而協力相保也。順字正指過剛。非極剛。不能同心戮力耳。

此爻 君子以廉而不劌。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四以柔乘剛。懦弱而履危。不得其安。然柔順巽。或能自得安處。故有鴻漸于木。或得其桷之象。占者於難處之中。有善處之道。則終得安。而可以无咎矣。楊誠齋曰。六四起九三而

出其上。危道也。惟降而棲于可掾可桷之卑。枝則庶幾无咎耳。君子之漸進于小人之上。非順而巽。異而降。未有能免者。故于文下子玉而安陽處父上。趙盾而見殺。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道非高之為貴。高而平者之為貴。順則謙冲。而與物無競。異則潛淺。而計出萬全。求安之道。惟巽與順而已。

此爻 君子以委蛇自全。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為最高。陽剛居尊之象。五以二為婦。又中正之德同。是進得其位。而往有功者也。然二五雖正應。而為三四所隔。不得驟諧。故不孕。中爻互離中虛。空腹不孕之象。久而他議。寢正配。諸歷三位而後至。故有三歲不孕之象。然二五以中正相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天

應。乃夫婦之定理。一時雖阻。究竟得伸。但合之有漸耳。彼不中不正之三四。終莫能奪而勝。占者必有所遲久而後得吉也。凡人臣遇主。不為奸邪時勢所間。卒成正邦之功者。用此道也。夫卦之異。女艮男巽。定位也。而又以五為夫。二為婦者。又取陰陽相應為義。此易所以為變易也。三四近比而相離。女歸之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遲合。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合雖遲。終得遂其正應相合之願也。

此爻 君子以求早合而進必以禮。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遠雲路也。上九漸進之極。在至高之位。如鴻之所翥。益高。烈

然雲漢之表而其羽雍雍可儀所謂冥鴻也在人則超逸事  
外似無所用而清風可以振俗高節可以範世故可用爲人  
道之儀法而吉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一說陸應  
讀如字異性伏入進退不果故又退漸于陸也人心爲進退  
得失所亂則貪進不知退異終能退則其中之不亂于利欲  
可知也楊誠齋曰自于磐而至于陸則其高爲驟自陸而復  
至于陸則其進爲退上九以剛陽之德秉謙巽之極各居一  
卦之上實出一卦之外其位彌高其心彌下其進彌徐其退  
彌速此其羽儀翔集裁然而不可亂豈不足以高出一世而  
爲天下之儀表乎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不可亂者言其羽之秩然也如賢達之人進處高潔有非外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物所能亂其志者其子房子陵之流亞歟

此爻 君子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三三

歸妹征凶无攸利

妹末女之稱也卦少女從長男而其情以說而動是爲女子  
情勝自歸于入而不復計其婚禮之宜正也故曰歸妹歸妹  
已爲不正而剛柔雜比爻不當位以柔乘剛俱屬不正女歸  
如是則方歸固非禮法故征凶而既歸難以宜家故无攸利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上女下天氣下濟地氣上接  
皆天地大義蓋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物不興男女不偶則

形化氓而人類滅男女交而後生生相續不窮承先曰終啓  
後曰始故曰人之終始所以爲天地之大義也存疑云歸妹  
本是不好卦此云天地之大義是就他好處說如姤本是不  
好卦象傳天地相遇剛遇中正亦是就他好處說  
說以動所歸妹也

歸妹何以不利所歸之妹以說動也蔡汝南曰咸止而說曰  
取女吉以取屬男歸妹說以動故征凶以征罪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諸位陰陽皆不正故征凶征謂不待男而自行也三五皆柔  
乘剛女操其權以制男故无攸利夫陰陽之配男女之交理  
之常也人苟不由其正則男牽欲而忘其剛女狎寵而忘其  
順傷身敗德可不慎哉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震澤上澤水爲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以爲歸妹  
之象婚姻之道必其始之以正乃可以善其終蓋始念不正  
終則必乖如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捐者多矣若能預知其  
不終之敝而正其始則可以永其終豈復至於敝哉

初九歸妹以娵跛能履征吉

女歸居下而无正應乃娵之從嫡以適人者也初以剛居剛  
在女子爲有賢正之德然非夫婦正匹故曰歸妹以娵謂此  
妹之歸歸以娵也德雖足以有爲而分則限于有制以二之  
小君在上故不敢正行能履而托之乎跛但維持調護承助  
正室而已奚能大有爲于內政哉然既以娵自處行不敢專  
恭謹之至以是而行宜其吉也徐敬可曰六爻凡言歸妹皆

指五所歸妹也。初言娣媵也。以者五以之也。以娣姪從古之制也。跛能履從之象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終其身以娣自處。而不敢僭越。故曰以恒相承。言其得承助正嫡之義。

此爻 君子以大讓如慢。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中。優于初之居下矣。上有正應。優于初之無應矣。正所歸之妹。而為正室者也。然所應六五陰柔不正。女賢而配不長。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僅可以善其身。而小施之。故有眇者能視。而不能遠視之象。夫士所遇者非賢。君猶女所遇者非賢夫也。幽人借以言妹之居內處中。幽閒貞靜。不動一毫。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歸妹

說意故其占利幽人之貞。正與象征凶相反。蓋初乃以娣事嫡之道。二乃以剛婦事柔夫之道。膠木小星。初九有焉。仲氏淑慎。莊姜古處。九二有焉。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惟守其幽貞。斯不失夫婦之常道。未變常。即初之以恒也。丘建安曰。跛能履。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庶之分。明眇能視。則无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

此爻 君子以抱道守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待也。三已位尊。非娣也。然陰柔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工于媚。說急于從人。而上無應。無娶之者。不得為人配。反歸待時。以娣乃行。降貴而賤。羞辱甚焉。一說三居下卦之上。何自賤也。

至此德不稱位。而成須。故也。天官書。須女四星。為賤妾。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六居三。柔乘剛。賤陵貴。其求歸之道。皆未當。故無取之者。所以須也。

此爻 君子以不隕穫于貧賤。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以陽居四。在女子為賢明者。又居上體。有貴重之義。而無正應。過時未有所歸。故曰愆期。乃賢女雖不輕從人。而人情實所願娶。其遲歸自有時。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耳。益其愆期之志。如此。孟光三十不嫁。是其人也。鄒四山曰。九四中而過者也。年非少矣。而无應。則當于歸之期。而未歸者也。五為帝女。則四乃大臣之女。彼豈莫與偶者哉。夫亦其剛明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歸妹

之德不苟。從人以待賢。配則其歸固有時耳。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爻 君子以印須我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居尊位。妹之最貴者。王姬下嫁之象也。柔柔中之德。雖至貴而無驕侈之念。惟以中德為貴。不以容飾為良。故其袂不若其娣之袂良。其良在德。而不在袂也。舉一袂而其服可知矣。良美好也。月幾望。象其嬪德之謀。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徐敬可曰。五以柔中下應。非徒生貴。且有盛德。被服之華。不嫌遜于娣姪。既能榮儉。且有逮下之仁。不嫌幾望之譽者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不如其梯之秩良尚德而不尚飾也德重則外輕五以柔中之德居尊位有貞靜之美而無驕妬之習是其行也以中德之貴行耳豈在容飾哉行謂下嫁也

此爻 君子以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下无正應失德過時爲約婚不終者也不成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凡婚姻禮成而厚其資送承筐有實者女歸之事也爲酒食以名鄉黨僚友刲羊有血者男婚之常也今三上非應猶女執虛筐而无榛栗以實其筐士執虛器而无血膏以實其器是女不成嫁士不成娶爲約婚不終之象故以象之无攸利歸之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歸妹

若承實筐則成嫁矣曰承虛筐見約婚不終

此爻 君子以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

三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草茂曰豐離无不照震无不行故豐有亨義假至也謂明動皆至也明與動一毫未合不爲至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達固有亨道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設觀斯殷盛祿爲長駕遠馭之思則是尚大而耗亂之機已伏于此矣是可憂即在自心也然徒憂而不爲之所則雖精神勞弊亦屬无益日勿憂者聖人豈是故人无憂言當以此心遍照天下常操持其盛大持盈戒滿如日之常中而不至于昃斯則真能憂動可以君臨萬國遍照四方而得永豐矣故曰宜日中且無常

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古人當於變之日而動時幾之欲處太和之世而憂艱大之任意固如此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謂明動相資故豐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故必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則於天下事既周知無遺又果斷無滯治功所以大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極豐之時民物繁阜勢足以遂其意志願日廣自多尚大不期後而後故有可憂之道勿憂非言不必憂言勿用徒憂爲也貴有可以去其憂之道耳日惟中乃能照萬物王者惟守中乃能照萬民故云宜日中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利病休戚畢照其幽隱如日常中明無遺照而不敢自有其盛盛知長食之消息時時如震之恐懼修省乃可言勿憂耳

身易實義 卷之四 豐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節極言明不可過中之故日以中爲盛中則西下而勢傾月以盈爲盛盛則魄生而明食不特此也雖天地至大而其盈虛每因時以消息時平息矣必至于盈時乎消矣必至于虛盈虛消息乃盛極必衰之理在天地且然而況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嘗運乎天地之中其能常盛而不衰乎朱子曰物盛必衰雖鬼神不能爲也常須謹字得日中時此節子所謂臨而懼戒時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皆字義重。惟其皆至。則電必大明。雷必大震。故稱豐。獄之未成。必精心以察其情。故象電之照。唯明克允也。既得其情。必按罪而致之法。故象電之威。唯斷乃成也。噬嗑之動。先于明。則威或未富。惟豐之明。先於動。則威不妄施。此亦保豐之道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句无咎。往有尚。

凡卦取剛柔相應。豐則取明動相資。初九以剛而應九四之剛。同德相遇。是遇其配主也。初為明之初。四為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雖兩爻均是陽剛。為敵應。而同德相合。實相配以成功。故曰配主。非必陰陽相應也。以是而往。則明足以燭理。而動足以致用。非特无咎。且可成事功。而嘉尚也。句均也。明動相合。過一分不得。漢丙魏之尚寬尚嚴。唐房杜之善謀身易實義。卷之四 豐

善斷皆是

象曰：雖句无咎。過旬災也。

兩剛相遇。正惟彼此均等。而弗過。每事謙下。故无咎。若有求。廢其配之心。思出其上。則情不相得。勢不相容。其災必矣。

此爻：君子以庸庸。祗祗。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二為明之主。人臣具離明中正之德。以上應六五。而五柔暗。非能動者。夫明動相資。非動則明為所蔽。如離日方中。明本盛。而陰蔽其上。此豐之蔀也。五以柔暗居尊。故稱斗。言其陰而尊也。震仰孟。象斗。二仰承之。故為日中見斗。言見暗主也。五既陰暗。二以陰柔往遇之。縱欲竭忠。謹以開其蔽。然未信而諫。能不致疑。且疾乎。惟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五之心。志使

不言而孚。舍外而格。其心因明。以通其蔽。則雖昏蒙可開也。發若者。蔀蔽之象。昏蒙既開。而吾道行矣。故吉。戒占者宜如是也。楊誠齋曰：六二為離主。而居中宅大臣之位。此明盛中正之至也。然往而事君。動得疑疾。以小人排君之明。而蔽之也。唐德宗強不足以折盧杞。明不足以察延齡。故怒公輔。疑蕭復。仇陸。費。皆日中見斗。往得疑疾之類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五雖暗。然其志无不可發者。惟在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耳。

此爻：君子以啓心沃心。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古作旆。幡幔之屬。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然身易實義。卷之四 美

豐必明。動相資而成。乃三應于陰暗无位之上。明而受蔽。沉

四為權臣。又障蔽之。則明者愈暗。猶大其旆。而日中之明反見沬也。沬。斗杓後小星。暗未甚。則見斗。暗愈甚。則見沬。視二為甚矣。九三受權臣之蔽。故日中見沬。且必為其所傷。故折其右肱。言遇上之幽暗。為所揜抑。而不可以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然此所遇非人耳。于三何咎。黃楊誠齋曰：六五柔

暗。非一人所能扶持。所持者同列之相應也。今與上六之小人同列。無先後之者。是有左臂而无右肱也。天下大事。而以一

人為之。惟見民益病。而君益昧。九三拱手太息而已。又誰

咎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應陰暗之上。不能有為。以任大事。既無所藉。以行其道。雖

有明德亦終廢棄而已何所用哉

此爻 君子以簡賢去蔽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過其夷主吉

四以陽剛爲動主又爲大臣而比六五柔暗之君故亦有豐蔀見斗之象二之見斗應乎昏暗也四之見斗比乎昏暗也蓋四五同體以陽居陰位相比故受蔀也占者遇此不可獨爲但當下就初九原相應之夷主夷者等夷之義明動相等日夷四與初均是陽爻能引以同升借其離明協力事主則謀斷相資和衷共濟可以發蔀而成致豐之功而日中之盛可保不亦吉乎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過其夷主吉行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七

自權于明也吉行謂四下就于同類之初剛同德相濟吉之行也震爲行

此爻 君子引同德以匡輔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以柔暗爲豐之主固不足以有爲然實雖柔暗若能招來配主夷主有孚章章明之賢而用之以成持盈保泰之功則已雖不明而以庶明翼勵之明爲明羣賢彙征豐亨可保而明德之效歸于我矣此慶譽所以集也吉何如之楊誠齋曰六五陰爻而雷質雖柔而實剛君雷而在電雖暗而亦明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雖不明而能用天下之明則福慶集于吾身而且有譽於天下矣

此爻 君子以庶明勵翼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上六居豐之極則滿假之甚處動之終則躁動之甚故自恃其明而反失之居高位克謙屈而上則豐其屋滿假自盈也致豐大在剛健而上則蔀其家陰柔自蔽也保豐大在得人而上則高亢昏暗以拒人闕小視闕張目也言始而小視既而張目亦不見人也後庸驕倨如此故闕其戶闕其無人言人棄去之也不覿謂尚不見人雖三歲之久猶不見也蓋終身无向明之日矣一說闕靜也楊誠齋曰自古小人多欲豐其屋高其位不知豐其屋者適以損其家而无光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適自此三歲而熠耀行于空麋鹿遊于臺矣豈能觀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大焉李雪園云夫人一生功名富貴要大家業要大却不知尚其大大莫大于一點靈明惟不自大乃能尚大故九五以柔虛獲慶上六之病只是自修自大便有无穷之福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處上之極而居動之末矜高自恣如屋之高大而天際翔也自藏則非人之遠已乃已障蔽而遠于人也朱子曰天際翔似說如輩斯飛樣言其屋高大至于天際卻只是自障蔽得

此爻 君子以不自滿假

三三

旅小亨旅貞吉

止而不遷舍館也火行而不居猶行人也山火延燒暫

而不留故旅取暫處不留二義卦變旅自否來六本居三今往居五而麗乎外猶人失其所居而旅于外也故為旅旅途親寡勢渙情疎縱有亨通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道無往而不在理無微而可忽雖一寄寓間自有正道所謂貞者即卦體卦德之善是其處旅之正道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道不可須臾離也此教占者處旅之道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以外為義故先取外體言之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惟于止知其所止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五有中德而又能附二陽以致其助則不至孤立矣內心安止而外又審理勢以酌其身易實義

宜則不迷所往矣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難處者旅之時非小才可濟惟大智能安自非得中順剛內止外明者不能處也重耳在外十九年卒成霸業孔子終身緘默為萬世師時義之大何如哉李雪園曰人生以天地為遠慮如飄風飛絮電光石影只是這點靈光是此身安頓處故可久可暫任其轉換不失吾常隨地有歸根立命處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在山上野燒暫延勢不久留故為旅象君子觀象而用刑則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留獄惟明克允明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慎也當罰即罰當有即有使困圖无淹滯之囚不留獄也君子如此亦如山體

之鎮重火勢之不留也此于旅義無所取特以其象言之耳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以陰柔居下器量淺狹志行卑汚其處旅也刀錐必計毫末必競瑣瑣鄙猥無所不至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雖上有四應然火性上非能下也豈能援其瑣瑣哉以斯致困實自取耳楊誠齋曰慶封奔吳而致富君子知其及殃息夫躬寄丘亭而祝盜或者告其祝詛蓋小人無道義以養其志得志則驕溢失志則困窮故瑣瑣以取災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陰柔居下識趣既卑志意窮迫自取災也

此爻 君子以固窮為志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

身易實義

旅以應位為次二之次在五也而與六五同德象所謂旅貞吉即此爻也二柔順中正與物无競而處事得宜故當旅時

之次有旅舍之安又柔剛有實柔中善藏故能懷資裕客途之用旅無親朋惟童僕是賴古人所云遠道親奴僕也二互異乘初巽以御下故能得童僕之貞信而心力交盡蓋由其德全故能全善如此凡旅貴卑巽故位陰爻柔者多吉而六二兼之矣徐敬可曰秦后子去國而車千乘懷其資矣晉公子之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僕之得也斯之謂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張中溪曰六二居位得中旅即次也上承九三之剛懷其資也下承初六之柔得童僕也如是而旅終无尤也

此爻 君子以尚寧矜止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斯致困矣上九為九三之次而在離火之上離惟五為明四上皆燥火故被焚而三失其次也此皆三過剛不中所致夫以亢承上上必災之以暴陵下下必貳焉其喪童僕之心宜矣占者如是雖心无私邪而亦不免于危厲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鄒四山口以旅與下謂待下過剛視如旅人也唐詩漸于骨肉遠轉于童僕親此正與詩反在旅之時所親者童僕耳然久而不歸則解體矣旅豈久安之地哉

此爻 君子以白與親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外卦之始為旅人抵于館處四以陽處陰用柔能下用柔則事無所拂能下則人無不愛是不過剛以忤物者也故雖不能如二之即次而亦可以暫處旅于處以九失位僅能暫寓而安也雖得資斧僅能有備而猶未快心其鄭厲公在櫟衛獻公在夷儀之時乎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陰爻非剛所安故未得位惟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未快也

此爻 君子以居處慮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六五以柔順文明居中得正為離之主雉文明之物象之處

旅之至善者也射雉者發無不中一矢而亡猶五有文明之德位故動無不中文明之道而終能致譽命也此本程傳一說

說射雉之臣欲入國而觀文明之光以行其志亦猶射雉之象也一矢亡言其功名之克遂亦不免于遇合之艱難然由此以得譽命所喪者小所得者大亦猶射雉亡矢而終有譽命也此從本義朱子曰亡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訂詁云離為雉又為矢雉者文明之物射者君子之事射雉者謂取則于文明之道如以雉為質的然如是則雖挾一矢而出亡終必有譽命遺之旅不久矣此說最切旅卦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本義于此爻不以君位處五言上逮者譽命聞于上則非君

身易實義

卷之四

聖

也蓋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得從例言君然太康迷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苟能謙柔自牧文明在中胡不可以挽人心回天命哉

此爻 君子以發皆中節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喪牛于易凶

在旅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九過剛不中而處最高其高亢失居者也故無棲身之地有事後之嗟離為鳥變小過亦飛鳥象又為科上稿巢象巢居互巽之上火熾風烈焚象巢者鳥所安焚其巢无可棲之地矣旅人指上九陽剛自處于至高始若快意故先笑既而失其所安人莫之與故後號號所以然者由其驕亢至極輕易以喪其順德而不自覺自此其為旅人不復有歸矣有喪牛于易之象所以凶也徐敬可



曰射雉有譽喪牛無聞正好對看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旅宜謙下乃炎上之性不能自制勢必自焚而後已既輕易以喪其順德安能有聞于世耶

此爻 君子以戒客氣害事

三三三 古風字一柔入于二體之下潛于內而拂于外也

異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異取卑順伏入四義其象為風以其委曲入物無所不順也小亨謂初四二陰小者亨也天下惟陽剛乃能大有作為異以陰從陽順則能亨而亨則小矣然自任則不足資人則有餘猶幸其從陽陰得陽助則尚可為故又利有攸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初與四皆以柔而順在上之二五是順從于陽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望

從陽為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大人二五也初為小民利見九二親民之大人四為近臣利見九五居尊之大人必從于陽乃得其正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巽非兩番降命也只是順之至而信之淡叮嚀反覆如風之吹物無處不入命令之于人淪肌浹髓亦猶是也內巽者命之始外巽者申前之命重復叮嚀則柔順而入人也易矣誰居重巽之位以申命則九五一爻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

以二之剛中巽五之中止是為君者以剛毅之資協中正之矩而建中表正之志得行由是胥天下而入于中正蓋陰資于陽故能皆順勿違正是行之微婉善人見其為順正善用

剛處初順二四順五故曰柔皆順乎剛柔皆順則凡所以從陽者莫不內存和說外效恭順而有為有行得所賴矣故亨且利往曰小亨以巽乃一陰之始故抑之也李隆山曰柔順乎剛則順乎中正者所以為巽之體也若徒以一陰潛伏謂之巽而不究乎陰盡在二陽之下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盡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順之道無往不入故利有攸往以巽順為道而能順乎剛之中正則併柔之過巽而亦中正矣故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風相繼之義陣陣來也故入物漢君子體隨風之巽凡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望

必申復詳審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而易入如商之盤庚周之多士多方皆重繼申命使天下曉然知我意之所在而後行亦如風之相繼而無物不入也申命所以致戒于行事之先行事所以踐言于申命之後謂實行其所命之事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初六柔而在下巽主也處令之初法未宣著又巽為進退為不果陰欲進而從于陽又欲退而安于小意持兩可疑懼不安志疑者利用斷其必若武人之貞受命忘家臨敵忘身志惟在于必進則以剛烈之氣矯其委靡之偏乃能有為有守而得所利耳戒占者當如是也楊誠齋曰李勉之拜裴度正而非邪上下之大分也韓信之師廣武謙而非諂師責之大

義也以謙恭柔異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不安者其志疑懼也若能用武人之剛強決進不退以立其志則疑懼者變為勇敢而進退已決矣是志治也治即不疑矣此箴異第一義

此爻 君子以軍旅不避難

九二異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古禮尊者坐堂上卑者拜牀下若諸葛之于龐德公異所當異也二處異下體又以陽居陰故卑異之極至異在牀下使民知有五之尊五命之當順而已然異之過者或為恐怯或為諂媚每失之不誠二剛以異行用以達其惻怛于上不厭身易實義

卷之四 異

異

委曲懇到以通其誠信譬用史巫紛若以事鬼神則異而極其誠為得中道所謂剛異乎中初非傷于恐懼流于諂諛而不能自立也占者如是故吉无咎吳幼清云異之時陽亦當卑異故陽爻亦以異為善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下似卑紛若似媚然日得中者以能審諂瀆之幾酌淺深之宜而恭不太過者也得中即剛異乎中正吉即志行

此爻 君子以禮不踰節

九三頻異吝

三居兩異之間一異既盡一異復來頻異之象九三過剛不中既非能異之資居下之上又有上人之志其質非能異者然在重異之中管強暴在禮法之場勉強為異非能持久故

屢失屢異終歸于不異而已占者如是則有志滿之損无恒之羞可吝之甚也漢張邈云頻異異之賊也九三居下異之終有異之疑兼異之躁時躁時異故為頻異

象曰頻異之吝志窮也

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盈滿而不能久于異由其出于勉強久之則故態復萌矣故曰志窮

此爻 君子以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承乘皆剛陰柔无應宜有悔然以陰居陰得異之正居異之下異于五也以異臨下異于三也是居大臣位而能以異德自處則承乘之剛皆不得以侵之故悔亡夫且能布吾君之德德施為命令謙恭折節以善用下三爻之人使羣策羣力

身易實義

卷之四 異

異

皆為我用如田獵獲三品之多豈止悔亡而已哉三品謂下三爻三剛居剛乾豆象初與我應賓客象二應五充君庖象六四陰在陽中為離為兵田象蘇紫溪曰田獲三狐去小人也田獲三品親君子也得賢如田獲三品則羣才畢舉而天下之功集矣廣義云雖曰卜田之吉占然本文只是所求必得之意觀恒四田无禽本義凡事不得所求可以類推矣此爻程傳就大臣說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獲三品言其用柔能下以致眾陽之助有功社稷賢之功皆大臣之功也

此爻 君子以得賢多助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巽

巽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為允當既不因循亦不躁率故能善於變更而得吉正中非比別處正中須切變更上說

此爻 君子以明作有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本陽剛特以居巽之極而失之與三敵應不得已下求三之應過乎卑巽如巽在牀下然則所謂剛斷者安在哉喪其資斧言失其剛斷也夫人亦貴剛柔得中耳若一千委靡廢事能无凶乎占者如是則巽所當巽而不為邪然柔懦无立自輕取侮故凶辨四山曰巽在牀下均也二吉而上凶者二懷中德彼豈以巽如者哉上九不中不正處乎勢位之窮懷

五居巽體因循不果宜有悔然剛健中正剛則能更制變法以出命中則能無過不及以隨時宜故為貞吉悔凶且无不利蓋積習之後事多叢弊故无初後得善治而積習盡去故有終夫弊既去則返諸心而无悔政既行則措諸治而皆宜是雖无初而實有終也庚者變更之始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下巽三爻曰先庚告以欲更治其疑也上巽三爻曰後庚論以更新定干斷也貞吉吉在出命者下吉吉在聽命者當更而更是貞更得盡善盡美是吉高忠憲曰巽五剛巽中正之大人申命行事者也事有弊壞則有變更弊則无始變則有終徐微可曰十干除戊己居中不用甲為前四丁之首庚為後四干之首終則有始者癸終而甲繼也自庚向後數三位得癸故曰有終无初有終者甲遠而癸近也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祿固寵阿諛取容迹雖同而心則判矣庸知諂佞過身愈危并資斧而失之適以自禍而已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上窮于無與故巽在牀下以求三不特志窮而時位皆窮矣故其所有之剛斷皆以過巽失之阿徇詭隨恭不近禮斯辱及之安得不凶正者固必之義言必凶也

此爻 君子以恭則不侮

三三三 三古澤字六三一柔為主則空缺于初二兩剛之上而兌亨利貞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兌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

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說而違

剛則諂諂而違說則暴惟外之和說一本於內之剛中斯存

我皆得其正矣故曰利貞如此則接之天理而順是謂順天

揆之人心而安是謂應人順天應人一正焉盡之矣先以說

豫撫民則民皆竭力而忘勞先以說豫犯難則民皆投命而

忘死夫忘勞忘死豈人情哉蓋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

生我是以勤而趨于勞止死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

說道之大其在使民自相勸矣哉說而忘勞如禹之治水死

而忘死如湯之東征西怨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也。兩澤相連。交相浸潤。而滋益始大。兩口相向。象講習。兩澤相重。象習兌象昭矣。是究其理。習是踐其事。君子以朋友比德于澤。相說之道。莫盛于此也。程子曰。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更其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徐進。齋曰。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切實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于是麗澤有相資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初九和兌吉

和即發皆中節之和。初以陽德居說體。而處最下。又位俱剛。又無應與之係。是能不渝初心。廓然大公。情性自有真說。無所往而不自適者也。居心既無偏黨。有一世于太和。我無所

身易貴義

卷之四

兌

象曰

戾于天下。天下亦莫我戾矣。故和兌吉。吉者無惡無射。家邦必達之意。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卦說體陰陽相比。則不能無疑。獨初爻剛正無應。又去三遠。无比。故未有疑。以居兌之初。其說也正。任天而行了。無疑慮。故行无疑礙也。

此爻 君子以善氣迎人

九二孚兌吉悔亡

剛中爲孚。居陰爲悔。九二以陽居陰。宜不能致其說。未免有可悔之事。然剛中而外柔。說不失中孚。信內足而不徒致飾于辭色之間。是能感物以誠。而難說之悔可亡。一說九二剛中。非六三非道所能說。其不累于陰之志。足以自信而信于

人。九五陽剛同德。自與之相孚。而相說。故爲孚兌。而居陰不正之悔。以剛中而亡之也。楊誠齋曰。周伯仁愛刀。協之侯。而仲智責之。張九齡喜蕭誠之軟美。而李泌譏之。皆愧于兌之九二者也。胡雲峯曰。二比三。能不孚。三而孚。五故吉。五兌之君也。而比于上不孚。孚二而孚上有屬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九二剛中心存誠信。而以誠行之。是以孚兌而得吉也。

此爻 君子以誠能動物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說不以道者也。陰性下流。上无所應。而下就二陽。以求說。弗計其分之非。安情之非。治是未同而言者。爲來兌之象。春秋書鄭詹來曰。倭人來矣。來兌之

身易貴義

卷之四

兌

象曰

謂也。佞諛雖工。而和兌之初。孚兌之二。皆陽剛中正之人。豈爲蠱惑哉。是必見惡于人。而得凶矣。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六三柔不中正。來就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是惟位不當故也。若剛中正。則知自守之爲貴矣。

此爻 君子以卑謙遠佞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近君之大臣也。承九五而比六三。間乎邪正。未知適從。故徘徊商度于所說之間。而心未能決。所謂出見紛華入聞道義。兩者交戰于中。而未能定也。由其位之柔。故有商兌之象。然四質本陽。剛與五同德。終能舍三從五。介然守正。克其係戀之情。而行其好德之正。則不以外易內。不以欲易義。有

直諒之益而無善柔之損矣。占者如是。是有喜也。楊誠齋曰。惟六三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我君之心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于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故云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在人君則有以保其名位。在君子則有成其德業。不墜其名節。是有慶也。李雪圃曰。凡陽比陰受剝者。皆曰疾。凡疾皆言喜。此言其商度未安。雖介乎疾而終能絕三從五斥陰。永剛故有喜。

此爻 君子以遠損友而親直諒。

九五孚于剝有厲。

九五中正居尊。非易說者。然五密比于上六。陽方說陰而上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六純陰主兌。又處說極。無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是君側之惡。妄說以剝陽者也。故戒占者。若信上六。則心志惑亂而有危矣。一說。君子有并包容之量。故雖剝陽之陰。亦孚而信之。不惟不為剝所消。而實有以化夫剝剛之小人。也。惟以我之正當孚之。而使歸于正當。苟非操其戒慎之心。安知不反為所入哉。此其所以危厲也。如堯舜之憂驩兜。長巧言令色。孔壬是也。徐敬可曰。可見說以利貞之。上常善化人。終无棄人。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謂陽剛中正。當謂居卦位本義。云與履九五同。象引云。履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凡事必行而無所疑。兌九五位正。當傷于所恃。則密近小人而不與。故云。

此爻 君子以經德秉哲。

上六引兌。

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當務說人。引下二陽相與為說。以己說人曰來六三也。以人就己曰引上六也。三以陰居剛動而求陽之說。上以柔居陰靜而誘陽之說。故來兌之說。易見引兌之說。難知。或詐忠飾信以動君。或矯情甘退以餌上。為可說以待君之說。此其中情。賤昧聖人直揭其微。而不言凶者。九五剛中之君。非上之所能用也。蘇東坡曰。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托于无求。以為說渾然无迹。无可容吾非刺政。見其可與。蓋以剝介甫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小人包藏禍心。相引為不善。蹤跡隱晦。故曰未光。徐敬可曰。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三

僅曰引兌。罪狀未著。非共驩比也。故不言凶。所惡者。心事賤昧。謂之未光而已。

此爻 君子以正色率下。

三三

漢亭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風行水上。世道渙散之象。然渙非止。謂民心之渙。謂渙天下之難也。惟民心聚而後可釋險難。故亭渙之時。未免九廟震驚。王假有廟。是因祖考精神之渙。而聚己之精神。以聚之祖考之精神。聚而民心亦聚矣。蓋渙之時。為民心離散之時。而渙之用。有釋險散難之用。惟假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所以統攝。而渙之也。惟涉川以濟天下之大難。所以振作有為。以濟天下之陷溺也。然此皆利干貞。不貞則違道以微功。

媚神以邀福何亨利之有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漸之九三來居于二是剛來得中而不窮也漸之六二往居于三四兩爻皆陰故曰上同此本義之說然以陰居陽難言得位三在內卦亦難說外故朱子語類亦謂本義之說未穩而胡雲峯則謂柔得位者二往居外卦之四故曰得位于外而所謂上同者上同于五也六四陰得陰位在外卦九五陽得陽位亦在外卦故曰上同而能相須解難以成功也此說似確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假廟之義王者身在廟中致祭享以率祖考之精神也一說五位中王有中德故足以感格有廟不薦之乎無言之奏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彖

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巽木于坎水之上才德兼備故能成濟渙之功此歸其功于巽也渙之渙險惟巽力耳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乃天地之氣有神无形神則無所不之却無定住而行于水上渙為波文此無在之中恍乎有在蓋風无形惟水波淪漣而風始見鬼神無形惟郊廟若蒿悽愴而鬼神乃見先王觀是象祭帝于郊以與天神接立廟于國以與祖禘交皆以率敬合帝祖之精神而收天下渙散之心也舜受終文祖即類上帝而禋六宗武大告武成即舉柴望而祀宗廟皆是義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馬壯指九二用謂初六用之也居渙之初渙未渙而拯易為力然陰柔之才必賴九二之剛中資其才德以共拯天下之難則事易濟其吉可知不言渙者救之尚蚤示至于渙也二有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初六順而依乎九二上比陽剛之才與之同心出險故可救坎難之危而吉也楊誠齋曰初六處卑下之位挾拯難之志是默妻言善賈叔山無趾言善舞也將焉拯九二者剛正之大臣其賢如騏之德其壯如騏之力初六得九二而從之于初吉何疑焉

彖曰初六之吉順也

已不足者恃人以能順從九二剛中之才藉以濟險陰從陽順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彖

此爻君子以旁求俊乂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而處險中宜不足以濟險而有悔也然當渙時二為得中之地能自拔于險去其僭僞以歸于中而得險固之地以為自保之圖有如得机而憑之以為安也故曰剛來而不窮外來奔象奔者來之速也机與几杖之几同奔其机則得其中而安而悔亡矣朱子曰以人事言之是來就安處張湛虛曰九有濟難之才身陷二陰非所安也机人所憑也奔机奔九五也當天下渙散之日懷英雄之譽擇主有為二五相應而德同故奔歸九五得所依恃而悔亡也來兌辭亦主此說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當渙時皆有願合之心。二奔其机。得求安之願。可以濟渙也。

此爻 君子以履安行果。

六三 渙其躬无悔。

三亦為險者。其所私惟躬。宜有悔。然險難既渙。志在濟時。以天下之渙為己任。是能不顧一身之私。不憚勞瘁。馳驅四方者。渙其躬。則吾躬已付之天下。不知有己矣。何悔之有。夫人膠執蔽固。不能自脫于險者。有我也。六三乃渙其自。自利一身一家之見。而以天下國家為志。奚悔焉。李雪圃云。人只見有身。所以一膜之外。便不能通。今坎番異。故志通于外。有萬物一體氣象。

象曰 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三 志在天下。則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渙

此爻 君子以不獲其身。

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不係于私。是能正身率物。散天下之朋黨。而需以事上者也。四蓋成巽之爻。巽之能渙。皆其力也。天下之患。皆由于各私其羣。樹立朋黨。今四近不比。三下不應。初為能正身率物。渙散在下之私。羣而成。聚正之大公。所以元吉。然渙其羣。易見也。渙而歸于九五。聚正聚之若丘。則其渙也。乃所以聚也。此豈平常思慮所能及哉。故曰匪夷所思。

象曰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四能散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則德業光明。氣象廣大。非盡掃陰私而豁然。廓然者。不能故曰光大。

此爻 君子以無黨無偏。

九五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九五陽剛居尊。無為守正。一人之身。渙為兆民。一人之心。渙為萬幾。而渙之大者。莫大于號令居積也。散其號令。則萬性因王言之大。而知王心之一矣。散其居積。則財散於上。民聚於下矣。渙其有不濟乎。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己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蓋此意也。一說。居如廣居之居。合匹夫匹婦以為身。合四海九州以為宅。渙王居。示无私也。有曠然八荒我闔氣象。

象曰 王居无咎。正位也。

九五不徒渙號。且必渙王居。而得无咎者。由其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渙

此爻 君子以令出惟行。財散民聚。

上九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上九陽剛而處渙之極。以能濟之才。乘將濟之時。是以散其傷害。則去渙其憂懼。則出也。下坎為血。傷害也。逖作傷。憂懼也。一說。上居渙之極。去險愈遠。雖下與三應。而剛明之才。能渙。則无所繫戀。故能出之遠。而无咎也。象曰遠害。渙義盡矣。世路無往。非險。達人無地。非渙。然哉。

象曰 渙其血。遠害也。

三三

節亨。苦節不可貞。

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在人。則立身制用。皆嚴其自。然



之限而不過裁制得中固有亨道又二五剛中節中于理自可通行無弊故亨是則節之可以得亨謂其節而能通而非過于節也苟為太過則申徒狄之溺陳仲子之廉立節太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卦體陰陽各半无過不及之偏二五皆陽剛得中則是節之中而不至于苦者也故亨一說卦本地天泰坤分五之柔以來三節乾之剛乾亦分三之剛以往五節坤之柔是則剛柔中分無偏勝之失而二五之剛均得其中而不過乃節之善而當亨者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但能以澤止人險陷之惡無能以坎通人泉流之機節道遂

身易實義

卷之四

節

窮以其違性情之正拂倫理之常勢不可行故窮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此極言節道說以行險非矯激也人欲易流故立法以限之然非人之所樂故必和說以行之蓋情欲之說流而急險惟中正之說乃行得險曉得現前皆險則步步是行步步是止止處皆其說處當位以節如當隱而隱當默而默當辭而辭皆是中正以通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居坎通之體是極精當而可通行者節所以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有秋冬之節而生長畱餘地則春夏之生茂焉天地以節而能亨也聖人法之立為制度量入為出定以九賦九式財不傷于奢役酌其多寡輕重民不困于誅求此節所以不

窮而常通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水在澤上盈則溢平則鍾節之象也君子體之約民以制為節先民以身為制故數有多寡度有隆殺必制之使合于職分之宜所以定禮儀之限而防民淫也德存乎中行發乎外凡存心制行必議之使納乎軌物之中所以嚴道德之限而成民俗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節異于坎者正以一奇塞兌底故能節坎之流則初正宜塞不宜通之爻蓋言士君子立節之始也上與四應然四坎體險難在前不可往初陽剛得正知節之蚤克謹于微故无咎此以極其慎密為不出非以一于閉塞為不出兌為言故繫

身易實義

卷之四

節

以言謹當之蓋天下之患言語以為階合章括囊即不出戶庭之意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初惟知其塞而不出通則出矣觀其不出之塞正可知其時出之通非但以隱為高也

此爻君子以非時不見非養不令

九二不出門庭凶

九二居大陰位時可以行非初比矣上逢九五剛中同德又互震宜行有可出之道而以剛居柔亦以互艮自止上无應與果于忌世不出門庭謂不從于五也知節而不知通知守而不知為殊非中正以通之義矣潔身亂倫慕顏子之樂而無禹稷之心者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當通而亦塞故曰失時極極乃通塞之準則也

此爻 君子以席珍待聘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不中正處說之極不知節者也其行己也奢其制用也侈至於財匱而悔不節之嗟己所自致无所歸咎也楊誠齋曰三在上極其說豫充盈泰後而不知節至于人惡其盈鬼瞰其室天收其聲然後戚嗟慨嘆亦何及矣自取之耳又誰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已實不節而嗟咎將誰譏

此爻 君子以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六

六四安節亨

四柔順得正方九五之君當位以通以甘節先天下而六四以陰居陰能順承之立身制行一遵時王之道是自然安節者也如是則動无愆忌而可亨矣一說四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為無節就下有節也世方以節為嚴而苦之四獨以節為通而安之如四之節非強節之安于節者也當位故安得五故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居近君位能順正以承五之中正安于臣節者也

此爻 君子以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

故其為節也不拂乎古不戾乎今合乎人情宜乎土俗在己則說行天下則說從節之甘美者也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

是樂易而無苦難之謂正與苦節反他爻節其在我者九五當位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凡其一道德同風俗者莫不當乎天理合乎人心如此而節則法皆盡制而行必有功矣一說往有尚謂以五尚二蓋兌為止水而互震止中有行坎為流水而互艮行中有止五二一相尚則當節當通皆與二彼此相用以適于中何甘如之安得不吉蒙引云甘節者中正也吉往有尚者通也若非當位以節則亦不得伸其中正之節而通于天下矣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所以吉者以位之居中中也中則不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本

過而至于苦矣

此爻 君子以誘民孔易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以陰居亢而無應執節而窮志在綱常名教之大矢堅貞于百折此以身殉道明知苦節不可貞而貞之者苦節持于己不能久亦不可棄之天下聖人憫其人而濟戒之以凶與大過上六滅頂凶无咎同義曰悔亡者如夷齊之節苦矣然求仁得仁則愜本志而无悔也楊誠齋曰上六世外之士厲其節極其苦而不屑一世故有凶道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慙又何悔焉聖人憫其人而戒之以凶又嘉其節而許以悔亡是不許其一而許其百也又哀之而曰其道窮意謂斯人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歟象引云易

以道義配禍福而道義重于禍福曰苦節貞凶矣又曰悔亡  
蓋理之得失尤重于事之吉凶也蘇紫溪曰人苦其苦而我  
自甘其苦羹羹之膏可以共德理理之守可以寡尤即有悔  
而終得亡之苦節之凶不猶勝不節之嗟乎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其道窮者謂其道可艱難于一身不可通行于一世也

此爻 君子以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

三三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居中虛也虛則無我二剛得中實也實則誠惟中虛故  
能誠若中實則吾心先為有我之私所據焉得誠豚魚物之  
微者人苟內有誠信則雖物之微者信皆及之故物莫不得

身易實義

象之四

李

所而吉感孚至此斯即化邦之極致也既萬物皆孚以此涉  
難自然至誠能動而忠信可通矣然又必利于貞使所孚皆  
合乎義理之宜而不為小信之累乃為利耳若感物不以正  
則為違道以干譽涉險不以正則為行險以微倖矣一說豚  
魚謂江豚憑風而出風之南北未形魚之向背先應故舟人  
以為風信杜詩江豚吹浪夜還風異為魚豚魚因風上浮故  
取為風澤之象亦通朱子曰孚字從爪從子為鳥抱子之象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

三四在六畫中柔在內也二五在二體中剛得中也人在則  
冲然大虛一私不容然虛正是實處程子云皆實理也安得  
謂之虛虛者所以存信實者所以為信剛在二體之中孚之  
道也

說而異孚乃化邦也

下說以孚上上異以孚下則何往不孚是以風行遠邇可以  
感化乎萬邦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君子存誠至于充積之盛則雖難感之物亦可信及之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卦全體外實中虛舟象舟惟中虛乃可涉川心惟虛則不容  
偽以真實元偽之體虛中以遊所至無不孚矣白香山詩只  
有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宋詩平生仗忠信今日任  
風波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者天之道也人能信而正則存之為實體靜一天也

身易實義

象之四

李

發之為實用動一天也故曰應乎天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君子體此以治獄而致其至  
誠惻怛之意獄曰議求其入中之出而況未入死曰緩求其  
死中之生而況未死即求其生而不可得者亦不忍遽致于  
死而為之緩死焉則事以議明情因久露而生死各得其宜  
矣一段真誠惻怛由中而生豈非中孚之意乎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九當中孚之始與四正應四陰柔得正擇交之初不虞  
慎凡信失于後由不能虞度于初耳惟初度其可信而信之  
則因不失親可以倚賴得所安而吉矣故曰虞吉然人情寄  
於其始而變于後若不能信而有他志則信非其人無益

有損豈復能得所安乎。楊誠齋曰：一身之外無非矣。一誠之外無非偽矣。與偽皆所謂有他也。如禦寇賊如避風雨。察我心一毫有他則惕然而不安。曾子之三省。顏子之四勿。其庶幾乎張湛虛曰：虞是憂虞戒懼。戒懼所以誠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楊誠齋曰：虞度也。防也。書戒無虞。卒戒不虞是也。邪不閑則誠不存。家人之閑有家。中孚之虞皆見于初九。防家防心皆在初也。故以志未變贊之。

此爻 君子以戒戒無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居陰位。故曰在陰。九二以剛中居下。有中孚之實心。而九五以剛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實心應之。二與五同德相孚。猶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中孚

章

鳴鶴在陰。不期子和而子自和之。我有好爵。不期彼靡而彼自靡之物之相愛者。莫如子母之同心。人之所慕者。莫如好爵之可貴。此天機之自動。天理之自孚也。二五合中。無分吾我。故好爵在五而謂之我。靡爾者。二謂五之辭。子指五。楊誠齋曰：九二以剛正誠實之德。而遇九五剛中誠實之君。惟二剛而不諛。正而不忌。誠實而不欺。以此號召同類。羣賢孰不嚮和。益有此爵祿者。吾九五之君也。不私爵祿于己。而樂與羣賢共之者。九二中心之至願也。出于中心之至願。而無一毫之忌疾。同類何疑而不孚。何畏而不應乎。此說謂靡爾祿于羣賢亦通。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語五之好德。出于中心。故不期和而自和。非二求于五也。

此爻 君子以心純則賢才輔。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六三陰柔不中正。又居說極。躁動無常者也。上九剛不中正。居信之極。信非所信而不通者也。此為說之極。彼為信之窮。是應適與我相敵也。陰陽皆不當位。所以曰得敵。在己既動不中度。所應又全不足賴。所以不能自主。或鼓而進。或罷而止。不能以理制事。而作止不常矣。或悲而泣。或喜而歌。不能以道御情。而哀樂無節矣。只是孚信不足。胥次紛擾。故變動不恒。如此李雪園云：中爻互震。艮震行則進而鼓。艮止又退而罷。異號則憂而泣。兌說又喜而歌。中心无主。何以舉五成孚。皆位不中正之故。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中孚

章

以陰居陽。為不當。故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

此爻 君子以主一則羣邪退聽。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位正志純。上近九五。此人臣德業甚盛。權不招而自大。勢不震而自集。月幾望之象也。初與四為應。己之匹也。四乃絕之。而一意奉公。以信于五。此大臣之心。孚于君而能絕其私黨者。故有馬匹亡之象。夫人臣當固而无疑。咎者。惟能處謙抑而不植黨也。如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杼之黨。退之不汚。牛李之朋。馬匹亡也。无咎。在馬匹亡上看出。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離其同類之初。而孚于剛中之五。是絕其同類而上也。

此爻 君子以昭事厥辟

九五有孚學如元咎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能以至誠固結天下而精神意氣凝聚不發故有有孚學如象學如即鶴鳴子和好爵爾康也九五為孚之主與九二一體同德包二陰以成中孚二曰靡五日學皆固結而不可解之意蓋二五不以陰陽相應而以同德相應同德則上下一心疑忌不生而致無過舉矣何咎之有中孚之道不主于情而主于理不孚于外而孚于中五與四均有剛中之德一理中孚志同道合故也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正則鑑精而取人必賢當則柄專而任賢克遂故能使天下信之有學如之固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中孚

此爻 君子以偶王在暨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天下事有義理可為而時勢不可為則當知變計而不可執理矣上九居信之極遂膠于理而信為可為如凡有羽者能飛難但信其有羽而亦欲登天可乎理雖正而不免于凶矣一說上居信極極則信衰而中孚變矣蓋中實內喪虛華外揚不能長久中孚者也譬翰音之微而虛聲遠聞此所謂聲虛而實不從也異為難雞鳴必振其羽故曰翰音從風上騰故登聞于天如人以虛聲求孚于天下暫或為其所動久則人皆觀破之矣故雖正亦凶揚誠齋曰上九元中孚之實為中孚之聲此如樊籠之雞乃欲一飛而登天可乎夫鴻鵠一舉千里鳳凰翔于千仞彼誠有其才德也皆謂一雞而能

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已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知信而不知變如朱襄之仁尾生之信皆不可長必敗于信也一說其志惟欲求人之知高自標榜終與空俱銷欲以孚天下難矣

此爻 君子以戒信不好學聲聞過情

三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二陽陷于四陰陰過而陽不及故曰小過亨者取其稟陰才弱過于拘謹夫能謹亦可致亨又恐陰柔不能過守靜退故言利貞可小事宜下皆貞也二五柔中柔之力小故有僅可小事之象剛所以任大事然四失位三不中故有不可大事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小過

之象小過中二爻象鳥身上下四爻象鳥翼初上其翰也橫飛之鳥其勢迅速身已飛過而後有遺音聞于人耳陶詩來鴈有遺聲是也不宜上宜下取上下卦之義上卦震動下卦艮止動則為陰邪所忌而取禍止則可以泯然而全身中孚陽鳥可自下而上故鳴聞九舉小過陰鳥只自上而下故遺音不宜高飛此以人事之占言不指飛鳥遺音蓋鳥聲難著宜字總是退一步法故大吉以小過猶得大吉于此見下人之功鉅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者過盛故陰亨過而亨者言當小過之時不容不小過不小過則不能順時豈得亨惟小者過所以亨也一說因其過而善用之收歛退縮亦可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以人事言小過必利貞者小過之時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因其時而小過即所謂貞也如喪過乎哀而不至滅性之類是也二五以柔居中尚可隨分而為所當為故可小事吉柔本不足任事而得中則能知時故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凡天下之大事必剛健中正之君子方可為之今三四雖剛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德虧故雖陽剛不可任大事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進而下順也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而其遺音下而不上是以前不宜上而有為止宜下而全身蓋小過之時理當抑損故有上人

身易實義

卷之四小過

李

之心則作理而進持下人之念則合理而順此所以與時偕行而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出地曰豫雷在天上曰大壯今在山上視出地之雷則過矣然未及乎雷天之壯故曰小過君子象之以事無關于大者可小過也故言行可過乎恭但不至足恭執喪寧過乎哀但不至滅性制用寧過乎儉但不至節儉此皆過而不過以補其不足趨于平而已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與上皆鳥羽之銳職飛者也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居過之時不安于下從四而動如鳥之飛動而不止是在下之小人力量才力踰易而上上而不下者也小過之時在上者且宜

向下初在下而反應四之動而以之動逆孰甚焉故凶項平

卷曰初上二爻皆當鳥起之末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上六居震之極其飛已動剛變而成離麗于網罟矣故曰飛鳥離之凶高忠憲曰踰動小人如飛鳥焉所以凶也冥然悍然不可如何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由飛得凶高亢之勢不可收止无可奈何也故凶

此爻 君子以卑躬戴翼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得臣道之純者勢雖欲過而能不過者也聖人說過不過上說道理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三四以應于五則是過三之父四之祖而遇六五之陰妣在人事

身易實義

卷之四小過

李

所遇者陰則是柔順而無強盛之患過而不過也然五雖德為妣而位則君也君不可過只如此止而不進故不及六五而仍還六二自得其人臣之過則守正得中无陵逼之嫌與守而安于分誠見臣子大防必不可過也胡雲華曰兩遇字微不同遇其妣遇之過也故本義曰反遇遇其臣遇相當之遇也故曰適遇又曰相過謂之過遇是有心避避謂之遇遇是无心過字與及字相反過字與不及相反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君臣之義毫不可僭故不及其君雖二之能然亦理之當然也

此爻 君子以辨分自守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三爲艮成卦之主。若隄防然。所止下之不上者。皆其防之之力也。然小過乃衆陽失位之時。三又剛正。是衆陰所欲害者。則我不但當防。而且當防之過也。三乃自恃其剛正。以彼爲不足畏。不冒過爲之防。則小人且伺隙中傷。或爲所裁而害之矣。占者如是不亦凶乎。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此爻 君子以豫防杜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當小過時。占得九四者。當不至招尤取辱而无咎。所以然者。九四以剛處柔。剛而不過。故无上進之愆。張而未嘗不弛。開而未嘗不翕。適合其小過之宜。自可調劑无咎。過而不過者。身易實義。

卷之四 小過

九

也。若或更以剛往。其過不爲過。恭而爲過。剛取敗必矣。是有厲而當戒也。然過恭乃一時之宜。非不易之道。而九四陽性堅剛。多執一而不知變。殊不知時宜過恭。則過恭爲中。時宜過剛。則過剛亦爲中。若戒往厲而承執柔以爲常。太柔則廢。咎所不免。豈可專以過恭爲中而承守之乎。往厲恐其失于剛。勿用恐其失于柔。聖人兩戒之。而時中合宜之理見矣。程傳曰。往去柔而以剛進也。故有厲而當戒。又恐其一切用柔。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以陽居陰。位不當。然在小過時。惟不過于剛。而反居于柔。乃適合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往厲必戒。謂以剛先物。豈能長久。所以當戒也。

此爻 君子以隨時合宜。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六居五位而艮止之。又九三之陽止于下。是陰陽不交也。又五與二敵應。陰氣凝而上結。可以爲雲。陽氣不散而下流。不可以爲雨。六五陰柔才弱。又當陰過之時。而時已過矣。故不能修政立事。以有爲于天下。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朱子曰。密雲不雨。大槩是微不得事底意思。五既不能有爲。若得陽剛之佐。猶可匡扶。乃僅弋取穴。二正應以爲助。而兩陰相得。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而已。故又有弋取彼在穴之象。甚言陰小之不足有爲。而取非其人。故也。占者得此。須知以無能之臣。輔不振之君。安能有濟天下事可知矣。公指五。彼指二。

身易實義

卷之四 小過

五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降則雨。雲上升不降。則不雨。陰已上。則不交于陽。豈能成雨乎。已上有居高負勢。不能用賢之意。然則臣不可過。君不豈可過哉。

此爻 人主以舉能其官。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上六陰躁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凡事越分自高。動皆太過。並无遇批遇臣之過。但有過祖及君之過。是其連理逆常。如飛鳥之迅速而遠去也。與不宜上宜下之遺音迥異矣。亢滿如此。豈有不罹災眚者乎。无妄之災。君子不謂災。惟孽自我作。是謂災眚耳。弗遇過之。是不合常理。而過于常理之謂。離之謂過之速也。在鳥則穿雲沒影者也。一說飛鳥離之鳥。

之將死其飛最高所謂羽化也然則陰之過陽非特陽之不  
利陰亦何利哉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不與理遇動皆過之惟其過已亢極非尋常之過乃飛  
鳥離之如此其甚也

此爻 君子以戒亢動幾理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天地之互交也水潤下而在上上又  
互火是水中有火火濟水也火炎上而在下下又互水是火  
中有水水濟火也故泰既濟之純既濟泰之雜既濟陰陽得  
位應正而曰亨小者言不如方濟之時亨通之盛大也譬如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主

日之房不如日中之盛蓋濟而曰既則盛時已過而將至于  
陵夷大業已亨而將至于廢墜其不好處正在既字即康節  
怕處其盛之意故占者得之但可以小亨然又當守其正持  
盈戒滿思患預防不可謂時已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  
恭由治亂盛衰相為倚伏創業之初憂勞方始墜于困濟故  
吉守成之後溺于晏安而多怠荒故亂聖人以此警戒之使  
安不忘危也楊誠齋曰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  
自亂隋取亡陳而隋自亡惟聖人能內外无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此鄧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濟而曰既則萬事已濟好時節多過了不如方濟之亨盛大  
故但能小者亨耳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卦體剛柔各得其位是正而當也剛正則勵精而不至生事  
柔正則持重而不至委靡利貞之義也卦辭利貞只據理說  
此則以卦體言之

初吉柔得中也

天下之治全在于明六二以柔得中用其離明以濟之于始  
有詳慎謹畏之心无因循廢弛之失故吉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凡人處无事之時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荒濟之終憂勤念  
輟一切無為可安故紀綱日廢法度日廢以至于亂惟初終  
有兩念故治亂无定時所貴利貞以保之也其道窮者息勝  
微則凶此人道以理而窮也盛極則必衰此天道以數而窮

身易實義

卷之四

主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相濟而兩相為用可以成亨任之功故稱既濟  
然能相濟亦能相息君子于其相濟之時即思其相射之患  
蓋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于既濟之後患生于不及  
覺故貴于思患者圖其終也患猝而不及持故貴于防者  
與其始也如此則未雨而勤桑土未火而徙積薪所謂保治  
于未亂也思患坎險防象離明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輪所以馬車使不迅行狐濡尾則不能渡濟皆不輕舉妄  
動之象也初九離明之初剛得其正不輕妄動其任事之鄭  
重若車行而曳輪也其慮患之周詳若狐濟而濡尾也惟其



慎而不輕進。則必國所以永其濟者而後進。故于既濟之義。為无咎。朱子曰。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閒。若不欲戰。徐敬可曰。既濟之初。猶未濟也。故其辭曰。曳其輪。濡其尾。坎為輪。亦為馬。由坎入離。由未濟以入于既濟之象也。凡事涉水。必脫駕。而人曳之。馬已及陸。其尾猶濡。至是乃可云既濟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若初能戒。則防患者至。而蒙孽不萌。宜无咎也。

此爻。君子以不輕任事。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六二。離中女。上應坎中男。故曰婦。婦登車。則以茀為蔽。將適于五者也。奈五溺于二。柔未與二應。又徂于治。安而忽于任。

身易實義。卷之四。其辭。

圭

賢象婦喪其茀。而失其所以行也。幸二居離明之中。能以中道自處。雖不行于今。將必行于後。故不必汲汲追求。而久當見用。故曰勿逐。七日得。言不久而正應終合。又何必以得失動心。而馳驚求得為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居下卦之中。以中感中。得其正應。故暫雖不用。而久當以中道相孚也。

此爻。君子以不懷心于失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當既濟時。以剛居剛。志在有為。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伐鬼方也。坎為隱伏。鬼象。坎居北。故曰鬼方。蓋既濟時。恃其豐亨。豫大有。勤兵于遠之志。然時值恬熙。小民不知兵革。雖以

高宗之賢。猶待三年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也。如不得已而用兵。尤必慎于擇將。若輕信小人生事開邊。則勞民傷財。且發其外難。而植之內禍。自此起。故有小人勿用之戒。楊誠齋曰。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貞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善處既濟者。其惟光武卻城官馬武之請乎。

象曰。三年克之。應也。

言用力之疲困。以見克之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

此爻。君子以戒觀兵。而慎擇帥。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六四出離入坎。濟道將革之時。則繻漏必生。四雖有互離之文明。而坎險已伏于中。故取繻舟為戒。繻。程傳作濡。敝衣絮。繻舟漏。則取以塞焉。此預備之道。又終日戒。懼恐不及施而

身易實義。卷之四。其辭。

吉

不敢待。其有備。蓋慮患當如是也。人于平時。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乘敝舟而水驟至者。庶可免覆溺之患矣。夫備患必在于平時。而警戒无念于頃刻。斯得六四之道者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終日戒。懼疑患之將至。處既濟。當畏慎如是。

此爻。君子以預防嚴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陽也。謂五。西陰也。謂二。五為時之過。終亂之時也。故以盛成而窮。養。一當既濟之始。初吉之時也。故以危懼而開治。安猶失。殺牛雖盛于禴祭。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也。高忠憲曰。此爻說者。皆以五不如二。故于東西之解。穿鑿彌甚。不知實受其福。只說本爻。蓋既濟已過時。只宜守儉。自受其福。



不似初吉之時可爲殺牛之祭也。離東坎西。天然本象。何俟他求。哉。據此則五爲西。二爲東。其理似直捷。鄒四山曰。東西鄰非以五對二言。以既濟對未濟言也。泰寧之君。承襲恬熙。宜與不驚。徒倚其文具。以格天人。不亦難乎。曾不如新造之國。文物雖未備。然其心競惕。以逆天休福履之綏。彼且瘼之矣。故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非不如二之位。不如二之始得時也。二始得時。則如川方至。如日方升。而吉大來矣。

此爻君子以識時獲福。

上六濡其首。厲。

以全體言。既濟之極。終亂之時也。以一體言。險難之上。危險之甚也。此時雖遇陽剛之才。猶懼不克。而上六以陰柔處之。自恃泰寧。無復謹畏。忽心一生險難。立至有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蓋一身而皆溺于水之中。離之明盡爲所熄矣。此時急急回頭。揭起離明。不自怠止。則一轉卽爲未濟。故但謂之厲。而不謂之凶也。占者不戒。則其危亦如是也。

象曰濡其首。何可久也。

既濟之窮。危至濡首。能長久乎。或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朱子曰。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醉酣。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的意思。

此爻君子以克勤于始。而罔怠于終。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爲卦水火不交。陰陽失位。在人事則爲人心不協。人謀不臧。故曰未濟。然未濟非不濟也。未焉耳。天運循環。終必得濟。若能執柔用中。委任賢哲。則未濟有可濟之理。故亨也。小狐雖能渡水。而汔濟尾濡。則力竭而難濟。譬若紀綱稍具。法度粗舉。而卽以怠忽繼之。猶是象也。何所利乎。楊誠齋曰。處既濟者。在于有持守。克終之心。處未濟者。在于有進爲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才能克終。故未濟爲既濟。濟斯亨矣。故曰未濟亨。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開。之夜乎。接未濟中互有既濟。猶否可至于泰也。既濟中互有未濟。猶泰必至于否也。時變循環。理有固然。在主持之者。有其道耳。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終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未濟

美

五柔而應于二。納剛自輔得柔之中。柔則不慢。以儉事柔。而中則不懦。以失幾。此未濟而有能濟之才。故亨。汔濟便是未濟。小狐未能出坎中。猶時事方殷。未能出險難之中也。此時宜畢力圖成。則終于得濟而利。今小狐首濟而尾尚在坎中。以初柔力微。故汔濟而不能續其終也。濟而得濟。謂之終。既濟曰終。止恐其止于終。未濟曰不終。終恐其不終。策勵之于始。然此特人之不善所濟耳。要登終于不濟。豈難陰陽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應則能得陽以爲助。有互相爲用之道。同德協力。終有出險之功。在己雖不足資。人則有餘。而未濟者終濟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離上坎下。水火二物。各居其所。不相爲用。所以爲未濟。夫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自然之道也然在未濟時諸務未就則不免混淆倒置君子慎以察其微辨物如人炎水潤各有其性居方如火南水北各有其方二者之義所該甚廣或辨其情之親疎或辨其分之上下使物各安其所當得之分尊卑內外貴賤大小各秩然而不亂亦如水火之不相雜居方只在辨物中一串說因其未濟而俾之各從其類君子之妙于用未濟者如此加一慎字者在濟時且當思患預防況未濟乎

初六濡其尾吝  
初六以陰居下尾象陰則无可濟之才下又无可濟之勢故有濡其尾之象言不能濟也吝可知矣既濟初爻才剛足以有為故兼曳輪濡尾而言者時可濟不敢輕濟也故无咎未濟初爻才柔不足以濟又下卦坎陷當未濟之初時未可濟身易實義卷之四

至濡尾以求濟不知其所終極矣故言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六欲濟而不知終之不能濟故曰不知極極者終窮之謂即彖辭所云不續終也

此爻君子以量力審時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剛中應五是有才濟難不避艱險之大臣也然剛臣上應柔主知時未可濟則安其分而不敢輕進有曳其輪之象得處險之正者也大臣能貞靜慎重如此斯識濟時之道而事之所以終濟也貞謂得濟之正道吉謂終得以濟也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時能極其恭順故能終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行其正九二之所以貞者以居中位故也中則能以分自裁不恃才用勢以進逼于君矣

此爻君子以恭順令德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初濡尾行而未濟也二曳輪不行也至于三則坎之極而水愈洩矣六三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故征凶言不足以濟事而反有害也然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又居坎極將出乎水有涉川之象此爻難看既曰征凶又曰利涉為相反今以征凶為濟事之占涉川為濟水之占斯得之矣高忠憲曰六三以不當位而征凶又以將出坎而利涉最直捷一說三之乘二如乘舟然三之才雖不足濟而以柔乘剛自用則不足任人則有餘故利涉資其才力乃能有濟此身易實義卷之四

本程傳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此爻君子以有馮有翼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九四以陽居陰不正宜有悔也然得此占者苟能變化其氣質之偏以歸中和之正則聖賢可學而至事業可修而舉吉且悔亡矣然以不正之資欲勉而貞是必體震之動大奮其剛決之力至于用力之久而後有功故有奮武伐國久而受賞之象能如是斯謂之貞而未濟可濟也既濟言德者利用靜未濟言震者利用動也中爻變則互震故有是象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之志在濟時今勉而貞奮勵功濟治猷振舉則可撥亂為

治而志行也

此爻 君子以真積力久而有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以六居五非正也然文明之主既有明德自新之美虛中應剛又有開導落益之助文明虛中皆正道也故得吉而无悔以此而濟无不濟矣五為文明之主則見乎四肢發乎事業莫非光輝之宜著故稱君子之光即光被四表之義五能以陰虛而有麗陽之光則亦有衆陽之孚孚在內則光有本光愈盛則孚愈充昭著之文明莫非實德之發越始以五之孚孚于三陽終以三陽之光盡合為五之光君與臣協力以出險是以吉而又吉也上之吉在孚下之吉在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未濟

完

朝日為暉光盛則有暉暉者光之盛而發見于外者惟君子德業充積于身而為光又發見于功業而為暉故貞吉在五而暉吉在天下也

此爻 君子以積孚光被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止九剛明有能濟之才處未濟時蓋自信有濟時之具而自養自適以安義命者所謂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正此義也故有孚于飲酒之象如陳平之飲醇意自有在何咎之有然自信自養又富有節若徒幸其時之將濟以逸樂自恣如狐之涉水而濡首焉則于有孚之道失其是矣是者富然之義也一說飲酒而至于濡首如曹操飲酒至醉鋒辯橫生數以頭抵盤案管憤為濡即濡首義楊誠齋曰既濟上六之濡首水

也未濟上六之濡首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于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于平澤水也蒙引云此是字是一大事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只是教人不失是而已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聽其在天而又有不失其在我是之謂節若一于自養而不返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焉是信時之過无所取裁不知節也一說飲酒至于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然者不能安義命而失其常也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

此爻 君子以德將無醉

身易實義卷四終

身易實義

卷之四 未濟

今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天地交。萬物莫不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尊地卑。上干下兌。皆是說易前道理。乾坤定矣。下半乾皆是

聖人因天地間所本有者。而模寫之以作易也。尊者確然在

上。而健卑者。憤然在下。而順。則知卦中純陽之乾。純陰之坤。

於此而定矣。蓋乾坤準天地而作也。卑高者。天地萬物。莫不

有上下大小。則知卦之上為貴。而下為賤。爻之乘為貴。而承

為賤。於是而位矣。蓋貴賤準卑高而作也。凡造化人物之屬

乎陽者。為開闢發育。雖未嘗無靜。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

為收斂停蓄。雖未嘗無動。而其靜有常。則知卦爻之剛者。其

性動。柔者。其性靜。其理實斷于此。是剛柔由動靜而別也。方

事也。術也。道也。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善惡以類而聚也。物者

通天下之物而言。天下情有善惡。而理欲以類而聚。物亦有

善惡。而淑慝以羣。而分善則吉。惡則凶。是卦爻之吉凶。因事

之易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六十四卦之初。不過剛柔兩畫。以乾之剛。摩柔而生震坎艮。

以坤之柔。摩剛而生巽離兌。此為小成。八卦既成。又以八悔

卦。盪于一貞卦之上。一卦為八卦。而成六十四卦。是謂大成。

邵子云。作易之序。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總是加一倍法。尤

直捷明白。與繫辭傳後不同。蓋夫子所言。是伏羲作易本旨。

邵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耳。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鼓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者。披拂網羅。而時氣以治。日

月運行。而升沉晦朔。代明不窮。寒暑週易。而陰肅陽舒。屈伸

相感。凡此皆成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者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初應坤為震。二應坤為坎。三應坤為艮。以成三男。在人則

為父為夫。在物則為雄為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坤初應

乾為巽。二應乾為離。三應乾為兌。以成三女。在人則為母為

肇其形理以帥其性時雖無質而胚胎已兆于一施盡物而資始之知大始者也成謂成其形人物之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立莫不承乾而醞釀克終于成能盡物而成就之作成物者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呂涇野曰坤何以言作乾主氣坤成形故又曰能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凡其所就皆從乎陽而不自作蒙引云本義即其所知便能始物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此句頗難看蓋乾元之施乾之所知也此若無意于生物者而物自資之以始故曰即其所知便能始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言人皆有乾之易立心自強而無私則無艱險阻之蔽盡人得見其中藏而其易如乾矣故曰易知人皆有坤之簡處事順理而無擾則無私智煩擾之累盡人皆可循其成法而其簡如坤矣故曰易從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聲氣相求而依歸自衆其心之無弗同處皆吾親也易從則吾以此作事人亦以此作事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其能之無弗同處皆吾功也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移矣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

行之不迷而兼人之能為己之能以自成其大也夫謂之曰可則儘可進于久大而猶未至焉者耳然涵養之力淡則其得于己者將日新而不窮充拓之勢順則其成于事者將富有而無外是乃盛德大業之階雖未至于聖人之純亦不已幾于成功而亦可以為賢人之德業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無不貫通于吾心所以能仰觀俯察而盡乾坤以象天地之物宏參天兩地制著策以象天地之變化蓋一易簡則天下之理於是乎盡而無復遺非謂易簡外別有天下之理得也是故可以成人位于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無缺也此二節言由賢入聖而與天地參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四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設卦者文周將伏羲圖六十四卦陳列也總觀一卦之象則大小貞悔時有消息而繫辭于象以明全卦之吉凶析觀六爻之象則承乘比應位有當否而繫辭于爻以明一節之吉凶於以示人以趨避之方使百姓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易之卦爻只此陰陽兩畫却非膠于一一定相推者卦爻陰陽迭相推盡也柔不一于柔柔退之極柔有時而窮剛從而推之斯陰變為陽而變生矣剛不一于剛剛進之極剛有時而窮柔從而推之斯陽化為陰而化生矣存疑云此就著策之

卦爻言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老變而少不變如揲得是六則變為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化為剛也揲得是九則變為八之少陰是柔推夫剛剛化為柔也剛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于是著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虞也虞安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是故辭之吉者即人事循理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悖理而凶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人事既失之後而因心衡慮憂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人事未失之先而妄意肆志虞之象也此本朱子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之說蔡師齋曰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身易實義卷之五繫辭五

進退以造化之消息言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以造化之陰陽言剛柔之已成者也著策卦爻老陰變為少陽者退極而進是柔變而趨于剛也老陽變為少陰者進極而退是剛化而趨于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即既變而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暗用事而羣動宴息即既化而柔之晦冥也朱子曰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至統論六爻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上為天爻

初二為地爻三四為人爻而其中之陰變陽陽化陰剛變柔柔化剛在人則仁義並用初無一定之拘分之則六爻之則三才動字極重動即變化也變動不居所以為太極蓋太極則兼陰陽陰陽則有變化變則自柔而剛化則自剛而柔此至理之自然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須知不是因進退之象而立變化不是因晝夜之象而立剛柔乃是說變化是進退之象剛柔是晝夜之象惟三極理也不可以象言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來矣鮮曰極至也爻不極則不變動陽極則陰陰極則陽言六爻之變動乃三才極至之道理如此也按動者人之作為動而適合乎天地人之當然方是易之動故曰三極之道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身易實義卷之五繫辭五  
居處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于此而不遷樂者契于心而無致上二節言聖人之作易此二節則教人學易也君子之身有所持循而安適不遷者為居而安是皆取易中剛柔變化之序而奉之以為居身之準也君子之心有所企說而探索不厭者為樂而玩是皆取易中吉凶悔吝之辭而研之以為悅心之資也居安如孟子居之安之例序者事理當然之次第蓋易序所在即理之所在居安乎易之序則居安乎理也至于吉凶之辭言失得悔吝之辭言小疵凡一字之著皆至理所寓其旨遠其蘊深愈讀愈有味宜君子所樂玩也呂澤野曰君子以卦爻之剛柔變化者居而安蓋其體即天地動靜之易也以繫辭之吉凶悔吝者樂而玩蓋其心即失得憂虞之易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詳言君子學易之事君子身心不違乎易故動靜不問其功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得失憂虞之象吉凶悔吝之占無不以心會之而探其隱賸焉及其動而占筮也觀所動之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決之占又皆措諸事以求不悖其道焉夫觀象玩辭既已察乎天之道觀變玩占又且祗乎天之示君子動靜不違乎易是動靜不違乎天或居或動所趨皆吉所避皆凶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吳泳思曰夫祐不自天降也我絕其悔吝憂虞之源是以如此其祥臻也吉利亦非倖致也我端其有無得失之本是以如此其滋至也又曰象辭有已然之文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七

故考究于平日象變有未定之數故推詳于臨時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象指全體而言卦本陰陽而成質如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象辭則統而言之所以使人知至著之象皆至微之理所寓也變指一節而言爻雜剛柔而為用如隱顯貴賤當否應比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值而適隨時之義爻辭則析而言之使人知不一之變皆至一之理所有也此卦爻之通例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蓋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

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未及改于是乎有悔覺其小不善猶及于改而不能改于是乎有吝悔未至于吉而猶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善者嘉也嘉其能補過也吉凶悔吝无咎等皆指卦爻中之失得小疵補過而言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此言爻畫之通例位有上下承賤而乘貴也列之而等級明必托六位而後明也卦有小大陰小而陽大也齊之而陰陽定必假卦象而後顯也若夫位之貴賤卦之小大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著耳辭所以發卦爻之蘊辭其失得則知吉凶蓋有卦辭而全體之失得明有爻辭而一節之吉凶見辭可无繫乎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八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震易震之也介者善惡初分之界悔吝所由以有無也於此憂之則存理遇欲識之蚤圖之豫而可以防禍患於其始悔者天理萌動之幾過咎所由以得免也於此震之則奮發警悟舍舊圖新而可以善補過于其終此申上文兩節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陽為大陰為小辭之易者如朋來无咎拔茅貞吉之類辭之險者如困于葛藟其亡其亡之類辭也者各指出卦情之所向耳險其辭則示人以可避之方易其辭則示人以可趨之路亦卦爻之通例也楊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而其辭夷易而



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逐刺之辭者如涉風聲如履霜。雪如對策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凜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蓋莫大于天地。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了。惟易則與之齊準。天地一陰陽也。易以道陰陽也。天地不見有餘。易不見不足。彌者充周而無外。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于卦爻之中。合萬為一。而渾然无欠綸者。密察而不遺。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于統貫之內。析一為萬。而燦然有倫。此易所以彌綸天地之道。而待聖人之用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九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上文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也。天垂象有文章。地之山川原隰各有條理。陽極而陰生。則漸幽。陰極而陽生。則漸明。一日之天地如此。終古之天地亦如此。故者所以然之理。聖人或執器而昧道。或見道而遺器。聖人即器而見道。以道而制器。幽明之理。于易書中盡之矣。朱子曰。仰觀俯察。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又曰。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淡幽。觀南北高淡。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以上

故人物之始終。不過此陰陽之氣。其始也。氣聚而理隨以完。

故生其終也。氣散而理隨以盡。故死。聖人以易而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其始。于未生之前。而反觀其終。于已死之後。則始何為而生。終何為而死。而凡生有死之說。死有死之說。以至生本无死。死本无生。而不死死而猶生之說。无不以易而知之矣。程明道曰。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別理。程伊川曰。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淡告之也。張子厚曰。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死。無所喪。朱子曰。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于氣化之日。初无精神。寄寓于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于冥漠之內。曹月川曰。生死路頭。惟在順理與從欲。愚按。數說皆道生死最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十

切實故。備錄之。禪家所以求明生死者。不過欲求死時得力耳。殊不知死處得力。全在生處用力。若能原始反終。知得生死總不能夾帶一物。則知生死本无處所。而一生之主張。有在自不入於勞攘。无益此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所以別于異學之虛無也。以上生人陰神曰魄。陽神曰魂。方其始也。陰精陽氣聚而成物。則自无而有。既有知覺。又有運動。是陰變為陽。神之來而伸也。及其終也。陰精陽氣散而消。散則自无而有。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是陽變為陰。鬼之往而屈也。楊誠齋曰。鬼神无聲无臭。何為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鬼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已記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



日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人莫不有是性而聖人以易盡之仰不愧俯不怍故與天地相似相似即不違相似則窮神知化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下文不過不憂能愛皆不違之事天高明其道為知地博厚其道為仁聖人之仁知如此則與天地合德矣非相似而不違乎曰道濟天下者蓋指其仁之見于行者而言也聖人用易以為知則聰明辟知足以有臨而于萬物之理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為仁則湛恩汪濊博施濟眾而于天下之人无不各得其所如此則道足以濟天下知有實用而不流之空虛矣凡行不揜言則為過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七

仁不揜知亦為過仁足以揜知故不過程子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无遠近幽微遂知來物是知足周盡乎萬物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夫然故舉萬物之廣天下之廣而皆不能過之如中庸言語大天下莫載之意而朱子則以程子說易皆主易之盡而言似覺未安此蓋聖人窮理盡性之事也旁行猶云行權事有適逢其變有不可以常理行者則委曲遷就權以行之因時制宜初不膠于一定之常故曰旁行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旁行而不出道義之外故不流所謂反經以合道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然契膺合內重外輕而自得乎優游恬適之趣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徹修身以俟而自得乎冥合无

間之妙知命所造極微不止聞見之知乃實踐之知蓋其知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若命不若莊周知无可奈何而安之也不愛地位不是小可胡予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不變者敬土身所處之地也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無處不安則其仁敦厚而不薄蓋吉凶同患之情以易周其隱則既有以立變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自無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為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到那天命處與之為一而天地之道自我立矣道无過不及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不能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七

无過聖人以易範圍之如治曆明時體國經野而无一事之過中萬物之情一動一植不得其遂或不免有遺聖人以易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各遂其化育而无一物之或遺蓋範圍是制其過曲成是助其不及此聖人贊化育之事若夫晝夜之道一陰陽之循環也幽明死生鬼神雖非晝夜而其理相為循環則晝夜之道也通猶兼也晝為陽而陽實根于陰夜為陰而陰實根于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于陰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知即知化育之知上文知其故知其說知其情狀是也朱子曰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不通夜通生

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通是知其所以然。程子曰。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或問晝夜之道。王陽明曰。知晝則知夜。晝亦有所不知乎。曰。汝能知晝。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懵懵。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王龍溪曰。吾人朝乾夕惕。不為欲念所擾。昏氣所乘。貞明不息。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神易指易。書陰陽而言。神无方者。言易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神无所不在。无有一方所也。曰。易无體者。言易中陽忽化陰。陰忽變陽。陰陽只當變易。无有一定形體也。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朱子曰。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一故神。張子自註云。兩在故不測。言只是一箇物也。在陰也在陽。陰陽无乎不在。故曰兩在。惟兩在故不可測度也。兩故化。言必有兩物方能變化。有箇陰陽。然後陰變陽。陽化陰。有箇晝夜。然後晝而夜。夜而晝。凡其變化。无窮皆兩為之也。若无兩箇物。安能變化。自註云。推行于一。蓋雖兩箇變化。總是推行一箇道理。爾觀此。則朱子以兼字訓通為確義矣。此節言聖人用易至命之事。天地萬物晝夜原有箇神。原有箇易。聖人于天地之化。能範圍之於萬物。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神易不在易。書而在我矣。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為一矣。訂詁云。凡流行于天地間者。無不為晝夜所轉。人同于其中。而不自覺。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晝夜而知者。則異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

所謂不在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昔韓持國與伊川語。嘆曰。今日又暮矣。伊川曰。此理從來如是。何莫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曰。不能則去可也。傾涇陽曰。兩轉語。不過數字。每讀之。便覺豁然。于此有悟。應不墮生死壘中。

右第四章

陰一陽之謂道

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往來迭運。陰陽是氣。不是道。陰陽迭運不已。皆太極動靜所為。故謂之道。若舍陰陽。則道无安泊處。故曰。所謂道者。非他。即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之謂道也。兩箇一字。最活。言陰陽只恁麼迭運。而道不外是矣。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无太極則无動靜。无陰陽矣。故聖人即陰陽之迭運。以語道之全體。非陰陽迭運之外。復有箇道也。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此便可見陰陽不測之謂神。陳北溪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源上論。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无息之意。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維陰陽之運行。化生萬物。是謂繼之者。此時賦天命之純。其本然者。未失未有不善之雜。所以名之曰善也。善非善。惡之善。善惡之善。屬情識。此則无聲无臭也。成者。凝合具足之謂。是品物流行各正性命也。方陰陽之凝聚。以成其形。是謂成之者。此時受天地之中。未有物欲之偏。莫不有本然所賦者。隨在各足所

以名之曰性也。性非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分清濁。此則不加  
不損也。程子云。善便有箇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朱子曰。繼是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理  
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則各具此  
理。而為性也。蒙引云。繼之者。善。此時全是天道之本。然无些  
毫渣滓。間雜。所以目之曰善。此理在。天道則曰善。既付於人  
物。則曰性。要分天與人物界限。繼善。是天命流行。成性。則此  
命已交。過人物去了。高忠憲曰。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徵之  
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繼之善也。名善曰无。自告子始。吾无徵  
焉。乾氏之說。似之。至陽明先生。始以心體為无。善无惡无  
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愚謂教不明。當在于性不明。  
如認得性善。明則本體欲自棄焉。不可得也。必不肯以善者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學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于不善。如認得性善。明則學問欲自報焉。不可得也。必求  
克去不善者。以復于善性。明始教統立。教立始性體便。如以  
无之一字。掃而空之。流弊可勝言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之。字指道。道本不偏。奈仁知者拘  
于所稟而各認作一偏去。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  
其德性偏于動。是為仁者。則曰道以溫良博愛為主。故貴生  
育而安全之。仁是道。蓋據其所見之仁。以仁為道之全體。而  
不知仁之外。又有智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  
性偏于靜。是為知者。則曰道以疏通知事為主。故貴裁擇而  
精審之。知是道。蓋據其所見之知。以知為道之全體。而不知

知之外。又有仁也。至于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間。非  
不宥于道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昏然无所辯于心。不  
復知所謂仁知矣。夫仁知者。雖有所見。而各有偏。若百姓。則  
又一无所見。此君子體用兼備之道。所以鮮其人也。須知仁  
知雖見得偏。道則不偏。百姓雖全然不知道。則不以百姓而  
无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承上文。言人氣稟或有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天地之間。  
大化流行。方其繼靜而動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為  
元。為亨。氣以之運。理以之行。造化之仁。自內達外。而顯揚莫  
掩焉。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斂其生物之用。為利。為貞。  
氣以之斂。理以之固。造化之用。自外及內。而退藏莫露焉。蓋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學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非德盛于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  
乎。藏用非業也。業之本也。蓋既藏諸用。是惟未發一發。則其  
業容可量乎。此皆天地无心而成化。非若聖人之竭其心思。  
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蓋聖人成務。不能无心。  
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故无憂。蒙引云。不曰藏諸體而  
曰藏諸用者。以其為有用之體。用即妙于體之中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藏用。內也。何以謂之大業。蓋業在外。未始不根于內。時而  
藏用。則舉顯仁之生意。盡涵蓄于此。何所有之富哉。是雖未  
發于外。而為業。然業之本在。是一發。則其大无外矣。故曰富  
有之謂大業。顯仁外也。何以謂之盛德。蓋德在內。未始不徵  
于外。時而顯仁。則舉藏用之化機。盡發洩于外。不與日俱新

哉然非德盛于內則何自而有此日新耶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仁之盛德陽也然可見者即不可見之仁顯乃顯其所以藏藏用之大業陰也寂然不可見者即可見之用藏乃藏其所以顯顯而藏藏而復顯如環無端是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生生之謂易

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陽之道也兩箇生字即從前兩箇一字內看出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在天地則為消息盈虛在人物則為作止榮悴謂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倏然而有陰易而為陽矣陽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為陰矣此其生生不窮所以謂之曰易也一說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既生兩儀又生四象又生六十四卦轉轉相生剝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七

初盡而復已生姤復之交如環无端是之謂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彼萬物之生方其流形之始氣初凝而未實形初就而未具所可見者彷彿端倪之微只略存一箇形象以其輕清而未形故謂之乾及其體質已具形形色色无不效法乎資始而出萬法一齊呈現自有許多曲折度數以其重濁有迹故謂之坤此乾坤俱就物說吳泳思曰生物之乾坤此陰陽也易書之乾坤亦此陰陽也即生物之陰陽以見易書之陰陽故曰之謂乾之謂坤訂結云以三畫為三才三才既備始成乾象也效法之謂坤者效乾三畫之法偶而三之為二以成坤之象即兩地之說也此說似確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以著問易必極七八九六之數因其所值之卦爻以知將來之吉凶所以審趨避而決其事也是在事先之稽卜故謂之占及其既筮之後吉凶已明於是推行於云為之際而吉則趨之凶則避之則有以定天下之業而成其占矣是屬事後之措施故謂之事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二氣迭運而一理行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是陰陽也網維于繼善成性之中迭用于顯仁藏用之際變化于陰陽生生之內流行于乾坤占事之間節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大

節有箇一陰一陽之道則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不測二字正在兩一字上看出朱子曰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一箇物事周流其間神哉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徐伯魯曰言易之為書其內則含蓄无涯而廣其外則包括无外而大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備體乎萬物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充足有餘无遠不到也以言乎邇則雖心目九席間即物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無所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萬事萬物統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凡精極无形

粗極有象盈滿于其間者此理无不備有也夫天下无理外之物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是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之性健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存此生物之心最為專一及其動而元亨以此靜專者動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淳然直遂而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而資始之其淵淵充塞尤一不到以此模寫于易則易之大由此生矣故曰大生坤之性順方其靜而利貞體與乾別故此生物之機最為翕聚及其動而元亨以此靜翕者動與乾交則效法之功豁然開闢而无隱是以坤二之量上承乾一之施而資生之其發生萬彙无一或遺以此模寫于易則易之廣由此生矣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九

故曰廣生項平菴曰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闢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萬以忠曰乾動直坤无直也然坤六二言直方大者坤中虛能承天之動以動焉所以遂乾直也非坤則此乾之道无所容以遂李喬之曰坤之直乾直也坤之動乾動也蓋動處即乾靜處即坤為物不二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此一節言易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非配合乃相似之意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配之其蓋萬物之變冒天下之道如天地之无不持載覆幬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配之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剛柔相易往來不窮

俗寒暑推遷氣化相禪也若夫陰陽之義莫過乎日月坎陽也而象月離陰也而象日五陰未消也而曰七日一陽正長也而云八月以至晝陽而夜陰明陽而魄陰咸有精意而易中陰陽之義配之易簡之善莫大于聖人之至德凡易中陽卦陽爻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即聖人之存心易而可久也陰卦陰爻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即聖人之處事簡而可大也是為至德而易中易簡之善配之此易之所以廣大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當以易其至矣乎一句為主下言聖人以易而崇德廣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業見易之所以為至也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也聖人以其窮之于心則識見幾通日進于高明日知其所未知而其知也崇備是理而行則功夫敦篤日就于平實日行其所未行而其禮也卑然豈特尋常之崇卑已哉天體高明覆于萬物之上而聖人之智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效天地體用卑載于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于萬物之實則其卑法地也朱子曰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便須放低著實去做又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非卑底事蒙引云知崇所以能崇德者所見日向上去而所得日進于高明禮卑所以能廣業者不忽近小不略細微件件著實道理做去如此則業何以不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承上言聖人非勉強效法乎天地也彼天以高明設位乎上地以博厚設位乎下而知陽禮陰之道已流行于其中矣其  
在人也則謂之成性人之本性原自完全與天地同體非有  
所造作而然聖人特能存之耳今聖人知崇如天則成性之  
良知无不存禮卑如地則成性之良能无不存本義所謂本  
存之性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易不出天地外德業不出吾  
性外所謂效天法地者如此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朱子曰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是口裏說話推  
亂之意所以下文說不可惡先儒多以賾為至妙之意若如  
此何以謂之不可惡此解最確文王作卦見其中陰陽錯綜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之象賾而不齊聖人于繫象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之于未  
畫之先一得其物宜斯象之于既畫之後楊龜山曰形容者  
乾為圓坤為大與之類物宜者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彼此  
相肖虛實相形是象乃像天下之賾也蒙引云物宜即物類  
物類即天下之賾也形容即物宜之形容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媾之類爻交也交則變動  
故爻有動義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朱子曰合以物之所聚  
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會是聚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  
易窒碍必于其中得箇通的道理乃可行爾周公繫爻時雖  
一事必觀衆理之統會具有一理之可通乃即可通處立為

經常之定理而繫之辭以斷之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聖人  
惟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見天下之至靜故  
有以見天下之至動黃元公曰百家之言各隨其心地之光  
明為分量聖人見得徹故說得真見得天下之賾動非僅見  
卦爻之賾動也李喬之曰天下之賾動聖人見之皆易也此  
語最融液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文王立象言天下之至賾周公繫爻言天下之至動言謂著  
出其至賾至動也賾宜若可惡而動宜若可亂也然物宜之  
象皆不干陰陽之理理一則賾之至處皆有至一者存如六  
龍牝馬象固不同也而象其所安象則各有一定焉蓋盡天  
下之至賾而未嘗賾也不可惡也吉凶之斷惟觀其會通之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理理一則動之至處有至當者存如揖遜放伐理固不一也  
而行其所當行則適合常經焉蓋盡天下之至動而未嘗動  
也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言學易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衆辭以明  
其理而定心極于其先必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避于其  
際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无不中乎理而言成衆議  
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无不宜乎時而動成爻所以然者  
正欲成其身之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  
所凝滯而各得乎順應之道易之變化不在于易而成于吾  
身矣故舉鶴鳴七爻皆擬言議動之事以為凡例云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誠信感通莫大于言行故獨以言行釋之居室猶在陰出言猶在陽遠近之應猶子和出身加民二句是承上轉下之辭只是形容感應極速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轉或明或闇樞動而戶斯開弩牙之發或中或否機動而弩斯發猶言行之動有榮有辱也應雖在人而感召之則在我天下應運全是我主張故曰榮辱之主動天地者言行感召之和氣足以致天地之祥言行感召之戾氣足以致天地之異如景公一言而榮感退合孝婦舍免而三年不雨是也言行一發有身易實義

卷之五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身

同人九五其先哲爲三四所間而號咷其後終得相遇而笑

蓋其心之同非三四所得而間也夫君子大同之道不係于迹而係于心故其始雖有出處語默之不同要其終而論之則能以中正相孚物莫能間如利刃斷物雖堅金亦可斷而無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覓其有味而不嫌于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爰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于其迹可也廣義同心謂皆道之所在而心自相孚者出者與處者心同然者與語者心同是爲二人同心同心者各成就一箇是也

非情誼契好之謂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則无所失矣

大過之時四陽過盛初六以卑弱之陰在下承藉之如措物于地已安已固又必藉以茅則安固益至斯爲至慎耳下言茅之爲物至薄然用之藉物則有以表其敬慎之心是茅无足重而所以用茅者足重也斯術也真善錯之術也豈惟置器苟能守此至慎之術施諸言動之間矣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于理而可以无悔尤矣何失之有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身易實義

身

人臣以身任天下之重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也及其事既成而澤在民生勲在王室者有功也然能處之儉然既不以勞而自伐又不以功而自德是其量度優遠識量深厚而非淺薄之士所能及矣所以爲厚之至有功下人釋勞謙二字之義言其不伐不德而以之下人也德言盛禮言恭兩言字猶欲字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其德之存于中者必欲一疵不存萬善咸備日進于至盛而不已也其禮之見于外者又欲其介于端嚴中于矩度而无一毫之僭慢焉蓋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臣欲全其身則自爲謀而心藏之否則謀罔不密必致失臣失身況事關利害幾伏隱微雖過爲之防猶懼人有以窺之若更不密則忘其成而害之者多矣此君子所以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洋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乎乘爲君子之器惟君子乘之乃稱身易實義卷之五

其德若負販者而乘是器則處非其據盜思奪之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上暴下可攻之費既是我開而人得借以爲辭而伏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此皆禍由已致而爲盜之招也楊誠齋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章言天地以數而開聖人之獨智聖人以法而終天地之全能蓋探著求卦不外于大衍之數而大衍之數又原本于天地之數然人未知孰爲天孰爲地故卽河圖而指出示之

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屬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屬地此龍馬負圖背生旋毛之數也生于天者成于地生于地者成于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數之在四成有定位是五位也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序不紊如兄弟之相得而不容素爲然相得之中又有自然之合一生六成二生七成三生八成四生九成五生十成奇偶偕和同處其方自相配合如夫婦之有合而不容間焉由是而積五奇之數爲二十五是天數也積五偶之數爲三十是地數也又以天之數合地之數則爲五十五有五而相得者合皆盡于此矣由是陰陽相與互爲生成三五之生水水土者陽之變也而六八十則

身易實義卷之五

化以成之三四之生火金者陰之化也而七與九則變以成之是變化雖五行之生成而是數有以成之矣而且一二三四五之生者自無向有則伸而爲神六七八九十之成者自有向無則屈而爲鬼且就此生數中而方生者爲來既生者又爲往就此成數中而既成者爲往方成者又爲來是鬼神乃二氣之屈伸往來而是數有以行之矣此河圖之妙而著卦之數皆由此出也蒙引問水一也何爲天以一生之而地以六成之曰成者只是生者之結果處天地原亦一物也一物兩體也分屬之耳來矣鮮曰此皆就河圖而言一六居北爲水故水生于一而成于六所以一爲生數六爲成數二七居南爲火四九居西爲金五十居中央爲土皆倣此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



操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

行者布算推積之謂其用著策之川也河圖中宮之數參天兩地而爲五以五配五而爲十五者生數之極衍之母也十者成數之極衍之子也聖人下河圖中以天五乘地十則五其十是爲大衍數始于一成于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五十者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斯易之太極也不曰虛一以象極何也太極無象也不曰虛一不用而曰其用四十有九無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以明之也四十九者少陽七七之數也不用陰而用陽者天地間變化陽者用事也不用老陽用少陽者天地間變化少者用事也故操著之法取五十策爲一握虛其一不用而當用之策凡四十九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蓋兼用五十便體方而變不行有一之不用而四十有九者无所不用也以此策中分子左右兩手則左手之策猶天右手之策猶地所以象兩儀也先以左手策四數之後以右手策四數之所以象四時也于是取兩手所操之餘歸而扚于中三指之間以成變則猶積氣盈朔虛之餘以成閏也若扚必再焉者猶曆法之有再閏蓋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于日一年二十四節相去恰恰三百六十五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爲氣盈月行緩于日一年十二朔相去恰恰三百五十四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爲朔虛氣盈朔虛每歲各餘六日共十二日歷三歲共餘三十六日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爲一月是爲一閏自三歲至五歲餘日二十有四則

合前餘六日又得三十日以爲一月是爲再閏如操著者一掛之後四操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是爲一扚又四操右手之策而歸其奇是爲再扚後掛猶言後變言操著者另起分掛以爲後扚之端亦猶算曆者另起積分以爲後閏之始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言純卦二老過操之策有所準也操著既畢有六爻皆奇爲老陽而曰乾者有六爻皆偶爲老陰而曰坤者積乾六爻各三十六則爲二百一十有六積坤六爻各二十四則爲百四十有八又總合之爲三百有六十也當期之日者書命義和期三百有六句有六日本義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本文凡三百有六日當期之日者舉成數而言當一年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上分言乾坤之策老陰老陽之策也此言二篇之策則通陰陽之老少計之而无不合也萬物只舉盈數而言萬物之數至多而二篇之策亦至多故以當萬物之數此只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言成卦之序營者求也四營者以四而求之也卦始于一變之易而易非自成也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

斯或五或四而成一變之奇。或八或九而成一變之偶。易自此成焉。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此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易即十八變中一變也。易者筮法之始。成卦者筮法之終。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方其三十六營而為九變。則已得三畫而成卦時。則貞體雖成而悔體尚隱。三畫雖具而六畫未全。故曰小成。倍之則內外體俱備而大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伸據一卦之變。說即此通彼。一卦可變為六十四。也如乾為天。天風姤之類。觸類言能引伸其類而廣推之。因變極變。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而吉凶貞勝盡于此。趨避大業藏于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此故曰能事畢。盡天下事皆人所能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曰能事。如下文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所能之事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此言著卦之用。道者吉凶之理。其理至微而易中有辭以顯之。凡易辭所發明者皆是也。德行指事為之迹。言如涉川攸往之類。皆人事之當然。而易中有數以神之。而使趨吉避凶者。也。夫百姓不能前知而易則告以吉凶。受命如鸛鶴。然賓主之相酬。百姓未能勇為而易則贊其趨避。鼓舞不倦恍乎神明之相祐。矣。其功用之大如此。來矣。鮮曰道隱于无不能以自顯。惟有筮卦之辭。則其理昭然。于人不隱。于茫昧矣。德滯于有不能以自神。惟人取決于筮則趨避之民咸用。以出入莫測其機。緘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嘆數法之妙。言天地大衍之數。則有奇偶生成屈伸往來。操著求卦之法。則有陰陽老少進退離合皆變化之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數起于天地而天地无所容其智。法制于聖人而聖人无所容其才。天地之神見于變化而神之為變。為化其理莫著于圖而用莫效于蓍。總之天地因圖以著數。所以啓聖人之獨智。聖人因數以演易。所以終天地之全功也。楊誠齋曰。變者有之。化者无之。復物壯而老。世盛而衰。變也。物生而死。世存而亡。化也。孰為此者。神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以用也。謂用易也。承上章言。易道有此四者。故能周人之用。如此也。易之辭曲而中。理言之則也。故人以易而發言者。則尚其辭。蓋即象爻之辭。玩其所告。以為出言之度。而淺深詳略各得其宜。矣。易之變隨時從道動之準也。故人以易而舉動者。則尚其變。蓋究著卦之變。觀其所值。以為發慮之準。而作止趨避不膠于一矣。謀慮已決。而以之定業。是謂制器。制器以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凡事皆就規矩一。如成器之制。如封堊井田。婚嫁等皆是不止。蓋因易之變。以為制事處物之規。斯有可循之則矣。趨避未明。而以之審疑。是謂卜筮。卜筮只取決疑之意。是非利害兩途未決。惟求卦爻所值之占。以明人事得失之報。斯无他岐之惑矣。蔡虛齋曰。以

言者尚其辭謂取其辭以發言也以動者尚其變謂取其變以舉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取其象以制器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謂取其占以決所疑也若泥卜筮字則須卜筮後方得玩占何乃取占以用之于卜筮乎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若專主于筮則其用狹矣徐敬可曰以言設教也教必依經故尚其辭以動應事也事有萬殊故尚其變以制器經世之學也起于易象而知所損益故尚其象以卜筮前民之用也因其所占而詔以變動之辭故尚其占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淺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行之卜身謂之為措諸事業謂之行問者以著問于易所謂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命之也言君子將有為有行而趨避未明于是抱著問易求其卦爻之示而以之言動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隨叩隨答如嚮之應聲无所留待言其應之甚速也此節有兩意易于來物所在受命如嚮是應物之速于來物所在无有遠近幽淺而悉知之是知物之周總是辭占至精而能如此蓋其辭之所言者通神明之德而不涉于形迹之相占之所決者順性命之理而不滯于事為之末故能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何精如之徐敬可曰問者人言者著自我告著曰問自著受我曰命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國語司空季子謂晉侯我命筮曰尚有咎國筮告我曰利建侯是其說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潘雪松曰四營成易茲為一變奇偶所由分也必先以參之既考其左手歸奇之策斯策有五與四之寡而為奇九與八之多而為偶一變以彰焉三變成爻必有其數老少所由別也乃即此參伍者分之左右而交互以稽其實刻之低昂而總算以合其歸斯三變之策積有九與六而為老七與八而為少其數以明焉然參伍特一變耳未成爻也至通三變皆此參伍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相雜之文而天地之文遂已成于通變中矣蓋天地之經緯不外于陰陽其一畫陽即天之文其一畫陰即地之文也錯綜特一爻耳未成卦也至極六爻皆此錯綜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為內外兩卦之象而天下之象遂定于極數中矣蓋事物之紛紜不越于動靜既成六畫動靜有分已分動靜紛紜自一也廣義三變之後方見錯綜如三變之策布而為三錯也革而為一綜也來矣鮮曰參伍以變者言著之變乃分據卦爻之形存妙以參伍言之錯者陰陽相對如伏羲圖乾錯坤坎錯離八卦相錯是也綜即今織布帛之綜一上一下者也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有下則為屯在上則為蒙蒙之文王序卦者是也天地即陰陽成文者成陰陽老少之文也陽之老少即天之文陰之老少即地之文物相雜故曰文定天下之象者如乾坤相錯則乾馬坤牛之類各有其象震艮相綜則震雷艮山之類各有其象是也參伍言著錯綜言卦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思者心之知覺為者心之運動此言易著之在積卦之在冊

是皆无心之物。朕兆未形。此其寂然不動者也。及著之動於分卦。操劫之時。卦之成于十有八變之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獨。无有遠近幽淡。遂知來物。此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通天下而曰故者。蓋天下之所固然。無時不感。無時不具。所以應感者。寂然未嘗不具。而所以不動者。萬變未嘗不寂。朱子曰。凡言者多指著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只是叩著便應。无不通。所以為神耳。訂詁云。未占之時。象在畫辭。在策如鑑之空。如谷之虛。寂然不動也。及其感而占之。則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遂沛然通達于天下之事。而昭揭其所。以然之理。果有何思。有何為乎。非天下之極神妙不測者。其誰能及于此。高忠憲曰。易心體也。思也者。思其无思者也。為也者。為其无為者也。思則得之。謂思其无思。行所无事。謂為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其無為。真易簡矣。王陽明曰。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可見寂感一致。徐敬可曰。聖人以心體易。以易證心。全易是心。全心是易。當其寂然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理。粲然已具。當其感通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用。觸處全彰。易準天地。彌綸充塞。盈天地間。求毫釐之非。易不可得。寂在是。感在是。變通在是。非至神而何。

大易聖人之所以極淡而研幾也

此言易為聖人作。以明其為聖人之道也。推究到底。曰極磨勘。精微曰研。以彼來物。隱于无形。所謂淡也。聖人繫之辭。決之占。以窮極其淡隱。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知幽明生。死鬼神之情狀。是也。夫是以精之至。而能神也。文集隱于未

判所謂幾也。聖人制之變立之象。以研晰其幾微。如履霜而知堅冰。剝牀而知蔑貞。是也。夫是以變之至。而能神也。朱子曰。極淡要人曉得。至淡難見。的道理。都就易上見得。研幾是研出那幾微處。一卦中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摩研出來。

唯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辭占之理。淡矣。淡未明。則疑未晰。而志難通。惟聖人窮極幽淡之理。于辭占之中。故能明示吉凶。以通人疑惑之志。而使不迷。通志即發言處。事受命如獨也。象變之理。幾矣。幾未著。則動未決。而務難成。唯聖人研究幾微之理。于象變之內。故能作其趨避。以成人有為之事。而使不墮。成務即舉動制器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成文成象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假借形容。著龜无思。无為而能通志。成務。隨感即應。都不用人力耳。不疾不行。即寂然不動。而速而至。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易曰。遂知來物。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地之象。三遂字。就是神處。程子曰。神无疾。亦无速。楊誠齋曰。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未有不疾而速者。惟行故至。未有不行而至者。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朱子曰。所謂神者。即指著卦之妙而言。非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占象變。一出于聖人之極淡研幾。而後能通志成務。是則易之事。皆聖人之事。易之功。皆聖人之功也。人之尚易者。不即尚乎聖人之道。此又畫上文未盡之意。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物者達知來物之物吉凶之實理也開物者人所未知易開發之而示人以吉凶也務者人所欲爲之事成者使人趨吉避凶而事以之成也冒者天下之事小而涉川攸往大而建侯行師精及无形粗及有象无不覆冒包括于卦爻中也以者以易也三以字承上文開物成務言易以開物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易以成務故聖人以定天下之業聖人用易通志定業則天下之疑釋矣故曰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凡物圓則流動流動則神方則止定止定則知方四營之時初未知其爲一二三四及三變之時又莫知其爲七八九六是圓轉不定變化无方也故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者方探時未知爲何卦何爻吉凶未知及十八變之後方看所得卦爻之吉凶皆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卦之德方以知貢者獻也爻分奇偶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吉凶陳獻于人所謂易以貢也一說易指定理實顯出於外非告語也洗心者聖人以神知委之卦著而聖心一无事焉故曰神方知易貢之理渾然在心極其純粹昭融而无一毫私智滲淫之雜焉若以三者而洗濯其心也是何思何慮之境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密者肅其閑之意密是本體即无思无爲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亦不賂不聞无弊无與者也程子曰終无人理會密又曰密是甚又曰形而上是密朱子曰密是至靜處又曰心中渾然此理別无他物蓋心不爲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心不與非尚有私欲之心可洗也同忠者言吉凶之來不知趨避民以爲忠聖人亦與人同也吉凶之機兆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于此一定而可見者曰往來者固不可測而聖人之心如著之神妙莫測則所感者不能逃其先見之明故足以知之也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也往者既有定理而聖人之心如卦之識見有定則所感者皆其素所蘊蓄之理故足以察之也書云惠迪吉從逆凶其理都預藏在聖人胸中也若此者隨感而應即卦著之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用神而不川著用智而不用卦无卜筮而知吉凶孰能與于此哉惟古之聖人稟天縱之質聰无不聞明无不見察无不通知无不知具著卦之理而不假于著卦之物猶神武自足以服人不假于發伐之威者乃足以當之此夫子暗指義皇也陳氏曰得理而忘物者心易之妙天下之至易也神武而不殺者德威之威天下之至武也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道者陰陽剛柔盈虛消長之理民故者愛惡情偽相攻相感之事吉凶於此生焉天道有消息之不同民故有當否之或異如否之大往小來天道也不利君子貞民故也如臨之剛浸而長天道也大亨以正民故也天人一理也神物者著龜也以爲神則既物于物以爲物則神之所寄夫是之謂神

物天能生之。惟聖人起而用之。遂成決疑之大用。故曰。與卜筮在前。民用在後。故曰。前由是使民。先事知所趨避。而不至有無及于事之悔焉。而又恐其民之蒙也。故聖人于卜筮之時。必齋戒以考古。而使知來之神。益神藏往之知。益知是又聖人之用易。以神明其德也。朱子曰。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耳。

是故閼戶謂之坤。閼戶謂之乾。一閼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方其利貞之時。氣機自外而斂于內。如戶之閉。而萬象一无所見。陰之事也。故謂之坤。及其元亨之時。氣機自內而發于外。如戶之開。而萬象一无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至

所隱陽之事也。故謂之乾。凡物先藏而後出。无閼則无開。故先言坤。而後言乾。乾坤只作陰陽字看。一閼一開者。坤乾運而開關相繼也。自閼而開。則陰變為陽矣。自開而閼。則陽變為陰矣。故謂之變往來不窮者。閼開往來。而如環无端也。閼往而開來。則陽通于陰。陽雖極而不亢矣。開往而閼來。則陰通于陽。陰雖極而不戰矣。故謂之通。于是化育流行。聲生萬物。方始生時。體質未成。僅有端倪。可見故。乃謂之象。及既生後。由微至著。而各成物。完體質已完。而各適其用。具有規模法度之可憑。故乃謂之器。此生物之序。而著龜神物之生。亦在其中矣。著龜本具是道。而聖人于著龜。為四營之法。于通制為五行之兆。而用之以卜筮焉。此典則可循。乃天下後世所當守而不變者。故謂之法。由是吉凶可決。而趨避以明。

著龜利用出。而民之出者。咸用之。著龜利用入。而民之入者。咸用之。民之趨吉避凶。出於心。歡意肯有不待鼓舞。使令而自為之者。故謂之神。大全閼戶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閼謂之坤。以其開謂之乾。以其開關互用。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現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而不知。則謂之神。朱子曰。是如此。蒙引云。天地一氣也。一開一閼。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閼開不已也。見乃謂之象。乾知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凶生大業。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至

此以卦爻生出之序言之。大極者。極至之理也。理寓于象數之中。難以名狀。故曰。大極。周子所謂動而无動。靜而无靜。即子所謂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朱子所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者是也。生者。加一倍法也。易自生生不窮。然有所以生之之理。主宰于其間。是易有大極也。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伏羲象之。于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是為兩儀。然陰陽生生不已。大極動靜隨在。而分子是一陰之上。加一陰。為大陰。加一陽。為少陽。一陽之上。加一陽。為大陽。加一陰。為少陰。陰陽各自有老少。是謂四象。于是四象之上。又各加一陰一陽。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日八卦。即六十四卦在其中矣。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之加重耳。既有卦畫。則剛柔迭用。九六相推。時有消長。之不一。

同位有當否之或異長而當則順而吉消而不當則逆而凶  
八卦定吉凶也吉凶既定則吉者趨之凶者避之鼓舞盡神  
而勇于有為成務之端將由此啓吉凶生大業也訂詁云夫  
既分大極爲兩儀分兩儀爲四象分四象爲八卦則合八卦  
即四象也合四象即兩儀也合兩儀即大極也故大極者不  
分之陰陽而陰陽者已分之太極也太極之形即兩儀合之  
形而大極之名兩儀合之名也朱子謂大極在陰陽之中而  
非在陰陽之外又云有是理則有是氣漢爲得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  
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夫定吉凶生大業非著龜就與彰之則著龜功用之大乎易  
言乎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然陽之成象莫大于天  
陰之成象莫大于地故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  
有始皆變通也然四時相革變之大者革而不窮通之大者  
故曰變通莫大乎四時至於星辰雲漢皆縣象著明也而莫  
若日月之尤大列爵分土皆崇高也而莫若富四海貴萬  
天子者之尤大備萬物以致斯民之用立成器以爲天下之  
利此惟聖人極明巧之至盡法制之詳者能之故曰莫大乎  
聖人事之太著者曰賾探則入而計之使一幾之幽僻者曰  
隱索則考而求之使顯理之不可測度者曰濫鈎則曲而取  
之使出道之不可驟至者曰遠致則推而極之使近于以定  
吉凶而失得之報明成亹亹而趨避之不僊雖術數職緯之

書亦有驗者然惟著龜爲能通乎神明而達乎天地故曰莫  
大乎著龜此是一節正意聖人欲借諸至大者以形容著龜  
之大耳朱子曰聖人猶惟追天下人使之爲善相似蒙引云  
天下之賾悉具于卦爻中而其理則隱惟著龜則能探于賾  
中而索其隱以示人也漢謂陰陽老少之未分吉凶悔吝之  
未形著龜之變則能鈎取之使人困所值而循其占以爲趨  
避以成事功是能鈎濫致遠也惟探賾乃可索隱鈎濫乃可  
致遠中作兩事說尤佳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者爲植物之神龜爲動物之神也則之者則其无心而  
知吉凶也變化謂寒暑晝夜之往來人物死生之榮悴效之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者效其體一而周萬變也河圖者河出龍馬背心旋毛如書  
圖有天一至地十之數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兩處其方聖  
人則其陽奇陰偶之數以畫卦生著焉蓋揭其全而道其常  
數之體也洛書者龜背之析文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聖人  
則其自一至九之數以叙洪範九疇焉蓋主陽以統陰數之  
辨也此見聖人作易因造化之理而非私智之爲也蒙引云  
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洛書而虛中五亦太極也非以  
洛書之中五河圖之五與十爲大極也蓋大極無象故虛之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即陰陽老少隨其所趨而卦爻以之成故曰所以示及  
繫之辭乃闢卦爻所具之理以告人故曰所告吉凶義兼修



芥于其中斷之則使人不疑于所征故曰所以斷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節簡言在易八章之末大有上九以離之虛明居尊得中明明知天不可違虛則應天不敢欺賤賤于信小心乎順以文明而尚剛健純乎天理便全人而益自己信順而又能尚賢所以順天而行動與吉會即此交而擬議之則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處之以道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聖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本以載言然言之旨歸无窮言本以盡意然意之含蓄无盡是則聖人之意終不可見乎夫聖人固有寄其意于立象者伏義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凡大而天地小而萬物悉包括于聖人之心雖言與書所不能盡者象固有以盡之矣本乎性而善者情也拂乎性而不善者偽也人之情偽萬端即卦中之陰陽淑慝也聖人即八卦而重之為六十四卦以觀變惡相攻遠近相取而天下之情偽畢著矣此伏羲之易也若夫文王因卦而繫彖象周公因爻而繫象辭使觀象玩占者又可因言以得意而前聖之精蘊益以闡矣于是而教人卜筮因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窮之理則趨避明從違決有吉利而无凶咎凡可以為生民利者无所

不盡故曰以盡利由是因變得中而定吉凶有變通之利則有趨避之勇人見其利皆樂為之而聖人忘倦如以鼓琴作舞容鼓琴疾而舞容亦疾此則鼓舞斯民以成天下之盛德而不知誰之為故曰以盡神上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神即此意

聖人其易之組即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指奇偶二畫乾坤其易之組者謂乾坤組于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組于乾坤兩卦之中也乾坤成列者蓋畫卦之初一奇一偶由是相摩相盪變化无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乾坤兩畫變化而成故曰易立乎其中此所以為易之組也毀謂二畫不立息謂變化不行設使二畫不立而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聖

乾坤毀則六十四卦之變化將无所憑依而不可見而乾坤之用亦幾乎息矣須知畫未列時未嘗无易易未設時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則无以見乾坤變易之功耳蒙引云乾坤其易之組此指六十四卦之陰陽言乾坤其易之門此指始初陰陽二畫而言謂之組者易中之所包蓄也謂之門者易諸卦之所從出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卦爻陰陽之設可見之形也卦爻陰陽所具之理隱于卦爻中不可以形見也故謂之道若夫陰陽二畫成列于方策之上奇偶有定顯然可見故謂之器一說陰陽形見于卦畫而在形見于卦畫之前者則曰形而上形見于卦畫之後者則



曰形而下亦通朱子曰事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李喬之曰可見者是器不可見者是道道即器中之理程子所謂元來只此是道在人然而識之也蓋理无形而奇偶有形有形者即以形天地間之无形者非果有上下兩岐也化裁者因此形而變而裁之為七八九六之數則陰陽為陽而陰即變陽為陰而陽即變陰而陽動之爻象陽爻此指陰陽之卦二卦一揲四動奇言也推行者據此乾坤之理而行于事為之間則古者順而應之因通也內者應而受之亦通也如乾之變需而需之通也如坤之變比而比之通也又如尤龍有悔本是不通然處得无悔便是通也山是來變通之道而指之天下之民使民皆知推者求卦以循乎化裁之方觀變考占以效其推行之度則因變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聖

以求通明于吉凶而知所趨避則凡乘之未成而日事事之已著而為業无不成矣推行就一身說舉措曉天下說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徐五立曰此言立卦繫爻之原要惟得聖人之意而後得聖人之象也是故夫象聖人有見于天下物類之賾莫非道也于是擬諸其形容畫卦以象其物宜而道之精細悉摹象之故謂之象象立而爻生焉聖人有見于天下人事之動莫非道也于是觀會通以行典禮繫辭焉以斷吉凶而道之變動悉倣倣之故謂之爻此可見象非形下之器亦由以會形上之道可乎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此下皆言象人用易之事天下之物形質異齊至賾者也觀千卦則陰陽純雜之畫物宜陳而萬理析有以極之而无遺矣天下之事殊途百慮至動者也玩其辭則典禮既明而趨避自明有以鼓之而不倦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言化而裁之謂之變是易中先有化裁之變以待人之用用易者于揲著時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焉蓋用靜用動惟變所適也上言推而行之謂之通是易中先具有推行之通以待人之用用易者於揲著後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行之以見于日用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書

行事之間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焉惟其處置恰好斯通而不窮也曰存乎卦辭變通者猶言存乎書與言也書與言聖人之指也神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則在與道合體之人得意忘象也然而成之不言而信謂實存諸已之謂信則存乎其人之得于心而體于行得象忘言也非見信于人之信也明而曰神明則明不在見解而在神理矣成而曰默則成不在智慧而在沉潛矣理契盡前全體是易至矣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再言聖人作易之事八卦成列即所云剛柔相摩聖人作易于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而以乾兌離震從陽生者列于圖之左巽坎艮坤從陰生者列于圖之右所謂八卦成列即先天八卦橫圖也八者既成列則卦中奇偶之形體顯然可見故曰象在其中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所有之象无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即所云八卦相重蓋各以一卦為手而以八卦次第加于其上即六十四卦橫圖也此則六爻其備而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燦然于各卦之中可以盡一節之變效天下之動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剛推柔則柔變為剛矣柔推剛則剛化為柔矣如乾初爻推則變巽坤初爻推則變震是也變只就卦爻上說不涉動義陰陽往來交錯即謂之變命告也聖人觀其變之消息當否而繫之象辭爻辭以告其吉凶所謂命之也動在其中者如一爻變則以一爻之變者為主二爻變則就所變之兩爻而以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其占在本卦與之卦之象辭而前十卦上本卦後十卦主之卦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為動而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一不變爻為主六爻皆變則占之卦之象辭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之象辭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卦爻之動固寓于辭而卦爻之辭實生于動者未揲則吉凶悔吝之辭亦隱而莫之見必以著問易然後即卦以求其辭

而吉凶悔吝者見焉動謂卦爻之動也一說可以動而動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生乎動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以卦爻之動言之則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若夫剛變為柔柔變為剛剛惟變所適是變通乃趨時者也有剛柔以立其本而後可變通以趨其時變通由于剛柔故曰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也夫陽自七進至于九則陽之數窮于是退而為八則九之窮于是通矣陰自八退至于六則陰之數窮于是進而為七則六之窮于是通矣蔡節齋曰剛柔者變通之小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語最直捷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天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當其吉時則无凶是吉勝凶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當其凶時則无吉是凶勝吉也二者常相為勝故曰貞勝一就一部易經皆利于正泰以道義配福也貞則吉不貞則凶故曰貞勝惟不以避凶趨吉為正而以吉凶歸于正為正所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有常勝之道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吉凶所以貞勝者豈无其故哉天地之道正而常者法象而已日月之道正而常者著明而已天下之動正而常者順乎理而已朱子曰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雖不一常有一簡是故曰貞夫一胡雲峯曰人之所為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賁然示人簡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乾知坤作無兩事也乾始坤成無兩體也乾性情確然而健則始物之化運於无心凡其所為最不費力故其示人也易所謂乾以易知也坤性情賁然而順則成物之功皆承乎天最是省事更無煩擾故其示人也簡所謂坤以簡能也此易理分見于天地以著卦爻之所由作也只是引起下文之意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言卦爻之奇偶所以效夫易簡也凡一百九十二陽爻皆是動而健之理確然示人易也一百九十二陰爻皆是順而靜之理賁然示人簡也至于八卦分陰陽而諸卦陰陽消息必以內卦為主故凡內卦陽者陰消陽息而像乾之易內卦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是

陰者陰息陽消而像坤之簡是可見易者未作而象之理已立于乾坤易書既作而易簡之德自備于爻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自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畫又自九變而三畫十八變而成六畫當其一變三變之時爻象雖未成而其端倪已見于此矣故曰爻象動乎內至十有八變著策之卦爻已定看所值何爻就為吉而宜趨就為凶而宜避居然可考故曰吉凶見乎外功業謂用易以成功業也變即爻象之動也觀著卦之變則趨避以明而功業可勇于有為故曰見乎變辭即吉凶之見也玩爻象之辭則精蘊以發而聖人教民趨避之情可見故曰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大德者易簡貞一之謂生為天地之大德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位者若師之位有位則有制作統御之權事事可以有為以位為聖人之大寶必正位乃能凝命也聚人者內而百官外而黎庶也民者非之本民聚則邦寧財者民之心財散則民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致用以聚萬民而聚之也理財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養也正辭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之類教也禁民為非者刑罰也此皆理財正辭禁非之事故曰義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是

此節為下文制器張本伏羲作易隨陰陽消息之所在而驗之蓋天象地法各有陰陽而陰陽之中互有消息伏羲俯仰而盡觀之也象指日月星辰之類法指南北高深之類鳥獸之文如柔毛剛鼠希革毛毳之類天地之宜如春耕秋斂高黍下稻之類皆陰陽消息之所在伏羲觀之不過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已近取諸身氣之呼吸形之頭足之類遠取諸物鱗介羽毛雄雌牝牡之類伏羲隨在而取之亦驗之於陰陽消息而已神明之德不外健順動止麗陷悅入萬物之情不外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蓋伏羲既驗陰陽以作易則神明之德即其所驗之理萬物之情即其所驗之迹是以能通能知而不違也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有可觀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馮厚齋曰離有三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鳥獸魚鼈麗乎網罟也象謂網罟之目虛也胡雲峯曰兩目相承而物麗有似離象

包孫氏汝神農氏有鋤木爲耜採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益取諸益

出木言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屈木之直而爲之取諸益者。取震巽木動而入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網罟作則有禽魚米芻藿則有菽粟神農于是教民于日中  
身易貨義

卷之五 繫辭

晁

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咸于市而合之取諸噬嗑離明于上震動于下音同也又曰明于上人動于下猶噬嗑離明于上震動于下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邇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安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邇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重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義農俗朴未有衣裳禮義之制至黃帝堯舜氏作風氣日趨  
丁文三聖因其當變興文明以革朴陋則民悅其化之更新  
樂其俗之易成查齊趙之何倦之有是皆因時順勢而无所  
作爲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民情爲能使民鼓舞于神化  
之中而安之以爲宜也所以然者蓋易之理事勢至于窮極  
則當更變既變然後流通既流通然後民情安之而可悠久

三聖之時正窮焉而變之當通者也于是而爲之通其變是  
淺得乎易而能奉若乎天之時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如夏極熱則易之以葛冬極寒則易之以裘是所謂通則久  
也變革之大者莫大乎易卉服爲冠裳三聖惟垂上衣下裳  
之制以明尊卑貴賤之分由是證義典而風俗美如天地之  
无心而成化故曰聖者參天地尊卑也惟其窮則變變則  
通是以神而化之與民宜之也

刻木爲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聖人患斯民有川澤之阻于是剡木爲舟以載物剡木爲楫以進舟則凡川澤之不通者俱通矣取諸渙者以異居坎水之上象行舟也匪是則君民上下阻絕不能年久而天下

身易貨義

科

皆渙散矣。此又乘木有功濟渙之道也。朱子疑天下一句蓋爲下文有此句耳。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聖人患斯民有負戴奔走之勞。于是因牛之性順而馴服之。以引重。因馬之性健而乘駕之。以致遠。如此則人之勞。物皆代之。而民受其利矣。蓋取諸隨。取其下動上說。牛馬動于下。人悅于上。亦猶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像

築城以重其門，惕號以擊其柝，皆所以備暴客使無可乘之。贊取豫備之義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此教民曉粟之具以精其食也曰止于下猶下民也杵動于

上猶上震也

豎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上言利天下之仁。此言正天下之義。弧矢之利。所以安內攘外。威懾天下而使之畏也。取諸睽者。睽有乖異之義。故為弧矢以威服之也。此上五節。皆黃帝堯舜之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棟。屋脊棟也。承而在上。宇。棟也。垂而在下。是以風雨不侵而居處安固。猶大壯之陽盛壯固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宜過于厚。故取諸大過。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至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故事係于已。惟結繩以記之。事關于人。執結繩以驗之而已。後世民偽事繁。非結繩所能治。于是聖人易之以書契。則六典庶府。黜陟可稽。而百官以治。版籍契券。情偽可辨。而萬民以察。取諸夬者。取其明決之意。可以明決天下之事情也。

右第二章

此言制器尚象之事。或向其德。或向其名。或向其意。或向其音。或向其道。要亦觀于已成之器。而擬議于易象。若有見其相似。而為之說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易也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形象也。然亦不過此理之彷彿。擬其形容而已。蓋擬諸形容。而後有此奇偶純雜之畫也。然造化事物之理。蘊于无形。假之象以像之。而俯仰遠近之所具。无不肖似于天地間之物。宜也。象猶淺言之。像則愈愈切矣。

象者材也

象者言卦之才也。卦體卦德。卦變卦象。卦義皆材也。如元亨利貞。是言乾卦之才。大過至正是也。餘可類推。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天下之動。愛惡攻取。其變无窮。爻有交變之義。故為動道有變動。故曰爻。可見爻為動之義。非效之義。即象之變。乃卦之起時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至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卦以象告。辭以情言。原其失得憂虞之故。而不以趨避改作之方。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吉凶本著者。故直曰生悔吝尚微。而未著者。故曰著。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段言畫數之多寡。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坎一陽陷于二陰之中。艮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雖陰多亦謂之陽卦。巽一陰伏于二陽之下。離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兌一陰見于二陽之上。雖陽多亦謂之陰卦。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此段言畫數。所以多寡陽畫一。陰畫二。共五畫。其數奇。此陽

卦所以多陰也。陰畫一陽畫二。共四畫。其數耦。此陰卦所以多陽也。一說陽卦以一奇為主。故有二陰陰卦以一耦為主。故有二陽。此多陰多陽之故也。

其德有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德行包君子小人而言。陽尊統陰。君道也。陰卑從陽。民道也。陽卦一君二民。是為出命者。專承命者。衆一君而撫萬邦。唐虞三代漢唐之盛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二君一民。是為出令者。衆從令者。寡。土地未合于一統。黎庶未定于一人。天下分裂。春秋戰國五胡南北之分王也。故曰小人之道。

####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釋咸九四爻辭。亦如上傳擬議之事。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楊誠齋曰：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方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夫子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惟觀其歸就其一以應之耳。吳臨川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成其事也。心體虛靈，如止水明鏡，未與物接，寂然不動。何思之有？既與物接，應之各有定理。何慮之有理？之在心者，同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雖殊慮雖百，而應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按慮者思之淺也。再言何思何慮，正叮嚀其不用憧憧也。所謂何思，非不思。

也。謂其思皆莫之思而思也。所謂何慮，非不慮也。謂其慮皆莫之慮而慮也。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如人人所至之地，塗雖殊而其歸則同。如人人所還之家，天下事雖千端萬緒，一皆出於自然，而然人苟定心應事，動而無動，則亦何思何慮之有哉？朱子答徐居父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雜慮也。又答劉履之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舉往來之自然者以見非人思慮可為。而九四之不當憧憧也。人心無不在不來之理，寂感動靜，人心之往來也。如日月往來相推而代明，寒暑往來相推而成歲，此皆出于自然。未嘗以往來為病。惟憧憧則失其自然之本體耳。且如日月寒暑之往，非自往也。皆陰陽之氣進極而退，長極而消也。日月寒暑之來，非自來也。皆陰陽之氣退極而進，消極而長也。惟屈伸相感而循環不已，是以日月明生而照臨不息，其光寒暑成歲而始終不匱。其運天下所以兼其利也。按此節只重往來明生歲成利生，蓋因往來而并及之耳。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以物理言之，尺蠖屈則能行，龍蛇蟄則能存，彼二物又惡知其所以然，是亦不待思而然者也。精者明察之意，如惟精之精義者，吾性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之理也。精義入神，自能致

用不待思以致用也。利用安身，自能崇德。不待思以崇德也。精義以養致用之根本，致用以發精義之英華。利用即致用之所就者。崇德即精義之所積者。此以聖學言之。張橫渠曰：素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乎外，致養乎內。朱子云：內外交相養，互相發，養精義入神以致用，是內有以養乎外；利用安身以崇德，是外有以養乎內。故曰：交相養致用，是內之精義者見之行外，有以發乎內；德崇則外之利者聚之于內，是內又有以發乎外。故曰：互相發。但如此做去，雖至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上言下學之事，此推其極，至乎上達之妙也。蓋精義利用，尚在我可用力，猶可得而知者；自是以上，則幾非在我，而化不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可為精義之功，已盡利用之功，已至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有莫知所以用其力者。過此以往，四字蓋指窮神知化之境。所謂化不可為也。廣義云：精義者，思而後得，至於窮神則我之神妙乎天地之神耳。順心通不待于思矣。利用者，勉而後利，至于知化則吾之化通乎天地之化，從心不踰不待于勉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林氏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及，而終必取困焉者，是非所困也。乃不能審己量力，冒為之而卒取困焉，則名辱矣。天下之人，有非己之所當依，而終必致危者，是非所據也。乃不能知

時勢，妄依之而終召禍焉，則身危矣。劉備違眾論而伐吳，卒為陸遜所折辱，是非所困而困也。劉表不可依而依之，卒為曹操所攻，至奉身無所，妻于離散，是身危不見其妻也。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指，是以出而有獲，器成而動者也。

君子有散難濟世之才，藏解悖之器于身，于是伺可為之機而出以解之，何不利之有？括結礙也。君子藏器待時，則動皆順利，无所窒礙，故出以解悖而必獲之，是則爻辭所云：正，誼上六其器完成而後動者也。蒙引不承上文解悖說，未是。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惡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子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于為仁，不以不義為畏，故畏威而後懲于不義。所懲雖若甚小，而可以止惡于初。小惡大誠，故曰小人之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片善不足以成名，小過不致于取禍，所謂積者，由小以至大也。若以小善為无益，小惡為无傷，則善日消，惡日長，而不自知矣。馴至惡積罪大，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朱子曰只是常有危必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  
其治蒙引云心能慮危所以得安心能慮凶所以得存心能  
慮亂所以得治可見安危治亂只在一念之忘與不忘耳否  
九五之辭意甚如此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其足蹇蹇其形渥內言不勝其任也

位必當德謀必量知任必稱力反是未有不在于禍者此釋  
鼎九四覆餗之內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聖

天下事莫不有幾人能知之則聰明旁達心思微妙而極其  
神矣蓋上交貴恭稍過則諂下交貴和稍過則瀆其端甚微  
故貴于知幾幾者事物方來思慮方發雖已向于動而無迹  
可尋動之最為微渺然念向于善善雖未至而有得吉之理  
念向于惡凶雖未至而有得凶之理是即吉凶之先見者也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道  
理理會蓋君子有見于幾之微動而趨避之勇不俟終日而  
決如豫之六二不溺于豫而安靜貞確耿介如石焉則靜極  
生明安而能慮斷然可識凡事之幾矣蓋天下之事有微有  
彰人之處事有柔有剛今君子本介石之操為幾先之智既  
知其微又知其彰既知其所以柔又知其所以剛四者既知  
則无所不知矣所以為萬夫之望劉石芝曰四知不是徒知

知之明行之決也楊誠齋曰知而不行是離婁而敗也行而  
不知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高忠憲曰見得天  
理精明方見得人欲細微李雪園云到得入欲潔淨方見得  
天理精明兩說正以互發而盡其言像抄云幾是人之夜半  
雷聲能開萬戶千門者邵子曰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這  
幾字最認得分明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道者至善之理人所難全惟顏子將近之蓋其念慮間微有  
差失則明能察幾不待其著而即知之及其既知則又以健  
致決而不使其見之行事此改過之勇也顏子如何有不善  
只是三月不違復耳有私意萌動耳此釋復初爻辭不遠復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美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氣交也天地以氣升降則萬物得氣之化而形質凝精  
精形交也男女以精施受則萬物得形之化而生育遂夫天  
地絪縕兩相與也男女構精以一合一亦兩相與也萬物莫  
不以兩致一乃成化醇化生之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  
人行則得其友蓋損一為二則情義專一无所間雜若三則  
難矣豈能成功耶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  
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

上之臨下以受益為功而上之改益以自修為本故君子使其身有順理之裕無從欲之危而後動于應接之際使其心有和平之善無險躁之失而後達于辭令之間至其與人也則必命令嚴戒于初使情義相維無少乖異而後求之君子修此二者則其立心之恒可知故動則民與語則民應求則民其而得益道之全也若徒知求益于人不知有恒于己則不安其身而危危則動逆于理民不與矣不易其心而懼懼則語必悖道而民不聽矣以至交不素定无因而求則民以為偽已而不樂于輸納莫之與矣惟立心勿恒故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身易實義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乾坤奇耦二畫也物所從出之謂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二畫所從出故曰易之門乾體一而實性動而健凡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坤體二而虛性靜而順凡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以二者之德言則交錯摩盪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也以二者之體言則剛者自剛柔者自柔而其質不同也陰陽合德只是剛柔相交耳徐進齋曰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畫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于至微者也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言物象如龍牛魚之或言事變如涉川來馬喪雜矣然卦爻之變莫非陰陽之變故雖雜出不倫而皆乾坤之一闕一闕往來其中未嘗有踰越也文王周公不過因卦爻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耳上古事簡民淳不曾經歷許多事變故不曾說出許多名物連世衰質消變詐日甚故於易上說出經歷許多情狀而稱名始雜矣故曰於稽其類而以爲衰世之意也

大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也陰陽消息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察來者察人事之未然也吉凶悔吝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

身易實義

字

顯是人事幽是天理微顯是本人事于天理開幽是發天理于人事日用所爲者顯也易則推其根于理數之幽以微之使人敬慎而不敢慢百姓不知者幽也易則就其事爲之顯以開之使人洞曉而无所疑開而當名辨物者各開六十四卦之名以辨其陰陽之物如乾馬坤牛乾首坤足之類不使至於混淆也正言斷辭者所斷之辭吉則正言其吉凶則正言其凶五委曲无迴避也一說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此當名也天下之事物其卦爻中聖人辨其孰是孰非孰得孰失此辨物也如是而知易之爲書精及无形粗及有象兼括无遺有以周天下之理畢天下之事而无一之不備矣朱子曰開而疑有誤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幽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式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此節抑揚其辭以贊易辭之妙易之稱名雖一事一物。纖悉無遺小矣。然无非陰陽之理。照寓于中而取類又大也。易之理本于天地鬼神。之奧道德性命之微遠矣。然其辭順理成章。昭然有文以相示。不以微妙而難言。而未嘗遠也。易之言旁喻遠引。所言不一。曲矣。曲者未必能。易則一言必寓一理。言雖曲而无不中也。易之敘事。大小本末。極其詳備。肆矣。肆者未必能隱。易則一事必寓一理。理即貫于大小本末之中。事雖肆而理則隱也。至若民方疑于吉凶兩途。而未知趨避。民行無由濟矣。辭則因民心之疑。而示之吉凶。以決其心之所疑。而使登登于有為。是所以濟民行也。易義補云。易言失得不在利害。而在道義。惠迪則吉。從逆則凶。失得分途。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空

惟人之自審已失得之報。不在氣數。而在人事。順理則有得之報。悖理則有失之報。報有影響。惟人之自取已。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謂文王始繫彖辭。憂患謂易作于羑里。雖處憂患。而聖學實備于此。蓋身歷乎憂患。則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修德者。自无所不用其至耳。一日作易者之有憂患。為天下後世慮也。即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亦通。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德行道而有得于心也。入道先從履禮始。履者禮也。德為虛位。而禮有實體。修德以禮。則躬行實踐有所憑據。而非僻之

心无自入。由小積之。以至高大。如築室之有基矣。柄者人所執持。凡人心不自下。必至盈滿。長德雖勉。而由禮弗終也。故

次之以謙。惟卑己尊人。小心畏義。乃為禮者之所當執持。猶物必有柄。而後可執持也。復者一陽初還。在人則良心初動。由不善而復于善。善端充廣。火然泉達。亦猶木有根本。而枝葉自暢茂矣。復而不恒。雖復旋失。恒者立心不易。守不變而常且久也。惟操守堅固。不為私誘搖奪。則德至此而堅固矣。德固矣。焉用損。君子修德。必去其所以害德者。損其所管。裁其所過。省察克治。而愈窒其忿慾之私。欲盡理還而德以修也。修者修而進之也。德修矣。易用裕。君子進德。必取其有益。于德者。從容順適。天機長養。遷善改過。而有其日新月盛之功。使本有之道。心日長。而德以裕也。裕者裕而豐之也。人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空

居常履順。不足以見德。惟遭非意之困。窮知養生于疾。疾所造。因以日精。日微。困而亨。則君子窮斯道。則小人故為德之辨。至是而德可施于天下矣。井必靜。澹有本。而後澤及于物。人之涵養。畜德。如井不遇食。而愈冽。則境遇不能奪。如地之不動矣。居至靜。以待天下之動。故為德之地。異入也。淡入于義理也。順事變。以為裁度。天下必大涵養。方能有。大斷制。以柔剛。剛統入曲。到因時合宜。故為德之制。朱子曰。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方能制事。方能行權。按此九卦。未易以為无次第。然始于德之基。終于巽可與權之事。則本義所云有序。為是。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利而隱。

禮順人情故和而無森嚴似非禮之至者然和中自有伏然  
之定分皆天理精微之極至是履之德也謙以自卑疑不尊  
矣然外順而不吝則曰崇故尊謙以自晦疑不亢矣然內止  
而不炫則曰章故光是謙之德也復以微陽動于五陰之下  
小矣而不遏其陽光如幽暗之一點白然曰小而辨于物恆  
以一心處衆紛之中雖矣而不改其度天地之大義人道  
之常經係焉故曰雖而不厭損先其其人欲強自慾望雖  
雖于初然習熟之久私意漸消復歸天理則洒然易矣是損  
之德也益必進至其善端若有待于作為然長裕之理究无  
加于本來不待更有作為以助其長故曰不設是益之德也  
困未爲剛掩然在險能說有不爲困困者則樂天知命无入  
不自得而亨矣是困之德也人居其所者則必不能遷然井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奎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行已非禮則乖戾而不和惟履爲德基而和且至故用之以  
和行而周旋中度无乖戾矣行禮非謙則倨傲而無本惟謙  
爲德柄而尊且光故用之以制禮而恭敬辭遜无放逸矣擇  
善者我身修德之始惟復爲德本而辨于物善端既復則已  
自覺悟而不爲私欲所蔽能擇善者也固執者吾身修德之  
終惟恒爲德固而維不厭天理常有則終始如一而不爲外

感所清能固執者也人欲者吾德之害惟損爲德修而先難  
則用損以遠之慾望嚴而私欲不足以累德矣天理者吾德  
之利惟益爲德裕而不設則用益以興之遷改速而德業日  
進于无疆矣不知命之當安未免怨尤惟困爲德辨而處困  
能亨則安義順命无入而不自得矣此怨所以寡也不知性  
之當盡不能從義難井爲德地居其地而不動則靜極生明  
安而后慮而事幾不惑矣此義所以辯也至于權者聖人之  
妙用惟巽爲德制而稱而隱則見得道理精熟一身全是道  
不必循途守轍自能處變知權行權正所以合經也非義精  
仁熟入細的人不能易義補云詭經者非權用術而行變詐  
以濟其私經失而權亦失無權者亦非經順理而行委曲以  
合乎義經正而權亦正至論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履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  
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不可遠猶云不可須臾離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動者卦爻  
剛柔兩畫之變動也六虛者六位也陽當居上陰當居下定  
理也然亦有剛上柔下柔上剛下之變動焉所謂上下无常  
也陽當居剛陰當居柔定位也然亦有柔來文剛剛來文柔  
之剛流焉所謂剛柔相易也是則易之爲道又豈可執以典  
常拘以要約乎亦惟其變之所趨而已典要猶云定則也易  
義補云卦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于卦之六位貴之所  
居爲位爻之未實爲虛或自上而降或自下而升或剛易乎  
柔或柔易乎剛何可拘以爲典常哉以爲體要也惟變所適

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繫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其出入也吉凶悔吝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立于內外爻辭之間使人出而在外如建侯行師之類入而在內如婦人祭之類皆知有法度而不敢妄為上文惟變所適正適于不易之度也蓋出入之度順之則吉逆之則凶不可違越故觀于此而有懼心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謂凶咎之屬易之為道不特使人出入知懼又能著明凶咎悔吝之類以告人而併言其所以致之之故故尚辭玩占者恐懼敬慎惟恐陷于憂患之中雖无師保以訓誡之深如有父母之臨不待師保无時无處而不知懼也師者教之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道係者輔其躬懼者寡過之精心知幾之真覺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節教人治辭以求卦爻之義率由也揆度也易道屢遷惟變所適故不可為典要然求之有要揆其方而已方者理之不易處是即典常聖人既繫之以明其吉凶矣則用易者惟率卦爻之辭以求事理之所向凡一卦一爻之間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使人確然可循而向之不可為典要者于此有典常矣然理雖有定必有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通變不窮以見諸行事之際苟非其人則見有所拘理有所滯孰與明憂患之故而令屢遷之道哉此夫子責成于人之意以見易不遠人而人亦不可遠易也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始謂初終謂上舉此則中四爻在其中矣原始要終以為質者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凡卦各具始終之理其發端為始其歸宿為終固不可舉其始而挾其終亦不可舉其終而遺其始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時即六位時乘之時物即乾陽物坤陰物之物時剛而剛陽之物也時柔而柔陰之物也惟其時物者言六爻隨其所居之位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

其初雖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爻體未成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質已著則義已彰故易知雖初雖知故聖人繫初之辭亦必擬議慎重看爻象之意如何而後繫之辭語至於上爻不過因初爻之意而成其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終始耳如初為潛龍則上為亢龍初為履霜則上為龍戰特因初而成之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雜物謂雜布其事物撰德謂撰作其德行詳明其事物所以然之理陰陽之物其隨雜則博取而錯布之中正之德其微撰則著作以發明之由是即物與德之善者辨其為是而不索于非即物與德之惡者辨其為非而不淆于是如乾初二見各以其時則是矣上九之九則非坤初六小人將為君子之咎則非矣六二直方大則是非其中爻不備者謂非合中四爻則物雖雜而未盡德雖撰而未全是非雖辨而无以相發明夫安能周備哉中四爻之時物有如此索引云易之所有只是理與象二者而已至微者理也即所撰之德也至

昔者象也。即所雜之物也。來矣。鮮曰。初與上。固知之有難易矣。然卦理。无窮。內外有正。卦之體中。又有合卦之體義。始无遺。使徒以正卦觀之。而遺其合卦所互之體。則其義必有不備者矣。

意亦要有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要求也。存凶者。天道之消息。吉凶者。人事之得失。居可知言。一卦之中。亦要其存凶。凶則居然可知。其在知者。不必徧求六爻。但觀象辭。則諸爻之旨。已具于全卦之中。而存凶吉。凶之理。思已得其六七矣。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下皆論中爻。二四皆陰。則皆能為柔順之事業。故曰同功。身易實義。卷之五。繫辭。三。

乃其善有不同者。以位與五有遠近之異。所居不同。故曰異位。惟其異位。故其善不同也。多猶言大率。又言四所以多懼。以位近于五。而有僭逼之嫌耳。二所以多譽者。蓋柔之為道。依剛以立。是固不利于遠五。而大要乃得无咎。而多譽者。不但以其遠正。以其用柔得中也。史氏曰。觀四近君。而多懼。則二之多譽。由于遠君可知矣。觀二得中。而多譽。則四之多懼。由于不中可知矣。聖言簡而互見。學者宜類推之。繫引云。此雖云論中爻。却是以二對四。以三對五。而論之。與上文雜物撰德。辨是與非之意。微異。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此論三五兩爻。三五皆陽。才力相等。功无不同。特以位異。而

有多凶。多功之別耳。蓋五君位。為貴。有獨運之能。凡臣下之能。皆其能。此五之辭。所以多功。三臣位。為賤。无專成之責。一不勝任。則有覆餗刑剝之害。此三之辭。所以多凶。然三五陽剛之位。任大責重。大要以柔居之。則皆難勝任。而有危懼。以剛居之。則君稱其位。臣稱其職。五固无危。而三亦可免于凶矣。然則五之多功。固以其貴。而亦必以其剛。三之多凶。固以其賤。而亦非以其柔耶。

###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言易之為書。彌綸六合。兼總萬有。乃廣大悉備者也。以三畫卦。言上畫。天道中畫。人道下畫。地道。此謂三才。然使一而不

身易實義。卷之五。繫辭。三。

索

兩則獨而无對。非三才也。于是兼三才而兩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上二爻為天。五陽上陰。則天道之以兩而成象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二爻為人。三仁四義。則人道以兩而成。質也。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聖人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是兼而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蓋雖有多寡。然非有他義。不過三才之道耳。夫天下之道。盡于三才。而易盡有之。非廣大悉備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言內生焉。

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道有變動。只據一畫言。如初有初之變。二有二之變。是也。又如初潛二見三惕四躍。有交變之義。故曰爻。爻所

以效天下之動也。爻有等。謂爻位有遠近貴賤之差。而等級分明。如物有高大小之殊。而品第不一。故曰。物物即陰物。陽物之物。爻不可以言。物物有等。則謂之物。爻物相雜。謂初三五之剛與二四上之柔。間雜而居。惟其相間。故錯綜經緯。華美可觀。故曰。文文不當。謂爻不當位。初三五剛位也。以柔居之。固為不當。而以剛居之。亦未必皆當。如大壯初九。是也。二四上柔位也。以剛居之。固為不當。而以柔居之。亦未必其皆當。如同人六二。是也。其變參差不齊。其義互有得失。則即其得而吉。生即其失而凶。生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身易實義。卷之五 繫辭 九

唯衰世則人偽滋熾。唯盛德則易道以傳。當日文王遭羑里之囚。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皆有警戒之意。夫臨事而懼者。謂之危。危則計出萬全。而得其平。以其循易之理。而得平。是易使之平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事為苟且。而至于敗。以其恃易之理。而得傾。是易使之傾也。百物不廢。言舉天下之事。物皆不能外乎此。无有危而不平。易而不傾者。懼以終始。言始終危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其要歸去危就安。而无過咎耳。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乾坤須切聖人。說至健至順。言其性情。恒簡恒易。言其德行。自其秉純陽之氣。而為乾之聖人。其人強毅奮發。不可屈撓。蓋天下之至健也。唯至健。則明白坦夷。所行无難。而其德行恒易矣。吾見其雖有明決之才。實无輕易之事。故于憂患之來。能知險而不冒險。以行乃不為險所陷。德行所以恆易也。自其秉純陰之氣。而為坤之聖人。其人安貞和靜。不有妄動。蓋天下之至順也。唯至順。則要約徑直。所行不煩。而其德行恒簡矣。吾見其既有要約之能。自有慎重之意。故于憂患之來。能知阻而不越阻。以前乃不為陽所拒。而德行所以恆簡也。易誠審言。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來矣。鮮曰。惟易直者。可以照天下險。險之情。惟簡靜者。可以察天下煩。煩之故。此節

身易實義

卷之五 繫辭

九

止論其理。言知險知阻。乃健順德行。易簡之能事也。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此

二字

此承上文。言天下之至健至順者。然也。聖人於事之未至。則能以易簡无私之德行。會之于心。而融會自得。是能說諸心也。於事之既至。則能以易簡无私之德行。措之于行。而處事精詳。是能研諸慮也。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透。了。自然歡悅。悅諸心。是理會得了。于事上更審一番。便是研諸慮。惟其悅心。則知順理者。吉。逆理者。凶。皆其心之所灼見。可以定矣。惟其研慮。則于臨事之際。吉者趨之。凶者避之。皆其慮之所豫決。可以登。登不倦。而成功務矣。所謂易而知險。簡而知阻者。以此。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一  
變化謂天道如寒暑通變云言爲動皆人事也如語默動靜  
以其理之顯者言之在天道則陰變爲陽陽化爲陰而消長  
以分在人事或發于言或見于事而得失以判以其理之微  
者言之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在變化則先見于垂象之間在  
云爲則先動於四體之內焉言吉事則凶事可知矣祥猶微  
驗也變化云爲其吉凶之理皆一定而不可易所謂器也聖  
人即是事而象之則一定之理皆有以洞見于胸中故曰象  
事知器蓋考跡以觀變執古以御今所謂知以藏往也吉事  
有祥其吉凶之理雖隱于无形然其勢所必至而可預決者  
故曰來聖人即是事而占驗之則將來之理已預知而不惑  
矣故曰占事知來蓋漢陰以求隱因微以知者所謂神以知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乘也器與來俱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趨吉而避凶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間如健順險阻雷風水火之類皆有自然之易運于兩  
間此天地之設位也而其中吉凶消長之理天地不能以告  
人惟義文周公先得此理畫卦繫辭以發其蘊而天地所不  
能言者聖人代爲之言矣是有以成天地之能也由是而人  
將有爲既周爰周咨以謀諸人如書言謀及卿士之類又必  
抱書問易以謀諸鬼如書言謀及卜筮之類俾百姓之愚皆  
得因易而決其所疑定吉凶而成慶慶是百姓皆得與于聖  
人前知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通指六十四卦而言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而奇偶純

雜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無不顯設以告人此八卦以  
象告也至于爻象之辭又言其一節而一節之情見象言其  
全體而全體之情見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是爻  
象以情言也若夫卦爻之中初三五爲陽二四六爲陰其中  
剛柔間雜爻位不齊則即其不齊之開而時有消息位有當  
否息而當者有惠迪之吉消而不當者有從逆之凶而吉凶  
可見矣此聖人所以能成天地之能而百姓亦與聖人之能  
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  
害之悔且吝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三

推明其事之利與不利以示人其言吉者固利也其言凶者  
人則避之亦利也故曰以利言變動以後所值之占有吉有  
凶皆隨卦爻之情而遷變故曰以情遷于是又申言吉凶情  
遷之故六爻中以愛相攻則和諧而吉如家人九五是以  
惡相攻則排逆而凶如同人九三是也而吉凶于是乎生矣  
情之相得者反遠則病于疎恆之初六是也而相得者反近  
則疑于過深之六三是也故皆有悔吝而悔吝于是乎生矣  
以情相感則爲孚信之交而利中孚九二是也以偽相感則  
爲私邪之合而害漸之九三是也而利害于是乎生矣蒙引  
云相感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  
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須知攻取未爲不好  
與相感相類耳總而論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



遠近其情皆不真偽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生以偽相感而害生不以遠相取而每害生是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為貴遠而不相得亦未為害惟爻之乘承密邇相比至近而情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以惡相攻以偽相感不以近相取而內害悔吝皆由此生矣又而觀之使其近而相愛不相惡而相得焉則相取之合而相感之情矣不亦存吉利而無凶害悔吝也耶所謂吉內以情遷者于此可得其實矣此易所以以象告以情遷而使人知所趨避者此也將坂者其辭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凡人之辭是非可否以情而遷卦爻之辭吉凶悔吝亦以情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辭  
遷聖人易簡之知不億不逆自然先覺者得之辭而已故曰辨吉內者存乎辭又曰率辭能極其方今試即人之辭以觀之將叛正理者其中必欺故其辭慚秦舞陽色變而荆軻為之辭謝是也中心疑惑者可否未決故其辭兩岐而枚商鞅之說孝公是也吉人言不妄發而辭寡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中公之對武帝是也躁人言多輕發而辭多或危言以眩世或強聒以撼人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淳于堯之見梁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誣善之人謗善為惡故其辭不實而浮游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技公孫弘之謂仲舒汲黯是也失其守者无所執持故其辭屈伸而不伸苟遇習者則一語而可折衷之見孟子是也人之辭以情遷者如此而易之卦爻辭以情遷者益可知矣

右第十二章

身易實義 卷之五 辭

吉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聖人在位王道昭明有以默相化育之功和氣充塞故鍾靈于草木而生著生則易之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一說生著猶云作者言制探著之法也亦通一說聖人指義文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義則代義已用著矣郭白雲曰自著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又可生作易之道終矣參天兩地而倚數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程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郭白雲曰參天之三五而為九兩地之二四而為六聖人倚數之道也又曰觀九六之數參聖人參天兩地而得之至于七八則有名而無象如是則陰陽老少之辯又何疑焉蒙引云參天兩地未是指著言倚數之數則是著數矣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即為參天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即為兩地三各一奇為主四合二偶為二參天兩地不甚着力也郝京山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為參兩又以乾坤往來生六子六子往來生六十四陰來陽中為偶陽往陰中為奇為參兩其辯甚雄何玄子獨主一畫三分之說引建安丘氏云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三分參天之數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關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又引朱子云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為九此天數也陽道常健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于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倚者依之以立數也則建安之說符同于朱子矣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

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觀變就著之陽變陰陰變陽而觀也著數既立則可用以求卦矣故統觀著策之陰陽而考其純雜則有以知所值之卦析觀畫卦之剛柔而考其老少則又以知當動之爻皆聖人作易之事此下乃言易之蘊與聖人功用之大夫吉凶消長之理與進退存亡之故自其共出而謂之道自其蘊蓄而言謂之德自其散布而不可移易謂之理自其各得所賦之理謂之性道德理性四者在人謂之義在天謂之命和順于道德者謂易中形上之道神明之德於吉凶消長之類乃能循其自然之理而體會之无乖逆也理於義者此理字非窮理之理謂易于道德形影乎同而條析其所宜也六十四卦皆利于貞其要无咎者義也今與道德不相違背自能各隨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五

其宜而區別之凡吉凶悔吝无咎皆合乎中心制事之宜矣窮理者謂易中幽明之理以至萬事萬物之變皆有以研窮之知之无不明也盡性者謂易中健順之性以至大而綱常小而細微皆有其實踐焉處之无不當也窮理如于知所以孝臣知所以忠盡性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如此則其理性所自來與於穆賦予之真自有渾融融合而无間者蓋得其所當然便契其所以然是所謂至于命也凡此皆卦爻之蘊因著與數而得之者也朱子云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于命亦是失于太快此義僅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

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然後至于天道也朱子是之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順性命之理即上章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乎命言以藏之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益陰陽成象天道所以立也觀夫著往寒來而天命以不息矣剛柔成質地道所以立也觀夫川流山峙而地維以不墜矣仁義成德人道所以立也觀夫溫而嚴斷各當其則而人極以不廢矣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主

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此自其統體而順之者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六位之不易者也迭用柔剛以爻言或柔居陰剛居陽或柔居陽剛居陰六位之无定者也若夫上為陰而五為陽初為剛而二為柔三為仁而四為義經緯錯綜燦然相雜斐然成章故曰易六位而成章此自其條理而順之者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為萬物之始也射害也錯交也伏羲作易畫為圓圖觀乾坤之相對則天確然而在上地墮然而在下尊卑之位定矣觀艮兌之相對則山以融結之氣下迫于澤而為水泉澤以滋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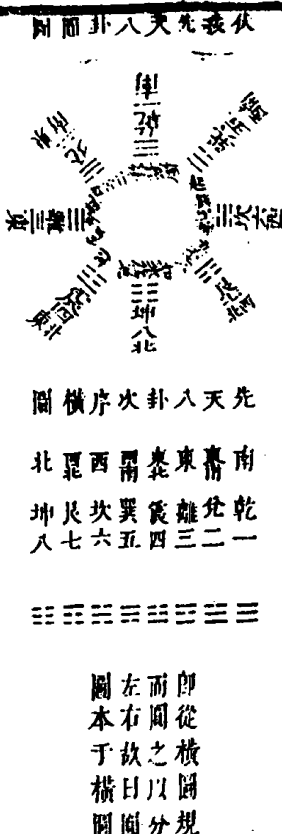
氣上通于山而為雲雨山澤之氣通矣雷發聲于東北故震陽動于下者居之風至西北而始盛故巽陰入于下者居之風雷之勢交相助益而不相峙則震與巽對之象也火外陽內陰居東日生明于東也水外陰內陽居西月生明于輪之西也水火之交各得其用相濟而不相害則坎與離對之象也八卦既成自有交變之妙乾兌離震各與八卦次第相錯則自復至乾三十有二陽卦列于圖之左巽坎艮坤三十有二陰卦列于圖之右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圓轉皆如此相錯故今六十四卦圖圖一卦各統八卦所謂相錯者也郭白雲曰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為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為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于用是以聖人重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主

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訂詒云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乾居一而兌居二澤連接于天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最為迫近故曰相薄射犯也離居三坎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尅也此主橫圖之次第言不以圓圖之相對言亦通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圖從中起故其左方起震一陽以至乾之三陽從東北而南旋則由四而三而二而一皆退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謂之順右方起巽一陰以至坤之三陰從西南而北旋由五而六而七而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進計來日也故謂之逆此從圖同看出若原易之所生以及所未生取之于右而逆取之于左亦逆也是故易逆數也胡雲季曰諸儒訓釋皆謂已往而易見為順未來而前知為逆易主于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為指圖同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為指圖同而言卦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就知此為先天之學哉楊誠齋曰易道无他其於已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而順數故其于方來之得失吉凶亦逆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乾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震陽動于下為雷奮迅搏擊所以啓萬物之蟄藏而發其生意巽陰伏于下為風吹噓披拂所以渙萬物之鬱滯而使其舒暢動則物散則物解此二長之生物也坎為雨雨水潤澤而枯槁者勃興離為日日光煥曝而陰濕者燥烈潤則物滋而則物舒此二伸之長物也有以止之而生意始節而不

過有以說之而萬彙乃各足而惟忻止則物成說則物遂此二少之成物也若夫乾為造物之主故于物无所不統凡六子之屬皆總領于乾而分職以聽坤為養物之府故于物无所不容凡六子之屬皆包含于坤而乘時以出此造化之全功皆坤之能事而非六子所能及也

右第四章

坎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上言兌義八卦對待之體此舉文王圖圖而直解其意乃一淺流行之用也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必有為之主宰者帝也然主宰无他只是一氣機耳出者發露之意曰帝出乎震者天道始於震乃令之方行氣之方動萬物萌芽之時也曰齊乎巽者始則必亨以沛咸章之化是以氣機均布萬物從之而畢出故曰齊離居南方時當盛長物形明盛燦然皆聚而相見也致養委也坤乃順承天故帝致役事于坤使坤養之俾得遂其生長也說言乎兌者物至秋而成物成則說氣機充足隨在惟忻位西故也戰乎乾者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與乾遇此時陰氣盛極故疑于陽而必戰也一日乾以純陽居陰地陰陽相薄而戰亦通至于相戰之後氣機寧通值恩勞休息之期勞必歸而休息焉故曰勞乎坎息之而後終則有始貞元復會至艮則陽已生于子矣既成其終又成其始故曰成言乎艮楊誠齋曰萬物芸芸造端乎春故曰出乎震震春卦也風之被物飄忽迅掃何穢不獨塵遇之而清暑遇之而冷華實之而落潔齊萬物莫潔乎風故曰齊乎

巽天地非日孰與炳曜萬物非日孰與照臨日一出矣然後物與物相見也不然宇宙不冥為太幽之室乎故曰相見乎離役物以養已者物也役已以養物者地也稱乎母莫知其疲於乳哺故曰致役乎坤歲云秋矣萬寶既成萬生既盈時不說乎情故曰說言乎兌乾西北也乾陽而西北陰陰陽相逢不戰則攻其戰不力生物不殖故曰戰乎乾水之為用兼足萬物未嘗德其德不吝晝夜未嘗不力其力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也北者冬也物所終而止東者春也物復動而始動而復止止而復動物莫窮其用始而復終終而復始物莫知其際艮也者其造化循環無端之樞軸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全

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萬物言之萬物出乎震者震居東方丁時為春盛德在水萬物始生之時也齊乎巽者巽為東南之卦蓋方春時物生而猶未齊將交于夏則生意畢達而明潔整齊矣齊即始洗之意離者陰麗于陽其德為明方春時物皆勾萌彼此未得相見至五月物皆暢茂暉映各得其形色以相見焉聖人法之則辨方正位高拱南極所謂繼明以照四方文明以化成天下者蓋取諸離

之德位也夏秋之交萬物養之于土皆得向實然皆陽委役之故曰致役乎坤言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不斷也轉而正秋寒暑平分陰陽尚和萬物至此生意各足以向于實而油然而忻暢也乾者西北之卦時為秋冬之交此時陰盛陽衰發生之氣與肅殺之氣相薄而戰則物生其時亦必內有所戰而至子變矣至于子月其位正北係合太和實為歸宿之地帝之生物至此已有成勞故曰勞乎坎至冬春之交收斂已固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无中含育而來歲之生意又從此始蓋肅殺極而陽當生故民止之而震復起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全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言後天六子造化功用之妙而推本于先天對待之體也雷風之類止可言動物燥物而不可言妙萬物謂之神者亦如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也朱子曰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也蔡氏曰能動能撓所謂妙萬物者也後天卦位震居東方鼓動萬物而使之發生莫疾乎此也巽居東南吹撓萬物而使之舒散莫疾乎此也火燥萬物使其堅凝兌說萬物使其利達則離南兌西之位固然也至于坎位北方而主歸藏故能潤物而使充足艮居東北當貞元之會而終始之用莫有盛焉然此六者乃後天流行之用而實本于先天對待之體故又以先天言之先天

卦位坎西離東水火得偶相連而不相射焉震東北巽西南雷風得配相薄而不相悖焉艮西北兌東南山澤得偶潛相通氣也惟其相連不相悖然後能盡萬物而動之散之潤之燥之惟其通氣然後能盡萬物而說之終始之必對待以立其體斯流行以大其用此文王後天之圖必本于先天之陰陽各得其偶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耳苟无其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流行之用息矣豈復能成物乎按動機燥潤分言六子見專司之職所以致用相連不相悖合言六子見交配之義所以成功分則流行亦對待合則對待亦流行雖不言乾坤而孰主宰之皆乾坤耳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乾卦

此言八卦之性情如此情者性之發用處也彖引云八卦各有動靜如乾其靜也專靜時之健也性也其動也闢動時之健也情也諸卦皆然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馬性健蹄圓乾象牛性順蹄拆坤象龍蜚物遇陽則奮震一陽動于下似之雞羽物遇陰則入巽一陰伏于下似之系性剛躁陽剛在內也似坎堆羽文明陽明在外也似離狗止人之物故似艮羊說羣之物故似羊遠取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首尊而在上故為乾腹納而不容故為坤陽動陰靜動而在

下者足也陽連陰拆拆而在下者股也坎陽在內猶耳之聰在內也離陽在外猶目之明于外也動而在上者手也拆而在上者口也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曰父母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求乎陰陰開納陽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求乎陽陽開納陰則陰入陽中而為女震自坤變而得陽畫于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于初故曰一索而得長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中故曰再索而得中男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于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于上故曰再索而得少男女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乾卦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乾字另截下文皆取此取去至健為天旋體為圓統物為若太始為父純粹為玉純剛為金為樂為冰者寒之凝乾居亥位陽生于子也大赤乾剛之色也良馬言其健而純也良則善於其道也老馬言其健而久也老則久于其道也瘠馬多骨言其健而堅也駁馬能食虎豹言其健而猛也木果開之在上者也木以果為始亦猶物以乾為始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動為文為眾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純陰為地成物為母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一曰釜猶地之化靜翕不施括囊自儉為吝嗇動闢而徇生為均牛性本順相隨不離順之至為子母牛又以取象養生也厚而能載為大與三畫成章為文則畫多為眾持成物之權為柄得純陰之色為黑大赤之反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專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食竹為崔嵬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雷起地能起淵震自下而動也乾色玄坤色黃震去乾坤未遠始交而成也氣始施而生意敷布為專陽上進而二陽開

身易實義

卷之五

金

張為大塗一索得男為長子決陰而動躁為決躁乾剛也蒼東方之色震色之潤也崔嵬下本虛而上幹虛也其於馬者因乾而言也凡聲陽也上側開口出聲故為馬善鳴動而有聲也馵足足懸起作足足起起馬行則直伸一足而懸起一足皆言下畫之陽動也的顙在上而色白卦以白為陰言上畫之陰也其於稼者因坤而言也剛反故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生也陽剛震動勢必前進由臨而泰究至于乾而為健也出震則齊巽見離究至三陽開泰草木咸章矣故為蕃鮮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物之善入者莫如水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得坤初爻故為長

女繩糾木以取直工引繩以制木巽德之制故凡制繩者皆工也一曰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少陰位西方故為白長者風行之性故曰長風高者木生之性故有高木陰主多疑異有儒義故進退未定而不果陽上積而陰伏下故氣鬱而為臭一曰臭以風而傳也陰血不升故髮寡以剛上也陽氣上盛故顙廣以重剛也陽為白陰為黑巽上白多于下黑故為多白眼皆蹢躅人之象也陽主義陰主利巽陰在內而善入物故為近利而市得三倍之息巽三畫皆變則為決蹢之蹢故其究極也為蹢躅

坎為水為洧洧為隱伏為矯輳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身易實義

卷之五

金

內明外晦陰能陷物故為水洧洧所以行水也陽在陰中為柔所掩故為隱伏抑而能制故為矯輳矯使直揅使曲皆制物之用弓體彎輪體圓皆矯揅而成陽陷陰中心危慮浚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血坎為水周流而勞血象也故為血卦為赤其色也乾為大赤坎得乾中爻故與乾色同但不大耳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臟之中坎一陽在中故為美脊為亟亟心柔在上故首不昂而下柔在下故蹄不厚而薄下柔故曳而不進蓋陷則失健足行無力也一說應作其於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輿有曳而馬无曳也陷險而下柔不能任重故多眚而不行流通者水之性故為通月者水之精故為月離日而坎月也蓋必伏而害人陽匿陰中故為盜剛在內故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龍為蟹為蟻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火麗木而生故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離得坤中爻故為中女甲冑取剛在外而堅戈兵取剛在上而銳陰中虛故為大腹乾音干謂火炎上而燥燥外剛內柔故物為介類龍蟹蟻蚌龜介物也甲冑類之羸善緣物離之德為麗似之科者木枝內空也陰中无實中心既虛則木必枯槁與堅多心相反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藏為闢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山止于地故為山一陽塞于外則多阻故為徑路陽剛在上而未盛故為小石上畫橫亘下畫雙峙故為門闕木實曰果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全

草實曰蒴皆剛在上小而實也剛止物之不應入者寺止物之不應出者人能止于物者在指物能止于物者為狗鼠之剛在齒鳥之剛在喙黔者黑色狗鼠黔喙皆謂前剛也艮陽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其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齧之象狗豕黔喙之屬是也艮本陽卦故堅陽在上故木枝多節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不中則為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于用二卦之辯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坎水塞下流為澤亦為天澤有潤澤之功也三索得女為少以言說神為巫以言說人為口舌金氣肅殺條枯實落為毀

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柔附乎剛而剛乃決柔為附決郭白雲曰附猶誓命使天下之北附決猶號令之決小人毀折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也是以天下說之上柔下剛下堅剛而上剛濕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兌正西也亦數澤之象少女從姊為婦故為妾內從外說故為羊高忠憲曰乾為馬須知馬為乾坤為牛須知牛為坤常人見其為物聖人見其為易又曰不識易徒見物之為易又非易矣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吳氏曰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為序者有以相反為序者天地間不出此二者而已蔡氏曰此篇言不可者有二義一則言理之自然如物不可終否之類一則言理之當然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楊氏曰乾坤萬物父母

身易實義

卷之五

序卦

咸恒人之父母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無終通之理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隨者能事其有而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隨隨則人必隨之



右  
上  
篇

卷之五 序卦

全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錯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言物居  
其所久則  
去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无終遯之理勢  
來必有壯盛之時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  
明夷知迷不知迷  
必致傷害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人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  
故受之以損解者怠惰廢弛緩之義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益則盈必有  
決而久之者夬者決也  
決必有所遇小人既去則君  
子之朋相遇象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  
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聚

則未窮  
之理寓

右下篇

雜卦傳

此取六十四卦而雜爲之傳不復循其序也序卦流行之易也雜卦對待之易也

乾剛坤柔

純陽故剛純陰故柔又諸卦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故云

比樂師憂

比以上下相親。故樂師以帥師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二陽獨臨四陰。有推已惠下之意。故曰與。觀以二陽爲陰所親。有瞻仰于上之象。故曰求。一說二卦皆有求與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難而著

震動雖將出險遇坎則又見阻是出而未離其居也坎體幽昧故難艮體篤實故著是昧而不終于昧也又屯旅皆近困旅田于已窮故失其居屯困於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于有為也蒙未有知中无所執則難而著見故發之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

損益盛衰之始也

虛則受益是盛不生于盛而生于損故損為盛之始盈則必損是衰不生于衰而生于益故益為衰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剛健非易止而今止之乃時之適然也无妄本无災而今得

身易實義

卷之五

李

之乃災之外至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居下曰聚萃者萬物下聚而不往也降下曰來升者君子上進而來也一說不來不知反也故至于困來則知止无困矣

謙輕而豫怠也

謙虛已下人故有自輕之意豫志得意滿故自怠而不謙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天下之至斷也賁以无色而受采天下之至飾存焉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在上則顯見其情以悅人也巽陰在下則隱伏其情以

悅人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上下相交而无故所隨有道故不必用飭蠱上下不交而有故故不可不飭然第飭之而已非大有作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于无復陽生于下生意復萌而反于有一說小人必害於物君子必反於道

晉豈也明夷誅也

晉日當天而為豈明夷日墜地面見傷誅傷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上行及物故通困剛遇柔而見掩則雖遇而不通矣

咸速也恆久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李

咸應之速恆久于道

渙離也節止也

渙无所統屬而不止節有所限止而不離

解緩也蹇難也

解已出險而安舒蹇方在險而危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而外之為睽親而內之為家人睽本于外疑家人本于內

治也

否泰反其類也

通塞相反如大往小來小往大來之類否反其類得君子則

傾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陽進知止。遇陰盛知足。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退避亦然。

大有聚也。同人親也。

大有柔在上。人誦者眾。同人柔在下。與人相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舊。樂之汚鼎者。納其新潔之美。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過而永賴。乃謂之過。若大過則罪惡而非過矣。中孚乃謂之信。若外孚則色取而非信矣。過則非信。信則非過。故其義相反。

豐多故也。親寡族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雜卦

勢盛則多事。族寓則少親。

離上而坎下也。

此言水火之性也。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進不能。由寡故也。履以和悅而躡剛強之後。其勢必進。是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安分退處而不進。訟者越理求勝而不親。違行則相親之道絕。

大過顛也。

自此以下。不反對疑是錯簡。中四剛有大難之象。剛過而本末弱。難勝大任。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陰而遇五陽也。姤遇夫決。始終之道異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女必待聘而後行。其行有漸。不遽進也。

頤養正也。

養德養身。皆以正也。頤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

既濟定也。

事既濟則難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

女既嫁而為婦。則女道終矣。

未濟男之窮也。

三陽失位。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身易實義 卷之五 雜卦

南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君子既眾。故長小人被決。故憂。

蔡氏節齋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大過過中而顛于正。頤則養正而不顛于頤。其義反對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

漸女歸待禮備而後行。歸妹既歸于夫家。而女道終。其義反對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六爻當位而定。未濟三陽失位。而為男之窮。二卦之畫反對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

一柔遇五剛小人漸有犯君子之勢也五剛決一柔則君子之道長而小人之道憂也是姤與反對也

按蔡易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叶是以先儒多從之今存焉

實義卷之五終

卷之五終

終



身易實義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廷勸撰廷勸字克齋嘉興人康熙中貢生官至商州知州是書一以程朱為宗凡宋明諸儒稱引程朱之說者摭拾無遺其別有發明者概屏弗錄前有自序云以心言易未若以身體易之為實以身體易又必以易見諸用之為實故名其書為身易實義云

#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圖洛書

原舛編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河圖洛書原舛編目

卷全

原舛編

大衍配八卦圖  
太乙下九宮圖  
陰陽合十五數圖

大衍圖  
改正黑白點位圖

九宮配卦數圖  
明堂九室圖

河圖洛書原舛編  
自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稿  
又名龍廣陵  
明得名稱和校

河圖洛書原舛編

河圖洛書其並見于經者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  
書而尚書顧命篇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大球河圖與  
對則大訓河圖與典篇之類自後儒不信論語曰河  
不出圖則單言河圖然其名則自古皆有之大抵圖  
為規畫書為簡冊無非皆典籍之類第未嘗實指為  
是何規畫是何簡冊而其所以出之者則又未知誰  
將之誰取之也自竹書紀年謂龍圖出河年黃帝五  
日三夜龍則繫圖以龍帝王世紀曰河出龍圖洛出  
龜書則又繫書以龜然亦未知龍與圖何涉龜與書  
何與至鄭康成謂河圖洛書皆龜龍即負而出則然  
後知龜龍者即將圖書之物也故從來記載家皆有  
云龍負圖龜即書者乃載祀禮運篇曰河出馬圖而  
當時孔安國則又云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禹治  
水時神龜負文則又稱龍為龍馬或曰龍馬周禮夏  
龍非龍首馬身者此兩後儒有以龍馬為怪故云然  
張南士嘗曰俗不以河出圖為怪而以為龍馬為怪  
馬非此與揚雄爰賦河序龍馬洛貢龜書正同故

尚書中候書亦曰龍馬即甲甲似龜黃此言龍馬身  
色赤黃九尺其稱為龍馬亦正相合而特其云龍馬  
似龜則又龜龍兩物略無分別然且諸如所言究不  
知所即所負者其為圖與書所載何等惟淮南子曰  
河出丹書洛出綠圖此又書以丹為黃帝夢兩龍以白  
圖授帝帝乃齋于河洛之間受蘭采朱文謂之綠圖  
則丹文綠質然書則易會曰古文有畫無點在凡  
畫必不當以點在為圖故蔡西山父子攷為旋手而  
甲并豎畫以文為之其則圖書真偽全不在此而  
鄭康成註大傳引春秋緯云何以通乾山天苞洛以  
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  
有六篇此即易大傳河則直指之為簡冊之物此漢  
代近古似乎可案者特其在當時圖書所用未嘗分  
屬即易大傳前指聖則亦第並法之為畫卦之用不  
知孔安國又何所據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  
八卦神龜負文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大傳龍  
以畫卦則不出自禹時可知乃言禹見洛水時而劉歆  
又承其說謂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  
是也言因以畫卦非謂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  
九疇是也而于是知河圖洛書又截然兩分河圖  
卦洛書圖時乃王克著論直謂河圖從河水中出八

之何方術技士之手當時見之者亦未之信惟游其

34

四

河圖華書原舛編

四

者本各書也。今之所謂各書者，本可圖也。然而



書之據可以開劉牧之謬可以陰護偽元經之所未  
信而無如同時之人親見其偽故宋元晦作語類亦  
曰關子明易偽書也吳忠曰逸與神移同時親見關  
時然不及見故陽與臨川王氏不惟不與元  
大傳非其書日然亦云偽作又胡愛易傳考  
氏通志載其門人阮天隱所偽作非妄書也乃元  
晦言易則又取其說以定圖書而於是圖書之名始  
一及牧說且嚴載其文于大易之首岸然與三聖經  
書彼此分席而自此言圖書者雖仍未信然自明迄  
今無敢議焉說者以為元晦所據洛書實本列子夫  
列子可據乎且列子一變為七之註以為太極本一  
西陽書原注 七

而生陰陽五行則為七陰一陽一合其變為九則又  
以七之少陽而進為老陽陽主進陰主退八退為六  
七進為九此仍是易數非書數也如以為鄭氏明堂  
之註謂法極文故定為洛書大戴禮明堂篇九室之  
用九六八一註云記則康成未嘗註大戴也今易緯之  
書凡乾坤鑿度皆曰鄭註而唐代虞世南名引入註  
中果鄭註乎况明堂之數正偽書之數所自始也  
後第其說在明代疑而不議而當時尙謂離之有以  
坎離交媾圖為河圖者此江東謝枋得說即魏伯  
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圖為洛書者得此義上有

行生成數說即天地有以渾命則圖為河圖非地方圖  
為洛書者此新安羅端良所傳太極圖而得其  
八分之為九卦之數其書則非也彼此紛  
紜競相遷變而當時守其說者又復自疑涉溺往往  
補苴而綴飾之以求其必信于是日趨于偽以為舊  
圖非虛幻也龍麟馬章未必近星文之跡也當時有  
實見之馬者鄭樵通志謂李昉所授第有黑白圈  
而無旋文及蔡元定得圖于蜀山隱者蜀山隱者青  
不可考一說陳搏本四川普州人詳符舊洛謂乃  
人或其弟遊成河洛見治茂羅福者挾此觀則易也  
指未過之則遁矣後問人袁孝入洛問易于顧日  
再在蜀或入蜀也然袁孝入洛問易于顧日  
定所遇或此輩也然袁孝入洛問易于顧日  
是寓言不名也若人者若平季主皆蜀隱君子亦皆  
易之此皆從前術士所傳不始伊川則在火珠林已  
蔡元定遇隱者授圖世傳不始伊川則在火珠林已  
亦即此自然圖而加白黑二點于其中者一龍馬  
之圖何多端也與人分龍馬旋毛圖而成文每圖有  
陰陽黑白文交互其中宛如今所傳太極圖者然自  
而中有空白即太極也且每圖有之所謂物物一太  
極也如是五十五而河圖以成而近代西學印又推  
廣而擴充之近代作偽易全書增加順逆往來于其



問陳氏圖說一覽曰先天對待四正參天為往順四  
方自離至坎為來逆後天流行左方自坎至離為往右  
失為順右方參兩雖正不失為逆左順為右逆  
為陽且又分陰陽回互之形謂馬脊白毛為陽白後  
往前順旋窩中陽之入而為主也馬脊黑毛為陰白  
前來後逆旋窩中陰之入而為主也白旋毛白後左  
往前為順陽中之陽黑旋毛自前右來後為逆陰中  
之陰此見近代楊時喬說時喬于易取卦圖當時其  
稱為記圖而傳者此則并其杜撰無據之說其  
骨脊毛窩指示鑿然誰見之人有論尋落者一曰  
碧者石也嬌皇補石是也一曰非也當範銅為之乾  
屬金碧者金之色也子不問銅儀乎二者不能決以

河圖洛書原舛編

九

問之師師曰寧積氣也而曾莫之知曰積氣何象乎  
師曰吾未之見也至若龜背所負甲拆若焦第因其  
拆形而著以為象亦蜀山隱者所授見鄭樵  
通志及吳澄朱升諸易說如一  
二八三〇四〇五〇六〇七〇八〇九〇其文皆委  
拆若焦理然其為說既已可笑而元定之子沈與其  
父同遊于元晦之門父既出古文洛書其形如彼則  
為之子者亦宜恪遵父說無所或二而沈作洪範皇  
極印又變其形模以為洛書古圖如一十二日三川  
四川五川六丁七下八下九下皆全襲司馬君實潛  
虛畫數而移為龜文夫司馬潛虛元晦嘗嘗之謂其

河圖洛書原舛編

十

立數用緯近于算位朱子駁潛虛先自居于錯謂潛  
六橫二畫則為七此大謬不然潛虛南一畫也必為一  
五也橫一畫則為六也且非下橫一畫也必為一  
一畫而下一畫則為五也合之則為六也蓋上橫一  
之數而下一畫則為五也合之則為六也蓋上橫一  
畫上橫一畫則為七也合之則為八也蓋上橫一  
人書而不精細如此然九筆無橫二畫則為七也  
畫數者他總五皆橫一畫而推散五則潛虛以八供  
不問耳而而今全襲之則欲明師說而其所以處者  
即又悖父之所為而為師之所不取亦何為矣夫意  
所不安始多支飾及支飾不足而意之所自歛者反  
從此而益露焉彼言圖書者亦祇以上古亡父驟出  
自機近而其所以出之者則又方外異氏無足取重  
即既出之後又且同室戈矛早示人以間隙之端自  
貽敗漏无乎龍文龜甲亦微與點注勾畫抱果兀于  
必則不得不為授受之人以冥合諸龜龍之跡而  
不謂愈支愈劣愈飾愈露授受之人既不能出一姓  
氏而龜龍之跡則又牽強附會而終竟不合然而自  
明迄今耐之者多爭之者亦不少有光華王龍郝疏  
而未得實據能成虛說何則凡欲指人之非者必先  
得其人之所以非而後可從而正之如僅曰是非則  
我所非者彼以為是無如何也僅指其非而不能實  
指其所以非則我所非者彼終以為是無如何也則

嘗學易淮西見康成所註大衍之數起而曰此非河  
圖乎則又思曰焉有康成所註圖而漢代迄今不一  
引之為據者則又思大衍所註見于李氏易解者宋  
公武讀書志曰唐李鼎祚集易十寶相景言人人殊  
解唐錄十七卷今所傳止十卷于寶相景言人人殊  
何以皆並無河圖之言則又思康成所註大傳其子  
河出圖句既有成註何以翻引入春秋緯文圖九篇  
篇之說六而不實指之為大衍之數于是悅然曰圖哉  
圖哉吾今而知圖之所來矣博之所為圖即大衍之  
所為註也然而大衍之註之斷非河圖者則以河圖  
之註之別有在也河圖洛書原外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河圖洛書原外編

十一

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  
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無耦陰無配未相  
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在北天七成火  
于南與地二并在南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在東  
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在西地十成土于中與天  
五并居五十而大衍之數成焉則此所為註非即博之  
所為圖乎康成但有註而無圖而博竊之以為圖康  
成之註即圖亦非河圖而博竊之以為河圖其根  
其氏其曲其衷明白顯著可謂極快然而趙宋元明  
千年長夜而及今而始得之其說有二一則世之言

河圖者亦皆知大衍之數然第以為河圖之陽二十  
五點河圖之陰三十點與大衍之數一三五七九二  
四六八十共成五十有五者其數相合已爾而其天  
生地成地生天成或北或南為水為火能力能圓有  
單有複按之可為形指之可為象則河圖有之大衍  
不得而有之也而孰知大衍之數其為形為象原自  
如此而人初不知其長夜一一則魏晉以後俗尚王  
學謂王而鄭學稍廢其所遺註第散見于易詩書三  
禮春秋疏義及釋文漢書文選諸所引註而迄無成  
書故唐惟李鼎祚略採其註于易解中而其任他書

河圖洛書原外編

十二

則惟王氏應麟復為彙輯而補于其後此在劉邵言  
易時皆未之見朱慶厯王中相府策賢良大題一題  
更多下者及甲申臨川章官漢東節未嘗見太  
守平陽公家始出其故學士所藏李氏易本則不惟  
鄭註亦罕有見今博得其說而不言所自或亦博得之  
他人而并其所自而亦不之知皆未可定則冥冥矣  
其長夜二乃幸而得白顯有從來但當名之為大衍  
圖非然則名天地生成圖非然則名五行生成圖而  
斷斷不得名之為河圖浸假河圖即此圖則此圖固  
康成所註者也其于大傳河出圖下何難直註之曰  
所謂河圖即據策所稱大衍之數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而乃又曰河龍  
圖發其書九篇則豈非衍數河圖哉然兩分數不得  
為圖衍不得為書乎昔有拾枯魚澤中而以為神也  
丹腹而饗之曰龍君神然不禁遺魚者之還見之也  
趣使烹食而人爭為神不已遺魚者曰此同吾所還  
之物也而神也乎其事見風俗通隣有購鼎者誤得一罏而  
爭之或稱三犧或稱九牢終歲不決乃就絕者而諮  
之絕者曰此非吾所製五熟釜乎購者尚爭曰五熟  
豈無鼎曰五熟固有鼎而吾所製非是也而于是爭  
者始息見吳氏東河圖各書原解編此無他則以遺魚者與絕釜者皆

其物之所自來他可爭此不可爭也洛書亦然今之  
洛書則易緯家所謂太乙下九宮法也易緯皆不傳  
而惟乾坤鑿度一書尚存人間其在乾鑿度下篇有  
以一陰一陽合為十五之說八十五為陰七九為陽  
遂制為太乙下九宮法取陰陽卦數即十以行九宮  
為九宮而數皆十五其法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  
也居其所曰太乙書此用論語知非古聖之嘗行于八  
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故星經曰太乙天乙主氣之神  
其下行八卦每四乃還北南東西中央中央者北辰  
之所居也以中無卦位故以此天數以陽出以陰入

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坎  
中男始之言無偏也坎自此而徙于坤宮行卦位因五  
數則乾坎風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徙于正西今  
九宮圖以乾坎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徙于正西今  
巽離坤兌則坎巽離坤兌起于西北而徙于正西今  
東南故正南非離而為坤也坤母也又自此  
而徙巽宮東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徙巽宮西巽長女  
所行半矣所謂每四遂息于中央之宮無配故屬之  
太乙既又自此而徙乾宮乾西乾父也又自此而徙兌  
宮兌東兌少女也又自此而徙艮宮艮東艮少男也  
又自此而徙離宮離南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乃上游  
息于太乙天乙之庭而升于紫宮太乙不常居卦位

于中央至是則行從坎始去徙離終由從中男入徙  
中女皆坎離水火之書也而其法則合于陰陽十五之數  
而數以興焉夫其合于陰陽十五之數者何也則以  
坎之在北也坎數一坎正北卦當則履一也坤之在  
南也坤數九坤卦位坤在西南當則戴九也震位東數  
三震正東卦當則為左三巽位西數七卦位巽東南  
數則為右七離二西南兌四東南卦位離正南當大  
大衍則二為右肩四為左肩乾六西北艮八東北  
東北卦當大衍大衍大八數則六為右足八為左足中  
央無卦偶為太乙之所息則其數五為太乙之數而



**大衍圖**  
行一名天地生成圖即今河圖也

天九金四  
生地西

南  
庚天  
七  
六  
生天  
五  
土  
十  
成地  
永  
一六  
生天  
成地  
北

鄭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生金在西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方地四生金在西方地五生土在中央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此天地五行生成之位數也

七

大衍配八卦圖 坎離震兌爲四正居生數乾巽艮坤爲四維居成數此從大傳卦位分列

九  
西坤  
南  
四  
正兌  
西

七	二
東巽南	正離南
<div>五</div> <div>十</div>	
<div>卦</div> <div>無</div>	
一	六
正坎北	西乾北

大衍有四正四維至正東八艮北  
雜始知衍宮二圖皆可方圓則以生數爲正成數爲  
爲書真臆見也此從大傳所定卦位爲數坎正北卦  
天一在北則坎數一離正南卦地二在南則離數二  
震正東卦天三在東則震數三兌正西卦地四在西  
周兌數四此四正也于是以成數爲四離乾兩北卦  
地六成北則乾數六巽東南卦天七成南則巽數七  
艮東北卦地八成東則艮數八坤西南卦天九成西

則坤數九至五十居中皆無卦位故無酬數其分  
四正四維而無中位則太乙下九宮法亦昉諸此  
改正黑白點位圖大衍有數目無黑白點今以黑白  
宜奇偶並列陰陽平分若如今圖所列一六二七皆  
月復位則有正無雜有生無成有合數無分數有  
計配無入卦配其于大衍本義俱失蓋爻况說文  
云并者並也鄭註之并正是並字豈宜複列乎

1	2	3	4
2	3	4	1
3	4	1	2
4	1	2	3

術數以五爲主此生數合五卽爲成數如元生數一  
 合五爲大故成數六南生數二合五爲七故成數七  
 東生數三合五爲八故成數八西生數四合五爲九  
 南生數五合五爲十故成數十所謂天數  
 故成數九中生數五合五爲十故成數十所謂地數  
 河圖洛書原舛編

大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如此  
太一下九宮圖此從八卦配大衍之數復以卦數從  
法出易緯乾鑿度下篇蓋漢後道家所作

次九行西 **離宮** 次四行西 **巽宮** 次六行西北 **乾宮**

次二行南  
中央無卦位  
次十太乙不息于  
坎宮  
次五暫息于中央  
大乙行北郊

易緯太一下九宮法  
以卦配大衍之數  
四卦與卦位合巽離坤兌與卦位合震正東此其次第  
從左轉如乾西北坎正北艮東北震正東此其次第  
順行左轉與衍數卦位皆相符合乃不從東南轉西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三著錄河圖洛書辨  
者既非一家駁者亦非一說奇齡謂今之河圖卽  
大衍之數當名大衍圖而非古所謂河圖今之洛  
書則太乙行九宮之法亦非洪範九疇既著其說  
於前更列其圖於後其排擊異學殊有功於經義  
顧其所列之圖又復自生名例轉起葛藤左右佩  
劍相笑無休是仍以闢解闢轉益其闢而已矣

易宗十二卷首一卷

〔清〕孫宗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宗集注

十二卷》提要

天心閣集序

平鼎大業

先太史曾司李淮安每聚淮南人士較其文而殿最之時高郵

孫孝則先生已貢拔萃

科對策大廷矣廼亦與諸生攻帖括較短長先太史每嘆賞其文不置余以是時得讀先生之文及入



國朝先生以戊亥聯捷成  
進士余于辛卯舉京闈  
鄉荐得見先生于溧陽  
座上至乙未余售禮部  
先生時官銓曹始得定

交因竊自喜曰向讀其  
文者今見其人矣迨後  
先生請告歸里余歷仕  
京師不通聞問者二十  
五年壬戌冬余請告寓

江寧先生以訟繫省臬  
余往慰先生因得朝夕  
相過從時或命輿往游  
雞籠清涼諸山余固悲  
先生之在患難中而浩

落不自知其在患  
難為不可及後聞以疾  
終於揚州之獄嗚呼先  
生何以死而先生竟死  
矣海內聞之者無論識

與不識莫不哀先生之  
死而怨致先生於死之  
人是皆不知先生者也  
使慶先生者先生遂從  
而恩之仇先生者先生

遂從而怨之則當日必  
不致其身死於獄中既  
致其身於死必將搖尾  
乞憐必不能使其心泰  
然其形充然其詞氣浩

然沛然而求免於死也  
況乎其仇之者未必免  
之於死也余聞先生之  
在獄中也有詩曰浩然  
無處不超然又曰求仁

得我應無悔嗚呼此先  
生之自傳也他人爲能  
傳先生哉先生臨終時  
語曰以不生爲能生  
人以不死生爲能死我

此先生之自知先生也  
他人烏能知先生哉夫  
至人之視死生亦輕矣  
其視生死之化亦齊矣  
以死為死而後死之權

重我不以死之異於生  
不以殺之死異於病之  
死而但自信其無可死  
之道自信其有長可生  
之心則死生之致一何

也天以死苦我之心當  
事者以殺苦我之死而  
我之心之形之氣之詞  
皆無異於不死不殺之  
時則心之怖畏煩惱與

人之撫拾鍛鍊皆宜有  
所止是先生之死也先  
生固未嘗不生也又何  
必怨夫致先生於死之  
人哉庚午秋其子弓安

奉先生天心閣集來見  
余於京師邸中余受而  
讀之詩凡四卷文凡十  
二卷三才易宗凡二十  
卷禪喜外集一卷是皆

先生之文章也嗚呼當  
日誦先生之文猶得冀  
見先生之人今日讀先  
生之集不得復見先生  
之人矣雖然弓安將謀

刺先生之集以公諸天  
下天下皆如見先生先  
生其未嘗死乎余又何  
必以不得復見先生為  
憾也哉

康熙庚午陽月年通家眷  
世弟王澤弘頓首拜撰



易論

易以道陰陽極生兩儀陰陽雖為陰陽分而成天地天地合而生萬物交錯而有八事乘陰而成世運主持之者賴有聖人聖人法陽以治陰抑陰以扶陽其道不外乎五德之有常踐形盡性去私禁欲使陰陽各得其中而萬物育天地位矣伏羲觀於河圖而畫八卦有剛柔吉凶之辨堯舜得之以為中之所自出凡卦有三爻二居其中數陰而宜柔重之為六五居其中數陽

易宗集註

卷之首論

而宜剛柔剛各得其宜是為合乎中德一多舉五多功者得中故也人心惟危陰凝也道心惟微陽潛也精而一之允執其中無不吉矣禹因洛書衍為九疇五曰建用皇極中其極也湯懸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克寬而仁錫勇而智以傳中統不離四德至於文王乃於易發明之元曰體仁生生之理在天地之中一畫之始亨曰合禮六十四卦剛柔錯綜乃有文事禮為至文由中制也利曰和義以利為利利

已則私不中莫大焉利在天下不言所利以義為利是為美利貞曰幹事匪其知也無以成事知事之正固以守之是即信也故曰忠信以進德知至而知終五德備矣凡人之性皆有五常聖人體之於上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使天下之民皆協於中而世運以成三代以下失其統矣孔子憂之憂御世者不知以中道治天下而天下之民無所率由無禮無義必以私利汨亂其心也於是退而著述六經先之繫易六經皆

易宗集註

卷之首論

二

治世之書無不歸尚乎禮文王既沒斯文在茲詩首婚姻書申悖叙春秋嚴名分樂譜祀饗六經之文皆禮教也中之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惟禮足以明之履中為禮蹈和為樂世代雖降而禮樂猶存斯文未喪乾坤不毀非孔子之治而誰治哉孔子傳易無非傳中無非明禮世運不至有亂而無治人心或可由邪而反正維是之故是以孔子為萬世師康節立皇帝王霸四統子乃更為皇帝王師以經世運而以易統始

以禮統終焉

易宗集註

卷之首

三

中論上

邵子曰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易有乾元有坤元乾元始天坤元始地天生於太虛之中地生於天之中萬物生於天地之中有太虛然後有太極故曰無極而太極太虛中之體也太極中之表也天地未萌萬物未肇先有其中中固生天生地生人者也亦立天立地立人者也中庸原道於天而極其至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非中胡以載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之謂也喜怒哀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四

樂之未發謂之中未發之中人心之太極也人生而靜性之始也天下之大本也在人爲本在天爲載皆中也未發之際無臭與聲天與人也惟中有理理乃有氣氣乃有數數乃有形道而推之中乃以名天圓而地方匪中無圖匪中無方人爲萬物之靈匪中無靈三才所以成形也河圖洛書五居其中亦以形示伏羲一畫出於其中一生二二生三縱橫而五極五而十引伸而長河洛之數乃盡於五五者中象即中數

也。天有中星。地有中土。天地交而中氣見。有盈虛焉。協之而中。二氣五行合而成人。驗之中氣。以為盛衰。所以得全。惟中之理。得中者治。失中者亂。陰陽得中。所以立天。剛柔得中。所以立地。仁義得中。所以立人。皆理之為。皆人之所有事者也。天下之道不外乎是矣。知道者不可以不知中。

此篇言中之理。見人物之先觀天地之始。解詩書之義。會河洛之全。執大道之真。源發前賢之未至。勿作等閒文字觀也。

易學集註

卷之十 論

五

按星緯書。土星行度在日月之上。則五為曆數之主。以幸陰陽以生萬物。又明矣。見圖說。

中論

中庸曰。致中和。發者可致。未發者易致之。戒慎恐懼。所以致也。不睹不聞。未發之先。莫見莫顯。將發之際。知有可喜而喜見。知有可怒而哀可。樂而怒哀。樂見操之於獨。中無不中。其中常在。和乃可復。是以君子慎之中。隱而見。中微而顯。不慎不可得也。中節。中之節。中致而和致也。帝曰。欽哉。王曰。敬哉。堯舜禹湯文武。未之或易。慎乃在位。慎終於始。詔我君子矣。孔子聖之時。時

易學集註

卷之十 論

六

中者也。無忌憚者。謂之小人。反中者也。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慎之也。誠於中者。形於外。必於獨焉。慎之。誠中。中之所自成也。形外。中之所自。中。中無思也。無為也。成性存在。乃致其極。人心惟危。其中危爾。道心惟微。其中微爾。辨之而精。守之而一。執中之道。慎獨之學也。顏子復禮。克其不中。以復於中。禮以中制者也。曾子省身。省其不中而已。大學誠意。歸於慎獨。中庸一書。

聿明斯義。天命命中。修道中教也。孟子曰。存心而中。存盡性而中。盡邪說。誠行。亂中者也。知言養氣以勝之。無足動其中矣。利之不中。爲害尤甚。陳仁義以正之。無害中者矣。其有功於中也。不在叙時作範之下。自斯以往。鮮有明者。衰世末流。行趨尚利。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利誘之也。平旦之氣。因利梏亡。雞鳴而起。孽孽爲之。衆一念未起之時。洞洞屬屬。何所不該。少佚易焉。非僻外人可畏也。保任勿亡。康乎知懼。清明在躬。以植其中。大本立矣。養心之寡欲也。理義之悅我也。萬鍾之何加也。去其利而已矣。慎之在獨。所以致知。所以致中。一也。

歸宋集註

宋之清論

此篇言致中之功。虞廷授受。不過一中。殷周以還。守而勿失。子思子述聖道。首發明之。有宋諸賢。日敬日誠。無言中者。此文上自姚姬下迄從商。總攝一中。固有兩義。歸本慎獨。首杜私一。是獨思道有微繫也。姚氏其

中論下

恭已垂裳。執中者帝。日躋敬止。建中者王。推而施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治天下之大法。胥從中出。法者中之用也。黃鐘發天地之中。萬事之根本也。古人以治曆明時。制器尚象。璣璣中衡。權量中度。圖中爲規。方中爲矩。平中爲準。直中爲繩。有不中者。是謂倣紀。王道蕩蕩。正直剛柔。得中而治。反之曰。陂曰側。曰偏。曰黨。惟皇人建極。以有其會歸。制禮作樂。行實用刑。發號施令。咸中有慶矣。化民成俗。莫過於禮。不中則失情。樂不中則失律。賞不中則亡爵。刑不中則無威。言不中則起羞。兵不中則起戎。日中而昃。器歟而溢。聖人之所警也。夏之敷土。則壤之中。而上下之周之卜宅。擇於土中。而時又之爰及小人。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時。萬化安。耕桑有宜。禁組有制。作息有常。交易有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坐起拜跪。施與往來。嫺睦任卹。有儀有節。由其道。不能名其然。惟皇上帝。降衷於民。作之君者。

歸宋集註

宋之清論

八



作之師者也。民可使由之。若大路然。不可使知之上。天之哉。無聲無臭。是已。惟天亦有時窮於中。窮則變。變則必通。何以通之。中以通之。爾。其子弗類。禪亦可。再其主弗仁。伐亦可。仍正位。凝命。中之。其父子乃可使放其君。辟乃可復。無成有終。中道乃行也。桑林慰六事之勤風雷發金縢之秘。先之而弗違。後之而奉時。胥以中應者也。若夫章甫之誦。不能速燔肉之來。夾谷之勲。不能緩彼婦之走。幾於中窮矣。而絕筆

易象集註

卷之十

論

於獲麟。大義未嘗或泯。書燔於秦。烟燔壁未始無傳中。之所以通且久也與。

此篇言中之用

蓋德大業不外乎中。可大可久。一原千變。後

通中之窮。盡中之用。元會運世之理。胥在

此矣。橫渠諸銘。而銘最著。同其理。與亦其文。

奇此文。字琢句造。以理以文。兼造其至。姚

三才之易論

天上地下。人立其中。三才之所稱也。贊化育者。則可與參矣。孔子贊易。贊天地也。所以贊之者。中也。地。在天之中。人。在天地之中。中天者。人也。而天者也。伏羲之所畫。先天之易也。有是理。乃有是氣。先天者。氣也。氣。究乎陰陽。一往一來。交而重之。卦乃成。八。因其八而重之。成六十有。四。陰陽之交。貫於四時。主於節候。以氣運也。屬之乎天也。文王之所演。後天之易也。有是氣。乃

易象集註

卷之十

十

有是形。後天者。形也。形。儼乎柔剛。一動一靜。變而出之。因八而成六十。有。四。因六十而有四。而成四千九十。有六。剛柔之變。殺于八宮。主于方位。以形列也。屬之乎地也。孔子之所翼。中天之易也。有是氣。有是形。知其有是理。理宰于大中。一正一反。轉而合之。一轉為二。二轉為三。三轉為四。轉轉不已。而其為卦也。乃至百千萬億。而无穷。天人之際。亘于千古。主于曆數。以理持也。屬之乎人也。先天之為交也。交于中者。貴後天之

爲變也變而不出乎中者貴。中天之爲轉也轉而反合乎中者貴。卦有正體有偏體。正體乾坤坎離也。與他卦互轉。而正體不轉。乾轉仍爲乾。坤轉仍爲坤。坎離仍爲坎離也。偏體震與艮兌也。本卦自轉。卽變爲他卦。震轉爲艮。艮轉爲震。巽轉爲兌。兌轉爲巽也。剛柔內外而吉凶分。四正卦也。剛柔上下而吉凶分。四偏卦也。吉可轉而凶者數也。凶又可轉而吉者理也。皆中之爲之也。人之中理。天之中數。皆以轉而相生。天定勝人。人定又能勝天。是人也而勝于天之中矣。故曰中天之易也。

易集卷之

卷之首

論

理數論

易論中論是以盡易矣。周是易運之說。或謂同於易。論非理家所尚。謂易非止爲者。聖人立教。使知盡人合天盡性至命之學也。孔子曰。知命曰聖。孟子曰。侯命曰立。命何嘗不聽乎數。知數乃能知命。知命乃能至命。程朱明易理。未明易數。故未克盡易之旨。易曰。天數地數。大衍之數。又曰。君子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序卽數也。若序字改爲象字。易理幾乎而墜矣。故論易不可以不論數。作理數論。

易集卷之

卷之首

論

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天主數者也。人主理者也。天與人合。數與理會。二均有權。各得半焉。故曰相與之際。微矣。抑又危矣。天持乎數。亦聽乎理。人持乎理。亦聽乎數。天聽乎理。而理亦聽命焉。原其始。命理者天也。理命於天。卽數也。人聽乎數。而數亦聽命焉。要其終。命數者亦人也。數命於人。卽理也。是以人之權半於天。而功幾多於天。知乎此。得理數之歸矣。上古之世。理數齊壹。凡人之所爲。天之所爲也。伏羲畫卦。人而天也。卦成於數。以明陰陽。因理而得數也。大禹衍疇。以人法天。疇象乎數。以出政事。因數而得

理也。文王作易以人贊天，易善乎數以定吉凶。因數而變其理，因理而變其數也。理之與數，不相離而相成者也。論理則陽帥陰，乃得其治，故陽多於陰。論數則陰比陽，有治有亂，故陰互於陽。亦有陰多於陽，陽多於陰者，河圖洛書中皆成五，奇統乎耦，於五之中，一二三五數成九，二四數成六也。陰互於陽者，四象八卦之爻，陰陽各二十四也。陰有多於陽者，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也。陰之與陽，不相離而相乘者也。推之

易宋集註 卷之首 論 主

人事合乎世運，無不然者。卦位之陰陽，明君與臣父象之陰陽，明君子與小人，以人事推世運者也。天既生堯，復生舜，數之盛也。厥有四凶，護說殄行，非聖人而在上位，九官四岳弗勝也。此時之天將聽乎人矣，所以作九疇也。大禹既往，乃生夏桀，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湯處於下位，聿求元聖，有招俊乂，乃崛起而勝之。未幾商受生，雖有三仁，無如飛廉惡來何也。雖有十亂，未得時而行也。此時之人，幾不能勝天矣，所以作周

易也。武王受命，姬公輔成，爰著象辭，若舍易則無以持理而持數者。世運漸夷，列國爭長，涇陰堅冰，何能克濟。五十學易，有歎乎其言之釋其辭，何死於乎，不以理持其數而誰持者乎。用之以占，與民同患，著策是求，惜乎宋多大儒，學皆據實，惟理是踐，而未嘗究晰乎數之本原。因襲舊聞，著數滋舛，是自鄒魯以後，失其傳矣。邵子知數而游心物象，弗詳乎著。朱子崇理，而其言數也，則以為必與理通，而不必泥此著之所以失傳也。夫數有一定之數，乃謂之數。數有一定之理，乃謂之理數，不可以不論也。

易宋集註 卷之首 論 主

先生垂著時，受過庭之訓，謂著書周易本以數為教。今人但習其辭而不究理數之條，然本義昧矣。藏於胸中五十餘年，未敢忘也。今茲耆耄，黃髮衰食，以思洞見其原著，策辨以正著法，先為此論，以發明之。聞問尚不肯雷，同知漢唐言易之諸子乎，雖曰創獲，實不刊也。然則義

曆數論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者數之所由生也曆者數之所由成也曆數成而天主之故曰天之曆數曆數在天者也執其中者人也允執其中則曆數不在天而在人矣故曰在爾躬請言曆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所以紀數者也而帝王得之則以爲大統之集厥躬焉由一世以至於百世千世萬世皆本紀於此矣黃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論

主

帝命容成作蓋天綜六術以定氣運義和占日常儀占月鬼史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隸首作算數大撓作甲子帝乃問於鬼史區曰上下周紀其可數乎對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五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已見矣迺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欽而作調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時節定是歲巳卯朔旦日南至而獲神

策寶鼎曰是謂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按地紀以

月統日五歲再閏爲月六十有二月有三十日爲日一千八百六十以日統時時有陽有陰分爲二氣故積三千七百二十氣所謂分之爲二以象兩也曆數小運以乾坤主之行六十二卦爲三百七十二爻數與之合故小運紀月月亦有陰有陽以六十日行一爻歷六十歲而運一周其贏餘則進退於冬至之前後卽置閏法也天氣以年統月一年四時所謂揲之以四象四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論

主

時也一時三月象三才也一月二氣象兩儀也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六十歲積一千四百四十氣以象兩之數重之爲一百二十歲積二千八百八十氣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九數陰爻六數積二千八百八十數一年一數爲二千八百八十歲數與之合故曆數以二千八百八十年爲一大運所以周天氣也紀之以元亨利貞爲四大運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天之氣地之紀終始於是矣蓋曆數

之般於八卦與上下周紀之般于十千十二支其數自合確乎不爽穿鑿附會無所用之也是故曆數編年自伏羲癸酉逆推至于盤古順推至于今乃知元運爲皇統盤古三皇有巢燧人主三十后歷二千八百八十歲攝提循蜚諸紀乃分畫山川各統一隅而治者非曆數之所主也亨運乾卦五爻生伏羲上經三十四卦爲帝統下經三十卦爲王統由孔子及今爲利運二千餘年合大運小運推之歷代更姓改物禮樂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論  
七

刑賞因革損益撥亂反治諸大政皆與編年又象往往而合別見于曆數紀年一書益信干支之數與卦爻之數一也易之序卦卽天之曆數也邵子元會之說則以六十四卦貫于十千十二支之內復而衍之一元十二會一會一萬八千年天始開又一萬八千年地始闢又一萬八千年始生萬物四五萬年始生聖人其說荒渺遂稱三皇兄弟各一萬八千歲按史紀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或曰壽百九十四黃帝在位

二百年壽百十有一歲何與一萬八千大相懸絕如此豈孔子萬一千五百二十之數爲是說而堯曰天之曆數遂不可究詰乎孔子以著策明數推原大衍兼總曆法斷不可易于不敢是堯夫而非仲尼也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論

七

中解

孟子謂中也。養不中。人而至於中。則無偏倚。不偏不倚。而才乃善。故為惡有才。為惡不中。凡人之始。生無乎不中。孩提之性。大公無我。觸之斯動。未動之時。本無偏倚。五德雖未形。而其理已全。五倫雖未備。而其事已兆。斯其時也。是為全人。聖人踐形。從此始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卽此終事。是謂大中之人。未發謂中。中謂大本。是太極之具於人者也。堯舜相傳。皇建有極。道不

易宋集註

卷之首 解

九

越此矣。

中庸三篇曉暢斯義而中之全理乃著此河原之崑崙乎匪夷

幾解

人之性幾為之。目所以眎。耳所以聽。手足所以持行。皆幾也。然則動者幾乎。非也。無非幾也。天地二幾也。日月何以昭。雨露何以潤。霜雪何以殞。風雷何以鼓。動山何以峙。川何以流。土何以長養。草木何以萌生。鳥獸何以飛走。皆是物也。非是則乾坤息矣。順乎是者生。逆乎是者死。易不云乎。幾者動之微。於其動也。見靜之幾。於其靜也。見動之幾。一動靜者幾也。幾之先有物乎。

易宋集註

卷之首 解

九

太極是也。大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天地之未生。萬物之未成。其本不可得而見。可見者皆幾也。非天下之至神。不足以知之也。人之性。天地之幾也。天地之性。人之幾也。

人只解幾為動之初而不知幾一手動靜天地亦在幾之內參悟入後幾匪夷

大衍解

衍者數也行也有方所也流也源始也乾坤交而天地爲天地之數天地交而萬物爲萬物之數交而後有數也天地萬物不過乎此衍也故大也乾有元坤有元二也二之先有一焉居於數之先而數亦居之於其元之交也又有一焉卽二也一有四周一二而三三而六故在乾有四六在坤有四六各爲二十有四合爲四十有八其所以交之數運於中一而奇皆用之故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解

辛

四十有九合交之先後成數五十大衍之數也

獨窺元始著法之正從此得來無匪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

射解

伏羲畫卦天一澤二火三雷四右旋至于東北風五水六山七地八左旋至于西北以天始之以地終之故天與地對山與澤對雷與風對水與火對其曰定位曰通氣曰相薄又曰不相射者蓋合文王所畫後天之卦比類晰義而明其理之有殊非端指先天也定位者定陰陽之位也南陽而北陰奇陽而耦陰故乾居于南坤居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解

壬

于北是陰陽之位以乾坤而定也至後天則乾退處于西北坤退處于西南而以生養萬物之事屬之長子故震出于東離見于南春生夏長萬物成始至于秋冬之序主收藏者耳是天南地北不過定位非以行事也艮之先天在西北後天居東北先天震位屬陽艮陽仍之于陽也兌之先天在東南後天居正西先天坎位屬陽卦是以陰居陽也故曰通氣通陽氣也震之先天與巽相對至于後天則震乘離位乘于陰卦

與乘兌位。亦陰卦。相連而居于東南。乃是陰相薄。有雷則必有風。故曰相薄。薄迫也。陰相薄也。天地山澤雷風六卦。先天相對。後天俱有運。改。惟水火兩卦。由東西而之南北。仍復相對。與先天等。何也。蓋離陽從乾。而中涵一陰。坎陰從坤。而中涵一陽。是陽中原有陰。陰中原有陽。故不相射。而始終相配也。但云釋先天之卦。遂有以相薄相射一例觀者。不可不辨也。八卦相錯。此謂也。若而指先天。則不必曰相錯矣。先天往

易象集註 卷之首 解 五

知。故曰極數知來。知來者逆也。先天八卦次序。皆由中之五位而成。一在中。四環之。遂成四象。四象遂生八卦。是為數母。其外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皆衍之成十者也。洛書亦五在中。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環列于外。以成八卦。仍奉中之五。以為數之主。是先天之八卦在內。而後天之八卦在外也。一三七九居于四正。二四六八居于四隅。陽正而陰偏也。坎陽卦之得正者。故居一。震亦陽卦。居三。離兌是陰卦。不藉陽不足。以成令。故兌二合五成七。離四合五成九。乾本一陽。居于隅位。仍乘五而為六。坤是陰始。純陰不假陽。居二。巽亦陰卦。居四。艮陽卦。居偏。故三合五成八也。

易象集註 卷之首 解 五



正著策

圖書之中皆五也。五有一始。一有四周。是爲數宗。卽理統也。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象。理統數者也。象宗乎數者也。一生二。二生三。理也。數之所以生也。一數陽也。二數陰也。三數陽也。陽生陰。陰得陽而又生陽。以生萬物也。一之在中。介二之間。中位也。中而從之爲三。橫之亦爲三。是以四周而成五象也。圖書以象示人。五成在中。數之所以成也。五中之一。伏羲一畫之所始也。

易宗集註

卷之首

重

生於一而成於五。無之不中者也。天地萬物之理。中而已矣。數與象咸莫之外也。自一迄五之數。爲陽者三。爲陰者二。故陽三而陰二也。一三五合而爲九。二四合而爲六。故陽九而陰六也。三三爲九。三二爲六。陰陽之數。又貫乎三。故三生萬物也。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既明象之矣。一三五皆屬天。故曰參。二六屬地。故曰兩也。又何惑也。大衍之數。以五爲宗。極之於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中之五。太極也。是數之主。

故止用五十。而去五。五十之中。又除一不用。而止用四十。有九者。靜爲動根。非有靜者。不可以動。天體至圓。旋動不止。而必有北辰居所以爲天樞。此理是也。不用之一。卽四十九之樞。此四十九之數。分而析之。乾有元一也。坤有元一也。陽之中。有陽有陰。陰之中。亦有陽有陰。是一生二。二生三之數。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理也。乾有乾之一二。三成六。乾焉。坤有坤之一二。三成六。坤焉。故卦有六爻。乾有乾之四象。坤有坤之四象。以六重四。各二十有四。故成八卦。

易宗集註

卷之首

重

陰陽之爻。各二十有四。合爲四十。有人。所以用也。又餘一爲奇。奇奇也。周流六虛。變動不居。能參天兩地。立人。用數者也。三變成爻。而奇之用。乃出非奇之用。無以成爻。故三歲一閏。而歲功乃成。是以人而贊天地之化。裁成輔相之理也。附策數辨。易以用占。大衍之數。占數也。五十策數也。乾之策。坤之策。二篇之策。皆從所分所據所掛之策而言也。其五十之數。純虛陰陽乾坤而言也。而康節謂乾策篇老陽坤策篇老陰。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少陰少陽之策。亦三百有六十。然則。

一期之中乾坤運行之一周其數道少陰少陽  
乎少陰少陽又舍老陰老陽而別為一期乎且  
日陽爻三十六策註疏曰三者俱少為老陽初  
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是以老陽所餘之策  
為數而其十三策反不在數有是理乎此大惑  
也又曰一奇象圓而圍三三之一之中各復有  
積三三之數為九是一九也是又執象以為數  
非策之數矣又曰遇揲之數三十有六以四約  
之亦得九焉是就揲之幾過為數亦非策之數  
矣其論偶日象方面用其半其半又歸何所去  
半而存其半不可以為數矣其論少陰少陽曰  
七日八然則少陰少陽之卦不得俱曰初九初  
六上九上六矣此惑之種種不定者總之參天  
兩地而奇數一言畫之也乃即以定書法以所  
標之策合於乾之九坤之六其所謂九陽策數  
九也所謂六陰策數六也八卦陽策二十四陰  
策二十四以九數推陰策二十四得二百四十  
六以六數推陰策二十四得四百四十其得

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不真者也二篇之策  
六十四卦內陽策一百九十二得一千七百二  
十八數陰策一百九十二得一千一百五十二  
數共二千八百八十以一期之中象傳四時復  
以四揲之數重之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蓋二  
氣行四時成萬物生故以當萬物之數此孔子  
之易也一萬一千數之成也五百  
之數應五行二千之數應二氣也  
辨晰從前之說以正其謬非有心以立異也  
標出獨得之解以行其是非辨奇以耀世也  
易學昌明嗣是以還  
有南車矣姚鼐

正著法

邵朱所傳著法本之王輔嗣之說易韓康伯孔  
穎達之註疏而實始虞翻崔憬荀爽諸人之解  
備於唐一行畢中和顧象之說總未明於孔傳  
太衍二篇之數是以淺也其最難附會者奇偶  
之數一定者也陽從奇陰從偶也乃曰五四為  
奇九八為偶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且以初九初六分陽與  
陰矣四可為奇九可為偶乎舛矣又曰歸奇於  
扚是歸所餘之策數之餘者為奇奇有二義舛  
矣尤難解者五歲再閏謂一分二掛三標左四  
標右五歸餘為五歲夫既曰四營成易矣又可  
謂之五營乎又可謂分掛標歸四歲而成易乎  
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指第二變之掛扚也  
夫一變必有掛扚一歲而一閏乎若一變已成  
五歲五歲而一閏乎至第二變已是十歲可謂  
十歲而再閏乎即如此推掛先而扚後矣何以  
曰扚而後掛乎且著以用占於數之不齊者占

之乃有吉凶。若所謂一變。左一則右必三。二變左四則右必四。既齊矣。可必矣。安用揲爲。素嘗疑之於心。而未敢爲臆說也。戊申之冬。吳門馬羊山先生謂此法不古。乃後賢杜撰之爲。別有著法。口授次兒。和見其組織天然。驚爲心得之學。因之以悟大衍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數。作大衍解。先生以爲確然無惑矣。可見著法原不一。如連山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康節有古法。今法不同之語。是凡我後人。可以用心者。因

十之中。在四十有八之外。用數者也。故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陰陽之兩儀。隨手自得。如數之不齊也。其靜者爲陰。動者爲陽。凡用以占。必於其動也。掛其一。以象天地人爲三才。天地之氣。有盈虛。天地之數。有漸差。必得人以齊之。乃成其才。指置閏成歲言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周而乃可成歲也。揲其一半。而以一半存。有餘之數。天人之數。各操一半也。著草之生也。百莖。而以五十爲占。亦用半之理也。歸奇於扚。以象閏者。三變之內。前者策多。後者策少。多爲盈。少爲虛。故歸前之有餘。以補後之不足。以象置閏之法。所扚之餘。值一。乃以所掛之一奇。歸於其中。合而爲二。值二。則合而爲三。值三。則合而爲四。值四。則合而爲五。前二變不歸奇。無五。故不成爻。三變歸奇。有五。然後成爻。是三歲一閏。而歲功乃成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玩故字。是將前掛一象兩。復明其掛是再扚後掛。是掛於一變既成之後。其數漸有盈虛。乃掛

之爲置閏之地。如一歲之節氣。必有餘於十二  
月之外。至第五變再劫而再掛。又爲二爻歸劫  
之地。合乎五歲再閏之數。明非一劫卽掛一次。  
一變卽置一閏也。六爻十有八變。計六置閏。合  
十有九歲七閏之數也。乾之策。二百六十有六。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三百六十數。爲一歲之  
數也。陽爻之數。二十有四。一三五而成九。以九  
重之。爲二百一十六。陰爻之數。二十有四。二四  
而成六。以六重之。爲百四十有四。共三百有六  
易宗彙註 卷之四 法 幸

除一不用先天之數。象太極也。分而爲二。以象  
兩儀也。二動一靜。占其動也。掛一以象三。三才  
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週天之數也。歸奇於劫  
以象閏。歸奇然後成五。成五成爻。如成歲也。著  
法之數。亦不過乎五也。泰伍以變者。分爲二而  
揲其一。又合爲一而二分之。復揲其一。泰也。軍  
旅之制。四統於一。而成伍焉。以所掛之一。合一  
二三四而後得五也。錯綜其數者。信手分之。而  
又合之。合之而又分之。交錯者也。掛一而歸之  
易宗彙註 卷之四 法 幸

十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爻九數。陰爻  
六數。共二千八百八十數。以四重之。分元亨利  
貞。共萬一千五百二十三數。萬物之一始終。爲  
一大劫。故曰當萬物之數也。考亭曰。圖圓三方  
圖四。圖用全。方用半。穿鑿以牽合其數。非也。嘗  
考納音五行。除五成數。以一之除爲九。二之除  
爲八。三之除爲七。四之除爲六。五之除爲五。其  
確証也。蓋數成於五。不可動易。而但以十之相  
配爲數。故大衍之數五十。亦由五而極之十也。

乃成爻文如織者之操綜而理。乃成機文也。引  
而伸之者。以一相引伸之不窮。成六十四卦也。  
觸類而長之者。觸其所變以相長。數轉轉不窮  
也。由此言之。著法盡於此。亦莫有過於此者矣。  
漢唐朱來。米之或詳爾。  
繫辭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謂著米卦之  
法。明文可徵。則著法必合於孔子之言。而後  
定今之著法。有未盡合者。夫先生平生精思  
確而有得。爰定其法。以正前謬。公之海內。就  
得說大必有能  
辨之者。姚氏美

著法例

著草用五十莖爲五十策置一策於爐上象易之先天不用者也其用四十有九策隨意兩分之左右手各扞一半乃置右手一半於格中而以右手揲左手所扞之策每揲四策其所餘者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扞於一處是一變也復將揲過之策與格中所存之策合爲一處又隨意兩分之左右各扞一半置右手一半於格中卽取其一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是再扞而後掛也

易宋集註

卷之首

三

乃以右手四揲左手所扞之策扞其所餘如前是二變也復將揲過之策與格中之策合爲一處而兩分之置右手所扞一半於格中四揲左手之策扞其所餘乃以左手小指所掛之策歸於所扞合而成數餘一成二餘二成三餘三成四餘四成五是三變也三變之所成兩奇一偶爲陰爻兩偶一奇爲陽爻三奇爲陽動爻三偶爲陰動爻以後五爻皆如前例其兩分之者分而爲二也置其一半揲其一半觀其動也二扞

而掛一者由一至再其數漸差其氣漸盈再扞而後掛也一變三扞至第二變之二扞是五扞矣則又掛其一是五歲再閏也

易宋集註

卷之首

三

或問

或問何以謂上天之載曰載之一字不特詩註  
解作事即書經熙帝之載已解作事了夫事則  
事云耳何以曰載既曰事矣何以又無聲臭必  
有名之以事而不得者故曰載也釋義之義大  
畧是都在裏許話頭凡物在裏許者不可量本  
不可見所以曰無聲無臭也中庸引詩惟此最  
確儀則作乎正是篤恭而天下平之意詩人之  
言謂與之之故在天其理甚微試看儀則文王  
則萬邦作乎此即天之精微不可見而可見也  
但言上天則萬事萬理俱不出其範圍朕兆未  
萌見而根亥已全具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道之大原出于天此之謂也易曰大車以載  
積中不敗是何必分備俾之觀只是在中之美  
便是載了中有四有六虛上下前後左右皆  
從中命名者也中之位虛而體實虛中乃能載  
實中所謂載也使有偏倚豈不可載况載之以

易學集註

卷之首

或問

易學集註

卷之首

或問

聖

行乎所以曰載于其中中乃有載此是釋載之  
義即是釋中之義即是釋中為天下之大本之  
義據說以某物制視最切近有理凡草木之生  
意含于仁中不在上不在下在中也及于發生  
則之而仁者有之豈非載乎究竟橫出側生皆  
是此中包孕豈非至中者乎萬物皆始於中  
不誣矣蓋理極是一中凡人體之為中心聖人  
表之為中極其原初則是天生地生人生人  
之主宰本是無聲無臭的天得之為載人得之  
為中聖賢會到喜怒哀樂未發處至虛而至實  
可謂極盡精微矣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也  
或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否曰既謂之曰生  
已是太極動處若說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則是  
陽主于動陰主于靜何又說靜動則生陰動則  
靜主于動蓋乾坤皆有動靜且四象八卦陰本  
主動周子元說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二者原分  
不問陰陽各有動靜共一動靜也動靜二字是  
就月的動有動之理靜有靜之理也說不得動

靜只是理也說不得動靜皆是氣理有動靜氣  
亦有動靜形本有動靜譬如一牛物事不用他  
則是靜用他便是動了五言百物皆然也但氣  
與形之所以能動靜俱有箇理在其中當時只  
該說以其動者生陽以其靜者生陰便無可議  
靜而生陰便似靜只在陰邊既謂之生如何仍  
是靜既謂之靜如何又通生太極有動靜陽有  
動靜陰有動靜四象八卦同一動靜也  
或問朱子本義可以解易否曰未也程子說易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謂之易又曰陰陽  
闢闢便易易一闢一闢謂之變是就其變易不  
齊處言易則無聲無臭的又是奇其一邊矣張  
中問易起于數而令以有理而後有象數又曰  
必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  
之流夫河圖洛書有象數人卦之畫有象數安  
得不言象數若云不必求之象數則書法何為  
亦可謂之術家而不用矣何朱子以易為易只  
為卜者而作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乎乃又

引程子之言謂易之取象如詩之比興孟子之  
善喻而疑說卦之作爲制語又不必漢求其象  
之所來竟得穿鑿是只取其理言易不必言象  
數也何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然  
然則何以說易得象數則象數在其中固然  
不走作何前後之論種種相左也由此觀之先  
賢但知易理未知易數也即者法之數諸說已  
多况全易乎蓋理數二字相離不得在天則先  
有是理乃生象數在人則因象數乃測其理伏  
義文王周公孔子皆如是也程朱未能深究象  
數之所以然耳豈惟程朱漢晉以來諸儒輩出  
皆只以章句玩字義以解易何曾說得易者自  
古至今講易者聞者書幾充棟亦或各得一二  
二節通透無有知全易者若夫陳希夷邵康節  
學最精又只識得先天之易略略合得河圖之  
數其術之靈驗皆以先天之易為占所謂與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總是易在天地間動者便是  
易理自能靈驗耳不知文王周公之易乃是後



學也往往教人學禮論語二篇終始可見見老  
 聘不問道而問禮老聘知易日一生二二生三  
 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孔子乃止與問禮見郊  
 子而問官周公制禮制器尚象自易來也周禮  
 之六官周官即周禮也識大識小不外乎禮  
 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公之禮是孔子之常師  
 非臆說也

易宗義

卷之首 或問

素

解易姓氏

李耳	卜商	商瞿	橋庇
駟臂	周醜	孫虞	田何
管仲	子服惠伯	公羊高	董因
穀梁赤	莊叔	卜偃	卜徒父
卑葛	左丘明	辛廖	陳文子
史蘇	程本	蔡黯蔡澤	莊周
王詡	韓宣子	河內女子	董仲舒
韓嬰	費直	施讐	梁丘賀
焦延壽	京房	賈誼	劉安
焦贛	許慎	于寶	高誘
崔憬	趙溫	孔安國	匡衡
司馬遷	馬廖	陳元	鄭眾
楊雄	鄭玄	馬融	劉歆
桓譚	荀爽	班固	應劭
蔡邕	陸績	劉向	劉表
馬季常	王弼	韓伯	淳于俊
王肅	虞翻	關朗	韋昭

易宗義

卷之首 姓氏

素



管格	許芝	杜預	向秀
王廙	劉瓛	徐錯	沈麟士
劉勰	司馬貞	王汝中	王通
何妥	孔穎達	李鼎祚	李翱
一行	張輅	劉汝錫	陸希聲
薛仁貴	董賀	王子獻	陸德明
韓愈	房喬	陳搏	邵堯夫
晁以道	周濂溪	程明道	程伊川
朱晦菴	張橫渠	司馬光	楊簡
易案集註 卷之四 姓氏 聖			
王安石	蘇軾	游酢	楊時
朱震	郭雍	閻丘昕	程迥
朱祖義	呂祖謙	陳埴	蔡元定
楊萬里	蔡淵	徐幾	潘植
蕭廬陵	魏了翁	張敬夫	真西山
項平甫	柴中行	丘富國	馮厚齋
沈括	歐陽修	陸佃	毛璞
毛晃	胡旦	穆修	种放
章本清	楊止菴	鄭汝光	萬國翁

王文成	趙台鼎	李隆山	張璠
周省貞	司空季子	鄧肝盼	李子思
余德新	王伯厚	陸公理	蘇君禹
鄧元錫	蕭漢中	張希獻	李宏甫
胡允	朱翌	熊禾	胡廷秀
胡炳文	吳澄	周光德	闕彥升
翟玄	馮元成	陸庸成	程子有
蜀才	邵汝極	鮮于子駿	錢國瑞
李過	金一所	侯果	張清子
易案集註 卷之五 姓氏 聖			
姚信	李廵	黃成孫	齊賢翁
耿希道	薛畏齋	許叔重	趙賓
金汝白	王伯安	趙凡夫	王沐
張芸叟	李季辨	張幼于	王汝極
宋衷	姚規	郭京	王昭素
袁劭	趙輯聞	張鼎思	錢一本
徐李	王畿焦	張杞	姚小彭
楊何	衛元嵩	衛元苞	房審權
劉牧	王伯玉	耿開封	鄭合沙

馮時可 季彭山 陳安卿 呂圭叔

俞玉吾 焦竑 楊慎 朱升

來知德 劉濬伯 蔡虛齋 邵寶

陸樹聲 羅潛 王畿 蔡汝南

黃葵軒 顧憲成 高攀龍 黃道周

倪元璣 何楷 張鳳翔 王含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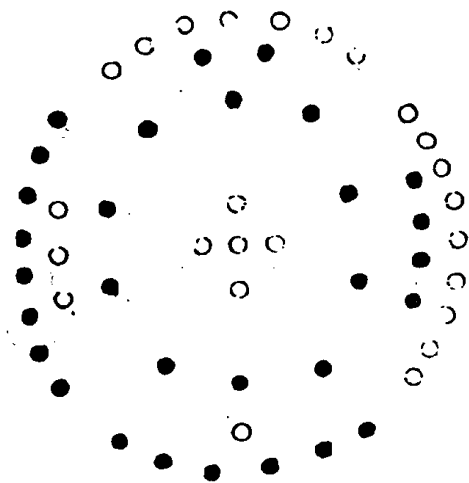
以上諸家凡有一說抉發易蘊悉登集內或列其名或書其字槩不敢冒朝代爵里併未暇詳海陵徐伯虎謹識

忽示集註

卷之首 姓氏

聖

圖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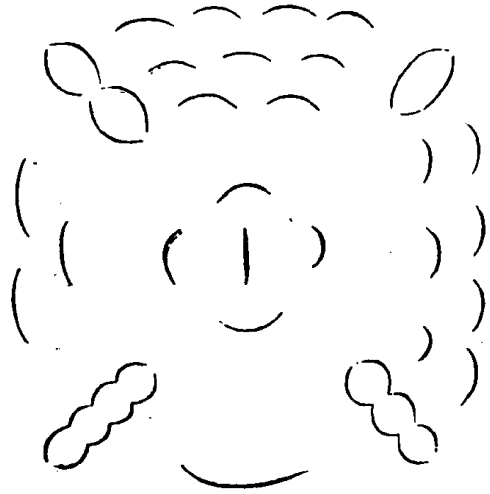
忽示集註

卷之首 圖

聖

中五合下成數太極居中上下左右分陰陽  
 兩儀即兩儀分天地冒四象伏羲觀之三索  
 而成八卦皆由中五出也其外一二三四六  
 七八九十即是五行之所由生便屬後天為  
 洛書之數所從出故曰大衍之數五十也

洛書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圖

河圖外邪之一居北洛書一亦在北河圖二  
外有六洛書以六陰右旋連列西北之隅河  
圖三居東洛書三亦在東河圖三外有八洛  
書以八陰右旋分列東北之隅蓋一與三爲  
陽數之尊始故先後天不易也河圖外邪之  
二居南二外有七洛書合之成九仍在南河  
圖之四外有九在西而洛書以九居南者何  
也金火相持而生先天之乾南亦金體也故  
以四連列東南金之所生也河圖之二外有

易宗集註

卷之首

聖

七而洛五以七居西者何也七爲陽數亦金  
火相持而生也以二連列西南申爲水土長  
生之鄉陰生之總筭也二爲陰數之始也一  
至六三至七皆右旋四至九二至七皆左旋  
也四奇居正四偶居隅陰偶而陽奇陰卑而  
陽尊也禹次洪範九疇以序後天八卦古失  
其傳但有謂河圖數十洛書數九者又有謂  
洛書對待成十其數仍十者遂相沿不察而  
謂九疇但論列治法與洛書无預甚有以洛  
書爲偽設者不知九疇之作全以人事合書  
數而成文也初二日五行以一合于中五水  
爲五行之一五一得六六除五仍是一故坎  
居一也次二日五事五事中德爲土二在五  
中爲數之偶爲陰之始二五得七除五仍是  
二故坤居二也次三日八政政及于民震出  
用事八除五仍是三故震居三也次四日五  
紀曆象日月星辰順天之紀以正四時奉中  
五以爲令四五得九除五仍是四故巽居四

也次五曰皇極在天為太極在人為皇極中  
五之樞宰八卦之統宗也五為數之宗次五  
以前咸除主數以成卦位次五以後則積數  
與位以成卦德次六曰三德王者法天治世  
合三千六為九九為天數之極故乾居六也  
次七日稽疑卜五占二合七于七為十四除  
十得四為金故兌居七也次八曰庶徵合五  
行五事而用五徵天道人事已成始終五為  
中數十為極數其數乃止是故艮居八也次

易宗集註

卷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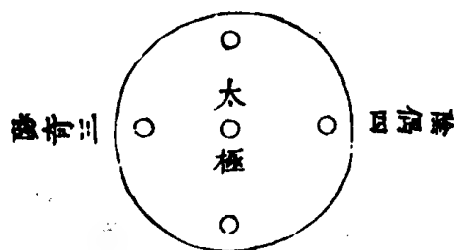
果

九曰五福六極五六與九成二十除十得二  
火為五行之二故離居九也此洪範之所以  
合於洛書也

太極生兩儀

從河圖中五出也  
太極生兩儀合下  
即生先天之陰陽  
也故不言二儀而  
曰兩儀二則有  
先後矣兩者兩  
相偶也

陽奇一



中一點是太極不  
動者也數之始而  
不可以數者也太  
極一判而有陰陽  
陰陽分而成四象  
所謂陽偶為陰上  
為陽下為陰左為  
陽右為陰太極居  
中故之是二儀之  
是三合之成五所  
謂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也儀者  
如人之儀表以氣  
方也以形偶而分  
陰陽兩儀者二氣  
之象也

易宗集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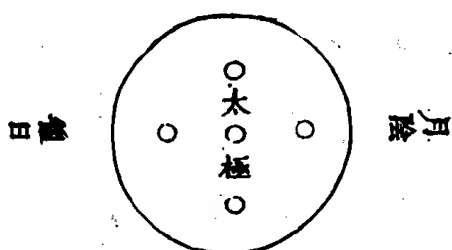
卷之首

聖

兩儀生四象

天地陰陽之分位  
日月水火之成形  
亦從圖中五數生  
也居中一點太極  
也四隅四象也亦  
太極而分奇偶為  
陰陽之儀故曰  
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而天地  
地北日東月西四  
方之形象故曰兩  
儀生四象也

天陽



東者如人之有象  
貌以形言也四象  
四方之象天地日  
月也天南地北日  
東月西天或于南  
陽也地盡于北陰  
也日升于東陽也  
月見于西陰也故  
曰四象也有形者  
謂之象也

四象生八卦

易宗集註

一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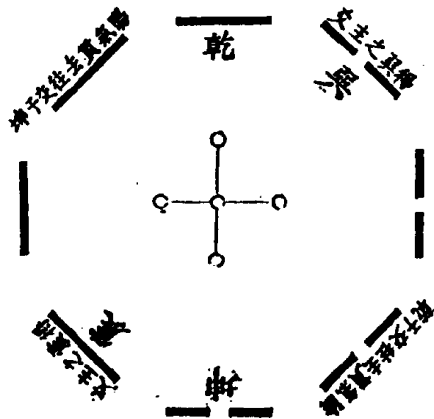
氣貫去三旋而生六子

卷之首

果

河圖中五合下成五四象八卦亦合下而成者所謂先天也先天八卦乾坤南北離東坎西震巽艮兌列于四隅皆以天地日月陰陽之氣速貫而成故四象生八卦亦合下即成者也既曰合下即成何以日一索再索三索蓋當其一貫而成震巽之初主爻而坎離艮兌之初爻已成當其再貫成坎離之中主爻而艮兌之二爻已成成生象生卦之生乃生成之生也其外邪之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則是後天八卦之源乃有次第而五則仍以生成之五為數故五為數之主也此可以明陰陽不離八卦互成之理也地上其功于天月借其光于日出于正東為乾見于正西為震沒于正南為艮升于正中為坎四象之卦亦以此為盈虛弦望之象故曰四象生八卦也

陽乾而陰坤陽乾旋左以接于坤乃生震巽而坤旋右以接于乾乃生艮兌東南皆陽位西北皆陰位也



震曰海濱澤也陽氣通而交于坤如雷之起不可遏也其曰震風也陽氣一往而交于坤如風之行不可遏也

二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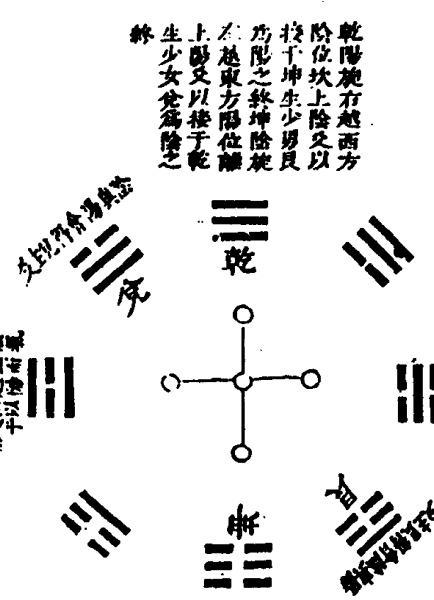
易宗集註

二索圖

卷之首

果

乾陽旋右以交于坤坤亦旋左以交于乾此中陰陽之氣通得其生中男坎為陰中陽也坤陰旋右以交于乾乾亦旋左以交于坤此中陰陽之氣通得其生中女離為陽中陰也



乾陽旋右而交于坤坤亦旋左而交于乾此中陰陽之氣通得其生中男坎為陰中陽也坤陰旋右而交于乾乾亦旋左而交于坤此中陰陽之氣通得其生中女離為陽中陰也

三索圖說

兩儀生四象自南而東陽位也以陽氣貫去至  
于東北乃與陰交得一奇爲震初自北而西陰  
位也以陰氣貫去至西南與陽交得一偶爲巽  
初此一索也而震巽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第  
二爻陽氣由南至東陰氣由北至東得中而正  
交東陽位也陰入陽中得一偶成離二爻陰氣  
由北至西陽氣由南至西得中而正交西陰位  
也陽入陰中得一奇成坎二爻此二索也而坎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圖說

辛

離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第三爻陽盛入陰位  
而往與坤交得一奇成艮三爻陰盛入陽位而  
往與乾交得一偶而成兌三爻此三索也而艮  
兌兩卦之主爻出其中矣左右順逆皆從乾始  
所以君之也一生二二生三三氣之流行皆生  
于陽故也終于坤以代有終所以藏之也若是  
乃合乎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之位合乎一索而得長再索而得中三索而  
得少之理如宋儒所傳因一得二因二得四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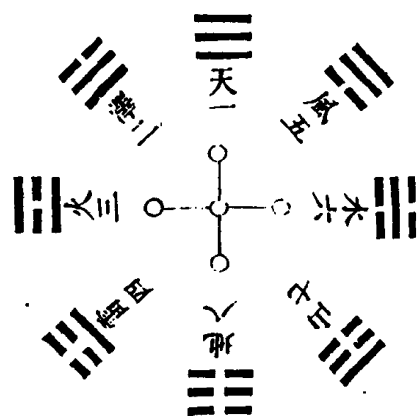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圖說

辛

四得八之圖說膚而測之亦覺天然脗合然以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之四象爲序何以先太陽  
後少陽矣又先少陰後太陰乎若夫有兌而後  
有離有離而後有震巽則豈有先生少女後生  
中女復生長男長女之理且謂離爲少陰坎爲  
少陽矣巽亦陰卦可從少陽來乎震亦陽卦可  
從少陰來乎予疑于中者久之乃卽以孔子之  
傳辭解易而成此圖竊謂得之矣蓋索者以陰  
陽一氣貫去如貫索然天文有貫索星三索卽  
衍畫之序也至如宋儒之說種種舛錯殊不可  
解子瞻謂少陰少陽之說未之前聞正以此也  
象內曰剛來曰柔來曰大來曰小來曰上行曰  
下行皆以乾坤之陰陽爻分合往來正是三索  
之理何可強名之曰太少也男女有長少陰陽  
無太少也

先天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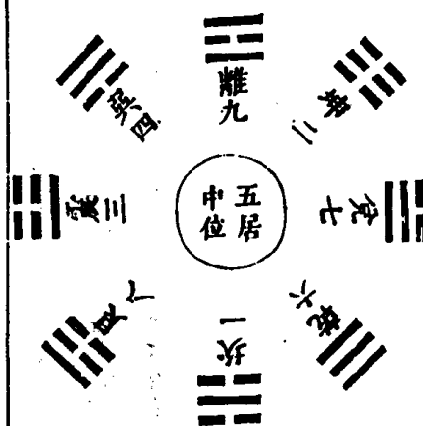
易宗集註

卷之首圖

聖

此從河圖中五衍出中五數之主卦之祖天  
一澤二之象乃卦位次序非數也中五之外  
一六在下二七在上三八在左四九在右則  
後天八卦之位所由定也一索再索三索而  
成此圖陽左陰右從乾起者乾始之乾君之  
也以坤終者坤成之坤藏之也由靜而動陰  
先陽後究之非陽不生故左右皆從乾始左  
逆右順皆終于坤動而復靜自然之理也

後天八卦圖



易宗集註

卷之首圖

聖

洛書亦本于河圖而分布之河圖一六在下  
此則一左六右分爲二位相連于北二七在  
上此則七左二右相連于西三八居左此則  
三左八右相連于東四九居右此則九左四  
右相連于南左陽右陰後天之有事者皆陽  
也坎一乾六蓋乾退處西北而以一陽用事  
坎得陽之中位而與離九交合而成十河圖  
中五二偶在下此則一奇在下陰陽交而後  
全乎其數也左三爲陽震乃因而行事而以

八屬艮爲少男居先天震位乃止乎其所矣  
河圖一奇在上此則以九合而爲十爲先天  
之外邪二七爲九離得陽之正位而陰居中  
爻除五得四故爲陰卦陰陽交而後全其數  
也五行水一坎中陽爻故居一火二離中偶  
爻故居二右四爲陰此則列爲七數除五得  
二故爲陰卦也左三爲震乾坤始交天一地  
二中五之數縱橫皆三也是陽卦也蓋五爲  
數之主一二三四五皆先天一定之數至于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圖說

雷

六七八九則仍除五以分陰陽乾大除五得  
一仍是陽卦兌七除五得二仍是陰卦離除  
五得四仍是陰卦由西北以至于東乾坎艮  
震四陽卦由東南以至于西巽離坤兌四陰  
卦也

三易圖說

易之爲道周流六虛變變化化之所自出也河  
圖洛書天垂象以示人三聖人受之紬繹其義  
而撰著其理伏羲氏觀于河圖中五之象爲得  
三索之繇畫爲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有四文  
王觀于洛書四正四隅錯綜爲九對待成十而  
每一卦變出七卦爲六十有四因而演之引而  
伸之爲四千九百有六皆從六爻發揮者也孔  
子合觀于河洛二圖其中縱橫皆三陰可爲陽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圖說

雷

陽可爲陰反復其道剛柔得中因而轉之如屯  
轉爲蒙蒙又可轉爲屯泰轉爲否否又可轉爲  
泰轉轉不已遂爲千萬億卦無有窮盡是天行  
之所終卽人事之所始人事之所終又天行之  
所始也人天相輔而行而人遂能主乎天是以  
曆數成于其中矣故伏羲先天之易主乎節候  
以爻筮日謂之天卦文王後天之易主乎方位  
以爻筮月謂之地卦孔子中天之易主乎曆數  
以爻筮年謂之人卦人在天地之中而轉旋乎



१५५





易卦分運

乾坤二卦

歷九十年至坎離皆四正卦主事故曰上

經

乾數五十有四坤數三十有六合九十數天

九地十數之全也乾坤正對主運之始

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八卦

坎德

歷三百六十年  
陽體十二陰體四陽神陰也陽爻二十有四  
陰爻二十有四天氣一則陰陽和也陽爻之  
數二百一十有六合乾之策陰爻之數一百  
四十有八合坤之策共三百六十當期之

日卦從屯蒙起中男用事陽德之正中也震  
前艮後三男之卦皆後二卦以未濟剛以陰  
佐陽與兌二女無離互離統以乾陽卦象俱  
轉一唱一隨陰陽之氣始和天地之道將泰  
是為始  
治之運 制殺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八卦

歷三百六十年

離德

陽體八陰體八陰陽四也陰陽之爻各二十  
有四天氣一則陰陽和也陽爻之數二百一  
十有六合乾之策陰爻之數一百四十有四  
合坤之策共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泰否而  
後離中女用事陰德之正中也合于乾統于  
陽進于坤合于艮震復以艮震合于兌巽三  
女之卦無坎互坎泰否反對而正隨蠱正  
對而反卦象皆轉是為國治之運 作樂

易宗集註

卷之首

曆數

卒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八卦

歷三百四十八年

陽體八陰體八陰散陽也陽爻二十陰爻二  
十入陰陰陽縮也陽爻之數一百八十乾策  
不足陰爻之數一百六十有八坤策有餘共  
三百四十有八一期之數少十有二陽德未  
亨內無坎象卦象皆轉是  
為治亂相倚之運 明刑

頤大過坎離四卦

歷一百八十年

陰陽之體各四合為八數陰陽之爻各十有  
二合為二十四數天氣一周陰陽比和陽爻  
之數一百有八陰爻之數七十有二共一百  
八十當期之半頤大過大畜坎離剛柔

得中坎離主事卦象  
正卦是為極治之運 立教 封建

咸恒遁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

歷四百五十年至既濟未濟四偏卦主事

故曰下經

陽體十陰體十陰陽均也陽爻三十陰爻三十  
過陰爻之數一百有八十坤策亦餘共四百  
有五十當後天洛書之數陰陽之氣均盈乾  
坤六子之體咸備卦從咸恒起少女少男長  
男長女始交用事卦象皆轉是為治亂相尋  
之運 宥赦

損益夫姤萃升困井革鼎十卦

參其註 卷之首 曆數 空

歷四百六十二年

陽體六陰體十四陰勝陽也陽爻三十四陰  
爻二十六陽勝陰也陽爻之數三百有六陰  
爻之數一百五十有六共四百六十二二四  
六皆陰數乾坤六子之體備陰陽之氣參差  
互勝卦從損益起少男少女長女長男氣倒  
用事卦象皆轉是為反亂為治之運 治册  
法 除戎器

震艮漸歸妹豐旅與兌渙節十卦

歷四百五十年

陽體十陰體十陰陽配也陽爻三十陰爻三十  
十陰陽敵也陽爻之數二百有七十陰爻之  
數一百有八十共四百有五十當洛書後天  
之數陰陽之氣盈六子之體備有坎離之功

無乾坤之象長男少男長女少女分類用事  
卦象皆轉是為持治之運 折毀

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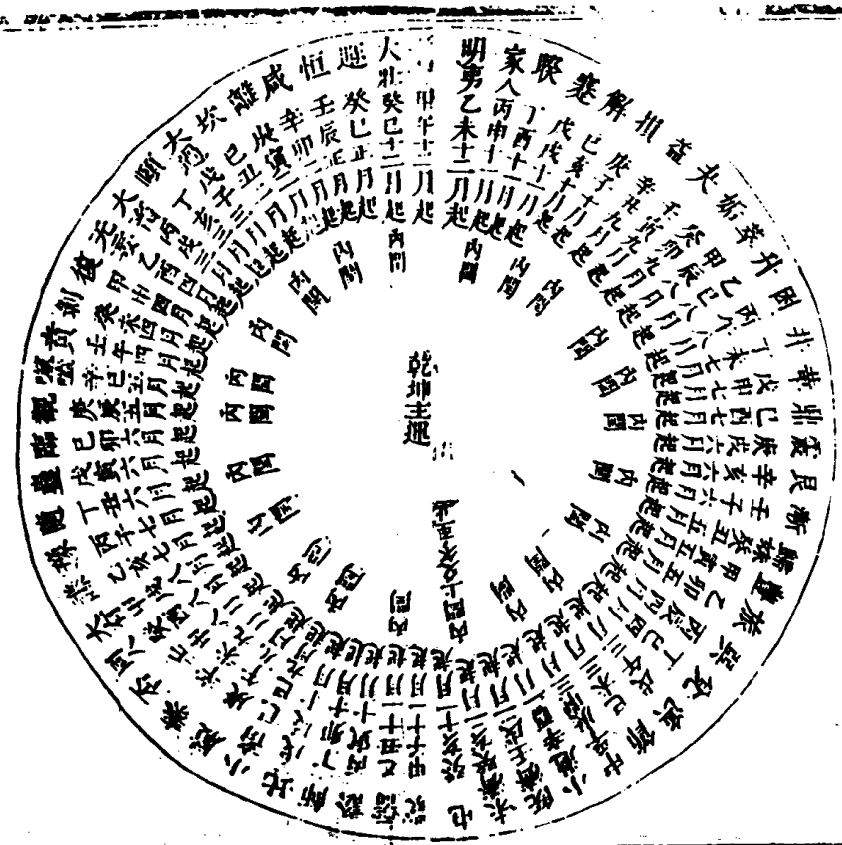
歷一百八十年

陰陽之體各四合而為八陰陽之爻各十有  
二合為二十四天氣一周陰陽比和陽爻之  
數一百有八陰爻之數七十有二共一百八  
十當期之中中孚大蒙離小過大蒙坎爻畫  
皆重其坎離之二體坎離互交主事象皆正  
對皆未轉卦正即是反是為防亂之運 守

參其註 卷之四 曆數 空

六十二卦小運圖

詳見易卦小運說附後



卦爻小運說

乾天坤地乾父坤母乃生六子以成八卦交互錯綜成六十四卦是故周易始乾坤而獨有用九用六之二象是純陽純陰他卦不得比焉乾坤曆數之主天地萬物之所統也至于後天退處陰虛不用之地而以其事屬之六子故序卦傳不言乾坤而但言天地萬物神也者一章亦不言乾坤也是故曆數合六十四卦以紀年卦運則始屯蒙以紀月若草昧之初為元始之首

從震至坎又從坎至艮三男嬪化繼以巽兌而  
交入于離得天地之中以禪其運故以水火兩  
濟終六十四卦之序也卦皆以轉爲象一正一  
反相連而成對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  
八卦四對有正無反爲正配凡正配者陰陽之  
氣以正而交乃成世運之亨凡轉象者陰陽消  
長循環之理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在世道爲一  
治一亂在人事爲一順一逆理數之必然也又  
接八卦之象以月之盈虛爲候乾納甲月出于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奎

甲則滿如乾象震納庚月出庚則爲王強如震  
象艮納丙朝月在丙爲下弦如艮象是卦與月  
互相爲象者也一歲十二月每卦六爻以六律  
合五音而成六十十干合十二支而亦成六十  
黃帝命史區作調歷以六十年爲一周推之而  
知一爻管六十日爲準六爻爲一卦六十日爲  
一爻兩月之間陰陽備矣以乾之策坤之策合  
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推之而知一卦管一歲  
爲準又以三歲一閏合氣盈朔虛而後定四時

成歲推之而知甲子一週積歲置閏一卦週十  
二月連閏作數六十二卦乃週六十歲至未濟  
之上九至冬至以前止屯之初九自冬至以後  
起以濡首失是之象合于磐桓居貞之象卽朔  
虛氣盈月晦小盡之數貞下起元之理也始于  
子月從曆元也因以甲子六十年分配六十二  
卦自屯爲始每一年一卦每兩月一爻按閏作  
數儘上推推以六十二卦合成六十年其間治  
亂之所繫禪代之所關其爻辭卦象若合符券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奎

自唐虞以後甲子元運按年推算如秦始之遇  
豐四則天之值剝五種種脗合但其間置閏前  
後無考而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  
之說從來不易則是爻辭間有乘除上下不過  
一月每二月共一爻无有差忒其年卦之所值  
則未有不相符者再按黃石齋大易十二圖言  
正配正交十二卦亦與此合至其準于日月交  
蝕之度配以天文爲論甚精其分限退數之圖  
定卦歷年之圖從周桓元年壬戌訖于明興吳

四年其所推世運人事治亂相倚之故皆就孔子以後分例推之別有義未可膠執象數爲解也

子張問十世而孔子曰雖百世可知也禮運卽易運也尚書終泰誓而始皇稱制之年在履之二日幽人貞吉其運卦在豐之四日得其卦主至誠如神此之謂也弓安謹識

易宗集註

卷之四

雜

易運

序日從復初起先天節候六十四卦分三百八十四爻從冬至一陽始爲復初九二十四氣一周年共三百六十六日其節氣有淺有深二十四節必有六節是亥子二時交外十八節所交之時節前一爻主之節後又一爻主之一日占兩爻故三百八十四爻司一年三百六十六日之數是爲經運

序月從屯初起乾坤主運不入紀月之數用六十二

易宗集註

卷之四

雜

卦四十八爻每一爻值兩月計六十年七十七個月加閏月二十二共九十四個月以四十七爻司之其末未濟上九與屯初九分冬至前後主事是爲緯運

序年從乾坤起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陽九陰六

共二千八百八十數歷二千八百八十年爲

紀運二千陰陽之數也八

序卦全二千八百八十數分元亨利貞四運

易之數每運二千八百八十數以四重之爲萬一千五

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歷萬一千五百二十年

爲統運

一數之始也五數之  
主也二陰陽之數也

易宗集註

卷之首

末

易宗序

圖書垂象聖人則之爻以作易因象而測其數  
因數而測其理象有象之宗也數有數之宗也  
理有理之宗也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  
宗也五數之宗也中理之宗也天數五地數五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先天之數五也大衍之數  
五十極五而十後天之數亦五也先天之數在  
象先後天之數在象後而咸不越乎五不過乎  
中也先天八卦惟乾坤坎離四卦皆正畫故分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序 究  
之爲四方之象不正不可以爲象也正中也後  
天八卦四正皆奇畫四隅皆偶畫奇則無偶無  
偶故不偏不偏之謂中奇亦中也中爲土德德  
主靜於天地之始爲太極於人心之始爲喜怒  
哀樂之未發天下之大本也中涵陰陽靜乃生  
動此中之所以爲理宗也是伏羲作易之宗旨  
也堯舜得之允執厥中千古之道統由此出千  
古之治統亦由此出也孔子贊之教人執禮禮  
由中制故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孔子傳



易之宗旨也。萬世之治法。以此禪。萬世之世運。亦以此禪也。世運之害。成於人心。人心之害。成於嗜利。為惡不中。皆利之為。惟禮可以防之。六十四卦之內。凡陽之毘於陰。陰之于於陽。無非利也。利屬陰。惟陽可以抑之。乾不言利。其利及物。坤言利。其利得主。而貞不可以不辨也。是以扶陽抑陰。在於辨利。是又所以執中。所以執禮之宗旨也。予垂髫時。受其旨于先大夫。謹而識之。殆五十年。而始明其數信數之合于象。而昇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序

于理。如此也。作易宗。志不忘也。

康熙十九年庚申歲八月既望高郵孫宗彞序

周易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序

伏羲之世。有龍馬出於河。負文成圖五。居於中。一三二四。開於外。外又有一。在下一。外有六。二在上。三在外。五在左。三在右。外有八。四在右。四外有九。中五外有十。伏義乃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觀於萬物。於是作八卦。因重之。為六十四卦。曰小成之易。及乎神農。作連山之易。黃帝作歸藏之易。是為三易。夏用連山。尚用歸藏。文王乃用小成之易。而演之。作彖。象。繫。圖。公作爻。辭。遂名周易。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古稱連山。入萬言。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唐司馬。注十三卷。今亡。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者三篇。言占筮。事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易文。從上。日下。月象。陰陽也。東周。謂易以道。陰陽。取交易之說。文曰。變易也。陸佃。三斷。易一首。十二時。變其色。取變易之義。中庸曰。居易以俟命。樂記曰。大樂必易。則平易之義也。象者。茅。犀。象。龜。即神也。獨角。知幾。祥牙。堅能。嚙。物。取以。夫。斷。象。大。竟。之。獸。備。百。肉。有。分。數。十二種。配十二辰。其。嚙。不一。嚙。隨。四。時。之。月。而。變。上。下。二。篇。上。篇。三。十。卦。以。乾。坤。坎。離。為。主。乾。坤。萬。物。之。始。離。坎。日。月。之。門。四。象。皆。正。以。正。卦。始。以。正。卦。終。下。篇。三。十。四。卦。以。震。艮。巽。兌。為。主。咸。恒。男。女。之。始。既。未。濟。水。火。之。交。以。偏。卦。始。以。正。卦。終。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以。乾。坤。始。以。坎。離。終。以。明。伏。義。先。天。之。易。入。卦。之。位。序。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以。震。始。以。艮。終。以。明。文。王。後。天。之。易。入。卦。之。位。序。卦。傳。居。說。卦。之。後。以。明。中。天。之。易。六。十。四。卦。之。位。序。也。十。翼。上。彖。傳。下。象。傳。上。象。傳。下。象。傳。上。繫。辭。傳。下。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也。自。晉。商。瞿。子。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唐。

授江東軒轅子弓引授燕周麗子家授東吳孫虞子乘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與言易家皆本田何雖上下篇與十翼為十二篇說者自為章句惟東萊費直長翁不用章句獨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解說上下經至後漢陳元鄭眾之徒皆學費氏易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獨取王弼以道李巽若呂伯恭朱元晦皆以分經合傳為非流傳至今學官遵守而不改云

易以道陰陽易之理也陰陽在人心為邪正之介在世道為治亂之關聖人作易以扶陽而抑陰河圖之中即理之宗也一日傳中二多與五多功有中德也一日行禮物相雜故曰文觀其會通以行典禮由中制也一日去利陰私為利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以已利物不以物利已也

易宗集註 卷之首 周易

地而倚數數之始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數之總也大衍之數五十數之衍也其用四十有九數之用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數之總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數之大全也

上經

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乾坤者陰陽之本始天地之合撰坎離者日月之門戶水火之變養所謂四象也屯為剛柔之始交泰為天地之正交三男以天而生三女泰錯為用以四象包八卦也乾坤先交於上篇坎離後交於下篇上篇以乾坤坎離四正卦為主得中故也蓋內卦以二為中位外卦以五為中位二為柔中五為剛中陽爻居五得中德剛柔相濟故也此孔子序上經之大指也

易宗卷之一

乾坤

乾坤從一而分者也一者何太極也太虛混成不可為象居其中者謂之太極極絲中立中絲兩名不有兩也何以形其中也一生二也以一與二約之成三三二生三也河圖之象居中者一與二約之成三三二生三也河圖之象之為四合之成五有是數也遂有是理中者理也有是理也遂有是氣陰陽者氣也數奇為陽數偶為陰有是氣也遂有是形天地者形也陽上為天陰下為地圖之全數五十有五其中五為數宗外皆衍之而成者不數與五為伍必除五而成數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為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中五之數一三五成九為乾陽二四成六為坤陰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數有順逆氣有盛衰運有治亂主之者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乾坤也所以持之者中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天地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此以天地分奇偶舉十之全數為言衍而成數者也先天之數只從中五而起三五為九二四為六陽數皆九陰數皆六六其九得五十五有四六其六得三十有六五土也十其五土德成也四金也土生金也以五除之得四故乾體為金五其六得三十又以五除之得六得一水也木土演而用大坤必配乾合其四而成五土也故坤體為土乾坤之數合為九十九者陽數之極十者陰數之極也以五除之仍歸於五土也土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是河圖中五太極也中德也天下之大本也乾坤居之

三三乾下  
乾即古天字也三畫古篆為天見西碑文孔上日于陽光明也從乞物始達上出也○伏義觀

河圖之中合下五點上一為奇下二為偶奇為陽偶為陰陽屬天為乾陰屬地為坤也其形縱橫皆三是以三累而成一卦也其重之為六爻者陰陽不相離而相配一為奇以四偶配之二為偶以五奇配之三又為奇以六偶配之乾為陽卦先天居南後天居西北戌亥之位一陽生於子而極於亥西方金盡之地陽德終始之時也

乾元亨利貞 宗曰天德君之尊陰消也中統時其撰為陽其質為金其德為剛故至健也其書為奇日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也乾體純陽陽中非有陰而陰伏處於下但見有陽而不見有陰如有道之世非无小人而小人不能乘權但知有君子而不知有小人也按歸藏易已有六十卦之名始於伏羲氏也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之辭謂之彖亦謂之絪縕抽也言抽出易中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二

之義蘊也元大也本始也如菓核之元包生之意也亨通也通則盡美也文與獻享之亨同如人之亨必備其物以致美也利宜也宜則不害如外直中堅也純陽之大德始出在上而得其通暢其宜以守其正故恆平如奉天之容然也天以五行四時成其歲功元為木德於時為春萬物萌養亨為火德於時為夏萬物暢達利為金德於時為秋萬物成實貞為水德於時為冬萬物歸藏土德旺於四季與水演而成用故貞曰止又曰周也天運于上生生不已貞下又起元也乾陽也陽生於子為木宅龍得其居先乾元為乾之媒介於戌亥火成金方乃司土金木生於亥支德始終備於五行故全四德萬物資始大哉

初九潛龍勿用

宗曰剛德之始柔微也藏其用待時也此周公所繫辭也

畫卦自下而上故謂之初河圖中五為數之宗一三五皆奇合成九凡陽爻皆謂之九也龍有八十一變具九九數盡莫智於龍變化至靈之物故乾象焉初陽在下如龍之蟄伏有潛之象向書曰道心惟微陽始潛也曰人心惟危陰始凝也于今升曰一陽冬至之候自復來也甲子天正之位乾元所始一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思俗之中其義當潛故不可用謂用非其時也五行志載京房傳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行不報物不長又變異故應以風也卦變姤繫于金批故往見內為妄用者戒也王陽明日六龍為一人有顯晦无優劣六龍為六人有貴賤无賢愚也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宗曰大德出潛將利中也○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內卦三爻二為柔中之位外卦三爻五為剛中之位九二以剛德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三

居柔位是在下位而有中德者也惟有正中之德言可法行可則天下觀德而宗之故其象為見龍二在初上故稱聞龍非獨則天當其出潛見與雲雨旱於農厄田其善德施之所也利於物物乃見之否則自利而私非大人之德矣二非君位以德人也二陽建丑之月自臨來也二陽在上陽氣將施聖人將顯爻變離為日有見象卦變同人為于宗有在田象孔子道未大行設教沐浴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宗曰重剛乃失中故厲之也○九三為乾畫之終乾體備矣在內卦之上如登高臨深故其時危在外卦之下內接於外必將有事而居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未可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寧其處也當此之時通之不可達之不可委蛇焉又不可惟有常存敬畏進修罔懈克夕而

不敢動。靜處危地。而能由不中以求合乎中。故  
无咎也。不言龍而言君子。以人事爲之主也。二  
陽春令。自泰來也。爻變兌。其末有內有。兩象大  
有終日乾乾之象。君子心乎干。易有惕象。卦變  
履三。履虎尾。惕。厲之象。文王小心翼翼。以服事  
殷其時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宗曰。剛係於柔。无過中也。

手。下。乾。道。華。矣。出。而。有。爲。可。不。慎。歟。或。者。疑  
而。答。之。之。意。否。則。與。無。忌。憚。等。耳。躍。者。未。飛。于  
天。不。安。於。地。暫。起。之。辭。也。剛。與。初。應。故。曰。躍。從  
潛。來。也。九。爲。陽。或。躍。陽。使。之。也。剛。爲。陰。在。淵。陰  
係。之。也。時。宜。躍。矣。持。疑。慎。審。不。逞。其。私。不。貪。其  
利。故。无。咎。也。四。陽。夏。令。之。候。自。大。壯。來。也。爻。變  
巽。爲。進。退。爲。不。果。卦。變。小。畜。四。爲。有。孚。惕。若。者。  
武。王。之。衆。此。武。王。陳。兵。孟。津。觀。衆。而。退。之。時。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四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宗曰。中德正位。當

天下也。○九五陽德正中。處於至剛之位。聖人  
而爲天子者也。龍德變化。飛而在天。天下皆仰  
瞻之。雲行雨施。澤被萬物。無不利焉。王者錫福  
庶民。民用訓行。以近天子之光。所謂利見也。利  
在天下。而非以自利。此之謂美利也。揚于雲曰  
遇中。則惕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乎。故有利見  
之吉也。五陽積而盛。夏自夫來也。爻變離。文明  
以止。卦變大有。順天休命。交孚成如。皆在天利  
見之象。此再受禪  
湯武革命之時也。

上九。亢龍有悔。宗曰。窮高失居。物莫與與。悔而  
名。陽極其數。能上而不能下。能信而不能諂。能  
往而不能返。則悔生矣。吳幼清曰。人之嘆。則  
而居高。謂之亢。上畫處天際之極。乃龍之居。查  
冥。而不能爲雨者。故名之曰亢。龍夫亢何以各

龍。惟龍乃能亢。亢終於亢。不可也。陽者變也。陽  
中而變。終而能。既飛于天。又伏于地。而潛。而見。  
變化莫測。亢而能悔。所以爲龍也。乾六爻皆聖  
人之德。而取象不同。時爲之也。故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六陽夏至之候。陽氣大盛。陰乃生。悔  
之象也。爻變兌。乾金兌金。亦金。爲亢金象。卦變大  
無。有內有外。象堯舜不傳于禹。傳賢成湯。故南  
果而德。德。皆  
善。利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宗曰。剛變而柔。神不測也。  
陰陽動靜。原不相離。純剛之卦。以柔爲用。純柔  
之卦。以剛爲用。用九。用六。用變也。羣龍六龍也。  
神龍見首。而不見尾。係其首而渾之。潛。隱。見  
飛。亢。各以其時。動變而化。無有端倪。所見。則龍  
也。當其潛也。靜見其所以。飛。當其躍也。靜見其  
所以。亢。中。庸。所謂因。明。聖。智。達。天。德。者。也。乾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五

爲天地萬物之君。坤爲天地萬物之母。非如他  
卦各司一令。故必善其用。知其通。乃無不吉也。  
按春秋傳。稱乾之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其爲六  
爻皆變。明矣。而王介甫欲係用九於亢。龍之下。  
程子非之。然觀文。言傳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而象傳又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是上九  
在九五之上。爲羣龍之首矣。蓋乾之所以爲乾  
在上一爻。又文王分卦宮。惟此爻不變。是爲老  
陽。其數當窮。窮而通之。能用九而不爲九。所用  
從亢。悔起見也。二者之義。當兼而有之。論其象  
是六爻皆變也。論其德。是從上九來也。若止變  
上九。僅成六六。又非羣龍之義也。此西伯獻洛  
周公居東。孔子  
通來之時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宗曰。生生之  
包舉六合。本大中。○此釋元之義也。象者。文  
王之辭。曰者。孔子釋象之意。知此也。經中凡陽

稱大故以大哉始之六畫皆陽其德為乾乾元  
乾之元也資始資之以始也元為生生之理仁  
也坤陰賦生無陽不生萬物皆賴之以始生如  
人之資本也統括也物本于天六合之內皆元  
氣之所流莫能外乎中者是其所以大也萬物共一太極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宗曰天之所以為天形于物也中以為本鮮不達也  
○此釋亨之美也天氣成雲雲氣成雨雨施於  
物流動充滿物乃受之是以成形成在天成象在  
地成形者禮也物各共一太極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宗曰位成於時

乃乘以時因時制中天德立也○此釋利之義  
也陽大明明故曰大明也終始內外卦體也乾  
之終始極其顯者其位有六以時而成時靜而  
潛時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

湯宗集註 卷之一 太

悔而悔來以御之乃利物矣動靜皆合  
乎中因時以制其宜是以義為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宗曰變

以正物也中乃為和正乃為利也○此釋貞之  
義也道乘御之道也終始乘時變化化知知

德也而其要歸在各正其性命也天命於物而  
有其性物性即天性物命即天命也物之性命

正而天之性命亦正正于其中也純陽之氣剛  
中之理醇厚完聚保之而未始消令之而未始

散元氣孕毓而為太極正而能固所以成物也  
知也乃利貞者由利得貞也靜極而動動極而

靜動靜互為其根

貞之下起元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宗曰聖人法天以覆物也

聖人也首出庶物元也萬國咸寧亨也坤利而  
貞也按柔傳是得柔離前四節釋卦體此節示

以人事之所自起也本義以  
元亨此為聖人之利即始干  
利貞首出咸寧有利貞無元亨皆非也故正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宗曰自強不息

與長龍乾行也○此占易象傳後儒所稱大象  
是也象曰山出磨李鼎祚易本義謂孔子玩易特

發其義釋作象之義如此也天行者見其一日  
一山自西而下降又自東而上升若重復之象

故以上下兩體象之健者乾之德也健卦皆稱  
卦名此獨言卦德乾為六十四卦之主至尊而

難名也上經四卦乾為六十四卦之主至尊而  
難名也上經四卦乾為六十四卦之主至尊而

游至離日明兩作四正之卦先體而後用也下  
經四卦震日游雷艮日兼山與日隨風兌日麗

澤四卦之卦先用而後體也天形蒼然南極入  
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一晝一夜行

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晝一夜一  
息一晝一夜一息一晝一夜一息一晝一夜一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七

前三千六百餘息一息之間天行六十餘里故  
天行為至健也君子以健言在上在下生知學

加之通稱也以者用也體易象而用之也中  
言至誠無息誠者无妄之謂妄生於私為无

意則剛矣剛故自強剛乃不息也至誠配天於  
穆不已君子法天之學也何以自強曰主敬若

子莊敬曰強體乾之象也何以自強曰主敬若  
乾而重乾不息之象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宗曰陽下中微未可用也

謂之小象陽謂九也下謂初也陽故稱龍下故  
稱潛陽於人心為天理方其在下微而未著陽

之初也九三之陽中德乃成當初之微中未可  
用故象潛龍也于乾初日陽在下于坤初日陰

始發陰陽之稱始此大易扶陽抑陰理微消長  
之機亦始此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宗曰陽見利物中德成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見者所見也二有地

道龍行雨施利在農田雖非居位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矣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事之反復者危也○心之反復者懼也○一乾既終一乾又始反復之象也○陰陽消長相為倚伏乾就業業反復於心君子之道也○序卦皆從轉象正者反之反者正之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得其中而用之可以持六十四卦之理與數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宗曰進而疑之中反復也○龍躍則可以在天而仍在于淵恐進而失中也○疑之疑之反復之而後進則可以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宗曰用中於民造化育也○位聖人而有天子之事盡人盡物自為化育者也○非惟造物造乎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宗曰天道惡盈中不可亢○盈盈極必虧豈可久乎○處亢而悔震无咎也○按乾卦納甲月出於甲則其光滿如乾象乾卦以上又成如月之盈盈則漸虧不可久之象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宗曰中不可上○剛柔復即文○言傳所謂位乎天德也○德至九五居五位正此上不可以有加矣○上九在九五之上亢則有悔故用其九者剛而復柔使自下視上有羣龍无首之象乃獲其吉蓋以大德之中而止亢龍見首則剛變為柔不可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宗曰苞於五行五常教也○四時成類以協中也

○此傳原在繫辭傳之後附於二卦自王弼始也○夏易首民殷易首坤周易首乾坤文王所以正位天地紀綱人極故孔子專釋二卦曰文王謂文王繫辭立言之意如是也○元如胎元苞孕乎生意人得之為仁衆善之長也○善即人性之善如禮義智信之類也○亨如享禮萃諸物之珍美人得之為禮嘉會嘉美之都會如首會之聚百族也○利如刀刃之利人得之為義以宰制得宜和如和羹之謂適也○貞如木之植人得之為智聖之當然知而勿失為事之正幹木之正出者貞幹也○元始生萬物春令木德主仁故下云大德主禮故下云合禮夏乃榮遂各致其美也○利裁制萬物秋令金德為義故下云和義秋既物成各得其宜也○貞固藏萬物冬令水德為智故下云幹事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五行之氣獨不及土土分旺於四時之終居於中央為中德主信五德必歸于中五行必本於土貞正而剛有信之義也○貞下起元元為善長五德互為終始也○純陽之體剛健中正其蘊美備所以贊乾德之大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宗曰用中於民能盡其性也○有君國子民之德曰

君子非以位言也○九三乾惕之君子即有大人之德者也○天之德曰生純乎天理之謂仁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君子體之使並厚其生故足以長人是帝王之德元也○體者與為一體身心皆化為仁若有私欲以間之即為不仁不仁之人必戕人矣○禮者天理之節文通乎物情而有嘉美之德是齊家治國之大經也○嘉會者聚其美心與為無窮○若使便成杆格不能嘉會不合禮矣○天道利成萬物因物篤物而已無利焉故君子以物方物不以已方物以已利物不以





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應皆所謂無輔也。有所輔而後成。其中無輔則失中。



潛龍勿用下也。宗曰：藏用故大宜在下者也。○  
傳之第二段就人事言以

見龍在田時舍也。宗曰：時舍修德以俟命也。○

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文與此同。聖人  
宜在天子之位而未離下體僅見於田位不配  
德宜為時所合也。進德修  
業所為行法以俟命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宗曰：終日行事以習乾也。○  
之將以行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宗曰：乾乾不已以時試也。○  
近九五之位不敢果決

而進遲疑以試之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十四

飛龍在天治也。宗曰：不大聲色而民自治天  
見所以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宗曰：數極而災天行也。○

陽極不得有亢亢極不得有窮知其為  
災而有悔以居之亦因時而惕之義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宗曰：不剛不柔變則化也

也。體仁足以長人以至誠惻怛之意行于剛柔

征厲之中則剛變為柔張弛合度而天下治矣

子日後有作者虞帝為帝可及已生無私死不

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備世之愛有忠利之義

愛是用九之義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宗曰：其氣用藏陽不害也

言以發明時乘六御之義也。當十一月陽氣初  
動氣在地中故云潛龍也。氣藏則用藏乃不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宗曰：乾德中柔見于離也

柔而有中德當其時百草萌生達於外天下  
有文章而光明萬物皆利見之又變為離故有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宗曰：不息天行慎時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宗曰：革而進之將有為也

革也卦變為小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十五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宗曰：中德以臨人位而

上照臨廣大故稱天德位即其德人而天也。按

天數以五為中自稱帝以至五乾德全矣。履

者使進極其惕也。柔者使退抑其亢也。求合于

中而已矣。東宮蒼龍盡於大角故辰稱龍焉。一

陽為復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夬五陽為

大。自九為何。何以連解龍也。屋階而升不盡一

等。知進知退所以能飛也。此龍之德天之德也

五為天位陽為天德也。卦變大有位乎天德乃

命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宗曰：悔合乎中可與時也

而知變與時終極正所謂時乘也。潛處之極也

亢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內外

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所履之時也。由處內外

上下始終得其中而已矣。時中之所以為聖人

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宗曰天法道道法自然用其時以中制也○人君體

乾之元以用乾之九以柔濟剛見惕躍飛不洽于亢其中之節制然并然見天之則天則即

以見智也至于用九而四德全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宗曰大而能始親本也○此言四德式敘而統之于

元也易之為道也以太極為之始太極判而有陰陽以乾為之始乾德成而有元亨利貞以元

為之始始者所以開萬物之先也乾德莫如元萬物始干乾元自至于亨出于震齊于巽見乎

離理勢之自然也

利貞者性情也宗曰性出于天情屬于物也○情者性之動也蘇子瞻曰情以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七

為利性以為貞鄭康成本作情性情屬利性屬

貞非也自元而亨乾德已著而至於利貞仍是

其性情之自裕即孟子所謂性善仁義禮智皆

固有之者也情即乃若其情之義合上節又以

元為之本四德始干仁以仁者無私凡習性亂

情皆私之為害也觀于下文美利不言可見矣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宗曰始天

下利元德亨也不言所利貞以大也○始者元

也美者亨也利天下利也不言所利貞也乾始

言也中者德也正者位也以六爻言則二五為

中而五又為剛中也以主乎乾者也以全乾言則

六位皆陽不倚于陰俱有中正之德者也純如

純絲然言陽之不雜乎陰也粹如粹之有實而

成未也言陽之實中而其美可觀也精如精全

然錫鍊之功力極其至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宗曰質生文文生情也觀

純陽剛健足實分為六爻以發揮其義其義盡

而由盡其情情本于性之動以為言也又主於

文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曰見天下之動

觀其會通則情文之相生可知矣此禮之所從

出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宗曰

有物建中極也○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乾之

功用者矣時時而御中而得和則雲行雨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七

為化機也而御則德被天下和平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

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宗曰藏

待時也○此第四段就乾之中德言以發明自

之日也。○之指中德言也。信言謹行。則邪有誠。必有其用功之處也。學以集善。中所由出也。門以擇善。中所由決也。寬以爲量。居此中也。仁以爲施。行此中也。善世而不伐。即其寬也。德博而化。即其仁也。雖未得君位。而君德已成也。乾六爻。无臣道。恐人以二爻爲臣位。故申言君德以明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宗曰。惕其時。以求中。重剛乾體上下之際。以乾接乾。應遇剛也。位非二五。故曰不中。上不在五之天位。爲上卦之中。下不在二之田位。爲下卦之中。位失其中。德亦亦可懼。因其兩乾相接。而以乾乾處之。雖危弗危。所以自強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太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宗曰。遇非其。○乾六爻皆龍。惟九三稱君子。蓋乾體以三爻而成。而四時而惕。雖不在中位。而以慎心求合乎中。中在人矣。尤四乾體在上。有事于外。不若九三之內。慎于中。猶可以人力爲主持。故日中不在人也。其勢不能不躍。而又不可以遽躍。進退吉凶。固不容髮。可不持兩端。以審求其至當者乎。疑之然後无咎。固其宜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

乎。宗曰。天不違人不遇中也。知微知彰。三極立極。故稱大人者。以明之一中之理。本于太極。天地以此分其氣。日月以此生其明。四時以此成其序。鬼神以此藏其形。人人同具此理。惟蔽于陰私。則陷于形體。而其氣不相通。其道不相習。矣。唯得乾之中位。純陽無陰。陰皆化陽。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不能外其理。得所主。則數不能通。其意之所動。亦不有此事。先有此理。是先天也。天亦爲聖人用。而無所于違。其幾之所形。既有此理。即有此事。是後天也。聖人奉若天道。而與時偕行。天不能違。而人自不違。所謂利見者也。雖各從其類之義也。鬼神亦不能違。則吉凶之數。不過乎理。潛躍飛亢。有一定之理。即有一定之數。俱體備于大人之一身。立天立地立人。皆以中爲極。而其道大者矣。所謂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故曰大人者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尤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宗曰。時極中竊無所于利也。○進陽位居五。今居于上。是知進不知退之象也。六陰陰。今盡于陽。是知存不知亡之象也。得陽而喪陰。即坤得朋。喪朋之義也。當其時不得不亢。如伊尹之放。相庸公之破斧。處非其位。貴無位矣。雖非其民。高无民矣。羣小弗順。流言朋與。下無輔矣。于斯時也。處退于進。處亡於存。處喪于得。能一往乎。唯二聖人知時已極。變中道而行。之內無所私。外無所避。然後唯知有天。不知有我。亦不知有人。而教然任之。而不能至于同。居寵利。予其明農。以有悔之心。處之而已。下言其深贊之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有以而不失其正者。其唯

聖人乎。宗曰：權以合正，聖人之大用也。○此承  
之極中道已窮，故知進不能知退，知存不能知  
亡，知得不能知喪，然權不離于經，反中以合于  
中，則知進即是知退，知存即是知亡，知得即是  
知喪，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乾之四  
德始于一元，聖人之體乾，歸于正，正即貞也。唯知  
之德為幹事之本，天下之動貞夫一，一即中也。  
為正也。

三三坤上  
三三坤下  
說文：坤，地也。從土，從申。土位在申，巳午之火先  
生土，後生金，申酉為金，而水土生于申，坤居申  
位，三畫皆偶，純陰也。  
重之為六，配乾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主

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宗曰：坤順而正，  
德于天，不居其利，地道之常也。○坤者順也，陰  
順于陽，乃得其正，其畫為偶，其德為陰，其德為  
柔，其質為土，坤配乾，乾曰元亨，故坤亦曰元亨。  
乾有元，坤亦有元，坤之亨，即乾之亨也。利牝馬  
之貞者，陽從乎陰，乃得其正也。凡牝馬既從牡  
矣，他牡相犯，輒蹄踏不可近，蓋物之性從一而  
貞者，莫如牝馬也。馬行地故君子得之有攸往，  
陽明而陰暗，陰行陽而得其先矣。陰者利之義，以  
也。迨乎陰之從陽，則得所主矣。陰者利之義，以  
得主為利，是利歸于主，非私利，即无成有終  
之義也。西南東北以文王後天卦位言，與離坤  
兌四陰卦居南與西，乾坎艮震四陽卦居北與  
東，而西南即坤之本位，坤道正于從乾，故西南  
皆陰，故曰得朋。乾在西北，而坎艮震三陽卦皆  
在東北，相連之位，陰不與陽為類，故曰喪朋也。  
此皆發明利牝馬之貞之義，鄧氏云：四時天行

也。南方地維也，故乾象以元亨利貞名其行，坤  
象以西南東北表其維也。孔氏曰：喪朋安貞，以  
人事言之，象人臣離其君，而人君之朝，女子離  
其家而入夫之室也。六爻皆變，則為重乾。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宗曰：兩儀  
之本也。○此釋元之義也。坤之元，即乾之元，乾  
得大坤，則至者至之，謂言乾之大，得坤而  
無所不至也。乾乘坤行，管子曰：鳥飛乘繩，有不  
至者矣。行如馬之行，地無不至也。萬物皆生于  
地，以行如馬而具生之理，則本于天，有理然後  
有氣，有氣然後有形，乾之資始，以氣而言，坤德  
主順承乎天之所以始萬物者而  
生之耳。故坤之所至，至乎乾也。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宗曰：  
德者，中育物也。厚以成，大无不亨也。○此釋亨  
之義也。土德厚，故能載物，天覆無疆，地載亦无

易宗集註

卷之一

主

與故合德也。弘與大皆指乾言。乾道之弘，以坤  
合之，故其體畜養而積成其壽翁也。乾道之大，  
以坤章之，故其用明著而化光其動剛也。含而  
有光，是以廣品之物，皆嘉美會聚而為亨，坤之  
亨，即乾之  
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宗曰：  
健不邪行也。○此釋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  
也。乾為馬，陽物也。牝馬屬陰，與地同類，而行于  
地，乃无疆也。艮即疆界之義，无疆无有疆界  
限，可得而域之也。行地无疆，可謂健矣。乾剛健  
而坤以柔順之陰，一從乎陽，則其利歸于貞。  
故君子以行其至正，而无有邪曲之私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  
喪朋，乃終有慶。宗曰：從利者迷，從主者順也。安  
于其類，无援心也。○此釋先迷

主利得朋義朋之義也陰必反陽故先述而失  
道後之順陽則得主而有常蓋陽為主而陰承  
之天地不易之理也得朋者合羣陰以從陽義  
朋者欲羣陰以避陽陰與陽為類順也陰不致  
與陽為類則羣陰之私義亦順也所以終慶  
慶得主也陽為朋正以陽為主之意也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此釋安貞吉之辭也坤  
以從乾為正安于其貞則地之德合无疆者得  
其應矣首无疆是乾德大无疆是坤之本德此  
无疆是人法天地之德君子法地地法天同一  
理无疆也在乾曰不息在坤曰无疆至誠无息之  
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宗曰敦厚以崇  
以氣運行故稱天行地以形持載故稱地勢于  
其勢也見其順于其順也見其厚使非厚也則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圭

高者隆下者陷矣上下皆坤其象之厚可知君  
子敦厚其德亦如重坤之厚以容受承藉乎萬  
物可以配地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宗曰陰不可長心惟危也其  
五其二與四皆陰各二四而為六故陰爻皆以  
六名也純坤六陰其先則有履霜其後必至堅  
冰言陰氣之自微而盛也履處于下初象卦之  
下畫為地人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為地土之  
氣所化霜寒凝而柔冰則堅實而剛矣一陰初  
動在三泉之下在五月之時至于十月霜乃在  
地而陰象成陰而不止則必至于堅冰言有漸  
也至者危之之辭陰氣慘暗最能隳陽在人類  
則為貪邪在土心則為利慾人心惟危可不慎  
厥允執其中而危者不危矣爻變震恐象卦變  
復亦不遠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宗曰陰始凝小人通長也至堅冰無所及也○  
陰氣聚結則為霜其始不可不慎也馴致順  
也若鳥獸之馴狎而至不覺其然而然無戒警  
故也上六日其道窮此道也經曰堅冰至要  
其終論天氣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各人事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宗曰位正中无不大  
不習也○坤體以六二一爻為正五亦中位而  
屬於陽惟內體之中得陰柔之至正也直即至  
柔而動也剛之義剛乃直也方即至靜而德方  
之方也大即舍弘光大之大也柔中之德與剛  
中應柔失其中則曲而不直剛而不方矣直謂  
其內承天之氣柔而能剛也方謂其外賦物之  
形正而不習也天體至大而坤之直方與之並  
大矣不習謂其體之自然不假人力也習對性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圭  
言亦有習重之美陰不可習習則易流而人于  
人欲為利所害矣无不利者以利為利則不利  
无利則無不利而其利亦義所以能全其直方  
大之體也爻變坎卦變剛中吉承天象于今升  
云上佐陽成物之候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  
也○宗曰動以時以用中也明其道非以謀利也  
于外无所阻礙是其直也洪纖高下乘潛動植  
隨物賦形各有定分是其方也豈有所造作而  
然哉率其自然無不遂者利孰如之此非以陰  
且之利為利而以利物之義為利陰則暗昧陽  
則光明也地道承天光即化光之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宗曰陰含  
于陽從乾

終乾也。剛柔相雜而成文曰章。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坤陰居六而在三陽之位。故曰含章。內含章美而不彰。露得陰承陽之道。故曰可貞。言非其正而可守之以正也。下卦之上將涉外。體故有或從王事之象。王指乾與他卦以君位。屬五者不同。坤六爻无君道也。或如或躍在淵。亦將進而不可進之義。成事成也。以陰承陽。但當盡其道而不可有專成之事也。陽領陰以終始。如君之得臣以輔也。言坤所從事。但當有以終乾之事而已。于今升云三陰在七月之時。坤體既具。陰虛成羣。惟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道之而不失其柔順之事。坤為文章。象又為各盡其象。爻變長為止。亦含象卦變。謙勞謙有終象。此平襄之王賴晉鄭為輔時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宗曰舍以為發義无隱也。知光大知時也。○人臣之道宜用輔舍遇其時之當發而不發不可。

易宗集註

卷之十

書

以爲章亦不可以爲貞矣。或從王事亦以其時非其智足以知之不能也。光大指乾陽也。時之將興必有陽象。惟陽乃光。惟陽乃大。知光大之時而後從無非以陰承陽之義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宗曰慎上下之交不敢以中位體安于下而始至于上德守于內而始涉于外皆危道也。括結也。義者坤地主容蓄有義之象。守之于靜密而藏之。亦坤德之正也。可以无咎矣。凡出于咎必入于譽。而又日無譽者譽亦咎之招也。好爲譽者各亦隨之。无咎无譽極其慎也。爻變震遂泥。未光卦變豫。由豫皆疑。象四陰在十月之候。天地將閉。賢人宜厚懷智。有容以觀時變。此審成遠環與時卷舒之時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宗曰時用悔无所利也。○舉者毀之召也。利者害之媒也。慎之其免矣。安其時而已矣。

六五黃裳元吉。宗曰陰德正中尚配乾也。○黃上也。五為中位。陰德居之。垂衣裳而天下治。取諸乾坤。裳之上。有衣。坤之上。有乾。谷而章美也。元者大也。乾乃稱大。而吉因之。是其中能尊乎乾而克配之矣。坤為文。黃裳象。爻變坎既平垂裳。象其變比。顯比無私。上使中也。尚尊乎乾而顯比其德之義也。五陰在十一月之候。利來于坤。而為有子。亦垂裳之象也。陰登于五。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必信思順。乃可以取信于神明。而尤于四。海越裳之儻。失下之體。鮮黃之色。矣。中之德。何能吉乎。朱本美曰。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飾。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當未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書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宗曰。大女在中。坤德正也。○通坤卦體皆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表其質。而含章但戒其華。唯五為中。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宗曰。陰極陽驅天下通矣。○六陰居上。陰之勢極矣。不能容于陽。則戰龍乾龍也。郊外曰野。地與天連接處為野。上之位。天也。坤之盡地也。上位之天與坤盡之地相接。故象以野氣陽而血陰。陽陷于陰。故坎亦為血。卦其血上六之血也。玄黃合言色之不正者也。以坤土言色。玄黃矣。而與陽戰。則為玄黃之色。天之色玄也。陰戰陽為臣道。君之威反變為艮卦。變制為陰。制陽之象。陰與陽戰。而日龍。

戰于野即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之義也震爲龍又爲玄黃一陽始生爲震坤至上六陰已極矣過此則爲復初九矣故寄象于龍與玄黃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宗曰陰極而窮利之道也初六陰微在人心爲私利之萌故戒其長上六陰極在人心爲公利之禍故著其窮皆由窮致而然至于陽微可不悔歟

用六利永貞也宗曰柔而剛反中也利而正可久也○用六用其六之變也純陰通柔宜濟之以剛剛乃可永陰主于利而變化于陽剛是利之正者固而守之可也論卦變是坤之乾與乾九同象而上下六爲坤成之父文王所不變者然陰極之禍更甚于陽故他卦言貞皆貴不變而用六之貞貴在能變此變而陽則小變而大利將爲復利在不復變陰故曰永貞其變亦歸重上六一爻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卷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宗曰天行不息地無久也○陽爲大陰爲小如小過大過之類可見也永貞則與行健而不息同用矣終即代終之義始于小而終于大坤德合乾乾爲之主坤爲之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宗曰靜也柔化剛中也○乾剛坤柔乾動坤靜一定之理也而地之爲道天氣一施則受之以發生萬物其機不可止退即其柔中之剛也靜中之動也隨治萬類各有定形如東西南北不可移易又其德之方也動剛德方所謂直方也  
朱子曰釋牝馬之貞也此申貞之義也○坤後得主而有常宗曰得主利者无我利也○坤之先皆成陰其後之有乾陽以

爲之主不私其利而歸之臣從君夫從妻之義常道也有常即永貞之意爲其從乎乾陽也此中利之義也

含萬物而化光宗曰含而開之昭乾也○含者以有其光輝坤之由靜翕而動闢也光即光大之義大者乾光者坤也此申亨之義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宗曰以天時行坤有乎中也○坤元資生萬物乃順承天者也乾道六位時成實乎時乘坤道德合無疆實乎時行皆因時用中之道順乎乾即順乎時矣乾親天坤承天故坤元不外乎乾元也此坤元之義也  
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貞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首釋牝馬之貞貞以貴之所主在貞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卷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宗曰人道之禍盛于陰也謹始彰教治慶不善致殃吉凶禍福皆由小而成大積漸使然也積善其終漸原其始也禍亂莫大于弑逆皆一陰氣所成私利熾盛不至于篡奪不止孔以明倫明倫必歸于行禮故于兩易發其微旨釋象以慎察陰陽消長之幾緊辭以首別尊卑將至因失禮而知弑亂之將成其爲萬世慮至至也循其故而不知察則必順之而無所不至矣順即馴致其道之明所謂漸也孟子曰正人心



開先聖此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

其所行也宗曰敬德存義觀乾行也直以立中

其義始也六二至中而正是以能直故曰直其

正也地道宜方義與方為方故曰方其義也慎獨

之學乃能立中故其功主敬敬則无不正所以

直于內也制其宜而行之以義所以方外也純

陰无過純柔无剛則其德孤敬義相輔而並立

是以不孤也乾以正中大坤亦以直方大矣凡

人始念无不直方一有同惑則私慾易起疑之

有反覆計利之私利于己必不利于物矣直方

利也所以貴義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一 美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

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宗曰美不

以利也順以為成得所主也○以陰順陽分也

分之所在不宜自見其美見美是已利矣故乾

言美利不言已利而利歸于天下坤言美併不

言利而美歸于天人臣讓善于君合章從王之

義也弗敢成者不敢為主而自成必從于王其

分然也地統于天猶臣統于君妻統于夫天尊

地卑陽唱陰隨之道也代有終者代天理物以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

咎无譽蓋言謹也宗曰天氣未見賢者知之也

地變化之象坤六爻不變而六四又以陰爻居

陰位處上下卦之間重陰而不中與乾體隔絕

有天地閉之象也草木蕃者召南所謂朝庭既

治庶類蕃殖也賢人隱者洪範所謂百穀不成

後民川流也賢人之一隱一見如百物

之春生秋落氣至即應罔不容髮也

君子黃中通理宗曰又達而明中德同也○黃

子之德有其中也通理者中德既成無一毫私

欲之滯塞而脈絡貫通無一毫私欲之混淆而

井然條理蓋坤為陰而居陽位所謂人心道心

惟精惟一理理然而人欲亡矣本爻變則為坎

坎為通通之象也本爻未變坤為文理之象也

日光日章自此而通日直日方於是理六五

易宗集註 卷之一 美

為坤德之全有文明之

象也此釋黃之義也

正位居體宗曰德位中地道正也體居下尚尊

位五土在中坤屬土其數五故曰正位正者有

是德乃有是位也坤體以卑效崇得其位之正

而居于坤之體故以黃裳象之與

乾之九五別異此釋象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宗

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也中為之本則喜怒哀樂無不中節而暢于

四支者美矣盡人物之性而誠者動變發于事



天立而地黃宗曰。無陽而疑于陽。廟始陰也。其類不可以有雜也。○疑。如體記疑。

丁巳疑于夫子之疑陽大陰小陰宜  
從陽陰至此而盛疎與陽約體P疑于陽也

小人而居君子之位天下或有疑焉皆是也疑

人必不肯自居于小人故必與君子爭曰我居

子也。揚在前是有自處以際而自處以陽。故曰：「謙于無陽也。」而小人之用心，僉主詐誦，是其本。

者陽也天陽而地陰天玄而地黃故有玄黃曰

維之色如小人之情難于君子。君子必受其侮。小人亦終于敗。故南其血玄黃之衆也。皆君子

小人之類清豈有是哉聖人垂世道之大防大

南坤北謂之定位。後天陽生于子。左旋而極至

易宗集註  
卷之一  
年

乾亥之位。乃坤極盛之地。是以日戰乎龍地。陽

盛于東北故天之色玄陰盛于西南故地之色黃玄黃者上下無別所謂雜也曰玄曰黃曰未

離其類皆云陰之似陽臣之似君小

人之作事。天地之氣。物之變也。

---

---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0

易宗卷之一終

陽明先生

世常需訟師比小畜履

民地初判人物漸繁屯出漢陽府志

賢治不肖文德是崇以貴治賤大禮率舉而

地漸秦矣

水陽剛之中也屯蒙反對上下皆坎震始艮

終三男繼化也需訟坎合乾解此坎合坤天地正位皆坎之爲功陽剛得中應于上下也

小畜彖展首功子乾而互象爲離文明以正天下治矣天地交泰不其宜乎自屯以下卦

皆轉體一正一反正則必反在天者也反者

地三才三極之理也卦者卦也垂拱勸以示

易余集註  
卷之二

人圖有一正一反之象也當其正也而辭稱  
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初反在上

正反之同乎

乾坤之後首以屯蒙象天地之初開闢而世  
界尚其荒也屯合雲雷天之氣地蒙合山水

地之質也太極動而陽生故天先而地後卦

長男中男少男以次而生三案之序大順之

坎得中德其六畫原包震艮飲之則屯象藏

于坎之中發之則坎析爲屯蒙之象是屯蒙皆坎象也乾坤首開坎而不開離者乾開坤

開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羣陰

其離陰用其柔以濟乎剛調陰陽之氣治萬

剛有柔乃有文質禮教不有不可爲聖也坎

經 32—667

合震之下體不及其上合艮之上體不及其下者震之陽生在下艮之陽在上也先屯後蒙者屯之陽生在下體之中而達乎上體之中也象之陽生在下體之中而達乎上體之上也自震下至坎中自坎中至艮上乾陽三畫坎為中體此屯象之所以首出用事也生民得君以治故屯象建侯得師以教故蒙象育德屯陽主初爻陽主二屯初宜君貴下賤也蒙二宜師亨時中也皆人極之所由立也震長子建民之道大子得民坎中子克家之能行于正法艮小子童蒙之順利于禦寇乾坤三子各盡其事矣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皆萬物故受之以屯萬物始生鬱焉萌焉天造草昧是其象也

三三 震下 坎上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二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宗曰陽德之天下厚公不為利往也○屯難也文從中貴出一上如草木之始生地上屯然而難也震體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坎體一陽陷于二陰之中內方震動而外阻坎而難難動如勾萌之未發故名為屯下震上坎互交艮坤德從乾而配坤也震為乾坤之始交是以稱元亨也坎雖陰險而有中德是大人而有發亂反正之才道故為大德能致其亨然宜于守正先自正而後可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不得輕于所往勿用者戒之也以其動在險中不可不戒也侯諸侯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蒙上震屯下震以震為長子震為百里是建侯之象也侯指初爻震之者九五也凡卦有主爻以陰陽之少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坎五雖居尊位而失勢震初以一君為二民之主雖在下位動而得時故五為建初為侯相與共扶衰亂也乾四德屯亦有

之屯為人道之始人與天合德也王伯厚云封建與天地並一旅復夏其和尊周封建之效也匪夫亡秦五胡散復其和尊周封建之效也利貞者七惟乾不言利其利有餘辭陽中有陰故也然必以不言已利而利天下之道推之乃為美之利也建侯以大得民明乎其為天下利也勿用攸往無往利之心也靜以正之所利也貴侯也困語公子重耳室向有晉國得貞屯悔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震為雷為車坎為勞為水為眾車有震武也眾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故曰屯屯也主震長也故曰元貞車上水下必值小事不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也此三爻變則占貞悔兩柔辭也六爻皆變為大風鼎正位眾命有建侯象震上坎下為解無所往有勿用象五坤為土為眾建侯象重互艮為止勿用攸往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三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宗曰陰陽之類不易之也○乾坤分位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乾以陽剛坤以陰柔不同其德索以貫之乃成始交其道不易如草木之生于地土得陽氣而發生而陰土覆其上難在剛也土德向陽為剛而草木之萌芽必脫難又在柔也是以曰難生也此釋屯之辭也動乎險中大亨貞宗曰動而涉險利不可居也也險坎之地也陽動在內陰險在外唯五有中德凡有為于大難之時而出乎其險是以大亨通也大有陽也凡陽皆稱人按象辭元亨者十有一卦陽為主爻者七皆稱大陰為主爻者四皆不稱大而易元亦以屯之四德非如乾之四德至也象言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者處險不可以求利也險中不可以有利也勿用有攸往職此之

故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宗曰  
可久將利物也立賢自輔以濟時也○雷震象  
也雨坎象也雷伏在下坎氣為雲積陽之氣鬱  
結而未舒滿盈于天地之間必待雷上雨下如  
解卦之雷雨作然後可解也天造猶言時造也  
草者如草之雜亂不齊也昧者如天之未明而  
暗也震為蕃草之象也坎為月天未明昧之象  
也屯義象少未出上故為草昧之象也當此之  
時宜建侯輔國可以濟屯又宜憂勤兢畏不違  
寧處也皆指初五二爻言也屯其膏之象何有  
元亨大貞凶之占何有利貞惟賴初九在下有  
濟世之賢人五借之以自輔而以就兢業業之  
心處之也坎為加憂不寧象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宗曰動出乎屯必有  
事也要約治之入紀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四

修也○雲未成雨雷尚在在下陰陽鬱結之候也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機緯也綸綱也草昧之昧  
民物雜亂君子以治絲之法治之經而綸之大  
綱既正萬日畢張也以經者總其緒而分之象  
雷之自歛而分以綸者理其緒而合之象雲之  
自散而合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  
經禮制之所  
繇以作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宗曰正自固以固民

也○盤桓大石也漢文記云磐石之宗天下服其  
磐桓○磐表也漢書注云亭郵四角建大木其  
方板名曰恒表縣所治恒弓所謂恒桓也震陽  
木恒象也其互為坤初居地下象磐石桓木之  
根着于地也張橫渠云磐桓猶言柱石是也震  
為大塗柱石在大塗之上也馬融以盤旋釋盤  
桓父變義也利居貞即柔辭大居正之義也春  
秋傳云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能會

朝又焉得居但欲其行出于正志在得民是其  
義之利也苟徒恃其貴利其私乘利擇便違道  
從欲則利人心去矣矣安所利乎重言利者以義為  
利不以利為利也此言貞利者皆主不變初為震  
主陽剛濟屯不可變也利建侯者利建初以為  
侯初之才足以輔九五之中德也爻變坤坤為  
土為衆有土有衆利建侯之象也爻變比比輔  
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者也春秋傳舉萬室  
仕于晉通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居必蕃昌震為上車震馬是居之兄長  
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  
殺公侯之卦也按震為車為足為兄為殺坤為  
土為馬為母為衆為安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宗曰

志正從中也善下者大也○初陽之才未至于  
中位宜志于中德也否則才雖大而行不正不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五

可以有濟故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濟世安民  
為志行一不美後一不幸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貴謂陽也賤謂陰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是以貴  
下賤也江海善下百川歸之是以得民也二陰  
為民一陽為大也惟  
其能下所以能大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

字十年乃字宗曰動于難守中也屯其配待時

處屯之世臨震之初九五因乾德之主陰柔之中  
也而處于險中將欲從之屯難而遠避焉斯康  
成曰馬牝牡為乘震馬坎亦馬故二四六皆稱  
馬下馬為班分列之貌牝牡異處不敢連連班  
如而列也坎為盜有寇象言五為二之正應匪  
寇也乃婚媾也車馬日婚字許嫁也不字者未  
中在下不輕以身許人也十年乃字者按曆數  
陰爻六年陽爻九年六二二六三十有二年至

于六四。求婚媾是乃字之時也。十年舉成數而  
言也。互坤坤為十也。初九居陽位得民心。二以  
陰柔居申字經之才。當屯道之時。不肯苟以其  
身許人。可謂貞矣。終成其志。而自三而四。乃作  
之合。獲歸于五。剛柔正應。純臣之道也。又變兌  
少女。有女子之象。卦變節。苦節。有不字之象。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宗曰。  
于剛艱以險也。反其常。循于禮也。○乘剛者。以  
二陰居初陽之上也。外體坎險。而內體先以柔  
歸于常道。常道者。陰陽正配。又以其時。婚媾之  
禮。人道之常也。以柔乘剛。幾失常矣。而終歸正  
配。是由反而得正。因變而得常。即乾乾反復之  
道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六

客。剛位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而二與四。又皆以  
陰柔相比。隔遠于初五之陽剛。陰柔既不能濟  
屯。居剛乃不免躁動。外接于陰。內極于屯。兩無  
應援。故為即鹿無虞。入于林中之象也。即。就也。  
鹿。謂五也。五為尊位。而在陰中。史云。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走險之象也。六三欲往求五。故為即  
鹿之象。虞。掌山澤之官。虞有四。人指四言也。互  
艮山之象。有虞人之象。四應初而比五。與三不  
相得。不為之導。故三欲即五之鹿。而無虞人  
也。平地竹木為林。震為奮。其竹互坤。三為坤之  
中畫。故曰林中。也。凡獵者必資嚮導。否則惟入  
林中而已。幾者動之微。君子知幾。不如舍之。往  
而不止。是柔利而貿趨。有失道之悔矣。蓋死其  
德。死其利。而貿趨。有失道之悔矣。蓋死其  
者也。三居震上。而互艮體于其震之動。而庶幾  
為艮之止。非知幾而却時者。其能之乎。故戒之  
以不如舍。而告之以吝也。又變節。為明。有見幾

象。卦變既濟。思患終日。  
戒。皆有不如舍之象也。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宗曰。利不可從。從失利也。○從禽者。田獵之人  
望命而趨。不知其也。貪心所使也。不辨之于蚤  
而舍之。往則吝。  
窮。大失居者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宗曰。旁求  
也。也。運賢以禮。始經綸也。○六四應初而比五。  
乃不遠往。而必求初二之賢。以並進。亦有乘馬  
班如之象。四馬並駕。兩驂一色。班如而進。不獨  
行也。四陰應初陽。比有事主。誼為朋友。情猶大  
婦。婚媾也。五陽應二陰。相需甚殷。分則君臣。道  
為匹配。亦婚媾也。初以陽剛有將佐之才。而建  
侯于外。二以柔中有相臣之德。而不字而貞。六  
四近侍之臣。有薦賢之任。乃為君求其偶。亦自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七

求其偶。以並進于君。如傳說之旁求。使又列于  
庶位。以對揚天子之休也。求。有三徵。九聘之禮  
也。往。往于五也。是可出君于險。而有濟屯之功  
大經綸之事矣。故曰吉无不利。无不利者。謂其  
利不一人。非一己之私利。而下而賢者。上而人  
君。社稷蒼生。无不利也。重互艮。止。班如象。變兔  
有孚。婚媾象。卦變隨。

象曰。求而往。明也。宗曰。知人則哲。明事君也。○  
以出險而濟屯。是知  
以人事君之道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宗曰。中德在險。貴  
卦體脂二陰。故險而屯。六爻惟二五稱屯者。二  
柔而上于剛。五剛而陷于柔。皆陰勝于陽之象。  
是以五居尊位。而有君德。宜有膏澤以下于民。  
而為陰所陷也。而不布。如水氣成雲。含蓄膏雨。

而不能下也。當此之時。當有通權達變之才。大  
求賢人以自輔。方可出險而有功。過于守正。則  
無所措。施為屯。其音而已矣。五二正應。陰為小  
指六二也。陽為大。指九五也。小貞即六二之女  
子貞也。方屯之時。不可輕進。賢人在下。懷才抱  
德。不苟以身許人。寧正而固。毋圓而通。分道宜  
然。小貞吉也。若九五身居尊位。而二陰之中。則  
當神明變化。以非常之略。處之。審時通變。以濟  
其屯。否則有被脅及溺而已。大貞之所以凶也。  
象辭云。利建侯。正應其征于貞。而致凶也。其說  
可以相發明也。又變為坤。先迷後得。卦變復。反  
復其道。皆有小吉。大凶之象。坎在上。木氣為雲。  
屯膏之象。當上水下。振體則解。是以不可大貞  
也。互艮為止。屯象列黃蕙心。貞內象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宗曰。屯而施。不易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人  
于陰中。為所掩覆。故曰未光。何以光之。陽德  
大章。唯聰明睿知之聖人。非非常而不懼者乎。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宗曰。發于極陰。憂無  
終。在險之極。處非其地。其時危。其地亢。遂无所  
之。退又不可。故亦有乘馬班如之象。六與三四  
皆以陰而比陽。而二四各有正應。獨上六以三  
為配。皆屬陰柔。而又處于其極。憂懼之至。至于  
泣血也。泣。無聲而出。涕盡而繼之以血也。漣  
如。泣血之貌。坎為水。為加憂。為血升。爻變其  
窮也。卦變益。或擊之。自外來也。皆有班如泣  
如之象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陰不  
當思變計。徒泣無庸也。物處陰極。必至腐爛。憂  
心之至。必殞身矣。變益上九。立心勿恒。何可長  
之象也。賁于陽謂于思日。吾念周室。泣涕不可  
禁也。子思曰。然夫能以智知可知。不能以知不  
可知。危道也。以一人之才。憂世之不能。而泣涕  
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言王水

相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  
對。此意得也。  
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于其蒙也。有以明之。書曰。若生子。罔  
不在厥初。生正之  
以敬臨。以哲命矣。

三三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則不告。利貞。宗曰。貞其敬得中也。下以順受。不  
違禮也。○蒙。草名也。玉女唐蒙女  
蘿菟絲一物。四名古文與蒙通用。蒙覆也。昏昧  
無所見貌。如草之迷蔽也。為卦以坎遇艮。下則  
為險。上則為山。行无所之。故名。為蒙。蒙有亨道  
六五以柔德位中。陽止于上。陰從于下。與剛中  
之二應。艮為少男。其象為童稚之純白未滿。皆  
議未鑒者。正須師教以開導之也。不言元者。元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九  
體在蒙中也。我謂師。指二也。以其為內卦之主  
也。童蒙指五也。九二以一陽陷于三陰之內。剛  
中有實。不為外物所奪。故可取以為師。二與五  
應。故有求蒙。禮問來學。不問往教。師嚴道尊也。  
二以陽剛居下。五以柔順居上。上求于下。資其  
教誨。如太甲成王之于伊尹。周公也。若曰。自在  
求上。是于祿食位之人。可以為人師乎。初筮。初  
畫之陰爻也。初以陰柔居下。爻處于卑。而九二  
以陽剛之德履其上。其勢得行其教法。親爻象  
用人正法。可見也。故可以教告之。書曰。吾謂告  
是也。再。謂再畫之陰爻。指六三也。三謂第三畫  
之陰爻。指六四也。賁者。謂以其陰柔小人。處于  
陽剛之上。資慢無禮。非受教之地。親爻象勿用  
取女。困蒙而吝。可見也。是不可教告者也。利貞  
者。利從其正應。指六五之童蒙。能強順以從教  
者也。九二以陽剛在中。有為師之道。六五以柔  
位柔中。有受教之心。初六以陰柔處卑。不失可  
教之資。三四偏邪。不正。上比柔弱之幼主。下凌

下中之賢人是不可與言者也上九以剛德在  
外有聖德之才可制伏也之柔邪亦能輔主而  
為賢人君子之功也利貞以義為利指二五正  
應言也

蒙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失蒙也○此釋蒙  
之義也下卦二陰陷陽處于險中為險象上卦  
山居其上為山下有險之象艮為止故有險而  
止之象此足以釋蒙矣又曰蒙者知其險知其  
止不失其為蒙也上之六五下之九二蒙德之  
所繫也匪求不告養正利貞處險而正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  
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  
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宗曰蒙者昧也中者聖也  
以剛應柔貴行禮也○蒙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亨連讀上文釋蒙此釋亨猶言蒙之所以亨也  
蒙之為道亨通而能行時其中之故也中庸時  
中之義本此也以時用中以中律時中庸曰用  
中于民上律天時因其時以用其中如六爻之  
義各有其時雖不中者亦以中道處之也二為  
剛中五為柔中剛在下居柔位而有中德柔在  
上居剛位而有中德以上禮下以柔從剛故二  
非求五而五乃求二得時中之應也志者猶言  
志在乎此也初畫之陰處陽剛之下而師道得  
行故告之也再陰為三三陰為四皆以陰柔不  
中而處陽剛之上不能下于賢人而無受教之  
地是為資慢之蒙故不告也蓋蒙之為道原以  
養正為作聖之功六五為正中之位有蒙之德  
以柔下剛禮下而泰所可訓誨以養成之者也  
初六亦能下賢而所處非正尚可用告又曰用  
剛明不可用養也三四不中不正而又抗于陽  
剛之上併不可以用告者也上九勢位已成止  
可用之象寇亦非可以用養者也唯居我貞以

養童蒙之正是為利  
耳釋利貞之義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宗曰行以  
出乎險得止也○柔傳曰山下有險象傳曰山  
下有泉一以象言一以德言也蒙之象險而止  
而蒙之德猶人之童稚良知良能未有外物汚  
濁則為出泉之源君子知其流行之勢不可遏  
抑故以果行其行君子知其本原之地有貴賤  
養故以育成其德能果而能育也行謂身之所  
行德謂心之所得也果行象出泉九二剛也育  
德象山下六五柔也剛柔合而德行成則險者  
不險止者得止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宗曰柔  
以特發也以在吝內外窮也○初以陰居坎  
下上比于九二之陽得其開發如撤去其覆目  
也利用刑人用脫桎梏正發之之道也記曰桎  
于未發之謂桎刑即朴作教刑之刑謂夏楚二  
物也周官鄉刑上德糾孝闕土聚教罷民以明  
刑耻之刑人不虧體罰人不虧財所以教愚蒙  
之夫使之知畏知耻而改過遷善也桎以禁足  
桎以禁手愚蒙之人自囚自束陷于桎梏若不  
痛加懲除則終于桎梏矣小人懷惠君子懷刑  
惠即刑之招也幸其居于剛中之下有受教之  
地有主教之人唯用刑以教之使不陷于利用  
以脫其桎梏即刑期無刑之意也若任其蒙之  
所在則與四為應與用象俱各矣凡之于外稱  
在父變兌於全陰主刑有刑人象卦變損以懲  
忿室然有發蒙象以爲桎梏變兌為毀折有脫  
桎梏象又變兌朋友講習卦變損而損之皆有  
利用刑說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宗曰法所可及以其  
利也○以正法尚中極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士

○法即刑之法以正者謂九二為刑之人  
在上者謂中之德所用皆正法也初之陰柔  
處于下而上之人以不正之法加之何以使之  
克正而歸于法乎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初  
之上此于陽剛亦初之所處者幸也唯與四應  
是以有不正之志而不可不有法以正之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宗曰有容乃大得  
治也○包如包聚之象陽畫連亘于上九也三  
四五之陰爻在內是能以寬弘為德而包容群  
剛柔之德言為夫婦也蓋三四處于不正皆非  
受教之人唯六五為正應柔德得中克順而受  
教心同氣應如新納之婦克相諧和也克家  
也坎為中男子象也互震為主震長子也五陰  
居外與內二陽應長為門庭婦在母家納于夫  
家之象也變坤為妻婦象也卦變為斜厚下安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宗曰剛接于柔養以正  
之柔相為交接夫婦克諧是以克家蓋以其中  
德居正剛柔相濟也分而觀之六五為陰位而太  
陽居之五為陽位而陰居之是其德又自能  
以陽濟柔以柔濟剛故曰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宗曰見  
小人之道也○六三與上九為正配剛柔並濟  
有金象但以爲利在是而從之不能自安于柔  
而師九二之剛中利而從之而從之先自失  
其正身之道也又有利乎卦主象以二為師主  
講柔他父皆為象而六三以陰柔在上是不以  
柔自處而但以女自處即不有躬之義也知用  
是不屑教誨也父變巽為長女卦變巽為長女  
震而動重互為坤為妻亦女見夫之象也此

利有且之小人行同隅歸喪身凶家禍國者也  
故以勿用切戒之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宗曰不正而行家于  
昏不明舍其正而即于不正于理逆矣行不順  
者之所謂從違由也  
六四困蒙吝○宗曰柔處于陰夫中窮也○六四  
從上九隔于五爻之陰欲下從九二又隔于內  
三爻之陰連于陽而阻于陰困蒙甚矣蒙昧之  
資處困窮之地但有其吝耳初六之蒙尚未歷  
夷險正于陽剛前可發蒙而任其所在乃吝  
則蒙昧已極難發已盡困于无所往而吝矣  
變為離四死如奔如卦變未濟滿其尾皆困蒙  
象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宗曰說則通不說則  
者難貴以濟之困蒙困于陰中而上下咸遠于  
陽是以虛而遠于實不誠之極六爻之中唯此  
為獨  
六五童蒙吉○宗曰自居于柔能得師也○以柔  
正之賢自牧于謙自安于幼不挾貴不挾長不  
挾賢故有童蒙之稱也如陽之于尹桓之于仲  
學焉而後臣之者也長為少男有童象互坤正  
位中通吉象中爻變巽為順卦變濟王居无咎  
皆心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宗曰柔德順成從下  
與以志應言非貌順而心否也下從二剛而發  
為巽乃居尊而遷卑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宗曰利者寇也擊  
蒙禦寇無寇利也



○上九陽遇乎中位處于亢外有蒙昧之象中  
有擊斷之能而正應為見夫之女倘以私利相  
從不惟六三從而為非即初四亦相援為盜矣  
中五之君方在群陰豈非盜竊權勢者乎惟不  
為群陰所援而擊斷以遠之與六二之賢同德  
相助以艮止之德遇陰柔之黨乃所以為利也  
言不利與利者貴制其宜以義為利也長上下  
敵應擊象又變坤龍戰亦擊象卦變師小人勿  
用能以眾正不利為寇利眾寇象也蘇氏曰現  
世之人淺浮而競為智散朴而競為辯自謂蒙  
昧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發甚于金夫見解之  
障其于枉結名利之竊引寇而攻其外道德之  
竊引寇而割其中猶山下之泉潰決奔亂而莫  
之止也夫水之源澄之易為力水之流塞之難  
為功故初言發蒙不通開鎖啓閉之力上言擊  
蒙則有移山壓卵之勢矣學者求其夜氣防其  
結訟可不明于險止  
之義擊蒙之道哉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古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宗曰上下為功順所  
以禦險自土禦下之象以止道行之而不係于  
私則六五之君資擇術于外九二之賢賴其扶  
于內六三六四之群小憚威伏處而不敢妄為  
豈非人順之象上下皆无恙乎  
屯蒙之後繼以需訟合生之屬喜則食飲怒  
則辨爭需訟者乾坎之類事而實人物之恒  
情也屯義互坎而上下體震艮是乾之三爻  
備矣故往來于坎而歸合于乾需貞乾天德  
之乎訟貞坎天德之需需自初至五需于濡  
食而需之義備訟自至上至二不克訟而訟之  
義備遇險者備教之以樂則憂怖不生遇敵  
者強微之以患則害患自息是聖人所以治  
人物之情也  
序卦傳曰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以不養  
也故受之以需養物之需必以飲食潤澤

變象在雲升和味得中婦人之職需者坤之  
游魂也

三三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宗曰剛合得中誠  
剛中應也○需須也遇雨而不進止以須也卦  
象以乾遇坎四上兩陰為坎體之險九五濟險  
之主下三陽濟險之輔三陽上進而遇險阻必  
待九五之來援而後能濟九五正位而居尊必  
待三陽之進輔而後可通故曰需有孚主九五  
言以陽剛居于正位坎體中實能推誠及下而  
下之有實德者應之是以光明亨通貞正而得  
其吉也○光亨貞皆極稱有孚之象吉總稱卦象  
之吉也○利涉大川主下卦三陽爻言誠信之主  
在上而亦應之以誠上下交孚洛誥曰作周孚  
光有信而往得其所需是以利涉大川也○光如  
日月之光利如舟楫之利光者物之神在形器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主

之表利者義之宜有觀察之能水體至明坎為  
月中之互離皆光也坎為通亨也陽剛在中正之  
位貞也下卦乾體金為利涉坎水為川上下皆  
陽而大故曰大川也九五剛居正中以誠待物  
何所不濟下三陽亦以剛中之德相合乘此其  
扶大難則為出險之時故利涉大川也互兌為  
澤有川象重互為離有舟象六爻皆變為大地  
有光乎象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阻其義不困  
窮矣 宗曰健而知險乾行也○此釋卦義須待  
窮矣也乾為貞卦主也○有剛健之德而知坎險  
在前待其有孚而後往焉則不至于困窮是需  
之義也乾體三陽初為龍潛二為利見三為乾  
惕至于臨外而躍則必有疑皆有知險知阻之  
義者也○坎體在上二陽居二陰之中需以待  
之乃不陷耳又變巽為進退為不果有需象卦  
變井汜至而內有險陷之象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不利涉大

川往有功也宗曰中德正位需于上也配乎乾

九五五天位也而以陽剛之中德處其上正之

至矣正則無邪中則無偏在上原有出處之能

而以誠信感孚于下故下之三陽同德相功往

而有為坎可平險可出矣故利涉大川也非无

之中無以成三陽之功三陽乾德能以美利利

天下者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晏樂宗曰通險

也飲食其時節禮樂也○雲者水氣之升上于

天則陰陽相交蒸動為雨可立而待需之象也

君子雖遇于險惟行法以俟命周旋中禮安其

常道故以飲食晏樂為之形容古者飲食皆在

禮之節晏而樂則其中泰然以和者飲食之情矣

坎為酒飲樂互兌食象乾陽舒寬以居之晏象

易宗集註卷之二

樂天不憂樂象六爻俱變晉康侯受茲介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宗曰能為需知險也

郊距國中百里卦中四畫象國中初上在卦外

象郊故同人上九亦稱于郊乾三爻皆為五所

需然初去五遠必先孚于二而後及于初故為

需下之象乾有常道天行不息而初又為潛

象井改邑不改井往來井井需于郊之象

也○九二剛中位地之上而與坎之中剛相應

猶沙地瀕水而遠于坎宮水已漸漬于其中故

日需于沙小陰小也指四上二爻有言如鄭息

有違言以口語相傷也終吉終有其吉不受其

害也二剛與五應遠而不後時近不遇患需以濟

天下之險然與五應遠而不後時近不遇患需以濟

之如本欲植朝廷而為招權本欲救蒼生而

以為固位幸而剛健在中沉毅有守終能靖物

議而收後效也互兌為淹沙象為口舌有言象

又變離離于人為言亦有言象卦變既濟思患

豫防勿逐七日得終吉之象周公若東處三豎

之流言狄仁傑事周處末俊臣之誣毀正其時

象曰需於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宗

需德在中不涉險也小人之言不可聞也○行

從水從行水朝宗也行在中者以中德相需坎

水已流行于天中天水合德于剛中也水雖漸

漬阻如如小人之口足以害正而沙能受之約

其流而中行自无消天之患小人終難為禍故

以吉終此非九二之剛中不能也沙為水中之

剛者變離麗乎正

亦行在中之象也

九三需於泥致寇至宗曰陽阻于陰不可近也

近于四坎險阻之不能從五如小人在君側以

圖君子有泥而不通之象且剛而不中進而通

宗曰：夫自外至，而守中也。敬已无尤，乾惕若也。坎險在外，而我通之，自我致寇也。若能退處于中，敬以居心，慎以處遇，需來陽乘，升以出險，則不罹于災，而致敗矣。三為健體，敬而慎，則乾三日乾夕惕之象，互離離初履錯然後敬之，即災在外，敬慎不敗之象也。

六四：需於血，出自穴。宗曰：處危而安，時自克也。之地險而受傷，故為血象，而能知時之當需，所三陽之進于五，而出而避于陽剛，不為坎所故為需于血，出自穴之象。是知需之時，能自克以出險者也。坎為血卦，故謂血。四上二陰皆居陽者，故稱穴。互兌為血，為失，有血出象，又變兌四介疾，卦變夫，臂無膚，皆需于血象，其行大且

象曰：需於血，順以聽也。宗曰：順上從陽，居柔也。○順者順五之命，聽者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太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宗曰：上與下交，中德有嘉也。○九五一爻為需卦之主，三陽恃其有孚，亦相從而需之，以其有剛中之德也。三陽方來為客，五為主，人具酒食以需之，禮也。需者飲食之會，在禮連客之辭曰主人，不懼安意以俟同德之援，自此陽乘而進，陰引而退，光亨利涉之象見矣。故曰貞吉，以其居中正而獲其吉也。嘉會足以合禮，乾德也。需下酒食，亦致物亨嘉之象。坎之中畫自乾之中畫來，以剛中合剛中也。互離火有禮象，又變坤為釜，為漿，酒食象，卦變泰，上下志同，貞吉象。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宗曰：中以為主，無就，不濟于險，以中德居正位，能為三陽之主，而酒食以需之，主賓相得以保君子之貞，而成天下

之吉也。苟无中正之德，而有晏樂之心，是安其危而利其萌，何吉之有乎。

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宗

陽德並進，非其類也。知崇禮卑，乃大過也。○上卦之終，陰柔極險，而三陽並進，與君合德，陰居手外，非其類矣。不似四之猶在群陽之中，賴以出險，惟有退而入穴，以自藏其身耳。坎之二陰皆曰穴者，猶坎卦初三兩爻皆曰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詩云：朝濟于西，崇朝其雨。則還入地，故為入穴之象也。三人，下三陽也。我為主，應為客，上與四正應而陽不與陰為類，故三陽致請也。或不速之客，速猶召也。禮或作宿，一宿之前下二陽同類並進，以應九五，而不為上六所致，故為上六所不速之客。明其來也，非上六所願，又明其徐徐而來，有需之義也。敬之，是以柔順剛以禮自處，故无過也。坎為隱伏，入穴象，變巽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九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宗曰：陰上于陽，失位也。安其柔，不失德也。○陰居陽位，陰居陰位，稱當位。陰居陽位，陽居陰位，稱不當位。唯需之上六，困之上六，皆曰不當位，需以象言，困以理言也。坎乾兩卦皆陽為主，而上六以陰居其上，在坎為險，水上于天，陰為卑，而致敬于乾體之三陽，而不致傲然凌于君子之上，故為終吉。未大失之象也。凡大指陽者上六以不敬失德，而使三陽皆失其大德，以成上六之大失矣。

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乾健以意承酒生禍，需而不得其飲，則爭訟所

三三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宗曰剛險而不可平也得中則正上下平也○訟從言從公戶辯爭訟之象乾上坎下皆陽剛之德而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凡陰之所在即利之所在即爭初二之陰原與四上為應而四二以其近于已而爭之五雖有中正之德而四上食正應之利又附于陽剛而求爭是以成訟象也然九二以陽實居中九五亦以陽實在上以誠相信為有孚但以陽遇陽兩實相值則窒天下之物虛則通實則窒也凡九二之陽為柔所陷而險九五之陽又為四上二陽相扶以阻其險是以窒也然乾有惕若之義坎為加憂之卦故能惕以處之悚懼而不寧即有能內自訟而不從事于訟之意而又得剛之中便有以柔相濟中止而不終其訟之義是以吉也若終十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干

訟則凶矣利見大人指九五也○以中正居尊位為大人上下五爻皆利見之若知其為大人而以見大人為利則不以其所見之利為利而訟息矣○指坎險也○大指陽三陽在上險光所之也○涉險求利也○凡利之所在必險故曰不利涉大川也○坎為水互離中虛重互巽為風有舟楫之象六爻皆變為地大明夷于飛垂翼有不

利涉之象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宗曰剛不可上險不可下也○以坎

遇乾乾剛在上而健坎剛在下而險剛在上而遇中有凌險之意險在下而陷中有附剛之心是以致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人于淵

也○宗曰剛而乘險中可恃也訟險不可以有利也○剛來者坎本坤體而乾之一畫來居其中則為坎故曰剛來而得中○三男陽卦皆稱剛來陽來于陰惟坎稱中得陽剛之中也○惟有中德故訟以中達而不止不至于成也○凡訟之興由干爭利得中則正不見利矣故可以止爭也○凡五以中而正處于尊位所以能辨是非辨正而不化其爭也故訟者以見九五之大人為利而不以所見之利為利是不尚利而尚中正則可以無訟也○若逞訟不已如求商賈之利者涉大川而忘其風波之險必入于淵而莫之救何利之有虞內爭田利見文王鳳牙雀角利見召伯所謂利見大人尚中正也○需卦坎險在前有進而出象訟卦坎險在後有退而入象也○蘇子瞻曰易之所謂剛柔皆本于乾坤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陰而生三男皆稱剛來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陽而生三女皆稱柔來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凡言往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主

來上下者皆是也○虞翻曰才解訟之剛來謂自通卦來程子非之○朱子則謂伏養畫卦一時俱時遂為定卦之理是已○而又膠守二太二少之說于孔子三索之說不合○不知文王孔子之作易縱橫變化無所不通○全易了然其義自顯而王輔嗣未漢上之卦變與十二辟卦之穿鑿附會皆不知易之旨者○不知但死經文陰陽剛柔在來上下之義知象于贍之言為可信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宗曰行

違也○其始母見利也○天一生水同原一氣一麗于形天上浮水下注是相違背而行也○人我原是一體一有形彼彼此遂起爭競之心○訟端起矣其始也常在微茫之間若女子爭桑與楚連兵羊斟爭羊朱師敗績是也○謀始者不干訟之時而于未訟之始凡有作事不為形

區別之見而反于無人無我之初則不見私利訟終自真如天水氣之相涵不相違悖矣始則終言慎始則不至凶終也唯天生民有欲見利則爭事若鴻羽繁積丘山二天之剛即從乾之二來開邪存誠乾乾惕若即謀始之道也至于九五流濕就澤聲應氣求聖作物睹成大同之化矣尚何違悖訟爭之有乎此訟五之所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宗曰柔遠于下無

應在四而因其自處險地乃欲從事九二之陽剛以與中卦之陽剛爭險是有訟之事然知非分不可久也小指陰雖已小有訟辭而能終成其吉悔而反也下之不可訟上者常也元四六其正應不日訟而曰小有言无可抗之理也又變兌和兌卦變履素履皆終吉之象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三

也宗曰非其事而悔之知其正也○陰之在下辯謂知九二之險不可恃九五之尊不可抗而九四之正應不可違辯之甚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宗曰

于正利去而害息也○九陽剛為險之主見二陰之利在我而與乾剛競利故訟然九五之陽剛在上勢不可敵乃反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有眚通之象爭之所起利也利為財貨以剛克柔為財財之所在必險歸而逋則剛變為柔不主其利矣還返于坤坤為地為均為衆為邑水去其險而履于平不復見我之有利而其邑之人僅三百不足當九五之爭奪矣三百戶者一陽之陰化為三陰坤土數五陰又數六也五其六為三十地之數十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故有三百之象无眚者言不致爭奪而災患息也卦變否小人吉不亂群三百户无眚之象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宗曰反其居上下正也利不可居患之召也○乾剛在上陰險在下訟自不克也竄者失其所居也居利則召奪掇取也言患之所至以掇利故也歸而逋邑人三百户則是安處于下而无有利以起人之慕矣故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宗曰險

臣道得也○三本與上應因在險地遂比九二而與上體之剛健爭然自處本柔而乃其正德自食其舊德而中心從之食舊德食邑之食蘇子瞻曰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貞者知其正而固守之也厲者下乘二上負四處險而訟之危道也其終必吉雖處于險終順于正也坤之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三以柔德不失正應亦有含章可貞之象而九二既

柔德不失正應亦有含章可貞之象而九二既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三

知其不克訟而剛化為柔歸于坤體則六三或

以坎而從坤之道乃亦從王事而不居其成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宗曰下順從上舊德正

正應是上舊有德于我也從之是舍險而從順

豈不吉乎上指上卦言上九亦在其內從上與

象王一義以下事上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宗曰復于无妄

卦乾體五為之主凡有命令皆從之出遇下體之險而為訟原非得已而九四居五之下本與初應有何可訟初既辨明二又歸逋三亦從玉璽以剛健欲訟而不克訟矣復者復于正道即

者就于中五。即命惟五所命。自无妄也。渝即泰。秋鄭人來渝于平之渝。渝變其爭心。以安處于。正理故曰安貞吉也。不克訟。與九二之不克訟。同。四本訟二。二以險而訟。變而為坤順。則不克訟。四以健而訟。變而為巽順。亦不克訟也。復與歸同。即命與食舊從王同。渝與不永同。蓋以其與九五之中正愈近。而訟愈平也。互離重互至。卦變鴻。鴻大號。鴻其群。皆有即命渝貞之象。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宗曰。不失者。常無四之正。應得之不可為得。從乎剛險而訟。反失之矣。不訟。故不失也。

九五訟元吉。宗曰。得中者大訟無私也。○九五心為乾卦之主。聖作物睹。豈樂為訟者。從以下涉于險。不能任其橫肆耳。然无所營私。不食正應其所訟。皆理之正。无可撓屈。常伸于天下。其大無比。故曰无吉元即善之長。主于體仁。无私。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五

无妄者也。如湯之仇葛以童子告。榮于皇天。以此為公。訟何傷乎。重互為巽。又變為離。黃離正中。卦變未濟。君子之光。皆元吉象。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宗曰。中以正之。神武而事。而乃成。元吉之象。蓋天下之事。未有已之不正。而能正人者。理有曲直。求其正。是以訟也。而中德在我。又居中位。其理直。其氣壯。其詞嚴。其義正。以此正人。何所不正乎。不怒而威。不戰而屈。惟聖人足以當之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宗曰。訟不可成。陽處于上。為訟之終。訟卦之所由成也。其意本應三陰為利。端應為私。求之而至者。其權在人。故可與而可奪也。錫鞶帶。華帶也。所以繫釋繫佩。凡命服先加華帶。後加大帶。此榮之象。

所在也。乾為衣。為國。有服帶之象。荀爽云。繫帶宗廟之服。上為宗廟。故云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褫奪也。木說文。以朱註為正。斷廉威。具以道訓。皆非也。榮利所在。不可求。有得之之心。即有失之之理。訟以求利。則終朝有三褫之象。或者或有鈞之。亦或有褫之者。也。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變見為毀。折有履象。卦變田田于金車。于赤紵。于輶。有履象。卦變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宗曰。以利相與。有以東服帶。即服也。訟以求之。錫而受者。有用心焉。故薄之曰不足敬也。下坎三爻。唯二利訟。初與四皆不居訟之名。以其為陰柔也。上乾三爻皆剛而訟。上九不言訟。而言訟之利。以訟成于上。畫而原其心。以為求利。而又告以得失之理。以為終訟者戒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五 萬物俱不能博。強且無毛羽。必假物以為用。假物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制于止者。而聽命焉。此屯象。需訟師比六卦之序也。動而聽命焉。師有親而樂為比。訟爭必正之。以師師眾。必治之以比。此就人事推言之也。以理教言之。陽剛用事。其得正中。需訟合乾始利。萬物更合坤陰。以成水德。陽事乃周人治之始也。坎水坤土。一源而演。利物之用。始大武。以勸亂則師。以之文。以緩治則比。以之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其象在外。而以內之一陽為之主。比則族黨民居之制。其象在內。而以外之一陽臨其土。雖曰從坤。而仍以坎之一陽主其事也。

序卦傳曰。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者眾也。訟之為事。兩造具耳。爭象一。兩必與于眾。眾象之法。當以兵車。不有正之。其何能治。 坤上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三

師貞。丈人吉。无咎。宗曰：險而中，可為衆也。危事為衆陰之主，有師之衆，師從自從，臣自臣，作堆小阜也。市周也。伍兩卒旅具，曰師。鄭玄曰：多為軍。丈人，師之長也。下坎上坤，內險外順，險道而順，行師之義也。貞，正而固，與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其正，是強驅之民，弗從也。說而有中，德焉，乃可以取衆也。丈人，長老之稱，即父所謂長子，指九二言，以互體之震取象。長子，代父家之長也。丈人，論衡云：人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人。王弼謂丈人為嚴莊之稱，莊子謂老人扶杖，故曰丈人。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其丈人也。謂平或謂子夏傳作大人，與困卦彖辭同陽，故稱大人。二為二位，以二陰之中，一陽為大人也。按太玄贊辭曰：丈人推尊，則知古易是丈人，非大人也。古有成功之義，古有成功而不免于咎者，蓋兵者凶器，或以怒逞，或以黷武，或貪天功，或失人望，皆咎之所在也。唯一志于正，以有德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宗曰：中德行險，民忘其勞也。○此釋指六五言。一陽居卦體之中，是剛得其中也。不剛則怯，過剛則暴，剛中是將才之善者，而得六

易宗集註

卷之二

三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宗曰：陰險不中，不可出。六與三同，而陽剛為險之始，有師之象。九二長于在前，為師制號令所從出，方有出以律之象。初德陰柔不正，則有否臧之象。否臧，不善也。行師之道，必以其德，方能正人，不善其師，必至于凶。故還藏于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父欲還藏于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也。或謂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事順成，為賊逆焉。否臧，散為弱，川壅為澤，有作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律弱也。壅而以壅天，且不正，所以凶也。果遇必敗，藏于尸之必有。大咎，杜預注云：父變兌，川壅為澤，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散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從人，坎變為兌，柔弱是法敗也。水遇天寒，不得整流，川澤涸也。澤不行之，物皆藏于運命也。左氏親受業于孔子，必有師授，奈何崇王輔嗣信理而遺象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宗曰出非已出大自二在前為律所自出初為始地耳否滅之凶乃自失其律陰柔陰所故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宗曰位在師中

有禮王心順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剛德居于中位專主闡外之事師中猶春秋傳所謂將中軍者大將之象也周書有之天道尚右日月西殺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耳日殺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衆凶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左中軍順人以利陣人有中曰參无中曰兩兩爭曰弱三和曰強易曰在師中吉此之謂也王指五也三錫者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自三至五歷三位故稱三錫互震為雷有命令象爻變坤卦變純坤順以承天有王錫命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天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宗曰奉天致討正邪國也有衆之德必歸于君也。有剛中之德為六師之主蓋人主寵而任之乃有成功之功也。未有人主不主持于內而大將能成功于外者也。天指六五師王也王之所以三錫命者蓋以萬邦之中服屬之夫壞法亂紀虐民害衆故寵禮將師以五其不正所以懷柔萬邦而安其民也是以容民畜衆之德歸之于君亦善則歸君所以容君禮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宗曰以衆動失所主也。六三無健德窮武以之主師衆之事則達無所應進無可守必至于凶也。王弼注曰宜獲輿尸之凶朱子謂師能獲敗輿尸而歸也程傳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若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上蓋指三也何氏謂曰古稱輿尸與輿衆義春秋傳或于尸之詩云誰其尸之皆主義自三

五坤為衆三蓋乘二而前二者不可以主師能之事故凶也。按象傳曰大无功六五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象傳曰使不當若輿尸而歸則不止于无功不當矣弟子似是衆人之稱非大將之任宜從從從傳也變其喪其資斧凶象卦變升虛邑與尸象。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宗曰旋事无功自失

二也九二為主帥偏袒不用命而自主之則主帥无功矣。六四師左次无咎。宗曰順主以聽无敢前也。中為衆陰所歸有偏袒之象按兵家向左右前而左後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大陣圖天前街地前街在右天後街地後街在左老子云凶事尚右也師再宿曰信三宿曰大非退舍也夫止而不輕進也春秋大滑大召陵是也四能安處其柔而不妄動觀三之與尸遠矣何咎乎三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天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宗曰從險而順得主以聽命于主帥乃師之常不與貪功冒進者同失也。坤道順也得主利而有常此亦利歸于主之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宗曰德順以應師有名也任大以剛不可以武也。五為君位柔德居中非好大喜功之主不得已而用兵征勇健者以其善生民也理孟堅曰禽者鳥獸之總名古人一歲三田以習武事去其侵害田獵者子禽獸在田則利執言以討之矣長子指九二有剛中之德大將之能故可

以督師事而稱長子弟子指六三陰柔推小之  
象故稱弟子連子明其為與衆非一人也若  
使長子帥師則外之事將軍制之雖有君命在  
所不受而乃使推小之輩皆得主之權不歸一  
功無專期則雖有奉辭伐罪之正而亦凶也五  
居坤土之中有田象應坎變亦坎坎為禾食田  
害稼食之類也重互為震為言有執言象為長  
子主震有帥師象坎中男六三未畫有弟子象  
坎於與為多  
青有與尸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宗曰用入之道貴中正也吉凶生焉義失剛也  
二與五應居卦之中中行者以中相與而行  
師也六三陰柔不可為主而使之得主則以五  
柔而失剛制之義故曰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宗曰師有  
功一人慶

易宗集註

卷之二

手

也達命于以永世也○上六處師之終奏功行  
賞之時也于令升云上為宗廟命正開國承家  
之命也二三四爻互震有命令之象命自上達  
于下所命即九二六四兩爻開國封之為諸侯  
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長子帥師其功大矣偏  
禪之將亦大第而爵賞之唯小人則不可用如  
六三之以柔居剛與師相敵處非其位正秦晉  
所謂仇仇勇夫者邪之托也由于一人邪之榮  
懷由有良士也坤為地有方國象艮為門闕有  
家之象卦變震利用禦寇不利為寇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宗曰功正于上無貪伎也慎于小人戒盈滿也  
○正者正其等差若雖處柔為禮樂刑政之所  
出否則人皆貪功伎能而小人乘之以起矣震  
卦之終有盈滿之意功成而驕遂殊防于小人

而一集錄用之必為禍于國家則非開國承家  
之道故明示其戒也

序卦傳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以比之而後即安矣  
此衆不可聚不可散有以比之而後即安矣  
其心以安  
其身也

三三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覆陰上統治也弄尸厥位有弗庭也○許慎云  
此皆也二人為從從者從也反從為比反而相  
從為之比也卦體一陽居尊位而五陰從于下  
如五家為比而此長統之地也上親下則下有歸  
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孤所  
以稱吉也原者再也與禮記莫有原之原同漢  
書原廟左氏原田本草原蠶蟻第二原皆再義  
也下卦謂之初筮上卦謂之原筮象主爻在下

易宗集註

卷之二

圭

卦九二故曰初筮此主爻在上卦九五故曰原  
筮元永貞指五也一陽居中為元永守其元即  
是貞象王度無外莫大乎元元又貴于永貞也  
當此之時必擇所從得元德永貞之人而比之  
則可以无咎故曰不寧者五之不敗康寧也坎為  
勞卦為加憂故曰不寧也亦言建侯不寧以坎  
之一陽居于陰中有一天下者當懷臣夫勝于之  
懼即所以永貞其德即指有後夫而言也方來  
向書作兄弟方來謂下四陰來主于五下卦為  
坤互亦為坤有方來之象亦謂當之上六三人  
來也後謂上六謂五凡卦下畫為前上畫為後  
陽畫象夫陰卦遇元夫亦指陽畫也上六一陰  
亢居五位之上負固不服乃自後于夫之象是  
以凶也坎為後艮為背上位在背後也上六無  
應乘陽故稱後夫重互為艮背後象六爻皆變  
為大有上下應之比象楊廷秀曰商以繼德比  
周以同心呂故曰比吉太公選封歸文王曰吾  
聞西伯善養老焉接舍龍歸漢曰當今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歸生說曰。橫天下後服者先凶。故曰後夫凶。

宗曰可執從之是以順也○此釋止吉之美輔知車之有

天生民無主乃亂陽剛中德可以爲主故樂得而輔之以成此象也初二三四皆在下而震坤故有順從之象以陰從陽爲順坤道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

也。後夫凶其道窮也。宗曰。元德在中。順以應之。弗從无終。失所輔也。○再

策上卦之五有剛中之德卽乾元之德也剛從  
「不息」故永正中無私故貞有是德者比所當比  
是以无咎故曰以剛中也君位本爲至尊有德  
則人比之無德則人去之古云不易惟王一陽

三

在衆陰之中。是以不遑寧處。而在下之人。遂感其德。方方面來。由上切于應下。下亦急于應上。皆以剛中故也。柔順乎剛。下應乎上也。上六一陰。安居五上。自恃陰柔。登于極險。獨不比五。而自後于陽剛。型窮勢極。凶必隨之矣。如萬國朝禹。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譚子不來。亂臣公孫建皆其徒也。故曰其道窮也。卦終有窮。象乾上九曰窮之災。坤上六亦曰其道窮。此兩也。

象曰：『宗曰：『建侯』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禹刑公天下也。禮以親之爲一體也。○水爲土紀。莫親于是。子夏曰。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莊子曰。水之守地也審。正比象也。天下可以一人得。不可以一人治。民方止我。由我無以此之。

則疏于走衆建萬國以屬諸侯以其剛中之德  
大公無我，不以天下私于一己也。于是有朝覲  
會同，錫賚燕享之禮，俾得相親洽而不至于隔  
絕。是其剛中之德體仁長人以天下爲一體也。

坤爲衆爲土。萬國象。爲柄。建象。坎于木爲堅多  
心。親諸侯象。互艮爲門闕。建萬國象。何玄子曰  
師容民畜衆。井田法也。  
比建國親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宗

誠至而孚無遠弗届也○有孚指五也坎體中實陽謀在上陰柔在下有可孚信從而比之此所當比何咎焉毛卦言有孚者十有一皆有坎象也缶盛也以土爲之外實中虛盛水在中水

在地上以土盛水。有缶之象。水德之大與土同。功有盈缶之象。坎中滿故曰盈。言不特无咎而

已五有實德以感人。則其下之國陰皆應之。無不相從而來。不止乎初。故曰有孚盈缶。不止正。

應之吉故曰有他吉也五來比則比爲五所孚者皆來比故曰終來也比之是在比來是來比我也大過中孚皆言有他一也變震仰孟有畜象卦變屯雷雨滿盈有盈缶象

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宗曰：誠無不動，吉相從也。○初與四爲正應，五爲比主。一陽在上，誠孚于中，凡在下者無不從而應也。而比之于初，則凡爲所比者，俱有其吉，是在他之吉，皆來于初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宗曰：得正相從，至順應也。○六二爲五之正應，二沐

內五在外故曰比之自內以柔而此于剛俱以中德相與故曰貞吉守其正以養其吉者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宗曰：居中正應求在內也。○不自失不自

失其中正之德故不失其正應之比也此明自  
內貞吉之義也

六三比之匪人宗曰從于匪類失中故也○二

應無剛中之德可以象歸故為比匪之象匪人不可以為人者謂上六也重五艮不獲其身變艮利重心有比匪象卦變變不利東北其道窮也此匪而傷之象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與也○上六陰柔極而與之應可傷之甚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宗曰離陰從陽得中正也○五陽在上舍初而從之如人之背暗投明得理而正故貞吉也五在四之外言不內比于初而外比于五也爻變兌悅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宗曰尚德者亨所從之德居于正位是賢人而在上者也乃舍其正應而比之不從已之私利而從有德之主以義為利

易宗集註 卷之二 雷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宗曰天下以中治也失前禽不言所利也○五以陽剛當萬物其暗案陰皆伏光天之下大顯其此之道矣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我順者納之不我順者聽之而已原無利天下之心故為王者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也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為三驅之禮驅即謂驅逐之車驅出禽獸使就田也三驅者左右後二面以驅之其前則任之禮天子不合圍禽獸之來者取之逸而前夫者皆免矣邑人不誠者不以誠于邪邑之人使防其逸失也王者之此天下大公无我求皆強人豈以失禽為失利而介介乎前禽捐上六也書在五後故曰後夫位在前故曰前禽是不肯此我者二與五應而不必顯初三四爻皆來比

我者三驅象坎為豕互艮為黔喙有禽象一卦五陰四陰從陽上倒背之故為失前禽象應坤變亦坤坤為邑為衆有邑人象先迷喪朋有失前禽象安貞有慶有不誠象湯之視網曰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靡不任之蓋此義也

泰丘之會宰孔遇齊侯曰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上體坎險下應坤順失禽不誠險以順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宗曰中德正位道大明也偏之謂中是比無私比也○有正中之德乃居正中之位而行正中之道故大顯其比而吉也上六以陰上陽逆也所宜舍者也初二三四體坤互坤比陰從陽順也所宜取者也宜取而取非

易宗集註 卷之二 雷

以爲利宜舍而舍不虞失利也邑人不誠不與邑人言利以中制也故曰上使中居位正中所以使令必以其中沾沾于失禽是有利心不中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宗曰陽不可上自失也○六者而與三為應似自得其為首者矣不知已之以陰比陰安得亢出于陽剛之首乎是無首也其凶可立而符也六二曰不自失是白不失也九五曰失前禽是人之失也此則自失者也爻變與為寡矣无首之象卦變渙散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宗曰不知所終无與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義言之則為无終乾三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陰私自比是義之不

可存者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二 雷

以爲利宜舍而舍不虞失利也邑人不誠不與邑人言利以中制也故曰上使中居位正中所以使令必以其中沾沾于失禽是有利心不中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宗曰陽不可上自失也○六者而與三為應似自得其為首者矣不知已之以陰比陰安得亢出于陽剛之首乎是無首也其凶可立而符也六二曰不自失是白不失也九五曰失前禽是人之失也此則自失者也爻變與為寡矣无首之象卦變渙散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宗曰不知所終无與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義言之則為无終乾三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陰私自比是義之不

師比之後繼小畜履師比以上六卦皆尊陽而主坎陽不得陰不液陽明而陰為和元春之日時有後風來生液融亦有和澤霖霖臨澤苞體髮髮睽睽曰是專陽職之力也師比以一陽統五陰大象象坎小畜履以一陰間五陽大象象離一陰在上風上于天以觀其文一陰在下澤下于天以觀其禮文以柔合禮由陰制師比陽剛配地畜履陰柔合天與兌互謙三女從父乾坤至此十變十成陰陽之氣一周天地之道乃正矣

三三乾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宗曰：大德而小畜也。不雨而雲乾在

易宗集註

卷之二

美

下也。○陰卦用事從巽始也。陰必從陽故內體乾小畜美陰德也。小陰也。陽德惟恐遇剛得陰柔而有包容之度故象傳以文德聚之。王弼訓畜為止。朱子因之觀一陰之畜曰小畜曰文德。二陰之畜曰大畜曰多識。此曰容民畜衆則畜但當訓聚訓容不當訓止也。謂六四以陰畜陽但能止九二而不能止初二則初二之爻離何以反吉三之爻離何以反凶乎。象辭又有以稱畜亨乎。多能畜少少安能畜多乎。亨者陽必得陰而始通剛必得柔而始濟也。亨者禮德聚美備物即誌文之義也。容雨不雨正容聚之象。密聚也。陽極生風風行雲起陽盛陰微不能為雨蓋以乾陽在下而巽體一陰之上又有重陽覆之故象以密雲不雨此正畜之象也。至于上九陽極而變乃成坎水而後有既雨之象也。乾居西極後而退位而不用事如郊之遠于國中位故曰西郊也。雲自西而東謂不雨我文王自

謂也。周在殷之西隅故稱我西郊。先儒謂文王志在明表道在小畜此時修德行仁未大施于天下是其象也。互兌為澤重互為澤三陰紐結亦密雲不雨之象。六爻皆變為澤雷出地上其下乾上為巽施諸四

豕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宗曰：柔得位應之為畜義不苟畜也。○六四以柔居陰位應于四卦之中以爲卦主而無二陰以分其應內卦在下爲之應五上在上爲之應以陽應陰也。畜卦之象以衆陽畜一陰爲畜小畜猶言畜小以陽畜陰以多畜少也。畜卦之德柔以濟剛而後自包容之度涵育萬有也。

健而與剛中而志行乃亨。宗曰：內健外巽剛得嘉也。○不健則不能有所爲故乾以體于內不異則所難以行故巽以輔于外高明而沉潛行方

易宗集註

卷之二

美

而節甘則無不可行矣。剛中指九二九五言剛居中位有中德也。志行指六四言柔以自處志在于行其剛健也。行者天行健與行權也。亨即嘉會合禮之亨剛柔相濟而有文美是以亨通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宗曰：志積以往也。待時而行德在內也。○密雲不雨正言畜義積之不厚則流必不遠尚往言其志在于往也。即志行之意。自我西郊言乾體在內本有雲行雨施之德而特未值可行之勢志在于行而時未可行也。蘇氏曰：大畜之卦剛健而有光輝宜于設施故曰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剛健而出以巽順宜于收斂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宗曰：剛不

陰制也。○天至高矣，而風能行其上，風無形質，主柔也。柔勝剛，弱勝強，故君子體之以德美其文，德文德，仲季德之見諸成文，有美可觀，有禮可象者，仲山甫之采芣，維則衛武公之抑抑威儀，皆是也。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之道，多識以畜其德，有崇拓宇宙，包羅萬古之意，以懿文德，有細行必於動容中禮之意，互澤大象育，離重明麗正，懿文德之象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宗曰：陰應復陽，乾道得復，即七日来復之復，由陰而反于陽，謂之復。其體在上為陰，六四以初九為應，以陽畜陰，陰復即陽，初九一陽始下，乾之故道也。自指乾言，陽之復也，原從陰來，今以陽畜陰，是復自己之道，又何咎焉？變巽申命有復象。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宗曰：剛柔相應，德之宜也。○義者宜也，以剛畜柔，陰陽相應，唱隨之美，本如是也。觀九三不能正室，知非其義矣。

**九二牽復吉。**宗曰：陽與同功，不得復也。○乾之故道相牽而有為，故初復于陽，而二亦復于陽也。變離為麗，牽象，互兌為和兌，牽復象。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宗曰：復于中，不失中也。○九二以剛居柔，以中德居中心，而以畜陰之故，為初所牽引，而復于乾體，然陽德原是中心，牽復雖非正應，而陽剛在中，亦未嘗自失其德也。

**九三與脫輻，夫妻反目。**宗曰：睨于柔，阻于柔也。三陽同類，並進而忽，值陰柔在前，睨而睨之，反為所阻，而不可前，如車之脫輻然，輻所以居中而利輪之轉者，指九二也。以陽近陰，上通于四，則下離于二，故有脫輻之象，然四非其正應也。

陰制也。○天至高矣，而風能行其上，風無形質，主柔也。柔勝剛，弱勝強，故君子體之以德美其文，德文德，仲季德之見諸成文，有美可觀，有禮可象者，仲山甫之采芣，維則衛武公之抑抑威儀，皆是也。大畜小畜，皆君子畜德之道，多識以畜其德，有崇拓宇宙，包羅萬古之意，以懿文德，有細行必於動容中禮之意，互澤大象育，離重明麗正，懿文德之象也。

強欲合之，以為夫妻，終必乖異，故有反目之象。大畜九三曰：日閑與，利有攸往，以艮之一陽與乾同德也。小畜九三曰：與，脫輻，夫妻反目，以巽之一陰不與乾同德也。二四合得坎上中體，有與象，爻兌互亦兌，為毀折，有脫輻象，重互為離，為目，外卦互亦互，為多白眼，有反目象，乾上巽下，婦勿川取女，亦夫妻反目象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宗曰：非其配也。私夫妻之道，男在外，女在內，男為尊，女為卑，中德相親，正應相與，乃可以正室也。三四陽內陰外，陽下陰上，位皆不中，更非正應，安得不反目乎？以私畜之，亦何利乎？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宗曰：所畜者安，危不危也。○一陰居五陽之內，而能依傍剛中之主，實相孚信，則不至相疑而戰，至于相傷而小心危懼，以出而有為，則可以无咎也。有孚，孚于五也。坤上六曰：其血玄黃，陰疑于陽，必戰，陰陽相孚，則血去矣。言陰能從陽，則亦化為陽，如小人之能委心于君子者，也。惕出者，惕以出之，凡有所為，必以敬慎將之，其道也。亦乾德也。坎中實，无坎皆言孚，四五得坎下中體，而上九陽極，必變坎，故為有孚象，坎為血，爻變乾為純陽，有血去象，乾首出，出象，又惕若惕象，互離展錯，微之有惕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宗曰：剛中在上，志行所畜，而能孚信于在上之有德位者，然後可以有濟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宗曰：同德之孚，其利也。○五以陽剛之實德居于尊位，而與初二三上四爻之陽剛同德，相信有學如之象，為學級也。從謂也。納也。相連不斷之美，陽實為富，陰為利，又易知陰為財，合眾陽以畜一陰之利，原

可以无咎也。有孚，孚于五也。坤上六曰：其血玄黃，陰疑于陽，必戰，陰陽相孚，則血去矣。言陰能從陽，則亦化為陽，如小人之能委心于君子者，也。惕出者，惕以出之，凡有所為，必以敬慎將之，其道也。亦乾德也。坎中實，无坎皆言孚，四五得坎下中體，而上九陽極，必變坎，故為有孚象，坎為血，爻變乾為純陽，有血去象，乾首出，出象，又惕若惕象，互離展錯，微之有惕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宗曰：剛中在上，志行所畜，而能孚信于在上之有德位者，然後可以有濟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宗曰：同德之孚，其利也。○五以陽剛之實德居于尊位，而與初二三上四爻之陽剛同德，相信有學如之象，為學級也。從謂也。納也。相連不斷之美，陽實為富，陰為利，又易知陰為財，合眾陽以畜一陰之利，原

可以无咎也。有孚，孚于五也。坤上六曰：其血玄黃，陰疑于陽，必戰，陰陽相孚，則血去矣。言陰能從陽，則亦化為陽，如小人之能委心于君子者，也。惕出者，惕以出之，凡有所為，必以敬慎將之，其道也。亦乾德也。坎中實，无坎皆言孚，四五得坎下中體，而上九陽極，必變坎，故為有孚象，坎為血，爻變乾為純陽，有血去象，乾首出，出象，又惕若惕象，互離展錯，微之有惕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宗曰：剛中在上，志行所畜，而能孚信于在上之有德位者，然後可以有濟也。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宗曰：同德之孚，其利也。○五以陽剛之實德居于尊位，而與初二三上四爻之陽剛同德，相信有學如之象，為學級也。從謂也。納也。相連不斷之美，陽實為富，陰為利，又易知陰為財，合眾陽以畜一陰之利，原

可以无咎也。有孚，孚于五也。坤上六曰：其血玄黃，陰疑于陽，必戰，陰陽相孚，則血去矣。言陰能從陽，則亦化為陽，如小人之能委心于君子者，也。惕出者，惕以出之，凡有所為，必以敬慎將之，其道也。亦乾德也。坎中實，无坎皆言孚，四五得坎下中體，而上九陽極，必變坎，故為有孚象，坎為血，爻變乾為純陽，有血去象，乾首出，出象，又惕若惕象，互離展錯，微之有惕出象。

无私其利之心故曰富以其鄰以猶春秋之書以能左右之也爰變其為近利市三倍故有富象重互艮變亦艮為門闕有鄰象卦變大畜有鄰富象

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宗曰利不以己乾道其于獨富也畜未為德為利也陰之為害莫

二上上其之也天公无我乾剛之德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

凶宗曰剛柔濟畜之終也征凶有戒或文德也

不雨今則陽化為陰而既雨矣非畜之極亦不

能有此也當其不雨則為向往其勢若不容已

當其既雨則為既處陰陽和剛柔濟可以相安

矣所以然者既向其文柔之德則度量弘遠包

容一切無所不載此畜之德也或婦者以剛載

柔以陰載陽如以夫載婦載即畜之義也以陽

易宗集註

卷之二

早

之德為陰之事必守其正而危以居之故曰貞

厲也君子征凶正推原貞厲之故也月出于甲

則自乾象望之時也出于艮將望未望之時也

上與下乾正是月幾望之象也當此之時向德

不宜尚力誌文不宜用武征伐非所宜也再征

有畜三旬格命益曰滿招損帝乃誅敷文德正

與貞厲月幾望之象合也征凶者直往而前失

其畜柔之道則慮有危疑之漸悔吝之乘也變

坎為水既雨象互離為中爻有婦象以陽包陰

有載婦象與為躁卦有征凶象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宗曰德盛而居厚所畜也征凶有疑陰陽極也

○積即積善積不善之積德之陰者用積也載

即大車以載之載大有卦亦以五陽包一陰所

之未為我畜以陰敵陽征而服之則有凶象蓋此尚德之時宜文而不宜武也與為進退有疑也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物之既聚高下有等文之既成柔嘉有則齊晏子曰五尺以下皆有其力勝嬰與君所以不敢

三三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宗曰柔承剛中正所履也危地也禮所以履周旋中禮履周旋也人之所履未有不履禮者孟子謂義路禮門引君子所履小人所履之謂是也小畜轉卦以五陽包一陰畜文履禮相因而成故成卦在六三一爻偶形象是故曰履五爻皆剛故曰履虎尾也六爻全體象離互體亦離離于飛類象進于走類象處

易宗集註

卷之二

聖

內陰質而外文明也卦名連象辭為象與同人親良一例也咥乾也人指三三為人位以一柔從眾剛悅而應之未嘗與爭如虎首在前尾在後柔在剛後非與為抗如履虎尾也免體以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其德為悅能安于三陽之下不傷于剛世路多是危幾有履危而無害者未能制剛亨之道也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所

以省也省已以禮剛柔有節何道不亨亨嘉會以合體者也然離口易之興也其于中占乎履以合體者也然離口易之興也其于中占乎履

象曰履柔履剛也宗曰以柔履剛剛不害也○統指初二與上體之四五上爻蓋一柔處于眾剛之中為履剛象所以稱履帝位也若虎尾則

專指初二

二爻矣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宗曰悅應  
作也下噬人亨得所履也○以下應上三與五  
同故曰說而應乎乾此釋亨之義也莊子云虎  
與人異類而相養已者順也其之轉體為兌悅  
即順也六三成卦之主為履虎尾之人柔居悅  
體能知悅以馴順乎虎故不至于噬也關於明  
云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天子事履虎尾也公  
道得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宗曰剛中柔應  
而亨以合禮也○九五以剛居剛為履虎而在  
九五之尊為履帝位其剛得中居正是剛中正  
履帝位而其所以不疚者以六三在下與之為  
應有光明之象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相應為

易宗集註

卷之二

聖

剛中柔應剛柔以應乾是以剛中之位尤  
剛柔物中必有悔使不光明矣剛柔有節乃合  
手禮是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也夫象為離三  
四互艮艮光明之象離初履錯无咎不疚之象  
剛中帝位指九五言不疚光明指六三言剛中  
一柔也由畜而履文而有禮懿德乃光禮之行  
也以柔順禮之制也以剛中乾之四德嘉會足  
以合禮所以為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宗曰  
定志民无爭也履辯之行乾德治也○澤水之  
滂而下流者也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不  
日天下有澤澤在天下而曰上天下澤所以履  
大分也如日天高地下澤又地之下者也履者  
人之所履以辨上下即以其履履天之不可  
為澤猶澤之不可為天也上下各安其分則民

有定志而無觀觀爭奪之患所謂禮以坊民之  
爭者也記云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  
自出也生人之患莫甚于利心民志定則利心  
去矣文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以由來者漸  
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以此為辨所以為坊也故  
制國不遺千乘都城不遺百雉富家不遺百乘  
實賤有等衣服有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上下  
辨而民志定矣仁不遺親義不後君禮以行之  
智以辨之悅德全矣履  
帝位而不疚是故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宗曰陽德之初潛在下也剛  
帛之質未加采色之謂見居西方其色白與為  
白見者與之反反白在地故曰素履也凡陽在  
下為潛皆乾之始事素履即潛之義乾行健而  
又以兌悅應之故往也上无所止外无所應安  
于在下率其自然未嘗有貪競浮華發逞世利  
之意故无咎也舜之飯糗茹草顏之簞瓢陋巷

易宗集註

卷之二

聖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宗曰行其素不願外  
獨行其素而不願手外所謂不變塞者強也  
乾行自強其常德也故曰素履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宗曰履于中大過也  
由初剛而進于中位如人之踐于大道矣以剛  
居柔全體為悅如行坦途无所窒礙也說文坦  
坦文也與雅云平也明也蒼頡篇云著也幽對  
明言澤中必深而幽二為人位履剛行中柔名  
勢位不動其心我義清遠可望而不可即幽人  
所以解也以陽德處陰位中正而固自能獲吉  
諸云虎畏不懼已者中無私曲故也變震為足  
為大塗有履坦坦象卦變无妄動而无妄有幽貞  
象互離為大腹麗  
手正有坦坦象

其以此欺父變坎為隱伏有素履象卦變訟事  
謀始食舊德有素履往象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宗曰：中，无利心害心于勢利者，其中必自生荆棘，招之虎矣。幽人之坦然，依于中道，不為榮利所亂，无利亦无害矣。故以正而吉也。小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

大君。宗曰：眇，以處強，自失中也。志乃有爲，悅應

于剛，自吉以其柔，敵于剛則凶也。眇，一目小也。而離爲目，而所處不中，則偏而亦能視，以其虛

而不中，則跛而亦能履，以其動于下也。以柔履剛，如以眇目跛足之人，履于虎上，全卦象剛而專

與上九之剛爲敵體，則必有咥人之凶。其能安

于故必變而從剛，奮然而有武人之略，上依九

五剛中之主而爲之疏附，後先以有爲焉，則柔

亦有虎咥人之象。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

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

也。宗曰：明于中，履不正也。志剛而亨，從剛中也。有明履帝位，故能不疚。而六三之眇，何足以有

行故就六三，又言之，便爲履虎尾，咥人凶之

象，以其所處之位，不中不正故也。悅而應于柔

是以能亨，乾之九五，即大君也。唯以其柔德奮

勇從上，爲大君之所欲爲，是志在于剛與剛合

德，而成履帝位，志剛而應之志也。剛上柔下

君附臣柔履之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宗曰：剛履而懼，柔

剛逼近至尊，以陽居陰，下乘于陰，四多懼，故愬

愬也。愬，勝吉，故終吉也。體乾之德，乾乾有愬愬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宗曰：體以志行，履在外

故有行象，而非可以漫行者。九則有災，必以愬

于行故

九五：夬履，貞厲。宗曰：位於剛，失柔正也。○夫與

互易耳。夫以五剛失去上之一柔，今履之九五

正當央位，以剛居剛，其履至正，若以夫之道行

之，則六三之陰，必不能免矣。然六三以悅應上

其志非與五敵者也，而又居下體，非如夫陰之

在上，相逼而易去者，必欲以夫爲履剛之正，能

無觸于履帝位而不疚，以其能用柔也。貞厲以

其欲失柔也。君體雖剛，而處崇高之位，威福自

我，如虎踞坐，亦危道也。互與爲高，屬象，爻變

履，同而異，亦夫象。

象曰：夬履貞厲，位不當也。宗曰：以剛居剛，大位

厲而履剛中之位，正如是也。乾之九三曰：厲无

咎，履上乾體，止言厲而不言无咎，乾曰：不中，履

也。泰皇漢武，其知之乎。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宗曰：視而考之，旋反

必虛正。說命曰：若耽弗視，地厥是用，僭視之。以  
至其位也。降祥者天，不考于天，而考于履，履而  
至六三之柔，以爲柔嘉之則。履道備矣，而反而考  
吉矣。旋反也。乾從兌悅，故吉。乾有元，其吉仍終  
于乾也。眇視跛履，文王美里以前事也。應想終  
吉，美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爲西伯時事也。此  
皆文王之卦也。變兌全體爲悅，吉祥之象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宗曰：大有，上吉。順天  
卦，亦以五陽一陰，而柔得尊位，今履吉在上位  
其所以得吉，皆本于柔。剛中即柔中矣。彼以履  
互兌，此以兌互履，其爲剛健文明之德，一也。豈  
非即大有之慶哉。

易宗卷之二終

易宗集註

卷之二

興

易宗卷之三

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

禮治既定，世運乃亨，履而後奉天地之常經。  
也。泰又有否，陰陽之倚伏也。君子小人主平  
氣數矣。無平不陂，大亦可往，先否後喜，人未  
可同謀，乃行禮豫，乃作樂治，道于是而成，天  
行于是而順，隨動而悅，蠱順以正，治者亂之  
幾成者壞之始也。  
屯曰：剛柔始交而難泰。曰：天地交泰而通前  
八卦以難而漸安，此八卦以通而漸壞，前以  
坎陽用事，此以離陰用事也。離繼坎而有功  
故令體于乾，爲同人，大有亦猶坎之合體于  
坤，爲師比也。坤合而男爲謙，豫猶乾合而女  
爲高，履也。剛柔相濟，禮樂興矣。迨于隨，蠱少  
居長上，無乾坤坎離四正之中德，故以蠱之  
有事待振興于王者。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一

畜履之後，繼以泰否，剛柔得宜，陰陽合德也。  
上經止言乾坤之交，泰否之象，六子無交象  
也。下經則以六子之交爲事矣。當其泰也，小  
人在外，自邑亂命，亦有終否之理，當其否也，小  
君子在上，其凶其亡，乃有傾否之道，世之不  
能有泰而無否，有陽而無陰，有君子而無小  
人，視其所處而已矣。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能安，故受之以泰。泰  
者，通也。畜而有禮，物得所履，貴賤尊卑，有制  
有紀，大通之業，治道畢舉，大順之徵，其泰熙  
之世乎？

三三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宗曰：剛柔以際，用其中也。內

序卦傳曰：安也。說文云：滑也。如水无滯之義。西  
風曰：泰風利物者也。有虞氏之瓦尊名，東齊之





木奔字之貌。茅根奔字。乃牽連俱起之象。古注作類。蓋三陽同類也。征進也。三陽同德。志皆在外。初為之首。舉之相從。故曰以其彙。第四之言以其隣也。君子道長進。皆得志。故吉。爻變。利見大人。有柔征象。卦變升。南征吉。九升。皆吉象。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宗曰：志于上。爻外有致泰之道。小往大來。三陽之欲進而為正。使在外之小人皆化為君子。而成小大之交。上下之泰。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正欲與之相安。不與之相激。相激則傷矣。初志在外。以陽感陰。四為坤首。以陰從陽。翻而為艮。是以成交泰。是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宗曰：以為交。尚志泰也。無偏無黨。道大行也。○二以陽剛得中。居下。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居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四

上下應于二。是以賢人之德。為上所信任。主陽泰者也。故泰道主于二。凡易中言包。皆陽道也。陽德實大。而無偏私。故有包荒之象。荒。虛也。五虛之象。言用馮河而往。則能就乎五矣。遐。遠也。遺棄也。不以三陰在外。荒遠而棄之。是馮河之意也。朋。指初三也。同類為朋。九二以乾德居中。剛而能柔。博大光明。至公无我者也。朋亡。言其无偏黨之志也。惟是用我之實。包五之虛。以成上下之交。徒步涉河。无所疑忌。不以陰之我遠而弃之。不以陽之我朋而昵之。渾然大中。无有偏倚。故能尚乎六五之中。而行其志也。尚。如漢世尚主之尚。既之在已。上者正與帝乙歸妹相應。二五相易。遂成既濟泰道之得行也。互兌為澤。有河象。變離。明照四方。有不遐遺象。卦變明夷。在泉用晦。有朋以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宗曰：有容乃大。知光明也。

○以陽包陰。以大包小也。上審乎中道而行之。非具有光明之哲者。其孰能之。乾故稱大。大明終始有光象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宗曰：泰不可亂。以復道也。誠能動物

之上。泰之盛也。物盛必衰。循環之理。下不終下。上不終上。往者必來。來者必往。故戒之曰。未有不平而不陂者。未有往而不復者。平世道平也。六階平泰道也。往即小往之往。復復來也。言治亂之倚伏。陰陽之消息。君子小人之進退。如反掌也。陽盡。橫亘為平。陰開。缺陷則陂也。內卦陽外。外卦陰內。往于外者。可復返于內也。泰者否之。所伏甚。不可恃。其惟惕然思。而守之以正。則可以无咎。乾三爻曰。夕惕若。即此義也。勿恤。言不可徒憂。而无益也。食指六四。于平與以手相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五

應也。陽實。食人者也。陰虛。食于人者也。二三四五。兌為口。有食象。易中凡言手。皆坎德。三四坎之半體也。手于食者。三在手于四也。蓋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于內陽。九三居三陽之上。羣陽所從。以接于外陰。二爻正相交之地也。內外相孚。則交泰之道成。小人皆化為君子。而天下胥受其福矣。爻變兌悅。有孚象。卦變臨。消不久。有平陂往復象。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宗曰：消長之幾。無所不通。當其中之分際也。天地際。謂天地交接之際。陰陽之相去甚遠。有往則必有來。有消則必有長。可不慎歟。正以明所當孚之故也。乾之九二。日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正此之際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宗曰：以相君子道同。小人革心也。○翩翩。羣飛而下之象。小過卦有羣鳥之象者。震為鳥。陽象鳥身。陰象

鳥翼而翼為偶身一在中也又變為剛亦有此  
象也陽實陰虛故為不富之象鄰指五上言其  
挾所並處之鄰以下于陽也陰之為害以利  
而其體本虛若以虛詐之小人而有專利欲富  
之心則亂矣今三陰皆欲下交于陽而聯以  
進不與其鄰居富而以其鄰從陽不待言誠自  
相孚信泰道之所以成也戒成居富也小人无  
所利君子得其道矣二言朋八三言其孚至此  
而羣陰相孚共為一朋大道為公之象也互兌  
孚象重互震有于其鄰象爻變震動而下順卦  
變大壯弗禮勿履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宗曰夫實而受能度德也利不敢居无所強也  
○小人願富者也乃知其失實有以自安而類  
從于陽適乎其中心之所願世道之泰小人而  
有君子之心矣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六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宗曰親賢以自輔外  
王姬下嫁之禮者也古帝女皆下嫁帝乙始制  
為禮使降其尊以事其夫明陽唱陰隨之義也  
泰之言交有二義焉若與臣交以上下之位言  
也君子與小人交以陰陽之道言也六五以柔  
中居尊下應剛中之九二上下交矣以卦德觀  
之則上三陰皆小人也下三陽皆君子故曰內君  
子外小人也帝乙以五位之尊取象妹以交德  
之陰取象也帝乙歸妹言屈陰以從陽也使在  
位之小人抑而下之以從君子則君子道長上  
下志同而小人道消外者內矣以祉以此而  
得福也元吉福之大也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  
五享其成也三四兩爻相易則成歸妹是帝乙  
屬五妹屬四也與三四兩爻之義正相合也歸  
妹之傳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可知歸妹之  
與泰皆以陰陽之交言也孔子曰美帝乙之嫁  
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地匹正則旺化

全又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氣耗順  
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求  
之義也京房傳載湯歸妹之辭曰王以天子之  
尊而乘諸侯之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從陽  
女順夫天地之道也善事兩夫必以禮義此  
觀之帝乙謂湯非湯孫也湯以乙上殷錄尚質  
以生曰名故曰湯之帝乙為成湯之帝乙六  
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也陽虎筆教鄭曰宋方  
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子也宋鄭甥舅也  
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禮我安得  
吉焉似帝乙為紂父釋筮之辭取字為象皆可  
通也爻變坎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卦變震女雷  
男行歸妹之正也雷五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宗曰其志交其行  
也二五皆中上下同德其交泰也乃五之所漢  
願故二曰尚願尚之也五曰歸願歸之也願以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七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宗曰城  
將反也上不勝柔雖在下也○泰極必否其象  
先見復與無往不復之復相應也坤為土為方  
在上而高有城象陰城下有水為池無水為隍  
泰反為否乾反為坤坤自上復下為城復于隍  
之象也此時人心已離大勢已去用師無速禍  
可坤為衆師象故戒之邑如商邑其象盤庚不  
帝厥邑之邑坤為邑上失其道小者桓命故曰  
自邑告命禮樂征伐自大失夫出矣守之而不思  
變計者豈能免乎此則室東遷之時也九三  
上六其位皆正故皆曰貞然九三有陽剛之才  
守之可以無咎上六以重陰處于至極固守其  
柔而不敢動則喪亡無日矣變其為門闕有城  
象艮為止  
有勿用象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宗曰小人亂命道漸長也○命不自上而

自上非亂而何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此時否道已承小人漸長矣

序卦傳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而色雖各有時而論豐交之本有時而

落理勢自然物候所托也乾坤十變方泰泰一變仰否內畜外履者可不慎哉

三三 坤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宗曰知其不可往而不可祿也○否不通也從不從且不可之意見于名言也天氣上而不下地氣下而不

上二氣不相交而隔塞也否之匪人卦名連十卦辭與履艮同人相類言否之者非人也非人

即小人指六三而言陰出地上而至于三六陽已消其半卦之所以成否以此也君子指乾三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本

陽而言當此之時君子在外非可有為之時宜守正以俟時亨觀四五上三爻之辭可見貞字作一句讀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長也此從泰變來六爻皆變則又泰矣此係七日之卦經涉四陰五陰六陰然後一陽來復危哉天下難治而易亂國家難成而易敗君子難進而易退作易者之深意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宗曰陰柔匪人不利君子也○否泰一反而成故否之辭但與泰反也萬物不通以天地不交之故天地不交以大往小

來之故故又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危之也

陰陽剛柔內外皆反因小人之道長則君子之道消故曰天運亦人事為之也所以消小人而

長君子者豈無道乎象傳惟泰否二卦言陰陽其肯專主君子小人也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

不言剛柔則乾坤之質以否之不可以德言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宗曰不與利交法天地也○否泰者時也泰之時言后道在上也否之時言君子道在下

也儉者嗇也坤為吝嗇儉之象也古云儉于聽以養虛儉于視以養神書云慎乃儉德保善之

義也若愚若拙寧拙寧嗇則小人不生其忌心而難可進矣小人不能容君子必思中之以禍

患三陽出居在外避難之象也○不可榮以祿者身身嚴密不敢有利祿之心雖有以當我亦不

為所動利所不在害亦去之且君子于此即有反否為泰之心亦必超乎榮祿之外乃能施其

幹旋之機不惟畏防伏陰之盛而亦守其範圍之高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以祿不與利

交也皆法天地不交之義也坤六四之括囊无咎即儉德避難也乾初九之遯世无悶即不可

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宗曰連類而升可以其彙也○初六連連並進象與泰同故亦曰拔茅茹

以其彙也初惡未形不可遽以小人待之况坤體德順能守其正自獲其吉而得亨通否亦可

以為泰也初與四應貞而不變以從于陽是小人而歸于君子豈不吉且亨乎方否之初陰以

無進聖人不違絕之誘之趨善俾天下無棄人聖人之仁也泰之初九勉之以從為君子難進

而易退也否之初六戒之以貞小人克念可作聖也爻變震為蕃鮮為反生有茅茹象卦變无妄往吉有吉亨象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九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宗曰。有容而執。無此匪也。○二五正

應包者五包二也承者二承五也包與包荒之義同否之初山一人之惡未多至于六二則已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十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十

六三包羞宗田不知其恥爲所容也。三與上爲正應上體乾陽以寬容徧覆爲德

六三逼處其下。乃合其同類之君子。而包涵之。而三以小人居剛位。不思變計。猶欲進而逼。

陽亦足羞也。聖人不欲終棄小人。仍以恥心動

之互艮二不極其隨爻變艮三危種蠱心皆包

來而以陰消陽未有如否之甚益以見三之可

差

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六三屬陰爲小人。小人

\_\_\_\_\_

100

已命謂天命卽易之數也物極必反固極必亨數之常也凡人處艱阻則念命君子遇艱阻則

安命聖人因機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故曰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十一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十一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知其時也。天位惟艱。敬勝吉也。○否者陰欲消陽。其害方長。而九五之君。以陽德居陽位。知其

特之尚否與之遵養與之優游有休之與舉天

下而休息之處之以無事而不與小人爭勝如

其南有符也九五爲大人之位而值方否之背

作之則吉然一任小人之作慝而不有兢兢業業

三其者不幾乎之辨言三之其近也衆生而

日苞榮條細弱羣聚而成榮者也國家之大宜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title page. It contains the title of the document, the author's name, and the date of the document. The title is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author is "John Adams". The date is "1776".

[illegible]

繫于苞苴而乃繫于苞桑危殆甚矣。正以形容其憂懼之心也。重五為其為木人依于木。日五居木上。休象也。其為陰木系象也。其為繫象也。又變離五。成嗟若吉。其凶象也。卦變晉五。失得勿恤。休象也。明于明日。憂以金德垂四百年。殷以木德垂四百年。周以木德垂八百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違。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于易中者也。乾為離後。而且明卦為晉。明出地上。是以能休否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宗曰：中德正位。天弗以剛德處之。非大人而何。後世柔弱之主。大權有落于下。虛據空名于上。非惟失德。又失位焉。身不安而國家不保。有終于否而已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宗曰：先憂後樂。反于正也。傾倒也。與復。復同義。素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主

創體成否。否。倒體成泰。正。必有反數之常也。舉卦顛趾。利出否。亦此義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以人事勝天數也。上九以剛德居否極。佐九五陽德之君。傾否。自其能事。然必有懼心焉。以否為先。亟亟乎國之而後。可以就于安樂也。否不可以急治。而休之于先。不可以就于安樂也。否有于後。濟否之道也。其亡其亡。即先否之意也。有命維新。知其必後喜也。變兌為悅。有喜象。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宗曰：否不可長。人勝以傾之。不可盡議之。于天而長其否也。程子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之。故否之上六。不能變動也。泰否之後。繼以同人。大有泰前乾南坤北。有坎无離。否後乾北坤南。有離无坎。陽先而陰後也。天地交而離始見。其當時用事未明。而繁鮮天地之盛德氣耶。同人貞離文明。以復

自明誠也。大有貞乾剛健文明。自誠明也。同人之中。德在下位。人不皆同。同不皆正。故君子以類辨。大有之中。德在上位。中曰大。中上。下應之。故君子以過揚。其曰應乾曰乾行。曰應乎天曰順天。皆上于乾陽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否之為象。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謂不同。同人反之。否極而泰。天下

三三 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宗曰：善與人

得其正。君子之利也。凡卦五陽而一陰。則以一陰為之主。二五皆在人位。以正相應。故謂之同人。下一陽。畫人之所屬。上四畫。純陽。連于乾。體有曠野。連天之象。故曰同人于野。乾以剛健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主

離以文明。所以亨也。離為舟。健行在前。舟隨其後。故利涉大川。卦惟一陰。五陽皆欲同之。然惟二五中正相應。其同者。君子之正道。若舍其正。應而取比。于他爻。則非貞矣。故曰利君子貞。以正為利。則非私利。猶曰非小人之利也。六爻皆受為地。水師。容民。蓄眾。亦大同之象也。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柔得其位。同得其中也。○以柔居陰。得位之正。人樂得而同之。居位之中。得中之德。然後可以同人。是謂大同。是謂大中。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同人曰：言同人之卦。若曰也。乾從居



九五之尊有德有位天下之所歸往而離德柔中足以而正故其同人也可以利涉大川健行而無阻滯也六二以陰柔為同人之道必藉乾剛以行故曰乾行指言乾之能事也凡卦中以陰柔為主者必歸德于陽剛如履之六三小畜之六四大有之六五皆不自亨者也日應乎乾而剛中而志行日應乎天而時行此即坤得主而有常之義陽剛陰也文明以健以上下卦德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兩爻言也內文明則察于理外剛健則勇于義以中正相應乃君子之正道否則君子小人雜而無辨雖苟為同而非天下之大公故惟君子行其正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蓋人可以苟同而天下之志不可以強通也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以億兆為一心同人之道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宗曰同以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古

也類而辨以行禮也○天在南火炎上故不曰天下有火而曰天與火與者言其與于類也乾陽離陰同類離為禮德禮由陰制男女辨姓上下辨分士農志官辨事皆由禮制者也類合也族屬也物者人物之通稱也法天之德羣族并包以其同者同之肖火之明隨物區別以其異者同之不異不可以為同不同不可以為異類而辨之禮制所由始也水與地為比火與天為同此以無所不比為比故取于親萬國之諸侯同以有所不同為同故取于辨物之族類也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宗曰與人同無我其初初上無係應初為陽剛其心出于至公雖其出門而遇六二非素所期無偏私也是以无咎若三四之于二是見利而起有獲奪之心矣人指二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此與隨之初九乃前遇奇則謂之偶故皆謂之門若節之初九乃前遇奇則謂之

戶爻變艮為門開卦變遯以遠小人則類辨之義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宗曰出門則有同非私

日出門如鳥之振翼魚之躍淵其動以天其于人也來者自來往者自往不逆其來不將其往不距其來不掩其往豈非大公无我之心乎各安從生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曰內或城之繫于私也○言宗者其內之同體也從婦正也從宗不正也

六二之所應從者九五而遠不相及九三在內將欲私而有之苟不能自力而因之為苟同則吝矣一陰間于二陽初與三皆有宗象但初無成心而三則有妄奪之勢不得不同之矣五與為疑各象變乾則見龍在田有利見象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曰于宗之吝含正應也○陰陽之道以應為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古

正同人之道以得中應乾為正合其所應而居之于宗非所主而主之為得不成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宗曰據非也久而安之乃無害也○三陽居剛而不中是貪暴之人也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而三獨與之近勢足以相比獨據其上力足以相取然以二之中正與五相應五以陽剛之尊居於中正是三之不能敵者又伏戎于莽以伺其可乘升其高陵指上九也上為正應三欲求助而彼亦以陽剛不為我應故不與也過此三歲則時漸為柔无伏戎之剛暴而人于從五又得上九之應矣離為甲冑或象互與為伏不與象又為高升高象變震為動為推舉伏莽象卦變无妄行有吉不與象變柔互艮中書山下為伏為陵三與五隔故曰三歲將五而言在下為伏對二而言在上曰升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宗曰：剛弗危也。安其行，反于正也。○九五在上，而剛敵之以或，不得不伏。將安所行乎？知其不可行，而不取行，知其不可敵，而不敢以爲敵，然後不爲道。至于凶，則能反乎正，而志亦可通，是亦類辨之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宗曰：不可克者，乘無爲也。○離中虛而外剛，所以象墉也。其指六二也。九

欲同于五，歷三陽而後至，故曰乘墉也。二之將攻之，然取之，无名終以弗克而止。凡爻之言不克，皆以陽居陰，若訟之九四，亦然也。唯其陽故欲攻，唯居陰故不克也。九二九四皆有利，六二之心，在九三與二相近，故不慮二之不從，而唯思敵五，以其力與九五爲敵，皆以剛居剛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七

在九四以剛居柔，力不能與五敵，而但思攻二，然三以不敵與而獲免于凶，四以自知其不直而不爲，且可以獲吉，皆以乾知其剛，離知其柔，從而明同而異也。互巽又變亦爲不果，弗克象在乾之四，或躍在震，亦乘墉象，卦變家人，隔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宗

知義而止，能克已也。反禮而中，合天則也。○義者理也，則者法也，皆不可踰越者也。于義不勝而困，則克已而復禮，行法以俟命，則周旋而中，禮反之功也。春秋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莒于

義也，此義弗克之旨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宗曰：同相道，嚴也。不同而同，以大克也。○二與五應，大傳所謂二人同心，是同人之本義也。其心本同

而三四競起而爭之，則不能以遠同，故未遇而號咷，既遇而笑也。三之伏莽，四之乘墉，皆類弗友之徒，故必以大師克之，大謂陽也。卦下體離爲戈兵，爻變亦離，故爲大師。象離又曰：歌曰：嗟此日號咷，日笑，中孚大衆爲離，亦曰：或泣或歌。旅上體爲離，亦曰：先笑後號咷，皆取于大之聲。无常如此也。二至五互姤，遇也，故取于相遇。春故亦伯克，段于姤，如我則克，卦以同爲義，而三知同此義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宗曰：同人以中，无不直也。有不中者，无不克也。○直理直也。二五相應，剛柔之中，物不得而爭之，直之所在，即大之所在，爲師安有不能克者。湯武之爲，非富天下，以弔其民，直在我而已矣。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七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宗曰：外之大同，无利心也。外曰郊，上在卦外，故稱郊。無悔，大爲居物之上，而絕無沽譽取奉之心，是以無悔也。初九于門，亦同此心，是謂同人之大凡也。爻變兌，順天應人，卦變革，亦順天應人，皆同人乾行之象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宗曰：無得之志，不言也。○五與二應，同人之義也。若上九則不惟无此于二之心，亦无應于三之志，大爲無我，有合于乾之不言，所利者矣。志未得，言其志未在于得也。于郊之去于野，不遠矣，志不在得，所以能通天

下之志也。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受之以大有。有得任之國，勞而多福，能同人者，乃有其人。民之歸仁，孰能禦之。



三三 離上

大有元亨

宗曰柔中之德上于乾行美利不言

大有元亨 宗曰柔中之德上于乾行美利不言  
云富有之謂大業也卦以大名者四大有大有大畜  
大過大壯皆從陽以爲言一陰居于尊位柔得  
正中而能備有五陽故曰大有元指乾體亨指  
用言歸剛健而文明故元而亨也小畜一陰居  
四而爲陽所畜故曰小畜言所畜者小也大有  
一陰居尊而能備衆陽故曰大有言所有者大  
也六爻皆變爲地水火

象曰大有柔德尊位大中也上下應之曰大有

宗曰以柔居尊愈剛也德大于中无不應也○  
五陽相與應之是以柔居之其大甚矣上下  
子爲之輔夾是體乾之聖人自能富有四海此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太

釋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而知柔時中應也觀乎天文明以察也○內  
體爲乾剛健之德外體爲離行以文明以柔居  
尊故能時行也應乎天者天乃應之是以大通  
若柔而不明則前有礙而不見後有疑而不知  
何以能通惡揚善順天休命乎惟離而明知柔  
之中而九二之乾剛爲應然後能奉天能治大  
因時而出治也天命有德則應天而時章之天  
討有罪則應天而時用之永乾體元所以指天  
下于大亨之途也元是體亨是用乾是體離是  
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

命也○離爲日以照萬物大之在天上也實善

宗曰天上有命善惡辨也刑賞無私應天行

命也○離爲日以照萬物大之在天上也實善

宗曰天上有命善惡辨也刑賞無私應天行

命也○離爲日以照萬物大之在天上也實善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宗曰交或害之无  
其義艱也○无交孟子所謂無上下之交也卦  
以六五一陰爲主柔得尊位上下應之大有之  
義也而初九去五甚遠无由汲引于上是无交  
也與乾之初九陽德貴潛之美同也天下有躁  
進而妄交者害必隨之故无交則亦无害若或  
附勢植黨流入匪人則有咎惟艱貞自守爲難  
進之君子乃可以无咎觀正應之九四匪彭无  
咎可知矣轉或進用亦必有三參三沐三德三  
弊之禮而後可蓋其上應必歷二三四三爻而  
後可至艱之至也爻變巽爲進退艱象卦變艱  
艱則无咎之義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宗曰有陽在下不與

君在上羣陽爲輔皆秉公矢慎而無黨援寵利

之心是以无交害也蓋初九不犯難夫初九往

不勝大壯初九征凶大有初九往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宗曰剛居柔位大

行也○大車指二載謂五也坤爲大輿指轡之

方也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馬之健行之

以輪之圓運而不息乃乾象也九二以剛居柔

而有中德柔以虛受剛以健行大車以載之象

也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攸往時當往而往

何咎之有程子曰剛從剛才勝居柔則謙順得

中則无過故能勝大有之任也此蓋王佐之才

能任大者唯伊尹周公足以當之詩曰大車無

輹羸其來如矣謂大夫之車也九二大夫也九三

公也天子三公稱公故曰公用亨于天子九四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无

卿士也。禮王祭不以公為尸。以卿為尸。九四近  
臣貴而未盛。鼎上之象。故曰。匪其彭。明辨也。  
六五天子也。上九天也。故曰。受天之祚。三公九  
卿二十七大夫。皆能有之矣。故曰。大有。人有十  
等。及大夫大之也。爻變離虛中而震。車載象  
卦變重離。元吉得中。大車往无咎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宗曰。恃中而往。无

大能者也。○備而不中。則有傾覆之患。小則偏  
大則不能。唯其能中。是以能載。故曰。大中而  
下應之。中者。天下之大本。无不積于此者。唯其  
不敗。乃能有之。故曰。大有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宗曰。居下之上。

不中。戒小人也。○亨。亨古通用。三為公位。天子  
指五也。三居下體之上。而乘剛剛之勢。名位為  
人臣之最矣。天子方虛已謙受。以下賢人。以此  
而亨于天子。君臣相得。宴樂以之。若使小人處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三

之。則將以權勢為害于國家。然剛而不中。終  
于弗克。所以戒之者至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  
春正月。丙午。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獲也。室之過大  
有之。戰曰。公用亨于天子。戰克而王。贊吉。戰大  
焉。且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道公。不亦  
允以當維日之在天。垂照于澤。天子在上。悅心  
在下。去駁而復。論于大有如此也。變兌重互未  
兌。兌為口。有宴樂象。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宗曰。天子行禮

于天子。則是天子接之以禮矣。而小人害也。○  
為多。大。而害于朝廷。究非朝廷之害。而小人之  
害也。春秋所  
載。豈其少哉。

九四匪其彭。无咎。宗曰。有而不有。无小人之

彭。彭。明辨也。彭。是也。九四在三陽之上。陽盛極  
矣。卦名大有。是其彭也。而四不敢以為其彭。蓋  
恐其近君之嫌。于權權勢也。必也引嫌。慎懼  
以諸陽之盛。歸于五之所有。而不敢以為己之  
所有。乃免于咎也。若小人處之。則咎矣。爻變艮  
止。明而勿止之象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宗曰。知其不有。再  
率諸陽並進。以事天子。而象盛不居其中。默然  
非其明足。以獨發辨足。以窮理其孰能之。者  
分折從口從離。嫌疑之際。其端最細。知足以及  
之。乃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宗曰。信于所交。下濟光

孚。信也。羣陽有君子之德。而虛柔以受之。其九  
二中積不敗。固所孚信。即初與三。四。亦皆誠服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三

心悅而無疑。如朋友之交。然交即上下交。而志  
同之交。初九日。无交在下。不可有妄交之心。此  
日交如。在上不可无下交之道也。威如。羣陽夾  
輔若德。恭崇雖處柔而有剛之勢。且所應者  
乾君臣一德。剛從文明。何威如之。即遇惡揚善  
凡天之命。皆君之威也。元亨則吉矣。互兌悅孚  
象。變乾聲應氣求。聖作  
象。變交如威如之象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

仰也。宗曰。上下同志。一于誠也。近天子。光无險  
而。上。交。于。我。以。易。為。威。則。以。消。釋。疑。二。之。心。而  
不。為。之。信。信。即。其。威。威。即。其。信。也。乾。實。為。信。信。  
虛。為。孚。以。乾。之。剛。為。離。則。威。以。離。之。明。為。乾。則  
又。易。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宗曰。受天之祐。大有

利在天下也。○卦至六五，四陽在下，賢人輔之。其德盛矣。一陽在上，為天祐之，其福盛也。吉指五言。頌而兼勉。大傳所謂履信思順，尚賢皆其所以吉也。陰柔為利，中正不言利，无不利者，言其以美利利天下，有如乾始也。爻變震，不喪七，則利吉象，卦變大壯，利貞无不利象。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天祐之，自天无食天者也。應天則是天司其感而應之，非我之有心于感天而欲天之應之也。故曰：自天也是能有其天矣。豈不大哉。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圭

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子之言曰：德行寬容，守之以恭，土地廣大，守之以儉，位尊祿重，守之以卑，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同人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

三三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終，得止也。○謙，猶小也。○謙亨，終知其文志，引易之謙，謙即謙謙也。艮山之高，而處地之下，是能自貶抑，甘下其卑，于已者也。內艮為止，退已而不進，外坤為順，讓入而不爭，所以為謙也。剛下與柔交而通，象故亨。君子指九三為卦之主，故爻辭與衆同也。有終，可入也。好謙人，上入者，其勢不可以終日。唯君子能有其終也。君子達理，故不競，內克，故不矜，有本之德也。小人惡能謙，雖貌為謙，亦不克終也。謙有終，故亨。

亦有終。艮終萬物，坤安貞吉，皆有終象。六爻皆變，為天澤履，履以行禮，謙以制禮。艮上坤下，則為利。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宗德善下者，所以上也。天地之道，道所生也。○天道指艮，一陽之卦，屬于乾也。凡象傳陰陽往來之說，皆本于乾坤也。天之道，降下以濟于陰，故曰下濟。艮之象口，其道光明，謂陽止于上，陰不得而掩也。地道指坤，坤本下，今反居上，故曰上行。以其卑也，而能上行，亦謙之義也。下濟上行，此釋卦義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易宗集註

卷之三

圭

喻。君子之終也。○宗曰：謙无不亨，天人所助也。卑而如四時之消長，其盈滿者必虧，其謙虛者必益。滿則溢，其流必下也。鬼神則天之所以禍福于人者，其盈滿者必降之殃，其謙虛者必降之福。人也，人道以人情向背之恒言也。謙德之盛，尊而有光，尊人者人必尊之，自處于卑，而實不可踰越，是以能自其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宗曰：唯謙无過，得中道也。○山出于地之上者，顯也，而其末必處于地下，等而觀之，地中之山也。以其高者，平其卑者，則高不可亢，卑不可踰也。得其平而已矣。平者，中道也。我之所多，物之所寡，視物我若一體，齊多寡為一致，推而行之，以善同人，賢不肖不肖矣。以財分人，貧富平矣。以位

下人貴賤平矣。夫然後有而不居。為而不伐。盛而不矜。故謂之謙。物過而後有謙。謙乃其中得。而足以聖人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宗曰。以謙居謙。用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乾之六二。夫皆重剛也。坎。重險之剛也。蹇。險居險也。謙。卑居卑也。用涉者。用此道以涉之。則吉矣。大川。一陽在前。居於眾陰之中。如濟險難。有臨。演為高之象。非謙不可也。二三四五坎在前。為川變離為舟。坤順在前。故有涉大川之象。卦變明夷。用晦而明。亦謙道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宗曰。牧之以謙。無獸之名。人之勝氣驕心。最難降伏。若牧人之于馴馴焉。養焉。久之而與忘焉。乃无抵觸之患。如

易宗集註

卷之三

謙

乾玉粹盈。離演

六二。鳴謙貞吉。宗曰。謙而能和。應以鳴也。正而雄之。和鳴。謙德在三。其謙以勞。聞其風者。被其澤者。皆從于謙矣。六二其隣。而非正。應近謙先者也。柔德中正。故曰貞吉。互坎為宮。為德變與為鶴。出荀九家。有鳴象。卦變升順而升。鳴謙也。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宗曰。柔中為謙。不在也。六二。居中而有柔德。又近乎君子之謙光。鳴而和之。如雌雄之相應。豈非中心相得者乎。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宗曰。不伐為功。終有功。一陽為眾陰所歸。上下俯仰。勞而有功。猶安處下。體自觀。然故有勞謙之象。勞為虛。始謙為厚。終大禹不矜不伐。伊尹寵利不居。周公遜。頤肩是也。互坎為勞。重互震為動。又變為坤。萬

物所致役。皆勞象。艮終萬物。故為有終。象乾三稱君子。坤三稱有終。九三兼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宗曰。謙于人者。人必任焉。謙者。人之所好。勞謙者。民之所服。萬民服則誠服也。任者。或不能讓。讓者。或不能任。任其勞矣。又謙以謙。有不平。萬民以五陰言。陰為民。坤為象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宗曰。上下以謙利上下也。五之下。上有居謙之君。四為多懼之地。而當用柔之時。唯有進退俯仰。以發揮其謙德。而其利仍歸于在上。謙德之主。與在下。勞謙之臣。而巳。不以為巳之利。而乃无不利。亦以義為利者也。互震變亦震。為動。撝象也。卦變小過。行過乎恭。撝謙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三

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宗曰。動中于禮安。上下也。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元。連承上之則矣。下乘勞謙之臣。非謙則忌。連乘下之則矣。則者。禮之定。制物所宜也。動則不宜。無不利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六爻發揮。旁通之情。不違則者。不違天者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宗曰。以柔為利。也。非富天下。可以正也。五以柔德在上。位而四與上皆陰。陰為私利。疑其富以其鄰矣。而勞謙之臣。在下。舉朝皆謙。以成風。豈有為之者。乃有居利之心。以倡于左。右乎。故曰。不富以其鄰。然其象皆陰。主德又柔。勞臣尚謙。保無有心懷不軌者乎。則用侵伐。所必至也。然惟以不富之心。用之。則威如。其非貪兵非驕武。而後无不利于天下也。深慮之師。三苗之族。葛伯之徒。崇密之過。皆是也。師有鐘鼓。日伐。无鐘鼓。日侵。坤為象。互震為動。變坎設險。守國。卦變震。侵伐象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宗曰不服于謙必在之也征之以謙不服  
服也○以其不服而侵伐之則猶是用謙之義  
尚書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  
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可以知謙之能用師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宗曰謙而居上必大白也邑國是征  
大義明也○謙德已成于卦終而處于亢地恐  
天下有疑之以非謙者三為正應而中隔二陰  
之君臣皆其所繫不專于已故必鳴其謙而後  
可上六位高比于九五有上公之象古者諸侯  
各自為國邑即邑之在國中者倘其中有一夫  
為梗皆嫌疑之所在不可不征之以自明其志  
故傳曰志未得以此也有邑國者必有師象謙  
之二三四五上師師之初二三四五也其日利  
用行師利仍歸于君翁之謙德也變艮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也

象宗集註

卷之三

美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宗曰  
以謙求其志也用行師不得已也○上居謙之  
極易涉于不謙未得其志故不能已于鳴而號  
于人以求自明可用行師師大義于天下亦鳴  
謙之一道也齊桓公擁戴共主而述疑于抗君  
其征楚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雖日假仁循此  
義也

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蒙故受之以豫重  
華溫恭元凱作弼廣賡稽首宜慈惠和禮樂  
肇興謙而致豫也

三三三坤上

豫利建侯行師宗曰立國有師利在象也動上  
天者性不害物地理志河南曰豫州居土之中  
象中和之氣其理安舒也爾雅解為叙郭璞注

云事豫備者有叙中庸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  
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一日悅豫序  
卦傳謂以喜隨人故曰先王以作樂殷薦于土  
帝一日佚豫尚書謂無時豫急故曰謙輕而豫  
急三者皆應安舒之意人能豫悅必始于備豫  
悅豫之極必終于佚豫也卦內體坤外體震內  
順外動上下皆應則悅豫之義也震為長子故  
利建侯震驚百里則行師之象外動故也坤為  
衆故行師容保無疆則建侯之象內順故也坤  
為震侯之國震為坤衆之師也屯有震无坤故  
止言建侯謙有坤无震故止言行師國語泰伯  
有公子重耳于楚公子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  
屯悔豫皆入也司空季子曰吉我命曰尚有晉  
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震車也坎水也  
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泉  
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  
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辭曰利  
建侯利師居樂出威之謂也章昭注云坤為大

易宗集註

卷之三

美

輿震動為雷車動聲象雷其小車乎班固也  
內外者謂屯之內有震豫之外亦有震也居樂  
坤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故為建侯行師之象  
也六爻皆變為風天小畜此以奮武彼以振文  
正相對也坤上震下為復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宗曰剛動在上  
而豫志安民也○剛以九四一爻言豫之才也  
順以動以全卦言豫之德也應指上下象陰爻  
不指正應之初以初之鳴豫有內也志謂四之  
志願謂內之坤志在于順故其動也豫坤德安  
貞容保民無疆以是而動謙不悅之此其所以為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宗曰  
天地保天下也○順于人者即順于天我有順  
德可為生民之主是天殺地載之大也震初得

乾初下合于坤  
故天地如之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宗曰

順陰陽時也刑罰清民氣樂也○卦以五陰主

陰則氣不和順矣惟靜正于內動主于外柔伏

于下剛長于上則陰陽各得其所足大順之徵

也是以日月運行而不過其度四時代謝而不

忒其序聖人則之以禮樂治民而不廢刑罰亦

第如日月之有升沉晦朔四時之有生長收藏

總以因乎其時成其大順之化而已至于民知

所服有不和樂而豫悅者誰乎易有時有用有

義時其所適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日月

四時時也六十四卦卦時也故曰時義大矣哉使

人致思也尚書曰唯時唯幾仲尼曰君子而時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未

中一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宗曰樂由陽作聲奮出也天祖薦

上陽舒暢也萬物悅豫樂主于和發于聲所以

飾喜也雷以宣天地之和樂以宣人心之和故

以之作樂先王指武王之樂德即崇祖考之德思

文之詩歌配后稷于天也我將之詩歌配文王

于帝也殷盛也冬至祀天于南郊季秋祀上帝

于明堂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朝覲聘享祭祀

皆用樂唯郊祀上帝乃大合古今之樂而奏之

大司樂國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豫至此而極

矣震善鳴為樂重互坎為樂律五陰崇一陽為

五者廟視之天也三祖也二考也初者作樂之  
德與四為正應以初六升于九四奮也崇也  
應五考配帝也三應上祖配天也履兌主陰禮  
由陰制豫震主陽樂由陽作澤地之形禮由地  
制雷天之氣樂由天作上下得中禮由中制畜  
出得和樂由和作天澤天地之判陰伏于下未  
發之中也雷地天地之交  
陽出于上也發之知也  
初六鳴豫凶宗曰非其時而鳴豫不豫也○初  
是不應豫之時而特四為之應而肆意而鳴必  
至于凶陰柔小人伏處于下而妄意上之援已  
其鳴也妄誕之辭耳變震  
為大蹇為善鳴其象如此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宗曰豫于窮失志謂  
恃四之應已而肆意自得以為悅豫可以驕人  
未有不至于凶者也若二之介石反此者矣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无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宗曰明于幾止于中

正也○凡物兩間為介如石之間斷截然而分

明決之至也六二以陰居陰介在二陰之間與

四无應止于至靜以靜觀動下不為初之鳴豫

上不為三之吁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大傳所

謂知幾也進退以時則然立決故曰不終日正

而固者也互艮為小石有止象變離明有知幾

象卦變豐日中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宗曰豫必以中乃

中之德而守其正中則和矣是以吉也時喜而

後喜時樂而後樂非其時也乃不終日中節謂

和作樂之本豫道也



中正而近于四。見四為羣陰所歸。心切羨之。趨時附勢。以為悅豫。貪心所使也。而四方震起。天下係之。象不為所取。求豫而反辱矣。使勇于自反。變為艮止。則可免于咎。若遲疑不決。悔乃立至矣。互艮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有遲悔象。三。退聽。正與此義合也。變艮為小過。亦有悔象。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宗曰。居下援上。不正。正于已。在剛之下。而妄意相援。不正于人。故不當其位也。若能如二之知幾。雖不中位。而能正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宗曰。四豫得朋。以疑利害忘也。○四以一陽為豫之主。眾陰偕從。皆由是以得豫。故曰由豫。由與翁同。由路而豫。得朋于道途。有猶豫不決之意。以一剛而得五陰。陰為私利。易致沾戀。而不能決去。故必以

易宗集註

卷之三

辛

剛大之道自處。乃可以有得。否則得之以私利矣。故又曰勿疑。以陽剛之臣。居柔主之側。為羣陰之附。危疑易生之地。能無疑乎。疑即猶豫之所成。唯以剛大得君寵。以剛大得眾附。兩兩忘家。公爾忘私。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蓋將使天下由之以豫也。精白一心。與眾共見。朋其來矣。如簪斯盍。朋謂下之三陰。皆合而成大也。震為大。互艮為徑路。有由象重互坎為狐疑。有翁豫象。震為王。一陽橫于眾陰之首。有替象。眾陰相從。如眾髮貫于一簪。合替象也。互艮為止。重互為坎。為加憂。為堅多心。故告之以勿疑。變坤括囊。亦蓋替之象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宗曰。得大行。眾皆歸也。○大面得。故大而行。其志大。故其用大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宗曰。反其中。疾不害也。貞以恒。不死也。○疾者豫之反。古

者有疾。謂之不豫。六五以柔居陰。當豫之時。大體在九。一切委之。易至沉溺。如敬忽之人。必有疾病。惟能持之以正。守之以固。常若有疾病之在身。是可久之道。得以不死也。是豫而能反之于不豫。不失其正中。之位者也。劉禪之初年。以之類有武侯耳。武侯云。則有疾。而不知終于死矣。太甲成王。是真能豫者也。變兌以九五臨九四。介疾有喜卦變萃。永貞悔亡。皆有疾不死象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宗曰。為柔慎在疾也。守其中。知存亡也。○乘剛而不自為剛。是其所以疾也。貞之以疾。知柔而知剛。失人之失。心者必亡。失中者。失正心也。固守其中。知存而知亡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宗曰。成而渝之。不終冥也。震无咎者。必以悔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三

辛

○上居天上。香冥之間。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于豫之象。成猶定也。如春秋未成之成。渝變也。如春秋渝盟之渝。昏冥之象已成。而震乃動體。若能渝變。則可以无咎。所謂震无咎者。善補過也。又變離卦。變晉。冥冥者。變而昭昭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宗曰。豫不可長。尚震

義震以震驚為義。豫處其極。宜加修省。恐懼之心。疾病在身。冥病在心。愈不可不慎也。

謙豫之後。繼以隨。震震艮二陽依地。著用禮樂以成。因之。事起始交于陰。以動而悅。以震而止。悅則相隨。靜以息之。止則必壞。動以振之。隨時之義。終必有始。泰否以來。所有事也。

序卦傳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人心之和動而為聲。豫然後動。動則必悅。悅而相隨。隨之由忘前。乃无咎。是以貴乎息也。動者靜之根也。

根也。





互艮為門闕初无係于正應而出門即隨于六二其時為之乘時者有功也變坤順義其變率聚亦交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宗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宗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二應九五而為初九之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二之中正原非向利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二之中正原非向利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二之中正原非向利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六三陰柔無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初在下非三之匹以

九五孚于嘉吉○九五居上有禮天下信之也○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象曰九五之會足以及禮故禮曰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宗曰悅極而隨

無所之也。用之以亨。禮其說也。上六居兌之終。處隨之極。其係應為六三。而隨之主在九五。六三以柔居柔。其係之也。拘之也。九五以剛隨柔。其從之也。維之也。拘如拘執之執。維如維維之維。而上六亦遂一志于九五。而不敢有他矣。上乃用其說以格于鬼神。使主其祭享。所謂使有享。象此位正。西有西山象。文王受里之四正。拘係之象。後得君長。西岐亦用亨之象。蓋以其有德。知需時之義。故耳。是以周公復言及之。又變乾卦。變無妄。不繫。正應與无妄同義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宗曰窮于上者無他適也。容他往而為九五所止。且隔于九四而不得與。作終豈非窮乎。所恃一心之誠。足以格天而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三

已變乾上九窮之災也。刑九乃見天則。用亨以行禮也。

序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以豫而隨。必忘其已。已將不事。將不勝事。蠱之為事。終則有始也。

三三

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宗曰。樂乃有事

反陽剛也。蠱從蠱。從皿。朱子云。器中盛蟲。令自相併為蠱。今粵中有之。謂虛云。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左傳晉侯求醫于秦。醫和視之曰。疾如蠱。是謂近女室。非鬼非室。惑以喪人。趙孟曰。何謂蠱。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國語謂。莫伏于蠱。莫嘉于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

易宗集註

卷之三

三

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惡。要。以陰氣結。而後生。蠱也。風。艮。山下。甲順而上。苛止。山本為風。所落。為蠱。壞之象。女惑男之義也。元亨者。極。則必復。與否。而泰。一消一長。一反一正之理也。然必反于陽。剛之德。為撥亂反治之才。九二以陽德居陰位。六五以陰德居陽位。故能以幹母得中。以幹父用譽也。利涉大川。言其歷險阻。以成功也。二三四五為兌。為澤。有川象。三四五重互為震。為木。涉川象。先甲後甲。諸家之解不一。何氏訂。謂極詳。皆臆說也。鄭玄取更新叮嚀之意。朱子仍之。其說雖不經。上弼以為今甲之取。中命之義。焦竑助以決日之說。不知今甲之名。漢方有之也。未知德本文王圖。謂艮巽夾震。木于東方之也。胡仲虎則謂先天之甲在東之。離運數震坤三位得艮。應數兌乾三位得巽。必本于邵子之圖。其間乃无義理之可舉。與他卦之家。又于先庚後庚。不作也。吳幼清謂為策日之占。引說書。丁酉拜庚于郊。為說。然丁辛是古祭祀之日。而癸日則否。外更有程涉。隨焦弱侯。鄒汝光。諸說或失牽強。或失膚淺。惟熊明來則主納甲之說。虞仲翔同之。何氏訂。謂從之。其說云。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初爻變大畜。則內卦為乾。先甲也。四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為乾。後甲也。凡卦象從無以變為義者。且初爻一變。何以日先三日。四五二變。何以亦日後三日。未確也。按子夏云。先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斯義似確。而何以取斯。且若以陰陽水火為解。則卦體无坎離二象也。要之以應測聖人之旨。不若仍以聖人之經。註經也。禮曰。謀之三也。果月之三日。而成蠱也。蓋蠱為壞。即日月之虧解之。蠱壞于陰月。陰為晦。前三日之朝。月上于東。明將滅。而魄見。朔後三日之夕。月墜于西。明未盛。而魄見。過此則明盛。而魄隱。蓋明為陽。魄為陰。明滅魄見。則不讓。則隱。蠱之為體。成于陰也。而魄隱而明見。則又復于陽也。以甲言。月出于甲。則滿。先甲後甲。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

## 美

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宗曰。亂極而治。天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宗曰君子行而無阻乃阻于山下鬱而不暢遂成淫滯之氣積而爲蠱風本從虫蟲者風之族也小雅云習習谷風維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蠱之象也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振民有鼓舞興起之意育德言振民正所以育其德

醫良醫之療疾振者驅其外邪育者養其元氣  
者以風之爲道而善用之則非山下之風而天  
上地土之風矣振取于巽振動山木之象育取  
于艮涵育風氣之象也世運蠱壞之時吾子獨  
有教于民德治道  
規模宜先定也

初六乾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宗曰當蠱之始乾未干也乾乾无咎厲于終也。○幹如木之幹枝葉之干附以立者貞剛足以幹事木有幹而枝乃繁也。○異爲木朱子云蠱者前人巳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乾爲父坤爲母陰來乾下則乾體壞陽往坤上則坤體又壞故皆成蠱象。○異爲長女勢豈能支然尚幸有艮之少子在乃以柔用剛變而爲乾得考之道庶幾可以成家而考得无咎也。○然以柔弱處艱難之際危甚矣厲以居之節曰乾夕惕之厲故其終必吉也。○卦變大畜有厲象。

## 美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宗曰：其事順，其志應也。陰柔之才處巽  
之始，安能幹蠱？然其志先定，體父之心，承父之  
道，蓋有所不能已，所謂善繼人之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也。○二爲陰位其蠱象

性而以剛德乘之可以治其壞矣而又不可以  
貞任其剛正必矯拂以傷義堅執以傷恩孟子  
曰不礪不孝也虞舜號泣于天蒸蒸以父豈得  
已哉蓋女信陰柔易至偏僻如武氏之變非狄  
梁公亢饒察變因其勢而幹旋之其何能濟乎  
貞者事之幹而時有不可貞者所謂吳以行權  
也互兌爲悅不可貞之象也變  
艮爲毀折亦不可貞之象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宗曰：用剛以中事坤道也。○幹母之蠱，蠱于父，而得其中道，不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咎

宗曰有悔无咎小大辨也○三

為陽位其蠱又象父也○以剛處剛事或過亢而  
其體本柔有非所宜故以其小也而有悔焉○三  
謂陰也然事當盡壞非剛不濟故无咎大咎大謂  
陽也无咎大咎竟無用剛之咎也此象之所以  
尚終始于天行也互兌重互震為動變坎入陰  
則誠有悔咎矣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宗曰幹父之蠱剛不  
害也○卦與陰而位

陽故用剛  
而不害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宗曰蠱而裕之失剛德  
也○四為陰位不日母

而日父者艮陽卦也以柔居柔而初又應之以  
柔故成其裕蠱之象言其寬緩而不足以有為  
亦止之咎也○四循以往而無變體見吝宜矣  
是有子而无子貽厥考者者也互震變離卦變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旱

陽剛新則无  
不幹之蠱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宗曰往未得止不  
當也○只義為止

當蠱時不可不往而以裕蠱之道往往何得乎  
非所止而止則非往而往矣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宗曰幹蠱用譽中德著也  
○五為陽位其蠱從父而

以柔中居尊位九二又能應之以剛可謂剛柔  
相濟幹蠱之功成而名亦以顯可以用譽矣有  
譽升聞非其堅歟至於過則歸已善則歸親賢  
罪引惡其用譽之道又有復焉者矣互震三蘇  
蘇无青亦譽象變巽為順  
史巫紛若亦用譽象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宗曰德得其中以承  
譽也○有柔順適中

比德以承父之蠱故有幹之譽无蠱之名矣初  
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是初不承以事而

承以意五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宗曰不事為事尚止  
者也○蠱義有事而

當艮之終教于所止自居于剛而不比于柔五  
不應于剛二其體在外止于外體故為不事王  
侯之象王五也侯三也賢人止于外而不事于  
內在一卦至上之位故曰高尚其事言蠱當有  
事而不以王侯之事為事以高路遠引為事也  
爻變坤卦變升其止高尚之事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宗曰剛而不居亦天  
剛而知退可謂進退存亡知幾者矣志在干用  
剛為柔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豈非可為儆法  
乎

易宗集註卷之三

易宗集註

卷之三

旱

易宗卷之四

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

隨悅蠱止必有事矣以臨以觀施之于教坤德之用柔也噬嗑而賁賁之于刑離陰之用剛也剛消而剝反而復事制于地義從乎陰非震之為易以動之非艮之故易以止之則陽事之功也陽事必上其功于天物與无妄大畜日新天命在人行道在德也隨蠱之後繼以臨觀君子有事于臨小人有事于觀蠱元亨而天下治君民之問而已序卦傳曰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臨者大也振民育德君臨之事剛中而應所以飭蠱也

三三兌下坤上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十一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宗曰進而臨君德小人也臨臨臨也豫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上下相與為臨初二剛進以臨于柔如臨溪潤之深謂二陽浸長以通于四陰彼之為道臨者在後所謂臨也剛進而柔也三四五上亦謂之臨柔俯而臨剛也上下相臨故曰與也陽浸而長有大通之勢而利于貞固不貞固則長者易至于消故戒之曰至于八月有凶乾卦四德備獨臨與同稱蓋一陽始乾繼以剛中即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君德也但利貞有戒勉之意不似乾之自然全德也正恐其消長倚伏三陽可以進二陰亦可以進至於八月即夏正之六月進卦用事之時則以二陰消四陽而有四矣本傳曰剛浸而長進傳亦曰浸而長臨進正對臨以大臨進以小進臨取于君子之與小人進取于君子之遠小人也朱子本義多從王弼惟此卦獨謂八月為商正建中之月其卦為

觀說本于鄭玄何氏訂詁從之而考亭則主下進卦是其參考之至當者也何子曰文未受命何以遽改商正然易周易也文王作易乾坤既始復始故以子為曆元正一陽始生之月也其在當時易非圖書不以獻也又按臨為四陰二陽之卦非七月四陽二陰之卦氣也六爻皆變為漸夫何疑焉兌上坤下為萃聚亦有臨象

象曰臨剛浸而長宗曰陽長以漸天道得也○浸列于日一氣不頓漸其義也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剛漸而長也臨之正對為遯故曰小利貞浸而長是柔漸而長也地澤陰體也而反曰大天山陽體也而反曰小蓋以陰陽之始生皆有不可禦之勢所以慎其漸也坤初六曰其所以漸其漸也坤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二

說而順剛中而應宗曰剛得其中以順剛也○進而柔在上順之說而順也以二五兩爻言二為卦主以剛居下得中而五以柔在上應之剛中而應也方長之剛而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陽進得中是有乾道故曰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宗曰陰不久消浸以十二月當純陰之時漸而生陽陽長陰消會未幾時從前觀之陰之消不久也而是而陽日長長則必消至于八月從後觀之消而又長也此與履霜之戒同人心惟危於此而見僅僅往來慎與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

疆。宗曰。以臨其民。澤于衆也。強以教之。悅安之也。○澤入于地中。潤泉而不竭。地膚于澤外。博而無方。取兌之講習。以施教。不徒日教。而日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其坤之含弘。以保民。不徒日保。而日容保無疆。其度量如坤土之大。此真足以有臨者也。

初九。咸臨貞吉。宗曰。此以剛以臨。不恃剛也。○咸。股頰。體皆有剛。不兼行也。二陽同類。而進臨于衆陰。初九雖陽。而以剛居剛。未得中德。故必與二並進。而乃足以臨。以貞而吉。得九二之中。而正也。故九二亦稱咸臨。他卦更無兩爻同象者。觀之五上。皆曰觀生无咎。觀之五上。即臨之初二也。爻變坎。習坎有咸象。卦變師。以衆正。有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宗曰。志以正行。必有與也。○以剛臨物。自無不正。而日志行正者。謂其必以咸臨。思合于九二之中德。以行其正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宗曰。此初以臨。均其吉也。不恃其中。不以已利也。○初九既與二偕。其臨則九二亦與初偕。其臨其爲咸一也。自居中德。不以自恃。而與初偕。其吉則足公其利于人。而不私已之利。是六五之正應。亦與初共有之。故曰无不利也。互震。變震爲大。陰咸臨衆。卦變復。朋。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宗曰。剛德而臨。制以順也。○九二剛中。而又辭不及其中者。不自恃其剛。而必藉初九之剛。並進以臨之。蓋以衆陰在上。我處其下。未即順我之命。惟于初爻並進。同德相助。而剛乃長。且以爲兩人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有也。所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宗曰。剛不可悅。處之致泰。陰也。○兌口柔悅。而下臨浸長之剛。勢將逼已。爲甘美之言。以媚之。故曰甘臨。然二剛並進。必不爲其所悅。徒懷私利之心。而陽剛不言所利也。若能存兢惕之心。以剛之不可遇。爲憂。則可以无咎矣。泰卦之三爻。艱貞有福。以乾乾惕若之憂。心處之。則柔亦變而爲剛矣。互震爲大。躁。

象曰。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宗曰。以柔臨剛。失所處也。知其受勿恤也。○三陽位。而陰柔居之。下逼于二陽。豈能安乎。知其當憂。而憂存于心。則不長其陰柔之咎。而可與下剛矣。

六四。至臨无咎。宗曰。至于臨。以剛應也。○至下也。說文云。爲飛高下至地也。四與初應。初剛來臨。而四以柔至于其臨之之處。剛柔相得。而无咎矣。互震。變震。卦變歸妹。歸有時至。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四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宗曰。以柔居柔。知至至之。觀二之不當位。則四之當位可知。三與上應。四與初應。又以剛柔相應。而至當也。知剛知柔。知至知終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宗曰。柔中居尊。知光大也。○五以柔德處剛位。履得其中。帝位不次。下與九二爲正應。王輔嗣謂能納剛于禮。不忌剛長。而能委而任之。不自用而用人。所謂大知也。中庸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此之謂也。宜者宜爲君者也。夫子釋乾四德。而三仁義禮于貞。不言智。釋坤日。知光大也。下以知智之用。柔知藏于。

經 32—712

內坤以藏之藏諸用也變坤為通

知臨象卦變節節吉空象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宗曰中德在位惟君宜行也○宜者

左之右之尤不宜之于其行而宜乎

其中而知之也非大君之宜而誰宜乎

上六敦臨吉无咎

宗曰安土而臨厚所與也○

敦者上乃坤土之最上處地有山亦敦象故

艮上亦曰敦艮上六與四五同體而无應三之

情五知臨志在應二上亦志在于二四至臨志

在初上亦志在于初厚其所與是之謂敦臨也

蘇子瞻云臨之六五既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

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既應初九矣六五

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所謂復敦也其吉也

與知臨同其吉其无咎與知臨同无咎也變長

卦變損弗損益之有敦象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五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宗曰志在內從剛也

德志在順乎內之二剛以候其進雖陰柔亦敦

大也十二辟卦惟臨無小人亦猶泰之內君子

而外小人小人

化爲君子也

序卦傳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

以觀大德不官大勇不闢大匠不斲大庖不

豆臨之二陽易體在上

觀我觀民非常所望也

三三坤上

觀望而不薦有孚順若

宗曰相觀于禮天下化

○觀望觀也穀梁子云常事曰觀非常曰觀

以四陰消陽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上之

深也薦進也禮祭統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奇  
可薦者莫不歲在外以盡物內以盡志此祭之  
心也望而不薦是內致其潔清誠敬而外無取  
于備物故下繫之以有孚言其誠信之在中也  
顯頭在上也兩雅云顯顯君之德也廣韻云顯  
仰也誠信于中有顯顯之德而下皆仰之故謂  
之顯若也王輔嗣註望而不薦謂既灌而往則  
不欲觀朱子非之謂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又  
似无據何氏訂註從鄭康成之說謂諸侯大夫  
之賓禮主人望而獻賓賓望而酬主人設薦俎  
者亦于也此但就四爻觀光用賓之義爲解而  
于象未全與象傳神道設教之旨不作矣互具  
爲門闕有宗廟之象六爻皆變爲大壯非  
禮勿履坤上強下爲升有利用禴之象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宗曰中

也泰已而治天下順之○大觀在上指五上兩

爻言大者陽也物大然後可觀本于臨之義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六

五爲君位上爲師傳二陽既老德成而刑大觀

在上之義也四陰方盛以二陽爲大曰大觀二

陰在上以四陰爲大曰大壯順而巽指兩體言

坤之性本順在下而上以巽風拔拂之剛居五

位得中剛上柔下爲正

所以爲觀于天下也

觀望而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

宗曰所存

化也○觀而化即觀其望而不薦而知陽德之

君德敬自將不徒以文法威令飾人主之觀而

不覺其翕然

從之而化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



飲冬藏其序一定者也。時以地通。備四時舒慘之氣。而與亦應之以八風。天之有乎不忒者也。人君象之。服天下以誠。恭已無爲。不爲俗儒所惑。其具而不賞。民勸不惑。民威無不服。者詩之所謂泰假元言。時靡有爭。而無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宗曰斯乎動以風也。用以觀民自上而下也。○風行地上。則四方爲遊歷周覽之象。門方風氣殊習俗異。故省而觀之以設教也。省方即尚書五載巡狩之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周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詩有十五國風。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道教以別曹之奢。教以儉。魏之儉教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方指下坤體二陰言。觀指九五言。冥以申命行事。設教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七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宗曰童觀之民童光也。○二陽在上觀之所係。而初六以陰柔之人處于極鄙之地。最初之時。如兒童之方釋放。象以童觀言以童爲觀也。小人謂陰柔也。知議鄙近以是爲觀。不足謂君子處此則是自遠于陽剛之主。而失利見之會。所以爲吝也。初與四應。四則觀光而无吝矣。爻震視雙雙觀象卦變益見善則遷。離君子戒小人。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宗曰小人之分如是。觀也。○六陰爲小人。

幼穉爲童以是爲童。小人之道耳。

六二闚觀利女貞。宗曰觀而女之利于貞也。○爲女之謂觀。初陽位。故曰童。二陰位。故曰女。雖以五爲正應。而不能明見九五之道。三與四皆

藏之以陰。弟可闚之而已。陰爲私。利當貞以居之。謂其處中而不亂也。爻變坎。小有得。闚觀象卦變渙。奔其。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宗曰象陰之下。非大門內之事。耳。丈夫志在剛友。寧內之事。皆其分內。且得大君之應。而陷于陰柔。不能自拔。徒效女子之見。不亦醜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宗曰觀有常觀。進退得也。○平其常然者也。指其正應言也。觀有非常之義。而觀所當觀。則我生之常所當觀者。正應之上九也。進而得。上復退。而得五。觀之正者。故傳曰未失道也。五艮變艮。爲時止時行。有進退象。卦變漸有漸進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八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宗曰進退合中。臣從上應之。陽不與初二爲侶。而又退以從九五之君。是進退之間。皆有當然之則。不失其在下之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宗曰以賓爲觀。禮而王利也。○初九之吝。以其遠五。六四之光。以其近五。舍初之應。而從五之尊。應內在下。觀外在上。故曰觀國之光也。光者陽象。指五上也。五之正應六二也。而六四從五。非其正應。故曰賓。五爲尊位。故曰王。用賓于王。用其觀也。四陰進過二陽。有從王之象。惟六四居三陰之上。下體坤爲民。而四親之近。若之側。爲朝覲止進于王。所在王以得賢爲國之利。是利歸于君矣。利歸于君。大觀在上也。五艮光明象。變乾。嘉會合禮有賓象。卦變否。羣離志行有用賓象。



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宗曰唯王有賓光在上。非正應則賓矣。剛又為主而柔又為賓也。王體其賓即國之光。賓禮于王。觀國之光皆尙賓之義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宗曰觀我生知風自也。中正以觀君子化也。○

九五以中德居尊位正應者二而初三二陰月類成坤之體為民之象。陽君而陰民其常然之分也。大以觀之省方設教無非君子之事。故无咎也。陽剛為君子而中德則无咎之君子也。互民變民教民厚終卦變為剝。厚下安宅皆有觀生之義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宗曰觀我觀民君子之德。觀我之觀民一也。上下之勢其常然者兩其所以觀則又有先觀我而後觀民者。天子以天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九

下為一家。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凡陽剛之所為皆乾德也。首出庶物利見大人。乾始以美利利天下。所為大觀而化者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宗曰輔陽以治天下服

之正應亦在下而九五以君道治之則上為師傳之臣不敢以為我生而以爲其生。選一民而二君之嫌也。九五之君子大觀在上之君也。上九之君子公忠體國之臣也。故均之无咎。變坎常德行習教事亦有觀民設教之事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宗曰制治于未亂志在

為九五之所有為大臣者體而觀之則无咎也。但羣陰競進漸逼于五可无憂盛危明之心。保那制治之通乎。志未平者未寧其心也。日陰漸進而為五陰則上九處于漸消之勢此不平之

所由來

序卦傳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臨以保民觀以設教。設教之道明其政刑合以章之文明以止。

噬嗑

利用獄。宗曰合以治之物之宜也。刑罰

作在兩離云。查合也。噬嗑除間之卦也。物之不合。離有間也。大衆顯中虛有合口象。四以一剛畫間隔于其中。則不合矣。故必書噬嗑其中之剛而後上下合焉。天下之大一夫梗化而治道不成。去之得通所以亨也。利如牙之利物之有間必治去之宜也。上下二陽象如兩目不日用刑而日用獄。將使之自化其煩便利期无利之意也。下體震動之以威上體離明之以察獄中之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十

情无所于遷則自格矣。六爻皆變為水風井。教養養也。震上離下為豐以折獄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宗曰中虛以養剛不正

卦初上皆陽中四爻陰而虛為口頤之象。六四變九四則為噬嗑。是頤之中有一堅物以剛之剛居柔地非其正也。頤中上下斷斷有齒牙能噬者也。爻辭二三四五皆有所噬故見噬嗑為義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

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宗曰動必有明剛

倫于中也。○噬嗑合而後亨。物之情也。剛柔分者指中四爻。剛柔也。乾勝剛也。剛勝肉乾肉柔也。夙制剛之也能分而後能合。洪範剛克柔克必用人之剛柔氣質而分別用之乃可以德文

也。震動離明二體合者以用刑而行罰動之以威。乃能決獄。明之以察。乃無紕獄。如雷得電。而益轟電。得雷轟而益熾。故曰雷電合而章也。得中而上行。指六五也。以柔處剛。居德之中。而淫刑之患。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六爻皆言治獄。傳中皆有未當之辭。二曰乘剛。三曰不當。四曰未光。惟五乃云得當。則以其柔德處剛位。以柔德行剛事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宗曰：明而後也。○雷之初起。電乃在前。相須為用。故取合象。明者明察。勅者勅行。不先之以明。則法非其法矣。是以雷電之合。必取諸章也。黃幼玄曰：電不見而雷出。則物惴惴而不知避。聖人之為刑也。不掩物于所不避。不惕令而與之死。勅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士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宗曰：刑禁于初。欲重生也。罪輕足滅也。王輔嗣云：校者以木殺校者也。履謂校者于足。如納履然也。足滅之。則下不及趾。今候其足。如納其履。自上視之。將滅其趾。所謂小懲而大誡也。倘果有滅趾之校。是无制之刑矣。震為足。下畫為趾。初剛值互于震足之下。故沒其趾之象。震又為木也。于夏傳曰：戒為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小人之惡。初動而即禁之。使不得行。是以无咎也。繫辭傳曰：此小人之福也。爻變坤。履霜堅冰。與履校滅趾同義。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宗曰：為惡不行。使无咎也。○滅足則不能行。使小人欲逞其惡而不得。動刑禁之于人。益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宗曰：噬不敢盡。剛在下也。○中四爻俱曰噬。皆見治

獄之象。膚皮之表也。柔麗肥美曰膚。二以柔居柔。故象以膚也。古禮刑實下一膚曰膚。象柔麗之下。无骨之肉。在皮也。滅沒也。膚易入。恐入之。盡至沒其鼻。故以滅鼻為心。是不敢盡法。不忍見問之意也。互艮為鼻。為黔喙。故有噬膚滅鼻之象。噬嗑在于去問于易去之。而存不盡噬之心。故无咎也。爻變為兌。口噬象。卦變震。震而通。亦噬象。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宗曰：乘剛為心。慎于噬也。○二居二。皆柔也。二最易噬。近于初剛。初為頤之下。噬凡噬物以下嚙之動為最。初以至近之剛。噬至柔之物。一舉盡噬。畧无雷震。恐有滅鼻之患也。存此心。則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宗曰：以柔居剛。毒人掌田獸之屬。肉无骨者也。爻曰之噬。乾之為脂。是柔亦堅矣。位剛故也。五行志云：厚味實脂。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士

毒。注云：脂久也。味厚且久。有毒。惡不早治。以至下堅。故噬脂較噬膚浸難矣。故為遇毒之象。小以陰柔言。以柔居剛。不得其。中。以是用獄。則吝。隨之。然詰姦刑暴。自有法在。噬之不已。終當弗服。何咎之有。互艮為止。重互坎為險。皆遇毒象。爻變離。卦變全離。明則无咎矣。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宗曰：陰柔為剛毒之來也。失之位。故曰不當。弱于前而噬。夫堅是以遇毒也。天下之人。其毒于陰。陰凝而堅。則難治。故以其小吝吝。則可以无咎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宗曰：艱以治之。貞得勿喜也。○肺。肉之帶骨者。乾。火所乾也。離為乾。卦背而連。肉剛之居于柔也。肺而名乾。為離之剛畫也。獄囚之剛。很強梗者。最為難治。必極為推鞫。而後得其情。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

民訟人求天子朝。日明其直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人鈞金三日乃致于朝。日明其實然後聽之。皆以示嚴貞之意。或曰得金矢利與貞。監惟四五兩之能盡治獄之道。四又以兩居五。又以其居剛故。一曰嚴貞。一曰厲无咎。蓋剛為治獄之美。主下果斷。柔則德威之仁。主于哀矜。觀庸者用刑而有不輕。則明之心也。九四近君乃獄之上。不可意者乾為金。離之陽畫亦振金。離為矢。故取剛木為矢。互艮止重互坎險。皆照貞象。又變艮卦變為剛則剛之剛去矣。陰象曰利觀貞吉。木光也。宗曰離歸于剛未易明。故也。離之明以柔來剛中也。而端用其剛則恐失其明。故離之初四二爻曰履錯。日无所容。皆未光之美。必以觀貞處之。而後得大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宗曰若事聽未所得正也。○柔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主

居離中。无咎之內為大所乾此獄之已成而獻于朝者。雖先天為乾。象金得坤中爻之正色。象黃。訟小獄大刑。禮訟出矢。獄出金。四兼訟。色日金。天五端指獄。故獨言黃金也。貞厲者處位之正。宜以貞守德之柔。宜以厲明以燭之能。得其情。故无咎也。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者有司。執法之公。以柔者人君。恤恤之心也。小司寇以五聽求民情。懇然于辭。色氣神之際。大司寇聽之。三宥然後刑焉。所以厲也。互坎厲象。變乾黃金象。卦變无咎。厲无咎象。宗曰用獄得當。柔正中。日不明。皆以剛故。唯離之中。柔而又明。則无所不照。以之治獄。如噬乾肉。故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因上為首。剛畫在上。首械之象。

離為科上。桀木。有械象。首械之制。刑圍其項。上不通耳。何者貞也。罪人至于負械。其獄已成。而不可解。憫然念之。日得無滅其耳乎。此則耳無所聞。終不能明之象。是之謂囚。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古人刑囚。微樂滅膝。泣罪之意也。變震全體。柔索雙雙。以惡德修省也。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宗曰上雖聰。下不明。大而不。不可解。刑獄者視之。如滅其耳。然也。聰不明者。言上雖聰。而受刑者之情。則有不能明者矣。能不引以爲咎乎。象中滅趾滅鼻。滅耳。皆取其象。言之。指用獄者之心。以爲如是。以明不忍用刑之意。非果有此事也。何氏訂諸。謂其滅制之極。厚如是。古人豈有任意造爲刑法。不合于制之理。即噬膚滅鼻。考亭亦曰不免于傷。滅其鼻。皆非也。總之六五一爻。以柔居尊。故其剛誠皆仁。柔之道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高

片其傳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貞。貞者。飾也。易合則貞。貞則无禮。文以飾情。政以明刑。始以離合。終无不已。

三三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宗曰致飾以止。宜小往也。○文如錦。故為文飾之象也。京房云五色不成。文彩。漢也。孔子筆得。實誠然有不平之色。子張曰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山下有大。實非正色之謂也。大質也。黑正。宜正焉。今得貞。非吾先也。在問決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賁有餘者不受飾也。孔仲達云。以大黑山。黃白色也。楊子雲曰黃不純也。卦體剛實柔虛。實配質。虛配文。剛為大。柔為小。坤之中畫。柔于乾中。為離此先天之離也。是天德充實而後。和順之德。以文之光明而利達。故曰賁。乾之上畫。往居坤上。此先天之

他辭是承離艮兩體合也文明以止指貞象也

爲徒步以往應于六四不資乘輿用剛者也

質而後文可施有剛而後柔可用此貴之所以貴于初剛也自奮其勇往無所倚藉光明俊偉何貞加之內體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宗曰勇于義其道去

為義乘人之勢利以為勢利失義者也義在直前無所乘藉可以為文矣是合于分剛上而文柔者

六二賁其須宗曰柔繫于剛文應質也○須面

上象頤六二在其下須之象也凡須髮毫毛皆屬于陰皆從柔象柔所以文剛也而必附麗于剛而後起也六二離卦之中先天之離之主畫也二附于三如須之附于頤賁飾之取義也上九以剛文柔文六五也六二以柔文剛文初九九二也互坎變乾卦變大畜以剛勝不用賁矣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七

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宗曰從于剛文以起也

九二以文位在二之上也與起也須隨

頤而動柔附剛而顯文從質而起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宗曰剛與柔備義不濡

三之剛賁如也而六四六五又以柔處其上初上以二剛包攝之二三四互為坎遂有濡濡之象若既未濟之濡首濡尾皆有附濡之漸故濡如也受物之歸恐為物溺文勝之弊必致于廢以禮節之乃可以久故曰永貞吉中正不偏禮之質也範圍不遇義之制也長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溺則其文彩可觀而吉矣重互震變亦震為玄黃賁如象卦變頤言語飲食俱不可以有溺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宗曰剛不可奪文不濡也○文大勝

剛弱弱則有奉之者而禮讓矣長守其正而終莫之陵雖濡如而終吉矣義國之凶諸侯凌儀其文勝之患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宗曰文德

艮也○三四附柔相襍離艮之交故曰賁如入于艮位又將止于賁矣故色取其皤皤老人白髮也艮以上爻一陽為主四之賁上之白賁有皤如之象三四互震為馬足馬白足白賁白馬之象禮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馬之翰如匪比三而為寇乃未初而為婚耳四與初為正應而三近而比之其柔足以文剛而既文九三之剛乃文初九之剛蓋卦義小利有攸往正此之謂也而上九之剛又所以文六五之柔且文及六四也重互坎為盜有寇象重互震有馬象變離為中女有婚媾象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太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宗曰

而疑文未中也終无尤以正應也○六四應初而近三柔而尚文人皆疑之而三之為寇初之為婚媾甚分明也止于其所而

不為文所掩覆則終无尤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宗曰以柔居

餘于禮其文弱也○六五以柔德居剛位以柔文剛而失之于過故有吝象吝指責于丘園束帛戔戔而言也五之應在二上下皆柔柔在上則為柔儒之主而柔在下不失為文柔之儒在二方有待而與而五弟以束帛戔戔之儀賁于丘園之內豈不為吝乎然終得吉求賢自輔并文明之象也下體離二如草木麗乎土有丘園象得坤中畫為布為文為吝吝有束帛象五匹日束三玄二縵象陰陽也戔戔剪裁分製淺小之狀也互震為玄黃變巽為繩直束帛象卦變

之狀也互震為玄黃變巽為繩直束帛象卦變

家人有  
正得象。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宗曰志在得賢文有喜不可有私喜怒亦不可遇于用柔惟求賢之進卑禮下聘天下悅其心而愛其有禮故曰有喜有喜之名也。

上九白賁无咎。宗曰文得所止不離乎賁也。○而上九與三為應二者皆剛剛從剛而無事于文故其體素而色白也白矣而又曰賁者以其下之剛柔相間而成賁之象以剛居上有化成坤卦變明夷而明以止賁之終也故无咎又變明則傷于文柔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宗曰志得其止文化成也。○上居賁之極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九

宜文之窮矣而特有艮止之陽剛居之為白賁无咎之象是居上而行其志使天下不致有淫靡之習而成淳樸之化是乃所以為賁也。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虛美蕪心泰亂之即為剝虛美蕪心泰亂之萌浮文妨要晉衰之光也。

三三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宗曰不以為利將安往也。○剝至五僅存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利有攸往矣陰柔為私利而陽在上而無補助下之羣陰皆思削而去之君子豈有所利乎不往則謹身晦迹以待天時不惟免于剝而轉剝為復之道矣蓋艮止為不往之象又曰光明知幾者也六爻皆變為夫艮下坤上為謙皆可釋君子遵時養

義之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宗曰柔能變剛危君子剛為陰柔之盛必將變去其剛而後已也夫日剛決柔此曰柔變剛君子小人不能立也夫剛名正言順變則侵鋒消熾乎不知矣危矣哉。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

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宗曰利于小人君子止也。知止知時能為天者也。○

陰邪之勢方長自非君子之利小人以利為利君子則否故不利也乾行之下一陰始生自姤至觀皆陰進之象五為君位君心未為陰邪所中天下事尚有可為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其象未為凶也至剝而反五則君心去矣小人道長至此已極君子觀于下體之坤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十

象而得順觀于上體之艮象而得止故剝而止之觀于象而得之也終徐以接物堅固以守已使小人不得恣逞以陰培正人之氣頑果不食一反轉間而七日之復可幾也否則激變生禍不待龍戰于野而其血玄黃矣所謂貴也消息者盈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皆以四言役者陽之息剝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也剝正陽消而將虛之時天道無常如是而君子尚之以為行止是順天時行配乎天行者也在剝日觀象天之象即人之象也在復日見心人之心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可厚下安宅。宗曰陽上而附之傾危在安民也。○陽處于上而在外極遠无所倚者陰處于下而羣類相從成其氣勢山附地而險若君子之附小人而危也豈能安乎豈能久乎此所以為剝也然而坤為衆為民大

勢已去。人心可以斷之。計惟有固結民心。以安其居而已。厚即正德厚生之厚。凡可加恩。靡不至焉。一陽覆于上。有宅舍之象。故曰安宅。厚其下。即所以安其宅。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卦象下剝上。傳言上厚下。陽為君。為君子。陰為民。為小人。論君民相倚之勢。民生厚。則邦本固也。論安也。象之順止上之得與此義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宗曰。陰始害正。邪自下附。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牀與貞指君子。剝與蔑指小人。剝之初六。在先。天為坤。初象以履霜。在後。天從姤來。象以觸。觸剝牀者。剝削其牀。而先及其足。皆不安之象也。足蓋牀之所資立者。其足削。則牀不可居。如削人之權勢。而先及其爪牙也。貞。正也。蔑。猶削也。物見削。必微蔑也。曰。蔑貞者。謂小人之害君子也。其言甚工。其心甚毒。凶亦指小人。小人能為內于君子。而究自路于凶也。所以漢戒之也。爻變震為決。躁卦變頤為顛。拂皆有剝足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四

手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宗曰。剝以滅下。終上人以害君子。先剝其下。則有漸及其上之勢。是以凶也。滅下謂滅下之陽。從姤來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宗曰。剝逾其辨。貞逾危。憊云。是牀也。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上下分辨之處。程子云。牀之幹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先亂其是非。邪正之辨。至辨之不得。而貞乃愈危。必至于盡蔑而後已也。變坎為險。剝至于心險。其凶愈甚矣。坎于木為堅多心。亦幹象。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宗曰。无與為辨。其剝爻皆應。謂之感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謂之離應。不相與。六二陰柔。五亦陰柔。柔與相應。則

无陽剛以止陰之進。孰與之辨。其是非邪正乎。羣陰潤滑。无與分別。正剝辨之意也。

六三剝之无咎。宗曰。剝之所之。非其朋也。○三其所處之地。剝之所之也。然第所值之時會如此。而不與眾小人為党。此其心猶知有君子者。是以无咎。程子云。東漢之呂強也。變艮三為艮。其限上下判。隔失上下之象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宗曰。失上下。有所與六三之心。獨與上九為應。是剝之所之。失上下之心矣。為君子之所與。自不為小人之所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宗曰。犯上无禮。小人之長也。○皮毛。故稱膚。下體剝盡。乃至上體。猶牀之剝而及于膚也。是時貞已盡滅。故但言凶。小人之必欲剝盡君子。不知乃自剝也。爻變離。火焚山。亦剝膚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圭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宗曰。剝近于掌。凶而切于身。四比于五。災切于君。近且切。不弗為凶之象。而實罹于災矣。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宗曰。以陰從陽。其至觀皆有與。象。至剝而與始。凡與卦象皆取魚中孚之豚。魚井之。則始之有魚。無魚指其下之陰也。貫魚指下四陰。如魚之頸頭而貫也。以五以之也。五為君位。而處于眾陰之中。則以上象君以五象后。亦變例也。五為后位。則四為夫人。三為九嬪。一為世婦。初為御妻。五統羣陰。而均戴上之一陽。如后統羣妾。而以之均被君寵。也。剝至于五。凶矣。過此有非聖人所忍言矣。若

曰此所處陽位。甚近于君。非羣小離間之比。若能由是而承天寵。可以反凶為吉。其勢緩不能驟遠。陰小而攻可師之以從于陽。亦陰小之利也。以其陰小。故謂之以承寵。以其貪狹。故誘之。



以无不利此聖人之權教也又按美里之禍以  
宮人免則公之為此父憂患之大而衛智之深  
也又王之卦蓋善用變者也又

變與卦變觀亦有女貞之象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宗曰剥而以寵善補  
過也五本以陰剝  
陽而反承陽之寵是剝之始也以目終也以无  
尤矣補過之道在于知悔陰可以為陽一轉移  
間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宗曰碩果  
君子厚下

民也小人剝廬不以宅也碩大也乾為木果  
衆陽皆變而上九一陽居然獨存猶碩果之在  
喬枝也幸不為人之食將有復生之理矣此時  
小人盈廷而國有遺老或曰民之望也不可殺  
也是碩果之所以不食也坤為輿以五陰承一  
陽如人之在車上程子云陰極盛時其亂可知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圭

亂極則必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  
也匪民下泉所以為變風之終也卦象衆陰宗  
一陽亦為共載之象小人處此則盡化為陰矣  
一陽覆五陰又為廬之象奇變為偶則如破壤  
其廬舍矣朱子云小人自剝其廬无安身之處  
也蓋君子平時之厚德下所擁戴小人窮見之  
伎倆必喪身矣所謂禍福无不自已求  
之者也變坤為龍戰于野剝廬之象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

也宗曰上有君子民皆良也固有小人象必毀  
也○民謂五陰君子得輿則衆陰不稱小人  
而稱民坤為民民載君子則君子之與也廬小  
人之私家也世亂矣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小人  
又安能保其家是自剝其廬也蘇君再曰以  
世道言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人心言天理為  
陽人欲為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于陰謀極于  
一綱一網盡而世道傾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

于潛滋極于枯凶枯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上之  
碩果不食是反氣之息也養之為君子剝之為  
小人舜跖之分利  
善之問可懼也夫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

之以復還轉无已天地密移剝而不復乾坤  
道息窮則必反  
理教不貳也

三三 震上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利有攸往宗曰自剝而亨坤德順也有反而復  
乾道得也○復者往而來也說文從  
利小步也從夏古作夏行故道也剝上一陽為  
陰所侵而至于盡至此而還反起于初故謂之  
復天地之間皆一奇之流行陽為主陰為客分  
時司令則其氣平分陽生于子陰生于午陽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圭

日復主返其舍也陰生日姤客來相遇也陽反  
而復則萬物之氣始通生生之理未會是以亨  
也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亨之道也出入  
者剝上之陽既出而為坤又入而為復也无疾  
者以孤陽歷萃陰室見疾于陰矣而坤之道順  
故无疾也陰聚而為朋而一陽從之而來乃得  
无咎言陽之不以羣陰為咎也蓋陰偶為朋西  
南得朋大寒明來朋從爾思凡言朋皆屬陰而  
以坤德之順為朋原與乾有唱隨之義是以陽  
歷之而无咎无咎即无疾也反者復返往而還  
也來者復來還而至也反復其道消長盈虛乃  
天道之自然萬物之情正必有反反則必正剝  
體反轉而為復體是其義也乾象傳曰終日乾  
乾反復道也來象與理與數而言復之初九即  
從乾而來故曰反復其道也七日來復鄭康成  
謂乾之圖謂氣起于中子坎離震兌各主一方  
不入三百六十日之數諸家乃謂緯文辭後不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

足信遂以乾為一陽之七日以卦為日則又強無所據也凡此皆由于卦氣不準遂清為至今耳按邵朱所遵先天圖以畫卦先後為序其間一陽二陽三陽顛倒錯亂如同人五陽後為臨之二陽謙之一陽候為否之三陽實是淺率無有條理而易辨乃得明其卦氣起于中孚之說皆不足述也子乃以平外卦而始于一陽二陽三陽成圓則卦氣實統于乾至復初則七九一陽至坤消盡凡歷六爻為六日入往來反復之義極為脗合所以然者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一期之日凡三百六十日節氣之交必有其時時之前後分屬二日則三百六十爻之外二十四爻正相配矣其氣盈五日則又有說按每歲二十四候之爻必有五候遇亥子二時交者則不得復占一爻即以此候消息之是二十四氣止多占十九爻其餘五爻乃足三百六十零五日之數也故統而計之每歲節氣一週三百六十五日自冬至之日從復卦初爻起恰是一爻司一日毫忽不爽者也由剝之盡歷坤六爻至復之初恰是七日也利有攸往謂一陽初生于陰其氣方長由此而進以漸臻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無不利也出入無疾以來復之前言利有攸往以來復之後言也利主陰私而此主陽爻何利而歸之干陽乃為美利也六爻皆變為知復與姤正對之卦也震上坤下為復九四日朋盍簪即朋來也

象曰復亨剛反者陽德不可屈也

往有來反還其舍也

乾元亨剛反則亨矣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往來得也○一陽動于內而衍于外坤順也出入謂一陽朋來謂五陰惟其无疾故无咎陰無疾于陽則陽无咎于陰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行至健也○剛健有屈必有伸剝之反則為復乾乾有反復之理七日為來復之期乾天之行事焉人道合乎天行易道之所以大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宗曰剛乃有為尚往也○一利有攸往剛長也

人長也君子小人剛柔互見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而見之行之不息也○太極之初一中而已此天地之大本也中奇而无偶天地得之以為心心有動靜乃有陰陽動者為陽靜者為陰有靜而後有動故陰先于陽有心而後有動靜故心先而陰陽後也當其靜而陰也心不可見是未發之中也及其動而陽也乃見其心是中之已發也究之已發者不外乎未發者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以一中分化其運行而不息者奇也偶也無偶從中來也一陽奇也其能為動者奇也其能為靜者亦奇也其所以為陽者奇也其所以為陰者亦奇也當陰盛之時其奇往矣至于陽氣將復而奇乃來究之奇未嘗往但不可見耳如人靜息之時心不可見而未嘗无心即枯坐之時心若亡矣而夜氣猶有存焉者至于平旦來復而乃見其本心也故于天地之心即太極也即未發之中也故曰天地之心不息者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后不省方宗曰存心養性以事天也慎陽之始

秋而冬陽往而消無能為雷矣今一陽復還于

地中雖未為雷而所以為雷者復矣故曰雷在

地中復然當其時羣陰未消陽氣未盛所謂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之際必預為培養以厚其氣

靜之所以善其動也春夏秋冬二分二至皆在

九十日節氣之中故曰中氣開禮冬十有一月

至謂陽氣至此而始長也關者四郊之門閉而

不關商旅不得通行方謂四方省謂巡狩人君

不出而巡狩也蓋外者不入內者不出所以養

初生之陽而厚其蓄也月令曰齋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政欲于此際見天地之心耳至日

一陽震象闢戶為坤又一陽橫亘于下為閉關

象震為大塗坤為衆有商旅象震為君有戶象

坤為國上四方之象若不居五而居初有潛處

深宮不省方象姤象曰后以施詔命四方以復

見如伏后不省方復閉關隨宴息皆取于震

靜以善動之道也此君子時中之學所以必本

也夫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彖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宗曰復之不遠退于

之義制上之于復初未嘗遠也一陽既消未幾

而復蓋天地之心不容掩沒一經震動便反其

初所謂震无咎者存乎悔觀繫辭下傳云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祇悔但悔也无

祇悔者天心以悔而來復矣非但如是悔而遂

全乎復之道也傳曰以修身蓋必有其事焉能

反其乾德之元由一陽以進于三陽而得正中

之龍德至于聖作物賁則吉矣元始也大也以

是為始即以爲大也爻變地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宗曰以諸身則誠復

義也不遠見復之之易修身又見復之之難不

遠是誠之所以通修身乃誠之所以復聖人之

事天必

以實也

六二休復吉宗曰復之而休安厥止也○休息

木之此蓋以息止也亦有人依下人于勞弱之時依

心適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指人心而言也人

之所以不能休止者有所施而紛耳六二處位

之中最比于初雖不能不涉下陰上无陽爻以

疑其親乃一意依附于初爻之上吉道也休義

從出入无疾來也陰與陽本不相容易生嫌忌

而能用依而安焉是以吉也爻變兌悅有休象

卦變臨一陽同德不惟初九復而六二之復亦

不遠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彖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宗曰親于仁故能安

德體仁善之長也一陽有元吉之體故以仁人

歸之二處其上而下與為依附安土而敦故休

復也仁者人人皆有之心知其可

親而親之以復其初亦不遠矣

六三頻復厲无咎宗曰復而厲之不易復也○

前而止有躊躇頻蹢躅之意其意數也意也連也

震性決躁三為陽位而陰居之失其正矣陽動

于下二與相比而得休復三欲從之為二所隔

復不得復中多徘徊是以頻為復者頻與休反

能无厲乎若能以為厲而電勉以圖復則必不

至于失其故道而可以免于咎也變離為明也

屬象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宗曰復不害頻厲不

而究歸于復復則无  
答所謂困而學者也

六四中行獨復

其初應以陽也。○復以一陽五

陰為象。凡五陰之卦皆宗一陽。于其居五中也。得中行之象。于其應于初也。有獨復之理。獨為奇。象五為土。德五中為中。陽奇為獨。獨復即中。庸之所謂慎獨。惺然自覺。不倚于柔。不捷于外。復以見天地之心。亦不過此惺然之覺而已。爻變震。其復德素。恐懼修省。慎獨之功。笑言有則。亦中行之道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宗曰。中道而行得所

復是復之道。從于一陽而六四獨與

為應。即中行之道也。道猶道路也。

六五敦復无悔

宗曰。居柔而復。坤德厚也。无悔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五

柔居之。凡以柔居尊者。必有敦厚之意。傳曰。安土敦仁也。五之去初。陽甚遠。而又非其正應。必積致之。而後至于復也。否則力薄氣微。下為三陰所隔。豈能復乎。无悔者。不以諸陰之攻取。而致易其心。不以一陽之隔遠。而棄喪其志也。又變坎。以常德行。亦敦復之意也。卦變屯。剛即敦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宗曰。自宅于中。有

剛中。而以居柔為敦復之道。無非求至于中德而已矣。故曰中以自考。考即順履考祥之考。正子之所謂考也。

其善不善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宗曰。迷于復中。天不相也。遠于初陽。君失助也。

○上為復之終。而以柔暗處亢極之地。將欲復于一陽。而四陰乘阻于其前。故為迷復之象。坤本大迷。而此乃迷復。是以災眚自天罰也。坤上六有龍戰之象。故終有大敗也。坤為邦國。乾為君。陽方起而上升。坤以陰極下。勢必以其君囚也。陽既來復。自長之勢。必將蕩除羣陰。但陰處于極勢。難退。故有不克征之象。坤為年。其數十。故有十年不克之象也。按易序小運。自復上至晉。初為十年。中歷五年。為離上九。日有嘉折。首十年以後。為晉上九。日維用伐邑。折首而不獲。陳伐邑而道未光。皆非大肆征伐之象也。左傳。子大叔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于諸侯。則易有之。在復之願。曰迷復。凶。復十年。未能恤諸侯也。成公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左。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坤在西南。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

南國也。震來克坤。土以下犯上之義。國君元王也。言為日疾。中目之象也。爻變艮。卦變頤。有陽之象。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宗曰。君不可反迷。至

一陽在下。陰所當從。復之道也。而上六以陰極凌之。是迷其所復。反有毀滅君王之象。安得不為凶。

制復之役。繼以无妄。大畜震艮二男。先從坤。毋陽繫于陰。有判有復。其一陽之上下皆體于乾。以行至是。歸乾乃成剛德矣。无妄之茂。有萬物即乾之保合各正也。大畜之多識畜。德即乾之學聚同辨也。无妄自誠而明天之道也。乾行也大畜自明而誠人之道也。乾乾之學也。

序卦傳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之反也萃陰之中无妄之行純陽之下復以求陽反身而誠賢人之事无妄全誠私欲淨盡聖人之德

三三震上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德上剛下柔也利以爲災天中正也。○凡卦陽剛陰柔未即私妄私妄利也乾體純陽不涉繫應故不言所利震亦陽德然以一陽起于二陰之下故初爻動就恐以致禍二三則有喪貝之兆必震行而後无眚總之一與陰柔爲緣則是貪利行私爲天命所不祐也。无妄名卦者人之妄想妄見妄動皆起于私陽德至公無私爲天命之正所謂各正性命也震之一陽本乾故仍以元亨利貞四德歸之其匪正有眚匪正對各正言以有二三兩陰而非其正然二有中德五

易宗集註

卷之四

手

亦中德雖與相應而无相望之私不失其正三則爲上九所繫以利相應乃不利矣觀三爻日行人之得上下日行有青案傳日无妄之往行矣哉則知匪正有眚不利攸往指六三上九二爻而言也六爻皆變爲升震上乾下爲大壯非禮勿履則匪正不往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宗曰之字得大命也匪正之往天不利也。○震初一剛其所從來即乾之初畫无妄之卦體內震而外乾是其一剛自外卦來而爲內卦之主也。以是而爲震之動仍是乾之健也乾體純陽而無陰私所以爲无妄也下剛而動上剛而健上剛以五爲中是乾體之中德而以二之柔中應之

乃其正理非有私與則柔中仍以剛爲之主而合乎乾之剛中是其大亨以正也天之命即天道其日命者猶言天之所以爲天是其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又以賦于萬物之命爲命皆天之所爲也其匪正謂非以正相與而以私相與也。○三柔居剛位而不中上九剛處亢極而亦不中是其往來相應皆不以正而相與矣然卦本无妄而以妄往是猶于人欲而不循乎天命則有災眚矣本爲利往而有眚又何利之有故曰不利有攸往也卦本无妄而于无妄之中乃有妄動是无妄之往也將何所之乎何之言无妄之中不受此往也祐助也內震外乾純陽用事天命所在豈有助彼陰私以爲利者乎行矣哉戒之之辭言其不可行徒行无爲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手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宗曰物以時成陽所與也无妄之應誠能動也。○天下雷行雷偏行於天之下與雷之在物也。○中澤中不同是七月之卦也凡雷于春發生萬物于秋有成萬物是以日茂日育也物與言物物皆爲所與而雷之在天原非有私于物是即義成領覆之理故曰无妄大造无私而无私是以能爲萬物之主先王法以茂對于物因時而育之茂盛也對答也育成也物有茂之理即答之以茂物有育之理即成之以時而先王未嘗有私于其間政教號令刑賞禮樂皆本于誠意用以无私而已天非有期于物之茂育而爲雷先王非有所期于民之茂育而爲政皆以利物爲事而不利己爲心也是其能以美利利天下也陽德之亨以是而已。○初九无妄往吉。○宗曰以剛德往无私往也。○震之剛兩剛相遇不率于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往也動與天合天命所與何不可吉之有爻變爲否則有小人之道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宗曰一志于誠得所往也。○无妄誠也。陽實而陰虛。凡以陽為體者。必主于誠。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在于誠實。所見皆大公至正。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其往也為得其志矣。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宗曰。攸往而利。无利心也。○春耕曰耕。秋斂曰獲。田一成。墾曰菑。三歲墾而巳。熟曰畲。人之有妄在于期望。期望者患得之心。私欲之熾盛者也。患得之心。无所不至。未

能盡其力。而望其獲。故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然无妄之體。不取繁應。恐其一有繁者。便成私妄。故告之以不耕獲。不菑畲。不以耕故而即望其有獲。不以菑故而即計其成。畲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總不以私利之心處之。則可以利有攸往。否則繁于私而為妄矣。

易宗集註

卷之四

重

初為地二為田乾九二日在田震為耒耨為禾稼互艮為手皆有耕獲菑畲之象。變兌為悅卦變履不處也。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宗曰。不利而利。无富心也。○極不以耕獲為心。則心不在于富矣。未富者言未嘗有富心也。陰雖應陽而為陽體所包攝。富則未能亦不可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宗曰。災不自已。繫于外也。利不可為得災者也。○六三震體。在无妄之卦。亦自為无妄者也。但柔而不中。而與上九之剛。而不中為應。則不免有所繫着。而成其災。无妄之災。不盡自已招也。坤為子母牛。陰爻象牛。謂三也。而或則繫之。指上九也。繫繫于應也。行人亦指上九。上爻日行

言以三之陰終為上之陽所得。是行人之得也。坤為邑。為象。指二三四爻震之二陰。本坤之也。陰也。言牛在邑上所得。為內體有所失。是其災自外來。而二亦失其侶。災及于邑人矣。觀二日未富。五日藥不可試。凡涉于陰。皆非无妄之所安也。互巽巽有屢失之象。又變離為牝牛。卦受同人于宗。亦繫象。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宗曰。他人得之无庸。○牛為行人所得。而或邑人之災。則何如盡去其陰。而不為所繫之為愈乎。雖曰无妄之災。自外來。而仍各內之失計也。今知誘物化豎盡外來之咎歟。

九四可貞无咎。宗曰。以剛自守。无咎妄也。○四也。故可以剛守其已。而得无咎。互艮為止。有貞象。重互為巽。變亦巽。則失貞矣。

易宗集註

卷之四

重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宗曰。不失固有。固无德人之所本。有天命之也。我自有之。何需其德。是以不涉繁應。而能成其无妄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宗曰。无妄之疾不自致妄也。○九五剛健中正。无妄之至者也。而下有六二以偽之應。是陰能離陽。有其疾矣。然處之以无妄。不以其為疾。而自保其陽剛之體。則自然有喜。若因其疾之來。而有心應之。以為以柔濟剛。反可以為藥。則无妄之疾。轉而成妄矣。乾為馬。有疾象。重互巽為躁。卦亦疾象。又變艮卦。變噬嗑。頤中有物。飲食勿藥象。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宗曰。不可嘗試。藥即之也。自本无妄。而以六二之故。乃有其疾。乃貪六二之應。而以之為藥。是无妄而有妄。以藥而

成疾矣甚矣陽之不  
可與陰作緣如此也

上九无妄行有肯无攸利

利也○行則有肯自作

之也○上九為乾之終處无妄之極但宜固守

其无妄之體耳倘行而與六三相求則是有妄

自作矣雖有利之心而究不利于已也无妄

之所以為无妄者不涉于一毫陰私之利而已

本无所利而行而求利是為妄行六三曰行人

之得言雖得之終成其害所謂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所以戒之也變兌為坎則有

邪媚之嫌陽反為陰妄之至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宗曰陽窮于陰元之

處于陽剛之極則有躁動之心一動即涉于

私而與六三之陰有比昵之意則以无妄而反

為妄行无妄之行即象所云无妄之往也乾上

九曰窮之災此亦日窮之災乾之窮窮于无柔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三 乾下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宗曰學至君求

易祿正其德也○畜者蓄其象以剛包柔有

獲畜之象與小畜同小畜五剛畜一柔為文德

大畜四剛畜二柔則為有學問以養其德矣故

曰大畜以柔爻之多少言也兌為陰體故小

為陽體故大以卦體之陰陽言也利貞皆乾德

艮之上畫本乾乾健艮止如办之斷物如木之

挺幹不言元亨以其義在畜陰也不家食吉謂

其學優則仕矣出而食君之祿也○宗曰君子

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君子不以

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以其大畜當受

大祿也利涉大川謂其學可有為而出濟天下

之險也○宗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所畜

之德為世大用也艮為門闕又為徑路故取不

家象互兌為口有食象又為澤有川象重互為

震為木為大塗為足有利涉象六爻皆變為萃

利見大人乾上艮下為遯則宜用晦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宗曰畜柔

有光也○乾剛剛健艮體篤實光有剛健篤實

之德乃可以畜柔也乾之純陽亦實艮之上九

亦健也○宗曰為輝日中為光謂剛中有柔便有

光彩小畜為文大畜為光矣乾道大明艮道光

明皆有輝光日新之象乾之剛乾夕惕艮之成

始成終是其所以日新其德也王輔嗣云凡物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三三 乾下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宗曰柔以為剛不

所以正也○艮以一陽居于上是剛上也而以

二柔為畜方能受下之剛而與之為應自處于

謙而尊禮在下之有剛德者是尚賢也一剛應

二柔是以能止否則過剛而亢矣故乾純剛有

經 32—728

分上下二體  
畜之德而可  
日君子多識  
以畜其德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健知險不爲險所難

艮止知而不爲阻所屈天下之事何所不濟乎  
乾健在下而艮應之則行健而利乘時有爲故  
曰利涉大川也縣子驥曰乾之健艮之止其德  
天也猶全之能割火之能然也物之相服者必  
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鰲鰲畏其天也  
故乾在艮下未有不止而爲之用者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

畜其德宗曰議以畜之天德大也○天之上天之下皆天也而山峙其間則凡在山之

中者，皆天也。則不惟元氣之周流，是天卽品物之流行，亦天也。乾剛是天德，而艮以一陽畜二。

易宗集註

卷之四

美

陰處于乾上者天亦畜畜于山中。大畜之象也。前言往行有著見之跡。指艮之二陰言。有形者爲陰也。艮山者見互兌爲口。有言象。重互震爲動。爲足有行象。多識卽大畜之意也。識之于心畜之于內而德成矣。天在山中猶德在言行中。乾艮以四剛畜二柔爲多識。卽以艮止之有剛有柔成乾之剛健爲畜德也。

初九有厲利已

宗曰利有害焉知止爾也○大畜取義以剛畜柔上下兩體皆

主于剛其二柔之在艮也以爲柔之濟陽剛爲學問之所存若以爲陰之應陽剛爲私利之所在有利則必有害故曰有厲也乃告之曰利已謂利之心宜止于是也小畜之初九亦應六四而彼曰何咎此曰有厲蓋彼以一陰爲畜其德在順此以二陰爲畜其德在止恐其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則不知其已也爻變巽爲進退卦變蠱顧而止亦利已之象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利之所在卽災害之所生。放利而行自作之孽是犯災也。已則不犯不利則不害也。需日不犯

難謂埃木之險此日不  
犯矣。謂艮山之阻也。

1

九一 輿說懷

宗曰：剛止于中，不求利也。○九二以剛德居柔中之位，而上應六五。

宜得進矣。然艮體爲止。而九二爲賢人之德。在乾二爲修德進業之時。无躁進求榮之意。若以爲吾志在學。不在仕進也。故爲輿脫輹之象也。輹車上伏兔。所以乘輹者。小畜說輹是脫車輪。

之轉其厥重此厥車上伏兔其厥輕小畜以九  
三遁近六四之陰故宜急退此以九二尚隔九

三。去陰猶遠。故互緩進也。總之以陽畜陰。其陰柔可以爲用。而不可以爲祿者也。故聖人慎之。

互兌爲毀折爻變離棧錯卦  
變賁吝車而徒皆脫輓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乘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宗曰：慎守其中，固不疾也。○尤，尤于人。也。小畜之說，輶，十三也。剛而不中，則有競利之心。而此有中德，自止而不進，本無戕害之意。如賢人之在巖谷，修行守約，而不貪榮利者，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後進不易畜也。九三陽剛上爲正應同德相求可以進矣。而二陰在前有良馬逐之象遂猶

逐逐也。乾爲良馬。志本在進而二柔止之于前。故告之以利。艱貞言榮利之不可貪而當艱難。

以爲心正固以爲守也。曰者自言自傲之辭。與馬之所駕也。衛者車有六等之數。爲戈爲人。爲

受爲戟爲矛爲鉞皆衛名。閑習也。習其車與與其轡乃可以制有攸往也。孟子曰。禾苗不歛。

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禮曰君子難進而易退也。

易神而義高也皆變貞之意也

1.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978; 239: 1000-1001.



任重之物。衛者應變之具。君子不當家食。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應天下之變。必多識前言往行之理。審其剛健篤實之德。以體為與。以樂為御。以忠信為甲冑。以仁義為干櫓。涵養于深。待時而動。此開與衛之意也。互兌為徑。遂往之象。重互震為警衛象。又變兌為變。其道上行。利往之象也。與衛告所以輔弼者。指四五兩偶。又言也。利有攸往。謂往應乎上而得其志也。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宗曰。在不以利志在而道行之。艮上九。敦艮。亦有奇德之志者也。志同則通合。彼可以行。此可以往。故曰。上合志也。惟合故畜極而通。與象傳尚賢養賢應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宗曰。柔在剛中。範圍不遇。父在四陽父之內。如牛之在牯也。坤為子。母牛二陰皆木于坤。艮為少男。故稱童。以剛畜柔。柔

易宗集註 卷之四 柔

為剛用。是以吉也。元吉者。乾德為元。下應于乾而艮之上九。亦本于乾。蓋剛而有柔。其剛乃吉。故以吉歸于元也。互兌為附。夫重互震為失。既皆有牯象。又變離為牯。牛卦變大有。元吉象也。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宗曰。剛而有喜。應乎天也。剛剛乃有喜。乾健艮止。發告中節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宗曰。進于柔中有則也。○豮豕者。所以畜豮豕之牯也。海豮云。豕子豮豕。豮豕謂之牙。六五以陰柔居中。為上下四剛所畜。豮豕善其應柔。善其動如豮豕之在牙也。吉不稱元者。六四在乾體之上。去乾甚近。故以乾德稱之。六五在六四之上。上九之下。艮將止矣。故取象小千于四而不稱元也。艮為少為黔喙之屬。故以豮豕為象。又變巽卦變小畜。有孚如。牙吉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宗曰。一人有慶。下賢也。別建就天下之人。才為慶。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豮豕之謂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宗曰。陽德見天。畜成而亨也。何天之衢。與乾相連。天衢之象也。何德也。負也。詩何天之龍。百祿是荷。其義同也。言有所負荷于天。路也。卦取以陽畜陰。剛柔相濟。以成其德。在下則為養德之賢。在上則為尚賢之主。而其體皆陽。成有道之世矣。其初先之以有厲。二中之以說。三守之以艱貞。四制之以其節。五係之以其牙。旋乾乎才。不逮遲。不逮試。然後可以畜大任而不懼。則其平時之積學力行。多識畜德。正為此時也。畜極而通。豈不大亨乎哉。要其二陰畜于四陽之內。其下體之乾。為承畜之基。而坤則為泰。上下交而志同道大行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四 早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宗曰。畜極而通行其道也。○備于身之道也。以剛畜柔。則善道矣。于此大行能止而後行。行健者也。

易宗卷之四終



易宗卷之五

頤大過坎離

頤大過坎離六子傳也泰否之前三男迭見泰否之後三女以全然皆偏正互用相因而起至是則陽男陰女各成其德震艮二陽成頤巽兌二陰成大過坎陽成中男離陰成中女陰陽之正對也頤大過坎離大過大象成坎坎離之全象也蓋上經以乾坤坎離四正為主而乾坤交于上經六子則交于下經坎離則專體于上經震艮兌則專體于下經是以震艮兌在上經無專體而分陰分陽仍以坎離正對為象為上經之終若下經以咸恒始以既濟未濟終六子俱交中孚小過繼震艮兌專體之後在既濟未濟正交之前亦與頤大過坎離四卦通對成文而有交與不交專與不專之別也坎離為乾坤之後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一

三三震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宗曰中以爲觀靜則吉也實得及人以養大也

○頤頤頤頤也鄭康成云口車輔之名也上九象然全頤之象震動于下艮止于上上車動而上因輔物以養人其傳云頤者養也卦內取義

以養生言如孟子所謂養大體不養小體也下動上止中虛爲物止乎虛不動乎欲如是言頤是之謂貞是之謂吉也頤養之道以靜爲本正于靜而不妄求是以正而得吉一累于動爲口體之奉則失其正而凶矣大衆爲離離爲日故有觀象觀所養之正不正知其吉不吉矣故曰觀頤此其道亦在乎自求之也頤中之物口實也求之于正乃得其實陽爲實震艮皆陽體也上下皆陽而中藏四陰互爲坤重互亦坤坤德載物含弘光大取于養人者也倘徒以爲口腹之所欲則飲食之道入口而消有何實養乎六爻皆變爲大過震上艮下爲小過口實有過端也能觀以求之可以無過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宗曰以正爲養乃自養也頤下動而上止動則需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二

養于物止則節制于已日用飲食皆有天則養之以正是以吉也觀其所養觀其所養之正不正也觀其自養觀其所以自養之道乃自求其口之實也人之有口必思所以實之實之不以其道終歸于虛而已觀之取義盛而不薦內致其潔清而无取于物物觀之觀之能中虛以茹无逐逐乎止于其所而无相和乎知所觀則知所求知所求則得其正矣豈他人之爲之而自爲之也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宗曰大德曰生法天地也養賢及民口實大哉也○卦上下兩畫以象天地萬物處其中天施地受二氣所合如頤以是爲養爲萬物造命矣上九居高以象聖君初九在下以象賢人萬民在其中聖得賢輔一德應合如頤以是爲養爲生民立命矣受之天地養萬物即所以自養

其生生之理聖人養賢及民所以自養其仁  
君之德當其養萬物也必以其時春生夏長秋  
斂冬藏是也當其養賢以及萬民亦必以其時  
天地交泰六階以平大化翔洽民氣和樂是也  
故曰頤之  
時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動而

得正慎以節也飲食口語多不實也○上止下  
動頤頤之義外實中虛頤口之形人之開發言  
語咀嚼飲食皆資于口頤之下動也而慎之而  
不苟言節之而不溢食則頤之上止也言養生  
之道言語過多其神明飲食之止也言養生  
故取于慎與節也論養生之道言語出口多為  
浮辭飲食入口即成消墮皆虛而不  
實者慎而節之務崇本貴國大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宗曰舍爾靈龜以  
食凶也靈龜于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主

无欲自養正也○卦之大象為離離為龜龜伏  
氣不動咽息不食其中虛有靈德也人之神明  
虛靈不昧養其大體可也一溺于口腹之欲則  
昏昏買買惟朝夕之是謀矣初之正應四也在  
頤之中陰而虛者乃舍之不與為應而自觀其  
動為朵頤之象食所使也朵樹木垂条朵也頤  
動則下垂正卦象之初位朵頤之內謂其食之  
為害私慾起而為形體役也蓋切戒之之辭變  
坤為剝頤果不食有朵垂之象  
小人剝噬以貪取敗凶象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宗曰養小者賤失  
大觀也○以人之

靈不如靈龜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養小以失大不足觀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宗曰頤非所求養  
患得失也○二與五應則為虛中之德亦靈龜  
之所處也乃舍其正應而求養于初則為顛頤

之象應上而下顛顛其頤也及初不與應則拂  
其所經履之地而有同欲相競之心而五又處  
柔求之无益遂往求于上九艮為山為小石有  
丘象故曰拂經于丘頤征凶者往而不已益生  
不祥到處逢迎患得患失也今之仕宦皆此態  
也此與初爻同義故同曰互坤初為履霜有征  
變損二益可用亨無取于食故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宗曰失類為養不可  
舍之而上下是求失其所應其

何以行之哉顛而拂不可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宗曰拂其所  
利不可求匪朝夕也○三與上應而在下體震

動之中上體艮以止有正之義與之相連故成  
拂頤貞凶之象止以无所利而止下以有所利  
而動豈為朝夕之謀不可用即十年之久亦不

可用其謀也互體皆坤坤為年為數十凡卦中  
言十年皆坤象也无攸利言本无所利不可以  
利求之也變離為電有拂象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四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宗曰不以正道悖所  
道也拂即悖悖初九六二皆舍其正應而妄有  
所求悖矣六三與上九為正應宜乎不悖而不  
中不正動于私慾以上為可求而不知上之陽  
剛德全于止斷不隨下之動而動者故曰大悖  
也凡言大皆指陽也陽宜動陰宜靜今六三之  
陰反用其動而上九之陽反止于靜是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宗曰視  
得所養也○頤向于上而下從于初故亦為顛

頤之象吉者其正應也六四雖陰爻而在艮體  
之內以柔居柔自止于上而下與初為正應有  
虎視眈眈之象艮體居寅虎無項行常垂首下

視于地。初為地位。視耽耽者。注目下視也。遂逐相復逐也。四下從視而三二皆以陰。與我同德。故曰遂逐。然四在艮體。能止而有光明之道。但耽耽視之。遂逐欲之。而未嘗輕動。故无咎也。陰主私欲。艮能止之。故不與二三同其咎也。互坤先迷後順。變離為日。亦視象。卦變噬嗑。食也。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宗曰。養得所止。道光。明也。○艮體在上。其道光明。故為虎視。施光之象。能止其欲。而未嘗為欲動。蓋光明之故也。艮之所以為艮。上九也。故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宗曰。拂而能止。五下與二應。而其所經之三四皆有同欲相競之心。而六二以柔居柔。又為三四所阻。故不如居正得止為吉。居貞者。守艮體之正也。五之才柔。不能濟險。而四三二羣陰黨與。有大川之險。故曰上施光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五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宗曰。止于外者。順以為民。上九陽德。光明而止。六五居正。相從成艮之道。而不與于下交之陰。不從乎下體之動。故其道為順也。變巽。亦順從之美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宗曰。剛而能止。大其頤之義。以剛包柔。為頤之象。然上不止。則下不能善其動。上不剛。則中不能安其柔。是頤之所以為頤。皆上九之德。故曰由頤。言由是而成其頤也。其義主于剛。而能止。凡人之于飲食。易至恣慾。不有以剛之身。以止之。故厲而吉也。得止之道。用剛之才。直養无害。千萬必往。何大川之不可涉乎。凡卦涉川。或取坎象。或取才德。或取中虛也。此云為利。以義勝也。非私利也。又變為

坤卦變為復。皆有善養之道也。黃成孫曰。艮三皆吉。震三皆凶。貴靜不貴動也。外狗者。內喪。故頤之訓曰。含兩靈龜。觀我朵頤。遂于未耆。其本必顛。故頤之損口。拂經于丘頤。以其所養。害其體也。頤而能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觀乎車之下。靜者常察也。故頤之噬嗑曰。虎視耽耽。其欲遂逐。當其不可為而不為。則其不為之也。切故頤之益曰。拂經居貞吉。動者病矣。靜而不動。則動者常死。惟天下之至靜。乃能動。故頤之復曰。利涉大川。此艮體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宗曰。陽養萬物。厲為功也。○大謂陽。得上九一爻。以成艮。合震以成頤。養得所養。非大慶乎。大有之卦。以離應乾。頤大衆。震艮皆陽。得乾之始終。故亦為大有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六

序卦傳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養民可使勿利。其柔養裕可動。勿用其過。

三三 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宗曰。剛失其中。慎立本也。以往則吉。過則否也。○大陽也。陽四陰二。陽數倍陰。大者過也。兌柔。德以四剛。爻合處其中。則過矣。陽過于中。而下承之以柔。上又處于至柔。故有棟橈之象。棟屋之脊。橈也。說文曰。極也。兩雅謂之棟。負棟者為棟。橈弱而曲也。上棟下宇。取諸大壯。大壯四陽在二陰之下。其本壯也。茲二陰在四陽之上。上下中四陽象木之強。初上二陰象木末之弱。以此為棟。則不勝其重而橈也。荀九家易。坎為棟。此卦大衆為坎。坎主陰陷。又為矯輳。皆撓象也。大小相為主輔。剛柔不可偏勝。貴乎陽能

御陰不實乎陰而茂之也天下未育本弱而枝能強者在審其所重而承反之類自中德焉之幹旋扶抑之功則過而不過有亨之道矣棟樑指二三四五爻言也又辭當及三四者舉中樞也惟九三過剛不中故棟樑之凶端歸之元四九二則陽居陰位能濟以柔所謂利有攸往者也六爻皆變為頤與上兌下為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矣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宗曰大不可過无與立也○惟以大而過則成其為大過愈大愈過若有以立乎其大則不過爾

棟樑本末弱也○宗曰本不可以弱也末愈弱也○柔本乃愈弱初爻以柔承四剛為本上九又以柔覆四剛為末有未之弱又以形其本之弱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木

剛過而中與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宗曰剛中陽爻為剛過矣二以剛居柔四亦以剛居柔為中德五為中位是其過也猶未失中而與兌之體以初上二柔爻為主是剛資于柔則順而得說行而有利也剛不往而利于用柔則以柔濟剛亦非私利矣

大過之時大矣哉○宗曰過而用中時為之也○與惟時之為以合乎中可以成大矣則雖大過亦大中矣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義得也或仁德之于唐正棟樑之時也以與而悅幸能復之獨立不懼危矣哉善用過者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宗曰本不可支世獨立也○不知而不悔善用時也○中皆取于木澤平而木高澤以滋養乎木者也而澤澤漫于上則滅沒其木矣是澤之過即木之過也當此之時木无所依附矣君子過以之獨立而不懼不取于兌之悅而自立于波濤之中舉世非之而不顧也木没于澤之中不見其為木矣而君子以之選世而无悶亦不取于其為木矣而選于世俗之外舉世不知而不悔也○要其所議者時也所用者中也順乎時以用其中乃立其已而悅乎外也此內順外悅之道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宗曰柔能重剛所以藉也○永薦其物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薦牲與黍稷皆藉以茅為白又為茅故取象焉初柔在下以承上之四剛如白茅藉物之象陽之勢過盛而陰以尊陽為用亦陽之所藉以成其尊者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八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宗曰柔以下之剛乃在下象也與兌皆金西方白色宜其剛矣而取于柔非其柔也不足以勝剛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宗曰剛亦可濟也○楊澤中之木也木在水中必致摧楊則生四陽皆可象木而二五近于陰又故取象于楊以其為澤所浸而過也故稱枯焉楊之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注云發芽也柳初發苞如鳥卵形小故曰稊九二以五為應而陽非其匹也故比于初六為枯楊生稊老夫女妻之象女妻少妻也初柔象之老夫女妻猶能生育如枯楊之稊生意猶存故无不利養老之禮行役以婦人取初之柔濟已之剛以通相得是剛過之人能以中自處以柔相濟者也所用在

柔近于利也。互乾父變艮，卦變咸亦陽感陰之象。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宗曰：剛過于柔，木

陽過于剛矣。而以初陰相與為濟，可以成生育之功。是不失其中德者，故无咎也。凡卦皆上下相應而大過之義，既已失中，但取其近者與之，乃足以救耳。

九三：棟撓凶。宗曰：在重而凶，本不立也。○三四

故皆稱棟也。九三剛而不中，而初九皆柔，本末俱弱，而三在巽體之上，其所任者重而下承以柔，本不克立，幹將不支。如人以過剛之質勝重，在外无通權達變之能，內无藏身利用之道，鮮不敗者。是以凶也。或謂其正應在上六，柔亦可濟，而不知其外之柔，徒成其末之弱，其本之弱又愈形其剛之過也。互乾父變坎卦，變為困，撓凶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九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宗曰：剛而无輔，

木之撓者，可別用木以輔之。九三以剛居剛，不受人益，故補救无可施。乾之亢龍，无民无輔，皆過剛之病也。柔即可以輔剛。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宗曰：均棟而隆，吉在上也。

棟而四獨稱隆，以三屬巽體，其柔在下，本弱不可以勝重。四屬兌體，其柔在上，末弱猶可以震持。合而言之，三四皆木之中身，以下勝上，不可以上勝下。在三則上重而下輕，在四則上輕而下重。上重者難荷，上輕者易支也。故四有他吝。他指三也。恐以三之不支而累及于四也。互乾父變坎卦，變為井，德之地也。傳曰：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圓，棟莫如德。其九四之謂與。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宗曰：本弱則撓，隆不撓也。○四與初

應似應以弱，而至撓矣。然至于四，而棟已隆起，屬于兌，而重係于上，故不因下之弱，而至撓也。蘇子瞻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棟隆則不倚于所寄，而自有其剛德以勝之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宗曰：

其偶非禮之過也。○九五在四陽之極，本未皆弱，處于偏重之勢。九二不與為應，而比于上六，以陰居陰，而過故有老婦之象。九五以剛居剛，取象士夫，而為上六所得，則其陰陽之為偶也，不中其節，而失禮矣。无咎者，以陽居陰，无譽者，少陽老陰，不成其匹，蓋生意已盡。木已過而為華，華而不可以實也。二之所與者，初在巽體之中，其為木，為長為高，木已過而復芽，有生之理，故可以往而亨。五之所與者，上在兌體之中，澤亦復无譽。互乾父變震，无喪有事之象。卦變恒，振恒无功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十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宗曰：剛柔失位，取无禮也。○五以剛居申位，而當剛過盛之時，上以柔居柔，而處末極弱之勢，雖一時相隨，而不可久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宗曰：過而滅之，咎在剛

中積四陽，水浸極險，如人過而涉水，自浸至湊，愈趨愈下，必沒其頂，上為兌澤主，父取象滅木，陽過亢，直往无前，則滅頂矣。上柔在上，有頂之象，而以陰居陽，則為滅頂之象。是棟撓必傾之時也。禘卦傳曰：大過顛也。大履將顛，非一木所支，然其咎不在干柔，而在干剛也。上以處于大過之極，不幸而成其凶，其所以為大過者，剛過也。剛過由于本弱，以本弱而成末弱，其咎在

于安樂不以遇險爲苦而四之以維繫其心則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宗曰：險而用之，守中。○天至高也，非險无以成其地，至博也，非險无以成其地，至重也，非險无以成其地，至公設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如天之不可攀而升，地之不可越而侵也。皆守其中之剛以爲險，有維心之象焉。天之中，至立穩也，地之中，至深厚也，國之中，至堅固也，皆剛之爲也。所以用其剛者，中也。所以用其中者，時也。時天之時也，險地之時也，用大矣哉。三才一險也，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宗曰：習之，德教有常也。乾乾在中，因時習也。○六子皆重卦，故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也。乾坤純體，則直曰天有地勢矣。洊再也，仍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志

下坎成矣，而上之坎再至，是爲習坎之象。自未之流行，無間見其有常，人之有常德者，性也。君子因之以爲學，而恒常其德行，自水之盈科後，進見其重習，人之待教而成者，習也。君子因之以爲政，而習其教事，朱子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也。象之果行育德，兌之初友講習，皆敬學之取象也。乾九三曰：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宗曰：險入于險，不可出。五陷于坎中，則初三四上皆坎也。以六畫卦體言，二三四五皆陷坎中者，惟初上爲坎，故兩坎獨稱凶也。下坎在上坎之下，爲習坎。坎初又在下坎之下，爲坎窞。窞者，坎中小坎也。坎三畫成水字，中畫一奇，爲水流地中，旁畫兩偶，爲岸側。小穴故初三皆有窞象。當坎之時，宜于出險，用剛有功，而以陰柔伏于在下，是自入于坎窞，爲得而不凶，不惟才弱而不能自振，亦志陰而不可。

與謀也。父變兌，川壅澤也。卦變節，壅而止也。皆入而不出之象也。宗曰：重險不出，失剛。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中，也。○剛中爲出險之道，以陰居重陰之下，全无光明正大之象矣。不亦凶乎。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宗曰：求險而得，求在中也。有險之在前，指六三也。六三又無正應，但以陰陽相比，爲義。九二上雖无應，而處下卦之中，承三而與之相得，陽亦資陰，故曰求小得。小謂陰也。六三子瞻云：居坎之世，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九二之干六三，九五之于六四，同患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相叛，至初上則自據于坎之幾，以爲內外極遠，可挾持其險，以敵于中，而不閉于二與五。故皆有失道之凶也。互震爲動，變坤而順，卦變爲此動而順，得其比，亦處險之道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宗曰：剛處于中，亦不出也。○有剛中之德，求則得之，无出險之能，得小爲足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宗曰：在險所安也。勿用之中，道失也。○來往皆坎，是以坎坎，猶乾三之稱乾乾也。三處重坎之關，可謂險矣。既不可出，不如安之。且枕者，且寢處于其中也。以陰居剛，不中不正，入于坎中，无出險之才，雖用力而無益，故戒以勿用也。西伯之于美里，是已若初則自入于坎者，陳東默陽澈之說也。互震爲動，重互艮爲止，止動有勿用之象。又變巽卦，變井，進退不果，伏入于井用之咎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宗曰：入于險，終不出也。○往來皆坎，則其



入也。深而其出也暫耳。故曰終無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宗曰：以

信合志也。飲于行禮可辟難也。○樽酒而兩之  
以簋故曰。簋二禮曰。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  
樽簋。簋是也。坎為玄水。酒象。五震為木。又為  
竹。樽簋象。主者瓦器。所以節飲。詩曰。坎其擊缶。  
以水之聲取象也。約信也。以行險不失其信為  
義也。○納約自牖。交木為窓也。以自二至五。中虛為  
象也。坎之內卦皆失正位。入於險中。其外卦四  
柔五剛。既當其位。而四位為臣。五位為君。若剛  
臣柔。同難之時。相需甚殷。非惟君釋臣。臣亦釋  
君。但納此樽簋與缶。以要結于九五可也。曰。自  
至誠之意也。禮以忠信為質。當此險難之時。唯用  
至誠以相求。而不失君臣交際之道。可以有終  
而無咎也。互震動。為修省。重互艮。止為光明。納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主

約自牖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宗曰：剛中在上。以濟

險。進附五剛有欲出之意。而以誠意相孚。不假  
文飾。正是以柔事剛。以剛濟柔。剛柔相接。有上  
下交泰之象也。蘇子瞻曰：同利者不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宗曰：剛德在中。險可

象。水至平者也。而曰險。以其不平也。○險者不平之  
者。陰也。人之陰邪者。其心不平。而水之德剛。五  
之位陽。以剛居陽。水之中德流而不盈。適得其  
至平之性。故无咎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或善治  
動善時。平故也。白虎通水訓為準。平也。水性行  
則亨。止則盈。不盈所以平也。總之水為陽德。其  
剛在中。是以平也。互艮為止。亦平之象。爻受  
坤水由地中。卦變師。以容畜。不盈之象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宗曰：不盈為中。未大用  
其平中之德而已。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宗曰：陰

自罹咎也。○徽纆。拘繫罪人索也。三股曰徽。兩  
股曰纆。叢棘。如今之棘寺。獄外種九種棘。故曰  
叢棘。則官司司圖。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  
舍。不改而出諸國土者殺。上居卦之終。宜出險  
矣。而以陰陷乘五剛。是有意陷陽而大迷不悟  
者。必罹于罪戾矣。係拘也。變異為纆。有係用徽  
纆之象。坎為多心。中實叢棘外。偶象叢。九家易  
坎為叢棘也。置者。寘于九棘之下也。三歲不  
得。罪大而不得改者。終于凶也。上初三四陰爻  
皆從坤來。坤為年。陰爻六。陽爻九。陰爻變為陽  
爻。必待三年之後。坎乃成。與卦乃成。三歲之  
中。不能出險。故曰。不得困卦。坎在下。亦曰。三歲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主

不覿。必待三年之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宗曰：失道之凶。以險

險之道。所謂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也。險之可濟  
必以其剛。上六居陰柔之極。无出險之心。與初  
六處險之下。流為陷。剛之首。同其凶矣。

序卦傳曰：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離者麗也。物不終窮。陷不終陷。有所附麗  
而後出之。以柔用

剛明哲之事也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宗曰：柔質剛文。其內順也。

從佳。南。說文云：黃倉庚也。亦名鷦。故彖訓麗。取  
附離之義。卦取中一陰麗于上下二陽之間。其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宗曰：明麗乎正，柔得治也。○麗從面，鹿說文云：鹿性見食急必旅行，取相附麗之意也。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相麗之謂離。二相成之謂參也。大无常形，麗于物而有形，人之生也，得木為精，得火為神，其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宗曰：明麗乎正，柔得治也。○麗從面，鹿說文云：鹿性見食急必旅行，取相附麗之意也。曲禮云：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相麗之謂離。二相成之謂參也。大无常形，麗于物而有形，人之生也，得木為精，得火為神，其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七

合也。氣聚而形，成其分也。氣散而神，其精所以為形而神麗于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其神之發見于外者也。離之正體為日，伏坎為月，互其為草木，伏震為百穀。此皆舉物之相麗者，以取象也。重明以麗乎正，則需以離體言離明必乘日月，月借日以為光，日離月亦離也。離為火，為夏令，為禮德，百穀草木至夏而茂，禮以養人，嘉會為亨，以麗乎正，謂日月之麗天，執天之行，觀天之道德陰陽，代禱通書夜之道而和，剛柔之宜，化成天下，謂禮治也。聖人作禮，使人明于上下尊卑，親疎厚薄之故，文治以成，大明之象也。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罔有攸愆。爰濟天下，文明以是，燦然五典，大人觀明照于四方，數是卦為有虞之代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宗曰：大化

制也。制之以中，所以養也。○既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柔麗乎中正，指六二六五，離之德主于柔，柔之德貴乎中，此制禮之本也。離之用和為貴，貴柔也。禮由中制，制正也，所以為亨嘉之道也。不柔不能用其剛，不中正不能用其柔，牛外剛而內順，外剛而內柔，畜之以中，故為畜牝牛之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宗曰：明大人化也。○明有日月兩象，離有上下兩體，日月代明，明良一德，繼明之象也。大人謂六五也。繼明者六二也。六五明于上，資六二之明于下，以繼明之，則四方不能窮其明矣。蘇子瞻曰：大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里，明得其所聚，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耳目，其所以續其明者衆矣。舜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所以照于四方也。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乾九五曰：大人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太

者，與日月合其明，伏養結繩而治，文王南面而聽，齊明而治，獨取諸離，此之謂也。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宗曰：履而敬之，柔其剛者也。詩傳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大性炎上，有交錯之象，剛陽上進，不可遏也。居離之始，才剛而性動，謙見尚淺，未至于明，所履紛錯，未或得之。敬二也。坤二曰：敬以承之，乃可以无咎矣。敬正應而近比于二，二為之主爻，知所以敬之，則能以柔化其剛，自无焚燎之患矣。爻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宗曰：咎以避為敬生，辟如避敵，以是存心，安得而不敬乎。○黃

六二黃離元吉。宗曰：柔麗于中，乾坤正也。○黃

坤為土中央土德黃為中央之色麗于離德之中故曰黃離離以坤體一陰處于乾體二陽之中柔以濟剛得其中矣乾之用九變剛為柔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是乾剛以用柔而有元德也坤之六五以六之柔居五之剛曰黃裳元吉得體之中得色之正則是坤柔以居剛中而有元德也此黃離之所以稱元吉也夫乾元至哉坤元離之六二正合其德矣互坎不盈又變乾卦變大有告元吉之象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宗曰得中而吉道文

二獨稱中道者下為內體大性自下而上自內而外故二之中德為離之本體不曰中德而曰中道者其麗已成其色已著其文明之象已見矣泰伯靜云坎體陽在中五為當位而二不當位坎以剛勝離以柔勝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五

九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宗曰

離易而嗟失繼明也通剛則悲不中節也。○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也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三為日昃故曰日昃之離當此之時如晝之將夜夜之必晝知剛知柔則通手晝夜之道矣乃以剛居剛一往易晝不知所以繼明之道茫然無措後為荒逸謂人生之無幾假欲樂以永日懼死期之將至也對景而傷嗟其為內也而不亦甚乎金者无器所以飾歌不鼓缶以節之而惟事于歌也人壽八十日晝暗嘆曰嗟以大耋為將盡而自以為嗟也離中虛有金聲火聲无常若笑若泣歌與嗟之義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宗曰過中則昃明不不久知繼其明則可久也傷老懷悲娛情自放豈可久之道也乎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宗曰不明而

也。離性炎上四在下卦之上坎三日來水來而下也離四曰來火來而上也火內柔而外剛四為上體之下以剛接剛以火接火故為突如其來如焚者龜突也下體之火如龜突之上炎也炎則必焚勢將逼于中五如強臣之跋扈而五處尊位非其所敢犯五有中德非其所可撓則惟有自傷其身如大之滅而戊戌其明故改又曰死如弃如也總以用剛而過失其明故至此陰符曰火生于木禍發必起生者死之門也互巽為躁卦重互兌為毀折焚如棄如之象父變艮不獲其身卦變賁文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宗曰无所容上下

不正剛暴燥烈炎上而不能反下之火勢未滅而止之火勢方張无所容之象也泰法如火始

易宗集註

卷之五

手

皇首火也二世新火也陳涉首難火發下也羽入咸陽火燒身也隋煬帝來江都幸得離之真乃以離宮為寺名曰山火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十五里灣頭字文化及絃之是其驗已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宗曰以柔乘剛知危

居之以柔中而不正下為九四之陽所逼故有危懼之勢以其明德在中憂深慮遠而常懷悲戚嗟嗟之意進而麗于上九之剛以求其功是以獲吉也九五之嗟以死生為憂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之嗟以處君位為憂憂所當憂故吉離為目有出涕象沱若涕貌也互巽為不果重互兌為口嗟若象變乾則為大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宗曰柔不當位麗得

上也離王公者言王與公相為附麗也四上二父皆為五所麗而四剛不正有通尊之嫌如火

之矣上而有焚五之勢上有五之前則五為火而土若為薪加以薪益火而有功五之德加以弱主而門外有社稷之臣可以轉危而為安也觀上九之辭可見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功師有嘉也。○離為戈兵為甲冑故以王用出征為象王指五也。用者用上九也。上九居卦之外以陽德居陰位為離體之極在五親之為公乃將帥之賢也。變震為大塗甲兵動于大塗之上出征之象也。有嘉者嘉上九之功也。折首者折其魁首也。五用上九專征上九能敵王愾而有折首之勲故王嘉之也。獲匪其醜言所執不及其醜類也。離為火火炎崑崙王不俱焚天吏有逸德也不濫殺不黷威非有黃離之德不能六二上九非二人在內為六二在外為上九也。上為乾之上爻有首象離為上稿有折其首之象。居卦外无餘畫為不獲醜之象變震為長于師師之象卦變豐照天下宜也。折竹虎云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陷于刑獄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可用行師何玄子曰點生畫畫生卦卦生乘之乘之生陣或曰陣可與于易繫曰乘之其至矣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是生握奇握奇至矣由陰陽有天地之名由天地有風雲之名稱兵法焉諸葛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以六十四陣當卦之數九六隱月以當二用上无恒惟變所適如其易如其易或曰易何以不言曰所謂王公設險者也夫名數法制附之于天者也城郭溝池附之十人者也皆不足以當人險也人險者何六軍是也天子自將故稱王焉受服而出故稱公焉書曰方行天下諸將或兵能戰而後能守者也且兵形象水兵之勢火也水之轉物圓而行者其力小方而行者其力大詩曰江漢滔滔水之象也又曰其車三王方行之謂也如是夫堂堂正正王者之師也是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圭

故坎為隱伏兵之備也離為戈甲兵之形也坎以習教離用出征乾坤乃正矣不然易何以稱神武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宗曰用征弗庭麗于不麗于正矣而四梗其中則損邦國之威明上九得之非黷武也以正邦也故一折首而遂已也處于離之外以正于離之內所以照于四方而邪在其中矣

易宗卷之五終

易宗集註

卷之五

圭



卷之六

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

也震艮巽兌皆乾坤之上下二爻无二五之中德故曰偏卦成恒二體既以陰陽相配為象則以剛柔得中為義合乎乾行矣故遷壯既合天行亦成地德故以坤承之坤道既成而以離運之晉與明夷皆陰之中德也中德為也陰事修則陽德盛三男同功而乾德正蹇解之為也十卦由偏得中吉歸修德遷步

小人有世道之憂矣

原缺第一葉後半葉

周易

下經

下經以震艮巽兌四偏卦為主以六子之交為義交則由偏得正而皆合乎中也咸恒損益長男長女少男少女之正交也既濟未濟中男中女之正交也震艮巽兌之專體在後而交在前何也偏卦不中交則合中先以中為之主而後可以用其偏也坎離專體先見于上經而其交也在下經之後何也坎離先有中德而至于交則中德之用成矣故以其正體為上經之終而以其交體為下經之終也三十四卦之內乾坤之體各四坎之體八而震艮之體各九離之體十而巽兌之體各十有二陰多于陽偏多于正陽多之數以奇而後坎上經先正而後偏下經先偏而後正

易集注 卷之六 下經

原缺第二葉後半葉

感也。艮陽天也。兌陰地也。艮感于兌。天感于地。陰陽相合。而萬物化生矣。化謂无者。有祐者。榮也。聖人君位。猶天也。臣民猶地也。聖人有以感于天下。臣民之心。而人心感之。既和且平。使天下之心。如兌之悅。而聖人之心。如艮之止。何容心哉。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相感者。情。所以感者。禮也。情生文也。天下和平。禮明樂備。大化洽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觀天地萬物之情者。能化也。上經首乾。曰。品物流形。曰。乾道變化。下經首咸。曰。二氣感應。五萬物化生。乾象傳言性。咸象傳言情。復言天地之心。咸言人心。聖人之學。易微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宗曰。虛以感。○山上有澤。澤下而山能受之。故相感。而為咸。陽之體大。无所不包。納也。澤本在山下。而山反。

易宗彙注 卷之六 三

居澤下。又見其虛。而善下。故能受也。地在山上。為澤。亦此義也。先民有言。萬于勿義。是即以上易下女之義也。

初六。咸其拇。宗曰。咸不失正。咸之始也。○咸六也。而二陰係之。兌陰體也。而二陽係之。故以咸之不正者。為戒。諸父多微辭焉。拇足指也。艮為指。在下體之下。故象以拇咸。初六之拇。九為指。正也。而九三之陽。與之同體。故易為所動。然其動也。小而微。故不著其吉凶。爻變離。有所麗之象也。卦變革。黃牛之革。不可以有為也。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宗曰。志正其感。不比。至正也。動于拇。而知其志在。○初與四應。在外其正應于四。非比于三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宗曰。凶。可為吉。安汝止也。腓。脛也。在踝上。膝下。

足之趾也。是腓。而動者。其正應在九五。而近感于同體之三。如腓隨股而動。失其正矣。所以凶也。然在艮體之中。安其所居。以得其止。示當不吉也。互巽變艮。為入有居之象。卦變大過。有遇以相與之象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宗曰。順而不害。不出非凶。象。而但以其感于近。而動耳。順于所止。不出其位。亦非妄應。是以不害也。變巽為順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宗曰。知止不殆。慎所隨之上。上體之下。互巽為股。正其象也。三之互。應在上。而初二以陰係之。唯其同體。易為所感。其所動。則合于止。體耳。唯其剛故能執也。若任其所往。則必有吝。是感不以正。動不以時。非動靜不失。艮止光明之道矣。互巽為不果。變艮為貴。往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宗曰。咸不處。執不往也。○處。猶居也。艮之德止。宜處也。而有感而動。則不處也。亦不處者。謂初二已不處于先也。隨人。謂相隨于初二也。所執下者。謂初二在已之下。執之而不為所動也。艮止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宗曰。止而心也。往來。朋從。思出位也。○卦中他爻皆曰咸。唯四不言咸。而但曰貞吉。以其在艮體之上。兌體之下。初涉下外。與正為應。慎其所從。而守其所止。故告之以貞吉。則悔亡。謂不貞則不免于悔也。初為正應。居艮體之下。其感未淺。而又在兌之始。其悅未滿。六二之陰。即欲求比。而歸于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宗曰悅以止。感未害也。道未光。其愚質也。○悔生于害。害生于感。貞以止之。何有于害。憧憧往

五

來覆亂其心如代鳥飛短代馬走昏迷而已豈能光大天謂陽剛艮體光明以剛得止馳騁終絃失艮之道不能至于光大矣

宗曰。感以无心中无悔也。○  
 肝背也。鄭玄云。脊肉也。王肅

云勝在背而夾脊背上之內其動也發其威也  
无心九五剛居中位與六二爲正應而三四同  
處于其間故其威也既不若心之游而善變天  
不若履之動而得行皆以剛中得位而不牽于  
陰柔之私故无悔也重互乾爲惕厲又  
變震爲无妄卦變小過皆无大失之象

○初志在外不失其正，六

三志在亂人乃求其往九四朋從爾思志乃失正可見志之所係重也九五剛中而于正應有兩外之阻于他陰无係戀之私是其成也其志未也求如未之也已志未言其志之无所之也

民末也豈聖人感人心之正隨乎

序卦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夫豈人合亦有天賜男下女者以正其始制以義者以厚其終也

六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宗曰人還有常往不息也。○恒常也。考工

元亨利貞成恒之義也乾坤氣化之始故言元亨利貞成恒之始故言亨利貞不言元乾坤即咸恒之初也利有攸往以成卦言也震巽從乾坤之初陰之姤也始于姤至坤而極陽之復也始于震主乾而極陰陽剛續如循无端惟其往而不息所以恒而有常如積而不往則氣化或幾于變矣夫婦之道外事主男內事主女男職其剛女職其隨相與有成利攸往也利有攸往主剛柔相與言也六子變化之功一中之所以行在

六爻皆變為益金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

柔皆應恒示曰上下相與動于恒也剛柔皆應

久剛本宜上而上下有常故可久也震雷動而上下

巽風入而上下相交故謂之相與下巽而上動

動以相與巽以水動故曰巽而動不日順而動

者豫雷在地下之上坤母為主順先而動後也恒

柔之盡无非正應剛動即柔應之柔動即剛應

之正可久之道也是之謂夫婦同心內外咸治

也此釋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宗曰久道而亨配天地也○此釋恒亨

貞者以其久于其道也剛柔陰陽夫婦道正陽

陰和夫婦道成乎此不變正而固也此道即

天地之道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陰陽而已

故曰天地一大夫婦也惟其不已是以恒久天

之道運行不息循環无端所以久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宗曰終以爲始天行也

是以利有攸往也巽往而終于坤則一陽生而

震始矣震往而終于乾則一陰生而巽始矣震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七

之惜可只矣宗曰通中可久也○日陽得天之剛月

日得天而能久照也禮曰君子貴乎天道貴其

不已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不閉其久也日往

月來是有來者往者來也遂成變化陽和之日往

無窮是以能久禮曰天有四時風雨霜露五非

教成萬物也成者成後中庸曰悠久所以成物

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以悠久配天地

也治天下之道中則可久洪範曰又用三德正

直剛柔是也剛柔得中則賞不濫而罰不誅仁

不失之過柔義不失之過剛剛柔相濟如陰陽

相和是為可久之道乃成禮樂百年之治而天

下化成矣禮曰陰陽相摩天地相薄動之以四

時變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化不時則不生男

女无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天地之情即萬物

之情也情終始而不渝道上下而无忒由于禮

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宗曰立于有恒

剛上而柔下雜卦傳曰震起巽伏也震陽剛而

起則宜上巽陰入而伏則宜下二物各有其方

不可易也其在人事長男震動于外長女巽順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八



為震之主爻本正應也而初為陽六為陰以陰  
位陽為不當矣有二三之兩剛以過于中難于  
聯合而以柔柔善人遂有求道之心如波非然  
非及泉之時也故雖正而亦因无所利也夫婦  
之道始合與久匪不同用情亦常有別若賈誼  
京房劉向之徒皆凌恒者也君子之為學亦然  
伊助以執為常以操為方雖其暫息能無芒芒  
象凌井然欲海以漁一躍及泉豈其泉哉又變  
乾潛在下亦凌象卦變大壯壯止有孚亦求道  
也

象曰凌恒之凶始求凌也宗曰人求凌失其  
為道當其始入即求其凌如婦之初適而求凌  
于夫意在干恒而不可得恒是以凶也人之求  
凌而求凌者戒夫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九

九二悔亡宗曰不中而中不恒而恒也○二為  
陰位而九陽居之不中矣然二四  
位也冥為柔體而濟之以剛亦中德矣又辭惟  
二四不言恒而四无恒久之道而二有可恒之理  
故不言恒而亦能得乎恒也是以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宗曰能久无悔中自  
得也○以陽居陰宜  
有悔而悔亡又不及恒不求久而能久  
蓋其位中而德亦中剛柔足以相濟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宗曰德非其德  
不中无可久也○冥為柔卦而以剛居剛位  
是剛失其中非其德矣婦以柔德為恒剛而不  
中是不恒其德也冥為躁卦過剛則躁古人云  
人神躁則欲其形豈可久之道乎羞愧耻也  
或指上六承爻也正對上六之長恒言也剛宜  
在上柔宜在下反為剛上反為柔使上六振

恒而承之則以為羞矣貞吝者以剛為正而牛  
之不養則必至于吝也互兌為剛尚不恒象變  
坎為多眚卦變解負且  
乘亦可醜也皆有羞象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宗曰中无所容不以  
為容德况婦人之道乎以剛居剛失其  
无所容矣是不能恒其婦順之德者也

九四田无禽宗曰剛處于柔弋不獲也○不以中  
而居于外體之初當動而有為之時故取象于  
田震為大塗田之象也正應在初是其禽也卦  
合震巽剛上柔下以震為主震又為田為主宜  
其吉也但震體動于初爻則吉動于四爻則凶  
以四為陰位非震所宜居也而三與二皆以剛  
而上進初雖在柔去之愈遠乃以失位之憂遂  
成无禽之象此皆就一爻言也并之下體亦與  
之初日舊井无禽亦以與之善入為井之下故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十

耳况從而凌之乎乾之九二亦以剛處柔位而  
日見龍在田以其中也至于四則日在淵以其  
不中也重互兌為澤變坤為田皆有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宗曰其位失不能得  
之中宜其久也以陽爻居上體之陰非其  
位也自失其位安所得其正應之禽也乎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宗曰陰陽同德  
居中位與二正應三既能久五亦恒德其應正  
也因而守之可矣以爻象言之以五之陰而下  
從二之陽是婦人之守正者也以卦德言之震  
為陽而五反為陰巽為陰而二反為陽以六五  
之夫而下從九二之婦則夫子之失剛者也重  
互兌變亦兌亦陽化為陰之象也卦變大過括  
揚生率不  
久之象也



上六振恒凶也。宗曰：動于極柔，恒之窮也。○振動也。作也。與震同義。公羊傳曰：振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恒之卦終震之爻末，積柔已久，忿忿不能忍，而思有所振作，反致顛覆，是以凶也。上以三爲正應，而三以極剛，上以極柔，是婦亢夫隨，君弱臣強之象也。變離爲上槁，亦振恒象也。

主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宗曰：柔不可上，剛大失也。○陽爲大，宜在陰上者也。故卦象以剛上柔下。取夫革婦卑之義。大无功者，言陽事无功也。震動以陽，陽宜爲功，而已成積弱之勢，雖欲以剛大行之，亦无功也。如漢晉之末，君弱臣強，忿不能忍，而求所以圖之，反遭執逆之禍，故爻辭曰：凶。繫辭傳曰：易從則有功，謂禮著成物，所以有功也。失禮則无功矣。恒之爲恒，以震夫臨巽婦也。前三爻言婦道，于初則曰：未濟，指婦人之情性也。于二曰：悔亡，謂婦人以无咎无譽爲道也。于三曰：永吝，謂婦人當以羞惡爲心也。後三爻有夫道，于四曰：无食，謂男子剛德不以居柔位也。于五曰：夫子凶，謂五爲剛位，不宜居之以柔也。于六曰：振恒，謂男子至于散柔，雖欲奮發，終无益也。

咸恒之後，繼以遯大壯少男長男，旣以少女長女爲配，其中互有乾體，故仍以乾體統于

乾卦

亨。小利貞。宗曰：遷以中通，居正利也。○遷從走從廝，遷也。二陰居下，四陽居上。

為小人勢則內來陽為君子勢則外往故名  
遯上陽而言也遯本陰長之卦而以陽之遯

主

名從君子也。更爲門闕互異。異爲遲遲。有君  
 出門。逃去之象。遲之所以亨者。善藏其用。幾  
 而審智。固而神。世固有敵。而而逃。人莫之知。  
 非止避人。逃世之謂也。陳仲弓不許中人。脫  
 川于黨。兩所謂遲亨也。小利貞。主二陰言。小  
 利于守正。而不害于君子。否亦非小人之利。  
 然惟君子能行于遲之亨。故僂小人能安于  
 之正也。大壯。遲之轉卦。皆曰利貞。皆爲君子  
 猶與小人之化爲君子也。六爻皆變爲臨。乾  
 艮上爲大畜。故九三曰畜臣妾吉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宗曰：陰道漸長，必危陽也。所以利干貞者，以陰浸而長之故也。○言小人之所以正，則不至于害陽，所以戒小人也。○此則成否道矣。○陽之象曰剛浸而長，進不日柔浸而長，而但曰浸而長，陽長可謂也，陰長不可言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宗曰：陰長而高，不可玩也。以遠小人，嚴在內也。○積陽為天，積陰為地。山者地之高峻者也。將通于天，故名為遯。二陰浸長，處于內地，小人道盛，勢逼君子。君子知之，絕不為所止，附而又不悖，悖于聲色，蓋親和而中剛，行危而言遯，使之无

象宗集註 卷之六 主

險可乘，无取可拘，樂乎若天之尊，雖不可凌犯，而巳。孔子之虞陽貨，孟子之虞王驪，是已。乾陽為剛，艮體為止。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宗曰：陰能遯陽，厲其初，遯者外而故以初為尾。陽陽前遯，而二陰逐其後，初陰最後，尾于四陽之後，而逃去君子。然

四方盛陽，初陰未必能敵，是以危也。蓋戒于小人，使知所忌，懼不敢前進，以進消于陽也。故又申言之曰：勿用有攸往，言不可用遯尾，以往通于君子也。又變離，尚克知止，卦變同人，尚辨族類，初與二非遯者，蓋知遯者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宗曰：往有厲，尚止敵門之盛陽，往則災矣。故也。○以初之始陰，日厲，以戒其往，得所止也。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宗曰：固而執。○此遯卦之主爻，執謂拘留之，不使前進也。二陰上通于陽，若往而不已，則為漏于世道不小矣。故告之以執之之道，使知之所止也。○用黃牛之革者，坤為牛，而為中位，故象以黃牛。牛以順動，至于為革，則不可動，以其柔德之在中也。言執之之固，如黃牛之革，不可解脫而去，蓋堅之至矣。互艮變亦為繩，直卦變無繫于金，皆執之象也。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宗曰：志在于中國，所止為止也。小之所以利貞也。○言堅固其守中之志，使之固而不進，艮之所以。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宗曰：繫遯，厲吉，剛陽而與陰同體，下此于二，故為有所牽繫而不能遯。遯之象，夫陰侵陽，則生疾，遯之不速，亦危。

象宗集註 卷之六 主

遯也。若能委蛇行，權有駕馭小人之術，則柔容得包以畜之。如將侯之于呂氏，梁公之于武氏，是也。是得畜臣妾之道，亦可以養吉也。臣妾指二陰言也。傳曰：男為人臣，女為人妾。艮初男之下，書為臣，二互艮之下，書為妾。艮為閭寺，亦有臣妾象。變為坤，萬物所致養也。有畜象，錢國瑞云：婦二包有魚，遯三畜臣妾，否同。離離觀五觀我生，剝上君子得與，此可以明君子待小人之道矣。若長不已，九三變為六二，則遯成其否耳。

象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宗曰：陰不可繫，陽不可施，不惡而嚴，從中道也。○繫遯，則是繫于小人，不自去其疾，而至干困，困所謂厲也。畜臣妾吉，是能消化小人，使之樂為我用。若以陽大施之，則剛而過中，至于亢，故必生其變。故曰：不可大事，言不可施以陽剛之事也。象之所謂不惡而嚴也。

經 32—748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宗曰：剛以柔遯，無所損。然以剛德處柔位，與初為應，是以和。好其遯，用然無所損于我，亦無所損于人，故吉。若

小人處之，則不能以義自制，雖于內應之初，私意所牽，自生荆棘，不謂之遯而謂之否矣。九四陽居陰位，九剛可以為君子，四柔亦可以為小人，顧其自處何如耳。互巽變亦與為人為進退，亦有以好為遯之義。

小人則以繫為遯耳。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宗曰：君子小人以遯之為好，所謂遯世無悶者也。小人之遯，必至于否，所謂上下不交者也。要其為道，義利之間而已。

九五嘉遯，貞吉。

宗曰：遯而有嘉，亨于禮也。○三與二相比，而非正，應故曰繫四。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主

與初相應，而不中正，故曰好。惟五與二中正相孚，剛柔相應，故曰嘉。重互為乾，乾德正中，嘉會合禮，君子之于遯也，遂以禮退，以義嘉美，可觀如是，是以守正而固，吉祥莫大焉。遯之所以與時偕行，而致其亨嘉也。

變離為明，亦有嘉象。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宗曰：以正為志，志時行也。○五與二應，時雖涉于小人，而內守其志，一軌于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處遯之時，守遯之德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宗曰：遯无所損，義自裕也。○上九肥遯，无不利，子夏傳曰：肥，饒裕也。陽道常饒，其或損者，陰剝之也。本爻起然，物外不累于陰，不繫于應，无有疾厲，故解肥焉。古文肥作豐，淮南子九師道訓云：肥而能乘，吉。大焉，豐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皆以肥為豐。亦以其遯在上，有飛之象。飛遯即肥遯也。无不利者，人之不

謂為遯，皆溺于利慾，上九為乾之終，絕去利心。

人皆謂遯為不利，而我以為无不利，所謂德充而富，戰勝而肥，以義為利，其義常饒，其利常裕也。變兌為悅，悅遯又加于无悶一等者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宗曰：遯无所疑，心遯而係于陰者，有三：三比于二，四應于初，五應于二。惟上九无係无應，疑慮盡忘，可入世亦可出世，蓋神遯者也。焦弱侯曰：遯而係者，大夫種也。好而遯者，范少伯也。遯以嘉者，張子房也。肥以遯者，四時兩生也。孔子曰：我則異于是，无不可无不可，聖之遯者也。

序卦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陰長陽退，陽盛陰消，知亡知存，倚伏不少，少康古公，句踐燕昭，善遯而昌，得自強之道也。

三三震上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主

大壯利貞。

宗曰：時過乎中，必固守之也。以貞為利，不以利壯也。○大謂陽也，鄭康成云：壯者氣力浸強之名。男子三十曰壯，陽為九數，四陽連長為數三十，有六十年愈富，力愈強，壯而大矣。陽氣上升而達于外，亨之道也。復臨泰三卦，陽長于內，皆言亨而大壯反不言亨，恐其利于所往有違，无退失時中之道矣。故告之曰：利貞貞正而固也。以正為利，不以壯為利也。天地之道，浸故陽之壯也，亦必以漸，知用漸則知用時，用時所以用中也。故雜卦傳曰：大壯則知知止則正，而能固也。六爻皆變為風地觀，觀我生進退，乾上震下為无妄，恐災自外至也。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宗曰：剛動于陽，長而過乎中，則是大者壯也。柔不可以名壯，唯剛則名靜不可以見壯。唯動乃見，乾之陽在內，剛德以全震之一陽在外，動德難集，以是為壯，豈可无以居是壯者乎。此釋卦名以起

卦義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宗曰正以成大動天地也○壯以氣言正以型  
言直養無害必配義與道然後可以無敵而能  
充塞乎天地之間是不正則不可以為大言大  
惟其正也天地之氣不得其正則為陽陽為恒  
德不能成其大矣人心之氣不得其正則為暴  
暴則不能成其大矣矣故爻有小人用壯之辭天  
必合乎正以為大乃謂之正大天地之情必歸  
于正陰陽五行各有其序連展之者謂之不祥  
震潛動植各若其性失其恒者謂之妖異人能  
存正大之心以行正大之事則舉動合天地天  
地亦不能違故曰天地之情可見也小人幸處  
性成通天害理其為壯也凶之招也庸有利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宗曰禮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七

剛不過也正在于中克已復也○雷者陽氣之  
發而動于天之上聲實俱大可謂壯矣而其  
以大者以陽之不滿于陰也天下陰能勝陽欲  
能消理惟禮可以克之小人恣意為非无所忌  
憚亦似能用壯者而究之有德不剛消沮踴躍  
不能如君子之立心正大光明俊健烈烈轟轟  
如雷聲之普被于下土而不可掩抑不可屈撓  
實為大壯之象也唯君子之所履者正无一不  
準于禮如尺度之不可踰越則舉動自然光大  
常伸于萬物之上禮有剛柔有節文從中制者  
也小人之越禮為非利欲所驅也君子之周旋  
中禮剛大所達也去利乃能循禮循禮乃能用  
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宗曰信壯而壯未至于  
中也○趾在下資初亦  
壯于趾以剛德處剛位方長之勢未加審處而

遠圖進步其征也必危乎信也當指四言九四  
之上六有五以體之半是以稱乎初與四應自  
信其有同德相助以勝陰也但以剛居剛未有  
中德在內體之下宜靜之時而遽往而動所以  
有凶若四則涉外宜動震為動故尚往也爻變  
為震為卦亦壯趾之象卦變恒後恒未濟未因  
有孚之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八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宗曰以孚而窮非壯時  
之自信其壯而猛于進故至于困窮是以  
以其孚而窮矣若時中之君子必不然  
九二貞吉宗曰正而獲吉不用壯也陰不能干  
吉蓋九陽處二陰之位剛柔相濟不競不執絕  
光恃壯而往之意故爻不著其為壯而但繫之  
以貞也二本與五相應而固守其正則不為六  
五之陰柔所動是以吉也互乾變離從而能明  
卦變豐有孚發若  
亦貞吉之象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宗曰壯得其中无不正  
以剛居柔正為中德中則自正恒之九二止曰  
悔亡而不言恒象曰能久中大壯之九二止曰  
貞吉而不言壯象曰以中蓋中之所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  
角宗曰剛而不中小人厲也君子用之自取吝  
也○九三居乾之終以剛處剛為陽之九而  
外應于上六是以小人而居尊位處壯之極者  
其用壯也以陰柔行其好險方欲何君子之障  
而中之而君子乃一意用剛且恃其同類之多  
无所疑慮則必墮于枉也羝羊三歲之壯羊君  
子坦然任處若羝羊之无有知識而藩籬在前

不知遇遇而往觸之未有不繼結其角者麻古  
與果通拘繫纏繞之謂變兌為羊。本卦大象為  
兌。故三四五六皆以羊為象也。卦變歸  
妹。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亦用同象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宗曰。君子小人。不並  
之勢。陰險在前。君子遇陽九之窮。往輒見忌。當  
此之時。小人乃得以勝君子。而君子反受制于  
小人。皆壯之過也。小人勝則君子  
絀。故不能並用其壯。止用剛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宗曰。  
正動其時壯也。九四為壯之主。又陽進至四。  
君子道長。可以大有為之時矣。象曰。利貞。指此  
爻也。當此此外。體宜動而動。陽居陰位。不病過剛。  
惟守其至正。則自然得吉。尤所用其德也。故曰  
悔亡。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三陽處于內。不  
當動而動。以上六為之應。越四五而解之。必至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九

于羸。四陽處于外。宜動而動。以初九為應。合眾  
陽而解二陰。則有可決矣。故曰。藩決不羸。震為  
大塗。兌為附決。藩決之象也。輹車下轉也。變坤  
為大輿。剛則其輹也。輹壯則力足以乘車。合言  
四陽之才力。足以勝二陰。視大輿之  
輹。為尤壯也。重互為兌。亦象羊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宗曰。象正決柔。往有功  
也。陽剛之長。至于九  
四。合乾體之三陽。往而決六五之二陰。象正  
進。合道同力。二陰在上。勢必漸消。將為大之失  
與乾之純矣。豈不  
尚往而有功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宗曰。知喪者无悔。以柔中  
五近于上。兩偶之形。邊界將盡之地。故有易之  
象焉。六五以陰居陽。有柔中之德。而為下之四  
陽所逼。自守其柔。不敢與敵。唯有退而去之。若  
羊之亡于場者。是亦謙時連羸之誓。自不至

于有悔也。互兌變亦兌。  
能悅于人。而不見惡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宗曰。知不當位。喪亦  
得也。○五為陽位。之  
尊。而以陰柔處之。下有眾陽。非所能取其不當  
位明矣。知其不當。而退志于喪。亡。是以知喪為  
知得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羸不能退。羸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宗曰。陰遇陽。陽壯之正也。去其利而可矣。○此  
合全卦之象。為言。四陽進逼二陰。大衆為兌。為  
羝羊。觸藩之象。上六將為四陽所逼。宜退而避  
之。而恃有六五為之蔽。未即退。至于已。故不能  
退也。然九四已失其藩。六五已喪于易。上六雖  
欲獨立于大壯之上。以自遂其行。壯之志。豈可  
得乎。是以不能遂也。要其所以然者。自處陰柔。  
貪戀寵利。而患得患失。遂退維谷。如是耳。故告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辛

之曰。既不能遂。又何利焉。但知其為艱。安于其  
位。以待陽之盛。長則固。可為吉。所以戒小人。使  
其化為君子也。又變艱。動而有所屬。亦解  
藩象。卦變大有。知其為艱。則順于天命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宗曰。陰不勝陽。實詳者也。君子為心。自无咎也。  
○陽長至四。必漸消陰。而上六為獨。獨其長。為  
不能退。不能遂之象。皆不詳。審其理勢之自然。  
耳。但知其時之艱。危。非小人之利。則其咎不長。  
爾不至于悔。惡。而可化為君子也。按大壯剛進  
也。陽長也。壯之所以為壯。九四也。當壯而壯。  
之正也。故曰。利貞。下三爻。以乾之內體。令其  
剛好進者也。故征。因而羸。角。以示戒也。二以剛  
居柔。乃得其中。守正者也。故貞吉。雜卦傳曰。大  
壯則止。為君子之乘時者也。言之也。六五上六陰  
氣漸消。小人失時之象。則戒以喪。无悔。而艱則

吉。知不當位。喪亦  
得也。○五為陽位。之  
尊。而以陰柔處之。下有眾陽。非所能取其不當  
位明矣。知其不當。而退志于喪。亡。是以知喪為  
知得者也。

易宗彙註

宋之六

幸


 離 坤  
 上 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宗曰臨下以禮尚民功也日麗

家曰晉進也。崇曰柔而進之麗川明也。○晉義進明二義非以進爲晉而以明爲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

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其文也。○明出地上。離柔于坤。順而麗乎大明。坤附于離。離以柔中之德。爲明。坤亦以柔中之

德爲順。離之柔德在君位。而坤之柔德在臣位。上下皆用其柔。禮由陰制。從乎地者也。禮情淺。

而文明從乎離者也。坤離之德合而禮教大明。故明出地上以柔而明順而麗乎明以柔而順。

也柔進而上行合二五二爻而言巽鼎皆稱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一爻而言此二五之爻皆

柔在離則是六五之柔。進而居坤之上。在坤則是六二之柔。進而相見于離。皆上行之象也。康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三

侯錫馬坤柔之進而上行晝日三接離柔之進而上行君明臣良相得益彰非禮无以相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德也。陰盡爲陽。自光昭也。○離體陽中一陰在天之上。發爲光輝。坤體純陰。在人之心。乃爲思。

欲日明出于地上不爲地形所掩如人性中有本明之德不爲私欲所蔽也君子知之是以自

昭其明德焉。君子指六五卽明明德于天下者。

象陰盡化而爲陽矣君子之爲學也欺日自慊  
謙日自慊明日自明故龍口自強晉日自昭皆

非有待于  
外者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宗曰進不達退顧之德也。

守正无咎。麗如初也。○坤體皆陰。上麗乎明。初



而初為始陰力懼不勝故有晉如之可象即有  
推如之可虞惟固守其正不敢遠進乃能獲吉  
其所以然者何也以我之陰當四之陽未見乎  
信故必裕以處之不汲汲于進乃不為四之所  
疑忌而可以无咎也推折也裕寬也二三四互  
艮為止故貴貞也四互指四四互三五為坎為  
狐疑不信之象也坤德為含弘有裕  
之道變震為恐懼亦推如之象也

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其正不苟合也未履其位進退裕也○九  
四剛而不中非可合者初六柔未得位惟當固  
守其剛觀雖進而中懷退志成其為獨行之人  
而已此其義之正者貞則吉也裕者不以四為  
係累超然有自得之意故其進退裕如可以无  
咎未受命者六五為卦之主初去之尚遠未受  
其錫命故可以獨行其志安  
于在下不失坤德之順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晉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中德介福宜也○二與五應上下以柔中合德  
矣而四剛而不中位近君側威福自擅大臣中  
之小人也下可以蔽賢而上可以惑主誠可憂  
危故晉如而即有愁如之象貞者中正之德其  
所自有守之則吉不溺于邪四亦不能終拒于  
我而閉上下之交也王母指六五而言也以陰  
居尊故有王母之象爾雅云父之妃為王母小  
過通其祖遇其妣即此義也楊敬仲云王者之  
母亦曰王母二五德全位應進而相感一氣  
合周禮有享先妣之禮王母降福于二而二進  
而受之至順也變坎  
為加憂有愁如象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柔德稱之上應于五德中位正二陰相感  
通于鬼神大且勿違自求多福在是矣

六三眾允悔亡  
順而麗乎明二與五應中德相孚初與四應三  
與上應剛柔相濟宜无不可信者也但四陽不  
中矣始雖獲物在離有失如焚如之象有難于取  
信者故初六應之有同孚之疑上九居離之極  
大明中天照臨下土在離為王用有嘉之象故  
六三應之有眾允之喜蓋陰主私利而坤德本  
順六三領福羣陰率眾並進以上從于離大公  
無私无不見信所謂順而麗乎大明柔進不  
行之象也悔亡云者初雖二愁悔恐不免至是  
則從眾以進聲應氣求泮然永釋矣重互為坎  
有孚允象變艮光明動靜  
不失其時亦悔亡之象也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也位過乎中志在上也  
其志將上麗乎大明之君與六五同其德故為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晉

眾所信而不疑也上行云者所自處之位已過  
乎中因其志在上行不以為忌合羣志以為志  
公而无私自非四  
之所得而進者矣  
六四晉如鼫鼠貞厲  
皆稱晉如是晉不達晉之象也此亦稱晉如則  
晉不克晉之象也互艮為鼠九家易云鼫鼠喻  
貪五能不成一技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  
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  
人謂其志貪于下之三陰將進以為已利而先  
有柔中之令主其德盛不可得俾外有師師之  
重臣其威盛不可得犯而下之三陰皆有上行  
之志四雖進猶高位近比于五而先不能當威  
福之柄以操諸下土止成其為鼫鼠之技耳互  
艮變亦艮有不得而止之理貞厲云者貪利者  
必曉之以害而後可以止其貪也卦變  
剝剝牀以廣笑將及身何厲如之也

象曰：匪貞貞厲，位不當也。宗曰：厲于其位，不中。正也。○下三陰方與六五同德，進而麗之，而九四以不中之德居不正之位，介于其間，其貪如鼠，能无害乎？貞于其厲，庶知所改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宗曰：柔中居无不利，不私利也。○六五以坤居尊，為自昭明。

德之上，下之三陰皆相麗附，而九四為之阻，當有悔矣。而剛德相孚，其勢必合，是以悔亡也。坤體陰柔，先迷失道，後順得常，故有失有得，而離明在上，以柔居剛，則雖失而亦得也。故曰：勿恤言无所用其憂也。以失得憂其心，則溺于私利，而非君人之德矣。重互坎為加憂，有恤象。離為大腹，有勿恤象。往吉者，卦為進義，而五為君位，不言進而言往，在麗于上九也。陽剛為君人之德，而六五以柔居之，內有九四之強臣，賊尾巨。

易宗集註

卷之六

重

測：賴上九為之重臣，擢兵于外，以相匡輔，是以得吉。然此豈獨一人之利哉？蓋合下之羣陰，率上而莫安之，故曰：无不利，是上之利以明而下之利又以順，不以物利己，而以已利物，天下之公利也。倘或恤之，則思變柔為剛，反成否象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宗曰：勿恤有慶，无以失得為憂，而往而求輔，有安社稷之臣，必能自功而慶賞之，所以成其為大明之世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宗曰：安上九晉其角也。无咎，貞吝，母居利也。○四處三陰之上，通于六五為窮，并威福之權臣，上處卦外，居晉之極，為掌兵柄之重臣，四互艮象，艮上體離象，牛牛有角，剛而在上，進而好解者也。諸父皆柔，所解者剛耳。離為戈兵，變震為動，用伐之象。坤為邑，四據坤上，視下三爻，皆其屬邑，將不

利于六五，故上用伐之，非伐三陰，伐四之則三陰為邑也。三陰本順而欲麗于大明，從其六五之主，而九四阻而進之，上乃聲罪致討，以糾其厲，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厲无咎者，功高身危，寵利可畏，必厲其心，以祈无咎。若以為正而用守之，則必至于吝矣。變震為修省，有厲象，卦變豫以順動，則无咎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宗曰：用伐，弗順以昭進，而以離為用，以大明為象，下順上明，光宜著矣。而九四阻于其間，則其道未能光昭于天下，故不得已而用伐焉。傳言上六之所以用伐者，以治道未光之故也。爻變震卦，變為豫，履明樂，則成大。

明之象矣。  
序卦傳曰：晉者進也。進必有傷，故受之以明。序卦傳曰：晉者進也。進必有傷，故受之以明。序卦傳曰：晉者進也。進必有傷，故受之以明。

易宗集註

卷之六

重

必傷其明，君子用晦乃以居貞，虞淵之入，陽谷之升也。

三三

坤上

明夷：利艱貞。宗曰：明必有傷，无所利也。知艱守柔，不害正也。○體反于晉，日入地

下，掩蔽其明，若有傷之者，然故曰：明夷，利艱貞也。晉明之極，必至于傷，日既升于中天，必漸入于地下，理勢之自然者。晉以康侯用錫為象，是文王顯于西土之時，明夷以艱貞為辭，即文王四于羑里之會，晉之明也。以坤順在下，得衆之允，則在下者，不宜顯用其明，以自傷也。傷有何利？故曰：利艱貞。貞亦難恃，故曰：艱貞。憂患之中，委曲之至也。明夷，極陰之象，而內以離明外以坤順，所以有利艱貞之理。二五中德守柔，皆順受其傷者，故傳以文王箕子當之。上六居陰之極，是傷表之明者，終成爲自傷之主，蓋指卦也。互坎



險陷有艱之象。六爻皆變為訟。亦相夷之象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宗曰：明下于地，臣道也。有釋卦名，明極則必入于地。其時則然，何所避哉。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宗曰：以明不恃也。以明為順，順不害也。○文王得全卦之體，內體離明，外體坤順，離在下而坤在上，是以柔順包藏其文明也。文明者，觀天文以察變也。觀人文以化成也。柔順者，陰爻守柔，坤體尚順也。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以順為明也。降心美里，演易傳中，以明為順也。蒙晦暗之象，大難非常之難也。陽稱大，初二陽德失中位，明在下而陰蔽之，為所蒙覆耳。未有所傷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老

宗曰：以艱為貞，艱克正也。晦其明志，在內也。○文王之難，在天下，故曰大其子之難，在至親。故曰內。文王之艱，貞在內，難在外。明而外順，其子之艱，貞在立心，故內難而正志。文王四于美里，而其德自顯，故文而明。其子四于奴，而其心愈苦，故曰晦。而明當係六五，一爻陰居極矣。而但守其柔中之德，其志與內體之二應，二亦以陰柔居下體之中，是晦其明之象也。雖即艱也，正即貞也。五近端主，至親大誼所在，微子去而不往，非懷祿也。比于死而不死，非貪生也。四處待其志正，其明晦也，是明夷之至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浚眾用晦而明。宗曰：明生于晦，晦用其明也。不明明者，下夷也。○明入地中，明而遭傷，不可以為明矣。而君子致以晦為明，眾臨于眾人之中，宜人之所共見，則文王之先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而不敢恃其明。

以往但用晦耳，不但輔影藏形，而且黜聰屏智，相然白處于冥漠之地，海闊之衆，究之神智自明。潛光自著，其晦也，政其所以明也。用晦指坤體在上言，而明指離體在下言。浚眾者，坤為眾，象以離臨之也。浚眾以離照。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宗曰：明夷之初，見幾微也。豫得見幾甚早，而去其失，以明夷之主，在上非利見之時，而飄然遠引，隱伏在下，不敢高飛，如鳥之垂翼也。鳥避難，宜高飛而明，亦在上六，故避之者，宜下不宜上也。離為飛鳥，初為鳥翼，宜開下垂于地之象也。君子指初陽也，見幾而作，故曰行。變艮為徑路，故為行。象志急于行，不遑于食，離為日，離位于二，故為三日之象。卦候。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未

一爻可一日，初九于行，不遑食矣。六二用拯，三南皆皆助，勢不遑食之時，直至外體出門庭，獲心意乃可安也。離中虛，故為不食之象。有攸往者，往就二也。二為卦主，故稱主人。其言揚為大，故離為有言。象主人有言，謂主人已有所辭。告我矣。如文王善養老，而伯夷太公歸之，若明有言以相招也。蓋二以柔中為離明之主，故知明之為夷，而初以明于下者，歸附之政，所謂浚眾用晦而明也。卦變為謙，亦垂翼象。何玄子曰：左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疾疴，豎牛置饋弗進，穆子不食卒。牛立，昭子相之，初穆子之生也，遷叔室之遷，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龍以龍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餓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于觀日之謙，當鳥，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日，故曰：三。

震爲存內外卦之終也大謂三陽也首謂上三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也。○上爲明夷之主五

處明夷之極而以柔中之德成大順之體在坤  
為正位居體故曰利貞坤陰主利柔中為質也  
其子之明夷言六五之時正其子明夷之時也  
箕子本有離明之德至是而夷以其通近于上  
大也上六不明夷自夷其明而夷人之明箕子  
之明夷其明為人所夷而自夷其明為明夷蓋因  
四奴為固有也貞之至矣所以為利不日利觀  
貞而止曰利貞其道至正居之不疑遂不見其  
艱而但見其利矣互坎重互艮壓壓艮變坎  
為險為隱伏皆往之象也卦變既濟西降論  
祭實受其福與二  
父文王之事應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宗曰明可晦不可  
正其志非至明焉乎能雖跡在四奴之間而其  
明自不可滅以貞為明故不息也若其陳洪範  
于武王又其明之  
不息于千古者矣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圭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宗曰夷明之  
主自夷者也  
○上六陰居其極位處其尊是夷明之主也不  
明晦是以已之不明而或晦象非若下五爻之  
自有其明而受上之夷也故君子晦而明原自  
有其明上六不明晦則不明之至矣初登于天  
者日在地上為晉明夷從晉而來殷之未喪既  
克配上帝何嘗不明後入于地者明入于地中  
自取覆亡墜于淩澗之下通以自夷而  
已變良為止陰變為陽則其道光明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宗  
曰位維艱則不可失也○坤為國為衆故曰四  
國上之位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其照臨  
上六之德至昏故後入于地而君道失其準則  
則者不可踰越之理文王順以則周之所以興  
也紂失其則殷之所以亡也楊用修云文王明  
夷則其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其時可知矣內

三爻周象也外

晉明夷之義繼以家人睽坤母主事坤女精  
之陰德之正中也以中女合于母德是坤之  
用以中女而咸又以長少二女合于中女是  
巽兌之體又以中女得正也貞離悔巽為家  
人內之也故一家如一心貞兌悔離外之也  
故二女有二心家人以內外睽以同異皆有  
禮以別之用  
其中而巳矣  
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  
受之以家人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乘  
也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乘也窮則思歸  
或謂孔子日子矣不為政孝友于兄弟是亦  
為政矣

三三 離下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圭

家人利女貞宗曰明于內者家自齊也女貞之  
利剛柔順也○爾雅室內謂之家  
卦離貞巽悔以離為主女貞指二柔德之正中  
也二以柔中居內五以剛中居外是夫婦之正  
義而先內而後外則是女之貞者利也陰主利  
陽主義陰以利貞而陽以義制所以利物以和  
義也周南之序關雎召南之序鵲巢易單張繫  
之化桃夭樛木之篇皆于女貞加詳焉治國之  
道必先齊家所謂有國者齊于女貞加詳焉治國之  
行周官也明于內者家自齊此唐薛仁貴之言  
也離明在內巽齊在外陰德克正陽事以治矣  
初三五上皆陽象也日開曰曉日假曰成皆所  
以責于男也而要以六二為卦主故曰利女貞  
也朱子註云上父初子五三夫二四婦五兄三  
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是也而于離日亦  
謂二五何氏訂註云以陰陽相比為夫婦三居  
二上則為離女之夫五居四上則為巽女之夫  
上九居一卦最上之位以象父母按彖傳曰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

卷之六

三

地之大義也。宗曰：男女正位，祭天地也。○象止言男女以兩卦之全象言也。家人之義，以內爲本，故先內正而後外正也。女不得與外政，男不得親內職，于是如天之不得兼載地之不得兼覆也。天尊而地卑，天包于地，外陰陽之道，絪縕然絪縕，故曰大義也。中庸謂莫蔽莫破之理，造端于夫婦而遂察乎天地，是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宗曰：父母君之。家以正其也。○父母家之至尊，與君均體，故曰嚴君。所謂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家人之義大矣哉。父子聚而母慈，何以母亦得嚴君乎？上下之分，子弟之過，內外之別，惟薄之儀，父有未能盡察者，必父母並嚴，內外齊肅，然後家道正也。上九居卦之最上，故象父。六四以陰德居陰位，而在外體之初，臨內體之上，有長女之稱，是母德已成，而能兼綜乎內外者，故象母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卷之六

三

幼清云。人欲于屋中。則火自突而出。是其家有  
人居之也。君子觀此。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  
也。然家之本在身。言行所以修身也。家人之視  
于我者。惟言與行。身不行道。不行。妻孥物謂  
事實也。言孝必實能孝。言弟必實能弟也。恒謂  
常德也。行孝必終身孝。行弟必終身弟也。言行  
相類。卽齊治平之道所  
從出。故曰。知風之自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宗曰。謹禮于微。正家道也。○初上二爻。以治家之始終言。三爻皆剛。而城國。父子內似物之有匡。雙乃範。閑其家之象。故曰。閑閑從門從木。○木于門所。以防閑也。何以閑之。禮也。變艮爲門。閑。不變則艮之下畫連亘。如拒木爲閑也。閑于家者。防閑。子初則易爲力。故悔亡。失其時。則有悔矣。天下之事。見幾于乘。豫爲之計。則无後悔。家道亦然。禮記內則一篇。以防微杜漸。則嫌明疑爲義。書云。若生子。罔不在初。自臨哲命。亦閑之于童之

義故初為子象離體內明乃見及此卦變漸坤初傳曰其所由來者漸亦有開之意焉

象曰開有家志未變也○宗曰開其志有常經也

則多變是以難齊初剛之始如在冲幼之年志

意未有變遷故開之也易此即童牛之牯意也

詩人飯荷之刺春秋視丘之享齊師

之如之書皆謹禮于微慮患于早耳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宗曰柔德在中不失

順也○二居離體之中明于代終之義制外之

事一聽于九五而已无所遂之事也遂專成也

禮大戴記云婦人從夫无所敢自遂王母云婦

人精五飯聚酒漿養舅姑而已故有開門之修

无境外之志也柔德柔順之詩以公侯夫人奉

祭祀為不失職大夫之妻供祭祀為循法度蓋

饋事之大者也貞吉即所謂利女貞婦人之正

義也中謂下卦之中離火為烹飪五坎變兌皆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五

有酒食之象故稱饋鼎之火在外故曰享帝養

賢家人之火在內故曰中饋變乾而健非婦道

也故曰无攸遂又曰貞也卦變小畜

則以懿文德非无非无儀之義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宗曰從巽而順德之

順即飲食之中有禮制焉女從乎男巽之九五

在外而順以聽之所謂巽德之制也易小象言

順以巽者三象六五變巽漸六四體巽家人六

二應巽婦人事夫與事師事君同其道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咎○宗曰剛

吉凶間也嗃嗃終吝非禮也○下卦之上剛德

不中非有齊家之責者但謂之家人云爾若其

相與為嗃嗃也雖有嚴厲之象而終存悔厲之

心則不至于放逸故吉若其相與為嘻嘻也率

其廣笑之常終成咎吝之理則亦有害于家道

之正矣悔疾悔厲危厲就其居心言也火聲无

常若泣若笑以其剛臨于外无有中德以居之也互坎為心病為加憂有嗃嗃象又變震發號

益遷善改過亦吉吝之間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宗

寧過乎嚴以存禮也○以陽處陽剛德不中有

過嚴之象然家與其資寧過乎嚴未失者未失

禮也禮嚴而有節者矣若婦子

嗃嗃則失家之節而亡禮矣

六四富家大吉○宗曰陰德順成富家之肥也○二

其近于九五則亦有君后之象矣以柔德居柔

位內外壹治處于至順飲食以虔醴醑必節體

柔无曠此富之事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以

家之肥也天下之肥富之德也以陽實陰虛言

則陽爻稱富以陽義陰利言則陰爻亦稱富矣

為近利市三倍富象也大謂陽也四不自有其

易宗集註 卷之六 五

富而歸之九五則君后之義也歸之上九則父

母服君之義也二僅守貞四能致富其分位不

同也互坎既盈有富象又變乾包萬有為玉為

金亦富象卦變同人家人同心宜其富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宗曰柔得其位以順

故无攸遂而道在中饋以長位于外其位尊居

于巽體其德順以順德在尊位是以能富其家

而大

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宗曰剛中內應犬有家

象以剛中之德正于外二以柔中之德正于內

家道成矣遂可以感格于主而有其家如有

歸柔又升闈登降是也勿恤其吉而吉自至所

謂若固有之也假至也格也舜格于文祖公假

于太廟其義一也開有家家道之始假有家家

道之成也家修而獻于天子天子與之有家其

所以假于王者則言有物而恒有恒之故也重  
互離爻變其卦變黃于互圓亦有象之象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宗曰上下相愛以德  
思有義有情有文皆協于中德人不問于父母  
昆弟之言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不惟一家之  
人交相愛而天下之人亦交相愛是以王者假  
之而有象也所謂太和在宇宙間禮與天地同  
節豈止一家  
之肥而已哉

###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宗曰家道成乎禮作則也  
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  
家道大成人皆信之變坎為信有孚象也其所  
以有孚者何也以剛居上律身益嚴有物有恒  
為律為度有威如之象焉威者可畏使人望而  
畏之不可御玩也在卦之終故曰終吉剛以悅  
物愈久愈成假以精神愈久愈孚家道正而天  
下九豈偶然哉要之非禮勿動以修身而已矣

### 易宗集註

### 卷之六

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宗曰反身自治不  
令而行也○威畏

千人言行反于身知風

之自家之本在身也  
序卦傳曰家道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家室兩宜父母其順是謂太和天下咸正夏  
殷之亡皆由女戎家必  
自毀而後國從之也

### 三三

離上

### 睽小事吉

宗曰柔中而吉以合禮也○睽目不  
相視也上卦離體二三四又互離有

兩目之象中女少女二俱陰卦以兩體言三以  
二為夫澤潤于下五以上為夫夫炎于上而初  
四皆陽非其同類也以全卦言三與上應五與  
二應各有正配而四无正應開于其中三欲上  
應而格于四五欲下應而阻于四初又以陽潛  
在下不與為敵故成兩目不相視之象而為睽

也既已睽矣則不可以勢力張皇勝也惟在善  
用其柔以剛援調協之故曰小事吉小謂陰柔  
也以柔為事則循于中道自處以禮則不至于  
忿激而多睽矣王朱註義皆謂可以小事不可  
以大事則與傳中睽之時用大相悖矣○元成  
云古之棄條多自處卑遜而國家賴以安如陳  
平交勃子產賂伯石狄公交二張是也漢之袁  
何唐之李鄭失此道耳六爻皆變為蹇從睽也  
兌上離下為革睽之剛柔失中位而革之剛柔  
合中德其二女不同志一也而從改矣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

同行宗曰女不可同陰主利也○中少二女同

行主志在其夫火性炎上故利從上九澤性潤  
下故利從九二是以不同行也不同行則目不  
相視而以睽卦義也

### 易宗集註

### 卷之六

三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

### 小事吉

宗曰下悅上明柔中應也小事吉柔合

麗成卦如草木之離乎土以離之中德為主也  
悅則不拂乎人情明則不闕于物理是兩體合  
德也五柔居于尊位而在上體曰進而上行者  
言離之柔在上而兌麗于離是兌之柔亦進而  
上行是兩柔合德也五柔得中位而應乎九二

之剛是以離明之柔中而應兌兌之剛中是剛  
柔合德也皆柔中之為也柔能合剛故能勝剛  
以小心行柔道其事必吉所以合睽也禮以謙  
和應乎剛所以節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

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宗曰睽而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无

聚有時時有中也有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已其形氣元不異而其所以同者中也卦以兩女同居而成聚以離有中德而可同人之卦乾剛中居五歸柔中居三剛柔相濟而同一是卦用離之外德以柔居五德柔而位剛而下應乎兌二位柔而德剛亦以剛柔相濟而同也是以天高地下其體聚也而禮制行焉陽降陰升下濟上行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兩體皆陰為女而各有陽爻以配之九二男在下體六五女在上體六三女在下體上九男在上體而其位相應其志相求也女子生而以男為家男子生而以女為室婚姻之禮所以通其志也萬物羣生本天親上本地親下水流乎濕火就乎燥各以陰陽所感之氣而生是相聚也然陰不能無陽陽不能無陰生于天者亦資于地生于地者亦資于天生于濕者必大以煖之生于燥者必木以潤之陽事亦類陰陰事亦類陽聚而通行矣離兌皆以一陰居二陽之中而其體以陰

為類其爻又以陰陽相類為應也是其卦象聚而聚之中有必合之道若天地之判而合其合也有時男女之別而耦其耦也有時萬物之分而聚其聚也有時因時而用之莫破而萬載也豈不大哉要皆以離明之柔中用兌悅之剛中而已故曰時用中也即用禮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宗曰睽而可同離兌皆陰象同也而成睽象異也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亦有同也何以成異要其異也則本以同天下之事有當同者即有當異者天下之人有得于同者即有得于異者蓋睽睽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諸葛武侯曰逆覆而得中是并瓦礫得金玉也皆同而異之旨也同人之卦曰類族辨物象辭言睽而同象傳言同而異蓋謂禮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宗曰睽則无咎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早

陽德復也禮以感人悅相見也○初與四敵敵則成睽宜其悔矣然以剛德居陽初守其潛德无求于外四自睽我非我睽四也故悔可亡也乾為良馬以其一陰居其上變而為兌失其乾體是喪馬也其外又為離亦陰德也何必外求但自復其陽德可耳又復即七日來復之復亦反復其道之復皆指陽剛言謂以陰體而復居陽德也惡人指四言四以剛不中正恣肆于外初之敵也而以我之悅麗彼之明與之相見以剛遇剛自守其德靜以待之自无咎也離為戈兵重互坎為盜有惡人象二三四互離內外互明有見象斯亦睽而合之義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宗曰剛避其咎靜以悅人而靜守其陽德正可與之相見而去其咎惡相見以禮便有悅象拒絕之則忿敵矣孔子之見陽貨陸機之悟周處一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宗曰下剛上柔故相遇也中二三四五皆非正位所以卦尊為睽然睽必求其合乎人情也主謂五也五為上卦之主巷里中小道也當睽之時事勢阻隔難于正合乃于意外相值剛柔合德蓋上下皆陰體而我以陽德偶處柔中之位是非有意為然六五以柔中居陽剛之位亦非聖作物睹之時乃以彼此契合遂成一德之交王輔嗣云出門同起不期而遇古人或以鉤璫逢或以扣角感則遇之說也无咎者雖有四間于其中而上下未失相從之道也胡仲虎云坎四比五納約自牖睽二應五遇主于巷皆非所繇之正然坎之四五相應原非正應以承出險而納約自牖焉非禮也睽之二五本正應而為四所阻以睽求合乃遇主于巷禮之變也而未失其常也巷與牖有別遇與約亦有別也互離變艮初未失正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宗曰上下相遇非以  
而為泰其志同也。嘉會足以合禮亦常道也。遇  
巷雖非臣事君求之道而有剛柔相悅之文。惟  
剛德在我非以邪媚苟合  
貪位慕祿之心為之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大且剝无初有終。宗  
駁于外者以合止也悅以有終麗于明也。○六  
三居下體之中配在上九而格于九四且見遇  
焉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離為日故有見象  
三四五重互坎坎為輿為曳故有輿曳之象。互  
為離離為牛三在互坎之下為輿而曳之者四  
也。牛所以駕車者輿與被曳則牛亦掣而不得行矣。三以  
柔順為和悅力无如之何也。然三者上之理也  
上者四之天也四欲奪三三面上豈容之乎故有  
其人天且剝之象其人指四也上為天位也剝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單

者剝鼻也。艮為鼻離變艮之下畫為戈兵故有  
剝象。言上九自天而下剝九四之鼻也。初雖居  
而終得合是有初有終也。又變乾乾終日  
乾乾卦變大有亦有順天遇忌之象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宗曰  
其位外駁也遇剛以正應也。○六三與九四  
為鄰而以柔居剛不當其位故未與曳之咎。无  
初有終矣。而與上九為配以柔應剛終遇其故  
是以有終安其自處和悅不失其麗正之德亦  
自處一  
禮者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宗曰遇自正焉  
孚禮以接也。○四无正應二三五上皆與已睽  
可謂孤矣。而初以陽同德同處于體之下亦孤  
立无偶之人而能守其潛德以剛居剛得正其  
位謂之元夫元善也乾之初畫亦曰元正與焉。

人相對也。四以剛居陰位為不正之惡人而一  
遇元夫引為同類則交相孚信自其志而不  
至于有咎蓋以其居于離體本有其明而不遇  
元夫則為曳為掣成其為惡人一遇于元夫則  
為交為孚雖孤而无咎蓋以見獲助之益也。交  
以禮接孚以信終厲以義制善哉其能遇也。變  
艮其其身有厲象卦變  
損損其疾厲无咎象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宗曰交孚之志以行禮  
道以禮義自稱其  
躬其志有足尚者。

六五悔宗噬膚往何咎。宗曰悔下而往柔  
不剛也。以六處五不當位宜有悔也。然得  
中而應剛故悔亡也。宗謂四也。四與五同體故  
稱宗。同人之謂宗亦然。膚柔而脆謂三也。三四  
五重互為坎為宗故象以膚。二變為噬嗑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單

五應二故有噬膚之象。六五之所以為睽者以  
四剛于中不能往應于二也。故告之曰四方睽  
擊于三。貪三之柔有噬膚之意則无意于阻我  
矣。往而應乎二之剛又何咎乎。大上澤下所以  
為睽。上往應下則睽以合故爻不言睽也。又變  
乾卦變履為禮離上求下為明。若求賢賢悅于  
君禮也。禮  
膚非禮也。

象曰睽宗噬膚往有慶也。宗曰明主悅賢上下  
人皆利慕義志在舉飽而无生憂于上下之問  
之心故柔明之上得以依于在下之賢人有陽  
剛之德者上下一心剛柔  
相濟豈非天下之大慶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宗曰睽而有疑小  
人惡也。陰陽相其



明復也。○上處終之終，炎上之極，陽剛之性，遇于明察，雖有三應于下，而九四間阻，遂生猜疑。是自處于孤而無偶，凡其所見皆為非類，離為日，為明，本主于見，而以過剛之故，反背其明，三四互坎，坎為水，坎陰中一陽為水，兩陰為坎，水有土故有金，象象居坎中為金，象象之象，坎為隱伏，為心病，故又象鬼坎為鬼，故象車，四在與中為鬼，一車之象，坎為弓，見鬼則張，張以射之，既而疑其非鬼也，則說為方，其見象與鬼也，則二在其下，亦相率而為寇者矣，坎為盜，盜之舉皆寇，離明之德，本不容昧，久而知其匪寇我者也，乃我之婚媾也，往而遇雨，得兌為相悅則吉矣，不惟三為正應，而三亦有柔德成其為兌澤之象，故為雨也，剛柔相濟則陰陽和而後雲行雨施也，所謂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則離者復其明，象者得其合矣，爻震觀變于其隣，婚媾有言，與此象合，卦變歸妹，亦婚媾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望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宗曰：明則無疑，所遇應兌之所以悅也，兌為悅，澤為雨，離應乎兌，如日遇乎雨也，因四之梗而有疑，得三之應而二疑所謂說而麗乎明也。

家人：象人際之後，繼以蹇解以上四卦三女比坤柔中正，德有明有晦，有合有睽，皆陰事也，晉互艮，艮互震，家人際互坎，三男在焉，陰反為陽，陽陽轉用陰，蹇貞艮悔坎，解貞坎悔震，皆陽事也，中亦互離，不失柔德，睽六爻皆變，為蹇蹇志大人解乎小人，仍用柔之道也。序卦傳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情乎義，違隔亂必作屯，始生難天時之厄，蹇往遇難，人事之惡也。

三三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宗曰：止而陷也，從柔克濟，正以為利也。○貞艮為止，坎險在上，水上于山，險而峻矣，豈非蹇象乎？蹇難也，說文云：蹇，跛也，步不得前之象也，然終于蹇而不往，蹇艮之所以為止，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此時為用，當以知柔，西南九二天與後天坤柔德也，東北先天震剛故險用柔則可平，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也，推而言之，兌西離南，亦柔德也，震東坎北，皆剛德也，伏義畫卦，先天之蹇在艮位，文王變卦，後天之蹇入兌宮，總可見剛之宜變而用柔也，陰主利，故言利，此即坤象，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義也，坤以陰柔而順蹇，以陽剛而難，是用剛之不如用柔也，剛柔相濟，乃成中德，大人指九五言，身處險中，有舉亂反正之才，具剛中之德，處剛中之位，而能濟之以柔，則成其為利見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望

故乾之利見大人，而必終之以用九也，卦以三爻為貞，體之主，觀傳云：往有功，則是三乃往而見五，上下相得，皆處于正位，同心共濟，于險難也，正而能固，可以出險，以正為利，亦非私利，故言也，六爻皆變為睽，艮上坎下為睽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宗曰：時止則止，道光明也，知柔知剛，險不陷也。○蹇則難進，不可行也，時止則止，是為艮德，其道光明，所以知也，坎離險不足以陷之矣。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宗曰：用中而往，无不利也，大正邦，中有功也。○蹇難險中，而往于西南，是以坤

之柔中而漸坎之剛中。本得中位。又得中德也。坎之中畫原是乾之一陽。未居于坤之中位。故仍以坎位為其利也。東北陽也。艮之本位。若仍歸于東北。則是終于艮止而不可往。如乾之上九終于乾。亦窮之災也。九五以剛德居陽至尊。無敵其大。人之象。往即往得中之往。以艮三之剛往于西南。以陽用陰。仍以陰從陽。遂成利見之象。而有出險之功。言險者可化為平。寒者可使之利也。蓋變坎為坤。艮在其下。則成謙。謙之有終也。當位貞吉。言三五以剛居陽。而三與六應。五與二應。陰陽皆當其位。而以柔濟剛。得其中正之道。而固守之。則自獲其吉。可以出險有功。而為止于邦國矣。艮坎之體。皆一君而二民。為君者能以柔濟剛。正位于上。則為之民者自相率而服于政教。无不底于正矣。在坎之時。險而用其寒。則能出在艮之時。止而用其蹇。則可往。是以口蹇之時用中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聖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宗曰。蹇而用也。德成于修。乃濟險也。○山之峻阻。上復有水。曲折艱阻。行者難之。蹇之象也。君子體之以自反于身。而增修其德。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忠信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何蹇之有哉。觀彖言利西南。則是剛反為柔。修其過剛。而以柔濟之也。德即中德。剛柔得中。德乃成矣。陽正于外。而返顧其內。有反身之象。坎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有修德之美。

初六往蹇來譽。宗曰。往而得譽。柔濟剛也。○蹇皆口往蹇。言往而遇險。則成蹇也。彖言利西南。以守柔之故耳。初六在艮之初。即以柔德潛藏于下。如君子家修庭。雖當其潛而未見。而已有譽于鄉曲之間。鼓鐘樂聞。譽自來也。宜潛而潛。宜止而止。居下守柔。祇用待時。所以致喜也。變離為明。見幾而止。是其知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宗曰。時宜待也。非于譽能致譽之來也。豈有心于譽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宗曰。柔中濟險。君而五在險中。如國亂君危之世。而二與五應。自處以柔。其心中德。故為忠君之臣。遭時之蹇。而蹇其心。故曰蹇蹇。以其心在忠君。而不有其身之故也。王臣之象。以柔從剛。有一无二。地道无成。有象。君剛臣柔。以柔從剛。以事君。亦无他志。卦變其匪躬之象。爻變其順以事君。亦无他志。卦變其井中之險。亦蹇蹇之象也。按曆數卦運。值漢周君盡節之時。蹇蹇匪躬。其事應合易奇而法有如是。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吳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宗曰。蹇蹇无尤。心自靖也。○尤通也。人臣以身殉主。不无過剛之武。而六二謹守柔道。道時多難。靖其臣。所雖忘其身。亦不為過也。

九三往蹇來反。宗曰。蹇而反。柔其德也。知所止而求反于家。止于內。體蓋艮三剛德。初二皆柔。以一剛斷截于二柔。所以為艮反之于內。則又向于柔矣。卦義取以柔濟剛。反身修德。亦是守柔。剛反于柔。所以能止互坎。亦往蹇之象。卦變坤亦反柔之象。卦變比。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宗曰。反于內者。喜得止。止則反。反則歸矣。艮之三剛。能往而止。柔在內。欲其止也。而來反。則知止矣。是以在艮內者。喜之也。春秋書季子來歸。國人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宗曰。柔能連剛。剛不陷也。○坎以二陰陷一陽。則六四亦有陷。

剛之美然上連于五陰之下而下連于艮體之上以我之柔而濟上下之寒不惟不上陷于剛而止不下陷于止是大臣之小心與以濟剛艱者也重互離為麗有連象變兌和吉行未疑也。有來連之象卦變為咸咸告也感也亦有連象。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宗曰剛柔當位連于虛而國以柔居陰當其位上而連五下而連三皆以別居陽與陰當其位三之陽同實而六四之陰與之相連亦无不實所謂當位以其都也。然則用柔濟剛其用不止于柔也。

九五大蹇朋來。宗曰朋來濟蹇中位應也。蹇中為五五蹇之所以蹇險之所以險皆五為之故曰大蹇朋來。大陰小五陽故也。一陽雖陷于險中而蹇蹇然居于尊位有其中德實係天下之望而為人所歸往故他爻皆言往來而此不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望  
言往而言來以其為一人之所往而無待于已之往也朋來言來之非一人也。三與同德解朋而四上亦同體為朋。二為正應是朋而初又與二相比為朋九五雖有出險之才濟蹇之志而不

得同類之助則亦難為功三以剛而知止有果決之能二以柔而善應有中正之德其能皆以柔德相左右為輔附後先之人象之所謂當位正邪正指此也爻變坤為眾有朋象利西南朋來象反身修德大蹇故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宗曰蹇得其朋君有鏡不絀剛柔有節節乃生文又乃生情情淡文明是之謂禮九五中德而獲眾助剛不亢激柔不靡溫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而致朋來之度故曰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宗曰來應剛蹇有功也。上六處

險之終居柔之極无往不蹇者也而下與三應剛而知止有碩大之德者也來碩非致碩之來而來而從乎碩是又能以柔而獲剛之助者所以為吉然豈自居于吉而已蓋以利見于九五之大人也上在五之外三在五之下連時之蹇直于難見而多為利見以其知止守柔而可以濟剛出蹇也而上與五同體三與五同德剛柔合德勁力同心以從王事真可以出蹇而有功矣爻變與卦變漸順而能進亦未利見之象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宗曰外從內知止也蹇從貴得所止也。○內指九三對外卦而言也貴指九五對下卦而言也。上六與九五為應其志從內是以來碩九五以其志者陰係于陽也貴之所以利見要內之所以係于陰也卦義取柔以濟剛而卦德取以陰下陽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哭  
易之蘊  
如是也。

序卦傳曰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治亂繩者急則愈紛緩而解之以乃得其情赦過省罪物繇以平也。

三三坎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宗曰

于陰以陰利也剛往于柔以柔吉也。○解利也說文從刀判牛角也雷動于上雨降于下則解結以解陰于內而動于外則蹇難以解也利西南者坤在西南坎以一陽居于坤內震以一陽處于坤外坎險而坤平震動而坤靜體陰用柔是以利也无所往其來復吉者之外曰往一陽來于坤中无容往于外也復者湯復也言其一陽之復于坤中也此之云吉專主坎而言也有

攸往風吉者以一陽往于坤四成震為解之外  
體四于震為初則吉若執為震門則泥而不吉  
故以風吉分別之專主震而言也解固有時時  
當靜而靜則不必有所往而自來九二之得黃  
矢是也時當動而動則以風為往九四之射隼  
于高墉是也風早朝也震初陽互離有風象以  
二四為解之主以去小人為解之功天下多事  
蹇難在前亂之形也小人用事亂之本也漢唐  
之祚不訖于曹宋而始于閻宦之擅權宋之亂  
不終于北狄而發于王呂泰賈之在位也雖然  
去小人亦有道焉罪未形而漢文以誅之惡有  
首而株連以盡之勢必不能免不誅四凶而舜  
誅之周公誅管叔皆得解緩之道者故象傳以  
赦過宥罪而言也爻辭曰獲狐曰解損曰射隼  
似无赦宥之義而各以其時為言而解緩之道  
寓于其中也卦體轉蹇用仍以剛柔相濟為  
義也六爻皆變為家人之上震下為  
屯屯者雷雨之盈解者雷雨之作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巽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剛在外也○解  
為蹇之轉卦屯為解之反卦蹇止于險下不能  
動也屯動于險中動未出也解動于險外能出  
險故免于險也蹇以柔濟剛解  
以剛主柔也此釋卦之義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有攸  
往風吉往有功也  
宗曰坤德之順眾所利也剛  
德位中又可在也○坤為衆

西南致役為眾所歸以其柔而順也眾利于柔  
故能得之亦以利天下而非自為利也此合上  
下二體而言以坎居坤之中皆利于西南也其  
來復吉是以坎之剛中來復坤之中位故曰得  
中是得柔中之位而以剛相濟也有攸往風吉  
以震之一陽往居于解之外體而有動而往險  
之功也坎无所往靜守于坤位之中震往有功  
為功于坤位之外皆所謂利西南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解之時大矣哉  
宗曰解象天地解以時也○此  
之時雷出于地百果草木萌發生其甲皆拆  
甲孚也拆裂也天地之氣由此疏暢故曰天地  
解坎為堅多心之木有甲象震為奮發有甲拆  
象雷雨之解以破除陰結之氣君子之解以屏  
去小人之功解有其時陽氣發越不其大哉不  
言時用而但言時解以應時權在天而不盡在  
人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宗曰解恤于  
刑法天地也

○天地好生當雷雨始作發生萬物之時百果  
草木有良有楮使之並生天生萬物之意也君  
子法之以赦人之過宥人之罪體欽恤之意惟  
用刑之中赦過者青天肆赦也宥罪者罪疑惟  
輕也刑以陰殺為事而當陽和行令如雷為天  
之威而雨乃天之澤陰陽交感恩威並濟成湯  
解網漢高約法  
用解緩之道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辛

初六无咎  
宗曰不解而解應剛也○解取分判  
以其陰柔有小人象而未有動作安小人  
之分者應剛之剛是小人而能藉君子之庇者  
君子此時方蕩滌細故與為更始又刑罰之所  
不加是以无咎也變兌為悅卦變歸妹吉皆  
无咎之  
象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宗曰柔際乎剛始解  
義也○初為剛位大  
為柔德與九四應四為柔位九為剛德皆以剛  
柔相濟為文解之義以相際而得解如泰之義  
日天地際也以相交而得泰交際為禮之文亦  
解之道事當蹇難惟禮可以解之義无咎者以

其得乎解之義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宗曰復得矢剛來復也○二在地

位之上○田也原在坤中土廣人衆亦田象也卦凡四陰而五為君位不與陰為明初三上皆陰狐也坎為狐九坎體而九二之外自三至上皆坎體故亦為狐也天下之難率由小人欲解天下之難必先有以處小人然柔而清者不能剛而激者亦不能也九二以陽居陰有剛中之德上應六五上下相濟不激不瀉審酌義宜使羣奸皆就我籠絡之中故有田獲三狐之象也坎為弓互離為矢變坤為致役乎衆皆符于田之象矢所以取狐獲狐則矢亦返矣矢直象剛黃中色象離黃矢原在我之物而既得之是其來復吉也解陰之難必以其陽不尚猛烈而居坤陰是其利西南也獲得云者利也去小人之道以直象矢以中而不遇象黃正而固指黃矢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至

也○不然解朋得以入望之卦倫得以入太宗乎變坤二直方大元不利參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宗曰貞吉得中剛柔

為柔位而應于六五之德柔而位剛皆所以成其中道所以為解內之主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宗曰柔失其中上下

四以陰柔附于陽剛而因竊其所有而負之體坎為盜負之象也繫傳之所謂上慢也下乘九二歸于陽剛之上而據其所乘之車坎又為輿乘之象也繫傳之所謂下暴也夫以竊負之人而乘君子之器處非其據必有起而爭奪之者故致寇至矣寇指上六上六六三相敵應者相猜相忌為寇盜也至者上至三也坎為盜又寇之象也君子之交上殿如虎不失和氣小人見利則爭反面不相識思奪思伐其宜也重互坎為坎宮變巽則為順若以爲正而固守之則

必至于吝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宗曰自致戎又誰咎也○上則慢四下則暴二從

自醜耳何傷于四二乎自致寇至其咎在我委之他人可乎小人之黨終歸于解散而已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宗曰解而朋至剛去柔必解去小人而朋始得合得合則陰陰震為足拇居其下朱子正義謂初應于四為拇王弼註謂四比于三附之為拇何氏訂詁從之謂初在下體不能為難也按拇為解指不沉于一凡在震下之陰皆指也何也觀朋至斯乎可見也二為同之朋陽同德也而在坎體之中二陰皆能陷之陷而不出則不能至于外矣解者動而免于險是以出坎為美是解小人之陰險者也初六

易宗集註

卷之六

至

本為小人雖未有所動作而與之相背則本能陷君子也二陰俱解則君子出險而至斯可信矣互坎變離更

于明有朋之象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宗曰剛中失位故貴解

下陰位所處未當三乃得而負之而初亦不得而歸之故欲資于同德之朋必先解其匪類之象是以口解而拇未當位也是為確義便說未詳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宗曰君子有

孚于小人陰黨消也○君子指三陽小人指二陰也五雖尊位而本陰柔最難解于小人而維繫而同一體推誠委任則有以融濟而行其解落陰黨之謀是以吉也二至四互離附離有維繫之象君臣道合且氣盛則陰邪信其

不可目下而退聽矣。三之獲狐四之解。皆有其道也。九四乎于君子之朋。而六五並能乎于小人之黨。是解則盡解之道也。變兌有君臣相悅之象。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宗曰：進君子，退小人，解之道也。○唯君子

方能解小人，得其自退，則解不煩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宗曰：

于上无不利也。用獲之有功也。○上即上六之。上最高之位也。與三為應。初伏在下。小人黨盛。最為難解。三狐之一。變為高墉之隼。蓋小人之盜竊太阿如莽。之類者。此最難解之時。而當解之極。象傳攸往。夙吉。正指震體之動而言也。公謂九四。長為長子。四為近君。三公之位也。重互坎。亦為三公。下坎為弓。互離為矢。有自下射。上之象。隼。鵠屬。鷹之搏噬。惟隼有準。小人之極。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書

惡也。墉。牆也。高墉。王宮之墉也。上在五上。高出于五。高墉之象也。泰之上六。日城與同義也。小過震六。飛鳥離之。兩偶爻有禽。翼象。矢發于九四之手。而達于上六之翼。使剛化其柔。矢貫其翼。變離為矢。遂獲之矣。陰柔為利。而憑陵于上。則不利于我。至是乃得盡解。而无不利也。王弼謂上六動極而除穢亂。隼。指六三而言。觀繫辭下傳。口藏器于身。動而不括。則是以九四。震初為待時而動之君。子。非上六之謂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宗曰：陰悖于陽。必用

陰。悖。亂之極。非九四易能解之。陰以初三為黨。而陽以九二為朋。雖欲為悖。亂而有陽以制陰。解其悖。則蹇可平。險可免矣。三陰。唯上六為最。悖。為隼。為狐。為盜。是。小人之乘危。獲獲。獲強之。則下此初三。皆可以赦過。宥罪。之道行之矣。此言外之旨也。

易宗集註卷之六終

易宗集註 卷之六 書

易宗卷之七

損益夫如萃升困井革鼎

四偏卦為下經之上前十卦自咸至解從少長正交始繼以乾坤合德先離後坎義取陰陽正配剛柔得中為體二十陰陽各半始以艮終以坎陽包乎陰也此自損至鼎亦從少長正交始而咸恒象行禮之常損益則象制欲之過避壯以陽合乾大姤則以陰從乾否夷以正合坤萃升則以偏從坤家人睽以二女從離困井則以二女從坎義解以二陽合坎革鼎則以二陰從離義俱相反象皆用五為體二十陽止于六始以兌終以艮十卦以人事相感修身明德履禮教過立君子小人之道為防危慮患之道而巳後十卦則以至於欲改過居忌積小至于治戒器致臣節而說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一

三三 艮上

于革命正位乃成發亂反治之運矣  
 義解之後繼以損益艮震合坎陽體得中利在西南剛需柔濟是以艮震各求其偶也上既反已之身有入之過矣烏得不懲念于人而改過于已乎上下損益之間固不可不察也易之為道患于上在樂于下來下乾上坤是為泰象損三之陽益上之陰泰將否也是之謂損下坤上乾是為否象損四之陽益初之陰否將泰也是之謂益然損不損初二而損三損其餘也益不益二二而益初益其本也君子于是學禮二陽五陰失位成損二陰五陽得位成益君子于是用中中德之推遷盈虛之大紀也乾坤之往來世道之升降也序卦傳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蓋難解緩以陽佐陰道利西南寬以濟猛盛衰之始君子所以善用其損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宗曰損以道利有攸往上下信也。○損減少也。陽為有餘。陰為不足。損益之美。皆主損陽益陰言也。兌本于乾。受坤之施而為兌。是損乾下體之陽而為陰也。上下以位言有君民之分。損下是損民也。而君子以自損損民不可損損民。所以自損也。損民以益君。是君取于民而民輸于君。此其道必先有以孚之。而使民相信。然後成其為元位之君德。而吉也。君之位。在德元。仁民者也。无取民之心。則其咎有歸矣。又申之曰。无咎者。言君有取于民之心。則其咎有歸矣。又申之曰。可貞者。言可以正行之。取民有制。則正而可守。即禹貢賦賦貞之意也。利有攸往。則正而可守。即禹貢賦賦貞之意也。利有攸往。則正而可守。即禹貢賦賦貞之意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二

者也。上司庸廣者也。五受其富有者也。亦爻告變為澤山咸以虛受人。亦六五之象也。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既損下以益上矣。而上豈可盡用之乎。薄其稅。然則必用之以益上矣。而後可也。享乃禮之大者。即二簋亦可用。非徒彰其儉德。政以寓不忍用民之心。而君可不思自損乎。何訂計謂二簋在常征之外。恐非損之義也。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宗曰損道上行。禮有餘以益陰之不足。是中道也。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莫養君子。上下之定。允以下貢上禮也。下濟上行。交際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



虛與時偕行。宗曰：損益有時，故有乎也。用時合中，以行禮也。○損而有乎，則知損也。二益應有時，言時常損而損，則二益有其時也。非以二益為常制，亦時細不得舉廢之意也。此損益以行禮之道也。損剛益柔，有時，言損上益下，乃是損陽益陰，損剛益柔，陽剛非可常損，下豈可常損者，必有其時，亦時因不得取盈之意。此取下有制之常經也。君值時之虛，而民值時之盈，乃可以川損下益上之道，即是陰陽消息，與時偕行之理也。惟有其時，則天下諒其不得已，而取民之心，是以有乎而元吉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宗曰：忿釋元也。○山增高澤深，下損下益上之象也。乾陽剛則易躁而多忌，損之成兌而為悅，則忿釋矣。故取象以懲忿窒欲。則主利而多慾益之成，艮而為止，則慾塞矣。故取象以窒慾。人君之嗜取于民，由于慾取之而不應成于忿，損為德之修。此其大也。何訂詩曰：澤上山下曰咸，心之德通于虛也。不損不虛，慾念窒，損之又損，以致其虛，成能成矣。雷上風下曰恒，心之德凝于實也。不益不實，遷善改過，益之又益，以致其實，恒可久矣。存心養性之學，虛夫。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宗曰：以下事上，在時行也。○初為損之始，下之益上，其定分也。已事謂已從事于損矣，安得不速往乎。往者，往與之應，速則九咎，无不及時之咎也。四為正應，彼方處柔居虛，待我之益，必酌之于盈虛之時，而後可以用我之損，非樂為損益也。適往是以剛濟其柔，故四言損疾酌損，是損此益彼，必酌于其時也。變坎為艮，有取損象，卦。

象曰：已事遄往，上合志也。宗曰：合志而往，有孚吉也。○六四之志在

于應初柔求剛也。初九之志，在于應四剛濟柔也。既為其事，必合其志，是以適往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宗曰：有不可損守于位，為有餘，故宜往而濟四之柔。四正相需也。二以陽居陰位，為中德，而六五為仁君，自有能益之者，故九二宜固守其正，而征則凶矣。征即往也。利貞者，不以利為利，而利在于貞，征則以為利矣。有餘者，可損而適中者，不可損，益之言，自有益之者，不損我之損也。觀六五曰或益之，可見矣。互震變震，勿逐來厲，皆有征凶之象。卦變順自求，口實弗損之象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宗曰：貞以守中，以五應而利，于居貞志在守其中德，無所求于上，故不欲損于我。在乾二之中德，為善世而不伐，在兌體之九二，為孚兌而信志，是賢人之抱德居潛而不肯枉道以事上者，其中不可損其志，不可奪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宗曰：其時得一以貞也。○此損體之主爻。三人者，乾之三陽同體，而損其一以往于坤，是乾之一陽往而得與陰為友，坤之一陰來而得與陽為友，傳之所謂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也。陰不得陰，不成陰，不得陽，不生陰，陽相和，益虛相感之美，亦以見不有所想，則不能有所益也。上卦象君，下卦象民，三與上相易，而成卦則民始知有君，君始知有民，君民一體，即天地交感之美也。兌為悅，朋友講習，有友象，互震為大，奎有行象，重互坤為得朋，亦得友象，卦變大畜，有天之衢，亦行象。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宗曰：一乃无始，陽德純也。○偶數為陰，奇數為



陽陰善疑者也。坤傳曰：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此乃曰三則疑者。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相配合，二而爲一，以三參之，則不成其爲一。陰一陽之道矣。如人之兩目，必一視，兩耳必一聽也。邵汝極云：牝牡相從，馬牛其風，施于禽蟲，交交嚙嚙，巨虛蚤蚤，形行景從，天地和同。明穆協衷，皆以兩交而致一也。有三則疑，能无損乎。禮曰：毋往參焉。離坐離立，天地之相偶也。孔子傳易，至此獨精，邵子終日言而不離。程子終夜思而起舞，有以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宗曰。應陽以時陰不疾也。○陰陽不

平而疾乎。四以陰居陰而處損之外。所餘疾也。初以陽居陽。適往于上。而應之剛柔比和。則以損其疾。焉有喜也。適有喜。正與適往。應陰陽相求其適。而相須甚。故有喜也。初以酌損爲損。四以損疾爲損。五以或益爲益。二上以弗損爲益。極損益之致。是以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五

重互坤。戰血有疾象。變離。或笑。或歌。有喜象。卦變睽。遇雨吉。羣疑亡。損疾象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宗曰損疾可喜悅乎兌也。○兌悅之可喜在下。而以剛濟柔。損上之疾則可悅。又在上矣。以是爲損。斯爲損之可喜者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宗曰不求而益大有孚也○爲人上者最不可有求益于下之心六

王弼蓋之主非受蓋之地也以受蓋之主而不居受蓋之地不求蓋者也故曰或或者不知其

所從來之辭也。損三光損上非益五也。然上之有  
 者五之有。五受上之光而實受三之益。俱非其

正應也是以日或益之也所謂十朋之龜指主

象龜背爲其兩貝爲朋謂十朋者土之成數艮

土坤體十之數也。上九剛畫居外龜背象也。十明謂其義益之奢也。班固食貨志元龜距冉長

尺二寸。岷主也。丹龜甲絲也。度背兩邊冉尺二寸也。兩貝爲朋。元龜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又兩雅各十神龜。曰靈。曰騶。曰寶。曰文。曰室。曰山。曰澤。曰水。曰火。弗克違者。欲避之而不可也。元吉卽有孚之效也。不求益而自益。下咸信之。知其爲元吉之主也。乾始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是以有元吉之稱也。重互坤爲十象。變巽爲近利市三倍。有益十朋。象卦變中孚。正元吉象。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謂上九。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謂上九。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三益上其益歸于上而上以歸于五故日上施祐助也卽光也上九一晝自乾而來其爲元吉也宜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六

余曰。利歸于君。臣道得也。○上九爲天子主藏之臣。取三之益。以加于五。非出之自我。弗損于

我也可貞无咎受之以正不居其神祇未嘗有  
 闕于民也利有攸往言三之所利自有所往而  
 非往于我也遇柔中之主而得順事之民出所  
 有以益之爲得其臣道而不敢自有其家也三

爲門。有家象變坤有臣象坤爲國亦國爾忘家

與上爲友。故曰得友上與五爲臣。故曰得臣則爲門。有家象。變坤有臣象。坤爲國。亦國爾忘家之象。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宗曰。弗損爲益。上下

仇也。上以益君爲心。而不欲有損于下。正應

九也。上以益君爲心。而又不欲有損于下。正應之三。以益我而總歸之于五。在下爲正道。在我

之三以益我而總歸之于五在下爲正誼在我爲公忠在君爲助順可謂弗損以爲益矣

此志得其時。

序卦傳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損下之過民不堪困散財得民天下乃順世治義之徒有明訓也

三三震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宗曰利在益民義利得也。○益增祿也。震卦本坤之陰故名為益損下益上。名損損上益下。初之益蓋君以民為一體損下即是自損益下乃為自益。初與四相易也。自內之外稱往。自外之內稱來。四陽先來于初而後初陰往依之。四陰為利。故利有攸往。亦言為上之道利在得民也。利涉大川以震與二體言震木之陽與木之陰帝出乎震齊乎巽傳言本道乃行作事之始蓋能利天下者乃能用天下以濟大事故利涉大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七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宗曰財散民聚坤德之光也。○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下卦本坤坤柔為民坤得上下益故民說无疆。坤德本有德合无疆之稱也。自上下下者陽自上乾體之四而來而下于下體二三之陰也。陽為大而卦之大象有離故大而自光。坤德本有含弘光大之稱也。益易總乾坤二義以剛柔之往來而成六子之卦。益外貞體從地故其義如此所謂乾坤其易之通者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本道乃行。宗曰

得民慶所歸也。生生之道以濟來也。○以上益下。四初相為往來而五以剛中在上止于有位其損四于上五損之也。益初于下五益之也。以是而得民之歸心則一人有慶矣。蘇子瞻曰涉川者用木之道也。震巽皆屬木。雷動風行故利涉于大川。以象言也。以君益民民之貧弱而難救若大川之險阻而有以益之則得其濟。木主發生有仁之德故曰本道乃行以道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宗曰益進无疆。合天地也。施生

上以巽順受之。則上之益下。未有窮已。故曰日進无疆。乾以一陽益坤而為震坤以一陰應乾而為巽。上主施而下主發生。合同而化。物无不被。故曰无方。是天地之所以无疆者皆在益矣。此其道乃與時偕行者也。上有當損而損之時下有當益而益之時故以益之道行之。震之為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八

時也。春主生巽之為時也。夏主養此正雷雨動作天施地生之時聖人體之為慶賞為賑給行仁民之政成生物之功與時偕行則與日俱進矣。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宗曰

改過求其中也。動而日進益在己也。○乾陽處其剛過坤陰處其柔過則非其善矣。以乾之陽益坤之陰剛柔濟而得中故為遷善改過之象。四初相過所謂遷改也。風之行也迅速雷之動也必迅君子得之以修其德而見善則遷不以此自求益之事何待焉。震巽為一陰一陽之始生天地之生機勃然如是也。以推于損上益下之義散財得民即上之善財聚民散即上之過遷而改之轉損為益之道也。吳幼清云遷善見人之善而遷自內而益也。王汝中云遷善為己之過即改自內而益也。王汝中云遷善為人而

在內震為動而在外一者各居其位則謂之恒雷入內而從風風出外而從雷二者易位相感則謂之益故有遷改之義恒者常也遷改變也知此謂之易自立而權之道也錢國瑞云其震春夏之令長養之時為遷為改皆以益善長兌秋冬之令收藏之時為遷為改皆以損惡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宗曰用為大作動在德元也初九為震之主爻乃乾之施于坤而坤得之以生物者當其初四之未易上乾下坤有不象矣乾坤始交而成益則轉否為泰之時有不大有作為置天下于久安長治之域何益之有震主于動陽為大是用為大作之象也

以正其德設官分職以經其治置兵設險以衛其寧皆是也要其德本于乾元以生物為心者故謂之元吉无咎者言動多有咎以下而受上之益不以為咎也變坤為觀觀其生亦作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九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宗曰以上厚下非下之事也○事即

作為之事厚即益也如利用厚生之厚下坤為民不能自益惟上乃能厚之上能作為以益其下是為元德豈下之自厚于所事乎是以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

于帝吉宗曰柔中受益德在上也王用以享益歸君也○六五為益下之主初居最下

為民二居初上而與五應是上奉于君以下親于民者初與二同居下體四與五同居上體是四之益初以益下而二為下體之上初為二所親之民益下即益二也四非二之正應故亦曰或大衆有離為龜與損同十朋之龜大寶也上以之福民而及于二二秉柔中之德豈能違之乎惟有守此利民之正則而不變以利于國家是以為吉也王指五也一為五之臣奉行德惠

以利賴生民王且並受其福而用享于上帝何書云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是也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震不喪七也巽有亨帝之象五坤无成有終變兌為悅有君臣一德之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宗曰益自外來非居利

口或四在外體故口外來二為中位非貪上之利者而以上之利民為利故益自外來而不克違耳其益仍歸于五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宗曰

震極而內從中益也有孚告公以時行也○坤體以益初而成震六三居內體之上動之極矣而以陰柔而動居于二四之交俱是陰柔故其動為凶事也說文云地穿交陌為凶坤變為震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十

是凶象也用之為益亦可无咎有遷改之意焉有孚中行者謂孚于二與同德也中行謂將行于五五中德也陰柔不正而資于二之柔中相結納以行以上從乎五之剛中所以轉凶為吉也三之正應在上彼剛而暴立心勿恒者也四又以柔與同德而其位雖尊而近于我又與五最近乃往告之欲其引進以行而從乎中位之五也用圭者公執桓圭所以見于天子以其為生民之大事用圭以示重也觀四中行告公從可見也震驚百里有凶象震于鄰有言有告公象七也四有用圭象為大塗有行象五坤為柄有圭象變離日晷陰內有凶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宗曰凶有自來故用

外陰內固有是凶以是為益也○益本否來陽仍以陰從陽亦固有是益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宗曰告公而從得民也

利用依遷立國以時也。○公卿四也。四為五等。諸侯之位故稱公。中行告公謂三之欲遷授于中五而告之我。也五為乾者。主國事者也。從從其告也。公從其告。則用圭以告于天子。以民情上達也。坤為國變震而不寧。何以益之。其遷于運即遷善之意。依者依于四也。坤變為震。則其國有凶矣。而依于四則又四為坤。上下皆陽剛。是以相底是遷而得安也。四本陽也。而遷于初故初以陰而遷于四也。遷者四初相易。而由三之來告為其近于四也。太王之遷岐也。日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之遷殷也。日視民利用遷。皆為益下之計也。時當遷而遷。所謂與時偕行也。重互艮時行則行有遷。象變乾躍淵亦遷國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宗曰志在益下乃從之。其身以有人以益下為志者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十一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宗曰心元德也。上下同心。无孚也。○九五剛中為益下之主。有孚于四也。四五得坎半體。有孚象惠心者。以益下為心也。二告于四而四從之。是與惠民之心相孚信也。勿問是任初四之相易而遷其國不必更問之四。如汲黯之矯謂發倉是也。元吉惠民之心即仁君之德元也。有孚是孚于二也。初受益者也。一我之正應奉行于我。以益下者也。三告于八而四從之。二與五應力相孚信。而以我益下之德加惠于初也。二初得坎半體。故亦有孚象也。卦變隨養賢以及民。九五之元。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宗曰有孚勿問時當益也。惠德得民益下之志也。○五為人君當以益下為志。即惠心也。心相孚矣。

以時行之又何問乎。實德及民其志大得居尊位者當如是耳。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宗曰專利者。

○自五以下皆有益下之心。而上居卦終。頑然不動。是自封其陽實。而不肯益下者。也夫機滿之戒。理所必然。彼既不肯益人。人或將來擊我矣。三四互艮。為手。大象背離為戈。兵手加戈。兵擊之象也。擊之者來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或。程子曰。利者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當欲之至。昏蔽而忘義理。侵奪而致仇怨。孔子曰。放于利多怨。孟子曰。先利則不奪不讓也。立心勿恒者。無惠下之心。而有恃剛之過。釋繫傳之辭。五之上。其身不安。三不與應。其交不定。換卦為恒。于恒三為不恒。其德于恒上日振恒凶。上處與極求益之甚。為近利市三倍。為為驟立心勿恒。好利者之常態也。變坎入險。亦凶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十二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宗曰无

心之偏也。擊自外來。利之召也。○偏者偏已之見。天人之公。大學傳曰。辟則為天下侮。言好惡之不公也。辭謂上九之爻辭也。自外來者。天下就非爭利之人。豈惟愚夫愚婦之能勝我手。我處卦外。而需其利。則人亦自卦外來。奪我之利矣。言擊之者不一而足也。

損益之後。繼以夫姤此十卦以兌巽為主。損益既合。艮震陰陽得配。乃從于乾純陽而剛。又道也。正于前十卦中。遷壯相對。彼以艮虞。合乾此以兌巽。合乾下經皆以四偏卦用事。也。夫主央陰姤主遇陽。夫以五剛失一陰。當成其終姤以一柔遇五剛。當防其漸夫危之。微也。克之必盡。日夫果之也有不盡者。孽矣。故危其辭以慮終始微之危也。防之必慎。日姤駭之也。一不戒者害矣。故危其辭以謹始。在上經一陽之消長。日剝日復。天道也。故以。

見天地之心在下經一陰之消長曰夫曰姤人道也故以嚴君子小人之介雜卦傳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此兩卦之後乾體不復見經中矣可畏哉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夫故受之以夫夫者決也注蓋則流持滿必發利之虞也揚龍在旁奮而去之乾剛乃長也

三三乾下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和也。夫必以明陽德乎也。不戰而消陰以肉勝好日。璧好勝肉日。環肉好日。決左傳陽環則還。陽決則決。古二器圖者環關者決也。夫取象則環以五剛而關以一陰。取義則剛不容陰。必決而去之也。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圭

上消而將盡夏至以前之卦也。高舉在上曰揚。五為君位。王庭之象。陽剛已至于五。乃明正其位。以示上陰不可反抗之勢。而孚信于在下。同德之人。號呼于衆。曰有厲。有厲指上六也。號于初二三。四也。五陽同德。故曰孚。五上得坎中。體有孚象。兌為口。有號象。告自邑者。夫在坤宮。陰從坤來。坤象為邑。言此一陰不從外至。原自坤體中來。非我之敵國也。有將欲決之。必善化之之意。告者。告于上六也。欲使小人化為君子也。即達也。若達以或從事彼陰。本上戰激而與戰。反而不和。傳所謂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言剛浸而長。往而不已。陽長則陰自消。傳所謂健而說。決而和也。是君子反求諸己之道也。何氏訂詁以揚與號皆指上六。似與傳義又辭未安。而本義本于王弼。所云明正其位。治其亂。亦似增設。故詳定之。乾上兌下。為極所以決之。禮以辨分。定志也。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宗曰。健

成中德也。決而和。小人化也。有乾之健。以貞其體。則正氣在我。小人自不能容。而可以用其決。有兌之悅。以善其決。則斯仁藏用。不至于激小人而生其變。六爻之中。三致意焉。蓋當此之時。不患陰之難除。而患用剛之過。有害于平康。正直之道也。君子以萬物為一體。何所不包容。但恐小人之割。陽為世道累。則不得不決而去之。耳至于和。則陰化為陽。小人皆化為君子矣。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

乃終也。宗曰。以剛決柔。道光明也。與陽同德。不

陰用其悅。小人之以邪媚。而惑于君側者。故決之之道。必揚于王庭。揚舉揚也。至公无私。尤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古

明正大。便可潛奪。小人陰柔之氣。矣。孚于衆。而自相固結。以危懼之心。處之。則陽德乃得光明。而不為陰邪所掩。覆矣。光即揚之義也。告自邑。有不外視。小人之意。不利即戎。有不與小人鬪爭之意。所向指上六言。其陰疑衆戰也。有窮後此。皆有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言陽剛自長。陰柔自消。而得以終。陽事之大。成陽德之純也。陰主利。陽往則陰之利。皆化于義。而為乾之美利也。不然。生失機會。失陽德矣。胡仲虎云。易于剛乘柔。不若柔乘剛。則書志變也。復利有攸往。剛始長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之未去。足為君子之憂。由復之陽。以至于純乾之陽。方可謂剛長之有終也。朱子云。今人謂陽不能無陰。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觀于剛長。乃終。聖人豈不欲盡去小人。但所以決之有耳。

象曰：澤上于天，其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降，和之至也。其解陰陽濁則有決去小人之意。小人去則言澤得下于民矣。祿即詩百祿是道之祿。施祿及下，猶洪範之所謂錫福庶民也。居德則忌者，言決陰之功以陽剛之自長，眾正之協和也。若居其德，則有矜伐之心，孤行自遂，或眾正解體與乎號有厲異矣。進而好戰，或反喪其功。與不利即成異矣。當已守強，或中道自止，與利有攸往異矣。凡此皆其所忌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宗曰：陽進以漸，壯

初曰壯于趾，四陽在下，進而消陰，初與四應，為四之趾。夫五陽在下，五陽進而消陰，而初為四之趾，在五則為前趾。陽之消陰，以特漸進，不為威武之力，而初以剛居剛，方在內體，而不宜動。

乃恃其壯而往，則有不勝之患。必至于吝也。陽為壯，象中利有攸往，謂五往也。遂以為往，失不利即戎之戒矣。變與為進退，為躁卦，有往不勝之象。卦變大過，亦壯而吝之象。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宗曰：不勝為咎，躁進也。○道當在未往之前，以不勝之道往，能无咎乎。京房之去泰顯劉賁之去官，皆此咎也。虞舜去四凶，周公去三監，必先有濟濟湯湯之盛，而後徐起而收之，後世之賢者急欲除君側之小人，而不知用夫之道者，蓋亦多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宗曰：宇中不戒，厲不

聞五之號，曰有厲，安得不惕。惕即乾乾惕若之惕，厲而无咎者也。莫夜，即終日夕惕之象。變離為戈兵，有戎象。當夫之時，雖戒即戎，而陰變于陽，所向在戰，有戎亦不必其無也。使其有戎，亦

勿之恤，猶憂也。蓋守其剛中，居內不動，剛以漸

長陰自漸消，无所用其憂恤。所謂其危乃光，陽德在我也。唐路晏夜驚，而亞夫堅臥，其變自定，得是道也。唐路晏夜驚，而亞夫堅臥，其變自定，得之盜告，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匪劍而去。由是晝夜備不虞，有董賀筆之遇夫之華，曰忠已過，但守其正，勿憂。朱子語錄：王子猷占得夫二，占者曰：夜有驚恐，尤患後當掌兵柄，果夜遇寇，旋得洪神馬，變離為革。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宗曰：剛得其中，不決

以中，夫曰得中，蓋以剛勝柔，最忌其過剛，而以剛德居于柔位，是其位中而德又中，得中之道也。象謂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用剛不過之道也。有戎勿恤，直以不決為決者矣。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

愠无咎。○宗曰：夫不用壯健而說也。若濡无咎，夫

故象頄，取象與威，長異威，長合兩爻成體。夫三時上六，其所必失，但懼其剛而不中，與小人處而剛壯，見于頄面，兩頄相應，說而不中，與小人處多忌，必有以中我矣。故有凶。君子但以夫夫為心，夫而又夫，必終失也。獨行是不與初二四五陽德同行，而獨行而前，以遇于正應之上六。上為兌澤主爻，故曰遇雨。若為所沾濡，是潤跡于小人。象陽必有愠怒于我者矣。然而无咎也。蓋其跡若泥，其心則潔，其用愈密，夫之道終在于我。如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于祿山，伏仁傑之于武氏，皆似之。乾健極故有壯頄象，變而純兌，有遇雨若濡之象。健而無失而和，故曰遇雨。終以无咎也。夫之道，寂然无為，而有風雨，有雷，建而有霜，雪人莫知其然，而有所感，抑其大公无私，能為萬物之主者，正亦



是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宗曰：其志深者，厚有終也。○君子夬夬，陰之

志先定于內，夫而又夫始雖若懼，終必勝之。正于人之有懼，而見其不測，豈與恃凶而往有初鮮終者同。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宗曰：初二三四五皆同心，失而不前，柔亂剛也。○初二三四五皆同心，失而不中，處于柔位，為陰所符，而不能前，故諸陽

利有攸往。而四獨次且不前，變坎為隱伏象，腎為腹，兌轉為異，夫之四，即姤之三也。膚者，陰柔之物，噬嗑言膚皆指陰爻，腎下无陰爻，是腎无膚，其行次且，猶之臀有，所傷而不能行也。次如春秋書次，且者，姑且之謂。王肅云：次且，即越

越行止礙也。羊指上六，兌為羊也。牽羊者，不當其前而與之爭，惟縱之使前，而制其後，牽之于手，而觀策之由我，此牽羊之術。正駕馭小人之法也。言四既居柔，而不能與小人爭，但以牽羊之術，讓之在前，而圖制于其後，則悔可亡也。上居五前，而四在其後，進退而進，有牽羊之象。故也。無如四以剛德而失其位，又繫于兌體之下，遲疑不勝，雖聞言而不信，悔其可亡乎。兌為口，有言象，變坎為耳，剛塞之，又為耳痛，皆聞言不信之象，卦變需需于泥，行次且之象也。

彖宗集註

卷之七

七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宗曰：柔不能決，失剛位也。不明于聰，則口窮也。○以剛居柔，雖剛亦柔也。聞言不信，雖言无益也。凡求正盈廷之時，亦有當性无識力，推諉推諉之輩，但可令之點綴班聯，而望其特立有為，則大難耳。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宗曰：剛覆以柔，夫必也。○莧，澤草也。其生于陸也，為極脆之草。陸地本剛，而柔草生其上，猶之五位本陽，而上陰居其上，雖其勢有漸進，而陽亦既覆于陰，故必夫而夬，夫以致其剛果之能，而後得其中位，以行其決陰之事，乃可以无咎也。三之夫夫以心猶言乾乾也。五之夫夫以事猶言蹇蹇也。五為君位，有屏逐小人之權者，不似以下諸陽實以柔濟以漸進也。變震震為喪，貝五為无喪有事，皆

有未厲夫夫之象，卦變大壯，剛宜動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宗曰：中有未光，危乃地五為上所乘位，柔何以得上于剛。小人何以得志于君，則豈非君德未光所致，故必夫而夬，夫而後令于其危乃光之道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七

上六：无號終有凶。宗曰：小人无辭，陰失類也。○

丈

德一陰將盡，其氣已孤，將何所號乎。終有凶，言其陰必消亡，而至于盡也。兌為口，有號象，以小人而處于眾君子之外，无可號之地也。小人不可使盡于下，不可不使盡于朝，當其有號，一呼百應，比周為黨，幾于不可言通及其衰也，黨則散之，下外，魁則置之于刑，終于凶而已矣。夫以決小人，解亦以解小人，日解日射，準是外而解之，夫是合而決之，其道一也。變乾為剛，一陰消亡，陰以消亡而凶，陽以增長而吉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君亂一治，陰必有盡之時。人事一正一反，小人亦有復然之理，當夫之時，必用剛決之力，而猶恐其萬一復萌也，故夫子曰終不可長，其亦示以

序卦傳曰夫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  
姤姤者遇也物合必離離乃有合消者息之  
門死者生之根既  
去之遇有因也

三三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宗曰陰之始生不遇陽也人  
與姤通說文云偶也又遇也與姤傳合女之選  
近而與男遇也姤卦從乾來陽德方亨而一陰  
卒然而至有不期而遇之義五月夏至後之  
卦也與姤為長女何以稱壯其方來之勢有不可  
遏五陽在前而像然相值略无迴避豈不壯乎  
陰壯必至侵陽女壯必至變男矣必絕之于始  
以正其漸故戒以勿用如是之女也與復小女  
壯為正對道心惟微已復尚憂其小人心惟危  
乍遇即嫌其壯也林甫進而唐祿丁謂進而宋  
危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九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宗曰柔自外來柔為主  
乾之純陽而一陰來居下是剛遇柔也而曰  
柔遇剛者言柔之自來而與剛遇反以柔為主  
柔宜避剛而能遇剛正見其壯而可畏也月建  
在仲夏之月則陽固為之實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宗曰陰不可長自取害  
為妻可以為婦然其長也必至為遷焉否為觀  
為剝焉坤陰長則陽消必絕之于其始也後既

乘時而至所以絕之但當以勿用與待之若用  
取之是利其陰柔必害我陽德所以示戒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宗曰天地相遇陽主陰  
○姤以柔遇剛剛柔為主而有陰陽之勢天地  
相遇則以陽為主而有濟陰之功姤為乾之末  
坤之始故有天地相遇之象相遇便是陰陽相  
為比和而品物得以成章也章著也品物庶品  
之物也萬物相見于離而  
審衍于大夏其時為之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宗曰剛遇中正不與陰  
化也○剛指九二中正指九五也九五以剛中  
之德正位干上為平治天下之主而九二以剛  
中之德遇之是主聖臣賢喜起明良之世一陰  
雖在干下而二五以剛遇剛不與之遇亦不令  
之來遇于我是以成道大行之象也此之三五  
即乾之二五德博而化飛龍在天大行之象乾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三

宮七卦惟乾第二卦有九二九五之合德也天  
地相遇以時言也剛遇中正以中言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宗曰柔遇者壯剛遇者中  
時若用陰之壯則是柔為主而為防危慮患之  
時用剛之中則是剛為主而為成天地相遇之時  
矣其所關係  
豈渺小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宗曰風行  
也誥四方制未亂也○天下有風物无不遇故  
成姤象乾主施生故象施與主申命故象命反  
為兌口向下故象誥四方月令以夏正之月施  
命今誥四方與復卦至日閉關無應上世不作  
王者思患而預防之故為政教先令以告于四  
方使之知所慎戒也后指九五誥命出于后成  
福惟辟權不下移亦履霜堅冰制治未亂之道



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踯躅

宗曰繫則吉不與長也見則凶羸豕孚踯躅

繫指九二也初處二下為二所尼不得上進

之意也包繫皆在不激不弛之間于之以恩使

知就于善董之以威使知遠于惡正勿用取之

作用也金柅之象乾金與木仁義合體初能固

守其正而不上往而于陽則吉矣若恃其壯而

往見而消陽則凶矣其為隱伏不妄見也陽勢

所盛一陰豈能敵之其凶宜也所以戒初六也

羸豕豕有骨无肉之謂以五陽之在直雖壯

不壯也坎為豕初二相比得坎半體故為羸豕

之象乎者四為初之正應雖為二所據阻不

得而乘之陰之利即是害方其繫之固不使之

進亦不使之消可不畏乎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宗曰柔在所牽知害

得而乘之陰之利即是害方其繫之固不使之

進亦不使之消可不畏乎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宗曰包而有之陽德

取也魚指初也其為魚初陰在下魚象包二

包之也其為白茅在中包象包與繫豕包八同

意君子之遇小人自不為所搖動而更須以大

度包容之教之則生亂矣既不使之過于已又

不使之无所容何咎焉初與四為正應則魚本

四之所有也四在外體而處陰位于卦中為賓

象若不包而有之則初將往而歸四以陰于陽

必有不利于賓者初以陰居陽其為象屈從之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三

物不利見賓也變長為止有不及賓之象卦變

遷有包象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宗曰以義制利禮于

將逼以義正之不可使及于賓與以行權亦

以合禮內二為主外四為賓賓主之于禮也義

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宗曰剛不中

○其為股二在巽上臀也剛而不中初柔在下

而意不相屬是剛而无柔之象故曰臀无膚夫

四之下純剛而无柔婦三之下有柔而剛于无

柔故其象同也凡行者必以陰陽相偶而後行

而三不柔與初為姤去之甚遠是以不果于進

而三不果也其為進退為不果有次且之象惟是

陽然厄陽以陽德自持故无大咎大謂陽也為

陽之咎者陰也三去初遠故无大咎也變坎為

陷亦行次且象

卦變訟有屬象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宗曰不牽于陰行无

欲牽于我而三遠而去之○二又包而藏之是以

未牽也剛得柔而乃行剛遠于柔故次且而為

行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宗曰包之所无不可起也○

之魚也而以陰之不可與長故二當其衝初力

止其往而包藏之是初已為二所得故二之包

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四為乾陽亦應有

包容之德者而初陰不得復來故成无魚之象

然初之分本與四應若初起而爭應于我則必

有凶也起即不與長之長也起則必長初起則

變巽為躁卦起凶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三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宗曰民之起凶亦當遠。為女而在四之正應則為民九二以女遇之則无咎九四以民待之則有凶彼既不在我包之中而使之起而與我爭君民之分則是要扶其君之民亦在所當遠者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宗曰中以化民。自天德也。○杞杞爾雅云枸櫞也左傳表有國生之杞今詩

有杞椹是也。瓜五月初生陰柔之物正應姤時指初也杞指二也蘇子瞻云全杞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魚也瓜也皆初六也枸櫞木之至卑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也瓜之為物得所附而止不得所附則攀援而求無所不至若作而遇者木則雖欲抑絕之不可得矣故授之

也九五姤之主也知初六之浸長必至于剥而後止故授之以九二使包容而能格之章美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五

也變離為文明有章象品物成章亦其義也制陰于初起不以決而以包包不以已而以人天下但見其泰已无為蘊含章光而不露耳所以然者有陰不能无陽有君子不能无小人姤從乾來亦天之命陰生于五反于重潤其類固不可倚伏循環之理消息盈虛之數也其類固不可絕其勢但當防耳人道危微執中斯得含章之道也變乾為離健而能明故其用之神如此上乾下巽隕自天之象也蘇君禹云復為天根陽含陰也姤為月窟陰含陽也亦有天根姤為之顯不有月窟姤為之藏陰陽不相過天地亦无以成咸章之化聖人之心天地而已女不可使其壯豕不可使蹄躡何其峻然包瓜可包何其見明據記教告要四未嘗引繩提根也陽貨可見佛胎可往未嘗絕其相遇也是以日姤之時

義大矣哉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宗曰中以含章姤德正也自天有命遇以時也○九五有中德而居正位故能舍其章美以為姤主初陰固當防微而其來也亦有天命在四其時而善遇之象傳天地相遇品物咸章正是泰已无為主持世運之意故其志在于防微慮患而其用在于用人輔治委曲包荒以潛消而默奪之未嘗舍其命而違天以逞也夫能舉陰伏之小人惟君子之所化導則邪可使正亂可使治造化之權在于我矣繫傳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所以善姤也蘇子瞻曰陰陽消長天之命也有以勝之入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宗曰剛過而吝姤无咎也

以處于姤極之時有姤其角之象謂其相遇而相觸也觸者之疵為吝然履介剛助陽德无私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五

終不弱于陰邪故无咎也變兌為羊故有角象卦變大過有吝象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宗曰剛過而吝姤之窮則日窮矣姤上則日窮吝純剛之過而陽九元

則有災不與陰遇而過窮但為吝耳

大姤之後繼以萃升既以兌與合乾父師以兌與合坤母兩卦之情也咸恒第三對離合

坤損益第三對兌與合坤三女之類聚從陰也萃五剛中二陽在上日利見大人升二剛

中二陽在下日用見大人從陽也下經主偏卦而不離乎中主陰體而不舍乎陽易之德

也夫姤之後經中不復見乾萃升之後經中亦不復見坤足以明六子之用事非乾坤之

事也

序卦傳曰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以率萃者聚也體國經野立之都鄙設官分

職立之朝廷典賢造士立之學校統師禦戎  
立之部伍不有聚之曷以遇之

三三  
坤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宗曰萃亨廟治明也利見有攸往嘉令是也兌為悅坤為衆說以得衆萃聚之象聚則必通故亨五為王上為宗廟卦體為陰五以剛中居之故為王假有廟之象上六以一陰為主下九五之上三陰順而聚于二陽之下王者有仁孝之德其精神與祖考相感格而天下之人一其心志以與王者相見皆以神道設教之旨而咸嘉會合禮之化豈不為亨乎利貞云者九五陽剛正中三陰坤順得正其萃也皆出于正也陰為利以義為利者正也萃不以正其萃必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五

難矣用大牲不假廟而言大牲指下三爻坤為牛有牲象陽大陰小坤二有直方大之稱故亦稱大言坤之全體合天下之象而與王相見于廟中者天下之象故曰用大牲吉二與五有得中則大之義中者所以制禮而體皆屬陰禮由陰制王者萃天下之人而格于宗祖禮治莫大于是也利有攸往言三陰之往而從王天下之利即王之利也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也六爻皆變為大畜坤上兌下為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宗曰柔以中應也○坤順而兌悅下順而奉上上悅而柔下要以九五居剛中之位而六二以柔中應之是以能聚而為萃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宗曰致孝享禮治以正也○王者萃祖考之神于廟中而因萃天下之人情以致孝于祖考故曰致孝享禮之大者也王者知天命之有自而孝享于祖考天下知天命之有歸而利見于大人是其聚也皆正而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皆所以順天命也中庸于禮所生也而極之知天是行禮則吉悖禮則凶皆天之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宗曰聚得本也○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孝道可以治天下天地之情實于反本萬物之情實于尊祖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者所以聚天下之情即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美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宗曰戒之陰有事也○地上有澤水之聚也而日澤上于地是其上之勢有可虞矣水聚必潰人聚必亂君子必預為之防天下之衆人百其心三陰之爻唯于六二日中未變其他可知矣除治也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故必修治之非右武也以戒不虞也天下之患多生于意外非人所能虞度也國之大事有能與或柔日用大牲象曰除戎器至順之中而不有不順之處蓋以內體皆陰二陽居四陰之中陰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宗曰有孚不終意失衆也一握為笑重難與同孚而三无正應則不與初同志而有不終之患終指三言坤體之盡故曰終上无應故

日不終也萃原以聚衆爲義有不終者在其中則亂乃萃矣坤爲迷有亂象若者設辭號指則謂號召于衆以利見于九五也一躍指三陰言謂羣陰雖有不一而合而爲一掌則其志同其用一矣笑亦指四下既同歸上乃悅矣兌爲口有號象爲悅有笑象二三四互艮爲手有握象不以三陰之不同志爲憂而往而應乃无咎也王之註疏宋之本義何之訂詁義俱未安以此正之變震號號後笑言卦變震亦萃而往象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其志謂初之志亂謂三之不同其志以亂也君子之除戎器政所以防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宗曰引以爲萃利父多取引類之美如泰與小畜是也○下卦中而引初六六三萃于五得君民之正誼吉通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主

雖比于陰亦有咎焉互艮爲手有引象乎者乎于初三也初言有孚不終而二能引則成乎宗兌引兌有引象大衆皆坎有孚象禴即初祭也周禮宗伯以禴夏享先王以樂爲主故改勺而從禽也萃九月卦而日用禴引而上之義也王者作樂以薦祖必合萬國之歡心而後可以祭二既引初三之同類以聚于五剛中而應上下交乎四海之內各以其職而來助祭是以利用禴正與王假有廟之義合也變坎爲律有作樂象卦變困二利用享祀即用禴象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宗曰守中未變不亂爲萃之主引于同類以孚于五莫于初之有孚不終二之萃如嗟如矣變者亂之始未變則不亂無庸戒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宗曰萃得所往嗟无

庸也舍小從大利見之也○三與初二同處坤則其萃无異故曰萃如乃初二皆有正應而義則否是以與嗟嗟如者有嗟之意而未形于辭也應體在兌而無應兌兌口未嘗相向也无攸利即謂无正應也陰雖主利而无所歸也往无咎者以初見大人爲志從二之引而奮然以往則无咎矣若初而從上以陰相與是甘爲其小必有吝矣變艮三陽薰心亦嗟如象卦變咸統其剛亦有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宗曰往而得巽利大見也其不從上而從五不從小而從大是以无咎此夫子明以互體示人以盡爻象之變也

九四大吉无咎○宗曰以大爲吉咎可免也○九來歸必由我乃得達而以剛而不中處于陰柔之位有聚衆之嫌必純乎大之德而不雜以四

易宗集註

卷之七

主

之陰行其吉之事而歸下以從其主則可以无咎也吉吉事皆所謂吉禮也天下朝會于天子則四岳有統帥之職天子致享于先王則群公侯伯有統帥之職若夫治戎兵師六師則四事也張君在上偏主爲嫌是咎之端也變坎爲腹卦變爲此比賢以從上正與此義合大吉之象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宗曰剛位于柔當知咎四以剛居柔失其所宜但當知事其大而以吉用之則得崇效卑法之義矣位不當正與萃有相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宗曰位在悔也○九五以陽居尊得其位矣有悔而爲下所歸聚則萃所當萃自无咎矣然五弟與二爲正應而初爲四之應三爲上之應雖萃同而孚異其非孚于我者尚衆也能无悔乎必以元德

臨之剛中正位為乾之首出庶物乘龍御天而  
又永守其正而不變而後悔可亡也萃與此同  
象而此以一陽居五位為五陰之共主故元永  
貞見于象萃以兩陽居于中而四陰之殊類故  
元永貞端見于五變震來厲危行有匪孚象卦  
變豫恒不死有永貞悔亡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宗曰志之未光元乃貞  
係不若比之中德獨尊而成顯比之功故曰志  
未光元而永貞則大明終始而後通于神明光  
于四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宗曰德不勝萃居高之危  
不足以勝在內又无正應乘上非其所安危懼  
之至至于咨嗟而繼之以涕洟則天下諒之可  
以无咎也齋懷來也咨嗟歎也鼻出口涕目出  
曰洟兌為有吝象為毀折為輔頰有涕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无

象大聚官坎為加憂為心病亦齋咨涕洟象又  
變乾元之窮卦變否上下不交城復于隍亦其  
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宗曰陰柔在上不勝  
以羣陰相萃而自嗟于下猶賴五以剛中應之  
得順而悅至于上六則又以陰萃于上危懼悲  
傷乃有齋咨涕洟之象有吝之不能勝其吝者矣  
惟以反本之情行假廟之禮肅肅饗饗以致其  
孝享以不虞之戒為諸式之政發胃肅弋以防  
其禍亂皆齋咨之所必至也  
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  
之以升小事之至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  
大大事之至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微王  
者善敬日需者善敬時大荒者必亡補漏者  
必危聚之以為升  
義在德備之詩也

三三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宗曰升元亨陽  
征可見行也○升進而上也說文云升奮也十

合為升是積小之義錄升而斗而石則進矣康  
成本作昇日上也古作升詩云如日之升是也  
內其木一陰在下象木之根芽必柔凡物之生  
必從陰始故稱陰陽二陽在上象木之根幹必  
剛也自小而大自卑而高故取升象外坤陰柔  
順以受二陽之升蘇子瞻云英之為物非能破  
堅達強幸而遇坤故能升也元亨以二陽之大  
言其體從乾來物非陽氣不能生長故以元而  
能通大而不能通也夫大指九二也乾之九二日  
利見大人以其剛中在下位德博而化故也用  
見與利見義同但乾以天下之利為美利而升  
以順德方用積不用利也卦大聚官坎為陰以  
二陽處羣陰之中有憂恤之美而積德以勝之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孚

故勿用恤也南征吉者物齊乎冥相見乎離離  
為大兵坤為衆千人聚則非常者出焉不有非  
常之役无以定太平之基與萃除大器同義也  
其德善入而既以升進正德施大普之時後天  
卦位與坤之中為離九二歷三以入于坤經過  
南離故有南征之象與蹇解利西南同義也其  
坤為順德中離為文明何吉如之六爻皆變為  
无妄與下坤上為觀官方設教中正以觀皆有  
利見南征  
之象也  
象曰柔以時升宗曰升以時進于中也○冥為  
得陽氣而後長此正月卦也時升必以漸進大  
象之所謂積小也上進丁陽剛柔相得而成中  
德則升而不已矣君  
子之所以貴時中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宗曰應以中亨之  
時也○內其外順

以九二之剛中為主而六五以柔中應是六中

之時也是以大亨也

宗曰以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上下慶也南征志行升以時也○九二以剛中

之德在下而六五以柔中之順應之用以相見

是上慶得其臣下慶得其君正明良一德之時

有喜无憂之象也自是而道可大行以南征則

无不吉志指九二也有其志而後能積其德有

其德而後能慶其時也

象曰地中有水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積德以升中為之本也○風行地上者也木生

地中者也木性上升風性四拂故于巽取木象

不取風象也巽之入而能升必由于坤之順而

善受故君子知之以順德從事積之于微小以

至于高大所謂登高自卑克勤小物者也順德

即有事勿正勿忘勿助之意積自下始初之柔

小也二三之剛大也自下升上高也木生于地

中其積而高皆坤德也地中有木有坤德之柔

中而後成巽木之高大也故順德取象于坤小

以高大取象于木也木必有本非中不立也

初六允升大吉

宗曰以允而升中德順也○初

以其有剛中之德在上而應坤德之順是以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宗曰孚中用禴陰陽應

陰位九五以柔中居于陽位彼此正應是以相

孚大衆皆坎有孚象陰陽之道通乎晝夜合于

鬼神孚信在中上下相得雖鬼神將格格柔

以時升有升中告成之美也萃以假廟為象故

言用禴升以而征為象亦曰用禴尚書所謂至

誠感神蚩蚩有苗七旬來格无征不服矣禴夏

祭也坤與成卦掛離于中故象曰南征父曰用

禴此以文王後天八卦方位言也升正月卦也

萃之用禴曰引引而前也升之用禴曰孚孚于

後也此以伏羲先天節候言也互兌為祭祀祝

神之象變艮為巫有祭祀象卦變譙鬼神福議

有孚象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宗曰孚有喜慶利見也

也傳曰有慶此日有喜蓋以誠信在中鬼神

可格以之得君為一人之慶以之得民為天下

之慶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圭

九三升虛邑

宗曰升于虛乃得益也○升上進

外入于坤矣而坤以順德受之乃有虛邑之象

蓋以陽剛之才入于柔順之地無所疑阻如虛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宗曰順德以高升  
升至四而止此則為君位王謂文王也初之上  
陰居陰勢已近其而小心抑畏守其柔德靖其  
臣節以象我文王三分有二升于虛邑矣  
而猶以服事殷非祭境內之山川以自獻于鬼  
神已耳未敢有越禮犯分之事也木生地中益  
長而上猶文王在諸侯之中而德顯西土日益  
高大其積之者宗也升惟二國兩父不言升  
二應五則承五避過上之嫌人臣之禮也互兌  
為祭祀重互震為上望皆也亨象變震為恒卦  
立不易方亦順德積小之義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宗曰順事以亨小  
順文王之德已幾于五而尚守臣節以順為德  
故以順為事惟祭其境內之山川而无越志正  
積小以高大之時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奎

六五貞吉升階宗曰貞以吉應剛中也階而升  
言剛中而應之正也故曰貞吉謂德本柔正  
必守之固乃得吉也升階者升九二于階也坤  
為土三偶畫遞進有階象二以剛中作下位人  
臣之賢有德者升而進之與共天位所謂利見  
大人之有慶南征之志行政此時也舜禹之宅  
授伊傅之在位是也重互震躋于九陵有升階  
象變坎為井求王明受  
其福亦貞吉升階象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宗曰得志而升應剛  
象曰志行剛中之志也初之升也日上合志令  
在上九二之志也故曰大得志謂九二之能  
得其志也木之生也必升之理升而益進必  
至于是其所為志也志必以貞剛中之謂也  
上六賓升利干不息之貞宗曰升而不息積而  
強也○賓與賓豫之

賓同。上居天上陰柔昏暗在否冥之間矣升主  
于此是謂其升陰為利至此則无有列將何以  
處之乎幸九三陽剛相應益積德云者積之不  
已乃至于高大也君子自強不息乾道變化大  
明終始是以剛健為功者也故以不息之貞勉  
之欲其以柔用剛以弱用強用剛用強不復累  
于陰柔而至于真也仰至誠无息高明配天之  
義是乃所以為升也何氏訂詁曰賓升躋道也  
升將安之世之枉道而進鐘鳴漏進而夜行不  
休者須之必以不息之正處之而後可也可是  
知足可止知止其庶幾乎天下有前進者而後  
知止者初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者稱焉有貪  
生者而後無生者稱焉聖人則大常而已不息  
之貞常道也變艮為止知升知止无冥升之患  
矣卦變為艮知隨之  
必無无冥升之利矣  
象曰賓升在上消不富也宗曰與升而消去其  
利也○剛為長柔為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奎

漸剛實為富柔虛為不富然陰柔之人必多嗜  
利嗜利不已必至于冥故君子不以陰私為富  
而使之日長以陰私為不富而使之日消則剛  
德常存清虛日直至直與无聲无臭之天載同德  
而益臻于高大矣日虛邑日不富可見坤德之  
順不以利為利也  
萃升之後繼以困升萃升以兌與合坤從陰  
之始以為母也困升以兌與合坎從陽之中  
以為配也成恒十卦第四對以與兌合坎陰  
類乎中也損益十卦第四對以與兌合坎陽  
配乎中也升以積德為象而用為之辨井為  
之地故命于君勤勞于民所以高且大也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用故受之以困升高  
人如功高主忌名高物敗是謂三害致命遂  
志亦時與數推君  
子者安之若素  
兌上



易宗集註

卷之七

重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得中大也有言

不信陰險疑也。○困窮悻也。說文從木久而困

敵故也。九二之剛為初三二柔所揜四五之

剛為三上二柔所揜敵塞前後不能通達故為

困坎水流木也兌澤正水也流水在止水之下

則困不通之象也。胡氏云天地之氣絳西而北

則困故兌下坎上為困自北而西則道坎下兌

上為困矣困之所以有亨道者陽德剛健未育

終抑而不伸者必守之以貞而後可大人吉者

指二五言也。陽為大。二五為人位立天地之中

剛從中正大人之德即乾九二九五之大人也

大人同德相濟故能不終于困而咸吉即亨貞

之義也。不因時困而喪所守又何咎焉。有言不

信戒之也。兌為口為悅以口悅人人必悅之而

初三二陰處于險地必有疑心是以不信有言

指上六不信指初三也。若純以陽剛遇之何疑

焉坎兌相違坎為心病互離中虛是不信之象

也。重互與為不果皆不信之象六爻皆變為震

坎上兌下為節。

象曰困剛揜也。宗曰以柔揜亦自揜也。坎

剛之上卦中剛父盡為柔揜是以各困不日柔

揜而但曰剛揜者言无所歸咎亦自揜也。云

君子說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

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宗曰困得

夫也用中則通尚口窮也。○內雖處險而外能

悅其間必有不為困所困者不失其所如艮止

其所之所指二五也。二五之剛得乎中位是不

天其剛之地也剛中則剛而不撓中剛則中而

不倚故曰不失其所謂亨也。君子即指二五

有中德者也。中則自正謂貞也。大人即君子也

吉即亨也以剛居中上下相應乾德也。時當困

窮自應斷然而欲為文辭以取悅奈初三兩陰

方在陷陽險計疑忌必不見信尚口何益徒自

窮耳。有言指上六而亦以本卦之全象為斷也

兌澤止而坎水流自東自西與行險而不失其

信與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宗曰險中而

○坎之為德曰險。雷曰險在前蹇曰見險而能

止。節曰行險皆險在外也。解險在中而風以散

之雷以動之。惟困險在內是无所逃于險者天

之命也。君子則以之致其命致如致中和致曲

致知之致必盡其量而後已。所謂盡性以至于

命也。本義授命之說本于孔氏亦其志節也。人

之難于知命知命即可安命安命即能立命而

總所以致命志有在我天亦不能奪之。成敗利

鈍一聽之命而盡我之所得為必遂其志而後

已。是致命即所以遂志也。致命取象于坎陷遂

志取象于兌悅也。繫辭下傳曰困蒙之吝也。時

窮然後見君子人以此辨君子君子亦以自辨

也。又曰困極而通達之象也。又曰困以寡怨不

怨天也。致命之象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宗曰困

險在內也。自絕于明陰自陷也。○剛為柔揜困

矣。然亦非陰柔之利故于六爻別其吉凶。柔之

困也。以犯剛為忌剛之困也以躁動為咎。蓋陰

困其常也。陽困其變也。故其辭有低昂。所以寓

狀抑之微權也。坎為溝瀆為隱伏故象臀株三

夫四皆以變坎取象故曰无膚也。乃專言臀在

坎之下也。株木指九二言木在土下曰根在土

上曰株木身也。坎于木為堅多心故取象焉。初

為陰柔方欲陷陽而不知即為陽剛所困。有

所動則阻不得上。惟展轉入于幽谷耳。坎水之

底入于地下非幽谷乎。離為目自三至四互體

為離四居離上初為正應在離體之下不能覿

易宗集註

卷之七

美

也。自初至四歷三爻而前故有三歲之象。謂其  
進而至三。猶有困于蒺藜入宮不見其妻之象。  
故曰不覿也。卦惟初四有應。而其陰爻皆揜陽  
者。故不相應耳。變兌則和吉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宗曰。人幽不明。陽揜  
于陽。則幽暗矣。處困之初。居困之底。入于幽谷  
困其所耳。

###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宗曰。困而无咎。陽外至也。禮始飲食。可格幽也。  
○易言酒食皆坎也。言食皆兌也。二剛方為柔揜  
始優游以自養。无有他適。但見其困于酒食。而  
已。坎為隱伏。如賢人家食之時也。所謂困而不  
失其所也。紱。韠也。蔽膝之服。通作革。亦作紱。以  
革為之。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曰。朱紱斯皇。君  
紱也。又曰。赤紱三百。臣紱也。朱紱指九五。赤紱  
指九二也。自二至五。皆離為朱。九二為陰所困。

### 易宗集註

### 卷之七

三

矣。而九五以中正陽剛與二同德相應。相求。行  
且來于九二。將用九二。以享祀乎鬼神。如格于  
文祖之禮。人君為賢于天之義也。指九五之來  
意而言。為剛中之德。同而志合也。然在九二處  
方困之時。尚在險中。不宜用征伐。則凶事也。即  
有言不信之義。如舜敷文德。而有苗乃格也。互  
離為戈兵。有征象。變坤為文。為裳。有朱紱象。兌  
為巫有享祀象。卦變辛。利。亦享祀之象。

###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宗曰。得中有慶。辨而  
通也。○九二以剛中。

在下。而九五能辨之。九五以剛中在上。而九二  
能辨之。是以各從其類。同氣相求。而有君明臣  
良之慶矣。豈非  
困而能通者乎。

###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宗曰。困失其所。人即凶也。○六三陰居陽位。小  
人而志武者也。坎三曰險且枕。人于坎窞。以三

之位剛。如石在水中。又在四陽之下。得艮半體。  
為小石。故言困于石之象。蒺藜。指二。以柔乘剛。  
據所不當據。故為據于蒺藜之象。人即入于坎  
宮之人。二陽位也。上陰位也。坎中男也。兌少女  
也。三與上應。則以上為妻矣。而三方以柔陷剛。  
兩柔不相應。中隔二陽。故有入于其宮。不見其  
妻之象。下三爻內體坎。初六在坎之下。故為入  
于幽谷。即初之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  
為困于酒食。即需五之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坎  
之上。處困之中。進則困于九四之石。退則據于  
九二之蒺藜。即坎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  
宮也。變巽為大過之棺槨。繫傳所謂死期將至  
者矣。故不見其妻凶也。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  
杼欲娶棠姜。棠姜之遇困之大過。史曰。吉。陳文子  
曰。夫從風風。風妻不可娶也。困于石。往不濟也。  
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內无  
所歸也。杜預註云。坎中男曰夫。變巽曰從風。風  
限物者也。互離。上在離外。有不見象。重互巽。為

入象。為長  
女有妻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  
祥也。宗曰。以柔乘剛。自陷者也。○初三皆據二

有據于蒺藜之象。坎以陷陽為險。而曰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其不祥也。是其自取。通亦自陷而  
矣。已。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宗曰。困自外來  
上而下曰來。來于初。正應也。徐徐。云者。困于金  
車。故也。互巽為進退。不果。有徐徐象。金車。指二

也。九二得乾金中畫。坎為輿。故曰金車。初六故  
徐徐而吝。亦有不得于心之意。新綰之象也。然  
四與二同德。而上比于五。志合道同。終歸于正

### 易宗集註

### 卷之七

三

入象。為長  
女有妻象。

所謂亨貞大人吉以其為陽德也變為坎四納

約自歸終无咎亦徐徐有終象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得所

與者不失所也○志在下欲與初應而初既

陰陽是不幸而與之應矣以剛居柔亦不當位

而二五皆有剛中之德是其所與則舍陰而與

陽亦因困而得亨所謂用而不失其所者也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宗曰

濟剛困漸通也利用祭祀禮治幽也○九五以

陽剛中正之德居大君之位操極困之權下與

九二同德相濟而念其為初三陰柔所陷故用

剛刑之刑以加之變震有威武之象制鼻曰制

良為鼻九二下連初六則去其下一畫是制初

之鼻也設是目則震為足九二上連六三則去

震上之畫是則三之足也小德大誠總使其不

除者下也然九二已陷初三之中其困已甚赤

紱指九二也禮再命赤紱黜珪三命赤紱燕珪

下卦坎為赤互離為韋赤紱象也楊敬仲曰朱

色合赤色發用于赤紱為九二而困也剛為柔

陷必九五以剛勝之而後九二可脫于險中也

有說即象之用說在桎梏也險可漸出困可漸寬

故曰乃徐有說也利用祭祀者禮始諸祭君以

朱紱臣以赤紱同德濟險而出于坎中乃用以

格于神祇告諸宗廟修其文德以治羣陰陰柔

主幽兌為巫二曰享祀五曰祭祀皆以禮治幽

之義也重互為其更巫紛若亦祭祀象變震卦

變解有

象曰則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

祭祀受福也○宗曰直乃用剛中道得也出險格

二而為二陷于陰故未即得而不得不得以則則

象之七

完

說也以剛格柔以陽格陰以明格幽之象故利

用祭祀之禮禮亨神者也神必敬之可受其福

矣象于二日有慶于五日受福所謂王明並受

其福仰大人吉之旨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宗曰

而悔可用正也○上與三應自三重互為其上

以柔纏繞于其木之上為葛藟之象臲臲不安

也其為高上乘五上為臲臲之象蘇子瞻云柔

而牽已者葛藟謂三也剛而難乘者臲臲謂五

也困至九五而有說矣上六一爻居兌之終處

用之極尚有顧惜其靈類而不能自割之意為

三和緩繞而君子謂小人勢孤又憐于九五

動而動則必悔也然既有悔矣則動以此從陰

邪則不吉而動以征伐陰邪則吉也凡陰爻上

六多主征伐三乃據初以害正者尚伏于下而

上爻位高秉剛權重若能以扶持善類之心征

服其邪黨則變為剛德之大人矣變乾卦為訟

有征吉之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宗曰

從剛合乾行也○困于葛藟應所不當應而又

居二剛之上是以未當也悔變而吉則以柔變

剛而為乾之行健可以降服于羣陰剛而能通

莫此為甚也征凶事也而以扶陽抑陰是以吉

行之

序卦傳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孔

子厄于陳蔡曰居不幽思不遠身不約智不

廣君不困不成王士不困不成行辨困于上

必庸之信行困于上必庸之謹受之以井德

之地也

象之七

罕

三三 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

繙井。繙其瓶凶。宗曰德至无窮中有本也汔至

許慎云八家一井形井垣口特汲井曰繙坎水

也其木也其爲入其木下入取坎水而上汲井

之象也黃帝始作井推井幹形以畫野田方九

百畝爲井八家一井井垣爲邑改邑不改井者

邑或言時而改邑則无所事改也井水鍾地所

古人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水泉則改邑以

就之也坎從坤來坤爲邑坎水一陽陷于陰中

井之象也變坤爲坎改邑不改井之象也无喪

无得者不爲汲井者而竭不爲不汲者而盈井

之德也天一生水坎流則失其貞能貞者惟井

以其剛中也往來井井者汲水者衆一往一來

若代若謝井然不索亦取象于井也合六畫以

觀之剛往于五柔往于四剛來于二柔來于初

自四而六爲坎自初而四亦自坎井而又井不

易宗集註卷之七

案亂也汔至亦未繙井者汲水以出井爲功將

至于上而未出于井亦與未施繙于井者同耳

繙汲水索即繙也繙其瓶者汲其器二三之

水已實而汲井之瓶而下一畫爲繙猶瓶底傷

損而水下漏則終不能貯水故因即九二之微

漏也謂人之德有始无終而功墜于末路其象

如此其爲繙有繙象三四五重互爲離外堅中

木養人愈汲愈生无有窮已養而不窮已包无  
得无喪往來井井之義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  
功也繙其瓶是以凶也宗曰以剛中以辨義也  
下卦二五中爻皆陽畫故曰剛中剛主于義得  
其正中然後能利物以和義是其義爲不窮皆  
以剛中之故也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繫辭下  
傳曰井以辨義辨其中與不中而已以坤之邑  
變爲坎之井正以其中畫之剛以不變爲德也  
汲水幾至井上而未出乎井則養人者謂何故  
曰未有功也未有功而遽敗之則井之德喪矣  
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宗曰勞其  
也○木承水而上之乃以器汲水而出井之象  
井有養道君子觀之勞來其民各盡乃力勸勉  
易宗集註卷之七  
相助以厚其生勞乎坎一剛在中行微而不失  
其信以習教事故取象于勞民齊乎異爲入爲  
進退申令行事故取象于勸相如使民鑿井而  
飲同井相養之類皆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食宗曰井不可食陽无  
泉陰柔爲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爲泥故不可  
食凡食皆爲口兌象二三四互兌在初之外不  
食之象也又與爲臭不可食之象也初陰无應  
沉滯津液是井而未嘗潔治者會而不齊而泥  
人乎淮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未浚之  
井稱舊井也井在卑地會鳥食之泥不可食遂  
不之顧故曰无食師卦六五變坎曰田有禽此  
卦九五體坎曰失前會凡言會者皆以坎象此  
上體坎下體巽巽初浚入上无正應故會不入  
也變乾爲雷亦致養之道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食時舍也宗曰在

知時也。○下謂在六畫之下井之上出者為可食之水在下者為不可食之泥泥屬陰水屬陽也。舍不用也。舍鳥。知時宜舍而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宗曰井甕敝漏中失應也。○谷之出水自上注下井之為道以下給上九二无正應不能汲引而上如谷中之水但可下注故曰井谷如莊周所謂缺斲之崖也。變艮山下有井亦谷象也。射鮒也。自初至四有坎為弓有射之象。吳為魚有鮒之象。坤雅云鮒小魚也。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曰鮒以其相附曰鮒。井魚不藏巨魚鮒其井魚之類也。水既下注惟可活小魚耳。自二至五肖離為甕說文作甕即汲甕也。二剛實有水實甕中之象。互兌為毀折為敝象。下陰爻拆為漏象。吳體覆孟亦有甕敝漏之象。彖所謂贏其瓶也。變艮為止吳依而止井不汲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宗曰失應无與井之窮也。○二五不相應故曰无與井以上出為功二在下而无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吉引而上可成井之功矣此亦時之窮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宗曰井可用汲德之也。王明受福需其時也。○卦中惟三與五以剛居剛為不食之清泉但井以上出為用管在下體故雖渫治可食而未為人所食也。渫不停汚之謂也。吳為渫渫有渫之象。互兌為口五在口上故見食三在口下故不見食為我心恻指正應之上六言也。所謂知已與嗟與論稱屈者坎為加憂故有心恻之象可用汲渫渫水其質即汲引之汲也。上六居九五之上有與之責故欲以長養汲三便之見知于五為我心恻以不能為君進賢為

疾也。重互為離有明象。九五君位有王明象。賢者為明主所知則得大行其道。齊澤下民而社稷有榮懷之慶矣。是上下胥受其福故曰並受也。可用則用亦需其時為之故繫辭傳曰井居其所而遷時也。變坎上下皆坎有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之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宗曰行大失望也。求于王明錫庶民也。○爻言心恻傳言行恻以明上六之恻非為私應雖行道之人亦為動心好賢之公望澤之切如此為之上者可汲然手求王明之求即父可用汲之意乃上六汲引之以求王之汲乃是合天下之人情以求于王指行恻而言也。爻言並受其福是以福歸于王此端言受福是王者錫福于民而民思受之也。用井則一邑受其福用君子則天下受其福也。仲尼曰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于非明揚之帝堯則大舜一雷澤之漁父非明哲之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器

高宗則傳說一巖野之胥靡耳。

六四井甃无咎。宗曰治其外者渫其內也。○陽處寄泉故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六最下故曰渫上六最上故曰甃。收六四居其間而以陰為陰不失其正故曰甃。甃者以甃壘井甃上達下也。重互為離中虛之象四在其中如井之四有甃砌完整故曰井甃井砌之土不崩頽則井中之水不汚壞矣故曰无咎。變兌為食井既治則泉可食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宗曰修井為井以繕舊也。○修甃治也。三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內外交修所以為德之地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宗曰剛中之德潔行嚴也得位為功養不窮也。○以陽居

陽剛中之德也。坎正北方為寒。寒乃水之正性。列甘潔也。甘潔而寒。此君子之志潔行芳。嚴氣正性。其此德美。可以濟時利物也。諸坎皆言水。此獨言泉。有本也。五為坎之主。又故為泉。居互體兌之上。故有食泉。當三之井。澤初泥已。後二泥已。修之可以食矣。然尚居兌下。泥之不。不若五得坎之正體。而己溢于兌上。日為人汲也。五為井之至善。而己言吉。以未出于井。必至上六而後成井之功也。變坤。萬物之所資養也。卦變升。乃汲而上之象。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宗曰：中德正位，以辨義性。故必言寒泉，以表潔也。水遇物而後溫，五無應。故為寒。五為中正之位。剛為中正之德。繫辭傳曰：井以辨義。義者宜也。宜剛而剛也。義為秋冬。主于肅殺。列而寒。義之氣也。寒泉冽然。寂而不動。而有養人之功。中正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宗曰：井德有終，孚元吉也。收勿幕，無私利也。上為井口。水至井口，乃以鹿盧收汲器而出水。故曰井收。幕蓋覆也。說文云：幕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勿幕止之也。欲人之可汲。不私其利也。偶畫兩開。不塞井口之象。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是也。體坎中實。有孚之象。不私其利。不擅其功。所謂無喪無得。往來井井。而井道成矣。故曰元吉。體元足以長人。井以養人。而有生物之功。豈不為元吉乎。上六居九五之上。大臣師保之地也。為君汲賢以養萬民。其職也。正與九三可用汲相應。否則壅塞賢路。是幕之矣。變巽為行權。十三卦之終。井與相繼。以此也。三陽為泉。三陰為井。初曰泥。四曰養。上曰收。指井也。二曰射。三曰澤。五曰井。指泉也。以序而言。初方掘之。井也。四已修之。井也。上出汲之。井也。二始達之。泉也。三已潔之。泉也。五可食之。泉也。初二皆在井下。三四皆在井中。五上皆在井上。

上。初二如許。集三四如孔孟。五上如伊周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宗曰：汲而上，功乃成也。大指五三之陽剛。而言也。上六能汲之至上。其清物養人之功。得以成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清之不濁。注之不盈。人之一心。淵然澄徹。嗜慾一動。乘之而污。故焉而漏。垂成不力。至焉而腐。古之君子。閉邪存誠。如甕如列。性不加益。食無得也。亦不加損。不食無喪也。禹覆顏子。支流殊而淵源一也。至于井收勿幕。則性命各正。保合太和。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矣。

用井之後。繼以革。鼎先以兌。與合坎復以兌。與合離求剛柔之中也。正與前十卦末寒解。與相配。彼合三男此合三女也。此十卦當主兌。與損益正配。夫始從乾。萃升從坤。困井從坎。革鼎從離。以偏從正。而中德著功。凡全矣。故終之以治曆明時。以正天運。正位凝命。以正。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古禮立秋後。井改水。革文從井。數十而變。乃執厥中。新故以解也。

三三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宗曰：革德之中。革道革也。○革。獸皮治去其毛也。兌金離火。鼓鑄以火而金乃從革。以大革金也。已日。指六二也。易象曰：月蠱之先甲後甲。皆以納甲為象。離納已。文王變卦。六柔月皆從已。六二離之主爻也。天十十月。兩丁火續戊已土。乃至庚辛金。地十二支。土旺四季。而四方之令。水木火皆連初生。惟火與金則近相尅。必以陽火生陰土。以陰土生陽金。氣理斯順。故離以一陰居中。化火生金。離已土也。非是則四時不成。其信矣。離為日。先庚一日為已。故已日乃孚。孚信也。合也。信火。

之能革大金而金之必從乎火者以已土之有中德也是其革也以用柔之道成用剛之功于相剋之中有相生之理其為生也火生土土生金理也乎乾德故曰元亨利貞下經四德全者惟革六二已日也離從乾來九三乾體之終元也貞厲即惕若厲也九四改命吉亨也改命即或躍在淵乾道乃革也九五大人虎變利也即利見之大人也上六居貞吉貞也征凶即亢之悔也悔亡即用九也重互為乾故合體四德乾金兌亦全離之先大為乾要其變化以六二柔中之德為之主也六爻皆變

為山水蒙內火外澤為睽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宗曰水火相息陽戰極也二女同居陰柔故也此而釋革之義水火殊類原有相息之理息滅也以水澆火而火滅以火煎水而水滅水陰而陽火陽而陰其性本殊如君子小人之不相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容遂成水火也二女同居志不相得兩陰兩加必生猜忌亦猶是也于此則不得不革矣其象火在澤下火性炎上金性從革兌金化為澤水皆受火之革者故以水火相息言之兌少女離中女少在中上其序素其志乖必革去而後已此卦之所以取象于革也

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二宗曰文明以說革信成也柔德在中陰上也火性炎上而為土信德也柔德在體之剛金彼此相信相親而轉相生是革而信之也離為文明兌為悅離有柔中之德與兌相應是以文明而悅也大亨以正指二五正應也陽剛居于陽位故稱大言大之所以亨通者以有正應之二所謂己日乃孚也大亨故曰元亨以正故曰利貞也以是為革是革而當其時也

夫革宜有悔而得其常則悔亡信故也止故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之時大矣哉宗曰天地革成時順應也聖人言之離火之上加以兌金火革金也時言之夏火方炎秋金遂進亦革象也統五行四序言之春木革上夏火革金秋金革木冬水革火未有不革而成四時者然秋金生冬水冬水革火木相其火流于金中且坤土資水相生而其氣乃順其候斯應所謂天地革而成四時也若夫

以時為之順乎天者順時也應乎人者人之所歸天之所命亦以其時也湯放桀武伐紂如火之赴金更姓改號要皆因乎大共之人情而知天命之有歸未嘗有富天下之志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順應坤德也離之中爻即坤之中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畫是為已土湯武雖為革命之王者而不失其柔中之臣德是以取信于天下故曰己日乃孚正所謂當其可之謂時也時未至不敢先時既至不敢後湯武之革而改命同于天地之革而成時豈不大哉已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宗曰治曆正也己日乃孚澤下有火而日澤中有火者按先天轉卦節候革為四月之卦居于兌位是先天之澤即火之所從出也正對蒙為十月之卦曰山下出泉是先天之艮即水之所從出也火起金而亦生金亦生于金于以見陰陽四時之氣相為苞孕積漸成序之理也古聖人作曆考中星以定四時必以日表測景影定南方之正位而後中星可考四時之氣以葭管中黃鐘律中夾鍾夾以定中氣而後曆元可定由是觀之則作曆必相見于離後天之離始于先天之兌是



以君子治曆明時從革始也四時之令得序者  
進成功者退无非以革為義也居所以紀數之  
書天體週圖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遠地  
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行稍遲一  
日不及天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  
是以天多十日為氣盈月少十日為朔虛聖人  
治曆乃置閏月以定四時成歲是治曆乃所以  
明時也乾卦甲子起于亥天行至巳革而盈  
其半是置閏算數之所始故以革為治曆明時  
之卦也田氏云自乾至革卦凡四十有九火行  
之用也分而象兩天地革矣據之以四時成  
矣是以至革而治曆又按古者考天象皆以火  
為證二月火出于辰五月火中七月火流十月  
火伏南方火之本位四時之氣皆取相生惟自  
夏而秋火金相剋賴有坤土以聯屬于其間而  
五行始相生不斷故特取兌離相合之卦以表  
天地革而四時成之義也黃幼平易正云革以  
治曆明時何也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日月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巽

辰統于水火水火相濟天地之所取鑑也其用  
已日易之尚柔也甲巳乃合其用十五寅日之  
中星四十五日而更次可別矣五運之革金為  
其始四九三百有六十九乘十五一百三十有  
五參而舉之四百有五大灼其中二十有七潤  
下炎上曲直稼穡進退損益各以從革為師始  
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宗曰柔中于剛不用用也  
牛離之六二從坤土來坤為牛牛又為黃黃  
中色也牛順物也二柔在中初剛在外故為革  
去毛亦變革之義也初九陽剛本有可革之才  
然其時則初動于事始上无應援未可有為故  
當以中順之德自固于內而以外剛之體氣束  
于外如革之鞏者然以不用為用也變民為止  
當革之初見幾而止離明故也卦變咸咸相宜  
靜不宜動也此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時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宗曰不可有為  
大宜有為時在初位在下上无應援不可有為  
但以中順自守慎革之始政可以厚革之終也  
以不用為用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宗曰革有其時中  
已為中央之土而寄位于坤柔德正中為月德  
之精光于陽為全火相生于坤柔德正中為月德  
此卦乃可以變革也二以柔居中為文明之主  
爻上有九五之陽剛為之正應可以有為而以  
土德成其孚信乃以行其革之事征吉者上進  
從五而吉即行其征伐平民之事也二五雖有  
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柔相濟自无  
咎也互與武人變乾為在田利見天下文明卦  
變大失亦

易宗集註

卷之七

革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宗曰革從中制以禮  
吉之謂也二五正應而革行猶陰陽正配而偶  
成凡卦中言嘉皆二五相應如隨之孚于嘉遷  
之嘉遷是也征伐之中不失禮樂之節以柔能  
濟剛文德足尚嘉會合禮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有孚○宗曰剛而不中  
有孚大得民也○九三以剛居剛離體之上火  
性炎上禍發必起躁動宜戒若遂任已意而肆  
行征伐則凶顯出于正亦終有危故曰貞厲然  
剛何以為革乎後以當革之事號令天下以審  
人情之向背而天下之人如水就下罔不歸之  
至于再至于三則是取信于人而有已日之孚  
矣革言以革為言如湯誓泰誓是也就來就十  
我而不夫也三就謂就之非一如武王十有  
年孟津之會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在三爻故  
象三互與為申命有言樂變震為號號有來厲

象卦變隨有就象震之數三故為三就象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宗曰天下為公無他適也○稽之人情至干三就可謂革而當矣進而革之又何他往乎蓋失之之辭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宗曰革而无悔天應悔如湯曰無德武曰无良也然已過革之時剛柔不偏天亨以正天下信之因以改姓易物何有不吉命即曆數之命順天應人是以致吉也君子治曆明時其間消長剝復與天之曆數政相合也變坎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孚象卦變既濟有大事克濟之象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宗曰改命信志非富天志也信即革而信之之義也○信志言其孚在下而天下信其志之无私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宗曰革應文明人定居尊位而離三以柔中為之應剛柔相濟為文明以正是有聖作物睹相見大人之象虎取象于離而為西方之獸羣奔之揖讓其德如龍湯武之征誅其威為虎變者自諸侯而升為天子變化之象也天命既新則典章法度咸與天下更始如典減舉運謹量審度之類是也未占有孚謂不待問之鬼神而天下協從已足取信于天下也即三四所稱之有孚也蓋革命之事固是順天應人而大勢已定君極自昭則以人事主持天道不必從事龜策而已知天人之无不協應也何玄子曰禮有定者也易无定者也吉凶之數對峙而立至无定也如以占而巳則若探鈞鑽瓦必有修而吉恃而凶者而然也

履違事而得善父知穆姜知已之无隨子服也

于策南蒯之將敗得凶因得吉亦凶是易之為教實制于禮而未始无預定之道未占有孚聖人為後世之以湯武為口實者防也五乾雲從風從變震龍有虎變象卦變豐明以動勿憂宜日中有未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宗曰虎變文明中德光明也與離二中爻相應文明以悅革所當革其文炳如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宗曰陰悅于正也君子小人革而信也○上六與九三為應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當革之盡則天下之陰氣皆變為陽故君子處此則為豹變之文豹似虎而圖文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五為大君上為重臣君之神理寄于經綸臣之道術歸乎法令虎變文章之大者也豹變文章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之小者也小人處此則有革面之化陰爻稱小人居外卦之上上有革面之象謂不必其變陰為陽如君子而但革其面无悖逆之事即為嚮化之民矣兌為說有內向之象為口係于面故有革面之象總以九三為應故得其正也征凶與九三征凶應九三在內謂未改命之時不可率意輕用征伐上六在外是既改命之後不可淫用非謂如湯之罪人黜伏即日百姓有過在子一人武之戎衣大定即事放牛歸馬示弗復用兵也君子小人皆歸文治但居正則吉耳貞即信之不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宗曰君子文蔚文明悅也小人從王革以信也○虎大面文疎曰炳豹小而文密曰蔚君主要臣主詳也順以從君其信孚也又何所事征乎

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水火  
同處而利于物變生為熟易堅為柔金木之  
功成器  
之用也

三三 鼎上

鼎元亨吉

宗曰體元居重亨于中也○鼎從目  
在下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下與上離象  
析木以炊也則體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饗  
養惟熟乃調于鼎互為乾重互為兌二皆全體  
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烹飪之象也鼎之為  
物端重而固大能容古人取之以象大寶之  
位故其卦曰元吉亨二五中德剛柔相濟也又  
辭惟上九言大吉无不利與象相應蓋鼎至上  
九兩鼎之功乃成與井至上六而井之功乃成  
一也元吉即大吉也亨即无不利也六爻皆變  
為屯與上離下為家人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宗曰以木巽火中通也亨  
取于義順井鼎皆取于象聖人贊其不專于象  
惟義與象合則即象以示制也下解畫鼎足之  
象二三四奇畫鼎腹中實以牲體之象五偶畫  
鼎耳之象上奇畫鼎鉉之象也以木巽火亨飪  
是釋鼎之用也與入也烹飪之法將使火氣入  
物而太緩不入太急亦不入也故與之惟熟食  
也以與木入于離火養物而熟之也烹飪之大  
不遇祭祀賓客二者而已祭祀之重無過上帝  
賓客之重無過聖賢帝曰亨養聖賢曰大亨  
亨帝貴誠禮有定制養聖賢貴厚故加大也順  
以實也而曰養賢以及萬民鼎象也而曰亨  
上帝以養聖賢則賢人之所係誠重矣大子  
時為夏于德為禮禮以祭祀宴賓為大故厚德  
以亨為禮而亨與亨同文聖人之旨精微而義

弘遠如是也

與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

以元亨

宗曰柔中應剛明作哲也○下卦巽木  
中虛故有耳目聰明之象與而耳目聰明者謂  
與取八耳能入十輝日能入于色與又取順耳  
順而聰目順而明也惟其聰明是以有合于文  
明之德故柔進而上行以柔中居尊位為聰明  
之元后也得柔之中以下應乎剛之中如人君  
虛心下賢而有謀明強諸之臣則其所以養聖  
賢者得其輔資其用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  
也柔之所以贊其大而亨者以此此舉卦之全  
體言而以六五為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宗曰正位  
以九二為應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聖

賢也凝命在中帝用亨也○木上有火以木然  
火以火熱鼎乃成烹飪之用君子觀其象而以  
正其君臨之位以六五之柔中臨于上得九二  
之剛中輔于下而天位正矣凝結聚之意命天  
之命即革命之命所謂曆數也革其舊命乃以  
凝其新命散而復聚聚而不復散是之謂凝命  
也互乾為天火天大有曰順天休命凝之先天  
為乾是日月體天以照四方維離之德故有正  
位凝命之象也夫亨以養聖賢所以正位也亨  
以享上帝所以凝命也古者傳國以鼎唐虞氏  
與得神鼎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  
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舉九州也武王遷九  
鼎于洛王孫滿對楚子曰在德不在鼎可以知  
鼎之正位凝命者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宗曰革  
否利也陽苞于陰得主器也○六爻皆巽象故  
以初為趾顛倒也否惡也鼎以足時不可顛也

而舊有否穢之積故利用倒趾向上以傾出之  
所以致潔為亨帝養賢之地鼎之所以取新也  
禮祭先夕就鼎滌濯古鼎中三足皆空所以容  
物所謂高也烹飪之法清在下體在上則不偏  
燭及升鼎則湯澤皆歸足中是謂之否須先瀉  
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為鼎實初當卦始鼎未有  
實倒而滌之足頭居下即中之象所謂革去故  
而鼎取新也得爻以其子者離與皆女上下兩  
陰互乾陽在內當其倒也其轉為兌兌為妾兌  
金乾亦全足鼎之質乾一索而得男故有子象  
是即主器之人也妾本不宜在上取其生子為  
後故待之以母道所謂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也  
鼎趾不以向上以其去故納新故下反居上傳  
之謂未嘗者蓋以此也變乾為大有則以象子  
貴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巽

鼎之貴也○鼎趾而顛若為悖道而以出否則  
是賤穢惡而貴新潔出否將以受九二之實也  
陽貴陰賤貴指陽也趾譬妾從貴譬以其子義  
取倒體象中設象孔子轉卦大義見矣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也仇不我即无所加也○陽為實在鼎之中剛  
柔濟矣中德成矣義九二自我也仇與譬同類  
也三四與我同為剛德而失其中是以有疾我  
自守其中自固其實則彼之疾不能有加于我  
矣即就我也我之有實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故自  
成其疾我自愛吾鼎也是之謂吉王輔嗣云我  
仇謂五也仇匹也困于乘剛之疾不能就我則  
我不濟得全其吉也朱子云我仇謂初也陰陽  
相求而非匹則陷于惡而為仇何來易歸安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即初爻之所謂否也巳顛趾  
而出之故不我即也按六五初皆稱曰中以爲  
實五二正應豈可有疾王說非矣按本爻傳曰

慎所之之往也往而上安得曰初且否已出矣  
而復謂不我能即乎故必以我仇居三四之同  
類也互乾陽為有實之象變艮不拯其隨亦有  
我仇不即之象卦變旅懷其資亦有實之象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慎于鼎實蓋乃慎也我仇无尤中實勝也○鼎  
體陰虛而自陽以實之其才已極不可復有所  
加器盈其量則傾溢矣慎其所往變艮知止也  
之之于三四也剛而不中雖與我同類而有過  
剛之疾然我與五應鼎之中德既以為實上不  
能加是以終无尤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巽

革之象革義以火革金取六二之柔中至九三  
而就九四而受九五而變革倒體為鼎取九二  
之剛中至九三而革九四而覆六五而貞故傳  
曰夫其義言剛柔之用不同也凡物之行皆以  
足獨鼎之舉措以耳是以耳行也耳既革則不  
可行故曰案也雖有難貴之珍亦不可食此人  
臣之有才德而過于激烈以自害者塞者也三  
剛居剛乘剛乘剛故為此象蓋為進退不果行  
塞象離為雉重互兌為澤膏象為臭不食塞  
二之所以病也過剛故也變而為坎互上又坎  
陰陽和而成雨鼎象也志變而為鼎是悔其剛  
也是以終吉陽實為不陰虛為虧器大能受者  
必濟之以虛是亦滿招損謙受益之理也小畜  
巽終曰既雨鼎體曰方雨此內而彼外其為陽  
中陰體故象雨也卦變未濟三曰征凶利涉大  
川正先否後

泰之象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義宜也。以木為煖。不可不及。不可過也。木火過烈。以至耳革。失鼎之宜矣。合初艱難之象。于是見孔子轉卦之義。各有所以。以其革也。轉而為鼎。在鼎艱難而為革。于時鼎虛。未失其義。至于鼎既有實。而仍以火之剛烈。為革金之象。則不惟失鼎之義。併失革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宗曰。鼎不勝任。與初應。初為鼎趾。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為耳矣。善受者。必有餘量。過剛不中。加實不已。至與鼎平。則足不勝任。勢必至于折也。三為公位。餗。慘也。八珍之膳。鼎之實也。公餗既覆。體為渥。渥。因之象也。繫傳曰。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斷不及矣。必至于折。而後已也。重互兌為毀折。折。亦家父。變其卦變。亦覆折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彖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宗曰。鼎覆而凶。則不信之烹餗。至于折足。覆餗。不勝其任。則所謂耳目聰明者。謂何。四為耳主。四與初應。如何對初面言。謂汝之所謂聰明者。安在。亦不信之甚矣。

六五鼎耳金鉉利貞

○宗曰。柔中應剛。鼎鉉舉。上所以象耳。黃上中色也。離得坤之畫。故其色黃。金鉉指上。也。鉉者。鼎之肩。所以橫貫鼎耳而舉之者。上九以一陽橫貫六五之上。故象鉉。九本乾畫。故稱金鉉耳。二物不相離者。謂六五以黃耳而金鉉之。是以柔中之德。居于尊位。而得陽剛之才。在師保之任。以相佐為理也。則在干貞。而鼎之德成矣。正而固。所以凝命。而永保此鼎。利歸于君也。變乾為利。見大人卦。變姤為含章。自天。皆與黃耳金鉉義合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宗曰。鼎實有耳。柔勝耳。而舉剛中之實。是必有中德。則無以為實之地矣。然則應剛中者。必以柔中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言无不利。○宗曰。德配聖賢。鼎道。幸也。○鼎无二鉉。五曰金鉉。此曰玉鉉。全鉉而飾之以玉也。如玉如金。乃聖賢之德。故取象以配之。以五之柔。視上之剛。曰金鉉以上之剛。而位于柔。又變柔而為玉鉉。體剛履柔。有舉鼎之功。大臣而居師保之位者也。變震為玉。有玉象。五六相親。君明臣良。所謂威有一德。克享天心者。是鼎之德。是乃全也。陽為大。陰為利。大臣公忠體國。不以寵利為心。而其利歸于君。在已亦何常不利。故曰无不利。是以義為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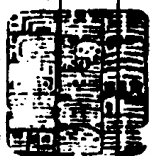
易宗集註

卷之七

彖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宗曰。剛柔相節。禮以剛而能節之以柔。所以為玉鉉也。詩曰。溫其如玉。所以為君子之德也。節從禮出。離為火。為夏令。為禮德也。以上九之剛。輔六五之柔。君以謙和。臣以忠直。又有剛柔相節之道。蓋鼎鉉與耳不相離。用者。也。按烹飪之法。以剛柔相節為功。周禮烹人。曰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齊。節也。易中言節。皆謂度數。所以明禮也。故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

易宗集註卷之七終



之八

漸歸妹豐旅與兌

漸歸妹豐旅與兌

漸歸妹豐旅與兌

之配以四隅卦為主咸恒十卦又以其兌主之配以震  
以得其中損益十卦又以其兌主之配以震  
艮而因今平乾坤坎離四正之德以得其中  
皆從陰陽相配則卦體之交也此下乃以四  
隅卦之學體各分其類而即以本卦之轉體  
合致其功然後以長少互易為交象互體從  
中為類象震艮長男少男也其中皆互中男  
之坎而艮綜配于三女如男子之有妻妾為  
用也權也與兌長女少女也其中皆互中女  
之離而專一以配乎中男如女子之從一而  
終也經也所以盡四卦之變正以守四卦之  
常也  
革鼎之後繼以震艮天運人事革故鼎新則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一

必有動而起者應之震動也又必有安而止  
者承之艮止也革鼎三女交加錯連成象所  
以持之其陽剛乎震艮轉象遂為兩體俱成  
陽德震陽起於下艮陽止於上不似以上諸  
卦之轉體陰陽變易也考堯舜之禪以坎  
離文武之生以震艮識帝王之自有真矣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大  
寶有歸則星斯耀格于天祖繼位正號鼎震  
之始一  
之道也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宗曰動而不格中于禮也不喪七鬯奉天時也  
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是為長男一陽生于  
二陰之下蘊結不出遂奮擊而為雷震氣從下  
達上則陰陽近開而萬物發生故亨也震來者

內卦之震一陽來于坤震驚者外卦之震其聲  
達于遠也二雷相激而起者也虩虩恐懼貌或  
曰虩虩虎也其形常動而不停者啞啞乃笑言  
不敢肆聲之狀恐懼之心動容以禮所謂禮言  
恭也坤之下畫變乾為震乾為君坤為士分乾  
以主坤有諸侯之象諸侯地方百里雷聲聞于  
百里外震在四為諸侯之位內震在初為長子  
之象聞雷而驚恐有驚懼啞啞之德迨其承祚  
雖值震驚之時而能持以鎮定如舜之烈風雷  
雨弗迷而不喪其七鬯也人君主器承天大氣  
發而為雷大神格而主器奉時勿違自不喪也  
七撓鼎之器以棘木為之祭祀之禮烹牢于饗  
既納諸鼎而加畢焉將薦乃舉畢以七出之升  
于俎上棘取赤心之義詩云有棘棘七是也重  
互坎為林有七象豐百草之本為香酒以降神  
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天子所以為貴震為蕃  
鮮故有豐象坎為酒體互艮為手執七鬯有不  
喪象此主器之最重者震之所以繼鼎也六爻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二

象曰震亨而天造草昧雲行雨施而品物流形  
震一陽有元德  
是以有亨理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宗曰  
之威修禮吉也聞雷而恐致天怒也敬天者  
天必福之故恐懼乃所以致福笑言啞啞仍有  
戒心則法也不輕言笑動有準繩所以修禮也  
後有則者從恐懼來也乾用九日乃見天則以  
余用剛

震驚百里驚遠而震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為祭主也宗曰遠通震之中心慎也以爲祭  
主善事天也○卦之外體自遠而

通驚者卒然遇之而驚懼者惕然承之而懼以  
外震內故為驚遠懼通之象也宗廟社稷諸侯  
之所世守也出者長子出而繼世即帝出乎震  
也。可以者詩之辭也主者詩云百神爾主也  
游雷之震遠通驚懼乃能處之泰然不喪七豐  
是其中有土天變不殺誠可以負荷重器也。要  
其心知畏天德能合天故其器  
足以奉天也故曰以為祭主也。

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宗曰恐懼修省

重震也上下皆震故為游雷雷相仍則威益盛  
能無震乎君子以之恐懼于心而修省于事所  
謂敬天以寅不以文也修克治之功省審察之  
力克治其身心而省察于事務所以引變也恐  
懼而不修省猶未嘗恐懼耳恐懼在心取象于  
內體之初修省在事取象于外體之四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宗曰震動于初  
後有吉也○初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三

內震之主。外震之主。以一陽來坤陰之初當  
其始也恐懼之至故為虩虩之貌及其既也笑  
言啞啞仍不忘其恐懼之心以是為吉所謂敬  
勝者吉也震初猶屯初皆主卦之爻故以卦辭  
繫之變坤履霜堅冰亦有就就之象卦變豫初  
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初六唱始遠豫所以致  
凶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宗曰震以爲福其致之也笑言有則禮作成也  
○震之來也所以致福如以天變爲不足畏或  
之基矣有物則必有則禮記曰樂者始禮作成  
笑言不試而德乃成從恐懼中來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宗

柔上于剛必有喪也七日即得中應外也○二  
居初上以柔乘剛震之來也動而靡寧是以危

屬億者度也。億則中。之億。應爲揣度修省  
之意也。貝貨寶也。漢志有大貝牡貝。貝所直  
不作。一四互。互有龜貝之象。雷震于下。大喪其  
貝。陰柔不可爲居。乃升高以避之。震爲足。故初  
九。互爲足。故稱。二。不自安。乃就其正。應之五。  
而升。上九。陵之上。九。陵。指四剛。正在四上。越出  
山頂。以求之。蓋以柔居柔。爲雷所掩。故至于喪  
其資。而辟易。至于如此。其視不喪七。喪者異矣。  
然。雖有乘剛之嫌。而不失守中之道。即喪于日  
前。必逐于異日。不必逐而求之也。按先天節候  
之卦。震後即屯。至于七日。爲屯之也。其象亦曰。  
乘剛而震。四之剛。上升爲九五。以爲之應。其曰。  
乘馬班如。如。勿逐之象也。曰。匪寇婚媾。言其喪  
貝。匪爲寇所盜。乃求已爲婚媾耳。故上六有  
婚媾有言之辭。足其喪。可轉爲得矣。朱子正義  
曰。九。陵。七日之義。未詳。而何氏訂詁。謂卦位有  
六。史始爲七。意亦無據。必如是。解七日。方有確  
義耳。互艮。艮趾。有勿逐之象。變兌。孚悔亡。亦有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四

得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宗曰剛不可乘危乃得也

有九五爲正應是以匪寇而爲  
婚也。七日之後其象乃如斯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宗曰震極而變將有事

震于內。蘇者復生之謂。人當恐懼之至。如死而  
復蘇。蘇而又蘇。震之至矣。于此便有修省之意。  
當此之時。三爻臨外。將有所事之時。震于其行。  
凡所事事。必以震之心行之。庶可以无尤。无悔  
耳。告謂過慎也。互艮。時行則行。重互坎。有險有  
震。行之象。變離。爲明。履錯之敬。所以辟咎。與震  
行无眚之義合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宗曰柔失其居其位震

柔上于剛必有喪也。○三與初同體而上



承九四內外皆震豈柔所能勝者蘇而久蘇宜知所變矣

九四震遂泥宗曰剛陷于柔震非時也○初與十二月之其從一陽復升來故初之為震是以內體之震言雷在地中先上至日開闢之時取其象以警于中也四則以在外之震言本非雷出地奮之時上下四陰相為互結以剛居柔失其位故有遂泥之象謂雷之仍在地下為泥也震為雷泥時也此時方陰盛小人道長未可有為也遂泥者竟陷于泥也互艮止有泥象重互坎宮亦泥象變坤為復仍冬令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宗曰震未光陽未亨也○凡雷之行必先以電冬令之月陽伏于陰其光未出屯之九五曰施未光震屯同令其象一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宗曰柔德正中內外懼也柔德正中有事修省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五

雖危安也○初四皆震往來內外之間自應知危而厲矣知危知懼知得知喪以揣度之意為省察之功故能保守而大无所失所以然者以其震之往來于中心實有修省之事謹天戒畏天威弭天變是其能為宗廟社稷主而不喪七曜者也變心為說手制有厲亦厲无喪之象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宗曰

危其行震從事也中德居柔知得喪也○乘剛之上故危其所行所謂震來繼繼也其所有事在守其中德以柔居剛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恐懼致福也大謂陽也震為陽卦乾之上九日知得而不知喪以柔居剛恐懼修省則不至以陽剛之過而喪其所有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

无咎婚媾有言宗曰震震外者懼无忘也震于其鄰有禮言也○初四皆震主

爻而四震于泥有不見其畏惟震之初當恐懼也上六外體之極去之極遠故有索索之象索索然竭盡之辭也變離為日有視象矍矍不安之貌雖去之遠而驚恐尚形于眉睫之間故征凶也二三五皆同被震驚者我固相遠而隣皆甚近二為最近其所喪也已得于七日之後有匪寇婚媾之喜然體仍屬震非可燕安從事者婚媾之禮必于平時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故曰婚媾有言尚非其時也屯二象傳曰反常此義也本象傳曰畏鄰戒以此也變離為噬嗑滅趾征凶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宗曰

震在中七日乃得也戒以其鄰有危言也○中本得指六二也最近于震而位于中必越上六而後七日至下屯二此時豈能仰得乎征尚有凶鄰而並戒雖已成婚媾而上有不字之言其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六

所以相戒者後也

序卦傳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根互靜靜根互動震轉象艮艮轉象震天地之道反之則正也

三三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宗曰

為艮身以背也不見其人陽覆陰也○艮義文作見目相七不相下也一陽在二陰之上為艮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陽動而上進至于上則止矣陰靜而下凝處于下則止矣兩艮相重內外俱止靜而不動止其所也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其中必相背也止而不動如人面壁而立也有背向于外耳所謂背六四是也四為心位背乃心之後邪故四爻曰艮其身震轉為艮亦有

反背之義但見其背不見其身故曰不獲其身  
西本心位既象其背又象其身者人之五臟皆  
係于背也身者心之區宇良其背則心不動心  
不動而身不可得外物之來不能得其身而心  
之也其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謂他人行于良背者  
之庭而不能見良背之人也良有良止之所是  
其庭也有良止之身即其人也其身不可獲則  
其人不可見也互坎為隱伏不見象重互震為  
大塗行象良為門闕重良兩門之間庭象三四  
皆人位故曰不見其人凡人不當安于止者心  
動于欲也欲為陰故釋家謂身為陰良以一陽  
止之于前則九欲以亂心老子曰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也身之五官皆有欲足以亂心而不  
獲其身則欲盡矣孔子無我亦此義也外物不  
得交而相引自无咎矣六爻皆變為兌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七

時其道光明

宗曰止有時合天行也動靜不違  
陽德光也艮之義則止也匪淺

言止時止則止也時然後止則其時行而行可  
知乾曰天行健因時而惕進退及時樂行憂遠  
天德也良之一陽從乾來也動不失時故時行  
靜不失時故時止以是為止靜亦定動亦定也  
君子以奉手定而天光發乾道變化大明終始  
陽剛者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曰其道光明光  
為聰明為用良之  
道即乾之道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宗曰止有其  
所自無敵也

不獲不見靜以止也艮其止耳日思慮皆止  
于所止之地絕不與外物為援而比及取于我  
者不得而入矣應謂正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  
三與上應之例也當良之止萬緣俱靜則視

一切應感皆我之敵矣故曰敵應上謂外卦下  
謂內卦六爻俱无正應而不與于外未嘗引外  
物而入也外不與于內莫能誘吾心而出也是  
以洪然虛寂不獲其身其庭可行其人不可得  
見所謂何思何慮直返于人生而靜以上之境  
矣吉凶悔吝生于動以是為止又何吝乎  
象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  
宗曰艮不出位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天地萬物皆本于中  
至靜也人生而靜感于物而動遂有出乎其位  
者良而又艮兩山相兼屹然不動其止之所即  
位也大學止至善至善即中之位也中庸素位  
不願外皆不出乎中也思在動靜之交而能止  
于其所則不出乎當然之位出則憧憧往來失  
其何思何慮之天矣孔子從心不踰即其義也  
洪範五事視言視聽皆歸于思思作睿睿作聖  
思睿聖  
之本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八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宗曰艮有其始不見  
利也初六在下有

趾象陰偶畫亦似趾艮之方始故為艮其趾也  
陰爻靜而不動自然無咎知趾趾之征因則知  
艮趾之无咎矣然以其陰柔主利恐其始于止  
而終不能止也故告之曰利在永貞貞正而固  
也永長久也固守其正久而不變是良之利以  
義為利也不見私利乃能永貞能永貞者乃其  
利耳變離為賁文明以  
此是知其止者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宗曰未失其正初位柔  
其位然能止于其足不敢躁動亦

不失其正者所以貴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宗曰柔以隨  
柔不克拯也

腓在踝上腓下咸卦內體之六二曰咸其腓  
九三曰執其隨謂三之隨初二而動也艮其腓

則不動矣其隨初初在二前二隨初者也拯  
助也雖本宜動既艮其趾復艮其膝是二應相  
錮而不能相助俱成蹢躅故其心不快也心指  
四四本應初不拯于初則不快于四其必然者  
也互坎為加憂有不快象變與為股腓  
在股下故居二爻卦變與有不拯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宗曰未安故止未知  
退初在二之下初既知止二宜聽其靜而不可  
邀于動而反以不拯其隨為不快則是不肯退  
坎為耳有聽象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宗曰艮厲其心係  
心未得也艮身之中也二當兩限之中故曰  
艮其夤夤者肉互坎為脊故稱夤列者脊中所  
纂之骨左右分列也薰與重同灼也詩曰憂心  
如熏唐書曰薰為太平如火烟上蒸也心謂四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九

四在三上故曰薰心也九三上九皆艮主爻上  
九以剛居柔剛柔相濟而止于无所不止其下  
之羣陰皆制而不過矣九三以剛居剛剛德不  
中下有二陰係之于內上有二陰覆手其上止  
不盡止故有此象要以艮主于背背繫于心思  
不出位以心為君內艮在心體之下天君未嘗  
用事故以艮限列夤若與心不相屬而反足以  
害心有危厲之象二陰係之于下利欲未淨心  
為薰灼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于此判也韓詩外  
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  
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心畏惠教之以勇  
日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夤列其夤  
危薰心互坎為心病重互震為決躁變  
坤為剝象曰失上下有艮限薰心之象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宗曰止于中中心之危  
有止德而非其心未嘗安于止也故謂之  
危也係于下心灼于上此其所以危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宗曰以身為艮止其位也  
其位不獲其身者也象曰艮其背此日艮其身  
心為身之主而繫于背之位是艮之全體也下  
艮之上上艮之下兼山之義于此而全也觀其  
身之止即得其心之止心止其所思不出其位  
又何咎乎吳幼清云止其身則氣住而神亦住  
四以柔居柔蓋當氣致柔者故以艮其身屬之  
爻變離卦變旅  
則不止其所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宗曰躬以為止行亦止  
則不獲其身矣君子躬行日止諸  
躬謂艮之見于躬行者如此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宗曰輔以為艮中干  
為身而其上有偶畫為口輔者頰之兩旁以輔  
于口者也背身見輔而不見口成以而言故併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十

言類舌艮以背言故但言輔艮其輔者止而不  
言之象言有序者時言後言之序五有中德時  
言則言亦時行則行仍是時止則止也人之見  
于外者不過言行二端四止諸躬止之見于行  
也五言有序止之見于言也重  
互震變與言以順動得中故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宗曰中正之言言有位  
可謂中正之位思之所不出也止之于輔使之  
不失其中而歸于大正也孔子曰大人不言言  
必有中

上九敦艮吉宗曰艮止于敦天德元也敦厚  
兼山之象也艮以一陽來于坤上坤土艮山故  
為敦象臨卦上六亦稱敦坤德之極也繫辭傳  
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為元德此一陽從乾  
而分亦天德也尤以剛居柔位而安于最上止

至于是无所不止大學所謂至善尚書所謂安止也天下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正之至極一陽在上羣陰皆消家傳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莫過于是吉說如之凡上爻鮮吉惟艮在上體者八皆吉震主于初艮主于上統乎全卦故得于上九言艮而不分屬于形體也四亦震主以非其時而泥三亦艮主以未及于時而周皆以其係于陰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宗曰艮以厚終合坤者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在先天之亥為十月冬今其在後天之寅為正月春今故曰成始成終萬物歸藏于坤故坤以終之艮以一陽來于坤上其象為敦土德至厚為艮之終運山歸藏之易于此義備之矣

震艮之後繼漸歸妹從震艮之交也咸恒以少男求少女長男臨長女為正配為下經之首正交也禮之經也震艮于此重為專體合

易宗集註

卷之人

上

為轉象矣乃為長少互交之象以盡其變亦夫婦之禮也權也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悖于經每卦之中三致意焉所以謹人道之始也傳于漸曰可以正邦于歸妹曰天地之大義猶之于咸曰天下和平于恒曰四時變化皆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矣

三三 艮下

漸女歸吉利貞宗曰漸歸以禮得男行也利于貞剛中應也○漸泉木名許氏說文云丹陽縣南蠻中東入海地理志漸注即漸江也水流漸進故取以為名天下之事必以漸者莫如女歸女謂嫁曰歸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歸不以漸則奔也卦以艮男下巽女艮為少

男方止而木遷巽為長女將入而未歸是其歸也必以漸焉禮也合于禮則吉矣而其利尤在于固守其正指二五正應也漸之所以成卦者二為艮主其正指二五正應也雖皆當位然以相比而歸非其正應惟五得剛中與二之柔中相應為正故曰利貞合六爻觀之初四三上俱無應惟二五則女歸之正也初守正以待時上高尚以著節二四乃其權也不言取女但言女歸咸取女吉取者之吉主于陽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主于陰也皆以貞艮為主男下女咸當其時止而說漸不當時而當位止而巽皆以其正故皆得其吉也陰陽正對為歸妹艮上巽下為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宗曰以正為進以漸

進也以下而之上以內而之外當指貞艮言也艮止于下而不進是以禮往也夫然後巽女

易宗集註

卷之人

三

之歸為得其吉是以禮來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宗曰為

正家之道也○艮一陽之卦在內體之三而巽本陰卦乃以九陽居于五位是艮之陽進于巽而得其位矣往有功者卦本漸進而至于有九五之應可以大有為矣進以正可以正邦正釋有功之義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夫婦人倫之始家道之所由隆也五以剛居剛于上二以柔居柔應之是大正之道大順之徵也正家而天下正故曰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宗曰剛以位中天下之本也○初五兩剛位也其得云何得中五也天下之大本曰中治平之道不過乎是得中正治莫不正矣是之謂利貞

止而莫動不窮也。宗曰：漸乃不窮止之積也。其  
艮以止為漸，則其中之所積者厚矣。乃之干外  
而為巽順，則動而愈出，不可窮盡。蓋先體而後  
用，而有時中之道者。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宗曰：善

居德中也。地上有木為升地，卑而木易見，其  
漸長乃漸高也。君子若挽風俗而之于善，詎可  
旦夕就哉？必居其身于賢者之德，然後使人感  
而化之。漸入于善，則之中賢德，即中德也。居即  
居中之義，中不可過，不可不及，有漸進之理。若  
以則謂謂令相驅，則失中矣。中兼止與二義，  
止不躁妄，與无昇格也。居德取象于艮，善俗取  
象于巽也。不言聖德而言賢德者，聖人之德不  
疾而速，孔子三月而化行是也。繫辭傳曰：可久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三

則賢人之德亦以漸而久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利，有言无咎。宗曰：有言无

咎。初以陰柔止于艮下，如鴻之止于水濱，鴻雁  
之大者，水鳥也。又曰：陽鳥尚書曰：陽鳥攸居。自  
下至已為陽，自午至亥為陰，陽東陰西，陽南陰  
北。民莫先天在西北，後天在東南，鴻自西北而  
來東南，故六爻以之取象也。鴻之德，木落南翔，  
水泮北阻，往來有時，宅後有序，所以象漸也。昏  
禮用奠，義不再偶，所以象女歸也。干，水濱也。互  
坎，水流于山，故有干象。艮為少男，處于卦初，故  
稱小子。厲者，上無正應，峙立于下，以待時亨。有  
艮厲之象，有言者，鴻在水濱，必鳴，艮為黔喙之  
屬，艮之正配為兌，兌口有言，亦求偶之象也。正  
正侯時，于義無咎，變離為家人卦，則正家以正  
邦，女歸以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宗曰：居柔而危，雖危  
知止，初六止于始柔有安也。厲莫厲于不

安止之義矣。何咎之有。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宗曰：鴻得所止，正

安平者，江河之濱，多磐石，艮為石，有磐象。漸進  
而安，故為漸于磐也。艮二陰從坤體，坤為衆，有  
飲食象，衎衎和樂也。禽鳥之食，飽而啄，伸而四  
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鴻至于干而漸進，于  
陸飲食衎衎，與衆和鳴，何其適也。詩云：緇蠻黃  
鳥，止于丘隅。此則鴻之所止者也。要其以柔居  
上有剛中為之正應，其德如此，變艮為巽，即止  
而莫動不窮之象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宗曰：不素飽，往將有  
功也。素飽，猶詩之

所謂素餐也。言其從容宴樂，上有九五之應，以  
漸而進，往而有功，非徒飽于飲食，以自養而已。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四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复，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宗曰：進必有凶，時不與也。利，用禦寇，止有功也。  
地之高平者曰陸。三，艮山之上，畫而象于坤，  
土故象陸。鴻水宿之鳥，止于平陸，非其所安，詩  
曰：鴻飛遵陸。毛傳謂非鴻所宜是也。三，无正應，  
其象如此，是不得其止者也。至四，艮巽之應，  
相為夫婦，故為女歸。夫指三也。三，亦應於四，而  
陽相敵，則征不復矣。復如漢謂之所謂復其家  
言，其必罹于凶而不得寧也。至為夫則四為婦，  
四本應初，而兩陰相逼，孕不育矣。所謂孤陰不  
長也。初陰在內，體之深，故取孕象。四之位為腹，  
重互為離，離為腹，亦有孕象。其凶如此，故宜舍其  
无與之應，而各守其本，求其體好合，初為其  
以禦寇盜也。互坎為盜，故有盜象。上印三之盜  
初印四之盜也。三四相合，自不紛于初上而為  
所賊，害矣。變坤為艮，則艮民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宗曰離羣失道失所止也

類也三與初二同為艮體一家類聚者也從而

之上則離其類陽失其陰而反與陽遇也婦人

之道從夫為正而陰與陰值求其孕育豈可得

乎故當用以禦寇艮者止于其所而漸進于四

其者順以為艮而漸歸于三相為保聚以禦寇

盜誠至順也艮本順德而艮以止相安故為順

相保之象象卦上九亦曰利禦寇皆以艮之主

爻一陽而言彼指下坎為寇此以互坎為寇傳

曰上下順言艮之一陽在上此

曰順相保言上艮之德為順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宗曰擇所而安

方入于木故曰漸于木鴻非棲木之鳥而乘

風而高故有漸于木之象是失所止者矣然既

易宗集註卷之八

无正應則擇于木之下可以為桷者棲之莊子

曰曲木不可以為桷桷木枝之易直者指三也

或者偶爾之辭明三之木非正應也三四相重

而成夫婦女歸之權也故曰或得口无咎也重

互為離有明于擇木之象變乾為遯卦君子好

遯亦得桷之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宗曰得于順者巽以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宗曰

以漸正自勝也○變為高阜九五居尊至高之

象鴻飛進于高陵詩所云飲彼飛雉率彼中陵

也漸陸已失其居况漸陵乎婦指六二其正應

也卦以巽為女艮為男而爻以五為夫二為婦

也

與女以漸歸為義二婦亦以漸進為禮孕當作

字即屯二十年乃字之義字之為為孕想以九

三婦孕混之如上九漸進之又為為孕也九五

與與女同體六二與艮男同體男女有別不輕

以字許人禮也然終莫有能為九五之婦者舍

六二終無與歸也此夫婦之正故吉也以五夫

之正率二婦之正以五二夫婦之正率天下夫

婦之正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正

此爻也率宏甫云六二中正自守而衍飲食幽

閑貞靜女之孟光也然終莫有為梁鴻之配者

此女歸之經也互坎重互離水火正配之象變

艮為重艮止德之成亦以漸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宗曰得願而止進

應五之所願在二二之願亦在

五矣終得所願但進必以漸耳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宗曰漸羽為

儀大而化也

易宗集註卷之八

○陸當作連謂雲路也又九連之為為連所謂

何天之衢是也鴻漸而上人所難援所謂鴻飛

其翼是也但可望見其羽用之以為儀耳儀象

也又法也詩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言其羽毛

整齊羣飛有序可用為漸進之儀象也艮為止

而美教以漸次而集化民成俗不可驟進為心

而至于漸之極也如鴻之翔翔于雲路蓋德盛

化神而後至于聖人之不可知矣何氏訂諸曰

漸上之羽可儀與疊上之志可則一也鷹揚之

烈不傳于二候夫復擊之功不加于四老人婦

間之勳不高于一客星此但就賢者之德言也



序卦傳曰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而不已必失其歸盈科而有大海為求其類也

三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宗曰柔悅于剛非禮凶也○

歸妹女之少者說文從未聲兼意也兌為少女長男動于上而少女悅之婦人內夫家少女處內為入于夫家之象故名歸妹以少承長非匹敵之正故特以征凶无攸利為戒也卦象惟臨井言四否判言不利未有兼言之者夫婦有禮乃得其正兌主三爻婦居陽位震主四爻陽居陰位非正也三以柔畫乘二剛之上是不安于柔下者非順也以悅于上非婦道之所宜故曰征凶征進而之上也又曰无攸利陰柔為私利以是為利則不利矣皆指六三一爻言也卦象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七

之不及惟歸妹為甚蓋隨漸歸四卦男女長少非其配偶與成恒不同皆夫婦之變也而歸尤甚于隨漸者長女感少男為少女悅長男為歸妹女下于男男為主故凶也長男先少女為隨長女適少男為漸男下于女男為主故也六爻皆變陰陽正對為漸兌上震下為隨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遂終始也宗曰天地之交必有歸也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無獨生獨成之理故男有妻女有家乃天地之常經其義至大也震長男為天交于地之始兌少女為地交于天之終坎離交于南北震兌交于東西坎離交而冬夏震兌交而春秋歸妹八月之卦兌為主也出震而後見離說兌而後坎坎萬物之所以興也使天

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故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也男女不交則人道以絕故歸妹為人女之終為夫婦之始相生相續莫不由此其義與天地同大也宗公問于孔子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見而親迎親之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宗曰歸妹悅之未得正也○

上動正以其所歸者妹也蘇子瞻曰天地之所以降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女小也按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長男娶少女未悖乎禮獨以其父悅在下乃女悅男非此歸妹之所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宗曰失位柔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太

○三以陰居陽婦而易窮四以陽居陰動而易溺也故三上行以求四而四遂惑之故戒之以征進則凶而象于六三訓其須于九四勉其進皆戒其征者也初二皆剛而三歸其上則三之為婦不顯其德可知已且執其悅以動于剛勢必使男失其剛而溺之女挾其寵而凌之尊卑之序或而夫婦之禮乖何利之有皆即六三一爻以致警也

象曰澤止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宗曰慎與存義也知至至之禮可久也○此當以女悅男取象也澤搖漾于下而雷轟動于上陰先于陽如女可挑始不甚覺終將不勝其敵矣如詩云氓之蚩蚩是也君子知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欲永其終必正其始惟禮可以久之遲速有時尊卑有序知其後之必至于敝也惟禮可以抹之天地之大義惟謹其始而已錢剛端云長女從長男為恒之久何不終之有少男下少



女為成之吉何敵之有上有易動之夫下有易悅之婦其終易隙須永其終其敵易乘須知其敵豈惟是哉上進不正敵必請友交不正敵必損也兌為毀折震為大躁皆敵之象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宗曰剛在下女德

女弟也娣亦女弟也兌為少女皆少女之稱也釋妹之義是少女未嫁之稱娣是少女之在母家有兄弟之稱也歸妹以娣是所歸之妹尚在母室一陽居下有赤子之心但知女子之分而未嫺婦道者也跛能履者女子而有剛德其行未順然本真不失率性而行亦能履也征吉者言其將來往而之外亦无不吉也兌為毀折跛象變坎為曳跛能履象卦變解風吉无咎征吉象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宗曰女子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九

有常內剛悅也履下而吉可承上也○女德之常不失剛正謹乎步履所以承上知其將來必全婦道故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宗曰剛中居柔幽貞

因初九之敵故不復言婦道行不踰閑窺不出戶眇能視與跛能履一也初二皆陽剛而二又有中德以柔居剛不惟勉于步履而亦謹于瞻視矣眇能視者不敢張目矜持之狀管子曰視于幽故能見未形慎之至也此可謂有幽靜之德者故曰幽人猶言靜女也詩稱士女以此也幽則貞矣二五有應嫌其敵君后也故以利貞訓焉互離為日有視象兌為毀折有眇象變震笑言啞啞後有則亦其美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宗曰柔位以剛變未變也○幽貞者

女之常也以剛居之宜其變矣而剛柔得中不失其常故曰未變未變云者稟乎六三之有變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宗曰歸有所須待禮

也○三陰柔而不中為兌悅之上上无正應比于九四而悅之非正也雖非正配必當以禮成之故謂之以須須待也須六禮備而後行也反歸以娣者此非當歸之時則反而守其幽靜之德以婦道處于內禮之中蓋剛德善下而不失女子之常道者也變乾為大壯非禮勿履正其義也何氏訂讀引禮注天子御妻世婦各有常夕涉穿鑿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宗曰歸未當時禮所制

四日遲歸有時兩義相應未當者歸妹歸于四也在未當其時禮不可行故宜須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辛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宗曰歸妹有時愆乃

位剛而不中不中者有躁動之虞以受少女之歸更宜慎于其始寧為遲歸毋為速嫁愆期云者詩曰士如歸妻迨未未泮家語云霜降多婚未泮殺止歸必有時而歸妹之卦在二月之後為時已迫不能成六禮而行矣故必愆其期以待之至于遲歸自有其時必俟八月為成乃講親迎之禮也在男不失在女亦无所失矣是歸妹之志也互坎為習坎險不失信變乾為履以定志也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宗曰志在于禮待禮女家為重故九四之愆期由于六三之以須也愆期之志歸妹之志也有待即有須也行行時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

望吉。宗曰：柔中居尊，下降禮也。月幾望，吉。齊于  
婦。即君之婦也。湯之嫁妹，教以陰德。陽女順夫，  
順天地之道。正家國之禮，以其五也。為帝妹夫，  
尊以其柔也。為其婦之德，祿其五也。為帝妹夫，  
而治其君之政，所以臨下。五為君位，象剛者也。  
盛服以御其婦之袂，將以事夫。六為陰德，象柔  
者也。良者，溫柔之謂。剛轉為柔，故曰：不如其袂  
良也。月借日以為光，借陽以為位。故為幾望  
之象。月出東南，則幾望。東南兌之先天，其之後  
天，少女漸長，而順德以成，故吉也。互離重互坎，  
坎離相見，亦日月相望之象。變兌為孚，吉象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宗曰：貴而從柔，中德尚也。觀其動容，  
美足尚矣。婦道尚柔，故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  
也。以中居位，以貴行禮，以是為良，又何歉焉。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主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宗曰：上  
陰不實也。○女，指六三之兌女。士，指上六之震  
男。二爻皆陰，男无實與女。女亦無心從男，婚之  
不終。歸妹之變，故不言歸妹。而但取象于士女  
也。震仰玉，為蒼筤萐莆。有筐象。然陰而虛，无實  
也。女之承之，徒然者也。兌為羊，互離為戈，兵有  
剝象。然亦陰而虛者，无血也。士之刲之，亦徒然  
者也。陰本為利，以是為利，又何利乎。上六震動  
之極，而兌以虛悅之，故其象也。左傳：魯公十五年  
春，晉獻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  
曰：不吉。其繇曰：歸妹，無血也。承筐，无貺也。西  
賁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為雷為火，  
為贏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  
丘。冠張之，張冠其從姑。六年，其通逃歸其國，  
而奔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其後獻公卒，  
葬穆公，納公子夷吾為晉侯。既入而背其賂，秦  
侯晉以晉侯歸，乃使太子圉質于秦，未幾，夷吾

卒。子圉立。秦又納公子重耳為晉侯。重耳入，使  
殺子圉于高梁，按兌在酉，震為言，變則為兌，  
為車，雷電交作，故不能行。變離為火，下體互坎，  
為曳象。旗，大乃燒之。三上敵應，兌金尅木，故  
敗姬車。兌兄兌妹，大生于木，以震為父，以兌為  
木，為金尅木，無所依，但從姑耳。以此筮占其神  
无方矣。宗曰：高梁，想是震反為艮之象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宗曰：虛筐，无實。各在  
成虛，艱然。三在兌女為陰虛，猶可言也。而上在  
震男為陽虛，不可言也。故當言承虛筐，以明无  
實之咎，非承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主

漸歸妹之後，繼以豐旅，仍從震艮之交也。前  
歸于禮，此二卦以離中女亦非正匹，而戒之使  
柔中，之德中以禮行也。中在內，故為豐中，在  
外，故為旅。又以離明為之，主其用在于慎刑。  
所以弼禮也。豐易則為噬嗑，旅易則為賁。噬  
嗑責在上，經曰：明罰日無敢折獄。盡明慎之  
道于先。豐旅在下，經曰：折獄日不留獄。盡明  
慎之道于後。刑獄之事，皆取諸離。舜曰：惟明  
克允，是也。出于禮者，必入于刑。舜曰：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是也。  
序卦傳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  
者，大也。舉大事者，以人為主人，所歸往乃成。  
其大，同人之後大。  
三三：震下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宗曰：王假，以豐大通  
顯也。○豐，豆之豐滿者。說文：從豆，象形也。王假  
日豐之為義，闡弘微細，通夫隱微者也。王假

日中則昃多天之名也。盈足之義也。震上離下。其光  
為日。其威為雷。日之為光。其照必徹。雷之為威。其  
其格必達。故取象於震。亨通也。其光與威。無不通  
也。假格也。詩所謂奏假無言是也。家人象曰。王  
假有家。萃象曰。王假有廟。皆此義也。豆為祭器。  
豐取其盈。豐盈之道。王者當以格于鬼神。取其  
通幽達隱。交于神明之義。故彖傳曰。況于鬼神。  
手若以之。自處則憂。極必虧。所當憂矣。然而勿  
憂也。以日中處之。可也。王者震動于上。當如方  
中之日。无黨无偏。无所不照。則幽隱畢達。陰  
全消斯可以永保其豐亨也。制治未亂。保邦未  
危。无他道也。明而已矣。中而已矣。六爻皆變。為  
濟。亨帝立。廟亦王假之象。離下。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宗曰。大其明。乃大以  
動。為體震為用也。大雷之勢。皆無所不極。必大  
明于內。而後可以大動于外。故成其為豐亨之  
象。宗集註。卷之八。重。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宗曰。  
于上。光被于下也。非其中不宜也。尚大。謂尚  
于鬼神而大以格之也。照天下者。惟日之中。其  
照乃普有偏私。  
馬非大之謂矣。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  
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宗曰。不中亦中。以時行也。  
中為中。不能保其无不中之時。離日。月用。離  
天。是以言日而兼月也。重互為兌。西為兌。兌  
兌為毀折。食象也。盈必有虛。息必有消。時為之  
地。人所不能違。鬼神所不能外也。能有其時。以  
用其中。則盈是中。虛亦是中。息以中。消亦以中。  
經權常變。與時无窮。天地鬼神吉凶合德矣。登

日中而昃。遠不可以照天下乎。王者之以神  
道設教。時而已矣。盈虛消息。惟制與豐言之。制  
謂必息。豐謂必虛也。天地鬼神。惟謙與豐言之。  
謙虛鬼神所祐。豐盈天地所虧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宗曰。豐以  
應也。雷電同時而至。極其盛大。故名。為豐。傳  
云。為刑。謂威獄以類天之震。故雷電相遇。必  
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噬嗑動先于明。猶處其  
有未肯放。曰。明罰勅法。豐以明而後動。刑可施  
矣。故曰。折獄致刑。折獄求也。致刑。加之。以刑也。  
明勅。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以用法者言。  
故曰。君子。豐亨之世。敵愾漸至。有虞當府事。修  
刑。而即有士師之命。孟子于國家閒暇。而告以  
政刑之明。正謂此也。折獄。象電之烈。致刑。象雷  
之威。若離艮相遇。則曰。无敢折獄。取共明以止  
矣。

易宗集註。卷之八。重。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宗曰。遇。震无  
往。有尚。動以時也。離震相資而行。電必有雷。  
雷必有電。乃可謂大明與動不相離而相配也。  
他卦以陰陽正應為配。此以卦德為配。故曰。配  
主。指九四為震主也。遇。即皆至而遇也。十日為  
旬。離九四為震主。按卦師。自豐二至離四。爻為  
旬。日為四。離方來于上。豐變為明。有宜。照天  
下之德。離至十。旬為大畜之變。而無咎也。往。者  
往于四也。往。有尚。尚動也。仍尚明也。變艮為小  
過。遇其君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宗曰。過旬而災。失其  
爻吉。而无咎。惟上六有三歲不覿之凶。入于離  
卦。重明麗止。以照四方。過十日。後至于五。爻為  
變。如死如涕。沈戚嗟之象。此日中則昃。盈虛消  
息之必然者矣。

子定節候并本于卦序平轉為圖以爻主日凡篇中七日三日旬日八月之象无不符契若以希希先三圖推之皆不合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宗曰蔀日見斗陰蔽陽也明以動之發不疑也○蔀草覆也互體艮木上震為蕃鮮正月草木發生故有蔀象二為離之主爻是日之中而與六五相應陰覆于上連于上六其勢豐盛故曰豐其蔀斗為帝車運于中天星避日光晝則不見今以陰蔽日則日光不耀而見斗矣茂林之下可以見星此之謂也斗星尤大而易見者震仰盂象斗二陰屬鬼一陽柄也五以陰暗而居尊位故以斗象三仰承之故為見斗之象明則不疑暗則生疑五既陰暗二以陰柔遇之必致五之猜疑日疑疾者如樂廣之客見杯中蛇影而成疾也往者自內而外初往于四二亦往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圭

于五也乎信也陰遇陰而疑而在我之明自有可信發如發蒙發其明也若語辭其光一發則六五之疑疾皆消若枚乘七發而病霍然已也互巽為長為高有發若象變乾為利見大人卦變大陽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宗曰信以為發其

言其疑疾志疑也惟柔中之德信其在我以我之明成我之信則可以感格于君而發其疑暗之志矣大有之五亦曰信以發志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宗曰剛

重陰蔽也折肱无咎震以悔也○沛草木生水中也公羊傳云草林曰沛應劭云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應齊侯田于沛是也與蔀之美同而其剛也故有草林之象沬斗杓後星于夏傳

日星之少者也二為離主三則日中而漸昃矣雖至小之星亦見指上六也六加于五為重陰之象其蔽愈甚而九三以不中之剛上比于四四亦以不中之剛乘之而剛相遇所謂以三之剛乘四之剛剛則不中乃至于折虎闕必傷離火震木火焚其木剛發必烈則震之九四受其折矣互兌為毀折日有沬者何也先天之震在離之右後天亦在其右離之明也藉震之動而後有為故出于震而後能相見乎離是震為離之肱也以居其于四也故象以肱以其居于右也故象以右肱折則剛化為柔變而為坤成明亦矣是以九四有弗主之稱也其所以无咎者震既折肱則不復動剛悔為柔退而守其文明則无咎也互巽為順亦无咎之象變震為无咎亦无咎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圭

也宗曰不可大事震勿用也○凡可以為大事者必以震動為功大謂陽也木為大焚震為離折則大事不可為矣其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宗曰震動

明也遇其主吉順以則也○二以五柔為斗應之故也四亦以五柔為斗比之故也故其為豐蔀之象一也夷主為六二即明夷之主也初九以此爻為離主以其為震主也此以二為夷主以其為離主也九三既以剛承剛而折四亦以剛乘剛而悔是震變為坤成明夷之象矣然明夷之主以柔明之德為觀時之者用拯馬壯亦變為乾陽而成泰象所謂剛柔相濟乃見天則

易二之傳曰順以則吉可知

已變乾為大壯尚往言象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夷主吉行也。宗曰：剛而不中，近幽也。遇主吉，行從明也。○五為暗主，而四之所處，近君之位，以剛居柔，而比于柔，是以日不當也。二以見斗，四亦以見斗，其陰陽則愈近矣。二在離體之中，而四居于離體之外，故日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則又從乎離二之明，故日吉行以吉道行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宗曰：柔中之慶來于明也。上使仰之者，為見斗而得之者，為疑疾矣。乃以下應于二之故，而來就于離明，則章光發而為邦家之慶。當時稱之與流後世，豈不吉乎。離以文明麗乎中正，六二曰黃離元吉，坤五曰黃裳文在中，有章象也。雷電合而章，則在離震轉移之間，外來于內，上來于下，如王前士有謀則就象下交之泰，故曰來章也。重互巽變亦互，有大入利見之象，卦變為恒，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亦亦慶譽之象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宗曰：一人有慶，天下照也。○以六五而下從乎六二，柔中之德配于離明，可以照天下矣。慶歸于上，則譽流于下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宗曰：大蔽以陰，私于家也。不有其身，居利也。○上六處豐之極，而以陰柔覆之，但盛大其居室，而蒙覆其家，家之幽遠，草生覆殿，蔀為蒼鮮，蔀其家矣。陰為私利，但知有家，以自厚其藏，是以蔀居簡出，絕遠于人，闕大張目也。人之貌之因鬼見帝，張目視之至于三歲，亦不可見，加以三年，彼自以為得計，而不知其因蔀之將至矣。多藏厚亡，所以戒也。三為正應，陽為陰蔽，但見其蔀，上本應上以陰居陰，絕遠于蔀，遂不見其人，猶蔽極矣。二年之後，乃以陰六

化為陽九，而變為純離，則為出征之吉，而無不覿之凶矣。偶畫在上，有戶象，離為目，有闕象，中爻為人，偶陰為戶，無人象。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宗曰：天際翔，意自得也。多藏厚亡，乃虛也。○陰柔之輩，但知肥家而不使人見，自為得意，如翔于天際，以為其術最幽，其計至高也。其戶無人，但自以為能藏耳，而不知人之不可欺也。鬼神之禍，盈也。天地之道，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也。亦何益之有哉。楊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尤德而貪，在豐之離，一年，鄭人殺之。

序卦傳曰：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好大者窮，失居者慶，太康距河，玄宗之以旅，好大者窮，失居者慶，太康距河，玄宗之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天

三三三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宗曰：旅而亨吉，守柔中也。止于旅，與眾俱也。唐孔氏云：旅者客寄之名，卦上離下艮，山止而不遷，猶舍館也。火行而不居，猶行人也。火在山，上勢不久留也。小亨者，以小而亨，猶言小事吉也。處旅之道，以文明柔順之德，可以致亨。六五是也。陰為小，故曰小亨。顧旅非其地，則危，唯居正而固守之，則吉。六二是也。以柔居柔，其位正也。二五相應，皆以柔中，有主賓同德之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旅貞乎。六爻皆變，為賁。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

明是以小亨旅貞吉。宗曰：得中而順柔濟剛也。以一柔居中為卦外體而內順乎艮之剛，是以止德在內而外麗乎離之明，是以小事必亨。而旅處于正，則吉也。在六五曰：亨，在六二曰：貞，父辭可見也。合而言之，五之自外而來止也，皆本于知止之明，相為附麗，故總結之以小亨旅貞吉也。天下最難處者，旅之時，孔子以東西南北之人其道大明為萬世師，善明旅者也。乾鑿度載仲尼占其命得旅，請益于濟，置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曰：天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天之命也，乃究心于易，作十翼焉。

易宗集註

卷之八

无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宗曰：辟以止辟，旅用刑也。○火在山上，與草木同盡，不能留者也。獄之于明，猶火也，不可以淹。明其罪，慎其出入，而遂決之，留獄猶言懸殊而不斷也。責旅皆以艮離成象，取于明而能止，蓋聖人之用刑，所以止刑曰此其法之寄耳，豈可常然者乎？此旅之義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宗曰：瑣瑣，取災不知屑之貌。旅瑣瑣，尾旅用之狀如是，艮義貴止，既以柔處于下，當知止矣。而欲外應于九四，而為旅此以柔失所居，彼亦剛失其位，剛而不中，其大猛烈，必焚其山，是其災也。所自取耳，取取應于四也。災自外至者也。變陽為純離，履錯敬之无災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宗曰：旅窮而災志不固也。○初六之志在應九

四故不能安止而旅至于窮，困豈非其自取乎？陰符經曰：君子得之固窮，能因其窮則无災也。其窮以志是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宗曰：旅安于中，以在外為義，而處于艮止之中，有即次而安之象。野宿為次，即就也。如春秋書師次，暫止也。陰為利人，不可以懷利，惟旅以之資之以為旅也。互巽為近利市三倍，有懷資象。人之為旅，必有童僕，艮為小子，故有童僕象。為闕寺故為僕象，得自得之非自外來者也。貞正而固也。以柔居柔，得位之正，懷資得僕，能固其窮，故謂之貞也。互巽有小亨之象，變巽在艮下，亦即次之象也。獲三品得童僕之象也。晉文公之奔也，至楚楚襄王至秦秦襄王之資之以適他國，于犯子餘魏擊賈佐從又得奉三千人賞紀綱之僕而卒有晉國，貞之應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手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宗曰：貞以无尤慎所獲從之柔中之道，能慎所之而終可以无尤尤，人尤之也。无尤指六五柔中相得不相尤也。變巽為鼎二傳亦曰終无尤又日慎所之是善用旅者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宗曰：以剛遇剛，之為義貴于用柔。九三艮主剛而止，旅得大矣，乃以不中之剛上逼九四，其應又剛，大性猛烈，斷之而焚，乃至喪其童僕。六二得之尤三失之，守其柔中者得之以剛遇剛者失之，可以知旅之道矣。曰貞厲者何也？艮以三為主，其正也，而斷不免此剛而應剛之故也。重互兌為毀折，焚其喪之象，變坤為資象尤悔。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宗曰旅剛而焚義在下也。○人之芒也。爾重于地。莫之知避。旅焚其大。必傷其身。所以然者。以剛遇剛之故。退而守柔。則有得无喪。以旅與下。言以旅之道。與下二之柔相較。而九三之道。則有必喪之義耳。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宗曰旅處得

○處對出而言。止息閑居之謂也。公劉之詩曰。于時處處于時。旅旅于旅之時。而有處之象也。九四以初為正。應而初災。而窮與三為近。比而三焚。而喪无可與為援者。惟六二守其柔懷。其資為旅處旅者耳。強與之應。而其所懷之資。可為我得。又以剛為用。而得之為斧。雖為戈兵。故有斧象。若是以剛為旅乎。然而二本應五。而我非其正。故于心有不快也。傳故曰未得位。心未快也。孟子之辭兼金。此之謂也。變為艮止諸躬。乃不出其位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聖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宗曰處非其位。得非其心也。○五為離之正位。乃得中于外者。故旅而亨。九四未得其位。剛而不中。其為旅非旅也。處焉而已。資乃二之所有。應為五之所得。而四得之非以其正。則不快于心也。剛不言利。利非所宜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宗曰柔中亡剛族。明終也。○離為雉。又為矢。以其為文明之德。故象雉。以其為戈兵之象。故象矢。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象射。以其無剛健之象。故象一矢亡。六五舍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得中于離之外體。而順于艮之內剛。雖居五位。而為旅象。故以射雉言之。凡射未有不下于外者。故以為旅也。中無剛畫。是一矢亡矣。然以文明知止。柔德正中。上下相應。終必有譽命及之。譽命謂德實于朝。

廷而有褒賞之命也。重互兌為口。有譽象。雙乾有命象。王者无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傳之矣。故此爻不取君位。亦不係以旅。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挽人心。

同天命者其六五之旅乎。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宗曰譽命上逮。內外應譽命。上逮而下。以君言。則譽命自下而上。所謂民歸之。天與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也。五與二應。柔中相得。而譽命乃逮于上矣。止而麗乎明。有上逮之象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宗曰張而不已。剛失德也。○艮為黔喙之屬。故于初曰致珍。以流離項尾為象。二與上應。二為鳥。上為巢。進而不已。驕山之上下。而連火之形。則為焚巢之象。焚巢與焚犬。有高大之別焉。蓋以鳥為巢。則如火之炎。不可撲滅也。鳥旅物。巢旅所三之焚。次以與離近。為他所焚也。上之焚巢。以鳥為標。則自焚也。旅人即指上九也。旅人先以遠行為善。後以途窮為悲。故先笑而後號咷。必有以致禍而生。噴離火聲。无常若笑若號。故有此象。離卦傳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而後笑。親象旅也。故先笑而後號咷。在九三不過喪其章。僕今則併其駕車之牛而喪之。離為牛。配坎為輿。旅極不反喪其牛矣。易即場。上在卦之盡處。離場之地。與大壯喪羊于易。一也。夫既窮大以為旅。而又以旅剛成之。其因亦自取之也。莊子云。行盡如馳。而莫知其所以止。可不謂大哀乎。漢成帝報許皇后書云。寤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泰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于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恤百姓。百姓呼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極快意。笑其後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聖



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羊亡其毛也變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

也宗曰旅上自焚義過于剛也喪牛莫聞遠絕

其居必焚其巢言其過于剛而不知裁制于

義也旅處極遠而以剛之故不能謙牧以接

下而耳目蔽塞雖至喪失而莫有相聞者所謂

柔得中乎外而剛止而麗乎明有失之矣

豐旅之後繼以柔兌以上四卦皆為震兌畫

陰陽之交之變也此則先明柔兌之專體而

後配之以兌以極柔兌之交之變也上經乾

先坤後兌先離後下經震艮先兌後皆崇

陽也兌陰外兌與陰內兌而皆以一陰主于

二陽以兌陰兌而柔傳乃謂剛中而柔外蓋

志行兌以陰兌而柔傳乃謂剛中而柔外蓋

終以陽為主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重

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說寡失助外无所容稱隱行權內有所入

三三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宗曰巽以柔亨從

云其也徐說六應物皆具其利以巽之古文作

顯之為義亦巽其也過其而進特為恭敬亦顯

之義故爻辭有吏三品之稱也卦以一陰居

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入又為伏皆顯之義也內

外皆順本取陰順乎陽居居陽之下也小亨陰

為小也言巽之為亨以陰之小能順也往自下

而之上也陰為利利有攸往以其上從乎陽即

坤利得主之義也初往于二則利見在田之大

人四往于五則利見在天之大人蓋初為民位

大人之居尊者也卦有四陽惟二五居中得位

故初四利見焉所謂剛與乎中正而柔皆順之

也兌之陰皆從陽而利皆歸于陽也

六爻皆變為震轉體為兌反對為艮

象曰重巽以申命宗曰陽施于陰號令行也重

巽故曰重巽凡命令之為自上而下故以二五

之陽施于初四之陰為命令之象也凡有命令

不憚重複所以入人故以

剛與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

有攸往利見大人宗曰剛與乎中其位正也柔

二也中正謂九五也九二之剛已得中矣而非

正位唯九五以德之中居位之正也巽乎中正

以下之居乎中巽上之中而正也志行志在行

行事仰象之所謂行事也不以其位不可行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重

志九二之志也九三則志窮矣柔皆順乎剛指

初四也初順于二以從其中四順于五以從其

中而正故曰皆順也其順也往而順也即往而

利見之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宗曰命以風行

剛其事柔也○風之被物也无不披拂巽順之

今之初未能服也故進退也成命齊邪莫善武人故利武人之貞以整之也軍中之法鼓進則進鼓退則退不易者也陰主疑又主利而以武人之貞正之則利歸于大君矣故彖有利見大人之象也變乾為小畜則反以文不以武矣故貴于貞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宗曰志剛克柔也○志疑謂初六之心進退不決也志治謂其疑進疑退之志得所治也治之者剛中也

九二與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宗曰與于上也○初陰為與之主而二以陽剛比之乃成與象則是二陽為牀而其所為與者在牀之下所謂伏也與為木伏于木有在牀之象然與以中命此時位居于下體內居貞而位可以號令

易宗集註

卷之八

革

于人也但當以祀神禮鬼之道為其誠格于上耳史謂祭祀策書以告神者也巫謂祓禳歌舞以事鬼者也用干九五也事其君如事天順之至也所謂剛與乎中正者也以中應中感格之理然也互兌為口為巫有史巫之象紛若謂繁多其辭以中命之道行之也吉其辭吉也无咎不責神也變艮為漸進而上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宗曰得中而應通鬼神

言此日得中合二五兩爻言也剛與乎中正兩爻合而成順應之道故紛若吉也剛神則頻中不難也

九三頻與吝宗曰與以頻吝順不順也○九三二卦正終爻也下乘乎上比于柔而又以不中之剛為應无與之心而在與體之中有不得不與

之勢但頻變以為與耳安得而不吝乎頻為水滌涉水者頻變不前蓋以陽居剛而勉為與者非其心之所樂故曰順不順也

象曰頻與之吝志窮也宗曰吝以志窮與不行行也不中為吝而徒有剛果自用之志惟見其窮困而已頻與而吝其志自為窮耳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宗曰柔與乎剛小獲大也

剛宜其悔也然上從乎五是與乎剛中矣下應乎初是與柔同德矣下乘乎三是剛能濟柔矣是以悔亡其象為田肆出而多獲也互離為戈兵有獲于田之象與通利市三倍有多獲之象三品者獵取禽獸以供三品之用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祭祝豆實也三以剛居剛且與上應為宗廟乾豆象也初與我敵體賓客象也五為君位承五而獻之

易宗集註

卷之八

革

充君之庖也變乾為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宗曰與而有功其位得體正與所有事之時是以田而能獲初六日利武人之貞皆以剛濟柔而成與與以行權故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吉宗曰以中終柔順剛也○五尊位而初四皆從之則盡與之德故吉所謂剛而與乎中正柔而順乎剛也悔對貞言貞不變也然變也貞而得吉故悔亡也陰為利以其居剛位无利也而柔順之則陰柔之利皆歸之故无不利也无初有終正所謂无不利也盛傳日終則有始以釋先甲後甲之義此以无初有終而係

之以先庚後庚義皆從月。月陰主也。此爻變為  
震故其象相通。禮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  
成魄。其讓也。初三月出于庚之夕。日之明未盛  
而月之魄見。是時陽讓于陰。剛與于中正之美  
也。月出庚後之三日明漸盛。而月之魄隱。是時  
陰讓于陽。柔順于剛之美也。其卦以陰爻為主  
而仍以剛中為貴。故在陽讓于陰。為无初。无初  
初不見有陽也。陰讓于陽。為有終。有終。其之終  
以剛也是以吉也。先天巽在西南庚位也。諸家  
之說紛然。而何氏訂詁則取陽用修。魏伯陽納  
甲之說。與虞翻易傳震先庚震後庚之解。總未  
盡當。不若以經釋經。簡確而有據也。重互離為  
日月麗天。正于此美合也。變艮為臺。則為先甲  
三日後甲三日之象。又以月之盈虧。明臺所有  
事。為終則有始之象也。臺以象言。合兩卦之美  
也。此以九五言著中正之理也。而巽之通于臺  
五爻之變也。

易宗集註

卷之人

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宗曰：正中而吉，剛柔  
位而柔順于剛，其正其位矣。然  
則巽之為吉，莫有過于九五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宗曰：剛失其位，  
柔不順也。○上  
本應三，而兩剛相敵，不為巽。應巽伏為隱，乃下  
而求之于初，初乃二之巽于牀下者也。故小為  
巽，在牀下之象。然二之剛得中，且近于初，為巽  
而止之剛失位，且遠于初，而不順，則適以喪其  
資斧而凶矣。資斧，資之以備者也。巽疑為進退  
多不克斷，故初之以利以武人之貞，武人有斧斷  
者，今上剛而不中，欲巽于初而初隱于下，遠不  
為應，則為喪其資斧。武人之貞非其利矣。于此  
見巽之為道貴乎中。故曰：剛不順，必然者也。巽始  
于初而終于上也。變坎為隱伏，亦牀下之象也。  
卦變為先，則居所而能遷，无得喪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宗  
巽窮于上不中凶也。○在牀下而日上窮，謂上  
之去初甚遠而欲以不中之剛應之，則窮也。喪  
其所以為巽，則貞而不變，正亦凶也。  
序卦傳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  
兌。兌者說也。入而後說，說乃可信，徒以口耳  
三三兌上

兌上

兌亨利貞。宗曰：悅而亨，內正剛也。○坤之三畫  
選于二陽之上，內陽而外陰，其氣舒暢，其用以  
柔。故取象為兌。二兌相麗，內外皆悅，天地悅則  
萬物生，人心悅則萬事通，故有亨道。然悅必利，  
于正也。利為利，利而悅，不以正，則為邪媚。為柔，依  
是以利為利，利而悅，不以正，則為邪媚。為柔，依  
也。兌剛中而柔外，悅主于柔，而仍以內之剛為

易宗集註

卷之人

三

主故曰：利貞也。巽兌卦皆主柔而巽內柔外剛  
其質柔也。故曰：小亨利兌內剛外柔，其用柔也。  
故曰：亨利貞。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  
利亨貞，巽初曰利貞，五曰貞吉。兌曰亨利貞，三  
男之卦，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貞吉。而巳，俱不  
及貞也。蓋陰柔每患乎不正，而陽剛則否。六爻  
皆變。

象曰：兌說也。宗曰：以悅為兌，不以口悅也。○說  
也，悅之不正者多，諛于外而兌之為悅，乃剛于  
中也，不言亨而亨在其中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  
大民勸矣哉。宗曰：外柔內剛，中德正也。剛中，指  
二五也。柔

外指三上也坤三來乾剛中不變節其貞也。卽其利也剛貞而柔乃貞也剛利而非柔利也。順乎天者乾爲天以柔順剛是順乎天也應乎人者坤爲象坤柔來應是應乎人也易中惟華有湯武革命應天順人之象兌亦曰順天應人而繼之曰使民犯難蓋天下非常之事必以人心悅服爲主我必先有剛中之德而用之以柔然後得成其悅也民忘其勞悅于勞也而所以先民者我之剛先有以勝其勞也民忘其死悅于死也而所以犯難者我之剛先有以犯其難也則是悅之不以柔而以剛可知也悅之大謂剛民勸民自勸非勸民也則是民之自勸于悅而非我之勸民以爲悅也兌正秋也陽內陰外生氣在內殺氣在外天道好生惡殺惟肅殺能濟生養之窮其氣乃和故曰利者義之和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兌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宗曰麗澤取友悅之正也○麗

附麗也兩澤相連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講習謂講明義理習謂服習純熟兌而口相對有講象兩澤相連有習象兌師誨而不親兄弟親而不誨人之羣居相悅者莫如朋友必從事于講習則有直諒多聞之益而無便辟善柔之損所謂利貞者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兌之謂也樂而不流亦澤象也

初九和兌吉 宗曰悅初而和剛動柔也○卦之剛之始動未至猛烈而有柔在外以成兌體是其氣已和矣以剛柔相濟而和也兌之後天爲正秋而先天則在春夏之交初九如兌之先天也剛動而和乃悅也本義謂其无所係應未淺于和之義也利者義之和利爲金爲我爲義以剛濟柔是以和也變坎爲狐疑卦變用失剛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宗曰和兌未疑以剛則難悅而其始也以剛動于下則能斷是以行而之上更無所疑是非徒取悅人而先爲悅心者也何訂詰謂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比六有比不能無疑惟初无此是以無疑然則九二二兌辭何以亦

九二孚兌吉悔亡 宗曰兌吉悔亡孚于中也○而二又以剛將有不能信其爲兌者然二乃中德以剛居柔而和又和是以孚也孚兌信其兌也九五亦以剛中居外有內外相孚之義是以孚而吉也剛遇有悔悅過亦悔得中則悔亡也互離爲明變震爲動卦變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宗曰其志在中信以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

易宗集註

卷之八

罕

志剛則其志柔則漸志中則不忒是以爲孚兌可信其吉也

六三來兌凶 宗曰柔悅于外內則凶也○兌悅用剛其體也三雖在剛之外而柔居內體之上則是內皆爲柔而後取諸悅无貞吉之義矣自外之內曰來悅宜于外自外體而來于內體故凶也重互爲順爲入有來兌象變乾卦變夫然後可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宗曰兌不當位失內兌之體外兌來于內體是兌之位非得中之位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宗曰兌之不易雖易退不苟悅人四爲近君之位媚茲一人必以其道故其爲悅必隱度于內心口相商而後敢進

以剛居柔中懷踴躍不敢燕安故未寧也當此之時寧爲中剛毋爲過柔介節自持三以來兌比之而不爲所奪如石之間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同其于君子小人之辨至嚴也剛必有病其爲剛而疾之者然而有喜小人疾之則君子喜之也喜卽悅也以是可以自悅卽可以悅君也初剛在內其行不疑四剛在外商乃有喜其所處不同也重互巽爲進退爲不果有商衆變坎卦變節有介象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宗曰慶于一人剛德濟君最不樂有諂諛之臣而四乃以商爲兌以介守剛國有正人社稷之福故曰有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宗曰剛孚于中厲以正也○  
下有九五孚兌相應故亦稱孚彼孚于內而此  
孚于外无不相信者矣然上六之陰柔方與六

卷之八

聖

三之陰相爲搆結。倘往而比之。則受其剝矣。于往也。剝陰剝陽也。故當以有厲處之。四曰有喜。厲與喜反。他父皆言兌而此則否。言不可以喜。悅之心處之。而爲所惑溺也。重互巽。巽乎中正。剛之孚也。變震。五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合四父觀之。則諛諂面諛之臣。爲害于國家者可知。聖人所以垂教于萬世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宗曰孚而有剝天位艱也。履之九五曰夬夬。

兌之九五曰孚剝皆以陰之蝕陽爲戒蓋陽剛當御中正无偏誠正當也而陰陽消長時有常然天不能有陽而无陰人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况上六處于極位盛時善爲媚悅伺于九五之側是其剝也卽千位之正當見之當卽以正當之位厲之也堯吁咈于四凶舜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能有厲者也若明皇之于李林甫于其剝唐者矣高宗之于秦檜乎其剝宋者矣

上六引兌宗曰柔以爲引剛乃見也○剛中柔  
之正矣上六方處于外未失柔外之義然逼近  
于五處于極悅之地挾其善悅之術將引之以  
悅于外而九五有不覺而爲其所誘者故蚤以  
有厲戒之也引之爲道也最工非有厲不足以  
絕之故不言吉凶在九五之審所處爾蘇子瞻  
謂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  
求以爲兌者刺王介甫也然大奸之狀千古一  
轍賢者多剛佞者多柔柔則不能引其君子當  
道而其流極則爲聲色狗馬之引  
矣變乾爲履剛德全兌合禮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宗曰引兌未光處掩剛  
也○九五剛居中位陽  
德大明而上六以陰柔歸其上是以未光故爲  
引兌之象引陽而就于陰則剛失其剛光乃无  
光矣

道而其流極則爲聲色狗馬之引  
矣變乾爲履剛德全兌合禮也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宗曰引兌未光慮養剛也○九五剛居中位易

德大明而上六以陰柔歸其上是以未光故爲引兌之象引陽而就于陰則剛失其剛光乃无光矣。

卷之八

聖

巽兌之後繼以渙節以巽兌 交于坎男盡  
 陰陽之交之變也正與震艮二男交于離女  
 豐旅二卦相對在震艮之事體見後先與巽  
 兌互交後及離女在巽兌之事體見後則不  
 復及震艮但合坎男以中德爲主陰貴從一  
 不比陽也渙散坎險節制坎止各有取也上  
 下互坎與井困反井以木出水塞而能通渙  
 以木浮水聚而能散節澤下于水通而能塞  
 困以木下澤聚而不通是故坎有坎險坎止  
 之二義也  
 序卦傳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  
 渙合志同方聚乃爲悅氣求聲應風教以行  
 山川阻洩不能間也誠  
 能動物通於神明矣

興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宗曰王假有廟剛中實也利涉

大川險以散也。○漢從水與水散有聲也。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散也。孔仲達云：散難釋險故謂之漢能去險難所以為亨。故曰漢亨。王指九五也。當此之時，九五之王者，精白一心以格于廟，而六二之佐自可以利涉于大川也。二四而大川之可涉，五泰已在中，唯假廟以致享，猶左傳所謂祭則寡人詩所謂泰假無言是也。而其所以利涉者，則以四為成漢之主也。重互艮為門闕，艮又為宗廟，其為隱為伏，坎亦為隱，伏五為互艮之上，畫王在廟中，主祭祀之象也。坎為大川之象，其為木為風，乘舟涉水之象也。象言假廟大川立廟，象言涉川夫子十三卦舟楫之利取諸漢，蓋以本卦自為廟與涉川之象也。利貞，承利涉大川言，指四也。言陰為利，而四以柔居陰，故有涉川之利。然貴于貞以為利，貞者柔居陰，故有涉川之利。然貴于貞以為利，君不以私利自為利也。六爻皆變為豐，坎上其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聖

下為

象曰：漢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漢所以亨，位剛中也。以剛用柔，柔同功也。○漢亨，以二四主爻同功也。二來陰中，不出乃窮，以風散之，互震為起，出于坎陷，重互為艮，止于其位，其柔在外，與五同體，五在四上，故曰上同。此觀之剛之所以來而不窮，由于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四陰居柔是以得位，一剛來內五上皆剛是以不窮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宗曰：漢在中，居剛德也。非廟中之中，五為中位，剛德居之，則陽可以格，陰明可以通幽，惟王有在中之德，是以假于有廟，即九五漢王居正位之謂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宗曰：木道乃行，剛有功德，得與木為舟楫，而用以涉川也。其之所以為木者，四也。而乘于四之上者，五也。五多功，故曰乘木有功，仍歸其功于剛中也。

象曰：風行水上，漢先王以亨于帝立廟。○宗曰：漢禮定制也。○坎為水，人心之險，險于山川，所由作也。故令之行如風鼓物，釋陰化潛以平其險，其最大者，无過于禮。禮安民，定民志也。禮始諸祭，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義莫尊于天，莫親于祖，知尊親之大義，而人心之險，于是之謂。漢故先王以亨于帝為郊祀之禮，以立廟有宗廟之禮，受終于文，配上帝而禋六宗，武王大告武成，即舉柴望而祀清廟，其義也。丘行可以感乎如木之遇風，漢然相受，則陰陽交通。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聖

合而無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矣。○宗曰：高故享帝于郊，取象于上也。坎為隱伏，故立廟于宮，取象于下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宗曰：用與吉，以拯剛也。○坎之始，而上與四應，四為巽，巽之主同德相孚，化險為順，不惟不以陷其剛，而反用以救其陷，拯救也。二在坎中，畫為美，奔逐心之馬，互震初畫為作足，是足之馬，壯象也。馬壯指九三也。用，用六四也。初六吉也。初六本陷陽而陰，今乃用與而吉也。變兌為悅，于九二，又于于六四，故成中孚之象也。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宗曰：以順而吉，以與釋險之則，九二出其險，初六亦釋其險，所以為漢亨而吉也。

九二 渙奔其机悔亡

宗曰渙奔亡悔剛與乎中

之中而不出為机在巽之中位剛而順為机  
一五相敵而無應有六四之巽為為之地故可  
以奔而從五也机樹无枝也巽為木為風風落  
木故有奔而從之便出於險矣二三四互震為足  
在上奔而從之便出於險矣二三四互震為足  
為動故有奔象險中宜有悔而奔而悔乃  
亡也五為中位二亦剛德而在中位剛與乎中  
以失之中得巽之中自无悔也變坤卦變觀知  
進退奔  
无悔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宗曰願在中得奔也○

之乃得其願凡人處險

中未有不願出者也

六三 渙其躬无悔

宗曰陰渙于內不害私也○

凡人之陰皆以利已六三以

陽柔陽剛之上意在陷君子而私其身皆躬

之為咎也今初之志在拯而二之願在奔四之

德又渙其羣而六三之陰私何所可容故不得

不渙其躬以應上之剛小人皆化為君子矣所

謂雖有惡人可以事上帝也无私則无悔矣互

兌為悅重互離為明皆有无悔之義變巽利往

柔以順乎剛

此又得之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宗曰志在外巽以為渙

外去險極遠迷出者也而六三與為正應舍其

柔以順乎剛是以成渙其躬之象也

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宗曰渙以

散也陰以渙陰匪夷所思也○六四為巽之主以

陰居陰羣陰之所倚為重者而以巽德順乎中

正是大臣之疏附于君側者羣謂初與三陰以

同類為羣也既不應初又不比三其羣渙矣元

乾德謂五剛也大臣无黨大君之福故曰元吉

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有丘亦指九五○

之居重在中失其遠達謂之丘丘山言其重也○

也○陰小者之輩莫不思傾陷于賢人○羣援于

君側而四以公忠輔其主尊嚴若神豈敢思慮

之所及乎渙之所以為渙者此父也○蘇明允曰

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一天下者天下之患莫

大干朋天下方羣而大臣一羣焉乎可重互民

丘象變乾則明良一德光大之象也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宗曰渙而上同陽德

五也○四以渙羣而成元吉柔得位而上同是能

光顯其君之大德者也

九五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宗曰王道蕩蕩

為申命五為君又陽也故稱大號汗散人之疾

而使愈者也○大號渙天下之難而使安者也○

易宗集註

象之不行則曰反汗故曰渙汗其大號无不散之

象也凡大事之令于天下者風行雨澤如人之

汗渙于肌膚之間也羣陰之鬱積皆開而天下

之險難以解矣然其所以為渙者有王居焉王



上九漢其血去迷出无咎 宗曰處漢之終陰必  
為陽矣然坎為隱伏其陰私之伏于內者未可  
知也上九以陽剛居巽之外處漢之終君德既  
正其位輔相又散其羣而上九猶處六三之猶  
未盡革心也必漢其血而去之是其心先遠之  
矣而又遠其身外出以絕之其所以防陰柔之  
小人者至而坎之險无不平陽剛之難無不嚴  
可終无咎矣變坎為隱伏為曳迷出之象也  
象曰漢其血遠害也 宗曰漢遠其害與有終也  
小人之何君子也常密其害伏于勢之已去而  
中于人之所不及知漢其血而遠之所以慎漢  
之終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聖

節

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宗曰節亨有禮中无苦也○  
名曰節以其為節至均勻也歷家有四時之節  
節指以止日音節皆以分限為義澤滿而易  
盈水滿而不盈故曰節節者抑其過而歸之中  
也亨即四德之亨亨嘉之會取于合禮謂諸日  
禮之用和為貴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節  
之所以亨也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即  
九五之甘節也苦與甘反節貴得中得中則其  
失中則苦指上六也節之而苦則必至于棄節  
故曰不可貞也六爻皆變為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宗曰剛柔合節不  
偏亨也剛位得中

主節者也○乾純剛也而兌以一柔來冲純柔  
也而坎以一剛往是剛柔分也然而以剛中節  
柔則其以柔節柔則苦故繼之日剛德中而九  
五為節之主也註疏謂水在澤中乃得其節正  
義謂澤上有水其容有限訂謂謂水易泛溢澤  
滿為節皆非也觀下三爻不節上三爻皆節可  
知也坎之剛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宗曰以柔為節失貞道  
功以柔節剛則難為力如水之泛溢澤不能受  
能節之乎澤之停壅水能疏通則節矣其矣柔  
道為節必至于窮強可以制弱弱不可以制強  
也何氏訂謂謂水流无窮澤流有限是以澤節  
水殆非也

易宗集註

卷之八

果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宗曰行險而節  
為悅情悅易盈坎為險過險而度以行險者行  
有節也當位者以剛居剛主節之位也中正以  
通者履中體正其節之德也制禮以中行禮以  
正則天下之理无不順而情无不通是以亨也  
觀此則以坎

節兌益信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宗  
天地同節其益當也○四時之氣春夏得中大  
夏大冬為過以中氣節之而時序乃成是天地  
之節也是以節以制度有限量有規則也制度  
即禮也孟子曰用之以禮則不可勝用也出入  
無節財受其傷矣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賦飲无節民受其害矣大禮與天地同節所謂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節之謂也又按陰主利  
為財凡言節皆以財用也兌澤為陰滿而不流  
以象財聚坎水為陽流而不滯以象散財財聚  
則民聚節者君道之大也故曰國者示險險示

禮善為制  
度而已。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宗曰  
節之中德成也。○澤盈則溢水流則平中德所  
以為節也。○澤上有水則如坎之所以節兌也。  
數者十百千萬也。度者分寸丈也。凡物之多  
少大小輕重長短皆有數度君子制之為禮使  
賤不踰貴下不侵上所以為節也。存諸中為德  
見諸事為行。議者度量其過與不及而使歸于  
中也。數度以為民制德行體于當身身範于禮  
而天下咸知所節矣。數度在外取象于坎坎為  
矯輮有制之象德行在內取象于兌兌為口舌  
有議之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宗曰居險之下剛知止也  
之故為澤當節之初澤方停蓄于內雖應乎四  
而坎險在外寧為塞毋為通故為不出戶庭之

易宗集註

卷之八

兗

象是自節之十內者也。是考祭之碩人。隨巷之  
類子也。故无咎。戶外之庭曰戶庭。門內之庭曰  
門庭。室前為戶。戶外曰堂。室下階前庭直曰庭。  
庭外闔雙扉為門。初奇畫九二在前象戶。二奇  
畫六三在後象門。變柔  
為重險終不可出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宗曰時止則止知幾  
剛塞乎初之前。初九以剛斷于義之正中。正以  
通非其時也。知幾其神乎。繫傳以為慎密而不  
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宗曰剛塞于柔不得出也。○  
上使不得出。兌口有門象。而剛為所塞而不得  
雖欲以剛節之而不可得。是以凶也。諸家咸謂  
九二之時宜通不似初九之時宜塞。而仍復不  
出是以戒之。究之所以不出之故未明。何不曰

出門庭吉而必曰不出門庭凶乎。互震  
為恐懼不出象。變震卦為屯亦不出象。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宗曰失節之時剛中  
中宜其時可有為而以二陰覆之。三以一陰為  
兌以類其上。四以一陰為險以阻其下。兩陰重  
疊而九二之剛乃不得通是剛不能節柔而反  
為柔所制故為不出門庭而凶也。曰失時極傷  
之也。非不出者之失時也。  
而極失其可出之時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宗曰陰柔不節悅生  
險也。○兌之所以為兌者三也。以坎險臨其上  
當受九五之節而與上六為應又為四陰所阻  
但自為悅豫惟性所適不知所以自節而亦不  
知受九五之節者故曰不節若節若言節之若  
何也。當此之時內溺于兌外阻于坎轉成嗟歎  
然而无咎者安處于柔而不敢妄動而涉險所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萃

謂剛柔分也。重互為艮為童。心嗟若  
象變乾卦變需于泥致寇亦臨險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宗曰自安于柔咎可  
妄欲節則有咎。退處于  
柔從自嗟耳。又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宗曰以柔事剛安于節也。○兌為  
失其位與初剛相應得剛相濟是為安矣。而上  
而承九五之節以柔承剛為得其止。是安于節  
也。此節之所以亨也。重互艮為止有安  
象變兌為未寧有喜不安亦安也。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宗曰承上而安柔道  
尊以其得承五之道也。以柔承剛為順。  
以剛濟險有功是道以相得而益彰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宗曰節以中正无不通也  
以體往有尚也。○九五中

正居尊為節之主。以剛節柔。以節節天下者也。其道以不傷財。不害民。法天地之節。而成四時。時和則潤澤萬物。甘而允。陰陽泉火出。天下甘之。互艮為上。土德作甘。禮和為美。所以壓低乎人心之其也。故曰甘節自是。而數度以明德行。以成矣。以此而往。審無不宜。而有尚。謂為天下之所嚮往。指禮而言也。以天經明地義。立人極。父子尚其親。君臣尚其義。皆是也。坎行有尚。兌為悅。悅從于甘。故往有尚。變坤為安貞之吉。應地無疆。亦甘節有尚之象。卦變臨為大君之宜。行中亦往有尚之象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宗曰：甘節位中。禮順。能以剛德居。中位節而。能而故為甘節之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宗曰：陰極則流。不可貞也。節之為義。以剛節柔。以

易宗集註

卷之八

至

坎節兌惟九五之功耳。上六以陰居柔。以坎之終。處節之極。下應三陰。澤成柔象。水流而溢。柔勝而靡。將欲節之。其道苦矣。貞凶者。謂強欲制之。固守其節。則必至于凶也。悔亡者。悔而從乎剛中。則可云其凶也。變為巽卦。變

中孚其正對為小過。可以節矣。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宗曰：節窮于凶。不及之時。能強制以節。于氣壯之際。能固守其窮。必有剛德以勝之。否則苦矣。苦而不知所變。則則矣。

易宗集註卷之八終

易宗卷之九

中孚小過既濟未濟

下經以四隅卦為主。先交變于咸。恒損益。後以專體大配坎離。乃以陰陽分。配成中孚小過。與上經。大過為應。又以既濟未濟為下經之終。與坎離為上經之終。一也。願大過中孚小過。是先天四隅卦。主卦在上。經則先陽後陰。在下。經則先陰後陽。也。坎離之專體。見于上經。交體見于下經。正與乾坤之先分專體。而後交于泰否一也。既濟之為未濟。猶泰之為否也。

坎節之後。繼以中孚小過。四隅卦。陰陽之交。已盡其變矣。而乃以陰轉為陰。陽轉為陽。使各歸于其類。陰反為陽。陽反為陰。與陽為願。陰為大過。相應。上經主陽。下經主陰。故陰先而陽後也。中孚大象。背離小過。大象背坎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一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宗曰：陰體剛中。其精微之旨也。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官人守數。君子養源。度數之立。以彰信也。禮樂刑政。皆用其中。王者之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宗曰：陰體剛中。其精微之旨也。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官人守數。君子養源。度數之立。以彰信也。禮樂刑政。皆用其中。王者之道。本于誠意也。

三三 兌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宗曰：陰體剛中。其精微之旨也。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官人守數。君子養源。度數之立。以彰信也。禮樂刑政。皆用其中。王者之道。本于誠意也。

中孚。陰而二五兩爻。皆以剛中。而包二陰于內。大象背離。亦成柔中之形。故曰中孚。說文云：卵孚也。從卵從子。徐鍇云：鳥之孚卵。信不失期。為義。何以反覆其卵也。是以陽包陰之象。全體內柔而外剛也。豚魚。魚之似豚者。魚水族之總名也。澤將有風。浮出水面。而風則口向南。北風則口向北。舟人稱為風信。唐人詩云：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兌澤。風與水為魚。故取豚魚為

象豚魚也。順乎時者也。人能克全乎天。與時偕行。成其為悅。為順。之德。安有不吉者乎。則其利也。可以涉大川矣。大謂陽大川。必險。坎。陽。陰。中。為大川之險。中孚陰在陽中。則涉之而利。冥木為舟。乘澤之上。有涉之象。卦體內虛。外實。有舟楫之象。陰主利。故曰利涉。然而貴乎以正為利也。人心之誠。天命之正。也不試。未有能動者。若夫曲情。要結。作利。飾名。何利之有。貞正。合乎中。所以為孚。即剛中之義也。六爻皆變。為小過。兌上巽。下為大過。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異。孚乃化邦。

也。宗曰。柔內于剛。以剛化也。悅中而異。冥中而

兩體之中。剛得中也。蘇子瞻云。中孚信也。利。處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二

易為乎。不中孚。內无陽不生。失剛中也。剛得中。則健而正。柔在內。則靜而久。此羽蟲之所以為孚。天之道也。張子云。上巽。施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者。吳幼清云。二五中實。乃孚于三。四而三能悅。四能冥。以孚于二五。是二五之剛中。能化一國之民。而使之孚也。邢指三四二民而言。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宗

信天而動時也。利物為功。正也。○信及豚魚。謂

中孚之信義。及于豚魚之信也。豚魚之信。信于

天者也。君期于仁。臣期于敬。父期于慈。子期于

孝。皆誠之所動。性之所本。有若豚魚之與風。期

不知其然而然。有不察者。也。乘木舟虛者。乘

冥木之空。以行于危。澤之上。為悅。為異。以无

相應者也。古人所謂。舟。河。上。丈人。播。吾。身。下

波。流。而。吾。不。敢。私。也。以。是。為。利。非。私。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宗曰。貞于孚。乾道得

保合太和。首出庶幾。萬物咸寧。皆中孚化邦之

象也。不言所利。而利乃大。全乎四德。而歸之貞

冥。以。一。陰。來。于。下。兌。以。一。陰。來。于。上。而。成。中。孚

之。利。必。以。其。正。配。乎。乾。行。應。乎。天。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宗曰。刑

孚乃允也。○澤風相感。悅而冥。乃以化邦。民氣

樂矣。而民之所不樂。得于上。上之所不樂。用于

民者。莫如刑獄。君子則以中孚之道行之。獄未

決。而。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獄。未。成。而。緩。之。更

惜。也。周。書。曰。獄。成。而。孚。輪。而。孚。子。羔。之。于。刑。者

庶幾乎。風澤之咸矣。周禮。王聽之。司寇聽之。三

公聽之。議獄也。句而職聽。二句而職聽。三句而

聽之。緩死也。康誥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

蔽要囚。議獄緩死之道也。全體肖龍。有困同獄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三

象兌為口。舌議象。冥為進退。為不果。緩象。卦言

刑獄者。五噬嗑。責豐中孚也。噬嗑。豐。取。震。賁。旅

取。艮。而。皆。取。諸。離。非。震。以。動。无。以。決。獄。也。非。艮

以。止。恐。溢。于。刑。也。非。離。以。明。无。以。得。情。也。至。于

中孚。則。兌。以。議。之。冥。以。緩。之。全。體。肖。龍。明。以。允

之。聖。人。即。象。垂。教。詳。于。刑。獄。如。此。其。仁。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宗曰。剛誠其始。无他心也。

信為義。當初剛之時。貴乎誠。一以孚于人。虞度

也。尚書曰。微。戒。无。虞。虞。吉。者。中。心。付。度。惟。恐。有

不誠于中者。孟子之所謂。思誠也。如是。則。吉。所

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也。其。正。應。在。四。而。有。三

以。間。之。兩。陰。相。比。是。有。他。也。有。他。不。能。燕。處。矣

疑。不。燕。之。象。也。卦。變。渙。為。散。又。有。他。之。象。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宗曰。虞吉之志。不渝

剛也。○虞。即。志。也。未。

變志无他適也象曰  
利貞變則不貞也

九二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宗曰剛中在下柔以乎也我有好爵中相應

以剛中之德位下其下鶴鳴之性本陽者也兌

為陰故曰在陰兌為口故曰鳴三四皆柔為乎

應九二之剛乎三四之柔也好爵謂五也

命伏為爵五君位為人爵之尊者大夫以上與

宴享然後賜爵我吾二白謂也所謂三四也五

本應二故曰我有好爵應三四而靡之應

應之象九二與九五皆以剛中相應而手三四

之柔故曰與爾靡之令其順而從也五震變亦

震為動鳴象不來七變好爵與靡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也○鶴鳴子和中心願也○宗曰乎以願中以和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四

不愜于中而能中和者亦猶豚魚之從風不知其

然而然也適得所願則乎之至矣初曰志二曰

體故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宗曰柔失其正

三與六四為二五之剛中而乎而化者也而乃

以上為敵應而思得之以其正應而前也則或

為鼓以其柔而不克進也則或為罷以其進退

不得而哀以憐也則或為泣以其必欲與應而

強為悅也則或為歌蓋剛柔異性金木異質而

三以柔居剛不中之位但當受剛之手而乃欲

得剛之敵則作止哀樂皆失其常矣五震為動

有鼓象重互艮為止有罷象大震有離為目有

泣象兌為口有歌象兌又為巫有或鼓或罷或

泣或歌之象水之在澤也風動若鼓風息若罷

風狂若呼風徐若歌三為兌澤主爻以風為

其敵故其象如此也重互為艮三有偏蓋心

之象變乾為乾乾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宗曰失位而敵必无

柔之位在内之三失中之

位其為進退先得其象矣

六四月幾望馬匹无咎○宗曰乎其柔乎无咎

之乎月出甲象乾剛滿為望與一柔二剛將望

未望之時以其幾望則漸乎于剛可知也乾為

馬一柔來乾則乾亡矣古者四馬不能純色則

兩服兩驂各一色故兩馬為匹初為正應而貞

一自守以有他為虞是不有其應而馬匹亡矣

是六四之能守其柔以待剛之乎不似三之不

安于柔而以剛為敵是以无咎也重互為艮止

亦馬匹之象變乾或躍在淵有月幾望之象

象曰馬匹无咎類上也○宗曰離其類者信其乎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也○四與初應是其類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五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宗曰剛中之應不可解也

五九二同德相應同氣相屬包孕二陰上維下

繫固結而不可解是以二柔在内如卿之在寡

无有間隔是有孚之至者也如君臣之一德時

勿有間以致泰階之平或化邦之象也變艮為

止教艮有學如之象卦變損中以志元吉无

咎也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宗曰乎而當位剛中

中之德居位之正乃能孚于三四之陰而成中

乎之象五又在上位而帥二以為化邦之主者

故口位正當如當陽之

當足以勝乎其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宗曰剛極而凶陰之長

雞鳴則拍其羽故曰翰音兌西方酉卦宿為雞  
其亦為雞矣納辛辛在酉也兌為口故曰音指  
六三也六三應于上九三以上為敵則翰音登  
于天矣上九乾陽之極天也其為高有象自  
下而上有登天象鶴鳴子和以陽偶陰翰音登  
天以陰敵陽貞此不變乃不可孚是以內也變  
坎為宮亦凶象卦變節  
以上節下庶知敵約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宗曰陰不可長過

陰正化之使說而冥而九處于剛中之上  
乃令六三有登高而鳴之應是陰之長而消陽  
也豈可乎故

聖人戒之

序卦傳曰有其信者必行故受之以小過發  
過見遠行大為功行遠自通通小可信觀過  
知仁信于人也有  
過則省信于已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六

三三三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

宜上宜下大吉宗曰過而得亨剛內靜也小事

通而陽不及故謂之小過此小人舉而君子寡

之時在君子亦自有可亨之道惟利于貞耳貞

正而同也陰柔為利從其利恐失其正耳貞貞

乃可為利貞之為道靜而不動者也小事大事

以剛柔言可用柔以小其事不可用剛以大其

事也小過之時陰柔要津陽剛之君子守

正于內亦為若輩所拱向但可因時達變善用  
其維挽而累見其施為至于大有有所事則不可  
也靜以制動而已卦體多偶似鳥之翼鳥過于  
上而聲留于下故曰遺之音論語曰色斯舉矣  
鳥知止者也知時者也時止而止時飛而飛過

之音者謂鳥之過不留其迹但遺其音也小過  
之所以亨也初之飛鳥四者當止之時無故而  
飛也上之飛以離者飛而不止必墮于離也不  
宜上而為震之動宜下而為艮之止也陰得日  
禽之制在氣老子曰將飛者伏翼所以貴止也  
知止知時也知時知剛知柔也大吉者小過而  
大吉也柔之在外動而得過也小剛之在內靜  
而得吉者大也互其小亨可小事之象也重互  
兌為口鳥音之象也六爻皆變正對為中孚艮  
上震下為頤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宗曰柔過而亨剛不  
主于退其過易止故亨若剛之過不易止則凶  
至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宗  
以正為行知時也得中而吉知柔也○貞正也  
利行之而利也時行乃行則行不戾于正也柔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七

宜小事得中而吉則小過不陷于過也時中之  
義大矣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宗曰剛而不

不可大事止不通也○三長之主四震之主卦

以剛為主而其位不中羣陰在外未可有為宜

止而靜之時非大而動之時故曰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上逆而下順也宗曰鳥遺其音上則逆也○鳥

似翼故有飛鳥之象陰偶為小翼飛為過是以

小過象飛鳥也鳥之飛也過而不留不見其跡

但遺之音是其過已不可復見矣故小過宜改  
也不宜上宜下仍指飛鳥遺音為義飛鳥而上  
則動七人之墓初六上六之稱飛鳥所以內也  
鳥飛而下但有聲之可聞而不見有所過之跡

是以吉也。大指三四之剛柔過而亨則剛靜而吉。上謂震其動也。通于時下謂艮其止也。順于時也。亦以見鳥之飛其上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宗曰：小過有過，不過也。○山上有雷，遠懼過也。故曰：小過，君子不能無過。但擇其可居之過，不致于蕩名裂檢耳。知其剛守其柔，率為欲約，毋為驕佚所為。小其事也。恭儉哀皆以柔道為事。順時自貶，不敢驕佚，以招尤過之小者也。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其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柔得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宗曰：止于初，飛不順也。不安于柔，得中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八

方狀于柔而遂以飛鳥振翼而上，所謂上通也。其凶也，自取之矣。變離為豐，過旬災，亦以凶之象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宗曰：飛鳥之凶，不納于凶也。鳥之飛也，其勢莫禦，不擇時而翼，雖欲止之，其可得乎。當止不止，得不凶乎。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宗曰：柔過柔，過于柔也。柔過剛，不過剛也。○小過陰柔之過也。故于三四之剛，皆曰弗遇。而二與上稱遇，陽在上，有父象，謂三也。三上有剛，尊于父有剛象，謂四也。四上又有五，四陽而五陰，有妣象。故遇其祖，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姜嫄為妣也。言秋傳，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雖非正應，而同類相求，越二而四，以應于五，是過而順，而遇其妣，所以為小過也。又以上下之位，分

尊卑卑言之五之位。若位也。柔中之主也。三四為公為卿臣位也。而以剛德在內，輔其柔主。以二之居柔，不能遠迷，而得其君，必先與近比之。三四遇以陰麗陽，以柔承剛，方為得中者也。則又為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之象。所謂遇以利貞而與時行也。互矣，變亦互為順，亦以下順上之義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宗曰：臣不可過，慎過而不可以過于剛陰不勝陽，義之正也。三四之為臣，皆剛也。若過其臣，以遇其君，則是邪佞僭竊之流，鮮知君臣之分。謹者是，大事有凶矣。臣不可過，春秋之旨，在易可見矣。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宗曰：剛謂于柔，防過于陽，故二陽皆稱弗過。陽既不能過陰，則陰必長而陽必消，可不防其漸乎。何以防之，曰以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九

利貞與時行而已。若貪其應而從于上，則必引其陰柔之黨來戕于我，不亦凶乎。三為艮之主，以止為德，其三爻之辭，曰艮其背，列其夤，厲。蓋心其宜防而不宜從，可見矣。互與為入，有從象。重互二陰于外，為兌為毀折有戕象。象變坤卦，變震，肝腹有悔凶象。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宗曰：剛而弗剛，易從凶也。○剛懼其過而乃弗過，陰盛之時也。失中自守其貞，而反從于陰，則反受其侮，要亦不中之過所自致耳。

九四：勿用，承貞。宗曰：九四方柔，而剛不可用，以承貞之，不違時也。○九四方動于外，然在柔柔之中，剛不能過柔，故與九三同弗過也。而初柔為正應，已遇之于初矣。在厲指初六也。過之不為失正，而無如初之不安于



柔而有飛鳥以因之象則其一往尤前必據其害不至于爲上六之口以議不止也必以爲我之當戒而勿用之勿用勿以爲應也水貞云者當此之時自處于易動之勢而必以永不動之心固守其大止而後可也此五爲兌手于利有遇之往厲之象變地卦變震君子有終永貞之象也

象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宗曰剛遇乎柔俱失位也陰不可長大宜戒也○九五之剛既弗遇乎柔而與初柔相遇皆不及乎中位所以柔居剛中以剛居柔均之不當也而初之柔類甚衆有方長之勢則其往而必終于厲不可不戒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十

澤妻不得雨也取之自下小事宜也○小畜之象曰密雲不雨自西郊以五陽畜一陰互兌在內至于上九則畜極而通變爲坎乃既雨也六五以柔覆陽互兌向外陰出陽上通而易盡則其不雨終不雨也自西郊兌位于西或謂與小畜皆文王之象六指美里公指散閔故曰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之義上六爲飛鳥初六亦爲飛鳥其弋于上則上六也而上已過極而入于離矣若初之爲鳥雖以飛而四然在止體之內其飛不高爲四之應其取易得耳在山之下其穴可尋取後在穴猶言取在穴耳是亦宜上不宜下之象也變兌爲咸感于虛不雨之象以虛受也下穴之象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

宗曰過而不雨不宜上

六陰盛而陽不交其氣散矣豈復能成雨乎言其陰柔已過而至于上不能復降而爲雨也小

畜互兌陰在陽下小遇之兌陰上有陰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必災乎柔是謂過矣○四陰皆過于陽獨上六日過之其勢極也三爲上之應而上惟陰柔之性極其所至而不復係于剛是以弗遇而過之也如鳥之飛必極其高必終入于網羅之內離麗也爻變爲離有離麗之象禍自外至日災鳥之所不意者也過辭已作曰青鳥之所自取也災眚並至雖欲悔改之不可矣是之謂過書云過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惠則道所謂上逆小過之過亦可畏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宗曰陽亢而窮陰亢過

上亢之勢也乾上曰亢亢龍也亢之大者也小過上曰亢亢鳥也亢之小者也乾以无陰而亢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十一

小過以不遇于陽而亢剛柔之貴得中是以是也乎中孚小過之後繼以既濟未濟中孚大衆育坎小過大衆育離乃以既未濟之交而中者教小過之窮亦猶上經之終以坎離之得中德者教大過之窮也乾坤之後屯始干坎此亦終之以坎卦以濟名因坎取義蓋木之功用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以既濟未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首以天地陰陽之交故以水火之交正終之辭上經以四正卦爲主下經以四偏卦爲主而偏者必使歸于正坎離剛柔之中德也既濟未濟坎離之正交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乃合禮所以作成物也此傳易之旨序卦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過

乃未定濟則定矣有過必濟既濟不過天地之道得中則止約其紀綱必修其禮

三三 次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宗曰既濟之亨剛柔終也。濟渡也。通也。方言過渡尚書曰若涉淵水往來既濟濟繫傳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是也。左傳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是剛柔相濟之美也。既濟已濟也坎上離下水潤下火炎上相為紐結金木在中以金受水以木傳火各成其用以蒸萬物故曰既濟也養生家以腎之水交心之火亦取于相濟之義也亨即通也乾象四德以亨為禮禮為大德貞離主之物相雜為文一剛一柔扶然不紊禮之情文咸在其中矣小利貞者陽為大陰為小陰小為利陽不言利陰上干陽其不正也二四六陰位而柔居之不夫其正乃使初三五之陽得安其位而不失其正故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主

日小利貞也貞離為陰故以小為主也初吉終亂承上而言也謂剛柔各得其正而小者亨矣然其初則吉之始也其終則亂之端也蓋六二以一柔處柔得其中位介于二剛之內而文而明有亨嘉之象故吉也上六處柔之極在剛之外本有陷剛之心而狃于既濟之盛因循沉溺必至于壞有柔勝而靡治極而亂之理故凶也小畜以柔為文德曰小畜貴柔來而文剛亦曰小利致飾則亨蓋必受之以剝終亂之義也既濟之日喪藩曰編而曰禴祭未濟之日釋言曰飲酒皆于禮文三致意焉孔子憂文勝之失維禮之窮于作易見之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宗曰小者亦亨剛以濟之義陰陽各得其位而日小者亨蓋剛之亨易而小之亨難陰每足以干陽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宗曰小得利貞剛正而柔正也。柔上小者亨

而言也利貞謂小之利于貞也若小者不貞則柔與剛相易而不當其位矣惟剛得其正而柔亦得其正則其位各當不言得中而得中之義在其中矣

初吉柔得中也

宗曰柔能得中禮制定也。禮則無偏勝之咎是以吉也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五倫之道皆以柔中行之者也故曰既濟定也禮定上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宗曰柔以亂終禮之敵也。于上柔中端共于下有百度維新禮治以成之也止于小則失其所為大而柔勝于剛文勝于剛則道于是乎窮道即先王之道即禮也禮所以治而終于亂則柔過而文勝故也轉卦則為未濟如泰之必為否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主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宗曰既濟之患中以思也豫防之必以禮也。天地交而成泰泰必有否水火交而既濟濟必有患患之至也由于不中而已火炎上水潤下交而克濟而大之熾必潤木木之溢必滅火所以患防之抑其過者以就于中而已坎難有思患之象離明有豫防之象思患慮乎其後豫防圖乎其先周未文勝之弊至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患莫大焉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指歸于正人倫悖五典所以為萬世之防者大矣其贊易之義亦猶是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宗曰濡其尾坎險應也无咎剛柔正也。初九以始剛應四期于必濟者也坎為輿為曳二三四互坎有輪象初之相從曳其輪也此時

大方微弱而以初剛與水相觸四為坎險之陷  
陽者火不敵水則有為水所濡之象初在下有  
尾象故曰濡其尾也然而以剛居剛與四之以  
柔居柔皆得正而相應而離為陰體初為柔中  
之剛坎為陽體四為剛中之柔即有濡亦无咎  
也變見為止有戒其曳輪之義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宗曰曳輪无咎不失正  
剛柔得位應之正也宜應而應雖有曳輪濡尾  
之象而不失剛柔相濟之正何咎之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宗曰喪茀勿逐无  
女應父中男婦之象也婦人出乘車必以茀青  
裙翟茀以朝是也離為雉故有翟象兩雅與革  
前謂翟後謂茀竹前謂翟後謂茀坎為輿一二  
四又互坎二為坎下畫故有茀象二之象茀與  
初之象尾同以本爻取義也二欲逐車適五應  
坎之正體面中有互坎為盜則竊其茀以行故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古

有喪其茀之象此蓋良臣以謹毀不得近君之  
象然九五之剛中在上正需我為出險既濟之  
功但當靜以俟之不必逐而求之也七日得者  
謂不久自可得也按節候卦既濟六二歷七日  
為損九二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日中以爲  
志也謂有餘者可損而得中者不可損自有未  
益于我者宜靜不宜動也所謂勿逐七日得得  
則不喪益則不損也以中德在我非他之所得  
而竊奪也變乾為利見卦  
變為需亦有勿逐之義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宗曰得以中道以損爲  
益也○二為離主爻下  
卦之中位居柔之中德德合于位又以柔中應  
乎剛中成中道矣雖喪必得自有其時時其中  
而已矣故以損  
之剛中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宗曰

小人險也○離為戈兵九三炎上之附故有用  
武之象上六居干卦外九五所不臣乃繫侯之  
貞剛不服者故取高宗伐鬼方為象史稱高宗  
伐鬼方三祀克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益用兵  
文德而有苗格也卦取剛柔相濟而非常事剛  
武之為也從來儀狄小人同為陰類而儀狄之  
過遠小人之過近小人之在君側必以窮兵黷  
武好大喜功說其君故宗以勿用也小人指  
上六其止應也變本體為坎有在上體為叢林  
皆不利于陽剛者也陰為明必辨其為小人而  
勿用之也鬼方北方之國夏曰獯鬻商曰鬼方  
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索貊唐曰回紇  
黑城而懷鬼方殷室中棄鬼方復叛高宗征之  
三年乃克詩云白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非珍  
之數其初三年則剛之方猛大之方炎去其三  
年而後為六年之數則剛入于柔有相濟之道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五

矣千令升云化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  
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變震為動卦變屯動乎  
險中有克  
而難之象

象曰三年克之德也 宗曰用剛而德文德濟也  
有遐方之未服者修文德以來之可也以高宗  
之賢主必待三年而克之不已德乎故知柔為  
文德乃足以濟乎剛  
耳此既濟之道也

六四緇有衣袽終日戒 宗曰出于明入于險也  
程子曰緇當作濡所以塞漏卮之說也六  
四在坎交于離之間水潤下則為濡泉有衣袽  
以塞之蓋水濡于火則水火相濟射而不能成  
既濟之功故繫傳曰水火不相射又曰水火相  
射則其濟可也相射不可也重互為離有終日之象  
戒其濡而塞之正以求其濟也卦候一爻終一

日過此爻則以剛中濟柔中不必戒也。變兌為悅卦變革懼其革而亂也。是以戒也。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宗曰疑則戰戒以息也。則戰玄黃之戰以水火也。滿者戰之漸也。有所疑者疑于四更疑于初也。戒者息其戰也。息其戰所以既其濟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宗曰既濟以時則不勝禮也。○離先天在東坎後天在北坎居離右是東之鄰也。坎先天在西離後天在南離居坎右是西之鄰也。殺牛冬之祭也。禴之為時冬也。禴夏之祭也。離之為時夏也。禮始諸祭離火為禴坤為子母牛以一陽變為坎有殺牛象以祭矣。言刑殺行冬令也。言坎五之剛中當殺牛以祭矣。不如離之柔中以禴祭而受福也。蓋剛柔以相濟為功而離在下為貞坎在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六

上為悔卦象曰小者亨蓋取以坎濟離以離之柔中為之主也。坎中陽而陰積于大冬主殺離中陰而陽積于大夏主禮也。刑以弼教所以濟也。若夫既濟之時昇平已奏為九五之君者宜用禮而不用刑也。實受其福實謂陽也。九五之以實為福而離以中虛為受是剛中之美皆歸于柔中也。所謂小者亨也。傳曰吉大來大來于小則變為地天之象是以吉也。互體亦為離是坎化為離剛化為柔剛化為禮所謂水火既濟之世也。又按既濟為春分之卦先天之離為主故曰東隣為坎也。變坤為明則傷矣。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宗曰禮以時行福大來也。○時者當其冬離之時夏以禴祭禮也。祭以受福坎在上有鬼神在上之象實謂陽大亦謂陽在坎之中而

來于離之中也。大來泰象也。先儒之解皆不明于時之義是以晦也。上六濡其首厲。宗曰陰柔過中陰而厲也。○上當既濟之終是泰轉為否之際極其坎盈陰極則必有濡其首之象是以厲也。卦以上為首如乾之以上九為首大過之以上六為首減頂也。變巽為入亦濡其首象。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宗曰濡不可久終以治之理既濟方亨而即有濡其首之厲是終不可久之象也。象曰終終離于柔也以初剛吉以終柔亂天地之道陽可久也。序卦傳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而永也。冥吉與凶以一畫始以一畫終。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七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宗曰未濟中未濟之象。小狐汔濟未出險也。○火上下水不相為用不能成烹飪之功。剛柔易位不能相濟故曰未濟。然未濟終有必濟之道。一轉移間則水上火下矣。孔子所以轉卦而說中天之易也。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凡濟之象皆以坎水度木為濟也。凡濟之道必以柔中以柔濟剛也。離之柔中終與坎之剛中為應是其所以亨也。小狐汔濟濡其尾指坎體也。坎為狐汔濟既濟未濟之象。謂六三也。離三爻有未濟之辭可見也。濡其尾濡濟不得之象。謂初六也。觀文有濡尾之辭可見也。无攸利云者陰柔為利而坎之有柔不能濟也。是无所利也。坎為濡濟為濡尾伏有狐尾長長諸云。狐為濡濟河无如尾何初六陰柔

留陽不能出險與既濟之初九以剛曳輪濡尾  
无咎不同也胡仲虎云易不終既濟而終未濟  
不可窮故也天地不交為否否不日亨轉而泰  
乃亨也水火不交為未濟非不濟也未濟焉爾  
故曰亨既濟下離互坎上坎重互離既濟之中  
互未濟也未濟下坎互離上離重互坎未濟之  
中互既濟也非惟卦變之互為反覆而水火互  
藏其宅陰陽互為其根亦于是乎見矣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剛必居柔以相濟  
也而九五之位得其中也○柔居剛中亦得其  
中矣故曰柔得中也既濟之吉曰柔得中未濟  
之亨亦曰柔得中則未濟之終可以濟可知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六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宗曰濟未出險坎中寒也  
剛柔相應不以位也○柔  
得中而亨指離之中五也未出中指坎之中二  
也二之剛中陷于二柔而不能出乎險故曰未  
出中初柔為小狐不知坎之極險而汔至而未  
濟其尾已濡而无所干利則以下續而終矣續  
接續也凡交濟之物必相交接坎流于下離炎  
于上上下上不相接是以不能相濟故曰不續終  
也凡若此者以坎離之不當其位也水上火下  
則當位矣坎離當位是以剛居剛位柔居柔位  
未濟之象剛反居柔柔反居剛皆不當位也然  
則未濟不可為亨○而以剛應柔以柔應剛皆  
得其正是未濟之止仍有可濟之理也此未濟  
之所以亨而不窮為大易之終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宗曰

未濟慎辨物居方○火在水上則下炎上乃濟火  
在水上則未濟也○水火性不相為用而水火乃  
各異其用君子于是慎辨其性而居方所以辨異  
也天澤履日以辨上下定民志天火同人日以

類放辨物火主于禮天澤互離乾離合德辨明  
也故皆以辨也此火之用也辨物物以羣分也  
如君與臣為羣父與子為羣夫婦為羣兄弟  
弟為羣朋友相為羣所謂天序有禮秩我五禮  
不可紊也坎為水坎流而不盈行坎而不失其  
信有方所者也禮有等則有規矩用方者也居  
方方以類聚也如君則止于仁臣則止于敬父  
則止于慈子則止于孝各居其所所謂天秩有  
典自我五典不可越也禮記曰禮作成所以終  
萬物者也易始十屯曰君子以經綸終于未濟  
知易之以行其典禮矣

初六濡其尾吝○宗曰濡有吝柔在下也○初以

上應乎四以火上下不相為濟遂有濡尾之  
象初位乎下故象以尾坎流于下故象以濡尾  
也既濟之濡尾水在外卦下而濡之此之濡尾  
本體為坎自濡之也既濟以剛未濟以柔故无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宗曰險極濡之其明  
而極濡故在本卦曰坎宜而乃涉之而濡其尾  
可謂冒濫為淺不知其極矣離不相濟故失其  
明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宗曰坎忘其勢正以吉也○

而德足以勝任三四五重互為坎坎為輿而以  
一剛負之故有曳其輪之象既濟之為輪亦以  
一剛負互坎而後非中位此有中德故後但曰  
无咎而此則曰貞吉以其位之得中剛居柔而  
相濟也變坤為吉受  
茲介福亦貞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宗曰中可行正時  
可濟也○以九居

二中也非正也然能守其中亦可以行其正雖在險中得時可出雖在未濟得時可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宗曰未濟征凶不續利也○六爻惟三稱未濟者以其上連離體而水顧在下火顧在上不能相接故成未濟之象若不察其故而貿易以行必至于凶无旋乾轉坤之能而思出險濟難之功豈可得乎故征必凶也其所以凶者以其有利涉大川之心也陰柔為利坎為溝洫又互坎則大川也未可以濟而欲涉之必至于溺不止濡尾而已初柔之吝猶可言也二柔不中因不可言也甚矣利之溺人也象故曰无攸利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宗曰不當其位坎離宜在下剛宜居剛柔宜居柔六三在坎離之間而失剛柔之位此未濟之所以凶也

易宗集註

卷之九

干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宗曰剛以柔行乃可濟也柔中在上近有功也○九四以剛居柔不當其位宜有悔也而貞以處之近君之位柔中之主在上下交德是修而剛以佐之鬼方不庭乃震動而征伐之震以恐懼修省非好大喜功之謂也鬼方指初六坎之極北不知險極而妄動者既濟之轉卦即為未濟之四其在離體之中乃有戈兵之象彼日三年克之此日三年有賞蓋彼用剛此兼用柔故于征伐之中而行勸賞之典三年是損陽之九而用陰之六舍剛而柔之象也剛變為柔互為坤體坤為國二上而剛包之故曰大國也既濟之時宜用靜故憂其伐鬼方之德未濟之時宜用動故喜其伐鬼方之賞也既濟之九三應初六患在外未濟之九四應初六患在內也患在內者如薄伐殳從至于太原患在外者如抵

掌于伊吾之北者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宗曰志在干行上從中有賞所以行其柔柔中之主在上而志在于從王則无成而有終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宗曰貞吉有孚明在中也

剛柔以應照四方也○六五以柔居剛而居離之中處于尊位可謂正矣守其柔中自无悔也六五為離明之主君子在當陽之位其以繼明照于四方者光也火水之質不相濟而其光足以致相孚乎者至干二也相應則相照相照則相孚如水涵火之光而益盛火照水之光而益融此有孚之所以吉也中德之有孚也揚廷秀云六五文明之后盛而養之以順陽剛之位猛而濟之以柔虛其中以照臨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九二以剛德之賢人更其輪以為之用九四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主

以剛明之近臣奮捷伐以展其才安見未濟之窮不為既濟之定乎變乾為天有大明終始之象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宗曰光其暉吉剛柔相接也○周禮既衰以

十景為十曜詩云庭燎有輝暉者光中之氣也火水既不相接而光可相逮光可相逮則氣亦相接而剛柔相濟矣未濟之中所以有可濟之理也所謂有孚而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宗曰

之失不中禮也○有孚孚于三也與五之孚于二同坎為酒三在坎上而上九應之有飲酒之象剛柔正應故无咎也然上九應之極而三為坎之終坎最險亦稱水也而上九從之恃其剛強而涉之无節則為濡首之象謂其溺于酒猶溺于酒也詩云抑抑威儀書云自介用逸言飲

酒之必有禮也。飲酒而滿其首，雖剛有乎柔之應。而夫子是者多矣。禹有旨酒之訓，而桀以亡其國。湯有醇醪之刑，而紂以其身武有酒之禍。而幽、厲以罹其難。若是乎酒之為禍烈也。人之有為，必以剛而用之。于酒則亂，不以禮節之，之通也。聖人之垂教于萬世者大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宗曰：正應无禮，不危其身也。○離為火，為及為禮，四德之亨而嘉也。以一柔介二剛之中，故有文明之象。繫傳曰：聖人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故謂之文。兩濟之卦，剛柔相錯為文。為禮極盛之象，獨至上九，則火焰已盡，下應六三，離坎不交而坎乃陷，離遂為飲酒濡首之象。是禮意自此而失也。易之為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要其所歸，一準于禮。經中禮樂刑政慶賞征伐之大，以至飲食衣服居室器用之微，无一不備。而于禮意之精微，禮制之廣大，蓋无往而不寓焉。于其篇中，特著知節之旨。

易宗集註

卷之九

三

子故曰：孔子之易，以傳中也，以傳禮也。

易宗集註卷之九終

易宗卷之十

繫辭上傳

繫如緩繩于物之下，辭言說也。文

象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各卦之下者，為爻傳。中言繫辭者，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之辭而言也。傳者，孔子述繫辭之意，而論說其大凡也。古本或作繫辭傳，或作繫辭上。王肅本作繫辭上。傳今從之。太史公引同歸味，奎百處一致。為易大傳，太史公受易，楊何何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之傳曰大傳，以別之耳。

程子謂孔子用意深遠，全在繫辭。蓋繫辭是

孔子之易，其意歸于以禮立教而知之者，鮮

二帝三王，以中傳心，皆易教也。慮三代以後，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一

王者不作，而民無所率由，惟禮由中制，可以治之。傳內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凡兩言之，爻象，禮之所自出也。又曰：道有變動曰爻。爻有等曰物。物相雜曰文。文不當則吉凶生焉。文當理也。禮器曰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言介以相見，三辭三讓，皆始于易之爻象者也。樂記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又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又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天尊地卑君臣定  
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  
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  
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則既  
濶切著明之矣是故繫辭二傳反覆以明制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二

禮作樂之原也此孔子傳易之本旨也民可  
使由者禮也不可使知者易也故曰百姓日  
用而不知也夫子焉不學而其自謂也學易  
學禮而已矣

此得之先子口授漢宋諸儒所未道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  
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宗曰尊卑列貴賤分羣三綱也

用剛用柔以明吉凶經而為之類正也四象為形禮制行焉變化不出其位也○乾坤未畫之先觀天之尊地之卑而乾坤已于此定矣補天在上地在下而言也乾坤成十卦爻自下而

上有卑與高而貴賤之位于是分矣指下卦為  
卑上卦為高二為臣位五為君位而言也六爻  
之中有陽有陰即有動有靜因陽動為剛陰  
靜為柔矣指爻之奇者為陽為剛偶者為陰為  
柔而言也貴賤動靜剛柔各有其類必各有其  
方方即位也如九居陽位六居陰位分陰與陽  
為類陽與陽為類也物即陰陽之物羣分陰陽  
其相應之爻剛柔各得其宜則吉否則凶也是  
吉之與凶因其所聚所分而生也六爻相乘八  
卦各有取象如震雷與風離日坎月艮石在天  
為星兌澤在天為雨又如八卦納甲取象于月  
皆成象于天者也如震為竹巽為木坎為水離  
為火艮為山兌為澤乾為金坤為土之類皆成  
形于地者也其間或取正體或取互體或由此  
卦而變他卦或由此爻而之別爻皆不可為典  
要而變化无穷皆于此見矣此言制禮之原也  
高卑貴賤見于後仰進退之際有剛有柔也  
聚羣分見于五倫之屬敘敘攸攸有吉有凶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王

成象成形見于五福五害三千三百之文有變  
有化也總之修禮則吉悖禮則凶易之能變化  
人者皆禮之能變化人者也故曰知

崇禮卑又曰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宗曰相摩相盪發中

剋天氣下降而言天地之剛柔即八卦之奇偶上下相合而摩盪于其間遂有中氣有中氣即

摩盪有聲者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宗曰聲者之道動于天也天氣中行謂合无間也○卦氣即天地之氣也氣相推盪而雷運作焉鼓如推鼓之有聲也風雨作焉潤如枯焦之得潤澤也運轉運也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日行南陸月行北陸晝長夜短陽上于陰而寒日行北陸月行南陸晝長夜短陽上于陰而暑

也。二氣摩盪有形有聲作樂之聲容所由出也。四時之氣更迭運行作樂之律呂所由齊也。此亦易之變化也有禮則必有樂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宗曰律妻呂子陰陽正也。音本河圖之十五也。十二律從日月運行以十五月統日之數依陰陽之氣分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六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也太呂大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鍾陰也隔八相生黃鐘三分損一下生林鐘為妻妻林鐘益一上生太簇為生于陽為乾道以其成男故曰娶妻陰為坤道以其成女故曰生子此樂之所由以定始

于二氣十二律皆主節之中氣其曰損曰益皆以禮者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宗曰著始居成得中道也。萬物无不始于陽者出。乾坤之動而不已可以知萬物之大始萬物无不始于陰者由坤陰之靜而不動可以作萬物之成終此明作禮作樂之用也禮曰樂者始而居成樂由天作陽之為也物如動于其天之中而得所始矣禮以地制陰之為也物成範于其地之中而底于成矣由乾之道而作樂使人相動于天良可以知人始大始簡之大本也由坤之道而制禮使人皆安其率則可以作成物成物簡言成人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四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宗曰以易以簡中而庸也。而易是以易而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詩者樂之所由出也坤道易簡陰範檢束約而簡是以簡而能也恭儉莊敬禮教也禮樂之為教易簡者也故曰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大則賢人之業。宗曰可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

者也禮之度數易從者也易知則人類相感而有親易從則人倫大正而有功相親是以厭厭不生而可久見功是以教化興起而可大聞樂知德故曰賢人之德見禮知政故曰賢人之業天地以育物為德業非猶大

人者也賢人猶言勝于人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宗曰天下化成中位得也。天下之理

下不通於此也成位乎其中猶言建用皇極建

于民指易之德正中而言非第與天地並立

之說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五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宗曰吉凶數

○設卦謂伏羲也觀象謂文王周公也皆古聖

人也象爻之辭必有吉凶是有吉即必有凶者

天地之數由此以明其理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宗曰剛柔質也推者中也

以位相推也剛而濟之以柔柔而濟之以剛是

相推也合中則吉反中則凶由此以生其變化

使凶者轉而為吉也是在人之德可以御乎天

地之數也。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宗曰吉四前各以象告也。○父象之有吉四以人事之有行失也。父象之有悔吝以人心之有憂虞也。虞虞也。憂虞存于中。父象見于外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宗曰知進知退晝夜通也。立當進而道進而有以變之為退當退而退退而有以變之為進皆于象見之也。剛柔者有陽必有陰故有剛必有柔如大地之有晝必有夜亦下象見之也。六爻之動在三上為天在初四為地有二五為人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二為陽上為陰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初為剛四為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為陰為柔為仁五為陽為剛為義人之極也可見吉四得大悔吝憂虞皆有一定之理與數相輔而行者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木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宗曰居易有序安于中也。玩爻有辭命龜之十天以易之序吉凶相乘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大已定之人不能違也。玩爻之辭順于理而得于心故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宗曰能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者天不違也。○君子樂天知命而又觀象玩辭知其間有剛柔變化之理足以主乎數理能轉數者動則觀其爻之變而玩其占趨于吉避于凶使凶化為吉吉不涉凶人定勝天大亦不達乎人而自相補助故吉无不利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宗曰彖一不定者也。○此述聖人作彖象教人之意也。彖者文王所作卦下之辭因全卦之象以立言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純陽之象也。爻者周公所作爻下之辭因六爻之變以立言如潛龍勿用則言初爻之變也以爻言變者爻辭不盡合乎彖辭因各爻之位而變焉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宗曰善學易者無過中也。○吉當剛而柔當柔而剛皆失中之道也。悔者可以合中而悔失其中可以省改而此時未改于是乎有悔吝者不應失中而小有不中可以返中而不肯從中于是乎有吝也。无咎者似應有過而早能改過以至于無過過則有損以是云補善者嘉美之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七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宗曰卦位爻辭貴知幾也。○是故列也陽貴陰賤在乎六爻之位爻有貴位有不當位有陰當位反貴陽失位反賤者有陽得陰而愈貴陰失陽而愈賤者是貴賤無恒存乎其所以列之位也。與爻言其變相應也。齊等齊也。陰小陽大在乎一卦之主爻彖辭之例專取主爻或陰而小或陽而大而為一卦之主則无小大之別。蘇子瞻曰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總之合畫无象合象无爻觀卦象而爻象可知與象言平象相應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詞也。辨言辨是吉凶得失之大不可以不辨之。于平也。與吉凶言平得失相應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宗曰：介，可  
過也。○介，謹微之分，剛處也。悔，四內超吉也。吝，  
自吉趨凶也。當善惡初分之時，介然有覺，而能  
憂之，則有吉而無凶矣。悔者，何從而生乎？與悔  
吝言乎？小疵相應也。夫所謂介者，乃未悔而必  
至于悔，未吝而必至于吝，過此則悔者已悔，吝  
者已吝矣。吝者不必言，悔亦安可少乎？惟知悔，則  
有震其悔過之心，而底于无咎。故曰：震无咎  
者存乎悔。與无咎者補過相應也。豫卦之六二，  
曰：介于石，不終日，復之，初九，日不遠復，无祗悔，  
介而即豫，悔而即復，是皆過而能改，由不中而  
反于中之道得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宗曰：動必有悔，其所知也。○凡卦下之象，有以  
大為主，以小為主之不同，而本卦爻下之辭，有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八

險而難深者，有易而難平之不同。易，謂清淺  
謙復之辭，如行易如平地，如運春陽，如對堯舜，則孔  
謙遜則之辭，如涉風濤，如履霜雪，如對桀紂，則  
示也。之，適也。蓋指示其所適，使人之趨避而趨  
吉，則悔而去咎，不致罹于凶，而陷于吝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宗曰：察乎天地，盡  
地之利，範圍而不遺，道大而下外也。此言易之  
德也。準，謂相準，對言齊聖也。彌，即彌縫之彌，綸  
即綸綸之綸，言其總括周備，條理貫通，無有遺  
漏也。而而泰，天地之道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而禮制行焉。故曰：彌綸天地之道也。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宗曰：天地人物同始，終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宗曰：天地人物同始，終

○此開作易之義，即制禮之原也。禮以治神，人

和上下，尚書曰：典厭三禮，謂天神地祇人鬼之

事也。禮記曰：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

鬼神，以尊上也。夫子告宰子曰：氣也者，神之盛

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有陰陽則有幽明，有幽明

則有死生，有死生則有鬼神，故言幽明也。陳述也

易象日月之明，山川之隆，天文地理成在其中，

文以昭之，理以別之，明者為陽，幽者為陰，幽明

即神人也。生者為人，死者為神，人始焉而生，終

焉而死，易象之有乘除往來者，可推而知也。原

其所以始反，其所以終得死生之說矣。精氣凝

結而成物，陽之盛也，神之伸也，卦體之象物者，

神之為也。魂魄游蕩而變化，陰之極也，鬼之為

也。爻變之不測者，鬼之為也。人明而神，幽神明

而鬼，幽者陰陽之為也，情有所知者也。狀有形者，

也。鬼神之情狀，不可見而可格也。知鬼神之情

狀，則所以交于鬼神與鬼。

神合其吉凶者在是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九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

乎仁，故能愛。宗曰：禮德之事體于元也。知周乎

之事，即崇禮之事也。與天地相似者，君尊臣卑，

父老子卑，夫婦兄弟朋友皆有尊卑大小長幼

之序，與天高地下相似，故不可違也。明足以知

此理，周乎萬物之倫類，而有道以濟之，如觀

義序則信之不可或違也。旁行，謂倫理之中，有

經權常變，委曲以相濟而不流于偏邪，樂得其

天理之安，而知貴賤尊卑之有定分，故无怍思

之患，而不憂也。安于所止，如土之敦厚，而歸于

不忍之仁是以五倫之中能相親相愛而不至于澆漓變薄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宗曰利以

化也。範如翕全之有概範圍則包于其外也

天地之化即上文之言由明死生鬼神是也

成謂道濟天下有行不流安土敦本是也皆言

易之用也所以然者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耳

晝夜即陰陽也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也陰陽

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晝陽而夜陰凡盈虛消息

之理盡于此矣易之所以神者此道得也无方

无體總言變化之妙莫可端倪天地之道幸无

有外于此者是其所以彌綸天地如此其神也

右第四章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

一陰一陽之謂道宗曰道本大中而後造也

剛柔而言十陰十陽言其不變也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與道相終始含中无所會通也天

未判之始亦是此中人心未發之初亦是此中

道有動靜遂分奇偶而為陰陽陰柔陽剛正中

則吉偏倚則凶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宗曰善繼性成中德

從中而生如孟子所謂良知良能所謂乃若其

情則可以為善也未發之先惟是一中及既發

而為情而善出焉矣成成就也仁義禮智求于

心我國有之矣是人有固所之性子是而成就

用之常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宗曰用中于民其天

知主于辨別人倫日用之道有當用慈愛者如

父子有親是也有當用辨別者如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兄弟有序是也仁者見得仁之理如是

則成其仁知者見得知之理如是則成其知百

姓日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然如人莫不飲食鮮

能知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也是以君子之

道鮮有能明之者此句當承百姓不知

而言答仁者知者便是百姓是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

大業至矣哉宗曰顯藏盛大以成物也

達于外仁者生意之所發如草木之有仁也藏

其中于用因外以存其內用者運用即百姓日

用而不知之用也鼓萬物指禮樂而言鼓舞如

范物禮之用也鼓舞如禮樂之用也有禮以

履乎中又有樂以昭于和而萬物莫不若其性

聖人之所憂者萬物不得其所耳今能致中和

而育萬物聖人又何憂焉故不與聖人同憂也

盛德節賢人可久之德天業節賢人可大之業

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宗曰富有日新

事舉神化民成俗惟禮以教諸大化故曰富有

導南宣遠義舞推遷樂以和其天倪故曰日新

生生之謂易宗曰生生不已大本得也

為道變動不居千變萬化不離其宗

所謂生而又生其生无窮有本故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宗曰象法乾坤義

居正位而有身卑賤高下清濁之殊遂成其

象所謂在天成象也地職代終效法乎天以三

偶畫配乎三奇所謂知崇禮卑崇故天卑法地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宗曰知來者數

易數即中數也極其數可以知未先天而天弗遠也通變者數有時窮通而變之通者通于中而奉天時時有常有變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宗曰不測者中也○偏于陰陽中有陰陽陽中有陰陽則謂之陰陽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謂之陰陽也

也而陽以爲陽也而陰是以不測也

###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

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宗曰彌綸天地靜德正也

### 易宗集註

#### 卷之十

主

○此釋中之用也易之德主中惟中故廣以量言也惟中故大以體言也推體量之廣大以言乎遠則動而中愈出有不可禦以言乎通則靜而不過乎中故至正而不偏不倚也總之天地之間皆不出乎其中故云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

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宗曰靜中主動

上文既言靜之克正此乃兼言動之能生以明

易之廣大也易之所以廣大以其本乎中也一

中分極而爲乾爲坤奇者爲乾奇故專一專一

故動直專而直皆至中者也偶者爲坤偶故有

分有合合則爲翕分則爲闢翕而闢皆從中分

也專直故其體大其生也大矣夫大矣夫大矣

其生也亦廣所謂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

簡之善配至德宗曰惟其易簡是以廣大也

天地而易能配之天地以形言也乾坤以理言也惟其廣大是以變通變通而不泥配乎四時春往而夏來秋往而冬來也分陰分陽之義配乎日月晝陽而夜陰日晝而月夜也要其善則

本于易簡也易之簡能合乎聖人之至德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至德即中德也

###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宗曰至禮至樂皆廣大而言更起子曰所謂贊易之辭也德業即前人可久可大日新富有之德業也德以之崇

### 易宗集註

#### 卷之十

主

莫有踰于此也業以之廣莫有越于此也知所以明乎理者故崇禮所以循乎理者故卑高明者天知是也博厚者地禮之卑所以法地使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知虛明屬氣禮于實屬形天地設樂卑之位而易行于其中即正中之謂也此易即易簡之易知崇作樂禮卑作禮樂由天禮由地也

天地之立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宗曰易成于性天地一中也○易之體本于中而不過天卑不過地天得一中而高地得一

義禮智皆性成于中者也前言仁者智者不言

禮義禮之宜于仁者即禮即知義行禮即

見也此言知禮不言仁義知禮即知義行禮即

存也道行斯義者故曰道義此又就其率循而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四

禮整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宗曰文成于爻動有  
禮也。○成其典中以通也。○動者人事之動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而可至也。通如通  
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也。事幾之變顯。不可勝窮聖人見理明晰有以見天下之動觀  
其彼之可以會于此此之可以通于彼以行其。典禮焉與者常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之日用  
无有外于中者修之則吉祥之則凶是以謂之。爻爻者變也以言乎其失中則失禮言變為凶  
得中則得禮因變為吉也聖人論道極其精微。其指歸不過一中其踐履不過一禮上言禮卑  
下言禮恭與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皆是義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即學易之道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宗曰至賾至中也至動亦至中也。○  
象爻之中有數必有理言天下以卦

言有六十四卦。一卦一義。隨之至矣。有定理焉。不外乎中。雖極其天下之幽深。而不可厭惡也。以爻言。三百八十四爻。一爻一變。動之至矣。有常道焉。必守其中。雖極天下之紛雜。而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言動中禮變化成也○擬其所立之父象以出言則言必合宜議其所合之父象以制動則動必得吉其變化言易之變化也擬言議動則語默動靜合乎禮皆合乎中而變化自我而成易之變化一中之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主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宗曰。與行

天地格也。○此下皆擬言。漢勸之事也。居其室。在陰象也。出其言。鳴鶴象也。邇。意。子和象也。中孚九二。與九五相應。故云。好爵祿之。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轉。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謂言行出而得失隨之。吉凶應之。故有榮辱之分也。出身加民。宜慎于身。發邇見遠。宜慎于通。至于動乎天。地。其榮辱也大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宗曰同人同心慎其交也。○君子應世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宗曰慎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七

過慎无失也藉茅非重重以禮也。○上二爻是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宗曰謙以下人禮

也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故厚所以崇禮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宗曰亢非禮也失

剛以位則不能如大過之初六以德則不能如

謙之九三故引之以示戒无位則不能守其

位矣无民則是不以功下人矣无輔則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

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宗曰言以階龍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七

其節節言語恐其為亂階也幾者事之始幾也

聖人最簡易亦最簡密店高宗告武后以上官

儀教我廢汝君不密也陳番今宜臣章以示宜

不密也擬之而後言則不當言而不言在其中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

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

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

之招也宗曰君子之盜非盜于人也。○此言謙

或之素故曰上保在九三之上非其所乘待下  
有乘之借故曰下暴輕假其財貨之藏是教  
寇盜來取之也女子妖冶其容是教淫者來  
之也此二者招盜之喻也治銷也從水通熱則  
流通冷則合女之艷者能銷人神志也淫官  
賈國之本小人不可使窮祿位明主不以名  
器假人防亂源也知盜知教人奪  
代之盜也非知奪侯人之盜也

###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宗曰數極于十陰陽兩也。陽奇  
天數陰陽地數此河圖之形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

###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大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宗曰數主十五天地位也  
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其位五地二地四地六  
地八地十其位亦五五位相得言得五者地  
得其偶也各有合者合而計之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天合河圖之數而總計之共五十有  
五也論其數則先一二次三然後及于五五  
則五在中焉行序先有五之一二三四五  
及外旁之一二三四也先天之數合下便有無  
有前後在中之五其中一五即天地之中數大  
極之本始其間則奇上偶下奇左偶右是  
一在上二在下三在左四在右五在中也五  
二三四五是先天五數之主至草木與凡數為  
佐者也所以先天八卦乾上坤下乾南坤北  
左坎右離東坎西木火與天地並列是為四象  
中有水火之顯名無金木之此類即漢子象傳  
係以巽為木並未嘗以震為木以兌為澤并未  
嘗以兌為金可見也洪範于五行曰一水二火

三木四金五土是就一時分著其零數非圖書  
之本數也故圖書之數合下全列不重大弟也  
繫辭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就圖書中五為數非開外邪之一二三四六  
七八九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原是陽南陰北  
若以外邪論則是一陽在北二陰在南矣故曰  
南儀是奇陽在南儀陰在北為兩儀四象是左  
東奇陽右西偶陰為四象也八卦是就四象陰  
陽之位而以一索二索三索而成者也總之一  
三五七九皆奇偶各得五數故曰天數五地數  
五也五位相得者言天地得五以爲數故曰相  
得者有合者言天合一三五四七九計之而共成  
二十五地合二四六八十計之而共成三十也  
總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也成變化言其間奇偶  
相參陰陽相配而成變化也行鬼神者其間有  
得有失有吉有凶以晝夜之道明  
鬼神之理推往來知幾如神也

###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左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  
兩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  
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挂宗曰書以明  
也天之曆數卦所成也。上言天地之數五十  
有五而此言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河圖五數  
居五是數之主至尊而不與凡數爲伍者也其  
一三五者合之爲九是陽之數九統于天數  
故曰參天參者三也其二四兩者合之爲六  
陰之數六統于地數故曰兩儀兩儀者合之爲  
二也天之數六統于地數故曰兩儀兩儀者合  
皆倚之而成如所謂乾之策坤之策當期之日  
當萬物之數是也故中五爲數之主非數之衍  
故不入大衍之數內其五十數之一二三四就  
外邪之一二三四數之也既以外邪爲一二三  
四而五又在中並數是五數倚于中五而五實  
居中爲至尊又不可與一切之數並用也其用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

四十有九何也。大衍之數。指八卦而言也。以氣  
言。故有三索之解。索貫也。以數言。故有大衍之  
種。有流也。一為衍數之始。主乎至靜。以御至動  
如北辰之居所。數之極也。此不可得而用者也。  
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八卦四十八策。陰陽各  
二十四。又有一奇運于其中。是謂流六虛。變動  
不居。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在曆家謂之氣盈  
在易中謂之奇數。曆之所以成歲。易之所以成  
卦。皆是物也。分而為二。以象兩儀。分而為二。左  
手為陽。右手為陰。上動者也。右不動者也。陰主  
靜者也。陰者。置十空虛不用之處。而以陽者。操  
之。象人之動。吉凶悔吝。各得二十四。四時  
之氣。備矣。其所指之一。為奇也。如一歲有四時  
成數也。四時之氣。配于十二月之中。其盈餘者  
奇也。非歸奇不能成卦。非置閏不能成歲。其事  
屬于人。言也。故曰。象三才也。下即接言歸奇。象  
閏以明之。歸奇之奇。即所挂之一也。劫是四操

所餘之策。而劫于手指之間者。歸是將所挂之  
一。歸于所劫之內也。以奇為柔。偶為剛。所謂四  
為奇。八九為偶之候也。陽奇而陰偶。不易者也。  
又言五歲再閏。再劫而後挂者。前言象兩儀。三  
象四時。是以二三四之次序。為辭。恐人不知。是  
四操再劫之後。乃挂一焉。故申明之。一變再劫  
則挂三。劫則歸三。歲一閏也。二變再  
劫。又挂已五劫矣。是五歲再閏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  
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宗曰。陰陽之策。氣數周  
乾。偶畫皆陰。儀為坤。八卦之中。凡奇畫皆陽。儀為  
乾。之策。凡偶畫皆坤。之策。統計八卦。每卦六爻  
共四十八策。乾策六十。坤策四十。有六十四其  
乾策皆作九數。所以陽爻皆九。九其二十。四  
是二百一十六策也。坤策皆作六數。六其二十  
四。是百四十有四策也。合之為三百有六十策。

當一歲之三百六十日也。此以八卦推之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十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宗曰。二篇之策。曆數成也。二篇猶言二章。乾  
為一章。坤為一章也。凡陽皆屬乾。坤皆屬陰也。  
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八。卦之數也。八卦之  
中。各有八。為八。其三百六十。為二十。八。百八十  
數也。八卦者。四象之所生。操之以四。以象四時  
凡一之數。必有四。周。縱橫為三。合之成五。此萬  
物之數也。乃四。其二千八百八十。為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數也。何以曰。當萬物之數也。萬物之  
生。皆以奇合。以偶分。以五為主。以三為形。以四  
為體。草木禽獸。皆是也。在物如樹葉。雞卵。在人  
如耳目口鼻。手足心腎。無不然者。萬物之數。即  
入地之數也。黃帝命鬼史。臣作調歷。則氣為數。  
因數為歲。以二千八百八十。為一。百二十年。  
乃復神策。曰。得天之紀。孔子蓋為萬物之數。即

天之曆數。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歲。歷六十四  
卦之數。元亨利貞。終而復始。無夷貳也。成變化  
而行鬼神。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宗曰。變者  
卦也。○朱子曰。四營。謂分二挂一。揲圓  
歸奇也。二變成爻。十八變而成六爻也。○八卦  
八卦而小成。宗曰。小成。成易也。○八卦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宗曰。  
能事。成變化也。○引而伸之。謂由三爻而六。  
爻是謂大成也。觸類而長之。謂爻之變。一卦可  
觸動六十四卦。凡四十九。六十四卦也。能事畢。  
謂以臨天下之事。動靜剛柔。吉凶悔吝。不外乎  
此也。下文顯道神機。行國  
簡括神皆其所能之事也。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宗曰神不測也體物者也道者吉凶消長運退存亡之道德行若趨吉避凶見于躬行實踐者也道之理隱而難知得筮卦之辭而顯也德行拘于理得筮為出入利用遂成其變化而入于神也顯道則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唯其顯而神則受命如響可以酬酢萬變如上賓之相對神所不能告語者得此以為補助是不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宗曰變化之中也。變化與上支成變化行鬼神同美陰陽剛柔以變化而乃合乎至中神之所為教人能變化而合于道之中也得筮之道便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即知神之所為也

右第九章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主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宗曰  
之道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易有四者皆聖人之所為以教天下萬世者故曰聖人之道其一曰卜筮原不尚言卜筮宋儒謂易為主筮占者誤也以其尚其辭聖人音易為經以教天下萬世尚其象父之辭指作經而言也動尚其變玩父之動以觀其會通便是教人變通之道也指作禮而言也制器尚其象器謂律呂管籥象謂鼓以雷建洞以風雨是教人以法象之道也指作樂而言也以卜筮尚其占此教人以前知之

道也指著占而言也皆道之所在也筮以著為之下者龜卜洪範卜五日兩書象聖克

亦不外乎五行八卦之理是皆道皆易也。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宗曰精以知之所以行有行者身所出往問者問其吉凶言者言其吉凶之所出然命者告之以吉凶之故響者向也即響明而命之響言如彼此相向而受命觀切也遠近無不候境區而言幽則隱而不可見淡則遠而不可聞者也來物謂未來將來之物知者知之于未然之先也物即吉凶之物也精者尚辭尚占而言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

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

于此宗曰尚其象至變化也。參者以三為文于此五而相參也。一奇居中兩偶環之也作者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主

如軍之有伍一統乎四也。一奇居中偶居四隅縱橫皆三統乘成五也以變謂由此而三變成父十八變成卦也錯者雜錯隨手分拆分而復合合而復分萬有不齊之數出其中也錯者理經也錯錯之交持一絲貫之屈起高下今得開合成文者所挂之一歸于物中乃成父象也剛柔相雜而成天地之文通卦父之變也自一至萬而定天下之象極卦父之數也此水上尚變尚象而言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宗曰中至靜

○易之為道動靜互根靜極而動動極而靜萬事萬化不離其宗而究无一事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木原在木發以前者也无思一念不起也无為一跡不留也惟其寂然不動所以感而

遂通有思有為先有倚者便失其中則有不  
能通之處矣至中故至神萬變之主宰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宗曰惟幾千  
也○窮極理之深遠而磨研事之幾微極深之  
處不過乎中幾之所觸乃有萬變盈天地之間  
皆幾也中之  
動者即幾也

唯淡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宗曰不神

者易也○志謂心之所動唯中易淡中乃能通  
凡物无中則何以通乎○務謂事之所出幾者動  
之微唯動于中乃能有成前言天地之文天下  
之象天下之故就易言也此言天下之志天下  
之務就聖人而言也聖人研幾以成務皆神之  
為之是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效驗亦无有

易宗集註

卷之十

言

不神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宗曰易  
唯聖人能有之○復用孔子之言以結之所謂  
贊易也○繫傳中每用子曰或冠章首或綴章末  
皆是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如斯而已者也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宗曰開物成務冒

子曰設問辭至如斯而已者也自相答詞也  
易之為道无所不該洪濤之始萬物混冥自伏

要畫卦而高卑貴賤類聚羣分之美明故曰  
開物故曰成務冒復也○文字之與從易者起  
五經皆在其後當是之時哀集天下之義理而  
載之于易書舉易書之美理而通之于事物故  
曰冒天下之道蓋天下之道冒于中也謂經也  
也謂禮也天下之樂而後決不易失者皆以易  
之理斷之斷于  
中也謂占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

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

聰明辟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宗曰與民同患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言

德指四十九策而言時而動靜而靜時而分時  
而合之彼之此變動不居德至圓也而能前知  
吉凶之事是以神也○卦指八卦與六十卦各  
有方位各成象雖然不易其德至方也而能  
以一定之理數斷一定之吉凶是以知也○所以  
然者六爻之義變易无端而以吉凶之理貫之  
于人了然明白也此聖人不指義文則公從用  
易之聖人言也○以者用也○用易之理以洗其心  
不使有一毫人欲之私夾雜于中如乾初之陽  
潛為道心之微坤初之陰為人心之危初復  
元安諸卦皆以陽為天理陰為人心之危初復  
以洗心者也○洗者人欲淨盡之謂退藏于密退  
即卑退謙退之義也○禮卑禮恭凡言禮必以謙  
剛不克過剛則暴柔亦不可過過柔則暗皆  
有退藏之義也○密即文理密察之義知易者必  
崇禮三千三百其禮至密聖人之大用皆藏于  
其中也○氏之有吉而又有凶所當患也以易立  
教養民用其中皆其禮而勿失是即與民同患

之美也神以知來著之戶也未然之吉凶必前  
知之故曰知來知以意往卦之用也吉凶之存  
一定藏于卦象一成之中故曰藏往就龍與干  
此其必古之聰明者知神武而不殺者是能用  
易之人仰聖人也民之有凶必罹于刑刑殺人  
者也民既之禮必得其吉不出乎禮自不人于  
刑也武斷也其神能斷而不流于殺故曰神武  
而不殺也要皆由于生知之哲乃成其易易無  
不聞聞易故也明無不見見易故也庸  
無不通通易故也知無不知知易故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與神物以

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宗曰齋戒神明

天民應也。有消有息有盈有虛無平不敗無

往不復天之道也有得有喪有進有退修之則

吉悖之則凶民之故也神物龜馬圖書也與起

其義而畫為卦衍為爻著為易皆所以開物成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三

易而前民用也前即開其先之義也齋戒即洗  
心之道也敬慎于心而不取有一毫之喪者  
以致其潔潔以去其穢如是則德合于天而因  
可致吉如來其往變化不測神而明之矣齋戒  
已合禮卑禮恭之意神明

其德即制禮作樂之謂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成用之謂之神

宗曰禮以齊民其用神也。上二節皆發明易

著之理此則示以理之主宰不越乎中是作易

之本原也以戶立言即孔子所謂誰能出不由

戶孟子所謂禮門之意蓋戶之中有主宰焉戶

之內外有準則焉闔闢皆指其外以測其中也

闔戶是靜闔戶是動坤之德主靜乾之德主動

動靜相生而變化成變變化化則往來不窮變  
者由中而變通者有中故通也見于外則謂之  
象凡象皆有其中象成其形則謂之器凡器莫  
不有中制而用之如規矩準繩無不以中為極  
是故謂之法也法即法也利用出入民成用之如  
高卑上下儀仰拜跪左右周折無不有自然之  
天則合之則吉違之則凶不知其然而然者以  
謂之神也此不言中而中之蘊明不言禮而禮  
具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

宗曰太極大中也。太極是陰陽合無之

人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萬事萬化皆從此生故

曰天下之大本也儀如人之有儀容以氣言也

象如人之有象貌以形言也有是理則有象太

極生兩儀謂陰陽也有是氣則有是形兩儀生

圭

四象謂天地日月也天南地北日東月西遂成

四方之象天地為乾坤之形象日月為坎離之

形象也生八卦者分此四象天陽為奇地陰為

偶曰陽為奇月陰為偶以三索之理推之而得

八卦之主爻也先儒程頤周朱皆知其理而不

能明言其故至于生四象曰太少陰陽近于荒

唐其以畫奇畫偶先後之序定八卦是先成乾

即成兌後成離成震甚為外遷于三索之義甚

不合也不如六子有長中少而陰陽无老少也

謂震與為長坎離為中艮兌為少孔子言之矣

如此之解則謂震是少陰所成坎是少陽所成

可也謂艮是少陰所成兌是少陽所成是有是理

乎詳見諸法辨三

索圖可以正之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宗曰吉凶以文大業

有吉凶所謂文不當則吉凶生也明于吉凶之

故由于剛柔之失中而行其典禮以範圍而曲

成之是謂大業也可大則賢人之業指禮而言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易宗集註

卷之十

未

業也者龜探索鈎深所以定吉凶而處亹亹禮制行而吉凶由之得所從亹亹由之得所施是著龜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未

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密都在裏許也中之體本虛虛則必有實其中者乾坤即陰陽之撰也有陰有陽相為包絡而中之理乃明中之理明而易之理立故曰易立乎其中央矣立中即立天下之大本也陰陽交錯則無以見中無以見中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是中之不得立也中不立則乾坤息自然之理也此篇以乾坤明

易與文言同義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

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

之民謂之事業宗曰廣大之業盡精微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通乎天地人者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皆由之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三

之大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宗曰象以形容爻以會通也。中言上文以明聖人之以爻象

謂人是制禮之本原也聖人作傳得于此二語

可知聖言之明其為易傳之綱領恐學者忽而不

知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宗曰卦有辭爻有辭也。卦卦象也辭爻辭也

言謂之象謂之爻謂之變謂之通此言存乎

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上文指作易之聖人而言此指學易之人而言故下曰存乎其人存乎德存乎行以結之謂人將欲極天下之賾則存乎卦矣將欲鼓天下之動則存乎辭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宗曰

人以行其德也。將欲成化裁之道則存乎變

將欲盡推行之利則存乎通以是易理神而明

之使百姓可由而不可知則存乎人若夫不端

主乎度數節文之迹而默成其德不以言辭而

信于聖人之道則存乎德行德者中德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

三

右第十二章

易宗集註卷之十終

易宗卷之十一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宗曰中成于卦爻貫于中也。○上傳言作易之理。下傳教人善動之道。動必以中。所謂時中也。中之象從卦來也。八卦三畫之卦也。成列者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在西南巽在東北兌在東南艮在西北。即上篇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之行列既成。其象則在于其中也。有中而後有四。周有四而中之象乃見。在其中者。貫乎中也。此之中。是統一太極也。其下日之卦。卦卦相易。為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六爻。每爻各有一義。而要貫乎其中。如二多譽。下卦之中也。五多功。上卦之中也。得中則吉。失中則否。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一

故曰在其中也。按注南子云。伏羲為之。六十四卦。是重卦即伏羲也。鄭康成諸人之說。皆非也。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宗曰。因變而動。中之用也。○推者推之而柔動則變為剛也。變在其中者。剛不中則宜變柔。柔不中則宜變剛。或剛得中而變柔。亦是中。柔得中而變剛。亦是中。總之其變貴合乎中也。繫以六爻之辭。而命之以或當或否。則當動而後動。動合乎中。為貴。是人之營為。動作皆不可離其中也。此即唐虞允執其中之所自來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宗曰。動其中。致一也。

之理。必因動而後生。動合乎中。為吉。不合乎中。而妄動。為凶。偶然而過。功而未反。中為悔。不知過。為吝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宗曰。立本

天行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知剛知柔。知本也。剛柔得中。是立本也。立地之道。曰柔曰剛。所謂立天下之大本也。變而通之。反復以求合乎中。是謂時中。趣時者。如義之與比。隨時合宜。不稍凝滯也。先立本。

吉凶者。貞勝者也。宗曰。正以勝之神。武者也。○

有相勝之數。而歸于貞。則能常勝。吉能勝凶。凶不能勝吉。故曰貞勝。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宗曰。得一以貞。天地位也。○

清地得一以寧。无非一中。中則正。正而固。則貞貞觀者。天地之象。不外是也。日月運行。不離乎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二

中。是以貞明。不正中。則不明矣。天下之動。有萬變。可統一以節之。口中而已矣。中正以節之。則動養乎吉。此一字。即惟精惟一之。人心為利。欲必紛。道心為天理。必一。有以一之。何動不威乎。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宗曰。

坤簡。以象告也。○此易簡。示一義來。惟一故易。乾則確然。示人以易。惟一故簡。坤則示人以簡。

確健。觀順順。言一之道。蓋本乎易。易以乾坤為樞。乾坤各有中德。口龍德正中。文在中。乾簡而不外乎中。易。

父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宗曰。父象

立也。○效此者。效于中而為父也。或奇或偶。皆從中分也。像此者。像于中而為象也。或上或下。

皆從中

立也

又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

情見乎辭宗曰聖人之情天地之文也○動乎

指用易言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指教人學易言

也又象動而吉凶見是易自然之理變剛為柔

變柔為剛乃成天下之功業善用易則善變善

變則能善其功業矣聖人之情查查教人而命

之以辭使人居而玩之六爻

發揮言不盡意其情至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

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宗曰聖人法天生萬物也○天地以生物為心

日月寒暑風雨霜雪山川原隰凡天地之物何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三

一不本天地以生而天地好生而惡殺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

藏于空處不用之處以此知天任德而不任刑

至于陰陽迭運而成歲功有陽不能無陰是

其氣後為之其德也陰德則地不能有其功

而歸生之功于天陰能殺物而得陽以運之

則陰亦生物之功也陽主生也天地以生物為心

則必生聖人使居若師之位而聖人乃實其德

大欲在財利利則利則背于禮背于禮則入于

刑聖人範圍裁制而使各得其宜皆義之為義

乃所以行其仁也孔子

傳易之大指盡見于此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

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宗曰八卦既立制作神也○史稱太昊

世音謬或謂之伏羲或謂之虞夏云云包聚

也鳥獸全具曰犧虞翻云包聚犧性也仰觀俯

察謂觀察其陰陽剛柔之理也天有日月風雷

日月象也風雷氣也地有水土山澤水火質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四

山澤形也氣之有文者曰象古人稱氣象不作

言象可以兼氣形之有理者曰法藝文志相地

為形法家言形可以兼質觀鳥獸之文而法于

云八卦生應舉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蓋

應舉之羽龜蛇之背皆有文理也與地之宜謂

地有所宜之植物也凡動物之背向上下故屬之

天植物之本向上下故屬之地也延取諸身如乾

經 32-851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宗曰：農事益民正自  
世後，乃有神農氏，賦餅食而食草木之實，于是  
教民稼穡，耨耒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  
入土今加以鐵，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  
孫木使曲而為之，所以運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  
謂之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  
震動中爻互坤為土，木入土而動耨耨耨耨耨耨  
互艮為手，下震為足，上巽為股，為進退，震足動  
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耨  
行春令，益下之道莫  
大乎此，農取諸此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宗曰：市取噬嗑，民氣合  
也。○神農又教民為市。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五

以通有無，此物有餘，彼物不足，積者無所散，蓄  
者有所取，則利不布，養不均矣。日中萬物相見  
之時也。周官有三市，此獨有日中後王乃增朝  
夕二市，與五十里為市之制也。交互貿易而退  
各得其利，所謂欲也。取諸噬嗑者，離日在上，日中  
象震動在下，交易象震為足，為大塗，互艮為徑  
路，故民聚中，互坎水，艮山百貨所出，聚貨象日  
以則散，離震之象皆不見矣。其義則噬嗑食也。  
市井交易飲食之道，天下之人其業不同，天下  
之貨其用不同，合不同者，下市合之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各得其利，所謂猶物之有間者，齏而合  
之，取諸噬嗑之義也。鄭氏云：十三卦始離及益，噬  
嗑所取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作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

下治，蓋取諸乾坤。宗曰：神農氏與民並耕而食，養食

而治，草木食上下无辨，民不食，民賤之等，歟

後八代，而黃帝氏作，自少昊顓頊帝嚳以迄于

堯舜，始制為典，禮文物，小畧世運，風氣漸開，

窮而當變，聖人于是為之，流通其事，使民趨之

不怠，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神也。漸而相忘于

无言之天者，化也。是以使民由之，而無不宜之

神化宜民，所謂易也。易之為道，當其窮則變，

易變易則流通，流通則可以久遠，而无弊，是以

自天祐助之，而成其吉。无有不列天者，聖而

已矣。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也。自黃帝至堯

舜，締結作會，製為衣裳，臨御兆民，而天下咸治

蓋以神道設教，恭己南面，所以神化宜民也。上

衣下裳，如天尊地卑，示人以上下之禮，禮達而

分定，止邪僻于未萌，治道之所以成也。取諸其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六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宗曰：濟取于渙，木道行也。  
剡之使短也，剡木中虛為舟，剡木末銳為楫，濟  
不通者，橫而渡也。致遠者，東西南北無不至也。  
凡皆所以為天下利也。取諸渙者，其象與木在  
坎水之上，故象曰：利涉大川。傳曰：乘木有功也。  
上五畫中虛，舟象。初畫偶二，楫象。阻絕隔遠之利  
地勢易渙，故必得舟楫，以通其往來，舟楫之利  
既興，天下如一家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宗曰動而

說九不隨也。一木有用舟楫陸行需牛馬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也馬以爲之則利矣取諸隨者其象上說下動象從坤來坤爲生兌從乾變乾爲馬震一奇畫在下陽寔而大引重之象也兌一偶畫在上前道開張致遠之象也互艮爲山又爲上震爲足服乘之象也其義動靜行止隨人所欲不勞而得故動而說隨之義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宗曰慎固卦守无遠豫也。川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至矣不可无以禦之故設重門以閉之擊柝木以警之取諸豫者坤爲閭戶互艮爲門闕重門象震爲木爲善鳴鳴柝象艮爲手擊象中爻坎爲盜暴客象或云上二偶畫以象重門一奇在中以象門內擊柝下坤以象衆皆安居豫之爲義逆也又備也謙輕而豫忘以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七

逆豫故豫備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

諸小過

宗曰以濟萬民雖小過也。○民知粒食在掘地以爲容粟之曰使民茹其糈而辭其穢得濟其所欲矣取諸小過者上震爲木下艮爲土上動象杵下止象臼中爻兌爲毀折象斷與掘良爲手大衆坎陷象臼春既已粒食又杵日以治之亦事之通焉情詳者萬民以濟亦所謂小事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睽

宗曰弧矢之威天下利也。○外有擊柝以防暴客有自柝日以治粒米而無以威不睦之徒則雖有險而不能生有粟而不得食矣于是張弦于木以爲弓剡銳木端以爲矢所以

示有警備使天下知所畏此其利也取諸睽者互坎爲絲弦象也坎爲堅木木象也兌爲毀折剡象也互坎爲弧矢中附強上下兩稍弱故象坎也離爲夫夫前銳後括中定詩虞故象離也此合睽之具也有乖睽者然後成以服之是其義也故有乘弧說弧之占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宗曰民得所處象以壯也。○黃帝以

前木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也易之以外垣四周之宮戶屬以內之室有直承而上之棟兩垂而下之宇以備震風凌雨也棟居脊樑也宇簷也考工記云棟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以廣下爲宇是也取諸大壯者震木棟象乾天覆物棟宇宮室象也震動在上乾健在下風雨動于上棟宇健于下則大壯之義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八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也

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宗曰

送死無憾天事得也。○古之藏尸以薪藉其下覆其下者水服然葬之郊野之上中不近山川也不崇十爲墳不植木爲識居喪之期无日月多少之數後世聖人易之以內棺外槨按禮有與氏瓦棺夏后氏堊版周人棺槨此謂後世聖人不崇而帝堯舜故也取諸大過者其象下巽上兌大衆坎坎爲毀折人毀折人曰斂棺之象其槨象兌爲口爲毀折人毀折人口斂棺之象其義過厚爲大過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宗曰治官察民治道成也。○黃帝以前民淳事

簡事有大小結大小之繩以識之後世許漸生  
事物紛雜結繩不足以理乃易之以刀筆而木  
簡爲文字之書以識之又刻木爲畫而中分之  
一人說左一人說右以爲合約之契以驗之百  
官用之以治其職業而民用之以察其治亂取  
諸大者乾兌皆爲全乾爲言兌爲夫五奇相連  
上畫爲偶畫與之象其義則夫乃君子決小人  
之卦以治以察則考核精詳足以決去小人之  
欺罔也十三卦終于夫者書契立而詩官邪意  
民愚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大者也以畫卦始  
以書契終萬世文字之祖也孔子曰吾觀夏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文字之所  
自始仰禮之所自始聖人制器尚象道  
變宜民神化咸能莫有大于此者也

###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宗曰象始于書畫始于象也○是故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九

承上文制器尚象而言易之爲道未有文字之時但以卦畫之象示人像者以彼方此有似之謂也六畫之中必有所肖似者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此若易象而可見此伏羲之易也

象者材也

宗曰天生五材家辨貴也○美茅厚也木挺曰材材幹也一卦之體如木之有材幹可以度其長短而審其幾故謂之象此文王之易也

易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宗曰物動以文禮所生也○爻折屈也其

文象折屈之形後世因易之有爻故加肉爲看字以別之故呈猷也效天下之動者言其分卦之材聚卦之體而適陰陽之變以盡事物之理天下之動皆出其中也此周公之易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宗曰吉凶因悔吝而生者自無而有著者自微而顯象言動吉果凶動凶生于卦爻之中也在大者也悔吝者改過而吉吝者文過而凶著于卦爻之外也在人者也易之爲象辭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于人乎况于萬物乎因而重之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不一其變動而象亦以之滋矣萬物萬事至纖至悉无所不有其道甚大皆以動合乎象或取正體或取旁體或取互體或取變體或以辭告或以理告或以一字一義告无一不本于自然臻于神妙不測者也

###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宗曰卦體陰陽貴一也○此解六子之卦也震坎艮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十

陽卦也而其畫一陽二陰是多陰矣與兌離陰卦也而其畫一陰二陽是多陽矣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宗曰卦數奇耦不易之陽多陽而卦反謂之陰陽卦以奇爲主而其數皆五畫陰卦以偶爲主而其數皆四畫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

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宗曰君子小人一德異道尊之理陽尊而大爲君道陰卑而小爲民道

爲主則名分正此君子之道小往大來之時也陰卦二君而一民二君以爲主則政出多門此小人之道大往小來之時也在諸卦爲陽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者未必皆小人之道此但

以陰陽之常道在人爲言故曰德行不指卦例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宗曰：慎思之，无見利也。○此章錯舉十一卦，又教人精義入神，安身利用之道。下經首咸，此章末首咸，蓋謂天下之動，不能貞夫一，皆起于咸。咸于安者，利欲薰其心，則思慮擾于內，陰符終日，經利一源，其若咸之九四，一爻咸卦中，三與二比，五與上比，皆咸于近利，而失其正應，惟九六之應，是其所本有也，惟守其靜貞，自无所悔，故戒之以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憧然以利之故而昏其心，馳逐其思慮于上下之間，之于外而往比于五，則五將率其所比之上，所應之三，以從爾之思，乃多事矣，之于內而來比于三，則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士

三將率其所比之二，所應之上，以從爾之思，又多事矣，皆思之為咎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物來順應，廓然大公，有一定之理，原有同歸，但有殊塗，原是一致，徒百其慮，隨其利，即受其害，思慮之為咎也。終之為咎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宗曰：利生，非惟偶也。○承上往來之故，而明屈信之道，不端于利，而自无不利也。日月陰陽之象，寒暑陰陽之候，陰陽相為循環，日月寒暑自然往來，而生其明，照成其歲功，則有心以作往來者，非也；有往來者之屈，乃有來者之信，知信之利，而不知屈者之利，亦非也。此以知天下之相感，有

自然之理，有自然之數，則有自然之利矣。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故以誠也。精偽相感而利害生焉，難以偽也。偽者，思慮之所起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宗曰：屈伸

得也。○承上屈信之故，而明精義之理。尺蠖，郭璞云：蠅也，重也。漢志云：蠅之義，取諸尺蠖。一節取諸引，變于尺伸于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尺蠖義也。龍蛇冬則蟄，所以伏氣山林，冬蟄蛇出必死，是无以存身也。尺蠖不蟄，不能伸，伸而再行，則又屈，龍蛇不蟄，則來歲不能奮起，既奮于來歲，則又蟄，此萬物自然之機。君子時中之用，于是可以觀禮焉。印宗禮卑，卑者屈義，印宗義也。行禮者必以謙俯仰之容，即屈伸之義也。退抑之意，即蟄藏之義也。精于其義，自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士

入乎神，惟是可以感，人動則變，變則化，所以入神所以致用也。利于用而身安，行止有常，不罹于害，崇德者，崇其謙德，卑而上行，是以崇也。崇效天，卑法地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宗曰：聖不可知，知化極也。○承上崇德而言，窮神守

風，以崇其德，久之則由勉以幾于安，時中而應妙合自然，亦不知其或為屈而或為信矣。由入神而至窮神，窮者盡于神之謂也。窮神則知化矣。唯天下至誠能化，管仲曰：一龍一蛇，一曰五化之謂周知化，如知一府一州之事也。不知其屈信，而但知其化，則德崇于无可崇，而盛矣。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



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宗曰  
者凶身名始也。此下皆發明利安身之道。困六三一文來剛涉險履非其地欲上比于四而四不納剛如石是困于上又陽剛非三所可乘而據其上。是據于蒺藜也。周禮罷民之有過惡者坐諸嘉石罪加重而置于叢棘者入圜土收斂之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故曰各必墮身必危也。此皆不知守屈安身之故也。失禮之意云胡不死雖止六之正觀亦不為用故不見其妻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三

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宗曰藏器動時說天行也。解之上六是以  
小人之驚害者而在高位如隼之乘于高墉人莫得而捕之而九四以陽剛之德居上公之位用坎弓離矢以射之應手而獲蓋其平日既有其具而藏以待時相之而動故无括窒乃出而有獲其器成于平日其動相于機宜是以利用有其道也。冠義者君子之器用世之弓矢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宗曰利不可居悔其福也。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是以不仁而不以為恥。不義而不以為畏惟見利輒動不見利則不勸不加之以威則不懲畏害之心仍是好利之心而好利之心可勝之以畏害之心故小以為懲

則大以為誡小人之福也不加懲誡則蹈于刑禍矣宗曰  
禍矣。墮墮初九履校滅趾震動于下不動于利而行不行不仁不義也。雖不能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宗曰利昏其心无小大也。小人好小不善不去則必至于積惡而不可掩至于獲大罪而不可解刑禍隨之矣。荷最厚之械則將至于滅其耳失其聰矣出乎禮則入于刑則其智非耳之咎思之答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宗曰  
宗曰知危而安禮可久也。只是无忌憚君子時中只是戒懼恐懼故知危而後安。知亡而後存。知亂而後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常不忘亂。即是信个忠履安身利用之道。可以保其國家否之九五以其亡之心有苞桑之固而斯道也。去其利者即去其害。慎獨之學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四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宗曰  
宗曰食貲必敗位不中也。古人君用人必度其德量其知與力而後授之以

官為之臣者亦必自度其德量其知與力而後能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亦不可苟選三公乎台卿祿而不加自反如赴蟻之火鮮不反矣庶幾有殺伐之凶身將不免焉不為謀食宅失其利而羅其害利其可為乎甚矣人之不可有越思貴乎行其素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于石焉寧用終日斯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五

四君子未有不全其身者小人未有不蓄其身者懷德之思果无益也是故安身必本精義精義要在審幾若豫之知幾復之庶幾則明于安身之道知屈與伸不迷于往來而惑于私利者也至人于凡事之交焉然而來粹然而往紛紜萬變而幾微之動能豫曉之若素常較量精義而不爽于毫末神觸神覺神應神應如子之自持足之自蹈觀大之長如飲食之調一顧盼無不神本无不燭特以有所係戀則至于盡微皆利之為害也利在上則謂上利在下則謂下利不謂不瀆則此中亦洞然明微也幾在將動之初微跡之際而其兆已先見有吉則必有凶君子不昧于私利不迷于往來見之即作不俟終日豫之六二有之中正自宜介在初三之間不阿附上卦九四之權勢雖四之黨與初六與六三在下亦不與之淡交而介然判決如石之堅裂截然而斷止在俄頃之間寧待終日其斷

可知矣于是又咏嘆君子知微知彰微而能彰幾而知矣知則柔而能剛斷也萬夫之望為眾瞻仰雖百出庶物不難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五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即屈義也故屈伸相感  
為利用安身之道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  
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  
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  
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

之立心勿恒凶宗曰民不我與自益凶也○益  
之為其見善則趨避則改是  
以君子之益民也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乃能  
安其身倘在上者不肯益下則是上不好仁自  
處于危道而驟欲動于民則民不我許也易心  
是不悅不許之謂我實不德而以空文恐嚇之  
則徒生其疑二之心而不應矣定交如大學與  
國人交止于信者是也上素无以取信于民則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七

與散離絕而不相屬是之謂上下无交而求民  
之與我得其益上好仁則下未有不好義者不  
然則修之者至矣凡此乃上九之子處高位不  
能知及入神安身利用徒憧憧于往來而不崇  
其德不恒其心无以慎其所感而善其所  
交之故也是徒欲利己而不知利人者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  
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

之德宗曰易始乾坤神明通也○此章專釋乾  
坤以該括六十四卦開發作易之旨門者  
如論語誰能出不由門之意見易之所從出也  
乾奇為陽物坤偶為陰物卦畫于地以直足  
者謂之陽分陰足有物矣而其德則无不  
合陽中皆陰陰中有陽陽極而陰陰極而陽皆

其德之合也而陽主于剛陰主于柔各有其體  
體即形質之為也體有分別故以體乎天地天  
地判然兩體乃有其撰撰數也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皆受天地之數而成也有形謂之體  
无形謂之神神之屬昭者謂之明神明之德即  
利上益陽合德之德陰陽交錯變化而入于神  
運者是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可久則賢人之德指用易者言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宗曰易以爲文不得已也○一卦有一卦之稱  
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吉物或言事變雖  
極麗雜而不越乎理于以稽其義類无所不至  
其衰世之意者中古以來人心變物感紛拏  
乃不得不極其詳審以詔告之  
使有所警懼而得所適從耳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太

正言斷辭則備矣宗曰文當而德章也○往者  
事在後彰而示之察而審之理在前來者方來之  
本顯白易則以天道微之天道本幽淺易則以  
人事顯之開明而確當使人曉然而无所疑確  
然而不可易所謂開而當也名即稱名之名各  
以物而辨物即陰陽之物物得名而正所謂各  
辨物正也以言乎斷吉凶之辭則已盡于此无  
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  
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  
之報宗曰因二濟行淑民志也○此馬道吉之  
稱名者小也而其取類則本乎動靜陰陽之  
說天察地豈不大乎其旨之所示者遠不在淺

近其辭之所繫者文多條理其言委婉曲折而中于理不爽微應其事數陳方達而隱其端使人深思凡若此者何也上古民出于一雖雖肝肝无失无得不求報應不用分明哀世民心二矣情偽愛惡相感相攻而吉凶生焉聖人因其心之二以明或失或得之報使人知忠吉逆凶之道皆所自取而有所警戒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宗憂患之作與民同之也○伏義作易其理始出而未有其辭必待文王而始興起蓋因其拘于羑里而憂患之心而乃作其辭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時時皆有憂患之心反身修德所以處憂患之道也文王之作易正謂人以處憂患之道也

易宋集註

卷之十一

九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宗曰卦德用彰禮上憂患作易言九卦係上下經序卦次第合理與數而得其要歸總足常存憂患之心而以守其禮以去其利以時其中反復九卦而其義乃大著矣天地成位而生萬物自屯蒙雷訟師比而離然後有禮而成履損上下定民志使人不得越禮以行而趨于利履而後泰乃一治泰復為否受以同人大有而憂之于謙象多益寡稱物平施居卑自牧乃去其競利取盈之心而不失其禮謙而後復以順而動形罰滿而民服乃成一治隨時而變有事則觀變而實致飾而盡不失其禮以至子則自修其德乃以至日閑閑絕利一源而後一陽來復復對育物成其无

矣乃一治大畜以養千順大過改昭以罷于離水火相交萬物成感遠端夫歸而禮義有所歸要之千入立不易方久道化成乃成一治自是而退則而進進而退而傷傷而反而乘乘而難難而散散則而不可以不知損矣愆忿室慾損剛益柔與時行而日進无疆遷善改過動而冥順其益无方由是夫決無遇萃聚而升又不可不知困矣任險而說不失其所剛而得中乃能養物而不窮于升及之地又復幸故而鼎新之費而動之又終止之又漸進焉乃得所歸永終知敵至于大豐折獄而不留獄外順乎剛旅失其居又不可以不知巽矣剛巽中正申命用事而乃志于治矣然後崇廟祀制度數議刑獄尚卷險思患豫防諸物居力始終不出乎禮也

易宋集註

卷之十一

十

早以自牧之心雖勉而由禮中无所主故以柔為柄便于執持也人事錯定不知自反則撥其本根易易矣故以復為本內有根義又貴于持久否則迷于物感而本不固矣又貴于損之則肆于私欲而身不修矣德愈愈益以損之又貴于遷善改過以益之否則无所增加而不能優裕矣又貴于知困窮乃得通身處患難而乃謙常變之道故以爲謙也又貴于不窮以靜養動往來井井而乃得施設之所故以爲地也天下之事變无窮其間得失之道固不容變貴有以制之非亢辰者所能為其順從事剛柔得中也恒久于禮也損益禮之宜也禮以處之謙以用也禮以養人汲以井也與以順于禮則之與謙也德即中德也出于禮則私利之心无所防範而失其中矣

凝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

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  
居其所而遷與利內隱也。○此又以九卦之體  
言履之為卦一陰處下三陽之下各履其位而  
其和陽上陰下陽盛陰微和之至也謙之為  
卦一陽處下三陰之下勢似卑而實尊似晦  
而實光也兩卦體正對禮之極盛也復之為卦  
一陽生于五陰之下陰之黨盛可謂小矣然與  
泰陰不陷亂如南暗中一辟白光極其分辯物  
指五陰之類也陰陽相感久而實亂惟恆之為  
卦長男正位于上長女正位于下陰陽維處而  
不至厭敗也損卦艮上兌下兌如山下不可平  
如壑不可塞是先難也陰陽各得其位夷高就  
卑後無難事也益卦上巽下震順乎其上動乎  
其下陰陽相濟以施充長寬裕不假設為也困  
之為卦下坎險而上兌說險而能說不為所用  
雖處于窮而乃得其通也井之為卦上坎險而

下巽順二陽伏處井中居所不動坎中一陽上  
汲而及于物善為遷轉也巽卦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其義為入為伏最能稱量事物之所  
宜而委蛇行權不露形迹故曰稱而隱也  
履以和行謙以致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

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就人之所以  
用卦言也人心之私欲易生乖戾約之以禮  
則制行始和所以為德之基也謙者禮之實不  
讓則執手禮惟謙可以制之所以為德之柄也  
召溺之心不能自覺復則照用以自知所以  
為德之本也二三其德不可以久則用恆以一  
之乃得所守所以為德之固也人欲害于德者  
也損之又損德而空之則遠其害矣所以為德  
之修也天理利于人者也改過遷善其益无方  
則與其利矣所以為德之裕也人有欲而不遂

則怨天用剛之道寡之貧賤患難素位而行所  
以為德之持也人雖止知利已則凶義用井之  
道新之養人之欲而給其求所以為德之地也  
天下事有經有權九爻之人不能達變則用巽  
以行之權者聖人之大用行權乃能合禮禮者  
制也所以為德之制也如于履終于巽皆主于  
禮者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  
所適○此言易之為書始於履終于巽總歸于行禮此章  
統言易之為書皆歸于行禮從卦爻之變處見  
之也變動不居而出入以度无常有常是以

曰不可為典要而又曰既有典常也蓋禮由中  
制剛柔得中而後成其為禮若不能損過就中  
何以合度乎日用乎常之際禮不可以斯須去  
身不可斯須去禮即不可斯須去易故易之為  
書不可遠也禮安而能遷故易之為道屢遷  
也變動不居六句剛柔遷之義也不居者不居  
者六位皆虛陽可流于陰陰可流于陽无往不  
流故曰周流也上下无常者內卦可變為外卦  
外卦可變為內卦也剛柔相易者奇爻可易為  
偶爻偶爻可易為奇爻也不可為典要者言吉  
凶无一定不可拘以典常繩以要約唯其變之  
所在而成條理可使因化為吉也適者適得其  
常也

其出人以度外知權○此言易之為書始於履終于巽總歸于行禮此章統言易之為書皆歸于行禮從卦爻之變處見之也變動不居而出入以度无常有常是以

知所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之故大訓也。又明于憂患之來與其所以憂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余曰。待人而行。優優大也。初率其辭以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右第八章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三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

其時物也。宗曰。知剛知柔。知時物也。此章析

謂之質卦有由來謂之始卦有由成謂之終如

乾始終皆剛坤始終皆柔坎以剛主柔始終仍

是剛離以柔主剛始終仍是柔震始於剛終于

柔而仍以剛為質巽始於柔終于剛而以剛雜于

柔唯其時物時宜也。如乾之六位時乘皆乘于

剛其物宜于剛也。坤之合章時發蓋發以柔其

物宜于柔也。凡卦之動靜吉凶皆以其時時宜

剛而為剛物時宜柔而為柔物則吉時宜剛而

失其宜而凶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

終。宗曰。本末之物初終辭也。初爻卦之本其

已成時物已著故易知。聖人繫辭于其初則擬

成其端委而成之于其終終卦體之終也成乃

辭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宗

德備于中大本立也。雜參錯其辭也。物卦中

非即存以吉凶之辭也。中爻指二五二爻言下

卦以二為中上卦以五為中下之時物宜柔上

之時物宜剛宜柔而柔宜剛而剛則是不則相

悖而非矣。或柔位而轉宜剛或剛位而轉宜柔

則是否則太過而亦非矣。非其中爻不備言不

觀于中爻則其義理不全也。故曰括以陽中之

義玄子何氏曰。此兼正體互體言也。內外既以

二正卦之體其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三

其義愈詳而無遺闕要之傳中每以中字解三

五二爻五卦亦從此二爻而互也。二爻上互四

爻為一體五爻下互三爻為一體皆二五二爻

為卦中德所不得離也。此亦足以相發明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宗曰三才之道剛柔濟也此就重卦之義以發明三極之道也廣大者體統渾淪也悉備者條理詳密也又陽爲大陰爲小廣大者以陽治陰使小者皆歸于大故廣大者上畫象天中畫象人下畫象地天不兩則獨陽無陰地不兩則獨陰無陽人不兩則陰陽混而不分偏而不全故必兼天地人三者之才而兩之則天地人各有剛柔相濟動靜互根之道具

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宗曰：殷周之際，吉凶分也。此發懼，即中庸之理也。君子時中，本于戒懼，小人反中，由于无忌。懼文王則戒懼之君子也，紂則无思，懼之小人也。文王以盛德而見紂于紂美里，憂患爰以興，易即舉文王與紂之事，斷之其心，危懼是以于卦例吉凶之間，舉乎其言之其辭，亦危也。危者使平，蓋人心危懼，故能使險難之境，亦就于坦平。文王之謂也。人心慢易，則能使國家之勢，日即于傾危，紂之謂也。危乎傾危，皆以地勢言之，使之若武使之天之道也。即易之道，也。故曰：其道甚大，百物猶言百事，近而語默動靜之微遠而天下國家之大，不能廢此理也。誠能自始至終，常懷此懼，則得其大要，而无有咎人之言如是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壬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宗曰：知險知阻，承上章言易道之始終，危懼以其知險知阻，故也。若不知險阻，則必傾危矣。惟乾至健，健則不慮其險矣。其德行恆易，易則自然无險矣。然健能履險而易，乃知險如地勢險者，險在前而不知，則為險所陷，惟平易之處，有險必覺，不恃其健，乃為至健也。惟坤至順，順則不礙其阻矣。其德行恆簡，簡則自能无阻矣。然順能行阻而簡，乃知阻如地勢阻絕者，阻在前而不知，則為阻所隔，惟簡要之路，有阻必覺，不恃其順，乃為至順也。德者蘊蓄之理，行者施設之迹，近視遠曰阻上。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字衍慮定天下之吉

國成天下之亶亶者。宗曰：吉四定慮，禮制成也。心而悅好之，探索于慮，而研磨之，則以乾坤之知險知阻，而知吉凶，以斷之，中而成天下之務，盛而不窮，必此人也。易簡中德也。險阻從利生也。合乎中道，不為利誘，則有吉无凶矣。成天下之亶亶，蓋言禮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宗曰：變化，云為不出乎宗也。在天道則有變化，在人事則有云為。以天道之變化為人事之祥，則天人事相感，凡吉之先見于事者，必有預祥。心一則動氣，統以應感，言也。象之著見于事者，則其器數有物，必有則以作禮言也。占之推測于事者，知其將來，至誠可前知，以卜筮言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壬

此皆乾坤易簡知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宗曰：有等百姓與能也。前二句承象事知器言，制禮者聖人之事，蓋因天位尊地位卑，遂成禮之等殺，而推聖人能之後，二句承占事知來言，卜筮者百姓日用之幾事，蓋謀之人而有得失謀之鬼神而有吉凶，因此百姓之所可與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宗曰：象與情合而禮作也。剛與柔分而中其卦之名，視乎八卦統六十四卦而言，以象告者，此伏羲先天之易也。一爻之所稱以象告者，一爻也。一爻之情，以情言者，視乎其情事之所屬而為之辭也。此文王周公後天之易也。剛畫柔畫，錯

變動以利言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

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示

利卽不中。物害滋也。○凡卦爻之有變有動。皆以利之所在而言。有吉有凶。皆以情之所在而

遷使不知有利則靜而不動止而不遷矣蓋凡物之情皆以利動者也卽于卦爻之變動見之

矣。是故因利而有愛惡。愛其利。惡其不利。若相攻擊而吉凶見矣。或取利于遠。或取利于近。若

乘承此應之類皆有相取之義而悔吝見矣有  
刊則必有害其實情之相感以利而僞詐之相

遷也。凡易之道取于正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感亦以利有利必有害矣。此所謂以利言。以情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无

三與上應。若令其正應而從近比者。必其果有  
相得之情之理也。若但貪其近利而實不相得  
則凶或害之。失其利矣。必至于悔。且終于吝也。  
此論利之爲害于人。人之情有以自取之也。故  
下文喻言之。王輔嗣曰。父者何也。言乎其變者  
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  
之所求也。故聚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實  
柔愛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  
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製所不能齊。度量所  
不能均也。爲之豈在大哉。陵三軍者。或懼于朝  
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近不必比  
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平也。同氣相求。  
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投戈散地。  
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高浪。則朋越不患異心。  
故荀彧其情不憂乖遠。荀明其趣不須疆武。能  
悅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合。異而知其通也。  
其惟明于父之義者乎。卦有互體。有本體。有正  
卦。有反卦。用无常道。事无執度。動靜屈伸。惟變

所適故父位者所處之象也正應者同志之象也永乘者順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易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于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受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得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逆順者存乎承柔明出處者存乎內外近遠終始者存乎會合辭位尚克誦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要貞明屯勞貽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淺動天下減君王而不可危也傷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當其列貴踐之等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親父思受受斯盡矣要之貴以時中爲用而以絕利爲原然後能行其典禮而不惑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辛

將叛者其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宗曰：盡辭之變，易知言也。○六辭卽六爻中所列之辭也。上文言爻之情盡矣，命辭之法必各有其爻之情，爻之辭從情而變，亦猶人之辭由情而遷，故舉六爻以譬之。大抵數于中者，必愧于外，秦武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將叛者辭慙，也將有言于人而逆知其不克售也，必左右枝葉以捷其聽，商鞅之說孝公是也。中疑者其辭枝也，直情正論，不待煩言，申公之對武帝是也。吉人之辭寡也，人而躁競，必強聒以憾人，亦令人喜，亦令人厭，淳于髡見梁王連第三日三夜是也。躁人之辭多也，小人疾君子而欲毀之，必溪詬其毀之，述或陽譽而陰詆之，或旁中而巧詭之，公孫弘之語董仲舒汲黯是也。誣善者辭游也，中无所主，形見不義，遇智

者不能伸其說矣。昶之見孟子是也。失守者辭屈也。聖人以六爻繫辭。如化工肖物。使人因爻之辭。以見爻之情。吉辭一而已。不吉者居其五。此足以盡險阻之變矣。上下皆為繫辭作傳。故以論辭終焉。

### 右第十二章

### 易宗集註卷之十一終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主

### 易宗卷之十二

####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宗曰。神者以輔易也。此章論蓍占之理。而歸于履中。路和以行其典禮之義。聖人指義文則公也。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義也。自伏羲氏已用蓍矣。神明之理。在幽隱之中。聖人作易。以贊佐之。令微者得著。猶大衍章之所謂。佑神也。著似蘋蘩。青色。科生。從草。從耆。草之能壽者。生千歲。其叢生滿百莖。同本三百莖。其上常有黃雲覆之。博物云。以其老故知吉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繩契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天地生蓍。以為筮卦之用。因聖人作易而生之也。

### 易宗集註

### 卷之十二

一

參天兩地而倚數。宗曰。數之始以中也。河圖為衍母。一二三四五。五行之所從生也。參天者。一三五七九。位皆奇。陰數屬地。二四六八。是參之也。二地。合六。是兩之也。倚者。依之也。依于中五。而外有一二三四。分列四方。又以一合五。成六。二合五。成七。三合五。成八。四合五。成九。統以五。合五。成十。是凡數皆從河圖中五而生也。故曰。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共為五十。有五。舉數之大凡而言也。除五為數之上。其五十皆衍之而成者。由此五十之數。推而極之。以盡天地萬物之數也。關子明云。數兆于一。未可用也。生丁二。成于三。故天數五。地數五。參兩之謂也。既以參兩為五。合天地而言之。何以參兩屬之。天兩則屬之地乎。孔穎達云。古之倚耦。亦以參兩言之。不以一目濟者。以三中含兩。一以包兩。故也。既曰一以包兩。則但言參可矣。何以並稱兩乎。是

安丘氏云陽象有一畫中實得三分陰象指一畫中虛凡陽間一分故曰參兩朱子亦云陽道常健陰道常之不能為三止于兩而已若然則何以曰人數一十五地數三十乎又謂三奇為陽畫兩共三為陰畫則是地之數倍于天之數也又謂二變皆陽三共三而為九道擇之策四九三十六是三個十二四六二十四則兩個十二也以十二為數本此十二之數又何所本乎孔子之以著明數也蓋甚顯而易矣而希強穿鑿失之愈遠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宗曰窮人達天也○數既形則卦成矣觀變謂觀其陰陽所以立卦也卦既成則爻分矣陽爻為陽陰爻為陰發者發明揮者揮斥因其陰陽之變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二

而發明其剛柔之德揮斥以用之期爻所由各也故曰生爻也又既成觀會通以行典禮矣和順于道德指行禮而言也卦爻有吉凶所以貴用其吉不用其凶者不過以禮制之修禮則吉矣禮之用和為貴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達道五禮也先王順乎人心自然之理而作禮事親於父兄皆順德也父母其順是也行于禮為道得于禮為德要以其順為之主如謀以行禮是也理治也治之必有其義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五倫各有等則義者禮之宜也天以一中分化而人受命于天則為性大命之謂性也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窮其理以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所謂至乎命也至者以人合天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也必至于乎命則人定時天乃見聖神功化之極不外于作易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宗曰六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位成章禮所生也○上文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此言性命之理在天為命在人為性天人一理也上文言和順于道德此言順性命之理道德即性是性命所以謂禮者天理之節文性命同原者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以氣象言剛柔以形質言萬物稟氣于天成形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剛柔也亦有在形而言陰陽在氣而言剛柔者履霜陰始凝陽剛而不中是也以見陰陽剛柔一理也仁主生屬陽而用之以柔義主殺屬陰而用之以剛天地人原無異道而用之各有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三

其才端以陽屬天陰屬地不可也端以剛屬天柔屬地不可也所以立人之道必以仁義二者仁義所以用陰陽剛柔之道也立者而足相對之象非兩不立是以兼三才而兩之也天有奇畫亦有偶畫地有偶畫亦有奇畫初為地居數之畫四又為地陰數之畫此以上下卦爻分見之也初為地二又為地是以上下卦合觀之也三畫已具三才之道又重而六之是兩其三才也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初三五為陽二四六為陰各得其半故曰分也迭用剛柔以爻言柔為六剛為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更迭以為用也分之為經迭用為緯經緯錯綜條然有文故曰六位成章也于其成章可以觀禮貴得中而已矣分迭為用亦時中之理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宗曰：八卦相錯，二氣行也。○邵子曰：此為對待也。獨是八卦相錯，乾坤順逆二義。非專言先天是合河洛先後天之相錯，順逆也。先天八卦陰陽正對，後天八卦則相錯矣。錯然後逆，逆然後反。是以後天八卦則相錯而外，位則不相對。序卦因用轉體焉。世運之所以有治有亂，有往有復也。天地定位，言乾坤南北是，但定陰陽之位，而不行其事也。山澤通氣，言居西北不用之地，而令長子先天震位是陽，仍居陽兌是陰卦。後天則居東北，西天坎位是陰，亦居陽通氣者，陽氣通也。雷風相薄者，震是陽卦，後天則居正東，先天離位是陰，仍居陰卦，後天則居正東，先天離位是陽，仍居陽卦。相薄者，陰相薄也。故曰：人卦相錯也。坎離先天對待于東西，後天仍對待于南

以其為逆數也。有順有逆，故可以知來也。屈伸相感，乃成變化。而行思之，故可以知來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宗曰：八卦之物也。○此言八卦之用，即三男三女之次序也。物之始生，皆指物言。生物成物之次序，如是者也。此物始生，皆指物言。生物成物之次序，如是者也。長風之散也，得雨而潤，澤之潤也，又需陽日，則顯之。止于艮，山有土，說于兌，地有澤，要之乾為之。得天父而生，坤為之。藏，依地而養也。乾為之。坤之始為震，震主父居于內，震與長男長女之卦也。次則中男中女，坎離主父居其間，又次則少男少女，艮兌主父居其外，總括之乾坤為六子之父母也。雲降胡氏曰：自動至順，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人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濟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宗曰：六子用事，乾所定。後天八卦之方位，皆五行。震四時，率萬物者也。坤六子，皆帝之為也。震為木，其亦屬木。春自為句。人者皆帝之為也。震為木，其亦屬木。春今木也。物生于春，交夏而榮，為木。其亦屬木。春萬物明著，皆相見也。大生土，夏至陰生之後，七月陰土主令。為坤。委于萬物，上司令長養也。兌西秋令物至收成，无不充足。故以說言兌。陰金乾陽金也。坎金相潤，陰凝于陽，必戰。是以萬物凋落，坎居北方，于是為冬。極陰之中，一陽伏焉。萬物當坎陷之際，賴此一陽在下，留其生氣，萬

物皆歸其中。可謂勞矣。艮居東北。歲序止。歲功成。于時為冬。春之交。成終而又成始也。洛書之象。九居一。離九而坎一也。左三右七。震三而兌七也。則正之位。其數皆陽。陽德中正者也。二四為肩。其四而坤二也。六八為足。乾六而艮八也。則偏之位。其數皆陰也。以之合于河圖之象。先天一六同位。而後天則一正而六偏。二七同位。而後天則七正而二偏。三八同位。而後天則三正而八偏。四九同位。而後天則九正而四偏。皆左右相連。而分布之者也。皆足以見陽為正。為主。于中。而陰為偏。為輔。于中者也。天地之貴陽。而賤陰。聖人之扶陽而抑陰。于此大著矣。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宗曰。六子體化。四序成。言帝此言萬物。物以帝為主。宰帝之功。用見于物也。連齊。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居南北。震動也。物生之初。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故居西。此四者皆正位。震陽木。巽陰木。故居東南。兌陰金。乾陽金。故居西。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一居西南。一居

東北。所以均配于四時也。此四隅也。項氏云。白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所以為殺也。乃為生。陰合陽也。物之成。形。尤不由于女類也。白西北至正東。皆陽卦。陽所以為生也。乃為殺。陽合陰也。物之受氣。在陽而震則剛柔之始交也。五陰起。而至于十月。終坤。亦從南轉西。十一月。起復。而至于四月。轉乾。亦從北轉東。也。皆飲酒。禮。天地。顯發之氣。始于西南。迄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厥氣也。此天地之美。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實。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實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東北。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以義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介于東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以輔乾也。坤仁而尊。嚴始于西南。父義而尊。嚴始于西北也。長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生長男。則居北。東。長女代母事。則居東南。中女佐長女。居南。少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

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

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宗曰六子

育也。乾坤至後天退處西方二隅不用之地

唯是六子變化以成萬物一故神兩故化神莫

神于乾也奇之動處見神故曰知幾其神乎幾

者奇之所為也天地間皆奇也運化于萬物之

中而變化不測所以稱妙動萬物之類皆奇妙

也若其神之所為也動鼓動方春之時物萌動

也散也春夏之交氣舒散也燥燥皆乾也夏

大燥物也說暢通也澤在天地上下之間主秋

之令物氣和說也潤滋潤也萬物以水而不終

枯也主冬令艮在冬春之交冬終春始其用至

盛五卦皆言氣而艮則否終始萬物義不終于

山也逮及也水火相濟也然則章言不相射也

前言雷風相薄此言不相射而薄言其變不相

悖言其常也山澤通氣亦指兌居坎位艮居震

位陽氣通而言也能變化是先天之卦變為後

天之相錯而化所謂變則化也既盡也盡完成物

之功也六子以四時之序為次是後天之位而

相建不悖通氣仍以陰陽正對為言合先後天

而成變化是其所以神焉者也六子不及乾坤

後天長子用事首春令是夏曆之紀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九

右第七章

二陽之上故得其所而說說合于中乃得所說也周省由云乾以陽唱陰周流于靜專動直之

間畧无停息靜專包得尺止動直包得辰動專

直之間有節宣限制包得坎陷坤以陰從陽委

和于靜翁動開之間毫无拂戾靜翁包得巽入

動開包得兌說翁開之間能隨時附麗包得離

麗六子得乾坤之用

乾坤為六子之上也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

艮為狗兌為羊此所謂遠取諸物也從行而不

權與云乾陽物也故馬蹄則坤陰物也故牛蹄

折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卧故牛疾則

立馬陽物故起先而足卧陰物故起後而足牛

先後足卧先而足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九

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蟄者龍龍潛于淵底重

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身于天氣重陽之

表與地風同其感者雞雞鳴于丑半重陽之時

也龍極陽之物非極陰處不可以存身故穴在

重陰至深暑氣蒸不可安而不得飛飛又復



斗為大故大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  
出故大十三日而開日斗屈故大卧屈也斗運  
行四匝人亦夜繞室也孔仲達云兌為悅羊者  
順從之奇故為羊按羊可隨而不可奪視其後  
者鞭之外柔而內剛故也羊又善鳴聞口故楚  
姓羊為羊鳴象節康成云其音好剛而又不  
云羊直未而土兌金生土也土王則金生故  
庚伏必以兌見未之月羊屬土故土之怪為羊  
土生金故羊有角而善觸抑乾為龍而茲為馬  
震乃為龍坤亦為馬豈乾坤皆馬而化世異耶  
索亦稱龍耶

###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  
艮為手兌為口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尊而目圓

### 易宗集註

### 卷之十二

十

陰之所藏腹也陽動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  
連陰所附而在下者股也耳輪內陷陽在內而  
聽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橫亘而在上能止物  
者手也開指而在上能動物者口也朱子發云  
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于手動  
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陽自  
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吳  
幼清云耳之外內皆四者陰也中之凸而實者  
陽也目之上下皆白者陽也中之黑而虛者陰  
也國瑞云身形雖有壞時何足為貴須要  
體認得乾為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強不息而  
屈于物欲之下是無首者也坤為我之腹我如  
不能厚德載物而墮陷以居之是無腹者也震  
為我之足我如恐懼不能修省出門一步遂不  
能無失脚是無足者也巽為我之股我如不能  
申命行事而隨足妄動是無股者也坎為我之  
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教事而天聰以為聰是  
無耳者也離為我之目我如不能繼明照四方

而天明以為明是無目者也艮為我之手我如  
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手之不堅是無手者也  
兌為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朵頤之  
是觀是無口者也乾為首坤為腹天地定位也  
坎為耳離為目水火相逮也艮為鼻兌為口山  
澤通氣也巽為手震為足雷風相薄也

###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  
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  
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  
而得女故謂之少女賁索之索言陰陽之氣一  
貫而月流生六子有次第

### 易宗集註

### 卷之十二

十一

也詳見二  
索圖說

###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  
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為馬為馭  
駁陸德明馬為木果荀九家有為龍為直為衣  
本作駁馬為木果為言荀九家易解十九卷  
蔡介夫云指漢淮南王所聘九人明易者撰道  
訓二十篇號九師易八卦有正象有有象天地  
山澤雷風水火正象也其餘皆依正象而起義  
天者乾之本象義皇畫三以象天也三奇象天  
氣之無涯也乾道大而無極惟天足以盡之連  
而無極惟陽足以盡之積陽為天不息為圓或  
云圖即莊子所謂圓中以應無窮者今之太極  
圖是也乾之主乎萬物者君之主萬民也故為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主

若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為父父剛位間柔剛  
柔相濟德粹為玉父純剛而能變為金乾居西  
北亥位陽生于子卦氣為立冬之節水始冰之  
時故為寒為冰或曰象在上而高居則寒老陽  
不生也物也陽從陰變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  
赤盛陽之色也象冰在于以陽之始言之後天  
之乾也天赤在午以陽之終言之先天之乾也  
大赤通帛周禮象路建大赤以朝取象大赤亦  
取其色耳乾為馬加以良老精駁以見純陽无  
陰其於震坎陰陽相濟之馬也良謂純陽无  
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精馬多骨  
今公車內本从父作駁駁名如馬駁牙食虎駁  
駁馬色不純駁云疑象駁文說竟云音平公  
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之  
而不動此猛獸伏而不動今者寡人出乳虎伏  
而動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似駁馬今者吾君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主

謂造之均載上以成器者言其虛而能造物  
也牛順物母牛而于滋亦取其生牛相繼之意  
為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曰大者乃順承  
天之大也坎為二畫虛亦為輿而不得為大也  
奇畫之連者實偶畫之分者文故為文物之稱  
直故為輿又以其在下而不物于上萬物依之  
為本凡執持之物其本可執者皆也對天言之  
則坤為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為黑黑者極陰  
之色也何以不言黃與玄也黃者坤之離玄者  
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為赤  
坤正為黑  
震為雷為龍 震翻于寶本作駁虞云蒼色于云  
東方故 為玄黃為虜 古本又作專疑信云專一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主

當駁駁馬以出乎平公曰然是則駁馬乃馬至  
成猛者也木果木上之果程可久云乾為木果  
以實示實也若艮為果藏則下有柔者存焉按  
八卦木象皆有其于其完之類而乾獨不若然  
乾也天之德曰生木上有果生氣完也果中  
有仁生理具也木果生生不已之物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 京房本作 畜為均為  
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荀九家為牝為迷為方為實為象為黃為帛為  
衆○地者坤之本象黃象畫三以象地也三偶  
象地之厚積也母者父之配物之所資生也  
為布有布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東西緯皆布  
象也或以象貨為布取廣布流行之義為釜容  
物熟出於釜然受變于模治而成此所以為均  
法之坤與為吝者三畫皆虛故駁駁也為均均

於稼也為反 虞翻本作反 生其究為隄為蕃鮮  
荀九家為玉為鶴為鼓吳澄云玉當為主鶴當  
為鶴○雷者震之本象黃象畫三以象雷也二  
陰包震一陽之外而一陽動奮于其內也得  
震初爻震而能飛為龍又震東方其宿有角有  
尾謂之蒼龍亦龍象乾坤始交而生震故象有  
天地之色得乾初爻為玄得坤中爻為黃  
孔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或作蒼又作華  
古讀華如夢花蒼下連而一分為花出故震象  
華也為大塗者一奇動于內而二偶開通前无  
重塞也崔憬云萬物所出在春故為大塗取其

通主也坤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一陽動于下而上進以次陰其進也。銳故為尖。躁者凌青色也。香簾竹切也。後其進也。銳故為尖。躁者凌青色也。曲柄結蓋在乘輿之後。工介甫詩結簾含風是也。當是取物竹為此物故印以名其竹耳。荳似荳而小初生為荳長為菰成則名荳。荳皆下本實而上餘虛震象也。氣始亨故于馬為善鳴。陽在內為聲上貴自口開出聲也。兩雅云馬後右足白驪左足白驪。驪字从馬二其足作驪。以其白在後足故二其足以別之。震為足為足陽畫在下故象後左足一陽象白取其動而見也。作足猶詩思馬斯依之作雙足並舉也。馬足作足皆以在下之陽畫言之。類有於毛中虛如射者之句。言上畫之虛也。陽反動陰下故於稼為反生。謂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求表云謂象豆之類。震甲而生也。其究為健者究其前之所進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四

陽剛震動勢必前進進而不已則為純陽之健乾卦是也。其究為蕃鮮者究其前之所變也。蓋即文言草木蕃之蕃鮮即老子烹小鮮之鮮震三爻俱變則為震震居東得木正氣與居東南得木餘氣故震花變為草。震龍變為魚。此與與究為躁卦對言。虞翻云震雷與火无形故卦特變耳。

巽為木為風為長上女為繼直句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虞翻本作臭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引。系曰其臭如蘭。其於人也為寡。古本又作宜云。李鼎祚本同。其於人也為寡。黑白雜為宜。虞翻云為白故宜髮。馬君以宜為寡髮非也。李鼎祚本同。按工記車人之事半知謂之宜。注頭髮亦同。寡義髮為廣。鄭玄本額為多白眼為近視。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荀九家為揚為鶴。吳澄云象義皇畫三以象風也。一陰入藏于二陽之內而二陽旋繞于其外也。乾坤震坎離艮兌七卦皆先言本象獨巽以本風先者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故特變何者之於首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榮偶而下入者木之根奇而上升者木之幹也。張子云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乾一索坤而得巽故為長女也。為繩直者繩於德為順能以曲制直象下之一陰工則能引繩以制曲直者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僻合繩直與工兩象而觀則知巽所以為德之制也。為觀之白屬陽在上故白陽屬外見也。以白賁之象至巽而甲乃盡脫故為潔而齊繩直其白其潔也。陽長陰短陽高陰卑二陽一陰又陽居其上陰居其下故為長為高且物之長者高者皆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五

漸積而不自知有異意也。前二陽欲進後一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于進者也。陰出于重陽之下故盈旋而抑畏善則為恭為慎不善則為勞為怨矣。巽震相反故巽進退不果而震決躁為臭者臭以風傳陰伏于重陽之下鬱積不散故為臭如卦包魚不利賓者以臭故也。吳幼清云臭者香穢腥焦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者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反以三陽則震一陽內主為聲兌者巽之反體為味艮者震之反體為色也。其於人為寡髮者髮為血也。人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為多白眼者眼之黑白相間而停勻為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下上白多下黑也。為近利市三倍者講沉于下上白多下黑也。為近利市三倍者講利者必于市故言利市義理者陽也利欲者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為主于內之卦為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為近

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伏繫辭傳與稱而隱離卦傳兌見翼伏翼亦隱亦伏者

水漑而不滯故通月與木同德內明外睹者木

郭一陽象中之明也為盜者陽匿陰中外陰柔而內剛故太玄以木為盜陰陽家以武為盜以其為北方坎故也坎本主智而反為盜顯用之何如耳剛在中故于木為堅多心棘果場也焦弱侯云坎勞卦也清濟隱伏箭縣弓輪為通為盜皆事之勞者也與之多青馬之下首至心薄路而人之加憂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

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龜為蟹為蟛為廉京房本

信本為蚌古本又為龜其于木也為科虞翻本

上槁鄭玄本作巢于實本作蟻荀九家為牝牛

二陽火之明中陰火以附離之物曰者天之水火

故陽疑可取大干日中一陽象日之內飲上下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太

二陽象日之外明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大明者日而暫明者電也離中下二畫震之雷也上畫一陽則雷聲擊光見乎外也中女以再索得也為甲冑者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者被甲冑之人也為戈兵者上剛象其月下剛象其鋒銳中柔者其秘也其于人為大腹中虛也唐孔氏云取其懷陰氣也焦弱侯云坎離者乾坤之精氣乾為首坎為下首故疾證也火熒燥物非能大于坤也大腹下首故疾證也火熒燥物日亦然故為乾卦離壁竈蟛二剛象其前後上下之介中柔象其內也又電性靜取其中畫之柔坤離云離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為蟛蟛形貌而善離蚌內虛而含珠龜有文明之象一說蟛蟹抱黃內坤也蟛蚌龜之殼能開能閉外乾也科空也陰在內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程可久云八卦之象八物而已充其類則百物不遑舉其說可以觀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有不與卦爻相符者有

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有見于說卦而卦爻無之者若夫大柔謂之離小柔謂之坎此見于他書而與說卦

良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京房本

為閑寺古本亦作為指為狗虞翻本作狗云指

為鼠為黔鄭玄本作黔云虎為喙之屬其於木也

為堅古一本多節荀九家為鼻為虎為狐山

山也山靜而止下二陰地也上一陽隆起而在

地之上者山也徑者路之小也艮為震之反體

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為小石者

剛在坤上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

上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剛者門之出

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尤

焦弱侯云大為山徑而為小石皆堅而止者

也為徑路為門闕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

之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行有止成始成終

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乾

純剛故為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

下者草之蓏震為蓏草木之始也艮為果蓏草

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于艮之果為切

取希道云周禮闢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

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

物之不得出者皆為阻于門而內之柔者也

見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

於地也爲剛爲妾爲羊

西方神也。漢澄云：或曰：常久旗之一下二奇象通帛下垂上一偶象分繫於杠。澤者兌之本。

象義皇畫三以象澤也坎體上下皆虛而澤則上虛下實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坤三索于

乾而得女故爲少女巫口舌之官乃歌舞悅神者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爲巫通乎顯者以

言覺乎人爲口舌皆取兌上折象前章言兌爲口此兼言舌者外之畫偶象口中內之畫奇象

口內之占也爲毀折者前盡缺如物之毀折也  
金氣始殺條枯實落物之柔在上者必折也爲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平

附決者一柔附于外而內之二剛將決去之所謂決也唐孔氏云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蕪穢

之屬則毀折也果蘇之屬則附決也或云震陽動故決蹠兌性說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于

剛而決也。其于地也爲剛。南鹹土也。說文云。東方曰斥。西方曰南。東方之斥在濕地。而柔西

方之尚在燥地而剛下二陽剛也上一陰兩也  
西方之地中下堅堅如石而上柔爲兩者化鹽

也或云氣聞爲甬然使下土不堅則鹽水虛漏而不可煎故甬土必剛兌正酉又金也故爲剛

南徐子與云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爲鹵而

已項平甫云地之曲非不潤也譬膜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

之在外也見于外者其上則甘而爲露露之凝爲霜其下則鹹而爲肉肉之凝也爲鹽二者皆

養德之具也爾少梅謂剛者出金剛者出辟雖

易宗集註

卷之十一

平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主

而誠默而謙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于神明。无作于人。直與天地相爲終始。是則豈直侯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真筌蹄耳。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

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

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

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

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  
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  
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  
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  
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  
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  
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  
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  
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  
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  
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  
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  
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宗曰生天生地以生物也情生干文亦生文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  
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  
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  
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  
受之以明夷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  
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  
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  
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  
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  
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  
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  
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



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書

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孚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宗曰物生有禮察天地也遂端夫婦

聖成能也○  
註見各卦前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陽剛陰柔正相對待之象也此師覆轉成體憂樂有循環之象蘇子瞻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文以成治爲可樂武爲靖亂爲可憂也治亂相尋者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故爲與物來觀我故爲求以君子與小人

以小人求君子權皆在我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屯九五一陽見于天位初九一陽不

失其所處也蒙九二一陽辨于二陰而上九一陽止于坎陷之外而光明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

也陽盛于下則損之陽衰于上則益之也從泰否二卦來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以艮畜乾天衢之亨得時者也然无畜不可謂時也

以乾行震或繫之牛逢災者也然有妄非災无妄乃謂之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上爲在下爲來聚于下者

勢必往于上升于下者勢不來于下也謙居卑是自輕也豫滿盈則必怠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頤中有物以中四爻言也白賁无色以上一爻言也

兌見而巽伏也兌陰外見巽陰內伏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前无故妄作必凶蠱後當飭不振必壞也

剝爛也復反也一陽窮于上故爛一陽復于下是反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晉日之明故曰晝晝日三接是也明夷而傷故曰誅得其

井通而困相遇也井居其所而人就之則通困故行而爲剛揜失于所遇也

咸速也恒久也婚媾貴及時故速夫婦貴可久故恒也

漢離也節止也解緩也寒難也朕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水以風而散則澤而止也震寒則必離也相聯則疎故外之一家同德故內之也泰內君子外小人否反是故日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壯不可用宜止不宜進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者麗也人歸于我在下則我同于人也革以火金相剋鼎以水火相生也陰在外而用事故為小過陰在內而用事故為中孚也豐以盛大而多憂旅以親而寡親也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三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一陰畜于五陽其象五陽履于一陰難次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水天相薄故不進天水相違故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上六滅頂首向下而顛也姤以一柔而遇五剛也女待男行必以漸也頤以自養當用正也既濟六位皆當故定也女既歸夫從一而終也未濟二陽失位是以窮也夫以剛去柔必決之也易之綱領也故以夫終之于今升云易既分六十四卦為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乃于序卦明其相承之義則文王周公遺通之運武王

成王先後之政倉精受命短長之期備于此矣而夫子又為難卦以易其次第其未又改其兩卦反復相酬之例以示道非常道事非常事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故終之以夫言貴矣斷其中唯陽德之上也按序卦為曆數之經紀純言天運孔子明轉卦之例以人事和為反覆歸于允執其中雜卦之取義皆以中德中位推究言之是當以人事為主教人以隨處用易得其全理故也結言君子小人之道世運之升降王道之盛衰皆由于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宗集註卷之十二終

易宗集註

卷之十二

三

易宗集注十二卷

兩江總督  
張進本

國朝孫宗彙撰宗彙高郵人是書成於康熙庚申以  
象數理各有其宗因象而測其數因數而測其理  
而所宗者以中爲主故卷首冠以中論三篇其說  
謂河圖洛書五皆居中中五象之宗也五數之中  
也中理之宗也故名易宗案易所言中皆指中畫  
過與不及皆因象示戒則謂易爲用中未始不可  
然必執河圖洛書之五位以爲用中之本則橫生  
枝節附會經義矣注中於變爻變卦及反對互體  
之義獨詳而卷首兼論歲運其學蓋出於黃道周  
而參以他說小變之中間詆斥先儒殊爲已甚又  
每節之下必注宗彙云以擬象傳尤無謂也